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2F46/08

六八・經部・詩類

毛詩紬義二十四卷 〔清〕李黼平撰……一
毛詩通考三十卷 〔清〕林伯桐撰……二七七
毛詩傳箋通釋三十二卷 〔清〕馬瑞辰撰……三三三

道光丁亥鐫

毛詩紬義

著花庵藏板

序

詩正義成於衆手疏略時形其後屢經校刊淆訛彌甚有傳箋本同而正義强分之者有傳箋本異而正義强合之者有誤釋傳箋義者有淆釋傳箋義者有傳箋義載釋文而正義誤脫者有以箋作傳正義初不誤而後人羼入并割裂正義以屬之者有集注定本正義或從或不從而後人概從集注定本者若斯之類每欲條而錄之牽于世故卒卒未遑歲癸未以芸臺尙書薦主講東官陳子蕈臣執詩疏請業乃琴川毛氏汲古閣本也因就愚管所及紬出辨正勒成此編經典序錄載毛詩

傳授一由子夏高行子薛倉子帛妙子而至大毛公一由子夏曾申李克孟仲子根牟子孫卿子而至大毛公然予觀傳木瓜承以爲好引孔子無衣王于興師七月取彼狐貍抑靡哲不愚並用論語淇澳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抑淑慎爾止並用大學旱麓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用中庸而七月遵彼微行小弁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北山我從事獨賢文王不顯亦世侯于周服緜未有家室板無然泄泄用孟子爲說者凡其淵源所漸又不僅如陸氏所稱何哉夫大毛公魯人也而與孟子孫卿子同時篇義雖受於蘭陵詁訓實傳於

毛詩紬義　序　一

鄭嶧去聖未遠目染耳擩固宜其書之博而篤也昔許君作說文解字詁字引毛傳而不引爾疋鄭君注三禮恒引爾疋以說之及箋詩見毛傳乃無隻字引爾疋者蓋知其別有師承晚學罕聞不能悉通其義憤悱之積時貢疑焉至紫陽說詩大旨本於思無邪使人各得其性情之正此自是道學中人議論必尊漢學以難宋儒所不敢傚第明傳箋之本義還孔氏之舊文藏之家塾聊爲子弟釋其癥結焉爾

道光丁亥又五月大暑前三日嘉應李黼平書於東莞寶安講院之雙桐軒

毛詩紬義目錄

卷一　國風
周南　召南
卷二
邶
卷三
鄘
卷四
衛　王
卷五
鄭
卷六
齊
卷七
魏　唐
卷八
秦　陳
卷九
檜　曹　豳
卷十　小疋

鹿鳴之什
卷十一
南有嘉魚之什
卷十二
鴻雁之什
卷十三
節南山之什
卷十四
谷風之什
卷十五

甫田之什
卷十六
魚藻之什
卷十七大疋
文王之什上
卷十八
文王之什下
卷十九
生民之什
卷二十

蕩之什上
卷二十一
蕩之什下
卷二十二周頌
清廟之什
卷二十三
臣工之什　閔予小子之什
卷二十四魯頌　商頌
駉之什　那之什

毛詩紬義卷一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毛詩詁訓傳正義有二說一云毛以爾疋之作多爲釋詩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疋訓而爲詩立傳一云定本作故以詩云古訓是式毛傳云古故也則故訓者故昔典訓依故昔典訓而爲傳義或當然按毛傳不見于爾疋者多矣不得謂全依爾疋說文云詁訓故言也詩曰詁訓全詩無詁訓之句惟爾疋有釋詁釋訓許不稱爾疋而稱詩曰卽指詩傳猶昊字引詩曰不醉而怒謂之昊也許釋詁訓爲故言與毛分章爲故言亦合然則詁訓是故昔典訓正義後說近是

國風周南

關雎

序關雎后妃之德也下箋云關雎舊解至無所疑亂故也用之邦國焉下箋云風之始至並是此義以上兩處箋云皆陸氏釋文註語汲古閣正義本誤作箋也聲成文謂之音下始有箋觀正義于前兩處不釋箋可知校刻註疏者當正之

窈窕淑女正義以毛同于鄭淑女爲宮人特以次章后妃已供荇菜不得復言求之耳按毛傳云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是泛論后妃淑女方指太姒言后妃必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此淑女所以當寤寐求之也若云宮人則已窈窕然處深宮矣尚何求之不得乎匡衡云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云云亦是泛論后夫人與毛正同

君子好逑箋怨耦曰仇依鄭破字之例當云逑當作仇箋不言者知鄭本作仇傳云逑匹也兔罝好仇無傳知毛此章亦作仇故下不復發傳也釋文云本亦作仇說文逑字註引怨匹曰逑是仇逑本通

葛覃

是刈是濩傳濩煮之也正義曰釋訓云是刈是濩濩煮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濩煮治之孫炎曰煮葛以爲絺綌以煮之于濩故曰濩煑非訓濩爲煮爾疋邢疏引郭云煮之于鑊如孫郭言則濩是器名按刈已訓取無緣濩獨爲器釋文引韓詩云濩瀹也說文濩云雨流霤下則濩爲浸漬淋漓之皃與瀹字意同毛意蓋謂浸漬而煑故云濩煮之與鵲巢維鳩方之傳方有之也一例玉篇云濩煑也已不从孫郭義矣

害澣害否歸寧父母傳曷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釋文害澣戶葛反下同

曷何也如釋文及註疏本則經文害字當是曷字乃
得以何訓曷然釋文未言本亦作曷也如謂曷何二
字俱訓害則傳文爲不辭且何以不舉經害字訓之
也反覆推求傳箋俱不得有曷何也三字傳果有之
正義釋傳應云害曷何也爾疋無文而正義不釋知
傳本無之矣鄭于何彼穠矣箋始訓曷爲何而泉水
不瑕有害始訓害爲何二子乘舟則不徑訓爲何而
曰我思念此二子之事于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
去也此箋云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
否乎亦不徑訓爲何與二子乘舟箋正同知箋亦不

得有此三字矣二子乘舟釋文云害毛如字鄭音曷
何也此章釋文云害戶葛反曷何也曷上當有音字
陸望箋文爲解故云音曷何也然則此三字乃釋文
之註校書者誤羼入傳殊非毛意釋文于二子乘舟
分別毛鄭此章不言毛如字陸以毛同鄭解正義曰
傳言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則經之害澣害否乃是問
詞下無總結殆非文勢也豈詩人設問待毛傳答以
足之哉孔亦以鄭義述毛故有經問傳答之譏愚謂
傳以宜釋害初無曷何之義集韻云害與曷盍並通
爾疋云盍合也合義與傳宜字義近經直言我之服

有合宜澣者有合宜否者傳以私服宜澣公服宜否
明之蓋以二宜字釋二害字而非有經問傳答如正
義所譏云云也曷何也三字當衍

卷耳

不盈頃筐傳頃筐畚屬釋文何休云艸器說文同正義
云畚說文云艸器所以盛種今本說文甾部畚云𤬪
屬蒲器也所以盛種陸孔在唐初所引說文皆云艸
器今本必陽冰改之也

我馬虺隤箋云我我使臣也我姑酌彼金罍箋云我我
君也正義用箋述毛以傳我字無訓也按嗟我懷人

傳云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我是后妃自言矣
其餘不當有異傳言欲陟彼崔嵬山巔之上則我馬
虺隤而不能升知賢臣行役勤苦亦如此矣我且欲
于其還君子酌金罍之酒饗燕以勞之我維以此之
故乃不長憂思耳如此亦順虺隤釋文云虺呼回反
徐呼懷反說文作瘣隤徒回反徐徒壞反虺隤病也
爾疋同說文作頽按今本說文疒部無瘣字玉篇廣
韻俱作虺尵而又皆別有瘣字註云馬病說文尣部
亦無虺尵二字如釋文則唐初說文本有瘣字下引
此詩云我馬瘣頽陸乃得據而爲說也頽當作穨

我僕痡矣傳痡亦病也釋文云本又作鋪按痡與鋪通爾疋釋詁痡病也釋文云詩作鋪卽謂此詩江漢淮夷來鋪傳鋪病也正義謂釋詁文但彼鋪作痡音義同雨無正淪胥以鋪後漢書註引韓詩作薰胥以痡釋文引王肅云鋪病也義亦作痡

樛木

樂只君子福履綏之箋云妃妾以禮義相與和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使爲福祿所安正義曰南山有臺箋云只之言是則此只亦爲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言樂是君子矣按鄭于南山有臺始訓爲是彼詩主君

子故云樂是君子此詩主后妃故云樂其君子孔謂此只亦訓是非箋意也以禮樂樂其君子正義未有發明按凡言樂洛皆有樂岳意孟子曰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關雎鐘鼓樂之傳云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釋文云樂之音洛又音樂然則箋義非無本矣

螽斯

序云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按陸璣艸木疏爾疋舍人郭璞註均不言螽斯之性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欲者無不妬忌維蚣蝑不耳鄭箋序爲說非有所本也毛傳詵詵衆多也振振仁厚也薨薨衆多也繩繩戒愼也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初未言螽斯不妬忌孔以爲同于序箋殆不然

釋文蚣粟容反許愼息弓反蝑粟居反許愼呂忱並先呂反按息弓反東韻字也先呂反語韻字也此說文舊音之可見者今說文徐音蚣息恭切則在鍾韻蝑相居切則在魚韻不知何以易之

桃夭

宜其室家傳云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傳指春時卽序

婚姻以時也箋云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補出年字卽序男女以正也傳箋俱指春時正義泥東門之楊傳有不逮秋冬之語述毛此傳亦以爲秋冬而嫁詩人見桃華起興何因遠指秋冬殊非毛意毛上二章宜字指不踰時三章宜其家人傳曰一家之人盡以爲宜則指盛德所感言與大學傳引詩合毛學原于孟仲子仲子師子思而子思師曾子淵源遠矣箋易傳云家人猶室家也正義右之曰易傳者以其與上相類同有宜其之文明據宜其爲夫婦據其年盛得時之美不宜橫爲一家之人如箋疏則止據年時詩

意索然必如毛傳一家盡宜乃足見后妃之所致也

兔罝

序云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正義曰以關雎求賢之事故言關雎之化行按關雎序哀窈窕思賢才正義述毛鄭以爲求淑女此疏又言求賢者卷耳言后妃志在官人則關雎求賢亦是寔事特假淑女以見意耳離騷哀高邱之無女求伏妃之所在屈原思得賢人共事楚王託之求女其意寔本關雎蓋自六國時詩義已然矣毛鄭以賢才不分男女故以后妃淑女寔之詩無達詁惟學者之

毛詩紬義　卷一　七

有以自得不可膠柱也釋文罝子斜反說文子余反今說文徐音子斜切與釋文同按說文罝兔罟也从网且聲則子余切爲得

序言賢才衆多箋云罝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才衆多毛意或不然次章中逵傳云逵九達之道也三章中林傳云中林林中毛意謂四方賢才奔走偕來或仕于朝或處于野也不然九達之道安得有兔而煩肅肅者布罝于此乎正義述毛同鄭非也

芣苢

釋文云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芣苢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于西戎衞氏傳及許愼並同按說文苡云芣苡一名馬舄其實如李令人宜子从艸以聲周書所說在草部未嘗以爲木也釋文誤

漢廣

漢之廣矣詩兼江漢而以漢廣名篇江卽漢也南有樛木傳云南南土也箋云南土謂荆揚之域正義云此南與下南有喬木同彼喬木與樛木惟喬亦同據荆揚如箋疏則此詩之南兼有荆揚而詩得專以漢名篇者非謂襄陽之漢乃入江後之漢也禹貢道漾至

毛詩紬義　卷一　八

爲北江入海水經沔水亦直敘至毘陵入海皆以大江歸之漢水詩首言漢有游女次江漢並言寔一水也故不可泳不可方得連言之若非一水豈漢偏不可泳而可方江偏不可方而可泳乎故知爲入江後之漢若在襄陽則惟荆有漢而經之南字不得兼荆揚矣太白客金陵詩花開漢水春謂江爲漢也

言秣其馬釋文云說文云食馬穀也今說文作䬴釋文不言說文字異經字亦當作䬴傳云秣養也鴛鴦傳秣粟也非訓秣爲粟謂秣養之以粟也箋云我願秣其馬致禮餼正義云餼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鄭以

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按說文氣云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或作槩或作餼如說文則餼乃氣之或體箋意亦言願致芻米以養馬耳正義謂用牲恐不然

汝墳

王室如燬傳燬火也釋文云字書作焜說文同按說文火部焜云火也从火尾聲詩曰王室如焜别有燬字云火也从火毀聲春秋傳曰衞侯燬則焜燬字别玉篇以焜燬爲一字爾疋釋言云燬火也與毛傳同郭註引此詩曰燬齊人語李巡曰燬一名火孫炎曰方

言有輕重故謂火爲燬方言云煤呼隗切火也楚轉語也猶齊言焜音毀火也說文雖焜燬字別俱訓火徐俱音許偉切音義皆同火云燬也與焜燬互訓然則火焜燬一字毛傳燬火也非以火訓燬蓋謂燬卽火字也此與調朝也甲狎也茁出也之例同皆非字訓玉篇以焜爲烈火廣韻以燬爲火盛均誤

父母孔邇箋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于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正義述經同毛于鄭按傳但云孔甚邇近初無或時得罪當免于害之意小雅四牡傳云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以此言之此詩毛意蓋謂雖則王室自當勤勞而父母甚近亦當念也上章不我遐棄嫌君子爲已而返故此章言當念父母是爲能勉以正也

麟趾

序云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箋因此序遂謂時寔不致麟但致公子信厚正義述經傳箋不别按傳云興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毛以詩人見物乃起興時寔致麟故云興云信而應禮

云以足至不得與鄭同也

召南

鵲巢

序云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絫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正義曰文王之迎太姒未爲諸侯而言國君者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國君言之又述傳云此夫人斥太姒也如正義說則太姒之來當時國人共作詩以紀之編詩時分屬周召二國之子于歸已爲太姒則關雎淑女是后妃不得爲宮人矣

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釋文云架音嫁俗本或作加功正義述箋正依俗本如正義則先作巢方可云冬至加功按說文烏知太歲所在冬至前太歲尚屬舊歲必不作巢以冬至架之爲當正義于此畧不覺異何也

百兩御之傳云諸侯之子嫁于諸侯送御皆百乘釋文云御五嫁反本亦作訝又作迓同又云送御五嫁反一本作迎正義述毛亦作送迎如釋文則傳經本作訝說文訝云相迎也从言牙聲周禮曰諸侯有卿訝發或作迓訝本訓迎故傳云送迎以明之大雅思齊

以御于家邦傳曰御迎也此經若作御毛必先訓迎矣鄭經本作御故箋云御迎也又云家人送之良人迎之正義述箋作迓之正義誤也

采蘩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傳云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箋以被卽少牢之被裼又卽周禮之次而被裼當讀爲髲鬄故此箋云主婦髲鬄又以在公爲前夕視濯溉饎爨之事正義云夫人非正祭不服狄衣狄衣首服副非被所當配孔以箋意服被視濯溉饎爨耳非服以祭下箋云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髲鬄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正義云釋祭服又首服被鬄之飾（此餙字今正義誤作釋）如鄭孔則此祭服狄衣而配副祭畢釋狄衣而又服被何經文始終言被不一及副邪毛則依經爲傳在事去事俱服被未嘗有服副之文正義述經不別非也

正義云定本云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髲鬄無去字按从定本爲是箋意釋祭服更服髲鬄故云釋祭服而髲鬄若有去字則以而去屬上句髲鬄其威儀箋文爲不詞矣

艸蟲

憂心忡忡傳云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箋直作衝衝按衝當作衝說文衝通道也博雅云衝衝行也與毛傳歸宗之義合

采蘋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傳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于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毋薦之無祭事也正義謂毛意以敎成之祭與禮女爲一按昏禮父禮女而俟迎者云俟迎則嫁日之事毛云古之將嫁女者又云必先禮之非嫁日事也昏義云敎成之祭牲用

魚毛用蘋藻昏義七十子後人所作毛亦七十子後人同記禮文彼云教成之祭此云禮之于宗室一耳祭以行禮故云禮之毛未嘗有禮女之意箋疏俱誤會毛意

甘棠

序云美召伯也正義曰食采文王時爲伯武王時引樂記武王伐紂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以証之又引鄭志張逸問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鄭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謂鄭以此篇所陳巡民決訟皆

是武王伐紂之後爲伯時事然行露序亦曰召伯聽訟箋獨謂當文王與紂之時文王時召公何得爲伯正義于此畧不發明嘗細思之鄭志言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者以詩有召伯二字故箋亦云召伯聽男女之訟行露詩無召伯序雖言召伯聽訟而箋內不一及之然則行露序本無召伯二字故箋謂文王與紂之時不然張逸于甘棠疑召公在文時不得爲伯何於行露獨無疑耶行露序召伯二字當衍不則當爲召公聽訟也

行露

室家不足傳云昏禮紂帛不過五兩釋文云紂帛側基反依字絲旁才後人遂以才爲屯因作純字正義曰此媒氏文也又曰媒氏註云純寔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又云紂帛亦緇也傳取媒氏文故合其字定本作紂字正義凡云定本作某字者皆與作疏時本異也如釋文正義則傳引媒氏文當作純後之校書者依釋文正義改之也釋文內紂帛正義內紂帛亦緇二紂字皆當作純

羔羊

素絲五紽如正義說紽緎總皆爲裘縫如此則一章可

了何必三章按首章傳云紽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釋文經本作它云本亦作佗或作紽說文它云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毛經文作它傳云它數者言素絲之飾其曲垂之數五也此從表而視之也次章傳云緎縫也緎說文作黬玉篇作䵝爾疋作緎註云羔裘之縫孫炎云緎縫之界域與傳義同此明素絲所在之處從裏而視之也三章傳云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鄘風干旄素絲紕之傳曰總紕于此成文于彼素絲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成組也此總卽彼傳之總言素絲組之總數五也

傳意或然

委蛇委蛇傳云行可從迹也箋云委蛇委曲自得之皃君子偕老委委佗佗傳曰委委行可委曲從迹也委曲釋委委也鄭用彼傳以釋委蛇者釋文云讀此兩句當作委蛇委蛇沈讀作委委蛇蛇據此則鄭亦讀作委委故用毛彼傳也

殷其靁

序下箋云召南大夫召伯之屬正義云時未爲伯箋因行露之序从後言之耳如正義說行露序召伯聽訟亦爲從後稱之然行露序鄭所不信故鄭志云甘棠

之詩召伯自明言行露詩無召伯序亦不當稱召伯也又張逸所未疑問如其從後稱之鄭志亦應有答其爲衍文無疑惟此箋召伯從後言之正義說自當

序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从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此與汝墳序婦人能閔其君子勉之以正同惟汝墳經有王室此言從政爲異皆文王三分服事時詩也傳靁出地奮震驚百里喻文之威山出雲雨以潤天下喻文之德言文之威懷如是何此君子乃去此而從政于紂而不敢或遑乎其勤勞誠爲信厚之君子豈嘗念歸哉豈嘗念歸哉傳意或當如此箋易傳曰靁以喻號令于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則以首二句爲奉使又曰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于四方下箋又云轉行遠从事于王所命之方其意以此詩爲受命稱王之後大夫奉王命施號令于四方與序从政相違正義述之與序傳不別恐未然也

摽有梅

迨其今兮傳云今急辭也迨其謂之傳云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毛以此詩是二十之女故云然若

少壯之女則秋冬以至一春皆可行桃夭傳曰夭夭其少壯也喻女之少壯桃以仲春華之子于是時行得爲及時此詩梅熟春更向晚禮備亦可行若二十之女則不待禮備故知毛意一春皆可行也其云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周禮本有仲春令會男女之禮令女已二十雖迨而謂之不爲踰禮耳非必待仲春而行之也正義謂毛意必待仲春則時方首春梅子未有以首春熟者何不思乎又緣此傳斷毛以秋冬至首春爲婚之正時誤矣

說文楳梅也梅枏也可食許于桃李棃柰之類俱直

訓果此梅如爲和羹寔籩之梅則人人皆知何須更
云可食其爲別種無疑爾疋釋木梅柟郭註曰似杏
實酢邢疏引詩秦風條梅証之又引艸木疏云梅樹
皮葉似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
不可食然則郭註正指柟梅玉篇柟字註云葉似桑
子似杏而酸引爾疋梅柟卽依郭註爲說知柟亦似
杏也郭非謂不可食但酢耳與說文合惟陸疏爲異
要皆非此詩之梅秦陳二風之梅毛傳皆訓柟此詩
不訓柟惟云盛極則隋落者梅也其爲今之梅子可
知箋明言春夏意與毛同陸疏于此梅云杏類依傳

箋也此詩之梅果爲今梅子則實之隋落在春末夏
初知毛傳迨其謂之非欲待仲春禮會矣說文梅柟
已爲別種又有某字註云酸果也从木从甘闕此當
是今之楊梅楳云梅也爾疋作英梅乃此詩之梅

小星

寔命不同傳云寔是也命不得同于列位也箋云是其
禮命之數不同也正義不釋寔之爲是按禮記寔能
容之書秦誓作是能容之春秋公羊桓五年傳云寔
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寔本訓是與實字別韓奕箋
云實墉實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寔實同聲如鄭言
實不可以混寔特趙魏間聲同而誤耳然此詩韓詩
作實云有也與序知其命有貴賤合然則寔與實同
集傳从韓詩

維參與昴傳云參伐也昴留也正義云伐亦爲大星與
參互見皆得相統引周禮熊斿六斿以象伐以明伐
得統參引孔演圖參以斬伐公羊傳伐爲大辰以明
皆互舉相見又云昴留爲一參伐明亦爲一按傳以
伐訓參以留訓昴耳史記天官書云參下有三星兌
曰罰爲斬艾事張守節正義曰罰亦作伐律書云北
至于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春秋孔演圖曰參

以斬伐據此則毛以伐爲斬伐不以伐爲星也至昴
釋文音卯徐仙民音茅而史漢作留史記律書云北
至于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漢書律歷志
云留孰于酉集韻引此詩作昴是昴留本一字然以
參之訓伐例之毛意亦當作稽留未必以二字爲一
也

江有汜

江有汜傳云興也決復入爲汜箋云興者喻江水大汜
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正義謂毛不以興夫
人初過而後悔其興與鄭同按毛上云決而復入下

其後也悔傳云嫡能自悔也正以水之復入喻初過後悔傳意躍然下二章傳云水枝成渚沱江之別凡渚上流岐分至下而合沱自江別流行百十里亦仍入江取喻皆同于汜傳不言者渚沱人易曉且首章傳已足以明之故也

野有死麕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傳云懷思也春不待秋也誘道也

按詩言野麕包茅雖薄亦可爲禮有女思及春而行爲吉士者必先以此道之也道之卽指茅包麕肉傳意不過如此正義述經以貞女欲男以茅裹麕肉爲

禮而來一層既欲其禮又欲其及時一層又欲令此吉士先使媒人道成之不欲無媒妁而行一層此乃箋意耳箋云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然正義與毛混而同之誤矣又箋言仲春而經與傳但言春正義述傳謂此思春思開春欲其以禮來若仲春則不待禮會而行之無爲思麕肉矣非經意亦非毛意說詳摽有梅篇誘字說文作[illegible]誘乃或體

林有樸樕傳云樸樕小木也箋云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爾疋釋木樕樸心郭註曰槲樕別名孫炎曰樸樕一名心邢疏云召南林有樸樕此作樕樸文雖別其實一也詩釋文正義陸孔俱不言文別則唐初爾疋本作樸樕心也此詩正義以樸樕爲木名傳言小木者以林有此木故言小木按傳言小木箋言樸樕之中亦謂叢穊小木耳正義釋箋謂不言林而言樸樕之中則林與樸樕爲一以樸樕木名若一木不得有死鹿若木衆卽是林矣明是謂林中有樸樕之處其說甚辨然既以樸樕爲木名則于一木之疑仍未有以解之也愚謂釋木云樸枹者郭註云樸屬叢生者爲枹詩所謂棫樸枹櫟釋文引舍人註曰樸者相追

附也然則此詩樕是小木樸乃叢生追附之狀故箋得言樸樕之中也

白茅純束箋純讀如屯正義曰純讀爲屯者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爲屯取肉而裹束之故傳云純束猶包之也按漢儒讀若讀如之例有取其音同者有取其音義俱同者戰國策錦繡千純高誘註曰純音屯束也純又與屯通春秋左氏傳執孫蒯于純留釋文云地理志作屯留是也純屯音義同故鄭云讀如屯正義作讀爲屯則改其字矣音義同者不煩改字

何彼襛矣

王姬之車箋云曷何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也鄭以車不可言肅雍肅雍自繫王姬故訓之爲往傳意則不必然矣知者桃夭次章云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則以桃華喻色桃實喻德甚明此詩唐棣之華不云喻色傳意蓋以華輿車言車而王姬自見兩之字皆作語助正義用箋述經殆誤以毛同于鄭也

華如桃李箋云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箋意以一桃一李喻王姬與齊侯之子耳正義云直言華如桃李則唐棣之華如桃李之華也又謂箋以華比華然後爲興按唐棣桃李其華各別安得

謂如桃李且桃李有華自足以興何須更假棣華此章之華乃屬人說是華采之華即桃夭傳所謂華色言何乎彼戎戎然華色之盛如桃如李也乃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耳如此說自明快正義迂曲非箋意也

騶虞

壹發五豝箋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正義云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箋義如此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此據未發時言未發五豝已發即不得復言五豝如經之言則一發而五豝猶存蓋雖發而不必中是乃仁如騶虞矣傳意或然說文云豝牝豕也从豕巴聲一曰一歲能相把拏也豵生六月豚从豕從聲一曰一歲豵尚叢聚也如說文則豝與豵皆豕之幼者序言庶類蕃殖蓬葭之間自應大小俱備而虞人所翼偶得豝豵仁君見之聊一發焉而不忍于必殺亦情事之所當有也

毛詩紬義卷二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邶

譜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衞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閔二年左氏傳共滕杜預註共及滕衞別邑漢書地理志共縣故國北山淇水所出孟康曰共伯入爲三公者蓋其地逼近衞都故先爲國而後并于衞也古共城卽今河南衞輝府之輝縣治據此鄘言子孫稍并邶鄘當亦如之惟云三國並建究難據信

邶鄘之民既遷洛邑復以六族分魯其餘以封康叔于河淇間書傳亦言以三監之民國康叔衞既建國邶鄘不假立君當別立他小國如共凡之類而康叔爲之長耳定四年左氏傳祝鮀論衞始封云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準驗地勢武父爲今直隸大名府之東明圃田爲今河南開封府之中牟東明迤西南而得中牟中牟與河北之衞輝府汲縣相直邶城在汲縣縣西南爲新鄉鄘城在焉當日封畛土畧止言朝歌東及西南之衞地可知並無邶鄘卽以詩言衞有淇澳而邶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邶曰在浚之下鄘曰在浚之野邶曰土國城漕思須與漕鄘曰言至于漕書酒誥誥康叔曰妹邦曰妹土而沬實見鄘風如三國並建詩人自歌土風同一地名不得分屬三國或分二國且邶鄘在河北漕在河南爲今之滑縣地尤非邶鄘之所得言邶擊鼓毛傳漕衞邑也凱風傳浚衞邑也泉水傳須漕衞邑也鄘桑中傳沬衞邑于旄傳浚衞邑載馳傳漕衞東邑二風所有地名毛皆以爲衞邑以是知實無邶鄘詩特存舊號以二邦之民已徙于衞其爲邶人在衞者所作卽屬邶風爲鄘人在衞者所作卽屬鄘風載馳許穆

夫人作得屬鄘者或鄘人仕衞聘使于許而得之故以屬鄘二邦之民既入于衞卽爲衞民復別之者殷民遷洛尚曰庶殷共滕既爲衞邑尚別之爲共滕之民亦此類也邶鄘非國本三監之始比于諸侯太師編詩亦從而國之或據地理志盡以其地封弟康叔又引季札聞歌邶鄘衞言康叔武公之德以証之非事實也

柏舟

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傳曰隱痛也正義謂如有痛疾之憂是也按隱當作殷文選阮籍詠懷詩云感物懷殷

憂李善註引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殷與慇同
爾疋殷殷憂也邢疏引小雅正月憂心慇慇傳云慇
慇然痛也說文慇云痛也从心殷聲殷其靁釋文殷
音隱隱與殷同

微我無酒以敖以遊傳云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
文選陶靖節䄙詩云泛此忘憂物李善註引毛傳曰
非我無酒可以忘憂也無敖遊二字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傳據依也兄弟二字無傳下逢彼
之怒傳云彼彼兄弟如傳則經兄弟指人君言箋云
兄弟至親當相據依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爲如是者

希耳如箋言則經之兄弟指他人言正義述經傳箋
不别非也

綠衣

綠衣黃裳箋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正義述經
云鄭以婦人之服不殊裳褖衣當以黑爲裳又述箋
云言不殊裳者謂衣裳連連則色同故云同色也定
本集註皆云不殊衣裳凡正義引定本集註云云者
皆與見行本異今正義述經述箋兩言不殊裳則今
本箋云不殊衣裳不得有衣字校書者誤據定本集
註竄入也

燕燕

燕燕于飛傳燕燕鳦也正義引爾疋釋鳥云巂周燕燕
鳦孫炎曰别三名舍人曰巂周名燕燕又名鳦郭璞
曰一名元鳥齊人呼鳦按郭爾疋本燕燕註曰詩云
燕燕于飛一名元鳥齊人呼鳦是郭本依詩傳讀燕
燕邢疏云孫炎舍人以巂周燕燕鳦爲一物三名郭
所不取可證也正義釋傳據孫炎舍人則讀巂周燕
句燕鳦句蓋依說文說文云巂周燕也與孫炎舍人
說合然不可以釋傳之燕燕故又引漢童謠燕燕尾
涎涎以釋之何如徑依郭本爾疋乎

遠于將之傳將行也上章遠送于野傳云郊外曰野此
言自野而行將卽楚說文行皃下章遠送于南傳云
陳在衛南言欲送至于陳也傳意層次分明此章箋
云將亦送也以上下俱言送此章不得獨別傳箋異
矣正義都不言疏也

遠送于南釋文云南如字沈云協句宜乃林反今謂古
人韻緩不煩改字按書大傳曰南任也說文云南艸
至南方有枝任也南與任音義同不煩協句沈音乃
林反非也

其心塞淵傳云塞瘞淵深也釋文塞瘞於例反崔集註

本作實正義述經曰其心誠實而深遠也又曰定本云塞瘞也俗本塞實也如正義說正依俗本作實今本校書者依定本集註改之也塞說文作𡫳云實也从心塞省聲虞書曰剛而𡫳與正義本毛傳同

戴嬀之歸不知的在何年春秋桓四年二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杜註戊申三月十七日周三月爲今正月于時新經國亂州吁暴戾諒未得歸其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而宣公立明年夏四月葬桓公四月爲今二月或葬後之月歸爲今三月正春燕辭巢之候詩所謂燕燕往飛矣子死身歸含哀自抑猶以

先君之思上勉女君温惠淑愼千載讀詩如見之也

日月

序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釋文云以至困窮之詩也舊本皆爾俗本或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誤正義曰俗本作以致困窮之詩者誤也陸孔各執一詞義皆可通然正義述經曰我夫人以詩爲國人所作也若云傷己不見答于先君以至困窮而作是詩則爲莊姜自作矣陸說近是

胡能有定傳云胡何定止也傳訓定爲止蓋謂莊公其接及我者不如故處如此則何能有所止乎皆由曾不我顧也四章皆言無有所止州吁之難當時先有以見之矣正義述之謂于衆事何能有定非毛意也箋云曾不顧念我之言是其所以不能定完也則讀爲安定之定正義云謂莊公不能定完者隱三年左傳曰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是公有欲立州吁之意故杜預云完雖爲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完不爲太子也如正義說鄭以不爲太子卽是不能定完亦非箋意據史記陳女女弟生完莊公命夫

人齊女子之已立爲太子卽如左傳莊姜以爲己子亦足明其爲嫡夫人之子石碏云云特故激莊公非謂莊公眞欲立州吁爲太子也當年莊公死桓公安然繼立其位不可謂不定箋意蓋謂莊公不答莊姜而州吁好兵寵而弗禁不能敎以義方雖桓公立十六年終致篡弑之禍以是爲不能定完耳傳箋釋定字不同而推原禍本由于莊姜之不見答于莊公則皆與序說合

終風

惠然肯來傳云言時有順心也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傳

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州吁弒逆自立當時入見莊姜卽是有順心惟謔浪笑傲則無子道來事莊姜亦不得以母道往加故悠悠然思下章則願以母道往加疐跆而不行也正義乃謂州吁之暴非有順心肯來又謂莫往莫來毋子恩絕失傳意矣

願言則嚔傳嚔跆也箋云嚔讀當爲不敢嚔咳之嚔按經文當作疐字說文疐云礙不行也从叀引而止之也叀者如叀馬之鼻从止與牽同意爾疋疐跆也釋文引說文云疐礙足不行與躓同說文躓跆也跆躓

也互相訓而躓字下引詩載躓其尾則疐躓字同故訓跆也惟經文作疐故箋云當讀爲嚔如作嚔鄭不必改字矣今汲古閣本經文傳箋俱作嚔誤王肅述毛云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疐跆而不行卽從上傳看出深得毛意

擊鼓

序箋云伐鄭在魯隱四年按州吁于四年三月弒君是年夏經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春秋經書人者左氏傳往往表其將帥是年傳亦依經書人非此詩孰知有孫子仲哉又左傳稱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而此詩喪馬求林離散濶洵之狀千載如見蓋詩爲從軍之士所作左氏生二百年後蒐綴散亡以成紀載固宜其事多失實目見之與耳聞異也正義據左氏以爲是役不戰特以民不得用雖未對敵亦有離心夫于嗟濶遠不相生活不戰而何遽至是乎

與子成說傳說數也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从生至死契濶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正義駁之別述毛云共處契濶勤苦之中親莫是過當與子危難相救成其軍伍之數按釋文云說音悅數色主反說文云說說釋也數計也而門部閱字註云

具數于門中也从門說省聲具數二字卽釋門中說字是說訓說釋亦訓數具數猶成說也毛意言死生勤苦之情與子具數惟願執子之手俱得生存以至于老耳若云成男女之數軍伍之數乃是去聲王固失之孔亦未爲得也

于嗟洵兮傳云洵遠也釋文洵呼縣反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洵之訓遠正義不言爾疋洵均也龕也又釋水過爲洵說文洵過中水也字林曰過水也玉篇依說文俱無去聲一讀廣韻去聲亦不收洵字疑詩非洵字也大雅桑柔其下侯旬毛傳云陰均也與爾疋

洵訓合是毛以旬同于洵旬本从目作旬說文旬徐
音黃絢切惟旬訓目搖也音同義異論語素以爲絢
釋文音呼縣反玉篇云絢遠也釋文云洵韓詩作夐
夐亦遠也說文夐徐音朽正切玉篇夐詡政霍見二
切云深遠也霍見呼縣二切一也夐與絢音義皆同
故毛爲絢韓爲夐然則洵字當作絢釋文原本應云
呼縣切本或作洵誤也洵音荀今本釋文校書者依
經誤改耳

凱風

在浚之下傳云浚衞邑也正義曰干旄云在浚之都傳

曰下邑曰都是衞邑也按毛邶鄘不分故此與干旄
俱言衞邑如正義則以此詩所指是干旄之浚不思
干旄爲鄘國耶餘見前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箋云睍睆以喻顏色悅也好其音
者與其詞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箋義當矣昌
黎贈張籍云喜氣排冬溫逼耳鳴睍睆或據以謂唐
人說此詩亦有以睍睆爲黃鳥之聲者非也綿蠻黃
鳥韓詩註云文貌王元長曲水序云亂新聲于綿羽
非以綿蠻爲聲昌黎祖其意亦謂逼耳鳴黃鳥非以
睍睆爲聲也

雄雉

序云刺衞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
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正義謂上二章男曠
之詞下二章女怨之詞望箋而爲說也今按我之懷
矣自貽伊阻箋云懷安也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
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懷字毛無傳終風
傳云懷傷也此亦當訓傷傳訓阻爲難釋文乃旦反
是患難之難宣公卽位之初以燕師伐鄭爲鄭所敗
隱十年又與宋蔡伐戴不和而敗傳言雄雉見雌雉
鼓其翼泄泄然宣公之行如是我之見軍旅數起甚

傷矣亦君自貽此喪敗之難耳此章蓋言軍旅數起
也次章展矣君子箋云誠矣君子愬于君子也正義
謂以君之行愬于君子也毛惟訓展爲誠君子當指
大夫言宣公之行如是誠矣此行役之君子實勞我
心也此章蓋言大夫久役也三章道之云遠曷云能
來經文自明蓋言男女怨曠也四章傳惟解忮臧二
字云忮害臧善也當指在位者言百爾君子豈不知
德行乎不疾害不求備卽無爲不善矣國人欲在位
者告宣公以不忮不求乃無喪敗之難臧字正與阻
字應此章蓋言國人患之作詩之意也傳意或當然

匏有苦葉

濟盈不濡軌正義辨軌當爲軓最爲詳核戴記少儀云祭左右軌范乃飲鄭註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乃飲軌與軹于車同謂轊頭也軓與范聲同謂軾前也周禮輈人云軓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軓謂軾前也書或作軌元謂軌是軌法也鄭于少儀輈人俱辨軌之非軓此傳云由輈以上爲軌箋云渡深水者必濡其軌不易傳者以傳言由輈以上足以明之小戎傳云陰揜軓也箋云揜軓在軾前垂輈上今傳云輈上自然是軓若爲車轍則傳當言輈下矣釋文云

軌舊龜美反謂車轊頭也依傳意宜音犯從鄭軌與軹俱爲轊頭之說也又云車轊頭所謂軹陸意以舊解謂軌爲轊頭非是當以軹爲轊頭也然則古者軌有三義車轍是其本訓又爲車轊頭鄭少儀註軌與軹于車同謂轊頭是也又爲車軾前鄭司農周禮註軓書或作軌及此經是也轍不可以言濡轊頭僅居輪之半亦不足以見水深此經字从軌而義讀軓軓猶濡乃見渡之深矣

雝雝鳴雁箋云雁者隨陽而處似婦人从夫正義曰此皆陰陽並言禹貢註云陽鳥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不言陰者以其彭蠡之澤近南恒暖鴻雁之屬避寒隨陽而往居之故經云陽鳥攸居註釋其名曰陽鳥之意故不言陰耳定本云鴈隨陽無陰字如正義言則箋本作隨陰陽而處今本乃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然箋云隨陽而處似婦入从夫則無陰字爲是

旭日始旦釋文云旭許玉反說文讀若好挍爾疋釋訓旭旭憍也邢疏云郭璞作好好是旭與好音義同今本說文云讀若勗勗與畜同戴記引詩先君之思以勗寡人作以畜寡人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然則旭勗畜好四字並通毛傳云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昏

禮用昕說文云昕日將出也而此經云旭日始旦故毛以大昕釋之釋文引徐音許袁反則讀若暄說文無暄字廣韻註云暖也下經云迨冰未泮則是正月中後時漸向暖故云暖日徐蓋望冰泮句爲解也義亦通

雄雉序下箋云烝于夷姜之等此詩序下箋云夫人謂夷姜鄭據桓十六年左傳爲說序與傳未嘗言也正義于鄭引左傳必援某公某年傳文以釋之此兩箋獨否又伋者夷姜子二子乘舟正義亦畧而不及孔殆以左氏傳不足據也史記衞世家云初宣公愛

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裴駰司馬禎張守節諸人亦未引左傳上烝事註之如史記夷姜乃宣公夫人而左氏言上烝者詩東山烝在栗薪鄭箋云烝塵也塵有久義言宣公之情恒久于夷姜納伋妻後乃易之左氏所謂烝亦卽史記所謂愛耳孔奉詔作疏以鄭爲主故述箋亦順言夷姜而于桓十六年上烝之事終未肯一置詞也至序與傳不斥夷姜亦當指宣公夫人言綠衣序云妾上僭燕燕序云送歸妾序于嫡妾之辨甚嚴若此序夫人是宣公庶母則是莊公之妾序豈得以夫人目之今云公與夫人並

爲淫亂則是敵體之詞言夫人淫于他人而宣公亦娶伋妻是謂竝爲淫亂也毛傳云衛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詞不顧禮義之難至宣公有淫昬之行兩人字正指他人卽經所謂雉鳴求牡至宣公有淫昬之行正指納伋妻事蓋上二章刺夫人之淫後二章陳昬姻正禮刺宣公之淫也新臺傳云水所以潔汚穢反于河上而爲淫昬之行與此傳相應毛意如此不得同鄭爲夷姜爲宣公上烝父妾也

谷風

序云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昬而棄其舊室此必衛君有淫新棄舊者民乃从而效之莊公不答莊姜而已無新昬之事宣公要納伋妻是淫于新昬無棄舊室之事而序乃云衛人化之益可証匏有苦葉序公與夫人竝爲淫亂爲宣公夫人有夫人而娶子妻卽爲棄舊室也正義于匏有苦葉之夫人从箋作夷姜故于此序不言化其上者爲何公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傳云涇渭相入而清濁異濁釋上句清釋下句說文湜水清底見也與毛傳合傳以涇喻新昬渭喻舊室言涇渭相入而濁者自濁清者自清猶新舊相并而惡者自惡善者自善柰何以新昬

之故而不潔用我也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昬故謂己惡也己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箋以涇喻舊室渭喻新昬與傳逈殊正義以箋述毛誤也釋文云故見渭濁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正義云箋將述婦人之心故先述涇水之意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謂已濁猶婦人言以有新昬故人見謂已惡也又云定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如正義則箋中見渭正作見謂如定本則作見其二說俱明順釋文云云當是誤倒其字耳

不我能慉傳慉養也正義云徧檢諸本皆云慉養孫毓引傳云慉興非也釋文云慉許六反毛興也鄭驕也王肅養也說文起也如正義諸本皆作慉養何以釋文本乃作慉興又云養是王義則陸本孔亦未見陸博士陳時人歷隋至唐當據陳時詩本玉篇云慉丑六切恨也又許六切興也興字正用毛傳說文云慉起也興興義近不能作興我反以我爲讎與鄭驕義亦通也今本釋文興作與也誤

昔育恐育鞠傳育長鞠窮也上育字及下既生既育毛無別訓則皆訓長蓋言昔長育之時恐所育者至于窮匱故及爾顚覆盡力皆指財業言也箋云昔育育稚也及與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下既生既育箋云育謂長老也鄭以昔育爲幼稚育鞠既育爲長老皆易傳也正義以鄭義述毛恐非傳意

式微

序云黎侯寓于衞其臣勸以歸也旄邱序云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衞正義曰狄者北夷之號此不斥其國宣十五年左傳伯宗數赤狄潞氏之罪云奪黎氏地三也服虔曰黎侯之國此詩之作責衞宣公宣公以魯桓十二年卒至魯宣十五年百有餘歲卽此時雖爲狄所逐後更復其國至宣公之世乃赤狄奪其地耳與此不同彼奪地是赤狄此唯言狄人迫逐不必是赤狄也云云按宣十五年左傳晉師滅赤狄潞氏云酆舒爲政而文七年狄侵魯傳云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然則赤狄之先卽狄卽旄邱序之狄也伯宗數酆舒之罪云奪黎氏地不云迫逐其君是年秋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立者新立君之詞然則傳云黎氏地卽詩黎侯之故地也推尋事迹當日黎侯被逐東寓于衞狄亦旋去不能卽有其地迨魯宣三年分爲赤狄潞氏最強酆舒爲政乃始攘其故地而有之至宣十五年晉滅赤狄乃求黎氏子孫而立之耳詩之黎侯當日實未歸也狄于魯莊三十二年伐邢始見于經據此詩黎侯寓衞當衞宣之時則隱桓之世已有狄患賴詩序而知之矣

旄邱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傳言與仁義也箋云我君何以處于此乎必以衞有仁義之道故也鄭以與爲以明與毛異正義強而同之非也

狐裘蒙戎釋文云蒙如字徐武邦反戎如字徐如容反

又云徐此音是依左傳讀作厖茸按貌狀之詞音同者字通此詩徐仙民讀作尨茸而左傳釋文云尨莫江反又音蒙茸如容反又音戎是陸氏又讀左傳爲蒙戎正義引左傳及杜預註亦直作蒙戎不言字異豈左傳本亦有作蒙戎者與抑校刋註疏者誤寫與史記晉世家作蒙茸知字通也

頍兮尾兮流離之子傳頍尾少好之皃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正義釋傳云汝等今好而苟且爲樂不圖納我爾無德以治國家終必微弱也定本偷樂作愉樂如正義則傳本作偷樂故述毛用苟且爲樂校書者據定本改之耳按山有樞他人是愉傳云愉樂也箋云愉讀曰偷則愉偷本通然毛以愉樂貼少好言今好而愉樂終必微弱如正義云今好而苟且爲樂則不詞矣作愉爲是釋文本亦作愉正義引陸璣疏流離梟也自關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鶹鷅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按說文鳥部鶹云鳥少美長醜爲鶹離从鳥畱聲木部梟云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之从鳥頭在木上初無梟卽鶹離之說爾疋釋鳥云鳥少美長醜爲鶹鷅郭註曰鶹鷅猶畱離詩所謂畱離之子亦不言是梟毛云好醜以貌言喻衛大夫有褎然尊盛之服而不能稱耳非言性有好醜也正義用陸疏恐非毛旨

簡兮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傳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于四方毛于碩人俁俁云碩人大德也俁俁容皃大也則首章簡大不指人言當爲大合樂之大言大兮大兮于祭四方山川行此干羽之大舞初學記引韓詩萬大舞也與毛義同正義云有大德之人兮大德之人兮祭山川之時乃使之于四方行在萬舞之位卽以大德言非毛意也萬者舞之總名春秋宣八年經萬入去籥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萬者何干舞鄭依而用之故箋以萬舞爲干舞而左氏則不必然矣莊二十八年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昭二十五年傳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皆以萬爲舞宣八年經萬入去籥猶言舞人去籥耳萬是總名干羽得兼也正義引孫毓評以毛爲失故云萬舞并兼干羽則碩人故能籥舞也下二章論碩人之才藝無爲復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也不知舞兼干

羽何止一人自可他人舞干碩人舞羽且多才多藝
乃是鄭義毛無此意不足以相難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正義曰言其能而已非碩人實爲
之也何者此章主美其文德不論其在職之事孔以
首章爲仕于伶官二章言多才多藝卒章言宜爲王
臣故云然按毛萬舞兼干羽則籥翟身自執之箋云
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鄭以干舞爲
文籥舞爲武故言道備亦非虛擬之詞而孔云云兩
失傳箋之意

泉水

毖彼泉水傳泉水始出毖然流也釋文云說文作眍云
直視也按說文眍云直視也从目必聲讀若詩云泌
彼泉水是說文作泌不作眍釋文誤也如說文引詩
作泌知毛作傳時亦作泌衡門泌之洋洋傳云泌泉
水也此經作泌故彼傳得引而釋之正義曰以此連
云泉水知爲始出毖然流也是以衡門傳亦云泌泉
水也如孔說則正義經本亦作泌故不言字異也今
本作毖非說文泌字下云俠流也文選魏都賦溫泉
毖涌而自浪李善註引說文曰泌水駃流也泌與毖
同玉篇云水狹流廣韻入聲兩收一云泌瀄水流一
云水浹流去聲註則云流皃俠狹浹三字相近未知
孰當選註引說文駃流駃卽快字毛以泌爲泉水訓
洋洋爲廣大其流快疾可知今本說文俠流當依選
註作駃流爲其與毛義合也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正義曰我之嚮衞爲覲問諸姑伯
姊而已豈爲犯禮也哉而止我也按下章箋云我還
車疾至于衞而返于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因
經言不瑕有害故云然此章方思問諸姑伯姊遽用
下箋說之誤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傳干言所適國郊也上章正義曰

下傳或兼干言所適國郊者一郊不得二地宿餞不
得同處言衍字耳定本集註皆云干所適國郊如孔
云云則作正義時經本傳無言字今本有言字當刪
我思肥泉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與爾疋釋水合水
經淇水篇註引犍爲舍人日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
與毛傳相反而酈氏从之以馬溝水出朝歌城北美
溝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爲異出之証合流注淇水
爲同流之証遂斷以爲肥泉如酈說肥泉注淇乃是
首章泉水流淇爲女子出嫁諸侯之喻此章思泉思
邑正以歸寧不得極寫懷思毛不指言何水鄭亦止

言自衞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毛鄭說當矣

北門

序北門刺仕不得志也正義曰謂衞君之闇不知士有才能不與厚祿使之困苦不得其志故刺之也又云言士者有德行之稱如孔說則序仕字當作士然經文傳箋及序下箋並無一言及士者不可解也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傳敦厚遺加也箋云敦猶投擲也正義曰箋以役事與之無所爲厚也且上云適我此亦宜爲之已之義故易傳以爲投擲于已也按傳所謂厚非厚意之厚言以役事重疊與之也上傳

埤厚也賦稅之事減彼益此且得言厚與此正同說文㫗厚也从反亯徐鍇曰亯者進上也以進上之具反之于下則厚也此厚意之厚說文又云厚山陵之厚也从㫗从厂垕字下云培敦土田山川也據此則傳訓敦爲厚乃是培敦之意正義誤矣

北風

雨雪其雱說文雱乃旁之籒文旁云溥也文選雪賦註引作滂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傳虛虛也亟急也正義引爾疋釋訓及孫炎說而斷之云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故箋云威儀虛徐寬仁者也但傳質詁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爲徐如孔說則正義本傳文是虛徐也釋文云虛虛也一本作虛徐也孔據虛徐本爲正義故云非訓虛爲徐以釋文本例之毛傳原本當是虛虛也邪徐也毛亦非訓邪爲徐言邪徐一耳故箋申之云邪讀如徐釋訓云其虛其徐文選幽通賦云承靈訓其虛徐兮曹大家註引詩曰其虛其徐是漢以前詩有作徐者非止音義同字亦通也

靜女

序靜女刺時也衞君無道夫人無德不言爲何公之夫

人傳箋正義亦畧無一言及之向疑匏有苦葉夫人爲宣公嫡夫人此序云衞君無道夫人無德與彼序公與夫人並爲淫亂詞意相同而詩在新臺之上宣姜未來則爲宣公嫡夫人無疑古者諸侯不再娶然魯惠公元妃孟子卒復娶宋武公女仲子爲夫人春秋之前已不能如禮衞之先世如莊公娶莊姜爲嫡夫人又娶于陳曰厲嬀則宣公再娶又何怪也特要子妻尤爲無道耳

彤管有煒說懌女美傳煒赤皃彤管以赤心正人也箋說懌當作說釋赤管煒煒然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

德美之按傳赤心正人訓次句言此彤管煒煒然亦猶女史赤心正陳人之德而美之箋以傳人字不指靜女故以說釋妃妾之德申傳非易傳也正義云嘉善此彤管之狀有煒煒然而喜樂其能成女德之美因靜女能循彤管之法故又悅美彤管之能成靜女以經女美指靜女乃是王肅之義肅好與鄭異故云嘉彤管之煒煒然喜樂其成女美也不知說文無懌字心部新附字有之徐氏云經典通用釋然則懌字本當作釋王肅讀爲說懌而孔亦從之非也正義釋傳又云必以赤者欲使女史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

夫人而正妃妾之次序也如正義說言則赤心正人與說懌女美全相戾矣

新臺

序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詩一人作而言國人者春秋桓五年經書衛人立晉左氏傳衛人立晉衆也宣公國人所立至是躬爲淫昏之行民始失望矣序詩者本國人之意而衆著之其垂戒者深矣

籧篨不鮮鮮字毛無傳箋云善也上傳云水所以潔汚穢反于河上而爲淫昏之行毛意以河之絜喻得宜公之不絜則鮮當爲鮮潔之鮮與鄭義近是以釋文云依鄭又音仙也正義用王肅少也之訓述之恐非毛意鮮有斯音說文雨部䨣从雨鮮聲讀若斯小雅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是鮮可讀斯與上泚瀰協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傳洒高峻也正義不釋洒之何以訓爲高峻爾疋釋邱云望厓洒而高岸郭璞註曰厓水邊洒水深也視厓峻而水深者曰岸郭以洒爲水深非也爾疋言洒而高則洒爲皃狀之詞夷上洒下亦然故傳訓爲高峻與爾疋合釋文云洒七罪反韓

詩作漼云鮮皃音同說文漼深也滜新也徐音俱七罪切依說文韓詩之漼當作滜釋文殆以韓音讀毛說文玉篇廣韻洒俱無七罪反一音也洒當依爾疋釋文蘇典反與浼殄協玉篇浼亡旦切

二子乘舟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傳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箋云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爲之憂養養然正義曰我國人傷之每有所言思此二子則中心爲之憂養養然不知所定按序言國人傷而思之傳訓願爲每衆詞也言字亦當如箋爲我蓋述國人之意言每我

思子則養養然憂不知所定定指衛事言也史記衛世家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爲君又云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于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又云初翟殺懿公也國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

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云云此太史公備摹二子死後國人傷思之事蓋自桓十二年宣公卒衛人必欲立二子之後下逮閔二年垂四十年文公立而後定此詩述二子初死時事毛傳所謂養養然憂不知所定者也箋云爲之憂則爲二子憂而已正義謂鄭惟願言句爲異餘皆合而述之疏矣

毛詩紬義卷三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鄘

柏舟

髧彼兩髦傳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說文無髧字引詩作紞彼兩髦紞字註云冕冠塞耳者臣鉉等曰今俗別作髧非是然則紞狀下垂髦似之故曰兩髦之皃儀禮既夕篇云既殯主人脫髦註云髦之形象未聞內則註云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正義謂傳髮至眉亦無文故鄭云其制

未聞按鄭註禮時未見毛傳故云爾此詩箋引內則拂髦不言未聞蓋以毛傳爲然說文髳云髮至眉也亦作髳與毛傳合許在鄭前鄭註經亦嘗引說文註記時偶有不照耳

實維我特傳云特匹也按爾疋釋詁敵匹也特與敵音義同秦風百夫之特傳云乃特百夫之德義亦當作匹敵說文敵仇也仇亦訓匹特乃牛名說文特朴特牛父也其特立之特古作犆禮王制一犆一祫穀梁傳犆言同時是也犆與直同玉藻鹿帑豹犆註云讀如直道而行之直是以韓詩我特作我直然註云相

當値也則義亦與匹敵同

牆有茨

序衞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按春秋閔二年左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云云宣姜以齊女配伋宣公要之公卒齊人豈肯使其女再爲淫僻之事昭伯衞之公子何至齊人使之不可何至又强之生子五人非一乳可畢卽使孿生亦須三載身爲國母而年年生子豈有不棄之平林隘巷而公然舉之舉之矣四方流布而宋許兩國又何肯以其女爲夫人也且烝是昭伯生是宣姜此五人者將以爲昭伯子乎爲宣姜子乎種種誣妄實難據信服虔以昭伯爲長庶爲伋之兄而史記衞世家則以伋爲宣公夫人夷姜之太子而昭伯黔牟皆其母弟初不言昭伯有烝于宣姜之事今以此詩觀之宣姜當日微有醜聲但事屬曖昧故詩人不欲宣露恐適足爲君之醜也序詩者據所傳聞以公子頑實之而生子事不敢筆之于書亦謂戴公文公自是昭伯子也其見勝左氏遠矣

中冓之言傳中冓內冓也中與內一耳而傳云然者說文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漢書梁共王傳云聽聞中冓之言應劭曰中冓材冓在堂中顏註曰舍之交積材木蓋閫內隱奧之處毛意蓋指閫內之地言箋云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僻之語箋云冓成則讀冓如構傳箋不同正義一之

不可讀也傳讀抽也箋云抽猶出也正義未釋讀之所以爲抽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抽當爲籒籒讀也从竹擂聲擂卽古抽字按說文籒讀書也如師古說是傳仍以讀訓讀也經文由道而詳由詳而讀上傳訓詳爲審此傳必不仍訓爲讀以調朝茁出之訓例之毛直以讀作抽由聲之字如軸妯舳柚皆直六切此抽亦如之論語曰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文繹抽也史記太史公自序云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徐廣曰紬音抽索隱引如淳曰抽徹舊書之事而次述之毛意謂其言不可抽繹而次述之耳文選陸機文賦云思乙乙其若抽李善註引方言曰乙抽也說文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尙强其出乙乙也乙訓抽亦爲出故箋以出申抽也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

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按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註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禮註不言副是編髮爲之註禮時未見毛傳此箋不易傳蓋以毛說爲然也傳云笄衡笄追師云追衡笄註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是之謂也笄卷髮者宋人因鄭此註衡笄分釋遂謂鄭衡笄爲二

物毛衡笄爲一物近人又以毛傳衡笄不過因追師成文當以二物爲是又以此詩正義引鄭註惟祭服有衡笄添一笄字刪去笄卷髮者一句爲非愚謂鄭雖衡笄分釋未嘗以爲二物觀此傳衡笄箋不破之其意可見正義不詳辨禮註與毛不殊是其疏畧而引註作惟祭服有衡笄未可厚非也追師賈公彥釋註曰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者以弁師王之笄以玉故知后與王同用玉也據此則鄭言后與王同用玉非謂衡與笄皆用玉也又曰云惟祭服有衡知者見經后與九嬪以下別言明后與九嬪差別則衡

笄惟施于翟衣取此字當誤褕衣以下無衡矣又見桓二年哀伯云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並據男子之冕祭服而言明婦人之衡亦施于三翟矣故鄭云惟祭服有衡也又曰云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者傳云衡紞紘綖與衡連明言紞爲衡設矣笄既橫施則衡垂可知若然衡訓爲橫既垂之而又得爲橫者其笄言橫據在頭上橫貫爲橫此衡在副旁當耳據人身豎爲從此衡則爲橫其衡下乃以紞懸瑱也如賈疏言笄以橫施爲衡笄笄之垂者爲衡衡下以紞懸瑱極爲明晰故言衡卽有笄賈云衡笄

惟施于翟衣此詩正義云惟祭服有衡笄皆知鄭註言衡卽是衡笄也賈疏又曰云笄卷髮者鄭註喪服小記亦云笄帶所以自卷持如賈疏言則衡笄有帶以卷持頭上之髮鄭言笄亦卽衡笄也蓋笄有二一內則纚笄韜髮畢以笄約之卽簪也一衡笄施于副上言衡言笄言衡笄實卽一物故此箋不破傳也

鄭司農釋衡笄云衡維持冠者引春秋傳衡紞紘綖以說之更不釋笄字可知衡卽爲笄康成云笄卷髮者卷與維持一也可知笄卽是衡

象服是宜傳象服尊者所以爲飾正義謂以象骨飾服

按副笄六珈傳云笄飾之最盛此句是字正指上文故傳云所以爲飾象與褖同說文云褖飾也玉篇云褖首飾也然則象服卽謂副笄六珈及所配之褘褘是畫衣亦得云象飾也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傳有子如是何謂不善乎序言衛夫人淫亂箋以宣公夫人惠公母實之毛傳無是也正義述毛云今之夫人何以不善而爲淫亂不能與君子偕老乎恐非毛意

玼兮玼兮釋文引說文云新色鮮也新臺有泚釋文云說文作玼云新色鮮也兩引皆作新色不應皆誤今

本說文玼云玉色鮮也豈說文本作玉新色鮮歟

其之翟也傳褕翟闕翟羽飾衣也按王后服有三翟褘衣亦稱褘狄褕翟闕翟也傳但舉褕闕不舉褘衣者以上章言副卽有褘衣記云夫人副褘立于東房葛覃傳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是也褘衣祭服之最盛者已包在象服句中故不復舉說文云褘謂畫袍褕翟羽飾衣也與毛傳合然則三翟毛以褘衣爲畫衣褕闕爲羽飾衣傳意明甚下章展衣正義推毛意曰褕翟闕翟羽飾衣則褘衣亦羽飾衣褘衣以翬鳥羽褕翟以搖鳥羽闕翟次

褕翟則亦用搖羽矣但飾之有闕少耳褕闕用搖羽傳意或如此褘衣用翬羽未必然也鄭註司服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采畫之以爲飾不用眞羽而象服是宜箋但云揄翟闕翟者因司服之文褘衣不稱翟此經亦但言翟故舉二翟明之順經爲解耳正義于此等處都無發明

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箋云展字誤禮記作襢衣正義曰以衣服之字宜从衣故也又周禮司服展衣註云字當作襢襢之言亶亶誠也按說文襄丹縠衣也與毛傳合字本从衣展轉也二字各別

豈毛傳詩時字作襄後誤爲展乎然不應禮詩皆誤殆二字古本相通如鄭言則漢時又有襢字而說文無之玉篇云襢與襄同然則襢爲襄之或體說文襄字下偶失註或刋說文者誤脫也

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絺之蹷蹷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正義曰又解展衣之裏不恒以絺而云蒙彼縐絺者衣展衣者夏則裏之以縐絺作者因舉時事而言故云是紲絆也定本云展衣夏則裏衣縐絺俗本多云冬衣展衣蓋誤也按釋文冬衣云於既反著也下裏衣同則裏云如字舊音吏如釋文

則箋原作冬衣展衣夏則裏衣綌絺極為明順如今正義本則展衣二字為不詞故孔以衣展衣者迹之然究未若釋文之當也俗本云冬衣展衣無夏則裏衣綌絺六字誠誤若如釋文本孔亦當从之矣

邦之媛兮傳美女為媛箋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為媛助也按媛與援同說文媛云美女也人所援也从女从爰爰引也詩曰邦之媛兮是媛本訓援釋文云媛韓詩作援云取也[illegible]爾疋郭註云所以結好媛釋文本作好援註云援音媛本今作媛是媛援本通正義云毛為援助君子鄭為邦人依倚為援助夫可以

援助君子則亦為邦人所依倚以為援助矣似無庸強為分別

桑中

序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正義曰上下淫亂有同亡國故序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是以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是也孔引此殆以桑間即桑中也序出于子夏傳至小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而獻王又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則其政散其民流實用序說衛于宣惠之世即如此一傳至懿公為狄所滅左氏春秋傳稱衛滅時衛之遺民男女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所謂民流者已驗據以說此經似得之矣然鄭註樂記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也又云桑間在濮陽南漢濮陽為今河南衛輝府滑縣及山東曹州府屬濮州地春秋時在河之南此詩當宣惠之世衛尚在河北桑中當在淇水左右雖地皆有桑而淇濮不可混也

鶉之奔奔

鶉之奔奔釋文云鵪鶉鳥殊混說文䧿雜屬雜䧿屬爾疋釋鳥鴽鴾母郭註曰鵪也青州呼鴾母邢疏云田鼠所化者也釋鳥又云鷯鶉其雄鶛牝痺郭註曰鶉鵪屬邢疏云鶉舊云蝦蟇所化者也說文爾疋二鳥別矣玉篇鵪云鶉也鶉云鵪也顧野王混而同之釋文遂承其誤

奔奔禮記表記引作賁賁按說文奔从夭从賁省聲卉亦賁字易賁卦黃穎周易註作卉奔本以賁得聲故二字通左傳鶉之賁賁與焞軍奔協詩白駒賁然來思徐音奔今說文賁徐音彼義切非也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箋云定星昏中而正于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正義曰此定之方中小雪時則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邱穀梁傳曰不言城衞衞未遷則諸侯先爲之城其城文公乃于其中營宮室也建城在正月則作室亦在正月矣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工之時以秝較之僖二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爲得時也正義泥城楚邱之文因謂作宮室亦在正月故曲爲之說攷之春秋僖二年無閏正月而閏乃在元年十一月以元年經書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爲十月之十三日書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爲十二月之十九日上下合校而得十一月大己亥朔戊辰晦閏十一月大己巳朔戊戌晦僖五年正義亦曰杜長秝僖元年閏十一月僖五年閏十二月也元年閏十一月則小雪在十二月初大雪在十二月中冬至在二年正月初正月猶興土功是爲不時經于楚邱之城不書諸侯意實爲此但城在正月而文公之營建宮室則當在元年十二月初定星昏中而小雪之時蓋文公在漕使人往營齊桓聞之乃合諸侯于次年正月城之耳閔二年左傳曰衞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傳于此頂表元年則營建之事已隱括于務財訓農通商惠工八字之中杜元凱註云文公于此年冬立元年下亦當註云文公于此年作楚宮乃合事實也

椅桐梓漆傳椅梓屬正義曰湛露曰其桐其椅桐椅既爲類而梓一名椅故以椅桐爲梓屬又云定本椅梓屬無桐字于理是也如正義則所據本毛傳云椅桐梓屬後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當如原本

卜云其吉箋山川能說釋文鄭志問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按述古文作術士喪禮云筮人許諾不述命註云述循也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古文述皆作術詩日月報我不述釋文云述本亦作術文選註引韓詩曰報我不術禮記月令審端徑術註云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間有溝遂小溝也學記術有序註術當爲遂聲之誤也是遂與述同如鄭後一說則遂與述皆當讀始銳切碩人

說于農郊箋云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所謂同者同于說也是亦讀襚爲始銳切也但碩人箋之襚本當作䘨說文襚云衣死人也从衣遂聲春秋傳曰楚使公親襚䘨云贈終者衣被曰䘨从衣兑聲是贈人衣被曰䘨䘨與說皆以兑爲聲故鄭云讀宜同矣

星言夙駕箋星雨止星見夙早也按惠校相臺岳氏註疏本釋文引韓詩云星精也影宋本釋文引韓詩云星晴也精字疑誤當以晴爲是韓詩殆以星卽晴非訓星爲晴也晴說文作姓云雨而夜除星見也从夕

生聲徐鉉等曰今俗別作晴非是如說文雨而夜除星見與箋義合則星當爲姓明矣

說于桑田箋文公于雨下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爲詞說于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說字毛無傳甘棠召伯所說傳說舍也釋文云本或作稅又作脫同始銳反舍也此詩釋文云說于毛始銳反舍也鄭如字詞說陸蓋依甘棠傳爲解也正義述經云汝于雨止星見當爲早駕當乘之往詞說于桑田之野以敎民之稼穡合毛鄭而一之謂毛無傳故以箋述碩人說于農郊毛亦無傳正義別而述之且云毛于

詩皆不破字明此說爲舍孫毓述毛云說之爲舍常訓也而此詩不別何也

騋牝三千傳馬七尺以上曰騋騋馬與牝馬也傳嫌七尺而牝者三千故加一與字釋之言騋卽有牡在內正義曰七尺曰騋庾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也按釋文同定本亦云六尺以上說文云六尺爲驕七尺爲騋八尺爲龍無以上二字今毛云六尺以上則仍是騋也周官庾人註引爾雅云騋牝驪牡元駒褭驂釋文云牝驪絕句牡元絕句蓋依檀弓註引爾疋騋牝驪牡元絕句謂騋馬中牝驪色牡元色是騋中有

牝有牡也爾疋騋牝驪牡絕句郭註引此詩說文騋字下亦引詩曰騋牝驪牡爾疋本釋此詩則驪牡二字是釋騋牝亦言騋牝中有牡也箋以邦國六閑馬四種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三千已踰禮制特文公徙而能富故國人美之毛意則不必然矣序言百姓說之國家殷富自應兼君民言則國馬公馬俱有也國馬千二百九十六匹公馬以三百乘計之得千二百匹實二千四百九十六匹舉成數而云三千必知毛意如此者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游牝于牧經言說焉桑田適當春暮傳言牝馬則國馬公馬俱

游牝可知詩人見君民之馬俱放桑田之野阡陌成羣因極歎其畜產之蕃庶耳

僖二年城楚邱齊桓合諸侯城之也而此序云文公遷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然則齊桓當日雖合諸侯城之以封衛爲主未畢功而即去城杞有闕即其明徵直至文公遷後始自城之役不以時又爲德不卒故經譏焉子夏親承聖意特于此序著之紀其實也木瓜美桓也序亦但言救而封之不及城楚邱事序于此等處實足與春秋相發明

蝃蝀

序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經皆刺奔而序言止奔者由國人恥其事而自止故序推本文公能化其民韓詩序云刺奔女也猶是依經爲說不及此序遠矣此與定之方中相鼠干旄序皆明著文公當年崇敎化尙廉恥幾無異二南計文公元年下至秦始皇六年取朝歌徙衛君角于野王傳世有國四百一十年皆此數詩基之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傳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釋文云爾疋作螮蝀音同爾雅云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郭註云俗名爲美人虹江東呼雩釋文云蝀詩作東是詩爲蝃東雅爲螮蝀郭註不引此詩殆謂詩雅各別正義謂字雖異而音實同良是爾疋邢疏云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按說文螮云籀文虹从申申電也電云陰陽激燿也據此則陰陽交而爲虹過則激而爲電故虹从電夫婦一陰陽也過禮則象應于天而色盛如電理有不誣者說文又云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然則屈曲如弓者爲霓申垂如大電者爲虹黃帝母附寶夢大電繞北斗樞而生黃帝大電即虹也

相鼠

人而無儀傳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箋云儀威儀也按箋云云則傳儀字非威儀也說文云儀度也度即法度書曰欲敗度縱敗禮無禮儀猶無禮度也傳合末章無禮而以闇昧之行總釋之據行事言也箋易爲威儀則止作容儀解正義述經禮儀威儀混而一之

干旄

在浚之郊傳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正義曰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此言郊

外曰野畧爾疋之文按周官載師王畿五百里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自百里至二百里爲甸地亦名爲州自二百里至三百里爲稍地亦名家邑大夫之采地也亦名爲野鄭司農註引司馬法三百里爲野是也自三百里至四百里爲縣地亦名小都卿之采地也自四百里至五百里爲畺地亦名大都公之采地及王子弟所食邑也而遂人掌邦之野鄭註云郊外曰野此野爲甸稍縣都則自二百里至五百里統稱野也傳言郊外曰野當如遂人據縣地言縣爲卿之采地卿亦大夫故傳謂世其官邑縣亦爲都故

下二章傳言下邑曰都城都城也正義謂約爾疋之文殆誤

載馳

序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正義曰諸侯夫人父母終唯得使大夫問于兄弟有義不得歸是以許人尤之故賦是載馳之詩而見己志也定本集註皆云又義不得則爲有字者非也如正義云云正用有字校書者據定本集註改作又也按古有又通說文有从月又聲周毀敦云有婚于我家汝又惟小子有書作又又書作有是古有無之有義兼又又字依說文乃左右之右此序以有字爲當未可以爲非也春秋文十三年左傳鄭子家襄十九年左傳穆叔俱賦載馳之四章服註以首章論歸唁之事總其所思之意下四章爲許人所九而作之置首章于外以下別數爲四章正義謂其無所案據是矣而謂杜註并賦四章以下爲然非也杜于文十三年註云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傳意若然則當云賦四章以卒如襄二十年季武子賦棠棣之七章以卒之例今云四章難言杜註之是矣况襄十九年註云四章曰控于大國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又以五章爲四章是杜氏且不能守其前說也愚按杜註兩岐皆以義取控于大國致有此失不知子家穆叔各賦四章特取采蝱療疾之意初非并賦五章也服虔立首章杜以五章爲四章俱不可從

視爾不臧箋爾女女許人也卒章百爾所思箋爾女女衆大夫君子也此鄭以爾當作女故云然說文爾云麗爾猶靡麗也从冂从㸚其孔㸚尒聲此與爽同意尒云詞之必然也从入丨八八象氣之分散汝云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東入淮从水女聲女云婦人也女

我之女當作女汝爾皆假借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傳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箋云麥芃芃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傳箋義別正義合而述之又釋箋云于時十二月也艸木已枯野無生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欲觀麥者夫人志在唁兄思歸訪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欲嚮衛得于三月四月民飢麥盛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今十二月也按此是箋義觀鄭答趙商且及城楚邱則夫人思歸誠不必定于閔二年十二月矣傳義以經云言至于漕又云控于大國誰因誰極尙未有齊桓救衛之事序亦

但言露于漕邑則是閔二年十二月事月令仲秋勸民種麥說文云麥秋穜厚薶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周十月種麥至十二月麥亦生矣傳云方盛長箋云未收刈較然有別未可牽合也

毛詩紬義卷四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衛

淇奧

綠竹猗猗釋文云韓詩作薄音徒沃反云薄篇筑也按說文薄水萹茿也茿云萹茿也二字異此艸生淇水之奧則是水萹茿經字當从韓詩作薄

有匪君子傳匪文章皃釋文匪本又作斐同芳尾反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序曰有文章故斐爲文章皃如正義云云不言匪與斐通則正義本正作斐字校

書者依釋文本而改之耳

充耳琇瑩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正義曰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說文作駹)侯用瓚伯用將(說文作埒)鄭註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一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襍也案說文玉部瓚云三玉二石也从玉贊聲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雖許鄭說殊而自天子下則皆玉石並用鄘風諸侯夫人經言玉瑱是表其玉此詩武公侯爵經言琇瑩是表其石正義謂玉石襍者良是但傳

諸侯二字非指侯爵當兼內外五等諸侯言之也說詳齊風著篇釋文云琇說文作璓弋久反今說文徐音息救切當从釋文

寬兮綽兮箋綽兮謂仁於施舍正義曰謂有仁心于施恩惠舍勞役左傳曰喜有施舍是也俗本作人字者誤定本作仁按說文人云天地之性最貴者也又儿云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說文仁訓親仁人也謂此儿字是親愛人也禮中庸仁者人也鄭註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表記仁者人也註云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皆是說文儿字非人字也此箋當作儿於施舍爲是俗本不誤

考槃

考槃在澗傳山夾水曰澗釋文澗古晏反韓詩作干云墝埆之處也文選吳都賦長干延互註引韓詩註曰地下而黃曰干按易鴻漸于干釋文引荀爽王肅云山間澗水也詩斯干傳云干澗也干澗音義同韓詩亦與毛不別曰墝埆曰地下而黃釋韓詩者失之也

碩人之軸傳軸進也箋云軸病也正義曰傳軸爲迪釋詁云迪進也箋以與陸爲韻宜讀爲逐釋詁云逐病也逐與軸古今字異按軸迪俱从由得聲音同者義可通易其欲逐逐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作逐蘇林音迪是逐迪音同亦可與陸爲韻也

碩人

衣錦褧衣傳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襜箋云褧襌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襌衣爲其文之太著鄭以玉藻襌爲絅而中庸引此詩作絅故以褧爲襌衣正義釋傳但云襜亦襌而在上不釋褧字按說文檾云枲屬引此詩作檾又衣部褧云檾也詩曰衣錦褧衣示反古襜云衣蔽前傳意蓋謂錦衣之外加以枲屬之襜以蔽前而已示反古也說文襌衣不重也絅急引也箋訓褧爲襌則以單急之衣在途爲宜耳

巧笑倩兮傳倩好口輔正義引易咸其輔頰舌明輔近頰而非頰當矣但傳之口輔當作酺說文輔云人頰車也服虔左傳註云輔上頷車與牙相依則輔在口內與牙舌相近說文酺頰也頰面旁也笑皃之美在兩頰之旁故輔當作酺也

施罛濊濊傳罛魚罟濊濊施之水中按濊濊馬融云大魚網目大豁豁也則釋罛而已釋文引說文云凝流

也㞙施于水水應彌散何緣得凝今本說文云凝流也河流盛大亦非一㞙之所能凝韓詩云流兒得之蓋謂㞙初落水與水濊濊俱流也得韓詩說而毛旨顯然矣

氓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傳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箋云于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正義述毛云君子則好樂于已已與之耽樂時賢者見已為夫所寵非禮耽樂故于嗟而戒已按序云美反正刺淫泆也毛以經上二章述氓誘女許之事至

此章以桑起興發爲正論正是反正之詞故云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無與云者經述婦人自戒非國之賢者刺此婦人正義以箋述毛誤矣正義曰言士女則非自相謂之詞故知國之賢者刺婦見誘而戒之下章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正義言我心于汝男子也不爲差貳而士何爲二三其行于已也士也行無中正故二三其德云云又作自相謂之詞前後矛盾自我徂爾以下亦當云賢者見其事而戒之乃合箋義

隰則有泮傳泮坡也正義曰以隰者下溼猶如澤故以泮爲陂澤陂傳云陂澤障是也如正義云云則傳是陂字釋文云坡本亦作陂北皮反亦引澤陂詩傳校書者遂據釋文本而改之當作陂爲當

信誓旦旦傳信誓旦旦然按說文引此詩作𢜰𢜰即怛之或體疑毛傳詩時經字作𢜰𢜰故毛以旦旦釋之猶孟子云旦旦而伐也鄭箋詩時經字作旦旦則毛爲未釋其義故箋釋之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言其懇惻款誠也

竹竿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傳

云小水之源明與毖彼泉水亦流于淇者別故箋申之云小水有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有嫁于君子之禮今水相與爲左右而已亦以喻已不見荅箋言相爲左右而已深得毛意水經淇水篇註以美溝合馬溝水入淇者爲肥泉又曰斯水即詩所謂泉源之水也故衛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衛女思歸指以爲喻淇水左右蓋舉水所入爲左右也二溝非小水也以水所入爲左右非僅相左右而已也酈氏辨編箎之非竹辨奧之非水名一遵舊說至此以泉源入淇又違毛鄭實不可从或謂淇泉左右酈蓋以目驗知

之無論古今水道改流者多又安知毛鄭之非目驗耶

芄蘭

芄蘭之支箋云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正義述之亦同釋文作恒蔓于地云本或作蔓延於地者後人輒加耳蓋蔓卽是延當依釋文本無延字爲當

童子佩韘傳韘玦也能射御則帶韘箋云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正義云鄭以禮無以韘爲玦者故易之爲沓按說文韘云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从韋枼聲詩曰童子佩韘許註與毛傳合韘

之爲玦信矣玉篇韘字註曰決也指沓也合玦沓而一之誤也

能不我甲傳甲狎也爾疋釋言同徐仙民音胡甲反則甲狎音義同也是以韓詩作狎書多方因甲于內亂正義云鄭王皆以甲爲狎王云狎習災異于內外爲禍亂鄭云習爲鳥獸之行于內爲淫亂均與此傳合傳直讀甲爲狎非訓狎而已也

河廣

序下箋云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卽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正義曰左傳云公子頑烝于宣姜生文公及宋桓夫人故知文公之妹襄公桓公之子故知襄公之母今定本無襄公之母四字如孔言則正義本箋內文公之妹下有襄公之母四字校書者據定本而改之也當依原本爲是

一葦杭之傳渡也正義曰此假有渡者之詞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何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孔據箋襄公卽位夫人思宋而爲此說序傳則不必然矣序言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無襄公卽位之文則生而卽出夫人之思

其子殆無日而不然矣傳以渡訓杭殆指適宋渡河史記年表宋桓公七年書取衛女文公弟二十二年當魯閔公二年衛始渡河廬漕計中間十六年夫人生襄公而出于衛尙在河北亦可此詩之作卽在其時故傳指實而言渡也

曾不容刀箋小船曰刀正義曰上言一葦桴柎之小此刀宜爲舟船之小故曰小船曰刀說文作舠舠小船也釋文云刀如字字書作舠說文作舠並音刀如正義釋文則唐初說文本有舠字今本說文舟部無之蓋陽冰校說文刪去耳

伯兮

杲杲出日、箋云、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文選阮嗣宗詠懷詩云、其雨怨朝陽李善註引此箋云、伯且、君子字、按上箋云、伯、君子字也、此箋今無如李所引句、殆李誤記上箋而益一且字耳、

焉得諼艸傳諼艸令人忘憂釋文云諼本又作萱況爰反說文作藼云令人忘憂也或作蘐令人力呈反善忘亡向反又如字爾疋釋訓蘐字下釋文引此詩云焉得蘐艸毛傳云蘐艸令人善忘兩處陸俱作善忘

今本作忘憂非矣但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是鄭箋詩時已作忘憂故箋申之如此正義述傳則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艸合三說校之从正義作令人善忘憂爲得也玉篇蘐云令人善忘憂艸

有狐

序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序不言何公之詩經內三言淇水則尙在河北也衛風十篇皆在武莊宣惠懿之世伯兮從王伐鄭有左傳可據竹竿思泉源淇水河廣思渡河向宋皆河淇閒之衛木瓜序言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雖詞兼懿戴實以懿公殿之餘則序有明文編詩者特以此十篇爲朝歌之衛非無意也

木瓜

報之以瓊琚傳瓊玉之美者正義曰言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聘義註云瑜玉之美者亦謂玉中有美處謂之瑜瑜非玉名也按此說良是說文瓊赤玉也璇云瓊或从旋省徐鉉等曰今與璿同說文璿美玉也引春秋左氏傳璿弁玉纓璿卽瓊字弁以玉飾今云璿弁是許亦以瓊爲玉之美名也二章報之以瓊瑤傳云瑤美玉釋文云說文云美石正義曰下章傳云

瓊瑤美石與釋文相合今本說文瑤云玉之美者从玉畓聲引此詩與傳合而與釋文又異今就說文斷之自瑀字以下至瑤三十三字除琚字不言玉石餘皆石之次玉似玉不應瑤字又云玉之美者然則瑤爲美石釋文所引說文當不誤正義謂此傳爲美石當从之也

王

黍離

彼黍離離釋文離如字說文作穲按今說文禾部無穲字玉篇力支切長沙云禾把也廣韻云長沙人謂禾

二把爲稱如釋文則唐初說文本有稱字註引此詩
陸乃得據以爲說也
此何人哉箋云此亡國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正義曰
何等人哉猶言何物人大夫非爲不知而言何物人疾
之甚也按箋言何等人猶有不忍斥言之意故若爲
不知也者君臣之義也正義易爲何物人則極口肆
駡矣可謂失詞
君子于役
曷其有佸傳會也上章云曷至此云會至而會也釋文
引韓詩云佸至也則與上曷至無別矣說文與毛傳

同
雞棲于桀傳雞棲于杙爲桀釋文作弋云本亦作杙按
說文杙劉劉杙乃木名弋云橜也象折木衺銳著形
从厂象物挂之也弋之从厂卽象雞棲之形傳字當
从弋爾疋亦作弋爾疋又云樴謂之杙說文樴弋也
樴杙之杙亦當作弋也桀爾疋作榤說文無榤字
君子陽陽
右招我由敖敖字傳無釋釋文云遊也陸殆以毛訓陶
陶爲和樂則敖當是敖遊故訓遊耳箋云君子左手
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于燕舞之位如箋則敖

是舞位說文有兩敖字放部敖云出遊也出部敖云
遊也樂記說武樂云且夫武始而北出此當是出部
之敖言舞者依行列而出故字从出
揚之水
序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
怨思焉按申者楚之北門而周之南蔽也東遷之初
勢已寖熾非復宣王蠻荆來威之時以國家大計言
之申自所當屯戍惟不撫其民而役之則雖公亦見
爲私矣經三章皆述民情故序言屯戍毋家而周人
怨思耳

不與我戍甫傳甫諸姜也下章不與我戍許傳許諸姜
也正義曰所戍惟應戍申不戍甫許也言甫許者以
其同出四岳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
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
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按正義說
似矣然尙未的史記秦本紀云秦以其先造父封趙
城爲趙氏始皇本紀云生于邯鄲及生名爲政姓趙
氏索隱曰世本作政又生于趙故曰趙政一曰秦與
趙同祖以趙城爲榮故姓趙氏是秦之稱趙以趙城
爲榮非僅以同姓嬴也申呂齊許之先止有一呂三

國皆以呂爲榮說文呂膂骨也象形昔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國語帝祚四岳國賜伯夷姓曰姜氏曰有呂是呂卽伯夷之國後漢劉昭郡國志云汝南郡新蔡縣有大呂亭故呂侯國也水經汝水篇酈註曰汝水又南逕新蔡縣故城南昔管蔡間王室放蔡叔而遷之其子胡能率德易行周公舉之爲魯卿士以見于王王命之以蔡中呂地也以奉叔度祀是爲蔡仲矣宋忠曰故名其地爲新蔡曰今史記宋忠註蔡侯胡徙新蔡王莽所謂新遷者也又下文青陂云陂東對大呂亭春秋外傳曰當成周時南有荆蠻中呂姜姓矣如

酈註中呂卽大呂亭說文鄘云汝南上蔡亭鄘卽甫呂之改號是上蔡下蔡俱呂侯國周初以其地封蔡叔父子則呂當先徙于南陽水經淯水篇酈註曰紫溪又逕宛西呂城東史記曰呂尙先祖爲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于呂故因氏爲呂尙也徐廣史記音義曰呂在宛縣太公封齊而稱呂尙是齊以呂爲榮也此南陽之呂後并于楚春秋成七年左傳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卽此史記鄭世家云鄦公惡鄭于楚徐廣曰鄦音許公許靈公也說文云鄦炎帝太嶽之允甫侯所封在頴川从邑無聲讀若

許許沖上說文解字書云太嶽佐夏呂叔作藩俾侯于許世祚遺靈許于周初分封而呂叔稱呂是許亦以呂爲榮也崧高爲申伯而作其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箋謂甫卽訓夏贖刑之甫侯當宣王時而遣舉穆王時甫侯以相况是申亦以呂爲榮也此經言戍申本其始封當日呂書孔安國傳呂侯後爲甫侯故曰甫也許卽甫侯所封故又曰許傳于申曰姜姓國于甫許但曰諸姜不言國傳意直以甫許爲申非僅借言之而已

不流束蒲傳蒲艸也箋云蒲蒲柳釋文蒲如字孫毓云

蒲艸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按許本作鄦說文从邑無聲說文橆豐也从林奭或說規模字从大冊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冊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艸繁無按此卽有無之無李陽冰謂不當加亾作𣞤則李本說文亾部無𣞤字矣而徐氏非之謂橆不加亾何以得爲有無之無因于亾部增𣞤字而于林部橆字橫加文甫切作庶艸蕃廡之廡非也無聲與蒲自協不必疑也

中谷有蓷

暵其乾矣傳暵菸皃陸艸生于谷中傷於水正義說文

云暵燥也易曰燥萬物者莫暵乎火今正義本作莫熯乎火說
文云菸萎也然則由于死而至于乾燥以暵爲菸也
按正義經本作暵字故釋傳如此其實毛傳詩時經
暵字當作灘說文灘云水濡而乾也引詩曰灘其乾
矣然則毛云菸者尚未至于乾燥仍有濡潤之意如
今俗語所謂潮矣說文訓與傳意爲近傳菸訓灘非
訓暵也今本說文暵云乾也與正義所引亦異

兔爰

兔爰序言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
子不樂其生毛傳惟于首章云政有緩有急用心之

不均經旨不過如此至箋始以無爲爲軍役之事百
罹爲軍役之多憂百凶爲王構怨連禍之凶語皆曲
與序應傳箋不同正義乃合而述之

葛藟

終遠兄弟傳兄弟之道已相遠矣傳以經言父母是以
王爲父母非與王爲兄弟也言我兄弟望王爲父母
今王無恩施于待我兄弟之道已相遠矣是欲我謂
他人爲父母也箋云兄弟猶言族親顧序棄其九族
爲說正義述經傳箋不別豈謂鄭同于毛乎
在河之漘傳漘水隒也上二章滸涘傳與爾疋說合釋
邱漘云夷上洒下不漘郭註曰涯上平坦而下水深
爲漘不發聲也是郭以涯訓漘也說文滸涘漘俱訓
水厓此傳獨訓隒者說文隒崖也西京賦設切厓隒
註引說文曰隒厓也然則傳云水隒仍是厓義正義
引爾疋釋山重甗隒釋之義雖得通恐非傳意

采葛

彼采蕭兮傳蕭所以共祭祀正義依艸木疏以爲荻蒿
謂卽生民取蕭祭脂郊特牲爇蕭合馨香之蕭按傳
不言蕭爲何艸下泉苞蕭始云蕭蒿也亦不言是何
種蒿爾疋蒿類多矣蕭荻依說文當作萩郭璞註云卽蒿又

蘩之醜秋爲蒿郭璞註云醜類也春時各有種名至
秋老成皆通名爲蒿邢疏謂蘩蕭莪之類然則毛訓
蕭爲蒿尚是通名此傳並不訓蒿固不可以意爲說
也

大車

毳衣如菼傳菼鵻也以下傳璊赬也例之鵻言其色與
中谷有蓷傳鵻也不同彼鵻亦作萑是言其艸也說
文引此詩作𦌈云帛鵻色也鵻當作騅說文騅云馬
蒼黑襍毛郭景純爾疋註云菼草色如騅在青白之
間騅色青白故許以訓𦌈毛以訓菼毳衣之色如之

也𠭯𩕳字與音義實通玉篇𩕳云今作𠭯𩕳是字通之証也（釋言及註本作𨑥正義引作𨑥）

毳衣如璊傳璊赬也正義曰說文云璊玉赤色故以璊爲赬按今說文璊云玉赬色也从玉㒼聲禾之赤苗謂之虋言玉色如之而毛部𦑏字引此詩作毳衣如𦑏云以毳爲𦑏色如虋故謂之𦑏虋禾之赤苗也从毛㒼聲如說文則璊𦑏俱取與虋同色又同音正義引璊字之訓以釋傳自緣經字作璊卽如說文經字作𦑏傳訓爲赬亦得釋文引說文云以毳爲罽不引色如虋三句殆以璊𦑏異色邪

邱中有麻

彼畱之子傳邱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艸木正義曰定本云邱中墝埆遠盡有麻麥艸木與俗本不同也如定本則埆下有遠字無之處二字墝埆遠殊不成句恐有訛脫孔已云與俗本不同作疏自當从之何以仍作墝埆之處也釋文云墝本亦作墽苦交反埆苦角反又音學本或作遠此从孫義而誤耳如釋文則定本當是墝遠之處然總不如墝埆之處爲妥也

彼畱之子箋云畱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正義曰此章畱氏之子遺我以美道欲畱氏之子敎已是思者與畱氏情親故云畱氏之子于思者則朋友之子正謂朋友之身也非與其父爲朋友孔子謂子路賊夫人之子亦此類也按子國爲子嗟之父則此之子爲子嗟之子故箋于彼畱之子云邱中有李又畱氏之子所治于此又云朋友之子箋意極明正義迂曲甚矣

毛詩紬義卷五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鄭

譜卒取史伯所云十邑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如譜是武公取十邑如史記則是桓公已取十邑正義謂馬遷說謬今按鄭世家史伯云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云云桓公曰善于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

世家惟言徙民雒東虢鄶獻十邑未嘗指鄢蔽補丹依𩣡歷華及虢鄶爲十邑正義謂八邑各爲國非虢鄶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非矣鄭云武公取十邑自以武公初遷尙在東周畿內後乃取虢鄶十邑不然桓公未取武公東遷居何地乎然如世家別獻十邑則桓公時虢鄶尙存亦是至武公始取如鄭譜則又與昭十六年左傳之言相戾反覆推究竊謂桓公取鄶而武公取虢也水經洧水又東過新鄭縣南鄶水从西北來注之酈註曰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同惠王子一本無惠字者近是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邱名

之曰鄭是曰桓公皇甫士安帝王世紀云或言縣故有熊氏之墟黃帝之所都也鄭氏徙居之故曰新鄭矣王子者厲王子多父卽桓公也昭十六年左傳子產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杜註云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傳言此地正指鄶地雖鄭自有鄶城然與鄭城不甚相遠是桓公已得鄶也正義引此傳謂桓公寄帑之時商人亦從而寄若然則鄶君猶在安得言艾殺其地而斬其蓬蒿藜藋乎不然明矣隱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制

邑卽虎牢也莊二十一年傳曰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杜註曰略界也鄭武公傅平王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與之如此二傳是武公始得虢也鄭兼鄶數之故云卒取十邑耳

緇衣

序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箋云司徒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箋解善善甚明言所掌十二教治之皆善耳正義云武公既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已是其善又能善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故作此詩美其武公之德以明有邦國者善善之功焉殊失

箋意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傳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序言美武公又云父子竝爲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宜字兼父子言故箋云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宜此傳言宜世居卿士亦兼父子如序傳箋之意經首二句是說竝爲司徒下二句乃專美武公正義述經通首俱主武公非也

還予授子之粲兮傳粲餐也釋文作飡也按說文餐吞也飡餔也从夕食餔云日加申時食也依釋文作飡

爲是適館而還正當夕食時也

將仲子

序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按經言畏我父母又云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序言深得經旨左氏云譏失敎也亦與經合云謂之鄭志則深文矣莊公只是不勝其母安有必死其弟之心乎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傳將請也箋云祭仲驟諫又云仲初請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正義曰左傳此言乃公子呂詞今箋以爲祭仲諫者詩陳請祭仲不請公子呂則祭仲之諫多于公子呂矣而公子呂請除大叔爲諫之切莫切于此祭仲正可驟諫耳其詞亦不是過仲當亦有此言故引之以爲祭仲諫如正義是謂箋以公子呂詞爲祭仲之諫也按箋因傳訓將爲請請是固距固距必由驟諫驟諫必由初諫反覆爲解申明請字之訓而詞偶與公子呂同非引左傳文也左傳敘祭仲與莊公問答公曰姜氏仲亦曰姜氏全無母子君夫人之禮與此經不合鄭所不取故直據經爲說卽序下箋云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亦非用祭仲語也

無折我樹檀傳檀彊韌之木韌釋文本作忍云本亦作刃同而愼反依字木旁作刃今此假借也按說文無韌字新附有之云柔而固也玉篇云柔也說文杒桎杒也玉篇云木名以說文杒字列在柍梡之下樫楮之上故知是木名陸云彊忍當作杒者恐誤仍當以彊忍爲正今汲古閣註疏本釋文亦作彊韌非也

叔于田

叔于田傳叔大叔也正義謂傳明叔與大叔爲一人以寵祿過度時呼爲大叔左傳謂之京城大叔是由寵而異其號也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作者意殊

無他義也按傳以當時謂之京城大叔當無不稱大叔者今此經言叔詩人之意蓋謂此君所謂大叔實即叔耳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君何爲不禁一任國人稱美而謂其信美且仁乎如傳明其爲大叔以証詩之稱叔非無義也孔以下篇大叔于田經亦有大字故爲此說耳

大叔于田

大叔于田釋文本作叔于田云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按正義述經有大字下章仍作叔于田自是所據之本各異序有大字不過别于上篇俗本遂因之而誤

詩之稱叔正刺莊公不當謂之爲京城大叔也説見上篇

傳叔之從公田也正義曰下云襢裼暴虎獻于公所明公亦與之俱田故知從公田也按春秋公朝于王所小雅吉日天子之所皆在外之詞故傳謂从公田然傳意不但此也莊公既田則當以莊公爲主如駟鐵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吉日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是也今此經不及莊公之田惟陳叔段射御搏獲之事詩人之意蓋謂君非于田乎自我觀之叔于田耳傳特揭此句則知美叔段即以刺莊公可謂抉經之心矣

火烈具舉傳烈列具俱也箋列人持火俱舉言衆同心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火列具舉李善註毛詩曰火列具舉毛萇曰列人持火也詩作烈而張賦李註俱引作列註又以列人持火爲毛傳選註號稱精審當非誤引或唐初經傳本如此也正義曰此爲宵田故持火照之説本爾疋講武曰宵田爲獠郭景純註或曰即今夜獵載鑪照也然爾疋又云火田爲狩郭註云放火燒艸獵亦爲狩然則田之用火恒事耳不必定爲宵田也

叔善射忌傳忌辭也箋云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按王風揚之水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故此云讀如彼已之子之已崧高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近本作迈説文迈云古之道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許鄭讀迈爲記毛讀迈爲已崧高傳之已即此傳之忌故箋申之云忌辭也其已記忌迈五字通

乘乘鴇傳驪白雜毛曰鴇釋文云鴇音保依字作駂今本釋文與汲古閣註疏本釋文兩字俱作鴇誤也依

爾疋釋畜當云作駂說文馬部無駂字釋畜言馬襍毛者五說文有其四爾疋一黃白襍毛駓說文云黃馬白毛也从馬丕聲一陰白襍毛駰說文云馬陰白襍毛黑从馬因聲一蒼白襍毛騅說文云馬蒼黑襍毛从馬隹聲一彤白襍毛騢說文云馬赤白襍毛从馬叚聲一驪白襍毛鴇郭景純註曰今之烏驄說文驄云馬青白襍毛也許云青者殆青驪色其即爾疋之駂乎然詩作鴇說文無駂有鴇即謂馬之似鳥亦可說文無驌驦字有鷫鷞字左傳唐成公有肅爽馬即鷫鷞也馬融云其羽如練馬似之天下希有正與此同鴇字从鳥不必定从馬作駂也

清人

二矛重喬傳重喬絫荷也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正義釋傳云候人傳曰荷揭也謂此二矛刃有高下重絫而相負揭釋箋云言喬者矛之柄近于上頭及矛之銎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于其上頭皆懸毛羽似如重絫相負荷然故謂之絫荷也經傳不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鷺毛稍也按正義謂鄭以時事言因以鷺毛稍比之非也釋文喬毛音橋鄭居橋反

雉名箋止言毛羽陸何以知是雉名則知陸所據箋本作懸雉羽矣說文雉十四種其二喬雉又鷮云走鳴長尾雉也釋文又云喬韓詩作鷮鄭本通韓詩此箋殆以韓釋毛以其上懸喬雉之羽故謂之喬傳云絫荷是釋二矛次比之狀箋云懸羽是釋二矛所飾之物耳

羔裘

三英粲兮傳晏鮮盛皃三英三德也按二矛重英傳以英爲英飾故初學記引郭璞說三英云英謂古者以素絲英飾裘即上素絲五紽也郭以召南毛傳說此亦無不可而傳必云三德者經三章皆首句言裘次句言人以上言洵直且侯孔武有力例之則此三英不得更言裘飾也故傳以爲三德

遵大路

摻執子之袪兮傳摻擥袪袂也正義曰以摻字从手又與執共文故爲擥也說文摻字參此音反聲訓爲斂也操字喿此遙反聲訓爲奉也二者義皆少異按今說文手部無摻字惟有操字云把持也與孔所引說文訓亦不合如孔言則唐初說文有摻字訓爲斂矣惟漢以前有摻字故魏風亦有摻摻然此詩之摻毛

讀爲擥非訓爲擥也文選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遵大路兮攬子袪引此詩作攬宋與毛俱六國時人可見當時詩有作攬者故傳以摻爲擥是摻與擥字通攬俗字也作擥爲正

不寁故也傳寁速也箋云子無惡我擥持子之袪我乃以莊公不速于先君之道使然傳不釋故字正義以箋述之按小雅伐木以速諸父傳云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此詩故字當作故舊下章好字釋文云或呼報反當作朋好序言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傳意蓋謂子無惡我擥持子之

袪兮我則以莊公不速召故人朋好使我然也傳訓寁爲速速當如易不速之客馬融云速召也似當與箋别述

無我魗兮傳魗棄也箋云魗亦惡也釋文云魗本亦作𢿨又作𢿨市由反按說文攴部𢿨云棄也从攴𠷎聲周書以爲討詩云無我𢿨兮徐音市流切許訓正用毛傳正義云魗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爲棄言子無棄遺我箋準上章故云魗亦惡意小異耳如正義是箋與傳合然釋文又云鄭音魗爲醜說文醜云可惡也鄭云魗亦惡也則鄭箋詩時經字作醜故得訓爲惡如爲古今字則箋必言魗古文醜矣

女曰鷄鳴

序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正義曰以莊公之時朝廷之上不說有德之君子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以刺今之朝廷之人有不說賓客有德而愛好美色者也經之所陳皆是古士之義又曰定本云古義無士字理亦通如正義云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云皆是古士之義則孔所據經本序文作陳古士義今本序古字下無士字是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有士字乃合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箋云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畱色也正義述之曰其女曰鷄鳴矣而妻起士曰巳昧旦矣而夫起夫起卽子興也此子于是同興而視夜之早晚又釋箋云鷄鳴女起之常節昧旦士起之常節皆是自言起節非相告語而云相警覺者見賢思齊君子恒性彼旣以時而起此亦不敢淹畱卽是相警之義也按經文兩曰字分明夫婦互相警覺子興視夜是婦語其夫之詞箋于下章子字别之曰子謂賓客也則此章子字是婦目夫矣正義乃云此子于是同興爲詩人目之非也

襍佩以贈之傳襍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正義廣引說文玉藻列女傳以釋之因經言襍佩傳又言之類以包之故也又引周禮玉府註所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及下篇傳佩有琚瑀所以納間不言蠙珠琚瑀二者孰是大戴禮保傅篇云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襍之則又以玭珠琚瑀爲一愚按經傳惟言佩玉不聞佩珠恐記禮者誤耳鄭于周禮註雖引韓詩傳爲說及箋詩不易此傳則亦以毛說爲然也謂之襍佩者謂羣玉之中以石襍之木瓜傳云琚佩玉名也謂佩玉中有此琚之

名也有女同車傳云佩有琚瑀所以納間亦謂佩玉中有此琚瑀說文瑀石之似玉者自瑀字下列三十一字皆石似玉石次玉石之美者琚在玲瑩之下不言石爲石可知古人不欲過華參以琚瑀所以示樸無緣更用蠙珠也

有女同車

彼美孟姜傳孟姜齊之長女鄘風美孟姜矣傳云姜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不言長女此云齊之長女傳意謂文姜矣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于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按序云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此卽桓六年左傳云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也序又云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此卽桓六年左傳云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也序又云齊女賢而不取申言首句不昏于齊也序又云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申言又請固辭所以見逐也序依左傳有兩次請妻而以首句爲重詩之作蓋

在初次鄭謂序達經意是鄭讀序亦如此也正義刪序首句不引專據太子忽嘗有功于齊二句斷爲他女而非文姜可謂不善讀序矣傳言齊之長女箋不易傳知鄭亦以經之孟姜爲文姜也

山有扶蘇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詞也箋以狂且指臣下言昭公不用賢者反用小人與序言所美非美合傳以狡童爲昭公則狂人亦謂昭公正義述傳不言與序相應按傳謂山隰之所以美者以有扶蘇荷華高下得宜也今昭公以不賢

之人在上位以賢人置下位已失其所以爲美故入其朝不見閑習禮法之人惟見狂醜之君是非美也傳意當然

蘀兮

序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風其吹女傳人臣待君倡而後和叔兮伯兮二句傳叔伯言君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毛讀序爲不待君倡而後和是言羣臣皆强也風其吹女箋云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叔兮伯兮二句箋云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强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

之鄭讀序爲君不倡而羣臣自相倡和是言羣臣中別有强臣也正義于此殊少發明

狡童

彼狡童兮傳昭公有壯狡之志乃見狡童傳狡童昭公也正義引孫毓評云此狡狡好之狡謂有皃無實者也云刺昭公而謂狡童爲昭公于義雖通下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未可用也如孫言則上篇爲姣此篇爲狡矣正義述此經云狡好之幼童亦以狡爲姣玉篇云姣戸交切或音狡是古狡姣二字原可通但讀狡爲姣好自是箋義而毛則前後皆爲狡狡之爲訓

依說文篇韻少狗也狂也猾也疾也健也上篇傳云狡童昭公也未釋狡字此傳壯狡明狡之爲壯以壯釋狡字耳正義謂幼壯狡好非傳意也三十曰壯非復可以言幼此經言童只是童昏惟狂狡故童昏不能與賢人圖事一任權臣擅命也玉篇僮字引褰裳詩云狂僮之狂也且傳曰狂行僮昏所化也廣雅云僮癡也據此童當作僮

褰裳

序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有女同車傳云齊國之長女山有扶蘇狡童傳謂昭公

蘀兮傳言君倡臣和四詩序皆言刺忽縱以爲序不可信而毛傳有明據不容別爲之說也此詩序不言刺忽毛傳亦無明文然狂童之狂也且傳云狂行童昏所化也狂童非君上安能化人則亦不容別爲之說惟箋以狂童恣行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正義據此定爲忽復入之時自是箋義序傳未必然忽爲鄭之太子已復入爲君非有不正何言正已此當是桓十一年突歸于鄭忽出奔衛時事突以狂行童昏實有鄭國故國人思大國之正突而與立忽也

豈無他人箋云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正義曰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荆楚也定本云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也義亦通如正義則孔所據箋無宋衛二字校書者據定本增入也當如孔本改正

丰

俟我乎堂兮正義曰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故以王爲毛說謂士禮受女于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于寢堂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于塾前正義復駁之謂人君禮尊故于門設塾

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于門堂按上章俟巷已受女出門矣何事復升寢堂正義以王述毛非也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左右塾學記所謂家有塾是也庶人家門無堂而閭門則有堂上章傳云巷門外也箋云出門而待我于巷中門謂家門也出家門而至巷由巷而至閭門之堂次弟如繪毛意當然釋文云堂如字門堂也亦用孫說箋云堂當爲棖棖門梱上木近邊者亦是謂閭門之棖正義謂上言待于門外此言待之于門殊少分晰箋于上章已言出門而待于巷中不得復待之于門也

棖依說文當作樘云衺柱也文選靈光殿賦長笛賦兩引說文皆云柱也無衺字論語申棖史記作申堂漢王政碑作申棠皆樘之省文棖說文云杖也

東門之墠

東門之墠傳墠除地町町者正義述經釋傳皆作壇引左傳舍不爲壇証壇爲除地去艸又云偏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尙書言壇墠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壇墠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墠葢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墠如正義則孔所據本經傳皆作壇今本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當

仍改作壇釋文本亦是壇字云依字當作墠按說文墠野土也壇祭場也祭場則除地去艸矣作壇爲正从土亶聲亶多旱切與阪自協也

有踐家室傳踐淺也正義曰踐淺釋言文按釋言云俴淺也郭景純註引詩曰小戎俴收彼傳云俴淺也釋言原是俴字正義引作踐豈二字本通乎爾疋釋文俴音踐音同者義必同故毛此傳亦訓踐爲淺也

風雨

鷄鳴膠膠傳膠膠猶喈喈也按字當作嘐廣韻引此詩云鷄鳴嘐嘐

子衿

序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釋文云世亂本或以世字在下者誤正義述序云鄭國衰亂不修學校經內箋云國亂人廢學業皆依序世亂爲說今汲古閣本作亂世綠上風雨序亂世而誤也當仍作世亂爲是

青青子衿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正義引釋器衣皆謂之襟云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也按說文無衿襟二字惟有裣字云交衽也从衣金聲玉篇裣云交裣衣領也是衿當作裣玉篇

又云襟同裣又云衿亦作紟禪衣也綴也結帶也說文紟衣系也籀文从金作絵是裣襟一字衿紟絵一字而衿與襟字義迥別正義謂衿襟音義同以古字音同者義可通然釋文云衿本亦作襟襟即裣字不如陸本之當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傳挑達往來相見皃乘城而見闕箋云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于城闕以候望爲樂傳以城闕連文恐人誤認爲城之闕故曰乘城而見闕毛意只言學子登城耳正義述之云汝何故棄學而去挑兮達兮乍往乍來見于城之闕兮又曰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乘城見于闕者乘猶登也故箋申之登高見于城闕以候望爲樂非毛意亦非箋意箋言登城復登闕故曰見于城闕易傳非申毛也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戴記禮運云昔者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觀即闕也聖人猶登何云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城別有闕經典不言殆孔臆度以之釋箋强同于傳不可從也

揚之水

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箋云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此二句毛無傳下章維予二人傳云二人同心也按箋釋鮮謂親戚諸人寡于兄弟之恩傳意未必然傳以序言閔忽無臣則兄弟即臣終鮮兄弟謂同姓諸臣中無忠良者耳正義以箋述毛恐未確

出其東門

縞衣綦巾傳綦巾蒼艾色箋云綦綦文正義曰顧命云四人綦弁註云青黑曰綦說文云綦蒼艾色也然則綦者青色之小別顧命爲弁色故以爲青黑此爲衣

巾故爲蒼艾色蒼卽青也艾謂青而微白爲艾艸之色也又曰箋亦以綦爲青色但綦是文章之色非染繒之色故云綦綦文按正義釋傳以青黑色蒼艾色牽合爲一非毛意以箋亦爲青色但非染繒之色亦非箋意曹風鳲鳩其弁如騏傳云騏騏文言青黑如騏馬之文此以綦爲蒼艾色則是青白色是毛以綦騏爲二也書顧命四人綦弁釋文云馬本綦作騏鄭註尙書卽是馬本鳲鳩正義引鄭四人騏弁註云青黑曰騏周禮夏官弁師鄭註引鳲鳩作其弁如綦是鄭以騏綦爲一也此箋云綦綦文猶言騏文謂巾青黑色易傳蒼艾色耳下茹藘箋云染巾何嫌此綦亦染而必謂爲文章之色乎

聊樂我員傳願室家得相樂也正義曰願其還自配合則樂我心云耳詩人閔其相棄故願其相得則樂如正義願人相得則傳爲漏釋我字且傳言得相樂樂指男女何得又言以樂我心又傳謂得相樂非言相得也按上句傳云縞衣白色男服也此男卽作者自謂綦巾蒼艾色女服也此女卽作者之妻傳言如雲者非我思所能存救惟我縞衣與彼綦巾願復保爲室家得相樂也如此卽有我字在內矣箋惟縞衣綦巾俱爲女服爲異餘與傳同

出其闉闍傳闉曲城也闍城臺也箋云闍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正義曰出謂出城則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闍旣是城之門臺則知闉是門外之城卽今之門外曲城是也故云闉曲城闍城臺正義旣謂闍是城之門臺及後釋箋又謂爾疋謂臺爲闍不在城門之上此言出其不得爲出臺之中是孔于傳城臺之說猶有疑也按傳言闍城臺也謂卽曲城之臺說文闍字無別訓統曰闉闍也闉字云城曲重門城曲卽曲城重門卽臺玉篇闍云城門臺也廣韻闉闍兩韻俱曰城上重門或言臺或言重門一也文選顏延年登巴陵城詩云經途延舊軌登闉望川陸李善註引說文城曲重門釋之闉而曰登明爲門上之臺臺下有門卽非不可出矣毛以上章出門是出內城之門此章闉闍是出外城之門次弟如繪至爾疋之作本釋此詩詩旣言出其闉闍因解闍謂之臺何須更說城門箋讀闍如都謂曲城中別有市里而于城上之臺自不相妨非因臺不可出故易傳也今本說文闉云城內重門也此詩正義引作城曲文選謝希逸宜貴妃誄註引作城闕重

門而謝宣遠別王撫軍詩顏延年登巴陵城詩兩註引說文皆作城曲當以城曲爲是與毛傳合故也

匪我思且箋云匪我思且猶匪我思存也正義于此箋無釋釋文云且音徂爾疋云存也按釋詁云徂往也下又云徂存也字作徂非且邢疏云且徂音義同葢卽依詩釋文爲說且訓存故箋謂猶匪我思存也

野有蔓艸

零露漙兮箋云零落也正義曰靈作零字故爲落也如正義則經零露作靈露矣釋文不言本亦作靈可疑也按說文霝云雨零也从雨㗊象零形詩曰霝雨其

濛零云餘雨也从雨令聲然則經字本作霝故正義曰霝作零字校書者誤以霝作靈箋云霝落也是霝之本訓落當作零說文云雨零也釋文不言字異陸所見經本猶是霝字也

溱洧

序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箋云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女合會溱洧之上按上篇東門之墠序亦云刺亂也鄭不釋亂字于此亂字乃發箋則彼亂爲時亂矣此序云兵革不息亦當爲時亂而鄭作別解者彼與丰風雨子衿共四篇皆在忽突爭國之際故爲時亂此詩在出其東門後序云五爭于時厲公再入鄭已定矣兵革不息特推原男女相棄之由故別作此解也然箋言亂亦不過謂男女襍遝之意非言淫亂野有蔓艸箋云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此方渙渙兮箋云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箋舉仲春葢亦以禮許相奔矣

方渙渙兮釋文云韓詩作洹洹音丸說文作汎汎音父弓反按今本說文汎云浮皃从水凡聲徐音孚梵切未引此詩如釋文則唐初說文本汎字下引此詩矣然父弓反與蕑不協恐陸之誤也傳云渙渙水盛也

說文云渙流散也水盛則流必散與傳合矣

方秉蕑兮傳蕑蘭也此與澤陂之蕑傳皆爲蘭按說文有蘭無蕑玉篇收字凡古文籀文及字之別體無不載艸部收字至一千五十四字亦有蘭無蕑則自漢迄梁無此字矣古字从艸从竹多相通是以爾疋竹歸釋艸此詩與澤陂之蕑本皆作簡毛公易之曰簡蘭也直至隨唐間學者始似覺之故陸元朗著釋文定爲蕑字曰蕑兮古顏反蕑香也字从艸韓詩云蓮也若作竹下是簡策之字耳若非經本作簡陸何以爲此說乎如詩作蕑則說文旣有蘭字或可不再收

蕑玉篇何以亦不載也其爲由簡改蕑無疑廣韻據後定經字載入二十八山非古也說文蘭字下有葌字云艸出吳林山从艸姦聲徐音古顏切與菅蘭蕳蘺茝蘪竝列山海經中山經云洞庭之山艸多葌蘪蕪勺藥芎藭其卽蕑字乎

贈之以勺藥傳勺藥香艸正義引陸疏云今藥艸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艸按文選子虛賦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服虔曰具美也或以芍藥調食也文穎曰五味之和也晉灼日南都賦曰歸鴈鳴鷄香稻鮮魚以爲芍藥酸甜滋味百種千名之說也李善謂

服氏一說以芍藥爲藥名晉氏之說以勺藥爲調和之意又引枚乘七發勺藥之醬証之以晉灼爲得勺音下削切藥音旅酌切而蕭該云芍藥香艸可和食廣韻音芍張畧切藥艮約切是和食之艸別爲一種此詩勺藥釋文勺時灼反藥無音則當如字讀韓詩云勺藥離艸也言將離別贈此艸也說文蘺云楚謂之蘺晉謂之繭齊謂之茝从艸𦣞聲蘺云江蘺蘪蕪从艸離聲茝云繭也从艸𦣞聲玉篇芷云白芷藥名一名茝葯云白芷葉卽繭也勺藥也蘺也江蘺也蘪蕪也茝也芷也葯也一物而七名然則勺藥卽白芷

與蘭一類楚詞沅有芷兮澧有蘭亦以蘭芷竝稱矣

毛詩紬義卷六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齊

譜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正義以齊世家上旣言烹哀公而立胡公下云夷王之時獻公殺胡公而自立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夷王上有孝王必不受譖烹人又上懿王王室始衰明懿王受譖是以知烹之者懿王皆依世家爲說然三代世表以哀公當共王胡公當懿王獻公當孝王而非夷王武公當夷王至共和而世家又言獻公九年厲王奔彘一獻公而三王各異且如世家言獻公由薄姑徙臨淄又與烝民毛傳當宣王時者不合則共和以上年代粗畧未可憑也世家云周烹哀公徐廣曰周夷王本紀云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爲夷王張守節正義引紀年云三年致諸侯烹齊哀公昴二家之說差爲近理蓋太公至哀公五代而水經穀水篇酈註云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傳宏仕宏一作仁說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脫一起字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胡公兄哀公同爲六世卽哀公以上缺一代矣世家第四代癸公系本作㢑公此疑爲兩人今若增一代以五代當懿王哀公當孝王至夷王三年烹據帝王世紀夷王在位十六年本紀厲王三十七年共和行政十四年自夷王三年下至共和末得六十五年以爲保民者艾胡公之歷年獻公約當宣王元年以後如此則獻公徙薄姑得在宣王時與烝民詩傳合而烹哀公者爲夷王明矣譜言烹哀公後齊之變風始作而雞鳴與還兩序皆云哀公則未烹時作也箋不以序爲非知譜誤偶有不照耳

雞鳴

序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史記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三代世表懿王註亦云然齊譜正義以雞鳴詩當之非也十二諸侯年表序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凌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遂奔于彘下言厲王上云周道缺卽懿王時王室始衰也其時公卿陳正風正雅以刺王實未作詩故變雅有厲宣幽王詩而無懿王詩太史公言詩人作刺者亦猶左傳謂召穆公作常棣耳且此詩如爲懿王而作當列于雅何得爲齊風乎

御覽引韓詩雞鳴序云讒人也此因詩有蒼蠅之聲又有紀侯譖哀公事而爲此說玉海引韓詩章句云悅人也此因詩有甘與子同夢而爲此說皆未若毛序之當經三章皆陳賢妃以刺今之不然傳箋初未明指哀公而序鑿然言之者孔子修春秋遣子夏等適周得百二十國寶書凡列國之事及其君號謚內外傳所不見者寶書中皆載之故子夏得據以作序也

東方明矣傳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正義引列女傳及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註証之泥矣古者雞初

鳴盥漱櫛畢以纚韜髮以笄固髻纚笄畢尚須加總若有祭祀等事又須加被首之服如周禮所謂副編次葛覃傳所謂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是也毛進見之服雖不必與鄭同服被褖然纚笄後亦必有加飾可知此傳言纚笄而朝謂纚笄後卽須朝見甚言其早敬耳諸言纚笄而朝者其義皆當如此也

甘與子同夢傳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經言甘與同夢傳以不忘其敬釋之則夢非睡夢之夢也說文夕部夢云不明也从夕瞢省聲傳意謂蟲飛已薨薨矣尙甘與子同昧于下情乎誠以羣臣會朝且欲歸治其家事無以晏起而取惡于羣臣也此傳所謂不忘其敬也箋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則字當作㝱說文㝱云寐而有覺也从宀从疒夢聲傳箋義別正義以親愛意釋傳不忘其敬迂曲甚矣夢莫忠切與薨古韻通又亡貢切㝱惟莫鳳切一音

還

竝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傳獸三歲曰肩儇利也此詩肩幽風作豣傳云豕三歲曰豣玉篇豣又作豜

此肩卽豜之省耳說文作豣而註云豕三歲肩相及者殆亦本作豕旁肩後人依幽風改之幽風豣傳曰豕此詩肩傳曰獸者爾疋麐絕有力豣則豣又獸有力之通名不專謂豕獸三歲亦得云有力也說文儇慧也以性情言傳利也以身之便利言然說文又云嬛材緊也惟材緊乃得便利則儇當作嬛爲是

著

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傳素象瑱瓊華美石士之服也淇澳充耳琇瑩傳云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則自天子以下皆用石矣周禮冬官玉

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註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而說文則云天子用純玉上公四玉一石侯三玉二石伯玉石半相埒子男無文許先于鄭當从許義伯已玉石半則子男當又降一等用象石襍矣楚語公子張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繩爲瑱也韋昭註曰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楚子爵而用象瑱卽其証也此傳上言象瑱下言士服天子元士視子男內諸侯也故以象爲瑱而飾以瓊華之石次章充耳以青傳云青青玉尙之以

瓊瑩傳云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天子之卿視侯大夫視伯亦內諸侯也故以青玉爲瑱而飾以瓊瑩之石或三玉二石或玉石半相埒也三章充耳以黃傳云黃黃玉尙之以瓊英傳云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此人君言外諸侯也故以黃玉爲瑱而飾以瓊英之石蓋四玉一石以下依五等之爵而用之也正義以尙之爲身之所佩非毛意

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兮傳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下章傳云月盛於東方君明于上若日也臣察于下若月也毛以古者君臣以禮化民故民依禮嫁娶日出對未出而言月盛對未盈而言不重東方鄭則以東方爲義日月俱在東方尙未明照天下故上章箋云日在東方其明未融下章箋云月在東方亦言不明言由君臣不明致有强暴義各有當也正義右鄭乃云日之明盛在于正南失毛旨矣毛鄭皆以日喻人君韓詩薛君章句云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後世詞人如宋玉神女賦云其始來也燿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曹子建洛神賦云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皆從韓義

履我卽兮傳履禮也傳訓履爲禮字非訓履爲禮也箋知傳意故云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

東方未明

序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如序言是由人君無節雖有挈壺氏亦不能守其職也經首二章言羣臣早入顛倒衣裳卒章責挈壺不能時夜而兩言自公則無節者在公矣歸咎挈壺乃詩人微旨亦猶杜蕢揚觶飲曠飲調之義也序逹經意故專其咎于朝廷傳箋皆責挈壺以序已明令人于言外得之正義述序謂由挈壺失職不以

昬明告君非經意亦非序意

不能辰夜不夙則莫傳辰時夙早莫晚說文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从乙匕象芒達厂聲也辰房星天時也从二二古文上字說文以晨時天時釋辰字是時者辰之本訓時夜者時節其夜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持夜猶時夜也但漏刻之節定于太史雖有準則日久必乖非盡挈壺之咎縱其不失君欲起早雖復告以旦晚豈遂聽從此皆事理之顯然者而經顧以不能責之則其所以刺君者可知矣

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傳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箋云雄狐行求匹耦于南山之上形皃綏綏然興者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爲淫泆之行傳言相隨卽雌雄相隨綏綏然無別謂匹行而無別凡陰陽相匹亦貴有別雎鳩摯而有別所以可貴無別卽非陰陽之匹矣上言尊嚴如山卽言雄狐無別傳意亦謂居人君之尊而爲淫泆之行同于鄭也箋惟以雄狐求匹爲異有狐傳綏綏訓匹行故此傳亦當爲匹行說文綏作夊云行遲曳夊夊象人兩脛有所躧也玉篇夊云行遲皃引詩雄狐夊夊云今作綏箋云形皃綏綏然則當用行遲曳義正義以傳爲兩雄相隨又以南山雄狐兩俱爲喻非也

齊子由歸正義曰傳于詩由多訓爲用此當言用此道以歸魯也按爾疋由从自也言从此道自此道歸魯亦可而必非訓用下章齊子庸止傳乃訓庸爲用也

衡從其畝傳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正義曰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又曰謂旣耕而東西踐蹋槩摩之也按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

祈年是爲耕事下卽云臘先祖五祀臘之言獵以田獵所獲之物而祭先祖及五祀之神故曰臘白虎通云四時之田總名爲獵爲田除害也然則除去田害謂之獵如田豕田鼠昆蟲草木之類衡從獵取于其畝而後種之乃得麻也獵卽獵取不必以踐蹋槩摩釋之

必告父母傳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此之謂告正義曰傳以經言必告父母嫌其惟告生者故云必告父母之廟箋又嫌其惟告于廟故云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此說非也凡君娶夫人父

雖不在毋容有在者惠公薨在春秋前隱二年經書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杜註桓未爲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爲太子成其毋喪以赴諸侯故經于此稱夫人是桓公娶文姜時毋亦已薨故傳曰父毋之廟專爲桓公言之箋泛言婚姻之禮不指桓公故曰娶妻之禮議于生者卜于死者不然仲子已薨倘何生者之可同議乎

曷又鞫止傳鞫窮也正義曰釋言文傳意當謂魯桓縱恣文姜使窮極邪意也按左氏傳于桓十八年公與文姜如齊始云齊侯通焉毛意特謂桓公不合與文

姜如齊決裂禮防至于窮盡當有禍難隨之以經言鞫止是詩人已預知有彭生之事也桓十八年左傳云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與此經正合鄭于序下箋云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以淫通在先正義從之遂以箋意釋傳非傳意也

甫田

序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齊襄于桓十四年十二月卽位十五年謀定許十七年謀衛十八年討鄭弒君莊五年納衛惠公初若奮發有爲可繼莊僖之業然考當日會艾定許止魯一國盟黃謀衛止魯紀二國首止討鄭傳止稱齊師惟納惠公有魯宋陳蔡四國至莊八年經書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杜註云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又書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是齊亦共期陳蔡而二國不至至是冬而無知禍作矣經言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當爲圍郕之役而作序悉經意故曰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箋與正義俱未發明特詳著之以明序說之有據

無田甫田上田字傳箋無釋釋文云無田音佃正義曰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陸孔俱讀作佃則音堂練切矣信南山曾孫田之箋云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佃釋文云所佃音田本亦作田是佃田二字通說文佃云中也从人田聲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徐音堂練切按哀十七年左傳云良夫乘衷甸兩牡杜註云衷甸一轅卿車正義謂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但有服馬無驂馬也周禮小司徒云四邱爲甸註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稍人云掌令邱乘之政令註云邱

乘四邱爲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戴記郊特牲云邱乘共粢盛註云甸或謂之乘鄭或讀甸爲乘或讀乘爲甸左傳正義以中乘釋衷甸說文以衷甸爲中佃是田佃甸乘四字通音皆當讀如乘此詩之田亦當音乘而義則當訓爲治也

未幾見兮突而弁兮釋文云見兮一本作見之箋云見之無幾突耳加冠爲成人也正義述經云未經幾時而更見之是鄭本孔本皆作見之今本作見兮誤也正義又云此言突若弁兮又云若猶耳也故箋言突耳加冠爲成人猶嗟頎若言若者皆然耳之義古人

語之異耳定本云突而弁兮不作若字如正義則鄭本孔本皆作突若弁兮今本乃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仍從原本作若爲是周禮旅師職云而用之以質劑致民註云而讀爲若聲之誤也鄭言聲誤知古人讀而與若同自可通用然鄭孔本作若不宜改也

盧令

序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按戴記郊特牲大羅氏致鹿與女以詔客告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無道而好田未有不亡者太康后羿其明鑒也襄公好田詩人陳此貝邱之事其先知之矣左氏敘無知之弑發難者三人耳若非平日不修民事百姓心離何遽至是此序足補左氏之闕畧

盧令令傳盧田犬令令纓環聲又曰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傳已釋令令結復言之者凡田狩之篇多言車馬禽獸射御殺獲此經惟有一盧卽盧亦倘是纓環之聲則猶未田也毛以深仁厚澤積于平日一旦聞君于田百姓皆樂以爲有犬令令然出此非惡聲爾聞是聞君出田聲是百姓意中之聲正義引孟子百姓聞王車

馬之音爲証稍隔一塵正義曰此言鈴鈴下言環鋂鈴鈴卽是環鋂聲之狀以令作鈴說文鈴令丁也雨部霝字云雷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物作鈴自是正體然說文序云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令本訓發號可借爲令長之令則亦可借爲令令

其人美且鬈傳鬈好皃箋云鬈讀當爲權權勇壯也陳風澤陂碩大且卷傳亦訓好釋文云卷本又作婘然說文無婘字則此鬈卽彼卷正義謂鬈是好皃則與美是一且仁且偲既美而復有仁才則且鬈不得爲

好皃不知好是通詞細別之則卷有委曲和柔之意
不得用此爲譏也箋讀鬈爲權正義以巧言無拳無
勇釋之按權當作捲說文捲气勢也从手卷聲國語
日有捲勇許云气勢與鄭勇壯正同巧言拳勇亦當
作捲拳乃手也

敝笱

其魚魴鰥傳鰥大魚箋云鰥魚子也正義曰鰥魚子釋
詁文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也鯤鰥字異蓋古字
通用或鄭本作鯤也按說文鰥魚也从魚眔聲李陽
冰曰當从魚罤省說文罤周人謂兄曰罤葛藟謂他

人昆傳昆兄也昆罤一字鰥从罤省卽鰥鯤一字是
以說文有鰥無鯤鰥之爲魚說文不言大小此經與
魴鱮竝舉必其相若魴鱮世所常有無絕大者毛言
大魚亦謂滿尺可粥者耳正義引孔叢子其大如車
之鰥証之非毛意也箋訓鰥爲魚子正義旣引爾疋
鯤魚子又引國語魚禁鯤鮞以見鰥爲魚子似矣但
鰥爲魚子則是魚子之通名安得與魴鱮竝數尋鄭
之意乃以鰥爲如車之大魚其子差小得與魴鱮竝
稱蓋謂是鰥魚之子箋文脫一鰥字當曰鰥鰥魚子
也下卽曰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

能制箋意宜然若如爾疋國語爲魚子之通稱其說
不得通矣

其從如雨箋以言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止正義曰
姪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今定本云文姜所使止於
義是也如孔說則正義本作亦文姜所使無止字今
汲古閣本校書者依定本加之也正義止字又誤作
出

載驅

載驅薄薄傳薄薄疾驅聲也正義曰序言疾駈故云疾
驅駈與驅音義同皆謂駈馬疾行也如正義則孔經

字作駈傳字作驅今本經傳皆作驅非也釋文云載
驅欺具反又如字下皆同本亦作駈孔經本正作駈
矣說文無駈字作驅爲正

齊子發夕傳發夕自夕發至旦箋云魯之道路平易文
姜發夕由之往會焉正義曰此言發夕謂夕時發行
故爲夕發至旦小宛云明發不寐謂比至明之開發
未嘗寢寐故爲發夕至明按孔說非也傳中自夕發
發字未嘗訓爲行經無旦字傳蓋以旦訓發言自夕
之開發至旦故曰發夕發夕卽旦夕也箋申傳亦以
發爲旦故云發夕由之往會若以發爲行不得云行

夕由之往會也下箋云豈弟猶言發夕鄭以豈弟爲
闓明故云猶發夕知鄭亦以發爲旦矣韓詩云發旦
也說文鼜云禮昏鼓三通爲大鼓夜半三通爲戒晨
旦明三通爲發明易林云襄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
旦夕畱連久處皆以發爲旦與毛傳合上有魯道下
言齊子旦夕在道不必更言行也小宛傳云發夕至
明正用此經發字

齊子豈弟傳言文姜于是樂易然箋云此豈弟猶言發
夕也豈讀當爲闓弟古文尙書以弟爲圛圛明也傳
以上章自夕至旦此章已與齊侯會故云文姜于是

樂易然或謂淫奔之人何有豈弟是不然何彼穠矣
云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婦德以肅雍爲貴樂易乃肅
雍之反非美詞也箋以上章是自夕至旦此章正是
旦以後事故易傳爾疋釋言云愷悌發也正義謂舍
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闓明發行非也舍人孫李之
說不可知郭註見存云發發行也初無闓明之說讀
豈爲闓訓圛爲明始于鄭君爾疋訓愷悌爲發發亦
是旦與毛同定本引箋云此愷悌發也猶言發夕也
是鄭亦因爾疋訓愷悌爲發乃轉爲闓明也
正義曰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

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从定爲圛于古文則爲悌故
云古文尙書以弟爲圛按說文序云書孔氏詩毛氏
皆古文而圛字註云回行也从口睪聲尙書曰圛圛
者（廣韻引說文有者字）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許所引已用今
文書洪範孔安國傳云圛氣落驛不連屬書正義曰
圛卽驛也故以爲兆氣落驛不連屬是安國已定爲
圛不始于賈逵

猗嗟

頎而長兮正義曰此言頎若長兮又曰今定本頎而長
兮而與若義並通也如孔說則正義本作若今本校

書者依定本改之也
不出正兮箋大夫二正士一正正義曰夏官射人以射
法治射義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
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
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
樂以采蘩五節二正是天子以下所射之正數也彼
文大夫士同射二正今定本云大夫二正士一正誤
耳孔已言定本誤則所據本是大夫士二正校書者
依正義之說不審文勢遂據定本改之耳
展我甥兮傳外孫曰甥正義曰外孫得稱甥者按左傳

云以肥之得備彌甥引證當矣孫毓云襄公雖身而鳥獸其行犯禮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正義駁之謂此是毛傳之言不應代詩人爲絕其相名之倫而于毛傳所以必據外祖者孔亦未能明也按成十三年左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昬姻又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襄二十五年左傳子產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晉人于秦康公言我之自出而必本獻公鄭人于陳胡公子孫言我周之自出而必本武王此詩毛傳云外孫曰甥據齊僖公而言亦立文之體宜然也

舞則選兮傳選齊也正義曰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于樂節韓詩薛君章句云言其舞則應雅樂也與正義說同按周禮鄉大夫之職鄉射以五物詢衆庶五曰興舞註鄭司農云故書舞爲無杜子春無讀爲舞言能六舞如周禮註是射有舞此傳訓選爲齊蓋謂六舞皆能也

毛詩紬義卷七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魏

譜云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正義曰周自幽王以上諸侯未敢專征平桓以後以强陵弱今云日見侵削明是諸侯專恣故以爲平桓之時變風始作按邶鄘衛譜云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正義曰以康叔不得二國故知後世子孫也頃公之惡邶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邶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强弱相陵故得兼彼二國混一其境彼疏言昭王以後强弱相陵此疏言幽王以上諸侯未敢專征兩疏自相矛盾鄭于魏不得其君世之次故約畧計之以爲平桓時詩始作耳孔必欲以諸侯專恣實之鑿矣

葛屨

序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正義謂舉民俗君情以刺之非也序意專爲君言民俗巧利非甚弊俗故襄二十九年季札聞歌魏風曰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亦謂其君無德以輔之序言無德以將與季札之言

合蓋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轉移之權操乎君上故序專云刺褊也卒章箋云魏俗所以然者是君心褊急無德敎使之耳深得序意

摻摻女手傳摻摻猶纖纖也正義曰摻摻爲女手之狀則爲纖細之皃故云猶纖纖也說文云纖好手古詩云纖纖出素手是也按說文攕云好手皃詩曰攕攕女手从手韱聲徐音所咸切纖云細也从糸韱聲徐音息廉切二字音義俱別傳云摻摻猶纖纖作纖細解又不云好手自當作纖字原不必一依說文惟正義已引說文仍作纖字不言字異亦不言纖攕古字

通殊不可解豈唐初說文本纖字下亦引此詩作纖纖耶文選古詩十九首註引韓詩曰纖纖女手韓亦與毛同

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傳要䙅也襋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箋云服整也䙅也領也在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正義曰言䙅之也領之也在上之衣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又釋傳云此要謂裳要字宜从衣故云要䙅也要是裳要則襋爲衣領說文亦云襋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且又功少故好人可使整治屬著之按以要爲裳要此自是箋義傳意不必然玉篇䙅云䙅襵也襵云帥下系則䙅襵一也說文帥佩巾也或作帨禮內則云左佩紛帨又曰女子設帨于門右召南無感我帨兮傳云帨佩巾也䙅襵爲帨下系則䙅是巾佩之類毛於上傳云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未三月非惟縫裳不可卽巾領之屬亦不宜使彼好手之人治之也正義以箋述傳殊非毛意鄭于上箋云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則此箋云在上者亦未必指裳要史記大宛傳云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索隱曰小顏以爲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晉書五行

志云泰始初衣服上偏下豐著衣者皆壓䙅據此則衣亦可稱要鄭謂裳不可縫衣之要領在上尚可整治之也正義謂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亦非箋意正義傳云好人女手之人定本女字上多一好字今本後人依定本加之也

汾沮洳

序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釋文云其君子一本無子字是陸本序作其君子也首章箋云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箋亦似指大夫正義曰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

莫其集註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
直云其君義亦得通孔言義亦得通耳其所從本與
王肅孫毓集註序同也乃其述經云其釆莫之事殊
異于公路職官尚不爲之君何故親釆莫乎又以爲
釆莫是君此述經之疏恐屬後人添改孔所言定本
是顏師古所定之本校書者誤以爲孔所定本遂從
而改之也

殊異乎公路傳路車也箋云公路主君之輅車庶子爲
之晉趙盾爲輅車之族是也正義謂主君路車謂之
公路主兵車之行列則謂之公行以公路公行爲一

非也宣二年左傳云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
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
行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杜註云皆官名傳又云
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
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杜註云旄
車公行之官杜預見趙盾讓括爲公族則盾自以爲
庶子可知傳言庶子爲公行則旄車爲公行之官可
知正義據杜註遂以彼公族卽此詩公族彼公行卽
此詩公行彼無公路而公行主旄車因以公路公行
爲一官不思左氏果以趙盾爲公行何以不直曰爲

公行而曰爲旄車之族杜預之言未可據也鄭以魏
晉之制不必盡同而左傳又未有趙盾爲公行之說
故此箋云公路主君之輅車庶子爲之卽引晉趙盾
爲証已顯與杜異服虔云旄車戎車之倅倅者副車
是旄車與戎車有別下箋云从公之行者主君兵車
之行列兵車卽戎車也是鄭以公路爲主戎車之倅
公行爲主兵車行列各有其官不得爲一也

殊異乎公族傳公族公屬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
正義謂公族大夫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是公族主
君之同姓故云主君同姓昭穆按周南麟之趾振振

公族傳云公族公同祖振振公姓傳云公姓公同姓
以上言公子是最親者其次親爲同祖又次爲同姓
也唐風杕杜不如我同姓傳云同姓同祖也以上言
同父同父之外次親者宜爲同祖也此經上二章惟
言公路公行故訓公族爲公屬謂與公有廟屬之親
者卽禮大傳所謂同姓从宗合族屬傳以屬訓族箋
因以同姓申傳耳宣二年左傳云趙盾爲旄車之族
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成十八年左傳云荀
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
儉孝弟鄭果以此詩公族同彼公族上章公路已引

趙盾以証而此章何以不引屏季爲証也且左傳公族大夫有訓卿子弟之事此箋惟云主同姓昭穆所職亦殊未可牽合爲一周禮夏官有諸子掌國子之倅禮文王世子云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與此公族相同鄭不引者以魏無德教其官制亦未必能依周禮也

園有桃

序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序大夫憂其君三句爲一段不能用其民二句爲一段日以侵削二

句爲一段經內箋云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于民食園桃而已卽序儉嗇也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卽序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至末也序箋之意以魏君不能用其民者以無德教民無以戰故耳正義述序謂儉嗇不用其民誤矣

陟岵

序云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箋云役乎大國者爲大國所徵發釋文云侵削本或作國小而迫數見侵削者誤正義述箋云箋以文承數見侵削嫌爲从役以拒大國故辨之云爲大國所徵發也如正義則孔所據序正是國小而迫數見侵削今本校書者依釋文之說易之當仍从原本

陟彼岵兮傳山無艸木曰岵陟彼屺兮傳山有艸木曰屺此與卷耳崔嵬砠俱與爾疋相反正義皆疑爲傳寫之誤而釋文于卷耳則曰毛此傳與爾疋同是陸作釋文時卷耳猶未誤也于此傳則曰與爾疋異是本與爾疋異非傳寫之誤也說文砠作岨訓同卷耳毛傳岵屺訓同爾疋許用毛氏古文而岵屺訓與今毛傳異疑今本傳誤然此等處當據鄭箋爲定康成云爾疋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又謂爾

疋之文雜非一人所作未可全據以難是鄭亦有不信爾疋時此兩詩傳與疋異箋皆仍之是鄭亦以毛說爲然也

上愼旃哉猶來無止傳旃之猶可也父尙義正義曰父尙義者解孝子所以稱父戒己之意由父之于子尙義故戒之二章傳曰母尙恩卒章傳曰兄尙親皆于章末言之俱明見戒之意以其恩義親故也如正義說則全以父母兄爲義不取章末無止之言按止字傳箋無訓正義謂無止軍事其說不明說文讀云中止也从言賣聲引司馬法曰師多則讀讀止也然則

父戒已無輕于退是爲父尚義也次章母戒已無棄身是母尙恩卒章兄戒已無死敵是兄尙親故皆于章末言之也

十畝之閒

序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正義曰無所居謂土田陿隘不足耕墾以居生非謂無居宅也按正義釋箋云古者侵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陿民稠者以民有畏冠而內入既云畏冠內入卽有無居宅者矣魏承虞夏之遺民知大義地雖侵削其民固有不盡从而遷者春秋文十三年魏亡久矣畢萬有魏傳且

三世矣然魏壽餘謀歸士會傳言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士會既濟傳言魏人譟而還地雖入晉而人猶稱魏人是魏民不遷于晉之驗此詩國削民存至無居止序說不誣泄泄傳云多人之皃顧序無所居爲說也

十畝之閒兮正義謂一夫百畝今此十畝相率十倍魏雖削小未必卽然舉十畝以喻其陿隘耳按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閒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箋亦以十畝爲削小之証水經河水篇註云永樂澗水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故魏國也又云今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一十許里處河山之閒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如鄭註則魏之都城本甚迫狹加以外境侵削量地授田有不得不以十畝爲限者非虛舉以喻陿隘也

伐檀

河水淸且漣猗傳風行水成文曰漣按爾疋引此詩作瀾說文瀾云大波爲瀾又漣云瀾或从連徐鉉等曰今俗音力延切非是則漣乃瀾之或體小雅漸漸之石箋云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釋文云波漣音連一本作瀾據此則瀾漣誠一字矣然玉篇廣韻皆二字

分載不云字同說文瀾字訓與爾疋同次漣字次淪字云小波爲淪引詩河水淸且淪漪瀾淪二字俱依爾疋爲訓而瀾字不引此詩許殆疑爾疋引詩作瀾爲非故別出漣字說文有于或體下引書者如⿰𧾷巽爲䍐之或體引逸周書𦋺爲罶之或體引國語漣字下或卽引此詩而徐氏等刪之不然說文已爲一字何以顧野王陸法言等皆不知也

胡取禾三百廛兮傳一夫之居曰廛正義曰謂一夫之田百畝也按夫田居宅同號爲廛周禮遂人夫一廛田百畝鄭以一廛爲居宅百畝爲夫田正義以取禾

宜于田中故鄭且从傳不知鄭正以傳言一夫之居非言一夫之田與已廛爲居宅之說合故不易傳耳非特此也魏地削小授田十畝安得一夫復有百畝之田載師註云廛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者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是鄭以廛爲民居卽孟子所謂五畝之宅也傳一夫之居亦當如孟子釋文云古者一夫田百畝別受都邑五畝之地居之故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陸氏解廛字深得傳箋之意正義說非

不素飧兮傳熟食曰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禮飧饔太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如鄭意不過謂禮飧太多引魚飧者明其少耳非以飧爲飯也正義引說文云飧水澆飯也从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飧是飧爲飯之別名按今說文飧云餔也从夕食餔云日加申時食也則飧亦同食釋文云飧素門反字林云水澆飯也玉篇云飧水和飯也如釋文則水澆飯之訓乃呂忱說孔以飧爲飯之別名故引以實其言又誤謂說文語不可从也

碩鼠

序箋俱云大鼠正義曰釋獸于鼠屬有鼫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鼩音瞿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爲彼五技之鼠也陸璣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于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鼫鼠也案此經作碩鼠訓之爲大不作鼫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以上正義說 案正義引爾疋郭註關西呼鼩音瞿今本爾疋註云關西呼爲鼩鼠見廣雅邢疏云⿰鼠瞿音瞿今本作鼩誤也如正義及邢疏則鼫鼠爲鼩鼠矣爾疋釋文載註則爲⿰鼠勺鼠云⿰鼠勺音雀將畧反字林音灼云⿰鼠勺鼠出胡地郭註本雀字或誤爲瞿字沈旋因云郭以爲鼩鼠音求于反非也如釋文則郭以鼫鼠爲⿰鼠勺鼠卽雀鼠也與陸疏之說正同卽是此詩之碩鼠正義緣沈旋之誤以⿰鼠勺爲鼩故是陸而非郭易晉鼫鼠子夏傳作碩鼠碩鼫字本通不必以爾疋作鼫詩作碩爲疑也

三歲貫女傳貫事也釋文云貫徐音官按古人音字有

音某字卽作某字者徐仙民殆讀貫爲官說文官史事君也从宀从𠂤此與師同意是官亦事也魯詩作三歲宦女說文宦仕也仕則事君是宦亦事也玉篇云官宦也官與宦字雖異而義大同故魯詩貫作宦而徐音官傳云貫事也尙作臣刺其君箋雖亦云事而下言三年大比民或于是徙則作民刺其君傳箋宜有別也

唐

蟋蟀

序云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

時以禮自虞樂也正義曰欲其及時者三章上四句是也以禮自虞樂者下四句是也按此乃箋義鄭讀序欲其及時爲句故日月其除下箋云是時農功畢君子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暇復爲之傳則讀序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爲一句故日月其除傳惟云除去也無已太康二句傳云已甚康樂職主也言無甚大樂主思居于禮樂也傳箋各殊正義尙欠分晰

山有樞

他人是愉傳愉樂也箋云愉讀曰偷偷取也按傳訓愉爲樂與爾疋合說文無偸字爾疋云佻偸也孫刻宋本說文曰佻愉也汲古閣說文佻偸也又曰愉薄也从心俞聲論語曰私覿愉愉如也小雅鹿鳴視民不恌傳云恌愉也釋文愉他侯反又音踰他侯反卽偸字春秋昭十年左傳引詩曰視民不佻杜預註云佻偸也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示民不偸薛綜註毛詩曰視民不佻毛萇曰佻偸也是愉與偸通故箋讀曰偸此詩之愉亦作媮張平子西京賦云他人是媮說文媮云巧黠也徐音託侯切偸取物者必巧黠音又託侯切是媮亦偸也序云刺晉昭公而經中他人是愉他人是

保與蟋蟀今我不樂詞意大同薛綜西京賦註曰唐詩刺晉僖公不能及時以自娛樂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媮言今日之不極意恣嬉亦如此也註言刺僖公豈誤記耶李善西京賦註曰舊註是者因而留之其有乖繆臣乃具釋並稱臣善以別之今此賦善註不言其誤或三國時序說亦有作刺僖公者因而留之也

山有栲傳栲山樗陸疏云山樗與下田樗畧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爲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

謂之栲櫟許愼正以栲讀爲穓今人言栲失其聲耳
正義从之按爾疋云栲山樗郭註曰栲似樗色小白
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說文栲作柷云山樗也从
木尻聲樗云木也从木雩聲二書皆在陸前皆以栲
爲山樗陸豈未之見耶說文惟云柷从木尻聲亦無
栲讀爲穓之語詩爾疋釋文俱音考玉篇苦道切說
文徐音苦浩切皆不从陸疏之說也
弗鼓弗考傳考擊也釋文云鼓如字本或作擊非正義
曰今定本云弗鼓弗考註云考擊也無亦字義並通
也如釋文則經句有作弗擊弗考者如正義則孔所

據本亦是弗擊弗考傳則云考亦擊也今汲古閣本
如此是校書者據釋文定本改之必如原本乃合文
選潘岳河陽縣詩云頹如槁石火李善註毛詩曰子
有鐘鼓弗擊弗考毛萇曰考亦擊也槁與考古字通
李所引經傳正與孔本同
揚之水
素衣朱襮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云國人欲
進此服去从桓叔正義用箋述經曰國人欲得造制
此素衣朱襮之服以从子桓叔于沃國也按郊特牲
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桓叔雖封曲沃猶
是大夫經言朱襮則是桓叔已服黼領傳諸侯二字
明桓叔自僭爲諸侯國人見其服而欲歸之不得與
鄭同正義不別非也
從子于鵠傳鵠曲沃邑也正義曰晉封桓叔于曲沃非
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故云鵠曲沃
邑也按序下正義引漢地里志河東聞喜縣故曲沃
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武帝于此聞南
越破改曰聞喜是孔以漢志聞喜卽桓叔所封也不
知漢志大畧言之耳水經涑水篇註云涑水又西逕
仲郵郲北又西逕桐鄉城北竹書紀年曰翼侯伐曲

沃大捷武公請城于翼(城僞翼城當)至洞庭乃返者也(竹書紀)
(陘庭桐鄉)漢書曰漢武帝元鼎六年將幸緱氏至左邑桐
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者也如鄺註則聞喜乃左
邑之桐鄉也又曰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
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秦改爲左邑縣詩所謂
從子于鵠者也春秋傳曰下國有宗廟謂之國在絳
曰下國矣卽新城也王莽之洮亭也涑水自城西注
水流急濬輕津無緩故詩人以爲激揚之水言不能
流移束薪耳水側卽狐突遇申生處也春秋傳曰秋
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曰夷吾無禮吾請

帝以昇秦對曰神不歆非類君其圖之君曰諾請七日見我于新城西偏及期而往見于此處如鄘註則左邑乃爲曲沃而鵠卽其所都鵠與曲沃一耳若如正義聞喜爲曲沃鵠爲曲沃旁邑則桓叔方在曲沃國人何乃從之于鵠耶傳以曲沃爲大名鵠是其都故曰曲沃邑也

椒聊

序刺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强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經三章皆陳沃之蕃衍卽所以刺昭公之微弱亦猶陳古所以刺今也正義曰君子之人見沃國之盛强桓叔能修其政敎知其後世稍復蕃衍盛大子孫將并有晉國焉昭公不知故刺之按山有樞序有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之語故正義爲此說不知彼經有他人入室之詞故序云爾此經惟言桓叔之盛所以刺昭公者令人于言外得之正義謂刺昭公之不知非經意亦非序意

椒聊之實箋云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捄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捄爾疋作莍釋木云椒樧醜莍李巡郭璞皆以莍爲椒之房是也捄說文云盛土于梩中也一曰擾也詩曰捄之陾陾徐音舉朱切此捄釋文音求按音求者如詩有捄棘匕有捄天畢皆長曲之皃箋言一捄當是梂字之誤說文梂櫟實也爾疋櫟其實梂莍爲椒樧實梂爲櫟實音義正同捄从手梂从木因形近而誤耳

遠條且傳條長也正義曰尙書稱厥木惟條謂木枝長故以條爲長也按正義說誤說文莜云艸田器从艸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莜今作蓧是條與攸通鬯云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此傳謂椒氣條長故箋申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非謂椒之枝條長也下傳云言聲之遠聞也聲與馨同說文馨云香之遠聞者从香殸聲殸籒文磬聲云音也从耳殸聲殸籒文磬二字皆以殸得聲古音相近聞云知聞也凡从耳入者爲聞从鼻入者亦爲聞故香得爲聞漢衡方碑云維明維允耀此聲香聲香卽馨香是字通之驗如謂此傳爲椒之枝條豈下傳亦可謂爲椒之聲乎

綢繆

序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春秋桓二年左傳云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左氏不言封桓叔者爲何人史記晉世家昭侯元年封文

侯弟成師于曲沃而年表晉昭侯元年註云封季弟成師于曲沃曲沃大于國君子譏曰晉之亂自曲沃始矣如年表則是文侯封之君子譏其亂自此始實未亂也世家及揚之水序則云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焉合左傳觀之竊謂文侯薨時桓叔必有爭立之事故左傳曰晉始亂日故封桓叔于曲沃因亂故封實不得已而分國昭公在位七年中曲沃嘗有伐翼事以在春秋前故左氏畧其事而以始亂二字該之此詩刺晉亂正昭公七年中事也

子兮子兮傳子兮者嗟兹也正義曰傳意以上句爲思詠嫁娶之夕欲得見良人則此句嗟歎己身不得見良人也子兮子兮自嗟歎也兹此也嗟歎此身不得見良人言已無奈此良人何釋傳殊未明晰按易箕子之明夷釋文云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鄒湛云訓箕爲荄詁子爲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以譏荀爽是劉向荀爽讀子爲滋王輔嗣註云最近于晦與難爲比險莫如兹而在斯中王从蜀才本箕作其故以斯訓其而从劉向荀爽以兹訓子也然則此詩子卽兹字故傳云子兮者嗟兹也箋不从傳故云子兮子兮者斥嫁取者箋以子斥嫁取者之身則傳非指己身言兹夕兹夕如此良人何矣

見此邂逅傳邂逅解說之皃正義不釋解說之義釋文經作邂覯云邂本亦作解戶懈反一音戶佳反覯本又作逅同胡豆反一音戶冓反毛作傳時經字當是解覯解一音戶佳反卽諧字也艸蟲覯止傳云遇也箋以男女覯精申之此詩是思得見之詞故不訓爲遇而以說釋之解說卽諧說言諧和而說也首章美室謂妻之美此章謂妻之諧說三章粲者粲當作姣傳云大夫一妻二妾則兼姪娣言也

杕杜

序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昭公封其叔父似不得謂不親宗族而此序云然者孔子曰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沃地大當時若裂之以封宗族使食采其中必無尾大之患計不出此而盡予成師如揚之水序有分國之詞且又半有晉國而宗族之無位祿者固多矣此其所以爲不親宗族而骨肉離散與

其葉湑湑傳湑湑枝葉不相比也下章菁菁傳云菁菁葉盛也正義曰傳于此云湑湑枝葉不相比下章言

菁菁葉盛互相明耳言葉雖茂盛而枝條稀疏以喻宗族雖强不相親暱也枝條已稀其葉安得茂盛孔說誤也傳以首章經言同父同父人少故謂湑湑爲枝葉不相比下章經言同姓同姓人稍多故謂菁菁爲盛言枝葉雖盛與本幹亦不相比也比毗志反卽庇蔭之庇孔讀爲比次之比故誤耳

胡不比焉箋云比輔也正義曰比輔釋詁文彼輔作俌亦是輔之義也按釋詁弼棐輔比俱爲俌故云俌亦輔之義說文輔云人頰車也而俌字註云輔也从人甫聲讀若撫以輔訓俌則字亦相通此詩以昭公無

親求行人而輔助不知的在何年其後昭公弒而晉人立孝侯孝侯弒而晉人立鄂侯鄂侯奔而懷姓九宗有迎立反正之事卽翼滅後王猶命立哀侯之弟緡至莊十六年曲沃武公始以一軍爲晉侯計魯惠公三十年昭公之死下至莊十六年尚延國脉者六十一年亦此詩之力也

羔裘

羔裘豹祛傳祛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正義曰玉藻說深衣之制云袂可以回肘註云二尺二寸之節又曰祛尺二寸註云袂口也然則袂與祛別此以祛袂爲一者袂是褏之大名祛是褏頭之小稱其通皆爲袂按此言是也又曰此解直云祛袂定本云祛袂末與禮合又以定本爲是斯不然矣說文袂云褏也从衣夬聲祛云衣袂也从衣去聲一曰祛褏也褏者褏也祛尺二寸春秋傳曰披斬其祛與毛傳合玉篇亦云袂也祛之爲袂傳義確不可易定本云祛袂末者非以祛爲袂之末言祛袂爲裘之末耳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箋云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以歸往者乎乃念子故舊之人正義曰箋以民與大夫尊卑懸隔不應得有故舊恩好而

此云維子之好故解之是此卿大夫采邑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邑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稱好也又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指謂他國可往非欲去此采邑適彼采邑按太學言文王與國人交何卿大夫與民不應有故舊恩好周官比長職曰徙于國中及郊則从而授之註云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从而付所處之吏碩鼠箋亦言古者三年大比民或于是徙據此國與郊民可以互徙何此采邑不可適彼采邑此箋蓋以經言自我人居居自者用也卿大夫非其

采邑之民不得役使故箋言此民是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正義說誤

鴇羽

序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从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箋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正義曰桓八年傳云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則小子侯之後復有緡爲晉君此大亂五世不數緡者以此言昭公之後則是昭公之詩自昭公數之至小子而滿五故數不及緡也按以世次言則孝侯鄂侯共一世昭公至小子僅四世鄭必以君數爲五者以緡在位二十八年未嘗有亂故耳然經言王事靡盬序言下从征役則緡時實有从王征伐之事桓七年左傳云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其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九年秋虢仲芮伯荀侯賈伯伐曲沃小子侯于七年冬被弒緡于八年冬立則八年春滅翼之時緡已逋竄至冬始求得而立之也于時緡雖立而曲沃正强虢仲奉王命在先欲終其事故復合三國伐曲沃以定之他國猶會師豈本國全無徵發君子從役當在此時左傳序虢仲于三國之上明此舉亦是王命故經言王事靡盬承連年爭戰之後故有不能蓺黍稷之言以此經及左傳觀之則箋數大亂至小子侯止序言從役在大亂五世之後種種皆合矣

集于苞栩傳栩杼也正義曰栩杼釋木文又引陸璣疏曰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栩又曰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秦風山有苞櫟傳櫟木也正義曰釋木云櫟其實梂又引陸璣疏曰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又曰此秦詩也宜从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陸以櫟爲柞櫟又以櫟爲栩杼正義引之不爲辨正殆亦以陸疏爲然按毛傳及爾疋以栩櫟爲二木說文栩云杘也从木羽聲其皁一曰樣杘云栩也从木寻聲讀若杼櫟云木也从木樂聲柞云木也从木乍聲如說文則栩櫟柞爲三木陸氏以爲一木誤也然此說非獨陸氏釋木櫟其實梂孫炎曰櫟實橡也有梂彙自裹也說文樣云栩實从木羕聲梂云櫟實一曰鑿首从木求聲今以櫟實爲橡橡卽樣字是孫叔然亦以栩爲櫟釋木栩杼郭景純註云柞樹蓋承孫陸之誤玉篇栩杼樣柞註與說文同櫟字雖不註木名而梂字云櫟實則亦以栩櫟柞爲三木也

無衣

序刺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正義曰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而請命是孔以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因此詩請而得命也按晉世家云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三畧曰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師卽軍也昭五年穀梁舍中軍傳云貴復正也以舍中軍爲復正是諸侯當二軍今命曲沃以一軍則雖名

爲諸侯實尙不許列爲諸侯也此詩殆虢公命晉後晉大夫以王命僅許一軍因時使之來復爲是請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杜註云諸侯卽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爲信既賜命圭則亦可賜命服如秦襄公始命有詩受命復有詩是也春秋外賜命不書而傳往往載之計武公在位一年此詩請後左傳未嘗書王賜晉侯命則是請而不得未可以莊十六年傳當之矣此汲古閣本序作刺晉武公正義述序言美晉武公當是汲古閣本誤

豈曰無衣七兮傳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箋云我豈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此傳言侯伯之禮亦與揚之水傳言諸侯繡黼丹朱中衣同桓叔之封也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言諸侯當封卿大夫今晉封桓叔不爲卿大夫而號爲曲沃伯是謂建國左氏傳既言建國揚之水詩亦直稱爲沃是曲沃伯服七章之衣久矣故此經曰我豈無此七章之衣乎但不如天子之

衣安且吉耳鄭于揚之水箋云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則以曲沃未爲諸侯故國人欲進以諸侯之服此箋言晉舊有之者蓋據唐叔以來言之傳箋各別正義以箋述經同毛于鄭非也

豈曰無衣六兮傳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箋云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于天子之卿猶愈于否正義謂鄭以諸侯入爲卿大夫各依本國命數不服六章故云得受六命之服次于天子之卿猶愈于否毛意則不必然大車傳云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彼天子

大夫出於封畿卽得加命反於朝廷還服其本則侯
伯七命入仕六命較然可知是以淇澳傳云重較卿
士之車緇衣傳云緇衣卿士聽朝之服皆以卿士別
之不言侯伯車服但鄭衞皆實入爲卿士晉武初并
晉國未仕王朝此傳言天子之卿六命者毛以晉大
夫本請七章特以侯伯之品視天子之卿可以稱七
亦可以稱六猶王風揚之水本是戍申以甫許爲申
同姓遂變言甫許非謂願得六命之服與鄭殊也

有杕之杜

噬肯適我傳噬逮也正義曰釋言文按爾疋釋言云遏

遾逮也郭註曰東齊曰遏北燕曰遾皆相及逮詩作
噬爾疋作遾正義不言字異豈孔所見爾疋本亦作
噬耶邢疏謂郭所引者方言文今方言亦作噬

葛生

序刺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箋云喪棄亡也夫
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鄭解序中喪
字爲棄亡非謂死亡也予美亡此箋訓亡爲無又云
从軍未還未知死生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箋云言此
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皆未嘗言其夫死亡正
義述經云由獻公好戰令其夫亡是以爲死亡也非

箋意亦非序意

采苓

人之爲言釋文爲言于僞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作
僞字非正義述經上下俱作人之僞言又云王肅諸
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如孔說則正義从定本作
僞言今汲古閣本經文俱作爲言校書者依釋文及
王肅諸本改之也當仍作僞字乃與正義合

毛詩紬義卷八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秦

譜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正義曰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于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以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因以詩言終南爲非唯自岐以西之証不知終南亘今鳳翔岐山郿三縣及西安一府之境是岐西亦有終南又引春秋時秦境東至于河

適足爲襄公未得周地之証皆不足以難本紀也按本紀云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又云戎侵奪我岐豐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上言岐西下言岐豐已自差互且如本紀云獻岐東地于周卽應是周地文公之後東拓境土如武公伐彭戲氏彭戲卽彭衙在今同州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縣杜鄭鄭卽鄭桓公故封在今同州府之華州杜爲杜伯之國亦在華州界穆公滅芮芮在今同州府朝邑縣西二里有故臨晉城竹書紀年云秦穆公二年滅芮築壘以臨晉地故曰臨晉又滅梁梁在今同州府韓城縣南二十里秦滅之以爲少梁邑以上皆在岐東周人何以曾不致詰一任秦人取之而太史公于杜鄭諸地又何以不書某年取周某地乎可知平王賜之久爲秦地襄公方事西戎未遑東畧至子孫乃稍開闢耳鄭以襄公能取周地終南序有明文信史遷不如信子夏故斷以爲全得西畿也譜又云其封域東至迤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迤山不知的在何處漢志褱德下云禹貢北條荆山在南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水經渭水篇註云渭水之南沙苑之北卽懷德縣故城地理志曰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荆渠卽夏

后鑄鼎處也漢懷德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朝邑東去河三十五里如譜舉荆山以表秦境則襄公時東已至河僖十五年戰于韓韓卽晉之韓原得與秦之少梁同壤者襄公受地未及疆理故晉得跨河而有之莊二十一年左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酒泉在今同州府澄城縣杜註以爲周邑則是東周畿內近虢之地錯入西都者故天子以賜虢也

車鄰

寺人之令傳寺人內小臣也正義謂天子諸侯皆有寺

人與內小臣其官各別因謂傳云內小臣是在內細
小之臣按小雅巷伯篇寺人孟子釋文云寺如字又
音侍此詩釋文云寺如字又音侍本亦作侍然則毛
作傳時經文是侍人故毛以內小臣釋之如作寺人
則鄭必據周禮以易之箋不易傳知鄭箋詩時亦作
侍人序云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卽據經侍人爲說
孟子亦云侍人瘠環不必定如周禮爲寺人之官也

駟鐵

駟鐵孔阜傳鐵驪阜大也釋文經本作驖汲古閣經本
作鐵正義曰鐵者言其色黑如鐵是正義經本亦作

鐵今本或言鐵或言驖皆依釋文誤改說文驪云馬
深黑色从馬麗聲驖云馬赤黑色从馬𢦏聲詩曰四
驖孔阜如說文則驪與驖色別故傳訓鐵爲驪若作
驖毛必不訓驪矣許作說文時經作驖故訓與毛異
載獫歇驕箋云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
也按文選張平子西京賦云屬車之遭載獫猲獢賦
說初出獵時事爲以副車載此田犬而行故薛綜與
李善皆不引箋義爲解張在鄭前鄭不依用者賦家
引經類多假借且此是旣狩之後四馬旣閑傳云習
也彼閑爲調習田馬則此載當爲調習田犬鄭故望

傳爲此解也釋文獫說文音力劒反歇本又作猲說
文音火遏反此說文舊音不知徐氏何以不用別音
獫虛檢切猲許謁切

小戎

游環脅驅傳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
愼駕具所以止入也釋文本作靳環云本又作靷沈
云舊本皆作靳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
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居釁
反無取于靷也按說文靳云當膺也玉篇亦同旣是
當膺不可以言背上又靳訓固也亦不得謂無常處

依毛作靷爲是箋云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
轡以禁其出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釋文引沈云
在驂馬背上毛惟言在背上未云驂馬服馬也箋云
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釋名云脅驅當
服馬脅也毛惟言愼駕具而已詳覩傳意不言驂馬
良以次章云四牡孔阜有騏騮騧驪四色之馬三章
云俴駟孔羣明言一乘之馬此章但言駕我騏馵則
有騏文與左足白之馬而已是僅有二馬釋文引王
肅云小戎駕二馬者子雍述毛者也旣爲二馬則脅
驅當服馬之外脅依釋名游環亦當在服馬背上若

駕四馬以防驂馬之出入若駕二馬則亦備此二器傳言所以禦出所以止入姑解二器之用非謂此章實有驂馬正義謂此經所陳皆爲驂馬設之非經旨

陰靷鋈續傳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正義曰靷者以皮爲之繫于陰板之上今驂馬之引又引哀二年左傳兩靷皆絕以証橫軏之前別有驂馬二靷孔以此章專言驂馬故其言如此傳意不必然也哀二年左傳之兩靷杜氏無解僖二十八年傳韅靷鞅靽杜註云在胸曰靷則凡駕車之馬有之不必定爲驂馬也說文靷云引軸也既爲引軸則不必定繫于

橫軏之前也上句傳云靷環游在背上此傳云靷所以引明服馬背上有靷過陰板下以引軸故曰陰靷其繫之處當如說文在軸上矣正義又曰釋器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然則白金不名鋈言鋈白金者鋈非白金之名謂銷此白金以沃灌靷環非訓鋈爲白金也按說文金部銀鐐俱訓白金次卽鋈云白金也从金湀省聲與毛傳合箋亦云白金飾續靷之環未可據爾疋以駁傳箋也說文軜字下引詩湀以觼軜錞字下引詩厹矛湀錞皆以鋈爲湀者偶从省文釋名云鋈沃也冶白金以沃灌靷環也依說文軜錞二字註義而誤孔又依劉而誤靷非可以沃灌者也正義又曰靷言鋈續則是作環相接孔謂以靷爲環無論驂服馬之靷既以引車安能屈而爲環當是別以一皮作環以環在靷上故謂之靷環毛謂以白金續靷鄭謂以白金飾續靷之環傳箋亦當有別

駕我騏馵傳騏騏文也正義曰色之青黑者名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按說文綥云帛蒼艾色从糸畀聲詩縞衣綥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綥或作綦是綦爲蒼艾色鄭風出其東門縞衣綦巾傳云綦綦文是也說文騏云馬青驪文如博綦也从馬其聲驪

卽黑也是騏爲青黑色曹風鳲鳩其弁如騏傳云騏騏文及此傳是也正義以綦釋騏誤矣至騏綦古字本通詳見鄭風然不可以釋毛傳

鋈以觼軜傳軜驂內轡也箋云鋈以觼軜軜之觼以白金爲飾也軜繫于軾前按說文軜云驂馬內轡繫軾前者从車內聲詩曰湀以觼軜與毛傳合傳未解軜繫于何處故箋以繫于軾前申之非讀軜爲納也說文觼云環之有舌者从角夐聲或作鐍然則驂之內轡名軜軜之環名觼以白金飾觼故謂之觼軜正義曰鋈以觼軜謂白金飾皮爲觼以納物也又曰內轡

不須牽挽故知納者納驂内轡繫于軾前釋文云軜
音納内也孔陸皆讀軜爲納殊失傳箋之意

蒹葭

序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序言未用
周禮而經言伊人人字毛鄭異義毛以非禮則人不
服欲得人服之道必用周禮是以人爲國人鄭以欲
用周禮必得知周禮之人是以人爲有位之人看人
字雖異而意重周禮一也平王初年周之典籍从王
東徒然自文武來禮行數百年士大夫猶能知其意
故見秦仲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則美之見襄公有

田狩之事園囿之樂則美之其餘一切之禮行于岐
豐者一蒐轄而可具襄公果能得人使之講明切究
勒成一書行之西陲傳之東國何患至孔子時而禮
已不具哉以襄公賢主失此事機子孫因循襍以戎
索至始皇而遂有焚燒先典之事此詩之作係周禮
之存亡者大矣子夏本長于禮又得列國之史考之
斷爲襃公未能用周禮誠痛之也誠惜之也

終南

序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
作是詩以戒勸之駟鐵序言始命此序亦言始爲諸
侯得不是同時者彼是襄公以兵送平王在洛邑受
命此在駟鐵小戎之後已取岐豐之地襄公爲諸侯
久矣至是始受顯服序故以能取周地表之小雅采
菽云又何予之元衮及黼大雅韓奕云王錫韓侯元
衮赤舄僖二十八年左傳晉文公獻楚俘于王賜之
大輅之服戎輅之服諸侯朝于天子有賜服之事此
詩言終南言君子至止襄公當亦朝王京師受服歸
國大夫因而進戒也

終南何有傳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正義曰地里志稱
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爲終南其山高大是

爲周地之名山也漢志武功縣下作太一孔引作大
山誤豈漢志別本有作大山者邪孔于秦譜云終南
在長安東南此引漢志以爲武功之山則不得爲長
安東南矣水經渭水篇註云渭水又東逕武功縣故
城北王莽之新光也地里志曰縣有太一山古文以
爲終南杜預以爲中南也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
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
三百山下軍行不得鼓角鼓角則疾風雨至杜彥達
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于諸山最爲秀傑冬夏積雪
望之皓然酈元據班志亦以太一爲終南然文選張

平子西京賦云於前則終南太一薛綜註曰二山名也李善註曰漢書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五經要義曰太一一名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此云終南太一不得爲一山明矣蓋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一山之別號耳潘安仁西征賦云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嵕巀嶭太一巃嵸李善于上句註云此賦下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如張潘二賦則太一非終南張云于前則終南潘云面終南蓋以長安南山爲終南不但此也班孟堅西都賦云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志出孟堅而此賦以終南

在長安之左與太華連文然則志言太一爲終南特謂古文家言如此班氏亦所不信而以在長安之左者爲終南可知矣召南南山傳云周南山曹風南山傳云曹南山齊風南山傳云齊南山此終南不繫于秦明襄公能取周地也不言周之南山者終南于周南西東皆有之也潘安仁關中記云終南一名中南言居天之中在都之南舉南以槩之耳不止于南也

錦衣狐裘傳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毛言朝廷之服猶言天子命服班孟堅兩都賦序云海内清平朝廷無事李善註蔡邕獨斷曰或曰朝廷亦皆依違尊者所都連舉朝廷以明之是也傳但舉朝廷以明序云顯服不言服于何所正義釋傳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恐非毛意

有紀有堂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箋云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傳言畢道如堂之平耳不云如牆故箋易之云邊如堂之牆然正義引爾疋畢堂牆以釋傳非毛意也箋當云基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孔作正義時誤作畢也堂也遂曲爲之解曰基亦是堂因解傳畢道如堂遂不復云基恐亦非箋意正義曰定本

又云畢道平如堂如孔言則傳原作畢道如堂無平字今本校書者依定本改之當依原本乃合畢玉篇作嶧云南山道爾疋釋文云畢又作嶧說文無嶧字

黃鳥

序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詩也文六年左傳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左傳與此序均言以此聖人平日緒論二子親承聖指而爲此書法也毛傳不顯箋云穆公使臣从死與序說合皆歸罪穆公應劭漢書註曰秦穆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

許諾及公薨皆从死如應說不逾一時酒後之言羣臣共聞而三子獨許以身殉則三子亦有罪焉序豈肯以以人从死坐穆公哉應仲遠之言非事實也或曰序下箋云从死自殺以从死何也此鄭謂穆公令其自殺非必身自殺之乃爲以人从死耳王仲宣詠史云臨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妙得序意

百夫之特傳乃特百夫之德鄘風柏舟實維我特傳云特匹也此詩次章百夫之防傳云防比也徐仙民云防毛音方則爲比方之比三章百夫之禦傳云當也以比之訓例之則爲相當之當非秪當之當此章特

亦當訓匹言奄息之德可匹百夫箋易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乃是特出之義傳箋別矣正義云言百夫之德莫及此人此人在百夫之中乃孤特秀出故箋申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强毛同鄭非也

百夫之防毛作傳時經字當作方故毛訓比也鄭作箋時經字作防故鄭云防猶當也方防古字通

晨風

忘我實多傳今則忘之矣上句憂心欽欽傳云思望之心中欽欽然兩之字俱指賢臣故此箋易傳云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乎女忘我之事實多正義述經傳箋不別非也

隰有六駮傳駮如馬倨牙食虎豹爾疋說文訓與毛傳同山海經西山經云中曲山有獸如馬而身黑二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名曰駮食虎豹可以禦兵爾疋郭註引之云有獸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玉篇駮字註云獸似馬身白尾黑一角有爪哮聲如鼓食虎豹出中曲山如郭顧二家則身白如山海經則身黑較然不同要當以毛傳及爾疋說文爲據爾疋入釋畜不入釋獸則亦馬之類可以畜養者故鄭箋謂山之櫟隰之駮皆其所宜有也傳箋不釋六字

正義引王肅云六據所見而言也按廣韻云六駮獸名則此物自名六駮非據所見陸機疏以駮馬爲梓楡正義曰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不知詩人託物起興隨觸即言非如後世詞人艸木禽蟲斤斤相配況上章以鴥疾之鳥入鬱積之林已是一鳥一林則此章一木一獸又何嘗不相配耶

無衣

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云澤褻衣近汙垢正義曰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爲襗說文云襗袴

也是其褻衣近汚垢也釋是袍類故論語註云褻衣袍釋也按箋破字必曰當讀爲某不則曰某當作某今箋並不言是未破字也說文衷云裏褻衣从衣中聲春秋傳曰皆衷其衵服衵云日日所常衣从日日亦聲褻云私服从衣埶聲詩曰是褻袢也箋云褻衣卽衷衵之類故云近汚垢正申傳潤澤之意正義見箋言褻衣誤謂鄭易傳爲釋且引說文証之不知說文釋云袴也袴云脛衣也釋文云澤如字毛澤潤澤也鄭褻衣也說文作釋云袴也惟云說文作釋不云箋作釋知此箋原本作澤褻衣近汚垢矣

王于興師箋云君不與我同欲而于王興師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正義曰箋言王於興師謂于王法興師今是康公自興之王不興師也以出師征伐是王者之法故以王爲言耳正義誤矣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諸侯擅相征伐非王法所有箋意必不如此鄭以傳云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傳意以此章非王興師故申之云君不與我同欲假託王于興師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謂康公飾詞以起衆耳

渭陽

序言康公卽位追憶渭陽送舅而作身爲國君而其母不獲享一日之養人子于此殊難處心但僖二十四年秦納文公康公送之至文七年康公卽位經十有七年而詩始作亦非無故文七年左傳云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衞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衞是時晉人迎立公子雍雍爲文公之子康公發兵送之念及文公之入因思渭陽贈別見舅如見母焉今日舅且不存更送其子而我更不得以見舅者見母經所謂悠悠我思者此矣序言及其卽

位思而作是詩確不可易

曰至渭陽箋云渭水名也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于咸陽之地正義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今言至于渭陽故云蓋東行送舅氏于咸陽之地按水經渭水篇云又東逕美陽縣南雍水从北來注之酈註雍水合鄧公泉水出鄧艾祠北故名曰鄧公泉數源俱發于雍縣城南縣故秦德公所居也雍水又合杜水漆水岐水中亭川諸水南流入渭此下渭水又東逕郿塢南又東逕槐里縣南又東逕槐里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渭城南渭城卽

秦咸陽也是雍在渭北由雍至咸陽皆循渭水北岸東行不須渡渭故箋直言東行送舅氏于咸陽正義謂雍在渭南誤箋惟言至咸陽之地正義謂晉在秦東行必渡渭亦非

權輿

每食四簋傳四簋黍稷稻粱正義謂公食大夫禮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簠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此猶泥于康成禮註爲毛鄭作調人也按公食大夫禮註云進稻粱者以簠秋官掌客註云簠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而于此詩箋不易傳知

禮註未爲定解說文簋云黍稷方器也簠云黍稷圜器也如說文則簠亦可盛黍稷如毛此傳則簋亦可盛稻粱蒹葭序云襄公未能用周禮學者于秦風正不必執三禮以說之

陳

宛丘

子之湯兮傳子大夫也湯蕩也序言刺幽公箋與序同傳以子爲大夫正義謂毛意以君身爲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非也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此不獨戰國爲然古來人君縱欲敗度皆有諂媚之臣道之毛學原于孟子此經有子毛以詩人責此大夫遊蕩無節不引其君以當道幽公之惡皆此大夫逢長之刺大夫卽以刺幽公也毛讀湯爲蕩非訓湯爲蕩湯與蕩古今字論語坦蕩蕩釋文云魯讀蕩爲坦湯今從古是蕩爲古文史記秦本紀寧公遣兵伐蕩社徐廣曰蕩一作湯社一作杜索隱曰西戎之君號曰亳王蓋成湯之允其邑曰蕩社徐廣曰一作湯杜言湯邑在杜縣之界故曰湯杜也是湯與蕩通太史公與毛皆用古文也

宛丘之上兮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爾疋釋丘云宛中宛丘郭註曰宛謂中央隆高又丘背有丘爲負丘郭註曰此解宛丘中央隆峻狀如負一丘于背上又丘上有丘爲宛丘郭註曰嫌人不了故重曉之如郭說正與毛傳相反正義是毛非郭謂爾疋上文備說丘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丘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按隆高隆峻言出郭氏而丘背有丘丘上有丘經文若此非高而何爾疋釋文宛有二音一施博士音於阮反說文宛屈艸自覆也魏風宛然左辟傳宛辟皃正義謂左還

而辟是宛有屈還之義說文宛又作惌玉篇惌引周禮註云惌小孔皃然則宛者屈還而有孔鑮故孫炎李巡皆以爲下依毛傳爲說也一音於粉反郭云蘊積隆高也是郭讀宛爲蘊音讀已分故義從而異耳然郭註言高若專就宛邱三節論誠與毛傳異若合上文言之則亦可與毛同上文言左高右高前高後高卽傳所謂四邊高也四邊旣高則所謂如負一邱邱上有邱者雖若高峻以在四高之中其勢亦爲下矣

値其鷺翿傳翳也上章値其鷺羽傳鷺鳥之羽可以爲翳正義誹爾疋翿作纛音義同按爾疋翿纛也纛翳也釋文云纛字又作翳說文翿作翳無纛字玉篇系部増纛字註云亦作翿而羽部翳與翿同是翿當作翳而纛翳字通非止音義同矣翿之爲訓有三一爲舞器一爲翳一爲羽葆幢蔡中郎云以旄牛尾爲之大如斗在左騑馬軛上所謂黄屋左纛爾疋孫炎云纛舞者所持羽郭云今之羽葆幢翳郭云舞者所以自蔽翳王風君子陽陽傳云翿纛也翳也纛當如孫炎爲所持之羽卽此詩上傳鷺鳥之羽也翳當如郭註爲蔽翳與此傳同說文翳翳也所以舞也上句爲蔽翳下句爲舞器又云翳華蓋也說文無纛字故以翳爲華蓋卽羽葆幢卽左纛也

東門之枌

序疾亂也上宛邱序言幽公淫荒昏亂此言幽公淫荒幽公當厲王之世去作序時遠矣序得鑿然言之者古者諸侯皆有史記陳杞世家楚入陳孔子讀史記曰賢哉楚莊王是也胡公初封得虞愼氏之矢隼集陳廷孔子尙敎以求諸故府況在陳八載采諸傳聞參之記載删詩時授子夏序之其于陳上世之君號諡行事固有可得知之者說詩者或疑序僞過矣

東門之枌傳枌白楡也正義引釋木云楡白枌孫炎曰楡白者名枌是枌爲白楡也按傳亦非必依爾疋爲說唐風隰有楡毛無傳以楡是常木人所易知此傳釋枌爲白楡卽可因此識彼也說文云枌楡也不言白者上楡字註云楡白枌與爾疋同上已言楡白者爲枌故此不復言白楡也白楡亦名枌楡漢書高祖禱豐枌楡社張晏曰枌白楡爾疋郭註曰枌楡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是也其爾疋云櫙荎郭註謂今之刺楡云無姑其實夷郭註謂其味辛香所謂蕪荑者許叔重統謂之山枌楡說文梗云山枌楡有朿莢可

爲蕪黄者以唐風言山有樞而無姑生山中故統謂
之山枌榆如說文則無姑亦有刺非惟樞矣
穀旦于差箋云差擇也正義謂此二句男擇女下二句
女子亦不復績麻與男子聚會而序下正義曰首章
獨言男婆娑于枌栩之下下二章上二句言女子候
善明之日從男子于會處下二句陳男女相說之詞
如此則穀旦于差亦當爲女擇男前後矛盾矣按經
兩言婆娑首章是男子獨舞次章是女子從之而舞
三章俱往所會之處云視尒如荍貽我握椒方是男
女相悅之詞也序下正義誤

一 衡門
序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箋
云誘進也掖扶持也正義曰云掖臂也僖二十五年
左傳云二禮从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謂持其臂
而投之城外也此言誘掖者誘謂在前導之掖謂在
旁扶之故以掖爲扶持也定本作扶持如正義云云
則箋原云掖臂也故引左傳而以持其臂而投之城
外釋之末句當云故以掖爲臂也校書者據定本以
改箋復改正義當仍依原本
可以樂飢傳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見之可飲

以療飢釋文云樂本又作療毛音洛鄭力召反是陸
經本作樂言別本有作療者也正義曰案今定本作
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讀與鄭異如正義則孔依
箋經本作療鄭于經破字必云當作某字今箋不言
是鄭作箋時經本作療也今汲古閣本經文作樂飢
是校書者據釋文本及定本改之當改作療乃合正
義原本
東門之池
彼美淑姬正義曰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
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美女尤多遂以姬

姜爲婦人之美稱按陳先大姬武王元女實配胡公
開國之祖母也詩人願得姬姓之賢女以配其君亦
望其君之法祖何乃遠引黃炎以爲婦人之美稱乎
可與晤歌傳晤遇也正義不釋晤之訓遻按爾疋云遇
遻也釋文云遻五故反字又作迕爾疋又云遻寤也
釋文云遻孫炎作迕是遻迕遌三字通詩邶風寤辟
有標說文引作晤是晤與寤二字通音皆五故反遻
可通晤故晤得訓爲遇也
可以漚紵釋文云字又作苧按說文作紵云絲屬細者
爲絟粗者爲紵从糸宁聲文選張平子南都賦云其

原野則有桑漆麻苧李善註引說文曰苧麻屬是漢時紵亦作苧註故引紵字訓以註之說文又有芧字云艸也可以爲繩徐音直呂切與苧字音同南都賦云艸則藨苧蘋莞註引說文曰芧可以爲索此卽說文芧字而賦乃作苧者玉篇云芧與苧同艸也

可以漚菅正義引白華箋斷以爲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爲茅此說是矣又引爾疋郭註曰茅屬引陸疏曰菅似茅又以菅茅爲二物殊未分曉按詩有白茅有菅茅白茅包之白茅束兮白茅也白華菅兮菅茅也郭景純謂菅爲茅屬陸元恪謂菅似茅對白茅及他茅而言白華箋云人刈白華于野已漚之名之爲菅說文菅茅也茅菅也專就菅茅言也此詩云可以漚亦爲菅茅

東門之楊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傳興也牂牂然盛皃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按摽有梅迨其謂之傳云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彼梅之隋落在春末夏初尙言迨其謂之此楊葉之盛在三月時與彼一也序言婚姻失時傳易之爲男女失時蓋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男女既已失時則雖三月可行不必及秋冬故男備禮而來女應隨夫而行乃昬而期之至明星煌煌然而女猶不至所以刺耳正義謂毛依荀卿以秋冬至首春爲昬之正時過首春卽爲失時以經及傳考之殊未確也

墓門

夫也不良傳夫傅相也此傳當以夫傅二字句毛讀夫爲傅也相也二字句釋傅字也正義引郊特牲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註云夫或爲傅得之矣又云或爲傅者正謂此訓夫爲傅也孔以毛無破字之例故謂訓夫爲傅不知毛傳如此者多皆是破字特未如鄭言當讀爲某字當作某字耳

歌以訊之傳訊告也釋文云訊之本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告也爾疋釋詁請謁訊語告也釋文訊作誶云沈音粹郭音碎告也本作訊音信如釋文則訊誶二字本通廣韻誶引此詩云歌以誶止訊作誶爲當與上句萃協之依廣韻亦當作止韓詩作訊云諫也訊亦當音息悴反離騷云謇朝誶而夕替王逸註云誶諫也引詩誶予不顧與韓詩訓同

防有鵲巢

誰侜予美傳侜張誑也按與爾疋釋訓同書無逸譸張
爲幻馬季長本作輈張說文譸云讀若疇引書譸張
爲幻玉篇嚋云嚋張誑也楊雄國三老箴云姦冦侏
張侜輈譸疇嚋侏六字音皆同皃狀之詞音同者字
可通傳云誑也說文侜云有壅蔽也讒人誑欺其君
即多所壅蔽義與傳合箋云誰誑欺我所美之人乎
使我心忉忉然所美謂宣公按簡兮西方美人箋謂
周室之賢者彼美人兮箋謂碩人此箋所美謂宣公
非以宣公爲美人也離騷云恐美人之遲暮王逸註
云美人謂懷王也人君服飾美好故言美人如王叔

師說則謂人君爲美人者特以其服飾之美然離騷
猶指君說箋云所美之人則美是臣子心中美之釋
文云韓詩作娓美也按說文娓云順也讀若媚廣韻
娓云媚也然則韓詩作娓訓媚猶詩所謂媚于天子
媚兹一人也與箋義合矣

心焉忉忉傳箋俱無釋觀下章傳云惕惕猶忉忉也則
忉忉有傳釋文忉忉都勞反憂也憂也二字當是傳
文寫書者脫之當補入

月出

月出皎兮傳皎月光也正義釋傳曰大車云有如皦日
則皦亦日光言月光者皦是日光之名耳以其與月
出共文故爲月光如正義說則經文與傳字原作皦
寫書者改爲皎也釋文經作皦云皦兮古了反本又
作皎月光也當改作皦乃合正義原本汲古閣本經
下釋文云皎古了反本又作皦誤

株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正義述經云君何爲于彼株林之
邑从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兮又云我匪是適彼株
林之邑从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兮又云定本無兮
字如正義則孔經本上下句末有兮字校書者據定
本改之也當依原本乃合

乘我乘駒傳大夫乘駒箋云馬六尺以下曰駒釋文云
乘驕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
同如釋文經駒字當作驕六朝時有改爲駒者故沈
云然按說文駒云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駣从馬句聲
駒爲二歲之馬尚須教習故禮有攻駒之文不可以
駕車明甚說文驕云馬高六尺爲驕从馬喬聲詩曰
我馬唯驕皇皇者華篇是說大夫出使詩云我馬維
駒說文引作驕則傳言大夫乘駒當作驕箋云馬六
尺以下曰駒與說文驕訓合是鄭作箋時亦作驕正

義述經釋傳畧不致疑是作正義時經傳箋猶作驕
不知何時始改作駒當依釋文本改正汲古閣本此
章經下不載釋文豈以乘驕駭俗故删之耶正義引
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昬于夏氏然則
王意以爲乘我駒者謂孔儀从君適株故作者并舉
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如王子雍說則序刺靈公傳
意兼刺孔儀竊謂傳意專刺二子乘馬乘駒卽二子
所乘刺二子正以刺靈公亦猶宛邱刺幽公而傳以
經中子字爲大夫也

澤陂

有蒲與荷傳荷芙蕖也箋云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
正義已謂樊光爾疋註引詩作有蒲與茄則鄭作箋
時經字作茄故云芙蕖之莖曰茄若是荷字鄭應云
荷讀如茄今箋不然知鄭經字作茄矣正義謂鄭取
莖爲喻以荷爲大名故言荷恐非鄭意必如傳乃是
以荷爲大名耳

傷如之何傳傷無禮也正義因傳此句分別傳箋是也
但謂傷此有美一人之無禮則三章碩大且儼無禮
之人何有矜莊恐不可通也今按傳有美一人當謂
君子傳意言彼澤陂之中有女譽男汝之性如蒲然

有男譽女汝之色如荷然男女相說無禮如是有美
善之一人見之雖一已歎傷當可如何時事如此亦
惟寤寐無爲涕泗俱下滂沱然已耳次章言無禮如
是有美善之一人見之雖一已碩大且復靜好時事
如此亦惟寤寐無爲中心憂之悁悁然已耳三章言
無禮如是有美善之一人見之雖一已碩大且復矜
莊時事如此亦惟寤寐無爲至于輾轉伏枕已耳傳
意或當然是時陳之風俗敗壞已甚作者憂思感傷
至于如此精誠所感國之人皆知淫亂之爲非當少
西難作雖以孔儀二人亦知悔悟猶能與楚師以討

徵舒詩可以興豈不信哉雅亡而後至是而風亦亡
持三百篇之終而開春秋之始此風俗人心一大關
楗毛傳傷無禮一語能窺其深矣

有蒲菡萏傳菡萏荷華也爾疋以菡萏爲芙蕖華說文
蔄云菡蔄芙蓉華未發爲菡蔄已發爲芙蓉爾疋以
蓮爲芙蕖葉說文以荷爲芙蕖葉說文無蓮字以芙
蕖爲此艸之大名以荷當爾疋之蓮今說文荷字徐
音胡哥切非也揚雄反離騷云矜芰茄之綠衣兮顏
師古註謂茄亦荷字茄荷字自通然揚言綠衣則亦
以荷爲葉說文原于訓纂故其說如此毛傳據鄭詩

隰有荷華以荷爲大名菡萏爲華與爾疋合傳說不
可易也

毛詩紬義卷九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檜

譜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正義曰檜卽鄭地外方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也按鄭譜言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檜先于鄭故先明檜之賜履然水經洧水篇云洧水出河南密縣馬領山又東南過其縣南註云又東逕密縣故城南春秋謂之新城左傳僖公六年會諸侯伐鄭圍新密以鄭不時城也洧水又東南逕鄶城南註引劉氏云鄶在豫州外方之北北鄰于虢鄶滎之南左濟右洛居陽鄭兩水之間食溱洧焉徐廣曰鄶在密縣妘姓矣不得在外方之北也檜卽今河南開封府之密縣縣東三十里有故密城驗其地勢乃在外方之東酈註引劉氏之言不云詩譜則此三句疑後人加之譜上言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下言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此三句以接上文極爲明順不應以檜國在禹貢三句橫亙其間正義謂外方在鄭南界故檜居其北鄭卽今新鄭更在密縣東八十餘里亦

爲外方之東也

祝融氏名黎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皡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爲一人又言以吳回爲重黎皆是謬耳按史記楚世家云卷章生重黎索隱引劉氏曰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索隱以此解爲當如小司馬說則太史公非以少昊之重顓頊之黎合爲一人鄭譜云名黎自據左傳正劉氏所謂對重則單稱黎也

羔裘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傳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序下正義云首章二章上二句言君變易衣服以翺翔逍遙卒章上二句言其裘色之美是其好絜遊宴不强政治此說非也逍遙翺翔是遊燕經文自明以朝服燕祭服朝箋明言是其好絜衣服先言燕後言朝箋明言見君之志不强于政治是序所云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强于政治者上二章盡之矣此章言君服羔裘勿以遊燕當于日出有曜之候服以視朝然後羣臣得見其如膏而君不然所以我思之而中心悼動也羔裘視朝是人君正服故于此章明之傳意當然

素冠

庶見素冠兮傳素冠練冠也正義以毛此章爲思旣練之人特泥練冠是練布爲之素是白絹故爲此說詳覯傳意殆不然也說文布枲織也繒帛也素白緻繒也練湅繒也素旣爲繒繒又須湅傳意蓋謂湅此白緻之繒以爲冠紕卽箋所謂縞冠素紕其意亦指大祥後而言非謂練祭之冠湅布爲冠固名練湅繒爲冠亦名練也昭三十一年左傳云季孫練冠麻衣于

時季孫初無喪服且得稱練冠則大祥後稱素紕之冠爲練冠亦自無嫌覯卒章之末引子夏閔子三年喪畢見于夫子事知毛此章斷非思旣練之人矣

棘人欒欒兮傳棘急也欒欒瘠皃按釋言云悈褊急也正義謂爾疋作戒則孔所見爾疋本作戒矣詩猃狁孔棘我是用棘鹽鐵論引作用戒匪棘其欲禮記引作匪革文選三國名臣序贊云剋革千載李善註倉頡篇曰革戒也說文諽云从言革聲讀若戒是戒革棘古字通爾疋釋文云悈本又作亟亟之訓急常訓也豳風亟其乘屋箋云亟急也正義曰情急哀慼者

其人必腹故以欒欒爲腹瘠之皃定本毛無腹字如
孔說則正義本傳文作腹瘠今本校書者依定本改
之也當仍依原本乃合
庶見素衣兮傳素冠故素衣也箋云除成喪者其祭也
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
也按禮記閒傳曰大祥素縞麻衣註云麻衣十五升
布深衣也純用布無采飾然深衣篇說深衣之制云
孤子衣純以素則大祥服深衣孤子用素爲純矣以
素緣冠爲素冠以素緣衣亦爲素衣故云素冠故素
衣也箋以大祥深衣純用布而祥祭朝服又是緇衣
與此經不合故取緇衣之素裳

隰有萇楚

天之沃沃傳夭少也沃沃壯佼也桃夭傳夭夭其少壯
也書厥艸維夭孔安國傳少長曰夭與毛傳合說文
夭屈也枖木少盛皃引詩桃之枖枖孔書毛詩皆古
文豈枖爲今文與論語夭夭如也註和舒皃說文媄
云巧也一日女子笑皃引詩桃之媄媄與和舒義近
則夭又與媄通然究以夭爲正說文訓夭爲屈者艸
木初芽類皆拳曲故謂之句萌句卽屈也而夭本从
大象形故喬字从夭从高省由夭而高亦少壯少長

之義與書詩訓合今說文徐音惟有於兆一切非也
漢時無四聲之分讀上如平夭字當兼於驕切玉篇
夭云倚苗切少長也舒和也又引說文於嬌切得之

匪風

序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正義曰
上二章言周道之滅念之而怛傷卒章思得賢人輔
周興道皆是思周道之事按此是箋義以顧瞻周道
箋謂回首曰顧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箋謂有能西仕
于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傳意殊不然首章傳云下
國之亂周道滅也言下國自滅周道故至于亂也卒
章傳云周道在乎西言周道在西知毛上傳非謂周
道已滅矣詩言誰將從西而歸乎庶其歸我以好音
望有能以周道治檜國者傳箋不得同也論語子貢
日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
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周道至衰周猶在檜
當夷厲之世去文武未遠宜詩人思之切也
漑之釜鬵傳鬵釜屬正義曰釋器云䰝謂之鬵鬵鉹也
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涼州謂甑爲鉹郭璞引詩云
漑之釜鬵然則鬵是甑非釜類烹魚用釜不用甑雙
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按說文鬲部䰝云鬵

屬从鬲曾聲鬵云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从鬲兟聲讀若岑金部鉹云曲鉹也从金多聲一曰鬵鼎讀若梄一曰詩云侈兮哆兮釋鬵爲釜與傳合釋鬴與爾疋合瓦部甑云甗也从瓦曾聲甗云甑也一曰穿也从反瓦鬳聲讀若言是鬴與甑字義各別以甑釋鬴孫炎之誤亦由說文鬵字註有鼎若甑曰鬵之一說所以參差爾疋邢疏引方言云甑自關而東或謂之甗或謂之鬵是甑亦名鬵然爾疋經文是鬴非甑而說文釋鬴鬵二字與疋傳合正義不引而轉據孫炎以駁傳誤矣

曹

蜉蝣

序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釋文引鄭譜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譜無之豈鄭譜有別本蜉蝣屬共公與然譜言昭公好奢而任小人蜉蝣箋言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鄭不應有此語釋文此序無昭公二字非也

蜉蝣掘閱傳掘閱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正義釋傳曰此蟲土裏化生閱者悅懌之意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按邶風我躬不閱傳閱容也言我躬尚不能自容遑恤我後世子孫此傳容閱當同邶傳正義以容爲形容以閱爲悅懌不知何據又云掘地而出形容鮮閱蓋以箋義釋傳誤也說文堀突也詩曰蜉蝣堀閱从土屈省聲突猶竁突漢書曲突徙薪曾連子一竈而五突說文堪地突也玉篇突穿也突義與穴同故从穴部然則毛傳詩時經字作堀言此蟲依地突以自容不知夕之將死也傳意當然鄭箋詩時經字作掘故云掘地解閱定本謂開解而容閱是也正義釋箋作鮮閱今本解閱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當仍作鮮閱乃合正義原本

於我歸說箋云說猶舍息也釋文歸說音稅協韻如字按閱从門說省聲而說字从兌雪从彗得聲古音兌慧自諧無取協今韻也

候人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傳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祋殳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周禮夏官候人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註云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引此詩彼候人兮何戈與祋正義據禮註以釋傳謂此賢者乃作

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按鄭註禮時未見毛傳故其說多殊然周禮註引詩特証候人之職選士卒以備姦寇未嘗以詩之候人爲士卒也如鄭以詩之候人爲士卒箋詩時當據周禮以設候人句釋之今不別作箋其意亦同于傳誠以傳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則是賢者爲官非爲士卒經言何戈與祋則是此候人選士卒以何之必知毛意如此者下三百赤芾傳云大夫以上赤芾乘軒言彼小人得爲大夫也候人職上士六人下士十有四人是其官爲上士下士傳言不過候人猶言不過爲士耳此可郎下傳以

明之者也說文祋殳也正用此傳又云杸殳也殳以杸殊人也配戈而言當作殳或作杸而經作祋者說文祋云或說城郭市里高縣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祋故从示殳卽引詩何戈與祋然則戈以擊刺祋則立表于外以警人之不當入者皆送迎賓客所以備姦寇也

三百赤芾傳芾韠也正義曰言芾韠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其禮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二者不同也按玉藻一命緼芾黝珩註元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鄭以玉藻上文言韠此變言芾望文爲解非定說也詩赤芾金舄會同也赤芾在股來朝也朱芾斯皇軍行也芾之用非專祭服矣傳言芾韠明一物而異名也說文芾作市云韠也正用毛傳

說文市云韠也韍云篆文市从韋从犮徐鉉等曰今俗作紱非是以韍爲篆文則市爲古文也韠云韍也卽市之篆文黻云黑與青相次文是市韍二字同而黻與市韍字義迥別文選曹子建責躬詩云要我朱紱卽黻字李善註毛詩朱茀斯皇茀與紱同范蔚宗樂遊應詔詩云探已謝丹黻註毛詩曰赤茀在股黻與茀古

字通江文通擬陸平原詩云朱黻咸髦士註毛詩曰朱茀斯皇室家君王鄭元曰茀者諸侯黃朱又曰茀太古蔽膝之象黻與茀古字通擬謝光祿詩云雲裝信解黻註黻與紱通潘安仁楊荊州誄云亦朱其紱註毛萇詩傳曰諸侯赤黻黻與紱古今字同如選註是黻與市韍通也經典作芾而選註引詩皆作茀者采芑朱茀斯皇釋文云本又作芾或作紱皆音弗下篇赤芾同是芾與茀通也說文市云艸木盛市市然象形八聲讀若輩與市字隸體皆作市而篆文市市各殊字義亦別玉篇艸部芾云蔽芾小皃引詩蔽芾

甘棠市部亦云蔽市小皃別有市部廣韻入聲芾云艸木盛也市云韠也去聲芾引詩蔽芾甘棠篇韻之芾即市字也皆未嘗與市相通然廣韻去聲芾字下有茀字註云同上釆芑釋文云茀芾皆音弗而卷阿茀祿釋文引沈云毛音弗徐云鄭音廢一云毛音方味反鄭芳沸反此詩赤芾引沈音甫味反則又讀茀芾爲市豈市市二字亦得通與

南山朝隮傳隮升雲也正義曰隮升釋詁文定本及集註皆云隮升雲也如孔說則正義本傳云隮升無雲字今本校書者依定本及集註增入也按傳以薈蔚

爲雲興皃則隮自是雲不假更言雲字蝃蝀朝隮于西傳亦但言隮升此傳無雲字爲是當改依正義原本

季女斯飢傳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箋云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正義釋傳曰此言斯飢當謂幼者並飢非獨少女而已故以季女爲人之少子女子又云定本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如孔說則傳本作季女人之少子女子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釋箋曰此言歲穀不熟則幼弱者飢今定本直云歲不熟無穀字如孔說則箋本作歲穀不熟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均當改依正義原本乃合

鳲鳩

序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正義曰在位無君子者謂在人君之位無君子之人其說是也述經謂指曹君用心之不均則非經言正是四國四國非曹君所得正傳言正長也箋言可爲四國之長言任爲侯伯俱非指曹君此詩與下泉畧同下泉思明王賢伯此則專陳賢伯以刺當時之伯其意殆謂晉文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捷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傳箋所謂四國之長任爲

侯伯也是役也實執曹衛之君分曹衞之田其後許復曹衞而歸國有先後同罪異罰侯獳譏之僖三十一年左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杜預註云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而衞地之分傳絕不載其事則曹田分而衞田不分其用心之不壹甚矣此詩所以刺與若指曹君序當言刺共公不當言刺不壹也

其儀一兮箋云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下句傳云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按傳不訓儀爲義而直云執義則作傳時經字作義也箋云儀義也則作箋

時經字作儀說文義云己之威儀也是義儀二字本通故傳箋皆以執義爲解

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云騏當作璂以玉爲之按傳先釋騏次釋弁疑下句非傳文正義以毛述經末云鄭唯其弁伊騏言皮爲之璂以玉爲之餘同據此則弁皮弁也四字乃是箋文當在騏當作璂之上誤刊于此并移正義釋箋之文析而釋傳當仍改屬箋也書顧命四人綦弁鄭作騏弁夏官弁師註引此詩直作伊綦是騏綦二字本通此箋以爲弁飾故曰騏當作綦以玉爲之釋文云騏綦文也說文作

璂引說文以作璂別之知箋本作綦校書者據說文改之當仍作綦爲是至釋文云騏綦文也則別本傳文有作綦者毛以綦爲蒼艾色騏爲騏馬之文則爲青黑色此經言伊騏無由釋作綦文陸之誤耳

下泉

浸彼苞稂傳苞本也稂童粱非溉艸得水而病也箋云稂當作涼涼艸蕭蓍之屬正義曰箋以童粱爲禾中別物作者當言浸禾不應獨舉浸稂且下章蕭蓍皆是野艸此不宜獨爲禾中之艸故易傳以爲稂當作涼按箋意或如孔說傳意不然序言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經之所陳蓋言三農失業石田荒艸直是有稂無禾至卒章始以芃苗起興經旨如此陸疏云童粱或謂之守田爾疋邢疏引陸疏而爾疋別有皇守田郭註云似燕麥子如彫胡米可食生廢田中一名守氣然則童粱卽守田廢田中所在多有不必定生禾中也

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云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正義謂箋易傳者以經傳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太伯唯有周公召公太公畢公爲之無郇侯者知爲牧下

二伯也按牧下二伯始于鄭君毛公時無此說傳言二伯述職祇是東西太伯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此經四國有王如止四國則尙不得謂之連帥不應稱伯知經言四國猶言四侯僖四年左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旄邱正義引鄭志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如鄭志則此經亦以一侯不可分

故言四國四國來王而郇伯述職非東西太伯而何若然鳲鳩亦言四國而不得爲二伯者彼經言正是四國正訓長乃是州長則四國爲州下四面之國與此不同甘棠正義引鄭志張逸問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甘棠亦文王時事鄭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鄭以行露詩無召伯而甘棠詩有召伯則巡民決訟實爲伯時事此經郇伯與甘棠召伯一耳來王述職亦可即本詩明之故毛以爲東西太伯也

豳

七月

序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正義曰此詩主于豳之事則所陳者處豳地之先公公劉太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輒言后稷者以先公修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此說非也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世后稷者言世爲后稷之官非謂后稷之身韋註云豳西近戎北近狄戎狄即豳不窋雖竄于豳子孫猶在邰國公劉嘗繼爲此官史記匈奴傳序云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是也序言后稷先公蓋謂不窋與公劉二人譜稱公劉太王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者特言周公以比序已志非釋序之詞觀卒章箋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其意亦同序說謂不窋公劉正義于此序謂以后稷冠之于卒章箋謂以序言后稷故兼言之皆謂后稷之身誤矣嘗言處豳先公非止一人以爲后稷之先公統之也

一之日觱發傳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觱發風寒也下傳云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此經稱日稱月正義因四月秀葽箋物成自秀葽始推之云稱月者由其物成知稱日者由其物生其說良是嘗由孔說推之傳舉三正畢四之日復從周起正朔三而復立文自當如此其意總明經旨以此數月爲三代之春春主生物故稱日也經于十月穫稻後稱爲此春酒明建子月得爲春直至建辰月言春日遲遲則中間丑寅卯月俱爲春可知後漢書陳寵傳云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註云今十一月也地以爲正殷以爲春註云今十二月也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註云今正月也其說實本此詩

傳以一爲十之餘稱日從夏正起數四月後稱月亦用夏正者后稷先公爲夏諸侯故也臧發說文引作滭冹云風寒也與此傳合

二之日栗烈傳栗烈寒氣也釋文云栗烈說文作颲颲按今說文風部颲颲二字下未引此詩豈陸所見說文本如此而後人删之與但說文颲云風雨暴疾也颲云烈風也與毛傳寒氣不合陸殆因說文讀若栗列而誤以颲颲當之下泉冽彼下泉大東有冽氿泉正義俱引此詩作栗冽云其字从冰則在唐初經字作栗冽矣大東正義引說文云冽寒皃而說文仌部無冽字滭冹下有凓瀨二字俱訓爲寒古字厲烈通故烈山氏亦日厲山而厲亦爲賴是賴烈音義同說文瀨字卽冽字颲字註云讀若栗卽凓之省颲字註云讀若列卽冽之省也玉篇仌部凓字下載冽字不復更載瀨字廣韻去聲無瀨字入聲止收冽字蓋自梁迄唐初廢瀨用冽久矣然則此經本作凓瀨依篇韻及唐初本應作栗冽今本作栗烈雖古字烈亦通冽可从冽省文然究不如作冽訓寒與毛義合也說文瀨徐音洛帶切誤

三之日于耜傳幽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孫毓謂毛

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正義駁之云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穫稻乃晚于中國非是寒來早明是寒來晚此說當矣然寒鄉早寒孫言近理幽實寒鄉所以得晚寒者正義未言按幽地處山谷之間外則涇汭二川環之內則皇過二澗夾之風氣嚴密節氣較遲自有他方所不得同者寒鄉晚寒所以足異幽先公因時定制周公筆之每章紀其時令以爲幽國之典章亦明著其與周地殊也

殆及公子同歸傳殆始也正義曰釋詁云殆始也說者皆以爲生之始然則殆始義同故爲始也按今爾疋云胎始也正義引之不言字異則孔本爾疋作殆矣爾疋釋文云胎本又作台然則古音台讀爲胎亦讀爲殆音同義必同也或釋文台字原作殆故孔引之不言字異詩釋文殆作迨音待

猗彼女桑傳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荑桑也正義引襄十四年左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謂掎角爲遮截束縛之名故云角而束之曰猗按女桑柔弱之桑不煩遮截角者卷曲之意傳謂卷曲其枝而加束縛耳孔引左傳角掎以釋之詩作猗不作掎也恐非毛意正義又曰女桑柔桑集註定本皆云女桑荑桑

取周易枯楊生荑之義荑是葉之初生者如孔言則
正義本傳作柔桑今本校書者依集註定本改之也
當仍作柔桑乃合原本

七月鳴鵙傳鵙伯勞也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
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正義曰王肅云
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
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之疑
否當作耳按節氣已遲一月則亦可有遲兩月者八月
其穫禾已穫矣十月又云穫稻是一國之中遲早已
校兩月經有明文孔之此說猶未免爲子雍所惑也

正義又曰此箋當言晚温而亦言晚寒者鄭答張逸
云晚寒亦晚温孔意鵙以夏至鳴今七月始鳴是晚
温之故不知箋意不重温而重寒故曰伯勞鳴將寒
之候首章流火箋云將言寒先著火所在四章秀葽
箋云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于貉箋云言此者時
寒宜助女功其同箋云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五章
斯螽箋云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穹窒箋云爲此四
者以備寒改歲箋云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戶之
室而居之八章鑿冰箋云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篇
中凡八言寒一言暑以經首言流火特爲寒謀無緣

更說晚温鄭志之言亦姑答張逸非經旨也

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傳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元衣纁
裳正義釋元黃引易註云乾爲天坤爲地天色元地
色黃故元以爲衣黃以爲裳象天在上地在下土寄
位于南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元衣纁裳旣曰
黃裳又曰纁裳釋傳殊未明按芾與裳同色斯干朱
芾斯皇傳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車攻赤芾金舄箋
云金舄黃朱色金舄卽赤舄是黃朱爲赤也一入謂
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皆謂染赤說文縓云
帛赤黃色一入赤黃再入三入亦是赤黃但分深淺

耳說文言赤黃與毛鄭言黃朱相合朱深于纁朱色
孔陽詞承載黃之下是經明以黃朱爲纁故傳云元
衣纁裳土寄位南方土黃色南方朱色土色實兼黃
朱故或稱元黃專就黃言或稱元纁兼黃朱言也

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傳于貉謂取狐狸皮
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正義曰于貉言往
不言取狐狸言取不言往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故
傳言于貉謂取狐狸皮也釋傳囫圇未見分曉按傳
言豳民于貉實專爲取狐狸之皮也誠以狐貉但民
自用而狐狸可供公子爲裘引論語以明于貉引月

第89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8　版反內

合以明取狐貍傳意如此狢狐貍自是三獸但傳狐貉句止釋于貉貉亦狐類故云狐貉非謂狐與貉正義云禮無貉裘之文惟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貉裘賤如兼狐言之不得謂狐皮賤矣故知傳狐貉非謂狐與貉也貉當作貈

六月食鬱及薁傳鬱棣屬薁蘡薁也正義引本艸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又引晉宮閣銘華林園有車下李有薁李以爲車下李卽鬱薁李卽薁按陸元恪唐棣疏云唐棣薁李也亦名車下李孔置陸疏不引則車下李非唐棣也史記司馬相如傳隱夫

鬱棣裴駰按郭璞曰鬱車下李也爾疋釋木唐棣移郭註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常棣棣郭註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郭于爾疋二棣俱不言車下李而于上林賦鬱字言之與正義所引本艸合則鬱爲車下李信矣說文玉篇俱以薁爲艸薁字亦作栯玉篇有栯字云於六禹九二切引山海經太室山有木葉狀如梨而赤理名曰栯木服之不妒不以爲栯李廣韻以栯爲栯李而蘡字註云蘡薁藤也此說近之相如傳徐廣註鬱一作薁文選上林賦作隱夫薁棣李善註引張揖云薁山李也山李薁李俱木本定非蘡薁相如傳櫻桃蒲桃集解引郭璞曰蒲桃似燕薁可作酒燕薁卽蘡薁也陶隱居云蒲桃卽是此間蘡薁本艸云俗名野蒲桃蒲桃藤本而蘡薁似之故說文玉篇歸艸部然則蘡薁非薁李乃蒲桃陶隱居之說是也

上入執宮功傳入爲上出爲下箋云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於是時男之野功畢正義曰言治宮中之事則是訓功爲事經當云執於宮公本或公在宮上誤耳今定本云執宮功不爲公字於是男之野功畢宮內之事則未畢故入之執於宮功如孔說

則正義本經文作上入執宮公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疏中則是訓功爲事及末句故入之執於宮功兩功字當作公字公亦訓事與箋內野功相涉而誤也傳入爲上出爲下正義無釋疑正義本無此二句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傳宵夜綯絞也箋云爾女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傳不言茅索何用箋亦止言時用正義述經云宮中所治當是何事卽相謂云晝日爾當往取茅艸夜中爾當索綯以待明年蠶用也以此爲宮中所執之事又以爲蠶用不知何據豈以茅者萑葦之類可作曲薄索綯爲繩可

以猗彼女桑而采之乎然不如箋義渾說之為當矣

納于凌陰傳凌陰冰室也正義曰天官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註云凌冰室也又曰凌冰一物既云斬冰而又云三其凌則是斬冰三倍多于凌室之所容故知三其凌者謂凌室不然單言凌者止得為冰體不得為冰室也按說文仌云凍也象水凝之形此今冰字也冰云水堅也此今凝字也勝云仌出也出字誤从仌朕聲詩曰納于勝陰凌云勝或从夌加說文則凌原作勝斬冰當作仌三其凌明是勝字鄭註禮時字體未改故註云仌室與此傳同孔謂單

言凌者止得為氷體不得為氷室疏矣玉篇勝云氷室也與此傳合說文用毛詩古文亦應言仌室今本說文乃作仌出正與詩義相反出字訛當據此傳正之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傳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場功畢入也正義曰肅音近縮故肅為縮也霜降收縮萬物言物乾而縮聚也此下又曰洗器謂之滌則是淨義故為埽也在場之功畢已入倉故滌埽其場如正義則傳收縮萬物句下當有滌埽也三字誤奪校書者當據正義補入釋文云滌直歷反埽也是傳原

有此訓也叉釋文沖沖聲也當是傳作鑿冰之聲隮升也當是傳文誤脫附志于此

曰殺羔羊箋云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正義曰燕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於燕禮故用羊也按小疋伐木云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傳未成羊也爾疋釋畜云未成羊曰羜郭景純註曰今俗呼五月羔為羜伐木燕朋友故舊之詩是燕禮亦有羔羊鄭以此詩為饗羣臣饗大於燕用羊宜矣

萬壽無疆傳疆竟也箋云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釋文云或音注為境非正義述經云使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之時釋傳云疆是境之別名言年壽長遠無疆

畔也定本竟作境如正義是孔傳本作境後人依釋文改作竟也按說文無境字新附有之云境疆也从土竟聲經典通用竟據此作竟為是然亦必改依原本乃合又正義云定本竟作境上當是境下當是竟孔凡言定本作某字者多與見行本別也

鴟鴞

序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釋文云遺本亦作貽正義述毛作貽述箋意作怡謂鄭訓怡為悅毛當訓貽為遺又曰定本貽作遺如孔說則正義本序作貽王校書者據釋

文改之也當依原本
旣取我子傳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正義云人已
取我子我意寧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巢室以
興周公之意寧亡管蔡無能留管蔡以毀我周室按
三章傳云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次章今女
下民或敢侮予箋云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有敢侮慢
欲毀之者乎是毛以取子者爲大鳥鄭以取子者爲
下民此詩傳箋義別孔已細爲分釋而于取子之義
猶未免以鄭述毛亦其疏也
鬻子之閔斯傳鬻稚正義曰釋言云鬻鞫當作稚也郭璞

曰鞠一作毓是鬻爲稚也按釋言云幼鞠稚也郭註
引書不念鞠子哀無一作毓之言如正義則唐初爾
疋郭註有此一句但經作鬻而云是鬻爲稚孔蓋讀
鬻爲毓釋文云鬻由六反是讀爲毓徐仙民音居六
反則讀爲鞠是鬻鞠毓三字通廣韻云毓稚也同育
據說文毓卽育之或體邶谷風昔育恐育鞠毛訓育
爲長鄭訓育爲稚正義謂育得兩訓釋詁爲長釋言
爲稚是亦以釋言鞠字爲毓之証說文育云養子使
作善也从𠫓肉聲虞書曰教育子許雖訓育爲養然
惟稚子故須教育亦自兼有稚義也鬻本之六反俗

作粥說文云健也別有鬻字徐音余六切此經鬻字
當是鬻字毓之借也
子所蓄租傳租爲正義曰租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爲
之故云租爲也按釋文云租子胡反又作祖如字依
釋文則正義本經作蓄祖祖本訓始有造始作始之
義爾疋造作俱訓爲故傳訓爲今汲古閣本經與傳
俱作租校書者併正義改之非也當據釋文改作祖
乃合正義原本
子室翹翹傳翹翹危也箋云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託
枝條弱也按陸元恪疏鴟鴞取茅秀爲巢以麻紩之

如刺韈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文選陳孔璋檄
吳將校部曲云鷦鳩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
之惑也李善註引韓詩曰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
以害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
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蕑風至蕑折巢覆有子
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箋義殆本韓詩毛傳但訓
危不言所託枝條之弱然選註又引荀卿子曰南方
鳥名蒙鳩爲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苕折卵破巢非
不牢所繫之弱也註引荀子是李以蒙鳩卽鴟鴞荀
爲毛公之師嘗聞其說此傳訓危或亦謂所繫之弱

故孔以箋述傳而不復別之也

予尾翛翛正義述經曰予尾消消而敝又曰定本消消作翛翛也如孔說則正義經傳俱作消消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當仍原本

東山

勿士行枚傳士事枚微也箋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此詩毛鄭義別具在傳箋然有陸元朗義有王子雍義釋文士行云毛音銜銜即橫字是謂毛意作無事橫銜其枚也云鄭音銜云無行

戶剛反是謂鄭意作無事銜枚讀經中行字爲銜箋中行字自爲行陳字也云王戶剛反是謂王述毛作無事行陣銜枚義同于箋也按傳訓枚爲微不以爲如箸橫銜之物釋詁云隱匿蔽竄微也說文云微隱行也从彳敚聲春秋傳曰白公其徒微之傳意言制彼兵服而來堂堂正正無事行于隱微有勞師襲遠之苦也正義述經云久勞在軍無事于行陣銜枚同傳于箋恐非毛意

蜎蜎者蠋傳蜎蜎蠋皃桑蟲也正義曰言在桑野知是桑蟲孔意殆以蜀非桑蟲故其言如此大雅韓奕鞗革金厄傳云厄烏蠋大如指似蠶不言桑蟲者以此傳已明且韓奕非正言蜀故耳說文云蜀葵中蠶也此今本說文之誤韓子云蟺似蛇蠶似蜀淮南子云蜀與蠶相類而愛憎異也韓奕傳爾疋郭註皆言蜀似蠶今以蜀爲蠶其誤顯然是以廣韻引說文云葵中蟲也已不作蠶字然猶是葵蟲非桑蟲許用毛詩古文何至相戾爾疋釋文引說文云桑中蟲也此乃與毛傳合當是許氏原本羅願云蜀葵中蟲亦食于藿似蠶而不食桑詩云桑野者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羅氏據誤本說文而爲此說不可从玉篇亦以

爲桑蟲而別有蝎蠋音之欲切廣韻亦然蓋以爾疋蝎蠋非此詩之蜀然樊光漢人其註爾疋已引此詩當不誤也

熠燿宵行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燐說文作粦云兵死及牛馬之血爲粦粦鬼火也正義據以駁傳誠是然釋文云燐字又作䗲玉篇云䗲螢火也廣韻亦同如釋文則傳原作䗲字䗲爲螢火傳自不誤豈陸本孔本未見與螢月令爾疋俱作熒熒是火光熒熒然䗲乃蟲之體也文選秋興賦熠燿粲于階闥兮李註引毛傳曰熠燿䗲也䗲螢火也

破斧

四國是皇箋云周公既反攝政東伐此四國誅其君罪正其民人而已正義引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薄姑又引書傳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瀦其宮謂如此則奄君見殺是書序而非書傳以鄭書序註言奄君遷于齊故也若然奄君實遷蔡叔亦僅放之此箋何以言誅正義未申箋意按說文誅討也討治也戮棄也周書以爲討然則誅卽是討或棄其身或但治其罪皆可謂之誅周公殺管叔而槃蔡叔兩見左氏傳而東山毛傳統言公族

有辟卽金縢所謂我之弗辟不得疑蔡叔亦致辟也傳云皇匡也則爲正四國君罪而哀其民人箋以正其民人卽是哀其民人傳箋亦當有別

伐柯

序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正義謂鄭以此詩刺朝廷羣臣得雷風之後啟金縢之前作毛以此詩刺成王作鴟鴞之後未得雷風之前作按金縢云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時實未卽迎孔傳云遣使者迎之順經爲解耳歸禾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孔傳曰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嘉禾序云周公旣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孔傳曰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又曰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歸禾正義曰王啟金縢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于時王疑未解必不肯歸周公當是啟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如二書序傳正義歸禾往復在啟金縢後矣毛于此詩惟

言禮義者治國之柄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其在雷風後先難以臆度然此序與九罭均言刺朝廷之不知則是一時之作九罭傳云周公未得禮也顧成王禮宜新迎之語而爲說也禮宜新迎爲啟金縢後語而尙復遲之又久是朝廷之人有疑于迎周公者毛亦當爲刺朝廷羣臣同于鄭說但鄭是避居東都在啟金縢之前毛是東征未還在啟金縢之後正義說非事實也九罭之義毛同此篇鄭則迎而歸矣狼跋序稱王不知宜在伐柯九罭之前而處末者彼詩主美周公遭難不失其聖故復本成王未知而言彼序

亦稱四國流言寧得謂在鴟鴞前作乎

九罭

鴻飛遵渚傳鴻不宜循渚也箋云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正義以毛亦爲大鳥不釋箋易傳之意按易漸卦初六鴻漸于干其占爲厲九三上九俱漸于陸三凶而上吉此詩之渚與干皆近水處下故傳謂鴻不宜遵陸高于渚下經鴻飛遵陸傳亦云陸非鴻所宜止者傳文變循言止以鴻之飛必漸進愈高乃爲羽儀可用若止于陸則有夫征不復之凶經言公歸不復王肅述毛訓復爲反云未得所以反之道是易之不復與此詩不復同故傳謂陸非鴻所宜止以喻周公當歸王室若止于東都則渚陸皆非所宜傳蓋依易爲說以鴻爲鴻鴈也史記陳涉世家陳涉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索隱曰尸子云鴻鵠之鷇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是也鴻鵠一鳥如鳳皇然非謂鴻鴈與黃鵠也箋專取鴻喻周公爲聖人故易爲大鳥蓋以鴻爲鴻鵠也

狼跋

公孫碩膚傳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箋以公爲周公讀孫爲遜謂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正義引孫毓之評蓋右鄭也詩書稱成王或曰沖人或曰沖子或曰孺子王或曰鬻子或曰曾孫此經獨稱公孫者七月篇陳后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題爲豳國之風鴟鴞以下皆周公事耳身未致王何以得附于豳風正以周公攝政東征無非欲輔導成王之大美以上繼先公之業則此六篇者雖爲周公而作其義實繫成王故得附于豳風也周大夫見鴟鴞之詩明著鬻子周公之心已如青天白日故于此詩復表公孫使六詩相爲首尾其意遠矣傳已釋公孫爲成王而復言豳公之孫亦以明此六詩附豳國之義可謂深得經旨孫毓乃謂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又謂成王去豳公已遠非惟駁傳兼以訾經魯頌稱僖公爲周公之孫商頌稱成湯爲湯孫此經公孫何非名例箋以周公遜位其說自可並行必欲抑揚亦何謂耶

鴟鴞罪人旣得後作次于七月當矣東山雖勞歸士實未得歸經中所陳皆預擬之詞觀四章皆言慆慆不歸可証破斧因不歸而追惡四國伐柯九罭啟金縢後刺朝廷之人疑迎周公狼跋總陳周公遭難欲

成公孫之大美次弟與古文尚書說合正義謂當于鴟鴞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依箋義爲說也

毛詩紬義卷十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小疋鹿鳴之什

鹿鳴

食野之苹傳苹萍也箋云藾蕭也正義謂箋以萍是水中之艸非鹿所食故易傳按玉篇苹云萍也又藾蕭也廣韻苹云葭一曰蒲白又曰萍別名又云藾蕭也皆兼从毛鄭之訓說文苹云萍也無根浮水而生者从艸平聲萍云苹也从艸洴聲苹萍互訓一依毛傳苹既爲水艸非鹿所食而詩言野苹則爲陸艸鹿得

食之毛許大儒曾不以爲異者凡萍非是江湖始有雖潢汙行潦亦有之故詩言野苹既野水有苹水落苹枯棲於衆艸鹿亦自應食之吉日漆沮之從傳云漆沮之水麀鹿所生鹿固逐水艸者矣爾疋郭本前云萍蓱其大者蘋後云苹藾蕭而釋文本及此詩正義所引皆作苹蓱是爾疋此文原有二本鄭作箋時前經當是萍蓱疑毛傳與爾疋不合故依後經藾蕭爲說非必以其爲水艸而易傳也

吹笙鼓簧傳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按月令仲夏之月調竽笙箎簧竽笙箎三者皆有簧簧者管器中金薄

鍱也傳以經言簧恐人誤爲別器故以笙實之曰吹
笙而鼓簧明其爲笙之簧非竽笙之簧也王秦二風
簧傳皆同此解正義于王風傳云簧之爲用本施于
笙舉笙可以見簧舉簧可以見笙故知簧爲笙而于
此傳無釋殆謂已具彼文誤也舉笙可見簧不必訓
簧舉簧不能見笙故必訓笙

承筐是將傳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箋云承猶奉也書
曰篚厥元黃按序言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
其厚意箋言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
也皆兼饗食言鄭以飲爲饗正義謂食禮無酒樂饗以訓

恭儉此詩以燕爲主以經有式燕之文故也但燕禮
無幣而經言承筐是將則是首章言饗次章言燕常
棣篇飫燕並舉此經當同之儀禮十七篇出于漢初
有經有記記之所載往往經所未言正雅周公所作
燕禮有幣此經亦足據依然不如兼饗爲當古者饗
亦兼燕春秋宣十六年左傳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
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
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
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是享亦兼燕又有一日饗燕
並行者昭元年左傳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也故傳

言行幣箋以元黃申之不以燕禮無幣爲嫌

示我周行傳周至行道也正義曰嘉賓皆愛好我以敬
賓如是乃輸誠矣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也按下經
德音孔昭箋云德音先王道德之敎也又云嘉賓之
語先王德敎甚明孔以下箋之義述此傳非毛意也
王肅述毛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不言先王
得之

視民不恌傳恌愉也爾疋釋言文爾疋作佻說文無恌
字佻云愉也左傳引此詩亦作佻則字當作佻爲正

四牡

周道倭遲傳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皃文王率
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
道爲後世法正義曰文王率諸侯使朝聘耳非謂令
此使臣自聘紂又曰傳言率諸侯朝聘于紂不言自
遣人聘也若其自遣人聘安得連朝言之又言不得
以王事之文便謂天子按正義釋傳岐周之道以時
未稱王仍在于岐既未稱王則經言王事卽是天子
之事孔必爲非聘紂者以序下箋有使臣往來于其
職之語不知箋言其職正言使臣之職孔謂爲西伯
所職之國恐非箋意箋云文王爲西伯之時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引論語以說此經知鄭亦以使臣爲聘紂也

學者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當時只是燕羣臣勞遣使臣而作至後世乃以入樂此說非也事是文王時事詩是周公作之觀此傳極爲分明傳言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作樂卽是作詩詩固樂之章也儀禮鄉飲酒燕禮用樂之節亦周公所定當時已以入樂欲使後世法文王之道何待後世始入樂乎正義曰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歌之獨于此言者舉中以明上下愚謂不獨此三詩卽下笙間所歌亦當同此也

翩翩者雖傳雖夫不也箋云夫不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雖爾疋作隹云隹其鳺鴀郭景純註曰今鵓鳩爾疋註云鵓鳩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說文作雖云祝鳩也从鳥隹聲又隼字註云雖或从隼一曰鶉字玉篇作鵻云祝鳩也急疾之鳥也或作隼隼云祝鳩也隹云鳺鴀也又鳥短尾之總名廣韻平聲隹云說文曰鳥之短尾者總名雖云鳥名上聲雖云說文曰祝鳩也隼云鷙鳥也說文同上隼與祝鳩截然兩鳥廣韻尙雖與隼別玉篇乃混而同之不知說文云雖或从隼原有錯誤蓋旣云从隼則字當作鵻今乃作隼不得云从隼也玉篇雖字竟从隼作鵻又音思尹切徐鼎臣等不加辨晰亦从其音而雖遂爲隼矣宋芑篇鴥彼飛隼正義引說文曰隼鷙鳥也爾疋鷹隼醜邢叔明疏引說文亦同然則唐宋來說文隼字下自有鷙鳥一訓隼訓鷙鳥而雖訓祝鳩與爾疋舍人註合說文初不誤校說文者依玉篇而誤也

皇皇者華

每懷靡及傳每雖懷和也箋云和當爲私正義謂鄭以傳無每雖之訓王以爲有兩皆述毛未知誰得其旨按卒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箋以傳中和

爲忠信孔雖曲爲之說終屬牽强王肅述毛云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仍用經懷字是殆以懷爲藏二者均非毛意傳中字對外而言凡以諏謀度詢等皆外來之善和謙諮訪是中心之善傳言兼此五者雖有中心之和謙猶當自謂無所及乃成六德也中是中心非中庸篇之中和也

常棣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傳兄弟尙恩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正義曰兄弟之多則尙恩其聚集則熙熙然不能相勵以道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

相勸競以道德相勉勵以立身又曰切切節節者相切磋勉勵之皃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註云切切勸競皃怡怡謙順皃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也定本熙熙作怡怡切切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如孔說則正義傳原作兄弟尙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云節節當彼偲偲不言切切者以切切與論語同也云定本切切作偲偲當云節節作偲偲釋文云切切然定本作切切偲偲然定本一依論語也今本如此與釋文本同然當改依正義原本乃合

飲酒之飫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箋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于堂則有飫禮焉聽朝爲公按經言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文承此句之後似專言飫禮而下傳云王與親戚燕者傳以此經非正行飫禮故釋飫字亦非正釋飫禮言飫燕俱在堂俱是私飲酒特不脫屨而升堂故謂之飫耳其實是燕箋以圖非常議大疑乃有飫禮是正釋飫禮則上二句是飫下二句是燕傳箋意別正義同之誤也爾疋飫私也郭景純註曰宴飲之私不言飫禮說文作飫云燕食也許用毛氏古文飫不訓私而訓燕食正以毛釋此詩言王與親戚燕故也飫與醧同文選魏都賦愔愔醧讌李善註引韓詩作醧說文醧私宴飲也亦與毛傳合玉篇飫云食多也醧云私也顧氏似以醧爲正然爾疋作飫而說文亦于飫字下引此詩則作飫爲正

伐木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傳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驚懼也傳以經首四句統言伐木鳥鳴出幽遷喬之事于嚶其鳴矣二句云君子雖遷于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始言興意則首四句無所謂興也正義引王肅云鳥聞伐木驚而相命嚶嚶然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以興朋友切切節節其言得傳旨也按王以伐木鳥鳴興朋友相切直依爾疋爲說如果毛旨亦然首二句傳何以不言箋引丁丁嚶嚶相切直也正以毛無此意故引釋訓以易傳驚懼二字正義謂得毛旨斯不然矣

伐木許許傳許許柹皃此章以伐木之有柹喻人君之有朋友故舊也說文柹削木札樸也从木市聲陳楚謂櫝爲柹文選馬汧督誄註引說文曰柹削椟也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曰諸侯子弟若肺腑索隱曰肺

音柹腑音附柹木札也附木皮也以喻人主疏末之親如木札出于木樹皮出于樹也詩云如塗塗附註云附木皮是也漢書楚元王傳曰臣幸得託肺腑註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傳言彼伐木者其柹許許然柹出于木猶朋友故舊之託于君故今釃酒以燕之也正義曰毛以爲伐木其柹許許然故鳥驚而飛去以喻朋友之相勸故德進而業修此章經無鳥鳴非經旨亦非傳意

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正義曰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按說文酤云一宿酒也一曰買酒是酤本有二訓說文又云醴酒一宿孰也釋名云醴禮也釀之一宿而成醴有酒味而已也漢書楚元王傳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顏師古註曰醴甘酒少麴多米一宿而孰然則一宿酒名醴亦名酤無承上句湑酒而言無湑酒則用一宿而孰者正以見王之厚意也正義說誤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傳蹲蹲舞皃箋云爲我擊鼓坎坎然爲我興舞蹲蹲然謂以樂樂已正義曰兄弟陳王之厚已使人爲之鼓舞言爲我者以樂由已而作故

也按此自是箋義傳于坎坎句無釋下句云舞皃傳意殆以二句俱屬舞也說文用毛氏古文坎作竷鼓作舞云繇也舞也樂有章从章从夅从夂詩曰竷竷舞我釋文引說文云舞曲也蹲作壿云舞也从士尊聲詩曰壿壿舞我釋文云蹲本又作壿引說文云士舞也爾疋釋文引說文亦云士舞據此則毛作傳時二句經文俱作舞我坎坎是舞曲二字已見伐檀其爲聲易識蹲蹲始見經故但釋下句毛意當然正義述經傳箋不分恐誤

天保

序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箋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于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正義曰上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議何相報之有鄭云亦宜者示法耳非故報也按鹿鳴以下五詩皆周公一人所作歌文王之事以示後世子孫四牡毛傳所言是也既作五詩卽作此篇以示爲人臣者亦當歸美君上之義周公作之太師編之以爲此次子夏作序親承聖旨非出胸情有何疑誤而云非相報也

是用孝享傳享獻也箋云謂將祭祀也下于公先王傳公事也傳以享爲祭釋公爲事是所以事其先之事言獻此酒食于禴祠烝嘗之時以享先王也箋以公先王爲先公先王故易傳享獻爲將祭祀而以禴祠烝嘗爲正行祭正義謂毛以上雖言獻之未是祭時故以公爲事是以傳之獻爲將祭祀同傳于箋殆非也

君曰卜爾傳卜予也按釋詁云卜予也與傳合正義未引

如月之恒傳恒弦釋文恒本亦作緪同古鄧反沈古恒

反廣韻平聲緪云大索緪同上去聲緪云急張亦作緪按淮南子云大弦緪則小弦絕緪卽緪也訓索亦訓急張與傳弦義合正義曰緪集註定本作恒是孔經本作緪字校書者依集註定本改之也當仍作緪字乃合若作恒乃恒心之恒傳必不訓爲弦矣

無不爾或承箋或之言有也箋以或者未定之詞此歸美君上不當言或故轉爲有書微子云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多士云時乃或言爾攸居孔安國傳皆云或有也呂覽云毋或作好遵王之道毋或作惡遵王之路高誘註曰或有也是或與有古字通

采薇

薇亦柔止傳柔始生也按上薇亦作止訓作爲生此又訓始生似與上無甚分別及觀下薇亦剛止傳云少而剛也乃知此傳始生二字卽是少字由生而少由少而剛上下自相申成序下正義曰毛言始生者對剛爲生之久柔謂初生猶未深悉傳義

歲亦陽止傳歷陽月也箋云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于無陽故以名此月爲陽正義釋傳曰毛以陽爲十月解名爲陽月之意又曰从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爲十月故云歷陽月

按毛果以陽爲十月直曰陽月可矣何以言歷且已經歷有陽之月而至十月則是無陽矣何能解名爲陽月十月純坤無陽至十一月一陽始生傳蓋言歷至生陽之月爲十一月也豳風七月述后稷先公之事以夏正紀時此詩序言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是述文王以服事殷之事當以殷正紀時毛以經之陽爲十一月則上歲暮爲子月蓋據殷正鄭以經之陽爲十月則上歲暮爲亥月蓋據周正傳箋各殊未可强合

象弭魚服傳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也箋云弭弓反

末觷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紛宜骨也按釋文云弭弓反末觷也如釋文則傳有觷字箋言弓反末觷者卽據傳文成句以傳言解紒不言何物之紒故申傳云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紛宜骨也釋文云觷說文方血反正義云說文方結反今本說文無觷字如陸孔則唐初說文有之其後陽冰刪去也紛釋文云本亦作紛說文弭云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从弓耳聲作紛爲是正義云弓必須骨故用滑象箋中宜骨也骨字疑當作滑

出車

自天子所箋云自从也有人从王所來謂我來矣按凡言所非盡在外之詞春秋公朝于王所小雅天子之所鄭風獻于公所在外之詞也此經殷王在京師而亦言所者猶漢京師亦謂之行在所史記衞將軍驃騎列傳云軍吏皆曰善遂四建詣行在所註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爲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奉高宮唯當時所在漢去古未遠其稱謂必有所本由是推之考工記曰惟若寧侯毋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閔二年左傳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與此經自天子所皆蔡中郎所云雖在京師亦行所至也

僕夫況瘁箋云御夫則茲益憔悴釋文云瘁似醉反本亦作萃依註作悴音同按說文無瘁字心部悴云憂也从心卒聲讀與易萃卦同說文凡言讀與某同者其字通成九年左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是悴與萃通此經作萃爲正

往城于方傳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下經城彼朔方傳朔方北方也畏此簡書傳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傳言近玁狁之國又言鄰國

卽序所謂中國蓋西北邊近戎狄者文王以天子命命將築城爲之守衞初無征戰之意及南仲到彼玁狁方強相度情形有非一城守而可了者因出師攘之北狄已卻而西方諸國又以戎難來告遂并伐西戎當時遣將以春行冬反爲期因二役并與出于不意至次年春始得旋師經言往城于方城彼朔方城實遣將之本意也諸國不自城而待天子遣人城之者春秋僖六年左傳諸侯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正義曰傳解經書新城之意劉炫云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產城攻其所

產是也然則諸侯不造城必待天子遣人城之詩山甫城齊召公城謝與此一例箋亦築城爲壘並言正義必謂是壘非城且云城是築之別名引春秋傳城築通文証之顯戾經文亦非箋意正義又以朔方爲大名不言其地之所在史記衞將軍驃騎列傳云元朔二年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又云使建築朔方城（平陵侯蘇建）張守節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是按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蕃語也傳又載武帝曰詩不云乎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立郡之始或借詩爲美名而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

城東北注曰詩所謂城彼朔方也道元以漢朔方縣爲卽此詩之朔方學者疑爲謂漢朔方縣在北河之南奢延水之北于秦爲新秦地于戰國爲燕西雲中九原地今爲陝西榆林府北鄂爾多斯六旗之地去長安千有餘里殷末西北地促南仲不應深入如此之遠此說非也春秋昭九年左傳詹桓伯曰肅愼燕亳吾北土也武王克商未下車卽封黃帝之後于薊薊卽燕也明商末有雲中九原爲紂時中國地南仲之城非深入矣漢朔方縣卽此經朔方道元說是

憂我父母箋云託有事以望君子此與邶風日月箋莊姜以莊公爲父母同而兩處俱無傳則毛意不必同箋汝墳云父母孔邇此亦可以父母爲詞言征夫久而未返憂我在家之父母也

魚麗

魚麗于罶傳艸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正義曰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言艸木折芟斤斧乃入山林也定本芟作操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字誤也如孔言則傳本文是艸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也定本是草木不折操斧斤入山林也操上無不字故孔以爲誤若操上有不字則云不操斧斤入山林

義亦得通孔必不以爲誤今本校書者依定本將芟作操于操字上加不字矣復誤會孔意于下句又加不字當依原本乃合傳又曰庶人不數罟正義曰庶人不總罟謂罟目不得總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也集註總作緵依爾疋定本作數義俱通今本依定本將總作數亦必依原本作總乃合

魴鱧傳鱧鮦也正義曰釋魚鱧鯇舍人曰鱧名鯇郭璞云鱧鮦徧檢諸本或作鱧鱷（鱧與鮦音同）或作鱧鯇若作鮦似與郭璞正同若作鯇又與舍人有異（有字當作無）或有本作鱧鰥者定本作鱧鮦按說文鱧云鱯也鱯云

鮦也鱧鱶二字別今經字作鱧毛必不訓爲鮦說文鯇云鱧也正義謂傳有作鱧鯇者說文訓鯇爲鱧知毛本作鱧鯇矣

毛詩紬義卷十一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

烝然罩罩箋云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言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喻天下有賢者在位之人將久如而竝求致之於朝亦遲之也遲之者謂至誠也箋以全詩俱是興體故其說如此傳于三章始言興則後二章是興而前二章爲賦序言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毛意蓋謂君子思魚御賓相與燕樂也傳云江漢之閒魚所產也罩罩籗也似不見有至誠意然文選潘安仁西征賦云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御李善註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遲之也是唐初本傳首有此二句言君子思待此魚以燕嘉賓至誠如是傳箋意別正義以箋述之誤也

烝然汕汕傳汕汕樔也按爾疋巢謂之汕則汕自可訓爲樔而汕汕則不可以訓樔傳言此嘉魚汕汕而遊于樔非訓汕爲樔也說文云魚遊水皃得傳意矣上章罩罩亦同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箋云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正義述經云我君子亦久如願來今來在于我君子之朝言君子求之至故賢者意能專壹也釋箋又曰將久如而來遲之者賢者遲君子物類相感所以相思遲之也既云我君子亦久如願來則遲之自是君子遲賢者而釋箋又言賢者遲君子上下矛盾詞意亦未分明諸經義疏非出一手此等處疑非穎達詞也

南山有臺

南山有枸傳枸枳枸按枳與枸二木文選宋玉風賦枳

句來巢李善註曰枳木名也枳句言枳樹多句也說文曰句曲也古侯切似橘屈曲也考工記曰橘踰淮爲枳此一木也陸元恪疏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此又一木也正義已引宋賦又引陸疏是合二木爲一木也然陸疏有云古語曰枳枸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慕而巢之是誤始元恪究之似橘之枳固非此經之枸而枸樹名枸不名枳枸亦與傳違史記西南夷傳云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蒟音窶駰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爲珍味索隱曰案晉灼枸音矩劉德云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爲醬美小顏云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土家出枸實不長二三寸味辛似薑不酢劉說非也廣志云枸色黑味辛下氣消穀如史記註諸家之說皃狀色味與陸疏迥殊文選蜀都賦云其圃則有蒟蒻茱萸劉逵註曰蒟蒟醬也緣樹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之辛香温調五臟此說與廣志畧同與陸亦異說文椒云積椒也从木从又句聲又者从丑省

一曰木名玉篇積云曲枝果今作枳椒云木曲枝也果名也今作椇然則毛傳所謂枳枸者字當作椒與椇音義同廣韻枸云木名出蜀子可食江南謂之木蜜其木近酒能薄酒味也謂枸爲木蜜與陸疏正同而別有椒字云曲枝果也則枸自別爲一木而積椒之爲枳椇有玉篇可証以釋毛傳當是也說文玉篇皆枸椒別木

由庚崇丘由儀

序下箋云無以知其篇第之處正義曰篇第所在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推尋而知故云意也如

正義則箋原作篇第之意當改正

蓼蕭

爲龍爲光傳龍寵也商頌受天之龍傳訓和也此則讀龍爲寵昭十二年左傳引此詩叔孫昭子曰寵光之不宜是讀龍爲寵易在師中吉承天寵也釋文云鄭光耀也王肅作龍云寵也古字龍寵通

宜兄宜弟傳爲兄亦宜爲弟亦宜按此章當指同姓諸侯序言澤及四海箋以夷狄戎蠻九州外之國當之四夷之君大抵異姓然亦有同姓者春秋時異姬姓巴子頓子大戎驪戎鮮虞亦皆姬姓雖其國在九州以內然已爲戎蠻卽屬四海不必定在九州外也若非同姓經何以言兄弟而傳又何以言爲兄亦宜爲弟亦宜乎

和鸞雝雝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

正義曰駟鐵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在鑣知此天子所乘以迎賓則亦乘車也鸞不當在鑣矣此箋不易之者以駟鐵已明之此从可知也按此說是也而駟鐵烈祖箋云在鑣兩處正義皆云經無正文故鄭作兩解是孔尙疑而未定也考工記云乘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註云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駟鐵箋云異于乘車謂異于玉金象三路是鄭以乘車爲天子之車烈祖八鸞鎗鎗箋云鸞在鑣四馬則八鸞又云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牡其鸞鎗鎗然聲和明言諸侯助祭與駟鐵俱是諸侯之車故駟鐵云置鸞於鑣烈祖云鸞在鑣也旣諸侯在鑣則天子當在衡史記禮書索隱引續漢輿服志曰鸞雀集衡廣韻鑾字註引古今註曰玉路衡上金雀者朱鳥也口衘鈴鈴謂之鑾也或謂朱鳥鸞也鸞口衘鈴故謂之鸞玉路有鸞在于衡上則天子乘車鸞在衡矣鄭分別天子諸侯確有定見初非作兩解也說文鑾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从金从鸞省許云人君當指諸侯其說與烈祖箋合然則此箋言天子車飾不易傳者誠如正義所謂駟鐵已明而傳言在鑣則當謂諸侯車飾言諸侯旣燕而出其車聲和敬則能受同福傳箋義別當分述也

鄘風干旄正義引異義許案王度記天子駕六諸侯駕四與易孟京春秋公羊同許以天子駕六六馬則不止八鸞故知說文人君乘車指諸侯言鄭駁異義

以駕六爲非則天子諸侯俱駕四駟鐵箋云巽于乘車指天子言也

湛露

厭厭夜飲傳夜飲私燕也正義曰楚茨云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亦君留之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燕私也加正義則傳是燕私今本傳者誤也當改依原本厭當作懕爾疋云懕懕安也說文引此詩亦作懕懕云安也爾疋釋文引說文云安靜也厭訓笮也於輒切

在宗載考傳夜飲必於宗室箋云夜飲之禮在宗室同

姓諸侯句則成之于庶姓其讓之則止按召南宗室牖下傳云宗室大宗之廟若然則宗室卽宗子之家也經言在宗上傳言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此傳言必于宗室皆據經字爲說是毛以天子燕同姓諸侯夜飲在宗子之家六國時經籍猶存未遭秦火故能言之鑿然如是鄭以毛上傳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故此箋云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讀經在宗爲宗室同姓非謂宗子之家也傳箋義別正義曰王與歡酣至于厭厭安閒之夜留之私飲雖則辭讓以其宗室之故則留之而成飲以箋述經是合毛鄭而一之也此經以夜飲爲重與楚茨不同楚茨備言燕私是祭祀已畢歸賓客之俎留同姓而燕于廟寢樂具入奏入于寢也此經之燕在宗室同異姓俱在俱命之不醉無歸至夜飲惟同姓乃成傳言必于宗室明與祭畢燕于廟寢者別也

彤弓

彤弓弨兮傳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釋文云赤弓也正義曰彤赤故言朱弓（當言赤朱字誤）又云漆之爲色赤之而已彤既是赤則知旅者爲黑也又云色以赤者周

之所尙陸孔皆云赤弓今本傳云朱弓誤也當改依原本正義又云毛以有功者受彤弓彤弓之賜弛（二彤字疑衍）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勞者此傳言彤弓以講德習射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此彤弓必當唐大二者之中有之耳其必當唐大亦未能審按春秋定八年經盜竊寶玉大弓卽四年傳所謂封父之繁弱也明堂位亦謂之大弓書召誥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正義引鄭註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成王賜周公者爲大弓此詩彤弓其當周禮之大弓乎

一朝右之傳云右勸也正義以勸爲勸有功引成二年左傳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釋之卒章一朝醻之傳云醻報也正義以報爲報有功引文四年左傳以覺報宴釋之孔以勸報俱非言飲酒恐非毛意古者左右之右本作又禮王制云王三又註云又當作宥聘禮云侑幣註云古文侑皆作宥公食大夫禮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註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莊十八年左傳云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註云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

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勸敬之意言備設此詩之右即宥也毛以上章言饗此章言宥故云右勸耳小雅鹿鳴序下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鄭以飲爲饗以酬幣屬饗禮以侑幣屬食禮然莊十八年左傳虢公晉侯朝王僖二十五年傳晉侯朝王二十八年傳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于王皆言王饗醴命宥是饗亦有侑幣非專食禮爾疋酬酢侑俱訓爲報報亦與勸同故箋亦云醻厚也勸也毛意右勸醻報皆言飲酒矣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傳莪蘿句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正義引爾疋云莪蘿蒿也今本爾疋釋艸無蒿也二字如正義則孔所據爾疋別本有此二字與傳同也舍人註曰莪一名蘿說文蘿云莪也莪云蘿莪蒿屬莪蘿互訓以爲蒿屬與毛傳合郭景純云莪蒿陸元恪云蘿蒿皆非也陸疏云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云生澤田以說在沚則可與中阿中陵則乖傳言君子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莪蘿固水陸俱有矣

載沈載浮傳楊木爲舟載沈亦沈載浮亦浮箋云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按傳當是載沈亦浮載浮亦浮正義曰言汎汎然楊木之舟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俱浮水上又曰傳言載沈亦浮箋言沈物亦載如正義則傳原作載沈亦浮蓋汎汎是浮皃若云亦沈則舟已沈矣尙何汎汎之有此急當从孔說是正者也惟孔以經中載字多訓爲則述經云則載其沈物則載其浮物旣言則復言載沈物載浮物于經中載字仍爲未釋不如从毛鄭訓爲載物之載較直捷也

六月

序宣王北伐也箋从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按此乃陸氏釋文註誤刋入箋當删去箋字用小字書之又序下箋云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正義釋序曰定本此序註云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代也按集本當作集註及諸本皆無此註如正義則序下無註故孔不別爲作疏當全行删去乃合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箋云于曰匡正也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正義曰鄭以王不自親征吉甫述王之詞故言王曰毛氏於詩言于者多爲於爲往所以爲王自征耳按此與下經兩王于毛皆無訓秦風王于興師孔謂王家於是興師彼王于與此王于一也訓于爲於亦無不可而必謂毛此經爲王自征者从王肅義也肅謂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以鎬爲鎬京孔已非之而仍以宣王先歸爲得傳旨騐經後二章宣王先歸殊無確據而卒章傳云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宣王但命吉甫而不親行已有明文箋訓王于爲王曰深得毛意王肅義不可从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傳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箋云匪非茹度也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言玁狁之來侵非其所當度爲也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穫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正義曰釋地云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其澤藪在瓠中而藪外猶焦穫所以接于玁狁也又釋箋曰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據在北方在焦穫之東北若在焦穫之內不得爲長遠也孔以焦穫在池陽故其說如此按如在池陽則去長安僅六七十里藪在瓠中豈得藪外仍爲焦穫而遠接于玁狁乎傳言周地不言藪澤則非爾疋之焦

穫名偶同耳鎬方毛無傳出車往城于方傳云方朔方近玁狁之國朔方在今陝西榆林府北塞外爲戰國時燕西雲中九原之地去長安千餘里鎬據劉向之言去長安亦千里焦穫當又在鎬方之外皆周初燕地對玁狁而言故傳曰周地由焦穫而鎬方由鎬方而涇水之北經文確有次第不可倒也

織文鳥章傳鳥章錯革鳥爲章箋云鳥章鳥隼之文章正義曰釋天云錯革鳥曰旟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縿也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按孔引孫炎訓革爲急自釋箋義傳意未必

然斯干如鳥斯革傳云革翼也然則革鳥者張翼而飛之鳥說文旟云錯革畫鳥其上所以進士衆旟旟衆也畫鳥二字申明錯革不以革爲急其意亦同于毛也

白斾央央傳白斾繼旐者央央鮮明皃按白斾當作帛茷正義述經曰以帛爲行斾央央然鮮明又釋箋曰九旗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當作帛〕斾者謂絳帛猶通帛爲旃亦是絳也如正義則字原是帛非白定四年左傳綪茷旃旌杜預註云綪茷大赤取染艸名也此詩釋文正義引左傳綪皆作蒨說文綪云赤

綪也从茜染故謂之綪从糸青聲徐音倉絢切茜云〔卽蒨字〕茅蒐也从艸西聲徐音倉見切茅蒐染絳左傳之茷卽此經之斾無緣得有白色矣釋文經作茷字註云本亦作斾正義經亦作茷字釋傳曰釋天云繼旐曰斾故云白茷繼旐者也茷與斾古今字也今汲古閣註疏本集傳本均作白斾當改作帛茷爲當正義又曰此旗也而言旐散則通名孔以經二句皆言旗恐非毛意說文用毛氏古文斾字註亦云繼旐之旗沛然而垂矣

如輊如軒傳輊摯也箋云从後視之如摯从前視之如

軒按傳以輊爲摯非字訓也古軒輊之字作摯考工記云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輈人云軒摯之任是也說文無輊字摯云抵也玉篇摯云前頓曰摯後頓曰軒輊云同上淮南人閒訓云道者置之前而不摯錯之後而不軒从車與說文合然則摯乃本字摯則古文假借也

至于大原傳言逐出之而已說大原者或以爲漢大原郡今山西之陽曲也近儒謂玁狁西北來侵不應逐之東出其言是也或以爲漢高平縣今甘肅之固原州也然漢高平後魏改置曰平高唐始爲原州無大

原之名猶非的証毛鄭不言大原所在以經自有明文不煩立說也經言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吉甫追奔逐北遠至大原之地下經云來歸自鎬則大原卽鎬之別名鎬方文連方爲朔方鎬其九原乎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東逕九原縣故城南酈註曰秦始皇置九原郡治此漢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也王莽之獲降郡成平縣矣西北接對一城蓋五原縣之故城也王莽之塡河亭也史記衛將軍傳元朔二年收河南地使蘇建築朔方城武帝詔引詩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漢初已以九原爲卽大

原故改置五原郡于此與朔方郡東西分立元和志
曰敬本古城在中受降城北四十里鄭虔軍錄曰時
人以張仁愿河外築三城自古未有敬本城周一萬
八百七十二步壕塹深峻亦古之堅守賈耽古今述
曰以地理求之前代九原郡城也今陝西榆林府北
塞外廢勝州西南有漢稒陽縣故城五原東部都尉
治也漢志云稒陽縣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乃古入
匈奴大路吉甫之逐獫狁實出于此若然九原卽大
原大原卽鎬史記匈奴傳秦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
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

而劉向云鎬去長安千里者秦郡寬大至四十四縣
若自九原南界計之亦僅可千里或劉向言千里舉
其大率言也

釆芑

鉤膺鞗革傳鉤膺樊纓也按傳樊纓二字釋馬膺之飾
鉤膺猶云當胸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鉤膺玉瓖薛
綜註曰鉤膺當胸玉瓖帶鞅以玉飾帶卽樊鞅卽纓
也然正義釋傳云言鉤膺樊纓者以此言鉤是金路
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惟有樊纓故云鉤
樊纓也如正義則此傳原云鉤膺鉤樊纓也今本脫

一鉤字春官巾車職云金路鉤樊纓故毛引以爲說
鉤釋經中鉤字樊纓釋經中膺字若傳文無鉤字則
經典言樊纓者多孔何以知毛必引金路爲說乎當
據正義增一鉤字乃合大雅韓奕云鉤膺鏤錫毛鉤
膺無傳箋云鉤膺樊纓也誤與此同亦當增一鉤字
巾車註云鉤婁頷之鉤也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
大帶纓今馬鞅

約軝錯衡傳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正
義曰說文軝長轂也則轂謂之軝考工記說兵車乘
車其轂長于田車是爲長轂也按說文軝云長轂之

軝也以朱約之从車氏聲詩曰約軝錯衡軝云軝或
从革正用毛氏古文爲說廣雅云軝轂篆也玉篇云
軝轂飾今引說文刪去之軝二字則是無篆飾之轂
未爲得也正義又曰錯者襍也襍物在衡是有文飾
其飾之物註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按爾疋錯革鳥
曰旟孔引孫炎鄭志皆以錯爲畫急疾之鳥說文文
云錯畫也許以錯訓文毛以文訓錯皆謂畫耳不必
別有物飾之

車攻

序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

竟土正義曰言復文武之竟土以文武用之先王舉以言之此當復成康之時也按序言復古卽據上二詩而言文王時化洽庸彭召南歌其關國咸懷癘串朔北詠其往城及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愼燕亳吾北土也厲王時小雅盡廢四夷交侵蠻孵大邦而荆州促矣狄居焦穫而并地促矣宣王南征北伐攘而去之卽爲復文武之舊序說未可非也序曰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正義謂復者對上篇爲復猶卷耳言又也此說亦不然爾無正篇鄭謂刺厲王也詩云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則厲王時諸侯背叛甚矣周本紀稱宣王卽位諸侯復宗周十二年魯武公來朝是復會諸侯亦復古之事也

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云甫艸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按經甫草釋文云甫毛如字大也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箋甫田釋文云舊音補十藪鄭有圃田下同毛如字甫大也如釋文則箋鄭有圃田句圃字亦當作甫音補楚詞劉向九歎云覽芷圃之蠡蠡王逸註引詩曰東有圃草文選班孟堅東都賦云豐圃草以毓獸李善註引韓詩曰東有圃草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艸也韓詩雖作圃草而薛註訓爲博大義與毛同亦當讀爲甫也

搏獸于敖箋云獸田獵搏獸也按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薄狩于敖薛綜註曰謂周王狩也引詩曰薄獸于敖水經濟水篇註引詩亦作薄狩于敖張賦作狩註以周王之狩釋之引詩仍作獸蓋讀獸爲狩也說文云獸守備者一曰兩足曰禽四足曰獸二句今說文無下句此从爾雅釋文引獸字原有兩解守備之訓義與狩同孟子巡狩者巡所守也易夷于南狩釋文云狩本亦作守箋云獸田獵搏獸鄭以經中獸字非禽獸之獸故特解之

搏獸猶言搏狩也正義謂搏取禽獸誤矣

決拾既佽傳佽利也箋云佽謂手指相次比也按說文佽云便利也引詩作佽文選東京賦云決拾既次李善註引毛詩曰決拾既次是鄭箋詩時經作次故以次比釋之唐風胡不佽焉正義佽古次字

弓矢既調調字釋文無音或謂離騷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當作徒紅切音同按詩與佽柴韻不與同韻周南惄如調飢傳調朝也釋文云朝也又作輖周禮考工記云大車之轅摯註云摯輖也釋文云輖音周一音弔或

竹二反儀禮既夕篇云志矢一乘軒輖中註云輖蟄
也賈公彥疏謂鄭讀輖從蟄然則經謂字當作輖音
竹二反矣

吉日

漆沮之從傳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
天子之所雍州有二漆沮一在漢扶風一在漢馮翊
此經漆沮東萊讀詩記朱子集傳皆主馮翊之水蓋
本禹貢孔傳水經漆水篇酈註引山海經太史公禹
本紀孔安國書傳馮翊之漆沮也引許慎說文潘岳
關中記班固地理志闞駰十三州志扶風之漆沮也

後言川土奇異今說互出考之經史各有所據識淺
見浮無以辨之是道元亦不能定其孰是也而沮水
篇註云鄭渠故瀆又東逕北原下濁水注焉書正義引此作
濯水自濁水以上無濁水上承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
流謂之濁谷水又東南出原注鄭渠又東歷原逕曲
梁城北又東逕太上陵南原下北屈逕原東與沮水
合分爲二水一水東南出卽濁水也至白渠與澤泉
合俗謂之柒水又謂之爲柒沮水云云禹貢道渭孔
傳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正義云地理
志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出岐山東入

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
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又引水經
濁水名柒沮者以証孔傳而斷之曰以水土驗之與
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如書正義言漆沮之爲洛
水信矣近世說經者又謂酈註濁水一名柒沮者本
出于方俗之言而孔傳出于魏晉間亦難憑信按說
文沮水出漢中房陵別有澶水卽沮水也註云水出
北地直路西東入洛與地志水經合漆字下云水出
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漆出岐山中隔
涇水斷無入洛之理而許後一說云入洛蓋卽謂鄭

渠所合之濁水一名柒沮者是柒沮入洛漢時實有
是說孔傳與俗語不足憑說文則可憑也旣漆沮入
洛則自下互受通稱故一曰洛水一曰漆沮之水緜
詩自土沮漆傳云沮水漆水也潛詩猗與漆沮傳云
漆沮岐周二水也皆漆沮分言且以岐表之而此傳
云漆沮之水則毛意亦爲洛水矣水經渭水篇云渭
水又東過華陰縣北註云洛水入焉闞駰以爲漆沮
之水焉卽用毛此傳爲說也

儦儦俟俟傳趨則儦儦行則俟俟文選西京賦云羣獸
駓騃李善註引薛君韓詩章句曰趨曰駓行曰騃駓

音部騤音侯韓詩字雖異而訓與毛同說文侯云大
也引詩曰伾伾侯侯伾與駓字異音同似許用韓詩
然侯訓大而伾訓有力大而有力雖與毛趨行義別
而毛于其祁孔有傳云祁大也大即指此趨行之獸
是許亦用毛傳爲說也

毛詩紬義卷十二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鴻雁之什

鴻雁

之子于征傳之子侯伯卿士也箋云侯伯卿士謂諸侯
之伯與天子卿士也箋易傳侯伯爲諸侯之伯則傳
意不與鄭同衛風淇澳傳云重較卿士之車鄭風緇
衣傳云緇衣卿士聽朝之服鄭衛兩武公俱以侯伯
入爲天子卿士宣王時樊侯申伯亦卿士也烝民仲
山甫出祖傳云述職也正義謂仲山甫爲王之卿士
職當覲省諸侯言此出行者述其卿士之職也崧高
生甫及申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
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箋云四嶽
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岳巡狩之事此宣王
時樊侯申伯爲卿士之証也但卿士非惟侯伯公亦
爲之宣王時召穆公以上公作二伯而兼卿士韋昭
國語註云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服虔左傳註云召
穆公王卿士也召公以二伯爲卿士故崧高王命召
伯定申伯之宅王子雍謂召公爲司空主繕治而黍
苗序云卿士不能修召伯之職是宣王時召公亦爲

卿士此傳言侯伯卿士所以別于上公卿士也必知傳如此者經言于征則是自王朝而出若爲州牧無假言征正義以鄭述毛失之

百堵皆作傳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箋云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按如板六尺則五板爲堵已三丈雉當十五丈矣鄭以五板爲堵絫之而五板廣二尺堵高一丈其意亦同于毛但此一堵之牆長六尺接五板而爲雉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正義引王愆期註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當爲三蓋謂三堵爲雉也杜預左傳註云

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其言足通毛鄭兩家箋板六尺不必泥也

雖則劬勞箋云此勸萬民之詞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按首章傳云劬勞病苦也下二章劬勞不更發傳傳意皆指之子此章箋以劬勞指萬民毛鄭義別正義以箋述之非也

庭燎

夜未央傳央旦也正義曰央旦者旦是夜屆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爲旦故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是也按釋文且七也反又子徐反又音徂

則傳本作且古且祖字通檀弓曾子曰夫祖者且也嘯堂集古錄載商祖戊尊祖丁尊祖皆作𠂤周穆公鼎皇祖穆公周雒公緘鼎用追享孝于皇祖考祖皆作𠂤祖訓始言始夜也宣王言夜如何其豈夜尚未始乎已見庭燎之光矣始對次章艾久而言正義用王子雍說讀且爲旦失之爾疋艾有四訓長也歷也相也養也歷有歷久之意與毛傳義近宣王言夜如何其豈夜尚未久乎已見庭燎晢晢矣由央始而艾久立文之序如此正義以未央未久毛意大同特以意度之未央先于未艾非毛旨也

夜鄉晨按此章煇从軍聲旂从斤聲與晨協証之僖五年左傳晉童謠前人論之當矣而此詩釋文煇音暉旂音祈與晨協則晨當音時說文晨早昧爽也从臼从辰辰時也辰亦聲又辰部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靁電振民農時也又云辰房星天時也爾疋云不辰不時也齊風不能辰夜秦風奉時辰牡傳云辰時也辰與時一物也震振㞋三字皆从辰得聲書盤庚云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石經作祇動皐陶謨云日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作振敬是震振與祇通爾疋云㞋牡麎牝㞋某氏註引詩瞻彼中原其㞋孔有今

小雅吉日云其祁孔有箋云祁當作麎是麎與祁通時祇祁皆今支韻字古支微相通卽以晉童謠言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晨辰振从辰聲讀時與旂協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賁音肥廣韻微韻中亦載賁字說文萉从艸肥聲又作𪎭云萉或从麻賁是肥賁一字小疋采芑嘽嘽焞焞與雷協軍字說文無聲然訓云圜圍也从車从包省包亦圜也左傳上言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下言火中成軍成卽成其圍事軍有圍義音當从之是以揮煇輝暉翬楎𪸩旗𤞑皆入微韻說文犇云从夭賁省聲賁音肥是晉謠亦可从支微韻讀也

沔水

誰無父母傳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箋云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于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如傳言則經父母卽京師也古地名如亢父莒父勝母酉王母之類皆以父母爲地名傳言諸侯之父母猶論語云父母之邦孟子云去父母國諸侯受封之始皆本于京師傳以地言故曰京師者諸侯之父母箋以人言故曰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易傳非申傳矣又箋云女自恣聽不朝正義曰箋云自恣不朝集註及定本恣下有聽字如孔言則正義本無聽字校書者依集註定本增入當改依原本乃合

讒言其興傳疾王不能察讒也箋云王與侯伯不當察之傳惟言疾王而箋兼侯伯正義以箋述經不言毛異誤也

鶴鳴

鶴鳴于九皐傳興也皐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箋云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按傳不釋九字言喻賢者身隱則鶴鳴當在隱僻之處離騷云步余馬于蘭皐兮王叔師註曰澤曲曰皐引詩鶴鳴于九皐釋文引韓詩云九皐九折之澤然則澤曲折者爲皐經已言皐曲折可知傳明皐之爲澤而以身隱二字表澤之曲折既有曲折則九字不待釋而明矣正義謂鄭以一鳥不鳴九澤云九皐者明深九坎是謂毛傳爲一鳥鳴九澤也非毛旨也

可以爲錯傳錯石也可以琢玉按說文鑢云錯銅鐵也玉篇錯云鑢也廣韻錯云鑢别名金吉甫書傳云錯以鐵爲之今鑢是如諸書所言錯卽是鑢此經言石可爲錯傳云錯石下經可以攻玉傳云攻錯也如傳

意則錯爲攻治器物之通名其用以錯玉者則爲石耳但石可以錯玉亦卽名之爲錯禹貢錫貢磬錯孔安國傳曰治玉石曰錯治磬錯也與毛傳合說文引此詩作厝云厲石也磨厲與攻錯一也爾疋犀謂之剒釋文云剒本亦作厝玉篇剒字註云亦作錯錯與厝古字通是許亦以錯玉者爲石也篇韻以錯爲鑢其訓偏矣

祈父

祈父箋云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正義曰若疇圻父酒誥文也彼註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意也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如孔言則正義本箋文作若壽故以定本作若疇爲誤校書者不細繹正義乃依定本作若疇當正之釋文云疇此古疇字本或作壽是箋本有作壽者也

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傳恤憂也宣王之末姜戎爲敗箋云予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詞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衞女何移我于憂使我無所止居乎按上傳云祈父司馬職掌封圻之兵甲傳意謂司馬當起封圻內之兵甲封圻

之外則不當令之從戎史記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宣王已亡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大原註韋昭曰敗于姜戎時所亡也南國漢江之間唐固曰南國南陽也如韋唐二家則姜戎之役有南國之師南陽地近漢江宣王時爲申伯之國非封圻內地蓋徵其兵以戍守京師亦如春秋時諸侯戍周也以戍守徵故經曰予王之爪牙司馬使之伐戎故經曰轉予于恤傳言姜戎爲敗則詩是既敗後作本非封圻之內徵之戍守轉之伐戎所以怨也合上下傳觀之毛意顯然正義傳箋合述非毛旨也

有母之尸饔正義曰千畝之戰王之郊內勝負不至多時而恨其不得代母爲父陳食者時王室既衰戰則恐敗恨其轉已故舉此以刺不得爲多歷時日而恨也杜預以千畝爲晉地孔晁以千畝爲籍田在王之近郊正義从孔晁故爲此解按桓二年左傳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如左傳猶未知千畝當屬何處而史記晉世家云穆侯戰千畝有功則是王師近在晉地穆侯聞敗而救之故云有功而名其子

爲成師也杜預言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其說近是王師在晉地則多歷時日固有已从軍而毋爲父陳食者矣

白駒

白駒釋文云馬五尺以上曰駒按五尺以上卽六尺說文馬高六尺爲驕是也駒是二歲馬尙須攻習未堪乘駕陳風株林釋文具言之此不言字誤作釋文時猶是驕字也當改正

爾公爾侯傳尒公尒侯耶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按陳風株林傳云大夫乘駒此篇首章傳云賢者有乘白

驕而去者是此賢者爲周之大夫也古者天子卿大夫稱內諸侯王制言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孟子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此經賢者既爲大夫視公視侯皆分所應得故經公侯兼舉傳亦以一耶字釋之言尒非視公耶尒非視侯耶何爲棄職事而貪逸樂無期以反也正義謂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尒豈是公也尒豈是侯也何爲亦逸豫無期以反乎殊失傳意

勉爾遁思正義曰此來思遁思二思皆語助不爲義也按釋文云遁字又作遯易遯卦釋文云遯字又作遁又作逯大雅雲漢云寧俾我遯釋文云本亦作逯漢書匈奴傳云逯逃竄伏敘傳述贊云攜手逯秦顏師古註皆云逯古遁字毛詩本古文字當作逯逯从彔得聲說文彔聲之字或讀若賸賸戶隹切逯有賸音與來期韻二思是語助正義說是但未言遁之何以協上來期故詳著之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正義曰汝於彼所至主人禮餼待汝雖薄止有其生芻一束耳當得其人

如玉者而就之不可以貪餼而棄賢也按首二章兩所謂伊人皆指賢者三章則四爾字指賢者此章有人有爾故箋以人屬他人爾屬賢者但鄭言女行所舍則不以空谷爲義故正義云空谷非一猶未知其所在傳于空谷云空大也此賢者已處空谷則其人爲谷中主人傳意言女乘白駒至于空谷致生芻于主人必爲其人有德如玉然不可以得所依歸遂不寄聲于我而有遠我之心也後漢徐孺子詣郭林宗致生芻一束于廬前而去林宗曰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卽此詩之義也傳箋當

別

黃鳥

復我邦族正義曰言此邦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與已不善居異所耳不必卽他邦也按經明言此邦我邦傳言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明非止一邦庶人之禮得連姻外國邶風棄婦而言涇渭濁清卽秦女嫁衞之証何言此之邦族非他邦乎

復我諸兄傳婦人有歸宗之義箋云宗謂宗子也正義曰因此諸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爲昆弟之爲父後

者傳曰何以朞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朞也此以諸兄爲宗之文也又曰箋恐謂宗是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按艸蟲傳云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正義于彼傳云歸宗謂被出也此傳歸宗亦當泛言被出非謂兄也箋知傳意故以宗子解之婦人于外家宗子不必定是兄弟行亦當有伯叔行下經言復我諸父傳云諸父猶諸兄父兄行別何以言猶知傳意歸宗是指宗子不係父兄爲義矣箋得傳旨正義失之

我行其野

言采其蓫傳蓫惡菜也箋云蓫牛蘈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正義曰此釋艸無文陸璣疏云今人謂之羊蹄定本作牛蘈如正義則箋云蓫羊蹄也正義凡言定本作某者皆與所據之本異箋作羊蹄故引陸疏証之校書者不加詳勘遂依定本改爲牛蘈耳釋文蓫勑六反本又作蓄文選曹子建七啟云霜蓄露葵李善註引此詩云蓫與蓄音義同也與釋文說合廣雅云堇羊蹄菜廣韻堇字註云羊蹄菜蓫字註云同上齊民要術云羊蹄菜一名蓨卽苗蓨也類篇亦云苗羊蹄按說文無蓫字蓄云積也不以爲菜名堇云艸

也讀若釐與蓫音不近惟蓄蓄蓨苗募五字連列蓄蓨卽此詩下章之蓄次蓨苗當爲此詩之蓫廣韻苗他六徒歷丑六三切又音剔丑六切與釋文勑六切合其爲蓫無疑玉篇募字註云蓫募馬尾蔏陸也引說文曰艸枝枝相值葉葉相當則說文募卽爾疋之蓫因此詩之蓫連類而次于苗字下也廣韻蓄堇苗蓫四字並在丑六切中音同義俱得通矣若然羊蹄卽苗蓨苗蓨卽蓫釋艸有苗蓨而孔言無文者以爾疋前云蓧蓨後云苗蓨郭景純註俱云未詳而蓧蓨之蓨亦音剔與苗音正同未審何者足當羊蹄故云

無文也

求爾新特傳新特外昏也箋云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肯勝之按傳以外釋新以昏釋特鄘柏舟云實維我特傳云特匹也此傳猶言外來之昏匹耳鄭谷風序云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昏字亦可指婦人言非必婦人之父爲昏也箋云新外昏特來之女則以昏爲此女之父傳箋各別正義合而述之誤也

成不以富箋云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正義述經曰女如是不以禮爲室家誠不以是而得

富經與箋俱作成正義述之乃作誠雖論語引此詩作誠然箋意謂不以禮爲室家則雖成室家之事亦不足以得富正義乃云誠不以是而得富非經旨亦非箋意

斯干

序宣王考室也箋云宣王于是築宮廟羣寢旣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正義述序曰與羣臣安燕而樂之又曰與羣臣安燕爲歡以樂之又述箋曰設盛食燕羣臣歌斯干之詩以歡樂之又曰昭四年左傳叔孫爲孟丙作鐘饗大夫以落之服虔云釁以豭豚爲落襍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註云設盛食以落之卽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樂之事下箋亦云安燕爲歡以樂之又曰本或作樂以釁又名落定本集註皆作落未知孰是如孔言則所據箋本作樂之校書者依定本集註改爲落之也按服虔左傳註則落卽是釁襍記云考而不釁鄭註言設盛食以落之彼正義引庾蔚云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卽歡樂之義也以襍記之文明言不釁則鄭註落之不得爲釁故以歡樂釋之對文則以豭豚釁爲落與賓客燕爲樂散文則落樂皆通此箋上已言釁之不必更言落之作樂爲是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正義謂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巳師徒異讀孟仲子引詩於穆不似是字同之驗此說是也至謂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謂旣在巳地而續立其妣祖之廟則非鄭意箋讀巳午之巳爲巳然之巳故云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未嘗言巳地成其宮廟也說文巳部云巳巳也四月陽氣巳出陰氣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亦讀爲巳然之巳與鄭正同古者似以巳三字

通易明夷文王以之箕子以之鄭氏易皆作似之檀弓註云以己字是也但似巳二字同物同音何假更言讀如則知此詩之似原作巳毛知巳與似同故訓爲嗣玉篇巳午之巳云嗣也即用毛此傳爲訓鄭正恐人誤作巳午之巳故但讀如巳午而云巳成其宮廟也

君子攸芋傳芋大也釋文云芋或作吁按芋與吁同說文芌云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芌也从艸亏聲徐鍇曰芌猶言吁吁驚詞故曰駭人如說文是芋本有大義以其大可駭人故又同吁此傳云大也蓋謂君子

見而大之下章方言攸躋攸寧此章尙是未躋時事故歎其大非謂君子居中以自光大如正義云云也王文考靈光殿賦云吁可畏乎其駭人也正用此詩

如鳥斯革傳革翼也按訓革爲翼則非皮革之革韓詩作勒云翅也翅翼二字說文互訓則韓義亦與毛同惟其字作勒疑當爲翮說文翮正訓翅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云勒分翼張李註引劉熙釋名云勒與肋同不引韓詩者以韓詩勒訓爲翅若云翅分不得更言翼張故置而不引亦知韓詩之勒當與翮同而此詩之革則又翮之省文也釋文謂革毛如字者殆非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傳正長也冥幼也正義引王子雍說謂宣王之臣長幼有禮又曰本或作冥窈者爾疋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曰噦噦其冥爲冥窈于義實安但于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註爲毛說按釋文云長王丁丈反崔直良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是崔靈恩讀傳爲長短之長說文長云久遠也序曰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然則直良切乃長之本音其令長及長幼之長皆假借字此傳正長當从崔讀長言其寬潤窈言其邃深也不必以釋詁育孟耆艾正伯之文爲疑

下莞上簟箋云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正義曰釋艸云莞苻蘺某氏曰本艸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一名蒲用爲席按爾疋釋文云莞本或作⿱艹皖說文⿱艹皖云夫蘺也从艸皖聲不云可爲席是爾疋莞本作⿱艹皖某氏及郭璞註所云莞蒲皆當作⿱艹皖蒲非此詩之莞正義引以釋箋誤矣釋艸前文云⿱艹庫鼠莞郭註云亦莞屬也纖細似龍須可以爲席蜀中出好者說文莞云艸也可以爲席此莞乃此詩之莞以其纖細故箋謂之小蒲矣正義又曰司几筵設席皆麤者在

下美者在上其職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故知莞爲小蒲之席也此解深得箋意但莞細于蒲而竹簟之麤何以反加莞上玉篇引此詩作上莞下簟于義爲安蓋梁時經本有如此者正義謂常鋪在上宜用堅物以釋上簟似爲有理而于禮經設席麤者在下美者在上終自相乖也箋兼葦言不專于竹正義惟釋竹簟亦疏

無羊

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傳陰陽和則魚衆多矣箋云魚者

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正義曰傳云魚多者言由魚多故捕魚者衆解人共捕之意按經以魚多爲豐年之祥以旐旟之多爲室家之祥初無人衆之事此傳亦明言魚衆不言人衆下傳云旐旟所以聚衆也是解旐旟所以得爲室家之祥者以旐旟本所以聚衆今牧人夢見之知將來子孫衆多亦非謂此牧人夢見旐旟之下聚有多人也正義强傳同箋實誤

毛詩紬義卷十三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

序家父刺幽王也箋家父字周大夫也正義謂雲漢瞻仰箋俱引春秋此不引春秋註有詳畧鄭無義例是也謂春秋家父凡伯之等並應別人則非桓五年春秋書仍叔之子來聘若如孔說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則經書仍叔可耳何爲必稱仍叔之子乎正以此仍叔是雲漢詩人天下

皆知故特著之以見雅詩已亡之意以此推之隱七年凡伯即瞻仰詩人桓八年家父即此節南山詩人桓五年仍叔上距宣王初年百二十一年父沒子聘于理無妨隱七年凡伯上距幽王初年六十六歲桓八年家父至十五年仍見經上距幽王初年八十五歲年月非甚久遠古人長壽者多何足疑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傳巖巖積石皃箋云興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按文選吳都賦云夤緣山嶽之岊劉淵林註引許氏記字曰陬隅而山之節也今說文作高山許以陬隅二字釋岊而云高山

之節是許以巴節字同陬隅玉篇又作巇嵑云高崖積石相向是節字中已有積石意釋文云巖本又作嚴傳非以積石訓巖巖言維有積石所以高峻令人視之巖巖然也箋云人所尊嚴亦以經作嚴字故云然若作巖巖則二句皆屬山言何以與下具瞻乎正義雖云巖巖具瞻互相發見然訓釋迂回不如作嚴嚴爲直捷矣

維周之氐箋云氐當作桎鎋之桎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鎋持國政之平正義曰說文云桎車鎋也則桎是鎋之別名耳以鎋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政

故以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鎋也按說文桎云足械也並無車鎋之文箋以桎易氐字未嘗云桎即是鎋正義合桎鎋爲一亦非箋意詳觀正義鎋能制車之文乃知正義原本必非如此釋文云桎礙也說文云軔礙車也楚詞朝發軔于蒼梧兮王逸註云軔楮輪木也玉篇云軔礙車輪木或作杒是軔與杒同說文杒云桎杒也此原是木名以礙輪者不擇何木或此木亦可斲以礙輪故名桎杒而桎有礙義杒與軔通正義原本當曰說文云桎車杒也則桎是杒之別名耳以杒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政蓋杒所以止車故言能制車若鎋則所以行車不得言制車然則正義不誤校書者因箋桎鎋連文故改杒爲鎋而正義遂不可通耳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傳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箋云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正義曰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爲政則宜爲己身之己不宜爲已止也按箋讀已爲紀故言用能紀理其事且又明言用平正之人亦是人而非己正義緣上躬親解爲己身之已非箋意也

正月

胡爲虺蜴傳蜴螈也釋文蜴星歷反字又作蜥是蜴蜥字同按此虺蜴與斯干虺蛇不同斯干之虺當作虫一名蝮爾疋釋魚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爲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爲蝮虺說文虫云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蝮云虫也是斯干之虺本爲虫一名蝮也釋魚又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說文虺云虺以注鳴詩曰胡爲虺蜥从虫

兀聲蚚云蚚易也蚢云榮蚢蛇醫以注鳴者陸疏云虺蜴一名蠑螈蜴也或謂之蛇醫是此詩之虺爲虺蜥與斯千殊也正義于此殊少區別

褒姒威之傳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釋文姒云音似毛云姓也鄭云字也威云呼悅反齊人語也字林武劣反按傳後今無箋如釋文則古本有箋今汲古閣本脫也褒姒褒國君所獻故冒姒姓其實童妾厲龍漦而生有母無父故鄭以姒爲字威齊人語似非元朗所能言亦當是箋又此章傳箋不少孔總釋經文後更不別釋傳箋褒姒爲后始末亦不疏明疑正義亦

有脫簡也

乃棄爾輔傳大車重載又棄爾輔正義曰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于輻以防輔車也按車上之具皆以輔車其可解脫者亦不少傳不指言何物以經文自具不煩解說也此章乃棄爾輔與將伯助予相對則此輔是人非物下章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則僕卽是輔可知經言大車旣重載矣乃棄爾輔車之人至輸傾爾載乃請長者相助晩矣若不棄爾輔車之人則有益于輸輻輔車何人爾僕是也果能屢顧念之卽不至輸傾爾載矣如此經意自明不必別有物也

十月之交

序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耳如鄭言是毛公改序厲王爲幽王而移其篇第于此也說此以下四詩者或从毛或从鄭皆無確然可據之文正義已云各从其家不復强爲與奪而百川沸騰不同三川之震又以鄭義爲安是爲自亂其例毛公先鄭四百餘年去孔子未遠旣已改序卽當从之正不必紛紛辨難也

朔日辛卯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正義曰此朔月辛卯自是所食之月云云如孔說經文是朔月今汲古閣本作朔日者涉箋而誤也當改正乃合

不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正義曰日月告天下以王有凶亡之徵故不用其常道度所以橫相干犯也按日月行天各自有道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恒少然有交會而不食者卽有不交而亦食者春秋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

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漢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皆十月十一月晦頻食于法一百七十二日有餘而一交交乃有食若比月則未交何由有食而春秋漢史現皆有之秝家推之不得諱言術疏多云昔誤而不知天道深遠固有如是之神明而莫可測者既有不交而食故箋謂橫相干犯屬之厲王毛以此詩爲幽王則是依限而食是以梁虞劆唐一行推之在幽王六年乙丑歲　國初學者以授時推之是歲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既依限而食卽非橫相干犯毛解此句必不得與鄭同唐秝志

日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食然春秋于秝應食而不書者尚多蓋日食必在交限而入限不必盡食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歷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爲之隱四者皆德之所生秝家之言如此是月有避日之理此章毛無傳以上傳日君道月臣道推之毛意蓋謂月不用其臣道而變行以避日也正義以箋義述毛未爲得矣

胡㬪莫懲箋云㬪曾也此用節南山傳也㬪从晉聲說文晉曾也毛無讀若之例㬪訓曾卽讀爲曾鄭亦不言當作㬪曾讀若晉曾音同者義可通是漢以來曾晉㬪三字一也釋文仍音七感反非

豔妻煽方處傳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箋云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敵夫曰妻正義曰皇父及伯仲是字之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同姓剡也序下正義引中候剡者配姬以放賢以剡豔爲古今字按鄭惟據經妻字疑正月言褒姒此詩言豔妻當別爲一后故以爲厲王后耳未嘗言姓剡也宣王元舅申伯是厲王后申

國女也姓姜不姓剡鄭解豔妻亦當爲美色正義云云誤也

日予不戕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曰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釋文云戕在良反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如孫毓言則經本作臧字毛無破字之例此二句當爲皇父述人之言云女謂予所爲不善當知下供上役禮則有然矣陸孔同時釋文所言孔豈不知乃猶以鄭述毛非毛意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傳悠悠憂也里居也痗病也箋云

里居也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正義述毛曰毛以爲詩人見王政之惡如此故言悠悠乎可憂也爲此而病亦甚困病矣正義可憂也之下當釋里居乃云爲此而病則傳里不訓居明矣釋文云里如字毛病也鄭居也本或作瘇後人改也如釋文則傳原云悠悠憂也里痗病也居也二字當衍涉箋而誤也

雨無正

旻天疾威正義曰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孔明言俗本之誤今汲古閣經文此句作旻天不合正義原本釋文云旻密巾反本又作昊天者非也陸謂當作旻天校書者依釋文而誤也當改正

周宗既滅正義述經曰毛以爲周室爲天下所宗今可宗之道既滅國亦將亡無所止而安定也又靡所止戾傳定也正義釋曰此傳質畧王述之曰周室爲天下所宗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毛以刺幽王理必異于鄭當如王說按正月褒姒威之傳云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此句不復發傳當同于前史記周本紀幽王三年云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又云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周太史言周亡矣禍成矣卽此詩既滅之義孔以王肅義述毛謂可宗之道既滅雖亦可通究非毛旨

小旻

國雖靡止傳靡止言小也按下民雖靡膴句傳不釋膴字鄭讀爲模云法也正義以鄭述毛而王肅讀爲幠云大也言無大有人韓詩作腜云猶無幾何皆謂民少皆依經分釋也傳意膴卽周原膴膴之膴頁以此經當言國靡膴民靡止今言國靡止則是民因國無腴美之地而然故以小也二字統釋之是膴字已于靡止句釋之矣靡止靡膴只一小足以盡之不煩更爲立說以鄭述毛非傳意也

小宛

序刺宣王也誤當作幽王

中原有菽傳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箋云藿生原中非有主也正義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羹牛用藿是也此經言有菽傳箋皆以藿爲菽以言采之明采取其葉故言藿也按說文藿作藿云尗之少也則藿原是菽既在原中宜

乎易得傳言力采乃得者正以其少故也說文此訓直爲毛傳作箋未可以爲菽之葉矣

宜岸宜獄箋云仍得曰宜正義曰時政苛虐民多枉濫此人數遭之在上以爲此實有罪宜其當然由其仍得故曰宜也如孔說是讀箋仍得爲應得也按箋言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釋經我字是遭獄訟者自言不應得而得非在上者謂其應得也說文仍从乃聲古者乃亦音仍爾疋仍乃也是仍乃二字音義同鄭葢以仍爲乃言不應得而乃得也

小弁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傳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正義曰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又曰引此者言大舜尚怨故太子亦可然也孔此解猶未深得毛意傳引號泣于旻天釋何辜于天引于父母釋我罪伊何耳孟子述公明高曰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釋書于父母句與此詩正同故傳引而釋之也

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傳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孫毓謂傳意毋斥褒姒正義譏之謂太子非離歷褒姒而生按上傳云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則經中毋字自指褒姒以褒姒見爲后也傳但以毛裏爲內外亦未嘗以太子爲褒姒所生箋云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于我似以離裏指申后然觀下箋云太子不爲王及后所容而見放逐則此箋離裏亦當指褒姒不處胞胎因上不得皮膚之氣而連言之耳不必泥也

雉之朝雊箋云雊雉鳴也正義曰雄雉之於朝旦雊然而鳴又引說文云雊雄雉鳴也按今說文雊云雄雌鳴也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玉篇雊云雄雌鳴與說

文同廣韻雊云雉鳴與此箋同初無雄雉鳴之說文選潘安仁射雉賦云雉鷕鷕而朝雊徐爰註曰鷕鷕雉鳴也又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雌雉不得言雊顏延年以潘爲誤用也按詩有鷕雉鳴則云求牡及其朝雊則云求雌今云鷕鷕朝雊者互文以舉雄雌皆鳴也徐註爲潘賦曲圓其說而不知雊之爲訓本兼雄雌孔以雄雉鳴釋箋又引別本說文以實其說非鄭訓雉鳴之本意也

析薪扡矣傳析薪者隨其理箋云扡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正義曰析薪而言扡明隨其

理扡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按从也从它之字隸書多混而爲一扡依說文當从手从它但其訓爲曳非此詩之扡明矣玉篇引此詩作扡云謂隨其理也廣韻杝字註亦云析薪是經有作杝字者然說文杝訓落也亦與傳箋不合廣韻扡云離也說詩者或謂扡是以手離之析既是離安得扡又爲離正義讀扡爲施得之但亦非漸相施及葢施有从義有伺義孟子云施从良人之所之邸中有麻詩將其來施施箋云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已之皃是施有隨从伺覗之義故毛以爲隨其理鄭以爲觀其理扡與施

音義同也

予之佗矣傳佗加也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按以罪加佗人義自得通但如孔言則經既言予又復言佗必予不訓我訓爲與而後可爲以罪與佗人也說文佗云負何也舍彼有罪而妄加于太子太子身負此罪故經曰佗而傳曰加矣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傳念父孝也孟子引舜孝以論此詩故毛亦引孟子而斷太子之爲孝用師說也于時太子已奔申國不忘幽王其哀痛惛怛之心必有流

露于言面者故其傳述之如此經曰遑恤似已決絕者痛之切正其念之深也幽王果欲殺太子亦無難詭詞召反至而戮之當年不聽讒言而于所謂我躬不閱者卒能容其逋竄以成東周數百年之基則此詩之孝有以感動其心矣

巧言

曰父母且箋云始者言其且爲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之人正義述經曰王之始者言曰我當且爲民之父母也自許欲行善政今乃刑殺其無罪無辜之衆人又釋箋曰無道之君皆自謂所爲者是道非

知其不可而爲之也按箋云始者言其且爲民之父母則經中曰字是詩人之言孔以爲幽王自言非箋意也

亂如此憮傳憮大也箋云憮敖也爾疋釋詁云憮大也釋言云憮敖也而釋言之憮陸氏釋文本作幠是二字本通此詩兩憮字毛作傳時上經當作幠故訓爲大下經作憮以憮之爲敖人所易知故不釋也鄭箋詩時兩經皆作憮故訓爲敖正義以毛訓憮爲大遂下經云昊天乎王甚虐大我誠無辜而辜我是虐大也大字釋憮字而虐字于經並無所指未得毛意按

上憮字訓大是總言亂之大下已威大憮分承此句
言王甚可畏王甚敖慢毛意亦當同鄭也

僭始既涵傳僭數涵容也正義曰亂之初所以生者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受其言知王不察眞僞遂以漸進讒也蓋本王肅說按傳意讀僭爲譖故訓爲數數色主切言此譖人數說于王之始王既容受其言也釋文云僭毛側蔭反陸亦以傳讀僭爲譖矣而數乃音朔又襲子雍之誤

君子信盜傳盜逃也正義曰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晝伏夜奔逃避人也如孔言是毛

以經盜字爲盜賊之盜按書牧誓云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與此經正同毛訓盜爲逃言此讒人逋逃而來君子信之耳

匪其止共維王之邛箋云邛病也小人好爲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爲王作病二句毛無傳正義以箋述之毛意不必然也蓋上章言亂初生于王又生于君子君子怒則可沮祉則可已此章承上章而言君子非惟不怒而反與盟君子非惟不祉而反信盜既惟盜言是甘亂由是日進此在位君子以聽讒爲事非惟于其職止而不供而已實足爲王之病害也止共屬在位之君子不屬讒人毛意或然

遇犬獲之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正義曰遇犬者言兎逢遇犬犬被獲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按如孔言遇爲逢遇箋何爲以馴字釋之釋文云遇犬如字世或讀作愚非也如陸言則有讀作愚犬者愚犬何能獲兎其說誠非然鄭特釋遇犬必非如字讀也爾疋釋言云遇偶也此犬出入與人相偶故號曰偶犬而釋爲犬之馴者耳遇偶皆从禺得聲史記孟嘗君傳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曰偶音遇是遇偶

音同也

無拳無勇傳拳力也按拳與捲同說文捲云气勢也从手卷聲國語曰有捲勇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安書云更張空拳李善註曰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捲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桓寬鹽鐵論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衆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起雖阬趙卒向使預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況三十萬披堅執銳乎如聲類及李註所引空捲皆與拳通傳訓拳爲力音同假借耳

何人斯

序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絶之箋云今本誤作傳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正義曰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明畿內故曰皆畿內國名孔不言暴在何地春秋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註云鄭地而不言地之所在按左氏傳云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經上言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下言盟于暴傳言會伊雒之戎而不言于暴傳殆以暴卽衡雍也說詩者或以此暴爲暴公之國謂幽王時鄭尚在西都此地是東都畿內之邑然以蘇國例之蘇國名而地乃爲温暴亦國名而地未必卽在暴此孔所以不引與

云何盱矣正義曰毛於下章以祇爲病言使我病是使蘇公之病則此盱亦爲蘇公之病也又曰毛以此云何其盱與下俾我祇也互文皆言云何而使我有罪病也按上章祇攪我心下章俾我祇也經有我字可以言我病此章無我字當指何人傳意言一者之來見王于汝何病乃使我病耳與下章自相呼應之詞孔以我病釋之未爲安也

否難知也箋云否不通也又云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汝情不通汝與于譖我與否復難知也釋文云否方九反一云鄭符鄙反按此句毛無傳箋以不通二字釋否又云我與汝情不通正解經中否字其云汝與于譖我與否非經中否字也陸以方九反列在前以符鄙反列在後是讀箋爲然否之否非鄭意也當以符鄙反爲是

俾我祇也傳祇病也箋云祇安也釋文云祇祁支反一云鄭止支反按祁支反是讀爲疧也爾疋云疧病也白華云俾我疧兮傳云疧病也此俾我祇與彼俾我疧[illegible]耳二字聲近可以通借故傳訓祇爲病或作俾時經字亦作疧也鄭訓祇爲安則止支反爲是其祁支反之祇乃神祇之祇也

視人罔極箋云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汝相見正義以箋述毛按以極反側傳云反側不正直也箋云反側輾轉也毛鄭異矣此言罔極下言以極上下自相申成毛意言汝有姡然之面目何視人亦反側而罔極乎我今作此八章之歌正以窮極汝不正不直之情也

巷伯

序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箋云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正義曰此經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伯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言奄人爲此官也官下有兮字衍定本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如孔言則巷伯奄官四字是序文校書者誤移作箋也正義又曰巷伯是內官也其官用奄上士四人爲之又曰又解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以其此官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也

如孔言則寺人內小臣也句寺人二字當作巷伯校書者旣移巷伯奄官四字作箋文不得再言巷伯因改爲寺人而不知寺人與內小臣鄭意各有其官也當悉改依正義原本乃合

釋文巷伯奄官下云官本或將此註爲序文者如陸言則所據箋首有巷伯奄官四字旣有四字不可再言巷伯當是寺人內小臣也秦風寺人之令釋文云寺本亦作侍傳云寺人內小臣也彼正義謂爲在內細小之臣旣寺字爲侍則凡在內官俱得稱侍人亦不必以細小釋之此箋寺人亦可讀爲侍人如此則巷伯奄官四字釋序中巷伯寺人內小臣也釋序中寺人傷于讒其義亦可通也然此經寺人不聞亦作侍秦風正義引此箋云巷伯內小臣文選宦者傳論云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李善註引毛萇曰巷伯內小臣也雖誤以爲毛萇亦足証此箋首爲巷伯內小臣而非寺人內小臣矣箋文从正義爲當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傳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蚔之貝文也正義釋傳曰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如孔言則傳錦文二字當作貝文箋以傳言貝文不明爲何貝故曰貝文者餘

泉餘蚔之貝文傳箋兩錦文皆誤爾疋釋魚言貝多矣獨取餘泉餘蚔者以爾疋諸貝不言文惟餘泉云白黃文郭註曰以白爲質黃爲文點餘蚔云黃白文郭註曰以黃爲質白爲文點此外惟云元貝貽貝郭註曰黑色貝也邢疏云山海經曰陰山濁浴水出焉南流注蕃澤其中多文貝皆謂此餘蚔餘泉也說文云文錯畫也文以相錯而成元惟一色不可言錯二貝兼黃白之文故鄭獨有取焉然箋引二貝申傳文章相錯耳其實錦文非止黃白故箋又云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言集采則不止黃白二色矣釋文

云萋斐文相錯也無章字依釋文爲當

猗于畝丘傳猗加也箋云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邱傳言加箋言歷義各殊矣按傳意言楊園之道惟可至楊園今增加一道卽可以至畝邱以興讒人本不能譖君子今若增加其言卽可以及君子也正義以箋合而述之誤也

作爲此詩箋云作起也孟子起而爲此詩欲使衆在位者愼而知之正義曰當云作賦詩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如孔言則正義經文是作爲作詩故其述經曰讒人

立意如此故我寺人之中字曰孟子者起發爲小人之更讒而作巷伯之詩起發句釋上作字而作句釋下作字且讀爲字爲去聲也其言當云作賦詩者謂箋當云作起也作賦詩也然箋言孟子起而爲此詩則鄭經本是作爲此詩作訓起爲讀平聲定本爲得箋意定本箋當是作起也爲作也傳云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將踐刑釋經作字作此詩釋經爲字箋申傳意故曰作起也爲作也其云孟子起而爲此詩亦當言起而作此詩如此則種種皆合矣

毛詩紬義卷十四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谷風之什

谷風

維風及頽傳頽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正義曰頽者風从上而下之名回風从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按頽是暴風不可以言力薄既从上而下而谷風乃和調之風安能與之并力反相扶而上孔泥爾疋李孫二家之

註而爲此說非毛意也傳風之焚輪釋經中頽字風薄釋經中谷風和調故力薄得頽風相扶而上傳蓋以頽風爲从下而上之風爾疋之文惟言焚輪謂頽扶搖謂之猋耳其以頽爲从上下猋爲从下上乃李巡孫炎之說毛公六國時人固未知後人爲此解也今世存郭註爾疋其說與李孫同然莊子消搖遊篇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釋文云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爾疋云扶搖謂之飆郭璞云暴風从上下也文選曹子建贈徐幹詩云流猋激櫺軒李善註爾疋曰扶搖謂之飇郭璞曰暴風从上下也猋與飇同古字

通陸李引郭註扶搖皆作暴風从上下與今本不同則郭註焚輪必爲暴風从下上矣若然焚輪爲風从下上正可引以釋傳而孔不引者以經字作頹頹訓下墜李巡謂焚輪暴風从上來降謂之頹與此詩合故置郭不引不知字書無頹字訓下墜者當作隤此詩之積从秃从貴積訓秃皃又訓暴風傳言風之焚輪釋積非釋隤也莊子摶扶搖而上彼上指大鵬摶亦作搏音搏言風从上而下而大鵬从下而上鵬力猛故能與逆風相搏而上此傳相扶而上謂積風扶谷風从下而上也

維山崔嵬傳崔嵬山巔也按此崔嵬當作厜㕒爾疋釋山云山頂冢崒者厜㕒十月之交山冢崒崩箋以崒爲崔嵬亦當依釋山作厜㕒說文云厜㕒山巔也正用毛此傳爲說釋山別有崔嵬卽周南之崔嵬爾疋所謂石戴土毛傳所謂土戴石者也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傳雖盛夏萬物茂壯艸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正義曰以其天時不齊不能無死者故月令仲夏靡艸死故曰死生分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定本及集註本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如孔言是傳本云艸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校書者依定本集註改之也按盛夏萬物壯茂故言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若作無有不死葉萎枝則非理矣盛夏之時草木何嘗盡如是乎當改依原本爲當

蓼莪

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正義曰作詩之日已反于家故言出入之事按箋云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爲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如箋是孝子心中擬之如此故下南山烈烈箋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若此章已返于家下章何爲又言見役乎必不然矣

出入腹我傳腹厚也箋云腹懷抱也正義述傳曰出入門戶之時常愛厚我釋箋曰腹我謂置之于腹故謂懷抱以父母厚己非獨出入之時故易傳也按腹訓厚與爾疋說文同月令水澤腹堅釋文云腹本又作複呂覽正作複說文複重衣皃然則腹複音義同以重衣裹小兒出入抱之故傳謂之厚而箋以裹褁申之傳箋俱讀腹如複非有別也

大東

無浸穫薪傳穫艾也箋云穫落木名也旣伐而折之以爲薪正義釋傳曰穫讀如穫稻之穫故爲刈也釋箋

曰穫落釋木文文在釋木故爲木名如孔言則正義本經文作檴字故毛讀檴爲穫今汲古閣本作穫誤也正義讀箋穫落二字句木名也三字句依爾疋釋木之文自應如此然月令季秋云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說文云艸曰零木曰落箋意以檴爲落木之名非依爾疋也釋文云穫毛刈也鄭落木名也得之

鞙鞙佩璲傳鞙鞙玉皃璲瑞也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佩之鞙鞙然正義述經曰言王政既偏其所用之人皆鞙鞙然佩其璲玉居其官職不以其才之所長又曰鄭唯言佩璲云是玉也故鞙鞙爲玉皃璲瑞釋器文郭璞曰玉瑞也禮以玉爲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此瑞正謂所佩之玉故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是也如孔言則今本傳文鞙鞙玉皃璲瑞也七字皆箋文也孔以毛鞙鞙指人言故云所用之人皆鞙鞙然佩其璲玉鄭鞙鞙指玉言故用鄭唯言三句以別于毛校書者因孔下文言故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遂分璲瑞也以上爲傳文下爲箋文當據正義改依原本爾疋釋訓鼻鼻琄琄釋器璲瑞也兩處邢疏引此皆云毛傳蓋自宋初已誤矣賴正義本文具在可細繹而得也

維北有斗正義曰箕斗俱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如孔是以經之斗爲南斗按月令孟秋昏建星中建星近斗其時斗正南而箕在西不得謂箕南而斗北也孟秋北斗柄指申經所謂西柄之揭矣

四月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箋云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難世乎正義曰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已不自先後也正義說誤詩是士大夫所作悖慢先祖庸奴販婦且不肯言豈謂士大夫而出此乎鄭蓋讀經人字爲儿說文儿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儿是親愛人之意與人我之人有別鄭于中庸表記兩仁者人也或云讀如相人偶之人或云施以人恩皆是儿字彼文仁人並列恐涉人我之人故須訓釋以明之此經人字與忍相對其爲儿字可知儿則不忍非儿則忍理亦易明故不煩更爲解說箋言我先祖獨非儿乎儿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難世乎如此解則詞非悖慢鄭意當然

百卉具腓傳腓病也文選謝靈運九日从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云淒淒陽卉腓李善註曰韓詩曰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也俱變而黃也毛萇曰痱病也今本作腓字非如李言則毛經字作痱按爾疋釋詁云痱病也說文云風病也毛上言淒淒涼風下言痱病箋亦言涼風用事而衆艸皆病說文風病之訓依毛傳爲解也作痱爲是具韓詩作俱文選鮑明遠苦熱行李註引毛詩作俱腓是唐本有作俱者釋文、不言何也

廢爲殘賊傳廢忕也正義曰說文云忕習也恒爲惡行

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爲大與鄭不同按今說文心部無忕字正義所引明有其訓豈唐初說文有之邪箋云言在位者貪殘爲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大於惡釋文云忕時世反下同又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釋文言下同謂箋亦作忕於惡也今汲古閣本作大於惡校書者依定本之訓改之但爾疋釋詁云廢大也郭註引此詩合之定本是毛鄭有作大者與爾疋合未可因王肅亦作大而并廢疋訓也傳箋俱作大爲是

曷云能穀傳曷逮也箋云曷之言何也正義曰我此諸侯日日構成其禍亂之行逮何時能爲善言其日益禍亂不能逮於善時按傳言諸侯構成其禍我逮于禍云耳豈能穀乎孔仍以何時釋傳則逮爲衍字矣爾疋遏逮也孔引釋言不云字異則爾疋遏有作曷者釋文云曷舊何葛反一云毛安葛反後音是也

南國之紀傳滔滔大水皃其神足以綱紀一方正義謂傳意亦喻江漢之旁國故言一方箋以江漢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孔以毛傳附于鄭箋故爲此說按序言下國構禍卽經中南國傳意以江漢大水其神綱紀一方喻幽王不能綱紀四方致

南國諸侯構禍也詩八章首章言先人不庇佑已使生于此世二章亂離瘼矣正言遭亂三章民莫不穀言他國不亂而我南國獨亂四章五章言致亂之由起于在位貪殘下國構禍六章七章言幽王不能綱紀天下故致南國構禍在位貪殘傳鶉鳶貪殘之鳥是也八章言艸木之不如作歌告哀大東篇言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此詩言南國構禍蓋江漢閒小國大夫所作故次于大東也大國構禍則小國懼春秋文十三年左傳云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時晉楚方爭諸

侯鄭衞貳于楚因公而請平于晉文子以天子不能綱紀四方致伯主爭盟實同構禍故言寡君亦未免有微弱之憂卽賦此詩當取義于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杜註謂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書用王肅詩義旣違左氏之意亦與詩序不合誤也

北山

我從事獨賢傳賢勞也箋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于役自苦之詞王肅難鄭孔申之具在正義按孟子論此詩云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孟子旣以勞釋賢傳依而用之賢之得

爲勞者說文云臤堅也从又臣聲凡臤之屬皆从臤讀若鏗鏘之鏗古文以爲賢字春秋公羊成四年經云鄭伯臤卒釋文云臤本或作堅疏云左氏作堅穀梁作賢字然則臤堅賢三字通而東觀漢記云陰城公主名賢得續漢書天文志作堅得是賢卽堅字上經言王事靡盬謂王事無不堅固使己盡力以堅固之此章言不均大夫之使而我從王事獨盡力以堅固之故得爲勞也

鮮我方將傳將壯也按釋詁將壯俱訓大故將可訓壯釋言又曰奘駔也邢疏曰秦晉謂大曰奘說文曰奘駔大也是奘亦訓大爾疋樊光孫炎二本無奘駔也而有將且則將卽奘字也凡訓大訓壯之將其奘之借乎

旅力方剛傳旅衆也箋云王謂此事衆之氣力方盛乎何乃勞苦使之經營四方正義傳箋無釋玩箋何乃勞苦云云似指行役之士子說後人因謂一人不可以言衆力改訓爲陳力按傳旅不訓陳而訓衆傳意此二句指在朝諸大夫言王善我年未老鮮有如我之方壯者乎其實衆大夫氣力方剛亦可使之經營四方也鮮釋文云息淺反沈云鄭音仙

無將大車

序大夫悔將小人也經無將大車傳云大車小人之所將也經以大車喩小人言大車卽有小人在內故傳以小人所將釋之正義引書肇牽車牛遠服賈用証大車爲小人之所將此乃編戶細民非序與傳所謂小人也誤甚箋云將猶扶進也說文𢪏云扶也从手爿聲將當作𢪏今作將聲同假借也

小明

日月方除傳除除陳生新也箋云四月爲除昔我往至于艽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卽歸何言其還乃至歲

晚尚不得歸正義釋傳曰上云二月初吉爲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下章云日月方奧傳曰煖卽春溫亦謂二月釋箋曰下章云日月方奧文與此同洪範庶徵曰燠曰寒寒爲冬則燠爲夏矣若毛以方燠爲二月之初則接于正月之末時尙有霜不可云燠且爾雅釋四月爲除故據以易傳也按傳言除陳生新及奧煖耳未嘗言二月也傳意以上二月初吉爲周二月建丑之月知者此經日月方除歲聿云莫與唐風歲聿其莫日月其除同彼傳云聿遂除去也彼正義云時當九月則歲未爲暮而言歲聿其暮

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爲歲暮也此月未爲暮也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其下章云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爲陽明暮止亦十月也小明云歲聿云暮采蕭穫菽采穫是九月之事也云歲聿云暮其意與此同也彼正義以此經采穫爲九月則自丑月初吉而行先歷寒次歷暑而至建戌之月次第秩然此章日月方除卽承上離寒下章日月方奧卽承上離暑昔我往矣者往徂也承上我征徂西言今尙未歸追憶昔我徂行時矣已離歷有寒之日月其時萬物方除舊生新何言其還至今歲

遂將暮猶未得乎夏正月正除舊生新時也下章言已離歷有暑之日月其時天氣奧煖何言其還至今歲遂將暮猶未得乎奧煖卽暑也經文傳旨至爲明白自孔以方除方奧爲二月而傳遂不可通矣至箋以四月爲除上箋又言至今則更夏暑冬寒自據夏正或謂如此則歲之將暮爲十一月于時安得尙有蕭菽不知蕭菽之類至冬而槁拔其根莖亦可爲禦寒之用義亦得通也

鼓鐘

淮水湯湯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

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正義引王基謂淫樂爲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謂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未知誰當毛旨按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淫而已肅駁王基而重在非所亦未爲得毛旨也毛以天子巡守朝諸侯有享燕自應有樂雖在淮上未爲非所惟不與德比卽爲淫樂耳正義又引孫毓不信毛爲會諸侯箋于上下皆不言諸侯或亦如毓按春秋昭四年左傳椒舉曰幽王爲太室之盟而戎狄叛之杜註太室嵩高紀年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漢志嵩高古文以爲外方書

禹貢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孔安國傳云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正義謂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桐柏淮水所出北至外方約四百里此傳言會左傳及紀年言盟春秋時會盟異日異地者多然則幽王先會于淮水之上復盟于太室毛傳非無據矣抑又有說焉水經潁水篇云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東南流逕蝴蟟郭東俗謂之鄭城又東南入于淮漢志謂出陽乾山少室陽乾實與太室一山幽王盟太室鼓鐘水上此詩所陳當是潁水而經言淮水者雍州漆沮下流入洛瞻彼洛矣篇以爲洛水潁水下流入淮故此經以爲淮水與將將湯湯無釋觀次章傳云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則不應無之釋文將七羊反聲也湯音傷流盛也當是傳文今汲古閣本誤脫當補入

憂心且妯傳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按傳動與慟同箋知傳意故以爲悼說文無慟字新附中有之經典通用動論語顔淵死子哭之動俗本作慟馬融云哀過鄭云變動容皃知字本作動鄭于彼註言變動悼傷之至卽能變動其容皃動與悼一也說文妯云動也正依爾疋及此傳而心部怞云朖也引詩憂心且怞說文引詩一句而屢異其字者多或據此以謂詩字當作怞者誤也

笙磬同音傳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箋云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按儀禮大射樂人宿縣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註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鄭解笙磬與毛此傳同故此箋不易傳正義釋箋八音克諧曰經言鐘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舉此明土革竹木亦和同可知是謂箋以笙磬爲二器非箋意也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傳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若是爲和而不亂矣正義述經曰以爲王者之雅樂以爲四方之夷樂又以爲羽舞之籥樂按文選魏都賦張載註引韓詩內傳云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也與毛義同然則雅兼六代南兼四夷此外不聞更有所謂籥樂豈指七月之篇別領于籥章者乎然傳言以爲籥舞只是言雅南之樂皆爲籥舞耳雅兼六代禮記孔子閒居云夏籥序興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鄭箋以爲殷禮周官籥師云祭祀則鼓羽籥之

舞三代樂皆籥舞其餘可知是雅樂以籥舞也春秋襄二十九年左傳云見舞象箾南籥者白虎通引樂元語曰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是南樂以籥舞也孔見箋分雅南籥爲三舞以毛亦爲三舞非傳意正義又曰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按文選東都賦註引鉤命決作株離引毛此傳作朱離李善云說樂是一而字竝不同蓋古音有輕重也依定本作朱離亦得

楚茨

我庾維億傳露積曰庾十萬曰億箋云倉言盈庾言億

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正義以庾在于空非有可滿之期倉無一億者疑箋互辭爲非按斛方一尺長二尺七假令倉高二丈方廣二丈七尺一倉已容粟二千斛五十倉卽十萬斛孔欲以一倉計之泥矣說文庾云水槽倉也一日倉無屋者無屋卽傳所謂露積庾亦倉類四周必有垣牆非無可滿之期也正義釋箋自黍與與至喻多止今本箋十萬曰億四字衍文當刪也

以妥以侑傳妥安坐也箋云既又迎神使處神坐而食之正義以毛述經曰當饋獻又迎尸于室以拜安之

釋箋亦云拜以安之按釋文于箋神坐音才臥反則毛坐如字謂神安坐也鄭讀爲座謂神之位也古坐座一字而音各不同義从而異史記高祖本紀云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正義上在果反下在臥反此傳安坐傳箋異讀正義不別疏矣說文無妥字綏字云从糸从妥徐氏謂當从爪从安省然詩禮爾疋俱有妥字說文偶脫耳

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傳亨飪之也肆陳將齊或陳于牙或齊于肉箋云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于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正義曰易傳者以祭

雖有牙不施于既亨之後非文次也按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殽鄭註腥謂豚解而腥之熟謂體解而爓之此經剝亨以熟言禮運所謂熟其殽也肆將以腥言禮運所謂腥其俎也腥故宜陳于牙而分齊之經四或分兩平非相承說下故傳云然自孫毓駁傳不待既熟乃齊孔承其誤遂爲祭雖有牙不施亨後之說非傳意也正義釋箋是解剝其肉定本集註箋作解剝其皮今汲古閣本依定本集註改之也當依正義原本

先祖是皇箋云皇暀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

氣歸暀之正義曰信南山箋云皇之言暀也泮水箋
云皇當作暀暀猶往也不同者註意趣在義通不爲
例也按爾疋釋詁暀暀皇皇美也邢疏引少儀云祭
祀之美齊齊皇皇鄭元云皇皇讀如歸往之往彼言
皇皇則此暀暀也如邢疏言則皇與暀一字此箋皇
暀也明皇爲暀字而言精氣歸暀泮水箋言暀猶往
少儀註言皇讀如歸往之往是皇暀往三字同也皇
暀得爲往者說文之部㞷字云艸木妄生也从之在
土上讀若皇徐音戶光切說文讀若之例有言音同
者有音義並同者㞷讀若皇是皇本作㞷也爾疋之

往也之在土上㞷有往義故皇得爲往而暀往皆以
㞷爲聲故暀得爲往也

爲豆孔庶箋云庶䏧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必
取肉物肥䏧美者也正義曰庶䏧也釋言文按今爾
疋作侈如孔言則唐本爾疋作䏧矣釋文云䏧何沈
都可反說文無䏧字奢部奲字云富奲奲皃从奢單
聲徐音丁可反富奲奲卽箋所謂肥䏧矣

祖賚孝孫傳賚予也釋文載傳云與也正義述經云既
而因以所報之物往與主人孝孫也是正義經傳亦
作與孔引釋詁云賚予也當亦作與校書者據今本
爾疋改之并改毛傳賴釋文正義尙可尋繹當依原
本乃合

信南山

畇畇原隰傳畇畇墾辟皃正義曰釋訓云畇畇田也註
引此畇畇原隰與匀音同也如正義孔以畇當爲匀
矣說文無畇字而匀訓少也與墾辟之義不合釋文
畇音匀又音㽦又音旬說文亦無㽦字旬訓徧也於
義爲近爾疋釋文引字林云均均田也是呂忱作均
均其訓爲平徧爾疋本釋此詩作均爲得矣

曾孫田之傳曾孫成王也正義謂周祖文王而宗武王

成王繼文武爲太平之主特異其號故詩通稱成王
爲曾孫不繼于文王直言孫者以太王亦王迹所起
見其王業之遠又不稱元孫者以元孫對高祖爲定
名世數更多則不得稱元孫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
無窮皆得稱曾孫明周德之隆久按傳以經上言禹
甸下言曾孫而序又稱幽王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
天下以奉禹功故以曾孫爲成王義係于禹不係于
周之祖也書武成篇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
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王者于天地山
川尙稱曾孫況周祖后稷爲堯弟與堯同祖元嚳禹

祖昌意皆黃帝子孫故成王于禹得稱曾孫此篇及甫田大田之曾孫皆係于禹他篇曾孫乃當如正義說耳

雨雪雰雰傳雰雰雪皃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釋文雨于傳反崔如字如字則是雨雪並下雪而兼雨到地即化此冬安得有積雪崔讀與毛義違不可从也雰乃氛之或體說文氛云祥氣也傳言雪皃者文選謝惠連雪賦云連氛累靄掩日韜霞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則氛氛是狀雪時皃狀故傳以爲雪皃也

疆場有瓜傳剝瓜爲菹也箋云于畔上種瓜瓜成又入

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爲菹貴四時之異物正義引地官場人凡祭祀共其果蓏瓜瓠之屬謂天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于民按載師曰以場圃任園地又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註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起賦稅也元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園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有樹而疆場有瓜是鄭以載師稅瓜矣孔何不引以証與豈以載師園地在近郊之內鄭註雖引此詩而非民田之疆場然稍縣疆之地行井田則于公田種穀田畔種瓜穀是曾孫之穡瓜爲皇祖之菹亦統在任地起稅之內不可謂不稅民瓜矣

毛詩紬義卷十五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甫田之什

甫田

倬彼甫田傳倬明皃甫田謂天下田也正義釋傳曰言明者疾今不能言古之明信故云明也按傳言明皃不云明也自是皃狀彼田言明乎彼天下之田如彼其廣也箋云明乎彼太古之時乃有明信之義孔以箋述傳誤釋文云倬韓詩作箌云卓也卓㒵當作晫韓奕有倬其道釋文云明皃韓詩作晫音義皆同然則卓即晫字其義爲明與毛傳合箌玉篇引韓詩作菿从艸不从竹爾疋釋文引說文云箌艸大也今說文艸部菿云艸木倒从艸到聲⿱艹致云艸大也从艸致聲⿱艹致即菿之訛菿訓艸大與釋文合玉篇廣韻俱無⿱艹致字而今本有之後人妄加耳

歲取十千傳十千言多也箋云甫之言大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从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箋以甫爲夫不據天下之田當據畿內言之以畿內雖用貢法而采地有井田也然亦以成稅萬畝其數與經十千相合故約畧言之實則並無此數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註曰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邱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邱方四里四邱爲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洫云云六十四井井稅一夫夫百畝計僅六千四百畝不滿十千之數是鄭十千亦言其多耳正義因井稅一夫之言遂謂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又疑鄭以井稅一夫無二十畝爲廬舍之事皆與鄭相違什一者先王不易之定法故曰重于什一大桀小桀輕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以助法而論八家各受私田百畝什一稅之本當家取十畝因借其力以助耕八十畝之公田即以償一家十畝之入是名

爲九夫稅一實爲什中取一匠人九夫爲井註曰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又曰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載師職曰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逺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逺耳彼註言井田稅夫與此箋同而卽引載師無過十二此鄭以井田爲什中取一之明証也匠人註又曰周之畿内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此言邦國行助而謂之徹徹通也貢固什一助亦什一通其率以什一爲正無復輕近重逺如畿内也又引孟子云野九夫而

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内之法耳此言邦國亦不過内貢外助别其法也若如孔言助爲九而稅一貢爲什一而貢一則郊内田少郊外田多且數倍安能通率以爲什一乎至遂人夫一廛註明引孟子五畝之宅而七月亟其乘屋箋言治野廬之屋此詩攸介攸止箋以介爲廬舍信南山中田有廬箋釋中田爲田中則以公田在九百畝之中有二十畝之廬舍亦足見矣

我取其陳箋云民得賒貰取食之正義釋箋云是倉廩有餘賒貸取而食之也又云定本及集註貸作貰義或然也如孔言則正義箋本作貸校書者依定本集註改之也當改依原本

攸介攸止毛不爲傳惟下句云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治田如指上或耘或耔得穀如指上黍稷薿薿則經攸介句爲衍文矣細繹傳意蓋卽以治田釋攸介得穀釋攸止介與界通思文無此疆爾界古本作介傳意謂旣治田于所界之處又得穀于所止之處將進我爲俊士耳正義用王肅義述毛云所以成大功所以自安止不如以毛述毛之爲當矣箋訓介爲舍則以古介字多作个大學若有一个臣書作

介是也說文無个字徐鼎臣云个亦不見義無以下筆明堂左右个者明堂旁室也當作介然則介本室名故箋訓爲舍也

以穀我士女傳穀善也按傳以穀爲善則與上章烝進同上以男言此以女言士女猶云君子女言女子亦有士君子之行也正義述經謂士與女則與上髦士複矣

嘗其旨否此章箋以攘爲饟以喜爲饎謂成王親率王后世子饋彼農人田畯至又加酒食以慰其典田又饟已之左右親嘗其美與否箋義允矣不煩更爲立

說正義以毛無破字之例其義必不與鄭同因用王義述毛復載其說云田畯之至喜樂其事勸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按田官勸農人以嘗艸嘗土自是平日之事恐未可施于穀已大熟之時今試爲述之曾孫來止來于公所月令所謂田舍東郊孟子所謂出舍于郊也農人聞成王已來率其婦子饁彼在田之人益勤其事田畯言至至田間也喜卽喜其饁餉攘其左右六句謂田畯攘辟其左右勿令蹂踐自取黍稷之穗嘗其美否而告于成王言其禾治理而條列可卜其終之善

而且有于是成王不怒亦喜農人之能疾也田畯箋謂司嗇周禮無司嗇而有司稼其職云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旣須辨別而周知固應有嘗穀之事矣

禾易長畝傳易治也長畝竟畝也上二章言黍稷卒章兼言稻粱此變言禾又言長畝者說文禾云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又曰莖節爲禾然則此詩是表其莖節之特異者傳達經意故以竟畝釋之成王時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見于書序不知此詩亦有之信乎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也

曾孫之稼箋云稼禾也正義述箋作稼禾稼今本也字誤當改正

大田

大田多稼箋云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爲稼可以授民者也正義曰艸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下地秋官薙氏掌殺艸月令云燒薙行水皆是爲稼也爲稼謂多爲此等之稼以糞美其地故云多稼若其不然鄭則不宜言爲也按稼之爲訓有四說文曰禾之秀實爲稼一曰稼家事也一曰在野曰稼周禮司稼註云種穀曰稼此箋多爲稼猶言多爲秀實卽下文庭

碩方皁堅好之等也箋又云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則是種穀曰稼之義正義云云未得箋意

旣方旣皁傳實未堅曰皁正義曰皁音爲造訓爲成也文在堅上是成而未堅故云實未堅曰皁按皁本作草借作皁說文草云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从艸早聲徐音自保切臣鉉曰今俗以此爲艸木之艸別作皁字爲黑色之皁按櫟實可以染帛爲黑色故曰草通用爲皁棧字今俗書皁或从白从十或从白从七皆無意義無以下筆如徐鼎臣說是皁乃俗書也然說文木部栩云柔也从木羽聲其皁一曰樣彼註

已作阜字是漢時草阜字通說文以阜爲栩實此傳以阜爲禾穀實之未堅者其義一也孔訓爲成不知何據說文栩字註云其阜曰樣樣字註云栩實而草字註云橡實一曰象斗子象卽橡之省文卽樣字與栩字註義不合誤也殆因栩有柞橡之名校說文者誤改之玉篇草字引說文亦作橡實則其誤久矣

及其蟊賊　按蟊當作蟊說文蟊云蟲食艸根者从蟲象其形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蟊云蠿蟊也蠿蟊作网蛛蟊也二字別矣釋文云蟊本又作蛑依說文蛑卽古文蟊字毛詩本古文作蛑爲是

此有不斂穧　穧字傳箋皆無釋正義曰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筥註云此秉爲刈禾盈手之秉筥穧名也孔引鄭聘禮註以筥釋穧蓋謂禾四把爲穧按釋文云穧穫也此訓當是傳文陸據六朝別本載之說文穧云穫刈也一曰撮也正與陸所載合上句言幼禾有不穫者下句言穫禾有不斂者遺秉承穉言滯穗承穧言若以穧爲筥是穧秉相對經文參差未必得箋意也

以其騂黑　傳騂牛也黑羊豕也正義述經云以其騂赤之牛黑之羊豕釋傳云毛以諸言騂者皆牛故云騂赤牛也定本集註騂下無赤字是也如孔言則正義本騂下有赤字校書者因孔言無赤字爲是因刪之也當改依原本乃合

瞻彼洛矣

韎韐有奭　傳韎韐者茅蒐染艸也箋云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正義釋箋云傳言韎韐茅蒐染故解之云茅蒐韎韐聲也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韎韐故名此衣爲韎韐也如孔言則傳文無艸字箋云韎韐者茅蒐染也七字正述傳文文選西京賦緹衣韎韐李註引毛萇曰韎者茅蒐染也亦無艸字今汲

古閣本乃校書者見正義有茅蒐之草句而加之也當刪去乃合

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按序言思古明王爵命諸侯賞善罰惡則此詩必爲幽王不能爵命諸侯之賢者故陳古以刺今也箋之所言自是古明王時事然嘗考史記年表晉穆侯二十七年卒弟殤叔自立四年穆侯太子仇攻殺殤叔而自立當幽王之元年紀年云幽王元年晉世子仇歸于晉殺殤叔晉人立仇是爲

文侯二年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鄶克之是文侯初除喪而即位未受爵命來朝京師幽王命之伐鄶于時將兵而行猶未得命故詩人援古以刺之與白虎通云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靺韐有奭世子始行也箋義本此

鞞琫有珌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正義曰天子諸侯琫珌異物大夫士則同言尊卑之差也又曰定本及集本皆以諸侯璆珌字从玉又以大夫鏐珌恐非也又其釋玉珧璗鏐

鐐珕次序秩然則孔所據本諸侯作鏐珌大夫作鏐珌今本不知何所據而改之也按說文璗云金之美者與玉同色从玉湯聲禮佩刀諸侯璗琫而璆珌正與今本毛傳合然說文球云玉磬也璆乃球之或體又琫云佩刀上飾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珌云佩刀下飾天子以玉惟言天子以玉則諸侯不得用玉可知是說文諸侯璆珌亦當作鏐珌書梁州厥貢璆鐵銀鏤釋文云璆韋昭郭璞云紫磨金案郭註爾疋璆即紫磨金如陸言似璆亦是金然爾疋釋器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郭註曰鏐即紫磨金也郭註是鏐非璆陸蓋誤引此詩釋文云璆玉也鏐黃金之美者亦不以璆爲金諸侯作鏐珌爲是至大夫鐐琫釋器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上飾用銀未有下飾反以金者大夫當作鐐琫而鐐珌與士琫珌同物乃與正義原本合也

裳裳者華

芸其黃矣傳芸黃盛也箋云華芸芸然而黃正義曰此華黃以黃爲盛謂艸木之有黃華者也苕之華紫赤而繁黃則衰矣與此不同也孔言華黃以下經有或黃或白而黃者以黃爲盛理本如此未言芸之所以訓

爲黃盛按釋文芸音云徐音運徐仙民多通古義芸音運則以毛意不作芸字解也說文䫇面色䫇䫇皃从頁員聲讀若隕玉篇䫇字引說文曰面色䫇䫇也䵋字註云同上又黃皃俱云粉切頁部䫇字引說文曰面色䫇䫇也有衮切廣韻䫇字引說文曰面色䫇䫇皃䵋字註云上同俱云粉切合篇韻繹之說文䫇字即䵋字䫇與塡通即玉藻所謂盛氣顛實揚休䫇實而䵋是面色黃盛之皃古人言黃盛其聲若隕芸與䵋聲同假借也

或黃或白箋云華有黃者或有白者與明王之德時有

駁而不純下箋云我得見明王德之駁者雖無慶譽猶能免於讒諂之害守我先人之祿位正義曰華一時而黃白𧚁色以與明王亦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後衰為不純也故言時有駁而不純者言時有善多而惡少非善惡半也若惡與善等則是闇君不得為明王矣按箋以黃白是華之色而駁是𧚁色故假此以喻德之不純所謂不純者特在神思之間不若聖人待人至誠惻怛耳孔以善惡釋純駁自來言過是無心惡是有心既已為惡縱善多惡少又豈得稱為明王乎可謂失詞

桑扈

有鶯其羽傳興也鶯然有文章箋云桑扈竊脂鳥也興者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如傳箋則此詩取興全在一鶯字爾疋邢疏以竊脂為淺白色如僅淺白而已何鶯然之有春秋昭十七年左傳九扈賈杜註以桑扈居弟八而爾疋釋鳥前已有桑鳸後又以桑鳸居竊元竊藍竊黃竊丹四者之中殆以桑鳸兼五色故詩稱鶯羽鶯領矣玉篇鶯字云鳥有文廣韻鶯字云鳥羽文而皆別載鸎字為黃鳥文選潘安仁射雉賦云鸎綺翼而頳撾徐爰註鸎文章皃引詩有鸎其羽則鶯又作鸎然其訓皆依毛傳惟說文鳥部鶯云鳥也从鳥榮省聲詩曰有鶯其羽訓鶯為鳥殊不可解許豈欲以鶯為黃鳥乎反覆契勘乃知今本說文作鳥者誤也陸元朗經典釋文凡稱說文云者泛引說文也其稱說文作某字者必說文曾引此經與經字別乃得據以為說隹部雇字註中雇扈並見其云桑雇竊脂未引此詩惟鶯字引有鶯其羽然則說文原本當云鶯雇也故陸云說文作雇鶯雇也與鷃雇也一例唐初說文如此既說文

作鶯雇也而得譌為鳥者說文鳸是雇之籀文爾疋皆作鳸寫說文者或从鳸作之云鶯鳸也歲久字爛去戶存鳥校書者不復深思以鶯之訓鳥與鴇駮鵻鴉訓鳥正同不知他字可以訓鳥而鶯字不可訓鳥許君斷不孟浪若是也

之屏之翰傳翰幹也箋云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夷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為之楨幹正義謂楨幹皆以築牆為喻按易稱貞者事之幹又曰幹父之蠱而說卦為乾卦鄭註云乾當為幹陽在外能幹正也大雅文王篇維周之楨傳云楨幹也箋云則是周家幹事之

臣彼傳以楨爲幹箋又但言幹事則楨幹一耳此箋楨幹正用彼傳但此箋上言立功立事已有幹事幹正之義下復言爲之楨幹則當用本幹之義說文榦云築牆耑木也从木倝聲文選魏都賦本枝別榦盧諶贈劉越石詩云稟澤洪榦李善註兩引說文皆曰榦本也然則榦亦訓本箋意言立功立事爲之本榦耳榦幹同

釋詁楨幹也殆專釋詩楗爲舍人註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如此則是釋書費誓之楨幹然楨卽說文之栽所謂築牆長版

也幹與說文晷同楨與幹截然兩器豈得以幹訓楨舍人之言明失疋旨尤不可引以釋此箋也

兕觥其觩釋文云觩本或作觓絲衣其觓釋文云本一作觩說文無觩而有觓字註云角皃引詩兕觵其觓雖不知何篇然以觓爲正艮耜有捄其角箋云角皃則觓之借也

鴛鴦

摧之秣之傳摧芻也秣粟也箋云摧今莝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正義曰傳云摧莝轉古爲今而其言不明故辨之云此摧乃今之莝字也按傳箋有脫誤正義順文爲解亦不能詳釋文云摧采臥反芻也秣音末穀馬也此釋經摧之秣之也又云芻也楚俱反此釋傳也又云今莝采臥反韓詩云委也則委紆僞反猶食也此釋箋也傳如有莝字陸應先釋何至箋莝字始發註乎芻也二字大書則是傳文然則傳言摧芻也箋解傳訓摧爲芻之意以摧卽莝字故得訓爲芻也摧爲古文莝爲今文說文莝云斬芻也卽用毛氏古文爲說韓詩訓莝爲委是韓詩經作莝之秣之韓詩與說文皆今文也以此言之傳無莝字明矣

旣傳訓摧爲芻則箋不應言委之以莝當言委之以芻以莝卽摧字芻乃莝之訓也陸孔同時釋文多引別本此傳不言芻亦作莝則是當時並無訓摧爲莝之本而今正義本如此殆後人亂之毛傳如謂朝甲狎之類轉古爲今者多矣孔未嘗譏此傳如云摧莝則其言甚明何反以爲不明尤足見其爲後人竄改決非出于穎達手也

頍弁

蔦與女蘿傳女蘿菟絲松蘿也正義曰釋艸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爲松蘿故言松蘿也陸璣

疏云今菟絲蔓連艸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事或當然如孔言是以毛傳爲誤按女蘿施於松上卽爲松蘿所疑者菟絲耳楚詞山鬼篇被薜荔兮帶女蘿王逸註曰女蘿菟絲也又曰薜荔菟絲皆無根緣物而生既云緣物則不僅蔓連艸上雖竹木亦可足知非合藥之菟絲古詩十九首菟絲附女蘿註以爲異物故言附非也詩云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竹有根以喻夫也與君爲新昏菟絲附女蘿菟絲女蘿無根以喻婦附者附于孤生之竹言絲蘿取纏綿

之意一物雙舉亦猶劉越石詩宣尼孔邱並言耳菟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卽專言菟絲不復及女蘿是古詩亦以爲一物但菟絲雖卽女蘿而古詩此句及郭景純遊仙詩綠蘿結高林女蘿辭松柏陸士衡悲哉行女蘿亦有託李善註四引此傳皆云女蘿松蘿也並無菟絲二字李所據當是宋齊善本今正義本女蘿下有菟絲乃後人依爾疋之文附益之不知毛傳正不必全依爾疋也此傳當从選註所引爲當

先集維霰傳霰暴雪也正義曰以比幽王漸致暴虐且初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卽暴雪也正義釋傳可云委婉然傳言暴雪乃對說物之雪而言說文䨮凝雨說物者蓋雪如綿絮如鵞毛悠揚而下不疾不徐故足以說物說文又曰雹雨冰也冰則力猛勢大禾稼竹木遭之皆足爲害爾疋雨霓爲霄雪霓卽霰郭註曰冰雪襍下者說文曰霰稷雪也釋名曰霰星也冰雪相搏如星而散許言稷劉言星皆謂冰之碎者冰與雪襍于物不能不小有所傷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雹之與霰大小之別耳故傳以爲暴也釋文云霰消雪也所據傳本不同其義亦通然不及訓暴爲當以詩本刺幽王

暴戾無親也夏侯孝若雪賦曰集洪霰之淅瀝[illegible]璀磊以纚索亦是暴意

車舝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傳興也間關設舝也孌美皃季女謂有齊季女也箋云逝往也大夫嫉褒姒之爲惡故嚴車設其舝思得孌然美好之少女有齊莊之德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既幼而美又齊莊庶其當王意正義述經曰言己欲間關然以設車之舝兮思得孌然美好齊莊之少女兮按傳以首二句爲興箋乃直言設舝以迎少女毛鄭意別正義不

分非也序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經中有季女有碩女正當是序中賢女而毛以季女爲興者傳意以褒姒雖立申后猶在周之臣子不應舍申后而更求他人白華廢黜已久俾逵俾獨詩人傷之此詩次在其前則是初黜時事爲大夫者豈反默無一言特諷刺之章不欲明斥序達經意亦以賢女君子爲詞而其實爲申后作也既爲申后則不可以幼少之女言故以季女爲興言大夫之家尚設車牽以迎季女以興王當迎復賢后也傳意蓋以碩女當序中賢女矣正義釋傳作設牽皃今汲古閣本也字

誤當改正

以慰我心傳慰安也釋文云慰怨也於願反王申爲怨恨之義韓詩作以愠我心愠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正義載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孔駁之曰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末句獨見褒姒爲恨按如釋文則慰安是馬融之說六朝舊本皆作慰怨如正義則以慰怨爲非箋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似鄭箋詩時傳亦作慰怨者如作慰安則箋言慰安我心可矣惟作慰怨故以慰爲除謂慰除其怨憂之心也如是則亦與安義無別但王解慰怨爲徒見褒姒而恨鄭解慰怨爲得見賢女而除以上傳季女爲興推之毛意又殊于王鄭傳蓋直本申后初配幽王而言我覯女之新昏益以恚怨我之心也白華卒章本之乘石之履亦同此義

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樊傳營營往來皃樊藩也釋文云營如字說文作謍云小聲也陸殆以說文小聲之訓爲釋詩也按楙字註云楙藩也从爻从林詩曰營營青蠅

止于楙字仍作營楙訓亦同此傳然則言部謍字引詩特謂小聲之字當作謍非謂此詩之營當作謍說文稱用毛氏古文此其顯而易見者也樊說文云鷙不行也經樊字當是通借

構我二人箋云構合也合猶交亂也正義曰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與上章義同故云猶交亂也按構與冓同鄘風中冓箋云內冓之言宮中所冓成是讀冓如構說文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爾疋合亦訓對故云合猶交亂也

賓之初筵

烝衎列祖鄭以將祭而射爲大射則上章爲射此章爲祭毛以爲燕射則上章與此章皆爲射此句毛不爲傳王肅述之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惟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烝衎非實祭也正義述毛曰燕樂之和可使神明降福子孫耽樂又釋有壬有林謂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按上章以祈爾爵此章酌彼康爵經文上下自相呼應方述射事何緣忽及燕樂之和可以守宗廟保祭祀而降福子孫決非毛意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傳秉

籥而舞與笙鼓相應此言奏樂以爲射節如騶虞之類孔子所謂循聲而發是也烝衎烈祖以洽百禮此言樂已奏矣王于是烝遲衎樂于先祖以和洽百禮猶貍首逸詩言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彼對其祖而稱曾孫此謂君稱其祖禮者燕射之禮其儀文繁重百言其多也百禮既至有壬有林傳壬大林君也此言百禮無不周至有會射之大邦有主射之人君猶逸詩言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有壬舉大以該小有林卽君所也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傳嘏大也此言先祖錫王以大大之樂則王爲子孫其湛樂矣猶逸詩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彼燕訓安安樂一義子孫卽逸詩所謂曾孫指君身言非謂君之子孫也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六句正說射事主人又射酌爵與上章相應毛意當然射義曾孫侯氏一章正義曰諸侯出于王故稱曾孫若曾孫蒯聵之類按春秋哀二年左傳衞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彼是臨戰禱勝之詞口中籲呼先祖此詩約舉射祝故亦稱烈祖也

其湛曰樂上言烝衎烈祖南有嘉魚箋烝塵也久如而遲之也衎樂也王以衎樂遲之祖以湛樂錫之所謂

樂者何哉考工記載祭侯之詞曰惟若寧侯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鄭註屬猶朝會也白虎通引禮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說文侯字註亦引禮祝曰毋若不寧侯不朝于王所故伉而射汝也夫天子與天下相期者六服承弼萬姓安寧而已燕射之禮養諸侯而兵不用故能措天下于磐石之安幽王飲酒無度沈湎淫液樂非所宜故詩人言此乃所以爲樂其輔道誘掖之誠可謂至矣

各奏爾能釋文能如字徐奴代反又奴來反按禮運故

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註云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者樂記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註云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爲三台字據此能字古作耐是奴代反又作三台字史記天官書云魁下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蘇林曰能音台然文選潘正叔贈王元貺詩濟治由賢能與材臺協是賢能字奴來反也易屯彖云宜建侯而不寧釋文云鄭讀而曰能蓋本爲耐字誤不安寸直作而字故鄭讀作能說文彩云罪不至髡也耐云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能

云熊屬足似鹿从肉㠯聲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也說文雖耐能字別而能與台俱从㠯得聲則能台聲同是漢時能字猶不同今讀此詩釋文能讀如字非也當从徐仙民讀如耐矣箋主祭時言故以奏能爲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毛主射言而此句無傳各字當指賓與室人正義述毛此句畧焉疏也

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傳遷徙屢數也僊僊然正義曰僊僊舞皃也傳直云僊僊者是皃狀之詞下僛僛傞傞俱是皃狀亦宜然矣按傳于下僛僛始云舞不能自正傞傞云不止此傳不釋舞字但言僊僊然疑毛讀經舞字非樂舞之舞古者布武按武字亦作舞文承坐遷之下僊僊二字恐仍是釋遷不然何于下傳始言舞乎釋名云仙遷也遷入山也僊與仙同

俾出童羖傳羖羊不童也箋云羖羊之性牝牡有角正義傳箋俱無釋按爾疋夏羊牡羭牝羖說文同(孫刻本羭羖俱爲牡)是夏羊牝者名羖傳言羖羊不童是以羊之牝者言箋以羖羊之名不專于牝故云羖羊之性牝牡有角是牝牡皆名爲羖也傳箋不同似當別白

毛詩紬義卷十六

魚藻之什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魚藻

有頒其首傳頒大首皃正義曰釋詁云墳大也頒與墳字雖異音義同按說文頒大頭也引此詩正作頒字書盤庚篇用宏茲賁孔安國傳云宏賁皆大也正義曰宏賁皆大釋詁文樊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大之義也孔不言賁與釋詁字異則賁卽墳字樊亦後漢時人而引詩如此墳與

頒非特音義同字並通矣說文頒訓大頭外一日鬢也而宀部寡字下云少也从宀从頒頒分賦也故爲少則與斑班同故徐音布還切然許言从頁分聲不如釋文符云反爲得矣廣韻作朌云大首皃音汾

豈樂飲酒箋云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乎處於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序下釋文云樂音洛篇內唯註八音之樂一字音岳餘並同如陸則經中樂字亦音洛正義述經曰在于鎬京樂此八音之樂如正義則經中豈字訓樂音洛樂字音岳箋以八音之樂釋經中樂字而上云豈亦樂也則豈訓樂音岳說文云豈還師振旅樂也故鄭依而用之陸孔皆失箋意白虎通曰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之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樂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據此知天下平安萬物得所然後可作樂飲酒今幽王方有危亡之禍法宜徹樂而亦豈樂飲酒詩人所以刺矣

采菽

采菽采菽傳興也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正義釋傳曰舉牛之芼則羊豕之苦薇从之可知故云太牢以總之又釋箋曰言三牲牛羊豕者解傳言太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獨爲太牢也按傳分別羊豕明以太牢爲牛蓋少牢羊豕加牛而爲太牢是太牢之名本以牛定古大太一字說文云牛大牲也又曰牛爲大物然則爲物大故曰太牢東都賦云嘉珍御太牢饗李善註引大戴禮曰牛曰太牢

是古亦有名牛爲太牢者唐人稱牛奇章爲太牢公
本大戴及此傳也傳不明言牛箋言牛羊豕又言牛
俎正釋傳太牢二字正義說誤
傳無三牲字箋忽云三牲疑傳原本云菽所以芼三
牲旣三牲通以菽芼復云羊苦豕薇者蓋謂尋常燕
禮用羊豕則以苦薇也箋云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申
明傳芼三牲之意其所以通用藿者以王饗則有牛
俎以其汁爲鉶羹故通用藿芼之公食大夫禮云鉶
芼牛藿羊苦豕薇說文芐字引禮記曰鉶毛牛藿羊
芐豕薇彼是諸侯禮此是天子饗禮或當有異故三

牲皆以藿正義載定本箋三牲下無牛羊豕字則是
直云三牲芼以藿其文更明如此讀傳箋較爲直快
似亦可備一說也
觱沸檻泉傳觱沸泉出皃檻泉正出也正義引爾疋釋
水亦作檻泉不云字異釋文云檻銜覽反徐下斬反
引爾疋亦作檻泉爾疋釋文經作濫而音胡覽反仍
是檻音是唐時爾疋檻濫二本並行而音皆从檻也
廣韻濫泉胡黤切與檻同在上聲汎濫盧瞰切在去
聲一字而音義逈別說文引此詩作濫徐音盧瞰切
緣說文濫有三義一汎也一濡上及下也一淸也雖

引此詩而無正出涌出之訓故从去聲音之玉篇濫
作瀶云涌泉也而音盧瞰切則非矣當依釋文廣韻
言釆其芹箋云芹菜也可以爲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
使釆其水中芹者尙潔清也周禮芹菹鴈醢按說文
芹云楚葵也从艸斤聲徐音巨巾切䓽云菜類蒿从
艸近聲周禮有䓽菹徐音巨巾切天官醢人職云芹
菹兔醢徐仙民音謹是周禮本有作䓽讀者釋艸云
芹楚葵郭註云今水中芹菜邢疏引本艸別本註云
芹有兩種荻芹取根白色赤芹取莖葉竝堪作菹及
生菜玉篇䓽云蒦蒿也然則䓽卽荻芹故許叔重以

爲菜類蒿此箋引周禮作芹未知箋意定指何種然
俱生水中俱可作菹則䓽芹原通耳
紼纚維之傳紼繂也纚緌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箋云
舟人以紼繫其緌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
禮法正義釋傳曰紼訓爲繂繂是大組纚訓爲緌緌
又爲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組繫而維持之釋箋曰舟
人以紼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禮法而行不以舟
止爲喻按孔以緌爲繫傳意或然箋郎未必然矣箋
言以紼繫其緌則緌亦是繩索之類韓詩纚訓筰說
文筊云竹索也筰云筊也玉篇[糸乍]云索也梁簡文樂

府云芙蓉作船䑧作絆絆與䑧一也以韓詩訓纚爲䑧例之則綏不爲繫說文綏云系冠纓也在冠爲系冠之繩則在舟爲系舟之繩卽纜也箋蓋言舟人以大組繫績其舟上之纜在岸上牽制以行之不至汎汎然而無所定也纚爾疋作縭

角弓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傳騂騂調和也不善紲㯳巧用則翩然而反正義曰㯳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納于㯳中此弓已調和而言㯳者蓋用訖內于竹閉之中恐損其體亦謂之㯳紲卽緄縢也傳言巧用明

是既已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㯳義爲然㩲孔以紲卽緄縢非傳意秦風小戎竹閉緄縢傳云閉紲緄繩縢約也是紲乃竹閉緄是繩謂以繩約此紲也周禮弓人註云紲䪐也儀禮既夕註云柲弓㯳也弛則縛之于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弓人註引詩作竹䪐既夕註引詩作竹柲又言柲古文爲枈䪐柲枈閉四字音義實通說文榜云所以輔弓弩檠云榜也如鄭禮註則紲㯳皆竹閉之別名如說文則㯳又輔正弓弩之名此傳言紲㯳巧用謂紲以㯳之巧而用之耳釋文云紲弓䪐也㯳音景弓匣也以紲㯳爲二器亦誤

弓人六材幹角筋膠絲漆也幹爲弓表角爲弓裏皆弓之體也筋膠絲漆所以成弓之用也幹有柘檍檿橘木瓜荊竹無一定之名餘五材之中用角爲多故名角弓傳言調和謂用角調和正釋經中騂字騂本从羊从牛从角說文觲云用角低仰便也引此詩觲觲角弓許氏稱用毛氏古文低仰便正與調和義合用角二字妙與傳義申成正義謂騂騂爲角弓之狀謂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卽名角弓蓋別有角弓如北狄所用非也說文弲云角弓也洛陽名弩曰弲此自

弩之別名詁以角弓亦謂用角多耳又云觰角觰獸也狀似豕角善爲弓出胡休多國此乃眞北狄之角弓而不可以釋此詩

老馬反爲駒傳已老矣而孩童慢之正義釋傳引說文引內則皆作咳釋文云孩本作咳是孔經本作咳校書者誤改之也孩爲咳之古文毛詩本古文从孩自當然必改作咳乃合正義原本

如食宜饇傳饇飽也箋云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饇釋文於據反徐又於具反說文食部無饇字勹部匓字云飽也从勹𣪘聲祭祀曰厭匓徐音已又切又乙

庶切卽此饇字故于食部不更收今世饜飫字作食旁夭誤也當作饇或作飫幽王不親九族骨肉相怨縱能設族食族燕之禮不依法度族中老人亦有不得飽者傳意蓋言此等老人如有食卽宜飽如有酌卽孔取極言老人之性情非謂王賜之食王飲之酒也知者上傳言孩童慢之當亦父兄所親見固無望于王能食之而酌之矣傳箋不同正義合述似誤

毋教猱升木箋云毋禁詞又云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孫毓難之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爲禁之而云毋乎正義釋箋謂此章先言人心

易教王不教之下章乃言其樂善故言毋爲禁止之意言小人之易教故反詞以譏之非禁王不聽教小人述經云如人之禁彼云無得教猱之升木已言非禁王又言如人之禁彼申鄭不明按此章毋字與上章不顧其後同皆指王身而言上章言馬老矣而反視爲駒如人老矣而反慢爲孩童王自不顧其後日年老亦如是耳其實老人之性情如有食則宜饇如有酌則孔取何可慢視乎此章言王自爲禁止毋教猱升木遂謂其未必升耳王自不以塗塗附遂謂其未必著耳其實猱善升塗善著如人有仁義教之則進故君子有美道小人卽樂與之連屬也經意箋意如此非詩人禁王亦非人之禁彼也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按下傳云浮浮猶瀌瀌也則瀌瀌不應無傳釋文云瀌雪盛皃此三字是傳文誤奪當補入箋云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張平子四愁詩序曰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自屈原以來詩義如此箋以雪消喻小人之誅滅非無本也傳以晛爲日氣箋以晛爲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韓詩劉向俱作聿消毛作傳

時經當是聿字聿遂也言雪見日氣而遂消也箋作曰消云雪今消釋則是未消之詞以日將出之氣不能消甚盛之雪也傳箋各別未可强同

莫肯下遺二句毛不爲傳釋文云遺王申毛如字婁王力住反數也正義用以述傳曰必須教之者以此小人皆爲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者用此之故其與人居處數爲驕慢之行按說文新附屢字徐鼎臣以爲後人所加婁卽屢也賓之初筵屢舞僊僊毛訓屢爲數故王子雍用之邶北門政事一埤遺我傳云遺加也亦可用以述傳此經下字當指王說言

王莫肯下加以啟敎故小人數爲驕慢也傳意當然
式居婁驕箋云婁斂也正義曰釋詁云婁斂聚也俱訓
爲聚則義得通故云婁斂也按釋詁云鳩摟聚也釋
文云摟从手本或作樓非此詩釋文又引作樓正義
則引作婁不言與詩字别則爾疋本有作婁者是婁
摟樓三字並通說文婁本訓空空故能斂聚史記天
官書云婁爲聚衆張守節曰婁三星爲苑牧養犧牲
以供祭祀亦曰聚衆占動搖則衆兵聚金火守之兵
起也而律書云北至于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內
卽斂納是婁自有聚斂之義不煩通借摟樓箋當據

史記爲說未必一依爾疋矣
加蠻加髦傳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箋云髦西夷别名正
義引牧誓曰彼髳此髦音義同也按說文鬏髮至眉
也髳云鬏或省漢令有髳長是髳卽鬏之或體鄘柏
舟髧彼兩髦內則總髦俱作髦是字通之証釋文云
髦舊音毛尋毛鄭之意當與尙書同音莫侯反然徐
鼎臣以切韻音說文髳字只作亡牢切舊音爲當詩
人言小人無良王若不啟敎則將日肆其驕慢勢必
行若蠻髦我是用大憂之不數年而驪山禍作豐鎬
之際徧地皆戎平王避亂東遷棄爲秦有自幽王十
一年庚午下至漢高帝元年乙未入關淪爲夷狄者
五百六十有五年詩人之言蓋早有以知其禍變之
極矣

菀柳

上帝甚蹈傳蹈動箋云蹈讀曰悼正義曰蹈者踐履之
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爲動言王心無恒數變
動也按鼓鐘憂心如妯傳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
古者从由之字亦作舀鄭淸人左旋右抽說文引作
搯是由舀一聲此蹈从足从舀則聲與妯同故傳亦
訓動動卽慟也檜羔裘中心是悼傳悼動也箋云悼

猶哀傷也箋以傳訓悼爲動而妯蹈亦皆訓動是毛
讀妯蹈爲悼傷之悼故申傳曰妯之言悼蹈讀曰悼
是毛義與鄭一也正義用王肅孫毓之說述毛恐非
毛旨
曷予靖之傳曷害正義曰傳雖曷爲害亦訓爲何故害
澣害否皆爲何也按傳如果爲何則曰曷何也可矣
何爲又轉爲害傳意蓋讀曷爲害言王有禍害使我
謀之也周南害澣害否傳正義無釋用鄭述毛此云
皆爲何亦是鄭義葛覃傳曷何也三字乃是誤本亦
未嘗訓害爲何也

都人士

彼都人士箋云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正義曰士者男子行成之大稱敘言則民一德是所陳者人也人而言士故知都人之有士行者非爵爲士也按敘言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此人士當據長民者言襄十四年左傳引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以贊子囊子囊楚令尹正民所望矣論語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又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曰使四方曰從政則士之

稱上兼大夫箋言人有士行亦謂長民者正義泥箋此言以爲庶人誤也下三章士與女對可如孔說此章士與民對經文本自不同知箋必不以士爲庶人狐裘黃黃序所謂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也萬民所望統下三章士女序所謂民德歸壹也

綢直如髮傳密直如髮也箋云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正義曰傳變綢言密則以綢爲密也綢者綢緻之言故爲密也按說文綢云繆也絜云麻一耑也繆云枲之十絜也一曰綢繆是綢但有綢繆之訓說文又云周密也此傳蓋讀綢爲周故云密直綢周聲近假借耳孔謂以綢爲密誤綢當音職流反釋文直畱反仍從綢字音之亦誤此士女俱言民德歸壹士舉笠撮即外以徵內女言綢直即內以見外互相足也傳意密直俱主心言箋以密爲情性直爲操行傳箋不同亦當別述

謂之尹吉傳尹正也箋云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正義引詩爲韓姞相攸引左氏傳姬姞耦而于尹氏但言世爲公卿明與周室爲昏姻不詳尹氏所自始按晉語文王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韋

昭註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太史則尹氏爲史佚之後自文王時有之矣然尹是氏非姓十月之交正義言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專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責不得並時而有二人其意依鄭以皇父七子爲厲王時人大雅常武經太師皇父下云王謂尹氏嘗疑宣王命皇父爲大將即命皇父自擇司馬彼經尹氏當即爲皇父之氏但毛鄭所不言未敢臆斷而汲郡紀年云幽王元年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五年皇父作都于向實以尹氏皇父爲一人是幽王時節南山之尹氏即十月之交之皇

父也如毛義皇父爲褒姒親黨則是姒姓爲文王后妃太姒之族如鄭義爲厲王后親黨則申國姜姓正義以豔妻爲刺姓箋無是說爲后稷母姜嫄大王太姜武王邑姜之族故以爲皆周室昬姻舊姓說十月之交者近儒多從毛義則尹氏姒姓爲確鄭樵通志以尹氏爲少昊後者誤也此箋雖易傳而尹本訓正左傳云姞吉人也姞亦訓吉仍與傳義申成

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正義釋傳曰毛以言垂帶而厲爲絕句之詞則厲是垂帶之皃故以厲爲帶之垂者按凡言帶俱指下垂者言非謂束腰者故玉藻云肆束及帶言約結之餘齊于帶也爾疋云帶係帶以上爲厲言水深及于帶之垂處也說文云帶象佩巾之形亦指言其下垂者傳以帶既是下垂之名而經復言垂帶則是帶末有物垂之同于厲矣箋達傳意故以鞶囊垂下名裂者釋之言帶末所垂之飾如鞶之有裂鄭以毛亦讀厲爲裂也古者如而字通厲列聲同孔以厲爲垂皃非傳意

采綠

終朝采綠箋云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釋文芻楚俱反

草也是箋文乃草字今汲古閣本作菜誤當改正

五日爲期傳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于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按首章行役踰時望君子之歸也次章追憶初別情事過進御之期而遲君子不至也三章四章又追憶君子在家時狩則我韔其弓釣則我綸之繩且得見魚之多有倡隨之樂也此傳五日一御正釋經中期字五日六日皆是實情實事箋以經爲期是君子與之期歸不應近在五日故易傳則此章亦是踰期怨曠之詞孔晁謂毛以六日不至爲過期之意非止六日正義謂毛以常時以五日爲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不至尙以爲恨況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皆以期爲歸期故述毛迂曲而不知此章爲追敘初別正應言五日六日乃爲得其實也

言綸之繩箋云綸釣繳也又云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爲之繩繳正義曰釋言云緡綸也則綸是繩名弋是繫繩于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繩于釣竿也經云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綖謂之繩綖也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則釣與弋其繩皆生絲爲

之按說文綸云青絲綬也徐音古還切緡云釣魚繁也从糸昏聲吳人解衣相被謂之緡繁云生絲縷也是綸與緡字別而爾疋釋言云緡綸也則二字通鄭因以綸爲緡而以釣繁釋之說文繩云索也凡釣用絲而不用索此經言繩箋云爲之繩繁非繩索之繩也禮記深衣云繩取其直玉篇云繩直也此繩當訓直言君子如釣則我當爲之申直其繁綸與上句弓字對繩與上句韔字對經不言其繩而言綸之繩言我則爲其釣綸之是直也正義謂與之作繩釋箋殊欠分曉

黍苗

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又云其所爲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正義曰蓋者疑詞亦爲發端又曰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末句不爲發端而其上歷陳四事故爲皆也未釋蓋之何以爲皆按蓋去入兩讀禮記檀弓曰子蓋言子之志于君乎釋文蓋依註音盍戶臘反何不也是蓋與盍通爾疋盍合也說文合云合口也皆云俱詞也合口俱詞其義則一故曰猶皆而蓋古太切皆古諧切古者四聲未分音同義亦得通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傳徒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箋云召伯營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正義曰旅屬于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經別之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按箋言以兵衆行則徒行是步卒御車爲甲士徒御即師旅之人而旅即屬于師誠如孔說而傳劃分四者其意不得與鄭同傳不言兵車徒御當爲召伯隨行之人僕從則徒行官屬則御車不在師旅之數崧高云王命傳御遷其私人傳云御治事之官也

箋云傳御者貳王治事謂冢宰也是當日同行尚有冢宰召穆公以上公爲二伯主九州諸侯之半自當依諸侯之制行則師從冢宰雖天子之卿下于二伯自依卿制行則旅從此經所以言我師復言我旅旅不屬于師也傳意當然

肅肅謝功傳謝邑也序言卿士不能修召伯之職觀經此句而知之也召穆公在宣王時事業多矣獨舉營謝之事者是時宜白奔申鄭語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紀年幽王十年王師伐申此詩蓋爲伐申之役師旅困苦還歸無期詩

人不欲顯諫託召伯營謝以微諷之序所言卿士郎皇父也若曰召伯爲卿士則爲謝平其水土皇父爲卿士則爲謝謀其國都刺皇父正以刺幽王也申侯之先曾爲卿士南邦是式諸侯屬焉采菽菀柳之作刺王之無信而甚蹈蓋諸侯稍稍畔矣爲幽王者正當善撫申侯以勸來者乃反興師伐之甚非宣王推恩申伯意也卒章云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幽王安心伐申此其所以卒致驪山之禍也夫申伯宣王時遷國于謝故此經言謝傳亦止言謝邑不復表申焉

隰桑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傳阿然美皃難然盛皃有以利人也箋云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蔭人正義釋傳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爲美皃釋箋曰以有阿之下別言其葉則阿非葉狀故枝條長美按傳不言阿爲阿那亦未言阿是枝葉條垂孔自誤釋傳意耳傳言阿然美皃統指桑身以經上三章首句俱言有阿然後言葉也箋言枝條長美正申傳意言葉又茂盛可以庇蔭人亦與傳利人不殊未可强爲區別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箋遐遠謂勤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勤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按禮記表記引此詩鄭註云謂猶告也此箋訓謂爲勤因序言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故隨文易訓曰勤思郎思見也曰誠不能忘郎盡心也引論語愛之句申明勤思忠焉句申明誠不能忘正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畧同故引以爲驗似鄭引論語專以釋中心二句者誤也藏當作臧陸氏釋文經正作臧之故箋訓爲善正義不

辨藏臧字別知正義本亦作藏後之校書者依俗本改之也

白華

序箋云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正義曰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按褒姒褒人所入因冒褒國之姓實則龍漦所生並無氏姓故箋以爲字也古婦人以字傳者多矣說文娥云帝堯之女舜妻娥皇字也嫄云台國之女周棄母字也餘嬿婀嫈婕嬩嬛嫽妗嫺姶改娃姣皆云女字而改玉篇作妲改云紂妻也妲改爲字褒姒亦爲字可知娥皇姬姓

姜嫄姜姓曷嘗因姓爲字乎正義說誤
淲池北流傳淲流皃箋云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于申后淲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間水北流正義曰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污下引豐以灌漑故言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停而亦言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旣訖而決而入豐亦爲北流按傳不釋池字箋雖言池水之澤未言污下之池覶下復云豐鎬之間水北流其意亦統指諸水耳上林賦云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内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李註引

潘岳關中記曰涇渭灞滻酆鎬潦潏凡八川諸水惟涇在渭北餘俱北流入渭俱可灌田不必定引豐水也水經渭水又東北與鎬水合酈註云水上承鎬池於昆明池北又云鎬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淲池合水出鎬池西而北流入于鎬毛詩云淲流皃也而世傳以爲水名矣鄭元曰豐鎬之間水北流也淲池後人附會酈言信然鎬池之名見史記秦始皇本紀當是周時水名酈亦不引以証此詩則知所謂淲池者非池矣此詩與無羊皇矣召旻之池毛皆無傳陳風東門之池傳云池城池也召南江有沱傳云沱江之別

者此淲池已非城池則毛意與沱同故不復發傳說文沱字徐鼎臣註云沱沼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此說誤也隸書之興先于二篆沱池作篆是一隸體各殊說文大字用小篆註文用隸滇字云益州池名淨字云魯北城門池也海字云天池也汪字云一日汪池也洼字云深池也潢字云積水池沼字云池沼污字云一日小池爲污以上皆从水从也浸字云水出魏郡武安東北入呼沱水滋字云一日滋水出牛飮山白陘谷東入呼沱以上皆从水从它滮字云水流皃从水彪省聲詩曰滮沱北流引詩正作沱

字然則凡水決出別流者皆得爲沱漢志扶風鄠縣下云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酆水出東南又有潏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上林賦註云潏水出杜陵今名泬水自南山黃子陂西北流經至昆明池入渭水經渭水又東北逕渭城南而泬水注之又云渭水又東與泬水枝津合枝津卽決出別流也酈註曰泬水又北流注渭亦謂是水爲潏水也故呂忱曰潏水出杜陵縣漢書音義曰潏水聲而非水也亦曰高都水前漢之末五侯王氏大治池沼引它水入長安城如酈註則泬水別流又有它水之目蓋卽此經之池

矣
卬烘于煁傳卬我烘燎也煁烓竈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饔饎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于烓竈用炤事物而已按傳先釋卬烘句次釋上句傳意謂人取桑薪宜燎于烓竈以養人喻王取申后宜主中饋以毋養天下今反廢黜之也箋以桑薪不用于饔饎之爨而用以烓竈喻申后失所易傳也正義謂爲申傳合而述之誤矣釋文烘說文巨凶甘凶二反此說文舊音也今徐氏音說文烘呼東切依釋文則爲廣韻三鍾字依今本說文則爲一東字舊音爲是說文烘本从共聲

有扁斯石傳扁扁乘石皃王乘車履石正義曰上車履石之皃扁扁然也釋文扁邊顯反又必淺反按如傳則當音芳連切也

緜蠻

止於丘阿傳丘阿曲阿也鳥止於阿人止於仁正義辨丘阿一物是也又引卷阿以証則微誤彼是大陵曰阿乃阿之卷然者此則丘之曲而阿也毛惟釋此二句道之云遠以下皆無傳正義以箋士爲末介从太夫而行述之按序云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傳意當言鳥則止託于丘阿人則止託于仁人今仁人在遠不得依託我心之勞當可如何大臣無仁心豈復望其飲食教載我乎如此述傳較與序合

命彼後車箋云後車倅車也正義曰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左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祀同名當言副車言倅者周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按春官車僕掌戎路之萃廣

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所言皆兵車萃卽倅也是兵戎副車專稱爲倅古者卿行旅從黍苗我師我旅箋云召伯營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此箋言卿大夫出聘則後車正是戎車之副故鄭以倅車釋之正義謂聘問之事當與朝祀同名誤也倅又作䔍說文無倅字新附有之春秋昭十一年左傳釋文云簉說文从艸今說文䔍云艸皃未引左傳如釋文則說文原本䔍字引左傳䔍氏之䔍矣廣韻䔍簉字通文選馬融長笛賦註引說文曰簉倅字如此又江淹

擬顏延之詩註引說文曰篋倅字如此是說文蓮字下又當有倅字如此四字亦如絲字註云虞書丹朱如此眊字註云虞書髦字从此也

瓠葉

君子有酒傳幡幡瓠葉皃庶人之菜也箋云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又下章箋云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按傳以庶人二字釋經君子白虎通曰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故孝經曰君子之敎以孝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何以言知其通稱也以天子至于民故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論語云君子哉若人此謂弟子弟子者民也是君子得爲庶人也傳意以庶人尙不以微薄廢禮王有牲牢饔餼乃不肯用所以爲刺箋以君子爲有賢行者又謂庶人依士禮則以經獻酢醻皆是士禮與傳義迥殊正義混而同之惟以鄭有兔斯首爲異誤也

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正義曰斯爲兔首之色故言斯白也又解斯得爲白之意今俗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明是絜白之義故也鮮而變爲斯者齊魯之間其語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按箋如果以斯爲鮮必曰斯當爲鮮鮮白也今箋先云斯白也又云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謂世俗之人以斯白之斯作鮮非鄭謂當作鮮也又云齊魯之間聲近斯謂以斯爲正齊魯之間語猶如此也爾疋釋詁云鮮善也釋文云鮮本或作尟沈旋云古斯字是鮮斯二字本通說文霹云从雨鮮聲讀若斯是鮮讀斯爲正也春秋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註云白頭皃思與斯聲同故斯得訓爲白正義乃謂斯當作鮮非鄭意釋文云斯毛如字鄭作鮮音仙亦誤二章箋云鮮者毛炮之謂新殺者亦非鮮白之謂也

炮之燔之傳毛曰炮加火曰燔正義曰傳直言毛曰炮當是合毛而炮之未必能如八珍之食去毛炮之也按文選西都賦云陳輕騎以行炰李善註毛詩曰炰之燔之毛萇曰以毛曰炰薄交切毛上有以字可知是合毛而炰唐初本經傳如此釋文云炮本作炰而載傳亦爲毛曰炮陸孔俱所未見此傳當从選註也

漸漸之石

序言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正義謂毛以首章上四

句爲征戎狄下二句爲征荆舒鄭以首章上二句喻戎狄不可伐下四句爲征荆舒按鄭義具在箋誠如孔說毛初無此義不過以傳言漸漸山石高峻六字在首章上四句下王肅孫毓皆謂征戎孔因據爲毛說耳毛作傳時本不連經山石高峻自釋首句後人以傳文散付經句中此傳當在首二句下誤置在第四句下傳意果爲統釋征戎第三章豕涉波月離畢何以又不統釋且首二章有山有川山石高峻非可以釋川也總之毛釋首二句餘皆無傳可同于鄭而斷不可以王孫二家爲毛說正義曰定本集註役下

無人字其箋註亦無人字俗本有者誤也今本序役下無人字而正義釋箋兩言役人久病亦屬不檢

維其勞矣箋云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正義曰廣闊遼遼之字當从遼遠之遼而作勞勞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按上林賦酆鎬潦潏漢書師古註潦音牢文選李善註潦卽澇也說文正作澇昭七年左傳隸臣僚服虔云僚勞也遼與潦僚俱从尞聲是尞勞音義得通然釋文云勞如字孫毓云鄭音遼則自孫以前皆讀勞勞爲魯刀切也

有豕白蹢箋云四蹄皆白曰駭釋文云駭戶楷反爾疋說文皆作豥古哀反按釋獸云豕四蹢皆白豥說文豕部無豥字彖字註云豕走也从彑从豕省徐音通貫切而心部㥟字註云怨恨也从心彖聲讀若膎膎與㥟俱戶佳切則彖聲亦可讀戶佳切矣古文豕亥爲一字故豕有亥聲戶佳切卽亥聲也玉篇云彖豕走挩也此箋云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繒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以離其繒牧之文參之豕走之

訓說文彖字卽爾疋之豥無可疑者箋作駭正義謂駭與豥字異義同玉篇豥有胡來古來二切

苕之華

序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按漸漸之石篇經有武人東征與序相應其爲王師征荆舒無疑此篇經無用師之事序言如此特著作詩之由于經無所當也箋以爲大夫將師出見戎狄之侵周而閔之傳意未必然首章傳苕陵苕也將落則黃次章傳云華落葉青青然以苕華與周

室華以喻興黃落以喻亡也卒章傳云牂羊墳首無是道也三星在罶不可久也喻將亡不久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云治日少而亂日多則作詩之意顯然矣是傳以經三章皆爲閔周室將亡傷己逢之無出師之事知我如此我即詩人自謂正義皆同之鄭說不可从也

傳言將落則黃箋言苕之華紫赤而繁陸疏亦言其華紫色當無誤矣正義謂如釋艸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因以傳箋所言合之爾疋謂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黃此過信爾疋之失傳

箋之訓不必全依爾疋說文蔈云苕之黃華也此疋訓也芨云艸根也一曰艸之白華爲芨即不用疋訓矣且釋艸云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芨謂苕有黃白二種名蔈名芨耳其紫赤一種則別爲大菊蘧麥本艸謂陵苕即茈葳廣雅云茈葳麥句薑蘧麥也釋艸蘧麥郭註云一名麥句薑即瞿麥本艸瞿麥一名巨句麥一名大菊一名大蘭陶註云一莖生細葉華紅紫赤可愛即此詩之苕華矣

何艸不黃

何人不矜箋云無妻曰矜从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按白虎通云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爲偶陰陽相成之義也一夫一婦成一室明君人者不當使男女有過時無匹偶也又曰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此白虎諸儒之說以釋此經與箋義合先王用兵上承天道下體人情若此今征役踰時至于無人不矜其亡可翹足而待矣

有棧之車傳棧車役車也箋云棧車輦者正義辨棧車非士車役車非庶人車以爲即鄉師之輦从箋義也按唐風役車毛不爲傳此以棧車爲役車者說文云

輦輓車也棚棧也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輦與棧別然則以竹木爲棚故謂之棧車民間常用徵以供役故謂之役車固非巾車所言之棧役亦非鄉師之輦車矣箋云輦者謂輓車之人耳亦非必以爲輦也

毛詩紬義卷十七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大疋文王之什上

文王

序文王受命作周也箋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按經言陳錫哉周春秋宣十五年左傳引此詩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造與作義同序依經爲說也經內言命者凡八箋言受天命而王天下於昭于天箋言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亦依經爲說也洛誥及緯候註多言赤雀丹書自是嗜奇愛博之

故及箋此詩乃無一言及之蓋其慎也正義乃廣引緯候之註以釋受命非箋意矣

其命維新傳乃新在文王也正義不釋乃字按爾疋釋詁云維侯也其上文云侯乃也傳乃字釋經中維字矣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云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正義釋傳曰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謂與之交接天則恭敬承事以接之人則恩禮撫養以接之按傳升接天解陟與在帝三字下接人解降與左右三字易泰卦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下接人正是左右民其義當音佐佑箋云順其所爲則是順其左右之宜其字當作ナ又隸書今不用ナ又字通作左右是傳箋義別正義合述之誤也

亹亹文王傳亹亹勉也釋文云亹音尾按徐鼎臣說文俗書云亹字書所無不知所从無以下筆易云定天下之亹亹當作娓亹卽亹字然則易詩爾疋所有亹字殆是說文斖字隸書假借作亹音門門與勉一聲之轉亹亹文王卽勉勉我王故毛以爲勉也箋不言亹當作勉以毛已讀爲勉故曰勉勉乎不倦文王之

勤用明德也不復破字正義引釋詁不言亹之何以爲勉故詳之

不顯亦世傳世者世祿也正義曰仕者世祿孟子文如孔言則傳世世者當作仕仕者今本誤也當改正

侯于周服箋云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于周之九服之中正義曰王肅云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爲衆毛于上章訓侯爲維則其意如肅言也按上章傳訓侯爲維此不發傳則當如字下經殷士膚敏傳云殷士殷侯也正義釋傳謂此殷士卽前商之孫子服周者故知殷侯也下傳以士爲侯則此經

侯之爲君傳意顯然正義以子雍之義爲毛說誤也

駿命不易傳駿大也箋云宜以殷王賢愚爲鏡天之大命不可移易桉不易毛無傳故正義同之鄭箋俱爲不可移易釋文云易毛以豉反不易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也下文及後不易維王同未詳何據

大明

摯仲氏任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桉春秋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言天子于諸侯因其所由生而賜之姓報之土而命之

爲氏諸侯之臣以王父字爲氏或以官以邑爲族族猶氏也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是古者姓與氏別史記五帝本紀曰禹姓姒氏契姓子氏棄姓姬氏秦本紀曰柏翳姓嬴氏始皇本紀曰姓趙氏高祖本紀曰姓劉氏姓氏合而爲一學者譏之今觀此經以任爲氏都人士謂之尹吉氏姓並稱箋云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崧高生甫及申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以姜爲氏然則氏姓大同太史公未可妄譏氏姓所以得並稱者禮記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鄭註曰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正義曰正姓若周姓姬本于黃帝齊姓姜本于炎帝是也庶姓若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是也是子孫共姓而別氏仍謂之庶姓則氏亦可稱姓也晉語黃帝以姬水成說文云黃帝居姬水以爲姓而姬酉祁已滕葴任荀僖佶儇依十二姓皆黃帝之子由姬姓而分實則氏也故任姞可稱爲氏晉語云炎帝以姜水成說文云神農居姜水以爲姓伯夷爲炎帝之裔帝堯即以其本姓賜之實則氏也故姜可稱氏猶之陳胡公本舜子孫武王賜姓曰媯命氏曰陳而說文云虞舜居姚墟因以爲姓居媯汭

因以爲氏是武王改氏爲姓以賜胡公實則媯亦氏也正義謂婦人稱姓不知此經實以任爲氏與尋常稱姓者不同傳言任姓互文以明姓亦可爲氏耳

曰嬪于京傳嬪婦京大也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王肅述毛謂盡其婦道于大國正義以爲不詞孫毓以京爲京師正義謂祼將于京可得以爲京師此王季時不得爲京師又以孫毓爲不通按鄘風景山與京傳云京高邱也皇矣依其在京傳云大阜曰京皆別之爲邱阜公劉篇乃覯于京無傳而京師之野傳云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大釋京衆釋師與此京

釋大正同公劉得爲京師何王季獨不得爲京師王肅稱大國誠非毛旨孫毓未爲失也此章周京並稱下經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正申明此句白虎通曰何以知卽政立號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又論三軍引此二句云此言文王誅伐故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後漢之初諸儒皆以此經之京爲京師同于毛傳但毛于文無稱王之義則所謂京者是後人追稱觀造舟爲梁傳云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于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傳意謂當日但

以造舟爲備禮其後武王有天下周公制禮乃定爲天子之制故曰王基乃始于是則公劉王季之京當日亦但爲大衆所居其後乃以爲天子之居而詩人追正其稱也

有命既集傳集就正義曰鳥止謂之集是集爲依就之義故以集爲就也按書顧命曰克達殷集大命蔡邕石經集作就小雅小旻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韓詩集作就是古集與就通故毛以爲就也

在洽之陽傳洽水也正義曰洽與渭連文又水北曰陽渭是水名則洽亦水也如孔言是傳之洽水特因渭水推而知之也按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逕郃陽城東酈道元註曰周威烈王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陰郃縣卽此城也故有莘邑矣爲大姒之國詩云在郃之陽在渭之涘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謂此也城北在北瀵水南去二水各數里其水東逕其城內東入于河又于城南側中有瀵水東南出城注于河城南又有瀵水東流東注于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前有碑去城一十五里水卽郃水也縣取名焉故應劭日在郃水之陽也如酈註實有郃水傳非假渭水推而知之矣郃陽漢地里志說文俱作郃史

記魏世家作雒陰合陽此詩作洽音義同

俔天之妹傳俔磬也釋文云韓詩俔作磬譬也正義引說文俔譬諭也合韓詩釋之述經云言尊敬之磬作是天之妹然言尊重之甚也此與箋言尊之如天之妹有女弟合傳意未必然也文王嘉止傳云嘉美也文王已嘉美大姒之賢則必眞知灼見得其異于常人之實左傳室如縣磬本又作罄是磬與罄同爾疋釋詁罄與悉俱訓爲盡罄悉一也傳言文王嘉美此大邦之子罄悉爲天帝之女弟故其文德能安定而善祥也俔釋文牽徧反與磬字一聲之轉故可讀爲磬

釋詁云閒俔也閒是閒諜之閒說文俔譬諭也一曰
閒見孫刻宋本說文作一日閒見與釋詁合蓋媒氏
往來閒見其實與磬悉義同轉勝譬諭之義矣
親迎于渭傳言賢聖之配也箋云賢女配聖人得其宜
故備禮也正義曰此解本之親迎意以賢聖宜相配
故備禮而親迎之是言親迎亦明大姒之有德故箋
申之言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按傳箋俱言
賢聖而意各不同婚姻之經周公始定夏殷世質未
必六禮俱全由文王尊敬大姒一賢一聖配合得宜
故特備六禮後遂沿爲定制是箋言賢聖意重備禮

故上箋歷言求昏問名卜吉納幣之次也傳以經言
天妹則是天帝女弟非人所得而婚今文王親迎于
渭已居然爲賢聖之配是由天妹句轉出賢聖二字
只作人字看其意非惟不重備禮且亦不係于賢聖
若必賢聖而後親迎非賢聖即可不親迎乎無是理
也傳箋不同正義合之誤矣大姒家在洽水之北經
惟親迎于渭者由渭厓北上至大姒家中限兩瀵水
故下句言造舟爲梁矣
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箋云會合也
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
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乃誓定本傳會甲作會甲兵則箋云會兵亦同于傳
正義謂傳爲會值甲子之朝非也但以傳爲會甲兵
亦非毛意按傳已言會甲也即云不崇朝則甲有未
終一朝之義會早蓋曑鼂之省文也說文曑云日月
合宿爲辰从會从辰辰亦聲徐氏音植鄰切玉篇曑
云時真切日月會也今作辰又音會廣韻十七真不
收十四泰載曑字黃外切經典言日月合宿或作會
或作辰各从曑字之半龐辰亦作晨說文辰云房星
天時也晨云房星爲民田時者晨云晨或省是辰晨

大字補定晨云早也說文晨朗晨字云早昧爽也鼂
省晨也从日在甲上然則經會朝是曑之省文故傳
讀辰而訓早甲則鼂之省文雖屆朝旦而時尚早故
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也楚詞哀郢云出國門而軫
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王叔師註云甲日也朝旦也屈
原放出郢門心痛而思始去正以甲日之旦而行紀
時以清明者刺君不聰明也王子雍以甲子昧爽述
毛則以會朝爲甲朝亦無不可惟會何以得訓爲甲
終無文以明之耳

綿

緜緜瓜瓞傳興也緜緜不絕皃瓜紹也瓞瓝也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正義曰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又曰后稷乃帝嚳之冑是嚳爲瓜而稷爲瓞自稷以下祖紺以前皆爲瓞按爾疋釋艸云瓞瓝其紹瓞舍人曰瓞名瓝小瓜也紹繼謂瓞子孫炎曰瓞小瓜子如瓝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瓞是紹繼卽爲小瓜如箋義當以先歲之瓜喻嚳經中瓜字爲近本之實其小如瓝喻自后稷以下如傳義則直以瓜紹如瓞喻大王遷岐初時尚未隆盛至胥宇築

室以後乃日見隆盛也正義云云兩失毛鄭之旨瓜有二義豳風七月爲瓜之本名此詩之瓜在爾疋則爲紹在說文則爲𤬪說文云瓜𤬪也𤬪云本不勝末微弱也从二瓜讀若庾蓋近本實小不及近末實大故云微弱𤬪與紹一也

民之初生傳民周民也正義曰此時在豳言民周民者此民自豳居周復以周爲代號此述周國之興故以周言之按大王居岐國號尙仍豳舊文王始改號爲周此傳言周民者周卽周原謂周地之民也觀下句自土沮漆傳訓爲用居沮漆明是已居周地故曰周民非代號也孔以首章爲在豳時事故爲此說耳詳見下條

自土沮漆傳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本章末二句傳古公處豳狄人侵之引孟子云云箋云傳自古公處豳而下爲二章發鄭以首章爲公劉居沮漆是未遷岐時事次章乃言大王遷岐故以傳引孟子爲二章發詳觀傳意實不然也三章傳云周原沮漆之間也周頌潛傳云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是岐地自有沮漆水經漆水篇云漆水出扶風杜陽縣兪山東北入渭酈註引闞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

入渭又言今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桼谿謂之桼渠西南流注岐水又渭水篇註云雍水又東南流與杜水合水出杜陽山其水南流謂之杜陽川東南流左會漆水水出杜陽縣之漆溪謂之漆渠故徐廣曰漆水出杜陽之岐山者是也漆渠水南流大巢水注之出西北大道川東南流入漆卽故岐水也淮南子曰岐水出石橋山東南流相如封禪書曰牧龜於岐漢書音義曰岐水名也謂斯水矣二川洋逝俱爲一水南與杜水合俗謂之小橫水亦或名之米流川逕岐山而又屈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

岐之陽也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取稱矣又歴周原
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水北即岐山矣
此下岐水又東合中亭川水注于雍水而注渭是漆
水在岐山之北西南流合岐水而逕岐山之南岐水
當即沮水酈註于前鄧泉東流注于雍云自下雖會
他津猶得通稱故禹貢有雍沮會同之文此雖道元
誤引禹貢亦可証岐水合雍有沮水之目岐地有沮
漆故傳以爲古公遷岐居之二章三章乃即岐下周
原而築室也漢志扶風杜陽下云杜水南入渭公劉
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公劉自邠之豳未嘗避

狄當爲大王是漢人已有此說若爲公劉居之是未
遷時事不應至大王時尙云未有家室也豳地亦有
漆沮周本紀大王去豳渡漆沮漢志漆縣漆水在其
縣西元和志漆水在新平縣西九里北流注于涇唐
新平即漢漆縣今邠州也沮則未詳豳地之漆注涇
以入渭岐地之漆合杜岐雍以入渭而皆在涇水之
西馮翊之漆沮一名洛水者則在涇水之東正義于
此詩漆沮引書孔安國傳漆沮一名洛水誤也
傳引孟子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正義曰韓奕箋云
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鄭于書傳註云岐山在梁

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夏陽縣西北其西當
岐山東北自豳適周當踰之也按漢夏陽梁山在今
韓城郃陽兩縣境春秋成五年梁山崩公羊曰梁山
河上山穀梁曰壅遏河三日不流彼梁山乃近河西
自豳適周何緣踰之史記秦始皇帝三十五年幸梁
山宮徐廣曰在好時漢書地里志好時縣有梁山宮
秦始皇起好時爲今之乾州梁山在州西北五里自
豳適周梁山必由之路鄭書傳註岐山在梁山西南
當指此山正義乃引韓奕之梁山非也
陶復陶穴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箋云復者

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正義曰說文曰陶瓦
器竈也蓋以陶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也又曰覆
者地上爲之取土于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之穴
者鑿地爲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
之按考工記摶埴之工二有陶人旊人甗盆甑鬲庾
皆陶人職之此詩之陶當如考工土與壤別禹貢孔
安國傳云無塊曰壤釋文引馬融云壤天性和美也
說文云壤軟土也釋名云壤瀼也然則土粗而壤細
陶其土壤謂以塗塈屋也傳讀復如覆說文覆地室
也覆之穴之猶言爲覆爲穴初無取土復築息土不

用之意史記文帝紀云郎中令武爲復土將軍如淳曰土穿壙塡瘞事者索隱曰復音伏謂穿壙出土下棺已而塡之卽以爲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又音福箋云復于土上卽反還之義則取土復築息土不用當如孔說其云皆如陶然亦謂如陶人之治土也正義以箋義釋傳又以陶爲窯失之說文云窯燒瓦竈也其復字引詩乃作陶窯音搖陶音桃何可同也

未有家室傳室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正義謂古公在豳之時迫于戎狄國小民少未有寢廟故未敢有家室又謂豳地實有寢廟宮館此言未有者

以文王在岐而興本大王初來之事歎美在岐新立故言在豳未有下云作廟翼翼故此言未有寢廟下云俾立室家故此言未有家室以爲立文之勢云云總緣以此章同之鄭說爲在豳時事故欲言其無而豳地實有欲言其有而又明與傳違故遁而爲立文之勢夫他凡小事或可以有作無宗廟之事至尊至重豈可意爲有無以就吾立文之勢哉此言尤非理也大王初居沮漆岐土未開故傳以爲未有寢廟家室耳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按此到沮漆次日相度廟室之事寢廟未作不敢一日而安故于次日卽走馬相度春秋昭二十五年左傳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杜預註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劉炫云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不知此經古公在商世已單騎矣漆水由岐山北西南流合杜水岐水而後屈而逕岐山之南則在西頭水滸較多故曰西水滸循水而至岐山再至周原次第如繪古公已相於是及大姜相之

聿來胥宇來自沮漆到岐至近之詞也書傳畧說曰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周人束修奔而从之者二千乘首章民居沮漆卽同遷之民故此章胥宇不

再及之若以此章爲述在豳始遷時事不應惟言古公夫婦二人更無一語及于百姓古之聖王以得民爲重篤公劉篇言公劉自邰遷豳積倉槖囊亦首言民也

堇荼如飴傳堇菜也荼苦菜也箋云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正義引釋艸芨堇艸晉語寘堇於肉郭璞賈逵之註斷以爲烏頭按釋艸前文尚有齧苦堇郭註曰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邢疏曰齧一名苦堇可食之菜也又曰本艸唐本註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堇菜葉似蕺

花紫色者內則云菫荁枌榆是也本艸云味甘此云苦者古人語倒猶甘艸謂之大苦也爾疋明言苦菫郭註不言甘苦而本艸獨云味甘殆未可信說文芨云菫艸也从艸及聲讀若急此卽郭註所謂烏頭者也又大篆从䊮字中有菫字云艸也根如薺葉如細栁蒸食之甘从艸堇聲此卽䔱苦菫也然則菫艸本苦蒸之乃甘周原之菫則不待蒸而自甘者故詩人美之與釋文引廣疋亦謂非烏頭箋統言性苦蓋以為苦菫也正義以烏頭釋之殊失箋旨

爰契我龜傳契開也正義曰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

兆非訓契為開也又曰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註云開謂出其占書也是旣契乃開之但傳文質畧直言契開耳如孔言則契與開是兩事傳開字疑誤按以火灼龜謂之契灼龜所以問吉凶也說文卟云卜以問疑也貞云卜問也占云視兆問也𠧞云卜問也然則凡卜皆是問疑文選潘元茂九錫文爰契爾龜李善註引此傳曰契問也當从選註

自西徂東箋云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也豳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从水滸言也正義引鄭志答張逸而斷之曰發豳西南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按尙書禹貢道渭傳正義說豳地漆沮云彼漆卽扶風漆水彼沮則未聞誠以水經註言漆縣漆水為豳水杜陽縣漆溪為岐水而沮皆不言所在今孔言從沮水之南不知欲以何水當之鄭答張逸云豳地今為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如鄭志言初未有从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之說孔誤讀鄭志因以誤解此箋鄭于首章自土沮漆箋云其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鄭以彼為豳水也

三章周原沮漆之間箋不易傳則鄭意岐地亦有沮漆是以答張逸云正東乃得周此箋云據至時从水滸夫至時水滸卽至岐時之水滸是鄭以漆出岐山北西南合杜岐者為西水滸為自西方而東至周原莫明于此矣

其繩則直縮版以載傳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箋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旣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嚴顯翼翼然乘聲之誤當為繩也正義述經曰營度位處立繩正之釋箋曰傳言不失繩直故言用繩之意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

言營制之時當用繩也按玉篇繩云直也度也東京賦云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薛綜註曰周公繩度之合于制度訓繩爲度傳意亦謂不失繩度之直耳箋則以營釋繩營亦度也是傳箋于經繩字皆不訓爲繩索傳言繩謂之縮箋言以索縮其築版此方是索以縮是約束必當有繩釋縮版句非指經中繩字也正義合經註繩字而一之實與經旨乖違非僅失毛鄭之意

度之薨薨傳度居也言百姓之勸勉也箋云度猶投也築牆者捊取壤土盛之以虆而投諸版中正義述經

曰既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于版中居之亟疾其聲薨薨然釋傳曰王者度地以居民故度爲居也按古者度與宅字同故度可訓居書稱懋遷有無化居史記稱奇貨可居居有積貯之義言居積此土于版中也正義述經言居于版中而釋傳引度地以居民彼度是圖度彼居是民居與述經之言自相違戾傳勸勉二字釋經薨薨謂百姓勸勉積土之聲薨薨然衆也王子雍以薨薨爲亟疾正義用以述傳非毛意

柞棫拔矣箋云柞櫟也正義曰釋木云櫟其實梂不言櫟是柞陸璣疏云周秦人謂柞爲櫟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孔依陸疏以栩杼爲柞故于此箋訓柞爲櫟謂據時人所言按詩爾疋栩櫟二木別說文栩櫟柞三木別陸元恪以唐風苞栩爲柞櫟郭景純註爾疋栩杼亦云柞樹陸又以秦風苞櫟亦爲柞櫟于是栩櫟柞三木混而爲一說詩者分苞栩及二雅之柞爲一種苞櫟爲一種從陸疏及郭註耳三木說文原別此詩之柞如果爲栩箋應云柞栩也如爲秦風之櫟則櫟乃無火之木淮南時則訓云官獄其樹櫟高誘註云木不生火惟櫟爲然周禮夏官司爟註云冬取

柞楢之火則柞之非櫟明矣箋意謂柞樹自名櫟不關于苞栩苞櫟也

混夷駾矣箋云混夷夷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己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棫之中而逃甚困劇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正義曰殷之末世戎狄內侵所聘之道近于混夷又曰混夷見聘而怖終不臣服故至受命四年而伐之此因混夷之驚遂言其伐之事不謂此即伐也按孟子文王生于岐周趙邠卿註謂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又齊宣王問交鄰孟子稱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周與混夷鄰境自后稷

受邑以來已然不待殷之末世孟子以文王爲以大事小此箋言文王無征伐之意聘使過境驚走奔突即與事之同書傳言受命四年伐混夷者乃奉天子命非以其終不臣服文王自伐之也若然混夷近周而采薇出車說伐西戎之事往反踰年南仲由朔方而并伐西戎深入且千里者案驗此經混夷駾矣維其喙矣則當文王時混夷畏威已舉國外徙其故地周似兼之召旻篇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當謂此時追受命四年與玁狁犄角而起紂命伐之采薇序稱北有玁狁之難西有昆夷之患蓋爲患于中國非爲患于周其犬夷伐周一日三至乃帝王世紀之言不見正經難可據信文王始終無自伐混夷之事也

駾矣傳駾突正義曰說文云駾馬疾行皃駾說文云行疾皃引詩云混夷駾矣然則馬之疾行即有奔突之義故云突也按說文馵云馬突也則疾行未即是突駾他外切突他骨切古者四聲無別駾突音同音同者義可通故傳讀駾爲突文選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云盜賊奔突張載註曰突唐突也詩云昆夷突矣以駾爲突李善不以爲誤是晉唐時經有作突字者殆三家詩如此然則駾突古字通

維其喙矣傳喙困也正義曰喙之爲困則未詳按方言云㱩倦也倦即困玉篇㱩云困極也或作㾗㾗云困極也亦作喙廣韻㾗云困極也詩曰昆夷㾗矣亦作㱩喙是㱩㾗喙三字通毛讀喙如㾗故云困也說文引此詩作犬夷呬矣其訓爲息息亦有困義詳見假樂篇

文王蹶厥生傳蹶動也箋云虞芮之質成而文王動其緜緜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正義曰虞芮既平歸周益衆文王于是動其大王初生之道言大王始生王業文王增而長之使王業益大也按以生爲生王業自是箋義傳訓蹶爲動蓋指民生觀引虞芮爭田讓田末云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正釋蹶生二字言天下民生歸周者多蹶赴如恐後也正義以箋述傳未得毛旨

毛詩紬義卷十八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文王之什下

棫樸

左右奉璋傳半圭曰璋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正義曰傳惟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爲祭矣按郊特牲云祼以圭璋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又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郊特牲言祼玉人言勺言鼻爲瓚自明尙書

顧命曰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孔安國傳日大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大保又祭報祭曰酢正義曰於上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又引祭統云君執圭瓚大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尙書惟言秉璋彼正義以璋瓚釋之何于此傳獨謂毛不言瓚而定爲非祭祀乎古文尙書與毛詩同出子國解書多用毛傳如大禹謨仁覆閔下謂之旻天伊訓湯有功烈之祖皆本于毛顧命傳半圭曰璋卽用毛此傳是臨淮亦以毛義爲祭祀故依而用之王肅引顧命但謂從王行禮此自子雍之誤安可據爲毛說鄭知傳意以瓚申之傳與箋同不必分也

六師及之傳天子六軍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正義曰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爲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說復引趙商臨碩兩答及易書詩之註謂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于此獨言殷末按瞻彼洛矣常武箋以六師爲六軍明師軍無別此箋獨分晰師軍人數非

無故也文王大明緜三篇經有文王所言制度爲後人追稱之詞顯然易見此篇次三篇之後序言文王而經變稱辟王周王則是據當時實事故周王壽考箋云文王是時九十餘矣年數既據其實興師不當有異故以爲殷末之制臨碩以詩難禮答言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統答三文未遑細別趙商專問此經答言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稱軍鄭已明謂此經非著大數矣然則此經六師止有萬五千人箋依經立義不可謂非定說白虎通曰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

以爲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
爲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
東漢初儒者已作是說矣

旱麓

瞻彼旱麓傳旱山名也正義不言山在何處王伯厚始
引漢志南鄭旱山以當之閻百詩又引後漢郡國志
及水經註沔水篇云南鄭縣漢水右合池水水出旱
山山下有祠池即沱字也又引明一統志云旱山在
漢中府治西南六十五里一名崥山上有雲輒雨按
旱山玉篇廣韻俱作崥云山名在南鄭然旱山有二

水經下文云漢水又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
旱山北注之酈註引華陽國記曰安陽縣故隸漢中
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安陽隸焉涔水出西南而東北
入漢安陽魏改置黃金縣宋併入眞符縣元省入洋
州今其故城在洋縣東北一百三十里洋縣在南鄭
東一百二十里而上旱山又在南鄭西南六十五里
二山相距幾三百里是洋縣即安陽亦有旱山但酈
註于此不復言山意與上山爲一則漢江南岸自南
鄭東抵洋縣綿亘㵎遠宜其能興雲致雨矣詩喻大
王王季千祿以貽子孫當時所詠已及荆州之山至

文王而庸蜀盧濮首先被化實基乎此序所以言受
祖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
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瑟潔鮮皃黃流秬
鬯也釋文云黃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黃金所以爲
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正義釋傳亦作黃金所以流
鬯也又曰定本及集註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
有飾字于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陸孔所見
各異而孔必以有飾字爲易曉者蓋謂黃金爲圭瓚
之飾謂毛訓流爲鬯也故其述經曰瑟然而鮮潔者

乃彼圭玉之瓚而以黃金爲之勺令得流而前注其
秬鬯之酒爲金所照又色黃而流在于其中也又釋
傳曰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不知毛
傳金字釋經黃字鬯也二字釋經在中二字言黃金
之勺所以流在中之鬯初非訓流爲鬯謂金黃酒亦
黃也如正義述毛以黃流爲鬯則横益黃金如以黃
金爲勺則又横益黃流進退俱違毛意此傳當从釋
文以無飾字爲得正義謂箋易傳而釋毛黃流又復
同箋不可从也

正義謂毛意以王季爲東西大伯故以九命言之又

引大宗伯云八命作牧謂鄭以王季唯八命所以亦得圭瓚之賜者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以專征當州之內亦當賜之如上公故王季爲西伯得受圭瓚也按如孔言則王季爲雍州牧特加命而賜圭瓚耳然孔叢子載子思之言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若非東西大伯何以得稱西伯牧在雍州此詩所詠又何以得及荆州之山乎箋亦言王季爲西伯不言爲牧其言以功德受此賜者蓋雖東西大伯亦必有功德而後賜以圭瓚秬鬯也

思齊

序文王所以聖也正義曰言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文王自天性當聖聖亦由母大賢故誦詠其母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按言所以聖猶子思子言文王之所以爲文不專詠賢母所以者何肅雍是也故言本分五章今以毛義說之首章言大任者莊媚愛大姜檄嗣大姒齊莊則肅雍之本也二章言文王有所以順于宗神而神無怨恫有所以爲法于寡妻兄弟而人亦用迎其法于家邦所以者即下文肅雍是也三章正言肅雍言家邦之人迎逆其法但見其肅肅焉爾雍雍焉爾蓋以顯臨之而人皆安而無厭所謂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四章言當日之民已安于文王之化故今日周民有大疾害人者不殄絕而自絕其功業之大豈不長遠乎此由文王不忘肅雍雖不聞而亦式于是雖不諫而亦入于是其性與天生物之德合民感其化至今皆相率而不爲惡也五章言民不爲惡故今日成人小子皆有德業有造就由古我文王無斁于肅雍令其臣下皆爲譽髦之士其性與天成物之德合人感其化至今相率而止于善也文王終始能肅雍茲其所以聖也

惠于宗公傳宗公宗神也箋云宗公大臣也文王爲政咨于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于神明正義曰書序云班宗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宗又下箋言神罔則宗公是宗廟先公故云宗神也又釋箋曰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也按上順祖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其說出于王子雍而以宗廟之神爲宗公則孔以已說橫爲毛義傳意初不如是尚書禋于六宗月令祈來年于天宗祭法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凡言宗皆屬天神而伏生說六宗云天地四時馬融尚書註同之則六宗有天是天亦得稱宗神下不聞亦式二句

傳云言其性與天合全詩無天字而傳云然知毛以此宗神爲天神言文王奉若天道先天不違後天而奉故天無怨恫也其所以順于宗神者卽肅雍是也箋以宗公爲大臣自成一義必欲抑傳而申箋殊可不必

以御于家邦傳御迎也箋云御治也正義述經曰又以爲法迎治于天下之家國亦令其先正人倫乃和親族又釋箋曰易傳者言迎于家邦則于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横谷治字故鄭讀爲馭訓爲治也按迎治于家邦非惟横谷治字亦同傳于箋正義駁之是也但謂迎于家邦于義不通未得毛意刑于寡妻傳云刑法也此言文王之肅雍足以爲法寡妻兄弟皆法之然則迎者指一家一邦之人言迎其法于家邦皆將先正人倫後和親族也

烈假不瑕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正義曰鄭讀烈假爲厲瘕故云皆病也又曰瑕已釋詁文按箋破字每云讀若某字此不言烈讀爲厲假讀爲瘕則鄭所見經本作厲假也烈與厲古字本通而假瘕俱从叚聲音同者義必通說文叚云借也此外假云不眞也徦云至也三字本别今經傳叚借徦至通作假說文無遐字新附有之徐鉉謂或通用假詩中瑕字毛鄭或訓遠是瑕亦徦字而聘義註瑕爲玉病則義又與瘕通是徦假瑕瘕四字互通故箋以假爲病也釋詁云假已也正義引爲瑕已不言字異是唐初爾疋假有作瑕者故箋以瑕爲已也說文癘云惡疾也瘕云女病也正義引作癘疫疾也瘕病也與今本說文異孔所據是唐初本也

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正義釋傳箋俱云古之人謂前世聖君非謂文王按此是箋義釋文云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于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如陸言則古人二句毛本無傳毛分此詩爲五章上章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傳云言性與天合也則此章古之人二句已解在上章性與天合内上章言有戎疾之人而不殄絕是與天生物之德合此章言合其臣下皆成譽髦之士是與天成物之德合孔同傳于箋雖緜所據傳有古之人無厭于有名譽之俊士十二字然古之人三字終以指文王爲得傳意也

皇矣

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

度居也箋云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度亦謀也
正義述毛曰此桀紂二君政雖不得民心身實居天
子之位維四方有道之衆國以天命未改之故於是
从之謀於是从之居言皆从紂之惡與之謀爲非道
也按箋以四國爲密阮徂共可云與紂謀爲非道傳
以四國爲有道其意必不得如正義所云書宅西曰
昧谷今文尚書作度西曰柳穀臣瓚漢書註按古文
宅度同下此維與宅傳云宅居也此傳訓度居也是
毛以度亦爲宅傳意言維彼四方有道之國天于是
爲之謀與之宅也上帝耆之二句申明二國不獲乃

眷西顧二句申明四國究度蓋又于有道之中眷顧
岐周與序天監代殷莫若周合有道當謂八百諸侯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國其从紂爲惡者奄飛廉
五十國耳不得謂之有道也
上帝耆之傳耆惡也正義曰耆老也人皆惡已之老故
耆爲惡也按周頌耆定爾功韓詩亦讀耆爲巨夷反
云惡也爾疋釋訓云居居究究惡也唐風羔裘云自
我人居居傳云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皃居與耆聲
同義可通故毛韓俱訓惡耳孔謂人皆惡已之老恐
非

其菑其翳傳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正義引釋木云立
死菑斃者翳又云自斃者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蔭
翳故曰翳也爾疋直云斃者傳以其非人斃之故曰
自斃按今爾疋云木自獘柛立死椔蔽者翳釋文引
爾疋云木自斃柛蔽者爲翳明毛傳與爾疋異也而
正義云云若不知爾疋上文有木自獘柛一句者豈
孔所據爾疋本無此句而蔽者翳句敝作斃歟然陸
孔同時爾疋釋文博采諸家何以不載孔殆順傳爲
說也毛傳與爾疋前後不可知縱使爾疋在前而柛
字非詩所有菑翳二字正與詩同故毛讀蔽爲斃斃

卽獘之或體說文獘云頓仆也菑爲立死則此當爲
仆死枝柯枯朽橫塞道路故曰翳韓詩翳作殪云因
也因高塡下也亦爲死木與毛義同正義謂生木自
倒恐非
其灌其栵傳灌叢生也栵栭也爾疋釋木栵栭郭註曰
栭樹似槲樕而庳小子細如栗可食今江東呼爲栭
栗邢叔明引陸疏云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爲
車輮又云禮記內則芝栭蔆椇是也釋文引陸疏亦
云今人謂之芝栭如邢疏及釋文則栵栭卽芝栭矣
禮內則芝栭正義曰無華而實者名栭芝屬也本艸

別錄云木生者爲栭地生者爲菌然則芝栭乃芝菌之類與似栗之栭別此詩正義引陸元恪疏不云謂之芝栭意从爾疋郭註然以經求之則二栭皆不可以解此詩蓋梩椐欒栭四者皆爲木名而菑翳灌栵爲一類菑爲立死翳爲自斃灌爲叢生皆非木名何獨以栵爲栭栗說文栵云栭也从木列聲詩曰其灌其栵栭云屋枅上標从木而聲爾疋曰栭謂之格說文稱用毛氏古文栵栭二字列于櫨枅之下橑榱桷椽之上初不以爲木名此傳栵栭當謂木之枝格相交上承下附狀如構櫨侏儒者耳

串夷載路傳串習夷常路大也箋云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釋文云串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混音昆按爾疋釋詁云串貫習也釋文貫作慣云本又作貫又作遦玉篇串云或爲慣遦是串卽慣字通作貫也古文貫作串嘯堂集古錄載周晉姜鼎云令威貫通貫作串周南宮中鼎云南國貫行貫作串是也說文有貫字遦字摜字而無串慣二字心部患字云从心上貫吅吅亦聲吅字註云讀若讙讙以雚爲聲則患音如雚與貫音同又云古文患作悬从心从串是說文以遦摜卽爾疋訓習之貫以古文患卽爾疋訓習之串串患字同皆讀作貫故毛訓爲習而鄭謂爲混夷貫與昆一聲之轉混卽昆也

維此王季春秋昭二十八年左傳引作維此文王此章箋內兩言王季鄭本自作王季傳文不顯正義同鄭述之按毛釋各句度順比文與左傳同而貊其德音傳云貊靜也卽不用左傳矣左傳九德中用周書謚法解有其七惟貊與君無之然則心能制義曰度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毛依周書爲說周書無德正應和曰貊故毛自爲訓明知有左傳而不用也毛于各句不全依左傳知首句必不作

文王王子雍自用韓詩述毛亦未必其所見本眞作文王也

貊其德音傳貊靜也釋文作貃云本又作貊或謂左傳作莫故毛不用德正應和之訓然楚茨君婦莫莫傳云清靜而敬至此傳訓貊爲靜毛非不知貊莫音義並同矣正義引釋詁貊莫定也今爾疋作貉嗼謂定是靜義故云貊靜按大學定而后能靜則定靜義別毛訓爲靜自是經文作貉釋詁亦云貉靜也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傳經緯天地曰文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正義述毛曰以此王季之德

比于經緯天地文德之周王其德無爲人所悔恨者言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而王季可以比之按王季之德比于文王自是箋義傳意未必然也經言王季之德凡有六克比在六克之內此句比字不連上文漢志曰南郡有比景縣水經溫水註云越烽火至比景縣日中頭上影當身下與影爲比如淳曰故以比景名縣闞駰曰比讀蔭庇之庇影在已下言爲身所庇也此比字讀當如之言王季以此之德庇蔭于經緯天地之文王耳上章載錫之光毛謂王季錫文王以大位此章比字讀庇與上章錫字意同其德靡悔自

當指文王以此章兩言其德而此其德句已接文王之後也

以按徂旅傳旅地名也箋云整其軍旅而出以卻止徂國之兵衆正義曰上言侵阮遂往侵共蓋自共復往尋旅以上文不見故于此言之按共與旅當是一地經中如泉水沸爾于言出宿飲餞非有二地揚之水甫許卽申當日周人戍申非戍甫許唐風揚之水沃是大名鵠卽沃都如此類皆是一地此經上言徂共下言徂旅故知共旅爲一正義據王子雍說謂別有旅地總緣未悉經有一地二名之例故解釋迂迴若然徂旅卽徂共卽訓爲往共之兵衆亦何不可而傳必以旅爲地名者蓋孟子引此詩作徂莒毛學原于孟子作傳時經字是莒無緣解作兵衆而莒从呂聲與旅同故心呂之呂亦作膂寫經者轉莒爲旅鄭乃訓爲徂國之兵衆耳因思孟子長於詩所引當不誤如此句作徂莒則箋義阮徂共三國外復有一國不解前儒難鄭申鄭何以不一及之

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曰鮮箋云度謀鮮善也又云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按公劉巘原傳云小山別于大山也釋文經作甗

字云甗本又作巘說文無巘字巘通作甗月令鮮羔開冰呂覽作獻羔是鮮獻古字通傳讀獻原爲鮮原故兩處訓同度字毛不爲傳首章度訓居此章與居岐對言則度亦爲居自大王居岐下傳至文王沮漆之間生齒日繁漸徙而出文王之宅鮮原蓋亦久矣經于此言之者首章言此維與宅次章言帝遷明德倘未明文王居在何處故于此表之曰度曰居曰在正與首二章相應傳無于此時別起都邑之意正義述毛爲謀度强同于箋非也箋雖以鮮原爲善原然云亦在岐山之南則未離岐山正義釋箋既謂去舊

都不違又引周書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據皇甫謐之言文王徙宅於程葢謂此地按漢志安陵闞駰謂周之程邑安陵今之咸陽在陝西西安府西北五十里在岐山東約三百里不可謂不違亦不得爲岐山之南正義誤也雍州之地名原者多故書稱原隰底績如毛傳則凡小山旁有廣平之地卽爲鮮原如鄭箋則鮮原卽善原初無一定之名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汲郡古文云帝辛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秋周師次於鮮原皆武王宅鎬以後事此兩鮮原不知的在何處但云伐殷圖商其爲鎬京東出師行必由之路可知未有商紂在東周師乃向西而發轉由岐山舊都者也孔晁註和寤以鮮原爲近岐周之地本屬臆見說詩者或乃據周書竹書以當此經之鮮原未可信也

是絕是忽傳忽滅也正義曰忽滅者言忽然而滅非訓忽爲滅也按春秋莊十一年左傳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杜註忽速皃文五年左傳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杜註忽然而亡正義說葢本此然釋詁卒泯忽滅俱訓盡也則忽滅義同忽亦可訓爲滅傳意謂絕之而又盡耳

靈臺

不日成之傳不日有成也箋云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己勞也正義傳箋合述以箋爲申傳按傳意言不一日而已有成似神靈爲之正釋臺之所以名靈不然下傳囿沼毛且釋靈字豈于靈臺反無釋乎文選東京賦云經始勿亟成之不日薛綜註日不用一日卽成之深得毛意箋言不設期日是顧經勿亟爲說趙邠卿註孟子云不與之相期日限韋昭註國語云不課程以時日皆與鄭同傳箋別矣分述爲得

王在靈囿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正義曰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云如孔言是文囿七十里七十里卽靈囿矣按孟子言于傳有之順宣王之問姑妄應之意在與民共之諷勸宣王耳毛知孟子之意故此傳直言四十里以文王未爲天子也若然文囿四十里有雉兔者往來其中麀鹿白鳥何以能嬉遊得所則知四十里之囿與靈囿亦當有別周禮囿人職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鄭註日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獸以宴樂視

之禁者其蕃衛也賈公彦疏云孟子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是田獵之處今此云禁知非大囿是小苑觀處也如周禮註疏是小苑在大囿中故曰囿之小苑文王靈囿亦即在四十里中為小苑内以時觀遊節勞逸外以供四時之畋此囿又自有蕃衛以畜鹿鳥之等其外乃與民共之故鹿鳥能得所也傳域養三句統釋四十里之囿靈道一句專釋靈囿正義不為剖析亦疏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釋文云於音烏鄭如字下於樂於論皆同正義述毛云於是思念鼓鐘使人和諧於是

作樂在此辟廱宮中箋云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廱宮者言感于中和之至是毛如字而鄭音烏也上箋云鳥獸肥盛喜樂釋文云樂音洛下文於樂註喜樂皆同正義述毛於樂云於是作樂是鄭音洛而毛音岳也陸孔各異當以正義為長釋文於字下當云於音烏毛如字於樂下當云毛音岳鄭音洛也

下武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傳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箋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按上王配于京傳云王武王也此傳天子當謂帝辛言武王媚茲天子當維順德也下經昭哉嗣服服事也即嗣文王之服事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周德詞兼文武十三年以前武王固恪守臣節者也下篇序言繼伐而此篇序言繼文則是武王初繼位事序雖言武王復受天命特據卒章受天之祜而言此章的是服事傳義與經序相應箋以天子為武王嗣服為伐紂正義同鄭述之全失毛旨矣

昭茲來許傳許進正義曰以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

許為進許之訓進爾疋無文前儒以東觀漢記引作昭茲來御疑許字傳寫之誤按傳無讀若之例凡字異而訓同者明古字相通如度宅皆訓居誘牖皆訓道是也六月飲御諸友傳云御進也此許亦訓進是御許古通

文王有聲

有此武功箋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正義曰非獨伐崇而已受命之後所伐邘者密須混夷之屬皆是也故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按皇矣維彼四國箋云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此箋四國即皇

矣之四國若以邘耆等國當之則密須外尚有阮徂
共三國是七國矣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傳淢成溝也匹配也箋云方十里
曰成淢其溝也又云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
于諸侯小于天子之制正義謂天子之城九里十二
里鄭有兩解典命註每言蓋匠人註云立王國若邦
國者皆爲疑詞以見二途之意今按註禮在前箋詩
在後此箋明言十里大小相偶並無疑詞似豐城十
里爲小于天子十二里矣然周書作雒解云乃作大
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以方一里三百

步每步六尺計之九里得二千七百步爲千六百二十
丈彼天子之城九里而此豐城得十里者小司徒
註云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
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洫匠人
註云方十里爲成成間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
邊一里治洫然則築城伊淢亦止有成間一甸之地
其外以爲城溝是豐城八里爲小于天子九里也說
文云淢疾流也从水或聲洫云十里爲成成間廣八
尺深八尺謂之洫从水血聲此詩淢字作洫爲正釋
文云淢字又作洫

鎬京辟廱傳武王作邑于鎬京箋云自由也武王于鎬
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
歸服者按經兩皇王烝哉箋于上章云文王武王今
得作邑于其旁地爲天下所同心而歸大王爲之君
又云變王后言大王者武王之事又益大此章言武
王于鎬京行辟廱之禮是鄭以兩皇王皆爲武王傳
于上章皇王維辟云皇大也不言文武此章始言武
王作邑于鎬京則以上章皇王爲文王此章皇王似
爲武王但旣以上章爲文王此章不應有異文王受
命之年毛無明說鴟鴞傳言寧亡二子則毛意周公

無除喪攝政避居東都之事其受命之年必不得異
鄭同文王篇正義已言之是毛以文王受命九年而
崩同于古文尚書之說汲郡紀年云帝辛三十三年
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爲受命元年三十五年西伯
自程遷于豐爲受命三年三十六年西伯命世子發
營鎬爲受命四年周書文傳解云文王受命之九年
時維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九年在鎬明三年還豐四
年營鎬此傳言作邑于鎬京實在文王時是毛以此
章皇王亦爲文王也作之卽應居之故下章宅是鎬
京毛不復發傳經言考卜維王爲武王成之作引也

鄭以史記周本紀及伏生書傳俱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伐崇作豐爲六年事明年卽崩則鎬京爲武王作之武王宅之傳箋不同正義不爲區別疏矣

毛詩紬義卷十九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生民之什

生民

時維姜嫄傳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箋云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正義謂箋本命秝序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引張融難毛爲得鄭旨融言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明稷非堯弟按卽有郃家室傳云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國后稷于郃是

堯時稷爲諸侯周本紀亦言堯舉棄爲農師何嘗不用春秋文十八年左傳無后稷之名稷在八元一家之說何可爲據融又言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帝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按詩人之詞例得專美思齊大任文王之母不美王季若執魯頌謂稷但有母亦將據思齊而謂文王無父乎至姜嫄有廟別自有說周自后稷世爲諸侯天子非所宜祖不廟帝嚳禮亦不廟姜嫄閟宮傳引孟仲子說以爲禖宮是則姜嫄因郊禖而生

子後王以爲嘉祥祀之禖宮以配上帝葢自虞夏以來然矣周以先妣之親仍而不毀實非殊特立之也稷爲嚳子毛義實長箋之所言自成別趣必欲抑此伸彼未敢雷同

履帝武敏歆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从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又云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于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之曰棄按傳箋義別而大致相同誕寘之隘巷傳云天生后稷異之于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于天下是毛意亦以帝嚳謂稷天生同于箋也感天之說已同于箋御夫與否可勿深求無論房闈之事非後世所得知假使復御于夫感天何礙許叔重說文姓字註曰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然則華胥履迹是生庖犧女登遇龍攸降炎帝大電繞斗附寶孕軒轅瑤光貫月昌僕爰懷顓頊自古神靈之后靡不受精于天不係于夫之御不御矣箋言肅戒據禮而言正義謂簡狄吞卵復御于夫姜嫄不御何其泥哉

先生如達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正義釋傳曰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畧耳非訓達爲生也按說文羊部羍云小羊也从羊大聲讀若達辵部達云行不相遇也从辵羍聲詩曰挑兮達兮廣韻羍達二字外別有達字云通達音唐割切說文無通達之字羍讀若達實兼通達之達卽毛此傳訓生之義玉篇羍云生也小羊也一依𠬝傳一依說文然則經達字本作羍訓生凡婦人免身初生者難已生者易先生如生猶言初生如已生義不係于小羊也正義欲同傳于箋故云達非訓生誤會傳意載芟驛驛其達釋訓統云生也

誕寘之隘巷傳天生后稷異之于人箋云天異之正義謂異之于人猶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龍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按傳箋言異取之于經祀郊禖者多矣不必皆得子今祀而卽得是一異也人之生也類多橫逆人道今后稷之生無坼副菑害是二異也兒生而啼古今一致書云啟呱呱而泣斯干云其泣喤喤是也

后稷經三寘之後始呱然而啼則初生時不泣可知此其尤異于人者故傳箋皆以爲天異之非必有奇表異相也

牛羊腓字之傳腓辟字愛也正義釋傳自字愛起不釋腓字傳本無腓辟二字以采薇傳已訓腓爲辟故不復爲傳釋文云腓符非反避也校書者依釋文增入也下傳云牛羊而辟人者理也傳義自明不增入爲是凡字同而訓異者明古文字別四月百卉具腓傳訓爲病據選註字本作痱此與采薇訓辟者易咸卦腓荀爽作肥艮卦腓釋文云本又作肥是腓卽肥字

而肥與飛通肥泉歸異出同肥遯九師易作遁而能飛肥飛皆有離辟之義故得訓爲辟周本紀云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于時毛傳未顯太史公讀此詩腓字已解作辟遷生十歲而誦古文豈古文腓字本訓辟歟周之先公公非字辟方非卽腓也其訓古矣

卽有邰家室傳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正義曰此邰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他所也按說文邰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周棄外家國从邑台聲右扶風斄縣是也詩曰有邰家室是姜嫄父爲炎帝之後伯夷亦炎帝後爲堯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賜封于邰伯夷封于呂明邰國已絕故稷得居其故地而以伯夷續炎帝之後也列女傳稱大姜有邰氏女者言大姜與姜嫄同祖炎帝耳非殷時邰國尙存周語伶州鳩曰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是大姜乃有逢國女周本紀張守節正義引國語云齊許申呂四國皆姜姓也四岳之後大姜之家知大姜不家于四國亦可知大姜不家于有邰矣稷得事天宋世儒者頗以毛傳爲失以

諸侯不得祭天也以傳觀之乃出于堯之特賜簡狄吞卵生契契封于商當亦得祭天知者論語曰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此湯伐桀告天之詞湯爲諸侯而得祭天蓋因于契不然則殷以前諸侯得祭天也

誕降嘉種箋云天應堯之顯后稷故爲之下嘉種正義曰如此言則功成受封之後始天與之種唯四穀而已引閟宮百穀辨其不止四穀又謂非天實降之按此皆不足致辨如稷非天生則穀非天降天實因郊而生稷則亦可因堯顯后稷而降之穀矣正義于思

文臣工貽我來牟皆信之而獨疑于此何歟
維秬維秠傳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爾疋釋艸同李
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如
郭言則秠亦黑黍傳不言黑黍因于上也春官鬯人
鄭註云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秠二米鄭志答張逸
云秠即皮其稃亦皮也爾疋重言以曉人如春官註
及鄭志是鄭讀爾疋以秠爲秬之皮故云其稃亦皮
又云重言以曉人是合秬秠爲一穀下箋云后稷以
天爲已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乃分秬秠爲二與
糜芑爲四穀正義引春官註但辨稃得爲秠而于禮

註一穀下箋稱四穀處畧不分解亦疏
恒之秬秠傳恒徧正義曰以言種之廣多故以恒爲徧
定本作恒集註作亙按恒本桓字說文桓云竟也古
文作亙毛詩本古文作傳時經字是亙故訓爲徧竟
與徧其義一也廣韻不收桓字有亙字註云通也徧
也竟也出方言是亙訓竟亦訓徧文選西都賦云北
彌明光而亙長樂李善註引方言曰亙竟也亙與絙
古字通此竟之義也西京賦緣亙綿聯（今本賦作緣垣依註當作）
亙薛綜註曰緣亙猶繞了也善曰今並以亙爲垣如
薛註是徧之義也定本作恒乃桓之省文耳正義於

此殊畧桓古鄧切
釋之叟叟傳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正義曰說文云淅汏
米也孟子曰孔子去齊接淅而行謂淅米未炊漉之
而去言其疾也又云傳以洮米則有聲故言溲溲聲
按說文釋漬米也淅汏米也二字截然不同而得訓
釋爲淅者淅訓汏米亦爲漬米說文滰字下註云浚
乾漬米也从水竟聲孟子曰夫子去齊滰淅而行是
許以滰爲浚乾以淅爲漬米趙邠卿孟子註亦云淅
漬也毛蓋讀淅如漬漬米將烝以手起之故叟叟有
聲非洮米之淅正義述經釋傳叟叟俱作溲溲釋文

云叟所畱反字又作溲經字當作溲溲乃合正義原
本

行葦

序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艸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
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說此經者或據班叔
皮北征賦後漢書寇榮傳及王符趙長君之說斷爲
公劉詩按序言周家忠厚詞無專屬經八章箋以上
六章爲先王後二章爲成王傳雖不顯而于曾孫爲
主始言成王則亦與箋不別言先王而公劉在其中
矣然洗爵奠斝傳云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

傳意以斝亦是爵主周而言箋云用殷爵者尊兄弟
也以殷爵爲尊必周有天下之後乃可劃分殷周是
毛鄭以肆筵授几而下爲武王時也然則首章統指
先王二章以下爲武王七章八章爲成王如此則衆
家之義皆合矣

或歌或咢傳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正義曰徒
擊鼓曰咢釋樂文孫炎曰聲驚咢也王肅述毛作徒
擊鼓今定本集註作徒歌者與園有桃傳相涉而誤
耳如孔言是以作徒歌爲誤釋文載毛徒歌曰咢復
引爾疋其意亦以徒歌爲誤也按如孫炎之註謂徒

然擊鼓其聲令人驚咢此經主言歡燕何取乎驚咢
之聲說文咢云譁訟也訟云一曰歌訟譁譁歌訟是
咢與歌爲一類事園有桃傳云曲合樂曰歌徒歌曰
謠明謠不能合樂此傳云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歌曰
咢明咢不比琴瑟傳意咢與謠同言酒殽既備作樂
助勸時或有比于琴瑟而歌者時或有不比琴瑟而
咢者耳毛傳不用疋訓者多矣曰咢必依爾疋比于
琴瑟豈爾疋乎正義據王子雍以述毛非毛意也

敦弓既堅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正義曰作者主言
天子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弓
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傳何
休註云天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
經見未必然也惠氏引荀子以証之是矣何邵公之
說與荀子合孔不信者尚書文侯之命彤弓一彤矢
百盧弓一盧矢百孔安國註曰彤赤盧黑也諸侯有
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
孫彼正義曰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
勞者鄭云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
鄭元以此彤弓旅弓經作盧疏作旅爲周禮唐弓大弓如彼
正義則彤盧即唐大乃天子之弓以賜諸侯之有功

者而何邵公以盧弓爲士弓此其所以疑也至謂敦
與彫古今之異敦弓即彫弓孔亦以何說爲然文選
東京賦彫弓斯彀薛綜註曰彫弓謂有刻畫也直作
彫弓相如子虛賦左烏號之雕弓張楫曰黃帝乘龍
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髯拔墮黃帝弓臣下抱
弓而號名烏號也郭璞曰雕畫也然則天子畫弓起
于黃帝其來遠矣敦說文作弴云畫弓也正用毛傳
徐音都昆切廣韻都昆丁僚二音

敦弓既句傳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正義曰傳言此者
明既句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體直今言

既句明是挽之說文云彀張弓也二京賦曰彫弓既彀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按說文彀云張弩也張云施弓弦也引云開弓也弙云滿弓有所鄉也則彀弓非卽引滿弓人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注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其上文云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註云材良則句少也賈疏云此言角弓形未張之時如賈言則此傳引合九成規正謂往體寡來體多以釋經中句字旣句者言畧有句形是弓尙未張與上章旣堅一例皆謂弓之良也正義以句爲彀又以引滿釋之全違毛意句讀如鉤與鍭協釋文音古豆反亦非

既醉

永錫爾類傳類善也箋云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敎道天下也按說文頪云難曉也从頁米一曰鮮白皃从粉省釋詁鮮類俱訓爲善此傳訓善字當作頪說文類云種類相似惟犬爲甚从犬頪聲此箋以類爲族類卽種類之類字當作類頪盧對切類力遂切音義逈别箋不言頪當爲類則經本作類傳讀爲頪而訓善假借也

室家之壼傳壼廣也正義曰釋宮云宮中衖謂之壼以宮中衖路之廣故以壼爲廣按釋宮又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毛于中唐有甓胡逝我陳皆訓爲堂塗此傳訓廣知毛不依釋宮矣說文壼云宮中道从口象宮垣道上之形詩曰室家之壼宮垣之道繚亘聯緜有廣濶之象而爾疋釋文壼或作㚅漢書成帝紀風拔廿泉時中大木十韋以上師古註韋與圍同圍亦有廣大之義旍外傳釋壼爲廣毛公依而用之然如王子雍述毛云以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則廣字不屬室家宜爲正義所駁傳意言天錫善道如何乎使女室家之内意誠心廣皆有士君子之行也如此乃與篇義相應說文廣云殿之大屋也㾮云濶也一曰廣也大也一曰寬也經典言致廣大志意得廣德廣所及皆當从心作㾮

永錫祚允傳允習也正義述經云天又長與汝之福祚至于允嗣之子孫釋文允羊刃反嗣也陸孔皆作允嗣今汲古閣本允習也恐誤

鳧鷖

鳧鷖在涇傳鷖鳧屬正義曰鷖與鳧俱在涇故知鳧屬蒼頡解詁云鷖鷗也一名水鴞如孔言是以鷖鷗爲一鳥也按說文鷖云鳧屬从鳥殹聲詩曰鳧鷖在梁

鷗云水鴞也从鳥區聲以爲二鳥說文序曰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畧存之矣是說文之字悉本倉頡不知解詁何以合爲一鳥鷖是鳧屬則與鳧相若而吳都賦鶄鷗鷁鸕李善註引蒼頡篇曰鷗大如鳩鳩固小于鳧也周禮春官巾車云安車彫面鷖總註云鷖總者青黑色以繒爲之賈公彥疏云取鳥之鷖色青黑爲義是鷖鳥青黑色自來詞人惟云白鷗未聞有青鷗黑鷗者其不得爲一鳥明矣

鳧鷖在沙傳沙水旁也正義曰上言在涇此云在沙則

在涇水之旁沙也故云沙水旁易需卦九二需于沙註云沙接水者亦是水旁矣說文云沙水中散石也水少則沙見故字从水少耳按說文沙是細碎之石故云水散石(說文本無中字)此經之沙當謂疏土濱江之地所在多有太白詩所謂相迎不憚遠直至長風沙者是也需卦正義云沙是水旁之地稍近於水與彼註沙接水合與此傳沙水旁亦合孔于此乃引說文以釋傳誤也

鳧鷖在亹傳亹山絕水也箋云亹之言門也正義曰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按釋水云正絕流曰亂郭璞註曰直橫流也凡兩岸有山或山在水中其脉皆橫流而過禹貢道岍孔傳謂荆山之脉逾河而爲壼口雷首是矣非令水絕說文亹从艸亹聲爾疋从艸从亹亹卽亹之省亹卽亹也聲同假借耳箋云亹之言門蓋與門通漢志浩亹水東至允吾入湟水孟康註浩亹音閤門今俗呼此水爲閤門水水經河水篇酈註湟水又東與閤門河合卽浩亹河也是字通之証浩亹之爲門酈註但稱閤門河又東逕養女北山無橫流而過之形大河上有孟門山酈註稱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

復倚下有龍門山酈註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又下有底柱亦名三門山酈註稱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謂之三門此外大江有海門二山海有碣石山秦始皇本紀刻碣石門皆山之絕水稱門者也

假樂

序嘉成王也正義曰作假樂詩者所以嘉美成王也又云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爲經之正因訓假爲嘉故轉經以見義按古者假嘉一字首章傳讀假爲嘉非字訓也是以中庸引此詩直作嘉樂箋云天嘉樂成王

有光光之善德是嘉者天嘉之也正義云云失序意
矣
民之攸塈傳塈息也正義曰釋詁云呬息也某氏曰詩
云民之攸塈郭璞曰今東齊呼息爲呬則塈與呬古
今字也按孔引爾疋某氏以呬當此詩之塈非也說
文呬云東夷謂息爲呬从口四聲詩曰昆夷呬矣緜
詩昆夷駾矣維其喙矣傳云喙困也方言云𤸎倦
也郭註云今江東呼極爲𤸎方言又云𤺊極也郭註
亦云江東呼極爲𤺊廣韻二十廢𤺊字註云許穢切
困極也合毛傳方言釋之也引詩云昆夷𤺊矣又云
本亦作喙𤸎廣韻引詩與說文同皆指緜其喙矣句
史記匈奴傳蚑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註曰或以蚑
行或以喙息是喙有息義故許叔重以呬當詩之喙
呬喙𤺊𤸎四字通也然則爾疋之呬息乃釋緜篇之
喙字此詩之塈不見爾疋然爾疋云愒息也玉篇云
屓息也今作憩廣韻亦同爾疋釋文云憩本或作愒
說文愒云息也徐鼎臣謂今別作憩非是此詩塈字
當是屓字即爾疋之憩說文之愒字耳

公劉

篤公劉傳公劉居于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

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于豳焉按不窋
竄于戎狄公劉應自狄而遷傳言居于邰者國語云
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明不窋
一人自竄非盡室而行子孫猶在邰國至公劉復爲
稷官故史記匈奴傳謂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
于西戎邑于豳爲稷官必在邰國故言居於邰白虎
通云后稷封于邰公劉去邰之豳同于毛也夏有三
亂一爲大康時一爲帝相時一則帝辛時傳言夏亂
未知傳意當夏何帝正義謂在大康後少康前約畧
言之耳史記周本紀索隱曰帝王世紀云后稷納姞
氏生不窋而譏周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
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
餘歲惟十四代亦不合事情嘗以索隱之言參之春
秋內外傳乃知冤卻太史公昭九年左傳詹桓伯曰
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后稷封邰乃
在堯世不得言自夏今言自夏則謂夏世爲后稷之
官與國語世后稷之文合周本紀曰封棄於邰號曰
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
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
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自后稷之興至后

稷卒言皆有令德非止一世之詞蓋依内外傳統稱不窋以上諸君官后稷者非謂后稷之身也劉敬傳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絫善十有餘世公劉辟桀居豳以公劉當帝辛時逆推之則鞠陶當帝臯帝發二帝在位共十年而不窋當帝孔甲夏本紀曰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卽周本紀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也禹至桀十七世除兄弟同世者實十三世后稷至公劉十餘世足以當之湯至紂二十九世除兄弟同世者實十五世公劉至文王十二世足以當之如此則所謂千餘歲惟十四世

者非所難矣然則傳言夏亂謂夏桀時夏本紀曰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囚湯正所以迫逐公劉公劉見幾而作故免於難傳言遂平西戎而遷其民者公劉先世爲西土之長豳當屬岐自不窋卒後子孫居邰其地爲西戎所占必先平之然後可遷傳明所以得遷之意于經無所當也

既登乃依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正義曰上言筵几此言登依則是登筵依几故云賓已登席矣乃依几矣以傳此言則知上筵几者毛意以公劉爲羣臣設之又引孫毓言此篇無饗燕尊賓之事其意以孫評爲然按首章傳言諸侯之从者十有八國三章經言于時廬旅謂同遷諸侯寄寓豳邑如衞戴公之廬漕也此章筵几之設卽燕廬寄之諸侯食之飲之卽是饗騐之上下經旨瞭然何言無饗燕尊賓之事孫評未確正義以筵几爲羣臣設亦非

酌之用匏傳酌之用匏儉以質也正義曰匏是自然之物故云儉且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如孔言是傳作且質今本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當作且質乃合正義原本

君之宗之傳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云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遷羣臣从而君之尊之猶在邰也正義釋傳曰此以諸侯爲一國之所尊故云爲之大宗也按訓宗爲尊自是箋義孔以鄭釋毛殆爲孫毓所惑毓謂國君不統宗以毛爲失按春秋襄十二年左傳云同宗于祖廟又云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杜元凱註云卽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爲國共祖周公如左傳則六國以魯爲大宗不得謂諸侯不統宗矣孫毓之言本非了義然傳意殊不謂此禮大小宗法一姓之宗耳諸侯爲一國臣民之宗天

子爲天下臣民之宗乾吾父坤吾母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此乃所謂大宗横渠西銘義蓋本于此傳

既景迺岡傳既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正義曰定本影皆爲景字其述經釋傳皆作影今本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傳中景字當仍作影乃合正義原本

其軍三單傳三單相襲也箋云單者無羡卒也正義曰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此謂發邰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重爲軍使强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釋箋又謂上已至豳不宜方說在

道戎地無寇無所用兵意右鄭矣然三重爲軍乃王肅之義毛所未言按二章于胥斯原既順迺宣邰民已處原地而時耕矣而此章復言治田三章陟岡覯京已依京而作室矣而此章復相陰陽觀流泉詳觀經意此章相度乃以處新來之衆蓋公劉以邰民遷亦有他國之民聞風景附者公劉已處邰民故復度隰原度夕陽以處之傳達經意釋爲相襲則三單二字非復可以數目言蓋襲者重也隰原在內夕陽在外旣度隰原以爲田重度夕陽以爲宅故云相襲耳古者兵民不分箋以三單爲無羡卒亦以兵言正義不識此等處未免故爲奥奪

豳居允荒傳荒大也箋云允信也夕陽者豳之所處也度其廣輪豳之所處信寬大也按傳以夕陽爲人之所處箋以夕陽爲豳之所處而釋允荒爲信大則傳箋意同經此句結上五章起下末章上胥原溥原隰原夕陽皆公劉新國下章皇過則不窋舊居史記正義云公劉徙漆縣爲今陝西之邠州康成以豳在栒邑則爲今邠州屬之三水縣相距六十里實則一地是公劉新國在邠州寰宇記慶州安化縣尉李下引水經註云尉李城亦曰不窋城白馬水下引水經註

云洛川南逕尉李城東北合馬嶺水號白馬水眞寧縣大陵水下引水經註云大陵小陵水出巡和南殊川西南逕寧陽城故豳詩云夾其皇澗陵水卽皇澗也安化爲今甘肅慶陽府附郭首邑寧陽卽慶陽府南百六十里之寧州經有皇澗過澗則是北得不窋舊居說文邠云周大王國在右扶風美陽从邑分聲豳云美陽亭卽豳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从山从豩關邦云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从邑支聲漢美陽故城在今陝西乾州武功縣許叔重以邠岐爲一地者公劉時自邠州南至渭水皆爲豳國故

大王遷岐山緜詩傳猶訓古公爲豳公至文王受命
始改號爲周也計自慶陽南至渭水約七百餘里豳
居允荒經言信不誣矣
取厲取鍛傳鍛石也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也會取鍛
厲斧斤之石正義釋傳曰礪既是石則知鍛亦石也
釋箋曰鍛者冶鐵之名非石也傳言鍛石嫌鍛是石
名故明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者質椹也言鍛金之
時須山石爲椹質故取之也按釋文鍛本又作碫春
秋左傳宋有褚師段鄭有公孫段印段皆字子石段
即碫之古文也左傳與毛詩俱古文此經應作段故

傳訓爲石至鄭箋詩時經與傳字皆作鍛則鍛不可
以訓石故鄭以鍛質釋之良由字易而訓殊正義猶
欠分晰說文碫厲石也从石段聲春秋傳曰鄭公孫
碫字子石徐音乎加切碫碬字形相近傳寫誤耳玉
篇廣韻碫碬竝載玉篇以碫爲厲石廣韻以碬爲厲
石二字混淆已久宋本釋文引說文云碫厲石字林
大喚反註疏本釋文引說文云碬厲石字林大喚反
雖二本互異然以呂忱之音觀之則晉時說文猶未
誤字林固本說文者也況碫从段聲如果說文爲碬
則必公孫段作叚而後可自來左氏傳鄭公孫段未

見有作公孫叚者則說文是碫非碬莫明于此矣
芮鞫之卽傳芮水厓也鞫究也箋云芮之言內水之內
曰隩水之外曰鞫正義釋傳曰釋言云鞫究窮也俱
訓爲窮故轉鞫爲究此鞫是水厓之名言其曲水窮
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鞫之意按昔育恐育鞫曷又
鞫止傳皆訓窮此傳非訓鞫爲究蓋讀鞫爲究鞫居
六切究居又切古無入聲二切一耳漢書地里志扶
風汧縣下云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阸雍州川也
師古註阸讀與鞫同韓詩作阸周禮職方鄭註引此
詩作氿阸氿阸二字俱从尻尻與究俱以九得聲聲同

者義必同是鞫阸氿究四字同物故傳轉爲究水經
溫水篇註說九德縣云九德浦內逕越裳究九德究
南陵究又云竺枝扶南記山谿瀨中謂之究地里志
曰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大川皆究之謂也外又有
金山郎究金谿究之名此經承皇過二澗之下則皆
山谿小水故傳以爲究矣箋云芮之言內內字疑誤
當云芮之言隩經有鞫無隩故轉芮爲隩芮如銳切
隩於六切古無入聲二切亦通不然水之內曰隩而
轉芮爲內則水之外曰鞫何以不轉鞫爲外乎正義
以經爲互文强爲之說殊可不必今本爾疋釋邱隩

限也厓内爲隩外爲隈此詩正義與陸氏釋文本俱作外爲鞫爾疋釋文鞫引字林作坈云隈厓外也說文澳云隈厓也其内日澳其外日隈與今本爾疋合然觀字林以鞫爲坈又訓隈厓外也則隈坈亦一字也

泂酌

可以餴饎傳餴餾也饎酒食也正義日蒸米謂之饙饙必餾而熟之故言饙餾非訓饙爲餾按爾疋釋言饙餾稔也郭景純註今呼餐飯爲饙饙熟爲餾邢叔明疏云稔熟也引孫炎日蒸之日饙均之日餾如爾疋

饙餾俱訓稔故孫郭皆以熟爲解正義據之遂謂傳非謂饙爲餾按釋文引字書云饋一蒸米也玉篇云半蒸飯也說文饋滫飯也蓋以水沃而蒸之也參之孫炎蒸之日饋則饋之爲蒸無異詞說文云餾飯氣蒸也則非均之日餾饋熟而餾之謂是餾與饋皆爲蒸故傳訓饋爲餾矣

卷阿

序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正義日說文云賢堅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爲人臣故字从臣吉者善也吉士亦是賢人但序者別其文以足句亦

因經有吉士之文故也按求賢是統詞序意言求賢當用吉士以吉士爲重書日彰厥有常吉哉又日庶常吉士日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小宰以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日廉善皆以吉士爲重孔以序者別其文誤也說文賢多才也臤堅也古文以爲賢字毛詩本古文序求賢當是臤字正義引說文不爲分晰亦疏

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傳矢陳也箋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音聲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傳甚簡畧正義以箋意

述之按卒章矢詩傳云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此矢音與彼一也傳意言今王涖政當求樂易之君子使之來游王朝而作歌以陳其音蓋欲成王先求直言不得與鄭同也

伴奐爾游矣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箋云伴奐自縱弛之意也釋文伴音判徐音畔奐音喚徐音換正義日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爲義蓋伴爲廣大奐爲文章又日毛當讀爲伴奐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爲鄭讀也按說文伴大皃依此傳爲說論語煥乎其有文章說文無煥字新附有之蓋通用奐字孔以傳伴奐二字

分㫐是但以徐音爲鄭讀則非依徐音當讀畔換漢
書高帝紀贊項氏畔換韋昭註畔換跋扈也與箋縱
弛義異鄭音亦當如毛王肅孫毓孔晁皆以縱弛爲
譏孔申之具在正義縱弛二字若作放縱懈弛其理
誠短然箋言縱弛復引論語恭己正南面証之則非
放縱懈弛之謂弛與施通釋文本作施爲人君者最
忌操切若能自縱舍施與賢者共之乃是人君美德
是以周書曰尊賢貴義曰恭尊賢敬讓曰恭蓋不自
用而用人則收用賢之益故鄭言縱弛復以恭己明
之也正義申箋引子之燕居申申如也爲縱弛之狀

非鄭意也

似先公酋矣傳酋終也正義曰遒終釋詁文彼遒作酋
音義同按詩爾疋皆作酋如孔言則正義經作遒故
曰彼遒作酋今本校書者改之也當仍作遒乃與正
義本合

茀祿爾康矣傳茀小也箋云茀福康安也正義釋傳曰
福之大者莫過永年命長已是大福則茀福宜爲小
福故以茀爲小福按經有祿無福訓茀爲福乃是箋
義傳無是也茀小對下傳嘏大而言傳意謂爾受命
已永長矣身之小祿亦于爾安矣若得樂易之君助
終爾之性命卽大大之祿亦于爾爲常矣未可以箋
義述之釋言云芾小也廣韻八未芾引毛萇詩傳曰
蔽芾小皃下有茀字註云同上是茀芾一字故傳訓
爲小釋詁云祓福也郭景純註引詩曰祓祿康矣是
經茀字本有作祓者故箋訓爲福也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傳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
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箋云矢陳也我陳此詩不
復多也按首章望賢人矢音此章賢人已盛陳詩必
多維在遂令大師日誦于側非謂歌此一篇必知傳
意如此者召公作詩非假公卿獻之卽云召公亦是

公卿陳戒于王自出召公之意復誰使乎明是召公
勸成王法古明王使人獻詩廣其聰聽正義以傳爲
召公自言作詩之意同于鄭箋亦爲得也

汲郡古文成王三十三年游於卷阿召康公從歸于
宗周所紀自是實事而詩不必作于是時公劉泂酌
卷阿三篇一時之作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成
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言將涖政則是周公攝政之七年末成王八年初作
下至游卷阿尚二十餘年故毛鄭釋此詩皆謂賢士
來游王朝不言成王游也至執毛鄭之說謂古文附

會則又不可汲郡之書出于晉世于時毛序已行誠欲附會何爲反示參差以此知載筆者自穆王游非傍詩史矣

民勞

序召穆公刺厲王也箋云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正義曰左傳服虔註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然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竝世而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按服註依世本爲說紀年康王二十四年丁酉召康公薨至厲王元年戊申百三十二年除康公一世尙有十五世每世不及十年理難

據信江漢箋云召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不言幾世亦知世本未可全依正義不引江漢箋反據服虔强爲申說誤也

汔可小康傳汔危也箋云汔幾也正義釋傳曰以汔之下卽云小康明是由危須安故以汔爲危也釋箋曰箋以汔之爲危旣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饑汔也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爲幾也如孔言是謂傳訓危爲誤按傳危字非安危之危釋詁云幾危也又云幾近也危有近義又云饑汔也孫炎曰汔近也是汔亦有近義玉篇廣韻皆云饑危也是饑卽幾汔卽危爾疋重言以曉人故傳訓汔爲危易未濟小狐汔濟釋文引鄭云幾也井卦汔至亦未繘井王註訓幾亦與此箋合鄭明毛義危之爲近故訓汔爲幾傳箋同矣至釋詁郭註謂相摩近乃是讀汔爲扢故釋文音古愛反文選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云承露槩太清李善註曰西都賦扢仙掌與承露廣雅曰扢摩也槩與扢同古字通是扢爲摩近正義引郭註不言汔之何以得爲摩近亦疏

憯不畏明傳憯曾也正義曰慘曾釋言文爾疋本或作

憯曾音義同如孔言則經作慘字釋文亦同云慘七感反本亦作憯今汲古閣註疏本及集註本經文皆作憯校書者依爾疋改之也當仍作慘乃合

以爲民逑傳逑合也箋云合聚也正義曰逑合釋詁文按釋詁仇合也仇與逑同故好逑亦作好仇傳以逑爲仇故訓合也箋言合聚仍以逑字申傳說文逑云斂聚也从辵求聲虞書曰旁逑孱功書作旁鳩釋詁曰鳩聚也正義尙欠分晰

戎雖小子傳戎大也箋云戎猶女也正義引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按如子雍述傳

但言居位用事不屬王躬殊非經意上以近有德以爲王休及卒章王欲玉女皆指王躬而言此傳訓戎爲大亦當指王躬易乾鑿度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老子曰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說文曰天大地大人亦大大言其德非言其位傳意王能無縱詭隨式遏寇虐如此德將日大雖小子而亦用以大大也訓詁之言取申經意孫毓謂大雖小子於文不便用此爲譏說經者不當如此箋義固允何必抑毛

板

序凡伯刺厲王也經板板傳云反也上篇云無俾正反則厲王初年猶未反先王之正道至是而憲憲泄泄更立法度盡與先王之道反故凡伯刺之而以板名篇經八章前五章言道反民病後三章言牖民之道在法祖而敬天也此與瞻卬凡伯當是父子經云匪我言耄傳云八十曰耄于時凡伯年已八十經云善人載尸箋云時厲王虐而弭謗弭謗爲厲王八年事後四年而流彘又歷共和十四年宣王四十六年而至幽王年逾百四十餘歲恐不能如此壽長故以爲父子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傳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正義釋泄泄句曰王之方欲動變先王之道而行邪僻之政汝臣等無得如是沓沓競隨从而助之又曰泄泄猶沓沓競進之意也謂見王將爲惡政競隨从而爲之制法也按孔以沓沓爲隨从競進非也泄說文作呭又作詍云多言也卽引此詩沓云語多沓沓也从水

从曰小雅十月之交噂沓背憎釋文云沓本又作誻廣韻作誻說文口部言部無誻諸二字以曰者詞也从口乙聲象口氣之出沓已从曰不假更从口从言泄泄沓沓爲言語之多古訓如此傳引孟子箋言變更先王之道皆依孟子爲說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又曰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其下引此詩而釋之曰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然則沓沓者以先王爲不足法極口詆毀議論風生非隨从競進之謂經已戒其無然卽言辭輯辭懌艮以語多復疊

則不能和非毀先王則不能懌故以泄沓戒之又以
輯懌敎之也箋云無沓沓然據傳不據經下嘗嘗猶
警警灌灌猶款款箋皆據傳爲義而此箋無憲憲然
獨據經文疑傳寫之誤當云無欣欣然乃合爾疋憲
憲洩洩邢叔明疏引此箋亦作無憲憲然則其誤久
矣達其意以成其惡孔以俗本作逢爲誤卻與孟子
逢君之惡合俗本勝也

及爾同僚釋文云僚字又作寮言字與寮同是陸氏經
作僚也正義述經釋傳皆作寮今汲古閣本經傳皆
作僚校書者依釋文改之也當改作寮乃合正義原

本

無爲夸毗傳夸毗體柔人也箋云女無夸毗以形體順
從之正義釋傳作以體柔人是傳有以字今本傳爲
脫落當增入

天之牖民傳牖道也按召南吉士誘之傳亦訓道訓同
者明古字通韓詩外傳牖作誘易坎卦納約自牖釋
文云陸作誘說文羑云誠誘也或作誘古文羑羑云
進善也文王居羑里玉篇羑云今作羑是羑爲古文
誘字尙書大傳云文王有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是
牖與誘本通故皆訓道也箋云道民以禮義則民和

合而从之如此與說文進善之訓合

宗子維城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正義曰以上言大宗
謂同姓之適此言宗子嫌與上同故辨之是鄭以大
宗爲王同姓之適子宗子爲王之適子也毛無傳正
義以箋述之按召南宗室牖下傳云宗室大宗之廟
湛露在宗載考傳云夜飲必於宗室意謂天子諸侯
同姓之宗子與上大宗箋别而大宗維翰傳云王者
天下之大宗則合同姓異姓而共宗之大宗既與鄭
異則此宗子亦必不得與鄭同傳意謂天子者乾坤
之宗子耳詳見公劉篇

毛詩紬義卷二十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蕩之什上

蕩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傳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皃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爲天下之君言其無以象之甚按序言厲王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蕩蕩屬天下言箋云法度廢壞又云無可則象則蕩蕩屬王身言上帝板板傳訓板爲反而此蕩蕩無傳下經天降滔德傳云天君也滔慢也毛意

以滔卽是蕩經已言之故不發傳說文無蕩字水部潒字云水潒漾也从水象聲讀若蕩徐音徒朗切玉篇水部蕩字註云或作潒是潒卽蕩字潒漾與滔慢正同則毛意蕩蕩屬王心言蓋紀綱法度蕩然無存其耑皆由于君心之蕩古春秋莊四年左傳楚武王曰余心蕩鄧曼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杜元凱註云蕩動散也于令升晉紀總論曰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李善註引此詩皆屬君心言也

文王曰咨傳咨嗟也正義曰咨是歎辭故言嗟以類之非訓咨爲嗟也按說文咨云謀事曰咨从口次聲嗞

云嗟也从口兹聲則咨自訓謀事嗟咨當作嗞然爾疋釋詁云嗟咨䰈也釋文云䰈又作[illegible]字林云皆古嗟字是咨之訓嗟爾疋然矣安得謂此傳非訓咨爲嗟乎正義說泥甚

會是掊克傳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正義曰自伐解掊好勝解克定本掊作倍倍卽掊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已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已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凌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按掊不可以言自伐故據定本倍字釋之但謂已兼倍于人亦是好勝仍爲克字之義傳文

疑有脫矣釋文所載不分別衆家者多是毛義此經釋文有聚斂也三字竊疑毛傳原本云掊聚斂也克自伐而好勝人也說文掊云把也今鹽官入水取鹽爲掊又掊亦作裒釋詁裒聚也與聚斂義合凡自伐者皆求爭勝于人故書曰爾惟不伐天下莫與爾爭功自字與人字對謂自伐勝人非謂自伐好勝之人也傳意或當如此

侯作侯祝傳作祝詛也正義曰作卽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言侯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按釋文云作側慮反祝詛也與正義同如陸孔說傳惟解作字則

言作詛也可矣何爲并祝言之詛祝大同經各言侯文勢之常耳傳蓋言作祝皆爲詛也祝字入聲外去聲有兩義有告神而求其福祐者春官大祝掌六祝之辭及春秋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是也有告神而加之咎殃者尙書無逸曰否則厥口詛祝襄十七年左傳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及此詩侯作侯祝是也說文祝云祭主贊詞者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兌省易曰兌爲口爲巫此贊詞而兼求福祐者也其詛祝字則爲詶言部譸云詶也从言壽聲讀若醻周書曰無或譸張爲幻詶云譸也

从言州聲詛云詶也从言且聲䛆云詶也从言由聲四字連列轉互相訓皆所謂譸張爲幻者也惟今本說文詶云譸也徐音市流切玉篇詶云時游切詶答也說文職又切詛也玉篇所據是說文古本詶爲職又切卽是詛祝之祝訓詛卽用毛此傳是祝與詛一也

覃及鬼方傳鬼方遠方也正義曰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象曰憊也言疲憊而後克之以高宗之賢用師三年憊而乃克明鬼方是遠國也按學者言鬼方各異有以爲卽荆楚者據史記楚世家索隱

註引世本陸終娶鬼方氏之妹史記云生子六人其六日季連芈姓楚其後也有以爲西羌者據文選揚子雲趙充國頌鬼方賓服註引此詩及傳復引世本註云鬼方于漢則先零戎是也有以爲北狄者據干令升易註鬼方北方國唐書亦言突厥北部有流鬼國去京師萬五千里濱于北海也汲郡紀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克鬼方氏羌來賓荆者師行次宿之地既克鬼方卽言氏羌來賓則以鬼方卽西羌者近是然此可以釋易而不可以釋此詩此詩自二章以後詞託殷商非是徵引故事傳達

經意故以鬼方爲遠方正義反引高宗事以實之失其旨矣古者鬼與九字通殷本紀命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徐廣曰一作鬼侯鄴縣有鬼侯城索隱曰九亦依字讀鄒誕生音仇也是鬼卽九字小明至于艽野傳訓爲遠荒之地說文亦同艽以九爲聲艽爲遠荒故鬼亦得爲遠方也

顛沛之揭傳顛仆沛拔也正義曰顛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以顛爲仆謂樹倒也沛者忽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爲拔謂樹拔也正義釋傳甚畧按顛本訓頂也其樹木顛仆當作槇說文槇云木頂也

从木眞聲一曰仆木也徐音都年切今作顛借也古
者沛拔聲同易豐其沛釋文云本或作旆是沛旆一
字詩商頌武王載旆說文作載坺周禮大司馬中夏
教茇舍鄭註云茇讀如萊沛之沛坺茇拔俱从犮聲
是古沛拔聲同故傳得訓沛爲拔也

抑

序衞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按楚語云昔衞武公年
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苟
在朝者無謂我耄而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如楚
語初不言刺厲王又是髦年後作也後漢侯包云武

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
詩而不離于其側則以此詩年未耄作已不依楚語
矣子夏作序時楚語未出據太師編次以爲刺厲王
賓之初筵序云武公已入而作是詩明此作之在先
未入相也若然未入爲相尙在僖侯之世則是諸侯
庶子而得作詩刺王者關雎序云形四方之風謂之
雅國語云公卿至于列士獻詩大東譚國大夫作詩
以告病諸侯庶子士也故亦得獻詩正義依韋昭楚
語註斷爲耄年後追刺厲王自厲王元年下至平王
十四年得九十六年假使武公上壽年百二十至作

詩時亦在宣王末年太師何緣編之宣王以上乎其
在於今箋云于今謂今厲王實虹小子箋云禮天子
未除喪稱小子如鄭之言直以此詩作于厲王三年
之內鄭殆以武公生孝王時至厲王三年未除喪年
近弱冠固應能作詩刺王也

洒埽庭內傳洒灑也正義曰洒埽者以水灑地而埽之
故爲灑謂洒水溼地也唐風弗洒弗埽傳洒灑也正
義亦謂洒以水溼地灑是散水之名按正義未明傳
意論語當洒埽釋文云洒正當作灑是灑埽之字當
作灑也說文洒云滌也古文爲灑埽字說文稱古文

者有二例字下註古文者音義皆同云古文以爲某
字者音義多別灑云汛也此下不云古文作洒是古
文借洒爲灑也毛詩本古文故傳讀洒爲灑洒與洗
同左傳云洒濯其心孟子云願比死者一洒之義皆
同洗然內則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義又同灑
是以古文借爲灑埽矣

用逷蠻方傳逷遠也箋云逷當作剔剔治也蠻方蠻畿
之外也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帥之臣以治軍實
女當用此備兵事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按
箋以蠻方爲九州之外傳意當謂荆蠻淮夷之等史

記楚世家云熊渠甚得江漢閒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如史記則厲王初年楚方猖獗故武公陳戒及之史雖稱厲王暴虐熊渠去其王號亦未必不因此詩已獻厲王益蒐軍實楚人稍稍知懼也汲郡古文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是淮夷亦熾淮夷亦南蠻故經統稱蠻方傳訓遏爲遠欲王驅而遠之正義述毛不别解蠻方

殆謂同鄭蠻發之外恐未然

尚不愧于屋漏傳西北隅謂之屋漏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奥既畢改設饌于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按釋宮云西北隅謂之屋漏郭註云詩曰尚不愧于屋漏其義未詳邢疏引鄭此箋復引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郭云其義未詳者孫鄭之說皆無所據故不取也竊謂室中四隅本皆幽闇日光漏入爲明幾何中庸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引此詩以証其幽闇可知孫說誠爲無據鄭以屋爲小帳又以釋言云厞陋隱也因讀漏爲陋是鄭據釋言而爲說也毛義同于釋宮當泛言居室鄭依釋言施小帳于陋隱之處又爲宗廟之室傳箋别矣正義合而述之誤也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屚屋穿水下也陋側逃也陋阨陜也阨陜與厞隱義近屋漏當作陋

淑愼爾止傳止至也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正義曰止者所居之名故爲至至是所至之處也爲人君止于仁至止于信皆大學文也彼旣爲此言乃引此詩以証之故傳依用焉其說君子唯當言止于仁耳

因彼成文而盡引之按說文云室从宀从至至所止也至可訓止則止可訓至然傳言至者謂至極武公欲王上法文王各至其極也正義未明傳意大學此後引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並未引此詩孔偶不檢也

言緡之絲傳緡被也正義曰釋言云緡綸也綸則繩之别名言緡之絲正謂以絲爲繩被之於木故云緡被不訓緡爲被按說文云緡釣魚繁也从糸昏聲吳人解衣相被謂之緡云釣魚繁卽釋言之綸也云解衣相被卽毛此傳緡之訓被古矣

告之話言傳話言古之善言也釋文云話說文作詁云

故言也如陸言殆謂說文引詩作詁言按釋詁云話
言也則話與言一書立政一話一言孔安國傳云言
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則訓話
爲善板之出話不遠及本篇愼爾出話傳皆爲善言
此經如作告之詁言毛何緣以善言釋之說文云詁
訓故言也詩曰詁訓自指詩傳與此話言無涉話說
文作語云合會善言也傳曰告之語言善言卽用此
傳合會釋从昏昏塞口也羣言淆亂衷諸聖善言合
會則談者可以塞口也引傳不言春秋傳當別有傳
記之言若襄二年左傳君子譏季文子明引此詩許
必不舍詩而引傳矣

曰喪厥國正義曰此曰爲詞故韓詩作聿孔以傳箋不
釋曰字故引韓詩釋之按爾疋孫炎註云遹古述字
讀聿上經亦聿既耄正義曰爾疋之訓聿曰述也亦
爲自也今爾疋釋言云遹述也釋詁云遹自也如孫
孔之說爾疋之遹卽聿字矣文王有聲云遹求厥寧
說文引作欥云詮詞也从欠从曰曰亦聲詩曰欥求
厥寧曰卽欥之省文故韓詩以曰爲聿許云曰亦聲
而徐音余律切與聿同一切也離騷忽奔走以先後
兮文選載王叔師註引緜詩亦作予聿有奔走予聿

有先後殆亦韓詩

桑柔

序芮伯刺厲王也詩十六章兼有責臣下之詞用人不
當咎歸于王責諸臣亦所以刺王也周書芮良夫解
不著何王之世而紀年云厲王八年初監謗芮伯良
夫戒百官于朝所謂戒者卽指芮良夫之篇此詩所
陳與周書畧同其作書作詩先後不可知要在流彘
以前矣經言滅我立王者忠臣進規直言無諱其義
當與周宗既滅褒姒威之同此篇本名桑柔而春秋
文元年左傳稱爲周芮良夫之詩則又名芮良夫與
周書名篇一例

其下侯旬傳旬言陰均也正義曰釋言云旬均也某氏
引此詩李巡曰旬徧之均也則旬是均之義故云言
蔭均也按今釋言作洵孔不言爾疋字異是孔所據
爾疋作旬均也古旬與勻聲同說文旬从日勻省又
从旬作眴是旬勻本通故玉篇勻有弋旬居旬二切
易豐卦雖旬无咎荀慈明本作雖均无咎是旬又與
均同也釋文陰於鴆反本亦作蔭正義釋傳云蔭均
今本从釋文當改作蔭乃合正義原本

倉兄塡兮傳倉喪兄滋塡久也箋云喪亡之道滋久長

正義曰況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況爲滋也如孔言則正義經作況字況與貺通故以貺字之訓釋之釋文云兄本亦作況校書者依釋文而定作兄也嘗改作況乃合正義原本說文茲云艸木多益滋云益也常棣況也永歎箋云茲對之長歎訓況爲茲彼茲卽此傳之滋彼釋文云況本亦作兄是兄卽況之省文耳況之得訓爲茲者古況兄與皇一字書無逸篇無皇曰則皇自敬德蔡邕石經皇作兄書正義云王肅本皇作況秦誓篇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是也釋艸云皇榮也是發榮滋長之義爾疋之皇卽說文之𡳿說文云𡳿艸木妄生也讀若皇其字从㞢在土上㞢者象艸過屮枝莖益大有所之也則皇有艸木多益之義皇卽況故況訓爲茲也倉初亮反傳殆讀倉爲喪塡與塵聲同故訓爲久具如正義

靡國不泯傳泯滅也箋云軍旅久出征伐而亂日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按厲王用兵他無可考汲郡紀年載厲王三年王命虢公長父伐淮夷而已觀此詩則當年軍旅之興殆無虛日不但此也周初列國見于文王廟者千

七百七十三諸侯入春秋已來惟餘百數十國春秋以前其爲强大兼并者固多如此詩所陳則爲厲王翦滅者抑亦不少傳故釋泯爲滅而箋言殘滅亦謂厲王用兵之不得其所也共和時亦有召穆公帥師追荆蠻至于洛之事惟二相行政帥師者又是召公芮伯不應刺之經斷屬流彘前事此據征伐一節言之耳假令共和時有作詩者亦得爲刺厲王以王固尙在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庚申後卽書共和元年自是太史公之誤如謂厲王已沒宣王尙少則當屬之宣王如謂王已流彘太子監國仍當屬之厲王乃前後兩無所屬而繫以共和此王莽居攝改元所由藉口也然其失不始于太史公春秋魯隱公元年不行卽位之禮經據其實而左氏曰不書卽位攝也是謂隱公攝位之元年也太史公承其誤以作年表非春秋書公在楚公在乾侯之義紀年于庚申仍書厲王十三年以迄二十六年癸酉得之

國步蔑資箋云蔑猶輕也又云國家爲政行此輕蔑民之資用是天不養我也蔑之爲輕正義不釋按說文蔑云勞目無精也懱云輕易也从心蔑聲商書曰以相陵懱箋讀蔑爲懱故曰蔑猶輕也文選沈休文奏

彈王源云蔑祖辱親李善註引說文懱字釋之云蔑與懱古字同

大風有隧傳隧道也正義引左傳當陳隧者井湮木刊陳隧爲陳道証隧爲道是矣而不言隧之何以得訓爲道按說文無隧字隧卽遂也遂與術一字說文術邑中道也月令審端徑術鄭讀術爲遂遂田間道也故遂得訓道曹風匪風發兮傳云發發飄風匪有道之風釋天回風爲飄回旋之風从地陡起故曰匪有道此大風从空谷而來故爲有道楚詞河伯云衝風起兮水橫波說文衝通道也故王叔師註云衝遂也

屈原設意與河伯爲友俱遊九河之中想蒙神祐反遇遂風大波涌起卽據此傳爲說王意亦以遂爲道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傳戾定也正義曰毛以職盜爲寇爲民所主行則是民自作盜賊相寇害也按經末二章切指民心上章言民之無極則主爲涼薄以背上民之回邪則主爲競力以凌人此章未戾承上章而言無極回邪如是則民心動搖而無定將主爲盜賊而寇害于王矣周書芮良夫解曰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爲王之患其惟國人孔晁註曰是國人爲患也此詩職盜爲寇正謂國人爲患與周書之旨相符正義謂民作盜賊自相寇害非經意也

雲漢

天降喪亂箋云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正義述經曰乃使上天下此喪亂之災釋箋曰定本集註仍字皆作乃字是正義本箋文作仍字而述經用乃字誤也雖釋詁仍亦訓乃乃亦音仍必改从仍字方合正義原本

后稷不克正義引王肅曰后稷不能福祐我邪上帝不

能臨饗我邪天下耗敗當我身邪傳意或然按毛無傳孔以王說爲毛說訓克爲能而能下橫益福祐二字此釋經者所忌也說文云克肩也徐氏曰肩任也負何之名也與人肩膊之義通能勝此物謂之克經言雨澤不降豈先祖后稷不克肩邪皇天上帝不臨鑒邪如此方合毛意

靡有孑遺傳孑然遺失也正義述經曰其餘不死之衆民無有孑然得遺漏而不餓病者釋傳云靡有孑遺謂無有孑然得遺漏定本及集註皆云孑然遺失也如孔言是正義傳文作孑然遺漏今本校書者依定

本集註改之也當改作遺漏乃合正義原本
先祖于摧傳摧至也箋云摧當作嗺嗺嗟也天將遂旱
餓殺我民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
于嗟乎告困之辭正義釋傳引孫毓云我今死亡先
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按孫釋傳于字下
益何所二字經無是也經言昊天上帝則不以雨澤
爲我遺矣相與恐畏者亦尙有神何不相與恐畏乎
先祖之神爰來至矣傳意如此箋以摧爲嗺又以嗺
爲嗟故下卽云于嗟乎說文無嗺字廣韻嗺云送歌
也詩序曰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
之永歌與嗟歎義同故嗺得爲嗟也箋讀于爲吁釋
文無音亦誤

如惔如焚傳惔燎之也正義述經曰如炎之惔燒如火
之焚燎又曰定本經中作如惔如焚如孔言則當時
經本有作如炎者正義从定本也說文惔憂也炎火
光上也燎放火也放火則光騰上傳讀惔爲炎故訓
燎也節南山憂心如惔傳云惔燔也彼釋文云惔韓
詩作炎字書作㷋是炎㷋惔古字通彼傳訓惔爲燔
燔爇也言憂心如火之燔爇耳此經下有如焚焚旣
是燒則惔不得訓燔而已故訓燎以別之傳曰若火
之燎于原不可鄕邇其猶可撲滅燎固甚于焚也正
義謂焚燎俱是燒之名故以惔爲燎疏矣釋文載傳
燎也無之字今本傳文之字當衍

靡人不周傳周救也箋云周當作賙王以諸臣困於食
人人賙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能豫止正義釋
箋曰以周救于人其字當从貝故轉爲賙按論語君
子周急不繼富左傳周亟矜無資孟子君之於氓也
固周之字作周大司徒五黨爲州使之相賙字作賙
箋言賙給之又言權救其急則賙亦周救之義說文
貝部不收賙字其義當與周通用不解箋何以必別
其字竊意經文本是舟字毛無破字之例故讀爲周
而訓救鄭則改舟爲周周卽賙也故爲賙給亦如改
摧爲嗺訓嗺爲嗟耳

崧高

序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
伯焉正義曰建謂立其國親謂親其身也又曰此申
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按自共和時荆楚漸張故
召穆公有追荆至洛之役宣王時勢當又熾南方諸
侯必有畔而從之者故加申伯爲侯伯以爲連屬之
監一時控制之宜撫綏之畧皆于此詩見焉建者卽

經于邑于謝是也親者卽經棖此萬邦開于四國是
也若如孔言宣王嘗日惟是推恩外戚後世史法應
以爲譏豈復有可美者乎國語稱申呂齊許由大姜
則自周初受封經已明言維周之幹至厲王尙娶于
申何至宣王而遽絕此又必無之事也

崧高維嶽傳崧高皃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
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
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正
義引韋昭國語註云四伯謂四岳也爲四岳伯故稱
四伯是當堯之時姜氏爲四伯也周語惟云四岳不

言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于神以佑堯者
也正義又曰何知此言崧高非中岳而以崧爲高皃
廣舉四岳者此詩之意言四岳降神祐助姜氏姜氏
不主崧高故知崧高維嶽謂四岳也按傳因伯夷爲
四岳之伯故統稱四岳堯時官名四岳而岳實有五
史記封禪書云尙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
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
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
死贄五月南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
西嶽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

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索隱曰獨不言至者蓋
以天子所都也春秋隱八年公羊傳何休註尙書曰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云云十有一月朔北巡守
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于禰祖用特
今尙書無還至嵩如初禮六字而何邵公引書有之
與封禪書合應劭風俗通按尙書與太史公所言畧
同而皆如岱宗之禮後云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
巡焉應氏言不巡者亦據書還至嵩而言非謂不祀
中岳據此則堯時伯夷兼掌五嶽之祀隱十一年左
傳稱許爲大岳之允莊二十二年左傳稱姜爲大岳

之後皆不稱四岳而稱大岳蓋兼中岳言也伯夷既
兼掌五嶽而此詩言生甫及申二國實近中嶽不得
謂姜氏不主崧高矣然則傳舉四岳特以明姜氏官
爲四伯未嘗言此詩崧高非中嶽也應仲遠序五岳
曰中央曰嵩山嵩者高也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
廟在頳川陽城縣以崧高爲中岳其說可从正義之
言未免誤會傳意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傳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
功正義述經曰維此至天之大嶽降其神靈和氣以
福祐伯夷之後生此甫國之侯及申國之伯按下箋

云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智入爲周之楨幹之
臣以甫申爲二人自是箋義傳意不然申吕齊許之
初惟有一吕吕即甫也是有甫而後有申故經言生
甫及申既申由甫出則維申及甫甫亦是申維周之
幹申爲周邦之楨幹也傳言生申甫之大功不分二
人妙得經意此與般商荆楚同知般商荆楚爲一即
知申甫不得爲二王風揚之水以甫許爲申同于此
也正義以箋述傳失之詳見揚之水篇
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傳謝周之南國也正義曰經言南
國者謂謝旁諸國解其居謝邑而得南國法之故云

謝是周之南國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是在洛邑
之南也如正義言是謂謝即申也按黍苗肅肅謝功
傳云謝邑也此言周之南國邑與國一耳傳意以謝
本周南方之一國舊有居于是者國已他徙其地空
虛故宣王以封申伯因是謝人箋云因是故謝邑之
人而爲國言故謝邑其意亦同于傳國語史伯謂鄭
桓公曰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吕陳蔡應鄧隨唐水
經沘水篇註云沘水又西南流謝水注之水出謝城
北二源微小至城漸大城周迴側水詩所謂申伯番
番既入于謝者也世祖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
爲謝陽侯即其國也然則是水即謝水也又云謝水
又東南逕新都縣左注沘水又云沘水又西南與南
長陂門二水合其水東北出湖陽東隆山又云其水
西南流逕湖陽縣故城南地里志曰故蓼國也竹書
紀年曰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者矣又云其水南
入大湖湖水西南流又與湖陽諸陂散水合謂之板
橋水又云板橋水又西南與南長水會水上承唐子
襄鄉諸陂散流也唐子陂在唐子山西南有唐子亭
漢光武自新野屠唐子鄉殺湖陽尉于是地云云後
漢書光武紀進屠唐子鄉註云唐子鄉有唐子山謝

城故址與湖陽故城及唐子山皆在今河南南陽府
唐縣南申國在今南陽府附郭南陽縣唐縣在南陽
東一百二十里當日徙居于謝蓋擇形勝之地以爲
方伯治所漢荆州刺史治南陽而後魏復設東荆州
刺史治沘陽其故城亦在今唐縣東以後準前謝在
周時爲形勝之地可知然則謝與唐鄰距申蓋遠不
得爲一地矣謝之先爲徐楚辭七諫云偃王行其仁
義兮荆文寤而徐亡王叔師註曰荆楚也徐偃王國
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申伯番番既入
于徐周衰其後僭號稱王也偃謚也言徐偃王修行

仁義諸侯朝之三十餘國而無武備楚文王見諸侯
朝徐者衆心中覺悟恐爲所并因興兵擊之而滅徐
也如王叔師言則偃王舊國于謝其言周衰言楚文
王順七諫之文爲說耳史記昌黎俱不言楚文王秦
本紀云繆王西巡守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
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昌黎衢州徐偃
王廟碑云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
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鬥其民北走彭城武源山
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以秦本紀及韓碑觀之
則徐先居謝自繆王時已走徐城故宣王以其地封

申伯傳以謝爲周之南國非無本也謝以水得名因
徐先居之故詩或作謝或作徐耳
王命傅御遷其私人正義曰謂申伯私家之臣在京師
者遷之使從申伯共歸其國也又曰王命使遷其私
人告令其人使之裝載耳其遷猶與申伯同行也按
孔以申國已絕家于京師故爲此說申伯由申國入
爲卿士家仍在申王命遷在申之家臣往居謝邑耳
王命在先城宅既成卽應遷徙申伯則尙由鎬至岐
由岐往謝勢亦不得同行也
鉤膺濯濯傳鉤膺樊纓也正義曰明言膺者謂膺上有

飾故取春官巾車之文以足之如孔言引巾車文則
傳當云鉤膺鉤樊纓也誤與采芑傳同詳見采芑篇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
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
正義釋傳引王肅云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當矣
又引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
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
九寸桓圭意存右鄭非也釋器云圭大尺二寸謂之
介玉人云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此鄭所用也以
說文考之則不然說文云珽大圭長三尺抒上終葵

首瑒圭尺二寸有瓚以祠宗廟者也瑁諸侯執圭朝
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犂冠周禮曰天子執瑁四
寸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圭玠字註獨
不言尺寸則大圭乃是通詞書顧命賓稱奉圭兼幣
無介字許用孔氏古文引作介圭彼諸侯享王之圭
得稱爲介則朝王之圭亦得稱介春官典瑞云公執
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
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而
韓奕云韓侯入覲以其介圭韓侯爵圭應七寸得稱
介圭是則介圭之名通于五等故傳以介圭作寶訓

為瑞也子雍述毛以桓圭九寸為圭之大者猶落第二義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云錫介珪以作瑞正用毛此傳

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近辭也正義釋箋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為已以為辭也按說文作迈讀與記同釋文云近音記是陸經本作迈故音記如孔言則正義經本作近故云不復得與之相近或欲據說文改作迈轉與正義原本不合字有當仍其誤者此類是也

王餞于郿傳郿地名箋云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云正

義曰時宣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餞之于郿也按箋以岐周為大名實卽郿耳周自大王王季居岐山下中水鄉之周原至文王漸徙而南皇矣篇所謂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也彼箋云文王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己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云云不明言其地名以此經觀之其卽郿乎今陝西鳳翔府郿縣在渭水南古郿地在渭水北側近渭水以亦在岐山之南故統號岐周時宣王省方在郿非自岐遣之而餞之于郿也江漢于周受命經無郿字可云在岐然言自召祖命召祖謂召康公奭也康公食采于召水經渭水篇註云雍水又東逕邵亭南世謂之樹亭川蓋邵樹聲相近誤耳亭故邵公之采邑也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後漢郡國志曰郿縣有邵亭謂此也召祖在郿則江漢于周受命亦謂郿矣二疋之文未有言宣王至岐者吉日漆沮毛傳謂漆沮之水則在漢馮翊鳳翔石鼓或以為文王或以為成王而昌黎詩云宣王奮起揮天戈又云蒐于岐陽騁雄駿以為宣王獵碣殆據此詩及箋蓋已省岐陽則順時蒐狩亦禮之

所有也

以峙其粻箋云粻糧正義曰粻糧釋言文按粻與糧通說文餱字註引周書峙乃餱粻今書作糗糧是粻與糧通說文米部無粻字徐鉉新附有之然餱字註及糤字註中皆有粻字又見于詩爾疋或米部偶脫耳峙釋文作畤云本又作峙直紀反兩通正義以俗本作畤為誤其實儲峙當作偫說文儲云偫也偫云待也从人从待徐音直里切畤與峙皆假借也

申伯番番傳番番勇武皃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箋云申伯之皃有威武番番然毛以下經言文武是憲則

申伯兼有文武故以番番屬虎賁之士鄭以下章言申伯之德此章當言申伯之威故易傳言申伯之皃有威武明指申伯之身傳箋別矣正義同箋于傳失之

毛詩紬義卷二十一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蕩之什下

烝民

生仲山甫傳仲山甫樊侯也正義曰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按據按正義以樊在畿內故疑不得稱侯毛意不然也傳記言樊者有三隱十一年絺樊莊二十九年樊皮僖二十五年陽樊昭二十二年樊頃子杜元凱註無一言及于山甫而史記晉世家註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晉語倉葛曰陽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此一說也水經沔水又逕平魯城南註曰城魯宗之所築也東對樊仲山甫之所封也泚水篇註引司馬彪曰仲山甫封于樊因氏國焉廣韻樊周宣王封仲山甫于樊後因氏焉今在南陽此又一說也史記周本紀張守節正義曰毛萇云仲山甫樊穆仲也括地志云漢樊縣城在兖州瑕邱縣西南古樊國仲山甫所封

也此又一說也漢書杜欽傳註引韓詩言仲山甫封于齊瑕邱近齊張守節正義得之晉語謂陽有樊仲之官守司馬彪謂仲山甫封于樊因氏國焉皆指其子孫而言顧氏春秋大事表謂陽樊東遷後仲山甫子孫所封後徙于河南其說是也瑕邱非畿內故可稱樊侯然如張守節所引安知毛傳原本不作樊穆仲乎陽樊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地瑕邱今山東兖州府滋陽縣地樊城今湖北襄陽府襄陽縣地

我儀圖之傳儀宜也箋云儀匹也釋文云我義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正義曰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爲儀故以爲匹如孔言則正義本與釋文本皆作我義圖之今汲古閣本校書者依鄭箋誤改也當仍作義乃合正義原本

愛莫助之傳愛隱也箋云愛惜也正義曰愛隱釋言文按爾疋作薆正義不言字異則唐爾疋本有作愛者也說文艸部無薆字竹部篓云蔽不見也人部僾云仿佛也引詩僾而不見二字之訓皆有隱義廣韻薆僾二字註皆云隱也愛卽薆僾之省文故傳訓爲隱說文愛云行皃㤅云惠也箋云愛惜字本作㤅隸書㤅愛通故不曰愛當作㤅也

仲山甫出祖傳言述職也箋云祖者將行犯軷之祭也正義曰旣言在內佐王又說外行述職言仲山甫旣受王命將欲適齊出于國門而爲祖道之祭按祖與下徂齊同古文作且訓往故傳云述職毛意以山甫爲王卿士職當眺省諸侯此行自述其卿士之職及已在道乃奉王命城齊與召伯奉命專爲城謝者不同正義謂旣受王命將欲適齊非毛意矣

城彼東方傳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正義曰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按齊世家本缺一代若于哀公上加一代則獻公可當宣王詳見齊譜惟史記稱太公都營邱營邱卽臨菑也胡公徙薄姑獻公復都臨菑而春秋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杜預註曰蒲姑氏殷周之閒代逢公者昭九年傳詹桓伯曰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杜預註曰樂安博昌縣有蒲姑城服虔曰蒲姑齊也商奄魯也水經濟水篇註曰濟水又徑薄姑城北後漢郡國志曰博昌縣有薄姑城地里書曰呂尙封

第六九冊 欽定四庫全書 第16版 正內

于齊郡薄姑薄姑故城在臨菑縣西北五十里近濟水如彼諸文是太公初封即都薄姑此傳云去薄姑而都臨菑毛意謂至是始由薄姑徙都臨菑異于史記矣博昌爲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地距臨菑五十里在太公初封百里之内而沂州府屬莒州亦有薄姑則成王時與四國作亂周公滅之遷奄君于此水經濰水篇註曰靈門縣有高原山浯水所出其水東北徑姑幕縣故城東故薄姑氏之國也姑幕故城在今莒州界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孔安國註曰蒲姑齊地近中國教

化之又周公在豐將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孔安國註曰周公徙奄君于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斥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如書序是奄君遷于薄姑而酈註引闞駰曰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作亂周公滅之以封太公是以地里志曰或言薄姑也此說非是計奄君遷此不久國除故春秋初莒子自介根徙都焉齊終春秋不能有莒何得太公時已封薄姑孔傳及鄭書序註言蒲姑齊地者據漢初三齊言之耳若然薄姑有二地而薄姑之君豈應有二竊嘗以事勢推之奄本居曲阜薄姑本居博昌二人皆紂黨武王誅紂徙奄君于淮水上徙薄姑于姑幕而以其故地封齊魯武王崩二人遂誘祿父反書傳曰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周公酌罪之輕重誅薄姑而赦奄君至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剿滅之乃徙新立奄君于姑幕如此則左傳書序漢志及服孔之言一一皆合此傳云去薄姑亦當謂博昌薄姑非姑幕薄姑也薄蒲亳三字通

韓奕

序箋云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正義釋大夫韓氏據桓三年左傳服虔註韓萬晉大夫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又謂引史伯者証幽王之時韓猶在也皆非箋意按史記韓世家云韓之先與周同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于韓原曰韓武子索隱曰按左氏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則韓是武王之子然詩稱韓侯出祖則是有韓而先滅今據此文云其後裔事晉

封于原曰韓武子則武子本是韓侯之後晉又封之于韓原卽今之馮翊韓城是也如小司馬說武子非桓叔之子此箋但云韓氏不云韓萬言故大夫者謂韓故時大夫其意亦以此大夫卽韓苗裔與世家同春秋戰國時晉興而韓繼引鄭語者以此大夫之後爲六國韓王証史伯之言驗耳

有倬其道傳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按禹除水災定田賦所以養民宣王平大亂建侯伯所以靖民倬然著明之道傳指宣王能繼禹功也箋以有倬句屬韓侯故云今

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爲諸侯傳箋不同正義合而述之誤也

韓侯受命傳受命受命爲侯伯也以經言因以其伯故傳言爲侯伯經先受命而後來覲傳依經爲訓也箋云受王命爲諸侯不言侯伯次章箋云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如箋則首章爲初受諸侯之命尚未命爲侯伯直至卒章始言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傳箋義別矣正義述經于此句亦用傳侯伯之義非箋意也繼世而立列國之常然觀春秋諸侯有錫命有不錫命則錫命者爲榮故箋以受命爲諸侯爲顯其美也

以其介圭箋云書曰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正義曰不言雍州而云黑水西河者以禹貢大界畧言所至地形不可如圖境界互相侵入且堯與周世州境不同命韓侯言奄受北國則是北方之國非雍州也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韓屬并州矣以韓國實在西河而非雍州故唯得言西河不得言雍州也按序下箋云梁山于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鎭所望祀焉下卽云梁山今在馮翊夏陽西北已明言韓在夏陽引黑水西河明韓國在雍州引璆琳琅玕明大圭爲

雍產不言雍州初無義例孔謂韓實在西河而非雍州豈以漢夏陽之地非周之雍州耶職方正北曰并州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漚夷其浸淶易初不言河漢地里志曰周監于二代而損益之改禹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并校其地勢并在冀州之北與雍分河水爲界夏陽在西河之西不得爲西河豈并州在西河之東反得稱西河耶孔以經言奄受北國疑韓亦在北故以并州當之不知經言北國正謂雍州之北耳詳見後條

炮鼈鮮魚箋云炮鼈以火熟之也正義曰按字書炰毛

燒肉也缹烝也服虔通俗文曰燖煮曰缹然則炰與缹別而此及六月云炰鼈者音皆作缹然則炰與缹以火熟之謂烝煮之也按說文炮云毛炙肉也周禮地官封人毛炮之豚鄭註云爓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八珍小雅瓠葉炮之燔之傳以毛曰炮正義謂此述庶人之禮當是合毛而炮之是炮之爲訓原兼去毛合毛言也禮記內則炮取豚若將鄭註炮者以塗燒之爲名也禮運以炮以燔註炮裹之也此箋言以火熟之何知不是塗裹燒之而必謂烝煮之乎瓠葉傳言以毛曰炮所以別于燔炙此及六月鱠鯉鮮魚俱

是生食炮爲孰食其義易明故毛不發傳箋言火孰對魚之生食而言蓋炮與庖通漢書律秝志炮犧氏之王天下也顏師古註云炮與庖同庖人治之則塗裹烝缹皆兼之矣鮮當讀如斯爾疋釋言斯離也斯離其魚胹是作膾正義謂六月云膾鯉此云鮮魚欲取魚字爲韻恐非也

維筍及蒲傳筍竹也蒲蒲蒻也箋云筍竹萌也蒲深蒲也正義曰言筍竹蒲蒻亦謂竹萌深蒲但傳文畧耳按陸璣疏云筍竹萌也皆四月生惟巴竹筍八月九月生此說非是竹春冬有筍春賤而冬貴吳都賦云苞筍抽節劉淵林註曰苞筍冬筍也出合浦其味美于春夏時筍也見馬援傳說文云竹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箁箬也正指冬生之筍而言說文又曰筍竹胎也然則三時竹胎通謂之筍冬月所生專謂之竹筍之外裹爲箁箬許所謂象形象筍之形書顧命敷重筍席孔傳筍箁箬是也竹即是筍毛訓筍爲竹其義古矣箋以竹爲大名故易傳爲竹萌言筍是竹之所萌生也釋艸云簢箭萌專謂箭竹之萌正義引釋艸云筍竹萌或孫炎本爾疋如是然與傳毛義殊也說文蒲水艸也蒻蒲子也蓡蒲蒻之類也蓡與蒲蒻

別矣箋言深蒲即蓡之省文非謂蒲蒻入水深也正義以筍竹爲竹萌以蒲蒻爲深蒲同傳于箋兩失毛鄭之意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按首章王親命之毛鄭俱無釋如箋義先入覲而後受命則爲親命韓侯如傳義先受命而後入覲則韓侯尙在其國不得云親命矣上下契勘乃知此章言蹶父相攸實爲首章補序蓋銜命必有卿士常武王謂尹氏傳云掌命卿士是也蹶父爲王卿士則親命者命此蹶父汲郡古文云宣王四年王命蹶父如韓韓侯來朝與此經合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箋云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按下箋云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爲韓侯居韓城爲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又云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王畿謂鎬京也鎬京北面爲今陜西榆林府邊牆外地是鄭以韓城在雍州而撫柔雍州界北蠻服之國正義謂韓爲并州牧者非矣毛于韓城無釋但韓受北國其治所當在北方水經聖水篇註引王肅云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肅以燕師爲燕國之民故爲此說然申伯國申而爲侯伯則居于謝同在豫州韓侯國韓其爲侯伯治所亦應在雍州此經韓城當以六月毛傳釋之六月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傳云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夫鎬爲九原方爲朔方詳見而焦穫又在鎬方之外乃玁狁諸國出入之要路韓之先祖居其地以撫柔百蠻則韓城之在焦穫審矣

因時百蠻傳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箋云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傳以因時爲長是箋以因時爲時節傳箋不同正義以鄭述毛誤也

其追其貊箋云其後追也貊也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

正義釋箋作獫夷云定本集註皆作玁狁校書者依定本集註改爲狁當仍作夷乃合正義原本水經註引此箋亦作獫夸也鄭言追貊東遷明周時爲北國說文貊作貉云北方豸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又貔字註云豹屬出貉國从豸𣬉聲詩曰獻其貔皮周書曰如虎加貔貔猛獸以貉爲北國鄭註周禮以九貊爲東夷又以爲東北夷據漢時言之耳正義謂貊者東夷之種分居于北與箋義相違非鄭意也

江漢

淮夷來求傳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正義曰春秋時淮夸病杞齊桓公東會于淮以謀之左傳謂之東畧是淮夸在東國又曰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按春秋僖十六年會淮謀鄫非爲病杞自是偶有不照惟引東畧以証東國而淮夷所在仍未明也傳言東國言在淮浦是明有其國邑今江蘇淮安府安東縣卽漢之淮浦縣漢屬臨淮郡後改屬廣陵郡故水經云淮水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註引應劭曰蓋側淮濆故受此名淮水正在縣南然則安東卽淮夷召公所伐在淮北矣

經營四方箋云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按此爲經之二章言經營四方四方既平三章言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四章至卒章皆言錫祉召伯之事惟首章來求來鋪言伐淮夷耳是召公自此役而後尙有許多勛勞序言興衰撥亂者指此正義謂經六章皆命召公平淮夷誤也

于疆于理箋云于往也于於也正義曰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定本集註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如孔言是正義本無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此六字是述定本集註之言校書者誤以爲孔遵定本集

註輒爲增入按箋云召公於有叛戾之國則往正其經界修其分理止訓于爲往正義述經云往正其疆界往修其分理釋箋云以召公承王命而往治之故以于爲往是正義原本止有于往之訓無于於二字也刪之乃合

來旬來宣箋云旬當作營宣徧也正義曰宣訓爲徧旬不宜亦訓爲徧旬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爲營來旬謂勤勞于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于徧理按旬營二字隸書篆文俱不相類孔言殆誤旬之得爲營者爾疋釋言云洵均也桑柔其下侯旬傳云旬言陰均也是旬卽洵字邶風擊鼓于嗟洵兮釋文云韓詩作敻說文云敻營求也从旻从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敻求得之傳巖巖穴也徐鍇曰人與目隔穴經營而見之然後指使以求之今書序及史記殷本紀敻求俱作營求是古者旬洵敻營四字音義互通故得爲營也

常武

正義曰此經淮浦非淮夷徐國非春秋之徐子其說是也江漢經無淮浦而毛傳言淮夷在淮浦繫之東國其爲今之安東無疑此經淮浦在徐國之上必非江

漢毛傳之淮浦故孔以爲非淮夷也鄭于仍叔家父及譚韓諸國皆引春秋內外傳以明之此經徐國闕焉故孔以爲非春秋之徐子也但淮自發源至海其可名淮浦者多據禹貢徐州爲國當亦不少經所謂淮浦徐國者果安在乎汲郡古文云宣王六年王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彼次淮卽詩淮浦彼徐戎卽詩徐國春秋僖十六年經會于淮杜註云臨淮郡左右是淮浦卽臨淮也漢志臨淮郡武帝元狩五年置治徐縣縣卽春秋時徐子之國爲今安徽直隸州泗州地伐徐戎而次于此明徐戎之國

更在其東書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徐戎爲魯東之戎與淮夷鄰近同在安東可知泗州去安東二百八十里王師既服淮浦諸國宜徐戎驛騎聞之不戰而自屈也王猶允塞箋云兵雖臨之尙守信自實與紀年言次于淮合淮浦爲臨淮徐國爲徐戎傳箋所未言然古文不可廢也經不稱徐戎而稱徐國者已服王化所以進之春秋時有北戎允姓之戎揚拒泉皐伊雒之戎茅戎犬戎驪戎其無名號專稱戎者如隱公時會潛盟唐皆魯西南之戎獨不見徐戎意宣王此

役而後革面洗心既與中國無異所以至春秋而不復見與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傳、王命南仲于大祖、皇父爲大師、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正義引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于禰廟、未有于后稷大祖之廟者、孔意以孫言爲然、按白虎通云、封諸侯于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王制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也、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禮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必于大祖、又曰、天子遣將軍必于廟何、示不敢自專也、獨于祖廟何、制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此言于祖廟命遣之也、如白虎通引此詩、是南仲在宣王時、後漢之初、諸儒已同毛說、而命于大祖禮有明文、孫氏之評、未爲得矣、

徐方繹騷傳繹陳騷動也箋云繹當作驛又云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按傳言王舒徐安行匪繼以遨遊將于徐方陳旅以恐動之也周頌載芟驛驛其達釋訓云繹繹生也二字本通故

箋以繹爲驛正義述毛云故徐土之方斥候之使見其如此乃陳說王之此威往告以恐動之是以箋傳遽之義爲毛義也恐不然

如震如怒箋云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釋文云如震如怒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正與箋合是鄭作箋時經字作而也正義述經云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孔所據經字作如故述經如此不言箋異其所據箋亦作如也今本箋兩而字不知誰所校定雖而與如古字本通然必改作如乃與經合

鋪敦淮濆箋云敦當作屯釋文云敦王申毛如字厚也

正義釋箋曰敦訓爲厚于義不協故破之爲屯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爲厚宜爲布陳敦厚之陣也按邶北門傳訓敦爲厚施之此經誠爲不協然行葦敦訓聚皃安知毛意不以爲聚乎訓聚則與箋讀爲屯者一矣揚子雲甘泉賦云敦萬騎于中林兮李善註敦與屯同故鄭謂當作屯

仍執醜虜傳仍就正義曰釋詁云仍因也因是就之義也按釋詁仍有三訓厚也乃也因也無訓就者釋文云仍本或作扔說文仍扔俱訓因而別有捆字云就也从手因聲傳讀仍爲捆故訓爲就耳

如飛如翰傳疾如飛摯如翰箋云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正義曰鳥飛已是迅疾翰又疾於飛故云翰其中豪俊者若鷹鸇之類摯擊衆鳥者也按說文翰云天雞赤羽也从羽倝聲逸周書曰文翰若翬雉一名鷐風周成王時蜀人獻之（今周書云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皐雞當从許所引爲正）是翰爲鷐風秦風鴥彼晨風傳云晨風鸇也說文鸇云鷐風也是翰爲鸇故傳云摯而箋言豪俊矣正義統云鷹鸇之類疏也

瞻卬

譖始竟背箋云譖不信也正義曰讒譖者皆不信之言故以譖爲不信也按釋文云譖本又作僭子念反是鄭箋詩時經文作僭故訓爲不信也巧言僭始既涵箋訓不信與此正同孔未免曲爲之說譖僭皆以朁爲聲二字本可通借是以巧言傳訓僭爲數讀側蔭反然箋有破字之例如此經作譖鄭欲訓爲不信則必曰譖當作僭矣

舍爾介狄維予胥忌傳狄遠忌怨也箋云介甲也又云乃舍爾被甲之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正義釋傳曰毛讀狄爲逖故爲遠也則介當訓爲大不得與箋同也釋箋曰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兵在

其頸尚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又大道遠慮非幽王之所有何云舍汝乎按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是王子雍述毛之說正義據之以爲與奪非毛意也介字毛不爲傳當从本訓說文介畫也从八从人人各有介卽疆介之介宣王復文武之竟土幽王承之其竟土與宣王同此舍爾介狄對下邦國殄瘁維予胥忌對下人之云亡言天何以刺責爾乎神何以不福爾乎以王自舍置爾疆介之遐逖而惟與予羣臣相怨如是則不能至道不能致祥威儀益多不善羣臣之賢者皆言逃亡爾王之邦國雖疆介

遐逖亦將盡病矣毛意當然

召旻

我居圉卒荒箋云荒虛也正義曰荒虛釋詁文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唯某氏之本有荒字耳其諸家爾疋則無之按釋詁云漮虛也釋文云郭云本或作荒荒亦邱虛之空無今本爾疋郭註惟引方言云漮之言空也皆謂邱虛耳無本或作荒四字如釋文是郭註爾疋本亦作荒殆即某氏本矣易泰卦包荒釋文云鄭讀爲康云虛也然則荒漮一字非漮之外又有荒字正義當云唯某氏漮作荒也

蟊賊內訌傳訌潰也箋云訌爭訟相陷入之言也王施刑罪以網羅天下衆爲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相讒惡按抑篇實虹小子傳云虹潰也謂無角自用之言實潰亂小子此傳與彼訓同則謂王施罪罟于天下以此蟊賊之臣在內潰亂王心也箋以訌爲爭訟又謂蟊賊之臣自相讒惡傳箋義別正義合而述之誤也

皋皋訿訿傳訿訿窳不供事也正義曰說文云窳嬾也艸木皆自豎立惟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嬾人常臥室故字从穴音眠按今說文穴部窳云汙窬也無如孔所引之說陸氏釋文作窳亦引說文云嬾也而說文宀部並無窳字豈唐初說文窳字下本有此訓而陸氏誤作窳與然說文瓜部有㼌字註云本不勝末微弱也讀若庾弱與嬾情義同此傳窳不供事當作㼌

我位孔貶傳貶隊也箋云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按說文云㝵傾覆也从寸臼覆之寸人手也从巢省杜林說以爲貶損之貶傾覆與隊義同傳意言王位之必隊箋言犬戎伐之亦據後事見凡伯之言驗耳正義謂言其卑微與諸侯無異夫幽王十年尙盟諸侯于太室王師尙能伐申何言與諸侯無異哉

草不潰茂傳潰遂也箋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皃按說文僓云嫺也一曰長皃長義與遂義近而潰僓聲同傳讀潰爲僓也箋作彙者古貴聲與胃聲同故喟字从口从胃亦或从口从貴鄭讀潰如謂而謂與彙通爾疋釋木云謂櫬采薪釋文云舍人引上句櫬梧來合在此句以謂字作彙是彙與謂通說文彙云蟲似豪豬者从㣇胃省聲或从虫作蝟彙今隸書作彙是由貴胃聲同故作彙而訓茂矣正義隨傳箋順釋

無所發明故詳之

不云自頻傳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正義曰以水厓之濱其字不當作頻故破之也傳作頻者蓋以古多假借或通用故也按說文云顭水厓人所賓附頻蹙不前而止从頁从涉臣鉉等曰今俗別作水濱非是然則毛作傳時經文是顭字故直訓厓也鄭作箋時經文是頻字故鄭謂當作濱釋文載張揖字詁云顭今濱則顭是古文濱是今文毛傳自依古文非關通假徐氏謂濱爲俗字亦非頻乃俗字耳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箋云言有如昔時賢臣多非獨

召公也按風始周召而風之終以周公雅之終以召公先儒多如此說則經稱召公不爲無意而此箋獨言非獨召公者周南正義論詩六字爲句引此云有如召公之臣是此句本有之臣二字故箋云非獨召公不知何時脫去正義于此亦更不言及不可解也

毛詩紬義卷二十二

周頌淸廟之什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淸廟

序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正義曰周公攝王之政營邑于洛既已成此洛邑於是大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至于淸廟而祀此文王焉又曰此言率者周公使二伯率之正義以箋成洛邑爲居攝五年則朝諸侯在六年故爲此說序意不必然也按洛邑之作本爲諸侯以居天下之中四

方道里均焉其事周公主之故序繫于周公而朝諸侯者自爲成王書洛誥孔傳謂成洛邑在攝政七年今亦無論七年六年但據洛誥論之曰王在新邑是成王在洛也曰汝其敬識百辟享是成王朝諸侯也特其所謂烝祭歲者爲封周公之後祭告文武與此祀文王者異耳然其上文曰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曰肇稱曰新邑所祀者非文王而何既成王朝諸侯祀淸廟則率之者亦惟成王顧命大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彼朝新王故二伯率之而見洛邑之祭諸侯咸在廟中主祭者率之何須復令二伯率也

正義云云全違序意箋云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明祭時歌此詩矣正義曰以其祀之得禮詩人歌詠其事而作此清廟之詩是謂祭後始作也書傳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箋本書傳爲說如正義祭後始作則當日周公所升歌者又是何詩如謂朝諸侯之年禮樂未作無有升歌笙間之節是此祭禮樂未備萬事草創又何足以歎美而作詩以頌之乎亦非箋意

肅雝顯相傳相助也按作洛之年傳文不顯鴟鴞傳云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毛意周公無避居東都之事則成王元年周公攝政七年成洛邑作召誥洛誥召誥孔安國傳王與周公俱至洛洛誥曰王在新邑汲郡古文云成王七年王如洛諸侯來朝是洛邑既成成王在洛此傳訓相爲助謂助成王之祭清廟非助周公正義述經曰毛以爲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傳箋不分失之

秉文之德傳執文德之人也箋云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正義曰經云秉文之德謂多士執文王之德故傳申其意言此多士皆是執文德之人謂是能

執行文王之德之人也按文定厥祥傳言大姒之有文德也告于文人傳文人文德之人也不必皆指文王此傳亦謂多士有文德與顯相對耳正義乃同傳于箋誤也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按傳引師說以無極釋不已故文王之德之純傳亦訓純爲大箋依中庸以不已爲無倦已故言純亦不已傳箋迥殊正義述毛曰動行而不已言天道轉運無極止也同傳于箋未得毛意孟仲子學于子思其言蓋有所授中庸于純亦不已之後卽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聖人之道之大與天無極也則所謂純亦不已者亦言文王之德之大與天無極而爲周禮之所自出可知矣又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與此詩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同假嘉溢愼收聚也言文王以嘉美之道戒愼子孫惟周公能收斂之制爲六典以順文王之意疑與收一也又曰故君子尊德性

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
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與此詩曾孫篤之同篤之言成
王能厚行之也敦厚與篤一也子思本此詩之意以
作中庸孟仲子卽本中庸之意以釋此詩故傳依用
焉傳言美周之禮則周禮已行箋爲居攝五年則周
禮未作亦可以箋意逑毛也
假以溢我傳假嘉溢愼按假與嘉通假樂君子中庸作
嘉樂是也爾疋舍人註溢行之愼也左傳引作何以
恤我說文引作誐以溢我廣韻引作誐以謐我者假
又與遐同法言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註假作遐

而遐與何通詩遐不謂矣遐不作人皆訓何旂左傳
引作何假嘉一字而誐之訓嘉善也故說文廣韻引
作誐溢與謐形相類而謐與恤通書惟刑之恤哉今
文作謐哉故左傳引作恤而廣韻引作謐釋文載徐
仙民云毛音謐謐字疑誤謐乃笑皃也當作謐釋詁
謐溢謐愼又同訓靜是謐亦得爲愼俗書謐字多作
謐傳寫誤耳
維清
序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
正義曰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
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于廟詩
人以今太平由彼五伐覩其奏而思其本故逑之而
爲此歌焉按凡樂有歌有舞歌其詩卽舞其詩詩者
樂章說文䇓云䌛也舞也樂有章从章从夅从夂詩
曰䇓䇓舞我是舞必依詩而舞也戴記下管象舞大
武鄭于文王世子註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
播其聲又爲之舞于祭統註云吹管而舞武象之樂
也彼大武之象用簫管吹之干戚舞之此象亦當然
襄二十九年左傳云見舞象箾南籥者服虔註曰象
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

預註曰箾舞者所執南籥以籥舞也雖所解不同要
有舞有曲則舞此詩可知如正義言成王時乃作此
詩則當武王制之名爲象舞所舞者何詩而成王所
奏者又是何詩乎如謂武王時本無詩則未有樂而
無章者如謂武王時有詩至成王時更作又未有周
公而敢輕易武王詩者謂爲成王時作義實難通箋
言武王制焉知鄭意詩樂並制矣
肇禋傳肇始禋祀也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
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按生民以歸肇祀傳云始
歸郊祀也周之祭天自后稷然矣此經之禋如爲文

王祭天不應言肇禋尚書禋于六宗固爲天神而我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宗廟亦得稱禋說文云禋潔祀也一日精意以享爲禋兩訓皆無祭天之義是禋乃祭祀通辭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爾疋是類是禡師祭也出而征伐有三祭通禡爲四然則禋者包四祭而言傳訓爲始言始禋祀而征伐義不繫于祭天也鄭于生民言二王後得祭天至文王時已非二王之後故言受命始祭天而枝伐傳箋不同所宜別白正義以箋述毛非也

維周之禎傳禎祥也按陸氏釋文經作祺云音其爾疋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正義日祺祥釋言文舍人日祺福之祥某氏日詩云維周之祺定本集註祺字作禎如孔言正義經文作祺校書者依定本集註改之也行葦壽考維祺傳云祺吉也此經如作祺傳不應別訓惟作禎乃訓爲祥釋言祺祥也祺吉也而說文云禎祥也祺吉也从毛傳不从爾疋則經文作禎爲是然必改作祺方合正義原本

烈文

序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按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序皆言嗣王此序獨言卽政不言嗣王則是周公歸政明年卽政也箋言新王又言告嗣位則是武王崩之年卽政也序箋不同正義一之又言箋意于經亦有卿士序不言者以諸侯爲重故舉諸侯以總之子夏作序但知有諸侯助祭耳不能預知箋意有卿士未可强爲牽合也

烈文辟公錫兹祉福傳烈光也文王錫之正義日文王是周之創業之王文王造此周國此等得在周統内列爲諸侯乃是文王之所錫故言文王錫之其實武王封建亦是武王賜之矣按傳意于無封靡于爾邦句始言武王此指文王時言文王爲西伯得以天子命黜陟諸侯今來助祭者皆文王之所不黜者也卽戡黎伐崇而黎崇二國尙見于春秋之世皇矣是致是附傳日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以此言之文王之錫祉福也多矣

天作

序祀先王先公也箋云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盩至不窋正義以此爲時祭四親廟及后稷故以后稷爲先公因謂箋欲明諸盩等皆爲先公非獨后稷故除去后稷而指此諸盩等爲先公按經無后稷序何緣

以后稷爲先公鄭于天保箋云后稷至諸盩中庸註
云組紺以上至后稷也組紺卽諸盩一上一下同數
后稷司服註云不窋至諸盩此箋云諸盩至不窋一
上一下皆不數后稷或數或不數初無義例孔於天
保正義論之詳矣何又以此箋不數后稷爲有義例
鄭自解周之先公非謂序之先公有諸盩以上至不
窋及后稷也經惟有先王而序必言先公者蓋以此
爲合祭大王文王于岐山下之詩春秋昭四年左傳
椒擧曰成有岐陽之蒐汲郡紀年曰成王六年大蒐
于岐陽是成王巡狩至岐江漢于周受命箋云岐周

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正義曰祭統云賜
爵祿必於太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爲其有先王之靈
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
周旣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所居之處非
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子之地故
因留其廟爲別廟焉如彼正義是岐有先王廟成王
巡守至此以大王始遷岐文王自岐受命故祫祭二
祖于大王廟而歌此詩亦猶至洛邑祫祭文王武王
于文王廟焉緜詩古公毛傳訓爲邠公序之先公謂
大王矣正義引或說以此詩爲祫祭其說不知何如

若謂毀廟未毀廟俱祭則此經惟有大王文王其說
誠非宜爲正義所駁若云祫祭大王文王何可非邪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于高山
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正義述經曰大王居岐
修其道德使興雲雨長大此天所生者卽陰湯和是
其能長大之如正義則傳中安字誤當云能大天之
所作乃與訓荒爲大合箋申傳亦言大王自豳遷焉
則能尊大之也檢各本傳文俱作能安其誤已久當
亟改正
彼作矣文王康之箋云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

以爲常居文王則能安之正義曰此作矣卽緜詩所
謂日止日時築室于茲故云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
按天作傳作生也天生萬物于高山大王行道能大
天之所作也此作字不更發傳同上可知傳意言彼
大王能大天之所作矣文王復能安天之所作也正
義以築作宮室述毛未得傳旨岐有夷之行傳訓夷
爲易言岐邦之君有夷易之道乃當作民之往岐者
說耳

昊天有成命

序郊祀天地也正義曰春官大司樂職曰冬日至于地

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註云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于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按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註云元謂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又以蒼璧禮天註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如禮註北極即昊天上帝此經言昊天正是冬至圜丘之祭而序謂之郊者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又曰於郊故謂之郊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

配天邢疏載孔傳云郊謂圜丘祀天也然則于南郊爲圜丘故謂之郊郊丘一也箋以昊天爲天大號故正義爲此說傳不釋昊天以昊天即昊天上帝經文自明當同序義

成王不敢康毛無傳箋云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正義引周語而斷之曰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謚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據韋昭云謂文武修已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孔據韋昭斷爲文武昭言即取此箋非有別據按之周語亦未有以見其必非成王身也叔向告單子之老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即全引此詩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又曰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如周語之文明言成王身矣成王猶存而得稱其謚者周書酒誥馬融本成王若曰註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没因爲謚衞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愼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从故曰未聞也生稱成王馬融不信然其說非全王本伏生書傳奄君蒲姑謂

祿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尚幼矣史記魯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是漢初諸儒皆謂生稱成王與外傳及此詩合噫嘻成王傳謂成是王事而此不爲傳其義當謂成王之身正義以無迹可據同之于鄭誤也

夙夜基命宥密傳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箋云早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按周語曰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于寧以命宥爲信寬非首句昊天有成命之命傳訓一依周語其解亦當从之正義曰早起夜臥始于信順天命不敢解倦仍以

命爲天命非毛意也命令俱从卩卩瑞信也故命得爲信

我將

維羊維牛箋云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皆充盛肥腯有天氣之力助正義引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明配者與天異餼謂天用特牛配者用太牢又引羊人釁積共羊牲註積柴祭天謂祭司中司命之等乃有羊其說辨矣然郊特牲言帝牛偶不及帝羊羊人註明謂祭天未嘗言祭司中司命如鄭以祭天無羊箋必辨之今此箋不言是鄭亦以祭天有羊也史記封

禪書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之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又曰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祭天太牢史記與此經合未可專據小戴自加葛藤矣

維天其右之右之訓助常訓也毛無傳則當與彤弓右之饗之同彼傳云右勸也傳意言我大我享獻之禮維有羊焉維有牛焉維天在上其以此右勸之乎下二句右乃當訓助以文是既右與上句不同右卽右助以典傳意言我善用法此文王之常道伊我大德之文王既右助我以典我其以此饗獻之乎嘏字毛無傳然釋文云毛大也是本有傳誤脫王子雍謂天大文王之德正義以參義右助王義天大迹毛恐非毛意

時邁

序巡守告祭柴望也箋引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正義以鄭爲誤引又以後箋來安百神望于山川証之益知引書不應有徧于羣神一句非也按鄭以經有懷柔百神故并引上文以俱是書詞不復分別非謂書望秩于山川下有此一句也後箋云共至方岳之下來安羣神望于山

川皆以尊卑祭之其至方岳二句釋經懷柔句以序言告祭柴則是至方岳而告至祭昊天而焚柴燎也百神統于天神祭天所以安百神是鄭以經懷柔句應序中告祭柴三字而此序下箋引徧于羣神亦此詩事也望于山川二句釋經及河句鄭以懷柔句內已包岱宗故以此嶽卽山河卽川尊卑祭之以應序中望字正義釋箋曰百神者謂天與山川之神神以王爲主祭之則安故云來安羣神謂望于山川堯典云望秩于山川秩者次秩故云皆以尊卑祭之此解百神止云山川而已益明序下之箋無徧于羣神句

也正義以百神卽山川故釋箋增一謂字不知百神
河嶽經分爲二由百神而及河嶽故曰及如孔言百
神卽山川經言河嶽足矣何爲必言百神以此知百
神之言爲昊天之神與天所屬之神不兼山川序下
箋必當有偏于羣神句乃能與經相應正義云云已
非箋意亦背經文不可從也

及河喬嶽傳喬高也高嶽岱宗也箋云其至方岳之下
來安羣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按傳以喬嶽爲
岱宗則懷柔百神爲祭天以安百神而河岳皆爲望
祭般之高山傳以爲四嶽則四嶽已有岱宗而墮山

喬嶽不過岱宗旁稍高之山與此喬嶽不同箋于懷
柔句補方岳則及河喬嶽爲望祭之山川以般頌上
言高山高山已爲四嶽則墮山喬嶽不得復爲四嶽
故般箋云其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于山川
小山及高嶽皆信按山川之圖而祭之是鄭以兩經
喬嶽皆非岱宗也傳箋不同正義未能別白疏也

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傳夏大也箋云我武王求有美德
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于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
稱夏正義引鄭春官鐘師註辨肆夏非時邁當矣然
以夏爲樂歌之大自是箋義傳意不然春秋宣十二
年左傳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
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以保大爲武王七
德之一又曰暴而不戢安能保大是大字卽指載戢
載櫜及求德而言杜元凱于我求懿德三句註曰肆
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
信王保天下杜言保天下自依左傳爲說而以大字
承息兵求德而言則本毛此傳傳蓋言戢干櫜弓又
求美德之士而其德遂于是而益大信乎王能保其
德之大也必知傳意如此者明昭有周傳云明矣知
未然也昭然不疑也息兵求德皆已然之事遂于是

大卽是知其未然信王能保卽是昭然不疑傳意上
下自相申成最爲明白正義述經同毛于鄭失之
孔引宣十二年左傳武王克商作頌斷此篇爲武王
事又引外傳周文公之頌斷此篇周公在成王時作
周公相武王定天下武王巡守當時亦可作詩而孔
必謂成王時者泥于太平而後頌作武王身未太平
故也按說文云頌皃也从頁公聲詩序云頌者美盛
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以盛德而形容
之故用容皃字此雅頌之頌六詩之一體有詩則有
頌故鄭于豳風七月亦分其樂成功者爲頌武王已

為聖人非無盛德成功可[illegible]言神明何不可作頌之有其經典言太平而後頌聲作者乃是民間歌謠字當作訟說文云訟爭也从言公聲一曰謌訟是也其後專以訟為爭訟之字而謌訟之字通用頌謌訟之聲太平後起自屬成王之時而詩頌之體亦必以為成王時作頌訟不分其戾經旨也大矣

執競

序祀武王也箋云執競其敬反執持也韓詩云執服也

按此乃陸氏釋文語誤刊作箋當正之

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傳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

光也皇美也箋云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正義釋傳曰大功謂伐紂也安之謂安祖考也武王祖考其心冀成王業未就心皆不安武王既伐紂是成大功安祖考故云成大功而安之其意與鄭同按陸氏釋文云大功本或作天功然則傳言成天功而安之之字指上帝天下未定卽上帝亦為之不寧武王成其功而安之上帝所以嘉美也初無成安祖考之意序言祀武王下鐘鼓磬筦威儀醉飽自說武王廟中祀禮耳箋以下有鐘鼓磬筦之等當為武王之祭其先故云成安祖考然箋意亦不過言紂時天亂未平祖考之心不安武王成功而安之亦無武王祖考冀成王業之意孟子云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說大王心事如青天白日何嘗希冀王業之成乎正義云云兩失毛鄭之旨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傳喤喤和也將將集也正義曰喤喤將將俱是聲也故言和與集謂與諸聲相和與諸樂合集也按箋言八音克諧正義顧箋為解傳不必然經磬筦承鐘鼓之下當謂笙入立之時故傳言集集卽就也謂人而就于堂下或縣閒也說文引此詩

作磬筦蹡蹡訓為行皃亦指樂工入立而言蓋用毛氏古文義也喤喤是小兒泣聲此喤當作鍠廣韻鍠云和也用毛傳樂也用爾疋鐘聲用說文也又正義述經云其聲鏘鏘然豈孔所據經本作鏘鏘故云與喤喤俱是聲與如經作鏘鏘傳何緣得訓為集殆校書者見正義云俱是聲改作鏘鏘當正之

威儀反反傳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皃正義釋傳曰箋以反反為順習之皃傳言反反難者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按鄭正讀傳難字為重難故易為順習正義乃合而一之非鄭意隰桑云其葉有難傳云難

然盛皃此傳以反反爲辨詩意當謂威儀之盛威儀已盛自必重難義原可通然不如以傳義釋傳之爲得矣柔屋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戢訓聚那訓多難字無訓其義亦當謂盛彼難與此難釋文皆無音非也當如隰桑難音乃多反

思文

序后稷配天也正義曰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時邁序下正義曰治天下而使之太平者乃是周公爲之得自作頌者於時和樂旣興頌聲咸作周公采民之意以追述先王非是自頌其身故得親爲之按皆讀訟爲頌故有此失說詳上篇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傳牟麥率用也箋云貽遺率循育養也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貽我來牟按箋以貽爲貽我武王傳義異是上立我指謂成王時此貽我當同之傳意言后稷立我衆民得復其性莫匪于爾后稷得受天之中后稷貽我以天來之牟麥民得遂其生實帝命用以育養我衆民也成王時禾麥大熟尚書有嘉禾歸禾之篇而周書嘗麥解曰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又曰邑乃命百姓遂享于富是成王時麥熟之驗正義述經以毛亦爲武王時恐非傳旨毛在焚書前不得知有今文泰誓也傳不釋來字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麥二夆从正義引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一麥二夆二句解瑞麥天所來也二句解名來之意是來爲天來非麥也故傳惟言牟麥釋文引廣雅云麰小麥麰大麥分來牟爲二非傳意麥自有名來者其字當作秾說文云秾齊謂麥秾也从禾來聲而來字註云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言此詩來牟當作來字不當作秾字也解說文者誤認來爲麥借爲行來之字以說此詩全乖經意矣

陳常于時夏箋云陳其久常之功于是夏而歌之毛無傳當同時邁言民沐后稷之德無有疆介則后稷陳久常之道于是大矣大字卽指無此疆爾介言不得與箋同也

毛詩紬義卷二十三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臣工之什

臣工

嗟嗟臣工傳工官也公君也箋云臣謂諸侯也按傳以公爲君則公卽諸侯而臣工爲諸侯之官不訓臣者臣工常語人所易曉也箋以臣爲諸侯則工爲諸侯之卿大夫而公爲君之事傳箋別矣正義曰我臣之下諸官謂諸侯之卿大夫也汝等皆當敬慎于汝在君之事是合傳箋而一之也

嗟嗟保介箋云保介車右也又曰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正義謂諸侯朝天子應唯上相入廟此得卿大夫及車右俱在廟中者諸侯將歸召入而戒之按諸侯車右多大夫爲之如春秋傳言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皆非尋常勇力之士容可召入廟中戒之然如此則是惟戒其臣轉置諸侯於度外矣烈文無封靡于汝邦直勑諸侯此序言遣于廟亦當召諸侯而遣之而作詩以保介爲詞亦猶出車命將率而詞及于僕夫耳

奄觀銍艾傳銍穫也正義曰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曰銍穫禾短鎌也然則銍器可以穫禾故云銍穫也按銍既是田器又訓爲穫解終費力釋文引小爾疋云截穎謂之銍截穎卽穫也此解近之禹貢甸服二百里納銍孔安國傳曰銍刈謂禾穗彼銍與總秸粟米並稱不爲鐵器禾穗是已穫之禾故此傳訓爲穫然良耜穫之挃挃傳云挃挃穫聲也釋訓云挃挃穫也說文云挃穫禾聲也挃與銍俱珍栗切毛蓋讀銍爲挃以其音義同也

噫嘻

噫嘻成王傳噫歎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正義謂噫嘻皆是歎聲傳因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歎敕也此噫嘻猶上篇云嗟嗟耳毛亦以上篇董農嗟嗟而敕保介此文類之明亦噫嘻而敕之按釋文云嘻音僖毛云噫歎也嘻和也如正義則傳作敕今汲古閣本依釋文改作和也說文無嘻字有譆字玉篇譆云敕也正用毛此傳是六朝舊本毛傳作敕故正義從之自當仍改作敕乃合正義原本但以經義論之則作和爲當臣工是遣諸侯故嗟嗟爲敕此篇祈穀於上帝噫嘻之文在成王昭假之上卽率時農

夫亦天子自率之無所用救釋文音噫爲僖易婦子
嘻嘻本或作喜喜僖與嘻皆訓樂和亦樂也傳意言
噫乎時之和也我成王成是王事昭格于上下已有
然矣今率是農人種其百種之穀將以祈膏雨於上
帝也爾字毛無傳箋云其德已著至矣以矣字代經
爾字說文云尒詞之必然也从入丨八八象氣之分
散然則經字當作尒作爾者聲同假借也
率時農夫箋以農夫爲主田之吏正義曰文承成王之
下則是王者率之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而釋言
云畯農夫也畯卽豳風小疋及春官籥師所云田畯

者也田畯主典田之官而爾疋謂之農夫故知農夫
是典田之吏也按以農夫卽田畯義自可通傳意不
然豳風田畯傳云田大夫也甫田食我農人傳云農
夫食陳而農夫之慶農夫克敏及此農夫皆不發傳
則毛意田畯農夫別農夫卽農人下文爾私爾耕皆
指此農夫國語曰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
庶人卽農夫何言田農之夫非王所率正義述毛亦
云率是典田之官非傳意也

振鷺

于彼西雝傳雝澤也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
得其處也正義曰以鷺爲水鳥明所往爲澤故知雝
澤也謂澤名爲雝故箋云西雝之澤也明在作者之
西有此澤言其往嚮彼耳無取于西之義也按說文
云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說文作城池此从廣韻引）者从川从邑
廣韻云雝與邕畧同又雝奴縣名在幽州水經云四
方有水曰雝不流曰奴靈臺於樂辟廱傳云水旋邱
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水旋邱卽四方有水然則雝
者雝水而成說文云巛害也从一雝川春秋傳曰川
雝爲澤凶是雝得爲澤而辟廱所以稱澤宮也箋言
西雝之澤正以雝爲辟廱辟廱宮在西郊故曰西雝

韓詩薛君章句曰鷺絜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也言
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絜白之人也是韓詩以西雝
爲辟雍鄭義同之正義泛指水澤非也如傳義雝當
作邕如箋義雝當作廱雝雍皆假借也
亦有斯容箋云興者喻杞宋之君有絜白之德來助祭
于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
善如鷺然正義曰以鷺鳥之白興客之威儀所云絜
白之德卽鷺鳥之容也又曰言威儀之善如鷺然正
謂絜白之德也按德性在內威儀在外箋分兩層鷺
鳥白故以喻德性鷺飛行有序而陳風植其鷺羽舞

者持以自障翳疋鷺舂鉏郭註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攡名之曰白鷺縗是其羽又可用爲儀故箋言威儀之善如鷺然非以威儀爲潔白也

豐年

序秋冬報也箋云報者謂嘗也烝也正義曰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于祖父至秋冬物成以爲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于報故此序特言報耳其餘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爲烝嘗而序稱爲祀以義不取于報

故也按那與烈祖經有烝嘗何以義不取于報此經無烝嘗何以意反主于報豈周人有孝子之情而殷人獨無乎其說皆不可通載芟言春祈社稷良耜言秋報社稷此序惟言秋冬報則非所報之報也魯語展禽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又曰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如魯語禘郊祖宗之外別有報祭以祀祖宗有大功德于民者成王時大王尙在四親廟高圉廟毁久矣而汲郡古文云成王七年冬王歸自東都立高圉廟與魯語之言合以周頌考之昊天有

成命祭天圜丘所謂禘嚳也思文后稷配天所謂郊稷也我將明堂享帝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此經有祖妣而序言報其爲報祭高圉大王之詩審矣后稷豐殖百穀二王帥之故經陳黍稌萬億以明其功祭用秋冬取物成也不言所祭之王者思文言后稷我將言文王而不及武王昊天有成命當有帝嚳嘻噫當有后稷序皆不言或及或不及初無義例且報爲一代之典祀言報已足以明之也四時嘗烝非可言報箋云報謂嘗烝是鄭亦以爲四時外別有嘗烝矣

豐年多黍多稌傳豐大稌稻也箋云豐年大有年也正義釋箋曰年之豐孰必大有物豐訓爲大故云豐年大有之年也按說文云季穀孰也从禾千聲春秋傳曰大有季稔穀孰也从禾念聲春秋傳曰鮮不五稔秌禾穀孰也从禾龜省聲季與稔秌一例豐訓爲大年訓爲孰豐年二字卽大孰二字春秋書有年者有孰也書大有季者大有孰也箋據春秋申傳初無二義正義讀年爲年載之年則此傳豐年爲大年魯頌歲其有傳歲其有豐年爲歲其有大年皆不可通矣萬億及秭傳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正義曰今

數爲然是唐時數如此也然數萬至萬曰億者謂由一萬十萬百萬千萬至萬萬爲億也則數億亦當由一億十億百億千億至萬億而爲秭是以定本集註及陸氏釋文皆作數億至萬曰秭說文云秭五稷爲秭从禾𠂔聲一曰數億至萬曰秭說文詩用毛氏古文其後一訓當據毛傳爲說此傳作數億至萬曰秭爲合

有瞽

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云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正義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

又據經鞉磬柷圉簫管之屬爲周之樂器無他代之樂按凡樂有器一器不備不可成樂器不待合而自無不合者也柷圉鞉磬見虞書商頌夏筍虡殷崇牙見明堂位亦不可謂無他代樂器也但器雖他代所同而箋言合諸樂者實非他代之樂何則他代之樂他代聖人作之不假周公始作序言始作樂則是周樂而合亦惟周樂矣酌頌序下箋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後乃祭于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據此則凡樂始成而告告然後奏至是又合大武象舞及清廟而下諸樂而奏之也正義于周頌三十一篇皆是詩人見周公成王行此事述此詩是詩非樂既詩樂分而爲二而周家一代止有文之象舞武之大武不可以言諸樂故別而爲合諸樂器顯與箋相戾不可从也正義曰定本集註直云合于祖無大字此大祖謂文王也又其述經作合于大祖釋文作而合乎祖也今汲古閣本依釋文當改依正義原本作而合于大祖也

應田縣鼓傳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箋云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爲田正義釋傳曰應已是小田宜爲大故曰田大鼓也釋箋曰

古有名朄引導鼓故知田當爲朄又謂朄以柬爲聲聲既轉去柬惟有申在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按靈臺賁鼓維鏞傳云賁大鼓也此以田爲大鼓字異訓同明其相通賁卽鼖釋樂云大鼓謂之鼖說文云鼖大鼓謂之鼖鼖八尺而兩面以鼓軍事从鼓賁省聲孟子曰塡然鼓之兵刃既接塡與田通釋名云田塡也是田然爲鼖鼓之聲賁以其形田以其聲田鼓卽賁鼓故曰田大鼓非以應已是小田宜爲大也箋以周禮有應有朄故謂田當爲朄朄以柬爲聲與田聲近而朄字與陳字形又相類聲轉而字誤作陳

陳田一字齊陳成子亦爲田成子故[illegible]隸爲田申字篆文作申古文作[illegible]籀文作[illegible]毛詩本古文如正義說去東存[illegible]縱復去上下亦不至爲田字也若然周禮有應有朄箋義密矣而毛不从者小師職上云擊應鼓下云鼓朄則朄未即爲鼓名說文云朄擊小鼓引樂聲也是其義爲引初學記曰纂要曰應鼓曰鼙鼓亦曰朄鼓則又與應鼙爲一毛蓋以周禮之朄即應鼙也

既備乃奏箋云既備者縣也朄也皆畢已也按上箋云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如彼有應

有朄而此箋惟言朄也則是鄭讀應朄爲應和大鼓之朄其上箋言應鞞之屬者謂此朄鼓是鞞鼓之類耳非謂有應鼓又有朄鼓故此箋惟言朄也正義謂鄭以應田俱爲小鼓誤也

潛

猗與漆沮傳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正義曰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于京邑故不言豳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爲潛之處當近京邑按有豳之漆沮有岐之漆沮說詳緜詩鎬京去岐三百數十里不可謂不遠傳言岐周明此爲成王六年[illegible]十岐陽薦獻先王別廟之詩與天作皆一時事乃是就地取魚故經表以漆沮也其後周公制禮有季冬薦魚季春獻鮪之典則不必遠取諸漆沮關中八川分流上林賦稱䱭鰽漸離鰅鰫鰬魠揵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鱉讙聲萬物衆夥其爲魚也多矣李奇註云周洛曰鮪蜀曰䱭鰽是春獻之鮪亦非鎬京所少也正義云云未得傳旨䱭說文作䲛鰽說文作鯍武登切鮪䲛鯍鮥四字連列皆鮪魚也

潛有多魚傳潛糝也釋文謂舊詩傳及爾疋本並作米

旁參小爾疋作槮郭景純因改爾疋从小爾疋作木旁槮正義亦謂槮用木不用米當从木爲正按謂从木爲正以積柴水中故耳而說文積柴水中以取魚字乃作罧不作槮是槮亦未爲正也潛韓詩作涔字本相通槮罧糝則聲同假借傳必作糝者天官醢人四豆饋食之豆豚拍魚醢加豆之實筍菹魚醢羞豆之食酏食糝食傳意言配糝食者有衆多之魚也今以積柴取魚強改米旁作木恐非毛旨汲古閣本作糝得之

有鱣有鮪箋云鱣大鯉也正義以鱣鮪已釋于衛風故

不再釋按衛風碩人傳云鱣鯉也此箋因下有鰋鯉故以大鯉別之爾疋釋魚云鯉鱣郭景純註以爲二魚碩人正義據郭言以毛傳爲誤然舍人爾疋註云鯉一名鱣說文亦鱣鯉互訓皆與毛鄭合郭景純據今之赤鯉魚故謂與鱣別不知鱣自名鯉非謂今之赤鯉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南得鯉魚鄘註曰歷澗東入窮溪首便其源也爾疋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矣否則點額而還非穴往還之會何能便有茲稱乎如鄘註鱣渡龍門而其水名鯉魚則鱣之名鯉審矣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鱣鯉王鮪暮春來遊鱣鯉與王鮪對舉其意亦以鱣鯉爲大鯉也玉篇鯉云今赤鯶鱣云鯉也大魚也最爲明晰釋魚鯉鱣鰋鮎鱧鯇皆以下一魚釋上一魚此爾疋之通例若如郭註別爲六魚則是空列魚名無復訓釋有此例乎正義釋鱣鰋皆从郭註誤也

雝

序禘大祖也箋云禘大祭也大于四時而小于祫大祖謂文王正義曰知大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是此皇考爲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大者旣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按釋詁皇王后辟公侯君也若兼天子諸侯未容專屬天子必天子而後得爲后則文王亦未爲天子而从來稱稷者又何以皆曰后稷乎以序之大祖經之皇考爲文王自是箋義序傳不必然也成王時五廟后稷爲大祖廟大王王季文王武王爲四親廟不聞廢后稷而立文王爲大祖廟也傳于此于文王曰經天緯地曰文于噫嘻成王曰成是王事于不顯成康曰成大功而安之此詩文武維后獨不發傳則謂文武之身文武並舉明非禘文王而皇考當爲后稷矣是傳意以此詩爲禘于后稷之廟宣哲維人兼祭功臣也文武維后兼及羣廟也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皆指后稷而言祖前孫名故不爲犯文王之諱正義以序傳悉同于箋過矣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箋云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爲之君故按箋爲禘祭文王故以文武爲文德武功毛不爲傳則謂文王武王言后稷神靈徧使才知之人輔佐文武爲君也禘兼祭功臣而周之功臣文武爲多故經及之史記楚世家曰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于楚蠻是成王時會錄文武功臣明此禘亦及之矣

載見

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正義曰序言始見于武王廟不言始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意主于見廟故序特言之此說是矣而未盡也蓋此詩與淸廟同淸廟洛邑初成諸侯助祭書傳曰茍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武王大封天下烈文言無大累于爾邦者皆仍其爵秩諸侯之戴德深矣今茲來朝武王已不復見于是思我之得有龍旂武王之賜也我之得有鈴革武王之賜也見龍旂鈴革如見武王焉序達經意故以見廟爲詞也

曰求厥章箋云求其章者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正義曰諸侯謹愼法度卽是自求其章按箋意諸侯見成王而求之是據未有文章制度而言也傳于龍旂句曰有文章也于鞗革句曰有法度也是據旣有而言傳意以諸侯之來本爲見廟則求厥章者乃見成王而求武王之文章法度龍旂鈴革皆武王昔日所賜是卽文章法度之猶存故曰有也傳箋迥殊正義同之又以自求其章爲說于毛鄭之旨蓋兩失矣

有客

有萋有且傳萋且敬愼皃箋云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于其事按卷阿菶菶萋萋傳云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釋訓云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孫炎曰言衆臣竭力則地極其化梧桐盛也亦依毛傳爲說是萋萋爲盡力也鄭風匪我思且箋謂猶匪我思存釋文引爾雅云且存也思存于此是且且爲盡心也盡心力于其事卽是敬愼矣正義未有解釋故詳之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箋云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正義曰言其所館宿可以去矣是宿宿信信之後也又曰此惟言可以去矣亦不知于信信之後幾日乃可去也按此

微子將歸周人欲其再留宿宿再留信信猶豳風言于女信處于女信宿耳箋云其所館宿宿猶處也非經中之宿亦是言助祭事畢館處已久可以去矣而周人欲絆其馬言其意之殷勤也若以爲經中宿字則當據最後之日而言館信不當言館宿以此知箋之館宿非一宿之宿正義誤以信宿爲朝祭之正限故云在宿宿信信之後不知幾日拘滯甚矣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傳淫大威則夷易也箋云旣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言動作而有度按箋用殷正朔三句爲大則動

作有度句爲得福之所以易傳意大則當承敬愼而言敬愼則能獲福成十三年左傳劉文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杜元凱註曰養威儀以致福有斐有且是威儀之大則降福孔夷卽所謂養以之福也傳箋似當有別

武

序奏大武也正義曰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睹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按此與奏象舞也一例奏卽奏此篇也述事作歌在他篇不

可知而此與清廟維清載記屢載之皆祭祀時一堂上下之樂如必謂此是詩而非樂則必升歌清廟下管象別有清廟象舞之樂章非今周頌所載清廟維清而後可不然則此序所云奏大武者卽奏此詩以爲舞節其理甚明正箋云云未可从也

耆定爾功傳耆致也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此文耆定爾功耆昧也其意言致討于昧故以耆爲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按左傳下文乃引此詩其上文引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維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撫弱二字釋仲虺耆昧二字釋汋頌以務烈所釋武頌杜元凱于耆昧句註曰耆致也致討于昧孔據杜註以釋此傳蓋謂耆定爾功與耆昧一也故云致討于昧而不知非傳意也勝殷遏劉既致討矣何須更言致討耆之得爲致者說文耆本从老省从旨聲旨致聲同假借說文致云送詣也此經上言克開嗣受成此勝殷遏劉之大功皆文王所送詣也故曰致定爾功致卽文王致之善則歸親之義傳意當然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嬛嬛在疚傳造爲疚病也箋云造猶成也又云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正義述經曰閔病乎我小子也往日遭此家之不爲言先王既崩家事無人爲之使己孤特嬛嬛然在于憂病之中賴周公代爲家事得致太平又引孫毓云傳以閔爲病以造訓爲雖義不異于辭不便箋說爲長按傳意言病乎予小子也往日遭家不爲以先王崩嬛嬛然在憂病之中故耳傳閔疚俱訓爲病正釋不爲之故正義謂無人爲之又云使己孤特抑似武王

既崩並無嗣君專待周公代爲之者語甚不經總緣以閔予在疚俱作成王自悼之詞故有此失若如傳閔疚俱訓爲病則不爲是因病不爲何等直捷于辭又有何不便乎說文疒部無疚字宀部㝀云貧病也詩曰煢煢在㝀釋文亦云嬛崔本作煢疚本又作㝀音救嬛與煢通疚作㝀爲正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箋云於乎君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正義曰上文之意言皇考自念皇祖非成王念之此言繼緒思不忘宜爲繼武王之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爲兼念文王以成王美武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嘗念之按上文於乎皇考二句成王思武王也念茲皇祖二句成王思文王也箋于上言於乎我君考武王于下言念此君祖文王經文箋義俱屬兩平故于此皇王總歎美之以致其不忘之意初未嘗□念茲皇祖爲武王之念文王也正義云云未知何本殆依訪落篇紹庭上下之箋爲此說也

訪落

繼猶判渙傳猶道判分渙散也正義曰汝若將我就之使我繼此先人之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蓋依王子雍之說按如正義則成王自謂業必分散先自推諉又安用訪于羣臣傳意言於乎先王之道悠遠哉我曾未有歷汝諸臣庶扶予就之以繼係乎道之分散者耳先王之道有大有小分布散列于方策之中人存政舉則可係于一身釋詁艾歷也係繼也

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箋云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位按休字毛有定也美也止也之訓此不爲傳當从本字之訓說文云休息止也从人依木休或作庥釋言云庥廕也廕亦有息意既依休字本訓則不得與鄭同傳以經言武王紹文王正直之道陟降厥家卽是庥廕成王故成王言休矣我君考我將以此道自保明其身也

敬之

陟降厥士傳士事也正義曰士察也獄官謂之士者言其能察理衆事是士爲事之義也按說文云士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是士之訓事正訓也不必援士師察理衆事爲說

維予小子傳小子嗣王也正義曰上二篇亦有小子于是始解者舉下以明上按閔予小子經有皇考訪落經有昭考皇考則小子爲嗣王其文自明不煩解釋

此篇經無皇考而敬之敬之六句皆羣臣進戒之詞突接此句嫌于羣臣自稱故傳以嗣王明之也

佛是仔肩傳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云佛輔也仔肩任也正義釋傳曰佛之爲大其義未聞又曰仔肩二字共訓爲克猶權輿之爲始釋箋曰釋詁云肩勝也卽堪任之義故爲任也按說文云奔大也从大弗聲讀若子違汝弼毛蓋讀佛爲奔而廣韻云胇肸大皃胇肸卽佛肸是佛亦本訓大也說文弗撟也从丿从乀从韋省丿右戾也房密切雖不云从丿聲而古文弼字作㢸从弓从弗是古者弗弼聲同佛从弗聲曲禮獻

鳥者佛其首註云佛戾也蓋爲小竹籠以冒之釋文經作拂云本又作佛是弼戾之弼作拂亦作佛故箋讀佛爲弼而訓輔矣說文云仔克也克肩也釋詁云肩克也二字析之皆訓克故傳統言之與權輿爲始亦微不同箋以仔肩爲任當如孔說

小毖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終字釋文作後）箋云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爲大鳥也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

正義謂始爲桃蟲長大而爲鷦鳥又謂題肩非惡聲之鳥諸儒皆以鷦爲巧婦與題肩不類箋以鷦與題肩及鴞三者爲一其義未詳按釋鳥鷹隼醜疏引陸璣云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卽春化爲布穀者是也如陸言題肩卽隼布穀乃鳲鳩也而左傳杜預註祝鳩鷦鳩也玉篇鷦云祝鳩也急疾之鳥也或作隼隼云祝鳩也鶻云鶻鷹仲春化爲鳩如杜顧二家則鷦卽祝鳩祝鳩卽隼隼爲題肩春化祝鳩秋又化題肩與箋鷦之所爲鳥題肩者合矣陸璣以鷦與鴟鴞爲一鳥與箋引或說亦

合然趙岐孟子註以鴟鴞爲小鳥鴟鴞傳言免乎大鳥之難其爲小鳥可知鷦爲鴟鴞與此傳始小終大不合不如爲題肩之說當也定本箋云皆惡鳥也無聲之二字鷹隼貪殘故爲惡鳥如从定本則正義謂題肩非惡聲之鳥者亦可無疑然則孔言始爲桃蟲長大而爲鷦鳥者誤矣拚毛無傳弁彼鸒斯傳云弁樂也弁卽拚之省言樂飛而爲大鳥也箋讀爲翻拚有方問一切與奮聲同奮與翻一聲之轉也故爲翻釋文芳煩反乃箋義也

載芟

載芟載柞傳除艸曰芟正義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
之務去艸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艸曰芟也按芟字自
有本義說文芟刈艸是也左傳之芟說文作癹云以
足蹋夷艸音普活切音義各別
徂隰徂畛傳畛埸也釋文作易云本又作埸正義曰畛
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主故以畛爲易是正
義本作畛易也當改依原本乃合
有略其耜傳略利也按釋詁云䂮利也爾疋本釋此詩
疑經本作䂮故訓爲利說文㓮云刀劒刃籒文作䂮
則䂮未卽是利言其㓮之利耳然經言有略是皃狀

之詞若作有㓮其耜于文不便是以釋文云略如字
玉篇䂮云今作略則䂮略字同正義引爾疋不云字
異亦不言音義同何也

畟畟良耜

畟畟良耜傳畟畟猶測測也箋云良善也農人測測以
利善之耜熾菑是南畝也正義曰以畟畟文連良耜
則是刃利之狀故猶測測以爲利之意也釋訓云畟
畟耜也舍人曰畟畟耜入地之皃郭璞曰言嚴利也
按箋申傳言農人測測則測測二字屬農人良爲利
善乃是說耜說文云畟治稼畟畟進也从田人从夂
詩曰畟畟良耜田人卽農人久訓行遲曳言從容而
進傳轉爲測測說文云測深所至也傳意言農人測
土深之所至測而又測孟子所謂深耕是已孔引舍
人郭璞爾疋註以釋之未得傳箋之旨
以薅荼蓼傳蓼水艸也正義曰釋艸云薔虞蓼某氏曰
薔一名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故爲水艸也
按爾疋薔虞蓼列于䕲蘇之下說文蘇荏芺葟葵薔
下列蓼字註云辛菜薔虞也則蓼是菜名曰薔虞自
舍人讀爾疋以爲虞蓼孫炎又謂澤之所生郭景純
承其誤註云虞蓼澤蓼遂并忘其爲辛菜矣此蓼如

爲虞蓼傳應實舉其名今但云水艸者上篇麃麃其
苗綿綿其麃傳云麃耘也說文麃作穮云耕禾間也
賴云除苗間穢也漢志云苗葉以上稍薅隴艸因墤
其土以附苗根正謂此時本篇上言實函斯活苗已
生矣下言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艸除而禾茂是此句
之薅乃除苗間之穢也傳以蓼爲辛菜農人應采之
非穢艸可比而水澤之蓼生于江皐河濱之上不生
于苗間特以田有山澤之分則穢有陸水之異故但
以水艸釋之而不實其名蓋艸之芀秀亦爲荼艸之
長大亦爲蓼古無四聲之分六聲與了聲一也

續古之人箋云續古之人求良有司穡也按此句毛不
爲傳以上章振古如茲振訓爲自言自其古老父祖
以來已如此也此古之人亦當指其父祖書大誥曰
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無逸曰厥父母勤勞
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
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此不能續古之人者也
今經言續古則是農服先疇盡緣南畝其穫社稷之
右者多矣

絲衣

序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曰言祭靈星之

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
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証賓尸之事按史記封
禪書云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
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
祠以牛張守節正義曰漢舊儀云五年脩復周家舊
祠祀后稷于東南爲民祈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而
始雩龍星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大庭天田爲司馬教
人種百穀爲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
日祠靈星于東南金勝爲土相也廟記云靈星祠在
長安城東十里如史記及漢舊儀之說是周別立后
稷祠以祀天田之神教人種百穀者其名爲后稷也
天田卽農祥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月在天駟
又曰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
也周之興得農祥之助故周人祀之高子以此詩爲
賓事靈星之尸其說最古春秋昭十年左傳齊陳鮑
伐欒高五月庚辰戰于稷杜預註云稷祀后稷之處
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南十三里有稷山此稷卽
天田之神教人種百穀者是春秋時猶祀天田高子
去春秋時近故能鑿然言之毛公引序冠篇不刪其
說意亦同之正義从鄭專主宗廟賓尸偏矣

箋周曰繹商謂之肜釋文箋作融云餘戎反尚書作
肜音同按文選思元賦云展洩洩而肜肜註引左氏
傳曰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
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杜預云融融和也洩洩舒
散也融與肜古字通說文無肜有肜肜音徒冬切融云
炊气上出也爾疋孫炎曰肜者亦相尋不絕之意炊
气上出正是相尋不絕依釋文作融爲是

不吳不敖傳吳譁也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
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如正義則經與傳皆作不
娛今汲古閣本依定本改作吳也按釋文云吳舊如

字史記封禪書不虞不驁索隱曰毛詩傳云吳譁也又曰此作虞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本文借此虞為驩娛字也如釋文索隱則本是吳字吳虞娛古字相通故得訓吳為譁然必改作娛方合正義原本

酌

遵養時晦傳遵率養取晦昧也箋云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正義釋傳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遵養時晦耆昧也故轉晦為昧言取是暗昧則謂武王取紂不得與鄭同也按易言文王用晦而明此經遵養時

晦即晦也純熙大介即明也傳言武王遵率文王酌取其用晦之道於時大明矣是用大而又大謂不汲汲于伐紂其道大光明也左傳杜註謂致討于紂自是斷章取義非正釋此詩武樂遲之又久聲淫及商孔子以為有司失傳此經養晦若為取昧則是自文王以來即有取紂之心武王遵而行之與聲淫及商何別乎傳之意與箋不殊特非養闇昧以老其惡耳我龍受之傳龍和也正義曰龍之為和其訓未聞王肅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然天人之和謂天助人从和同與周也按龍乾道也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龍得為和經上言武王不汲汲于伐紂其道光明此言我以和利萬民之故而受殷蹻蹻乎王之所為則用文王之道可謂有嗣矣正義以子雍述毛恐非傳意

桓

序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正義曰序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師皆武故取桓字名篇也按武王伐殷志在安萬邦而屢大熟武志即武王之志也孔以經豐年為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依僖十九年左傳為說故不以此為武王之志而云威武之

志淺之乎言武王矣

克定厥家箋云于是用武事于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正義曰家者承世之詞故云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先王雖有其業而家道未定故于伐紂其家始定也按箋以家為武王之家傳意不必然經言武王保有綏萬邦之事于以四方能定其家蓋謂四方民之家也武王之所志所事在于四方民如此於哉昭著于天故天美武王以伐殷紂矣正義傳箋不分非也

賚

序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正義曰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于宗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民悅服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按武成篇大賚于四海文在列爵分土之上彼大賚承上散財發粟而言非此序之所謂賚也史記周本紀云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又云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註引鄭元云宗彝宗廟尊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所受物也如周本紀武成篇後即分器今古文尚書武成篇後次洪範次分器序云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孔安國傳曰賦宗廟彝器酒尊賜諸侯正義曰詩賚序云大封于廟謂此時也兩正義皆出孔手彼引此賚以証分器而此引大賚以証大封則書正義之說長矣序言賚予也明此賚非分財粟乃以宗廟彝器錫予諸侯諸侯之有功者卽善人也論語稱善人是富亦指武成大賚孔安國傳云施舍已責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卽據論語故言所謂也大封于廟與書序邦諸侯同賚予也與書序班宗彝同未可輒引武成大賚矣

敷時繹思傳繹陳也箋云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行之箋以繹思爲武王陳繹而行之正義以箋述毛按篇名賚而序言錫予不應經中全不一及敷字毛不爲傳而訓繹爲陳陳者陳其彝器也繹已爲陳則敷當爲分禹貢禹敷土馬融云敷分也經言文王勤勞而有天下我當而受之今分此彝器予汝諸侯繹陳而思我往日求安天下者體文王勤勞之心是周之所以受命於哉汝亦當繹陳分器而思文王之勤勞也傳意當然

般

序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箋云般樂也正義曰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爲鄭註未知孰是如孔言正義本般樂也三字爲序文今汲古閣本依定本改之也當刪去箋云乃合正義原本正義曰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衆川所歸經雖不說祭之可知故序特言之按經言允猶翕河傳云翕合也合河者卽禹貢所謂同爲逆河逆河在周時謂之北海春秋僖四年左傳云君處北海是也亦謂之少海韓非子云齊景公與晏子遊于少海是也言合河而海在其內矣

裒時之對傳裒聚也箋云裒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正義述毛曰徧天之下山川皆聚其神于是配而祭之按箋義明顯以傳爲聚其神而配祭之殆未必然常棣原隰裒矣般武裒荆之旅傳訓聚皆屬人說此亦當指天下之民對如對揚王休之對言天下之人于巡守所至皆聚是方而對僉曰是懷柔百神乃周之所以受命也言人美而樂之與名篇爲般之義合傳意或當然也

毛詩紬義卷二十四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魯頌駉之什

譜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于王者之後正義引明堂位以證命魯郊天又引禮運杞之郊禹宋之郊契証王者之後得郊天又云王者之後而有頌正謂宋有商頌解魯頌所以得與商頌同稱頌之意也按正義不言王者爲何人魯周公之後周公得用天子禮耳未嘗爲天子也箋言王者之後蓋謂文

王襄十二年左傳臨于周廟杜註云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史記魯周公世家云于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集解引鄭元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也隱元年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是孔子以魯爲文王之後故作春秋而書王編詩而次于周頌之後商頌之前而箋亦言同于王者之後也禮諸侯不得祖天子以周公故特許之是之謂同

魯有郊禘明堂位祭統皆言之宋代學者始以戴記爲誣謂此乃東遷後之僭禮惠公請之而平王賜之

也又謂成王賢王伯禽賢君不應躬行非禮啟後世人臣加九錫之漸為此說者是譏孔子不當進魯頌于周商也曹丕下壇迹同舜禹豈可因曹丕而謂舜禹非禪王莽篡漢迹同伊周豈可因王莽而謂伊周非攝人臣加九錫誠為亂階然亦不得因此而謂無賜魯郊禘之事也非常之禮所以待非常之人昔者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因命稷得祀天堯大聖人也賜之不以為嫌稷亦聖人也受之不以為僭成王之于周公亦若是焉爾矣以成王為非禮豈堯亦非禮乎觀孔子之錄魯頌一切紛紛之論其亦可以息矣

駉

序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正義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說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為首引耳于經無所當也按孔以箋言牧馬避民田故為此說耳經云思無疆言僖公思伯禽之法無有竟已則足用愛民皆在所當思即皆在所當遵序正指經無疆句而言不得謂于經無所當也

駉駉牡馬傳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按傳箋不釋牡字釋畜云牡曰騭郭註曰今江東呼駁馬為騭說文騭云牡馬也从馬陟聲讀若郅正義釋傳不引爾疋郊外曰牧之意謂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略之也是正義經文作駉駉牧馬箋云牧於坰野下傳云牧之坰野毛鄭經亦作牧並無牡字釋文經作牡云本或作牧定本亦作牡是唐初牡牧二本並行今汲古閣本依釋文定本作牡馬也當改作牧乃合毛鄭原本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云牧馬悲鳴李善註引此詩正作牧馬

在坰之野傳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正義謂爾疋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傳不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略之按鄘風干旄傳亦云郊外曰野與此正同是傳不依爾疋為說也說文冂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冂象遠界也古文冂作同云从口象國邑又云坰或从土許所言亦無郊外謂之牧句未可專執爾疋以釋毛傳矣

有驔有魚傳豪骭曰驔正義曰驔爾疋無文說文云骹也郭璞曰骹腳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骹

皆白驓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驔也驓則四骹皆白而毛短故與驔異也按爾疋云驪馬黃脊騽郭註云背脊毛黃說文云驔驪馬黃脊从馬覃聲讀若簟騽云馬豪骭也然則此經之驔即爾疋之騽釋文云騽今爾疋本亦有作驔者許書稱用毛氏古文以騽爲馬豪骭明驔與騽同是以玉篇騽字註云驪馬黃脊又馬豪骭亦知騽即驔之別名矣孔讀傳曰驔爲白驔故解釋迂曲釋文載傳亦作豪骭曰驔此傳當改作白以合正義原本而解則當依釋文作曰也

思馬斯徂箋云徂猶行也正義引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毛于上章以作爲始則未必不如肅言但無迹可尋故同之鄭說按上傳訓作爲始者以作邱甲作三軍作州兵作爰田相土作乘馬作皆爲始義故箋以使可乘駕申明傳義已作而始駕故此章言徂毛不爲傳意與箋同耳若如子雍說養馬及乎古始無論伯禽養馬經傳不載即及乎古始而以此爲能遵伯禽之法全乖經意矣

有駜

君子有穀詒孫子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正義傳箋合述按歲其有傳云歲其有豐年也則傳以此穀承歲有之後當爲穀祿之穀以經文自明故不發傳必知毛意如此者振鷺喻臣之絜白言臣不以祿爲念也臣不懷祿而君不可不以祿養之敬事後食事君之大義忠信重祿勸士之恒經序所謂君臣有道者此矣

泮水

魯侯戾止傳戾來止至也正義曰釋詁戾來至也俱訓爲至是戾得爲來也止者至而止住故云至非訓止

爲至也按春秋隱五年公羊傳云登來之也禮記大學一人貪戾鄭註云戾之言利也春秋傳曰登戾之所引即公羊文也來戾音義同故訓戾爲來大雅抑篇淑慎爾止傳云止至也引大學爲人君止於仁云云傳以止於仁即至於仁故訓止爲至說文止下基也本與址同而止與至一聲之轉聲同可假借也稱魯侯者行父請命于周而作頌則亦上之天子職之大師對天子言故稱魯侯正義謂若外人之辭非獨魯人所頌夫外人則安得而頌魯君哉

薄采其茆傳茆鳧葵也釋文云茆音卯徐音柳周禮醢

人茆俎釋文云茆音卯北人音柳如陸氏則从卯者俱可讀柳于[illegible]經飲酒古音自協說文从艸从丣丣古文酉字也說文凡偏旁用古文者必註古文某字如繭云𦃃古文鋭字廣云炗古文光字宋云𡨦古文保字葯云䒷古文利字如此類甚多木部桺字註云从木丣聲丣古文酉字以此而言說文丣聲之字未註古文酉字者皆當从卯今茆从艸丣聲不註古文[illegible]字知說文原本作茆與詩周禮同以篆文丣丣相似後人誤連其上横也茆爾疋釋艸無文廣疋茆鳧葵據說文也然張平子南都賦藻茆菱芡李善註引

爾疋曰茆鳧葵唐初諸家爾疋俱存或別本有之或選註爾疋本是廣疋校文選者誤改也

淮夷攸服箋云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宫而德化行于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譜云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正義曰此言謀東畧者謂東征伐而畧地也淮會既有此謀公所以遂伐淮夷此說是也又謂詩稱既作泮宫淮夷攸服則是受成于學然後出師非因會而遂行此說非也按僖十六年[illegible]云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畧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如傳言是諸侯有東畧征伐者有城鄫者也十七年傳云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杜註云諸侯之事會同講禮之事非也事即指東畧以諸侯所共謀故曰諸侯之事伐淮夷魯受伯主之命故曰公有鄭譜于東畧下曰公遂伐淮夷即據傳此句爲說于時魯師東伐淮夷齊師與徐伐英氏公與齊侯俱在會詩云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是魯遣將伐之齊聞魯人取項而止公若公自伐淮夷齊侯亦自伐英氏則相距千餘里無由止公以是知公與齊侯猶在會也傳又云秋

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齊人既止公其秋齊侯以公還至卞卞爲今山東兖州府泗水縣在魯都曲阜之東故聲姜會齊侯而請公九月始反魯杜註云恥見執故託會以告廟正義曰實無諸侯之事而言至自會者何似有事焉爾杜孔並誤果無諸侯之事言其似有即是諱之何須復言且也傳之言且詞有兩層謂本尙有征伐之事且亦所以諱之也時伐淮夷之師固未還也左傳兩言有諸侯之事魯伐淮夷莫明于此然則詩言既作泮宫淮夷攸服者泮宫既成

即有謀郤之會在會命將亦猶牡邱之役遣公孫敖帥師救徐不必受成于學然後出師矣此箋言伐淮夷下箋言僖公旣伐淮夷而反在泮宮皆謂遣將東伐以詩主美僖公故箋言僖公也

矯矯虎臣箋云矯矯武皃又云使武臣獻馘按經作虎而箋作武疑鄭箋詩時經字本作武文選漢高祖功臣頌云矯矯三雄李善註引毛詩曰矯矯武臣是唐時經尙有作武字者正義謂有威武如虎之臣非箋意也下經濟濟多士箋云多士謂虎臣及如臯陶之屬亦應作武臣乃合

不吳不揚傳揚傷也箋云吳譁也正義曰揚與誤類故爲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按陳風傷如之何爾疋註引魯詩云陽如之何揚與陽音義通故得爲傷也吳字毛不爲傳當同絲衣是以鄭箋卽用彼傳毛意言多士不爲譁譁不有損傷耳孔謂揚與誤類因用王子雍之說逑毛恐非傳旨況釋文載王肅音吳作吴音話尙未定誰是王義作誤者吳與虞本通虞又訓誤閟宮無貳無虞傳訓虞爲誤是也作吴者絲衣不吳不敖釋文載何承天史記索隱載姚氏皆云說文作吴大言也今本說文作吳乃徐氏所校定過誤與大言兩義皆非無據然總不若仍依絲衣傳訓譁爲得也

閟宮

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正義曰復周公之宇雖辭出于經而經之所言止爲常許此則總序篇義與經小殊其言復周公之宇主以境界爲辭但僖公所行善事皆是復故非獨土地而已按經泰山巖巖魯邦所詹言北境所至也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言東境所至也居常與許傳言南鄙西鄙則南西之境所至也經合四境而言非止常許二邑矣蓋首二章敘有魯

之由三章王曰叔父至如岡如陵敘山川土田附庸見啟宇之大而以僖公保彼東方六句結之言保此宇如岡陵之堅固也四章言保東方之實公車千乘復革車千乘之舊而頌其眉壽以保之五章六章七章合北東南西之境明復周公之舊黃髮兒齒亦頌其永年以保此宇卒章寢廟並作萬民皆順猶文王作靈臺而民始附是能保其宇之效全篇皆言復宇正義云云序與經乖不可从也

閟宮有侐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正義曰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

又疏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于七廟是閉而無事也又曰孟仲子曰是謂禖宮蓋以姜嫄祈郊禖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爲禖宮按傳非謂姜嫄之廟爲禖宮乃謂周人以禖宮爲姜嫄廟也月令高禖鄭註云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禖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爲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禖如鄭之言是高辛以前求子以先禖配天而祭高辛以後求子以簡狄爲先禖配天而祭簡狄爲先禖則姜嫄亦爲先禖可知稱後王則自虞夏以來已然也商周亦立禖宮而先禖之神實爲二代之祖母故名先妣在商無文以明之周則周禮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是也樂用大濩與天神地示四望山川同用先代之樂與享先祖用大武者特殊蓋已不敢以人鬼視之故孟仲子說此詩以爲本是禖宮既爲禖宮則惟元鳥至之日一祭傳所以言常閉而無事矣

稙穉菽麥傳先種曰稙後種曰穉正義曰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文畧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天官内宰鄭司農註云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是傳亦畧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明也按七月傳但言後熟先熟可得云畧而不言其種此傳不然凡禾皆先種者先熟後種者後熟經何容表異與重穋連稱傳之先後乃長幼之異名也爾疋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又云長婦謂穉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郭景純註曰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娌釋文引廣疋云先後妯娌史記封禪書云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于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爲先後宛若索隱曰鄒誕生音先後並去聲卽今妯娌也孟康以兄弟妻相謂也韋昭云先姒後娣如彼諸文皆謂婦之長幼爲先後此傳兩種字讀如穜稑之穜謂穀種也先種猶言長種是天生一種長大之禾後種猶言幼種是天生一種幼小之禾韓詩曰稙長稼也穉幼稼也韓詩之長幼卽毛傳之先後也先後並當音去聲釋文無音亦誤

莊公之子傳莊公之子謂僖公也按此傳正義不釋新廟奕奕傳云新廟閔公廟也傳以僖公既後閔公則當爲閔公之子經言莊公之子是史克謂之也文二年經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傳曰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

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曰譏逆祀也先禰而後祖也何休註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于文公爲祖穀梁曰先親而後祖也楊士勛疏云親謂僖公祖謂閔公三傳皆以閔僖爲父子蓋弟死兄及則以弟兄爲昭穆與父子同各爲一世今以僖長而躋僖公是升僖爲昭以閔爲穆世次亂故云逆祀杜元凱躋僖公註云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如杜言則

兄弟同昭穆不過一廟中坐位之逆而以後羣公昭穆仍自不亂何以定八年復須順祀先公以此知當日升僖爲昭降閔爲穆世次悉亂在僖公爲子先父食在文公爲先禰後祖此詩之作不知在文公何年序云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行父于文六年始見經已在躋僖公之後則所謂莊公之子者逆祀已定詩人雖明知非所當稱而亦不得不順文公之意矣

龍旂承祀箋云交龍爲旂承祀謂視祭事也又云春秋猶言四時也正義謂古詩毛說以龍旂承祀爲郊祀自是舊說之謬而明堂位祀帝用日月之章與此龍旂不同故箋直言視祭不言祭天按古詩毛說不知何人當是後漢諸儒之說龍旂春秋毛皆無傳何以知毛意爲祭天惟以經文核之則當天祖並祭而以春秋匪解句爲之綱春卽下文皇皇后帝周之孟春郊天也秋卽下文秋而載嘗也郊天而建龍旂者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又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旂與常原別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則常亦爲旂郊特牲云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

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彼說祭天之旂有龍與日月則知郊天建旂實兼日月非僅有龍而已明堂位言日月而不言龍此詩言龍而不言日月皆各舉其一是龍旂句得爲祭天也正義以毛無傳同之鄭說義亦可通但不當引明堂位以駁龍旂耳

皇皇后帝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正義曰明堂位祀帝于郊註云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公所祭惟祭蒼帝耳蒼帝亦大微五帝之一故同

稱皇皇后帝焉按鄭註禮在前箋詩在後昊天上帝與靈威仰此箋不復區別當以箋爲定說襍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正月建子之月是言冬至祭昊天上帝也襄七年左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啟蟄建寅之月是言祈穀郊祭靈威仰也獻子以魯人談魯掌故子寅二建魯皆祭天當得其實春秋書郊亦非止祈穀之祭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皆在春正月是冬至之祭也孔于郊特牲疏言魯以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其說是已此詩復引明堂位註謂魯郊惟祭蒼帝非箋意也

犧尊將將傳犧尊有沙飾也正義曰王肅云大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按周禮獻尊鄭司農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與此傳沙飾合皆讀如娑娑之娑箋不易傳蓋與毛同義當然矣說文犧云宗廟之牲也从牛羲聲賈侍中說此非古字孔安國尚書序伏犧氏釋文引張揖字詁云羲古字犧今字說文羲氣也从兮義聲古讀

義如俄與娑聲諧然則經典中犧牲字皆應作羲秦篆已出之後乃有犧字依字造器作爲牛形顯屬後人僞託齊子尾當春秋時古文見用安得已有犧字而依以作牛尊哉

公車千乘傳大國之賦千乘正義曰地雖廣以千乘爲限又謂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與下公徒三萬不合者公徒三萬謂諸侯三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二者不同故不相合按鄭以公車公徒分說故孔從之傳言大國之賦千乘而公徒無傳則毛意車徒合說有車千乘卽應有徒三萬不得與箋同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司馬法也計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與此公徒三萬不合周禮小司徒註引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終十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以百乘三千人計之千乘適得三萬人閔二年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率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

戍漕杜註云車甲之賦異于常故傳別見之計車百乘士千人三百乘適合甲士三千人孟子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亦然左傳孟子惟言甲士此詩合士徒計之故千乘爲三萬人此亦是司馬法杜元凱謂傳別見之然則古者出軍有二法矣傳意當然

公徒三萬箋以三萬爲三軍正義引鄭答臨碩謂此爲二軍因疑僖有三軍其後無之春秋何以不書作舍斷爲僖實二軍與此箋相戾按泮宮新廟伐淮夷春秋不書孔謂史文有闕僖有三軍不書作舍又安知非史偶闕乎周禮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言

其大法亦視其國之能具與否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以出軍常法論三百乘適滿一軍其初年一軍不備是有能具有不能具也魯自周公時革車千乘伯禽之伐淮夷三郊出軍已備三軍僖公復周公伯禽之舊故詩人頌之然魯人出軍亦無一定春秋書一卿將者一軍二卿將者二軍昭五年舍中軍矣而十年伐莒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三卿並將哀二年伐邾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三卿並將仍用三軍成二年戰于鞌未作三軍也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人帥師且四軍

矣春秋何以不書然則卿出三軍不必盡用已盡用矣或敵衆我寡亦許更調遂軍非以三軍爲限襄昭之世書作書舍自緣三家欲分公室而書義不係於三軍二軍之得失也僖有三軍當从箋義

遂荒大東傳荒有也正義曰荒訓爲奄此云荒有者亦謂奄有之也按釋詁云幠庬有也郭景純引詩曰遂幠大東邢叔明疏曰今詩本作遂荒大東此言遂幠者所見本異或當在齊魯韓詩如郭註邢疏則毛作傳時經是幠字故訓爲有耳訓荒爲奄乃是箋義未可以釋毛也

箋云大東極東正義曰大東之下卽云至于海邦故以東爲極東言其極盡地之東偏正義渾言不實指其地之所極按魯頌譜云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水經淮水篇註云游水又北歷羽山西地里志曰羽山在祝其縣東南尚書曰堯肯曰四岳得舜進十六族殛鯀于羽山是爲檮杌漢祝其縣故城在今江蘇海州直隸州屬贛榆縣西五里羽山在縣西北八十里春秋定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左傳云會于祝其實夾谷夾谷山亦在今贛榆縣祝其沿海爲齊魯境上之地是魯東境自周公以來卽至海

也

保有鳬繹傳鳬山繹山也正義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桐木也按漢志東海下邳縣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後漢郡國志下邳東海縣有葛嶧山本嶧陽山是書之嶧陽乃葛嶧山書正義引漢志下邳縣葛嶧山謂卽嶧陽是也漢志又云魯國騶縣故邾國嶧山在北水經泗水篇註云漷水又逕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春秋左傳所謂嶧山也邾文公之所遷又曰山北有絕巖秦始皇觀禮于魯登于嶧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名曰書門詩所謂保有鳬繹者也是此詩之繹乃嶧山也正義乃以書之嶧陽當之誤矣嶧山在今山東兖州府鄒縣東南二十五里

商頌那之什

譜商者契所封之地正義引服虔王肅以契孫相土居商邱故湯以爲國號而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爲號者以經典言商皆單謂之商不言商邱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爲國號其說辨矣但契之所封不言何地元鳥箋爲堯司徒有功封商正義亦畧而不言按史記殷本紀云契封于商賜姓子氏集解引鄭元曰商國在大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索隱曰堯封契于商卽詩商頌云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是也張守節正義曰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卨所封也水經丹水篇云丹水又東南過商縣南酈道元註曰契始封商魯連子曰在大華之陽皇甫謐闞駰竝以爲上洛商縣也殷湯之名起于此矣然則契所封商地爲今陝西商州直隸州非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地也

那

置我鞉鼓傳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正義引金縢植璧秉圭註云植古置字是植爲古文置爲今文論語植其杖而耘蔡邕石經作置其杖而耘論語古文也故作植毛詩亦古文而此作置者說文植云戶植也从木直聲或作⿰木置从置置卽⿰木置之省耳釋文植時職反又音值明堂位釋文植我云市力反又音置徐音徒吏反又徒力反此音值值字誤當云又音置也

依我磬聲傳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正義曰象萬物之成者以秋天是萬物成就之時其律呂數短聲調皆清故楚詞宋玉云秋之爲氣也天高

而氣清如正義仍是釋清字未釋萬物之成按白虎通曰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疏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明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是樂之有磬原以象萬物之成傳之言此蓋釋經之依字孟子曰金聲玉振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也者終條理也振收也擊特磬所以收衆樂之聲故衆聲皆倚之衆聲之成卽象萬物之成矣

烈祖

嗟嗟烈祖正義曰毛以爲中宗崩後子孫祀之中宗之有天下乃由成湯創業作者述成湯之功言其福流于後故言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也按上篇傳以烈祖爲湯之上祖以湯孫爲成湯者以經言置我鞉鼓是湯改夏制言奏鼓衎祖明是湯功烈之祖言湯孫奏假爲奏大樂明是湯孫爲烈祖之孫此篇烈祖湯孫毛皆不釋則當如上傳統指中宗以上有功烈之祖末句湯孫之將則專指湯善爲人子孫顯大之所致孫者對祖之稱湯有祖故湯得稱孫若以烈祖卽湯湯既爲祖矣何得又稱爲孫正義述毛以烈祖爲成湯非毛意也鄭上篇烈祖爲湯而湯孫爲太甲言大甲之祀成湯也此篇烈祖亦爲成湯而湯孫箋云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則以湯孫爲中宗之子孫以烈祖既爲成湯則湯孫不得復爲湯也

鬷假無言傳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箋云又總升堂而齊一訓假爲升釋文云鄭音格訓至非也正義曰鬷總古今字之異按長發百祿是總釋文云本亦作鬷是鬷總本通依說文鬷乃釜屬而得爲總者

鬷从嵏聲說文嵏云斂足也鵲鵙醜其飛也嵏徐音子紅切書序湯伐三鬷殷本紀作三嵏嵏有斂聚之義故得爲總中庸引此作奏假無言奏讀當如湊說文湊水上人所會也廣韻湊水會也聚也湊亦總也言助祭者湊集大衆無言無爭字雖異而義實同矣

元鳥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傳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箋云降下也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按毛不信

鳦卵之說而謂本其爲天所命則亦以契是天生與生民傳堯見天因郃而生稷同以元鳥至而生正釋經降字正義謂天無命鳥生人之理泥矣箋以爲吞鳦卵者正義謂鄭據中候及史記殷本紀但吞鳦卵止應生鳦何以孕而生人孔不言也易序卦傳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是古者人由物化聖人不語怪而序卦之言如此此其所以錄生民元鳥而不疑其誕也

宅殷土芒芒箋云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正義曰書序云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

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者也按皇甫謐以穀熟爲南亳湯所都卽孟子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則寧陵之葛鄉也蒙爲北亳湯所盟偃師爲西亳盤庚所遷也鄭以湯都偃師正義謂據漢書地里志舊說而于皇甫謐寧陵偃師相去八百里亳衆往耕非理之難究未有以解也史記殷本紀云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从先王居張守節曰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卽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集解引孔安國書序註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曰从先王居張守節按亳偃師城也商邱宋州也湯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也商邱爲今河南歸德府首邑商邱縣南亳穀熟舊縣在歸德府城東南四十里是南亳卽商邱如孔安國及張守節說則孟子湯居亳在湯未遷時故得使亳衆往爲葛耕皇甫謐之言非所難矣本紀又云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又云乃遂涉河南治亳集解引鄭元曰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是鄭以

亳有殷地故此頌言宅殷土也

正域彼四方傳正長域有也正義曰域有者言封域之內皆爲已有非訓域爲有也按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此傳以域爲有與韓詩正同域本或之或體說文或云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古或與有通書微子云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多士云時乃或言爾攸居孔安國傳皆云或有也呂覽毋或作好遵王之道毋或作惡遵王之路高誘註云或有也詩域字本作或故毛訓爲有耳

景員維河傳景大員均何任也正義曰傳解維河之義

既以景員爲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其霑潤無所不及也按傳無霑潤之義古字河與何通漢書天文志云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爾疋釋天云何鼓謂之牽牛郭景純註曰今荆州人呼牽牛爲檐鼓檐者荷也傳蓋讀河爲何言政教大均無所不任與百祿是何同故傳統以任釋之釋文云維河本亦作何王子雍以爲河水故正義以王述毛非傳意也百祿是何本亦作苛古河何苛荷字俱通

長發

序大禘也箋云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正義曰祭法稱殷人禘嚳而郊冥此若郊天當以冥配而不言冥者此因祭天詞詠天德言其能降靈氣祐殷興耳其意不述祭時之事不美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是南郊之祭而詞不及稷何怪此篇不言冥也又云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既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按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稷契感天而生著于正頌周郊以稷配殷郊何乃以冥配冥勤其官而水死雖有功烈未能比契且非感天而生明是戴記錯誤實當郊契祖冥而宗湯殷人以契爲大祖故學者不以祖契爲非不知明堂配帝謂之祖宗魯語禘郊祖宗報五者皆祭名非大祖之祖也殷自以契爲大祖而以冥爲明堂配帝之祖與周之文王同此箋云以祖配之帝立子生商箋云帝黑帝也元王桓撥箋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爲元王是鄭已明以殷人郊天契配黑帝何以言不美所配之人乎毛無明訓當與雍同降予卿士與宜哲維人一例以功臣配享蓋謂宗廟五年一祭之禘序以爲大禘者

對三年吉禘言也

至于湯齊箋云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于湯而當天心正義曰相土至湯有令聞者惟有冥勤其官而水死耳其餘不能漸大按魯語云上甲微能帥契者也故殷人報焉是冥之外尚自有人不可謂不能漸大汲郡古文云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沈約註云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

百祿是遒傳遒聚也說文遒訓迫也揫云束也引此詩作百祿是揫爾疋釋詁揫聚也然則遒揫字通故毛

訓道爲聚也正義不釋故詳之
武王載旆傳武王湯也旆旗也箋云于是有武功有王德及建旆興師出伐按武王靡不勝傳意言武丁爲人孫子能行其先祖武德王道無不勝任也故不訓武王爲湯此傳已訓爲湯則武王是湯之號殷本紀云于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太史公之言與此傳合正義述毛云有武功有王德同傳于箋非毛意也說文旆从巿聲旆卽左傳之茷易豐其沛本又作旆子夏傳作芾巿芾亦音弗說文引此詩作坺荀子引作發而坺與發通音同假借作坺發耳旆有弗音與烈曷韻協釋文惟音蒲貝反蓋誤

殷武
罙入其阻傳罙深箋云罙冒也正義釋傳曰罙者深入之意故爲深也釋箋曰以其遠處險阻宜爲冒突之義故易傳爲冒也按釋文引說文云作罙从网米云冒也今本說文云周行也則罙罙字別矣廣韻云罙冒也玉篇同罙云深入也冒也周行也深入卽毛訓冒卽鄭訓周行卽說文訓如廣韻似以說文作罙爲非故从詩作罙而并載鄭許之義說文玉篇宀部俱無罙字惟說文穴部有𥦏字註云深也一曰竈𥦏从穴从火从求省徐氏音式鍼切字本作𥦏隸轉作罙訓深與毛傳合然則經罙字當作𥦏箋之訓冒字當作罙正義罙罙不分疏也
箋云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正義曰僖四年左傳稱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服虔云方城山也漢水名皆楚隘塞耳今言冒入其阻故知踰方城之隘按方城有二僖四年傳杜預註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水經潕水篇註云盛宏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達泚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爲方

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爲長城卽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若南北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桓公云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指此山也此一方城也史記齊世家集解引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文十六年左傳云楚人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杜預註云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水經沔水下篇註云堵水又東北逕上庸郡故庸國也春秋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庸小國附楚楚有災不救舉羣蠻以叛故滅之以

爲縣屬漢中郡漢末又分爲上庸郡城三面際水堵水又東逕方城亭而北歷參山下而北逕堵陽縣南北流注于漢謂之堵口此又一方城也楚在殷高宗時其國都不知在何處經言居國南鄉大界與春秋之楚無異故箋據春秋傳方城爲說論地則兩方城俱爲險隘然葉縣方城爲楚北戸又綿亘六百里箋云方城之險當指此正義引服子愼註其意謂庸方城非箋意也葉方城山在今河南南陽府裕州東北四十里庸方城山在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

命于下國箋云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正義曰契爲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爲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葢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減削故至于湯時止有七十里耳按契始封在陝西之商州舜末年益封百里當亦其地其後昭明居窮石相土居商邱汲郡古文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于商邱帝癸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即書序所謂湯始居亳也箋言湯由七十里葢謂偃師之亳非謂契初封商地也

毛詩通考

〔清〕林伯桐 撰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四年林世懋刻脩本堂叢書本影印
原書版框高一八二毫米寬二五六毫米

毛詩通攷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鄭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已意使可識別本六藝論是鄭特偶識己意非立異也然傳箋不同者大抵毛義爲長凡鄭所表明毛義讀者可自得之其別下已意者須求其所以異孔疏多以王肅語爲毛意又往往混鄭於毛爲毛詩學者分別觀之庶幾不失家法

周南

關雎序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聲是人聲謂言語也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篇注聲言也衝口而出不必音節作詩則聲之淸濁高下自有節奏故曰聲成文謂發言爲詩諧於五音也箋云聲謂宮商角徵羽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夫單出一字雖亦在五聲內然未足以見情詩序蓋以聲爲言語箋非序意疏云單出曰聲雜比曰音此對文則別說文耳部聲音也此散文則可以通

序哀窈窕蓋卽論語哀而不傷之義箋云哀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旣非序意又是破字且紆曲多矣

君子好逑傳曰逑匹也逑卽仇之假借箋作仇是也但傳

義即雅訓爾雅（釋詁）仇偶妃匹會合也傳意以淑女會合君子有仇匹之義非如箋所云怨耦曰仇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也

左右流之釆之芼之毛意左右皆如字讀故可無傳也箋云左右助也則讀左右爲佐佑既非毛義且無興意矣

寤寐思服傳曰服思之也服古通伏（文選行旅陸士衡詩註謂伏事淺伏事即服事古可通）毛意讀服爲伏而傳例不破字（與箋有別）服思之也四字連讀謂伏而思之也下文輾轉反側則伏卧而不周正甚於此矣（陳澤陂篇輾轉伏枕意亦畧同）箋云服事也全非毛意（疏云服膺念慮而思之亦所謂望文生義者耳）

琴瑟友之傳曰宜以琴瑟友樂之謂得淑女則設樂待之先言琴瑟後言鍾鼓堂上堂下之分也箋云賢女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既非毛意又云共荇菜之時樂必作并無興意矣

關雎五章章四句者鄭箋本也鄭以參差荇菜爲實賦其事（不作興意解）故分爲五章耳故言三章其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乃是毛傳原本

葛覃薄汚我私傳曰私燕服也謂燕褻之服故洗滌時要用功捼莎也（經文以私與衣對言故傳知是燕服）又曰婦人有副褘盛飾其餘則私也此私字兼褻服與常服在內常服非近體者但澣濯之足矣（經文私字對衣言傳文私字兼經文私與衣言則對公言也）皆與公服無涉箋云衣謂褘衣以下至褘衣此則公服正傳所謂盛飾者豈可澣乎箋非傳意且於義未安

傳曰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箋於此無文（詩序箋云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亦非有時歸寧之謂）攷

國朝惠（周惕）力辨此非毛傳原文乃後人攙入者耳證據甚詳具在所著說內

桃夭箋未顯異於傳但毛意以九月至次年正月皆爲昏時唐綢繆傳詳言之鄭以二月至五月皆爲昏時摽有梅及綢繆箋詳言之則此章傳箋文似同而義實異

宜其家人傳曰一家之人盡以爲宜承上二章而廣言之箋云家人猶室家也則仍專指夫婦非毛意矣

兎罝公侯干城傳箋畧同孔疏以爲毛意謂公侯以武夫自固如干城然鄭意則謂公侯可任以國守令扞城其民强生分別似無謂也

公侯好仇無傳者已見於關雎傳也毛意仇匹也（逑乃仇之假借）言能爲公侯之好匹也箋云怨耦曰仇已失毛意又云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泥於怨耦之意益紆曲矣

傳曰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無所不包（疏云有文有武是也）箋但以攻伐慮無爲言偏而不舉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召南

鵲巢百兩成之傳曰能成百兩之禮也此必兼迎送言箋
中傳意疏强分別耳
釆蘩傳曰于於此以今字釋古字也儀禮上昏禮記大射儀注皆云今文於爲于是也詩書多用于字論語孟子多
用於字此章四于傳意無分箋云于以猶言往以也既非

毛意亦非于字本義說文但云于於也象气之舒亏並不訓往
公侯之宮傳曰宮廟也此散文則通也大雅思齊雝雝在
宮肅肅在廟此對文則別也
草蟲傳曰蕨鼈也是汎言采蕨者欲得蕨以興嫁者欲得禮箋云
在塗而見采鼈非傳意毛以秋冬至次年正月爲昏期則
不得見采蕨者爾雅釋草郭注曰初生無葉又陸璣草木疏
云蕨山菜也二月中高八九寸老有葉滑美如葵
傳曰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毛意猶言先行禮
於宗室耳箋以設奠者季女則非禮女云云殊泥箋固云
凡昏事於女禮案納吉納徵請期之類皆是非止言親迎禮女也設几筵於戶外

矣傳曰必先禮之者亦猶箋云於女禮矣何必以辭害志
行露箋云謂二月中嫁取時也此與毛異案荀子霜降逆
女冰泮殺止毛公傳荀卿之學者故其說同毛意九月至
次年正月皆可成昏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
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傳意正如是至於夏小正二月
綏多士女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此謂男已三十女已
二十者雖昏期已過仍許其成禮耳箋失毛意
羔羊退食自公無傳者易知也蓋言自朝退歸而食也箋云退食謂
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箋意公者事也自公者順從於事
非毛意矣治天職則食天祿但當稱事而食先其事而後其食耳非必以減膳爲賢傳曰委

蛇行可從迹也從迹與蹤跡同謂其言動合宜無不光明可以共
見使人循其蹤跡而依倣之也釋文引韓詩之說云公正貌箋云委曲
自得之貌又與毛異次章箋文與傳似同而意實異矣
摽有梅傳曰摽落也尚在樹者七箋云梅實尚餘七未落
文似同也而意異毛於三章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則首
章次章可推故疏云首章謂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
案女子許嫁笄謂年十五時女子自十五以至十九皆爲盛年但細分則十六七比之十五爲稍衰次章
謂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九是也傳意以梅落興男女之年漸衰不必言昏
期鄭以二月至五月皆昏期之正故首章箋云春盛而不
嫁至夏則衰二章云此夏鄉晚三章云謂明年仲春俱以

昏期為言傳箋各別

傳曰衾被也又曰裯襌被也則衾為被之複者可知箋云裯牀帳也與傳異毛意以帳當有常設者而被則或襌或複隨其時各抱之而往也

野有死麕傳曰春不暇待秋也毛意以九月至次年正月為昏期若孟春不成昏則又待至季秋後乃昏期之正（鄭意以二月至五月皆為昏期）箋云思仲春以禮與男會與傳異矣

傳曰純束猶包之也案純不得訓為包箋云純讀如屯傳例不破字然其意以為屯（釋文云屯聚也）箋申傳耳

傳曰一歲曰豵蓋古義相傳如此周禮（夏官大司馬）先鄭注亦同箋云豕生三曰豵但據雅訓未申明毛意也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邶

綠衣箋云綠當為褖非毛意經云綠衣黃裏即承首句綠衣而言綠是間色故以興妾上僭若褖衣則黑色乃五方正色於興意無涉矣（褖衣者夫人之禮服而疏云褖衣兮以喻賤兮妾兮於義尤未安）箋云婦人之服不殊衣裳（謂衣裳相連為一也）上下同色此言衣裳之制傳意當同又云衣黑而裳黃則破綠為褖與傳異矣

女所治兮毛意女如字讀箋云女女妾上僭者則讀為汝（俱本釋文）異於傳矣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傳箋可通（疏細分之此疏家之體耳）大意無甚異也

燕燕遠于將之箋云將亦送也（本鵲巢傳將送也而言）蓋謂遠行以送之

傳曰任大（爾雅釋詁文）疏云言仲氏有大德行是也先總言之下乃細述之箋以為任恤之任失毛意矣

終風傳曰言時有順心也毛意謂州吁有時有惠順之心而後肯來見既來而又侮慢不敬是無子道也故下文云

莫往莫來也本是莫來而後莫往疏云經先言莫往者取便文也箋云不欲見其戲
謔鄭意謂既無順心可不必來不欲見其來而戲謔也非毛義矣與莫往莫來意亦稍隔
願言則疐毛意我思以毋道往加之則疐跲而不行也箋
云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是破疐爲嚏既違傳義且紆
曲多矣
傳曰懷傷也謂我思以毋道往加之則傷心而已箋與傳
異而不免紆曲
擊鼓與子成說傳意謂我或死或生在勤苦之中皆與子
成軍伍之數言其相親近也箋云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思志在相
存救也則破說爲悅似不如傳意之深遠矣案文選西京賦薛注說猶

分別解說也分別解說是於數之義爲近
傳曰洵遠信極也蓋謂于嗟此同伍者疏遠兮不與我伸
極其情也始終相保則伸極其情矣上文不我活兮亦謂不能始終與我同生活也箋云歎其
棄約不與我相親信味盡句中非傳意矣釋文云洵韓詩作夐夐懸堂以
爲此假洵爲夐也夐遠也疏云信古伸字
雄雉傳曰伊維以伊爲語助言自遺者維是爲阻難耳箋云伊當作緊
緊猶是也大意亦同然不免破字矣
匏有苦葉毛意以苦葉之不可食深涉之不可渡與禮法
之不可越耳箋云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此亦傳
意所包括陸璣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八月中堅强不可食箋又謂陰陽交會始可

以爲昏禮納采問名者鄭以二月至五月爲昏期二月爲
春陽之中可以成昏八月爲秋陰之中可以納采問名故
與傳異但不如毛義爲長
迨冰未泮毛意正月以前皆可爲昏期箋云歸妻謂請期
也二月可以昏矣與傳異矣
谷風行道遲遲箋申明傳意耳
傳曰有謂富也蓋言富有也亡謂貧也則或有或亡是爾事也
箋云有求多蓋言始有也亡求有則未有而求其有既有而求
其多是一事耳非傳意也
傳曰慉養也據釋文則養也乃興也之譌說文心部慉起也與興起一

也毛許義同箋云驕也既非毛意亦與說文異矣
式微傳曰式用也爾雅釋言文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榮成伯賦式微服虔
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與毛同箋云微乎微者也釋訓文
大意亦同疏强生分別耳
旄丘傳曰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
及此卽詩序之意箋以土氣緩則葛生闊節爲興意既紆
曲且於責衛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不親切矣
傳曰日月以逝而不我憂是言黎寓衛之日月以次章傳觀之可見
箋云女日數何其多也則指衛臣子之日月與傳異矣次章
箋云我君何以處於此乎我君何以久留於此乎仍是言黎寓衛日月之久與首章似自相牴牾矣

傳曰無救患恤同也卽詩序之意箋以衞臣不與諸伯之臣同以同字虛說其意寛矣

傳曰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言衞不能救患恤同辱亾而齒寒也其義至廣箋以衞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但就衞臣之身言意則狹矣

傳曰充耳盛飾也是言其物箋云塞耳也是言其耳無聞

傳徵實而箋蹈空也

簡兮傳曰簡大也謂其人德量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謂於四方而使其行在舞位是爲不用賢故刺之箋云簡擇將且也則是擇人以備祀事於不用賢之意未切

傳曰以干羽爲萬舞蓋萬是總名商頌萬舞有奕則其名舊矣干舞是武舞言干則戚可知羽舞是文舞言羽則籥可知萬舞則兼文武言夏小正二月萬用入學傳曰萬也者干戚舞也則干舞亦可稱萬春秋宣公八年萬入去籥則羽舞稱萬也箋以萬舞但爲干舞似太拘

傳曰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是言一日之中爲期者以日中爲期約也箋引周禮春入學合舞則以仲春日夜平分爲日之方中此則一春之中也而仲秋之月亦日夜分何以別乎故知傳義爲長

泉水有懷于衞無傳案卷耳傳曰懷思此當同兩句連言思亦無嫌也箋云懷至非傳意疏云我有所至念於衞是混鄭意爲毛意也

傳曰聊願也卽鄭所謂覯親之恩也箋云聊且畧之辭則近輕忽失傳意矣

傳曰敦厚卽前章埤益意遺加也卽前章適我意互文也箋云敦猶投擲也與遺無別非毛意矣

傳曰摧沮也較讁責也更深箋云刺譏之言仍是讁我之意似淺矣

靜女說懌女美無傳然召南草蟲傳說服也大雅板傳懌說此亦當同箋說懌當作說釋云云殊紆曲矣

傳曰美其人能遺我以法則以女德言與前二章相應箋云遺我以賢妃也意似淺矣

新臺籧篨不鮮傳但解籧篨者易知也小雅蓼莪傳曰鮮寡也寡亦少也此亦當然與下章殄絕也一例言籧篨之行不少籧篨之行不絕也箋云鮮善也既曰籧篨其不善何待言又云殄當作腆則併破字矣

二子乘舟傳曰願每也葛覃傳言我也此當同疏云每有所言思此二子則以言爲言語似失傳意謂每我思此二子則養養然箋云願念也一句中既言念又言思豈不複乎

傳曰言二子之不遠害則以瑕爲遠也箋云瑕猶過也於行無過差既非毛意又云有何不可而不去則讀害爲曷併異毛音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鄘

牆有茨傳曰中冓內冓也案說文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是冓以相交爲義交積材則有深隱之意中冓之言即是內中宣淫之言箋云謂中宮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非傳意（疏語混鄭於毛）

傳曰讀抽也案匡謬正俗云擂即古抽字是以籀或作擂

籀毛公以籀解讀傳寫字省故止爲抽又案說文籀讀書也段懋堂云籀謂能繹其義字亦作紬紬繹其義蘊是謂讀讀之義不止於諷誦諷誦止得其文辭讀乃得其義蘊箋乃云抽猶出也（此小顏所謂抽引之義者）疏又以宣露爲言全非毛意矣

君子偕老次章傳曰褕翟闕翟羽飾衣也則首章象服是宜亦是以羽飾衣箋引予欲觀古人之象則是象鳥羽而畫之與毛不同　傳曰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以經爲倒句（猶言如之何云子不淑也）刺之之意反觀而見箋云子服飾如是而爲不善之行於禮當如之何則顯刺之不如毛義之深婉矣

傳曰尊之如天審諦如帝疏云此章論祭服言其德當神明故尊之以比天帝是也又云何由尊敬如帝乎由其瑱實如天（又云元命包天之言瑱蓋取其瑱實也）何由尊敬如帝乎由其審諦如帝故能與君子偕老云云諷刺總在言外箋云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反爲淫昏之行既與傳異且明責之非隱刺之矣

傳曰以丹縠爲衣蓋婦人尚華飾衣服中宜有赤色故以爲展也箋云展衣宜白是取周禮（內司服）先鄭注非毛意也箋又以展衣字誤禮記作襢衣（疏云以衣服之字宜從衣故也）然闕翟

闕字亦不從衣故傳不改字

傳曰美女爲媛爾雅（釋訓）文同郭注所以結好援釋文亦云媛韓詩作援則箋謂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者亦傳所包括之意疏自生分別耳

定之方中傳曰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不言時而其時可知）箋云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此申明傳意耳疏強分別之又案左氏（莊公二十九年）傳水昏正而栽杜注謂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定星而言水者以定爲北方之宿故也）國語（周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韋注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案午者謂正南方也）皆以定方中爲十月疏云小雪者十月之中氣

於此時定星昏而正中是也然則傳箋無異可知疏云傳以視定爲正南北則四句同言得制非記時鄭意不然云云似誤定本在北方今傳曰南視定則首二句正是記時毛鄭意同也

干旄傳曰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則三章皆以大夫食邑言次章言在浚之都三章言在浚邑之城箋浚郊之賢者云云則是賢者在浚之郊與都城而大夫來見之與傳異

傳曰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疏謂賢者願告之以此猶如御者執轡於此馬騁於彼以喻治民立化於已而德加於民使之得所有文章也箋云素絲爲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縿其意既淺又云四之者見之數也疏云乘善馬四見於已其意更曲俱不及傳義之深長愚謂傳意前四句皆就大夫言所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者是言大夫求治之殷故彼姝者子句緊相承接疏語似非毛意也

箋云以素絲縷縫組於旌旗既非毛意又云祝當作屬則併破字五之六之謂五見之六見之則亦鑿矣

載馳傳曰載辭也箋云載之言則也大意亦同疏之體不得不稍分別耳　草行曰跋者陸行卽山行必有草也與水行對文

毛詩通攷

攷鄭箋異義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衛

淇奧會弁如星傳意謂會髮之皮弁其光如星也箋則以會謂弁之縫中又謂飾之以玉狀似星武公侯爵當貫結三采之玉七以爲飾與傳意不同

傳曰寬能容衆綽緩也言其性情也所包者廣箋云綽兮謂仁於施舍疏以施恩惠舍勞役申明之滯於一二事非毛意矣

考槃序使賢者退而窮處案說文穴部窮極也周禮大僕注以窮爲窮寃失職蓋失職則無可爲是窮極也序意當如此箋云窮猶終也稍紆曲矣

碩人之寬無傳者邪簡兮傳碩人大德也此當同寬者寬博易知也箋云形貌大人而寬然有虛乏之色不言其德而言其貌已失傳意又隱處不必饑餓何至有虛乏之色乎　永矢弗諼是不忘其考槃在澗無傳者經文甚明也箋云長自誓以不忘君之志迂矣

傳曰邁寬大貌又曰軸進也每章俱以碩人之德言箋云邁饑意軸病也皆與傳違

碩人箋云碩大也此卽毛義案考槃箋則此篇兩言碩人鄭意
皆以爲形貌大人
說于農郊無傳者甘棠傳曰說舍也此當同說舍近郊則
更正衣服不言可知箋云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衞近郊此意傳所已括者　箋云
說當作襚既要破字且不如傳意之廣大矣
氓傳將願也箋云將請也卽用鄭將仲子傳語申明毛意　疏強爲分別耳
上文秋以爲期故桑之未落桑之落矣俱因其時所見以起興
耳箋於是時國之賢者云云乃謂實賦其事非毛意矣　毛
竝不言賢者刺此婦人則是此婦自傷失身故曰女與士
耽則傷禮義卽詩序所謂困而自悔也箋云國之賢者刺

此婦人見誘全非毛意
傳以桑落喻婦人遲莫正小序華落色衰之謂箋失傳意
三歲食貧緊承自我徂爾謂往彼之後三歲同耐貧也易知
故無傳　疏申箋意云自我往時閒汝家三歲以來乏於穀食
已貧矣經傳皆無此意
傳曰泮坡也釋文云坡本亦作陂案陳澤陂傳陂障也毛例不破字
以陂障釋泮字卽是涯畔之意箋云言淇與隰皆有厓岸
以自拱持亦申明傳意耳
芄蘭傳曰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是以芄蘭之柔潤溫良
反興君德之不如也箋云芄蘭有所依緣則起喻幼稺之

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非毛意矣　箋云其才能實不
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此亦傳意所包括者箋與傳意相發明　箋
云容刀也遂瑞也此非毛意蓋容刀與觿爲類不與瑞爲
類且以遂爲瑞又須破字不如傳義爲長
傳曰韘決也案周禮夏官繕人先鄭云抉者所以縱弦也
抉卽決　毛與先鄭說同箋云韘之言沓非傳意
伯兮傳曰伯州伯也蓋以詩言爲王前驅則必是稱其官
箋云伯君子字也失毛意矣
願言思伯無傳者易知也鄘二子乘舟傳願每也周南葛覃傳言我也　謂每我
思伯則甘心首疾也箋云願念也一句中言念又言思毛意

不如是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王

君子陽陽傳曰由用也疏無文案方言十三由式也是由可訓用邶式微傳式用也箋云由從也大意亦與傳同用房中之樂必從於房中可知分別者疏之體耳

揚之水王風鄭風皆有之鄭風傳曰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則此詩每章起二語皆當同疏云以興王者之尊豈不能施行恩澤今平王不撫下民自不爲耳非不能也蓋反興也若如箋云云則是正興不如傳義之深婉矣

傳曰蒲草也箋云蒲柳非毛意疏云首章言薪則不宜言草非也漢廣言刈其蔞上句卽是翹翹錯薪

葛藟王又無母恩此句是箋誤作傳毛詩挍勘記詳辨之云正義標起止箋云王又無母恩是其證

邱中有麻傳意言其在朝時能使墝埆處有麻麥草木箋意言其放逐之後能如此大意亦同但小序云國人思之則必是思其舊時傳義爲長　傳曰施施難進之意蓋君子難進而易退望其來而憂其不來也箋云伺閒獨來見己失毛傳意矣

傳曰子國復來我乃得食此小序所謂思賢也箋云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已似非

傳曰言能遺我美寶疏云謂在朝所施之政教是也箋云庶其敬已而遺已則是今始望其施政教不如傳意深遠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鄭

緇衣傳意以衣敝則王家當改爲自王朝還於其都則王家當授以采祿蓋衣祿皆受於天子常改爲緇衣常授以采祿則是常爲卿士也箋意皆謂民願衣之民願食之不如毛義之廣大矣下二章略同

大叔于田傳曰狃習也箋云狃復也案復爲之卽是習箋

亦申傳意耳

清人傳曰左旋講兵蓋軍尙左（禮記少儀文）故軍中皆左旋以講習武事小序所謂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也箋云左謂御者右車右中軍爲將則專指高克一車言非毛義亦與序不相應

山有扶蘇傳曰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高謂山下謂隰大謂扶胥與松小謂荷華與龍也（段懋堂云毛與鄭異鄭乃互易其大小）毛詩挍勘記據釋文扶蘇扶胥也無小字又據疏釋毛傳皆無小字釋鄭箋始有之（又云唯云傳言扶胥小木者有一小字乃後人誤添之耳）又云古疏胥蘇通用呂覽漢書說文（許氏扶作扶）皆謂扶疏爲大木

傳意正同箋非毛義

次章傳曰狡童昭公也則首章狂狂人也自當謂其臣箋非毛意（疏亦混鄭於毛）

傳曰松木也蓋橋乃喬之假借猶言山有高木也箋云喻忽無恩澤於大臣則是破橋爲槁失毛意矣　不見與乃見無傳者易知也言入其朝不見美而見不美者耳箋兩章俱言往覲不往覲則不見與見但以人意言並非實事全失毛意矣

蘀兮序曰不倡而和也謂君未倡始而臣已自行其意也箋云君臣各失其禮非序之意

傳曰君倡臣和也蓋以下二句乃詩人述君之意以責其臣箋云羣臣自以强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全非毛意次章亦同

丰俟我乎堂兮無傳者易知也儀禮（士昏禮）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雁再拜稽首是也箋云堂當爲棖旣破字非傳例又捨昏禮升堂不言而別言門棖甚無謂也

東門之墠傳以近而易與遠而難對言蓋謂東門之墠除地町町其踐履則易以與昏姻得禮則易若茹藘在阪則有阻礙其登陟難以與昏姻不得禮則難下二句則傳意甚明箋乃云易越而出女欲奔男之辭下二句又云望其

來迎已疏云鄭以爲東門之外有墠墠邊有阪茹藘之草生於上其爲禁淺與父兄之禁淺易奔男不來迎已耳又言欲奔之男其室近不來迎已不可得從也極形容女不待禮廉恥全無非託物起興溫柔敦厚之旨其失毛傳意更不待言

傳曰踐淺也蓋言家室雖淺自有主守欲取其物則難不比東門外栗樹無人守護取之甚易皆以興昏姻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也箋乃云栗在淺家室之內易竊取其意以喻女在淺家室亦易竊取又云栗人所啗食而甘者故女以自喻則是以甘食喻悅色恥心盡矣詩人何苦而代其津津言之固

知毛義深婉矣

子不我卽毛意女恨其不以禮來詩人稱常禮卽所以刺亂也鄭意其女謂何不速來則極言女之無恥全非傳意

子衿傳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此古人詩樂教士可考見者箋乃云女曾不傳聲問我則是朋友尋常存問之事於刺學校廢尚遠矣傳箋意殊鄭云嗣續也與毛異訓矣

子寧不來疏云毛意責其不一來習業箋當謂不一來見已耳

傳曰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與古者教以詩樂意相應箋但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較之毛義稍寬汎矣

揚之水傳曰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以興忠臣良士豈不能誅除逆亂乎箋乃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意稍淺近不如毛義深長次章亦同

出其東門首句毛意是詩人出國門覩婦女見棄者而閔傷之鄭意是男子棄婦者出國門有見而閔傷第四句毛意匪我思慮所能存救鄭意匪我思慮所存念毛以縞衣是男綦巾是女詩人所見知其人本是夫婦願其復還室家相保鄭意是縞衣綦巾俱言女卽棄妻者見其舊妻欲

其少留大意略同然自己言之其意淺旁人言之其意深毛義爲長

次章傳曰闍城臺也箋讀闍爲都不免破字至傳箋各句有異者皆與上章同

野有蔓草毛意以零露盛則草延蔓與君之恩澤流則民蕃息鄭意則以蔓草零露爲仲春昏期與傳意異毛以昏期是先年九月至次年正月也次章亦同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齊

著毛意以首章言士次章言卿大夫三章言君自上至下皆不親迎故陳古以刺時鄭意專就士言似未包括不如傳義矣　傳意素靑黃卽是充耳之物箋謂所以懸此充耳之物者便隔一層　毛意瓊華瓊瑩瓊英皆言所佩之美石故曰尙之廣雅釋詁尙加也　鄭意以尙爲飾謂卽充耳之物意義似淺矣

東方之日傳曰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其義甚明箋乃云日在東方喻君不明意思紆曲矣　傳曰履禮也謂以禮來我則就之由於君能以禮化民成俗也陳其盛以刺衰　箋則曲矣　次章倣此

南山傳曰國君尊嚴如南山然先言其居尊自不得無禮此風詩溫柔敦厚之旨雄狐句乃刺其非禮也箋謂雄狐求匹耦於南山則二句俱刺其意淺近矣　三句至五句傳箋無異　末句當刺齊襄公思文姜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　箋以懷爲來謂文姜何復來次章又云襄公何復從之自生

歧異

傳曰鞠窮也釋言文　刺魯桓何爲又窮盡文姜之邪心使如齊乎箋乃云何復盈從命至于齊乎意紆曲矣

盧令傳曰鬈好貌案說文鬈髮好貌謂其人貌既好而且髮好也田獵馳騁其髮易亂而能見好則其能可知　箋云鬈當讀爲權則須破字非毛意矣

敝笱傳曰衆大魚疏引孔叢子云衞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是則鰥爲大魚可知　箋乃云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全非毛意

傳曰如雲言盛也其從之盛正與魴鰥大魚一例所以難制箋云其從者之心意如雲意思紆曲雲之行順風耳云云未免放寬說了　三章其魚唯唯　二章其從如雨三章其從如水　傳箋之所以異大略相同

猗嗟傳曰選齊謂其舞則齊於樂節射必有樂以爲節　箋謂於倫等最上非毛意　貫中也謂穿侯而中之射以穿侯爲能　箋云貫習也意俱寬緩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魏

園有桃首二語傳意皆以爲興箋乃云魏君不取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則是實賦其事旣非傳意且近淺薄矣

傳曰夫人謂我欲何爲乎解子曰何其（夫人卽不知我者）箋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乃申明傳意疏似妄生分別耳

伐檀傳曰萬萬曰億蓋與九章算術同箋云十萬曰億則

以百千萬億十十遞加與傳意小異

傳云熟食曰飧本周禮（秋官掌客）蓋客始至之大禮舉大禮言正以見君子之不苟也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非毛傳之意（鄭答張逸以飧禮太多非可素云云亦頗勉強）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唐

蟋蟀傳曰外禮樂之外所包者廣箋云外謂國外至四境狹矣

山有樞傳曰愉樂也與雅訓同（釋詁文）箋云愉讀曰偷則破字非毛意矣

揚之水傳曰襮領也卽引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此引禮記郊特牲）

毛例不破字次章傳曰繡黼也三字相連成句謂諸侯中衣領繡作黼文以丹朱爲緣竝非以黼釋繡也箋云繡當爲綃（儀禮士昏禮禮記郊特牲引詩皆作素衣朱綃）全非毛意案爾雅（釋器）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襮領）毛傳與雅訓正同

傳曰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蓋謂爲曲沃隱諱俾勿招忌也箋云畏昭公謂己動民心案前文云何不樂云何其憂皆不畏動民心而於此畏之乎非傳意矣

綢繆序箋云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此鄭意耳毛意則昏期自九月至次年正月而止荀子所謂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者也

傳曰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是以束薪起興箋云今我束薪於野則是實賦其事非毛意矣

傳曰心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是十月之時在隅則謂十一月十二月在戶則謂正月中也皆昏姻之正期也箋云三星謂心星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在戶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俱與毛異夫春夏之時農功正急以此時行昏禮於人事甚未相宜不如毛義之安矣

傳曰良人美室也末章曰三女爲粲皆自其夫言之箋云女以見良人則自其婦言之毛義爲近情矣

傳曰子兮者嗟茲也虛言之箋云子兮子兮者斥嫁取者子則指其夫婦言之與毛異矣

采苓傳曰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蓋以采苓喻細小之行以首陽喻小人言語無徵驗也箋云言采苓之人皆云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喻事有似而非大意亦略同而稍紆曲不如傳義之明矣

傳曰苟誠也（論語里仁集解引孔注同此）甚明箋云苟且也且無信受之且無答然失傳意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秦

蒹葭傳曰蒼蒼盛也謂秦國之盛如蒹葭之蒼蒼然盛也但必待露爲霜然後歲事可成猶秦國之盛必待禮然後可與其意明而遠箋云喻眾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敎之則服已覺未能該括而疏申箋意尤爲紆曲非毛義矣　傳以在水一方喻周禮之不易用故曰逆禮則

莫能以至謂莫能至於興國也又曰順禮求濟道來迎之謂順禮則興國之道自來也箋以爲周禮之賢人不以敬順往求則不能見以敬順求之則易得見皆傳所包涵也（言周禮則必求知禮之人而用之）

黃鳥傳曰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喻意甚明箋云黃鳥止于棘以求安已也此棘若不安則移喻臣之事君亦然疏申箋云臣有去留之道不得生死從君語意紆曲不如毛傳之分明（下二章傳箋之分別亦然）

無衣傳曰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又曰仇匹也蓋秦人勇於公戰已成風俗觀小戎序言征伐不休國人

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其民不憚於從征可知箋乃云此責康公之言言不與民同欲又云怨耦曰仇似非秦國之風氣失毛意矣　此詩小序而不與民同欲焉句有可疑與毛傳意遠恐是後人所附益也　傳言民樂從征役則刺用兵之意自可於言外想見疏似調劑傳箋而爲言非毛意也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陳

宛丘傳曰子大夫也蓋子者大夫之通稱下二章擊鼓擊缶皆言大夫聲之也箋云子者斥幽公蓋因小序而言然君之風化先及於大夫刺大夫卽是刺幽公傳意與序似異而同箋蓋失之

東門之枌傳曰鬷數案鬷者(說文鬲部鬴屬此鬷之本義故其字从鬲)假借爲總召南(羔羊)傳曰總數也是則鬷總一也(傳曰鬷數卽以鬷當總毛例不破字也)　箋云於是以總行正申明傳意疏乃強生分別耳

衡門傳曰可以樂道忘飢語明而意遠箋云可飲以瘵飢瘵與療同既要破字非毛例且飲水以療飢語晦而意淺矣

東門之楊傳曰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蓋毛例以先年秋冬爲昏期之正至次年正月仍可爲昏(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毛意當同之)　箋云失仲春之月蓋鄭意以仲春爲正昏期非毛意也

澤陂箋云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亦是申明傳意惟又云喻淫風由同姓生則經傳皆無此

意也（下二章亦同）　傳曰傷無禮也下二句亦同此意卽小序刺時也箋云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疏云旣不能見益復感傷覺寢之中涕泗滂沱然夫淫風旣盛男女何難相從雖窮日夜而忘返未必有非之者何至不得見而涕泗滂沱耶不特非傳意亦非事實矣（下二章亦同）

傳曰蕳蘭也與溱洧傳同以蘭有國香之名喻女有國色之名也箋云蕳當作蓮則是破字傳無此例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檜

素冠傳曰素冠練冠也蓋十三月而練時人朞而除喪則無所謂練冠練衣矣故曰刺不能三年也箋乃以縞冠素紕言此大祥後之服僅不見此則大祥前猶未除服何至長言以刺之箋似密而疏不特非毛意也（下二章畧同）

傳曰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蓋同歸者依歸之意如一者合志之意毛意甚明箋於同歸云欲之其家觀其居處於如一云且欲與之居處觀其行也何其紆曲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曹

鳲鳩傳曰騏騏文也騏者青黑色謂皮弁之文如騏馬之青黑色也箋云騏當作璂以玉爲之則須破字非毛意矣

下泉傳曰稂童粱（爾雅釋草文）郭注曰莠類也（郝棲霞云穗如亂毿爲色青黃中亦有稃而不成米今人以飼牛驢）箋云稂當作涼既要破字且爾雅未有涼草之名全非傳意矣　傳曰二伯述職者二伯謂東西大伯如周公召公之類經傳未有言郇侯爲二伯者或爲之未久故無傳焉得此詩及毛傳以補之箋乃云爲州伯則是州牧下之二伯其所及者狹小非詩人思治之意不如傳義遠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豳

七月傳曰田畯田大夫也不解至喜者易知也箋云喜讀爲饎既要破字又云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古者官與民雖親而上下自有體將合無數耕者公設酒食乎則民不勝其擾若每一耕者卽設酒食乎則官亦不勝其煩事多窒礙非毛意矣

傳曰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在上者以身先之所謂風化所由箋乃云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夫人各有耦田家之女而皆欲嫁豳公子是謂不安其分何得謂風俗之美且田家之女多矣豳公子又安能盡取之此說之窒礙者不特失毛意而已

傳曰乘升也升車謂之乘升屋亦謂之乘也升屋則必治屋可知箋云乘治也以乘爲治意既紆曲且不見升高之意矣

饗者鄉人飲酒也傳曰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說禮甚明箋乃云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則自朋酒斯饗以下

句句與傳異紆曲多矣
鴟鴞序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則周公此詩所以言志自當以王室爲言每章傳義甚明箋乃以周公屬臣之官位土地爲言則何以明志至恩斯勤斯二句以爲喻屬臣之先亦殷勤於成王似迂遠而不切矣
二章綢繆牖戶傳意俱以王業言甚爲正大箋乃謂諸臣之先固定此官位與土地則已小矣今女下民二句無傳者易知也蓋以王室爲言箋乃謂屬臣之先固定此官位土地不欲見其絕奪非傳意矣
三章傳意言王業艱難正是周公之志也箋皆以屬臣先

世欲保此官位土地爲言何以明忠愛之志
四章傳意亦明箋皆以屬臣爲言既失毛意至以風雨喻成王則謂爲成王所漂搖未免有怨懟之嫌
成王誅周公之屬臣經傳皆無之若以爲欲誅之則是逆億之詞又何足以明忠愛之志此篇箋與傳違而箋義甚短
東山我東曰歸二句傳意言周公蓋感管蔡之事故其語沈痛箋以軍士言其意淺矣
三章傳曰烝衆也言軍士之衆也箋訓烝爲塵謂久見使析薪已失毛意傳於首章言烝窴也此章別一意箋乃混

之且下有于今三年之句其久何待言耶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無傳者易明也毛意以爲與鄭意以爲賦也蓋成昏之期毛謂在正月以前鄭謂在二月以後倉庚飛是二月傳箋意異然以爲與者意更深遠矣
破斧傳以斧斨與禮義喻四國之君廢其禮義是壞其國用周公所以東征而正其民人斧斨渾然不分用意深遠箋以斧喻周公斨喻成王強爲分別既非毛意其義亦狹矣
傳曰遒固也箋云遒斂也堅固則必斂聚箋申傳意疏自生分別耳

伐柯序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言周大夫則是刺成王可知箋乃謂朝廷羣臣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殊費解說
傳意以柯喻禮以取妻喻治國以斧與媒喻周公意甚明也箋乃以伐柯與取妻俱喻迎周公以斧喻賢以媒喻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夫君命召無諾成王欲迎周公周公必當至何論往召者賢與不賢曉意與不曉意乎非毛意矣
次章傳以伐柯之法可近取喻周公知禮以恕治國所謂絜矩也下二句言若得見周公則禮法大行其義廣大箋乃謂欲迎周公其道不遠人心周公行至當以饗燕之饌

說之其義狹小矣

九罭傳意以小網不宜處大魚喻東方小邑不宜處周公是以欲見周公當服袞衣繡裳以往詞意甚順箋云言取物各有器也則是以九罭當得鱒魴全非毛意又云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迎公專以衣服言亦偏而不舉矣

次章傳以鴻是大鳥不宜飛而循渚以喻周公聖人不宜久留東方詞意俱順箋云以喻周公與凡人處東都失其所夫凡人無處無之豈專在東都乎　傳曰周公未得禮也蓋以未得王迎之禮則歸無所在故於女東方信宿耳箋云信誠也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何其紆曲乎三章毛鄭之意有別亦如此

四章傳意以成王有袞衣而不服之以迎周公是無與公歸之道又言王當迎周公無使我羣臣心悲正是小序之意箋云東都之人欲周公留爲之君又云周公西歸而東都之人心悲於小序所謂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者不相照應矣

狼跋序謂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此所謂進退有難傳意與小序一也箋言進有難與傳略同至謂後復成王之位而老成王留之爲退有難夫成王留公自是敬愛之意何謂有難此與傳義相背馳矣

傳曰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赤舄人君之盛屨也蓋言周公欲待成王長成有大美之德能履赤舄几几然盛服以行禮然後歸政此能言周公之志者箋乃言周公復成王之位孫辟此大美成王又留以爲大師履赤舄几几然似未足以見周公之大矣二章傳箋之分別亦然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鹿鳴之什

鹿鳴傳曰周至行道也蓋謂嘉賓愛好我示我以至美之道卽小序所謂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也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既要破字且詩言燕羣臣則羣臣皆是在列位者又何必言及此不及傳義遠矣

四牡傳曰諗念也蓋言作歌之意正謂汝養母之心往來思念故也八字成句詩中多有此箋云諗告也則豈不懷歸二句俱是敘使臣自述其情以告於君意味稍近淺薄不如傳之深遠矣

皇皇者華傳曰每雖懷和也末章傳曰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卽此意也疏雖云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然又云定本亦有每雖則當據定本爲是箋引國語以和當爲私是與傳意異鄭箋亦有所本但鄭以懷私將無所及毛以雖中和當自謂無及畢竟有淺深之分矣（疏竟以鄭意爲毛意似非）傳曰忠信爲周謂有此忠信猶當咨諏卽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之意是毛以忠信在己言箋云見忠信之賢人末章云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是鄭以忠信在人言傳箋意異疏未分別似非

常棣傳曰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以喻兄弟相親則致和顯其意甚深（春秋左氏傳言鋭爽亦此意也）箋云不當作柎既要破字又云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大略亦同而以鄂喻兄以柎喻弟又以榮覆弟其意似傷於淺近不如毛意之渾然深遠矣

伐木傳意以伐木有聲鳥聞而驚以喻朋友設言相規友

聞而勉鳥飛而遷於高木以喻友勉而遷於高位末二句無傳者易知也言神明聽而祐之則朋友終久必志意和且功業成矣語明而意深箋云昔日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夫文王之爲世子何必與友生於山伐木耶鄭意賦而不興非毛意矣（箋云平齊等也亦非毛意）次章傳意以伐木而其柹許許然以喻友相勸而德進業脩故今與之燕飲箋云伐木許許之人今則有酒而釃之本其故也亦是賦而非興失毛意矣　三章傳箋之異倣此

傳曰酤一宿酒也蓋謂王偶無酒則使人急爲之一宿卽
可成矣箋乃云酤買之夫王者燕其故舊竟不能自爲酒
必待買而後得用乎甚非毛意矣
天保傳曰單信也此正解單字或曰單厚也則俾爾厚厚言重詞複矣姑備一說耳
箋云單盡也盡厚天下之民夫博施濟衆堯舜猶病豈可
以盡言不如傳義爲安　傳意天使爾信厚當亦汎言厚
德載福故下句以福言疏云天使汝誠信愛厚天下臣民
是也箋但以民言亦未該括　傳意俾爾戩穀罄無不宜
俱當汎言受天百祿亦惟人君可以當之箋以羣臣爲言
似非傳意疏亦混鄭於毛耳

第三章傳意亦當汎言福祿愈盛萬物之盛自在內箋但
以物言於毛意似有未盡矣
傳曰公事也猶言有事於先王耳言先王則先公可知箋
云公先公與毛異且先字在公字之下亦似於文義未安
采薇傳曰陽歷陽月也箋云十月爲陽是申傳意蓋上章
言歸亦歲莫則是十月可知周以十一月爲正月也　疏強生分別耳
傳曰捷勝也蓋渾言之無所不包箋云侵也伐也戰也鑿
矣此必非毛意而疏竟未分別
傳曰腓辟也於此辟敵則以爲庇廕可知箋亦申傳意疏
自生分別耳　杕杜匪載匪來無傳者易知也箋云君子
至期不裝載意不爲來毛意當同疏似失之　卜筮偕止
言或卜或筮俱嘗有事會言近止則是會人占之箋云合
言於繇爲近此亦傳意所括疏自生分別耳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傳但解罩罩而烝字無傳者豳風（東山）傳曰烝衆也此亦當然謂南方江漢之間有善魚則衆然以多篧取之喻世有賢者則欲廣取之於朝也箋云烝塵也未必是毛意疏乃混鄭於毛矣

彤弓受言藏之毛傳曰言我也諸侯自言我則受彤弓而藏之下二句又述王之意也鄭以受言爲受策命之言既非毛義又云受出藏之乃反入殊紆曲矣下章受言載之箋云出載之車也既出藏之乃反入矣又安得載之車乎

傳曰右勸也疏云謂設饗禮勸其功是也箋以賓尊於薦右解右字詞意甚曲且疏云初獻未得名爲勸此箋未足據也

傳曰醻報也言爲饗禮以報其功左傳所謂以覺報燕是也箋云主人又飲而醻賓謂之醻則專以醻酒爲言非毛意矣

六月傳曰日月爲常謂畫日月於旗則爲大常　服戎服

也即是韋弁服是常與服爲二物箋云常服韋弁服則合爲一非毛意矣

傳曰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則毛意亦是王命吉甫爲將而出征傳箋略同疏自生分別耳

傳曰御進也自王賜吉甫而言故進其同志之友與俱飲也（鄭於周禮女御及御史序官之注亦云御猶進也）箋云御侍也既與毛異其詞亦紆曲矣

采芑傳曰猶道也箋云猶謀也兵謀亦必有道箋申明傳意耳

車攻傳曰大芟草以爲防謂於寬大之地芟除草以爲獵場也凡寬大之地皆可不專指一處也鄭箋以圃田實之轉不及傳義之廣大

傳曰之子有司也謂有司於是夏苗之時則選數車徒末章之子於征亦謂有司從王而行者也允矣君子乃以宣王言有司備具田獵之事前之言有司即所以言王也箋云於曰也雖與毛意小異（召南采蘩傳曰于於此亦當同）想亦以之子指有司疏乃謂箋之子當斥宣王似非又云之子于征箋亦謂宣王行但于征當爲往征則又自生同異非鄭意矣

吉日傳曰麌麌衆多也謂牝鹿之衆多也箋云麕牡曰麌麌復麌全與毛異上既言鹿（牝鹿也）又連言牡牡其詞豈順

乎不如傳義爲安

傳曰祁大也文義甚明箋云祁當作麎麎麇牝也既要破字且上章已言麀鹿矣此又言麎牝豈不近複乎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鴻鴈之什

鴻鴈傳曰一丈爲板謂板長一丈也五板爲堵謂横累五板也疏引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然則五板爲堵者板廣二尺長一丈故横累五板則爲堵箋引春秋傳（定公十二年公羊傳文）謂板六尺非毛義矣（詩疏引王愆期公羊注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傳五堵爲雉疑五誤當爲三　此亦以毛說爲是）

庭燎傳曰艾久也仍是未央之意案左氏傳（襄公九年）杜注艾息也不息則久久則息與此傳足相發明箋云芟末曰艾是譬況之詞既非毛意且與前後兩章之解參差矣

鶴鳴傳曰良魚在淵小魚在渚善魚能逃處於深淵以喻君子則能逃遯而隱居小魚不能入淵而在渚以喻小人則不能深隱意味深長（不曰大魚而曰良魚者以喻善人故變其詞）箋云魚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則以魚之隱見喻君子之進退理自可通然不如傳義深遠矣次章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毛鄭之分亦同

黄鳥傳曰不可與明夫婦之道者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

去則夫婦之道苦是不明也箋云明當爲盟盟信也既要破字且紆曲甚矣

我行其野傳曰樗惡木也蓋以適野而所采者乃惡木以興出嫁而所遇者乃惡夫也三章大意略同並不以時令言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下二章皆云亦仲春時生可采也俱以時令言蓋鄭以二月爲昏期之正故也全非毛意矣

斯干傳曰猶道也言兄弟無相責以道矣蓋以道相責備則必至傷恩門內之治恩掩義彌縫其闕而已意義深長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言無相詬病也既要破字且意義

淺矣

傳曰似嗣也謂嗣續先人之志以築室蓋前人所未及爲之事待後人爲之既成而推本於前人者知其志也此意甚深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既云築室則宗廟不待言而可知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謂已成其宮廟也意義殊淺不特非毛意而已又案巳午之巳與既已之已古音不分故箋云謂已成其宮廟也疏乃云鄭以爲於國門之左在已之地立廟似誤

傳曰芋大也言君子所以光大蓋居移氣築室非徒爲美觀正謂爰居爰處則光大也箋云芋當作幠既要破字又云幠覆也君子之所覆蓋夫居於室中其爲覆蓋豈待言不及傳義遠矣

傳曰躋升也與前章芋大也同意謂君子居此則日進於高明也其意無所不包箋專以宗廟言故云君子所升祭祀之時似偏而不舉矣

傳曰正長也冥幼也謂噲噲然寬博是其羣臣之長者噦噦然閑習是其羣臣之幼者蓋既言築室成而言其居於此室者也箋云噲噲猶快快也噦噦猶煟煟也又以正爲晝以冥爲夜言宮室寬明晝夜俱快似紆曲矣

乃安斯寢無傳者易知也爾雅釋詁安定也安止也毛傳

多與雅訓同謂乃定止於斯寢也箋以安燕爲言似非毛意

傳曰裳下之飾也其義甚明奉璋峩峩是臣之職箋云裳晝日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以下之飾爲晝爲外事俱紆曲之甚　傳曰璋臣之職也蓋奉璋峩峩則是臣職若公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則非臣職矣箋云玩以璋者欲其比德明成之有漸半珪曰璋故言成之有漸此則傳意所包括疏強生分別矣

傳曰裼褓也不言其義褓所以藏小兒似謂示女子當深藏耳箋云褓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全非毛意　傳曰婦

人貧無威儀也語明而順箋云儀善也理亦可通而詁訓小異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傳曰實滿猗長也蓋謂南山充滿而長遠也箋云猗猗也言南山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用意太曲矣疏以王肅之意爲毛傳之意與箋意稍混矣

傳曰氏本太師執政是國之根本也箋云氏當作桎牿之桎破字而且費解矣　傳曰毗厚也箋云毗輔也此則義本相因（輔之則必厚）鄭亦申毛耳

傳曰庶民之言不可信蓋事事躬親則下情不壅於上聞故其言可信若委政小人則所言民情未必得實故不可信此就上言箋云恩澤不信於衆民則就下言其意不相足傳曰勿罔上而行欲王親政以息民之欺罔也箋云勿當作未則下民未罔其上矣甚費解說

傳曰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箋云殆近也無小人近夫近小人則必危傳箋大意亦同而詁殆字則小異矣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無傳以弗躬弗親經文卽可互證也箋云欲使昊天出圖書必非毛意憂亂而望天出圖書不

亦迂乎且與昊天不傭章箋例有異矣

傳曰正長也蓋謂師尹不平使下民不懲止其爲惡之心而反怨其長上也箋以邪正對言非傳意矣

正月傳曰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蓋以周道成於文武天下之人皆因文武而始得遂其生故云沔水篇以京師爲諸夏之父母卽此意也箋云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則但就一身言理雖可通而不及傳義之廣大矣第三章念我無祿傳箋之分別亦同

傳曰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爲臣僕案周禮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謂爭常有害於人亦是罪之輕者置

之圜土而施職事焉謂晝則役之夜則入於圜土役是臣僕之事故謂之爲臣僕也近時方望溪先生曰臣妾聚斂疏財蓋士大夫之家始有之如後世官賜奴婢耳戰國秦漢以後平民始得相買爲奴　蓋謂民之無罪者亦并以爲臣僕是王政之急暴也箋云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全非傳意且汎言民家之賤者亦與古無奴婢之義不合

傳曰勝乘也蓋謂王既自言能有所定實則無事不於人而乘陵之非眞能有定也箋云王既能有所定又云凡人所定皆能勝王意義較淺非毛意矣　毛意訓伊爲維蓋呼天而訴之曰維誰憎惡乎語意分明箋云伊讀爲緊緊猶是也則以有皇上帝伊相連而言既非毛意且紆曲甚矣

傳曰賓因也已了然矣箋云賓仍也又將仍憂於陰雨不特紆曲而仍字與又字不甚分別非毛意矣

彼有旨酒彼字無傳蓋此詩刺幽王則彼字必指幽王所謂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也箋云言尹氏富既非傳意且與節南山篇相混　傳曰云旋也蓋風雲之雲本作云故訓云爲旋取象雲之回旋也箋云云猶友也言尹氏與兄弟相親友爲朋黨意甚紆曲矣

天夭是椓傳以天喻王故天屬君因以椓屬在位箋則以天屬天椓屬王者然君之虐政亦由於天不悔禍在位之

虐亦由於上無仁君語似小異意亦大同也

十月之交篇毛意謂刺幽王蓋小序之說鄭以毛移其篇第耳本爲刺厲王詩云云此亦以意言之非可顯證也疏意亦以毛爲長

雨無正序是刺幽王而箋亦謂刺厲王故周宗既滅毛意言周先生之道爲天下所宗既已滅亡無所止而安定箋則云周宗鎬京也王流于彘無所安定全非毛意矣

毛意言幽王故戎成不退饑成不遂皆汎言天下之大勢鄭意皆以民叛厲王流王於彘爲言　莫肯用訊毛意是莫肯以憂危告於王與憯御憯憯日瘁相形鄭意但以爲

衆在位者莫肯以戎成饑成相告語理雖可通不及傳之深婉矣　傳曰以言進退人也蓋謂幽王於道聽而稱其人者此欺世盜名之人則答其言受而進之有譖人此誣善之言則又信譖毀之言而退之王之用人如是周道所以亡也箋則以爲羣臣惡直醜正又以答爲距意謂有當聽之言則共距之有譖人之言則共助而排退之與毛意異而甚紆曲矣

毛意是幽王在朝之臣責離居之大夫不還居王都其詞明順鄭意以厲王流于彘卽謂王都是彘費解說矣　鼠思泣血二句亦是幽王朝臣之詞蓋謂我所以憂思泣血

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言而不爲小人憎疾故思汝矣語意自然而深痛鄭以爲離居者之言謂我憂思泣血欲還王都今無一言而不道疾者方困於病故未能也詞紆曲而意淺薄矣

小閔傳曰猶道也謂龜不告以吉凶之道箋云猶圖也謂龜不告以所圖之吉凶大畧相同而傳意較簡括且明順

傳曰靡止小也蓋詩人謂今之國雖無所居止此言其地小之意無所居止則狹小可知靡止二字合言見其小非以止爲小也箋云止禮也言天下諸侯雖無禮則靡止二字分言但以止爲禮全非毛意

巧言傳曰憮大也爾雅釋詁文謂亂如此大也昊天大憮亦是呼天而言王之虐甚大也箋云憮敖也謂亂如此敖慢頗費解不及傳之明又以大憮爲王甚敖慢我亦不及傳之括

傳曰僭數涵容也謂亂之初由于讒譖數進始入而盡見涵容也箋云僭不信也涵同也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大意亦不甚異而於僭始之始字無著不如傳義矣

傳曰毚兔狡兔也疏引倉頡解詁云毚大兔也大兔必狡猾蓋謂躍躍然之大兔雖則狡猾遇見田犬則犬能獲之

以喻讒人雖有深心無不可忖度也箋云遇犬犬之馴者未見證據

何人斯篇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無傳　壹者之來俾我祇也傳曰祇病也蓋謂汝一者之來見王遂使我病是以不能無疑也然則云何其盱亦謂汝一者之來見王云何其使我有譴責之病乎皆是以來爲見王以病爲蘇公受其病語意自順箋云一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又云一者之來見我我是使我心安也全與毛異而其意紆曲矣

巷伯傳曰遷去也蓋謂讒人相教戒以盡心行讒倘不然則王豈不暫受汝言既而必舍汝而遷移矣語意明甚箋

云遷之言訕也已則亦將復訕誹交意既紆曲且以王之責
下爲訕誹殊未安

毛詩通攷

[seal]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谷風之什

蓼莪傳曰腹厚也爾雅釋詁文蓋腹複通禮記月令釋文腹本又作複凡物重複者卽加厚之意釋名釋形體腹複也腸胃之屬以自裹盛復於外複之是厚之義箋云腹懷抱也則母兮鞠我句已包此意傳曰鞠養何必再言

大東傳曰穫艾也語意甚明箋云穫落木名也全非毛意

傳曰載載乎意也謂既穫之薪尚可存載於心意故不欲沈泉浸之箋云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蓄之以爲家用則其意淺近既穫之薪自然可載而歸此皆傳義所包括也

傳曰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本甚分明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既要破字又云周世臣之子孫在冥氏穴氏之職使搏熊羆益紆曲矣

四月傳曰徂往也暑盛而往矣語意分明箋云徂始也六月乃始盛暑亦是傳義所包分別者疏之體耳其實兩意可通

傳曰構成箋云構猶合集也合集所以能成毛鄭意同疏
自生分別耳　傳曰曷逮也疏云釋言文案爾雅釋言曷
盍也不訓逮毛蓋以曷卽遏釋言云遏遾逮也傳例不破
字故曰曷實讀曷爲遏也疏未分明　箋讀曷不改字故
云曷之言何也與毛異矣
傳曰鶉鳶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言在位者並非鶉
鳶亦如其飛至天取小鳥以爲食是貪殘也賢者並非大
魚亦逃處以避亂本分兩項人箋云民性安土重遷今而
逃走亦畏亂政則四句皆言民之驚駭辟害非毛意矣
北山傳曰鞅掌失容也以鞅掌連言箋云鞅猶何也掌謂

捧之也分鞅掌爲二非毛意矣
小明傳曰除除陳生新也蓋承二月初吉言初吉是生新
也生新則必除陳箋云四月爲除是謂除與余通不免破
字且忽言二月忽言四月亦覺混淆不及傳義自然
鼓鐘傳曰幽王用樂不與德比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蓋樂
以象功昭德不與德比卽是淫樂箋以嘉樂野合爲失大
意亦通疏之體自當分別耳
傳曰妯動也憂而且心動是有兩意較之傷悲尤甚箋云
妯之言悼也欲與相悲相配然不見詩人變化之妙非毛
意矣　傳曰猶若也謂不若幽王之淫樂也語意甚明箋

云猶當作瘉則是破字非毛意矣
楚茨以介景福無傳而毛意介皆訓大箋云介助也非毛
義矣
傳曰肆陳將齊也或陳于牙或齊于肉案爾雅釋言將齊
也郭注謂分齊也牙若屠家縣肉架既殺乃陳之於牙上
分齊其肉所當用此皆在或剝或亨之前經文變化之妙
也箋云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則皆在剝
亨之後循文立義全非毛意矣
傳曰皇大謂先祖之靈於是美大之箋云皇往也先祖精
氣歸往之既與毛異且多紆曲矣

傳曰燔取膟膋案膟膋者血與腸間之脂取膟膋以燔於
爐炭也　炙炙肉也此薦於俎者毛意爲俎孔碩所包甚
廣箋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則孔碩專指
燔肉炙肝不及傳義之廣大矣　傳曰豆謂肉羞庶羞也
包括不一又以賓尸與薦客分言箋語皆申明傳意但鄭
意言從獻之俎則一切皆與毛小異故疏分別言之
傳曰稷疾勑固也謂孝孫祭祀既整齊既疾速既匡正既
愼固禮無所失故神錫之福也箋云齊減取也意謂祝於祭物內減
取之以授尸爲嘏也稷之言卽也意謂孝孫就尸之前受嘏也又云使宰夫受之
以筐其意讀匡爲筐是破字也祝則釋嘏辭以勑之意謂祝遍尸語以勑告主人則

二句皆以尸嘏主人言與毛意適相反也
信南山傳曰甸治也謂南山之野得爲田者皆由禹之所治於地之廣狹無所不包箋但以六十四井之甸言理可相通然皆毛意所包括也
先祖是皇報以介福以楚茨傳箋例之毛意謂先祖神靈於是美大之報以大大之福鄭意則謂先祖之神於是歸往之報以助其受福各明一義然傳文爲順而意明也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甫田之什

甫田傳曰甫田謂天下田也蓋甫者大也以天下言則大之至矣十千言多也渾言之則無所不包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殊爲紆曲又以十千爲一成之數亦似拘泥　尊者食新農夫食陳此敎以孝悌所謂老少異粻也箋云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則專以官之倉廩言義理亦精但與傳意小異矣　毛意介訓大疏云國用充足所以成大功所以自安止是也箋云介舍也似不如傳義之自然　治田得穀俊士以進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也箋云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此亦傳義所該括然數句連言不及傳之分明

毛傳介皆訓大以介我稷黍謂大獲我之稷與黍也箋云介助亦傳義所括　傳曰穀善也卽既富方穀之意箋云穀養也亦傳義所括而不及傳之廣大矣

曾孫來止傳箋意同以其婦子饁彼南畝毛意指農夫之

婦子鄭謂成王親與后世子行王后而于田豈不疑於輕
出乎又謂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亦疑於小惠
未徧也毛意田畯至喜即是喜農夫之克敏攘其左右是
田畯教農夫以除草嘗其旨否是教農夫以辨土氣之和
與否語意甚明箋云喜讀爲饎攘讀爲饟則皆破字非毛
例至謂司嗇至又加之以酒食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
嘗其饋之美否皆似有親而不尊之嫌不特非毛意也
報以介福無傳者毛意介皆爲大謂爲農夫求福於八蜡
之神而神報以大福也鄭意介爲助故云爲之求福助於
八蜡之神然報以助福殊似紆矣

大田俶載南畝無傳蓋以爲始事於南畝也箋云俶讀爲
熾載讀爲菑亦不外毛傳之意按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菑亦是始事之意　但
俱要破字非毛例也
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毛鄭意異亦與甫田篇同
傳曰騂牛也黑羊豕也並不言祭某方則用某色疏云此
四方旣非望祀故用牲無方色之別是也箋云陽祀用騂
牲陰祀用黝牲援陰陽之異用以證四方必異其牲騂牲
宜祀南方黑牲宜祀北方舉二方以該四方與毛異矣
鄭必訓介爲助亦與毛異
桑扈交交無傳案秦黃鳥　傳曰交交小貌此亦當然箋云

交交猶佼佼此非毛意疏似混鄭於毛矣　傳曰胥皆也
本爾雅釋詁　文天下皆樂是君子之心其義甚廣遠箋云
胥有才知之名不特不包括且即以用賢論六德有邦三
德有家亦非才知所能盡也二章亦然
傳曰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語明而雋言
百辟皆以爲法則天下之民豈不戢聚而歸之乎豈不畏
難而順之乎畏難猶言畏憚也　則其受福豈不多乎箋語似徑而
率全失毛意矣
頍弁傳曰弁皮弁也箋云言幽王服皮弁之冠是維何爲
乎言其宜以宴此正申明毛義傳箋本同疏自生分別耳

車舝傳曰景大也爾雅釋詁　文同箋云景明也案廣大者
必光明箋之意亦傳所包括也
賓之初筵傳曰秩秩然肅敬也箋云秩秩知也人必智而
後能肅敬毛鄭之意亦相因也　毛以爲燕射鄭以爲大
射案序言幽王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則未必言大射傳義
爲安
賓之初筵毛以爲行燕射以洽百禮者毛意蓋言禮之多
耳鄭以爲大射故云合天下諸侯所獻之禮　傳曰壬大
林君也謂有祭祀之大禮有人君以行禮也箋云壬任也
謂卿大夫也非毛意　各奏爾能即是言射事疏未釋也傳曰

仇匹也毛意謂賓比耦以射也箋云仇讀曰㪺則破字矣傳曰室人主人也蓋就燕射言之箋云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　毛意入又者入於次又射也鄭意入室復酌爲加爵也蓋以爲大射習禮助祭故全與毛異也　毛意以康爵爲安體之爵鄭意以康爵爲虛爵毛意進酒於中者以飲不中者則言射也鄭意則言祭也

傳意言燕禮則賓之初筵俱是汎言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不如傳之自然矣

燕禮有司正以監察儀法此立監佐史卽立司正之意傳曰立酒之監佐酒之史竝未有督酒欲令皆醉之意箋所

云者非毛意也　式用也式勿從謂用酒醉時勿從而謂之箋云式讀曰慝破字非毛例矣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魚藻之什

采菽傳曰菽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也此語實賦其事毛鄭意同惟次句毛意謂筐筥所以受所采之菜與禮命所以待來朝諸侯意婉而承鄭意則實賦其事而已（二章及四章傳箋之異亦然惟三章起二句傳意亦實賦其事箋無異）

汎汎楊舟二句傳曰明王能維持諸侯也　亦是戾矣蓋

謂明王待諸侯其德如此亦是至美矣（俱就明王言通篇一意）箋於章首云猶諸侯治民御之以禮法於章末云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忽言諸侯與各章意不相連貫全非毛義

角弓傳曰塗泥附著也語意簡明箋云附木桴也（疏云桴謂木表之皮）　瀌瀌　既失毛意且詞費矣

莫肯下遺傳意蓋謂小人失教者莫肯自卑下而遺棄其惡心也箋云遺讀曰隨則破字非毛義矣

菀柳傳曰蹈動言王之性情不常甚變動也箋云蹈讀曰悼既不免破字又云甚使我中心悼病則是上帝言幽王

甚蹈又爲諸侯自言四字分兩截何紆曲也　傳曰靖治
箋云靖謀義亦相因但毛意謂王使我治事則後日我當
更至焉言外見王不使我治事我惟恐得罪所以不欲朝
也意自深婉鄭意則極誅也假使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
信讒後反誅放我云云多少委曲全失毛意矣下章毛鄭
之同異放此
傳曰瘵病也言諸侯無往朝王而自取病也箋云瘵接也
則讀瘵爲際而破字矣　毛意王使我治事則後來我亦
行而朝王鄭以行爲放與毛異義
都人士毛傳曰尹正也則吉是善可知箋云吉讀爲姞既

要破字又云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案
前章綢直如髮箋云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則固以其德
性言此章不當忽有異也
傳曰厲帶之垂者蓋形容都人士之衣服有常也箋乃云
而亦如也又云厲字當作裂既非毛意且破字矣
采綠毛意以首二句爲興謂人有采綠而不盈兩手由其
有他志以興此婦人不成一事由於念其夫箋乃以爲此
婦人自言則意味甚短非毛意矣次章毛鄭之異亦然
五日六日皆經文分明傳以五實是言日則六日亦然箋
乃云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此兩月字非經文所有

白華本色潔白白茅亦潔白二者本一類皆以興申后箋
乃云菅茅忍中用矣茅比於白華爲脆則白華白茅竟不
同類矣而可乎詩言白茅皆喻潔清觀召南野有死麕章可見
茅以束菅皆雲露之所潤與申后有德而受禮法約束皆
當爲天所眷也箋乃云白雲下露養可以爲菅之茅使與
白華之菅相亂　傳曰步行猶可也謂天行艱難於申后
使之子幽王不可之何等分明箋於行艱難之下要增妖
增久矣又以猶爲圖於王不圖之下要增其變之所由豈
不詞費
經言碩人皆美詞此無傳者已見於衞風也念彼碩人念

申后也箋以爲念褒姒必非毛意疏竟以鄭混毛矣四章
六章碩人皆當同
瓠葉有兔斯首無傳蓋兔當以首計斯首者猶言此一頭
耳箋云斯白也斯白之字作鮮既非毛意且兔之白者多
矣但言有兔白首何爲乎
漸漸之石傳不多及者以爲詩人實言其事皆可望而知
也箋於首章次章皆以上二句爲喻既非毛意且既謂其
衆彊而無禮義乃以山石高峻擬之乎必不然矣　箋云
邦域又勞勞廣闊則是讀勞爲遼破字非毛意　每章末
句皆是武人久病在外之詞語意分明箋皆紆曲之甚

不皇朝矣卽朝夕不暇之意疏乃混鄭於毛也

次章箋云卒者崔嵬也本爾雅釋山文讀卒爲崒是破字非傳例也　不皇出矣蓋久役於外憂其不得出險也箋云不能正之令出使聘問於王旣違傳且費解疏語亦非毛意

三章前四句皆卽事而言箋乃云豕性唐突難禁制白蹢尤蹢疾今離其繒牧之處與衆豕涉水之波喩荊舒君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云云何其曲也又云將有大雨徵氣先見於天言荊舒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疏云荊舒本好亂王又爲不善之政以加陵之委曲多矣　不皇他矣卽莫知其他也箋云不能令其守職不干王命疏云干犯王命是爲他事皆失毛意且甚不自然

若之華次章傳曰華落者首章言將落此章言華既落惟有葉青青然語甚分明箋但云陵若之華衰則與上章箋所云華衰則黃無別矣

傳曰治日少而亂日多乃言所以可食而鮮飽之故意自了然箋乃云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矣其解可以食幾於以辭害志又云軍興乏少無可以飽之者則仍不出毛之範圍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文王之什

文王傳曰哉載侯維也蓋謂文王敷陳明德錫及後人以成周家之福維文王之孫子受之案載成也國語周語注小爾雅同毛意本明箋云哉始侯君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故天下君之夫周是舊邦何待文王造始且周家積功累仁亦不必言文王造始天子諸侯皆君也文王旣爲諸侯子孫自世世爲君亦何待言皆不及傳義之自然矣疏言文王又載行周道亦必非毛意

傳曰思辭也蓋幸皇天生此多士而出以歎美之辭箋乃云思願也謂周之臣又願天多生賢人則以爲期望之辭不特紆曲非毛意而下文王國克生云云皆是設想語餘味索然

侯于周服傳但言盛德不可爲衆而意已明箋云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夫商之孫子臣服於周故曰不可爲衆若言其爲君則不可爲衆之意未甚顯失毛意矣下章首句傳箋之分別亦如此

傳曰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蓋君臣皆震動恪恭則合一世而並受其福故下文卽以鑒殷申儆之箋乃云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其意未廣大則下鑒殷之意亦不警策矣　毛意天之大命不容易釋文易毛以豉反不易言甚難也鄭謂不可改易其意淺矣

傳曰義善蓋以義問連文謂宣布昭明其義善之聲問語意自明箋以宣為徧謂徧明以禮義問老成人云云則以宣昭義三字連文又於問字之下增多老成人三字甚失毛意

大明傳曰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蓋此

詩以文王為主故首言文王後文篤生武王云云始言武王也箋以明明者謂兼言文王武王全非毛意　毛意不易維王言尊位不容易居也箋乃云不可改易者天子也則與天難忱斯之意不貫疏則混鄭於毛也

傳曰嬪婦京大也言為婦於大國蓋稱美之辭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未有所據非毛意矣

傳曰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蓋承大邦有子一連說大姒之賢至親迎始說行禮箋乃云文王以禮定其吉祥於親迎之前但言納幣轉覺不備殊失毛意

于京無傳已見於亥章此當言于周家于大國也箋云於周京之地與毛異矣

維予侯興傳曰言天下之望周也維侯皆語辭予者親之之辭蓋人心歸周樂其興起也　傳曰言無敢懷貳心也亦是言天下人皆服周而無貳語意甚明箋云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則讀予為賜予之予非毛意且上二句言人此句忽言天又與上帝臨女意略複不如毛義遠矣箋云天獲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以為戒武王之詞惟恐武王之有疑貳殊費解矣

傳曰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故訓肆為疾訓會為甲謂疾往伐商在甲子之朝也箋云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則訓清

明為昧爽但言故今合兵於昧爽至伐商之後而天下平並未言及篇終總結之體似不應爾不如毛義為長

緜度之薨薨傳曰度居也既居其土於板中則必先投其土於板可知箋云度猶投也仍不出毛之範圍疏自生分別耳

臯門應門冢土詩人皆舉後來之名以相稱美耳當大王時恐未有此名傳曰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應門又曰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也曰致曰遂則皆為後來之名可知箋乃以為諸侯之常禮然則殷制王國與侯國無別矣可乎

棫樸傳以為薪之謂民得以為薪以興聘取賢才槱之謂民得積聚以待用以興賢才衆盛國家聚之於朝是以蕃興也箋以薪之為豫斫為薪槱之為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專就薪木言全失興寄之意　傳意濟濟者文王之多容儀所謂臨朝淵嘿也左右趣之是百官疾趨以輔政各舉其職小序所謂文王能官人也箋以濟濟為祭祀之容左右趣之為諸臣相助積薪既局於一端且全不見能官人之意

傳曰半圭曰璋(並未言瓚)髦俊也(並未言士)蓋以君臣行禮言意義隱括箋但以祭祀為言既偏而不舉於奉璋則曰王祼以

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於髦士則曰士卿士也俱於詩人言外增設全非毛意

末章先言追琢然後言金玉故傳意以為可彫琢為文章由金玉本有其質性以興文王之教化皆由於生安之聖性也毛以相為質鄭以相為觀視故箋云喻文王為政先以心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視而觀之如覩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既不見由人工而追想本質之意且金玉實言其象而追琢又虛言以喻研精禮義似乎立言不倫

旱麓黃流在中蓋謂玉瓚以圭為柄以黃金為勺鬯酒在其中流出為金所照而其色黃也箋乃云黃流秬鬯也按秬是黑黍以秬鬯為黃流未見有證據不如傳曰黃金所以飾流鬯也於義為安

鳶飛魚躍語相連意相近傳本中庸為訓甚明箋乃以鳶飛喻惡人遠去魚躍喻民喜得所強生分別甚無謂也

傳曰言祀所以得福也箋以介為大謂祭祀則有以加大其福祿也箋云介助非毛意

思齊傳曰京室王室也甚明箋以京為周地名既無確據且於室字之上加以地名亦覺詞費矣

宗公者宗廟之先君也傳義與神罔怨神罔恫一氣連貫

箋以宗公為大臣則不得言神矣故又云能當於神明何等紆曲　適妻必擇其德故箋云寡有之妻言賢也此與傳似異而同者　傳曰御迎也毛例不破字而其意以御當迓見脩身齊家治國相連接之意箋云御治也亦傳義所括然不見家國相通之意矣

此詩序言文王所以聖故在宮在廟數句傳俱以文王言箋乃謂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助文王祭廟則尚敬其意隔矣　傳曰保安無厭也訓保為安以射當斁(傳例不破字也)語意自然箋乃以保為居謂在辟廱不明者亦得觀於禮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言養者云云則皆以羣臣言耳

箋又云爲厲瘕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以烈假爲厲瘕旣要改字非毛例且意甚紆曲不獨以瑕爲已失毛意也

毛意式爲法鄭云式用也毛意入是入道鄭意入是入廟傳曰性與天合專言文王之聖也箋謂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不能諫爭者亦得入則皆言羣臣耳　傳曰造爲也謂所習必有業也箋以造爲造成與傳小異其實亦毛意所括也　箋云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化其臣下則讀斁爲擇字改而詞費矣

皇矣傳曰二國殷夏也本言殷紂而夏桀正可竝稱故連言之疏云猶嵩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是也箋乃以殷紂

及崇侯爲言夫紂之臣固不止崇侯偏而不舉矣　傳曰四國四方也語意渾然箋言密阮徂共近於鑿矣　傳曰究謀度居也謂四國皆從桀紂謀而從之居也分別甚明箋云度亦謀也則無別矣　傳箋皆曰耆老也鄭意申毛而孔疏強生分別耳

傳曰串習夷常路大也蓋謂天以文王世世習於常道故使居是大位也箋云串夷卽混夷則以串爲混竟破字矣又云路應也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蓋謂文王應天之去惡而與善也紆曲多矣

傳曰慶善光大也蓋謂天意篤厚於王季之善則賜之大位使其子孫有天下也箋乃謂王季厚明大伯之功美始使之顯著使傳世稱之夫大伯之讓無迹可見故王季可安聖人所以表明之曰可謂至德倘王季明知其讓則叔齊於伯夷之讓亦不肯受而逃之豈王季而能安然受大伯之讓乎必不然矣

其德靡悔無傳者篤公劉傳曰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則毛意蓋言王季比于文王之德合乎人心使人無遺憾也箋乃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則謂其德足以比之而無恨殊費解矣

傳曰無是畔道無是援取蓋謂無有畔道而援取人之國邑　有兩層意箋

云畔援猶跋扈也旣無確證而併兩意爲一非毛義矣

傳曰岸高位也毛意誕爲大登爲升謂大先登於高位　箋云登成岸訟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夫各君其國而欲平他國之獄訟正他國之曲直乎未必然矣疏語亦近迂　毛意敢距大邦謂不能事大國耳箋謂密人敢距周家侵阮徂共之師則三句連讀全非毛意　毛意侵阮徂共是密人侵之以徂爲往故傳曰遂往侵共惟密人侵小故王赫斯怒也箋旣以爲文王侵阮徂共矣則下文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二語豈不贅設乎箋又以阮徂共爲三國旣無確據且下文以按徂旅又不言阮共何耶不如傳義多矣

傳曰京大阜也蓋謂密人之來依止我周京卬大阜之旁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皆謂密人無矢我陵四句則周人之語也箋乃云文王但發依居京地之衆箋以京爲周地名未見確據往侵阮國之疆登山脊而望阮之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無敢飲食於其泉及池者與毛意全背傳曰矢陳也甚明箋云矢猶當也亦費解又云每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則不得已而爲之辭紆曲甚矣　傳曰小山別大山曰鮮指其地形而言箋云鮮善也則空言而已　傳曰方則也法則其人者必先嚮之箋云方猶鄉也亦傳意所包括矣

傳曰不大聲見於色意極精細善於言明德也箋云不虛

廣言語以外作容貌意則淺矣　傳曰不以長大有所更語極自然箋云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此乃諸侯之常事豈足以稱文王耶　不識不知二句無傳者蓋言文王生安之德本易知也箋乃云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意亦略同而語則窒礙夫以古爲鑒可以知興替豈有不識古不知今之聖王乎　傳曰仇匹也蓋借仇爲逑也謂文王匹敵之國兄弟則昏姻之國也疏語似非毛意箋云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者女當謀征討之則於詢下須增謀征討之意稍勉強矣

傳曰言言高大也仡仡猶言言也蓋言崇城之高大依然則文王之神武不殺可知矣箋乃以言言爲將壞貌仡仡意同不言可知則以臨衝之閑閑茀茀俱是攻城全非毛意　箋以伐爲擊刺肆爲犯突似與傳小異而其實皆傳義所包括也

靈臺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傳曰論思也毛意於是思念此鼓鐘之和於是作此樂於辟廱於字樂字毛皆如字讀語自分明箋云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則以論爲倫旣要破字又云於喜樂乎諸在辟廱中者則讀樂爲喜樂之樂俱非毛意

下武不遐有佐傳曰遠夷來佐也蓋因上句四方來賀言中國諸侯則此句當言遠夷乃有次序箋云言其輔佐之

臣亦宜蒙其餘福則不見遠近之序矣

文王有聲詒厥孫謀無傳者易知也詒謀及孫則其子之安可知然其謀能及遠者無非順事則箋意亦傳所包括而讀孫爲遜不免破字疏竟未分別之非毛意也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生民之什

生民傳意以履帝武敏爲句歆攸介攸止爲句毛蓋謂姜嫄隨高辛氏帝祀郊禖踐履高辛之武迹將事敬而敏疾神歆饗其祭於是爲天神所美大爲福祿所依止則震動而有身則獲福夙早此等實事之詁訓毛必有所師傳非可聽說箋謂祀郊禖之時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

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於是有身而肅戒不復御云云則以帝爲天帝既近荒誕而以敏爲拇以介爲左右以夙爲肅俱不及傳義之自然

傳曰不寧寧也不康康也毛意蓋謂天意福祐姜嫄以顯赫其神靈上帝豈不降福而安寧之乎姜嫄豈不見安康於禋祀乎由禋祀而得安也故居然無疾病而生子也語本分明箋云姜嫄以赫然有神靈乃天帝之氣也心不安之不安徒以禋祀無人道居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云云毛在鄭前此實事未見確據而與毛背可乎

傳曰覃長訏大也語本分明箋云覃謂始能坐訏謂張口嗚呼轉費解說

傳曰方極畝也謂穀生而方正極滿於田畝而無曠上也箋云方齊等也蓋謂苗之生略同非或壯或弱也意轉不明　傳曰種雍種也謂其苗雍腫而肥也與實發爲類箋云種生不雜也則與發長之意異矣傳以苞爲本也箋云苞亦茂也此則傳意所包括者　傳曰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郃案世本云有郃氏女曰姜嫄則郃爲后稷母家堯封之於此正以其初生有神異所以順天也箋云堯改封於郃未見確據

傳曰肇始也以后稷初封於郃故得穀以歸始行郊祀之禮也箋以爲后稷本得郊天蓋早爲諸侯上章謂攷封於郃故云

肇郊之神位也則讀肇爲兆破字非毛例末章后稷肇祀句傳箋之分別亦然

傳曰或簸糠者或蹂黍者詞意分明箋云蹂之言潤也又潤溼之將復舂之則紆曲多矣　傳曰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蓋訓惟爲陳謂謀陳祭禮以卜來歲也國語魯語注惟陳也是也疏語混鄭於毛矣　箋云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禮以載謀爲諏日以載惟爲思其禮全與毛異似不及傳意之深遠也　傳曰興來歲繼往歲也解嗣字甚分明箋曰嗣歲今新歲也詞費而意淺矣

行葦肆筵設席二句緊承上章或肆之筵二語毛意以授几之人必致敬故以緝御為踧踖之容鄭以二語皆為老者設則與上章不相貫且以緝御為惇史相續而侍益紆曲矣

傳曰言賓客次第皆賢箋云謂以射中多少為次第卽是申傳意疏乃強生分別耳

傳曰言其皆有賢才也以既得為賓者言與上章序賓以賢一例箋云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則是以習射擇賓之時言與前章之意異矣（前章箋既云擇其可與者以為賓則此章自當就既為賓者言）

傳曰祈報也蓋以養老為報老人也承酌以大斗言其意甚順箋云祈告也以告黃耇之人故於酌以大斗不得不言酌而嘗之殊費詞矣

傳曰引長翼敬也語意渾涵箋云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皆傳意所包括疏自生分別耳

既醉首章次章介字皆無傳已見於小雅也箋以介為助全非傳意毛訓介為大也

傳曰始於饗燕以人事言卽恭儉慈惠之意終於享祀以神事言卽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之意以此為令終自是高明之甚箋云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則意淺矣　傳曰俶始也本於雅訓箋云俶猶厚也又厚之殊覺詞費矣

傳曰類善也本爾雅（釋詁）謂天長賜王以善道也箋云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其意亦傳所包括而未免紆曲矣

傳曰壼廣也（謂以此室家之善廣及於天下也）周語有云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毛意同此正申明永錫爾類也箋云壼之言梱也室家先以相梱緻已乃及於天下夫言廣則必能梱緻可知豈不詞費乎

景命有僕傳意謂大命有所附著也箋云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則讀有為又非毛意矣（三章昭明有融令終有俶鄭皆讀有為又與毛異也）

鳧鷖傳曰鳧水鳥也鷖鳧屬太平則萬物衆多蓋實賦其事箋云水鳥而居水中猶公尸之在宗廟則取以為喩意似有別但詩人遠取諸物興寄卽在其中箋之所云亦傳所包括也詩凡五章起句傳箋之分皆同此

燕尸皆在祭之次日箋於首章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他章不言則皆在次日可知疏於二章三章謂鄭意卽以其日燕尸乃強生分別耳

傳意通篇俱是燕宗廟之尸箋則以二章為祭四方百物之尸三章為祭天地之尸四章為祭社之尸五章為祭七祀之尸雖各明一義但以一詩而通用於各事又燕一尸

而各事之尸皆雜陳殊不及傳義之自然矣
傳曰熏熏和說也語意甚明箋云熏熏坐不安之意則紆曲多矣
傳曰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即小序持盈守成之意箋云又不能致福祿但令王自安無有後艱而已大意亦略同而甚淺
假樂傳曰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言美則密可知言秩秩則清明可知箋所言者皆傳所包括也
公劉首章思輯用光傳曰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箋云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鄭意與毛互相發明疏自生分別耳
四章俾筵俾几至君之宗之傳皆以爲公劉厚待其臣箋皆以爲羣臣敬奉其君據詩序美公劉之厚於民則必厚其臣以及民可知毛義爲長
其軍三單傳曰相襲也蓋兵數尚少故秪有三軍前後相因襲而行未有奇兵旁出者也疏以王肅語爲毛意恐非箋云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此即毛意而申明之疏似失鄭意　皇矣傳以度爲居此亦當然箋云度其廣輪大意亦同居之必先度之稍異於毛矣
卷阿傳曰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謂飄風人於此

無不消散蓋惡人既消而後賢者樂進亦惡人既消而後賢者能進毛義深遠箋云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爲長養民意味淺矣
傳曰伴奐廣大有文章也蓋謂王者伴然而德廣大奐然而有文章則可使賢者於汝王所來游矣優游似亦當指王即禮記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之意疏云此賢人皆來就王優游然似未安爾休矣則指賢者疏云於汝王所休息矣傳意取人以身其義廣大箋云伴奐自縱弛之意也記曰弛而不張文武弗爲則縱弛二字亦有未安賢者既來各任其職女則得伴奐而優遊自休息也專就賢者言意味淺矣
傳曰茀小也蓋謂大福固及王身即細小之福祿亦於爾王者安之箋以茀爲福則茀祿文連而意複矣　傳曰嘏大也爾雅釋詁文同箋云予福曰嘏竝非祭祀而及嘏辭亦未安
傳曰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皆指賢人之行言之又曰引長蓋謂王者當長久尊賢人又曰翼敬也蓋謂王者當常敬賢人箋皆以爲祭祀之事則末二句意不相貫全失毛意矣
傳曰翽翽衆多也箋云翽翽羽聲也其意本相貫通箋又云衆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時鳳凰至因以喻焉此等意亦傳所該括疏強生分別耳

九章傳意以鳳凰梧桐分言箋則合言故云鳳凰鳴於山脊之上居高視下觀可集止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生於朝陽者被温仁之氣亦君德也似乎稍異但鳳凰非梧桐不棲傳意亦無不包括也　傳曰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蓋以梧桐菶菶萋萋爲臣力所致也箋以菶菶萋萋喻君德亦非毛意疏未細別

傳曰不多多也言王本不須規戒我陳此詩豈不已煩多乎此將順其美且以引起末句不能自已之意更爲深婉

箋云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味盡句中矣

民勞傳曰汔危也案說文水部汔水涸也廣雅釋詁一汔盡也涸與盡皆危之意民勞而危故云可小康可小安也

箋云汔幾也失毛意矣（各章毛鄭之分皆然）

傳曰厲危也謂謹勅此衆爲危殆之行者箋云厲惡也乃傳義所包　傳以戎爲大蓋謂王居大位與雖小子正相呼應也箋云戎猶女也非毛意矣　傳意宏爲大箋云宏猶廣也亦傳意所該括

板傳曰猶圖也箋云王之謀不能圖遠亦以申傳意疏強生分別耳

傳曰价善也（爾雅釋詁文同）言王用善人維以爲藩屏也箋云价甲也則既讀价爲介又云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專以武人言不及傳義之廣大矣

箋云大師三公也（此據尚書周官爲言）大邦成國諸侯也（此指公侯之國左氏傳所謂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者也）皆申明毛義疏自別鄭於毛耳

傳曰王者天下之大宗蓋汎言之宗尊也（猶言天下之共主）下文宗子維城則實言之箋乃云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不如傳義之廣大矣　無獨斯畏傳意汎言則甚自然箋云斯離也謂乖離而女獨居而畏矣語曲義碎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蕩之什

蕩三章傳曰對遂也（爾雅釋言文同）謂惡人為流言以遂成其惡事也箋云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既非毛意且不如傳義之廣大矣

傳曰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夫君上如此則臣下可知箋以為殷紂君臣失道且喪亡時人甚尚欲從而行之此皆傳意所包括疏自生分別耳

抑二章傳曰覺直也案直方大三者相因箋以覺為大亦傳意所包疏未細別

傳曰猶道也（爾雅釋詁文同）箋云猶圖也亦傳意所檃括者

傳曰逷遠也謂遠別蠻方使勿擾我也蓋不戰而屈服之箋云逷當作剔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其意轉近於淺狹矣

傳曰讎用也謂無有出言而人不承用之者（易大傳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即是此意）箋意讀讎為售以物有善惡則物賈有貴賤似皆在傳意包括之中

屋漏之訓毛同爾雅鄭則讀屋為幄訓漏為隱與毛傳大同小異疏未分別

傳曰止至也引大學為人君止於仁數語為證義蘊閎深箋云止容止也則與不愆於儀無別意義淺矣

桑柔倬彼昊天傳曰斥王者也喻意深厚箋乃實指天言之意近淺薄矣

傳曰黎齊也謂民靡有齊全安樂者箋云黎不齊也似為添出且既云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則下句具禍具字近複不如傳義之渾成矣　傳曰頻急也（承步字詁）謂國家行此困急下民之政也箋云頻比也行此禍害比比然大意亦同然不及傳義之親切矣

傳曰圉垂也（爾雅釋詁文同）言甚急矣我之在邊垂語意渾涵箋云圉當作禦既要破字且其意皆傳之所檃括也

好是稼穡傳意謂王當愛此知稼穡艱難之人有功力於民者使代無功者食天祿蓋此知稼穡艱難者維可寶也使代無功者食祿維甚好也語意俱自然箋云但好用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代賢者食祿則以稼穡為家嗇（二字俱不从禾了）又云王但貴吝嗇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既要改字全非毛意

傳曰相質也蓋有美質者可當重任所謂厚重少文愊愊

無華者也故稽考誠慎而用之箋云相助也（毛讀相平聲　鄭讀相去聲）又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云云夫輔相之行必用之而後可見箋語費解不但失毛意而已

傳曰類善也（爾雅釋詁文同）貪人未有不敗善者意義廣遠箋云類等夷也未免淺近矣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傳俱以民言蓋民之無中和主爲偷薄而善於相欺背是民俗之惡也箋云諒信也讀涼爲諒既破字非毛例又云由爲政者信用小人互相欺違則是上句言民下句又言在上者殊紆曲矣　民之回遹職競用力傳意亦皆指民謂民之邪僻主競逐用力以力相陵也箋則于下句謂由爲政者競逐用強力相尙故也忽言民忽言上亦詞費矣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傳俱指民則詞意甚明箋以上句言民下句言爲政者主作盜賊爲寇害亦覺紆曲　涼曰不可傳意訓涼爲薄（薄猶輕也）輕諫其不可與下句善詈爲大詈正相反對疏乃以鄭意爲毛意矣

雲漢二章后稷不克毛意自當言后稷不能救此旱也箋云克當作刻則已破字非毛意矣

天不覦我之精誠與箋亦申明傳義耳疏乃強生分別

傳曰催至也（爾雅釋詁文同）謂先祖之神于是至此言其不能救旱深可懼也箋云摧當作嗺嗺嗟也告困之辭既要破字且意近淺率矣

傳曰憚勞既勞於暑則畏暑可知箋曰憚猶畏也亦申傳意疏自生分別耳

傳曰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疑此爲勉朝臣周急之詞言無人不周濟貧乏無有以不能自止勉其周卹以傷其窮故末二語仰天而歎也箋云周當作賙既破字又云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賙給之則似不恤其民而但恤其臣又云後日乏無不能豫止又何其過厚也俱不如傳義爲安

傳曰嘒衆星貌蓋衆星光明則未有雨意又曰假至也言羣臣當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有嬴餘而不周急也箋云假升也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嬴緩之時則以昭假無嬴仍申明有嘒其星之意疏謂鄭以王謂羣臣亦當法天無嬴助我求雨則又於毛意小異而大同皆不如傳之渾成也

崧高三章傳曰庸城也因謝人而作城詞意甚順庸墉通也箋云庸勞也因是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勞紆曲甚矣

傳例介俱訓大錫爾介圭謂賜之大圭是汎言也而箋云

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云云然則王何爲以此賜之乎殊費解矣

毛詩戎皆爲大戎有艮翰謂大有艮善幹事之君也箋戎猶女也非毛之意

傳曰贈增也因聲得義謂增勉而德行意極深厚箋云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意則淺矣

烝民三章傳曰戎大也謂繼續而光大其祖業也箋云戎猶女也非毛意矣

傳曰儀宜也因聲得義甚明箋云儀匹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爲也意近紆曲　傳曰愛隱也（爾雅釋言文同）蓋以假

借爲訓意義深遠箋云愛惜也則淺矣

韓奕傳曰甸治也謂禹治之而成田也周禮（職方氏）注曰甸田也治田入穀也略同此意疏必以鄭爲異特因信南山箋語亦未必然也　傳曰戎大也箋以戎猶女也非毛意　傳曰共執也箋云古之恭字或作共則讀共爲恭全失毛意矣

以其介圭謂執大圭而覲王亦書所謂輯五瑞之意箋云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既於周禮未有明文且似專爲此而入覲者豈詩人之意乎　傳曰綏大綏也蓋因淑旂連文而言箋云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一句之中意不倫矣　傳曰厄烏蠋也（爾雅釋蟲文同）蓋謂以條皮爲轡首之革以金飾其末如厄蟲也箋云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則讀厄爲搤竟破字矣

傳曰汾大也謂尊大之王也箋云厲王流於彘彘在汾水之上因以號之不特意義紆曲且詩人頌美何所取於此事而歌詠之其不及傳義明矣

江漢傳曰旬徧也（爾雅釋言文同）宣字無傳而小雅（鴻雁）傳曰宣示也此亦當然（即宣布宣揚之意）箋云旬當作營則既破字又云宣徧也全非毛意至以戎猶女也與傳訓戎爲大不同此則全詩皆然

傳曰對遂（爾雅釋言文同）言受命而遂稱述感恩而不忘也箋訓對爲答意稍淺矣

常武傳曰王命南仲於大祖蓋以王命卿士南仲大祖連讀皇父則使往監軍者故又曰皇父爲大師文義甚明箋云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則以南仲大祖大師皇父連讀未免詞費自整我六師以下皆承王命而言箋意則專指皇父不及南仲爲異耳　箋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此亦引申傳意非有大異疏自生分別耳

傳曰爲之立三有事之臣蓋本小雅（十月之交）（釋三有事而言謂立三卿也三卿之業既成就則農事之成不待言

箋云女三農之事皆就此傳義所己括者疏乃以為異耳
傳曰嚴然而成就天子言箋云莫不憚之則就人之想見
天子言傳意已括箋箋意未能括傳也　傳曰不敢繼以
敖遊蓋紹訓繼爾雅釋詁文同　箋云亦非解綏也則非紹字本
訓失毛意矣　傳曰繹陳騷動也自王師陳說以動徐方
言箋所云徐國傳遽之驛見之馳走以相恐動者已在該
括之中矣

鋪敦淮濆敦字無傳案邶北門傳敦厚也此亦當然言布列敦厚之陣於淮水之涯也　箋云敦當作屯則破字非毛例矣

王猶允塞傳曰猶謀也甚明箋云猶尙兵雖臨之尙守信

自實滿似乎臨戰則不必守信者殊窒礙矣

瞻卬六章傳曰優渥也言天之降罔維其優渥而多矣語
意甚明箋云優寬也謂但以災異譴告之不指加罰於其
身此稍異溫柔敦厚之意不及傳意之自然　傳曰幾危
也傳曰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離人身近此則引申傳義疏
乃以為異耳

召閔草不潰茂傳曰潰遂也謂草不得暢遂而茂盛也箋
云潰當作彙既破字又云彙茂貌意思重複全非毛義
傳曰苴水中浮草也蓋苴字从艸棲苴是浮草在水既枯
槁又漂蕩也箋云如樹上之棲苴則但言其無潤澤與下
無不潰止之意未甚切近了
傳曰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皆指小人言彼者外之之詞
箋云彼賢者祿薄食麤則於賢者言彼既似遠之於小人
言斯又似近之甚非毛意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清廟之什

清廟傳曰駿長也爾雅釋詁文　箋云駿大也二義可通皆言諸侯與衆士奔走而來助祭耳　傳曰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與末句俱自文王言之箋云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自諸侯與多士言之末句又自文王言之不如傳之自然而大意亦略同疏自生分別耳

維天之命傳曰純大爾雅釋詁文　箋意以爲純美此傳義所包傳曰溢愼釋詁文　謂以此嘉美之道以戒愼子孫意義深遠箋云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其意則淺矣傳以曾孫爲成王據作頌之時核實言之箋云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則汎言之皆不如傳義傳以駿爲長箋云以大順我文王之意則以駿爲大非毛意疏亦未分析

烈文詩序諸侯助祭也蓋指外諸侯言故傳意烈文辟公專指諸侯錫茲祉福三句俱言文王之愛諸侯何其自然箋云烈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則似於詩序不符又其意以天之長愛文王武王無有期竟使其子孫得安而居之殊紆曲矣　傳曰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謂文王愛諸侯武王亦然伐紂之後舊國皆應削滅觀汝爲君者無大累於汝國武王其就封立之汝當念此先人之大功繼續先人次序其美之箋云崇厚也謂侯治國無罪惡王其厚之既汎言後王而不指文武又云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則又以卿士言俱非毛意　傳曰前王武王也蓋謂武王有顯德任賢人能以訓四方刑百辟於乎此武王其道不可忘欲使諸侯法之也箋則言諸侯無彊乎維得賢人得賢人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與毛言武王異矣又云不

勤明其德乎勤明之也故卿大夫法其所爲也則又以此屬之百辟卿士又以不忘兼文王武王言總不如傳意之明順

天作傳曰荒大也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蓋謂大王脩德卽陰陽和是其荒大之也箋意亦申毛箋云高山謂岐山也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云云皆傳義所栝疏自生分別耳

我將傳曰將大享獻也一句中有兩意箋云將猶奉也則將與享意複　傳曰儀善靖謀也謂我成王周公善法文王之常道日以謀四方箋云靖治也謀者圖所以治之箋

巾傳也小雅楚茨大雅下武傳皆曰式法也此亦當從傳箋同意疏自分別耳式刑連文俱訓爲法古經如此者多王肅語不足據也詩於嘏皆訓大此當云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文王而於成王周公之祭歆饗之蓋頌文王之德也箋云受福曰嘏維受福於文王既右而饗之則於宗祀文王之意似未暢發矣

思文立我烝民毛無傳卽訓爲成立之立也箋云立當作粒已破字非毛意矣　傳曰率用也蓋率本捕鳥畢也本說文部首其義於用爲近又與帥同見荀子富國議兵兩注故訓爲用箋云率循雖本爾雅釋詁但失毛意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臣工之什

噫嘻傳曰噫歎也嘻敕也蓋謂歎而戒敕之箋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大意亦畧同然未見戒敕之意矣　傳意訓駿爲大箋云駿疾也亦傳意所括　傳曰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蓋謂人目之望極於三十里各極其望則偏及天下矣舉大意而言自無所不包箋云竟三十里者一

部一吏主之萬耦同時舉也又引周禮遂人萬夫有川爲證云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蓋以治田者三十里爲一部則有官主之與周萬夫之數近故指實而言但其數未能盡合不及毛義之渾成矣

有瞽傳曰田大鼓也蓋應既爲小鞞故以田爲大鼓箋云田當作朄既要破字又云朄小鼓在大鼓旁全失毛意矣

潛以介景福毛無傳蓋介皆訓爲大箋云介助意小異矣雝介以繁祉　載見以介眉壽

雝辟公無傳蓋指列國諸侯言箋必以爲百辟與諸侯則

以辟指王朝卿士言似瑣碎非毛意載見辟公亦然
毛意純嘏皆訓大謂綏安辟公以多福使皆有光明之德
至於大大也箋云使光明於大嘏之意天子受福曰
大嘏蓋謂天下太平而後天子受福以其成功告於神明
此意甚精今神意既安諸侯則使諸侯皆光明於此也甚
紆曲矣
有客傳曰亦亦周也蓋謂周家尙赤時王之制固然今微
子作賓王家亦自乘其祖宗所尙而白其馬也箋云亦亦
武庚也頗似疑人不於其倫亦甚失忠厚之意矣
武篇傳曰武迹蓋以嗣武連文則當言武王繼嗣文王之
迹爲近是箋云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似未自然　遏劉
爲止殺毛鄭畧同疏自分別耳　傳曰耆致也謂致於安
定之大功也承上句言甚明箋云耆老也年老乃定女之
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則既言其勝殷然後言其不汲汲
誅紂豈不紆曲乎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序嗣王朝於廟也毛無傳箋謂成王除武王之
喪朝於廟也未必非毛意疏謂周公致政成王始朝於廟
此用王肅語自生分別耳　傳曰造爲箋云造猶成也兩
意相足韓文公云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是也
訪落篇傳箋意同但毛以猶爲道蓋謂猶我就之繼其道之分散者謙言不敢望
道之全也鄭以猶爲圖小異耳疏以王肅之語爲毛意亦未必
然也
敬之傳曰佛大也說文人部佛不審也不審者大而不可知也蓋謂大是相克
勝之道也箋云佛輔也則讀佛爲弼理亦可通然非毛意
傳曰仔肩克也箋云仔肩任也此則大意畧同
小毖名篇取謹小之義傳曰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
蓋謂惡之始萌甚小似桃蟲耳不能愼之於小則積惡至
大如桃蟲之終爲大鳥耳箋意以管蔡始而流言終而叛
亂似桃蟲之爲大鳥意亦畧同但以管蔡爲證則非毛意
末二句毛意汎言所以求助之意鄭意以未堪家多難所

以使周公居攝子又集于蓼爲遇三監及淮夷之難與毛小異矣

載芟俶載南畝傳意俶載爲始謂始耕於南畝也箋云俶載當作熾菑謂熾然入地而菑殺其草既破字且紆曲矣(良耜俶載南畝毛鄭之分亦然)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無傳者易明也箋云以洽百禮謂饗燕之屬則與毛異毛專言祭祀不及饗燕也　有飶其香四句毛皆以祭祀言神享其祭卽是邦家之光也箋云芬香之酒醴饗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既與毛異且先言賓客後言祖考似倒置矣

傳曰且此也箋意亦同傳曰振自也箋云振亦古也與傳

亦畧同而不如傳義之明析耳疏乃自生分別也

絲衣載弁俅俅無傳案載始也此言行禮之始(兕觥其觩以下則言禮之終也)箋云載猶戴也載與戴本通但毛意果然自當有傳此毛鄭小異者疏乃強同之耳

酌序曰言能酌先祖之道則詩意自美武王故毛意俱就武王言傳曰養取謂率師取是闇昧之君也箋云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昧之君則專言文王矣　傳意亦大也是周道大而又大盛之至也箋云天下歸往故有致死之士助之但言文王時　傳曰龍和也謂我周以和受命非有勉強也此下方言武王又謂蹻蹻威武者乃武王之所爲則用此武功以嗣文王實爾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箋訓龍爲寵謂來助者我文王寵而受之蹻蹻威武之士於武王而來造用以轉相致達嗣續不絕故歎美之則言武王殊畧何以爲告成大武乎

桓於昭于天二句傳但言閒代也蓋謂武王之德明見於天用此美道以代殷也(傳意皇美也)箋云於明乎曰天也紂爲天下之君由爲惡天以武王代之則訓於爲曰訓皇爲君雖本爾雅(釋詁)然稍紆曲非毛意矣

般於皇時周無傳案毛於烈文傳曰皇美也此後皆當然箋云皇君非毛意云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則皇字

又似兼兩義矣　傳曰裒聚也(爾雅釋詁文同)謂徧天下山川皆聚其神配而祭之箋云裒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與毛異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魯頌

泮水狄彼東南無傳案大雅瞻卬傳狄遠此亦當然毛例不破字其意蓋讀狄爲逖也　箋云狄當作剔剔治也則破字矣　傳曰烝烝厚也案爾雅釋訓烝烝作也凡物厚重而後能振作其義相因也又曰皇皇美也本爾雅釋詁文箋云烝烝猶進進也既非毛意又云皇皇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也則破字矣

周頌絲衣傳吳譁也此亦當然箋正用毛意疏云不爲過誤乃用王肅語耳案說文夨部吳一曰大言也大言與譁同意　傳曰揚傷也謂多士不損傷也說文手部揚飛舉也飛舉則易於損傷　箋以爲不大聲與傳異矣　不告於訩二句無傳者易明也箋特申傳意疏強生分別耳

傳曰觩弛貌捜衆意也謂角弓觩然弛而不必張束矢捜然衆而不必用其兵車甚博大皆言其整暇之象也箋云角弓觩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捜然言勁疾也皆與傳背又云博當作傳甚傳緻者言安利也則又破字矣毛意不戰而能服人鄭意以弓矢急勁戎車利便鋪張軍勢適相反矣

孔淑不逆無傳蓋承既克淮夷言卽謂淮夷甚善而不復爲逆也箋云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爲逆者意多紆曲矣　傳例猶訓爲道蓋言僖公用能固執大道意謂此戰以德不以力也箋云用堅固女軍謀失毛意矣　至於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及淮夷卒獲傳箋皆同疏因數句一連不得不各與分別言之其實無異也

閟宮傳曰閟閉也甚明箋云閟神也以閟與毖同又以毖與神同訓爲愼大意亦同而多此轉折矣　傳曰先妣姜嫄之廟在周蓋自周說至魯採本而言也　箋以姜嫄廟在魯據末章箋知之既非毛意且未有據也　傳曰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何等分明箋云依依其

身也近於誕矣　傳每訓奄爲同箋每訓奄爲覆稍異矣後文奄有龜蒙奄字毛鄭之分亦然　傳曰緒業也箋云緒事也詞小異而意大同矣二章緒字亦然

傳曰翦齊也本爾雅釋言文言王業之始基卽有代商之勢言齊於商則大勢必將致王矣而非謂大王有翦商之心也毛意精甚箋云翦斷也全失毛意疏云其意同非也　傳曰虞誤也謂民無有貳心無有疑誤也箋以民戒武王無有二心無復計度似不甚近情

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毛意諸侯於秋行祫禮祫者大祭也毀廟之主與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則不行秋嘗

之禮嘗者時祭也祭大祖及四親而已唯天子則大祭與時祭兼行魯用天子之禮樂也傳意訓載爲則箋云載始也意謂秋始嘗祭但言時祭不及大祭矣與毛意迥異矣

遂荒大東傳荒有也釋文引韓詩說荒至也廣雅釋詁一荒撫也至與遠皆有之義也箋云荒奄也意亦相近但何故必要與上句奄字複乎

傳意以嘏爲大謂天之賜公大而又大箋云受福曰嘏非毛意也

傳曰新廟閟公廟也確而明矣箋云新者姜嫄廟也既非毛意且魯之僭禮亦有所因非自以爲僭用也若立姜嫄之廟則無因而作魯未必然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商頌

那傳曰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毛意以祀湯當推其所自來故言湯之祖疏云謂契冥相土之屬也篇中湯孫皆頌湯爲人子孫之盛美對烈祖而言也箋則以烈祖爲成湯湯孫爲大甲而綏我思成顧予烝嘗俱就大甲言蓋因序有祀成湯語而云然與傳異矣

傳曰假大也本爾雅釋詁文箋言湯能爲人子孫而奏此大樂也箋訓假爲升不見樂之大矣

烈祖傳曰賚賜也謂神既賜我則所思者得成甚明箋云賚讀如往來之來既破字而意曲矣

傳曰總大無言無爭也傳之通例訓假爲大箋云又總升堂而齊一則訓假爲升非毛意矣　傳曰假大也謂諸侯以大禮而來以獻國之所有箋訓假爲升故云諸侯以此來朝升堂來假來享者傳意中宗之神來至其所來享其祭箋云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皆與傳異　傳意湯孫皆謂湯能爲人子孫也箋云中宗之享此

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則其意謂祭中宗者中宗之子孫
卽是湯之遠孫故稱湯孫全非毛意矣
元鳥序曰祀高宗也無傳者其義已明也箋云祀當爲祫
亦以意度之破字非毛例也　傳曰春分元鳥降湯之先
有娀氏女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詞意
莊重俱是實事箋云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
旣非毛意且近於誕矣　傳例奄訓爲同箋例奄訓爲覆
故箋云覆有九州　在武丁孫子二句傳意俱謂武丁善
爲人之孫子與湯孫同例謂武丁爲人孫子於其先以武德爲
王道者旣能行之故無所不勝任也箋云在高宗之孫子

又云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無所不勝服
案毛意此祀高宗故由湯之先漸說至高宗而歌頌之如
箋所言其意淺矣　傳意訓肇爲始域爲有謂始有彼四
海也箋云肇當作兆則其意謂爲營兆境域以至於彼四
海也上文正域彼四方毛以域爲有鄭以域爲邦域也　傳曰景大員均謂殷王
之政大均維如河之潤物也箋云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
也所云維言何乎則以殷受命咸宜二句卽是諸侯所云
旣破字而又多轉折矣
長發傳曰隕均也謂廣大均平者旣長久矣箋云隕當作
圓圓謂周也大意何嘗不同而不免破字矣　傳曰有娀
契母也將大也謂有娀氏之女方長大之時天帝已默祐
其子使生立商國詞意俱明箋云帝黑帝也又云有娀氏
之國亦始廣大有女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
因以爲天下號夫不頌契母而頌契母外家殊無謂旣言
帝黑帝則契之立由黑帝之祐又言堯封契則立子生商
又由堯帝字未有確解總不如傳義之分明矣
傳曰綴表旒章也蓋言湯能爲下國諸侯之表章下章傳
曰駿大厖厚意謂湯爲下國諸侯大厚之規模也皆言其意非指物而喻言箋云綴
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蓋謂湯能使諸侯之心繫於天
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縿此指物而喻言下章箋云駿之言俊也

意謂湯實爲下國英俊厚德之大君則又虛言其意兩章歧出不如傳之自
然矣　傳曰龍和也謂能荷天之和道也箋云龍當作寵
寵榮名之謂大意亦不相遠而破字矣傳曰共法謂受天之命其法有小有大也箋云共執也則仍謂執玉與毛不同疏未細分耳
傳曰苞本櫱餘也謂湯旣滅夏封其支子爲王者之後猶
樹木旣伐其根本更有櫱生之枝條三者指二王之後及夏之後通言之箋
云苞豐也本爾雅釋詁文天豐大先三正之後夫一姓不再興而
云天豐大之不如傳義之安矣
傳曰業危也謂湯之前商猶爲諸侯中間有震懼而且危
急之時也允也天子以下乃言湯之興也箋云相土始有

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鄭以中葉指相土以震爲威以業爲功業既與毛異且不見詩人抑揚之精神矣

殷武傳曰罙深諝深入荆楚之險阻也箋云罙冒也冒入其險阻意略同但言深入則冒險可知毛義爲該括也

湯孫之緒傳意當謂高宗之功皆湯善爲人子孫之緒業也箋云是湯孫大甲等功業意稍淺矣

傳曰虔敬也言工匠斲木之敬則王者之振作可知箋云椹謂之虔卽本爾雅釋宮椹謂之㯷不見中興之精神矣　傳曰旅陳也謂陳列其楹也箋訓旅爲衆非毛意　有閑無傳者案秦風駟驖傳曰閑習也此亦當然謂陳列其楹而有閑習之巧言位置得所也廣雅釋詁閑法也閑正也亦與閑習之意畧同疏云有閑大貌似非毛意也

受業金錫齡覆校

毛詩傳箋通釋

〔清〕馬瑞辰 撰

據清道光十五年馬氏學古堂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七五毫米寬一二八四毫米

道光乙未中夏

毛詩傳箋通釋

堂藏版

毛詩傳箋通釋自序

昔周官六詩並教比興賦義久不分迨漢世四家疊興齊魯韓說多早逸毛學顯自河間賓詞微而旨遠鄭箋傳由棘下亦派異而源同余幼稟義方性躭著述愧羣經僅能涉獵喜葩詞別有會通五際潛研幾忘流麥一疑偶析如獲珠船然第藏諸篋笥未敢懸之國門迨年逾弱冠遊宦春明獲問奇於子雲快咨事於伯始輙有出門之合戈無入室之操志存譯聖冀兼綜乎諸家論戒鑿空希折衷於至當然始則兼攻𠮷括未獲專精繼復沉迷簿書無暇博覽四十以後乞身歸養既絕意於仕途乃殫心於經術爰取少壯所采獲及於孔疏陸義有未能洞澈於𣍯者重加研究以三家辨其異同以全經明其義例以古音古義證其譌互以雙聲疊韵別其通借意有省會復加點竄歷時十有六年成書三十二卷將徧質之通人遂妄付諸剞劂初名毛詩翼注嗣改傳箋通釋述鄭兼以述毛規孔有同規杜勿敢黨同伐異勿敢務博矜奇實事求是祇期三復乎斯言窮愁箸書用誌一經之世守道光十有五年四月既望桐城馬瑞辰識

毛詩傳箋通釋目次

卷一　雜考各說
卷二　國風周南
卷三　召南
卷四　邶
卷五　鄘
卷六　衛
卷七　王
卷八　鄭
卷九　齊
卷十　魏
卷十一　唐
卷十二　秦
卷十三　陳
卷十四　鄶
卷十五　曹
卷十六　豳
卷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卷十八　嘉魚之什
卷十九　鴻雁之什
卷二十　節南山之什
卷二十一　谷風之什

卷二十二　甫田之什
卷二十三　魚藻之什
卷二十四　大雅文王之什
卷二十五　生民之什
卷二十六　自蕩至雲漢
卷二十七　自崧高至召旻
卷二十八　周頌淸廟之什
卷二十九　臣工之什
卷三十　閔予小子之什
卷三十一　魯頌駉之什
卷三十二　商頌那之什

右所列目次首列雜考各說餘皆依毛詩次序惟蕩之什卷帙較繁遂分爲二此亦猶邶鄘衛詩三家舊皆合爲一卷獨毛詩析而爲三者徒以篇卷較多非別有義意也

毛詩傳箋通釋例言

一詩自齊魯韓三家既亡說詩者以毛鄭爲最古據鄭志答張逸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隱畧則更表明是鄭君大恉本以述毛其箋詩改讀非盡易傳而正義或誤以爲毛鄭異義又鄭君先从張恭祖受韓詩凡箋訓異毛者多本韓說其答張逸亦云如有不同卽下己意而正義又或誤合傳箋爲一瑞辰粗孳二學有確見其分合異致爲義疏所未剖析者各分疏之故以傳箋通釋爲名

一毛詩用古文其經字多叚借類皆本於雙聲疊韵而正義或有未達有可證之經傳者均各考其原流不敢妄憑臆見

一三家詩與毛詩各有家法實爲異流同原凡三家遺說有可與傳箋互相證明者均各廣爲引證剖判是非以歸一致

一毛詩經字流傳不無譌舛有可卽傳箋注釋以辨經文譌誤者鄙見所及均各分條疏釋

一考證之學首在以經證經實事求是顧取證既同其說遂有出門之合瑞辰昔治是經與郝蘭皋戶部胡墨莊觀察有針芥之投說多不謀而合非彼此或有襲取也

一說經最戒雷同凡涉獵諸家有先我得者半皆隨時刪削間有義歸一是而取證不同或引據未周而說可加證必先著其爲何家之說再以己說附之又有積疑既久偶得一說昭若發矇而其書或尚未廣布遂兼取而詳載之亦許叔重博采通人之意也

一是書先列毛鄭說於前而唐宋元明諸儒及國初以來各經師之說有較勝漢儒者亦皆采取以闢門戶之見

毛詩傳箋通釋卷一

桐城馬瑞辰學

詩入樂說

詩三百篇未有不可入樂者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歌聲律皆承詩遞言之毛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曰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此言詩所由作即虞書所謂詩言志歌永言也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此言詩播爲樂即虞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若非詩皆入樂何以被之聲歌且協諸音律乎周官大師教六詩而云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是六詩皆可調以六律已墨子公孟篇

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鄭風青衿詩毛傳云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其說正本墨子是三百篇皆可誦歌弦舞已若非詩皆入樂則何以六詩皆以六律爲音又何以同是三百篇而可誦者即可弦可歌可舞乎左傳吳季札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並及於十二國若非入樂則十四國之詩不得統之以周樂也史記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雅頌若非入樂則詩三百五篇不得皆求合於韶武雅頌也六藝論云詩弦歌諷諭之聲也鄭志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所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據此則鄭君亦謂詩皆可入樂矣程大昌謂南雅頌爲樂詩自邶至豳皆不入樂爲徒詩其說非也或疑詩皆入樂則詩即爲樂何以孔子有刪詩訂樂之殊不知詩者載其貞淫正變之詞樂者訂其清濁高下之節古詩入樂類皆有散聲疊字以協於音律即後世漢魏詩入樂其字數亦與本詩不同則古詩之入樂未必即今人誦讀之文一無增損蓋可知也古樂失傳故詩有可歌有不可歌大戴禮投壺篇曰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所謂可歌者謂其聲律猶存不可歌者僅存其詞而聲律已不傳也若但以其詞言之則三

百五篇俱在豈獨鹿鳴鵲巢諸篇爲可歌哉

魯詩無傳辨

漢書儒林傳曰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弗傳顏師古以無傳爲不爲解說之傳其說誤也漢書楚元王傳言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太平御覽二百三十二卷引魯國先賢傳曰漢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爲詩傳號爲魯詩何休公羊傳註班固白虎通義文選李善註皆引魯詩傳是魯詩有傳之證考史記儒林傳曰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弗傳當讀無傳疑爲句下云疑者則闕弗傳乃釋上無傳疑三字也傳讀如傳授之傳非傳註

之傳漢書說本史記而誤脫一疑字顏師古遂讀無傳爲句而以無觧說之傳釋之誤矣陸德明經典序錄言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弗傳無傳下亦少一疑字葢承漢書儒林傳之誤史記索隱亦謂申公不作詩傳則誤以史記無傳疑疑字爲衍文耳

毛詩詁訓傳名義考

漢藝文志載詩凡六家有以故名者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氏故是也有以傳名者齊后氏傳孫氏傳韓內傳外傳是也惟毛詩兼名詁訓傳正義謂其依爾雅訓詁爲詩立傳又引一說謂其依故昔典訓而爲傳其說非

也漢儒說經莫不先通詁訓漢書揚雄傳言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故通而已儒林傳言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義而已而後漢書桓譚傳亦言譚徧通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則知詁訓與章句有辨章句者離章辨句委曲支派而語多傳會繁而不殺蔡邕所謂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劉勰所謂秦延君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也詁訓則博習古文通其轉注假借不煩章解句釋而奧義自闢班固所謂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史漢儒林傳漢藝文志皆言魯申公爲詩訓故而漢書楚元王傳及魯國先賢傳皆言申公始爲詩傳則知漢志所載魯故魯說者卽魯傳也何休公羊傳註亦言傳謂詁訓似故訓與傳初無甚異而漢志旣載齊后氏故孫氏故韓故又載齊后氏傳孫氏傳韓內外傳則訓故與傳又自不同葢散言則故訓傳俱可通稱對言則故訓與傳異連言故訓與分言故訓者又異故訓卽古訓蒸民詩古訓是式毛傳古故也鄭箋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又作詁訓說文詁訓故言也至於傳則釋名訓爲傳示之傳正義以爲傳通其義葢詁訓第就經文所言者而詮釋之傳則並經文所未言者而引伸之此詁訓與傳之別也古有倉頡訓故又有三倉訓詁此連言故訓也爾雅廣雅俱以釋詁

釋訓名篇張揖雜字曰詁者古今之異語也訓者謂字有意義也詩正義曰詁者古也古今異語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又引爾雅序曰釋詁通古今之字與古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趙宧光曰通古合今曰釋詁以今合古曰釋言釋其所釋曰釋訓）此分言詁訓也葢詁訓本爲故言由今通古皆曰詁訓亦曰訓詁而單詞則爲詁重語則爲訓詁第就其字之義旨而證明之訓則兼其言之比興而訓導之此詁與訓之辨也毛公傳詩多古文其釋詩實兼詁訓傳三體故名其書爲詁訓傳嘗卽關雎一詩言之如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之類詁之體也關關和聲也之類訓之體也若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

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則傳之體也而餘可類推矣訓故不可以該傳而傳可以統訓故故標其總目爲詁訓傳而分篇則但言傳而已

詩譜次序考

毛詩次序當以詩譜爲正今世所傳詩譜與注疏本先後次序異者二一以檜鄭爲一譜一以王風居豳後今案檜滅於鄭而居鄭前以合爲一譜與邶鄘之先衛無異此可據鄭譜以正注疏本之誤者也至以王居豳後孔疏謂其退就雅頌並言王世故耳但考鄭志答張逸云以尚公專爲一國主上冠先王之業亦爲優矣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是鄭君亦以豳居風末未嘗以王退

雅前此可據鄭志以證詩譜之紊者也

詩譜逸文考

後漢書鄭康成傳敘所著有毛詩譜釋文序錄載鄭元詩譜二卷徐整暢太叔求隱蓋康成作詩譜徐整暢厥旨太叔求又表其微意而謂之隱猶漢志春秋家有左氏微鐸氏微也而隋經籍志載毛詩譜三卷云吳太常卿徐整撰又載毛詩譜二卷云太叔求及劉炫注撰蓋撰述之義非謂詩譜爲徐整作也注卽隱之類耳孔疏以二劉爲本今詩譜正義當卽採劉炫之注而引伸之鄭譜原本至宋已亡歐陽永叔得其殘本於絳州取孔氏正義所載詩譜補之然考諸書所引尚有在今本詩譜外者如釋文序錄克傳魯人孟仲子注引詩譜云子思之弟子長卿授解延年注引詩譜云齊人關雎釋文引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足毛更足成之皆正義本所無而國風正義引詩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維天之命正義引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又引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今正義本詩譜亦無之竊意鄭君詩譜別有諸家傳授次序一篇而正義失載因逸之耳後漢書郡國志右扶風栒邑有豳鄉注引詩譜又有劉邑潁川郡有嵩山注引詩譜云外方之山卽嵩也

皆在正義本詩譜之外至大序正義引詩譜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早失風聲矣周南召南譜正義引譜云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又引譜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皆當爲周南召南譜之逸文又擊鼓正義引譜曰刺怨相尋由儀正義引鄭譜言辭義皆亡者對六篇有義無辭新宮并義亦無鴻雁正義引譜曰文王巡守述職文王正義引譜云以秝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天作正義引譜云參訂時驗是今本詩譜所無而正義引之者甚夥似孔氏亦嘗見詩譜全文而今本實有闕逸也徐整詩譜暢今亦不傳釋文序錄引徐整

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爲故訓傳於其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學官又引漢書儒林傳授同國貫長卿注云徐整作長公葢皆徐整詩譜暢逸文之僅存者是亦斷璧殘圭之可寶貴已若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曲沃注云曲沃在縣東北數里與晉相去六七百里見毛詩譜注所謂注者未知其爲太叔求之隱抑爲劉炫之注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謂絳州所得詩譜殘本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則固已無可考矣

十五國風次序論

孔疏云自衞以下十有餘國編次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以先後爲次則齊哀先於衞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衞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也欲以國地爲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爲次則雞鳴之什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采後作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歐陽永叔詩譜補亡後序曰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衞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衞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衞檜陳

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衞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删詩以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衞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今按歐陽公所言周太師樂歌之次第葢據左傳季札觀樂而言而鄭譜次第誤以王列豳後竊謂國風次序當以所訂鄭譜爲正周召邶鄘衞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也其先後次第非無意義但不得以一例求之葢於二南邶鄘衞王可以見殷周之盛衰焉二南周王業所起也邶鄘衞紂舊都也王東遷以後地也首二南見周之所以盛次邶鄘衞見殷之所以亡次王見周之所以始盛而終衰也於檜鄭齊魏唐秦可以覘春秋之國勢焉春秋之初鄭最稱強檜則滅於鄭者也故檜鄭爲先鄭衰而齊桓創霸故齊次之齊衰而晉文繼霸魏則滅於晉者也故魏唐次之晉霸之後秦穆繼霸故秦又次之若夫陳曹豳則又詩之廢興所關焉陳滅於淫曹滅於奢而豳則起於勤儉者也以陳曹居變風之末見詩之所以息以豳風居周雅之先見詩之所以興至豳之後於陳曹則又有反本復古之思焉大抵十五國之風其先後皆以國論不得以一詩之先後爲定也邶鄘滅於衞檜滅於鄭魏滅於唐皆附乎衞鄭唐以見又以見一國之廢興焉不得以國之小大爲定也而采得之先後載籍無

徵其不足以定次序更無論矣

風雅正變說

風雅正變之說出於大序即以序說推之而自明序云風風也教也又云上以風化下蓋君子之德風故風專以化下爲正至云下以風刺上風沈重音福鳳反讀如諷云自下刺上感動之名變風也蓋變化下之名爲刺上之什變乎風之正體是謂變風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廢興也此兼雅之正變言之蓋雅以述其政之美者爲正以刺其政之惡者爲變也文武之世不得有變風變雅夷厲宣幽之世有變風未嘗無正風有變雅未嘗無正雅也蓋其時天子雖無道而一國之君有能以風化下如淇奧緇衣之類不得謂非正風也宣王中興雖不得爲聖主而有一政之善足述如車攻吉日之類不得謂非正雅也風雅之正變惟以政教之得失爲分政教誠失雖作於盛時非正也政教誠得雖作於衰時非變也論詩者但即詩之美刺觀之而不必計其時焉可也

周南召南考

詩譜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考帝王世紀岐山南有周原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十里此周召采邑之分地也周召分陝以今陝州之陝原爲斷（括地志陝原在陝州陝縣西南二十五里）周公主陝東召公主陝西乃詩不繫以陝東陝西而各繫以南者南蓋商世諸侯之國名也水經江水注引韓詩序曰二南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楚地記漢江之北爲南陽漢江之南爲南郡吾鄉胡徵士虔曰案漢南郡今湖北荊州府荊門州及襄陽施南宜昌三府之境南陽今河南南陽府汝州之境周南之詩曰汝墳者其東北境至汝也曰漢廣江永者其西至漢南至江也召南之詩曰江沱者其西北至蜀東南至南郡也大約周南有南郡之東而東至南陽召南有南郡之西而西至巴蜀）是韓詩以二南爲古國名矣史記夏本紀夏之後有男氏世本作南氏潛夫論亦作南男南古同音假借通用（左傳鄭伯男也外傳作伯南）南氏即男氏耳逸周書史記解昔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能禁南氏以分（路史有南以二臣勢均爭權而分後有南仲說本周考）是爲古二南分國之由周召二公分陝蓋

分理古二南國之地故周召各繫以南竊疑樂記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今本樂記無陝字此從詩正義引及史記樂書）文正相連所謂南國當即二南之國謂疆理南國使二公分治之其屬周公者爲周南屬召公者爲召南故下即繼以左周右召周召皆爲采邑不得名爲國風故編詩必繫以南國之舊名也呂氏春秋音初篇塗山女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高誘註南音南方南國之音蓋以南爲古國名故於南方下更繫以南國也云南音者蓋猶商人識之謂之商齊人識之謂之齊皆繫以國名也云周召取風者蓋二公分治南國之地因取南國之音以

為風猶衛之兼有邶鄘因取邶鄘之音以為風也又按小雅以東有西有南有北有對言惟周南獨言南有樛木南有喬木者皆指南國而言與論語言周有八士相同又論語南人有言曰孔注南人南國之人不言南方而言南國揚子方言衆信曰諒周南召南衛之語也以二南與衛並稱皆南為南國之證毛傳泛指南土南方竝失之四書釋地序引商邱宋犖以南為國名與予說畧同

二南后妃夫人說

周南序言后妃召南序言夫人孔疏謂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其說非也周南王者之風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風故稱夫人皆泛論后妃夫人之德故周南關雎序云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葛覃序云則可以歸安父母卷耳序云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召南鵲巢序云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采蘩序云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皆泛言其德必如此而後可未嘗言及大姒也即鄭君詩譜歷舉大姜大任大姒之德言周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故二南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亦第言周家世有婦德未嘗專美大姒也詩譜又云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正是泛指后妃夫人言之后妃夫人皆泛言故召南序又由夫人而言及大夫妻亦謂大夫妻之以禮自防能循法度者皆當如詩草蟲采蘋之所歌耳若以后妃夫人為指大姒則所謂大夫妻者又將何指乎周南漢廣汝墳序始言文王之化召南甘棠行露以下序始言召伯之教文王之政至序言后妃夫人則並未言及文王何得謂其專美大姒乎讀詩者惟以為后妃夫人之詩不必實指后妃夫人為何人可也

豳雅豳頌說

周官籥章掌土鼓豳籥又言中春吹豳詩逆暑中秋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國祭蜡則吹豳頌豳雅豳頌之名始見於此後鄭註以豳雅豳頌皆指七月詩於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註云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於國祭蜡則吹豳頌註云七月又有獲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至七月詩箋於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箋云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豳風於十月穫稻三句箋云既以鬱薁及棗助男功又穫稻而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豳雅於躋彼公堂三句箋云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謂豳頌與籥章註小異諸詩未有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者而鄭君獨謂七月一詩兼備三體先儒嘗駁之矣謹案籥章以掌籥為專

司故首言豳籥先鄭謂豳籥豳國之地竹其說非也禮記明堂位土鼓蕢籥伊耆氏之樂也葢籥後世始用竹伊耆氏止以葦爲之豳籥卽葦籥也郊特牲正義謂伊耆卽神農籥章祈年於田祖鄭注田祖始敎耕者神農也又言祭蜡據史記小司馬續三皇紀神農始作蜡與郊特牲伊耆氏始爲蜡合是伊耆卽神農之證祈年所以祭神農祭蜡亦行神農之禮故仍其舊樂祭以土鼓葦籥籥章既言土鼓則知豳籥卽葦籥不曰葦而曰豳葢豳人習之因曰豳籥猶商人識之謂之商齊人識之謂之齊也籥章專主吹籥則統下豳詩豳雅豳頌三者皆吹以豳籥也古者風雅頌皆可吹以籥籥章以豳籥吹豳詩及雅頌故首以豳籥冠之耳觀言逆寒暑吹豳詩足證惟迎寒暑方以豳籥吹豳詩外此則不吹豳詩豳詩指七月之詩籥章特言豳詩以别之將以明乎豳雅豳頌之不爲七月詩也祈年吹豳雅祭蜡吹豳頌葢祈年用雅以豳籥吹之因曰豳雅祭蜡用頌以豳籥吹之因曰豳頌總之觀籥章言祭田祖言祭蜡言土鼓則知豳籥卽葦籥矣觀籥章首言豳籥而後言吹豳詩吹豳雅吹豳頌則知三者皆吹以豳籥而雅頌所以稱豳在是矣觀迎寒暑吹豳詩則知豳雅豳頌之不用豳詩正不必强分七月一詩以備三體矣

豳非變風說

豳風周公述祖德之詩也太史因述周人頌公之詩以附其後意主於美周公不得以爲變風也以詩序證之序云王道衰禮義廢政敎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豳豈作於王道衰政敎失之時乎以鄭譜言之譜云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謂之變風變雅豳豈作於懿夷及陳靈之世乎據鄭志張逸問豳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公專爲一國主上冠先公之業亦云優矣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是鄭君以豳居風雅之間未嘗遂目爲風豈得謂之變風乎以此推之則鄭君詩譜豳爲變風之說亦未定之論耳或以豳詩作於周公遭亂之時故爲變風然常棣之詩亦爲周公管蔡作胡不以爲變雅也

王降爲風辨

周官大師教六詩一曰風是風乃詩之一體詩序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亦謂其體有不同耳非謂風爲諸侯之詩雅爲天子之詩也小雅有賓之初筵大雅有抑則諸侯未嘗無雅十五國之風前有二南後有王則天子未嘗無風王風葢采風畿內其詩合乎風之體故列於風雅兼天下則不以代名風主一國則必以國名十五國之風皆國名也周平王遷於王城故名其風爲王稱其地非稱其爵陸德明謂猶春秋稱王人非也春秋傳季札觀樂

已爲歌王與邶鄘衛爲一例皆以其國名其風詩譜謂貶而爲風亦非也

王風爲魯詩辨

晁景迂謂齊魯韓三家皆以王風爲魯詩不知所本嘗即黍離一詩考之太平御覽引韓詩云黍離伯封作曹植令禽惡鳥論云尹吉甫信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詩本韓詩是韓詩以黍離爲周詩矣太平御覽又引齊詩云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弟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劉向治韓詩兼治魯詩其新序所載與齊詩畧同蓋魯詩說也是齊魯詩皆以黍離爲衛詩矣一以黍離爲周詩一以黍離爲

衛詩則三家未嘗以王風爲魯詩蓋可知也

邶鄘衛三國考

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引之衛蔡叔引之此以管蔡合武庚爲三監也鄭氏詩譜言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武庚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引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皇甫謐帝王世紀又曰自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是謂三監說與詩譜分國稍異而以管蔡霍三叔爲三監則同此以管蔡霍爲三監而不及武庚也謹案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王尚書據孔晁注建霍叔于殷曰霍叔相祿父也則孔本但有霍叔無蔡叔俗本蔡叔二字乃後人妄增也王尚書又言監殷之人其說有二或以爲管叔蔡叔而無霍叔或以爲管叔霍叔而無蔡叔說詳經義述聞其論甚確則鄭康成皇甫謐以管蔡霍三叔爲三監其說疏矣又詩正義據尚書大傳云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以證祿父之外更有三人爲監王尚書云上文云使管叔蔡叔監祿父則監者僅止二人三監當爲二監之訛今按專指監殷而言則監者僅止二人兼言監殷臣民則武庚亦在三

監之列若如鄭譜及皇甫謐說三叔分監其地則武庚轉無分地矣漢書地志武庚封邶管叔尹鄘蔡叔尹衛皆於經傳無徵據史記周本紀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又曰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是二叔相殷與封國判然兩事管蔡世家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蓋謂二叔俱未就國爲相於殷猶周公封魯而身相周也則管蔡固未嘗分據殷地矣逸周書作雒解云俾康叔宇於殷史記衛世家云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是知康叔封衛即武庚舊封則知武庚兼有衛地不僅

封邶矣葢周封武庚於殷實兼有邶鄘衛之地二監別有封國而身作相於殷並未嘗分據邶鄘衛之地也地理志及鄭康成詩譜皇甫謐帝王世紀謂三分其地置三監者皆臆說耳竊考逸周書世俘解云甲申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是紂時已有衛稱說文邶故商邑河内朝歌以北是也則邶衛皆商之舊國不因置三監始分其地不得附會三國爲三監也詩邶鄘衛所詠皆衛事不及邶鄘漕邑鄘地也而邶詩曰土國城漕泉水衛地也而邶詩曰毖彼泉水又左傳衛北宫文子引邶詩威儀棣棣二句而稱爲衛詩吳季子觀樂爲之歌邶鄘衛季子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古葢合邶鄘衛爲一篇至毛公以此詩之簡獨多始分邶鄘衛爲三故漢志魯齊韓詩皆二十八卷惟毛詩故訓傳分邶鄘衛爲三卷始爲三十卷耳

詩人義同字變例

阮宫保揅經室文集進退維谷解曰案谷乃穀之假借字本字爲穀進退維穀穀善也以其近在不胥以穀之下嫌其二穀相竝爲韻即改一假借之谷字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之例也此例前人無言之者言之自宫保始今由宫保之說考之三百篇中引伸觸類如此例者甚夥有上用本字而下改用假借字者如王風君子于役詩羊牛下括之括即曷其有佸之佸故韓詩於佸訓至毛詩於括亦訓至（毛詩訓佸爲會會亦至也廣雅會至也）乃上用本字爲括下則假借佸字矣（說文括絜也此括之本義）王風兔爰詩逢此百罹罹即羅字之別體故說文無罹字乃上言雉離于羅下即改用罹字矣小雅正月詩褒姒威之即滅字故毛傳說文竝曰威滅也乃上言甯或滅之下即改用威字矣大雅皇矣詩此維與宅宅度古通用書五流有宅史記作度詩宅是鎬京禮記引作度可證詩意葢言天始維四國是圖度今乃西顧我周維此是度也乃上言爰究爰度下即借宅作度矣有下用正字而上改用假借字者如召南草蟲詩喓喓草蟲即爾雅草螽負蠜也乃下言趯趯阜螽上即借蟲爲螽矣小雅蓼莪詩母兮鞠我鞠即育字之假借乃下言長我育我上即假言鞠我矣小雅信南山詩維禹甸之據鄭註甸祝云甸之言田說文田陳也陳治也是甸即田也乃下言曾孫田之上即假言甸之矣大雅行葦詩舍矢既均謂均齊也乃下言既均上言四鍭既鈞即假用鈞字矣大雅抑詩四方其訓之與四國順之句法一類釋爲訓敎則不詞據書是訓是行史記作是順知訓即順之假借葢因下言四國順之上乃假訓爲順耳又有一字則用其本字兩字竝用則改用俗字如大雅抑詩無言不讎鄭箋以售釋之讎即售之本字漢高飲酒讎數倍是也至邶谷風詩上既云反以我爲讎則下賈用不售即改用售字以

別之不得以說文無售字而遂疑爲後人妄改也三百篇中有類此者均可由是說推之矣

鄭箋多本韓詩考

鄭君箋詩自云宗毛爲主其閒有與毛不同者多本三家詩以今考之其本於韓詩者尤夥如君子偕老詩邦之媛也箋云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也與韓詩媛作援訓爲助合鶉之奔奔詩箋云奔奔彊彊居有常匹行則相隨之貌與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合相鼠詩人而無止箋云止容止與韓詩止節也無禮節也合揚之水詩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與韓詩外傳引詩彼已之子合青衿詩子寧不嗣音箋云嗣續也女曾

不傳聲問我與韓詩嗣作詒云詒寄也曾不寄問也合敝笱詩其魚唯唯箋云唯唯行相隨順之貌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據玉篇遺遺魚行相隨是知箋行相隨順即韓詩遺遺之義也衡門詩可以樂饑箋云饑者見之可飲以藥饑據韓詩外傳引詩可以療饑說文藥治也或作療是知鄭箋藥饑即本韓詩療饑也車攻詩東有甫草箋云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據韓詩東有圃草是知箋圃田之訓即本韓詩圃草也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據韓詩云抑意也是知箋讀抑爲噫即本韓詩抑意也信南山詩維禹甸之箋云禹治而邱甸之據周官稍人邱乘注乘讀與維禹敶之敶同疏引韓詩作敶云乘也是知箋訓邱甸即本韓詩敶乘之義也抑詩用遏蠻方箋云遏當作剔剔治也據泮水詩狄彼東南韓詩作鬄云除也是知箋剔治之訓即本韓詩鬄除也天作詩彼徂矣岐有夷之行箋云徂往行道也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據韓詩薛君傳彼有往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是知箋讀岐有夷之行爲句本韓詩也酌詩遵養時晦箋云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據韓詩外傳引詩遵養時晦言相養以至於惡也是知箋老惡之說亦韓詩也蓋鄭君先從張恭祖受韓詩故其箋時多本韓詩之說使韓詩具存其可考者當不弟此亦有韓詩不存而可

知其說本韓詩者如斯干詩君子攸芋箋云芋當作憮憮覆也與鄭注大司徒爍宮室謂約椓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義同宇亦覆也有瞽詩應田縣鼓箋云田當作朄與明堂位注引周頌應朄縣鼓同其說皆本韓詩蓋鄭君注禮多本韓詩是知箋詩與禮注同者亦韓詩也漸漸之石詩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云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正義謂勞勞當從遼遼之遼與劉向九歎山脩遠其遼遼兮同劉向所述多韓詩是知箋說與劉向同者亦韓詩也至匡衡傳云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說本齊詩而鄭君詩譜亦云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谷永傳

引詩豔妻作閻妻又云抑褒閻之亂顏師古註謂剌厲王說本魯詩而十月之交鄭箋云當爲刺厲王作正本魯詩之說儀禮士昏禮宵衣注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而揚之水箋亦曰繡當爲綃是知鄭君非不兼採齊魯二家之說要不若韓詩是從其師說爲最多耳又按澤陂詩有蒲與蕑箋云蕑當作蓮此正本韓詩傳蕑蓮也爲訓蓋韓詩蕑蓮也以釋詩有蒲與蕑非釋詩方秉蕑兮今釋文於溱洧詩引韓詩蕑蓮之訓誤矣

毛詩古文多假借考

毛詩爲古文其經字類多假借毛傳釋詩有知其爲某

字之假借因以所假借之正字釋之者有不以正字釋之而卽以所釋正字之義釋之者說詩者必先通其假借而經義始明齊魯韓用今文其經文多用正字經傳引詩釋詩亦多有用正字者正可藉以考證毛詩之假借如毛詩汝墳惄如調饑傳調朝也據韓詩作惄如朝饑知調卽朝之假借也毛詩何彼襛矣傳襛猶戎戎也據韓詩作何彼茙矣知襛卽茙之假借也毛詩芄蘭能不我甲傳甲狎也據韓詩作能不我狎知甲卽狎之假借也毛詩小緡是用不集傳集就也據韓詩作是用不就知集卽就之假借也毛詩文王陳錫哉周傳哉載也據春秋傳及國語皆引作載知哉卽載之假借也毛詩大明俔天之妹傳俔磬也據韓詩作磬天之妹知俔卽磬之假借也凡此皆毛傳知其爲某字之假借卽以所假借之正字釋之者也如毛詩葛覃害澣害否傳害何也據爾雅釋言曷盍也廣雅曷盍何也是知害卽曷之假借傳正以釋曷者釋害也采蘋于以湘之傳湘亨也據韓詩作于以鬺之是知湘卽鬺之假借傳正以釋鬺者釋湘也毛詩甘棠勿翦勿拜傳拜之言拔也據廣韻引詩勿翦勿扒云扒拔也是知拜卽扒之假借傳正以釋扒者釋拜也毛詩柏舟如有隱憂傳隱痛也據韓詩作如有殷憂說文慇痛也是知隱卽慇之假借傳正以釋慇者釋隱也毛詩巧言聖人莫之傳莫謀也據爾雅

釋詁謨謀也說文謨議謀也是知莫卽謨之假借傳正以釋謨者釋莫也毛詩四月百卉具腓據爾雅釋詁痱病也邢疏及玉篇俱引詩百卉具痱是知腓卽痱之假借傳正以釋痱者釋腓也毛詩大田以我覃耜傳覃利也據爾雅釋言剡利也郭註引詩以我剡耜是知覃卽剡之假借傳正以釋剡者釋覃也毛詩皇矣求民之莫傳莫定也據爾雅釋詁嗼定也是知莫卽嗼之假借傳正以釋嗼者釋莫也抑詩有覺德行傳覺直也據爾雅釋詁梏直也緇衣引詩有梏德行是知覺卽梏之假借傳正以釋梏者釋覺也毛詩維天之命假以溢我傳假嘉也據說文誐嘉善也引詩誐以謐我是知假卽誐之

假借傳正以釋諓者釋假也毛詩載芟有略其耜傳略利也據釋文云字書作䂮爾雅釋詁䂮利也是知略即䂮之假借傳正以釋䂮者釋略也毛詩元鳥奄有九有傳九有九州也據韓詩作九域說文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古或有二字通用是知有即域之假借傳正以釋域者釋有也凡此皆傳知為某字之假借而因以所釋正字之義釋之者也

毛詩各家義疏名目考

孔仲達毛詩正義序云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允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今考隋書經籍志載列毛詩總集十六卷毛詩隱義十卷注云何允撰亡又載舒援

毛詩義疏二十卷舒援蓋即舒瑗國子助教劉炫毛詩述義四十卷而全緩劉軌思劉醜劉焯所著詩疏皆不存其目隋志別載毛詩義疏二十卷又十卷又十一卷又二十八卷均標曰毛詩義疏而不載撰者姓名或出於全緩諸家作志時已莫可考也唐志藝文志惟載劉炫述義三十卷較隋志已少十卷而諸家詩疏卷數葢無考矣北史儒林傳敘云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北史獻之傳言有毛詩序義一卷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二劉謂劉敬和劉軌思也北史劉軌思傳言軌思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而劉焯傳言焯少與劉炫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是劉軌思之詩學出於敬和而劉焯劉炫又皆學於軌思者也南史陳書皆有全緩傳南史但言治易陳書則言其專講詩易是全緩劉軌思劉焯所著詩疏卷目雖無可徵而其傳詩源流猶可考見惟劉醜則南北史六朝書均不詳其人徒藉孔序以存其名耳

魏晉宋齊傳詩各家考

陸德明經典序錄言魏太常王肅述毛申鄭又載王肅注二十卷今考隋經籍志於王肅注毛詩二十卷外載有毛詩義駁八卷毛詩奏事一卷唐藝文志於王注毛詩二十卷外亦載有雜義駁八卷即隋志毛詩義駁也

不載毛詩奏事葢隋志存者唐已亡逸也至王肅毛詩問難二卷隋志所注亡者不識唐志何以仍列其目也序錄言荊州刺史王基駁王肅申鄭義不載其書卷數今考隋志毛詩駁一卷注云魏司空王基撰殘缺梁五卷又有毛詩荅問駁譜合八卷而唐志載王基毛詩駁五卷較隋志多四卷毛詩雜荅問五卷較隋志少三卷又有雜義難十卷則隋志所無也序錄言晉豫州刺史孫毓為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州刺史從事陳統難孫申鄭又載孫毓詩同異評十卷不載陳統書目今考隋唐志均載孫毓毛詩異同評十卷與序錄同隋志載陳統難孫氏毛詩評四卷唐志所載亦同

王陳統毛詩表隱二卷則隋志注亡而唐志仍列其目者也序錄言宋徵士鴈門周續之豫章雷次宗齊沛國劉瓛並爲詩義序今考隋志載有宋通直郎雷次宗毛詩序義二卷劉瓛等撰毛詩序義疏一卷注云梁有毛詩序雷次宗撰亡梁有毛詩篇序義一卷劉瓛撰毛詩雜義注三卷亡惟周續之所著詩義序不見隋志據鄭氏箋標題下釋文云續之釋題已如此是德明固嘗見道祖書者而顏氏家訓及顏師古匡謬正俗并引續之毛詩音則續之書唐時猶存不知隋志何以失載耳序錄又載謝沈注二十卷江熙注二十卷隋志注所載卷數正同注又載毛詩義疏十卷謝沈撰三書並注曰亡則其書失傳久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

桐城馬瑞辰學

周南

關雎

序關雎后妃之德也瑞辰案序以關雎爲后妃之德而下云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正謂詩所稱淑女爲后妃非謂后妃求賢也首章毛傳云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愼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又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靜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皆以淑女指后妃二章傳云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供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三章傳云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亦謂后妃德盛耳未嘗有后妃求賢之說也后妃求賢之說始於鄭箋誤會詩序憂在進賢一語爲后妃求賢不知序所謂進賢者亦進后妃之賢耳孔疏不悟序及毛傳與箋異義概以后妃求賢釋之誤矣

關關雎鳩傳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箋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瑞辰按玉篇𨵻𨵻和聲也或作唁廣韻唁唁鳥和鳴也關官雙聲故關或作唁然唁字不見說文蓋後人增益字也釋文摯本亦作鷙左氏昭十七年傳雎鳩氏司馬也杜註王雎也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是雎鳩實鷙鳥傳本作鷙而有別義取有別非取其鷙故傳下云若關雎之有別焉鷙或假借作摯鄭箋因訓摯爲至非傳恉

也孔疏合而一之誤矣淮南子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據方言飛鳥曰雙鴈曰乘廣雅乘二也列女傳雎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游是淮南乖居乃乘居形近之譌與毛傳取其有別同義漢張超誚青衣賦感彼關雎性不雙侶亦取其有別也又按說文白鷹王雎也據爾雅釋鳥雎鳩王雎與鷢白鷹分爲二鳥邵晉涵爾雅正義謂雎鳩即今魚鷹以目驗之其色蒼黑焦循曰魚鷹尾短飛則見尾之上白故說文以王雎訓白鷹耳

在河之洲傳水中可居者曰洲　瑞辰按說文水中可凥者曰州水匊繞其旁从重川引詩在河之州今毛詩爾

雅作洲俗字也後漢書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絜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是韓詩以在河之洲明其有別爲箋義摯而有別所本

窈窕淑女傳窈窕幽閒也　瑞辰按廣雅窈窕好也窈窕二字疊韻方言窕美也陳楚周南之間曰窕秦晉之間凡美色或謂之好或謂之窕又曰秦晉之間美心爲窈美狀爲窕蓋對言則異散言則通爾說文窈深遠也幽深義近幽與窈亦雙聲也窕與姚通姚冶一作窕冶說文姚美好也方言窕好也窕又訓閒爾雅窕閒也方言窕言閒都也閒都亦好也又窕與嬥聲近廣雅釋詁嬥好也釋訓又曰嬥嬥好也合言之則曰窈窕傳云幽閒者蓋謂其儀容之好幽閒窈窕然文選李善註引薛君韓詩章句云窈窕貞專貌楚辭王逸注云窈窕好貌廣雅釋詁窈窕好也義皆與毛傳同爾雅釋言冥幼也幼或謂即窈之假借說文窈深遠也釋言又曰窕肆也據說文窕深肆極也極深爲肆是窈窕皆有深義窈窕通作窈窱又作杳窱說文杳杳窱也廣雅窈窱深也幽深義相近或以狀宮室之深邃班固西都賦又杳窱而不見陽是也至此詩窈窕則不取深義箋云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亦謂幽閒貞專之善女處於深宮耳未遂訓窈窕爲深宮也孔疏謂窈窕爲淑女所居之宮形狀

窈窕然殊誤

君子好逑傳逑匹也箋怨妃曰仇　瑞辰按箋義本左傳其實仇與妃對言則異散言則通好仇猶言嘉耦也傳箋逑仇異字據說文逑字注又曰怨匹曰逑仇讎也是讎怨之仇當作仇逑匹之逑當作逑爾雅仇匹也注引君子好仇據孫炎云相求之匹則孫本當作逑毛詩古文多假借仇與求雙聲故經文及傳箋皆借仇爲逑釋文逑本亦作仇是也逑通作仇猶虞書旁逑孱功今堯典逑作鳩也至今釋文正義本經傳皆作逑乃後人私改臧氏玉琳經義雜記言之詳矣大元方言有执字又逑字之異文據方言朹仇也集韻引方言作执仇也則

枕卽執之譌耳

參差荇菜傳荇接余也瑞辰按參差雙聲說文木部引詩槮差荇菜又竹部篸篸差也糸部縒參縒也竝字異義同荇釋艸作莕說文以䓷爲莕之或體荇卽䓷之省

左右流之傳流求也瑞辰按流求一聲之轉爾雅釋詁流擇也釋言流求也擇與求義正相成流通作摎後漢書張衡傳註摎求也文選思元賦作樛舊注亦云樛求也求義同取廣雅釋言摎捋也捋謂取之也四章采之五章芼之義與流同廣雅釋詁采取也又曰芼取也爾雅芼搴也搴亦取也傳訓芼爲擇葢謂擇而取之猶流之訓求又訓擇耳芼者覒之叚借說文覒擇也讀若苗繫傳引詩左右覒

之玉篇引詩亦作覒說文芼字註云艸覆蔓引詩作芼又省作毛羣經音辨毛擇也引禮毛六牲詩變文以協韻故數章不嫌同義先儒或訓芼爲芼羹之芼失其義矣

寤寐求之傳寤覺寐寢也瑞辰按寤寐猶夢寐也說文覺而有言曰寤从㝱省一曰晝見而夜夢也周官占夢四曰寤夢鄭註覺時道之而夢卽說文一曰晝見夜夢之義而凡夢亦通言寤左傳鄭莊公寤生杜註寐寤而莊公已生逸周書寤敬解王曰今朕寤有商驚予孔註言夢爲紂所伐故驚又王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寤亦夢也漢武帝悼李夫人賦云宵寤夢之芒芒以寤夢連言皆以寤訓爲夢之證徐幹中論治學篇曰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班倢伃賦曰每寤寐而絫息兮申佩離以自思潘岳哀永逝文曰旣寓目焉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所謂寤寐皆夢寐也是知此詩寤寐求之卽夢寐求之也寤寐思服卽夢寐思服也澤陂寤寐無爲卽夢寐無爲也後漢書臧洪傳隔闊相思發於寤寐亦卽夢寐耳又後漢書劉陶傳曰屛營彷徨不能監寐李賢注監寐猶寤寐也亦寤寐卽夢寐之證又按小弁詩假寐永歎而後漢和帝詔言寤寐永歎寤寐或與假寐相類柏舟詩耿耿不寐如有隱憂而易林屯之乾曰耿耿寤寐心懷大憂則寤寐又卽不寐

寤寐思服傳服思之也箋服事也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乎瑞辰按莊子田子方曰吾服女也甚忘郭註服者思存之謂是服有思義故傳以爲思之也服亦訓憂問喪曰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服勤卽憂勤亦思也古者思與理同義說文侖思也又曰侖理也理卽治也訓服爲思者葢以服爲艮之叚借說文艮治也思卽治字引伸之義也叚服爲艮而訓思猶爾雅叚服爲艮而訓整也至思服之思乃句中語助與旨酒思柔句法相類箋訓爲思念之思失之胡承珙曰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服念連文服卽念也念卽思也

輾轉反側箋卧而不周曰輾瑞辰按輾字始見字林識

文帷曰展轉也从衮省聲又云死轉卧也从夕卩卧有卩也與展音近而義同說文又曰驟馬轉卧土中馬之轉卧曰展猶人之轉卧曰展矣楚詞九歎注展轉不寐貌引詩展轉反側展轉爲卧而不周反側爲卧而不正說文仄傾也傾仄也反側當作反仄經傳通借作側小雅側弁之俄說文作仄弁之俄側亦仄之借也

琴瑟友之傳宜以琴瑟友樂之箋同志曰友瑞辰按友之猶樂之也故傳連言友樂之廣雅友親也友爲相親有之稱喜生於好故義又爲樂猶虞爲有又爲樂也箋訓爲朋友之友失之

鐘鼓樂之瑞辰按說文樂五聲八音總名象鼓鞞木虡

也是樂之本義爲禮樂後引伸爲哀樂古音讀同勞來之勞故詩以與芼韻

葛覃

葛之覃兮傳覃延也瑞辰按爾雅釋言流覃也覃延也說文覃長味也覃本延移之稱引伸爲長之通稱延亦長也方言延長也覃蕁古同聲淮南子火上蕁高誘注蕁讀葛覃之覃蕁或作𦾔故爾雅及詩釋文並云覃本又作𦾔說文覃从㫗鹹省聲覃之讀𦾔猶咸有淫音也𦾔字从蕁蕁亦長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梁益之閒凡物長謂之蕁覃又作蕈蔡邕協和賦云葛蕈恐其先時釋文五經文字並云覃本亦作蕈陸雲詩思樂葛藟薄采其蕈正用此詩胡承珙曰詩以覃與施相承而言施爲延易則覃之訓延宜取延長之義

施于中谷傳施移也中谷谷中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弛易也郭注相延易施弛古通用移易延易古音義並同大雅皇矣詩施于孫子箋曰施猶易也延也大雅旱麓詩施于條枚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新序引詩皆作延于條枚延移易皆一聲之轉是知施弛皆延之假借此傳訓施爲移猶皇矣訓施爲延易也延又通作貤說文貤重次弟物也上林賦貤邱陵郭璞曰貤猶延也貤與施亦聲近義同段玉裁謂詩施于中谷施于孫子皆當作貤又按說文𢻫敷也讀與施同施旗旖施也經典作施

者多𢻫字之假借說文迻遷徙也移禾相倚移也經典作移者皆迻字之假借爾雅水注谿曰谷說文泉出通川曰谷谷爲山閒出水地葛出于山不水生殆移易谷旁多石之地非谷中出水地也而詩言中谷者凡詩言中字在上者皆語詞施于中谷猶言施于谷也施于中逵施于中林猶言施于逵施于林也中心有違中心好之中心藏之凡言中心者猶言心也又詩瞻彼中原于彼中澤中山有盧之類中皆語詞式微詩露與泥皆邑名詩言中露泥中兩中字亦語詞推之禮言中夜無燭易言葬于中野中字亦皆語詞後人失其義久矣詩以葛之生此而延彼與女之自母家而適夫家王肅言猶

女之當外成是也箋謂喻女在父母家形體浸浸日長大失之

黃鳥于飛傳黃鳥搏黍也　瑞辰按詩蓋以黃鳥之有好音興賢女之有德音爾雅云皇黃鳥與倉庚鶬黃也異物焦循段玉裁竝以黃鳥爲今之黃雀其說是也毛傳以搏黍釋黃鳥不曰即倉庚於倉庚曰離黃也亦不以爲黃鳥則倉庚與黃鳥各異陸機以黃鳥爲倉庚誤矣方言驪黃或謂之黃鳥則方俗之言或亦有名倉庚爲黃鳥者而非即詩之黃鳥也

集于灌木傳灌木叢木也箋飛集叢木興女有嫁於君子之道釋文叢俗作藂一本作最　瑞辰按女之父母爲女擇夫而嫁猶鳥之擇木而棲故詩以黃鳥之集灌木爲喻玉篇廣韻竝以藂爲叢之俗聚與冣古字通用公羊傳注冣聚也顏氏家訓謂冣即古聚字說文儹冣也廣韻作儹聚是也小爾雅冣聚叢也故傳叢木或从俗作藂因消作聚又通作冣今本作最誤矣說文最犯而取也从冃取冣積也从冖取取亦聲最祖外切冣才句切二字音義俱異今經傳冣字多譌最又按說文菆一曰蓐也蓐一曰蔟也集韻叢或作菆檀弓菆塗釋文菆才官反正義云菆聚也是叢菆字古通用釋文一本作最最或即菆字之譌又按爾雅灌木釋文作樌樌即貫貫習也習重也與灌音同而義亦近

維葉莫莫傳莫莫成就之貌　瑞辰按廣雅莫莫茂也莫莫猶言萋萋故訓爲茂

是刈是濩傳濩煑之也　瑞辰按傳本釋訓濩即鑊之叚借說文鑴瓽也鑊鑴也少牢饋食禮有羊鑊豕鑊鑊所以煑因訓鑊爲煑猶刈亦田器用刈以取因訓刈爲取也齊語挾其槍刈耨鎛韋注刈鐮也是刈爲田器之證釋文引韓詩云刈取也濩瀹也舍人爾雅注是刈刈取之是濩煑治之皆直訓濩爲煑孔疏謂煑之於濩故曰濩煑非訓濩爲煑失之

服之無斁傳斁厭也箋服整也　瑞辰按說文斁字註引詩服之無斁斁厭也爾雅釋詁射厭也郭註引詩服之無射禮記兩引詩作射射皆斁之叚借箋从釋言訓服爲整蓋以服爲艮之借字說文艮治也整亦治也但詩言爲絺爲綌則整治之功已在其內服仍訓服用爲是說文服用也序云服澣濯之衣亦以詩服爲服用表記引詩服之無射以證上文苟或行之必見其成以見爲其衣者必可服用也禮記緇衣引詩服之無射鄭注言已願采葛以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亦以服爲服用箋訓服爲整非詩義也魏風葛屨好人服之亦謂服用箋訓爲整亦誤

言告師氏傳言我也　瑞辰按爾雅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間也間讀間厠言詞之中猶今人云語助也

爾雅此節皆語助凡詞之在句中者爲間詞之在句首
在句末者亦爲間言有在句首者言告師氏言刈其楚
之類是也言有在句中者靜言思之之類是也言有疊
用者言告言歸之類是也言有與薄並爲助句者薄言
采之之類是也傳从釋詁訓言爲我者詩中如我驅我
理我任我輦我車我牛之類我皆語詞則以言爲我亦
語詞耳箋遂釋爲人我之我失之
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傳汙煩也箋煩煩撋之用功深澣
謂濯之耳正義薄欲煩撋我之私服薄欲澣濯我之褻
衣 瑞辰按左氏昭元年傳處不辟汚杜注汚勞事勞與
煩同義芣苢詩薄言采之傳薄辭也後漢書李固傳薄

言震之註引韓詩亦曰薄辭也今按薄言二字皆語詞
單言薄者亦語詞薄魄古聲近通用太元注旁薄猶彭魄文選李注以旁
魄爲旁礴爾雅魄間也謂間助之詞魄即薄字之假借時邁
箋云薄猶甫也甫始也此詩正義兩言薄欲蓋亦訓薄
爲甫非詩義也又按說文瀚濯衣垢也今詩作澣者瀚
之省
歸甯父母傳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 瑞辰按此傳義本
左傳但據序云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
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
下以婦道也以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承上后妃在父
母家而言是此詩汚私澣衣皆未嫁時之事序云歸安
父母正指經言告言歸言之乃婦人謂嫁曰歸之歸非
反曰來歸之歸也后妃出嫁而當於夫家無遺父母之
羞斯謂之甯父母無羊詩所謂無父母詒罹者也甯父
母三字當連讀召南草蟲詩憂心忡忡箋云在塗而憂
憂不當君子無以甯父母故心忡忡然又我心則降箋
云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已以禮庶自此可以甯父
母故心下也箋凡兩曰甯父母即本此詩又說文引詩
以晏父母段玉裁謂即此詩歸甯父母之異文亦以甯
父母三字爲連讀也至歸甯之說雖見左傳及泉水詩
序然據泉水蝃蝀竹竿三詩皆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
弟春秋杞伯姬來公羊傳曰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何

休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穀梁傳曰
婦人既嫁不踰竟則古無父母在得歸甯之禮惠周惕
詩說云春秋莊二十七年冬書杞伯姬來左氏曰歸甯
也杜預註曰莊公女也莊公在而伯姬來則正與歸甯
之禮合春秋何以書而譏之此以知左氏歸甯之說非
也毛傳蓋因左傳而誤段玉裁謂毛傳父母在則有時
歸甯耳爲後人所加今按段說是也序文歸安父母原
指經言告言歸而言傳義不應與序遠異以說文引詩
以晏父母證之經文原作以甯父母後人因序文有歸
安父母之語遂改經爲歸甯父母又妄增傳文不知序
云歸安父母特約舉經文言告言歸以甯父母也孔疏

一第 79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74 版反内

因以經言汚私澣衣爲在夫家之事誤矣

卷耳

序至於憂勤也 瑞辰按憂勤二字同義勤亦憂也問喪曰服勤三年鄭注勤謂憂吕氏春秋不廣篇勤天子之難高注勤憂也穀梁僖二年傳不雨者勤雨也勤雨卽憂雨也魚麗序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勤亦爲憂猶逸亦爲樂也說文勤勞也勤之爲憂猶勞亦爲憂也凡詩言勞心者皆以勞爲憂孔疏云乃至於憂思而成勤失其義矣又按說文㥑和行也引詩布政㥑㥑㥑愁也今經傳作憂者皆㥑字之假借

采采卷耳傳采采事采之也 瑞辰按蒹葭詩蒹葭采采傳采采猶萋萋也萋萋猶蒼蒼皆謂盛也蜉蝣傳采采衆多也多與盛同義此詩及芣苢詩俱言采采蓋極狀卷耳芣苢之盛芣苢下句始云薄言采之不得以上言采采爲采取此詩下言不盈頃筐則采取之義已見亦不得以采采爲采取也芣苢傳采采非一辭也亦狀其盛多之皃

不盈頃筐傳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箋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 瑞辰按說文匡飯器筥也筐䈞或从竹也畚蒲器也斵屬所以盛糧頃筐蓋卽今筲箕之類後高而前低故曰頃筐頃則前淺故曰易盈荀子解蔽篇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此毛傳易盈之義所本胡承珙曰高誘注淮南俶眞篇引詩云云言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爲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也此義當本之毛公蓋傳以采卷耳爲憂者之興是謂卷耳易得頃筐易盈而采之者苟有貳心其菜尚不能滿況於求賢之難而可不思所以寘之乎如是乃爲因物託興若如箋云志在君子故采菜易盈而不盈則是賦而非興矣今按胡說申毛是也惟於荀子不可以貳周行一語終爲費解如胡說以采菜爲興則但言不可以貳足矣何以言不可以貳周行恐荀子引詩仍當如箋義耳

嗟我懷人 瑞辰按嗟說文作㦻云㦻咨也一曰痛惜痛惜卽嗟歎聲經傳中又以嗟爲語詞嗟我懷人猶言我懷人也嗟爾君子猶言爾君子也何嗟及兮猶言何及也此詩傳箋不釋嗟字正義訓爲吁嗟而歎失之

寘彼周行傳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箋云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 瑞辰按襄十五年左傳引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處其列所謂周行也蓋以列釋詩行字以各處其列釋詩周行字是卽周謂周徧非商周之周杜註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是也毛傳云置周之列位謂置周徧之列位箋云周之列

位謂朝廷臣者謂統乎朝廷臣也若謂在周朝之位何煩箋識而曰朝廷臣乎正義謂周是后妃之朝故知官人是朝廷臣也誤矣淮南子俶眞篇引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高誘註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誠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遠也以寘彼周行爲慕遠世賢人各得其行列則亦不以周爲周朝矣鹿鳴詩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箋云周行周之列位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亦謂周徧之列位義與此詩周行同正義以我周釋之亦誤又按周匊同聲而異字說文周密也匊而徧也周對疏言自其中之

周密言之匊無不徧自其外之普徧言之今經典多假周爲匊周行亦匊之假借

陟彼崔嵬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孔疏據爾雅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又云土戴石爲砠此及下傳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　瑞辰按崔嵬及砠皆以毛傳爲確說文崔大高也嵬高不平也段本从南都賦李注作嵬山石崔巍高而不平也說文又曰兀高而上平也阢石山戴土也阢卽兀也知高而上平者爲石山戴土則知崔嵬之高而不平者爲土山戴石矣文選南都賦註嵲嵬山名崔嵬高而不平也嵬通作嵔吳都賦註引埤蒼嵔不平也義並與說文同砠通作岨說文岨石戴土也以岨爲石戴土則益知崔嵬爲土戴石矣十月之交詩山冢崒崩箋云崒者崔嵬漸漸之石維其卒矣箋云卒者崔巍謂山巔之石也說文崒崒危高也卒卽崒字之渻借崔嵬通作陮隗說文陮隗高也又曰崔高也亦作嵬崔莊子山林之畏佳卽嵬崔也又轉作厜㕒爾雅崒者厜㕒郭註謂峯頭巉巖後漢書註巉巖山石高峻之貌是皆崔嵬爲石在上之證崔嵬二字疊韻釋名土戴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石戴土曰岨岨臚然也義與毛傳合毛傳多本爾雅今爾雅與毛傳互異蓋傳爾雅者傳寫誤也孔疏轉疑毛傳爲誤失矣

我馬虺隤傳虺隤病也釋文虺說文作瘣隤說文作頹

瑞辰按虺隤二字疊韻說文螝蛹也从虫鬼聲讀若潰據顏氏家訓曰莊子螝二首螝卽古虺字見古今字詁蓋古螝今虺也釋文當曰虺說文作螝今本云作瘣者誤也爾雅釋文引字林曰瘣病也則瘣字始見字林耳郝懿行據說文瘣病也謂釋文瘣爲瘣字之誤然說文但引詩譬彼瘣木不引詩虺隤也隤者穨之假借說文無頹字有穨云秃皃玉篇頹者頹下也不以爲秃釋文云隤說文作頹當爲作穨之訛穨爲秃皃秃亦病也蔡邕述行賦我馬虺穨以元黃邕所述爲魯詩則魯詩亦作虺穨王逸九思車軏折兮馬虺穨當亦本魯詩耳又按爾雅痡瘏虺頹元黃病也皆病之通稱孫炎以瘏及

虺隤元黃皆爲馬病未免緣辭生訓矣

我姑酌彼金罍傳姑且也釋文姑說文作夃 瑞辰按說文秦人市買多爲夃引詩我夃酌彼金罍玉篇曰夃今作沽引論語求善價而夃諸是夃乃沽買之本字沽本水名後遂以爲夃之假借夃與姑亦同音故古文或假夃爲姑也說文櫑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靁象象不窮也或从缶作罍或从皿作𦉪籒文櫑从缶回作𦉪今按畾卽靁之省古亦借雷漢韓勑碑雷洗湯觚雷卽罍也漢書文三王傳孝王有罍尊應劭漢書注言酌彼金罍罍卽櫑之籒文又說文靁从雨畾象回轉形段玉裁云凡古器多以回爲靁是畫雷者卽作回字形耳

維以不永懷傳永長也箋云我是以不復長憂思也 瑞辰按爾雅方言皆曰懷思也說文懷念思也懷與傷同義終風傳曰懷傷也楚詞倈夫悲余馬懷兮馬懷謂馬病傷也王逸注訓思失之漢武帝悼李夫人賦隱處幽而懷傷正以懷傷同義故連言之

我馬元黃傳元馬病則黃 瑞辰按爾雅釋詁元黃病也二字平列與虺隤同義毛傳以爲元馬病則黃段玉裁因謂說文黬黑黃色也言黑色之敝而黃卽元馬病則黃之義非詩義也

我姑酌彼兕觥傳兕觥角爵也箋觥罰爵也 瑞辰按五經異義引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云角觸也觸罪過也與兕觥爲罰爵義合是知傳言角爵箋言罰爵皆謂兕觥卽四升曰角之角耳禮少儀侍射則擁矢下云不角鄭註角謂觥罰爵也孔疏不角者角謂行罰爵用角酌之也詩曰酌彼兕觥是也此正兕觥卽角之證兕觥卽角則當受四升儀禮疏引韓詩傳曰二升曰觥古文四字皆積畫二升當爲三升傳寫之譌至五經異義引毛詩說觥大七升韓詩說觥亦五升則傳毛韓詩者不知觥之爲角遂妄生異解耳觥正作觵周官閭胥鄭註云觵用酌酒其爵以兕角爲之說文觵兕牛角可以飲者也俗觵从光皆謂觥係兕角所爲惟此詩正義引先師說云刻木爲之形

似兕角竊謂先師說是觥象兕角而名爲兕觥猶爵象爵形而名爲爵也積古齋鐘鼎款識載古犧首爵訂爲兕觥亦謂兕觥爲似角之爵又云考商爵大於周爵容一升有半今以商爵較兕觥觥容二爵大半爵於周實受四升此亦兕觥卽四升曰角之明證也孔疏謂觥不在五爵之中誤矣又按薛氏鐘鼎款識載有兕父癸鼎上有兕形又有兕敦兕卣蓋上皆作兕形兕觥形似兕角故謂之兕觥又謂之角其義正同許鄭謂以兕角爲之孔疏云蓋無兕者用木皆非也角鹿古同聲韓勑碑爵鹿柤梪鹿卽角之假借又按觥與侊音義同越語觥飯不及壺飧韋注觥大也說文引作侊飯云侊小兒段

玉裁以小爲大字之譌侊訓大與韓詩侊廓也義同侊
受四升亦得爲大不必如毛詩說侊大七升也
維以不永傷傳傷思也 瑞辰 按說文傷惪也傷創也凡
經傳惪傷字皆傷之假借
云何吁矣傳吁憂也 瑞辰 按爾雅釋詁盱惪也說文盱
張目也忓惪也讀若吁吁驚詞也是盱吁皆忓字之假
借爾雅釋文盱本作忓从正字也何人斯云何其盱都
人士云何盱矣無傳者義同此詩訓憂也云當从王尚
書訓爲發語詞舊訓爲言失之

南有樛木

南有樛木傳木下曲曰樛釋文樛居虯反馬融韓詩本

竝作朻音同又曰說文以朻爲木高 瑞辰 按說文二徐
本皆分樛朻爲二篆樛下云下句曰樛朻下云高木也
詩釋文引字林樛九稠反朻已周反是樛朻義異但考
爾雅釋木下句曰朻下句即下曲說文句曲也从口丩
聲也爾雅釋文朻居虯反本又作樛同詩釋文亦曰樛
朻音同則二字音義竝同朻當爲樛之重文說文樛字
註下句曰樛下當有一曰高木四字樛從翏聲翏爲高
飛皃說文風部飂高風也故又爲高木廣異義也朻字
註當云樛或從丩丩者相糾繚也故爲下曲而說文嘂
訓高聲𠮦訓高气與朻音近正與翏有高義同玉篇樛
下朻字註云同上正本說文後人誤以說文高木一訓

移於朻下遂分爲二義韻會云朻高木下曲也又合二
義而一之矣
葛藟纍之箋木枝以下垂之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
瑞辰 按藟與纍同爾雅諸慮山櫐郭注今江東呼櫐爲
藤似葛而粗大易困于葛藟釋文藟似葛之草劉向九
歎葛藟虆於桂樹兮王逸注藟葛荒也竊疑葛藟爲藟
之別名以其似葛故傳葛藟猶拔之似葛因呼蘢葛鄭
分葛藟爲二藏震謂葛藟猶言葛藤皆非也此詩疏引
陸璣云藟一名巨荒似燕薁易釋文引草木疏作葛藟
一名巨荒以葛藟二字連讀毛詩題綱亦云葛藟一名
燕薁宋開寶本草註云蘡薁是山蒲萄則葛藟蓋亦野

蒲萄之類又按纍楚詞九歎注虆緣也引詩葛藟虆之
樂只君子箋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正義南山有臺箋
云只之言是則此只亦爲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云樂
是君子矣 瑞辰 按說文只語已辭也从口象气下引之
形經傳中通用爲語助辭如仲氏任只母也天只及凡
言樂只君子皆是也鄭訓爲是亦語詞只又通借作旨
襄十一年左傳引釆菽云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昭二
十四年左傳引南山有臺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杜注
竝訓旨爲美失之胡承珙曰襄十一年傳上文云願君
安其樂而思其終昭二十四年傳上文云夫有德則樂
樂則能久是二傳引詩皆取樂義並無美訓又昭十三

年傳引詩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其下文云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亦祇以樂旨爲樂不取美義是知作旨者旨只字之叚借其說是也

福履綏之傳履祿也瑞辰按傳義本爾雅釋言履與祿雙聲故履得訓祿卽以履爲祿之叚借也釋詁祿履同訓大雅天被爾祿傳祿福也是祿與福對文則異散文則通

葛藟荒之傳荒奄也瑞辰按說文荒蕪也一曰草掩地也奄卽奄覆之義說文奄覆也大有餘也掩地曰荒掩樹亦爲荒矣又說文㡆字註一曰㡆隔也讀若荒隔謂掩其上而葢之與詩荒之同義玉篇㡆幏說文幏葢衣也凡冡覆亦通言冡喪大記幠荒鄭註荒㡆也奄與㡆同義又荒與幠一聲之轉說文幠覆也亦與㡆覆同義至經傳訓荒爲大者皆當爲㠩之叚借說文㠩水廣也廣亦大也說文廣殿之大屋也

福履將之傳將大也箋將猶扶助也瑞辰按說文將扶也从爿義則將爲將之假借玉篇將古文將凡詩訓將爲助者同此若將之本義則說文訓爲帥

葛藟縈之傳縈旋也釋文作帶云本又作縈說文作䔡瑞辰按帶與縈皆䔡之假借說文䔡艸旋皃也引詩葛藟䔡之爲正至說文𦅸字註又云讀若詩葛藟𦅸之葢因正文𦅸字而誤士喪禮幎目注幎讀若詩云葛藟縈之之縈古文幎爲涓按古从𢆶从䙷从肙之字以聲近通用幎讀如𦅸縈與還義同故古文作涓還卽旋也故傳訓爲旋皃說文𦅸收卷也亦與旋義相近

螽斯

螽斯傳螽斯松蝑也瑞辰按釋蟲蜤螽松蝑蜤一本作斯豳風傳謂斯螽松蝑是也至此傳以螽斯連讀謂卽斯螽則非螽斯葢柳斯鹿斯之比以斯爲語詞耳斯螽以股鳴者至此詩螽斯三章皆言羽葢以翼名者也又按舊讀以螽斯羽絕句武氏億讀從螽斯絕句而以羽字屬下詵詵兮連文竊謂武讀是也詵詵薨薨揖揖皆形容羽聲之衆多耳

羽詵詵兮傳詵詵衆多也釋文詵詵說文作𦒱音同瑞辰按今本說文無𦒱字據廣雅𦒱多也玉篇𦒱多也或作兟五經文字兟色臻反見詩是詩古本作兟兟𦒱卽兟字重文今說文本偶脫去耳說文言部詵字注引詩詵詵兮用毛詩其作𦒱𦒱者三家詩也先與辛雙聲故通用玉篇又云𦒱或作莘騂䮞甡一切經音義卷四詵又作甡𦒱辛同詵詵爲衆多皃猶說文駪訓爲馬衆多皃也詵通作莘𦒱騂等字猶小雅駪駪征夫說文引作莘莘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有莘或作有侁也

宜爾子孫箋后妃之德寬容不嫉妬則宜女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瑞辰按說文宜所安也从宀之下一之上

多省聲古文宜作宐[illegible]謂宜从多聲卽有多義此詩序美后妃子孫衆多宜爾子孫猶云多爾子孫也

振振兮傳振振仁厚也瑞辰按振振謂衆盛也振振與下章繩繩蟄蟄皆爲衆盛故序但以子孫衆多統之爾雅釋言賑富也郭註謂隱賑富有隱賑卽殷賑也殷賑皆盛皃訓富者富亦盛也賑通作振左傳袀服振振杜注振振盛皃振振或作殷殷又作陳陳吕覽舜爲天子轉轉殷殷莫不載悅高註又作陳陳殷殷今按殷殷陳陳皆極狀人民之衆盛也辰眞音義相近說文嗔盛气也又闐盛皃振又通袗說文袗一曰盛服袗或作裖振之言㐱㐱亦盛也重也振振又作軫軫羽獵賦殷殷軫軫李善注殷軫盛貌也振振之義又引伸爲信厚然義各有當有應从信厚之訓者殷其雷振振君子及麟趾振振公子是也有應从衆盛之訓者此詩振振兮謂子孫衆多是也傳訓爲仁厚失之

羽薨薨兮傳薨薨衆多也瑞辰按薨與㹸聲近而義同爾雅薨薨衆也釋文舍人本薨薨作雄雄雄卽㹸之假借廣雅㹸㹸飛也玉篇㹸蟲飛也又作翃翃廣雅翃翃飛也當本三家詩

繩繩兮傳繩繩戒愼也瑞辰按傳本爾雅繩繩戒也爲訓但以詩義求之亦爲衆盛抑詩子孫繩繩韓詩外傳引作承承謂相繼之盛也

羽揖揖兮傳揖揖會聚也瑞辰按揖蓋集之假借詩辭之輯矣新序引作集說文卙詞之集也又曰雧羣鳥在木上也或省作集是集本爲鳥羣聚引伸爲凡聚之稱重言之則曰集集廣雅釋訓集集衆也當本三家詩

蟄蟄兮傳蟄蟄和集也瑞辰按說文卙卙盛也音義與蟄蟄同爾雅蟄靜也郭注云見詩傳今詩傳無此訓胡承珙疑此傳和集郭所見本自作和靜故云見詩傳耳

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傳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其少壯灼灼華之盛也箋興者喻時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也孔疏謂少壯以興有十五至十九少壯之女年盛謂年盛二十之時瑞辰按嫁娶之年古蓋因時異制大戴禮本命篇曰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齔二八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合於三也小節也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五也此蓋陳歷代嫁娶遲速之不同中古對太古言指虞夏時小節對中古言蓋指殷周時其云十四十六嫁娶者亦謂嫁娶始此耳周官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則又舉其終之大期言之詩摽梅毛傳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是也中古之制以二十三十爲節而前乎此者可槪也殷周之制以十四十六爲節而後

乎此者可槪也墨子云昔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則擧其中言之也孔疏以女十五至十九爲少壯二十爲年盛亦酌其中言之耳夭夭者枖枖之假借說文引詩桃之枖枖云夭木少盛皃又引詩桃之妖妖灼爲焯之假借猶說文引周書焯見三有俊心今書亦借作灼也說文焯明也明與盛義近

之子于歸傳之子嫁子也　瑞辰按爾雅釋詁如適之嫁竝訓爲往傳以之與嫁同義故以之子爲嫁子然詩言之子甚多如之子于征之類不得訓爲嫁當从釋訓訓爲是子箋於漢廣始言之子是子也則此章義亦同耳

于與如通傳以于爲如之假借故訓爲往然婦人謂嫁曰歸詩既言歸不必更以于爲往爾雅于曰也曰古讀若聿聿于一聲之轉之子于歸正與黃鳥于飛之子于征爲一類于飛聿飛也于征聿征也于歸亦聿歸也又與東山詩我東曰歸釆薇詩曰歸曰歸同義曰亦聿也于曰聿皆詞也舊皆訓于爲往或讀曰如子曰之曰竝失之

宜其室家傳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箋云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　瑞辰按婚姻時月毛鄭異說毛主於起自季秋至仲春則禮殺而止據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內爲說也殺內周禮疏引韓詩傳作殺止詩孔疏引荀子亦作殺止今荀子作內鄭主於起自仲春至仲夏而止據周官媒氏中春令會男女爲說也今按起自季秋至於孟春者殷制也張皐問師曰以易義言之歸妹九月之卦泰正月之卦其辭皆曰帝乙歸妹則季秋至於孟春爲殷禮婚期審矣起自仲春者夏制也而周因之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傳曰冠子娶婦之時也是二月娶妻爲夏制矣周官媒氏仲春大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司男女之無夫家而會之會當讀如維王不會之會謂會計其未嫁娶者令其及時嫁娶也奔當讀如奔則爲妾之奔謂二月婚期已及不禁其六禮不備也是周因夏制二月娶妻之證以詩義考之召南詩曰有女懷春謂仲春婚姻之時也豳風釆蘩

祁祁之下繼以殆及公子同歸倉庚于飛之下繼以之子于歸釆蘩夏小正繫之二月倉庚鳴月令亦在仲春此皆以二月爲婚姻正時至衞詩秋以爲期周正之孟秋爲夏正之仲夏以仲夏爲期盡此鄭氏所謂三月至五月皆得行之者也此詩首章桃華爲二月正婚之期二章有蕡其實三章其葉蓁蓁爲三月至五月期盡之時序所謂婚姻以時者此也傳以桃夭喻少壯箋以爲喻年盛孔疏云謂年盛二十之時非日月之時誤矣至宜其室家宜與儀通爾雅儀善也凡詩言宜其室家宜其家人者皆謂善處其室家與家人耳傳以爲無踰時箋以爲年時俱當似非詩義

有蕡其實傳蕡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 瑞辰按蕡者頒之假借說文頒大首皃引伸爲凡大之稱爾雅釋詁墳大也墳亦頒之借有蕡者狀其實之大也至說文蕡雜香艸也乃蕡之本義耳古以華喻色以實喻德此魏人春華秋實之喻所本

兔罝

肅肅兔罝傳肅肅敬也箋罝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 瑞辰按肅宿古通用少牢饋食禮鄭註宿讀爲肅是也肅亦訓縮豳詩九月肅霜毛傳肅縮也是也肅肅蓋縮縮之假借通俗文物不申曰縮兔罝本結繩爲之言其結繩之狀則爲縮縮縮縮爲兔罝結繩之狀猶赳赳爲武夫勇武之貌也爾雅釋器約謂之救律謂之分王觀察云爾雅繫二者於釋羅罔之後蓋羅罔之屬律當作率說文率捕鳥畢也畢田罔也今按王說是也救之言糾結也分之言紛亂也與此詩肅肅爲兔罝狀義相近傳箋俱訓肅肅爲敬似非詩義墨子尚賢篇云文王舉閎夭泰顚于罝網之中或謂此詩卽賦閎夭泰顚以罝兔之人爲干城腹心則可不得以肅肅爲恭敬也

赳赳武夫傳赳赳武貌 瑞辰按爾雅釋訓赳赳武也說文赳輕勁有材力也廣雅赳材也後漢書桓榮傳引作糾糾武夫叚借字也

公侯干城傳干扞也箋云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 瑞辰按太平御覽引白虎通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也是干城乃諸侯城名猶云宗子維城耳據何休公羊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干城當卽軒城之省左氏傳公侯所以扞城其民也爾雅干扞也爲毛傳所本蓋謂設城以爲扞衞因名扞城與白虎通訓干爲禦義同未嘗訓干爲盾也孔疏釋傳言以武夫自固爲扞蔽如盾爲防守如城然是誤以鄭義爲毛義矣

施于中逵傳逵九達之道 瑞辰按韓詩作中馗薛君曰中馗馗中九交之道也說文馗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馗从九首或作逵左氏宣十二年至于逵路釋文逵或馗字魏志武帝紀裴松之注馗古逵字見三蒼是韓詩作馗爲正字毛詩作逵乃或字也馗古音如鳩與龜疊韻故說文以似龜爲訓龜背中高而四下逵之四面交通似之逵爲馗之或體古音亦讀如仇故與九爲韻耳

施于中林傳中林林中 瑞辰按爾雅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中林猶云中野與上章中逵爲一類野有死麕詩林有樸樕野有死鹿株林詩說于株野說于株林皆以林與野對言林猶野也

芣苢

采采芣苢傳芣苢馬舃馬舃車前也宜懷妊焉 瑞辰按釋文苢本作苡芣苢有二類逸周書王會云康民以桴苡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此木類也詩釋文引山海經衛氏傳及許愼說竝同爾雅芣苢馬舃馬舃車前此草類也爲毛傳所本說文苢字註云芣苢一名馬舃其實似李食之宜子周書所說此兼採爾雅周書之說上云芣苢一名馬舃義本爾雅下云其實如李乃兼引周書說耳說文繫傳引韓詩傳云芣苢木名實如李陶注本草車前子亦引韓詩言芣苢是木似李食其實宜子孫是韓詩亦以芣苢爲木與釋文引韓詩直曰車前瞿曰芣苢者不同蓋爲韓詩者家各異說故耳衛所言爲韓

類故毛傳本爾雅爲說名醫別錄云車前子養肺强陰益精令人有子與毛傳云宜懷妊者正合至陸璣疏云其子治婦人難產與毛傳不同孔疏謂傳言宜懷妊者即陸璣所云治難產非也列女傳及韓詩薛君章句皆以芣苢爲傷夫有惡疾而作劉孝標辨命論云冉耕歌其芣苢正本韓詩芣苢一名蝦蟆衣舊謂取葉衣之可愈癩疾是則韓詩謂所采爲芣苢之葉與毛傳言宜懷妊爲車前子者不同然據詩言掇之捋之皆宜指取子而言則毛傳之說當矣

薄言有之傳有藏之也 瑞辰按廣雅釋詁有取也孔子弟子冉求字有止取名字相因求與有皆取也大雅瞻卬篇人有土田女反有之有之猶取之也傳訓有爲藏孔疏因謂有之與采之爲對所以總終始由不知有亦訓取與采同義耳

薄言捋之傳捋取也 瑞辰按說文捋取易也此捋訓取之本義至朱子集傳捋取其子也則以捋爲寽字之叚借說文寽五指寽也

薄言袺之傳袺執衽也薄言襭之傳扱衽曰襭 瑞辰按傳義與爾雅同廣雅袺謂之衚襭謂之褱與爾雅毛傳異義葢本三家詩列女傳蔡人之妻云采采芣苢之草雖甚臭惡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襭之正訓襭爲懷廣雅疏證引管子輕重戊篇丁壯者胡丸操彈胡與衚通

衚葢亦懷意也

漢廣

南有喬木傳喬上竦也 瑞辰按爾雅句如羽喬又上句曰喬如木楸曰喬槐棘醜喬小枝上繚爲喬義皆相通說文喬高而曲也从夭从高省正與毛傳上竦義合今喬梓之喬枝葉皆上向與梓之垂者異是亦取上句之義故名其木爲喬爾雅以下句曰科與上句曰喬對舉知樛木之可以逮下則知喬木之不能蔭下矣釋文喬本亦作橋喬橋古通用故山有橋松釋文又云橋本亦作喬

不可休息箋云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

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 瑞辰 按說文休止息也从人依木休或作庥爾雅邢疏引舍人云庥依也是休庥本一字爾雅釋詁休息也釋言庥蔭也庥本或作茠郭註今俗呼樹蔭爲庥淮南子精神訓得茠越下高註茠蔭也三輔人謂休華樹下爲茠是休卽庥蔭之庥本義謂木之蔭人得爲人所依止後乃通以休爲息耳又按釋文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耳據毛傳釋下二句云漢上游女無求思者蘄求思爲思想之思不以思爲語詞則詩本以求思與休息對文息與思同在心毋以雙聲爲韻惠氏九經古義引樂記云使其文足論而不息荀子息作諰說文云諰思之意疑古思息通今按古雙聲字多通用思之通息亦以其字之同毋耳至毛傳思辭也自解下泳思方思孔廣森謂寫者倒之正義以故致疑遂有意改爲求思者其說是也至韓詩息作思正釋文所謂以意改者耳

不可泳思傳潛行爲泳 瑞辰 按傳本爾雅釋水郭注謂行水底今按爾雅釋言泳游也游者汓之段音說文汓浮行水上也从水子汓或作泅从囚聲又云古或以汓爲没字是泳訓汓實兼浮行潛行二義又據說文泳潛行水中也潛涉水也涉徒行厲水也是知潛行者乃徒行涉水之稱邶風傳自厀以下爲涉則涉水者當指厀下没水言之非必全没入水也又按邶風泳之游之承就淺而言則潛行爲泳亦當指潛涉水言之不得謂行水底也說文潛一曰藏也是潛藏乃別一義

江之永矣傳永長也 瑞辰 按方言延永長也凡施於年者謂之延施於衆長謂之永是永訓爲長之義也文選登樓賦注引韓詩作漾薛君章句曰漾長也漾正作羕說文永字註云水長也象水巠理之長永也引詩江之永矣羕字註云水長也从水羊聲引詩江之羕矣正兼取毛韓詩韓作漾乃羕之借字毛作永亦羕之假借古讀永如羕故通用耳爾雅永羕長也齊侯鎛鐘云羕保其身羕保用享又陳逆簠銘云子子孫孫羕保用羕猶永也皆永羕通用之證羕又借作養夏小正時有養日時有養夜養亦羕也

不可方思傳方泭也 瑞辰 按方有四義通作舫一是併船爾雅大夫方舟說文方併船也通俗文連舟曰舫是也一是併木爾雅舫泭也說文泭編木以渡也孫炎云方木置水中爲泭筏是也詩釋文又引郭璞云木曰箄竹曰筏小筏曰泭與箄筏有異今爾雅舫泭也郭註云水中箄筏箄筏散文則通一是船之通稱爾雅舫舟也說文舫船也今本船下誤衍師字明堂月令曰舫人習水者字通作榜月令命漁師伐蛟鄭注今月令漁師爲榜人司馬相如子虛賦榜人歌張註榜船也是也一是用船以渡說文濊以舟渡也玉篇方舟謂之潢是也蓋方本併船之名因而併竹木亦謂之方凡船及用船以渡通謂

之方詩中言方有宜從舟訓者谷風詩方之舟之方即爲舟猶泳即爲游也兩雅舫舟也泳游也兩訓相通正釋谷風詩義有宜訓爲泭者此詩不可方思承江永言之故不可編竹木以渡也

言秣其馬箋謙不敢斥其適已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瑞辰按上文言刈其楚以喻欲取貞潔之女則下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正設言取女之事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衣乘墨車從車二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鄭君箴膏肓據此謂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是親迎必載婦車以往秣馬正載車以往之事箋謂致禮餼非也凡供給賓客或以牲牢

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餼小爾雅餼饋也說文氣饋客芻米也或作槩亦作餼聘禮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惟芻禾注禾以秣馬是秣馬亦禮餼之一箋云致禮餼者義取饋芻禾以秣馬釋文乃云牲腥爲餼正義又分禮爲納帛餼爲用牲則於秣馬無涉是又失鄭恉矣

言刈其蔞傳蔞草木之翹翹然正義引爾雅購蔏蔞郭注以爲蔞蒿瑞辰按楚詞大招王逸注引詩言采其蔞廣韻十九侯引詩亦作采爾雅蔏蔞郭云江東用羹魚今人尙以爲菜猶名蔞蒿非草中之翹翹者似非詩人所刈胡承珙引王夫之詩稗疏云蔞蒿水草生於洲渚既不翹然于錯薪之中亦與楚爲黃荆莖幹可薪者異

管子曰葦下于雚雚下于蔞則蔞爲雚葦之屬翹然高出而可薪者蓋蘆類也今按蔞與蘆雙聲同在來母蔞當即蘆字之叚借王說近之然但以爲蘆類而不知蔞即蘆也

汝墳

遵彼汝墳傳墳大防也瑞辰按爾雅釋水汝有濆郭註引詩遵彼汝濆水經汝水注引爾雅亦作汝有濆據後漢書周磐傳注引韓詩濆水名也是作濆者實本韓詩又爾雅釋文云濆字林作涓衆爾雅亦作涓說文涓小流也引爾雅汝爲涓是知爾雅古本正作涓與過爲洵等皆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與墳大防義異郭注引

詩汝濆爲證誤矣說文墳墓也坋字註一曰大防也是墳乃坋之假借墳通作濆方言墳地大也青幽之間凡土而高且大者謂之墳李巡爾雅注濆謂崖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是知水厓之濆與大防之墳爲一汝墳猶淮濆也孔疏謂彼濆從水此墳從土殊昧於通借之義

伐其條枚傳枝曰條幹曰枚瑞辰按條當讀如終南詩有條有梅之條即爾雅稻山榎也故下章又言條肄

伐其條肄傳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瑞辰按說文聿習也篆文作肄訓餘者以肄爲枿之叚借爾雅釋詁方言竝曰枿餘也枿即梓之別體說文作巘或作蘖云伐木餘也古文作不亦作梓肄與枿雙聲故枿可叚借作肄

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而夏肄是屏肄亦枿之𠬝也肄與餘亦一聲之轉故肄亦可訓餘

惄如調飢傳惄飢意也調朝也箋云惄思也未見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 瑞辰按爾雅釋言惄飢也郭註惄然飢意說文惄飢餓也段玉裁曰飢餓當爲飢意之譌古然如字同義傳讀惄如爲惄然故以爲飢意也爾雅釋詁惄思也箋讀如爲譬如之如故以爲思說文惄字註一曰憂也憂卽思也箋義葢本韓詩竊謂爾雅訓惄爲飢特釋此詩惄如調飢當从毛傳訓飢意爲正至小弁詩又言惄焉如擣則當訓憂若云飢意如擣則不辭矣方言䛵唏灼怛痛也齊宋之間謂之喑或謂之惄又

曰惄傷也惄悵也又曰惄思也義竝相近釋文惄本又作愵韓詩作愵說文愵憂皃讀與惄同方言愵憂也秦晉之間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亡謂之溼或謂之惄玉篇愵思也愁也或作愵是愵愵實一字惄與愵亦同聲而通用惄又通作怒文選洞簫賦李善注引蒼頡篇曰怒憂皃玉篇引奴的切一切經音義十六云愵古文惄怒二形是也調釋文云本又作輖今按明趙靈均說文抄本及五音韻譜本引詩並蜀石經本正作輖飢楊凝式韭花帖輖飢正甚亦作輖惟韓詩及今說文二徐本作朝飢輖調俱從周聲說文朝旦也從倝舟聲周舟古同聲通用周官考工記注故書舟作周故朝飢可借爲調與輖也傳云調朝也正謂調爲朝之假借易林怲如旦飢義本韓詩楚詞天問胡爲嗜不同而快鼂飽鼂一作朝以朝飽爲快則知朝飢爲可憂矣

魴魚赬尾傳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箋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 瑞辰按韓詩薛君章句云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爲箋義所本惟說文字林並云魴赤尾魚也據爾雅魴魾郭註江東呼魴魚爲鯿案鯿魴魾三字皆一聲之轉本艸綱目云一種火燒鯿頭尾俱似魴而脊骨更隆上有赤鬣連尾黑質赤章今江南有鯿魚其腹下及尾皆赤俗稱火燒鯿殆卽古之魴魚詩人以魚尾之赤與王室之如燬後人遂

以火燒鯿名之乃徵說文字林之確至魚勞尾赤服虔以釋左傳如魚赬尾非此詩之義也

王室如燬傳燬火也釋文齊人謂火曰燬郭璞又音貨字書作𤈦音毀說文同一音火尾反或云楚人名曰煤齊人曰燬吳人曰𤈦此方俗訛語也 瑞辰按韓詩外傳引詩雖則如𤈦後漢書周磐傳註引韓詩薛君章句曰𤈦烈火也玉篇𤈦字註火也下別載烈火也一訓義本此是韓詩作𤈦說文𤈦火也引詩王室如𤈦正本韓詩爾雅釋言燬火也說文火𤈦也𤈦火也玉篇同𤈦下列𤊾燬二字註云同上是燬𤈦實一字之異體故郭璞爾雅註云燬齊人語而方言云齊言𤈦廣韻亦云𤈦齊人云火說文正字作𤈦當

云或从火毀不應别出燬字段玉裁謂說文燬字應刪亦非釋文既云燬字書作焜音毀又引或說分燬焜爲齊吳二音誤矣方言煤火也楚轉語也猶齊言焜火也是燬焜煤皆火音之轉七月以火與葦韻大田詩以火與穉韻淮南子俶真訓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皆讀火如毀近於齊音列女傳引詩止作毀正以音近遂渻燬作毀耳莊子利害相摩生火實多衆人禁和月固不勝火以火與摩多韻則讀近楚音矣燬或誤作烜周官司烜氏注烜火也讀如衞侯燬之燬據說文爟下列烜字云爟或从亘則烜乃爟之重文周官司烜實司燬之誤

父母孔邇箋云避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　瑞辰按列女傳以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言國家多難惟勉强之無有譴怒貽父母憂爲箋義所本韓詩外傳云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引詩父母孔邇後漢書注引韓詩章句云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爲此祿仕後漢周磐讀汝墳卒章喟然而嘆曰夫王家政教如烈火猶觸冒而仕則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故也說本韓詩竊謂二說皆似未確細繹詩意蓋幸君子從役而歸而恐其復往從役之辭首章追溯其未歸之前也二章幸其歸也三章恐其復從役也蓋王政酷烈大夫不敢告勞雖暫歸復將從役又有棄我之虞不言憂其棄我而言父母序所謂勉之以正也言雖畏王室而遠從行役獨不念父母之甚邇乎古者遠之事君邇之事父詩所以言孔邇也

麟趾

麟之定傳定題也正義定題釋言文郭璞曰謂頟也傳或作顛釋畜的顙白顛顛亦頟也故因此而誤釋文定字書作頟音同題郭璞注爾雅頟也本作顛誤　瑞辰按說文題頟也顛題一聲之轉爾雅頟題也又顛頂也說文顛頂也頂顛也定卽頂之叚借或傳一本作顛非誤

振振公姓傳公姓公同姓集傳公姓公孫也　瑞辰按姓者生也古者謂孫曰子姓玉藻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

鄭注父有凶服子爲之不純吉也所謂子姓者孫也儀禮特牲饋食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子姓者子之所生亦謂孫也謂衆子孫又通謂之子姓喪大記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鄭注子姓謂衆子孫是也至單言姓則爲子稱小爾雅廣雅竝曰姓子也昭四年左傳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杜註問其姓問有子否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卽詩則百斯男之義百姓猶百子也此詩公姓猶言公子特變文以協韻耳公族與公姓亦同義韋昭國語註高誘呂覽註竝曰族姓也周官司市鄭司農註百族百姓也是其證矣毛傳謂公族爲公同祖亦誤公姓公族皆謂公子故序言公子以概之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

桐城馬瑞辰學

召南

維鵲有巢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 瑞辰按鵲卽乾鵲今之喜鵲也說文舄鵲也象形篆文從隹昔是鵲古文作舄篆文作䧿淮南子乾鵠知來而不知往鄭注大射儀引作鳱鵠知來說文鷽雗鷽山鵲知來事鳥也是雗乾鳱三字同鵲性喜晴故名乾鵲高誘淮南注乾讀如乾燥之乾是也鳱雗竝與乾同聲故通用或讀乾如乾坤之乾故詩以喻人君失之說文舄者知太歲之所在所貴者故象形是鵲與朋烏燕皆鳥中所貴故取以喻人君耳

維鳩居之傳鳩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 瑞辰按爾雅鳲鳩鴶鵴郭注今之布穀也然布穀四月間始有不聞有居鵲巢者今以目驗鳥雖與鵲爭巢而居然鳥非鳩屬惟焦循毛詩補箋云崔豹古今注云鴝鵒一名尸鳩嚴粲詩緝引李氏說云今乃鴝鵒也鴝鵒今之八哥李時珍本艸綱目云八哥居鵲巢毛大可亦據目驗以八哥占鵲巢斷尸鳩爲鴝鵒蓋鵲巢避歲每歲十月後遷移其空巢則鴝鵒居之今按五經異義公羊以爲鸜鵒夷狄之鳥穴居今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今以目驗鸜鵒有穴居者亦有巢居者其巢居則必居鵲之成巢蓋鸜鵒性拙不能自爲巢也召南化行江漢則固鸜鵒所有之地故詩因以起興鴝鵒雙聲字鴶鵴亦雙聲字鴶鵴卽鴝鵒之轉聲崔豹以鴝鵒爲尸鳩正與爾雅毛傳以尸鳩爲鴶鵴合則郭注爾雅以爲布穀者誤也說文鵴秸鵴尸鳩也不與鴝鵒相次則亦誤以尸鳩爲布穀耳徐璈曰按鵲于冬月作巢至春哺轂畢飛去空其巢或爲鴝鵒鳩鵲之所居而孕乳焉然鴝鵒不踰濟且不在九種鳥之列于詩似未協璈前在浙見鵲巢于桐樟之上至五六月其巢空而布穀乳轂于中卽其鳴聲不復似布穀惟于早夕作長嘯如俗之所謂鴞者蓋鳩已化爲鷹矣因惡其聲而墮其巢焉目驗如此郭訓似可从

維鳩方之傳方有之也釋文方有之也一本無之字 瑞辰按廣雅方有也疏證云撫方一聲之轉方之言荒撫之言幠也爾雅幠有也郭註引詩遂幠大東今本幠作荒毛傳荒有也是方有有義今按序言夫人起家而居有之箋云鳲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皆以居有二字竝言正據詩首章維鳩居之二章維鳩方之爲訓足證古義皆訓方爲有傳方有之也釋文云一本無之字是也段玉裁讀方有之也四字爲句謂猶云甫有之也誤矣

百兩將之傳將送也 瑞辰按上章傳云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是據上章百兩御之爲迎此章百兩將之爲送迎與送相對成文但考韓奕詩百兩彭彭承上韓侯迎止而言是第迎以百兩耳至送以百兩經傳無文雖左氏傳言反馬泉水詩言還車謂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亦未必多至百兩也竊疑詩百兩皆指迎者而

言將者奉也衛也首章往迎則曰御之二章在途則曰
將之三章既至則曰成之此詩之次也樛木詩三章福
履將之三章福履成之與此詩句法正同不必以將爲
送

采蘩

于以采蘩傳蘩皤蒿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箋云
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瑞辰按爾雅
爰粤于也又曰爰粤于於也凡詩言于以者猶言爰以
粤以皆語詞箋訓爲往以失之蘩爲白蒿爾雅蘩皤蒿
說文作蘇云白蒿也是也蘩爲白色讀若老人髮白曰
皤白蒿曰蘩猶白鼠謂之鼲馬之白鬣謂之繁鬣也蘩

又爲凡蒿之通稱爾雅繁之醜秋爲蒿楚詞大招吳酸
蒿蔞王逸註蒿蘩草也是也毛傳從爾雅皤蒿之訓則
不以爲凡蒿通稱矣夏小正二月榮堇采繁傳云皆豆
實也與鄭箋云以豆薦蘩菹正合或以采蘩爲親蠶詩
者誤也蘩一名由胡一名蘩母一名旁勃夏小正傳繁
由胡由胡者繁母也繁母者旁勃也廣雅蘩母蒡葧也
疏證云蘩母叠韻也蒡葧雙聲也今按蘩母蒡勃皆極
狀蒿生之盛旁勃猶蓬勃也旁勃又作彭勃太平御覽
引服食經云十一月採彭勃彭勃白蒿也是也
于沼于沚傳沼池沚渚也瑞辰按沚又作持爾雅小洲
曰階小階曰沚小沚曰坻楚辭九懷淹低佪今京沶王

逸注小洲曰渚小渚曰持小持曰沶持卽沚沶卽坻也
玉篇沚亦作持
被之僮僮傳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箋云禮記主婦髲
髢瑞辰按周官追師鄭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
飾其遺象若今步搖矣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
紒矣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也是謂步搖者副
之遺象假紒者編之遺象被與次爲一物但考廣雅云
假結謂之鬠鬠卽副也後漢書章懷注副婦人首服三
輔謂之假紒是又謂副卽假紒惠氏禮說謂副與編爲
一物鄭不當以步搖釋副廣雅疏證云副有衡笄六珈
以爲飾而編次無之其實副與編次皆取他人之髮合

已之髮以爲結則皆是假紒其說是也今按說文髲鬄
二字轉相訓鬄亦作髢釋名髲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
其髮也鬄剔也剔刑人之髮爲之也左氏哀七年傳公
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是被亦取他人
之髮以爲飾被取被覆之義與副之訓覆義近則亦爲
假紒但其制各有不同耳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衻女從
者纚笄被以被與次對言則被非卽次可知鄭君合被
次爲一誤矣少牢饋食禮主婦被裼衣侈袂是大夫妻
服被以祭之證王后夫人翟衣以祭首服副展衣見君
首服編祿衣御序于君首服次而服被則無明文鄭箋
謂於祭前祭後服之則后夫人殆以被爲常飾也少牢

饋食禮主婦被特牲饋食禮主婦則纚笄而無被是被
雖不在副編次之數亦首服之一非謂被之上又服副
編次也戴氏震謂既用被然後加首服誤矣又按少牢
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鄭注讀被錫爲髲鬄金榜禮
箋曰髲鬄一物而二名無並稱髲鬄者錫衣當連下讀
錫今文作緆說文緆細布特牲背衣言其名少牢緆衣
言其布鄭君以被錫二字連讀改爲髲鬄失之廣雅釋
訓童童盛也大雅祁祁如雲祁祁盛皃僮僮祁祁皆狀
首飾之盛傳說非也

夙夜在公傳夙早也 瑞辰按夙說文作殌早敬也从丮
夕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又晨字注丮夕爲殌臼辰

爲晨皆同意今按夕者夜之通稱凡日入以後日出以
前通謂之夕亦通謂之夜夙夜爲朝莫之稱亦爲早敬
之稱以其時天尚未旦而執事有恪因謂之夙夜周語
曰夙夜恭也生民箋夙之言肅也與說文訓夙爲早敬
同義說文云持事雖夕不休夕謂日出以前非謂日莫
故又申之曰早敬者也詩中言夙夜不一有兼指朝莫
言者陟岵行役夙夜無已之類是也有專指夙與言者
此詩夙夜在公及他詩豈不夙夜夙夜敬止庶幾夙夜
我其夙夜莫肯夙夜皆是也舊皆兼指朝暮言失之

草蟲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傳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
也阜螽蠜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箋草蟲
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物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
戴震詩經補注曰阜大也如四牡孔阜之阜草蟲則凡
小蟲草生之通語也 瑞辰按蟲與螽古通用月令蟲螟
爲害蔡邕章句作螽螟可證此詩草蟲即爾雅草螽之
假借非泛指草中蟲也阮宮保揅經室文集云凡詩中
有同字相並爲韻者即改一假借之字當之此詩人義
同字變之例今按此詩下言阜螽上句若作草螽則嫌
其二螽相並爲韻故以蟲爲螽之假借正合阮說戴震
謂泛指草中蟲失之據釋文引草木疏云草螽一名負
蠜大小長短如蝗而青也正義引陸機云奇音青色好

在茅艸中今以目驗蓋即順天及濟南人所稱聒聒者
詩以喓喓言之亦取其善鳴也至阜螽據正義引李巡
爾雅注阜螽蝗子也螽古通作蝝螽之言衆多也螽類
衆多而易長故其小者謂之阜螽阜之言長也玉篇阜長也
如魯語助生阜之阜螽大則飛阜螽乃螽子之方長者
故止能跳躍戴氏訓阜爲大非也爾雅皇螽蠜說文作
𨸏云𨸏蠜也阜即𨸏字之叚借爾雅又曰草螽負蠜
古讀如丕其義爲大蓋對阜螽爲小者言之箋云草蟲
鳴阜螽躍而從之正言物之以類相從與婦人之從君
子與傳義相成也

憂心忡忡傳忡忡猶衝衝也 瑞辰按爾雅釋訓忡忡惙

惙憂也說文忡憂也方言惙惏中也郭注中宜爲忡忡
惏怖意也方言又曰衝俶動也毛傳訓忡忡爲衝衝蓋
以忡忡爲動心之皃楚辭九歎極勞心兮⿰忄蟲⿰忄蟲王逸註
⿰忄蟲⿰忄蟲憂心貌⿰忄蟲一作忡是⿰忄蟲⿰忄蟲亦忡忡之異文廣雅釋
訓⿰忄蟲⿰忄蟲憂也蓋本三家詩玉篇⿰忄盡⿰忄盡憂也⿰忄盡卽⿰忄蟲字之
譌

我心則降傳降下也 瑞辰 按降者夅之假借說文夅服
也正與二章我心則說傳訓爲服同義爾雅釋詁悅樂
也又曰悅服也是知夅服亦說義也今經傳夅服字通
借作降

我心則夷傳夷平也 瑞辰 按夷悅以雙聲爲義爾雅釋

言夷悅也風雨詩云胡不夷邪詩亦不夷懌毛傳並訓
夷爲悅此詩我心則夷對上我心傷悲言猶云我心則
說也正當訓爲悅楚辭九懷羡余術兮可夷王逸注引
詩我心則夷云夷喜也蓋本三家詩其義當矣至毛傳
訓平者說文徲行平易也蓋以夷爲徲字之叚借心平
則喜義亦相成而未若訓悅訓喜義尤直捷

采蘋

于以采蘋傳蘋大蓱也 瑞辰 按爾雅釋草苹蓱其大者
蘋蘋通作薲說文蓱苹也又曰苹蓱也無根浮水而生
薲大蓱本草水萍有三種大者曰蘋中者曰荇菜小者
曰浮萍韓詩沉者曰蘋浮者曰薸薸卽浮萍是蘋與浮
萍同類而異種萍小而蘋大萍無根而蘋有根無根則
浮有根則似沉也禮記芼之以蘋藻左傳蘋蘩蘊藻之
菜呂氏春秋菜之美者崑崙之蘋皆言蘋不言萍蓋惟
蘋可以芼羹先儒或以蘋爲浮萍失之

于以采藻傳藻聚藻也 瑞辰 按說文引詩藻作薻據儀
禮註今文繅作藻又周官鄭司農註繅讀爲藻率之藻
是藻薻古今字陸機疏藻有二種一種葉如雞蘇莖大
如箸長四五尺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
今按聚藻蓋狀其叢生之貌卽左傳之蘊藻杜註蘊藻
聚藻也說文薀積也積亦聚也左傳薀藻與蘋蘩對言
蓋以薀與藻爲二猶筐與筥錡與釜皆爲二也但析言

則薀與藻有別統言則皆謂之藻故詩但言藻而傳以
聚藻釋之聚藻取叢聚之義蓋卽陸疏所云葉如蓬蒿
者也陸機疏又云扶風人謂之藻聚爲發聲失之又按
釋艸莙牛藻說文亦曰莙牛藻也段玉裁疑左傳薀藻
卽莙字今按春秋繁露曰君者溫也是莙與薀古音近
通用之證顏氏家訓書證篇亦以牛藻卽陸機疏所云
聚藻又引郭注三倉云薀藻之類也是莙藻薀藻聚藻
牛藻異名而同實

于彼行潦傳行潦流潦也 瑞辰 按行者洐字之消借說
文洐溝行水也廣韻同洐消作行猶荇菜之荇今亦消
作荇也左傳潢汙行潦之水服虔注畜小水謂之潢水

不流謂之汙今按行潦對潢汙言溝水之流曰洐雨水之大曰潦說文潦雨水大皃行與潦爲二猶潢與汙爲二四字竝舉與上文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句法正相類葢失其義久矣毛傳以流潦釋行潦已誤合行潦爲一然傳以流釋行非以道釋行正義云行者道也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於流潦上亥增道路字則又失傳恉矣

維筐及筥傳方曰筐圓曰筥　瑞辰按筐筥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說文又訓筐爲筥筐說文作匡云匡飯器也筥也或作筐筥者篆之假借郭璞方言註篆古筥字說文方曰筐圓曰篆呂氏春秋註圓底曰篆方底曰筐義

與毛傳同月令作籧筐亦篆之假借字

于以湘之傳湘亨也　瑞辰按湘韓詩作鬺漢書郊祀志鬺亨上帝鬼神顏師古註引韓詩于以鬺之云鬺亨也鬺通作觴太元竈首次五鼎大可觴司馬光曰觴當作鬺音商煑也廣雅云鬺飪也說文無鬺有䰞云䰞煑也玉篇云鬺與䰞同又䰞字注云亦作䵼今按薛氏鐘鼎欵識載師望彝銘曰師望作䵼彝是鬺䰞䵼皆一字之異文毛公以湘爲鬺之假借故訓爲亨三家詩多以本字易經文故韓詩直作鬺

維錡及釜傳錡釜屬有足曰錡　瑞辰按方言鍑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錡鍑卽釜也方言又曰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鍑說文江淮之間謂釜曰錡是釜與錡亦對文異散文通耳廣雅錡釜也疏證引詩傳有足曰錡云錡之言踦也爾雅蟰蛸長踦郭註蠨蛸長脚者正合詩有足之義今按方言錡字郭註云或曰三足釜也音技說文錡从奇聲與鬲部䰙字同魯綺切䰙三足鍑也是錡卽䰙䰙之言跂也小雅大東詩跂彼織女傳跂隅貌孔疏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義與錡䰙竝同錡葢兼取三足傾側之義三足正奇數也又按說文鬴鍑屬也釜卽鬴之或體

宗室牖下箋云牖下戶牖間之前祭王肅云牖下卽奧　瑞辰按古者宮室之制戶東而牖西至奧則在室中西南隅孔疏云古未有以奧爲牖下者以難王肅是已至

箋以牖下爲戶牖間之前祭則又誤以牖下爲牖間亦似未確今按古者牖一名鄉取鄉明之義其制向上取明與後世之窗稍異牖下對上而言非橫視之爲上下也古者祭祀先祖未必設奠於牖下惟蔡邕獨斷言祀中霤之禮在室祀中霤設主於牖下則奠於牖下葢祀中霤之禮月令正義曰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雨因霤之是以後人名室爲中霤開牖者象中霤之取明也牖象中霤故祀中霤必於牖下禮記言家主中霤故教成之祭必於牖下祀中霤耳又按潛夫論班祿篇曰背宗族而采蘩怨采蘩當爲采蘋之譌葢三家詩或因詩有宗室牖下一語遂以爲背宗族而作也

有齊季女傳齊敬也瑞辰按齊者齌之消借說文齌材
也廣雅齌好也玉篇引詩有齌季女音阻皆子奚二切
廣韻齌又音齊云好貌三家詩葢作有齌以狀季女之
好貌故玉篇引之左傳晉君謂齊女爲少齊葢亦取齌
好之義古文消借作齊毛公遂以敬釋之耳左氏傳穆
叔說此詩季蘭尸之季蘭葢當時女子之美稱猶云季
姜季姬非實有所指

甘棠

序甘棠美召伯也箋召伯姬姓釋文燕世家云與周同
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按左傳
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未知士安之言何所憑

據瑞辰按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也此葢士安所本但
據樂記封黃帝之後於薊漢書地里志云薊故燕國是
召公封薊卽爲燕此正召公爲黃帝後非文王子之證
蔽芾甘棠傳蔽芾小貌甘棠杜也集傳蔽芾盛貌瑞辰
按蔽芾二字疊韻說文蔽蔽小草也蔽與巿聲近廣雅
巿小也爾雅釋言芾小也易豐其沛子夏傳作芾云小
也蔽芾皆有小義故毛傳以小貌釋之但甘棠爲召伯
所舍則不得爲小風俗通引傳云送逸禽之超大沛草
木之蔽茂芾古作𣎳說文𣎳艸木盛𣎳𣎳然廣雅芾芾
茂也蔽芾正宜從集傳訓爲盛貌小雅蔽芾其樗義亦
同韓詩外傳引詩蔽茀甘棠張遷碑作蔽沛並聲近而
義同又巿與茷音義亦相近說文茷艸葉多亦盛也爾
雅杜甘棠又曰杜赤棠白者棠葢對文則杜與棠異散
文則甘棠赤棠皆謂之杜說文牡曰棠牝曰杜今按草
木惟牝者有實其牡者則不實今之海棠華而不實卽
說文牡曰棠也有一種結實而小味澀且酢俗名海棠
果又名花紅者卽古之赤棠也其實大而味甘有似蘋
婆果者則甘棠也又有沙棠廣志云如棠味如李無核
朱彝尊云疑今之蘋婆果卽詩甘棠俗呼沙果卽沙棠
召伯所茇傳茇草舍也瑞辰按說文茇艸根也毛詩作
茇者废之借說文废舍也引詩召伯所废葢本三家詩
釋文引說文废草舍也胡承珙曰有草字爲是草舍謂

之废草行謂之跋其義一也
勿翦勿敗瑞辰按說文伐一曰敗也亦斫也廣雅伐敗
也是勿敗猶勿伐耳說文敗毀也孟子毀傷其薪木敗
又通退說文退敷也引周書我興受其退今微子作敗
召伯所憩傳憩息也釋文憩本又作愒瑞辰按說文無
憩字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憩說文作愒愒息也是知
憩卽愒之俗體詩汔可小愒不倘愒今傳曰愒息也愒
卽憩也釋文言本作揭者愒字之誤
勿翦勿拜箋云拜之言拔也瑞辰按廣韻引詩勿翦勿
扒云扒拔也亦作拜拜與八雙聲扒通作拜猶澎湃通
作澎汃也廣雅玉篇竝云扒擘也擘義爲分亦爲擊與

首章勿伐亦同義作扒者葢三家詩鄭君知拜即扒之假借故箋以拔釋之施士匄直訓如人之拜小低屈也失之又按據施士丏云毛註拜猶伐非也則施所見毛傳有拜猶伐也四字今本脫去

行露

厭浥行露傳厭浥濕意也箋厭浥然濕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瑞辰按厭浥即湆浥之假借說文湆幽溼也徐鍇傳云今人多言浥湆也浥湆當作湆浥說文又曰浥溼也廣雅湆浥溼也湆浥二字雙聲湆與厭亦雙聲湆浥通作厭浥猶愔愔通作厭厭也小戎詩厭厭良人韓詩作愔愔湛露詩厭厭夜飲韓詩俱作愔愔鄭風野有蔓草以零露爲幸此詩以行露爲畏可以見風俗貞淫之異

謂行多露瑞辰按謂疑畏之假借凡詩上言豈不豈敢者下句多言畏大車詩豈不爾思畏子不敢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出車詩豈不懷歸畏此譴怒豈不懷歸畏此反覆緜蠻詩豈敢憚行畏不能趨豈敢憚行畏不能極又左傳引逸詩豈不欲往畏我友朋與此詩句法相類釋名謂猶謂也言得勑不自安謂謂然也謂謂即畏畏耳說文咄相謂也相謂即相驚畏之詞謂行多露正言畏行道之多露耳僖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註言豈不欲早莫而行懼多露之濡已以懼釋謂似亦訓謂爲畏

何以速我獄傳速召也瑞辰按爾雅釋詁說文竝云速疾也說文速籒从敕作遬古文从敕从言作警速本疾速之義促之使疾來故又引申爲召其字从敕與言皆所以召也

羔羊

素絲五紽傳紽數也二章五緎傳緎縫也三章五總傳總數也孔疏此言紽數下言總數謂紽總之數有五非訓紽總爲數又曰五緎既爲縫則五紽五總亦爲縫也瑞辰按三章羔羊之縫釋文縫符龍反謂縫之也二章五緎傳緎縫也則五紽五總亦縫裘所用首章五紽三章五總傳訓爲數則五緎亦宜爲數乃傳以數釋紽總以縫釋緎者互文以見義也後漢書注引薛君韓詩章

句曰紽數名也廣雅紽數也玉篇廣韻竝曰紽絲數也紽之爲數無考埤雅云以類反之緎寡於總紽葢宜寡於緎廣雅疏證據春秋陳公子佗字五父以證佗爲五數今按佗字五父葢取詩五紽爲義非必紽即五數也釋文紽作它云本又作佗佗即古他字他者彼之稱也此之別也由此及彼則其數爲二管子輕重甲篇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一束十他他一本作倍墨子經篇云倍爲二也他與倍通則他亦二數矣柏舟之死矢靡他猶云有死無二也小雅人知其一莫知其他猶云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紽通他葢二絲之數又按說文無紽字纚字注粗緒也據廣韻云纚似布俗作絁則纚即素絲

五紽之紽紽爲絲之粗者故以爲二絲之名耳西京雜記載鄒長倩遺公孫宏書五絲爲䋁倍䋁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緵總即緵字之轉則緎爲二十絲之數總爲八十絲之數也緎說文作黬玉篇云緎或作䋈總通作緵豳風九罭釋文緵字又作總漢書王莽傳孟康注緵八十縷也又作稯玉篇稯數也又作䍟東門之枌詩越以䍟邁箋䍟總也又作稯說文又作宗賈公彥曰今亦云八十縷謂之宗宗即緵字之借稯布八十縷也其數與絲之名總者正同

退食自公傳公公門也箋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公直順於事也朱子集傳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

瑞辰按寶應劉履恂據春秋襄二十八年左傳公膳日雙雞杜注卿大夫之膳食釋爲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以退食自公謂自公食而退較集傳以退食爲退朝而食於家爲善古者卿大夫有二朝魯語所云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也其在公各有治事之朝勤於治事不遑家食則有公膳可食詩言退食自公正著其盡心奉公緇衣詩還而授餐欲其還食於家所以見君之優賢此詩退食自公有不遑家食之意所以明臣之急公也至箋以退食爲減膳則孫毓已駁之矣

委蛇委蛇傳委蛇行可從跡也箋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瑞辰按委蛇二字疊韻毛公以爲行有常度故云行可從跡從跡即蹤跡也徐行者必紆曲君子偕老詩傳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跡也義與此傳合故箋申之以委曲自得之貌韓詩以爲公正貌非也曲與衺同義故衺貌亦謂之委蛇委蛇韓詩作逶迤說文迤衺行也又云逶迤衺去皃廣雅委蛇窊衺也是也委蛇本人行衺曲之貌因而蛇行紆曲亦謂之委蛇戰國策蘇秦嫂蛇行蒲伏莊子養鳥者食之以委蛇是也物形盤曲亦謂之委蛇楚詞遠遊元螭蟲象竝出進兮形蟉虯而逶蛇是也路之紆曲亦謂之委蛇淮南子泰族篇河以逶蛇故能遠劉向九歎遵江曲之逶移是也旗之舒卷亦謂之委蛇楚詞離騷經載雲旗之委蛇是也聲之詘曲亦謂

之委蛇張衡西京賦聲清暢而逶蛇是也曲之義轉爲長故委蛇又爲長貌楚詞王逸注委蛇長也又文選南都賦注委蛇長貌也是也委曲者易順從故委蛇又爲順貌莊子釋文委蛇至順之貌是也徐行有度則必美故委蛇又有美義爾雅委委佗佗美也韓詩委蛇德之美貌也說文覣好視也爾雅釋文委諸儒本竝作禕舍人云禕禕者心之美釋詁禕美也是也委音近爲故字或从爲說文逶或作蟡又漢陰逢盛碑作逶迤是也遺从貴聲與委音近故委又通遺莊子田子方注遺蛇其步是也蛇古通作它後漢儒林傳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是也又通作佗後漢任光等傳贊委佗還旅

是也古从它者多與也通故蛇或作迤見韓詩或作虵見釋文又或借作施莊子天運乃至委蛇釋文蛇本作施是也又或作跪易林大壯之鼎云長尾踒跪是也隋古讀如它故蛇或作隋又作隨說文委委隋也漢唐扶頌在朝逶隨劉熊碑卷舒委隨衡方碑禕隋在公是也蛇歛音讀如夷故委蛇又作倭遲又作威夷四牡詩周道倭遲韓詩作威夷是也遲夷古同聲倭郁亦一聲之轉故倭遲漢書又引詩作郁夷委音近猗迤音同移故委迤又作猗移莊子應帝王篇吾與之虛而委蛇列子黃帝篇作猗移是也委蛇之聲轉爲委維山海經蒼梧之野有委維郭注卽委蛇是也又轉爲延維山海經有神名延維郭注作委蛇是也又轉爲婐嫷方言嫷美也郭注嫷言婐嫷也是也列子稚齒婐嫷義亦同又轉爲靡迤玉藻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鄭注移之言靡迤也靡迤又爲夷靡文選射雉賦或乃崇墳夷靡是也又爲迤𡾞文選洞簫賦倚巇迤𡾞是也古書凡重讀者每於各字下疊小二故此詩舊本葢作委委蛇蛇或遂讀爲委委蛇蛇釋文云沈重讀作委委蛇蛇是也爾雅委委佗佗美也釋文云韓詩作委委他他諸儒本並作禕顧舍人引詩禕禕它它今按說文有褘無禕禕卽褘也又作禰禰襀襀說文引爾雅禰禰襀襀卽委委佗佗之異文潛夫論救邊有云泂泂潰潰又卽禰禰襀襀傳寫之異耳

羔羊之革傳革猶皮也　瑞辰按革𧞣古同音革當爲𧞣之同音假借說文𧞣裘裏也从裘鬲聲讀如擊𧞣讀若擊猶革讀若棘也玉篇稱裘裏也或作𧞣古者裘皆表其毛而爲之裏以附於革謂之𧞣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紽皮言其表也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革言其裏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合言其表與裏也革卽𧞣之假借毛傳謂革猶皮失之

殷其靁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傳殷靁聲也山南曰陽靁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箋云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猶靁殷殷然發聲於山之陽　瑞辰按文選景福殿賦李善註引毛傳殷雷聲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雷聲曰磤廣雅磤聲也殷卽磤之省借重言之則曰殷殷長門賦雷殷殷而響起亦作隱隱易林雷車不藏隱隱西行隱隱卽殷殷也埤蒼砏磤大聲也箋以殷殷發聲喻召南大夫之施號令於四方葢亦以殷爲大聲至雲漢傳隆隆而雷非雨雷也箋云雨雷之聲尙殷殷然以殷殷與隆隆對言則讀殷如隱微之隱與此箋義微異又按傳言靁驚百里葢以雷聲之近而可聞興君子之遠而難見又云山出雲雨以潤天下葢以靁有聲則雲雨興以雷雨之相連興夫婦之相依與谷風

傳云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則繼嗣生收興正同故下接言何斯違斯違斯者違此南山之陽南山之側南山之下也又雷發聲收聲有定時故詩取以喻君子之信厚箋謂喻大夫以王命施號令非詩義也

何斯違斯傳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也 瑞辰 按爾雅釋詁違遠也邢疏引詩何斯違斯蓋以雷聲之近與君子之遠此耳說文違離也離去遠義並相近

莫敢或遑傳遑暇也箋無敢或閒暇時閔其勤勞 瑞辰 按或有古通用小爾雅廣雅並曰或有也莫敢或遑即莫敢有遑箋言無敢或閒暇時即無敢有閒暇也三章

莫或遑處莫或亦謂莫有

莫或遑處傳處居也 瑞辰 按處與処同江有汜毛傳處止也說文凥処也処止也从夂几夂得几而止也或从虍聲作處廣雅処止也節氣中有處暑即止暑也遑處猶遑息耳

摽有梅

摽有梅傳摽落也 瑞辰 按摽或作蔈見漢書食貨志注又作莩趙岐孟子注引詩莩有梅釋文引丁公著云韓詩今按莩當作𠬪說文𠬪物落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摽有梅漢書食貨志贊引孟子野有餓芰莩及芰皆𠬪之異文韓詩作莩者爲正字毛詩作摽或作蔈者皆𠬪之假借毛傳訓摽爲落義與韓詩正同王伯厚難韓詩芰是零落摽昇擊之使落殊昧於古文通借之義

頃筐塈之傳塈取也 瑞辰 按塈者摡之假借玉篇引詩頃筐摡之蓋本三家詩廣雅摡取也摡亦渻作既左氏傳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既亦取也說文訓摡爲滌引詩摡之釜鬵又訓既爲小食皆不爲取說文乞作气音氣後變作乞訓爲乞取據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乞謂行匄也則乞字蒼頡篇已有之气乞寔一字摡既皆當爲乞之聲近假借故得訓取气之通作摡猶氣之通作既也

迨其謂之傳謂之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

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箋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 瑞辰 按此傳義本周官媒氏仲春令會男女以謂之爲會之之假借上云謂之不待備禮下即云會而行之者正以會而行之釋經文謂之也謂與彙同从胃聲周易拔茅茹以其彙鄭云勤也以彙爲謂之假借王云類也以彙爲會之叚借又爾雅釋木樸抱者謂謂釋文引舍人本謂作彙知彙之可叚作謂又可叚作會則知謂之可叚作會正義云謂者以言謂女而取之失傳恉矣至此箋訓謂爲勤謂有勤望之憂不若傳義爲允又

謑詬傳會而行之者連上不待禮為句

小星

嘒彼小星傳嘒微貌瑞辰按嘒之言慧也方言慧憭意精明也嘒蓋狀星之明貌雲漢詩有嘒其星同義傳于此曰微貌于彼曰衆星貌不免望文生義

寔命不同傳寔是也釋文寔韓詩作實云有也瑞辰按說文寔正也實富也實無是訓爾雅寔是也韓奕箋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寔實同聲是詩中凡作寔者皆正字作實者皆假借字頍弁箋云實猶是也亦以實為寔之叚借故即以是釋之是者語詞韓詩作實訓有者有亦語詞

抱衾與裯傳裯禪被也箋云裯牀帳也瑞辰按裯蓋衹裯也方言汗襦自關而西或謂之衹裯說文衹裯短衣又曰裯衣袂衹裯是汗襦一名衹裯又單稱裯宋玉九辨被荷裯之晏晏兮王逸注裯衹裯也是也衹裯又名襜襦又名禪襦方言汗襦陳魏宋楚之間謂之襜襦或謂之禪襦是也衹裯為褻衣故漢書武安侯恬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免後漢書羊續傳其資藏惟有布衾敝衹裯鹽麥數斛而已正以衾與衹裯並舉竊謂此詩以裯與衾並舉即衹裯耳古者夫人御于君有易燕服之禮則賤妾亦當易服裯為褻衣故與衾同抱傳既訓衾為被不宜又以裯為禪被禪被或為禪襦之譌即衹裯之一名也至爾雅釋訓幬謂之帳說文幬禪帳也裯音通幬裯帳以雙聲為義與惆悵疇張同義據鄭志答張逸以抱帳為漢制似不若以裯為衹裯耳

江有汜

江有汜傳興也決復入為汜箋云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瑞辰按水決復入為汜者正興媵之始見棄而終見收也二章江有渚傳曰水岐成渚亦喻始分而終合蓋江遇渚則分過渚復合也三章江有沱傳沱江之别者按沱自江水溢出終復合流於江其取興亦同箋以汜取興並流而以渚為喻媵留失之

不我過瑞辰按此與前二章異義前章不我以不我與言其始不以我備數也此章不我過言嫡既悔之後終不我棄正承上其後言之故但曰其嘯也歌不更言其後矣大元差曰過小善不克范望註過去也淮南主術訓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高誘注絕猶過也廣雅渡去也過渡也過本有去絕之訓凡訓去訓絕者通謂之過考槃詩永矢弗過即永矢弗去也此章不我過即不我去不我絕也毛鄭均不解過字凡嫡無親過媵家之禮集傳謂不過我而與俱蓋誤以不我過為與前二章同一意也

其嘯也歌箋嘯蹙口而出聲嫡有所思而為之既覺自

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 瑞辰 上二章其後也悔其後也處皆指嫡言此章其嘯也歌則當爲媵自指謂其感悲而嘯歌也說文嘯吹聲也以歗爲嘯之籒文欠部又有歗字大徐本作吟也引詩其歗也歌嘯歗二字經典通用而其本字則音同而義別嘯者吹聲悲聲也中谷有蓷篇條其歗矣白華篇歗歌傷懷其字皆當作嘯經作歗者叚借也歗者吟也與說文歎字訓吟謂情有所欲吟歎而歌同義樂聲也此詩其嘯也歌當从說文引作歗毛詩作嘯者亦叚借也箋以嘯爲蹙口出聲又以指嫡失其義矣

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傳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箋云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禮故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爲禮而來 瑞辰 按說文旅字註云禮麗皮納聘皮葢鹿皮又慶字注行賀人从心从夊吉禮以鹿皮爲贄故从鹿省白虎通納徵元纁束帛離皮又曰離皮者兩皮也此詩野有死麕野有死鹿葢取納徵用麗皮之義說文麕麞也李善文選注云今江東人呼鹿爲麕詩兼言麕鹿者麕亦鹿之屬用其皮非用其肉詩但言死麕死鹿者猶詩虎韔魚服皆用其皮但渻言虎魚也顧廣東學詩曰執皮者必攝之故以包束爲言傳箋竝以麕鹿爲用其肉似失其義

吉士誘之傳誘道也箋吉士使媒人道成之 瑞辰 按呂記曰毛鄭以誘爲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歐陽氏始誤以爲挑誘之誘胡承珙曰衡門序誘僖公也正義謂在前道之況戴禮立言篇有誘賢之文論語有善誘之語呂記駁歐陽甚正今按說文以誘爲𧦝字之或體又曰𧦝古文作羑又曰羑進善也爾雅釋詁誘進也及此詩毛傳誘道也皆以誘爲羑字之假借其義本爲進善誘字又假借作牖大雅版之篇曰天之牖民傳牖道也牖卽誘也此傳訓誘爲道箋以使媒人道成之嫌於吉士自相道誘可謂善申傳義歐陽以挑誘釋之誤矣

林有樸樕傳樸樕小木也 瑞辰 按樸樕二字疊韻爾雅樕樸心卽詩樸樕正義引爾雅正作樸樕釋名心纖也樸樕爲小貌心亦小義故傳以小木釋之或疑小卽心字之譌失之樸樕之轉爲扶蘇故鄭風山有扶蘇傳曰扶蘇扶胥小木也又按林有樸樕與野有死鹿相對成文毛傳樸樕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似本分爲二義歐陽詩本義謂林有樸樕猶可用以爲薪胡承珙曰詩於昏禮每言析薪古者昏禮或本有薪芻之饋耳葢芻以秣馬薪以供炬士昏禮執燭前馬古燭卽以薪爲之也鄭箋始以樸樕之中爲野有死鹿之所在與傳異義

孔疏合傳箋爲一失之

白茅純束傳純束猶包之也箋純讀如屯釋文引沈重曰純讀屯徒尊反聚也瑞辰按純屯古通用竹書紀年韓趙遷晉桓公于屯留即左傳襄十六年執孫蒯之純留也戰國策秦策錦繡千純高誘註純音屯束也穆天子傳錦組百純郭璞註純疋端名也純束二字同義純亦束也周官媒氏純帛無過五兩與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義合純帛即束帛鄭註周官讀純爲緇失之純又通作芚莊子齊物論釋文芚束也據說文稛絭束也齊語稛載而歸韋注稛絭也純屯皆稛之假借稛之借作純與屯猶囷之通作囷也稛又借作麇哀二年左傳羅

無勇麇之杜註麇束縛也麇亦稛也故訓爲束

舒而脫脫兮傳脫脫舒遲也箋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脫然舒也瑞辰按方言說文廣雅竝曰娧好也玉篇云娧好貌脫脫即娧娧之叚借而當作女字解謂吉士也脫脫狀吉士之好皃也舒語詞說文余詞之舒也故舒亦爲語詞此詩舒而脫脫兮與陳風月出篇舒窈糾兮舒懮受兮舒夭紹兮三舒兮皆語詞脫脫及窈糾懮受夭紹皆好皃非舒皃此傳彼箋均訓爲舒遲失其義矣小雅小弁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即言不究之猶上文如或醻之即言如醻之也箋及正義訓爲安舒失之大雅常武王舒保作即言王保作謂安行也舒亦語詞若以舒爲緩與下句匪紹箋訓爲緩不相貫矣舍古音讀同舒亦通用孟子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承上許子何不爲陶冶舍亦語詞不爲義言何不自爲冶皆取諸其宮中而取之也趙注訓舍爲止失之又按爾雅虛閒也閒即語詞虛即舒之叚借猶北風其虛其邪叚虛爲舒徐之舒也

無感我帨兮傳帨佩巾也瑞辰按說文帥佩巾也帥或从兌作帨是帥帨爲一字帥通作率故左傳藻率鞞鞛服注率爲刷巾刷巾即佩巾率即帥之借也古以佩巾爲帨內則左佩紛帨是也亦以縭爲帨東山詩親結其縭毛傳縭婦人之褘又引士昏禮施衿結帨爾雅婦人

之褘謂之縭孫炎註褘帨巾也是也內則女子生設帨于門右及此詩無感我帨帨皆爲縭因其爲女子出嫁時所結故重言之非佩巾也縭爲婦人之褘褘即蔽膝一名大巾故又通名帨說詳東山詩

無使尨也吠傳尨狗也正義尨狗釋畜文瑞辰按說文尨犬之多毛者穆天子傳天子有尨狗郭註尨尨茸謂猛狗或曰尨亦狗名今按周官犬人疏云犬有三種一曰田犬二曰吠犬三曰食犬吠犬即守犬尨葢田犬吠犬之通名穆天子傳天子有尨狗謂田犬此詩無使尨也吠謂守犬葢凡毛之尨茸者通可謂之尨耳

何彼襛矣

何彼襛矣傳襛猶戎戎也瑞辰按說文襛衣厚皃又醲酒厚也濃露之厚也玉篇農厚也从農者多有厚意厚與盛義近戎戎即盛貌也韓詩作茙茙即茙字之渻戎又通茸左傳狐裘尨茸即詩狐裘蒙戎可證說文無茙字惟卝部茸艸茸茸皃戎戎即茸茸也籀文茸作䒥說文又曰芮芮艸生皃段玉裁曰芮芮與茙茙雙聲柔細之狀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瑞辰按詩中凡疊句言爲某之某者皆指一人言未有分指兩人者如碩人詩齊侯之子衞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言莊姜也韓奕詩汾王之甥蹶父之子

言韓姞也閟宮詩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言僖公也正與此詩句法相類不應此詩獨以平王之孫指王姬齊侯之子爲齊侯子娶王姬也且首章王姬之車箋訓之爲往則與上文唐棣之華之字異讀又以王姬往車爲不詞故增餙經文謂王姬往乘車非詩義也二章傳云王姬適齊侯之子三章正義又云齊侯之子求平王之孫於經文外增一適字求字亦非詩義惟儀禮疏引鄭君箴膏肓曰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謂此詩爲齊侯嫁女之詩則詩所云齊侯之子謂齊侯之女子猶碩人詩齊侯之子韓奕詩蹶父之子皆謂女子也詩所云平王之孫乃平王之外孫言平王之外孫則於詩句不類故渻而言之曰孫猶閟宮詩周公之孫不言曾孫而但言孫也詩二句皆指齊侯女子言於經文正合惟齊侯嫁女之詩不應附于召南竊謂平王傳既訓爲平正之王則齊侯亦當訓爲齊一之侯猶易康侯之指諸侯言也

維絲伊緡傳伊維緡綸也箋云釣者以此有求於彼何以爲之乎以絲爲之綸則是善釣也瑞辰按維惟古通用玉篇惟爲也箋釋詩其釣維何云何以爲之乎又云以絲爲之綸正以爲釋伊字蓋伊爲語詞之維亦讀同訓爲之惟若云維絲維緡則不辭矣說文緡釣絲繁也又曰罠所以釣也緡與罠蓋聲近而義同

騶虞

彼茁者葭傳茁出也葭蘆也箋云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瑞辰按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孔疏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邵晉涵曰火田當在十月春秋桓二年二月焚咸丘杜註火田也譏盡物故書是周正二月且不得火田而孔疏謂仲春猶得火田誤矣今按此詩茁葭茁蓬正以見春田草木方盛不以火田之義穆天子傳天子射鳥有獸在葭中七萃之士高貴戎擒之以見天子是葭亦藏獸之區詩言葭蓬皆謂豝豵所藏耳

首章壹發五豝傳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

箋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二章壹發五豵傳一歲曰豵箋云豕生三曰豵 瑞辰按爾雅釋獸豕生三豵二師一特牝豝傳之訓豝箋之訓豵均本爾雅傳訓豵爲異說文豝牝豕也一曰二歲能把拏也豵生六月豚一曰一歲豵尚祟聚也二說兼載周官大司馬鄭司農註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廣雅獸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肩四歲爲特是皆以豵豝爲凡獸大小之異名今按爾雅豕生三豵二師一特繼之以所寢檜方言云其檻及蓐曰檜則知爾雅所言皆畜豕故人得以檻蓐畜之又按爾雅釋畜馬八尺爲駥牛七尺爲犉羊六尺

爲羬彘五尺爲豟狗四尺爲獒雞三尺爲鶤總題之曰六畜其前則分釋馬牛羊狗雞而題之曰馬屬牛屬羊屬狗屬雞屬不應獨闕彘屬釋獸豕子豬䝐豶幺幼奏者貒豕生三豵二師一特所寢檜四豴皆白豥其跡刻絕有力豜牝豝共三十五字與釋畜狗屬文法相似周中孚疑爲釋畜之錯簡是也則爾雅所言信畜豕矣鄭司農一歲曰豵等語以釋大司馬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則知所言者必田豕也葢畜豕以生數牝牡異名田豕之生數不可知則以大小年數異名故周官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豳風言私其豵獻豜于公皆以小大爲辨足徵田獵所獲不計生數之多寡矣此詩五豝五豵皆田獵獲獸止當據鄭司農說文廣雅一歲曰豵二歲曰豝之說釋之又按壹一古通用朱武曹以大學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檀弓余一不知夫喪之踊也及詩政事一埤益我等壹一字皆爲詞助發端之語其說最精因悟此詩壹發五豝壹發五豵二壹字皆發語詞故毛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但釋發五豝三字不另釋經文壹字猶小雅壹醉日富毛傳但曰醉而日富矣亦不釋經文壹字皆以壹爲語詞也賈誼新書及鄭箋已誤以壹發爲一發矢後人不善讀毛傳因謂五豝僅止一發又或以壹發爲四矢或以壹發爲十二矢或謂一豝負矢其羣皆奔故壹發而五豝齊見皆於經義不合失之

鑿矣

吁嗟乎騶虞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三家詩皆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賈子新書又分騶虞爲二以騶爲文王之囿虞爲囿之司獸 瑞辰按此詩吁嗟乎騶虞與吁嗟麟兮句法相似麟既爲獸則騶虞亦獸可知周官鐘師賈疏引五經異義載古毛詩說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皆獸名其說是也歐陽修謂毛詩未出之前未有以騶虞爲獸名者今按古書言騶虞者凡四皆在毛詩未出以前山海經海內北經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于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吾虞古同音漢書

吾邱壽王說苑作虞邱可證五經異義引古山海經騶書云騶虞獸名劉芳詩義疏亦作騶吾是知騶吾卽騶虞其證一也山海經騶吾郭璞注引六韜云紂囚文王閎夭之徒請林氏國求得此獸獻之紂其證二也周書王會云央林酋耳酋耳若虎尾參于身食虎豹據漢書武帝時獲異獸騶牙以騶牙爲騶虞則知酋耳卽騶牙之譌酋騶聲近耳牙形近耳卽牙也牙卽吾也吾卽虞也據鄭志答張逸問曰白虎黑文周書王會云今王會無白虎黑文字是知古本周書若虎原作白虎下有黑文二字後脫去黑文又譌白虎爲若虎而酋耳之卽騶虞得此益信其證三也尚書大傳云散宜生之於陵氏

取怪獸大不避虎豹間尾倍其身名曰虞鄭注虞騶虞也其證四也孰謂毛詩未出以前無以騶虞爲獸名者邪嚴粲又以爾雅不載騶虞爲疑今按騶虞白虎黑文亦通名白虎以爲玉飾字作琥周官以玉作六器云以白琥禮西方晉中興書云白琥尾參倍其身孫氏符瑞圖云白琥西方義獸白色黑文名騶虞尾倍其身故開元禮避諱云禮西方以騶虞是也哀十四年左傳服虔註云思睿信立白虎擾與毛傳言有至信之德合皆白虎卽騶虞之證則知爾雅所云虓白虎卽騶虞耳（虓說文作）虓毛傳以騶虞爲義獸而應信說文虞騶虞也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仁獸也食自死之肉說本毛傳而仁獸與義獸異然毛傳不食生物正見其仁吳薛琮騶虞頌云婉婉白虎優仁是崇正與說文騶虞爲仁獸合惟山海經旣云孟山有白虎又云林氏國有騶吾郭璞作騶吾白虎二讚似不得合爲一然騶虞要亦白虎屬耳至毛傳說文皆云白虎黑文山海經則云五采畢具蓋先儒傳聞各異其言尾長於身則同廣雅又以騶吾爲馬屬此後人以騶吾日行千里因以名其馬非以騶吾本爲馬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四

桐城馬瑞辰學

邶

柏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傳與也汎汎流貌柏木所以宜爲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箋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興者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瑞辰按傳箋以柏舟之汎流水中喻仁人之不見用是也詩中亦字有上無所承只作語詞者如此詩亦汎其流及有客詩亦白其馬之類皆是故此傳不釋經文亦字箋以亦字爲對衆物以興仁人與羣小人並列失之又按古者臣之事君與婦之事夫皆以堅貞爲首故邶詩以柏舟喻仁人而鄘詩共姜亦以柏舟自喻又按說文汎浮皃泛浮也段玉裁謂此詩上汎謂汎下汎當作泛汎泛古同音而字有區別耿耿不寐傳耿耿猶儆儆也瑞辰按廣雅耿耿警警不安也警警與儆儆同耿警雙聲毛傳以儆儆訓耿耿葢狀其戒懼之皃說文儆戒也儆借作耿猶耿黽與螢蟆聲相轉也耿耿一作炯炯楚辭遠遊夜耿耿而不寐王逸章句引詩耿耿不寐云耿一作炯嚴夫子哀時命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正本此詩耿炯音義並同耿耿通作炯炯猶褧衣通作䌹也說文耿从耳炯省聲宋本炯作烓火部烓讀若冋古音圭與耿冋皆雙聲烓猶炯也炯或從冏冏耿廣雅並訓爲明又曰炯炯光也炯與光亦以雙聲爲義襄五年左傳我心扃扃王逸九思神光兮熲熲並字異而義同古人言慁心之甚每比諸火之炎上節南山詩憂心如惔韓詩作如炎說文作憂心炗炗是也因並以炎火光明之狀擬其心憂之甚采薇詩憂心烈烈頍弁詩憂心奕奕憂心怲怲無將大車詩不出于熲及此詩耿耿不寐義並同耿耿指心憂之貌淮南子說山訓念慮者不得卧高誘註引詩耿耿不寐證之是也王逸楚辭章句以炯炯爲目不眠失之

如有隱憂傳隱痛也瑞辰按殷隱古同聲通用隱者慇之叚借說文慇痛也文選注五引韓詩作殷憂李注殷憂也廣雅殷痛也殷亦慇之省借隱憂殷憂皆二字同義猶詩我心憂傷我心傷悲之類毛傳訓痛者痛亦憂也故小雅正月詩憂心慇慇傳云慇慇然痛也而爾雅釋訓則云殷殷憂也楚詞九歎王逸注訓隱憂爲大憂易林亦曰耿耿寤寐心懷大憂葢本三家詩从殷之本義故訓爲大不若毛傳訓痛爲善如而古通用如有隱憂猶云而有隱憂也正義云如有痛疾之憂失之

不可以茹傳茹度也瑞辰按傳義本釋言茹訓食爲本義訓度者如之叚借釋詁如謀也謀亦度也自此之彼曰如以此度彼亦曰如矣書如五器即度五器也

不可選也傳物有其容不可數也瑞辰按惠氏定宇九經古義曰案朱穆集載絶交論云威儀棣棣不可算也鄭注論語云算數也與毛訓同今按說文算數也訓數者爲算之本義毛傳訓數者以選爲算之叚借三家詩蓋有從本字作算者故朱穆傳據以爲言耳易雜物撰德鄭作算論語何足算漢書作選周禮大司馬撰車徒鄭注撰讀曰算皆選算古通用之證葢選與算雙聲其字同在心母故通用

愠于羣小傳愠怒也釋文愠憂運反怒也瑞辰按怒當作怨正義云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又云小人見困病於我既多又我受小人侵侮不少故怨之也皆以怨釋愠是正義所據毛傳原作愠怨也之證文選思元賦舊註引詩註愠怨也亦本毛傳趙岐孟子章句云愠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義與毛傳合倉頡篇愠恨也韓詩愠恚也恨恚皆怨也今釋文及正義本傳皆作怒葢怨字形近之譌論語鄭註愠怨也何晏集解誤作怒緜詩正義及一切經音義卷十九竝引說文愠怨也今二徐本亦誤作怒

静言思之傳靜安也箋言我也瑞辰按說文竫亭安也經傳多叚靜爲竫此傳訓安者亦以靜爲竫字之借也今按說文靜宷也宷悉也知宷諦也宷篆文作審是審爲靜字本義詩或叚靜爲竫安之竫或假靜爲靖善之靖惟此詩靜字宜用本義訓宷言爲語詞靜言思之猶云審思之也傳訓爲安失之

寤辟有摽傳辟拊心也摽拊心貌釋文辟本又作擗瑞辰按爾雅釋訓辟拊心也此傳義所本辟者擘之消借說文擘撝也撝裂也擘本擘裂之稱其義通捭與搏故又爲拊心也字亦作擗玉篇引詩寤擗有摽文選注爾雅釋文引詩亦同喪禮有擗拊心也拊心卽俗所謂椎心故有摽爲拊心貌說文廣雅竝曰摽擊也寤通作晤說文晤字註引詩作晤辟有摽晤明也覺而言爲寤言則覺而辟得爲寤辟矣

胡迭而微箋云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釋文迭韓詩作㦅音同云㦅常也瑞辰按十月之交詩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微謂不明也卽謂日月之食微有隱義說文微隱行也隱則不明故爲日月食不明之象此詩胡迭而微迭佚古通用方言佚代也廣雅迭代也謂日月更迭而食爲不明易林升之革曰日居月諸遇暗不明得其義矣古者以日食爲陰侵陽月食爲陰失明故詩以不明喻君臣之失道箋訓微爲虧傷謂日之虧傷如月失之迭從失聲古秩與程雙聲通用韓詩作㦅蓋㦅字之或體迭通作㦅猶堯典平秩史記作便程說文引虞書作平𢍜巧言詩秩秩大猷說文作㦅㦅又

越字注讀若詩威儀秩秩也迭古音近替故少牢饋食禮勿替引之鄭注替古文爲袂或爲戴錢大昕以袂爲秩之譌是也迭音又近鐵故春秋戰於鐵公羊經作秩戴至音亦相近爾雅瓞大也說文戴大也戴即瓞也故戴字又作戴耳毛韓字異而音義竝同說韓詩者訓戴爲常失之

綠衣

綠衣黃裏傳興也綠間色黃正色箋言綠兮衣兮言禒衣自有禮制也　瑞辰按綠衣爲間色以喻妾黃爲正色以喻妻綠衣黃裏綠衣黃裳皆以喻妾上僭夫人失位詩之取興義甚明顯箋改綠爲禒非詩義也焦氏易林觀之益曰黃裏綠衣君服不宜義本毛傳淮南覽冥訓高注逐讀詩綠衣之綠亦从毛讀如字皆不取鄭箋禒衣之說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傳凄寒風也箋云絺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　瑞辰按第三章綠兮絲兮女所治兮以喻妾之得寵此章絺兮綌兮凄其以風以喻夫人之失時蓋絺綌爲當暑所服今值天寒行將棄而不用箋云喻其失所正合詩義孔疏言絺綌不以當暑猶嫡妾不以其禮失其義矣

燕燕

燕燕于飛傳燕燕鳦也　瑞辰按郭璞爾雅本燕燕鳦讀與毛傳同據此詩正義引釋鳥云巂周燕燕鳦孫炎曰別三名舍人云巂周名燕燕又名鳦太平御覽引孫炎云巂周燕別名皆以巂周燕連讀據說文巂周燕也从佳屮象其冠也文選七命鷰髀猩脣李善注引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巂燕之髀今本味篇作巂燕之翠疑傳寫之譌此正燕一名巂周之證則釋爾雅者仍從孫炎及舍人讀爲正毛傳燕燕特依經文連讀抑毛讀爾雅燕燕連文與孫炎舍人異耳說文曰燕者請子之候燕以孚子而來生子則委巢而去戴嬀以子相依失子而歸故取燕飛爲興又按燕以南來孚子雁則以北歸生子孚嘗得之目驗

差池其羽傳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箋云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興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　瑞辰按差池二字疊韻義與參差同皆不齊之皃左氏襄二十二年傳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杜註差池不齊一是也說文無池字古通作沱故左傳釋文云池徐本作沱而差池又轉爲蹉跎廣雅蹉跎失足也失足亦爲不齊因而凡失志者通言蹉跎而與人不相合者亦通言差池矣差池不齊以喻莊姜送戴嬀一去一留下章頡頏上下取與正同箋以喻顧視其衣服失之

頡之頏之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　瑞辰按頡頏二字雙聲段玉裁曰傳上下互譌當作飛而下曰頡飛而上曰頏頡之言抑抑降也下也故爲下飛頏之言亢亢

高也舉也故爲上飛文選甘泉賦魚頡而鳥䀐李善註頡䀐猶頡頏也魚潛淵而曰頡鳥戾天而曰䀐正頡下頏上之證今按段說是也說文亢人頸也或作頏是頏即亢之或體爾雅亢鳥嚨釋文引舍人云亢鳥高飛也燕鳥以高飛而見其亢故又以亢爲高飛也三章下上其音又承上章頡頏而言正以頡下而頏上故詩亦先下而後上也三章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以經文先下後上證之傳二句亦互譌

其心塞淵傳塞瘞淵深也釋文塞瘞崔集注本作實正義定本塞瘱也俗本塞實也 瑞辰按錢大昕曰瘞即瘱字之譌說文瘱靜也䆜審也蒼頡篇靜審也然正義曰

其心誠實而深遠也是孔本原依俗本作實今作瘞者非其舊也定之方中箋云塞充實也此詩無箋蓋鄭君所見毛傳原作塞實塞者𡫳之叚借說文𡫳實也從心塞省聲引虞書剛而𡫳史記作剛而實實爲塞之本訓或作瘞者誤也玉篇引詩其心𡫳淵盖从三家詩用本字

以勗寡人傳勗勉也禮記坊記引詩以畜寡人 瑞辰按王應麟以作畜爲魯詩今考列女傳引詩亦作畜蓋韓詩也毛詩作勗者畜之叚借古畜字與孝好皆雙聲同在曉母故同義禮祀祭統曰孝者畜也韓詩亦曰畜孝也孝經援神契曰庶人行孝曰畜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釋名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悅好也畜與孝古皆讀若朽好讀如丑故音近而義同善父母爲孝凡通言善亦曰孝故孝又爲愛好之通稱以畜寡人猶云以好寡人耳

日月

逝不古處傳逝逮古故也箋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時 瑞辰按有杕之杜詩噬肯適我傳噬逮也韓詩作逝爾雅釋言遾逮也是逝噬遾古竝通用逝當从朱子集傳訓爲發語詞爾雅毛傳訓逮者逮與肆通（肆古从隶作𦘫與逮形聲相近）廣雅釋言肆遾也即爾雅遾逮之義也肆亦語辭緜詩肆不殄厥愠抑詩肆皇天弗尚昊天

有成命詩肆其靖之皆語詞也二章逝不相好碩鼠詩逝將去女桑柔詩逝不以濯逝皆語詞毛鄭或訓爲及或訓爲往失之古者故之渻借凡以故舊相處謂之故故之言固也故處與二章相好同義羔裘詩維子之故與二章維子之好同義故猶好也

甯不我顧箋云甯猶曾也 瑞辰按甯乃一聲之轉乃古音讀仍甯猶乃也詩中甯字義多爲乃此詩甯不我顧猶云乃不我顧也甯不我報猶云乃不我報也小弁詩甯莫之知沔水詩甯莫之懲桑柔詩甯不我矜甯爲荼毒雲漢詩甯莫我聽甯丁我躬甯俾我遯義竝同又雲漢詩胡甯忍予胡甯瘨我以旱胡甯猶胡乃也左氏昭

六年傳無甯以善人爲則昭二十二年傳無甯以爲公
羞無甯卽無乃也甯又通作能正月詩燎之方揚甯或
滅之漢書谷永傳引作能或滅之（俗本漢書誤从毛詩改作甯）能乃
亦一聲之轉能亦乃也芄蘭詩能不我知能不我甲說
文引詩能不我慉能之義皆爲乃此詩箋訓甯爲曾者
曾亦乃也孟子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趙岐章句何曾猶
何乃也是其證矣

胡能有定傳定止也箋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曾
不顧念我之言是其所以不能定完也（瑞辰）按說文定
安也从宀正聲安與止同義說文正是也从一一曰止故
定訓止又訓爲正谷風湜湜其止鄭以湜湜爲持正皃

周官宰夫鄭注曰正猶定也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
五帝紀作正齊語正卒伍漢書刑法志正又作定竊謂
此詩胡能有定卽胡能有正也下章終風序云見侮慢
不能正也正承此詩胡能有定言之正卽定也故箋云
正猶止也與傳訓定爲止同義夫婦有定分嫡妾有定
位皆正也關雎序先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正亦定
也州吁以寵而奪適由嬖人以寵而奪嫡皆不正之所
致則胡能有定之所該者廣矣

父兮母兮畜我不卒箋畜養卒終也父兮母兮者言已
尊之如父又親之如母乃反養遇我不終也（瑞辰）按此
莊姜傷已不見荅於莊公之詩故箋以父兮母兮謂尊
親莊公如父母也孟子畜君者好君也畜我不卒謂好
我不終卽前二章所云逝不古處逝不相好也箋訓畜
爲養失之

報我不述傳述循也釋文述本亦作術（瑞辰）按文選李
善注引韓詩正作術薛君云術法也據儀禮士喪禮不
述鄭注古文述作術葢述術皆從朮聲故通用述又通
遹爾雅釋詁遹循也釋言遹述也釋訓不遹不蹟也郭
注言不循軌跡也據說文述循也孫炎曰遹古述字是
知爾雅不遹不蹟也正釋此詩報我不述古本當作報
我不遹非釋沔水詩念彼不蹟也爾雅釋詩皆經字在
上古本不述遹作不遹故爾雅釋之或謂爾雅以不遹

釋不蹟失之陳氏碩甫及王尙書皆云不遹不蹟不徹
皆見詩故爾雅統釋之曰不道也今本爾雅不遹不蹟
也衍一也字遂失其指然爾雅釋訓皆依詩各句爲釋
未有連三句而統釋之者不蹟之義同於不道固不嫌
各爲釋耳

終風

終風且暴傳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瑞辰）按經義述聞
曰終猶旣也是也終風且暴猶云旣風且暴凡詩云終
溫且惠衆稺且狂義竝同爾雅日出而風曰暴說文引
詩作瀑云瀑疾雨也玉篇云瀑疾風也作暴者瀑之渻
據二章終風且霾三章終風且曀爾雅皆承風言則瀑

从玉篇訓疾風爲是顧野王所見說文自作疾風今本乃後人妄改又按終與西不相涉而韓詩云西風謂之終風胡承珙曰說文古文終作夂泰作夳形近易溷韓詩終風蓋爲作泰風故遂以西風釋之耳

謔浪笑敖傳言戲謔不敬　瑞辰按爾雅釋詁云謔浪笑敖戲謔也此傳義所本謂四者皆爲戲謔正義引舍人云浪意萌也萌字誤當从爾雅邢疏引作意閬閬謂高也浪謂放浪與高閬義近釋文引韓詩云浪起也放浪則意氣高與起義亦相通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笑喜弄也故笑亦戲謔之一敖舍人云意舒也史記天官書箕爲敖客曰口舌宋均云敖調弄也廣雅誠調也又

曰誠謷也敖與謷通廣雅又曰敖戲也敖當讀同遊敖之敖釋文敖五報反則讀同傲矣釋言敖傲也釋訓敖敖傲也敖傲古亦通用

寤言不寐箋云言我也　瑞辰按據考槃詩獨寐寤言傳云在澗獨寤覺而有言則此言寤言不寐亦當訓爲覺而有言下文願言則嚏願言則懷言竝當爲言語之言皆謂欲有所言則止箋竝訓言爲我失之王尙書訓言爲語詞亦非

願言則嚏傳嚏跲也箋云嚏當爲不敢嚏咳之嚏釋文疌本又作啑又作疐劫也鄭作嚏崔云毛訓疌爲㰦今俗人云欠欠㰦㰦是也不作劫字　瑞辰按釋文本作疌

者從崔集注本也釋文云本又作啑者啑卽嚏字之俗廣韻以啑爲嚏俗字是也釋文云又作疐劫也者乃王肅本孔疏引王肅云疐劫不行也願以毋道往加之我則疐跲而不行是也說文疐礙不行也从叀引而止之也疐通作躓爾雅疐跲也郭註引詩載疐其尾說文躓跲也跲躓也互相訓而躓字下引詩載躓其尾是躓卽疐也以下章願言則懷證之爾雅懷止也則此章當從王肅本作疐爲是疐訓爲跲中庸言前定則不跲跲蓋躓礙難言之貌與懷訓止義同與劫字音義亦同說文人欲去以力脅止曰劫故傳跲本又作劫崔氏謂當作欠㰦之㰦非毛恉也鄭本毛詩蓋亦作疐故箋云當爲不敢嚏咳之

嚏若經本作嚏則鄭君不煩改字今本作嚏乃後人據箋以改經也說文引詩直作嚏或三家詩有作嚏者爲許鄭所本段玉裁以說文引詩爲後人妄增亦凡說也又按倉頡篇嚏噴鼻也通俗文張口運氣謂之欠㰦二者不同說文嚏悟解气也纂傳云腦鼻中气壅塞噴嚏則通故云悟解气是悟解气卽噴鼻廣韻亦曰嚏鼻气也段玉裁謂說文悟解气卽張口气悟之欠亦誤

曀曀其陰傳如常陰曀曀然　瑞辰按韓詩作壇壇薛君章句曰壇壇天陰塵也據說文曀陰而風也引詩終風且曀又壇天陰塵也引詩壇壇其陰是壇與曀異義曀則陰而有風壇則不必有風而常陰有塵韓詩作壇壇

爲正字毛詩作曀叚借字也曀又通䵶與曀晏子春秋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意林引作䵶䵶文選注引作曀曀皆當讀爾雅薆隱之薆薆者翳也翳卽壒也翳壒曀一聲之轉故義同古亦通用

願言則懷傳懷傷也箋云懷安也瑞辰按爾雅懷止也願言則懷訓爲止正與願言則疐訓跲同義

擊鼓

擊鼓其鏜傳鏜然擊鼓聲也瑞辰按說文鏜鐘鼓之聲引詩擊鼓其鏜又鼛鼓聲也引詩擊鼓其鼛蓋兼引毛詩及三家詩鏜鐘鼓之聲當作鼓鐘鏜爲鼓鐘之聲故从金毛詩於鼓言鏜爲叚借三家詩作鼞本字也又借

作闛文選上林賦鏗鎗闛鞈李善注闛鞈鼓音也又通作闐正義引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閶闔與闐皆假借字漢帝堯碑排啟閶闔孫根碑升降閶闔又假閶爲闛

死生契闊傳契闊勤苦也釋云契闊韓詩云約束也瑞辰按契闊二字雙聲毛讀契如契契寤歎之契故訓爲勤苦韓讀契如絜束之絜讀闊如德音來括之括韓詩括約束也故訓爲約束但據下章于嗟闊兮正承上契闊而言則契當讀如契合之契闊讀如疏闊之闊說文闊疏也後漢書臧洪傳隔闊相思闊亦闊別也契闊與死生相對成文猶云合離聚散耳孫奕示兒編云契合也闊離也謂死生離合與汝成誓言矣與予說正同

與子成說傳說數也箋云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瑞辰按胡承珙曰數當讀色主反數有二義一爲責數之數左傳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是也一爲數說之數禮記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左傳數典而忘其祖是也此傳說數也當爲數說之數成說卽成言也李黻平引說文閱字注云具數于門中也从門說省聲具數二字卽釋从說省聲之義是說與數同義說文廣雅竝曰數計也傳訓說爲數者蓋謂預有成計猶言有成約也箋訓說爲說愛正義釋傳云成其軍伍之數竝失之

不我活兮傳不與我生活也瑞辰按活當讀爲曷其有

佸之佸毛傳佸會也佸爲會至之會又爲聚會之會承上闊兮爲言故云不我會耳

于嗟洵兮傳洵遠也釋文洵呼縣切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夐夐亦遠也瑞辰按呂氏春秋盡數篇高注引詩于嗟夐兮正本韓詩廣雅夐遠也夐之言迥爾雅迥遠也又曰迥遐也遐亦遠也毛詩作洵卽夐之假借據釋文洵呼縣切玉篇絢遠也釋文原本當作絢絢與夐雙聲同在曉母故通用錢曉徵曰古讀夐如絢胡承珙曰思元賦儵眴眴兮返常閭靈光殿賦目矎矎而喪精矎矎卽眴眴正與毛詩叚洵爲夐相類

不我信兮傳信極也箋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亦傷

之瑞辰按信從傳讀伸訓極爲是承上洵遠爲言故言不我極猶言曷其有極也

凱風

凱風自南傳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瑞辰按說文無凱字古止作豈後乃作凱又作颽見玉篇豈有樂義故傳云樂夏之長養據夏小正時有俊風傳云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淮南子天文訓史記律書皆曰南方曰景風景者大也呂氏春秋有始篇淮南子墬形訓南方曰巨風巨亦大也則凱之義本爲大故廣雅云凱大也秋爲歛而主愁夏爲大而主樂大與樂義正相因

吹彼棘心傳棘心難長養者瑞辰按今本傳無心字葢傳寫脫誤釋名心纖也易說卦坎其于木也爲堅多心虞翻註堅多心者棗棘之屬葢棗棘初生皆先見尖刺尖刺即心心即纖小之義故難長養正義以爲棘木之心失之

母氏劬勞傳劬勞病苦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劬勞病也此傳義所本小雅鴻雁釋文引韓詩劬數也數則勞苦與毛傳義相成說文正文無劬字據說文趯走顧皃讀若劬是劬乃趯字之同音叚借走顧則勞勞則病說文躍行皃翟行皃義並與趯近鈕樹玉疑劬爲勳之別體失之又劬與邛一聲之轉釋詁邛勞也勞亦病也

母氏聖善傳聖叡也箋叡作聖母乃有叡知之善德瑞辰按善本衆善之名此詩以連聖言則聖善二字平列而同義與母氏劬勞母氏勞苦句法正同爾雅釋言獻聖也莊子大宗師篇釋文引向秀曰獻善也謚法解稱善賦簡曰聖是聖善義近之證箋謂有叡知之善德失之

睍睆黃鳥傳睍睆好貌箋睍睆以喻顏色悅也瑞辰按太平御覽引韓詩作簡簡黃鳥簡簡二字重文以類推之毛詩古本當作睆睆黃鳥禮記檀弓童子曰華而睆鄭註說者以睆爲刮節目正義說此睆爲刮削木之節使其睆睆然好故詩睍睆黃鳥傳云睆睆好貌是也其引傳正作睆睆引經文亦當作睆睆今作睍睆者後人

據今本毛詩改也莊子天地篇釋文睆睆眼目貌又引李註睆睆窮視貌以睆睆連文與此詩同睆睍形近易譌說文睍出目也一切經音義引作目出貌也與倉頡篇睆目出貌也及玉篇廣韻訓睆爲目出義合是知說文睍字乃睆字之譌後人不知睍當爲睆故別以睆爲睅之重文與此詩誤分睍睆爲二正同古字從完者多譌作見論語夫子莞爾而笑釋文莞作莧李氏易傳引虞翻易註莧讀爲莧爾而笑之莧列子天瑞篇老韭爲莧釋文莧一作莞皆爲完與見形近易譌之證

雄雉

序雄雉刺衛宣公也瑞辰按此詩當從朱子集傳以爲

婦人思其君子久役於外而作今以經文繹之前二章
覩物起興以雄雉之在目前羽可得見音可得聞以興
君子久役不見其人不聞其聲也第三章以日月之迭
往迭來興其君子之久役不來末章則推其君子久役
之故皆由有所忮求若知修其德行無所忮求則可以
全身遠害復何用而不臧乎此以責君子之仕於亂世
也序云刺宣公葢推其兆亂之由非詩詞所及箋以前
二章爲刺宣公之淫亂失之
泄泄其羽傳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瑞
辰按夏小正正月雉震呴傳呴也者鳴也震也者鼓其
翼也說文雊雄雉鳴也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是雄雉

之鳴必雊其頸而鼓其翼故傳以泄泄其羽爲鼓翼貌
又按雞鼓翼而後鳴雉則先鳴而後鼓翼
我之懷矣自詒伊阻傳詒遺伊維阻難也箋伊當作緊
緊猶是也瑞辰按宣二年左傳趙宣子曰嗚呼我之懷
矣自貽伊慼王肅謂卽此詩異文是也阻從且聲且之
言籍也說文且薦也薦籍音義同且戚一聲之轉戚與籍亦聲近通
用齊語甯戚亢倉子作甯籍可證阻通作慼猶戚通作
籍也杜註以爲逸詩誤矣又按正義引左傳自詒緊慼
小明自詒伊慼爲義既同明伊有義爲緊者故此及蒹
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爲緊足徵疏引左傳本作緊今左
傳詩疏竝作伊皆傳寫之誤

展矣君子傳展誠也瑞辰按說文展轉也此展之本義
至傳訓展爲誠爾雅方言竝云展信也爾雅又曰展誠
也皆當爲亶之叚借爾雅亶信也亶誠也古亶展聲近
通用亶通作展猶展衣禮作襢衣也
悠悠我思箋使我心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辭瑞辰按說
苑辨物篇引詩作遙遙我思遙者愮之叚借悠與愮雙
聲故通用方言愮憂也說文悠憂也小雅十月之交篇
悠悠我里毛傳悠悠憂也聲同則義同矣釋詁悠傷憂
思也釋文思司嗣反思卽爲憂與思念之思異義此詩
悠悠我思猶言悠悠我里里病也病卽憂也又按爾雅
釋訓儵儵嘒嘒罹禍毒也釋文云樊本作攸引詩攸攸

我里攸攸卽悠悠之借又按釋訓懽懽愮愮憂無告也愮愮亦卽此詩悠悠之異文
不忮不求箋云我君子之行不忮害不求備於一人瑞
辰按說文忮很也釋文忮狠也淮南泰族訓禮之失忮
高註尊不下卑故忮也忮與求相對成文與不剛不柔
句法相類不忮謂不狠怒於人也不求謂不諂求於人
也何晏論語集解言不忮害不貪求貪求與諂求義正
相近箋謂不求備於一人失之又按馬融論語註忮害
也是卽小爾雅枳害也枳卽忮之通借

匏有苦葉

深則厲傳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瑞辰按厲者
濿之消借說文砅履石渡水也砅或从厲作濿據釋文

引韓詩至心曰厲知玉篇水深至心曰砅義本韓詩爾雅既云以衣涉水爲厲又曰由帶以上爲厲毛傳合而一之蓋淺處揭衣可免濡濕深至心及由帶以上則褰衣無益故必須以衣涉水左傳正義引李巡曰不解衣而渡水曰厲是也深則厲淺則揭二句皆承上句涉字言之說文𤃬徒行厲水也是知揭與厲皆徒涉之名不得如說文言履石渡水也厲有陵厲之義因爲涉水之名蓋散言之則橫渡水通謂之厲司馬相如大人賦橫厲飛泉以正東劉向九歎橫汨羅以下瀰又曰櫂舟航以橫瀰是也徒涉亦謂之厲說文𤃬徒行厲水是也對言則厲與揭涉俱異爾雅釋水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又曰繇厀以下爲揭繇厀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是也又按正義引鄭注論語及服虔左傳注皆云由厀以上爲厲廣韻亦云以衣涉水由厀以上爲瀰竊疑爾雅古本原作由厀以下爲涉由厀以上爲厲但以厀爲準而分上下無由厀以下爲揭一句毛鄭服所見本皆如是故毛傳及鄭注論語皆不引由厀以下爲揭一句而服鄭所引皆云由厀以上爲厲否則毛傳不應遺由厀以下爲揭一句而鄭注論語亦不應詳厲而畧揭也爾雅由厀以下爲揭乃別本妄增遂別以涉爲由厀以上厲爲由帶以上耳毛傳當本作由厀以下爲涉其釋厲原作由厀以上也今毛傳作由厀以上爲涉又謂

厲爲由帶以上特後人據郭本爾雅妄改之耳惟韓詩至心曰厲當指由帶以上言然據左傳正義引孫炎云以衣涉水濡褌也褌繫腰中蓋徒行厲水僅能由帶以上至腰而止若水至由帶以上其水至深非可以衣而涉詩所以云不敢馮河也此以知爾雅毛傳由帶以上爲厲帶宜爲厀字之譌也至戴氏震以厲爲橋厲則邵編修王尚書皆辨之矣

有鷕雉鳴傳鷕雌雉聲也　瑞辰按說文鷕雌雉聲也義本毛傳其實毛傳特望文生義因詩下言求牡遂以鷕爲雌雉聲耳不知鷕本雉聲不必定爲雌雉聲故潘安仁射雉賦雉鷕鷕以朝雊只以鷕爲泛言雉聲是也顏延年以潘爲誤用蓋據毛傳說文徐爰謂潘賦互舉以見雌雄皆鳴並失之矣鄭注月令云雊雉鳴也亦不以雊繫雄又按釋文鷕說文以水反字林于水反正與瀰協今讀以小反失之

旭日始旦傳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釋文旭許玉反說文讀如好　瑞辰按旭與好雙聲說文旭日旦出貌从日九聲讀若好一曰明也據巷伯詩驕人好好爾雅作旭旭是旭好通用之證好古音同丑借作𡚁說文引書無有作𡚁與旭從九聲正相協今說文本作讀若勗據禮記引詩以勗寡人作以畜寡人孟子畜君者好君也則旭勗畜好四字並通文選李注五十五引韓詩煦日始旦薛君章

句曰煦暖也煦通作昫說文昫日出溫也煦烝也一曰赤貌一曰溫潤也周官註引司馬法云旦明鼓五通爲發昫易旴豫釋文旴姚作吁云日始出引詩吁日始旦旴煦旭聲義並相近說文無旴字據方言注煦讀如州吁之吁卽煦也釋文引徐音許袁反則讀若暄暄旭煦亦一聲之轉說文無暄字當卽烜字之異體 胡承珙曰姚所引詩當作吁說文晇吁也玉篇晇明也吁也是吁有明義吁从于聲讀與軒同徐音許袁反正其音

迨冰未泮傳泮散也 瑞辰按泮卽判之段借說文判分也又與破義同氓詩隰則有泮傳泮坡也釋文坡一作破

人涉卬否傳卬我也 瑞辰按卬者姎之段借說文姎婦人自稱我也爾雅郭註卬猶姎也卬姎聲近通用亦爲我之通稱姎借爲卬猶偃仰通作偃佒 莊子列禦寇緣循偃佒卽偃仰

谷風

習習谷風傳習習和舒貌 瑞辰按習說文云數飛也無和義據文選補亡詩輯輯和風李善注輯輯風聲和也輯與習同是習習卽輯輯之段借爾雅釋詁輯和也故習習亦爲和皃說文輯車和輯也又濈和也

黽勉同心傳言黽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釋文黽本亦作僶黽勉猶勉勉也 瑞辰按爾雅釋詁勔勉也釋文勔本作僶又作黽勔說文作愐云愐勉也黽蓋愐之段借韓詩作密勿文選李註引韓詩密勿同心傳云密勿僶勉也小雅十月之交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引作密勿從事亦韓詩也爾雅作蠠沒釋詁蠠沒勉也郭註蠠沒猶黽勉據爾雅釋文蠠或作蠠說文蠠古密字儀禮鄭注鼏古文作密是爾雅蠠沒卽韓詩密勿也黽勉密勿蠠沒皆雙聲字故通用至玉篇䖵部䖪勉也䖪又蠠字之俗耳黽勉又作閔免漢書五行志引詩閔免從事谷永傳閔免遯樂蓋本齊魯詩黽勉密勿蠠沒閔免並字異而音義同也閔免又轉爲文莫說文忞自勉強也慔勉也廣雅文勉也楊升庵丹鉛錄引晉欒肇論語駁云燕齊謂勉強謂文莫是也黽勉皆爲勉故釋文曰猶勉勉也勉勉亦作勿勿祭義鄭註勿勿猶勉勉也是也禮

記國中以策彗卹勿卹勿亦蠠沒之轉

采葑采菲傳葑須菲芴也 瑞辰按釋草須葑蓯詩疏引孫炎云須一名葑蓯說文則云葑須從也葑須爲雙聲葑從爲疊韻葑通作蘴方言蘴蕘蕪菁也陳楚之間謂之蘴郭注蘴舊音蜂今江東音嵩字作菘也菘卽須從之合聲爲今之白菜據方言云趙魏之郊謂之大芥其小者謂之辛芥或謂之幽芥則又似卽今之芥菜皆同類而異名耳釋草菲芴郭注卽土瓜也焦循曰菲之爲芴猶非之爲勿蟲之名蜚一名盧蜰則菜之名菲卽蘆萉也蘆萉卽蘆菔與蔓青一類故詩人並舉之爾雅葖蘆萉葖從突與忽音近忽芴字通今按焦說是也菲芴

一聲之轉非蓏葩聲亦相近蘆蓏今作蘿蔔蓏又轉作
蔔猶匍匐通作扶服耳
中心有違傳違離也箋云徘徊也釋文韓詩云違很也
瑞辰按廣雅釋詁怨愇很也韓詩蓋以違爲愇之假借
故訓爲很很亦恨也書無逸民否則厥心違怨違與怨
同義中心有違猶云中心有怨曹大家東征賦遂去故
而就新兮志愴悢而懷悲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
有違其義亦本韓詩毛傳訓違爲離箋以違回通用而
訓爲徘徊均非詩義
薄送我畿傳畿門內也瑞辰按畿者機之叚借周禮鄭
注畿猶限也王畿之限曰畿門內之限爲機義正相近

呂氏春秋本生篇高註機橜門內之位也廣雅橜機閾
朱也朱或作梱又作閫說文梱門橜也蔡邕司徒夫人
靈表曰不出其機言不出於梱也薄送我畿卽送不過
梱之謂梱設於門中不過機則爲門內矣
誰謂荼苦傳荼苦菜也瑞辰按荼一名苦菜月令孟夏
苦菜秀亦單稱苦唐風采苦采苦是也苦菜一名苦蘵
一名苦蕒廣雅蕒蘵也玉篇蘵今之苦蘵江東呼爲苦
蕒廣韻蕒吳人呼苦蘵今北方通呼蘵蕒菜
湜湜其沚箋云小渚曰沚湜湜持正貌瑞辰按說文湜
水清見底也引詩湜湜其止說文又曰止下基也湜湜
卽狀水止之皃故以爲水清見底毛詩舊本蓋本作止

凡水流則易濁止則常清淮南俶眞篇人莫鑑於流沫
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說山篇人莫鑑於沫雨而鑑
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又說林篇水靜則平平則
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詩意蓋謂水之流雖濁而
止則清以喻已之色雖衰而德則盛沚當從說文作止
爲是廣雅亦曰湜清也箋讀止爲沚又以湜湜爲持正
貌蓋因止與正同義故以正釋沚亦以沚爲止故箋又
云已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不動搖卽止義也
不我屑以傳屑絜也箋謂以用也言君子不復絜用我
當室家正義潔者飾也謂不潔飾而用已也瑞辰按屑
有數義說文屑動作切切也从尸㞕聲㞕振㞕也玉篇

作振肸也說文肸蠁布也振肸者蓋謂振動布寫也屑
又通僁說文僁聲也讀若屑說文訓屑爲動作切切切
切卽動作聲也振動則有潔清之義爾雅釋言挋清也郭註振訊所以爲
潔清挋卽振字又屑潔雙聲故屑訓爲潔振動則勞勞則不安
不安則擾故方言曰屑屑不安也又曰屑勞也屑猶也
古人以相反爲義潔謂之屑忍辱而受不潔亦謂之屑
因而不忍亦謂之不屑說文忍能也因而不能不冒逼
謂之不屑矣潔說文止作絜屑爲潔清之潔因又引伸
爲絜束之絜矣詩及孟子史記多言不屑義各有取如
孟子言伯夷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也已言柳下惠援
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據孟子又言伯夷橫政

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柳下惠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居猶就也是知孟子所謂不屑就者卽不忍就也不屑去者卽不忍去也因知史記廉頗曰吾羞不忍爲之下卽不屑爲之下也忍能同義史記蘇秦列傳韓王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卽不屑事秦也不屑又通作不肎莊子則陽篇釋文屑本亦作肯呂氏春秋不侵篇曰得意則不慙爲人君不得意則不屑爲人臣而戰國策齊策云得志不慙爲人主不得志不肎爲人臣是知不屑卽不肎也忍能受辱因而忍辱而受者亦爲屑孟子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不屑卽不受猶上云行道之人弗受也孟子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

之卽欲得不受不潔之士而與之也屑从肖聲肖與佾通佾列也斯屑亦得訓列孟子予不屑之教誨也者卽言予不列之教誨也至君子偕老詩不屑髢也傳屑絜也潔俗本作潔誤絜當訓爲絜束之絜髢結髮而爲之故曰不屑髢也此絜清引伸爲絜束之義也此詩不我屑以以猶與也不我屑以謂不我肎與猶云莫我肎穀此不屑通爲不肎之義也毛傳及孟子趙註竝訓屑爲潔蓋失其義久矣今俗語耻受其物曰不屑卽孟子乞人不屑不潔之義也耻交其人曰不屑卽詩不我屑以之義也解者多失其義因竝釋之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傳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釋文引韓詩云發亂也瑞辰按衛風傳云石絕水曰梁周官獻人掌以時獻爲梁鄭司農注梁水堰堰水而爲關空以笱承其空是梁與笱相爲用故詩言逝梁卽言發笱說文笱曲竹捕魚笱也从竹句句亦聲是笱从竹句會意笱之言句句曲也謂以曲竹爲之使其口可入而不可出程大昌演繁露引唐書王君郭傳君郭無行善盜嘗負竹笱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鬻繒者以笱承其頭不可脫乃奪繒去按魚具而內有逆刺此吾鄉名爲倒鬚者也是宋時名笱爲倒鬚今時取魚者亦多爲逆刺有門可開淮南兵畧篇云發笱門是其制也發宜訓開韓詩訓爲亂失之

我躬不閱傳閱容也箋躬身遑暇恤憂也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也瑞辰按閱與容雙聲故傳以閱爲容孟子以容悅竝言亦以容爲悅也我躬不閱坊記引詩作我今不閱今對後言三家詩當有作今者躬與今亦雙聲字故通用襄二十五年左傳引詩我躬不說據杜注曰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知杜預所見左傳經文原作我今不說故以今我釋詩我今今本作我躬者特後人據毛詩改之耳又按遑恤我後後謂婦人既去以後卽指上逝梁發笱事也不必如箋以後爲子孫

匍匐救之傳匍匐言盡力也瑞辰按匍匐二字雙聲說

文匍手行也匐伏地也手行亦爲伏故廣雅釋詁云匍伏也釋言又云匍匐也釋名匍匐小兒時也匍猶捕也匐猶伏也人雖長大及其求事用力之勤猶亦稱之與毛傳言盡力義合匍匐禮記檀弓引作扶服漢書谷永傳同又作蒲服昭十三年左傳奉壺飲冰以蒲服焉史記蘇秦傳嫂委蛇蒲服范睢傳膝行蒲服又作蒲伏史記淮陰侯傳俛出袴下蒲伏又作扶伏昭二十一年左傳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是也蒲扶服伏皆音同假借服北音亦相近故匍匐又作匍百秦和鐘銘匍百四方是也匍匐之合聲爲鞠東方朔七諫塊兮鞠當道宿王逸註匍匐爲鞠是也

不我能慉傳慉養也箋慉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瑞辰按釋文慉毛興也王肅養也據此知注疏本作養者从王肅本非毛傳之舊也慉與讎對當讀如畜好之畜畜古讀如冒故與讎爲韵孟子畜君者好君也呂氏春秋引周書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文子亦云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讎也說苑引孔子曰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並以畜與讎對舉與詩文同畜者婚之消借廣雅婚好也不我慉即不我好也說文婚媚也媚亦悅好之義毛傳訓興者慉與興一聲之轉興之音歆亦說也喜也說文廣雅並曰嬹說也學記不興其藝不能樂學鄭注興之言喜也歆也是其證矣爾雅釋言謏興起也說文慉起也又曰興起也起亦喜也書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喜起熙三字義並相近又慉與休一聲之轉休亦喜也少牢饋食禮及士虞禮注並云古文謏或作休慉謏聲亦相近箋訓爲驕以驕樂與憎惡對言驕之言嬌嬌好也美好之好與悅好義相成故驕義同樂反覆互證足見王肅作養之非又按說文引詩能不我慉董氏讀詩記引王肅孫毓本並能字在句首與芄蘭詩能不我知能不我甲句法相同能之言乃也能不我慉承上章而言猶云乃不我畜也俗本作不我能畜亦誤

昔育恐育鞠傳育長鞠窮也箋云昔育育稚也昔幼穉

之時恐至長老窮匱瑞辰按育通鞠及毓爾雅釋言鞠穉也鞠一作毓尚書教冑子說文作教育子史記作教穉子皆育訓穉之證鄭箋以昔育爲穉是也至以育鞠之育爲長老則非爾雅釋詁曰育長也又育養也郭於育長註云育養亦爲長是長讀如長養之長不讀爲長老之長此傳育長亦謂長養恐長養之道窮也故下云既生既育猶云既生既養也箋於既育亦訓爲長老失之蜀本石經作昔育恐鞠少一育字亦誤又按大戴記本命篇言婦有三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此詩昔育恐育鞠前貧賤也既生既育後富貴也是當在不去之列今乃相棄故怨之耳

我有旨蓄傳旨美箋云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瑞辰按旨蓄與旨苕旨鷊句法相同苕鷊皆草名是知蓄亦菜名也蓄與蓫古通用我行其野詩言采其蓫傳蓫惡菜也箋蓫牛蘈也陸機疏蓫今人謂之羊蹄名醫別錄曰羊蹄一名蓄陶隱居注今人呼爲秃菜卽蓄音之譌引詩言采其蓄是知旨蓄卽蓫菜也箋以蓄聚釋之誤矣蓄爲惡菜而詩言旨者自貧者視之爲旨耳

旣詒我肄傳肄勞也瑞辰按肄者勩之同音叚借爾雅釋詁勩勞也郭注引詩莫知我勩左氏昭十六年傳引作莫知我肄是肄勩古通用之證肄與肆古亦通用爾雅釋言肆力也力亦勤也勞也

伊予來墍傳墍息也箋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穉我始來之時安息我瑞辰按愛正字作㤅說文㤅惠也㤅古文是㤅卽古文愛字此詩墍疑卽㤅之叚借伊予來墍猶言維予是愛也仍承昔者言之傳訓墍爲息以墍爲呬字叚借王尙書讀墍爲愾訓怒似不若讀㤅訓愛爲允

式微

式微式微傳式用也箋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式發聲也瑞辰按箋以式爲發聲卽語詞竊謂傳雖訓式爲用詩中言用者亦語詞猶爾雅釋言爲我我亦語詞箋申傳非易傳也服虔左傳注言君用中國之道微正義言君用在此而益微竝失之

微君之故箋我若無君正義我若無君在此之故瑞辰按古者以患難爲故鄭語王室多故韋注故猶難也漢書張陳王周傳贊事多故矣注故謂中屯難也周禮宮正國有故注故謂禍災此詩微君之故猶云微君之難微君之禍災耳傳不釋故字正義云我若無君在此之故失其義矣

胡爲乎中露傳中露衞邑也瑞辰按路史高辛紀帝廆有子名元堯封之於中路歷夏侯服國盡爲中路氏路氏露路古通用中露疑卽中路也列女傳引詩正作中路

微君之躬瑞辰按古字躬與窮通論語鞠躬聘禮鄭注作鞠窮公羊宣十五年傳潞子之爲善也躬言潞子之爲善其道窮也大戴哀公問五義篇躬爲匹夫而不願對富貴爲諸侯而無財言躬卽窮也皆窮通作躬之證此詩微君之躬躬亦窮之省借言若微君之窮困猶上章微君之故故謂患難也學者蓋習讀之而不知其義也久矣

胡爲乎泥中傳泥中衞邑也瑞辰按水經注瓠河又東逕黎城縣故城南世謂黎侯城昔黎侯陽寓於衞詩所謂胡爲乎泥中疑此城也泥通作坭廣韻坭地名又通作禰詩出宿於禰韓詩作坭儀禮士虞禮鄭注引詩作

泥詩泥與禰並同地也又按詩傳當以露與泥爲衛邑名中露泥中猶中林林中之比皆語詞也傳連言中露泥中者特順經文言之耳

旄丘

旄丘之葛兮傳前高後下曰旄丘瑞辰按爾雅前高旄丘釋名作髦云前高曰旄丘如馬舉頭垂髦也釋文引字林作堥又作嵍丘並音近而義同太平寰宇記旄丘在澶州臨河縣今在大名府開州治西

何誕之節兮傳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闊也箋云土氣緩則葛生闊節興者喻此詩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瑞辰按誕者延之叚借爾雅延閒也延即誕字之消俗之猶其也何誕之節猶云何延其節也延長也闊長義相近詩以葛之蔓延不絕興諸侯之相連屬傳說是也葛蔓生必有所依倚而後盛喻諸侯必有與國而後能相救故二章即言必有與必有以以猶與也箋說失之

何多日也瑞辰按詩以葛起興春秋之交也而後言狐裘蒙戎則爲嚴冬此正詩言多日之證

必有以也傳必以有功德箋我君何以久留於此乎必以衛有功德故也又責衛今不務功德也瑞辰按春秋桓十二年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公羊傳以者行其意也又僖二十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又公羊傳云能左右之曰以是古者用他國之師謂之以謂可以隨其所用也此詩蓋言衛臣之久不來必乞師於他國有可爲其所以者即謂以他國之師也傳箋謂以功德失之以與同義與謂與國即下章靡所與同之同傳謂與仁義亦非又按以與似古亦通用特牲饋食禮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饗有以也注以讀如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以據注云亦當似之也疏云亦謂亦似其先祖此注引詩必作似抑或毛詩作以三家詩讀爲似故鄭引以證禮經之以義當爲似耳

匪車不東傳不東言不來東也箋云女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瑞辰按漢書地理志壺關有羊腸沾水東至朝歌入淇應劭曰黎侯國也宣十五年左傳潞子奪黎氏地杜註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今按黎侯亭在今山西潞安府長治縣西正古壺關縣地此黎國在衛西之證也水經注黎陽在魏郡世謂黎侯城昔黎侯陽寓於衛因以爲名又云河水又東北過黎陽縣亦曰黎侯國詩曰黎侯寓於衛是也今按河南衛輝府之濬縣即古黎陽與旄丘之在今開州者相近皆在衛東此寓在衛東之證也漢地志東郡有黎縣是黎侯國魏郡有黎陽是黎侯所寓孟康誤合爲一臣瓚已駁之矣漢地志黎陽注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

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與水經注以黎陽爲黎侯名不同以詩序黎侯寓衞證之當以水經注所言爲確又按匪彼古通用廣雅匪彼也匪車不東即彼車不東也箋訓爲非失之

靡所與同傳無救患恤同也箋衞之諸臣行如是不與諸伯之臣同言其非之特甚瑞辰按說文與字注起也从舁同同力也此詩靡所與同亦謂無與同力者耳傳以爲救患恤同則讀同如同盟之同失其義矣箋云不與諸伯之臣同亦非

瑣兮尾兮傳瑣尾少好之貌瑞辰按瑣尾二字同義爾雅釋訓瑣瑣小也尾通作微（說文尾微也書鳥獸孳尾史記作字微）微亦小也古小與好義近孟喜易中孚註好小也是也傳以瑣尾狀流離之少好貌故以少好釋之正義分瑣爲小尾爲好失之

流離之子傳流離鳥也少美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箋云衞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釋文流本亦作鶹瑞辰按流離二字雙聲爾雅鳥少美長醜爲鶹鷅郭註鶹鷅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說文作鶹離次於鷦鷯之後鷦鷯爲鳥之始小始大者故與鶹離少美長醜者連類而及留離轉爲栗留倉庚老而無毛則呼爲黃栗留是也詩以鳥之少美長醜喻衞臣之始有小善終無成功非遂比之梟鳥不孝陸機以流離爲梟失之

褎如充耳傳褎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箋充耳塞耳也言衞之諸臣顏色褎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瑞辰按說文褎袂也从衣采聲俗作袖戚學標漢學諧聲作从衣采聲以今本說文从采聲爲譌今按戚說是也褎从采聲采即孚也孚抱一字故說文又曰褎褎也褎褎也褎之爲盛服猶葆爲草盛皃褎从采猶葆从保保亦从采省也說文又曰袂褎也袪衣袂也一曰袪褎也褎者褎也是褎義同袪亦有懷藏之義藏與塞義近充耳當从箋訓爲塞耳褎如即塞耳之皃箋云顏色褎然釋文謂箋以褎爲笑皃失之

簡兮

簡兮簡兮傳簡大也箋簡擇瑞辰按當从傳訓簡爲大下文萬爲大舞碩人俁俁亦爲容貌大故先畧言大以形容之耳

方將萬舞傳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箋云萬舞干舞也瑞辰按方將二字連文方猶云將也將且也傳訓爲四方失之韓詩說云萬大舞也廣雅萬大也萬舞葢對小舞言故爲大舞實文武二舞之總名故傳云以干羽爲萬舞公羊春秋定八年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謂二舞俱入以仲遂喪於

二舞中去籥非以萬與籥對舉也萬兼二舞如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傳萬也干戚舞也與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合又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言是舞也先君以是習戎備焉此武舞稱萬之證也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繼以公問羽數於衆仲是羽卽萬也此文舞稱萬之證也箋从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未若毛傳兼干羽言爲允

碩人俁俁傳俁俁容貌大也釋文韓詩作扈扈云美貌瑞辰按方言吳大也說文吳大言也俁从吳聲故義亦爲大說文俁大也俁扈音近美與大亦同義故扈扈訓美又訓大檀弓爾毋扈扈爾鄭註扈扈謂大是也俁與

扈音義通用猶左氏圉人犖公羊傳作鄧扈樂扈卽圉之叚俗也

赫如渥赭傳赫赤貌渥厚漬也箋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瑞辰按說文赫火赤皃段玉裁謂當作大赤皃赫通作奭采芑瞻彼洛矣二傳竝曰奭赤貌爾雅釋訓赫赫舍人本作奭奭又通作赩白虎通引詩韎韐有赩奭者赫之假借赩卽赫字之重文

山有榛傳榛木名釋文榛本亦作蓁瑞辰按榛蓁皆亲之假借說文亲果實如小栗廣雅亲桌也亲之言辛辛物小之稱也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傳乃宜在王室箋彼美人謂碩人也正義西方之人謂宜爲西方之人瑞辰按方言凡言相憐哀九疑湘潭之人謂之人兮人兮猶言人也中庸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聘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注匪風詩箋皆言人偶人偶爲人相親之詞卽仁也故說文仁字注親也其字从人二會意仁與人亦通用廣雅人仁也論語問管仲曰人也猶言仁也與言如其仁同義公羊成十六年傳仁之也表記注引作人之皆其證此詩西方之人兮猶言西方之仁人也惟仁人能愛人故言人兮以誌想慕之意

泉水

毖彼泉水傳泉水始出毖然流也釋文毖韓詩作祕說文作邲瑞辰按說文邲字註讀若詩泌彼泉水不作邲擬其音非證其字也毖者泌之叚借說文泌俠流也文

選魏都賦李注引說文泌水駃流也尸子黃河龍門駃流如竹箭駃流蓋疾流之義據一切經音義卷廿三駃流註駛疾也又華嚴經音義上駛流註倉頡篇駛速疾也字从馬吏聲本有从馬夬音古穴反乃是駃騠馬名是駃流乃駛流之譌按戴侗六書故駛說文曰疾也亦作駛吏聲今說文本脫駛字惟邑部有駛字注云列也讀若迅段玉裁云今俗駛疾字當作此李黼平又謂駛卽快字或省作駛今說文本作俠流玉篇作狹流廣韻作浹流俱誤泌从必聲古必畢威三字同音通用考工記玉人天子圭中必鄭註必讀如鹿車縪之縪

采菽詩觱沸濫泉說文作畢沸泌當與觱滭義近詩毛傳觱沸泉出貌玉篇滭泉水出貌泌亦泉水涌出之貌魏都賦溫泉毖涌而自浪毛傳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正涌流之義廣雅釋言毖流也義本毛詩水經注有比水又有滍水義皆與泌同說文泌爲正字毛詩作毖韓詩作祕水經注作比作滍皆假借字又按詩意以泉水之得流于淇興已之欲歸於衛琴操思歸引曰涓涓泉水流及于淇兮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義與此詩同箋謂以泉水之入淇比婦人之嫁于異國殊與詩意相背

有懷于衛箋云懷至也以言我有所至念於衛我無日不思也瑞辰按傳不訓懷字以懷之爲思義見卷耳及

野有死麕傳也箋訓懷爲至云有所至念于衛至與思義正相通心之所至卽爲思猶心之所之謂之志也思無不至故論語言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至卽爲思故詩言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聊與之謀傳聊願也箋聊且略之辭瑞辰按說文僇字注一曰且也字通作憀玉篇引聲類曰憀且也凡聊訓且者皆僇字之叚借十月之交詩不慭遺一老小爾雅曰慭願也且也說文慭肎也一曰說也一曰且也是知毛傳訓聊爲願者願亦且也箋申傳非易傳也正義謂傳箋異義失之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傳泲地名禰地名箋云泲禰者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故思宿餞瑞辰按思歸之道不得兩言宿餞下章言宿餞而繼以還車言邁是設爲思歸適衛之道也此章言宿餞而繼以女子有行是追憶其自衛出嫁之道也毛傳以下章干言爲所適國郊正以別乎上章泲禰爲衛地箋以泲禰爲所嫁國適衛之道誤矣古者餞于國郊泲禰蓋衛近郊地禰釋文引韓詩作坭廣韻坭地名字通作泥鄭注士虞禮引詩飲餞于泥今本亦作禰釋文禰劉本作泥疑禰卽式微之泥中耳泥中在漢黎陽今衛輝府濬縣地與須曹之在滑縣者相近泲卽濟字之或體列女傳文選注引詩竝作濟定之方中箋釋楚丘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是衛地近濟之證

女子有行箋云行道也婦人有出嫁之道瑞辰按桓九年左傳凡諸侯之女行杜註行嫁也爾雅如適之嫁竝訓往行亦往也廣雅行往也是已女子有行卽謂女子嫁耳儀禮喪服鄭注云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是鄭君亦以行卽爲嫁而箋詩訓行爲道失之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箋云寗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也瑞辰按箋謂歸問其姑姊與上言女子有行義不相屬若如集傳謂姑姊卽諸姬則古無以姑姊爲媵者竊謂此章出宿飲餞是追溯其初嫁時所經則問於姑姊亦追述其嫁時預知義不得歸問于姑姊之詞列女傳齊

孝孟姬傳載孟姬嫁於齊姑姊妹誡之門內曰夙夜無愆爾之衿鞶無忘父母之言是古者嫁女有姑姊妹誡送之禮故得問於姑姊所問者即上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傳干言所適國郊也　瑞辰按隋地理志邢州內邱縣有干言山李公緒記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今按干言山屬順德府唐山縣而隋志言內邱者二縣相連隨舉一以明之也畿輔通志唐山縣西北四里有干言山延袤數十里接內邱縣界是也衛女所適國葢在邢旁故經及干言二山毛西河據漢地志東郡有發干縣今屬山東東昌府堂邑縣乃齊地與此無涉

我思肥泉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　瑞辰按水經注美溝水朝歌西北大嶺下東流逕騶駝谷東逕朝歌城北又東南流注馬溝水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是肥泉爲衛水之證肥泉爾雅古有二讀一作歸異出同肥一作異出同流肥也爾雅郭註引毛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釋名亦云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皆不釋流字之義是毛公及劉熙郭璞所見爾雅本皆作歸異出同肥其同下並無流字水經注引爾雅歸異出同曰肥是其證此一讀也水經注引犍爲舍人云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列子殷敬順釋文云水所出異爲肥也皆不釋歸字則舍人爾雅本葢作異出同流肥恭以歸字屬上句作汧出不流歸與異出同流肥相對成文此又一讀也今本爾雅既從郭本以歸字屬下讀又誤從舍人本多流字遂作歸異出同流肥矣肥之爲言腓也易咸其腓荀作肥非分聲之轉周官注匪分也肥之義葢取于分釋名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列子釋文云所出異爲肥是知二讀義雖相反其名爲肥者特以歸異及異出爲義不以出同及同流爲義也又按爾雅瀵大出尾下而水經河水注瀵水引呂忱曰爾雅異出同流爲瀵水是呂忱所見爾雅作異出同流瀵釋文亦云瀵水本同而出異與呂忱合則知肥當從毛傳歸異出同爲允爾雅原作同出異流肥所以別於異出同流瀵也爾雅古本當作汧出不流歸同出異流肥異出同流瀵其大出尾下之下別有一字今脫去不可考矣詩義葢以肥泉之異流與女之各嫁一方然泉雖異歸終入于衛女子有行遂與衛訣又泉水之不若故思之滋歎耳孔廣森謂首章毖彼泉水末章肥泉只是一泉其說是也

茲之永歎箋云茲此也　瑞辰按茲即滋也茲之永歎猶常棣詩況也永歎況亦滋也說文滋益也字通作茲箋訓茲爲此失之

思須與漕傳須漕衛邑也　瑞辰按水經泲水注濮渠又東分爲二瀆北濮出焉濮渠又東逕須城北詩所云思

須與漕也漕通作曹西征記滑州白馬縣古衛之曹邑戴公廬于曹即此今按須與曹皆在今衛輝府滑縣境內漢白馬縣即今滑縣也錢澄之田間詩學據詩言思須與曹謂此詩當作於衛東渡河以後

以寫我憂傳寫除也瑞辰按蓼蕭傳輸寫其心也與除義同說文寫置物也除此注彼曰寫除去其憂亦曰寫說文又曰御舍車解馬也讀若汝南人寫書之寫是寫與御音義同郭注方言曰今通言發寫即發御也御爲舍車亦與除去義近至爾雅釋詁寫憂也葢與寫除義相反而相成管子白心篇曰卧名利者寫生危寫正訓憂謂寢息於名利者憂生危也郭注謂有憂者思散憂以寫爲散失其義矣王尙書經義述聞又以寫憂爲鼠憂之叚借

北門

終窶且貧傳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箋君於已祿薄終不足以爲禮又近困於財瑞辰按釋言窶貧也說文窶無禮居也从宀婁聲婁空也从毋从中女婁空之意也古有婁無屢論語屢空當作婁空婁空皆空乏卽貧也窶从婁聲故爲無禮居倉頡篇無財曰貧無財備禮曰窶葢窶與貧對文則異散文則通

已焉哉瑞辰按論古音皆以下二句爲何相協此句焉字非韻惟孔廣森云詩之語助不出支之魚歌四部如支部只斯之部之而哉思止矣忌魚部且女歌部猗兮也我而無陽聲之字其焉字有用爲助句者卽當改讀於何反音北門末三句以焉爲何相協今按孔說是也與焉雙聲也古音讀如它如旃邶君子偕老遵大路皆以也與兮同爲助句兮猗古通用讀如阿也亦歌麻部字故可同作韻句之助焉卽也字之同聲叚借故可讀與爲何韻也又焉亦訓爲何葢有何音卽有何義矣又詩樛木序而無嫉妬之心焉定本焉作也是焉與也通叚之證

謂之何哉箋云謂勤也我勤身以事君何哉瑞辰按謂猶奈也謂之何哉猶云奈之何哉齊策曰雖惡於後王

吾獨謂先王何乎高註謂猶奈也是其證矣箋訓謂爲勤失之

王事適我傳適之也箋云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瑞辰按適當爲擿之消借說文廣雅竝曰投擿也說文擿字註一曰投也古書投擲字多作擿擿我猶投我也正與二章箋訓敦爲投擲同義

政事一埤益我傳埤厚也箋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瑞辰按埤亦益也一當从朱氏彬訓爲詞助一埤益我猶云埤益我也箋云減彼一而以益我則不詞當从蜀本石經作減彼而一以益我但據正義釋箋則早誤作減彼一矣

室人交徧讁我傳讁責也瑞辰按讁適古通用孟子人不足與適也趙岐章句引詩此句作適云適過也與方言讁過也義同葢本三家詩

王事敦我傳敦厚也箋敦猶投擲也瑞辰按廣雅搥擿也箋訓敦爲投擲者以敦爲搥之叚借敦與搥雙聲搥俗作敦猶追琢之俗作敦琢也釋文引韓詩云敦迫胡承珙曰敦與督一聲之轉廣雅督促也督又通篤篤有厚義而通於督促故毛訓厚韓訓迫

室人交徧摧我傳摧沮也箋云摧者刺譏之言瑞辰按催我猶讁我也毛訓爲沮沮毀之也說文摧擠也一曰折也沮即摧折之也字通作催說文引詩室人交徧催我云催相擣也相擣猶相迫也詩釋文云摧或作催與說文合說文無誰字韓詩作誰云誰就也廣雅同誰就以雙聲爲義就當作蹵蹵與蹙同廣雅蹙罪也廣韻蹙迫也與玉篇誰讁也義正合桂馥疑就爲訧字之誤又疑爲𢴃字形近之誤皆未確摧催誰三字雖異而音義竝同

北風

北風其涼傳北風寒涼之風箋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瑞辰按涼或作飆又作颹說文北風謂之飆玉篇飆北風也葢皆漢儒增益之字涼風作飆與颹猶凱風作颽與颸也古以谷風凱風喻仁愛因以淒風涼風喻暴虐故箋承傳義而申釋之

雨雪其雱傳雱盛貌瑞辰按說方以雱爲旁之籀文云雱溥也或从滂作霶穆天子傳郭注廣韻十遇均引詩雨雪其霶亦旁字也霶又渻作雱廣韻雱與雱同重言之則曰雱雱廣雅雱雱雪也又作滂文選雪賦注引正作滂

惠而好我傳惠愛也箋云性仁愛而又好我瑞辰按終風詩惠然肯來傳惠順也此詩惠而猶惠然也惠亦當爲順惠然謂順貌也

其虛其邪傳虛虛也箋云邪讀爲徐瑞辰按虛者舒之同音假借邪者徐之同音假借野有死麕傳舒徐也虛徐二字疊韻淮南子原道訓注云原泉始出虛徐流不止以漸盈滿正以虛徐爲徐虛徐即舒徐也毛傳虛虛也當从釋文一本作虛徐也毛傳例不改字知虛爲舒之假借故以徐釋之正義謂傳非訓虛爲徐其說非也然即此足證孔本毛傳亦作虛徐也爾雅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正釋此詩文選曹大家幽通賦注引詩亦作其虛其徐三家詩葢有作徐者故箋讀邪如徐邪與徐雙聲同在邪母故通用邪與斜通說文斜抒也讀若荼亦邪可通徐之證正義釋虛徐爲謙虛閑徐之義失之

北風其喈傳喈疾貌瑞辰按喈玉篇作颽云疾風也此後人增益字喈當作湝又通淒說文湝字註一曰湝水

寒也引詩風雨湝湝卽鄭風風雨淒淒之異文邶風傳淒寒風也蓋水寒曰湝風寒亦爲湝其喈猶其涼也雨雪其霏傳霏盛貌瑞辰按列女傳引此詩作雨雪霏霏廣雅霏霏雪也其霏猶霏霏也霏或作霏漢書楊雄傳雲霏霏而來迎顏注霏古霏字又與靟義近說文靟毛紛紛也非分雙聲霏霏猶紛紛耳

靜女

靜女其姝傳靜貞靜也姝色美也瑞辰按說文竫亭安也凡經傳靜字皆竫之叚借若靜之本義說文自訓宷耳靜竫又與靖通用文十二年公羊傳惟諓諓善竫言王逸楚詞注作靖言廣雅竫善也藝文類聚引韓詩有

靜家室靜善也鄭詩莫不靜好大雅籩豆靜嘉皆以靜爲靖之叚借此詩靜女亦當讀靖謂善女猶云淑女碩女也故其姝其孌皆狀其美好之貌方言齊魏燕代之間謂好曰姝韓詩外傳居處齊則色姝是姝爲有德之色說文袾好佳也引詩靜女其袾一曰若靜女其袾之袾又㚫好也引詩靜女其㚫蓋本三家詩袾則姝之同音假借也一切經音義卷六云姝古文㚫同

俟我於城隅傳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自防如城隅瑞辰按說文隅陬也廣雅陬角也是城隅卽城角也考工記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鄭註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賈疏謂浮思爲城上小樓則角浮思卽後世城上之角樓段玉裁謂城隅卽闉爲城臺非也俟我於城隅詩人蓋設爲與女相約之詞傳箋義竝失之

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傳言志往而行正箋志往謂踟躕行正謂愛之而不往見瑞辰按愛者薆及僾之消借爾雅釋言薆隱也方言掩翳薆也郭註謂蔽薆也引詩薆而不見又通作僾說文僾仿佛也引詩僾而不見禮記祭義僾然必有見乎其位正義亦引詩僾而不見愛而猶薆然也故廣雅云愛僾也離騷經衆薆然而蔽之義與詩同薆字又作薆說文薆蔽不見也愛又通僾字林僾仿佛見而不審也玉篇僾愛也薆隱僾俱雙聲故同義而通用詩設言有靜女俟於城隅又薆然不可得見

箋讀愛爲愛惡之愛謂愛之而不往見失之踟躕雙聲字韓詩作躊躇章句躊躇躑躅也說文作峙䠧云峙䠧不前也又作篙箸又曰蹢躅逗足也廣雅作跢跦云蹢躅跢跦也又作躊躇云躊躇猶豫也禮記三年問踟躕焉釋文作踶蹰字異而音義竝同傳言志往者謂憂其不見行正者謂其踟躕不前也箋轉以踟躕爲志往失傳恉矣

新臺

新臺瑞辰按水經河水注河水又東逕鄄城縣北故城在河南十八里河之北岸有新臺鴻基層廣高數丈衛宣公所築新臺矣太平寰宇記新臺在濮州鄄城縣東

北十七里北去河四里鄄城今曹州府濮州是也至漢志東郡陽平有莘亭乃左傳宣公使盜待諸莘之莘毛大可以釋新臺失之

新臺有泚傳泚鮮明貌瑞辰按泚者玼之假借說文玼玉色鮮也引詩新臺有玼詩釋文兩引說文皆作新色鮮也段本因增爲新玉色鮮玼本玉色之鮮因而色之鮮明者通言玼耳

河水瀰瀰傳瀰瀰盛貌水所以絜汙濊反于河上而爲淫昏之行瑞辰按說文濔滿也釋文引作水滿也張參五經文字云濔見詩風是古本原作濔濔今本作瀰瀰者後人增益字也瀰瀰又作洋洋玉篇洋亦瀰字廣韻瀰或作洋漢書地理志引詩河水洋洋正洋洋形近之譌即瀰瀰之異文顏師古不知洋洋爲譌字遂謂邶詩無此句矣

燕婉之求瑞辰按說文婉字註㜷也即燕婉本字說文又曰㜷婉也婉順也音義並同故通用

籧篨不鮮傳籧篨不能俯者箋云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者也瑞辰按籧篨與戚施蓋醜惡之通稱籧篨疊韻字物之醜惡者謂之籧篨戚施方言簟之粗者自關而西謂之籧篨韓詩章句戚施蟾蜍喻醜惡是也人之醜惡者謂之籧篨戚施淮南修務篇啳睽哆噅籧篨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嫫母仳倠也高誘注籧篨偃戚施僂皆醜貌晉語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韋註籧篨偃人戚施僂人是也人有惡行者亦謂之籧篨戚施鄭語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爾雅籧篨口柔戚施面柔是也此詩籧篨戚施對燕婉言皆以人之醜惡喻宣公與口柔面柔異義鄭箋牽合爲一失之

新臺有洒傳洒高峻也釋文洒韓詩作漼音同云鮮貌瑞辰按洒與漼不同部當爲首章有泚之異文段玉裁曰洒與洗雙聲古通用白虎通洗者鮮也呂氏春秋高註洗新也又與銑通爾雅絕澤謂之銑晉語韋註銑猶洒也有洒猶言有泚毛傳訓爲高峻以洒爲峻之假借不若韓詩作漼訓鮮貌爲確玉篇滜與漼同詩有漼者淵本或爲萃酒通作漼猶洗通作淬皆異部假借也儀禮釋文洗悉禮反劉本作淬七對反是其類矣段玉裁謂漼爲泚之異文非也說文繫傳引詩新臺有漼云字本作滜說文滜新也廣韻滜新水狀也亦與韓詩訓漼爲鮮同義

河水浼浼傳浼浼平地也瑞辰按說文潣字註水流浼浼貌浼字註引詩河水浼浼浼古音讀如門與潣音近浼浼即潣潣之叚借傳云浼浼平地者即潣潣之義也釋文引韓詩作浘浘音尾云盛貌玉篇浘浘水流貌浼浼通作浘浘猶僶勉通作亹亹皆一聲之轉也禮器鄭註亹亹猶勉勉也文選吳都賦清流亹亹李註引韓詩亹亹水流進

貌當亦此詩浼浼之異文古音浼亹音皆如門故通用傳韓詩者不一家故娓亹字各異耳段玉裁以韓詩浘浘爲上章瀰瀰之異文但取字之同部不知雙聲字古亦通用也

籧篨不殄傳殄絕也箋殄當作腆腆善也（瑞辰）按腆殄古通用說詳九經古義今按釋詁珍美也說苑脩文篇使某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珍卽腆也殄與珍古同音故腆俗作珍卽可俗作殄

得此戚施傳戚施不能仰者箋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瑞辰）按說文䵷字註䵹䵷詹諸也引詩得此䵹䵷言其行䵷䵷爾雅釋文䵹音秋（䵹又作鼀山海經郭註云鼀黽似蝦）

鼁（玉篇䵹鼁同字）秋戚聲之轉（莊子諸大夫䠞然本或作蹵然䠞卽蹵也是秋戚通用）䵷䵹猶施施也葢本韓詩（韓詩章句曰戚施蟾蜍喻醜惡疑韓詩本作䵹䵷爲說文所本今太平御覽引韓詩作戚施者從毛詩改）卽毛詩得此戚施之異文也蟾蜍醜惡名䵷䵹而人之醜惡亦名戚施猶籧篨之粗者名籧篨人之惡者亦名籧篨也至說文䵷字註圥䵷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鼁鼁其行圥圥據說文鼁或从酋作䵹是䵷䵹一字不得以䵷䵹並稱圥䵷亦不得分爲二字王尙書謂說文本爾雅鼁䵹蟾諸爲義鼁或渻作去圥卽去字形近之譌其行圥圥卽其行去去之譌讀與莊子其臥祛祛同其說是也去蝌聲之轉說文又云蝌鼁詹諸蝌鼁卽鼁䵹也造戚聲相近（孟子其容有蹙韓非子作其容造焉）去鼓聲亦相近去屈又聲之轉淮南子說林訓鼓造避兵夏小正傳蜮也者屈造之屬也鼓造屈造皆卽鼁䵹之變也又按爾雅釋訓戚施面柔也釋文云戚施字書作䙅䙄今按說文無䙅字惟䙄字注司人也从見宅聲讀若馳玉篇䙅䙄面柔也通作施䙅䙄亦戚施之同音字耳

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傳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瑞辰）按左傳言汲壽死於莘未嘗渡河此毛傳所由以乘舟爲比也劉向新序則謂未使齊以前壽母與朔謀欲殺之而立壽使人與

汲乘舟於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能殺汲方乘舟時汲傳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則謂乘舟實有其事其說葢本韓詩今按新序之說是也首章中心養養二章不瑕有害皆二子未死以前恐其被害之詞非旣死後追悼之詞且二子如未乘舟不得直言乘舟也景古音讀若廣謂遠行皃與下章汎汎其逝同義

中心養養傳養養然憂不知所定（瑞辰）按養養通作洋洋爾雅釋訓悠悠洋洋思也邢疏引詩中心養養爲證爾雅釋詁說文並曰恙憂也養與洋皆當爲恙之假借

不瑕有害傳言二子之不遠害箋云瑕猶過也我思念

此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也瑞辰按瑕遐古通用隰桑詩遐不謂矣禮記表記引詩作瑕不謂矣遐之言胡也胡無一聲之轉故胡甯又轉爲無甯凡詩言遐不眉壽遐不黃耇遐不謂矣遐不作人遐不猶云胡不信之之詞也易其詞則曰不瑕凡詩言不瑕有害不瑕有愆不瑕猶云不無疑之之詞也傳訓瑕爲遠箋訓遐爲過皆不免緣詞生訓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五

桐城馬瑞辰學

鄘

柏舟

髧彼兩髦傳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瑞辰按說文無髧字褩字註引詩作紞紞字註云冕冠塞耳者塞耳下當有脫文據字林紞冠之垂者左傳杜註同玉篇紞冠垂也魯語王后親織元紞韋註紞所以懸瑱當耳者懸瑱卽垂也說文當云紞冕冠塞耳之垂者今本脫之垂二字耳紞爲垂瑱之貌因謂髦垂之貌爲紞玉篇髧髮垂貌是也凡字从冘聲者多有垂義蒼頡篇煩垂頭之貌說文耽耳大垂也皆與紞爲垂髦義相近釋文髧一本作优优當爲紞之譌髦說文作髳云髮至眉也一切經音義卷二云髦古文髳同按髳又髳之渻毛詩作髦者假借字說文作髳者正字蓋本三家詩

實維我儀傳儀匹也瑞辰按傳本爾雅釋詁說文儀度也訓匹者儀與偶雙聲同在疑母蓋以儀爲偶字之叚借猶獻與儀雙聲而獻卽可叚爲儀也

母也天只傳母也天也天謂父也瑞辰按詩變父言天先母後父者錯綜其文以天與人爲韻也毛傳也只同訓段玉裁謂如日居月諸居諸同訓乎是也序明言父母欲奪而嫁之是古說皆以母天爲母父之稱後儒或

謂女惟從母又謂父死稱母皆允說也
實維我特傳特匹也瑞辰按特猶儀也故傳亦訓匹說文特朴特牛父也段玉裁曰特本訓牡陽數奇引伸之爲凡單獨之稱今按方言物無偶曰特廣雅特獨也皆訓特爲獨特訓獨又訓匹者猶介爲特又爲副乘爲一又爲二爲四匹爲一又爲雙爲偶皆以相反爲義也特義爲匹是知黃鳥詩百夫之特猶言百夫之匹也傳云乃特百夫之德正謂匹百夫之德箋謂百夫中之俊傑失之我行其野詩求爾新特猶言求爾新匹也傳新特外昏也亦訓特爲匹箋云謂特來之女失之特字亦作犆禮記少儀不特弔釋文特本作犆爾雅士特舟釋文特本作犆是也其字又通作直呂覽高註特猶直也賈子

新書大夫直縣大夫當爲士卽周官士特縣也釋文引韓詩實維我直云相當値也正與毛詩作特同義相當卽相匹也爾雅敵訓爲匹又訓爲當是其證矣
之死矢靡慝傳慝邪也瑞辰按慝當爲忒之同音假借爾雅釋言爽差也爽忒也說文忒更也又曰忒失常也二字音義同靡忒猶靡他也文選王仲宣詩龍雖勿用志亦靡忒靡忒二字疑本此詩三家詩蓋有作靡忒者洪範民用僭忒漢書王嘉傳引作民用僭慝而釋之曰民用譖差不壹正釋忒字也周語有過慝之度王觀察曰慝當爲忒差也此皆假慝爲忒之證又按左氏莊二十五年傳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杜注慝陰氣桂馥謂慝本作忒說文忒失常也與傳云非常意合忒之借作慝猶此詩忒借作慝也忒通作貣與貸字形近貣後漢書贊禰爲君慝之死靡貳貳卽貣之訛亦慝當作忒之證經傳中又有假貸爲慝者如大戴千乘篇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讒貸卽讒慝也此亦慝忒互通之類

牆有茨

牆有茨傳茨蒺藜也瑞辰按說文茨以茅蓋屋也薋草多貌薺者蒺藜也三者不同據傳云蒺藜則當以說文引詩牆有薺爲正禮記玉藻鄭註引詩亦作楚薺蓋本韓詩今毛詩作茨楚詞章句引詩楚楚者薋皆假借字

也古薺次同聲通用周官外府鄭註齎資其字以資次爲聲是其證矣左氏傳云人之有牆以蔽惡也詩以牆茨起興蓋取蔽惡之義以牆茨之不可埽所以固其牆興內醜之不可外揚將以隱其惡也
中冓之言傳中冓內冓也箋云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瑞辰按釋文冓本又作遘玉篇引作媾遘冓皆當爲垢及詬之假借猶易姤卦或作遘邂逅一作邂冓也桑柔詩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傳中垢言闇冥也王尙書曰中得也垢當讀爲詬恥辱也謂行不順以得恥辱今按此詩內冓亦當讀爲內詬謂內室詬恥之言宣十五年左傳國君含垢杜注忍垢恥釋

文垢本或作詬是垢詬通也毛傳訓爲闇冥闇之義又爲夜廣雅篝闇竝訓爲夜是也釋文引韓詩云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漢書文三王傳聽中冓之言晉灼注云冓魯詩以爲夜也義雖與毛詩異其取義於闇昧則同箋謂宮中所冓成淫昏之言失之

不可襄也傳襄除也 瑞辰按傳本爾雅釋言說文漢令解衣耕謂之襄除與解義相近山井鼎考文云詩足利本古本竝作攘者襄之假借凡經言攘地攘夷狄皆襄之借字

不可詳也傳詳審也 瑞辰按據釋文引韓詩作揚云揚猶道也廣雅揚說也詳卽揚之同音假借

不可讀也傳讀抽也箋云抽猶出也 瑞辰按抽籀古通用說文籀讀書也从竹擂聲又手部擂或从抽說文讀籀書也各本作誦此从段本籀卽抽也小爾雅讀抽也方言抽讀也義同毛傳說文又曰繹抽也抽之言紬謂紬繹其義故箋又訓抽爲出也籀又與繇通閔二年左傳服注繇抽也抽出吉凶也今按廣雅讀說也不可讀正當訓爲不可說猶前章不可道不可揚也據釋文云詳韓詩作揚廣雅揚說也義本韓詩則廣雅訓讀爲說亦當本韓詩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箋云珈之言加也副卽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 瑞辰按禮記明堂位夫人副褘立於房中鄭注引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褘王后之下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今按此詩言衛夫人之服飾亦言副笄則諸侯夫人亦得服副故傳云副者后夫人之首飾周官追師鄭注云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其說是也追師鄭注以步搖爲副之遺象此詩箋又謂珈如步搖上飾考後漢書輿服志步搖上有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正合六珈之數故鄭君取以相比但毛傳云副編髮爲之廣雅假結謂之髻至步搖則輿服志言以黃金爲山

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非編髮所爲與副不同笄飾之六珈非卽步搖六獸故鄭君亦云古制所未聞也今按釋名曰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也亦言副貳也兼用衆物成其飾也衆物卽六珈之類古者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女之笄猶男之冠也男之冠有三加從奇數以象陽女之笄有六加從偶數以象陰笄以玉爲之珈之言加而從玉蓋亦以玉爲之正義云言珈者以玉加於笄爲飾是也對言則笄與珈異笄爲簪以固冠珈則笄上之飾毛傳珈笄飾之最盛者是也散言則笄與珈通大元膂上九男子加笄婦人易笄廣雅笄笳并訓爲鬵（鬵與簪同）是也笄笳皆珈字之假借

珈制所有鄭君未聞戴侗六書故引舅氏曰珈加於副
之飾也孚家嘗獲古玉其狀如冂考之某氏古器圖云
珈也長廣僅寸餘未識所稱古器圖者何指徐璈曰按
珈字說文云婦人首飾而未詳其形制如箋云步搖上
飾若與服志所言六獸恐自是漢制也周禮王后之六
服副編次追衡笄由笄數至副其數正六六加猶三加
義殊簡要矣又按周禮追師衡笄鄭注分衡笄爲二謂
衡垂於當耳笄橫於頭上衡以懸瑱笄以卷髮而此傳
以笄爲衡笄則似以衡笄爲一以別於尋常固髮之笄
象服是宜傳象服尊者所以爲飾箋云象服者謂褕翟
闕翟也瑞辰按詩上言副笄六珈則所云象服者蓋褘

衣也明堂位祭統並言夫人副褘立於房中此首服副
則衣褘衣之證詩首言褘衣次言翟衣次言展衣各舉
其一以明服飾之盛與周官內司服王后之六服次序
正同鄭司農曰褘衣畫衣也說文褘字註引周禮曰王
后之服褘衣謂畫袍畫者畫象之義故詩謂之象服耳
褘衣不言翟則非翟雉可知不必如康成讀褘爲翬也
說文廣雅並曰褖飾也說文飾字註亦曰褖飾也毛傳
蓋讀象爲褖故曰尊者所以爲飾孔疏謂以象骨飾服
失其義矣至鄭箋不以象服爲褘衣而以爲褕翟闕翟
者鄭君謂諸侯夫人之服自褕翟而下無褘衣故也以
此詩言副笄六珈及禮言夫人副褘證之諸侯夫人未

嘗無褘衣且二章始言翟則首章象服宜爲褘衣耳
玼兮玼兮傳玼鮮盛貌釋文沈云毛及呂沈並同作玼
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本或作瑳此是後文瑳兮
王肅注好美衣服潔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檢
王肅本後不釋不如沈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
瑳字瑞辰按玼與瑳一聲之轉玼通作瑳猶賓之初筵
詩屢舞傞傞說文引作屢舞姕姕也說文玼新玉色鮮
也瑳玉色鮮白也段玉裁以瑳爲玼之或體遂刪說文
瑳篆今按玼與差雙聲故玼或作瑳瑳爲玉色鮮白又
爲衣服好皃猶說文以鬒爲髮好也據毛詩二章玼兮
玼兮毛鄭有注而三章無注蓋毛詩兩章皆作玼故陸

德明檢王肅本二章亦不釋義統於前也據周官內司
服鄭注引瑳兮瑳兮其之翟也又引瑳兮瑳兮其之展
也鄭君注禮多本韓詩蓋韓詩兩章皆作瑳也後人誤
合毛韓爲一而妄區其先後因前作玼後作瑳耳
其之翟也傳褕翟闕翟羽飾衣也瑞辰按說文褕翟羽
飾衣義本毛傳據內司服鄭司農注褕狄闕狄畫羽飾
則所謂羽飾衣者畫羽以爲飾也正義謂施羽於衣誤
矣
鬒髮如雲傳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釋文鬒說文云
髮稠也服虔注左傳云髮美爲鬒瑞辰按昭廿六年左
傳有君子白皙鬒須眉釋文鬒黑也鬒通作黰昭廿八

年左傳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名曰元妻黰黑連言皆爲黑猶白晳連言皆爲白也又通作䰖廣雅䰖黑也說文引詩作㐱云㐱稠髮也㐱或作鬒與稹穜穊也義同稠多也穊即稠也漢書楊雄畔牢愁云資㜸娃之珍髢兮珍即說文㐱字之假借孟康訓爲珍好失之說文袗元服也月令乘元路鄭注云今月令曰乘軫路與㐱之爲元髮取義正同髮多者必黑故毛傳曰黑髮說文曰稠髮其義相成而不相背段玉裁疑黑字非毛公之舊失之

不屑髢也傳屑絜也箋云不絜者不用髲爲善　瑞辰按洪頤煊曰周官絜壺氏鄭注挈讀如絜髮之絜絜與結

同義字林䰀絜髮也毛傳訓屑爲絜是不屑髢即不絜髢也鄭箋不用髲爲善善當爲䰀字之譌謂不用絜他髮以爲䰀也正義言其髮美長不用髲而自絜美也失之

象之揥也傳揥所以摘髮也釋文摘他狄反本亦作擿音同本又作擿又作謫並非也　瑞辰按揥者搔頭之簪說文擿搔也搔括也括絜也䰀絜髮也髓骨擿之可會髮者傳作擿爲是揥通作䚢廣雅䚢鬄也又作楴廣韻揥者楴枝整髮釵也又借作㓝晉書輿服志皮弁象玉㓝註㓝冠下抵也象骨爲之音帝㓝卽揥也蓋揥本以搔髮後兼用以固冠弁也說文無揥字桂馥謂揥卽擿之異文

揚且之晳也傳揚眉上廣晳白晳三章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傳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　瑞辰按清揚皆美貌之稱野有蔓草詩清揚婉兮婉如清揚此乏言貌之美也猗嗟詩美目揚兮美目清兮此專言目之美也此詩揚且之晳也晳謂色白又曰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則顏色之美皆可曰清揚矣揚且之晳也與上玉之瑱也象之揥也句法相類呂覽音初篇高注之其也此詩三之字皆當訓其猶云玉其瑱也象其揥也揚其晳也且句中助詞三章揚且之顏也亦謂揚其顏也傳以揚爲眉上廣正義云其眉上顏廣且其面之色又

白晳傳於三章曰揚廣揚而顏角豐滿俱分揚與晳揚與顏爲二失其義矣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傳尊之如天審諦如帝　瑞辰按山井鼎考文云足利古本經文兩而字皆作如而如古通用故傳以如天如帝釋之正義引春秋元命苞天之言瑱春秋運斗樞帝之言諦以釋如天如帝之義今按古人多借音爲義詩上言玉瑱象揥下卽以天帝爲比蓋謂充耳以瑱者宜其瑱實如天揥髮以揥者宜其審諦如帝特言胡然以示顧名思義之意令其深思而自得之也

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箋云后服之次

展衣宜白瑞辰按展衣以說文作襢爲正襢从㠭聲㠭讀若展故毛詩借作展也說文襢丹縠衣也馬融說同其義俱本毛傳周官內司服鄭司農注始以展衣爲白色爲箋說所本今按箋說是也古者天子有五時衣東青南赤中央黃西白北黑月令所云衣青衣等是也王后夫人之服蓋亦如之揄狄青以象東闕狄赤以象南鞠衣黃以象中央展衣白以象西褖衣黑以象北此箋所云后服之次展衣宜白也展衣玉藻襍記作襢衣襢之言亶亶誠也與單旦聲義相近玉藻櫛用樿櫛孔疏樿白理木也說文䵘白而有黑也廣雅白馬黑脊驙古字从單旦亶聲者多有白義襢之色白取義正同釋名

襢衣襢坦也坦然正白無文彩也是矣又按展誠也卽亶字之假借詩上言展衣下卽言展如之人兮謂服展衣者宜有展誠之德展如猶展然也之人猶之子也孔疏云誠如是德服相稱之人失之

蒙彼縐絺傳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縐箋云縐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瑞辰按說文冡覆也凡經傳作蒙者皆冡字之叚俗說文檏碎也靡爲極細之貌說文縐絺之細者也義本毛傳說文又云一曰戚也戚卽蹙字此與鄭箋意同蹙蹙卽戚皺之貌蓋讀縐爲皺如今縐紗然此又一義孔疏合傳箋爲一失之聘禮記鄭注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覃疏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單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據此中衣在絺綌上是蒙彼縐絺者乃中衣非上服展衣也若箋云展衣則裏衣絺綌據說文衷裏褻衣引春秋衷其衵服中猶衷也中衣卽褻衣是縐絺卽中衣蒙彼縐絺卽上服其上服之內縐絺之外非別有中衣也說文表上衣也論語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孔注必表而出加上服也亦謂於絺綌上加上服非謂於絺綌上加中衣則鄭箋之說當矣蓋衣服因時制宜冬宜溫則不嫌過厚故裘之上復有裼衣夏宜涼則不嫌稍減故葛之上不另加中衣也又按

綌麤絺細古人夏服絺綌蓋兼服二者服綌於內以當褻服絺於外以當裼衣故禮記論語竝言袗絺綌袗之言㐱也爾雅㐱重也說文繫傳云袗重衣也是也㐱本訓稠髮故从㐱得聲者可訓重也孔安國鄭康成竝訓袗爲襌失之絺綌竝服此詩第舉綌外之絺言故云蒙彼縐絺

是紲袢也傳是當暑袢延之服也瑞辰按說文袢字注引詩是紲袢也从毛詩褻字注又引詩是褻袢也蓋本三家詩褻者正字紲者假借字也褻假爲紲猶褻亦假爲媟也當暑袗絺綌以絺綌爲褻服毛正以當暑釋經褻字耳釋文袢符袁反張參五經文字袢又音煩說文

褻傳袢煩溽也近身衣也今按讀袢如煩正與展顏媛
協其義亦爲煩汚說文姅婦人汚也葛覃詩薄汚我私
傳汚煩也義竝相近以其爲煩汚之服而謂之袢猶去
衣之煩汚即謂之汚受汗澤之衣即謂之澤也袢延二
字疊韻與方言襎裷謂之幭玉篇䘰車溫䘰也皆重疊
字延義近硟說文硟以石衦繒也衦摩展衣也以石衦
繒爲硟以衣揩摩汗澤亦爲袢延故段玉裁謂袢延爲
揩摩之義綴絺爲衣可以揩摩汗澤孔疏謂袢延是蒸
熱之氣失之說文袢無色也引詩是紲袢也讀若普拔
袢普二字雙聲說文又曰普日無色也日無色爲普衣
無色爲袢音近而義亦同玉篇亦曰袢衣無色也衣無

色對冬服褐衣有緇素黃異色言絺綌爲當暑近汚之
衣則不分異色此與毛傳義相成而不同或本三家詩
邦之媛也傳美女爲媛箋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援
助也　瑞辰按釋文媛韓詩作援助也俗本作取誤　此箋義所
本說文媛美女也人所欲援也蓋兼取毛韓詩說說文
引詩邦之媛兮又引詩玉之瑱兮足證許君所見毛詩
也多作兮

桑中

爰采唐矣傳唐蒙菜名　瑞辰按爾雅釋草唐蒙女蘿女
蘿菟絲郭註别四名孫炎曰别三名但菟絲不可爲菜
頍弁詩蔦與女蘿傳女蘿菟絲松蘿也亦不引唐蒙是
毛公别以唐蒙爲菜不以爲即女蘿與爾雅孫郭註異
焦循曰爾雅唐蒙女蘿疑衍女蘿二字
沬之鄉矣傳沬衛邑　瑞辰按沬書酒誥作妹邦沬妹均
从末聲末牧雙聲故馬融尚書註云妹邦即牧養之地
蓋謂妹邦即牧野也妹牧母亦雙聲牧說文作坶牧母古同
聲說文坶牧也云朝歌南七十里地後漢書郡國志朝歌縣南
有牧野正與妹在鄘地居紂都之南者合左傳鄭人侵
衛牧杜註牧衛邑牧邑即沬邑也酒誥鄭註妹邦紂之
都所處也於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沬之鄉則沬之北沬
之東朝歌也據云沬之北沬之東爲朝歌則不謂朝歌
即沬明矣其云妹邦紂都所處者紂都之郊牧亦可以

紂都統之也此詩孔疏云紂都朝歌明朝歌即沬也猶
鄭君以妹邦爲紂都亦統言之耳
要我乎上宫傳桑中上宫所期之地箋與期於桑中而
要見我於上宫　瑞辰按以箋說推之桑中爲地名則上
宫宜爲室名孟子之滕館于上宫趙岐章句曰上宫樓
也古者宫室通稱此上宫亦即樓耳
美孟弋矣傳弋姓也朱子集傳曰春秋定姒公穀作定
弋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姓也　瑞辰按胡承珙曰姒
本作以白虎通曰夏祖昌意以薏以生賜姓姒氏說文
無姒字蓋即作以弋與以一聲之轉今按胡申朱子之
說是也弋與以字同在喻母故通用以之通作姒猶詩

必有以也儀禮注引詩讀作似也

美孟庸矣傳庸姓也瑞辰按漢有膠東庸生又有庸光皆以庸爲姓錢大昕曰古庸與閻聲近通用春秋定四年左傳康叔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閻卽鄘也書毋若火始燄燄梅福上書引作庸庸此鄘閻通用之證今按閻本衛地則閻或因地而得姓後遂通俗作庸庸用古通用路史言用國名見詩詩之庸蓋古又通作用也

鶉之奔奔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傳鶉則奔奔鵲則彊彊然箋云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瑞辰按釋文引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此箋義所本禮記表記引

詩作賁賁姜姜呂氏春秋引詩亦作賁賁說文奔从夭从賁省聲是奔本以賁得聲故通用宋書百官志虎賁舊作虎奔亦其類也鄭注禮記以賁賁姜姜爲爭鬬惡貌高誘以賁賁爲色不純俱非詩義凡鳥皆雄求雌惟鶉以雌求雄最爲淫鳥然與鵲各有乘匹至宣姜則淫於非偶更鶉鵲之不若耳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箋云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瑞辰按爾雅營室謂之定郭註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之中爲正營室一名天廟周語日月底于天廟韋注天廟營室也又曰清廟史記天官書營室爲清廟詩作楚宮爲宗廟蓋取營室以正四方亦取與天廟之象相應也營室又爲水宿左傳水昏正而栽杜註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周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韋註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于午土功可以始也與箋言定中謂小雪時合但月令孟冬昏危中仲冬昏東壁中不言營室據春秋僖二年正月城楚邱建城在正月則作室亦正月周之正月爲夏正之十一月是此詩作室亦不在十月小雪之中考漢書天文志危十七度營室十六度十月危星昏中日行一度營室繼危之後其中在十月望後至十一月初猶爲昏

中故詩楚宮作於十一月猶得言定中也箋又云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蓋營室東壁各二星其體相成始得正四方則季冬東壁中亦得以定中統之孔疏謂箋言定星中小雪時舉其常期耳非謂作楚宮卽當十月是也

作于楚宮瑞辰按此及下作于楚室經義述聞謂兩于字皆讀曰爲其說是也古聲于與爲通聘禮記賄在聘于賄鄭註于讀曰爲張載魏都賦注李善文選注引詩兩于字皆作爲今按經史事類引詩亦作爲又日本山井鼎考異云古本于皆作爲據孔疏釋經亦曰作爲楚邱之宮作爲楚邱之室皆于當讀爲之證

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箋云樹此六木於宮者曰其長大可伐以爲琴瑟言預備也瑞辰按古人建國凡廟朝壇壝宮府皆植名木如九棘三槐之類詩言立國之制故並及所樹之本琴瑟古多用桐亦或以椅爲之說文檹字註引賈侍中說檹卽椅木可作琴是也陳用之曰琴瑟脣必以梓漆所以固而飾之是椅桐梓漆皆爲琴瑟之用若榛栗則無與於琴瑟也詩爰伐琴瑟特承上椅桐梓漆言謂六木中有可伐爲琴瑟者耳箋謂六木皆可爲琴瑟失之

升彼虛矣傳虛漕虛也瑞辰按管子大匡云衛君出致於虛小匡又云衛人出旅於曹是虛與曹爲一故傳知虛卽漕虛釋文虛本或作墟水經注引詩正作墟

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傳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瑞辰按二句相對成文景當从朱子集傳讀如既景迺岡之景後人乃以景山名之耳楚丘與景山古皆有二說一謂在今曹州府屬曹縣在漢爲成武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成武注云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于此水經注濟水注北逕元氏縣故城西元氏卽今曹縣又北逕景山東衛詩所謂景山與京者也又北逕楚丘城西明一統志景山在曹縣東四十里廢楚丘北衛文公徙居楚丘測日影於此又曰楚丘城在曹縣東南五十里按曹縣與成武相連在曹縣東南卽漢書在成武者

也一說在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東六十里今直隸大名府之開州其地亦有景山太平寰宇記景山在澶洲衛南縣東南三里九域志開德府有景山是也隋衛南在漢爲濮陽屬東郡首縣鄭志荅張逸云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朱子集傳亦云楚丘在滑州今按詩云升彼虛矣以望楚矣傳以虛爲漕虛孔疏言文公自漕徙楚丘蓋楚丘與漕不甚相遠故可登漕虛以望之漕在今滑縣南二十里白馬故城水經注河水注云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是也則楚丘指在滑縣東者無疑蓋古有兩楚丘一爲春秋隱七年戎伐凡伯之楚丘在城武者是也後漢郡國志成武注引左傳戎執凡伯於楚丘爲證一爲僖二年衛文公所遷之楚丘在滑縣東開州者是也舊謂城武楚丘爲衛文所遷者誤

靈雨既零傳靈善也零落也瑞辰按爾雅釋詁令善也令卽靈之段借書正義引釋詁作靈善也靈說文訓巫本爲巫善事神之稱因通謂善爲靈此詩作靈爲正字作令訓善者皆靈之段借零者霝之假借說文霝雨零也零雨零也霝卽落之本字若零則說文訓爲徐雨

命彼倌人傳倌人主駕者瑞辰按說文倌小臣也倌通作官呂氏春秋愛士篇廣門之官高誘註官人小臣也周禮小臣爲大僕之佐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注燕出入若今游於諸觀苑燕

禮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注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疏云正相公出入君之大命者正小臣中尊如天子大僕故引大僕職解之也據此是諸侯以小臣兼大僕實主傳君之命說文所云倌人小臣者卽周官之內小臣非泛言小臣也荀子君臣篇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楊倞註官人主喉舌之官亦與小臣主傳君命合此詩倌人亦當爲傳命之官因其爲前驅遂兼主駕之事故傳遂以主駕者釋之耳

星言夙駕箋星雨止星見 瑞辰按星者夝之假借古晴字正作夝說文夝雨而夜除星見也从夕生聲字通作

精與暒三倉解詁暒雨止無雲也史記天精而見景星漢書天文志作天暒是晴精皆夝也其字亦省作星韓非子說林下曰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夜星卽夜夝也箋云雨止星見正訓星爲夝釋文引韓詩星精也或疑精爲晴字之誤不知精亦晴也說文又曰啓雨而晝夝也啓字从日爲晝夝正對夝字从夕爲夜夝言之

匪直也人傳非徒庸君 瑞辰按大戴記將軍文子篇曰直已而不直人直當讀如正曲爲直之直謂正人之曲也匪直也人也爲語詞人對下騋牝三千言能及物言非僅能直人也傳謂非徒庸君失之

騋牝三千傳馬七尺以上爲騋騋馬與牝馬也 瑞辰按爾雅釋畜騋牝驪牝元駒褭驂古有二讀說文引詩騋牝驪牡郭註爾雅元駒小馬此讀騋牝驪牡四字絕句也桓弓鄭註引爾雅騋牝驪牡元爾雅釋文云孫注改上騋牝爲牡讀與郭異此讀以五字連元絕句也周官庾人鄭註引爾雅騋牡驪牝元駒褭驂釋文牡茂後反牡驪絕句牝頻忍反牝元絕句此讀亦五字絕句而先牡後牝與註疏本引爾雅經文互易與爾雅孫讀正合今按爾雅釋獸釋畜皆先牡後牝此亦當爲先牡後牝以五字絕句與釋獸麋牡麔牝麎鹿牡麚牝麀麕牡麌牝麜狼牡貛牝狼句法正相類詩特言七尺以上之騋

以該龍與馬言牝以該牡故傳言騋馬與牝馬也非謂騋牝卽專指騋馬之牝者若从孫本爾雅先牡後牝而從許郭讀四字絕句則爲騋牡驪牝此詩騋卽爲牡與秦風奉是辰牡辰卽麎字之省襄四年左傳而思其麀牡皆爲牝牡錯舉其句法正相類也是亦可備一解

蝃蝀

蝃蝀在東傳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箋虹天氣之戒尚無敢指况淫奔之女誰敢視之 瑞辰按蝃蝀通作螮蝀爾雅螮蝀虹也蔡邕月令章句曰虹率以日西而見於東方故詩曰螮蝀在東螮蝀二字雙聲其合聲則爲虹蝃蝀卽螮蝀也

釋名謂蝃蝀掇飲東方之水氣也失之又按蔡邕月令章句爾雅釋文引郭音義竝曰雄曰虹古者婚禮男先於女此詩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葢以雄虹莫敢指喻女有廉恥不肯先求男也故下接言女子有行謂女子自有嫁道耳傳箋俱非詩義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傳隮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箋朝有升氣于東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瑞辰按周官眡祲十煇九曰隮鄭司農曰隮者升氣也後鄭曰隮虹也引詩朝隮于西賈疏云虹日在東則西邊見日在西則東邊見朝日在東故詩言隮於西也哀時命云虹蜺紛其朝覆兮夕淫淫而霖雨玉秝通政經云虹霓旦見于西則爲雨暮見于東則雨止是此詩崇朝其雨正謂朝虹升而雨起箋說甚確朱子集傳謂方雨而虹起則其雨終朝而止似非詩本義又按首章傳云夫婦過禮則虹氣盛箋云虹天氣之戒此章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是古以晚虹爲淫氣所感朝虹爲正氣所應詩二章一邪一正取譬不同惠周惕詩說曰蝃蝀在東陰方之氣交於陽爲女惑男而蠱朝隮于西陽方之氣交於陰爲男先女而咸故得雨則虹滅陰陽和也先女則不淫男女正也序曰止奔此之謂也集傳以朝隮于西爲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說亦與古異矣又按傳訓崇爲終者崇卽終之同部叚借尙書君奭篇其終出于不祥釋文終一本作崇是終崇古通用之證公羊僖三十一年傳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何休注崇重也重朝者非一朝也又以崇爲重之叚借然據傳自旦及食時爲終朝則固不得以崇朝爲重朝也

相鼠

相鼠有皮傳相視也瑞辰按陳第相鼠解義云相鼠似鼠頗大能人立見人則立舉其前兩足若拱揖然故詩以起興又明陳燿文天中記詩相鼠陸璣云河東有大鼠人立交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孫奕示兒編云相地名按地志相州與河東相鄰則知相州有此鼠詩人葢取譬焉今按相州以河亶甲遷於相得名則地之名相已久相鼠或以此得名相鼠一名禮鼠韓昌黎城南聯句詩所云禮鼠拱而立也又名雀鼠見爾雅翼又名拱鼠關尹子所云師拱鼠制禮也

人而無止傳止所止息也箋止容止瑞辰按釋文引韓詩止節也無禮節也箋本之以爲容止止卽容也周禮天官掌次注次自修止之處修止卽修容也亦通言容止容止卽禮也小雅國雖靡止箋止禮也大雅淑愼爾止箋止容止也廣雅釋言止禮也荀子不苟篇見由則恭而止大略篇盈其欲而不愆其止楊倞註竝以止爲

禮

干旄

子子干旄傳子子干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也箋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瑞辰按左傳引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又曰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孟子虞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是古者聘賢招士多以弓旌車乘此詩干旄干旟干旌皆歷舉召賢者之所建傳箋謂卿大夫建此旌旄失之

素絲紕之傳紕所以織組也組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箋素絲者以爲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縿或以維持之瑞辰按此當从箋說爲是方言

紕理也秦晉之間曰紕紕之所以督理其旌旗也若以紕組爲執轡以御馬則必以下章良馬五之爲駕三於周制大夫駕四爲不可通矣

良馬五之傳驂馬五轡正義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瑞辰按服馬四轡皆在手兩驂馬內轡納於觼故四馬皆言六轡經未有言五轡者孔廣森曰四之五之六之不當以轡爲解乃謂聘賢者用馬爲禮三章轉益見其多庶覲禮曰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春秋左傳曰王賜虢公晉侯馬三匹楚公子棄疾見鄭子皮以馬六匹是以馬者不必成乘故或五或六矣徐璈曰按聘禮奉束錦總乘馬鄭註總者總八轡牽之蓋駕則四馬六轡牽則四馬八轡也又曰儐之乘馬束錦上介儐之兩馬束錦儐介仍殊馬亦异數即如孔說則四爲賓之數六則兼乎賓與介之數矣

彼姝者子傳姝順貌瑞辰按靜女其姝傳姝美色也東方之日彼姝之子傳云姝者初昏之貌獨此傳云順者胡承珙曰傳蓋以姝爲孎之叚借說文孎謹也淮南汜論篇注孎婉順皃也孎可借作姝猶蹢躅轉爲踶跦也今按順與美義本相成姝可訓美又訓順者猶說文訓婉爲順而鄭風清揚婉兮傳云婉然美也又按論衡引詩作彼姝之子何以與之之猶者也與猶乎也葢本三家詩

載馳

載馳五章正義此實五章故左傳叔孫豹鄭子家賦載

馳之四章明其五也然彼賦載馳義取控引大國今控于大邦乃在卒章言賦四章者杜預云并賦四章以下瑞辰按載馳毛詩五章古蓋四章以二三章文法相類合爲一章左傳賦載馳義取控于大邦四章即卒章也杜預謂并賦四章以下失其義矣正義引服虔云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小國力不能救正釋詩首章之義又云在禮父母既歿不得甯父母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違也此兼釋今詩二三章之義正古合二三章爲一章之證服虔止分四章而註上云載馳五章者五乃四字之譌正義遂謂服虔置首章別數四章殊誤

庌露於漕邑　瑞辰按廣雅於凥也左傳引書居安思危呂覽貴直篇高註引書於安思危於卽居也庌露於卽露居與定之方中庌野處漕邑字異而義同或讀於爲語詞失之

大夫跋涉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瑞辰按釋文引韓詩云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淮南子脩務篇曰甯䈴𩠆跋涉山川冒蒙荆棘高註不從蹊遂曰跋涉故獨犯荆棘脩務篇又曰申包胥跋涉谷行高註不蹊遂曰跋涉義本韓詩跋涉蓋行走急遽之義毛傳分爲草行水行不若韓詩說爲允

不能旋濟傳濟止也　瑞辰按爾雅釋天濟謂之霽是濟

本止雨之稱因通以濟爲止

我思不遠傳不能遠衛也　瑞辰按遠猶去也我思不去猶不止與下文我思不閟同義閟閉也閉亦止也

控于大邦傳控引箋今衛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　瑞辰按傳箋訓控爲引未免迂曲一切經音義卷九引韓詩曰控赴也是也赴訃古通用儀禮聘禮赴者未至既夕記赴曰注今文赴作訃說文有赴無訃既夕注赴走告也控于大邦卽謂走告于大邦耳襄八年左傳云無所控告今世與訟者猶稱控告控告卽赴告也列女傳許穆夫人傳曰邊疆有戎寇之事赴告大國義本韓詩劉向說多本韓詩或以爲出魯詩者誤也

誰因誰極傳極至也箋亦誰因乎由誰至乎　瑞辰按春秋隱十年公羊傳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其言伐取之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是因謂因人之力此詩言知大國誰能力助之故言誰因或訓因爲親失之極當讀爲誅極之極爾雅殛誅也字通作極訓至極至謂致討於敵卽左傳所云書昧也詩言誰爲之致討也

不如我所之傳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　瑞辰按詩大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詩譜正義引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澹爲心思慮爲志詩之爲言志也釋名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說文言古文詩省从之作䛖志

之所之爲詩之卽思也之之訓思與泉水詩有懷于衛箋訓懷爲至同義至亦思也此傳不如我所思之篤厚正訓所之爲所思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六

桐城馬瑞辰學

衛

淇奧

瞻彼淇奧傳奧隈也瑞辰按正義引陸璣疏云淇奧二水名釋文引草木疏曰奧亦水名劉昭郡國志註引博物志云有奧水流入淇水水經注云肥泉博物志謂之澳水今按奧本隈曲之名水之內爲奧與水相入爲汭夏汭涇汭亦名汭水也但詩言淇奧與汝墳淮浦淮濆語句相類不得分爲二仍从爾雅澳隈之訓爲是

綠竹猗猗傳綠王芻也竹萹竹也瑞辰按爾雅菉王芻說文菉王芻也引詩菉竹猗猗毛詩作綠者菉之叚借爾雅竹萹蓄竹本作茿說文茿篇茿也釋文引韓詩漢石經竝作薄說文薄水萹茿也毛詩爾雅作竹者薄之叚借西京賦李注引韓詩綠薄如簀玉篇薄同薄萹茿爾雅作萹蓄茿蓄二字疊韻故通用

有匪君子傳匪文貌瑞辰按說文斐分別文也匪即斐之叚借故釋文云匪本又作斐同芳尾切大學及一切經音義九引詩正作斐韓詩作邲美貌也廣韻邲好貌古蓋讀匪如邲匪通作邲猶斐通作蔚也易萃象傳其文蔚也說文引作斐說文卩部有邲云邲宰之也韓詩作邲廣韻邲好皃當爲邲字之譌

如切如磋傳治骨曰切象曰磋瑞辰按爾雅骨謂之切釋文切本或作𪗋說文𪗋齒差也从齒屑聲讀如切是切本𪗋之叚借𪗋爲齒差治骨者參差以治之故亦曰𪗋考工記鄭司農注云珠曰切則司農所見爾雅本或作珠耳磋者瑳之俗字說文有瑳無磋荀子引詩正作瑳字通作䶨一切經音義卷十一磋古文䶨同

如琢如磨瑞辰按太平御覽引韓詩作如錯如磨東晳補亡詩如磨如錯本韓詩

瑟兮僩兮傳瑟矜莊貌僩寬大也瑞辰按瑟僩二字義相近故大學爾雅竝云瑟兮僩兮者恂栗也鄭注大學云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說文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瑟兮其瑮猛也是瑟有嚴栗義毛傳訓矜莊貌是也說文僩武貌引詩瑟兮僩兮僩通作撊左傳撊然授兵登陴服注撊然猛貌也方言撊猛也晉魏之間曰撊廣雅亦曰撊猛也義正與瑟近毛傳訓爲寬大貌韓詩云美貌均非詩義又按荀子陋者俄且僩也以僩與陋對蓋以僩爲美與韓詩義合段玉裁訓陋爲陋陿謂與寬大反對爲毛詩所本非也

赫兮咺兮傳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瑞辰按說文朝鮮謂兒泣不止曰咺此咺之本義咺韓詩作宣云宣顯也與毛傳訓宣著義合則毛傳亦以咺爲宣之叚借鄭注大學云咺寬綽貌據說文愃寬閒心腹

貌引詩赫兮愃兮玉篇愃寬心也是鄭讀咺如愃與說文義合其說亦當本韓詩釋文引韓詩作宣者卽愃之省而字殊義異者蓋傳韓詩者不一家也然據大學訓威儀則義从毛傳訓威儀宣著爲正作愃者亦叚借耳爾雅作烜釋文烜者光明宣著廣雅釋詁烜明也正與宣著義同段玉裁以咺爲査之叚借似非

終不可諼兮傳諼忘也瑞辰按說文藼令人忘憂之草也或从煖作蕿或从宣作萱引詩安得藼草今毛詩作諼草諼卽藼及蕿萱之叚借是知凡詩作諼訓忘者皆當爲藼及蕿萱之叚借若諼之本義自爲詐耳

會弁如星傳弁皮弁所以會髮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瑞辰按周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故書會作膾說文膾骨擿之可會髮者引詩膾弁如星說文義本毛詩疑毛詩叚會爲膾傳本云會所以會髮弁皮弁後注疏本傳上脫一會字又誤移弁皮弁三字於會上正義遂謂弁所以會髮失傳恉矣膾所以會髮與君子偕老詩象揥所以擿髮爲異物周禮弁師會五采注鄭司農曰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檜用組乃笄檜讀與膾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爲檜毛云會以會髮宜與鄭司農以組束髮義同惟分會弁爲二物與如星之義不合故箋易其義以會爲弁之縫中其所飾玉狀似星也鄭注周官弁師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璂與箋義同凡兩縫相合處爲會弁縫謂之會猶牆隙謂之壁會也說文際壁會也隙壁際也縫或省作綘廣雅綘際會也箋義爲長至吕氏春秋上農篇庶人不冠弁高注引詩冠弁如星蓋本三家詩冠與會亦一聲之轉

猗重較兮傳重較卿士之車瑞辰按釋名較在箱上爲辜較也重較其較重卿所乘也考工記輿人鄭註較兩輢上出式者說文輢車旁也詩釋文較車兩傍上出軾者是較爲車輢上之木凡車皆然至重較則專指金較言張平子西京賦所云倚金較也較說文作較云較車

輢上曲鉤也蓋車輢上之木爲較較上更飾以曲鉤若重起者然是爲重較崔豹古今注云重較重起如牛角是也宋翔鳳曰爾雅較直也較取直義重較則取曲形如式高三尺三寸較重五尺五寸使再加重較直上則輸太高故重較必曲鉤反出形不直而名較者以在較上名之耳小爾雅較謂之幹胡承珙曰凡物在兩旁者皆名幹故兩脅謂之幹築牆兩邊障土謂之幹皆與較謂之幹義相近又曰古者卿大夫車名軒說文軒曲輈藩車曲輈謂梁輈曲藩卽輢上曲鉤反出者古所云車耳也重較一名重耳春秋晉文公名重耳晉大夫有梁益耳皆取此義崔豹古今注云文武重耳古重較也文

官亦耳武官青耳箎漢承周制較在兩旁如人有耳銅飾更加較上則重耳矣消言之亦單謂之耳丹鉛錄引古諺仕宦不止車生耳三國志吳童謠黃金車斑蘭耳闓閶門見天子是也重較其形曲鉤反出故亦謂之𨊻說文𨊻車耳反出也字通作蕃太元經積次四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測云君子積善至于蕃也范望注蕃車耳也重較又名輒彖善耳說文輒車兩輢也疑有脫誤宋翔鳳疑說文較是輒字之譌輒是較字之譌又謂之䡆說文䡆乘輿金耳也今本譌作金馬耳廣韻無馬字是也字通作彌荀子及史記禮書並云彌龍所以養威也徐廣曰乘輿車以金薄繆龍爲輿倚較蓋惟天子金耳龍飾其餘金耳不必龍也重較爲仕宦車

飾故毛傳以爲卿士車戴震謂重較即左右兩較望之而重凡車皆然失之倚考文古本作猗正義倚此重較之車是以經文猗爲倚之叚借其經文正字仍當作猗

不爲虐兮傳雖則戲謔不爲虐矣瑞辰按虐之言劇謂甚也如終風詩謔浪笑敖卽爲虐矣書西伯戡黎維王淫戲用自絕史記殷本紀作淫虐昭四年左傳亦云紂作淫虐淫虐卽淫戲也淫大也大戲卽爲虐矣又襄四年左傳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虐卽此詩不爲虐兮之虐謂戲謔之甚故紇云其言糞土謂其言汚也林注訓爲暴虐失之

考槃

考槃在澗傳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釋文澗古晏反韓詩作干云墝埆之處也瑞辰按槃與般同爾雅釋詁般樂也槃般皆昪之借說文昪喜樂也顧廣圻曰世固有隱而弗成者成其樂乃所以成其隱也澗與干雙聲古卽讀澗如干故通用易漸鴻漸于干釋文引荀注王肅注並曰干山間澗水也詩小雅秩秩斯干傳干澗也聘禮記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注古文間作干皆澗干通用之證文選吳都賦劉注引韓詩曰地下而黃曰干胡承珙曰黃當作潢潢爲停水處鄭氏易注干水傍故停水處正與潢同義至韓詩有二義不同者蓋韓故韓訓與薛君章句各異

碩人之薖傳薖寬大貌箋薖飢意瑞辰按釋文引韓詩作過云過美貌廣韻過美也與毛傳寬大義近薖卽過之叚借段玉裁曰毛鄭意謂薖爲款之叚借爾雅款足者謂之鬲漢志作空足曰鬲楊王孫傳窾木爲匵服虔曰窾空也淮南子窾者主浮注窾空也讀如科條之科是薖款古同音薖音又近窠說文窠空也薖讀若窠猶說文媧讀若騧也毛鄭皆取空中之義然合三章觀之仍從傳說爲允

永矢弗過箋弗過者不復入君之朝也瑞辰按弗過猶弗誤也故毛無傳大元差過小善弗克范望注過去也說文過度也廣雅過渡也渡去也弗去猶弗忘箋說非

是

碩人之軸傳軸進也箋軸病也瑞辰按軸通作逐爾雅競逐彊也以上二章推之軸當爲彊壯貌傳訓爲進義與彊近至箋訓軸爲病亦以軸爲爾雅逐病之逐然非詩義以與寬薖不相類也

永矢弗告傳無所告語也箋不復告君以善道瑞辰按告菊雙聲告卽鞫之叚借爾雅鞫窮也說文𥷚窮也文王世子告于甸人鄭注告當爲鞫正月詩日月告凶漢書劉向作鞫凶皆告鞫通用之證弗告訓爲弗窮正與上二章弗諼弗過同義猶詩言服之無斁字或作繹廣雅繹窮也無斁卽無有終窮也

碩人

碩人其頎傳頎長貌瑞辰按玉篇引詩碩人頎頎傳頎長貌臧玉琳據箋言莊姜儀表長麗佼好頎頎然又二章箋敖敖猶頎頎也謂古本當作頎頎今按經止一言而傳箋以重言釋之如詩亦汎其流傳云汎汎有洸有潰傳箋皆云洸洸潰潰之類甚夥未可據箋及玉篇以改經也列女傳引詩正作碩人其頎玉篇引傳具長貌據下章傳敖敖長貌則知上章傳本無具字玉篇所引亦誤又按說文頎頭佳貌引申爲長貌齊風頎若長兮亦以頎爲長皃說文嫣長皃段玉裁謂嫣與頎聲相近今按嫣與引永豔俱雙聲說文豔好而長也引永皆爲長故嫣有長義頎或卽嫣之叚借

衣錦褧衣傳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襜箋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尙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大著瑞辰按丰詩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傳云嫁者之服箋以爲庶人之妻嫁服與此箋夫人在塗所服說異今按丰詩駕予與行駕予與歸亦爲在塗之服士昏禮姆加景乃驅景卽此詩褧衣正在塗同服褧衣之證說文衣部褧字註檾也引詩衣錦褧衣林部檾字註枲屬也引詩衣錦檾衣一本毛詩一本三家詩作檾者正字作褧者假借字也檾字或作顈又作顈褧又通作絅釋文褧本又作潁尙書大傳引詩作顈

皆檾之異文玉藻中庸作絅儀禮姆加景皆褧之通用字也檾衣蓋績檾以爲衣取其在塗蔽塵則曰褧褧之言明也外蔽塵使衣鮮明也與齋之有明衣取義正同士昏禮注景之制蓋如明衣是也古者明衣以布爲之績檾爲衣卽布也鹽鐵論古者男女之際尙矣嫁娶之服未以之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絲褧衣用檾正所謂表布也中庸衣錦尙絅說文引詩衣錦褧衣云示反古取義正同丰詩箋謂褧衣以禪縠爲之縠是絹而非布失其義矣

領如蝤蠐傳蝤蠐蝎蟲也瑞辰按爾雅釋蟲蟦蠐螬郭註在糞土中蝤蠐蝎郭註在木中又蝎蛣蜫郭註木中

蠭蟲是蛸蟰與蛴螬有別說文蝎蛸齋也而蛴螬下不
云蝎蓋亦不謂一物按唐本草蛴螬注云此蟲在腐柳
樹中者內外潔白糞土者皮黃內黑黯此詩取狀頸之
白自指生木中之蝎釋之方言及爾雅孫炎注均以蛴
螬蛸蟰及蝎爲一物不知實一類而異種

齒如瓠犀傳瓠犀瓠瓣　瑞辰按爾雅釋草瓠棲瓣此傳
所本郭注引詩齒如瓠棲釋文引舍人本瓠作瓠釋云
瓠也是知瓠卽瓠之叚借毛詩作犀者卽棲之叚借三
家詩蓋有从木字作瓠棲者瓠棲俗作犀猶棲遲甘泉
賦作遟迟也瓠棲狀齒之白亦取其上下整齊棲之爲
言齊猶妻亦訓齊說文齎等也古齊等字本从妻聲也

說文齻齒相值也引春秋傳曰晳齻齻今左傳叚借作
幘杜注幘齒上下相值說文又曰齱齵齒不正也齱齵
齒不相值也齹齒差跌兒齒以不相值爲惡則以相值
爲美矣齒以齊爲美故古者齒亦訓齊周禮言三年不
齒謂不與民齊等昭元年左傳使后子與子干齒傳遂
曰齒猶齊列皆是也

螓首蛾眉傳螓首顙廣而方箋螓謂蜻蜻也　瑞辰按說
文頍好皃詩所謂頍首卽此詩螓首之異文是螓乃頍
之叚借蛾眉亦娥之假借方言曰娥好廣雅娥美也楚
詞衆女嫉余之娥眉兮王逸註娥眉好皃娥亦作蛾藝
文類聚引詩正作娥眉此詩上四句皆言如至螓首蛾
眉但爲好貌故不言如鄭箋以螓爲蜻蜻顏師古注漢
書因謂蛾眉形若蠶蛾失之鑿矣

巧笑倩兮傳倩好口輔　瑞辰按說文倩人美字也是倩
本人之美稱因而笑之好亦謂之倩釋文倩本又作蒨
乃倩之叚俗韓詩遂以蒼白色釋之誤矣又按倩與瑳
瑳與此皆雙聲竹竿詩云巧笑之瑳而此云巧笑倩兮
倩當卽瑳之叚瑳又爲齜之叚俗高誘淮南子注曰將
笑則好齒見正與說文訓齜爲開口見齒兒義合

美目盼兮傳盼白黑分　瑞辰按說文盼白黑分也盼从
分聲兼从分會意白黑分謂之盼猶文質備謂之份也
說文鬒須髮半白也字俗作頒又辨駁文也皆與盼爲

白黑分者取義正同韓詩云黑色馬融云動目貌竝非
又按古音盼讀如坌與倩爲眞清合韻釋文云盼敷莧
反徐又敷諫反竝失之

碩人敖敖傳敖敖長貌　瑞辰按說文顤高長頭又贅顤
高也廣雅贅高也引申爲頭長廣韻云贅頭長是也又
引申爲長貌敖敖當卽贅贅之省俗又按說文驁駿馬
蓋亦謂馬之高且長者與人長爲敖同義

說于農郊傳農郊近郊箋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
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
衞近郊　瑞辰按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
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據毛傳以坰爲遠

野則郊牧野林皆爲近郊傳知農郊爲近郊者說文農字籒文古文皆从林籒文作𦦨古文作𨐌書酒誥薄違農父古尙書作薄𦦨𨐌父見羣經音辨毛傳葢以農郊爲林郊之叚借故以近郊釋之林郊爲近郊猶坰野爲遠郊也上林賦地可墾辟悉爲農郊以贍氓隸師古注郊野之田故曰農郊後漢章懷注亦以農郊爲田野失其義矣以田野爲近郊豈遠郊無農田乎此以知其失傳恉耳釋文說本作稅爾雅釋詁稅舍也傳義葢讀說如稅說于農郊猶定之方中詩說于桑田故釋文謂毛訓舍也箋讀說爲襚者襚古通作稅段玉裁謂稅卽襚之或體稅與說稅皆从兌聲故讀同亦通用喪服問大

功之葛以有本爲稅鄭注稅變易也古者襚爲贈死之衣以易其生時之服葢亦取變易之義故鄭讀說如襚箋又云衣服曰襚今俗語然曾釗曰當作易服曰襚以爲莊姜易服之證故下卽言莊姜更正衣服于衛近郊今譌作衣服曰襚則與下文更正衣服不相貫今按曾說是也說之言解脫也今俗皆以解衣爲脫衣襚爲易衣義與脫同脫說文作挩云解挩也說又訓舍者亦得通爲操舍之舍舍亦脫也正義不悟箋義訓襚爲易遂謂遺吉之衣亦爲襚失之

朱幩鑣鑣傳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釋文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瑞辰按說文幩馬纏鑣扇汗也繫傳曰謂以帛纏馬口旁鐵扇汗使不汗也是扇汗卽幩乃鑣上之飾非謂鑣爲扇汗也續漢書輿服志乘輿象鑣亦扇汗王公列侯朱鑣絳扇汗卿以下有騑者緹扇汗皆以鑣與扇汗爲二排沫猶扇汗也釋文蓋云幩一名扇汗又曰排沫今本脫一幩字遂似誤以鑣爲扇汗顏師古急就章注亦引或曰鑣者銜兩傍之鐵今之排沫是也是亦誤以幩爲鑣矣

翟茀以朝傳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瑞辰按周官巾車王后之五路有重翟厭翟翟車鄭注翟車不重不厭此詩毛傳直以翟爲翟車不以爲厭翟也至

巾車鄭注云詩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葢厭翟也云葢者擬度之詞說與毛異正義乃引巾車鄭注以釋毛失之又爾雅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茀與蔽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周禮注引詩作翟蔽者葢本韓詩又按說文篚車笭也段玉裁謂笭卽蔽茀者篚之叚借今按篚茀古同聲通用篚通作茀猶儀禮注云屛古文作茀也

河水洋洋傳洋洋盛大也瑞辰按爾雅釋詁洋多也閟宮傳洋洋衆多也衆多與盛大義近劉向九歎江湘油油王逸注引詩河水油油卽此詩洋洋之異文油洋一

聲之轉洋洋通作油油猶蠅蠅通作油油也古蠅聲近洋方言蠅東齊謂羊尚書大傳禾黍之蠅蠅文選思舊賦注引作禾黍油油

北流活活傳活活流也瑞辰按傳流也當爲流貌形近之譌說文活流聲也亦當作流貌

施罛濊濊傳濊濊施之水中瑞辰按說文濊礙流也引詩施罟濊濊釋文引說文作凝流即礙流之譌濊濊蓋施罛水中有礙水流之貌毛傳施之水中卽有礙流之義說文正善釋毛義耳韓詩云流貌與毛詩義亦相成蓋施罛水中有礙水流而其水仍流實礙而不礙也說文⿱宀歲字註讀若詩施罛泧泧廣雅泧泧流也濊泧古同聲通用蓋本三家聲濊濊通作泧泧猶噦噦通作鉞鉞也詩鸞聲噦噦說文引作鐬

鉞釋文引馬融曰濊濊大魚網目大豁豁也據說文⿱宀歲空大也馬融蓋以濊爲⿱宀歲之假借

鱣鮪發發傳發發盛貌瑞辰按發發蓋鱍鱍之消釋文引韓詩作鱍友發古通用說文鮁字註鱣鮪鮁鮁據集韻鮁或作鱍是鮁鮁卽韓詩鱍鱍之異文

庶姜孽孽傳孽孽盛飾也瑞辰按釋文引韓詩作钀钀云長貌說文钀載高貌也呂覽過理篇高註引詩庶姜钀钀云高長貌廣雅钀钀高也俱本韓詩钀钀正字孽孽假借字钀孽雙聲故通用猶钀一作⿰車獻也說文钀孼不梓竝同字

庶士有朅傳朅武壯貌瑞辰按朅者傑之叚借說文傑埶也釋文引韓詩作桀云健也桀卽傑字說文朅去也廣雅釋詁桀去也又叚桀爲朅是朅桀通用之證

氓

氓之蚩蚩傳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瑞辰按氓唐石經作甿方言說文竝云氓民也說文又曰甿田民也周官遂人以下劑致甿鄭注變民言甿異外內也淮南脩務篇高註野民曰氓氓與甿蓋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廣雅甿癡也氓又通作萌賈子大政篇萌之爲言盲也氓爲盲昧無知之稱詩當與男子不相識之初則稱氓約與婚姻則稱子子者男子美稱也嫁則稱士士者夫也荀子非相篇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是足見立言之序

至釋文引韓詩云氓美貌蓋以氓藐一聲之轉以氓爲藐之叚借爾雅藐藐美也說文懇美也藐卽懇之叚音也然以氓爲美與蚩蚩義不相貫蚩蚩蓋極狀其癡昧之貌小爾雅蚩戲也文選西京賦注引蒼頡云蚩侮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云蚩笑也文選李注兩引說文蚩笑也見阮籍詠懷及古詩十九首註今本說文無蚩字據說文欠部有欪字云欪欪戲笑貌蚩蚩卽欪欪之俗是蚩蚩又爲戲笑之貌

抱布貿絲傳布幣也箋幣者所以貿買物也瑞辰按布與絲對言宜爲布帛之布鹽鐵論錯幣篇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正訓布爲

布帛至毛傳布幣也據周官注鄭興曰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也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幣謂刀幣則仍以布爲泉布故箋申之曰幣者所以貿買物也孔疏謂經文布宜爲布帛之布可也至以傳箋所云幣爲布帛之名則誤

至于頓邱傳邱一成爲頓邱瑞辰按水經注淇水又東屈而西轉逕頓邱北故闞駰云頓邱在淇水南又與地廣記說同故詩言送子涉淇至于頓邱也頓邱故城在今直隸大名府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爾雅丘一成爲敦邱釋文郭音頓是頓邱即敦邱也爾雅又曰如覆敦者敦丘郭注敦盂也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傳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瑞辰按體經傳多專指兆體言書金縢公曰體王其罔害體謂卜兆也玉藻君定體註視兆所得也周官占人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士占墨卜人占坼註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賈疏此君體以下皆據卜而言兼云簭者凡卜皆先簭故連言之是也至此詩體無咎言傳兼兆卦言者兆有體卦亦有體洪範七稽疑曰雨曰霽曰蒙曰圉曰克此兆體也曰貞曰悔此卦體之上下也韓詩及禮記均作履無咎言履者體之假借韓詩訓爲幸鄭注訓爲禮竝失之

乘彼垝垣傳垝毀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垝毀也郭注引此詩垝垣爲證說文垝毀垣也亦引此詩字或作陒垝毀以疊韵爲義說文祪附祪祖也毀垣爲垝與毀廟之祖曰祪取義正同

三歲食貧箋我自是往之女家女家之穀食已三歲貧矣瑞辰按詩下言三歲爲婦推之三歲食貧應指既嫁之後食貧猶居貧箋訓食爲穀食非也古人婦人先貧賤後富貴者不去詩言食貧正以不當去之義責之

士貳其行箋我心於女故無差貳而復關之行有二意瑞辰按貳當爲貣字形近之譌貣他得反與忒同音說文貣从人求物也詩作貣者忒之同音假借爾雅釋言爽忒也釋訓晏晏旦旦悔爽忒也正取詩士忒其行爲

義說文忒更也又云忒失常也經典多借作貣或省作貣與貳形相近王尙書經義述聞謂中庸其爲物不貳詩序古者長民衣服不貳禮緇衣其儀不忒釋文忒本作貳貳皆貣字之譌是也竊謂此詩士貳其行貳亦貣之譌但據箋云復關之行有二意則鄭君所見毛詩似已譌作貳矣又按釋詁貳疑也據曹風鳲鳩其儀不忒傳忒疑也疏以爲釋詁文則爾雅貳亦貣之譌皆忒之借字詩大雅無貳爾心箋訓爲無有疑心貳亦爲貣字之譌以此推之魯頌無貳無虞貳亦貣也

靡室勞矣箋無居室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困苦瑞辰按靡室勞矣言不可以一勞計猶靡有朝矣言不可以一

朝計也

言既遂矣箋言我也遂从也瑞辰按淮南氾論訓高注遂成也言既遂矣猶云與子成說說文㒸从意也經傳多叚遂爲㒸

總角之宴傳總角結髮也箋我爲童女未笄結髮晏晏然之時釋文宴如字本或作丱者非正義經有作丱者因甫田總角丱兮而誤也定本作晏瑞辰按作丱者是也丱卽卝字之省爲總角貌丱與晏古音正合箋宴然亦當爲丱然之譌作宴者因下晏晏而誤也釋文正義轉以作丱爲非失之

信誓旦旦傳信誓旦旦然箋我其以信相誓旦旦耳言

其懇惻欵誠瑞辰按旦旦卽悬悬之消借爾雅釋訓晏晏旦旦悔爽忒也釋文旦本或作悬說文怛憯也从心旦聲悬或从心在旦下引詩信誓悬悬李黼平疑毛傳時經字作悬悬故傳以旦旦然釋之今按李說非也經文葢本作旦旦毛傳以悬悬釋之悬卽怛之異文故定本云旦旦猶怛怛據箋義旦旦是懇惻欵誠之兒則鄭君所見經本或作悬悬抑或申釋傳義耳胡承珙曰悬本訓憯痛惟傷痛者有至誠迫切之義故可通爲形容誠懇之兒至爾雅云悔爽忒者是釋詩義非以旦旦爲爽忒玉篇云悬得漢反爽也忒也失其義矣

竹竿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傳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瑞辰按爾雅釋木梢梢擢郭注謂木無枝梢擢長而殺者王觀察云梢之言削也讀如輪人掣爾而纖之掣鄭注掣纖殺小兒也擢與籊籊聲近而義同爾雅又云無枝爲檄郭注檄擢直上亦與籊籊爲長而殺義近卓文君白頭吟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義取此詩毛傳婦人待禮以成其室家猶持竹竿釣以得魚嫋嫋與籊籊義亦相近

遠父母兄弟瑞辰按古音右與母爲韻當从唐石經及明監本作遠兄弟父母今注疏本不誤朱子集傳弟字下有叶滿彼反四字正合母字古音讀如每今本乃誤

倒耳

巧笑之瑳瑞辰按瑳與此雙聲瑳當爲齜之叚借說文齜字注一曰開口見齒之兒讀若柴笑而見齒故以齜狀之齜之借作瑳猶玼或作瑳也胡承珙曰說文䶢齒參差也一切經音義云瑳古文齹同瑳疑齹之叚借今按齹乃䶢之或體齹字始見字林不得云瑳卽齹也

淇水滺滺傳滺滺流貌釋文滺本亦作浟瑞辰按滺古止作攸說文攸水行也从攴从人水消戴侗曰唐本作水行攸攸也說文又曰汥秦刻石嶧山攸字如此是攸从水者卽消人从人者卽媘水作丨不應於攸字又加水旁滺乃俗字張參五經文字滺書無此字見詩風亦

作攸是詩古本作攸攸之證

芄蘭

芄蘭之支傳芄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箋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興者喻幼穉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瑞辰按芄蘭葢縱橫蔓衍之皃故草之蔓曰芄蘭淚之出亦曰汍瀾沇括夢溪筆談曰觿解結錐芄蘭莢支出於葉間垂之正如解結錐疑古人爲韘之制亦當與芄蘭之葉相似今按沇說是也近世本草綱目亦言芄蘭實檝如錐葉後曲如張弓指彄蓋祖沇說而引申之芄蘭蔓生爾雅釋草云雚芄蘭說文作莞云芄蘭莞也陸機疏云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

瓢焦循云即今田野間所名麻雀棺者其結莢形與解結錐相似說文繫傳曰芄蘭蘿摩也葉似女青以今驗之其葉長中大而本末皆尖詩正以其葉似韘故借以取興耳

童子佩觿傳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瑞辰按說苑脩文篇曰能治煩決亂者佩觿古人佩以象德今無德而但有其佩故詩以爲刺

能不我知傳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箋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瑞辰按能字古讀若耐聲與乃相近而義亦同能即乃也乃猶而也言雖則佩觿而不我知也知非知識之知爾雅釋詁知匹也匹合也不我知謂不與我相匹合猶下章不我甲謂不與我相狎習耳說文狎犬可習也引申爲狎習之稱甲又狎之叚借也

容兮遂兮傳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箋容容刀也遂瑞也瑞辰按容兮遂兮與悸兮皆形容之詞經文三言兮與詩婉兮孌兮總角丱兮句法相類從傳爲是

垂帶悸兮傳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箋及垂紳帶三尺則悸悸然行止有節度瑞辰按悸釋文引韓詩作萃垂貌說文悸心動也萃草聚皃無垂義悸與萃皆當爲繠字之叚借說文繠垂也从惢系聲系與季萃古音並同部故通用左傳佩玉繠兮杜註繠然服飾備也繠然

即垂貌也段玉裁不識悸爲何字之叚借又謂繠當从惢聲失之

童子佩韘傳韘玦也能射御則佩韘箋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瑞辰按韘字从韋必兼以韋爲之說文韘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據云韋系足證韘字从韋之義士喪禮設決麗于擘自飯持之鄭註決以韋爲之藉與說文言韋系合今則射者著班指內必以皮襯之以免其滑即古韘用韋系之遺制說文繫傳曰韘所以助鉤弦若今皮韘是矣說文又曰屧履中薦也薦猶藉也履中藉謂之屧決內藉謂之韘其義一也至箋云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據士喪禮鄭註決以

韋爲之藉有彄彄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擐大擘本也因沓其彄以橫帶貫紐結于擘之表也是古者決以韋爲藉又必有彄以彄沓手指箋本申傳訓決爲韘之義手指謂右巨指孔疏乃以大射朱極三釋之以手指爲食指將指無名指誤矣彄之言構也沓之言韜也說文沓縫指沓也一曰韜也玉篇沓韋韜也韘爲指沓與鞲捍爲臂沓其義正同故說文曰鞲射臂沓也玉篇則曰韘指沓也是決也韘也沓也異名而同實以其用以闓弦謂之決以其用韋爲藉謂之韘以其用以韜指謂之彄沓正義第知決用象骨而韋系及指沓之制未詳故誤分毛鄭之說爲二胡承珙曰韘卽今之扳指而制微不同今之扳指加環無端古之抉則如環而缺其缺處當聯以韋系所以著弦士喪禮抉以韋爲之藉又云以紐環大擘本是也

河廣

一葦杭之傳杭渡也瑞辰按正義言一葦者謂一束也蓋謂編葦爲泭三國志吳書妃嬪傳宜伐蘆葦以爲泭佐船渡軍是也然一束葦不得言一葦段玉裁以杭爲斻之叚借說文斻方舟也方併船也今按方爲併船之名又通爲子貢方人之方謂比方也一葦杭之蓋謂一葦之長可比方之甚言其河之狹也下章曾不容刀亦謂河之狹不足容刀非謂乘刀而渡則上不爲乘葦而渡明矣焦循謂毛傳渡與度通以葦度河非以葦渡人又謂箋云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者明謂加一葦於河卽可徑過非言人乘葦渡也然訓杭爲度不若从說文訓斻爲方較爲直捷胡承珙曰杭在說文爲抗之或字抗有舉而加之之意廣雅抗渡也疑詩杭字本有作抗者

跂予望之瑞辰按說文跂足多指也企舉踵也通俗文舉跟曰企此詩跂卽企之叚借楚詞九歎王逸注引作企予望之葢从三家詩用本字

曾不容刀箋小船曰刀正義說文作⿰舟周⿰舟周小船也字異音同釋文刀字作舠說文作⿰舟刀竝音刀瑞辰按刀者⿰舟周之叚借从刀周聲聲近則義同⿰舟周俗作刀猶說文鍘讀

如刀也今本說文脫⿰舟周⿰舟刀字初學記引埤倉⿰舟周吳船也劉熙釋名字亦作⿰舟周云船三百斛曰⿰舟周⿰舟周貂也貂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字通作⿰舟召又作貂廣韻⿰舟召吳船也廣雅貂短也俗作刁晉書張天錫傳短尾者爲刁是也今江西猶名船之短尾者爲刁子船說文無貂⿰舟召字惟衣部有裯字云短衣也段玉裁謂卽貂字又按說文袛裯短衣也初學記引論語摘衰聖曰鳳有九苞六曰冠短周周亦短也韓非子鳥有翢翢者重首而屈尾屈尾卽短尾也是从刀从召从周皆爲短義短與小近故又爲小船之稱毛詩本假刀爲⿰舟周字書乃加舟旁作舠太平御覽引詩作舠蓋从字書而改經耳

伯兮

伯兮朅兮傳朅武貌瑞辰按朅與乞雙聲說文仡勇壯也引周書仡仡武夫段玉裁謂朅卽仡之叚借然考廣雅釋文竝云偈健也玉篇偈武貌引詩伯兮偈兮則三家詩有作偈者朅卽偈之叚借耳朅又通桀碩人詩庶士有朅釋文引韓詩作桀云健也說文傑埶也桀者傑之消俗據此是朅當作桀毛詩蓋因下云邦之桀兮故上假用朅字以與桀爲韻若朅之本義自爲去耳說文又曰碣特立之石也與毛傳訓桀爲特立義合是碣亦取傑立之義

伯也執殳傳殳長丈二而無刃瑞辰按殳爲戟柄之稱方言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匽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柲或謂之殳是也又爲杖之別名廣雅殳杖也是也周禮司戈盾祭祀授旅賁殳說文殳以杸殊人也禮以殳積竹八觚長丈二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是執殳先驅爲旅賁之職胡氏紹曾謂伯以衛人仕於王朝居旅賁之官是也至說文所云積竹八觚蓋與今之欑竹桿相似而形近方觚後世金瓜卽其遺象

誰適爲容傳適主也瑞辰按一切經音義卷六引三倉適悅也此適字正當訓悅女爲悅已者容夫不在故曰誰適爲容卽言誰悅爲容也猶書盤庚民不適有居卽民不悅有居也小雅巷伯兩言誰適與謀亦言誰悅與

謀也此傳訓主彼箋訓往竝失之矣

杲杲出日瑞辰按杲對杳言說文杳冥也从日在木下杲明也从日在木上說文又曰榑桑神木日所出也日出神木之上故日出謂之杲杲

甘心首疾傳甘厭也箋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也我憂思以生首疾瑞辰按甘與苦古以相反爲義故甘草爾雅名爲大苦方言苦快也郭注苦而爲快者猶以臭爲香治爲亂徂爲存以此推之則甘心亦得訓爲苦心猶言憂心勞心痛心也成十三年左傳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杜注疾猶痛也甘心首疾與痛心疾首文正相類皆爲對舉之詞詩不言疾首而言首疾者倒文以爲韻也厭爲猒足之猒引申爲猒倦猒苦據漢書韓信傳集注苦厭也又漢書李廣傳注苦爲厭苦之也竊疑毛傳訓甘爲厭者正讀甘爲苦故卽以訓苦者釋之正義有未達耳箋訓爲甘嗜之甘其義近迂朱子集傳又謂痛甘心於首疾亦非詩義

焉得諼草傳諼草令人忘憂箋憂以生疾恐其危身欲忘之正義諼訓爲忘非草名瑞辰按說文藼令人忘憂之草也引詩安得藼草或从煖作蕿或从宣作萱古人多以同聲叚借毛詩作諼者藼字之叚借爾雅釋訓萲

諼忘也釋文引詩焉得萲草萲諼皆以釋詩萲又藼字之俏俗傳云諼草令人忘憂據釋文云善忘忘向反又爾雅釋文亦引毛傳萲草令人善忘是毛傳本作諼草令人善忘今正義本作令人忘憂者誤也阮宮保校勘記云傳不言憂故箋言憂以申之今按文選謝惠連西陵遇風詩李注引韓詩焉得諠草薛君曰諠草忘憂也忘憂之說實本韓詩鄭君先通韓詩故以忘憂爲說說文萱令人忘憂之草亦韓詩也傳箋皆作設想之詞不謂實有此草而任昉述異記曰萱草一名紫萱吳中書生謂之療愁張華博物志引神農經上藥養性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則以萱草爲卽今之萱花以萱諼同音

取義猶之栗爲戰栗棗爲蚤起棘爲吉桑爲喪桐杖爲取同於父又因韓詩忘憂之說而引申之也合歡萱草本是二物朱子集傳訓萱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特連類及之耳

言樹之背傳背北堂也瑞辰按說文北菲也从二人相背是北本从背會意漢書高帝紀項羽追北注服虔曰師敗曰北韋昭曰北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背北古通用故傳知背卽北堂

有狐

有狐綏綏傳綏綏匹行貌瑞辰按齊風雄狐綏綏吳越春秋塗山歌綏綏白狐皆指一狐言不得謂綏綏爲匹行貌廣雅綏舒也綏通作夊說文夊行遲曳夊夊也王伯厚詩考引齊詩綏綏作夊夊玉篇夊今作綏行遲皃引詩雄狐夊夊是綏綏爲舒行貌詩蓋以狐之舒徐自得興無室家者之失所耳

之子無裳傳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箋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室家瑞辰按序言男女失時喪其妃耦詩本兼男女言左氏傳言男有室女有家是知傳言之子無室家者實合下章言之亦兼男女言古者上衣而下裳以喻先陽而後陰首章無裳蓋以喻男之無妻二章傳帶所以申東衣竊考東山詩親結其縭爾雅釋言

縭帶也婦人繫屬於人無帶示無所繫屬蓋以喻婦女無夫也三章無服乃統男女言之正義謂裳帶皆以喻妻失之

在彼淇厲傳厲深可厲之旁箋列石渡水也瑞辰按傳上厲讀如深則厲說文作砅云履石渡水也下厲讀如厲說文𣻖徒行厲水也厲水猶履水也古列與厲雙聲通用故箋以列石訓厲列又通履春秋穀梁公羊紀裂繻作履緰鄭箋列石猶說文履石也然據二章言河側則厲當从廣雅訓方方猶旁也淇厲謂淇水之旁正與河側同義耳

木瓜

投我以木瓜傳木瓜楙瓜也可食之木瑞辰按傳以木

瓜爲楙瓜而下二章木桃木李無他釋蓋以木桃木李
卽木瓜別種耳爾雅楙木瓜字通作楙說文楙冬桃卽
爾雅旄冬桃也爾雅既曰楙木瓜又曰旄冬桃蓋廣異
名楙與旄皆楙之叚借說文楙木盛也義同茂木瓜一名冬桃猶
詩木瓜又名木桃也埤雅云江左故老視其實如小瓜
而有鼻食之津潤不木者謂之木瓜圓而小於木瓜食
之酸澀而木者謂之木桃木李大如木桃似木瓜而無
鼻其品又小亦謂三者異名而同類
報之以瓊琚傳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瑞辰按瓊爲玉
之美者因而凡玉石之美者通謂之瓊釋文引說文瓊
赤玉也段玉裁謂赤玉乃亦玉之譌說文時有言亦者

如李賢所引診亦視也鸞亦神靈之精也之類今按段
說是也說文以玖爲石之次玉黑色者若以瓊爲赤玉
則詩不得言瓊玖矣段玉裁又云琚乃佩玉之一物不
得言佩玉名傳當作佩玉石今譌爲名胡承珙曰佩玉
名者雜佩非一其中有名琚者耳段云琚不得爲佩玉
名失之
報之以瓊瑤傳瓊瑤美玉瑞辰按傳美玉蓋美石之譌
上章正義引傳正作美石是其證也周官享先王太宰
贊王玉爵內宰贊后瑤爵禮記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
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瑤次於玉當爲美石大雅公劉
詩亦言維玉及瑤皆瑤異於玉之證說文瑤玉之美者

據此詩釋文引說文瑤美石知說文玉亦石字之譌然
陸引說文云美石以存異義則所見毛傳本已作美玉
矣
報之以瓊玖傳瓊玖玉名瑞辰按段氏云王風傳曰玖
石次玉者說文玖石之次玉黑色者傳作玉名乃玉石
之誤胡承珙云首章正義云此言琚佩玉名下傳云瓊
瑤美石瓊玖玉名三者互也此瓊玖玉名名當作石蓋
謂傳訓瓊玖爲玉石與琚爲佩玉名瑤爲美石三者不
同故爲互文見義若作瓊玖玉名則與琚佩玉名同不
得云三者互矣正義又云琚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
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此玖言玉
名亦當作玉石今本正義名字皆石字之誤

毛詩傳箋通釋卷七

桐城馬瑞辰學

王風總論

賢士之進退朝廷之治亂繫焉民情之向背國家之强弱屬焉王風爲周室東遷以後之詩誦君子于役及君子陽陽二詩則知君子始而憂禍繼而招隱相率而遯於野矣而小人之讒譖實啟之此采葛所由作也雖國人咏邱中以思賢而登進之權屬於上不屬於下非國人所能思則得之矣誦揚之水及中谷有蓷兔爰三詩則知小民始困兵役繼遭饑饉求生而不可得矣而風俗之淫亂卽因之此大車所爲作也至王族咏葛藟以

刺王則同族之親且相棄不能相恤又不徒不能善撫其民矣衆賢退則羣枉進民心散則國本傷此東周所由顚覆不能追美於二南之化雅頌之正也故宫禾黍之歌周大夫其何能自已哉

黍離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箋我以黍離離時稷則尙苗　瑞辰按諸家說黍稷者不一程瑤田九穀考謂黍今之黃米稷今之高粱其說是也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又曰穈穄也穄穈也倉頡篇穄大黍也九穀攷曰黍有黏不黏二種對文則黏者爲黍不黏者爲穈亦爲穄散文則通謂之黍今北方通呼黃米爲黍子穈子穄子是黍卽今

黃米之證黃米最黏與說文黍禾屬而黏者正合唐蘇恭以稷爲穄誤矣說文稷齋也齋稷也秫稷之黏者是稷亦有黏不黏二種對文則黏者秫不黏者稷散文則通謂之稷亦謂之秫今北方呼高粱爲秫秫呼其稭爲秫稭與稷一名秫者正合是稷卽高粱之證月令首種不入鄭註首種謂稷淮南子作首稼高註百穀惟稷先種故曰首稼今北方種高粱最早與稷爲首稼正合郭璞以稷爲小米誤矣稷以春種黍以夏種而詩言黍離離稷尙苗者稷稑在黍先秀在黍後故也黍秀舒散離離者狀其有行列也自穗至實皆離離然故稷言苗穗實而黍但言離離耳釋文云離說文作䅻今說文脫䅻

字惟郭忠恕佩觿作䅻䅻離離又作穲穲廣韻穲穲黍稷行列也又作纚纚楚詞離騷索胡繩之纚纚纚纚蓋繩羅列之皃王逸訓爲好皃失之又作蠡蠡劉向九歎覽芷圃之蠡蠡王逸註蠡蠡猶歷歷竝與離離聲近而義同

行邁靡靡傳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箋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　瑞辰按說文邁遠行也邁亦爲行對行言則爲遠行行邁連言猶古詩云行行重行行也箋訓爲道行以爲行道之倒文失之廣雅靡靡行也義本此詩玉篇𢕟迷彼切𢕟𢕟猶遲遲也𢕟𢕟卽靡靡之異文

中心搖搖傳搖搖憂無所愬　瑞辰按爾雅懽懽愮愮憂

無告也搖搖卽愮愮之叚借方言愮憂也說文無愮字
而愮字誤引爾雅亦作愮愮玉篇心部引詩憂心愮愮
或本三家詩
悠悠蒼天傳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
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
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瑞辰 按悠悠
卽遙遙之叚借古悠遙同音通用說苑引詩悠悠我思
作遙遙是其證也皇天等訓毛傳以類言之非必定有
成語周官大宗伯賈疏載許愼五經異義引古尚書說
與毛略同武億謂所引尚書說卽緯候之說非也說文
引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錢坫謂所稱虞書卽今

尚書歐陽說亦非也大宗伯疏引異義前載今尚書歐
陽說春曰昊天云云下乃引古尚書說天有五號云云
古尚書說對今尚書說言之則知卽古文尚書說也據
說文引爲虞書則知此數語爲古文家解釋虞書之言
蓋欽若昊天下說也說文直言虞書者猶說文引詩毛
傳亦作詩曰也後漢書儒林傳言扶風杜林傳古文尚
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是後漢時賈逵始爲古文尚書
作訓許君五經異義引古尚書說六宗謂天宗三地宗
三一本作古尚書說賈逵等云尚書孔疏直引爲賈逵
說許君從賈逵受學則異義所引古尚書說天有五號
卽賈逵說也賈逵兼通毛詩其五天之說當卽本此詩

毛傳耳
中心如噎傳噎憂不能息也 瑞辰 按噎憂雙聲玉篇引
傳作噎謂噎憂不能息也是也憂者嚘之渻借玉篇嚘
氣逆也噎者欭之叚借說文欭嚘也噎憂卽欭嚘也不
能息謂氣息不利也鄭風使我不能息兮傳憂不能息
也亦謂噎嚘不能息也正義均謂如憂愁之憂恐失其義
矣今本劉氏台拱說而引伸之以正其誤
君子于役
曷其有佸傳佸會也釋文引韓詩佸至也 瑞辰 按廣雅
會至也是會與至同義下文羊牛下括傳括至也小雅
閒關傳則曰括會也釋名亦云括會也說文人部佸會

也引詩曷其有佸蓋括與會一聲之轉佸與括音義亦
同曷其有佸猶上章云曷至哉詩特變文以協韻耳
苟無飢渴 瑞辰 按說文渴水盡也㵣欲歠歠是㵣爲饑
㵣正字今經典作渴皆叚借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傳陽陽無所用其心也 瑞辰 按陽與養古同
聲廣雅釋詁養樂也陽陽亦樂意故孫陽字伯樂其字
通作揚揚荀子儒效篇則揚揚如也注揚揚得意之貌
下傳曰陶陶和樂貌而此傳曰無所用其心無所用心
卽是樂意故箋申之曰陶陶猶陽陽也
左執簧傳簧笙也 瑞辰 按簧亦樂器之一世本女媧作

笙隨作簧宋均注隨女媧之臣笙簧二器說文隨作笙女媧作簧古史攷亦曰女媧作簧與世本互易亦以笙簧爲二器說文又曰䈂簧屬其不以簧爲笙中之簧明矣爾雅大笙謂之巢文選笙賦李注引爾雅作大笙謂之簧疑李善所見爾雅本自作簧又文選長笛賦李注引風俗通簧笙中簧也大笙謂之簧是凡笙管中施簧謂之簧笙之大者亦謂之簧月令調竽笙箎簧以簧與笙竽箎竝列鹿鳴詩吹笙鼓簧與鼓瑟吹笙爲一類皆以簧別爲一器此詩左執簧車鄰詩竝坐鼓簧亦別器也毛傳簧笙也不曰笙中簧蓋知簧爲笙之大者通言則簧亦笙也孔疏以簧爲笙管中之簧失之

右招我由房傳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箋由從也欲使我從之于房中俱在樂官也　瑞辰按箋以房爲房中作樂之地故以下章由敖爲從之於燕舞之地但敖爲舞位經傳無徵敖疑當讀爲驁夏之驁周官鍾師奏九夏其九爲驁夏杜子春曰公出入奏驁夏驁夏亦單稱驁大射儀公入驁是也由敖卽奏驁耳惟房中之樂古未有單稱房者以由房爲用房則不辭謹案下章由敖釋文敖五刀反游也葢讀敖爲敖游之敖與小雅嘉賓式燕以敖傳訓敖爲游正同足利古本作由遨與釋文合由遊古同聲通用文選阮嗣宗詠懷詩素質遊商聲沈約注遊字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又潘岳射雉賦恐吾游之晏起而唐呂溫有由鹿賦由卽遊也皆由遊通用之證　由敖猶遊遨也由房與由敖亦當同義皆謂相招爲遊戲耳說文敖出遊也从出放又贅字註敖者猶放房與放古音亦相近由房當讀爲遊放楚辭遠遊云神要眇以淫放張平子賦卷淫放之遐心廣雅淫遊也淫放卽遊放也漢武悼李武人賦燕淫衍而撫楹兮淫衍卽遊衍也義並與淫放同似亦可備一解

君子陶陶傳陶陶和樂貌　瑞辰按陶繇古同音通用書臯陶謨釋文陶本又作繇是也陶可作繇卽可通作傜說文傜喜也陶陶卽傜傜之叚借檀弓人喜則斯陶陶亦傜也爾雅釋詁鬱繇喜也繇亦傜之借字廣雅旣曰養樂也方言廣雅又曰陶養也是陶卽樂也至說文歙

歙气出貌段玉裁謂歙歙卽陶陶之正字則非繇由同字故媱亦借作陶毛詩憂心且媱韓詩通作憂心且陶是也

揚之水

彼其之子箋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　瑞辰按嵩高箋迉今本誤作近聲如彼記之子之記叔于田箋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表記引候人云彼記之子不稱其服釋文記本亦作已史記韓詩外傳顏師古漢書注李善文選注俱引詩彼已之子是箋或作記或作已之證其又讀姬書敘子若之何其鄭註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近姬　姬通作居禮記檀弓鄭註居讀如姬姓之姬　束晳補亡詩彼居之子卽詩彼其之子也李註解爲

居處之居失之彼者對已之稱其語詞猶論語彼哉彼哉左傳夫已氏也

不與我戍甫傳甫諸姜也正義尙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　瑞辰按唐世系表亦云宣王世改呂爲甫與某氏傳同特據此詩言戍甫及嵩高詩言申甫爲宣王以後詩耳呂改爲甫經傳無徵其說非也王鳴盛據國語說文訓呂爲心膂之膂因謂呂非以國爲氏甫乃國名其說亦非國語氏曰有呂與氏曰有夏句法相同夏旣以國爲氏則呂亦以國爲氏且呂苟非國名何以與申齊許竝列爲四以是知王氏之說非也謹案呂甫二字不同位甫重脣音屬邦母呂半舌音屬來母而古音同部通用呂與旅同說文膂篆文呂漢書律志云呂旅也旅讀若臚周官司儀旅擯鄭康成讀鴻臚之臚臚从盧聲卽籀文膚字說文臚皮也从肉盧聲籀文膚呂通作甫猶膚通作簠易剝牀以膚膚京房作簠又通作扶也公羊僖三十一年傳膚寸而合何休注側手爲膚廣韻引注作扶夫甫古亦通用又呂甫古亦同義爾雅甫大也淮南天文訓仲呂者中充大也南呂者任包大也則呂亦爲大矣尙書古今文不同多係同聲假借據鄭注古文尙書作呂刑太史公從安國問故史記亦作呂刑是作呂者古文尙書也尙書大傳爲今文家說而作甫刑禮記孝經及趙岐孟子注俱引作甫是作甫者今文尙書也虞夏之際受封惟呂至周乃别封其子孫爲申齊許故齊許皆以呂爲氏也齊太公稱呂尙子稱呂伋說文鄦甫侯所封甫卽呂也呂國有二一爲虞夏時所封之呂說文郙汝南上蔡亭後漢郡國志新蔡大呂亭大呂亭卽郙亭在今新蔡說文云上蔡者地與上蔡接界水經汝水注汝水又東南逕新蔡縣故城南昔管蔡間王室放蔡叔而遷之其子胡能率德改行周公舉之爲鄉士以見于王王命之以蔡中呂地也周初呂地巳封蔡仲所云呂國必虞夏時所封矣一爲周時續封之呂書呂刑鄭注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爲相是呂侯以外諸侯入相矣申呂二國相連史記齊世家注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司馬貞曰地理志申在南陽申伯之國呂亦在宛縣之西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城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此周時申呂並言者卽詩所云戍甫矣

不流束蒲傳蒲草也箋蒲蒲柳釋文蒲如字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　瑞辰按箋以蒲爲蒲柳者葢以前二章束薪束楚皆爲木則束蒲不宜爲草又束艸可流束蒲柳則不可流故易傳非謂聲異也孫毓葢讀蒲柳之蒲爲上聲蒲草之蒲爲平聲故謂蒲草不與戍許相協不知古音蒲草蒲柳皆从浦聲詩中平仄通韻初不分四聲耳

不與我戍許傳許諸姜也　瑞辰按說文鄦炎帝大嶽之允甫侯所封在潁川讀若許史記鄭世家鄦公惡鄭于楚辭向功鐘鼎欵識載鄦子鐘二一是許正作鄦或作鄦

今作許者同音叚借字

中谷有蓷

中谷有蓷傳蓷鵻也瑞辰按鵻爾雅作萑云萑蓷蓷一名益母陸機詩疏引韓詩及三蒼說俱云蓷益母是也一名茺蔚釋文引韓詩蓷茺蔚也廣雅益母茺蔚也是也陸疏又引劉歆云蓷臭穢臭穢即茺蔚也蓷者茺蔚之合聲茺蔚又臭穢之轉聲也昔曾子見益母而感詩人蓋亦感於蓷名益母因傷今之離棄有似益母之乾枯耳

暵其乾矣傳暵菸貌陸艸生於谷中傷於水箋蓷者喻人居平安之世猶鵻之生於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鵻之生谷中得水則病將死瑞辰按暵說文字作𤁀又作灘云水濡而乾也其義蓋本毛傳其實暵義止爲暵燥即乾皃耳不必如毛傳以爲傷於水也毛傳蓋由誤以中谷爲谷中不知中谷之中只爲語詞猶葛覃詩施於中谷亦謂谷旁非謂葛生水中也三章傳云鵻遇水則濕皆由誤解中谷而因以致誤

有女仳離傳仳别也瑞辰按說文小爾雅並曰仳别也字通作𢼊方言㒋披散也器破而未離謂之璺南楚之間謂之𢼊𢼊即仳也𢼊又作⿰土𢼊玉篇廣韻並云⿰土𢼊器破也仳離猶云披離屈原九章紛披離而障之其聲又轉爲毗劉爾雅毗劉暴樂也郭注謂樹木葉缺落蔭疏義與毗離相近又轉爲茀離爾雅覭髳茀離也郭注茀離即彌離邵晉涵云彌離又轉作𣬈離凡此等皆連舉之詞不當以字别爲義

條其歗矣傳條條然歗也瑞辰按說文𥉻失意視也从目條聲條與𥉻音義近𥉻从目故說文訓爲失意視其義亦通爲失意皃魏都賦吳蜀二客𥉻焉失所是也

遇人之不淑矣箋淑善也君子於己不善也瑞辰按古以不淑爲凶喪弔問之詞雜記寡君使某問君如何不淑又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是也不淑亦通作不弔左傳哀公誄孔子旻天不弔周官大祝先鄭注引作旻天不淑是也又通作不禄曲禮短折曰不禄又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禄夫人曰寡小君不禄大戴禮四代篇大夫曰不禄亦作無禄左氏傳無禄寡君即世又無禄使人逢天之慼詩正月篇念我無禄是也弔淑皆善古者弔災亦曰不弔左傳魯莊公使人弔宋大水曰如之何不弔是也此詩亦凶年遇災故言遇人之不淑猶今言不幸也與前章艱難同義箋謂君子於己不善失之

暵其濕矣傳鵻遇水則濕瑞辰按經義述聞謂濕當讀爲㬤其說是也廣雅㬤曝也玉篇㬤欲乾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欲燥曰㬤與前二章暵其乾矣暵其脩矣文義正同作濕者同音叚借字耳傳以濕爲水濕失之

啜其泣矣傳啜泣貌瑞辰按韓詩外傳引作惙其泣矣

毛詩作啜卽惙之叚借釋名啜惙也心有念惙然發此聲也是啜惙音義同一切經音義四引聲類惙短气貌也又十九引字林惙憂也短气貌卽憂皃義正相成淮南子曰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叕高注叕短也惙从叕故訓爲短气皃猶方言訓𥎊爲短說文訓䪜爲短面也何嗟及矣箋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棄已嗟乎將復何與爲室家乎瑞辰按胡承珙曰詳玩箋語經文當作嗟何及矣韓詩外傳二引詩雖作何嗟及矣然引孔子曰嗟乎雖悔何及矣是正以何及二字相連爲義今本毛韓詩皆譌倒今按胡說是也小爾雅嗟發聲也嗟字自當在句首耳

兔爰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傳興也爰爰緩意鳥網爲羅言爲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箋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操蹙也瑞辰按狡兔以喻小人雉耿介之鳥以喻君子有兔爰爰以喻小人之放縱雉離于羅以喻君子之獲罪此與新臺詩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取興正同彼以喻求燕婉而得惡人此以喻縱小人而罪君子也又按華嚴經音義一切經音義並引韓詩爰發蹤之貌當作爰爰發蹤之貌胡承珙曰蹤當作縱發縱謂解放之卽鄭箋聽縱之義其說是也今按毛傳爰爰緩意義本爾雅釋訓緩謂寬緩之對操急而言非謂行之緩也

是毛韓義竝相同故箋本韓詩以申毛耳

尚無爲傳尚無成人爲也箋尚庶幾也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無所爲謂軍役之事也瑞辰按爲與僞古通用凡非天性而爲人所造作者皆爲也卽皆僞也爾雅釋言作造爲也此詩傳云造僞也月令注作爲爲詐僞此詩尚無爲亦當讀僞謂生初無詐僞之事與無造同義下云逢此百罹乃憂其詐僞百端耳焦循曰荀子曰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楊倞注僞爲也矯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毛公學本荀子傳云成人爲者卽本荀子成之在人爲說正義云庶幾無此成人之所爲是以成人爲成人有德之成人失毛指矣

雉離于罦傳罦覆車也瑞辰按爾雅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郭璞註謂以捕鳥孫炎謂以掩兔今按詩言雉離于罦說文作䍐云覆車网也或作罦是䍐罦一字皆以捕鳥說文又曰罝兔罟也字又作罘月令鄭注獸罟曰罝罘不是罟罘一字皆以掩獸但考莊子釋文罘本又作罦是罦罘亦可通用據齊語田獵畢弋韋註畢弋掩雉兔之網也是古者掩雉兔之網可以同用詩蓋以羅罦罿可兼取兔雉而縱兔取雉以喻王政之不均也

尚無庸傳庸用也箋庸勞也瑞辰按說文庸用也从用庚庚更事也用力者勞更事者亦勞用與勞義正相成

爾雅釋詁痡勞也勞病也對下百凶言之痡訓勞義亦為病

葛藟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傳緜緜長不絕之貌水厓曰滸箋葛也藟也生於河之厓得其潤澤以長大而不絕興者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 瑞辰按左傳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詩葢以葛藟之能庇本根興王宜推恩親族非專以河水潤澤取興又按滸說文作汻云汻水厓也厓山邊也崖高邊也汻為水厓葢對厓為山邊言之爾雅釋

水滸水厓釋邱又曰岸上滸據爾雅望厓洒而高岸又曰重厓岸說文屵岸高也岸上者葢謂其厓上高峭如重厓然與漘言夷上謂其上陵夷者正同郭注爾雅以滸為岸上地失之

亦莫我有箋有識有也 瑞辰按有當讀為親有之有昭六年左傳宋向戌謂華亥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杜注言人亦不愛女也又昭二十五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註有相親有也有與友同義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廣雅仁虞云撫竝訓為有義皆為親有也箋云識有者亦相親愛之謂王尙書曰識通作職方言憐職愛也凡言相愛憐者吳越之間謂之憐職

在河之漘傳漘水隒也 瑞辰按說文隒厓也是傳訓漘為水隒隒亦為厓與上章訓涘為厓義同秦風在水之湄傳亦云湄水隒也湄亦厓也水邊謂之隒與堂邊謂之廉取義正同爾雅夷上洒下漘不漘不當从郭注以為發聲至夷上洒下則當从李巡孫炎訓為平上陗下郭注以洒下為厓下水深則非

謂他人昆傳昆兄也 瑞辰按昆者罤之叚音爾雅釋親罤兄也罤亦罤之別體說文周人謂兄曰罤从弟眔詩惟王風有昆字此正周人謂兄為罤之證禮經則專以大功以上為昆弟小功以下為兄弟以別親疏喪服傳曰小功已下為兄弟是也先生為昆而爾雅釋言云昆

後也葢以相反為義故郭注云謂先後方俗語

亦莫我聞箋不與我聞命也 瑞辰按聞問古通用文王詩令聞不已墨子明鬼篇引作令問 聞當讀如恤問之問說文存恤問也亦莫我聞猶云亦莫我顧亦莫我有也雲漢詩則莫我聞猶言則不我遺遺亦問也

采葛

彼采葛兮傳葛所以為絺綌箋興者以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 瑞辰按下二章傳蕭所以共祭祀艾所以療疾箋彼采蕭者喻臣以大事使出采艾者喻臣以急事使出是傳箋竝以采葛采蕭采艾為懼讒者託所采以自況今按楚辭九歌采三秀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五

臣注芝藥仙草采不可得但見葛石耳亦猶賢哲難逢
詔諛者衆也劉向九歎葛藟虆於桂樹兮鴟鴞集於木
蘭王逸注葛藟惡草乃緣於桂樹以言小人進在顯位
是葛爲惡草古人以喻讒佞又楚辭離騷經戶服艾以
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又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
此蕭艾也東方朔七諫蓬艾親日御于牀笫兮馬蘭踸
踔而日加張衡思元賦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
香竝以蕭艾爲讒佞進仕之喻此詩采葛采蕭采艾蓋
皆喻人主之信讒下二句乃懼讒之詞

大車

大車檻檻傳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 瑞辰 按公

羊昭二十五年傳乘大路何休注禮天子大路諸侯路
車大夫大車士飾車所云禮蓋古逸禮是大車爲大夫
車之證孔疏謂因序刺大夫故知爲大夫車非也檻檻
乃轞轞之叚借服虔通俗文車聲曰轞張參五經文字
轞大車聲詩借檻字

毳衣如菼傳毳衣大夫之服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
命如子男之服箋古者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
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毳衣之屬衣繢而裳
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鵻 瑞辰 按周官司服鄭司農
注毳罽衣也說文璊以毳爲罽色如虋故謂之璊虋禾
之赤苗也引詩毳衣如璊是鄭許竝以毳爲罽衣矣說
文又曰毳獸細毛也罽西胡毳布也緂帛騅色也引詩
毳衣如緂毳通作氂罽通作罽爾雅釋言氂罽也釋文
氂李巡本作毳舍人注罽戎人績羊毛而作衣小爾雅
雜毛曰氂通俗文織毛曰罽罽衣蓋褐衣之類取其可
以禦雨故爲大夫巡行邦國之服織染異色故有如菼
如璊之喻似不得如毛鄭以爲毳冕周官毳冕與玄冕
絺冕俱爲畫衣鄭司農以爲罽衣亦誤

畏子不敢傳畏子大夫之政終不敢箋畏子大夫來聽
訟將罪我故不敢也 瑞辰 按傳箋不釋敢字廣雅釋詁
敢犯也敢謂犯禮不敢猶不犯也吳語不敢左右猶云
不犯左右也畏子不犯卽謂不犯禮以奔與下章畏子

不奔同義又按敢與忓雙聲說文忓極也段玉裁曰干
者犯也忓者以下犯上之義敢訓犯者蓋以敢爲忓字
之叚借

大車啍啍傳啍啍重遲之貌 瑞辰 按說文啍口气也引
詩大車啍啍啍亦當爲車行之聲猶檻檻也

穀則異室傳穀生也 瑞辰 按爾雅釋言穀生也穀與㝅
竝从𣪊聲古通用左氏傳楚人謂乳穀漢書作㝅說文
㝅乳也廣雅作㝅乳與㝅竝云生也爾雅毛傳訓穀爲
生穀當爲㝅字之叚借玉篇㝅奴豆公豆二切而詩小
宛自何能穀讀入聲亦訓爲生則㝅字古音可讀同穀

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傳皦白也箋今之大夫不能然反

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日也刺其闇於古禮瑞辰此承上穀則異室二句皆古夫婦相誓之詞列女傳以爲息夫人作說本三家詩與毛詩異義然以穀則異室四語同爲誓詞則於詩義正合箋以謂予不信二語謂刺今之大夫不能然失之釋文皦本又作皎今按說文皎月之白也皦玉石之白也皢日之白也詩作皦與皎皆當爲皢字之同音叚借說文又曰皦光景流皃从白放故日光之白亦得曰皦

邱中有麻

彼留子嗟傳留大夫氏瑞辰按留劉古通用薛尙功鐘鼎款識有劉公簠積古齋鐘鼎款識作留公盨留即春秋劉子邑漢地志河南郡緱氏縣注班固曰有劉聚周大夫劉子邑水經注洛水云合水北與劉水合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於劉聚三面臨澗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故謂之劉澗此詩之留蓋其地也至或以留爲宋呂留及陳留竝非公羊桓十一年傳古者鄭國處于留當即陳留莊王時已爲陳宋閒地或遂謂邱中有麻宜在鄭風皆肊說也

將其來施施傳施施難進之貌箋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已之貌瑞辰按顏氏家訓云江南舊本悉單爲施惟韓詩作將其來施施是知毛詩古本止作將其來施傳以施施釋之猶詩憂心有忡傳以忡忡釋之碩人其頎傳以頎頎釋之也後人據傳及韓詩以改經遂誤作施施耳今按依古本作將其來施與二章將其來食句法正相類二章傳言子國復來我乃得食箋言其來食庶其親已已得厚待之義皆未協爾雅食僞也僞爲古通用左氏哀元年傳後雖悔之不可食已猶言不可爲已尙書食哉維時食哉猶言爲哉爲哉猶言勉哉也魏志華陀傳陀恃能厭食事猶云厭爲事也皆以食爲爲此詩來食猶云來爲與鳧鷖詩福祿來爲同義爲者助也來施猶言來食施亦爲也助也傳箋訓爲施施失之又按詩中將字多語詞讀如楚詞羌內恕己以量人兮之羌此詩將其來施將其來食及鄭詩將仲子兮之類皆語辭也舊訓爲請失之

彼留之子箋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瑞辰按傳以詩子國爲子嗟父則此言彼留之子宜爲子嗟之子故箋言於思者則朋友之子思謂國人思之於子嗟爲朋友也箋上釋上二句云邱中而有李又留氏之子所治又字正承子國子嗟言之正義乃謂朋友之子正謂朋友之身失箋恉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八

鄭　　桐城馬瑞辰學

鄭風總論

古者聲音之道與政通春秋時政教陵衰淫風漸起鄭音好濫淫志衞音趨數煩志子夏謂其皆淫於色而害於德顧衞宣淫烝行同禽獸牆茨濟惡桑中刺奔淫風流行較鄭滋甚而夫子獨曰鄭聲淫何哉左傳秦醫和告晉侯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以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和平君子弗聽也服子慎釋之曰鄭重其手而聲淫過是知淫之言過凡事之過節者爲

淫聲之過中者亦爲淫不必其淫於色也而詩言其志歌咏其聲詩之失愚樂之失奢二者相因而各有別衞之淫在詩鄭之淫在聲也衞詩之淫在色鄭聲之淫不專在色也鄭自叔段好勇兵革相尋公子五爭秋奪蠡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是故鄭風二十一篇惟緇衣美武公其二十篇皆刺詩即皆爲淫聲男女之奔爲淫君臣之亂未始非淫也風俗之偷爲淫師旅之危未始非淫也陰陽之過爲淫風雨晦明之疾未始非淫也詞過鬱而發之易激斯聲好濫而出之易淫鄭夾漈於詩序刺莊刺忽刺時閔亂之詩悉改爲淫奔之詩蓋誤以鄭聲之淫惟在於色不知鄭之淫固在聲而不在詩也蔓草零露之咏秉蕑贈樂之歌鄭未嘗無淫奔之詩然固不可謂鄭聲之淫必皆淫奔詩也

緇衣

緇衣之宜兮傳卿士聽朝之正服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瑞辰按周官典命凡旬冠弁服後鄭註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諸侯以爲視朝之服引詩緇衣爲證又論語緇衣羔裘邢疏謂朝服也是緇衣本諸侯視朝之服鄭志答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以此推之諸侯內臣于王其居私朝仍得服其諸侯之朝服故詩以緇衣美武公傳云卿士聽朝之正服孫專指外諸侯入爲

卿士者言非泛指王朝卿士也私朝對公朝言箋云緇衣居私朝之服又云卿士所之館在天子之宮今之諸廬也蓋謂館爲九卿治事之公朝並未言館即私朝也館爲公朝故下文又云還乃還于私朝也孔疏合而一之因謂天子之朝皮弁服退適諸曹服緇衣誤矣古者諸侯之卿大夫有二朝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韋昭註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是也天子之卿大夫制亦當有二朝玉藻揖私朝煇如也注私朝自大夫家之朝是卿大夫有私朝之證至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正韋氏所云君之公朝不可謂即治家事之私朝也玉藻朝

辨色始入君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謂君退於路寢以待朝者各就其官府治事有當告者乃入也以此推之知天子之卿大夫在外朝有事尙當入告似不得先釋朝服而易以緇衣也且玉藻又云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退謂大夫退於家釋服謂釋朝服也以此推之知天子於卿大夫未退尙不釋朝服則卿大夫當天子未釋服以前不得先服緇衣明矣又案羔裘與緇衣相配召南羔羊詩上言羔羊之皮下言自公退食知諸侯之大夫退朝時尙服朝服之緇衣則知天子之卿士未退時不得釋朝服之皮弁矣緇衣指在私朝言適館指在公朝言還則還於私朝首言緇衣蓋

指未朝君之前先與家臣朝於私朝而言次言適子之館蓋指朝君後退適公朝而言至望其還而飲食之所以明好之深望其退而休息也孔疏誤以館爲私朝因謂適諸曹改服緇衣失之

還予授子之粲兮傳粲餐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箋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 瑞辰 按韓詩外傳云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是諸侯受封本各有采地也公羊定四年傳何休註云諸侯入爲天子大夫受采地於京師使大夫爲治其國是諸侯入仕王朝更受采地

說與毛傳合公羊襄五年傳何註云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耳故毛傳謂之采祿據鄭箋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是鄭君以傳采祿乃釋詩還字非謂授粲卽授以采祿也孔疏釋傳謂授粲卽授以采祿誤矣說文餐吞也授粲猶授食卽論語君賜食之類諸侯仕王朝者居當與王宮相近不必定居采邑采邑特取其租稅耳箋以還爲還在采邑之都亦誤又按餐與館爲韻李黼平謂餐當从釋文本作飧訓爲夕食則與館不相協矣其說亦非

緇衣之蓆兮傳蓆大也釋文蓆韓詩云儲也說文云廣多 瑞辰 按說文蓆廣多也廣與毛詩訓大義近多與韓

詩訓儲義近蓆通作席漢書賈誼傳註引應邵曰席大也爾雅釋詁蓆大也影宋本作席郭註引詩緇衣之席兮說文席从巾庶省聲庶者衆也故義爲廣多說文又云古文席从石省作𠩄石者大也故義爲大

將仲子

將仲子兮傳將請也 瑞辰 按將當讀如楚辭羌內恕己以量人兮之羌王逸注羌楚人發語詞也洪興祖補註楚人發語端也文選注羌乃也又引韓詩章句曰將辭也則韓詩正讀將如羌又文選注引小爾雅羌發聲也

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傳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杞木名也 瑞辰 按古者社必樹木里卽社也杞卽社所樹木

也周官大司徒設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說文社地主也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正與毛傳二十五家爲里合蓋里各立社社各樹木鄭注周禮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莊周書之櫟社漢高祖所禱之枌榆社皆以木名社之遺故知杞亦里社所樹木也古者桑樹于牆檀樹于園孟子樹牆下以桑鶴鳴詩樂彼之園爰有樹檀是也詩二章踰牆則言桑三章踰園則言檀益知杞爲里所樹矣又按胡承珙曰詩言杞者七自四牡以後言杞者六當皆爲枸檵惟將仲子傳云杞木名據陸疏云杞柳屬蓋即孟子之杞柳後世謂之櫸柳本艸衍義云櫸木本最大者高五六十尺合二三抱此杞木所由別於枸檵也又據傳云桑木之衆也蓋以喻段之得衆左傳所謂厚將得衆也檀彊韌之木以喻段之恃彊所謂多行不義也則首章取興於杞者蓋以杞木之本大而難伐喻段之大而難制與

叔于田

叔于狩傳冬獵曰狩瑞辰按狩又爲田獵之通稱于狩猶于田也

巷無服馬傳服馬猶乘馬也瑞辰按服者犕之叚借易繫辭服牛乘馬說文引作犕牛乘馬玉篇犕猶服也以鞍裝馬也

大叔于田

大叔于田傳叔之從公田也瑞辰按唐石經相臺本正義本皆作大叔于田釋文云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阮宮保校勘記云此詩三章其十言叔不應一句獨言大叔或名篇自異詩文則同如唐風杕杜有杕之杜二篇之比其首句有大字者援序入經耳當以釋文本爲長今按阮說是也傳但云叔之從公田也此經文無大字之證竊謂篇名大叔于田當讀如大小之大古通以長爲大謂此詩較前叔于田篇爲長故言大以別之猶大雅有大明篇對小雅有小明而言之也嚴緝云短篇者止曰叔于田長篇者加大爲別其說是也釋文大音泰正義以大字入經如京城大叔之大失名篇之義矣

兩驂如舞傳驂之與服和諧中節瑞辰按舞者必有行列兩驂如舞謂如舞者有行列與二章兩驂鴈行同義說文𦏧次第馳也正謂馳有行列

襢裼暴虎傳襢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釋文襢本又作袒瑞辰按正義引爾雅注李巡曰襢裼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裼衣今按袒裼與襢裼有别據說文但裼也裼但也又曰贏者但也程者但也是去裼衣之袒當作但說文膻肉膻也引詩膻裼暴虎是肉袒之袒當作膻今作襢袒皆假借字說文袒衣縫解也段玉

裁謂卽綻之本字暴搏一聲之轉孟子馮婦善搏虎而趙岐章指云猶若馮婦暴虎是暴卽搏也廣雅操搏擊也暴卽操之消借

將叔無狃傳狃習也箋狃復也瑞辰按爾雅釋言狃復也此箋義所本孫炎注狃忕前事復爲也習與復同義魯語所以云夜而習復也據說文𢓜復也玉篇𢓜習也忕也或與狃同大射儀注古文揉爲紐一切經音義糅古文粈䬄二形小爾雅左傳杜注並云狃忕也是狃卽𢓜字之叚借異體古𢓜狃音近通用猶左傳公山不狃論語史記作弗擾索隱引鄒氏作弗蹂說文粈雜飯也又䬄雜飯也而廣雅則云糅雜也若狃之本義則說文

云犬性忕也忕說文亦云習也則狃與𢓜音近而義同四月正義蕩釋文皆引說文忕習也今本說作[忄曳]習也大世古音近通用忕蓋本作怈唐人避諱凡从世者多改从曳故又改爲[忄曳]耳公山不狃字子[忄曳][忄曳]亦當爲忕字之譌

兩服上襄箋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瑞辰按王尚書經義述聞曰上者前也上襄猶言前駕謂並駕於前卽下章之兩服齊首也鴈行謂在旁而差後卽下章之兩驂如手也今按王說是也呂覽高誘注上猶前也與下武箋下猶後也相對成文足證古以上爲前又玉藻疏鴈行參差節級鴈行爲稍後之稱則上襄宜爲前駕襄指服馬言當讀爲驤說文驤馬之低仰也玉篇驤駕也箋以上襄爲衆馬之最良者失之

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傳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瑞辰按磬控雙聲字縱送疊韻字不當如毛傳字各爲義磬控縱送皆言御者馳逐之皃上文兼言射御而下獨承御言者猶下章叔馬慢忌叔發罕忌兼言馬射而下釋冰鬯弓專承叔發罕忌一句言之也

兩服齊首傳馬首齊也瑞辰按齊者等也等者同也同卽如也此與下句兩驂如手皆以人身爲喻言兩服前出如人之首兩驂稍次如人之手與首章兩服如組兩驂如舞文法正同變如言齊者錯文以見義也傳以爲

馬首齊失之

抑釋掤忌傳掤所以覆矢正義引左傳公徒執冰而踞字雖異音義同瑞辰按作冰者掤之叚借冰朋馮皆雙聲字故通用掤之借作冰猶百朋之借作百馮馮夷之通作冰夷也

清人

序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瑞辰按左傳鄭人爲之賦清人據此序知所謂鄭人卽公子素也漢書古今人表有公孫素與鄭高克同列第七等班固所見詩序蓋作公孫素也士與素一聲之轉焦循謂公子素卽僖二十年帥師入滑之公子士

清人在彭傳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箋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也瑞辰按後漢郡國志河南中牟縣有清口水水經瀆水注云渠又東清池水注之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卽故清人城詩清人在彭彭爲高克邑據箋云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水經注下文云故杜預春秋釋地云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是也是知上云彭爲高克邑彭爲清字之譌清爲鄭邑箋云高克帥清邑之衆禦狄河上甚確錢澄之乃據春秋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杜註清衛地謂清人係衛之禦狄者今按水經濟水注云濟水又逕微鄉東又北逕清亭又北過穀城縣西微卽春秋莊公二十八年所築之郿魯地也穀卽莊三十年所城之小穀齊邑也清居二者之間蓋齊魯境上哀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謂至魯境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亦遇于魯境耳杜註衛地未確錢澄之據以駁鄭箋誤矣王質據左傳衛侯甯喜盟于彭水之上鄭衛相近彭或是此今按傳言彭爲衛之河上鄭之郊也蓋衛鄭接界之地據下二章傳消軸皆云河上地則彭亦河上地不得更爲彭水也

駟介旁旁傳介甲也釋文旁補彭反王云彊也瑞辰按介古音如甲故甲冑假借作介冑正義謂介是甲之别名非也說文駘系馬尾也玉篇作結馬尾段玉裁曰遠

行必髻其馬尾疑詩駟介及左傳不介馬而馳介卽古文駘字之媘是亦可備一解又按說文騯馬盛也引詩四牡騯騯段玉裁謂四牡爲駟介轉寫之譌盛也當作盛貌毛傳本有騯騯盛貌之語後逸之今按彭旁古聲義竝同廣雅彭彭旁旁盛也小雅北山篇及大雅烝民韓奕二篇竝作四牡彭彭獨此詩作旁旁者上旣言清人在彭必變言旁旁以與彭爲韻是亦義同字變之類

二矛重英傳重英矛有英飾也箋二矛酋矛夷矛各有畫飾瑞辰按考工記言車六等之數有酋矛而無夷矛說文矛酋矛也兵車所建長二丈是知兵車所建惟酋矛耳魯頌二矛重弓箋云備折壞直是酋矛有二則此詩二矛亦謂酋矛有二非兼言夷矛也矛有英飾袁之飾爲英矛之飾亦爲英其義一也魯頌謂之朱英毛傳朱英矛飾也蓋刻矛柄而以朱畫之此疏以朱英爲絲纓彼疏謂以朱染爲英飾皆非也胡承珙曰周禮掌節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英蕩畫函干寶注亦云英刻畫也箋正以畫飾申傳英飾今按胡說引周禮英蕩以證英飾卽畫飾可補孔疏之畧續漢書百官志三注云尉禮以英蕩輔之干寶注曰英刻書也蕩竹箭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據周禮司常注皆畫其象焉杜子春注畫當爲書則書與畫義正相通言書猶言畫也草之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書畫特刻畫其形而非

實故亦名英也重者緟之叚借說文緟增益也又曰矛
象形段玉裁曰直者象其柲左右蓋象其英是重英宜
謂矛有重飾二章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
羽謂毛柄近上及矛頭受刃處皆懸毛羽以爲飾亦謂
一矛各有重飾范家相曰重鷮者重施雉羽矛之室題
是也是知此箋各有畫飾特釋英字非釋重英孔疏乃
謂二矛各自有飾並建而重累失之胡承珙云詩言重
英重喬明必二矛有長短所建高下不一故見爲重亦
誤以重爲二矛之飾相重累矣
二矛重喬傳重喬累荷也箋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
縣毛羽釋文喬毛音橋鄭居橋反雉名韓詩作鷮荷舊

音何謂刻矛頭爲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
飾相負荷也 瑞辰按正義訓荷爲揭亦讀荷如負荷之
荷與沈重同說文雉十四種其二喬雉又鷮字注云走
鳴長尾雉也韓詩作鷮毛詩作喬即鷮之省借謂重以
鷮羽爲飾也爾雅釋木句如羽喬知木之如羽者得名
爲喬是知喬本爲羽飾之名矣釋文云喬鄭居橋反雉
名是知鄭箋訓懸毛羽者正本韓詩讀喬爲鷮以鷮羽
爲飾因名其飾爲喬耳正義訓喬爲高失之釋文引舊
說以傳重荷之荷爲荷葉亦非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傳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
中爲容好箋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爲將也高

克之爲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
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
在左正義成二年左傳郤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郤克
爲將在鼓下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
此謂將之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閟宮箋明云兵車
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 瑞辰
按王夫之詩稗疏云御必居中所以齊六轡而制馬也
使其居左則攬轡偏而縱送礙且視不及右驂之外綱
而舒斂無度矣故雖以天子之尊而在車亦無居中之
理周禮大馭掌馭玉路犯軷王自左馭馭下視其曰王
自左馭者自左而嚮中也馭犯軷暫攝馭居中王位囿

在左矣戎僕掌馭戎車犯軷如玉路之儀則天子即戎
且不居中而況將乎鞌之戰齊侯親將逢丑父爲右公
羊傳曰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代頃公當左此將居
左之明證然則左旋右抽非以車左車右言之蓋言戎
車回旋擯戰之法有左旋以先弓矢者有右旋而先矛
者左旋先弓以迎敵於左則車右持矛以刺右旋先矛
以要敵則將抽矢以射勢以稍遠而便也胡承珙毛詩
後箋曰僖三十三年左傳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
下蓋惟御者居中故左右下宣十二年左傳楚許伯御
樂伯攝叔爲右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菆皆足爲御在
車中之證故詩疏惟據鞌之戰以爲郤克在鼓下而居

中解張有左輪朱殷之言而居左然將執旗鼓豈必鼓
定在中解張之左輪車殷安知非射傷左手而流血於
左耶且是戰也韓厥因夢避左右而代御居中杜注因
有自非元帥御皆在中之說近於因文牽就非有明證
總之此詩左右中本不可以一車言之傳云居中爲容
好則以中軍爲軍中猶中谷即谷中之比並未嘗以中
軍爲將故左右亦必非車左車右之謂王氏謂左旋右
抽爲戎車周旋演戰之法申明毛義甚確此即是居車
中爲容好也今按王氏胡氏據周禮左傳以駁鄭箋將
居中御者在左之說甚確然以左旋爲戎車之左旋則
猶誤以箋說爲傳說也竊考牧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

旄以麾史記齊世家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
周禮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
于社僖二十三年左傳重耳曰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
以與君周旋所謂左右皆指君及將之左右手是知詩
云左旋右抽亦謂將之左右手也旋車曰旋旋旗之指
麾亦曰旋說文旋周旋旌旗之指麾也从㫃从疋疋足也
古者將執旗鼓公羊宣十三年莊王親自手旌麾軍旌
即旗也則左旋者謂將左手執旗指麾以相周旋教其
坐作進退之節故傳以左旋爲講兵與說苑尊賢篇云
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囘旋十萬
之師語正相合非謂御者旋車也抽通作搯說文搯者

拔兵刃以習擊刺也引詩左旋右搯蓋本三家詩言拔
兵刃則所該者廣不得如傳云抽矢已也左旋右抽皆
即將在軍中作容好之事耳

羔裘

羔裘如濡傳如濡潤澤也瑞辰按古人服其服則必其
德能稱之召南羔羊序所以云德如羔羊也此詩羔裘
如濡即言洵直且侯二章羔裘豹飾即言孔武有力蓋
以羊有五善豹有力而勇猛亦取德稱其服之義

洵直且侯傳洵均侯君也箋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
君也君者言正其衣貌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瑞
辰按洵當讀如叔于田洵美且仁之洵洵者恂之假借

說文恂信心也釋詁詢信也詢亦恂之假借韓詩外傳
作恂乃正字耳釋文引韓詩云侯美也左氏傳曰楚公
子美矣君哉古字訓君者多有美義侯爲君又爲美猶
皇與烝爲君又爲美爾雅釋詁烝皇君也廣雅釋詁皇烝美也胡承珙曰洵
直且侯總括下二章邦之司直邦之彥兮直即司直侯
即美士爲彥當從韓義爲允

舍命不渝傳渝變也箋舍猶處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
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瑞辰按周官舍奠舍菜鄭註舍
讀爲釋釋又通澤詩載芟其耕澤澤澤澤即釋釋也夏
小正農及雪澤管子乘馬篇作農耕及雪釋考工記水
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澤亦釋之假借是舍澤古音近通

用之證管子引語曰澤命不渝信也澤猶釋也釋猶舍也舍卽捨之媘借說文捨釋也廣韻釋捨也釋文引沈重音舍書者反是也箋訓舍爲處王訓受並失之命當讀如死生有命之命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云晏子御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命懸于厨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韓詩外傳載晏子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厨命有所懸安在疾驅末引此詩作舍命不偷渝古音如偷偷卽渝之假借猶山有樞篇他人是偷箋讀爲渝皆謂雖至死而捨命亦不變耳說文渝變汚也是渝乃由滌變濁之稱爾雅釋言渝變也釋文引舍人本渝作輸輸又渝之或體又通作輸廣雅輸更也箋引論語見危授命正讀命如死生有命之命戴震言自受命於君以至復命而後釋義近迂晦

邦之司直傳司主也瑞辰按呂氏春秋自知篇湯有司直之士高注司主也直正也正其過闕也漢書東方朔傳曰以史魚爲司直是古有司直之官上章言洵直且侯是君子之處已以直此章邦之司直是言君子之能直人也

羔裘晏兮傳晏鮮盛貌瑞辰按晏與殷雙聲殷盛也傳蓋以晏爲殷之叚借故訓爲鮮盛宋玉九辨被荷裯之晏晏兮王逸注晏晏盛貌也義與毛同今按爾雅晏晏温温柔也晏與温雙聲而義同晏與煥亦雙聲裘取其温晏之義當爲温煥至下句三英粲兮乃言裘之鮮盛耳

三英粲兮傳三英三德也箋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粲衆意瑞辰按羔羊詩傳素絲以英裘三英當指裘飾初學記二十六引郭璞毛詩拾遺曰英謂古者以素絲英飾裘卽上素絲五紽也田閒詩學引范氏說謂五紽五緎五總卽此詩三英是也古者衣以章身卽以表德傳云三英三德者蓋謂以象三德耳粲當讀如三女爲㛨之㛨說文三女爲㛨美也三英之美爲粲與三女爲㛨義同攷叢粲爲粲正以三女爲㛨猶人三成衆也於粲

酒埽毛傳粲鮮明也廣雅釋言粲鮮也粲皆㛨之叚借

邦之彥兮傳彥士之美稱瑞辰按釋訓美士爲彥詩正義引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郭注人所言詠義本舍人說文彥美士有彣人所言也从彣厂聲其義均與毛傳美稱義合

遵大路

摻執子之袪兮傳摻擥袪袂也箋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擥持其袂而留之瑞辰按說文操把持也擥撮持也二字義同摻疑爲操字之譌故傳訓爲擥據文選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遵大路兮攬子袪則三家詩有作攬者攬卽擥字之俗故傳以摻爲擥魏晉閒避武帝

諱凡从桒之字多改从叅八分桒字多寫从𠫭形近易誤北山詩或慘慘畏咎釋文慘本作懆抑詩我心慘慘張參五經文字作懆餘如勞心慘兮憂心慘慘竝當爲懆是其類也廣雅釋言摻操也葢以其時操多假作摻故遂以摻爲操耳此詩正義云以摻字从手又與執共文故爲擥也又引說文摻參聲斂也操桒聲奉也二者義皆小異據廣雅釋詁奉持也是正義引說文操奉也之訓亦以與執共文作操爲近但未能確定摻爲操字之借耳說文玉篇皆無摻字葢因魏晉間慘操不分遂者誤刪其一詩正義引說文操奉也與二徐本訓爲把持訓亦微異

不寁故也傳寁速也箋子無惡我擥持子之袪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 瑞辰按爾雅釋詁寁速也詩疏引舍人云寁意之速說文寁居之速也从宀疌聲說文疌疾也疾亦速也字通作揤與踕同周易朋盍簪晁氏說之云簪京本蜀才本作撍陸宏道案張揖古今字詁疌作揤埤蒼云揤疾也撍與簪同王元叔謂詩不寁字祖感反是疌與撍卽寁也寁字訓速速當讀同孟子可以速則速之速趙註孟子速速去也速對久言久爲遲留故知速爲速去詩言不寁故不寁好者正序君子去之國人思望之意謂君子不宜速去其故交舊好也寁訓速速猶疾也古字訓疾訓速者卽有去義寁之訓速又訓去猶趨之訓疾又訓行行又訓去走訓趨又訓去也廣雅趨疾也趨行也行去也走趨也走去也夫之速爲寁進之速亦爲寁速肅古通用韋昭國語註肅速也爾雅釋詁肅進也又曰肅疾也肅速也是其證也箋葢訓速爲進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猶云不進於先君之道二章箋不速於善道猶云不進於善道也然義近迂晦不若訓速爲去義較明顯嚴緝釋此詩曰不可倉卒於故舊言棄去之速也范氏補傳曰不敢速忘故舊之情其說與予正同

遵大路兮經義述聞謂二章路字當作道與手魗好爲韻凡詩次章全變首章之韻則第一句先變韻今按王說是也齊詩遝次章以道與茂牡好爲韻正與此詩同

詩葢因首章作路遂相承而誤

無我魗兮魗棄也箋魗亦惡也釋文魗本亦作𣀔又作𣀔 瑞辰按說文𣀔棄也从攴𠷎聲周書以爲討正本毛詩𣀔卽𣀔之隸變是知毛詩原作𣀔𣀔與魗音近通用猶魗在醜夷不爭醜卽疇之借字也據說文醜可惡也則知箋云魗亦惡也正以𣀔爲魗之叚借其經文字仍作𣀔故釋文引或云鄭音爲醜若經文作魗則亦醜之或體釋文不得言鄭音醜矣說文有醜無魗今經文作魗皆誤从箋義以改經字

女曰雞鳴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箋此夫婦相警戒以夙興言不留

色也瑞辰按昧旦猶言昧爽說文昧爽旦明也段玉裁本作且明非也旦說文云明也从日見一一地也日始出地猶未大明故說文以旦釋昧爽昧曶雙聲古通用漢郊祀志昒爽卽昧爽三倉解詁云曶明也說文昒尚冥也昧字註一曰闇也昧旦爲未大明貌故爲將旦之稱列子湯問曰將旦昧爽之交是其證矣古者雞鳴而起昧爽而朝內則成人皆雞初鳴適父母舅姑之所未冠笄者昧爽而朝皆昧旦後於雞鳴之證女曰雞鳴者警其起也士曰昧旦言已爲將明之時有不止於雞鳴者與齊詩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同義孔疏謂雞鳴女起之常節昧旦士起之常節失之

明星有爛傳言小星已不見也箋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瑞辰按爾雅釋天明星謂之启明此詩明星及詩東門之楊明星煌煌皆謂启明之星启明爲大星故傳言小星已不見耳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傳宜肴也箋所弋之鳧鴈我以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瑞辰按爾雅釋言宜肴也此傳所本肴與殽通說文殽相雜錯也殽爲治肉之名爾雅釋詁宜事也秦策注事治也宜爲事卽治故治肉亦得名宜下文宜言亦當訓肴猶弋言加之承上弋鳧與鴈而言則王尚書經義述聞言之當矣又按與子宜之方言肴則弋言加之專言弋不應以加之爲加豆陸佃埤雅云加與元鵠加加雙鶬之義同蘇氏詩傳亦引史記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爲證朱傳從之是也箋以加爲加豆失之

琴瑟在御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瑞辰按何休公羊注引魯詩傳曰天子日食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白虎通引詩傳同此詩琴瑟承上飲酒言正大夫士食用琴瑟之謂

莫不靜好傳賓主和樂莫不安好瑞辰按靜者靖之叚借釋詁靖善也莫不靜好猶云莫不嘉好大雅籩豆靜嘉靜亦靖也說文靖立竫也竫亭安也凡經傳安靜字皆當作竫靖與竫通故亦叚作靜若靜之本義則說文自訓爲審

雜佩以贈之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瑞辰按大戴記保傅篇云下車以佩玉爲度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蔡邕月令章句亦云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衝牙蠙珠以納其間據此是衝璜衝牙爲佩玉之大名其中雜貫以琚瑀乃爲雜佩與毛傳兼指珩璜衝牙言異又按玉藻佩玉有衝牙鄭註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三禮舊圖云衝長五寸博一寸璜徑二寸衝牙長三寸皆以衝牙爲一玉盧辯云衝在中牙在傍皇侃說衝居中央牙是外畔兩邊之璜謂衝牙爲二玉又誤以璜爲牙失之又按詩

以贈與來韻爲古之㕽與蒸登通用孔廣森曰能可以讀耐朕可以讀賸則貽亦可以讀載貽从曾聲曾之言則也則之言載也此六書轉注之道其說是也戴氏震謂貽當作貽失之

有女同車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傳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箋鄭人刺忽不娶齊女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瑞辰按上言有女同車實陳親迎之禮謂忽娶陳女也下言彼美孟姜乃慕齊女德美之詞故言彼美以別之下章仿此錢澄之謂上四句言忽所娶陳女徒有顏色之美服飾之盛下二句盛言齊女之美且賢以刺忽之不昏于齊其說是也箋謂前四句是稱親迎之禮齊女之美失之說文蕣木槿朝華暮落者引詩顏如蕣華高誘呂覽註引亦作蕣今毛詩作舜渻借字

山有扶蘇

山有扶蘇傳扶蘇扶胥小木也瑞辰按下句隰有荷華二章橋松游龍皆實言草木之名不應扶蘇獨泛言小木釋木輔小木小木即木之名錢大昕曰扶輔聲義皆相近長言爲扶蘇急言爲輔其說是也孔疏謂扶蘇小木釋木無文由不知扶蘇即輔耳胥疏蘇疊韻字古通用扶說文作枎云枎疏四布也郭忠恕佩觿山有枎蘇與扶持別是知今作扶者同音假借扶疏又通作蒲蘇公羊何休註暴蒲蘇桑也釋文傳作扶蘇扶胥木也無小字亦誤

不見子都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瑞辰按都奢古同音通用荀子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子奢即子都也左傳鄭莊公時有子都孟子趙注子都古之姣好者也孟子以子都與易牙師曠並舉則子都實有其人耳

乃見狂且傳狂狂人也且辭也瑞辰按狂且與下章狡童對文據狡童篇傳昭公有壯狡之志褰裳篇狂童傳狂行童昏所化也是狡童狂童皆二字平列狂且亦二字同義且當爲伹字之渻借說文伹拙也廣韻作拙人也廣雅伹鈍也集韻類篇伹音疽狂伹謂狂行拙鈍之人不得如褰裳篇狂童之狂也且以且爲語詞也又按說文嫭怚並曰驕也義與狂近且或即怚字之省借

山有橋松釋文橋本亦作喬毛作橋鄭作槁盧氏考證曰箋不言橋當作槁是經本作槁作橋及喬皆王肅本瑞辰按上章傳高下大小各有其宜兼釋二章之義喬松亦言其大毛本自作橋或依本字作喬盧謂經本作槁非也喬从高聲故鄭以橋爲槁之假借遂以槁字釋之猶傳尚書者爲歐陽高而說文引作歐陽喬也呂氏春秋介立篇引介子推賦詩四蛇從之得其雨露一蛇羞之橋死于中野橋死即槁死則橋槁古固通用矣

隰有游龍傳龍紅草也箋游龍猶放縱也紅草放縱枝

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瑞辰按爾雅紅蘢古其大者蘬蘢卽蘢之省借紅卽今名水葒者游龍蓋狀其疎縱之皃其性宜濕故傳前章云高下大小各得其宜箋言喻小人放恣似非詩義

不見子充傳子充良人也瑞辰按孟子充實之謂美廣韻充美也子充猶言子都故爲良人

蘀兮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傳蘀槁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箋槁謂木葉也木葉槁待風乃落興者風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瑞辰按序言君弱臣强不倡而和詩蘀兮蘀兮喻君弱也風其吹女喻臣

强也叔兮伯兮二句謂羣臣自相倡和不待君倡序所謂不倡而和也傳以上二句爲興下倡和似非詩義豳風十月隕蘀傳蘀落也說文草木凡皮葉落陊地爲蘀又曰㯟木葉陊也讀若薄小徐云此亦蘀字玉篇云㯟與蘀同蘀兮蘀兮蓋將落未落之辭

狡童

彼狡童兮傳昭公有壯狡之志瑞辰按說文狡少犬也狡本少犬之名引申爲狡好又爲狡健廣雅狡健也狡通作佼月令養壯佼淮南子高註壯佼多力之士是也童古作僮爲未冠之稱又爲僮昏之稱褰裳詩狂童傳狂行童昏所化也廣雅僮癡也狡童猶狂童謂其壯狡而僮昏也史記箕子麥秀歌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僮者紂也詩刺昭公爲狡童與箕子刺紂爲狡童正同正義謂狡好之幼童失之

維子之故瑞辰按故當讀如式微詩微君之故故猶難也昭公屢遭放逐之難故言維子之故

使我不能息兮傳憂不能息也瑞辰按息對餐言謂喘息也人之氣急曰喘舒曰息渾言則喘亦爲息故說文曰息喘也从心自會意自者鼻也心气必从鼻出故从心自說文又曰喘疾息也緜卧息也讀若虺柔離詩中心如噎傳謂噎憂不能息也劉台拱曰噎憂雙聲憂讀爲嚘說文欭嚘也欭嚘卽噎憂玉篇引毛傳多謂字不

誤今本譌脫段玉裁言此詩憂不能息憂亦讀爲嚘今按前章傳憂懼不能餐也此章不言懼但曰憂不能息正憂當讀如嚘之證玉篇嚘於求切引老子曰終日號而不嚘嚘氣逆也說文欭咽中息不利也不能息卽言气息不利耳

褰裳

褰裳涉溱傳溱水名也瑞辰按說文溱水出桂陽臨武入滙潧水出鄭國引詩作潧與洧水經曰潧水出鄭縣西北平地字以作潧爲正詩以溱與人爲韻在古音真臻類故假溱作潧猶增增作溱溱也爾雅釋訓增增衆也魯頌烝徒增增傳本之小雅無羊詩室家溱溱傳溱溱衆也卽增增

豈無他士傳士事也箋他士猶他人也段玉裁說文注謂經文本作豈無他事傳曰事士也今本依傳改經又依經改傳而傳遂不可通矣 瑞辰按段說非也豳風勿士行枚周頌陟降厥士保有厥士傳並曰士事也此傳以士爲事之叚借正與彼同然與前章他人不相類故箋易其義而以本字釋之曰他士猶他人也若經本作事傳改爲士則其義已顯箋不須更云他士猶他人矣祈父予王之爪士傳亦云士事也箋於首章已云爪牙之士以易傳義故本章無箋汪龍毛詩異義謂經文本作爪事傳作事士也今本爲後人所改其說亦非經傳中訓士爲事者多矣未有訓事爲士者也

狂童之狂也且傳狂行童昏所化也 瑞辰按晉語僮昏不可使謀僮童古字通易釋文引廣雅童癡也賈子道術篇反慧爲童晉胥童字之昧皆童爲昏昧之義

丰

俟我乎巷兮傳巷門外也箋出門而待於巷中 瑞辰按王觀察曰古謂里道爲巷亦謂所居之宅爲巷故廣雅曰衖尻也衖巷古字通論在陋巷秦策曰窮巷堀門楚策堀穴窮巷韓詩外傳窮巷白屋莊子窮閭阨巷皆謂巷爲所居之宅非街巷之巷今按王說是也此詩俟我乎巷兮正當謂巷爲居室巷對堂言蓋合齊詩之俟著俟庭言之在門內不在門外說苑所云拜諸母於大門也下章俟我於堂卽堂室之堂與齊詩俟我於堂及說苑言女辭父于堂正同箋易堂爲棖孫毓引禮門側之堂謂之塾釋文堂門堂也皆由誤以巷爲里巷之巷因誤以堂爲里巷門側之堂耳

東門之墠

東門之墠傳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釋文壇依字當作墠正義曰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墠者皆封土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壇墠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墠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墠 瑞辰按祭法鄭注封土爲壇除地爲墠說文墠野土也壇祭壇場也據傳云除地町町者是字作墠爲

正釋文及正義本作壇者假借字也周官大司馬暴內陵外則壇之註壇讀如同墠之墠司儀註故書壇作墠襄二十八年左傳舍不爲壇釋文服虔本作墠是壇墠古聲近通用之證據華嚴經音義引韓詩傳曰墠猶坦是知作墠者本韓詩也定本及唐石經今正義本作墠者皆以韓詩改毛詩耳

茹藘在阪傳茹藘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茹藘在阪箋墠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爲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 瑞辰按茹藘染艸也說文茅蒐茹藘人血所生可以染絳詩刺不待禮而奔蓋以帛必待染而後成章與男女必待禮而後

成婚傳以埤阪為喻雖易非詩義也箋以為女欲奔男之詞則愈失之遠矣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傳栗行上栗也踐淺也箋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易竊取栗人所啗食而甘者故女以自喻也　瑞辰按太平御覽引韓詩踐作靖云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為家室也據曲禮曰而行事則必踐之鄭註踐讀曰善是踐本可訓善藝文類聚引韓詩作竫竫亦善也但據上東門之栗毛傳訓為行上栗則有踐當讀如籩豆有踐之踐从毛傳訓為行列皃謂表行栗於家室之前皃如有列整齊也踐與翦古通用爾雅翦齊也說文作前曰齊斷也齊斷曰翦

籩豆及樹木行列整齊亦通曰翦踐卽翦也翦通作踐猶玉藻之弗身踐也踐當為翦也踐訓為齊猶宓不齊字子賤賤亦翦之假借也毛傳訓淺韓詩訓善皆失之栗取戰栗之義詩人蓋以栗之有行列喻人行禮之有法度箋以栗甘為喻失之

風雨

風雨淒淒　瑞辰按說文湝字註一曰湝湝寒也引詩風雨湝湝當卽風雨淒淒之異文湝淒音義相近湝又通喈詩北風其喈喈亦寒意

風雨瀟瀟傳瀟瀟暴疾也　瑞辰按說文有潚無瀟潚字注云清深也水之清者多疾方言潚急也故引申之義為疾思元賦迅猋潚其媵我舊注潚疾皃義同毛傳廣韻一屋二蕭皆有潚無瀟胡承珙曰明刻舊本毛詩作潚今本誤作瀟猶水經湘水篇出入潚湘之浦今亦譌作瀟也今按潚字入聲音肅平聲同羞轉音胥其字或借作蕭蕭楚詞九歎秋風瀏以蕭蕭又九懷秋風兮蕭蕭蕭皆卽潚潚之叚借後人不知蕭有肅音故妄增瀟字耳

鷄鳴膠膠傳膠膠猶喈喈也　瑞辰按玉篇嘐古包切雞鳴也啁下引說文曰啁嘐也廣韻引詩鷄鳴嘐嘐膠膠卽嘐嘐之叚借

風雨如晦傳晦昏也　瑞辰按爾雅釋言晦冥也釋天天

氣發地不應曰霧霧謂之晦釋文雺亦作霚霧亦作霿說文地氣發天不應曰霚天氣下地不應曰霿霿晦也與爾雅互易段玉裁謂當以許書為正霿或作霧者誤今按此詩如晦當指霿氣言之霿釋名作蒙開元占經作濛引月令仲冬氣濛冥冥今月令作氛霧霧乃霿之誤也洪範曰蒙恒風若蒙為恒風之象故知風雨如晦當指霿晦言也公羊僖十五年已卯晦震夷伯之廟傳晦者何冥也解詁曰晝日而冥是晦卽晝晦正指霿氣所為非明動晦休之晦

青衿

青青子衿傳青衿者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箋禮父母在

衣純以青 瑞辰按衿漢石經作衿為正字釋文衿本亦作襟衿襟皆隸變字也爾雅釋器衣眥謂之襟郭註交領李巡曰交眥衣領之襟方言衿謂之交均與毛傳合說文衽衣裣也裣交衽也據玉藻衽當旁則許云交衽謂裳際之衽與交領異義蓋裣本衣衽之稱古者斜領下連於裣如今小兒衣領亦謂之裣耳至爾雅釋器衿謂之袸佩衿謂之褑衿乃紟字之叚借說文作紟衣系也籀文作縊據玉篇衿亦作紟結帶也則衿為紟之或體詩作衿亦叚借字

子寧不嗣音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箋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已 瑞辰按墨子公孟篇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此毛傳所本嗣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寄問也此箋義所本詒嗣古通用虞書舜讓于德不嗣史記集解引今文尚書作不台是其證矣傳箋說各有本據序言刺學校廢當以傳義為允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傳不來者言不一來也 瑞辰按往來即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之謂

挑兮達兮傳挑達往來相見貌 瑞辰按說文岁滑也引詩岁兮達兮㕚部達字注又引詩佻兮達兮方言佻疾也又通窕成十六年左傳楚師輕窕又通條挑達猶條達尚書大傳晦而日見西方謂之朓鄭注朓條也條達行疾貌說文達行不相遇也太平御覽引詩作撻商頌殷武毛傳撻疾也釋文引韓詩云撻達也達或从大音義近泰說文泰滑也滑利也滑與疾義相成挑達雙聲字蓋疾行滑利之貌春秋鄭罕達字子姚姚者佻字之借即取詩挑達之義又按正義曰明其乍往乍來故知挑達為往來貌是正義本傳無相見字釋文云挑達往來見貌胡承珙曰古貌字作皃或誤為見淺人因於見下妄添貌字耳

在城闕兮傳乘城而見闕箋國亂人廢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為樂正義引釋宮觀謂之闕云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 瑞辰按闕者缺之叚借說文䦥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䦥从𩫏䦥象城𩫏之重兩亭相對也今按郭為重城象兩亭相對兩亭即內外城臺也蓋古諸侯之城三面皆重設城臺惟南方之城無臺其形缺然故謂之䦥借作闕公羊定十二年何休註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與說文城缺南方義合周官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春秋傳謂之曲縣軒城猶軒縣曲縣也其形缺然而曲惠士奇曰古文曲作𠃊象缺之形是也城闕即南城缺處耳孔疏既謂闕非城之所有又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也公羊疏疑為城墉不完則益誤矣

揚之水

終鮮兄弟箋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 瑞辰按終猶旣也已也王風葛藟篇曰終遠兄弟傳兄弟之道已相遠矣正以已釋終字箋於彼亦曰今已遠棄族親矣此詩終鮮兄弟猶云已鮮兄弟箋以後竟釋終失之

人實廷女傳廷誑也 瑞辰按說文廷往也誑欺也誑廷古音近故傳以廷爲誑之叚借說文廷字註引春秋傳曰子無我廷又左氏傳曰是我廷吾兄也皆借廷爲誑

出其東門

縞衣綦巾傳縞衣白色男服也綦蒼艾色女服也箋縞

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綦綦文也 瑞辰按說文綥帛蒼艾色也引詩作綦猶左傳楚人惎之說文引作畀杜林以畀爲騏字也許專以綥巾爲未嫁女服卽本毛傳綦巾女服之說申言之也今按毛傳以縞衣爲男服於經義未協縞衣亦未嫁女所服也夏小正八月元校傳元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緣色然一本緣作綠婦人未嫁者服之今按校之言皎謂白色也婦人未嫁服校衣正縞衣爲未嫁女所服之證若傳以校爲緣色則誤以白爲黑且誤以女嫁時所服爲未嫁女服矣褖衣通作褖衣周官內司服褖衣注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釋名褖衣褖然色黑也此褖衣色黑之證士喪禮陳襲事褖衣注黑衣裳赤緣謂之褖褖之言緣也爾雅緣謂之純說文褖衣純也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純當讀黰說文黰黃濁黑也廣雅黰黑也廣韻黰黃黑色也是知純衣卽褖衣褖衣卽褖衣鄭康成以純衣爲絲衣者誤也此女始嫁服褖衣之證玉藻麛裘絞衣以裼之絞亦皎然色白猶夏小正元校之校謂縞衣也與論語素衣麛裘取衣色與裘相稱者正合鄭康成以絞爲蒼黃色亦誤至此箋以綦爲綦文與秦風傳騏綦文合葢讀綦如騏騏爲青黑色文爲交錯之文與傳說異

聊樂我員釋文員本亦作云正義員云古今字助句詞也 瑞辰按員當讀如婚姻孔云之云彼箋云云猶友也有與友同廣雅釋詁員云竝曰有也詩言不相親者云亦莫我有則言其相親有者宜曰聊樂我員矣正義以員爲助句詞失之釋文引韓詩作魂魂卽云字之叚借

韓詩訓爲神亦非

出其闉闍傳闉曲城也闍城臺也箋闍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正義曰釋宮云闍謂之臺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闍旣是城上之臺則知闉是門外之城卽今之門外曲城是也 瑞辰按說文闉闉闍城曲重門也引詩出其闉闍又曰闍闉闍也闉闍二字當從許君倂言之謂出此曲城重門義始明顯闍爲臺門之制上有臺則下必有門有重門則必有曲城二者相因出其闉闍謂出此曲城重門故闉闍二字皆從門也箋讀闍爲都失之

有女如荼傳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箋荼茅秀物之輕

者飛行無常瑞辰按如荼與如雲皆取衆多之義荼或作𦬊廣雅𦬊蒤茅穗也說文蒤茅秀也豳風傳荼萑苕也夏小正七月灌荼灌聚也荼萑葦之秀是茅秀爲荼葦秀亦爲荼爾雅蔈荂荼猋藨芀又曰葦醜芀葢對文則茅秀爲荼葦秀爲芀散言則茅葦之秀通可稱荼皆取色白爲義灌荼則有叢聚之象故以喻衆多也傳以如荼爲皆喪服似非詩義

匪我思且箋匪我思且猶匪我思存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徂在存也且卽徂之消借故箋謂且猶存釋文且音徂引爾雅徂存也爲證說文在存也爾雅旣曰徂往又曰徂存者郭註謂義取反覆旁通說文退往也或从彳

作徂籀文作𨔈是退與𨔈皆徂字之異體又通作䖒說文䖒且往也

縞衣茹藘傳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箋茅蒐染巾也瑞辰按爾雅釋草茹藘茅蒐李巡注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釋器三染謂之纁郭註纁絳也廣雅纁謂之絳是茹藘染絳卽纁也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茹藘所染當卽纁袡方言蔽厀齊魯之郊謂之袡釋名韠蔽也所以蔽厀前也婦人蔽厀亦如之纁袡卽婦人韍厀鄭注士昏禮謂以纁爲之緣失之方言又云蔽厀魏宋南楚之閒謂之大巾箋但曰茅蒐染巾不言大巾葢泛言拭物之巾說亦未確

野有蔓草

野有蔓艸傳蔓延也瑞辰按蔓者曼之叚借說文蔓葛屬也曼引也爾雅引延長也是蔓爲艸名滋曼字古祇作曼毛傳訓延猶說文訓引也今經傳通借蔓爲曼

零露漙兮傳漙漙然盛多也箋零落也瑞辰按零石鼓文及說文俱作霝說文霝雨零也玉篇霝落也據正義云靈作零字故爲落也是正義本經原假靈作霝箋當云靈落也唐以後始作零耳說文零雨零也此下雨本字今經典通借作落矣釋文漙本又作團文選李善注引毛詩零露團兮與釋文所引一本合說文摶以手圜之也舊作圖也此从段本依韻會補說文又曰團圜也團與摶音近而

義同顏師古匡謬正俗云零露漙兮古本有水旁作專者亦有單作專字今按說文有摶與團而無漙字新附始有之漙葢後作字也周禮叚專爲團則作專者亦婚借字至呂忱字林有𩅦字云露貌音上兖反玉篇有𩅦云𩅦𩅦露多皆後人所增益古只作摶團與專耳

清揚婉兮傳清揚眉目之閒婉然美也瑞辰按據齊風猗嗟篇首章曰美目揚兮次章曰美目清兮三章卽合之曰清揚婉兮是清揚皆指目之美此詩清揚婉兮義與彼同不必如毛傳以揚爲揚眉而指爲眉目之閒也方言好目謂之順燕代朝鮮洌水之閒曰盱或謂之揚是好目爲揚之證葢目以清明爲美揚亦明也淮南覽

寘訓高注揚明也是其證矣說文婉順也順與美同義玉篇集韻引詩淸揚婉兮皆後人增益之字韓詩外傳引作青陽宛兮皆叚借字

邂逅相遇傳邂逅不期而會釋文逅本又作遘瑞辰按邂逅二字雙聲說文無邂逅二字新附有之漢碑有邂無逅逅與姤同古文作遘易姤卦釋文姤薛云古文作遘與詩釋文逅本作遘同說文遘遇也遘即姤與逅也邂逅通作解覯綢繆詩見此邂逅釋文云本作解覯是也又作解構淮南俶眞訓孰能解構人間之事是也古邂逅字正作解遘邂逅爲後作字覯與構皆叚借字也爾雅釋艸薢茩英光郭注引或曰陵也關西謂之薢茩則薢

茩又蔆角之別名

零露瀼瀼傳瀼瀼盛貌瑞辰按廣雅𩅽𩅽露也𩅽即瀼蓋後作字

溱洧

方渙渙兮傳渙渙盛也箋仲春之時冰已釋水則渙渙然釋文渙韓詩作洹洹音丸說文作汎音父弓反瑞辰按太平御覽引韓詩傳曰洹洹盛貌玉篇以汍爲洹之重文說文蓋作汍汍从韓詩也段玉裁謂釋文汎爲汍字之誤是也漢書地理志引詩作灌灌蓋渙洹汍灌古音竝相近故通用洹汍爲正字渙灌皆叚借字也初學記引韓詩章句曰溱與洧方洹洹兮謂三月桃花水下時蓋以當水盛時故以洹洹爲盛貌與毛傳義同箋云仲春冰釋水則渙渙然亦謂冰釋則水盛水盛則流必散義正相承說文渙流散也

方秉蕑兮傳蕑蘭也釋文引韓詩云蕑蓮也瑞辰按正義引義疏云蕑即蘭香艸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是詩所謂蘭者非今似蕙之蘭說文蘭香草也本草綱目謂蘭即今省頭草今艸名省頭香是也說文無蕑字據一切經音義卷二引字書云蕳與蕑同蕳蘭也又引說文蕳香艸也卷十二引聲類蕳蘭也蕑即蕳之別體又通作菅山海經郭注蕳亦菅字一切經音義菅艸注云經文作蕳菅蕳蓋同音叚借

非謂即菅茅之菅也太平御覽引韓詩章句云蕑蘭也初學記引韓詩章句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拂除不祥是韓亦以蕑爲蘭至釋文又引韓詩作蕑蓮也蓋釋澤陂詩有蒲與蕑爲鄭箋所本釋文誤移此章耳又蕑字說文所無據漢熹平石經箋碑論語堯曰篇簡在帝心石刻从艸作蕑知蕑即簡之隸變蘭字以柬爲聲柬簡古通用故蘭字可通作蕑蕑亦簡也釋文謂蕑古顏反字从草若作竹下是簡策之字昧古人通假之義矣

士曰既且傳既已也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瑞辰按既且二字當爲暨字之譌小爾雅暨息也暨與塈通大雅

嘉樂詩氏之攸塈傳塈息也左氏成二年昭二十一年傳竝引詩氏之攸塈杜注塈息也塈塈皆愒之叚借說文愒息也旣與觀相對成文女曰觀乎勸其往也士曰旣且止其息也蓋士初未去但言欲止息故女又言洧之外洵訏且樂以勸其往觀若如傳云士曰已觀則洧外之樂士已知之女不復以洵訏且樂勸之矣旣从旦與且形相近又與且往觀乎文相連因譌爲旣且二字漢張遷碑旣且亦爲暨字之譌與此相類

洵訏且樂傳訏大也釋文引韓詩作恂盱樂貌也瑞辰按漢書地理志引詩作恂盱正本韓詩說文恂信心也恂爲本字洵假借字訏者盱之叚借豫六三盱豫釋文

向云睢盱小人喜悅之貌是盱有樂義从韓詩訓樂爲是古人用字不嫌詞複恂盱且樂與詩詢美且都句法正相似盱又通作吁大戴禮四代篇子吁焉其色少閒篇公吁焉其色王尚書曰吁皆喜兒是也

伊其相謔箋伊因也瑞辰按伊者繄之叚借廣雅繄笑也玉篇廣韻竝曰繄笑貌繄者戲謔之貌伊其相謔猶云咥其笑矣咥卽笑之貌也伊繄音近繄叚作伊猶伊讀爲繄也雄雉詩自詒伊阻蒹葭詩所謂伊人東山詩伊可懷也正月詩伊誰云憎箋竝曰伊當作繄繄是也

贈之以勺藥傳勺藥香艸箋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正義引義疏云今藥草芍藥無香氣未審今何艸

瑞辰按古之勺藥非今之所云芍藥蓋蘼蕪之類故傳以爲香艸山海經北山經繡山多芍藥郭註芍藥一名辛夷亦香艸屬廣雅攣夷芍藥也張揖上林賦註留夷辛夷也新辛同音留攣音轉是留夷辛夷攣夷皆芍藥之異名王逸楚詞注辛夷香草也此與木筆名辛夷者同名而異實顏師古因樹名辛夷因謂留夷香艸非辛夷誤矣釋文引韓詩曰勺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今案崔豹古今注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贈以芍藥猶相招則贈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正與韓詩以芍藥爲離草合稽古篇引董氏謂勺藥爲江離則將離卽江離之轉聲耳箋云其別則送女以勺藥其義卽本

韓詩又云結恩情者以勺與約同聲故假借爲結約也勺藥又爲調和之名子虛賦勺藥之和楊雄蜀都賦勺藥之羹七發勺藥之醬七命和兼勺藥文穎云勺藥五味之和也韋昭云勺藥和齊酸鹹美味也張衡南都賦云歸雁鳴鵽香稻鱻魚以爲勺藥皆以勺藥爲調和名不以爲草段玉裁及王尚書竝云勺藥之言適歷也適亦調也說文[illegible]調也與歷同均調謂之適歷聲轉則爲勺藥今按伏儼注子虛云勺藥以蘭桂調食也傳靈光殿賦注引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蘭芝生鄭康成註曰主調和也是調和有用蘭者呂氏春秋本生篇高註云鄭國淫辟男女私會於溱洧之上有絢盼

之藥勺藥之和竊疑齊魯詩有以勺藥為調和者故高誘本之葢以上言秉蘭可為調和之用因知下言贈之以勺藥為調和葢取義於和也是亦可備異說太平御覽引義疏以勺藥之和卽為勺藥之草則誤矣

瀏其清矣傳瀏深貌 瑞辰按說文瀏流清貌又劉竹聲也小徐曰猶言瀏然聲清也聲清曰劉水清曰瀏其義一也文選南都賦李注引韓詩內傳作漻云漻清貌也莊子天地篇漻乎其清也李軌音讀漻為劉廣雅漻清也是劉與漻聲義竝同說文漻清深也則深與清義亦相因

伊其將謔箋將大也 瑞辰按將謔猶相謔也尚書大傳義伯之樂舞將陽將陽卽相羊之假借

毛詩傳箋通釋卷九

齊

桐城馬瑞辰學

齊風總論

治國以禮義者禮義積而民多信讓治國以功利者功利積而國多富強世或謂信讓之衰流為微弱嘗於魯微之富強之弊失在荒淫可於齊見之然齊太公之報政也曰因其俗葢因其強毅之俗非因其荒亂之俗也曰簡其禮葢簡其繁重之禮非簡其婚姻之禮也通工商之業非使其舍業以嬉也便魚鹽之利非教其民好利無恥也齊風十篇皆刺詩內刺哀公者二刺襄公者五其三刺時刺衰刺無節葢皆哀公時作其一刺魯莊仍以刺齊襄也從禽無厭昏禮不行實哀公之荒淫有以啟之苦及百姓惡播萬民實襄公之荒淫有以致之豈太公之報政簡易近民有未善哉

鷄鳴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傳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箋夫人以蠅聲為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 瑞辰按古者雞鳴而起蠅於天將明時始鳴實在雞鳴之後箋以蠅聲為早於雞鳴非也二章月出之光印古詩話謂月當為日字之誤詩葢託為夫人戒君早朝恐其晏起之詞始曰雞鳴朝盈可以起矣繼則曰匪雞鳴也蠅聲也言不止雞鳴天已將明也二章繼前章言之曰東方明矣朝

既昌矣可以視朝矣繼又曰匪東方則明乃日出也言不止天明也蠅聲晚於雞鳴日出又晚於東方明未章會且歸矣又不止日出來朝皆極言恐其將晚而賢妃警戒之意始見二章曰謂爲月毛鄭所見本已然以月光早於東方因竝以蠅聲爲早於雞鳴失其義矣

無庶予子憎傳無庶予子憎無見惡於夫人箋庶衆也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之也　瑞辰按爾雅庶幸也大雅抑詩庶無大悔傳庶幸也無庶即庶無之倒文猶遐不亦作不瑕尚不亦作不尚也合言之則無庶即無也故傳但以無字釋之箋釋庶爲衆失矣予與古今字予子憎正義引定本作與子憎與猶遺也廣雅遺與也遺猶貽也說文貽贈遺也無庶與子憎即庶無貽子憎猶詩言無父母貽罹左傳無貽寡君羞也毛傳但曰無見惡於天人不解予字予即與之通用字箋讀予爲予我之予失之

還

序習於田獵謂之賢　瑞辰按賢當爲儇字音近之譌序本經文以立訓賢即首章儇字猶下句閑於馳逐謂之好即釋二章好字也

子之還兮傳還便捷之貌釋文便捷本亦作便旋　瑞辰按還旋古通用釋文傳作便旋爲是說文還疾也傳訓便捷以還爲趨之叚借說文又曰儇急也義與趨近釋文引韓詩作嫙云嫙好貌據下章子之茂兮子之昌兮茂昌皆爲好則還者嫙之叚借從韓詩訓好爲是漢書地理志引齊詩作子之營兮古人讀營如環故通用猶蒼頡篇自環者謂之私說文引作自營爲人也營亦嫙之借字猶還亦假作旋也顏師古訓爲營邱失之地理志引齊詩者謂齊國風之詩非齊魯韓三家之齊顏師古注遂謂毛詩作旋齊詩作營誤矣

遭我乎峱之間兮傳峱山名釋名引說文峱山在齊崔集注本作嶩　瑞辰按說文峱山在齊地引詩遭我于峱之間兮漢地理志引詩作嶩顏師古曰本一作巎音皆乃高反元于欽齊乘曰峱山在臨淄縣南十五里

並驅從兩肩兮傳獸三歲曰肩釋文肩本亦作豜　瑞辰按說文豜三歲豕肩相及者引詩並驅從兩豜兮是作豜者正字今詩作肩叚借字石鼓文及字書作豣又或作猏皆後人增益字也豜從豕小爾雅云豕之大者謂之豜豝說文亦云豜三歲豕是豜本三歲大豕之名而爾雅云鹿絕有力麉麕絕有力豜麉豜音義同是凡鹿麕之大者通名豜矣此詩傳云獸三歲曰肩是凡獸三歲者曰肩通名豜矣後漢書馬融傳注引韓詩傳曰獸三歲曰肩呂氏春秋知化篇高誘注獸三歲曰猏並與毛詩同而伐檀篇毛傳又曰三歲曰特王肅謂三歲者有二名非也廣雅獸一歲爲豵

二歲爲豝三歲爲肩四歲爲特其言豵肩均同毛傳則四歲爲特亦當本毛傳爲說古四字積畫作三易譌爲三疑毛傳本作四歲曰特傳寫者誤爲三歲耳周官大司馬先鄭注三歲爲特四歲爲肩與廣雅互易益由傳聞異說抑或上下互譌以毛詩說文證之當从廣雅爲正

揖我謂我儇兮傳儇利也箋子則揖耦我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釋文儇韓詩作嬛云好貌王觀察曰二章言好三章言臧則首章从韓詩作嬛訓好義亦同瑞辰按王說是也嬛通作嫿玉篇嬛好貌或作嫿又通作卷澤陂詩碩大且卷傳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嬛廣雅嬛好也毛詩作儇者音近叚借傳以利釋之方言說文竝曰儇慧也慧者多便利與還爲便捷義相近故箋以爲報前言還也

著

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正義毛以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瑞辰按隱二年公羊傳譏不親迎也何休註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偃師武億據以釋此詩其說是也詩刺時不親迎因錯陳三代親迎之禮首章俟著於門戶爲近卽周人逆於戶二章俟庭三章俟堂正與夏殷禮合較毛鄭說爲允說文偫文爲說親迎之禮言夫人戒女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正周人逆於戶之證著與宁通汪氏中云宁有二一是門屏之間爲宁注云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是也一是正門內兩塾之間爲宁此詩俟我於著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是也詩宁不爲門屏之間故傳以爲士親迎之禮然三章瓊華瓊瑩瓊英文異而義同傳以瓊華爲士服瓊瑩爲卿大夫之服瓊英爲人君之服非也鄭以三章俱爲人臣親迎之禮亦誤

充耳以素乎而傳素象瑱二章傳青青玉三章傳黃黃玉箋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三章青紞之青黃紞之黃瑞辰按大戴記子張入官篇曰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絖塞耳所以弇聰也黈莊子淮南子俱作黈玉篇黈爲蚪之重文訓黃色廣雅黈黃也絖卽纊字說文纊絮也或从光作絖西京賦薛綜注黈纊言以黃縣大如丸縣冠兩邊當耳不欲妄聞不急之言也又士喪禮瑱用白纊據此則古者充耳之制當耳處用纊此詩充耳以黃卽黈纊以素以青卽素纊青纊也其纊之下更綴玉爲瑱故詩言瓊華瓊瑩瓊英皆曰尚之尚之卽加之正對上已有纊言之孔廣森曰充耳皆有紞紞下乃綴玉象之等其說是也若如傳以詩素青黃

為象玉則下不得復言瑱華瑱瑩瑱英箋以素青黃為紞紞乃縣纊之繩不得謂之充耳段玉裁謂古無以纊塞耳者大戴紞乃紞字形近之誤說亦未確

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兮傳曰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二章傳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箋日在東方其明未融興者喻君不明二章箋月以興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瑞辰按傳箋義正相反與詩取興彼姝者子義不相協不若韓詩以東方之日喻顏色美盛為善文選李善註引韓詩薛君章句曰詩人所說者顏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二章東方之月韓詩

說不傳義當與首章同古者喻人顏色之美多取譬於日月詩月出皎兮傳喻婦人有美白皙也宋玉神女賦其始出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義本此詩彼姝者子蓋指女子言傳箋以為男子非也

履我即兮傳履禮也箋即就也瑞辰按二章履我發兮傳訓發為行則此章即亦為行即就也謂所就止之處即行也即為就亦為行猶從為就亦為行也(廣雅從就也從行也)廣雅行跡也說文迹步處也履當如朱子集傳讀為踐履之履履我行者謂女子從我行猶云踐我跡也詩刺男女淫奔相隨而行謂男倡而女隨非謂禮也傳箋竝訓履為禮失之

在我闥兮傳闥門內也瑞辰按傳門內當為內門之譌文選古詞傷歌行李善注引毛傳曰闥內門也是其證矣漢書樊噲傳排闥直入顏師古註闥宮中小門也薛綜西京賦註宮中之門小者曰闥又闥與闈同廣雅闈謂之門後漢書桓帝紀章懷註引廣雅作闈謂之闥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與闥為內門義正合說文無闥有闒云闒樓上戶也段玉裁謂闒即闥今按闥之言重沓也闥為內門對外門言為重沓闒為樓上戶對樓下戶言亦為重沓闥與闒蓋聲近而義同

履我發兮傳發行也瑞辰按發當為䟦之叚借詩載馳

傳草行曰跋凡行亦通謂之跋跋借作發猶墢通作坺也(周語王耕一坺亦作墢)廣雅發舉也舉足即為行則發之本義亦得訓行

東方未明

東方未晞傳晞明之始升瑞辰按晞者昕之叚借說文昕旦明(段玉裁謂當作旦明)日將出也讀若希昕與晞一聲之轉故通用廣雅昕明也小爾雅烣晞也昕猶烣也傳知晞即昕故以為明之始升正義引晞乾為證失之

折柳樊圃傳樊藩也瑞辰按樊為棥之叚借說文棥藩也从爻林引詩營營青蠅止于棥今詩亦借作樊說文樊鷙不行也乃樊之本義

狂夫瞿瞿傳瞿瞿無守之貌　瑞辰按說文瞿鷹隼之視也非詩意瞿瞿葢䀠䀠之叚借說文䀠ナ又視也从二目讀若拘又若良士瞿瞿又䀠舉目驚䀠然也又趯走顧皃音義並與䀠䀠相近荀子非十二子瞿瞿然楊倞註瞿瞿瞪視之貌亦當爲䀠䀠之叚借凡人自驚顧皆曰䀠䀠借作瞿瞿故唐風言良士之顧禮義曰瞿瞿此詩言狂夫之無守亦曰瞿瞿

不能辰夜傳辰時也　瑞辰按廣雅釋言時伺也伺候同義伺卽司也周禮媒氏注司猶察也辰訓時有二義爾雅不辰不時也當爲時運之時此傳辰時也當爲時伺之時不能辰夜卽不能伺夜也說文候司望也伺候望也伺古止作司辰與晨通周語農祥晨正謂以房星爲農事之候也說文辱字注云辰者農之時也故房星爲辰田候也莊子齊物論見卵而求時夜釋文引崔注云時夜司夜淮南子說山訓作見卵而求晨夜此正晨訓時伺之證又論語晨門亦謂候門漢時所謂城門候也義與詩辰夜正同

南山

南山崔崔傳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箋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　瑞辰按小雅節彼南山維石巖巖以南山石之巖巖喻三公之尊嚴與此詩以南山喻國君之尊嚴取興正同至以雄狐爲比則失人君之度矣箋謂雄狐求匹耦於南山之上不若傳義爲允

魯道有蕩傳蕩平易也　瑞辰按水經汶水注汶水又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齊子由歸者也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汶水又西南流詩云汶水滔滔矣今案汶爲齊魯境魯道對南山在齊言葢指初入魯境之道故後人遂名鉅平縣城東爲魯道耳

齊子由歸傳齊子文姜也箋婦人謂嫁曰歸言文姜旣以禮從此道嫁于魯侯也　瑞辰按繇由古通用爾雅繇於也抑詩箋由於也廣雅於于也由歸猶言于歸也

旣曰歸止曷又懷止傳懷思也箋懷來也　瑞辰按箋訓來是也婦人謂嫁曰歸爾雅嫁徃也廣雅歸徃也知嫁爲歸徃則知反爲懷來矣左傳歸甯曰來公羊傳直來曰來大歸曰歸皆反歸曰來之證

葛屨五兩　瑞辰按兩者緉之省借說文緉履兩枚也一曰絞也方言緉䋞絞也關之東西或謂之䋞絞通語也段玉裁曰緉之言兩也䋞之言雙也絞之言交也是緉䋞絞名異而義同說苑修文篇言親迎之禮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又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此詩葛屨五兩徐璈謂卽加琮

之屨是也彼言屨二兩而詩言五兩者疑說苑二兩當爲五兩之譌若二兩則諸侯與大夫庶人無異矣禮純帛無過五兩故屨亦以五兩爲多耳詩蓋因古親迎有送屨之禮故取葛屨五兩爲喻

冠緌雙止傳冠緌服之尊者箋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冠緌喻襄公也五人爲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爲夫婦之道瑞辰按說文纓冠系也緌冠纓系𠂢者內則冠緌纓注曰緌者纓之飾也正義曰結纓頷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緌古者冠系皆以二組系於冠卷結頷下謂之纓纓用二組則緌亦雙垂緌以雙垂爲飾猶屨必兩始成用皆以取譬二姓合好各有所宜傳箋俱以屨冠相配爲喻似非詩義

既曰庸止曷又從止箋此言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侯襄公何復送而從之爲淫泆之行瑞辰按詩君子陽陽傳由用也庸訓爲用卽爲由矣謂由之以嫁於魯也說文從隨行也繇隨從也由或繇字桓十八年左傳公與夫人姜氏如齊是夫人姜氏從公如齊之事詩曷又從止正指夫人從公如齊而言箋謂襄公送而從之非是襄公無從文姜至魯之事正義因言以意從送與之爲淫非謂從之至魯其義迂曲難通又按爾雅釋詁由從自也虞氏易注由自從也由與繇通說文𨶒開閉門利也段云今俗語自由自便當作此字此詩從訓爲自𨶒之𨶒義亦可通說文𢐀弓便利也義与𨶒由竝相近從之言縱亦有自由自便之意

衡從其畝傳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箋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先議於父母瑞辰按說文疇耕治之田也劉向說苑蔡邕月令章句韋昭國語注竝以麻田爲疇與說文義正相成賈思勰齊民要術曰凡種麻耕不厭熟縱橫七徧以上則麻無葉也傳言衡獵之從獵之者正謂耕治其田獵之言捷獵也說文捷獵春秋莒公子名捷菑田一歲爲菑捷獵正取耕治之義田獵爲獵耕田亦得爲獵猶之田獵爲田

爲甸耕田亦爲田爲甸說文獵放獵逐禽也放獵小徐本作畋獵畋平田也古獵者蓋必先平治其地故獵亦名田甸耳正義謂獵非耕治失之信南山詩南東其畝言南以該北言東以該西卽此詩衡從其畝正義謂古不宜縱橫耕田亦非釋文引韓詩作橫由其畝云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橫卽衡也古由從二字同義說文繇隨從也由或繇字故通用一切經音義三引韓詩傳南北曰從東西曰橫是韓詩又作從橫其畝蓋傳韓詩者不一家故本亦各異

曷又鞠止傳鞠窮也箋鞠盈也瑞辰按傳从爾雅訓鞠爲窮是也廣雅窮極也訓鞠爲窮正與下章曷又極止同義鞠者𥨍之叚借說文𥨍窮也从𠣾𥷚鞠窮以雙聲爲

義箋訓盈公劉傳又訓鞫爲究竝與窮義近

甫田

無田甫田正義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釋文無田音佃　瑞辰按說文引周書作畋爾田云畋平田也田卽畋之消借平田卽治田也信南山詩維禹甸之韓詩作敶音義竝與畋同又通作陳陳亦治也廣韻曰佃營田玉篇曰佃作田又治義之引申

勞心忉忉傳忉忉憂勞也　瑞辰按胡承珙曰忉當通作惆猶綢之爲紉也莊子釋文引字林惆作怊切又怊字之省今按說文無忉有忍云忍怒也从心刀聲怒與憂義正相近忉蓋卽忍之異文猶怛或作悬也爾雅忉忉憂也忉勞叠韻勞亦憂也匡謬正俗謂忉當作切失之

維莠桀桀傳桀桀猶驕驕也　瑞辰按上章之驕驕法言作喬喬爾雅喬高也胡承珙言驕驕卽喬喬之借字是也今按說文揭高舉也此章桀桀卽揭揭之叚借義亦爲高故傳云桀桀猶驕驕也揭借作桀猶庶士有朅韓詩作桀也衛詩葭菼揭揭傳揭揭長也長與高義正相近

婉兮孌兮傳婉孌少好貌　瑞辰按說文婉順也嫋順也引詩婉兮嫋兮孌籀文嫋是毛詩作孌正用籀文順與美義正相成故說文又曰䙷好視也至說文又曰孌慕

也蓋籀文以孌爲嫋順字小篆則以孌爲今之戀慕字故不嫌複見猶小篆以㝵爲取古文則以㝵爲得也或於嫋下刪孌字失之毛詩於泉水孌彼諸姬云孌好貌於靜女其孌曰既有美德又有美色皆以孌爲嫋字不取戀慕之義

總角丱兮傳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穉也　瑞辰按張參五經文字𦫳工瓦切羊角也象形俗呼古患反作卝無中丨又卝古患反見詩風是張參所見毛詩作卝唐石經定本俱作卝與張參說合周官卝人正義亦曰經所云卝是總角之卝字是知今毛詩作丱者俗也卝當卽𦫳之消說文𦫳羊角也象形讀若乖又羊䍌也从𦫳象頭角足尾之形又萑鴟屬从隹从𦫳有毛角玉篇𦫳羊角也𦫳𦫳兩角貌是古字从𦫳者多消作卝又皆象頭角之形此詩總角卝兮卝亦象兩角之皃傳訓爲幼穉者特以丱讀鯤訓爲魚子與人之幼穉同耳不若訓爲總角皃爲善又按張參五經文字卝字註云又古猛反見周禮說文以爲古卵字據內則濡魚卵醬實蓼鄭註卵讀爲鯤鯤魚子或作攔也攔从關關从𢇁聲𢇁从卝聲與說文卝爲古卵字正合又說文綃字註一曰讀若雞卵綃卝聲亦相近是知說文古本卵字下本有卝古文卵之說今本脫去後人因周官注有卝之言礦語遂於礦下妄增卝字耳

未幾見兮突而弁兮瑞辰按釋文見兮一本作見之據箋云見之無幾是鄭君本原作見之正義此言突若弁兮又云若猶耳也定本云突而弁兮不作若字是正義本原作若今作而者从定本也

盧令

盧令令傳令令纓環聲瑞辰按令卽鈴之省借故正義卽以鈴鈴釋之廣雅釋訓亦云鈴鈴聲也說文引詩作獜獜云獜健也葢本三家詩玉篇獜獜聲也亦作𨱼則獜與鈴聲義竝同鈴借作獜猶秦風有車鄰鄰鄰亦鈴之借字也

其人美且鬈傳鬈好貌箋鬈當讀爲權權勇壯也瑞辰

按說文鬈髮好貌因通爲凡好之稱字通作婘玉篇婘好貌或作嬳廣雅婘嬳竝訓好是也說文無婘嬳字古字葢止作鬈或省作卷澤陂碩大且卷是也箋讀爲權權乃攉字之譌張參五經文字攉字注云从手作攉古㩴拳握字按說文捲气埶也引國語曰有捲勇乃古拳勇字詩作拳者亦叚借攉者拳之異體古亦叚爲捲勇字故箋云鬈當讀爲攉後人譌寫作權吳都賦覽將帥之攉勇今本亦譌作權又按說文奰大皃从大𤰇聲或曰拳勇字一曰讀若傿據說文𤰇讀若書卷之卷則奰與鬈亦音近通用

其人美且偲傳偲才也箋才多才也釋文引說文云强也瑞辰按廣雅釋言偲伎也伎亦才也小爾雅釋言伎才也是已玉今本說文偲彊力也據說文勥迫也古本作勥勥爲勉强本字强壯之强或亦通作勥當以釋文所引爲正後人誤分勥爲二字遂作彊力矣

敝笱

其魚魴鰥傳鰥大魚箋鰥魚子也正義鰥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也鯤鰥字異葢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也瑞辰按說文鰥鰥魚也从魚眔聲李陽冰曰當从罤省罤卽古昆字故古鯤字作鰥隸省作鰥說文有鰥無鯤正以鰥卽鯤字耳今按內則卵醬鄭註卵讀爲鯤鯤魚子與此箋鰥魚子合正鰥鯤同字之證魚

子謂之鰥魚之大者亦謂之鰥大小不嫌同名猶鮞爲魚子而東海之鮞亦名鮞也說文鮞魚子也一曰魚之美者東海之鮞據詩魴鰥與魴鱮對言魴鱮皆魚名則鰥亦魚名不當如鄭箋訓爲魚子傳云魴鱮大魚則此云鰥大魚者亦魴鱮之類正義引孔叢子衛人得鰥魚其大盈車以證之失其指矣說文鯀鯀魚也與鰥相次禮記釋文鯀亦作鰥未識今爲何魚惟釋魚鱧鯇郭云今鱓魚葢鯇鱓古今字今人曰鱓子讀如混與鰥之通鯤者聲相近王尙書謂鰥卽爲鱓其說甚確其大與魴鱮正相類耳又按魏志注引魏畧云丁零國出名鼠皮青昆子白昆子皮說文云鼲鼠出丁零胡皮可作裘鼲鼠卽昆子也此亦與

鯢鰥轉作鱓者相類

其魚唯唯傳唯唯出入不制箋唯唯行相隨順之貌釋文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 瑞辰按箋義本韓詩魚行相隨即不能制傳箋義正相成玉篇澅澅魚行相隨廣韻遺魚盛貌韓詩遺遺即澅澅之消毛詩作唯唯又澅遺之叚借

載驅

齊子發夕傳發夕自夕發至旦 瑞辰按商頌釋文引韓詩云發明也此詩釋文引韓詩云發旦也旦亦明也 易林襄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旦夕留連久處旦夕即發夕義本韓詩 毛傳云自夕發至旦者蓋以發夕即夕發倒文謂夕將發明之時旦爲天將

大明之時自夕發至旦猶云自夕初明至明也言旦以證發夕尙爲天未明時耳說文旦明也从日見一上一地也引禮昏鼓四通爲大鼓 衛公兵法鼓三百三十三搥爲一通 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五通爲發明發夕與發明詞異而義同發明亦曰明發小宛詩明發不寐毛傳明發發夕至明猶此傳云自夕發至旦也古者日入以後日出以前通謂之夕以其時天已將明謂之發明亦曰明發以其時天已將明而日尙未出謂之發夕亦曰夕發其義可互證也二章齊子豈弟箋讀豈爲闓讀弟如圛訓圛爲明而云豈弟猶發夕也正以豈弟猶開明即闓圛之叚借廣雅闓明也圛叚作弟與說文引尙書曰圛史記宋世家作曰涕正同愷悌與發夕語相類爾雅釋言愷悌發也爲鄭箋所本發之訓明訓旦蓋古義楚辭王逸註發旦也長發詩釋文撥韓詩作發發明也廣雅發明也發開也並與古義合又醉而醒謂之發賈誼新書先醒篇醉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晏子諫篇上景公飮酒三日而後發是也又寐而覺亦曰發晏子諫篇又曰君夜發不可以朝發猶覺也故說文覺字注一曰發也與發之爲明義亦相近郭註孔疏並以發爲發行失之小宛明發不寐明發皆當謂覺毛傳謂發夕至明亦非

猗嗟

猗嗟昌兮傳猗嗟歎辭昌盛也 瑞辰按猗者美之之詞

嗟者語詞也毛傳以爲歎辭正義云猗是心內不平嗟口之喑咀皆傷歎之聲失之說文昌美言也从日从曰昌之本義爲美言引申爲凡美盛之稱

頎而長兮 瑞辰按正義若猶然也引史記頎然而長爲證又云今定本云頎而長兮而與若義並通是孔疏本原作頎若長兮與下文抑若揚兮句法相類今從定本作而非孔本之舊

抑若揚兮傳抑美色揚廣揚 瑞辰按懿抑古通用抑詩外傳作懿是也釋詁詩烝民傳皆曰懿美也說文懿嫥久而美也抑即懿之叚借故傳訓美色揚當讀如揚休之揚謂美貌也不必如傳訓爲廣揚

美目揚兮傳好目揚眉瑞辰按方言好目謂之順燕代朝鮮洌水之間曰盱或謂之揚是揚爲好目貌美目揚兮與下章美目清兮頎人詩美目盼兮句法同皆狀其目之美卬光庭曰揚者目開之貌禮記揚其目而視之是也傳以揚爲揚眉又云目下爲清竝失之

猗嗟名兮傳目上爲名瑞辰按傳同爾雅疑爾雅此訓漢儒據毛傳增入非古義也猗嗟名兮與猗嗟昌兮猗嗟變兮句法相同若以名爲目上則昌與變將何屬也名明古通用檀弓子夏喪明蘄州從事郭公碑作喪子失名名當讀明明亦昌盛之義說文昌字註一曰日光也詩曰東方昌矣昌卽明也淮南子說林訓長而愈明高註明猶盛也又名古有大義齊語取名魚卽大魚也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鄭注名猶大也三章首句皆歎美其容貌之盛大傳訓目上爲名失之薛綜西京賦注睂眉揵之間盖後人增加字名从夕夕者冥也故韓詩作顯亦音近叚借玉篇顯眉目間也集韻引詩猗嗟顯兮俱本韓詩然以顯爲眉目間特說韓詩者誤解非詩本恉

儀既成兮箋成猶備也正義謂成儀容貌既備瑞辰按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詩下言終日射侯則儀當卽指射儀胡承珙引莊子淑眞篇善射者有儀表之度泰族篇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證詩儀卽射儀是也正義泛言威儀失之

舞則選兮傳選齊箋選者謂於倫等最上瑞辰按詩三章俱言射事則舞亦射時之舞周官鄉大夫鄉射教五物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馬融論語註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武與舞同此詩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儀既成兮卽五物之和容也不出正兮射則貫兮卽主皮也皇侃論語疏釋興武曰射容與舞趣與相會進退同也則此詩舞則選兮卽興舞耳周官大司樂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皆射時有舞之證選從傳訓齊爲是選比義相近大射儀遂比三耦鄭注比選次之也選訓爲齊猶比訓爲齊也六月詩比物四驪傳比齊同也說文選一曰擇也選擇所以整齊之故選又爲齊又說文毨讀若選書鳥獸毛毨鄭注毨理也毛更生整理與廣雅洒齊也同義聲同則義亦同史記仲尼弟子傳楚任不齊字選不語詞不齊齊也皆選有齊義之證會劒疑選爲埒之叚借失之射舞在歌樂之時射之節與樂舞相應是之謂齊卽記所云其節比於樂也選韓詩作纂薛君曰言其舞應雅樂也義同毛傳選纂雙聲古通用選通爲纂猶算通作選也

射則貫兮傳貫中也箋貫習也瑞辰按貫从傳訓中爲是古貫通作關儀禮鄉射禮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註貫

猶中也古文貫作關今按貫有三訓有以貫爲彎弓之叚借者史記伍子胥傳子胥貫弓執矢嚮使貫弓列子黃帝篇引之盈貫後漢祭肜傳能貫三百斤弓皆以貫爲滿張弓卽孟子所謂關弓文選註引作彎弓是也有以貫爲中者此詩射則貫兮及儀禮不貫不釋毛鄭並訓貫爲中是也淮南子說山訓矢之發無能貫待其上而後有穿貫猶穿也古貫字作毌說文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橫貫象寶貨之形穿與中義相成能中卽穿之矣其字亦與關通雜記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疏云關穿也關葢貫之叚借惠定宇謂儀禮不貫卽彎弓失之箋訓習以貫爲慣之叚借說文慣習也亦非詩義

四矢反兮傳四矢乘矢箋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瑞辰按列子黃帝篇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莊子鏑矢復沓注云矢去復往沓沓之言重沓也又仲尼篇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皆謂矢復其故處正此詩四矢反兮之謂周官保氏五射鄭司農以參連居其一賈疏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亦與詩四矢反兮義相近反古音如變故韓詩借作四矢變兮反通作變猶卞通作反也說文汳水卽汴水廣韻汳亦作汴俗又作汴是其證說韓詩者望文生訓遂訓爲變易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

桐城馬瑞辰學

魏

魏風總論

奢者惡之大也儉者德之基也奢之極者必貪非廢刻不足以濟之故曹風首蜉蝣以刺奢而終以下泉刺侵刻也儉之極者亦必貪非重歛不足以濟之故魏風首葛屨汾沮洳以刺儉而終以伐檀碩鼠刺貪鄙也儉勤與儉嗇異儉而有禮與儉而不中禮者又異葢儉勤者儉以持己而所以奉上惠下者不嫌豐儉嗇者吝於與人而所以持身陟世者無不隘儉而有禮者儉其所當儉如禹之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是也而孝鬼神美黻冕於禮所不當儉者必有以協於中儉而不中禮者如魏之葛屨履霜彼汾采莫是也而異公路異公族異公行於禮所不當儉者無一不趨於偏魏非儉以能勤之失乃儉而過嗇之失也亦非僅儉嗇之失乃儉而不中禮之失也古者取民之制以什一爲中正多乎什一者非所以恤民少乎什一者亦非所以制國且始也取之過少者其繼也國用不足兵役數見則取於民者必奢魏惟有園桃之薄稅乃有碩鼠之重歛治國者可以鑒矣

葛屨

糾糾葛屨傳糾糾猶繚繚也瑞辰按說文丩相糾繚也

糾與繆同糾糾蓋繆結之狀故傳云猶繚繚也說文又曰㸑讀若詩糾糾葛屨今按㸑之言鳩鳩亦聚束之義又禹貢苞匭菁茅鄭註匭纏結也亦讀匭爲糾正義以糾糾爲稀疏之貌失之

摻摻女手傳摻摻猶纖纖也瑞辰按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韓詩作纖纖說文攕好手貌引詩攕攕女手从手韱聲又戈部𢧵字註引詩亦作攕攕與纖訓細義異而音同說文蓋本韓詩摻摻纖纖皆攕攕之叚借摻纖古同音攕通作摻猶黲通作黪說文黲䵋也廣韻黲䵋甚也縿通作襳也爾雅釋天纁帛縿釋文縿本或作襳韓詩章句纖纖女手之貌說文修好皃義與纖音義同

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傳要褄也襋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箋服整也褄也領也在上好人尙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瑞辰按好人猶言美人謂君也好人服之服指服用卽謂君子服用之傳以好人謂好手之人箋訓服爲整竝失之要之襋之承上摻摻女手謂女要之襋之以供好人之服用下言要襋兼衣裳言而上止言縫裳者詩以裳與霜韵故言裳以該衣非謂女專縫裳也

好人提提傳提提安諦也瑞辰按提爲媞之叚借說文媞諦也爾雅媞媞安也郭註見詩卽此詩媞媞爲安諦又爲美好東方朔七諫西施媞媞而不得見王逸章句媞媞好皃也引詩好人媞媞蓋本三家詩提提媞媞又作姼姼漢書叙傳姼姼公主乃女烏孫師古註引詩好人媞媞云媞與姼音義同說文姼美女也與媞媞訓好義正合據說文姼或从氏作㜯則爾雅釋訓忯忯愛也與媞媞音義亦近孟康漢書注作姼姼是也提提又通作折折檀弓吉事欲其折折耳鄭註折折安舒貌引詩好人提提山井鼎考文云折折古本作提提媞媞又通作徥徥方言自關而西凡細而有容謂之嫢或曰徥說文徥徥行皃也又曰嫢媞也媞媞又與禔禔義近說文禔衣厚禔禔又按下文維是褊心以刺魏君則上好人宜卽指魏君言不得如傳以好人爲好女手之人

宛然左辟傳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宛然而左辟釋文辟音避注同瑞辰按說文僻辟也引詩宛如左僻如猶然也僻卽辟也辟當讀如便辟之辟論語足恭孔安國註足恭便辟之貌也詩板無爲夸毗正義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卻爲恭論語師也辟亦謂便辟好習容儀也列子釋文便僻恭敬太過也便與旋疊韻而同義故左傳以便爲旋凡言便辟與槃辟旋辟義亦同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注蘇林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也郊特牲有由辟焉卽盤辟包咸論語註躩盤辟也盤辟亦曰旋辟曲禮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還卽旋也旋辟亦曰般旋爾雅釋言般旋也說文般辟也象舟之旋投壺主人般旋曰辟賓般旋曰

辟大射儀賓辟注辟逡遁不敢當盛茲與此詩左辟同義辟之言邊般辟爲容則易偏於一邊故曰左辟辟音婢亦反其義近避儀禮鄉射經主人少退注曰少退猶少辟也又鄉飲酒禮注曰少退少辟辟卽避也故此詩釋文讀辟爲避古左與邪通王制執左道以亂政殺盧植曰左道謂邪道是也左辟卽邪辟也此亦當指人君盤辟爲容

汾沮洳

序其君儉以能勤釋文作其君子云一本無子字正義案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菉其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瑞辰按此詩公路公行公族皆指大夫言則序作君子爲是

彼汾沮洳傳沮洳其漸洳者瑞辰按蒼頡篇沮者漸也沮漸同義故傳謂沮洳卽漸洳說文澤漸溼也澤卽洳字

言采其莫傳莫菜也正義引陸機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繰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閒謂之莫瑞辰按本草羊蹄陶隱居注云又一種極相似而味酸呼爲酸摸又本草拾遺云酸摸葉酸美人亦折食其英葉似羊蹄與陸疏言酸迷者同是酸迷一名酸摸省言之則曰莫莫又轉無爾雅釋草須薞蕪郭註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薞蕪卽酸摸之轉音正此詩莫菜也或疑爾雅不載莫菜誤矣二章采桑箋云親桑事也據陸疏云莫可繰以取繭緒則采莫爲親繰事陸佃埤雅引此詩而釋之曰言其君儉以能勤始於侵繰事而采莫終於侵蠶事而采桑是也惟其君當作君子又采藚無所屬耳

殊異乎公路傳路車也箋公路主君之軞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軞車之族是也正義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君之行列者謂之公行正是一官也瑞辰按周官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分路車戎車爲二此詩亦分公路公行爲二公路掌路

車主居守公行掌戎車主從行不必其爲一官左氏閔二年傳晉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羊舌大夫爲尉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言羊舌大夫爲公車尉盧辨註公車尉公行也此公行主從行之證左氏宣二年傳冬趙盾爲軞車之族服虔註軞車戎車之倅杜預註公行之官也是服杜竝以軞車爲公行非公路矣箋以軞車釋公路不若服杜爲確又左傳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有餘子而無公路此詩有公路而無餘子公行以庶子爲之公路較公行爲尊當卽以餘子爲之餘子主公路而不以公路名猶公行兼主庶子而不以庶子名凡一官兼數事者隨舉一

以名之耳正義謂倅子自掌倅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其說非也

美如英傳千人曰英 瑞辰按詩美無度度當讀如尺度之度與美如玉皆以器物爲喻不得謂英獨指人言英當讀如瓊英之英如英猶云如玉變文以協韻耳英通作瑛說文瑛玉光也或讀英如顏如舜英之英義亦可通

園有桃

園有桃 瑞辰按呂氏春秋重已篇高註引詩園有樹桃初學記引詩亦同疑三家詩古有作樹桃者二章亦當作樹棘與鶴鳴詩園有樹檀文法相類詩蓋以園之有

桃棘必待人樹之以喻國有民必待君能用之序所云刺不能用其民也

其實之殽釋文殽本作肴 瑞辰按說文肴啖也凡非穀食曰肴亦通稱食爲肴殽者肴之叚借

我歌且謠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 瑞辰按徒歌曰謠義本爾雅韓詩章句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義與毛傳同謠古字作䚻說文䚻徒歌从言肉聲又通作繇廣韻繇字註引詩我歌且繇蓋本三家詩繇與䌛通䌛卽由字䌛謠一聲之轉故通用漢書李尋傳人民䌛俗卽謠俗亦其證也又說文嗂喜也音義亦與繇近

不知我者 瑞辰按唐石經作不我知者光堯石經同不我知猶論語云不患莫已知古人自有倒語耳今本作不知我蓋因箋云不知我所爲歌謠之意者而誤

謂我士也驕箋士事也不知我所爲歌謠之意者反謂我於君事驕逸故 瑞辰按我士與彼人對稱彼人謂所刺之人我士卽詩人自謂也謂我士也驕設言旁人以我指斥時事爲過甚有似於驕猶二章謂我士也罔極廣雅極已也罔極謂求責之無已也箋訓士爲事失之傳於二章訓極爲中亦非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傳謂夫人謂我欲何爲乎箋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爲憂者旣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乎 瑞辰按彼人猶

夫人也漢書賈誼傳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顏師古注夫猶彼人耳文十四年左傳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夫已氏猶詩言彼已之子也檀弓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夫夫猶論語言彼哉彼哉故此傳卽以夫人釋彼人正義引定本傳作彼人不曰夫人義亦通也彼人當从箋說謂君曰亦當从箋訓於謂語詞也彼人是哉設爲不我知者之言言其君所行未爲非也子曰何其謂子憂之何乎何其卽何居也檀弓鄭注居讀如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辭也其亦讀與姬同通用

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箋云無知我憂所爲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止也 瑞辰按盍者盇之假借亦者語詞爾雅曷盇也廣雅曷何也盇亦勿思猶云何勿思也孟子蓋亦反其本矣猶云盍反其本也

園有棘傳棘棗也 瑞辰按棗从重朿棘从竝朿對文則異散文則棘亦訓棗爾雅槐棘醜喬周官外朝三槐九棘孟子樲棘並通以棘爲棗與此詩同據下言其實之食故知棘即棗耳

陟岵

陟彼岵兮傳山無草木曰岵二章傳山有草木曰屺釋文此傳及解屺與爾雅不同王肅依爾雅段玉裁曰毛

詩所據爲長岵之言瓠落也屺之言荄滋也 瑞辰按爾雅多草木岵無草木峐詩疏引作屺說文岵山有草木也屺山無草木也玉篇廣韻竝云岵山多草木也屺山無草木也玉篇廣韻兼取爾雅說文說文多本毛傳爾雅說文既同則今本毛傳相反爲傳寫之誤無疑釋文云王肅依爾雅疑王肅所見毛詩未誤本同爾雅非必王肅依爾雅改也釋名山有草木曰岵岵者怙也人所怙取以爲事用也山無草木曰屺屺圮也無所出生也釋名之說亦當本之毛傳足證正義本傳寫之譌屺爾雅作峐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引釋名亦作峐爾雅釋文引三蒼字林聲類竝云峐即屺字蓋古音讀亥如已故通用峐之言荄基也基荄初具未有草木也此當以爾雅說文釋名爲正段說非也

上慎旃哉傳旃之也箋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朱子集傳上猶尙也 瑞辰按之旃一聲之轉又爲之焉之合聲故旃訓之又訓焉見宋啓箋上者尙之叚借漢石經魯詩作尙是本字

猶來無止傳猶可也父尙義 瑞辰按二章傳曰母尙恩卒章傳曰兄尙親蓋皆取章末無棄無死爲義正義但云解孝子所以稱父戒己之意由父之于子尙義非傳恉也李黼平毛詩紬義曰說文讀中止也引司馬法曰師多則讀讀止也然則父戒已毋輕于退是爲父尙義

也次章母戒已無棄身是毋尙恩卒章兄戒已無死敵是兄尙親故皆於章末言之傳意正當如是今按隱七年左傳公之爲公子也與晉人戰於狐壤止焉桓七年左傳驂絓而止止皆退敗不能前進之稱

猶來無棄 瑞辰按無棄與無死同義說文𢦏棄也俗語謂死曰大𢦏大𢦏猶曰大棄也後人亦通稱死爲棄世

行役夙夜必偕傳偕俱也 瑞辰按傳訓偕爲俱者謂行役必兼夙夜猶上章無已無寐皆兼夙夜言之也集傳謂必與其儕同作同止似非詩義

十畝之間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

貌箋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瑞辰按井田之法一夫百畝魏雖削小未必僅止十畝又古者野田不得樹桑則此詩十畝蓋指公田十畝及廬舍二畝半言也古者民各受公田十畝又廬舍各二畝半環廬舍種桑麻雜菜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穀梁傳所云公田爲居公羊宣十五年何注所謂還廬舍種桑荻雜菜也凡爲田十二畝半詩但言十畝者舉成數耳閑閑泄泄皆樹桑盛多之貌詩蓋言彼國樹桑之盛民得所居以明魏地陿隘民無所居行與子還行與子逝皆相約往適異國即碩鼠逝將去女適彼樂國也箋說失之又按桑者閑閑兮白帖八十二引作桑柘又云十畝桑柘盡趨南陌之功古音石與者同聲故柘或段借作者猶渥赭韓詩作渥沰也桑柘同類皆可養蠶月令季春命野虞毋伐桑柘是也三家詩蓋有作桑柘者故白帖引之二章亦當作桑柘說毛詩者望文生義無知者字當訓柘者蓋已久矣

行與子還兮傳或行來者或來還者瑞辰按顏師古注漢書楊雄傳曰行且也李善文選注亦曰行猶且也王尚書謂此詩行與子還行與子逝猶言且與子歸且與子往其說是也今按詩人思去其國有昔來而今歸者有去此而適彼者故或言還或言逝皆謂往也傳以還爲來還者似非詩義正義云往來俱行讀行爲行路之行亦非

伐檀

坎坎伐檀兮傳坎坎伐檀聲瑞辰按漢石經飲飲伐輪兮漢劉表京房並以飲爲坎大元需推飲寶即坎窞也皆坎古通作飲之證廣雅飲飲聲也鼓聲爲坎坎伐木聲亦爲坎坎

河水清且漣猗傳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瑞辰按詩義蓋以河水之清喻君子之廉潔有異在位之貪鄙非如傳言俟河之清也爾雅釋水云河水清且瀾漪大波爲瀾據說文大波爲瀾瀾或从連作漣是瀾漣本一字古連讀若瀾故與檀干爲韻漣亦作瀾猶蓮通作蕑也猗漢石經作兮釋文本作猗與書秦誓斷斷猗大學引作兮正合是知猗即兮也正義釋詩云猗皆辭也亦謂猗即兮耳

胡取禾三百廛兮傳一夫之居曰廛瑞辰按易訟九二其邑人三百戶鄭注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稅三百家故三百戶雜記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鄭注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疏引鄭君易訟卦注爲證云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畝又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又論語奪伯氏駢邑三百孔注伯氏食邑三百家鄭注三百家齊下

大夫之制此詩三百廛正義引遂人夫一廛田百畝卽爲三百家亦指下大夫采地之制言之二章三百億三章三百囷皆承上三百廛而言謂三百家所取之億三百家所取之囷變文以協韻耳又按國語吳語曰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亦是三百家有夫有婦然後爲家此傳只言一夫者言夫以該婦也

不素餐兮傳素空也瑞辰按廣雅釋詁素空也素索古通用左傳八索釋文本或素釋名八索索素也小爾雅索空也孟子趙注無功而食謂之素餐亦訓素爲空韓詩訓爲質素失之足利本餐作飡劉向說苑引詩不素飡兮據說文餐或从水作飡鄭風使我不能餐兮考文本餐作飡知飡爲飡字之譌至爾雅釋言粲餐也釋文餐本作飧乃因餐本作飡與飧形近而誤

河水清且直猗傳直直波也瑞辰按釋水直波爲徑郭注言徑涏也釋名作直波曰涇云涇徑也言如道徑也爾雅瀾淪皆釋此詩則徑亦釋詩詩本蓋作徑猶毛傳原作徑直波也徑直聲轉古卽讀如直後人以徑於韻不協乃改爲直正義所云直波不言徑而言直者取韻故也然直波不可單稱直猶漣爲大波不可遂稱大淪爲小波不可遂稱小也又按說文涇直流也與直波爲徑音義相近疑徑卽涇之叚借徑涇聲皆雙聲涇之通作徑猶詩瓶之罄兮之通作罊也

河水清且淪猗傳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瑞辰按釋文引韓詩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據廣雅釋詁淪順也韓詩訓淪爲順流而風正與倫義近順流則波恒小亦與爾雅小波爲淪義合釋名淪倫也水文相次有倫理也理亦順也義正與韓詩同較毛傳文轉如輪爲善

胡取禾三百囷兮傳圓者爲囷瑞辰按說文囷廩之圜者从禾在囗中圜謂之囷方謂之京今時農人以席作圌貯穀曰圌釋名圌屯也屯聚之也說文作篅云篅也篅判竹圜以盛穀也廣雅篅謂之篅據蒼頡篇篅圜倉也則知今之圌卽古囷之遺制囷也篅也篅也異名而同實說文又曰䈪載米䈪也讀若屯卦之屯亦與囷篅聲近而義同圌卽篅之俗字

不素飧兮傳孰食曰飧箋飧讀如魚飧之飧瑞辰按孟子趙註朝食曰饔夕曰飧此對言則異也小雅祈父傳孰食曰饔此傳又曰孰食曰飧此散言則通也至周官司儀注小禮曰飧大禮曰饔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侯伯飧四牢饔餼七牢子男飧三牢饔餼一牢注公侯伯子男飧皆飪一牢是其飧饔與常食不同且飧亦不皆孰食據鄭志答張逸云禮飧饔大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餐相配故易之是鄭君誤以毛傳孰食曰飧爲指禮食不知毛公亦泛言孰食耳至鄭君讀如魚飧之飧據字林飧水澆飯也釋名飧散也投水於中解散也禮記玉

藻疏飧謂用飲澆飯於器中也魚飧葢置魚飯中有似水澆飯者遂名魚飧故公羊以爲儉又按說文飧餔也餔申時食也而正義引說文飧水澆飯也證以釋文乃知所引說文係字林之誤

碩鼠

碩鼠碩鼠碩大也瑞辰按碩鼠卽爾雅鼫鼠碩卽鼫之叚借易晉九四晉如鼫鼠子夏易傳九家易竝作碩鼠是碩鼫通用之證碩鼫皆取大義非卽五技鼠詩疏引爾雅孫炎注以鼫鼠爲五技鼠樊光舍人注同其說非也廣雅鼫鼠鼫鼠郭注爾雅鼫鼠云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爲鼩鼠見廣

雅音雀正義引陸機疏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於頸上號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鼫鼠也則陸疏謂碩鼠別有一種卽古所云禮鼠者非卽五技鼠也

三歲貫女傳貫事也箋我事女三歲矣瑞辰按貫魯詩作宦貫卽宦之叚借釋文貫徐音官說文宦仕也玉篇官宦也說文官吏事君也仕與事亦同義三歲宦女猶左傳云宦三年矣古者三載考績又于三年大比民數故詩言三歲宦女謂其仕已三年曾無德政及民以明在所當黜也此葢刺其大夫重斂之詩序國人刺其君重斂當作其君子猶汾沮洳序其君子儉以能勤今本誤作其君也

爰得我直傳得其直道箋直猶正也瑞辰按直與道一聲之轉古通用說苑脩文篇樂之動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易道卽樂易所云易直也爾雅釋詁道直也爰得我直猶云爰得我道傳云得其直道者正以道訓直非於直外增道字也箋謂直猶正也失之王尚書讀直爲職訓職爲所與上章爰得我所同義竊謂訓直爲道義與所亦相合古人以失路爲失所則得道亦爲得所矣

誰之永號傳號呼也箋之往也永歌也樂郊之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無憂苦瑞辰按永釋文本作

咏云咏本亦作永同音詠足利本作詠據箋永言也正讀永爲詠古詠歌字多省作永永號猶詠歎也正義云永是長之訓以永號其文故以永爲歌失之之其也呂氏春秋音初篇高注之其也誰之永號猶云誰其永號箋訓之爲往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一

唐

桐城馬瑞辰學

唐風總論

山海經云縣雍之山晉水出焉水經云晉水出晉陽縣西縣甕山東過其縣南又東入於汾水縣甕山即縣雍也傳謂晉侯燮因晉水始改唐爲晉故史記晉世家云唐叔子燮是爲晉侯但考國語叔向曰昔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於晉呂氏春秋重言篇亦言成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又史記周本紀云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唐叔冠以晉猶康叔冠以衛也是晉之名唐叔時已先有之詩不言晉而言唐者從乎其始

封實有取乎其遺風也吳季札觀樂爲之歌唐則唐風之稱實沿其舊至季札云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蓋第取蟋蟀山樞二詩言之此序說堯之遺風所自來也國家之興莫先於得民心欲得民心莫先於用賢士欲用賢士莫先於去讒言唐風自揚之水及椒聊作則民心失矣有杕之杜作則賢士去矣采苓作則讒言興矣而綢繆失婚姻之時鴇羽棄父母之養羔裘有懷惡之刺葛生悲攻戰之煩此民心所由失也杕杜傷骨肉之離此賢士所由去也惟無衣詩以美武公然得國由於篡取命服出於貨賂飾其詞以美之實隱其言以譏之唐風十二篇蓋無一非刺詩矣

蟋蟀

蟋蟀在堂傳蟋蟀蛬也九月在堂瑞辰按陸機詩疏蟋蟀一名蜻蛚易緯通卦驗曰乃立秋而蜻蛚上堂是蟋蟀之在堂固不待九月也豳詩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在宇在戶皆可以堂統之蓋易緯立秋上堂者言其始毛傳九月在堂舉其終又周正建子以十月爲歲莫詩下云歲聿其莫故傳以蟋蟀在堂爲指九月耳

職思其居傳職主也箋又當主思於所主之事謂國中政令瑞辰按傳箋從爾雅訓職爲主首章職思其居義猶可通謂君子思不出其位也若職思其外職思其憂亦訓主則於義未協爾雅釋詁職常也常从尚聲故職

又通作尙秦誓亦職有利哉大學引作尙亦有利哉論衡引作亦尙有利哉王懷祖觀察謂此詩三職字皆當訓常竊謂此當訓尙爾雅尙庶幾也謂尙思其居尙思其外尙思其憂也與上文無已大康語意正相貫又按詩內職字有宜從爾雅訓常者大東詩職勞不來王觀察謂常服勞苦而不見勞來是也有用爲發語詞者十月之交詩職競由人猶言競由人也桑柔詩職涼善背言涼善背也職競用力言競用力也職盜爲寇言盜爲寇也召旻詩職兄斯引言兄斯引也職兄斯宏言兄斯宏也有作適字解者巧言詩職爲亂階猶言適爲亂階也職與識古通用說文職記微也周官職方亦作識方職之訓適猶識亦

一系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2版反內

訓適也成十六年左傳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王觀察曰言適見不穀而趨也晉語作屬見不穀而下韋注曰屬適也又有用爲句中語助者抑詩亦職維疾言亦維疾也猶亦惟斯戾即言亦維戾也傳箋於職字皆訓爲主失之又按僖二十八年左傳甯子職納槖饘焉即言納槖饘也襄七年左傳引周詩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言競作羅也襄十四年左傳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猶言則女之由也三職字皆語詞舊或訓職業或訓主亦誤至說文職記散也職即職業之職孟子曰子思臣也微也微正當訓職

役車其休箋庶人乘役車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瑞辰按古者役不踰時月令孟秋乃命將帥則孟冬正當旋役之時采薇詩曰歸曰歸歲亦陽止杕杜詩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皆古者歲莫還役之證役車當謂行役之車孔疏因箋云農功畢遂謂役車爲收納禾稼所用失之

日月其慆傳慆過也瑞辰按說文慆說也爲本義毛傳訓過者葢以慆爲滔字之叚借說文滔水漫漫大皃大則易失之過故過又大義之引申也古慆聲讀近悠故與休憂爲韵

山有樞

山有樞隰有榆傳與也樞荎也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瑞辰按傳取興最善山隰有材木不能自用祇以供人之用正以興下他人所愉引起全詩又按爾雅釋木蘠荎郭注今之刺榆也引詩山有樞詩序釋文云樞本或作蓲㩮隸釋載石經魯詩殘碑作蓲是作蓲者爲魯詩作樞者爲毛詩皆蘠字之消借王佾書曰荎之言挃也廣雅挃刺也故刺榆謂之荎又謂之梗榆梗亦刺也說文梗山枌榆有束是也

弗曳弗婁傳婁亦曳也瑞辰按婁者摟之消借說文摟曳聚也段玉裁云當作曳也聚也玉篇引詩弗曳弗摟摟亦曳也釋文引馬云婁牽也與劉熙孟子註訓摟爲牽者正合

宛其死矣傳宛死皃釋文宛本亦作苑瑞辰按宛即苑之叚借淮南子本經訓百節莫苑高注苑病也又俶眞訓形苑而神壯高注苑枯病也苑又通菸廣雅蔫菸矮菸也玉篇萎菸也並與傳訓宛爲死皃義相近宛與矮菸皆一聲之轉宛與苑當即菸字之叚借

山有栲傳栲山樗正義引陸疏云許愼正以栲讀爲糗今人言考失其聲耳瑞辰按爾雅栲山樗說文無栲字云柷山樗也从木尻聲柷即栲之異文樗即樗字之譌以陸疏證之說文柷下別有讀如糗今脫去耳古音栲讀如糗猶考讀如朽淮南子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即說文之玉訓爲朽玉者俗作玽音鴉是也陸疏謂今人讀考失其聲不知考與糗古本同音詩疏引爾雅郭註俗語曰櫄樗栲漆相似如一本草圖經云椿木樗木

形幹大抵相類椿本宻而葉香可噉樗本疏而氣臭膳
夫亦能熬去其氣北人呼樗爲山椿據此知栲爲山樗
卽今俗稱臭椿樹故音亦讀糗

濕有杻傳杻檍也瑞辰按檍說文作槍云槍梓屬大者
可爲棺椁小者可爲弓材卽爾雅之杻檍說文大徐本
於椋檍二篆之閒別出檍篆云杶也乃後人妄增段玉
裁从槧傳本刪去是也又按爾雅杻檍釋文檍字又作
億說文云檍梓屬也據說文云槍梓屬乃知陸氏所據
說文本無檍篆知槍卽檍也陳壽祺謂釋文字又作億
之億及引說文云檍之檍二字竝當爲槍字之譌

弗洒弗埽傳洒灑也正義洒謂以水溼地而埽之故轉

爲灑瑞辰按說文灑汎也洒滌也古文以爲灑埽字是
洒灑二字本異義古文以聲近故叚洒爲灑

弗鼓弗考傳考擊也釋文鼓如字本或作擊非瑞辰按
詩序正義引詩正作弗擊弗考本句正義曰今定本云
弗鼓弗考云考擊也無亦字義竝通也據此知注疏本
經原作弗擊弗考傳原作考亦擊也文選李善註引毛
詩曰子有鐘鼓弗擊弗考毛萇曰考亦擊也李所引與
孔本正同亦擊正承上弗擊而言惟定本經作弗鼓弗
考傳作考擊也今註疏本誤从定本失其舊矣竊謂經
弗鼓當爲弗敂之譌說文敂擊鼓也讀若屬經作敂訓
擊敂與擊爲雙聲故傳寫者通作弗擊釋文云鼓如字

鼓亦敂字之譌以敂卽爲擊不煩改字故又云本或作
擊非也說文缶字註秦人敂之以節歌韵會敂作擊此
敂擊通用之證易不鼓缶而歌以說文韵會證之知鼓
爲敂之譌此詩弗鼓合毛傳孔疏釋文證之鼓亦當作
敂考者攷之叚借說文攷敂也敂擊也惟經上作弗敂
訓爲擊故傳云考亦擊也宋岳珂刊九經三傳凡鼓瑟
鼓琴鼓鐘于宫字皆作敂未爲確核獨此詩作弗鼓弗
考則甚確也

揚之水

揚之水白石鑿鑿傳鑿鑿鮮明貌箋激揚之水激
流湍疾洗去垢濁使白石鑿鑿然興者喻桓叔盛強除

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瑞辰按王風揚之水以喻平
王不撫其民鄭風揚之水以閔忽之無臣是激揚之水
雖迅疾而實無力故兩詩皆言不流束薪不流束楚此
詩揚之水蓋以喻晉昭微弱不能制桓叔而轉封沃以
使之强大則有如水之激石不能傷石而益使之鮮潔
故以白石鑿鑿喻沃之盛强耳箋謂以喻桓叔除民所
惡失之

白石皓皓傳皓皓潔白也瑞辰按說文無皓字惟日部
有晧云日出皃白部皢日之白也日色之光白故晧訓
日出皃引伸爲凡絜白之稱今俗通改作皓猶的本从
日今亦誤从白也

從子于鵠傳鵠曲沃邑也正義曰晉封桓叔於曲沃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故曰鵠曲沃邑也瑞辰按鵠古通作臯易林否之師曰揚水潛鑿使石絜白衣素表朱戲遊臯沃義本此詩臯沃即此詩從子于沃從子于鵠也臯與鵠古同聲臯通作鵠猶周禮臯舞當爲告左傳定四年經盟于臯鼬公羊經作浩油也臯者澤也鶴鳴詩毛傳臯澤也韓詩九臯九折之澤易林戲遊臯沃豫之大過又作遊戲臯澤是知沃亦澤也澤也臯也沃也蓋析言則異散言則通襄二十五年左傳鳩藪澤收濕臯井衍沃此析言也鶴鳴傳訓臯爲澤易林臯沃一作臯澤此散言也曲沃本取沃澤之義故詩別稱臯鵠以協韻

三家詩从本字作臯毛詩叚借作鵠傳云鵠曲沃邑者正謂鵠即曲沃非謂曲沃之旁別有邑名鵠也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秦改爲左邑縣詩所謂從子于鵠者也以鵠與曲沃爲一正與毛傳合孔疏謂曲沃旁更有邑名鵠失傳恉矣或疑左傳呂相絕秦所云焚我箕郜謂郜即鵠亦未確

白石粼粼傳粼粼清徹也瑞辰按粼粼蓋粼粼形近之譌說文有粼無粼云粼水生厓石粼粼也正與詩義合釋文粼本又作磷皆後人增益之字粼又通借作鄰管子水地篇夫玉温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荀子作栗而理知也鄰栗一聲之轉皆清澈之貌

椒聊

椒聊之實傳椒聊椒也箋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捄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瑞辰按爾雅釋木椒樧醜莍郭註莍萸子聚生成房皃爾雅又曰朻者聊郭註未詳今按朻莍古音同朻即莍也椒聊即椒莍也鄭箋一捄二字正釋聊字竊疑毛傳原作椒聊椒莍也故箋言一捄之實以申釋之後毛傳脫去莍字陸疏遂誤以聊爲語辭矣說文茮茮莍也義本毛傳當作茮聊茮莍也後人不知聊即爲莍或妄刪去聊字耳說文又曰莍樧茮實如裘也箋作捄者叚借字也劉向九歎懷椒聊之蔎

蔎兮王逸註椒聊香草也椒聊二字連讀亦不以聊爲語辭

遠條且傳條長也瑞辰按足利古本經文二條字皆作脩方言廣雅竝曰脩長也條脩古同聲通用史記周勃封爲條侯注曰條表皆作脩漢書地理志信都國脩縣註曰脩音條括地志作蓨是其證也疑毛傳以條爲脩之叚借或本作脩故訓爲長但考二章傳言聲之遠聞也段玉裁曰聲當作馨與說文馨香之遠聞也合使兩章經皆作脩則首章傳既以長釋之二章傳不煩另釋竊謂古本首章作脩故傳訓長二章經作條故傳取芬芳條暢之義訓爲馨之遠聞也足利本兩章皆作脩正

譌本及唐石經兩章皆作條各有一誤又按攸爲行水攸攸之皃故義又爲長爾雅釋詁悠長也悠當作攸凡經傳作脩訓長者皆攸字之叚借

蕃衍盈匊傳兩手曰匊瑞辰按宣十二年左傳舟中之指可掬矣杜註兩手曰掬義與毛傳同小雅采綠詩不盈一匊毛傳亦曰兩手曰匊說文在手曰匊段玉裁謂在手當爲兩手之譌今按考工記陶人疏引小爾雅云匊二升二匊爲豆豆四升是兩手謂之匊二升亦謂之匊此詩盈匊對上章盈升而言崔靈恩集註謂匊大于升則當爲二升之匊采綠詩不盈一匊與不盈一襜對言襜爲衣蔽前則匊亦應爲量物之器古篆文升與手

字形相近毛傳兩手或二升之譌小爾雅二升今俗本亦譌爲兩手是其證也又按說文廾部弆兩手盛也从先聲廣韻曰弆說文音匊是兩手所盛以弆爲正字作匊者乃同音叚借字耳說文又曰臼叉手也義與弆近

綢繆

綢繆束薪傳綢繆猶纏綿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瑞辰按綢繆二字疊韻廣雅綢繆纏綿也義本毛傳詩人多以薪喻婚姻漢廣翹翹錯薪以興之子于歸南山詩析薪如之何以喻娶妻此詩束薪束芻束楚傳謂以喻男女待禮而成是也箋謂作詩者束薪於野失之

三星在天傳三星參也箋三星心星也瑞辰按傳以秋冬嫁娶爲正故謂三星爲參星而以在天在戶在隅爲得時箋以仲春嫁娶爲正故謂三星爲心星而以在天在戶在隅爲失時竊據經文今夕何夕似謂失時則上言三星在天在戶在隅必爲得時傳說是傳以三星見爲嫁娶正時與今夕何夕爲失時孔疏謂今夕何夕言今此三星在天之夕非傳恉也參之言三也史記天官書參三星直者爲衡石古者自九月霜降逆女至二月冰判爲婚姻之期正值參在天在隅在戶之時故嫁娶以參爲候參辰二星不相比辰伏則參出夏小正八月辰則伏則者始辭謂始伏也小正又言九月內火傳謂

大火辰之伏以九月則參之見亦以九月以爲始嫁娶之候與荀子大略篇霜降逆女正合陳風東門之楊毛傳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秋正謂九月季秋王肅以三星在天爲十月似非傳義

子兮子兮傳子兮者嗟茲也經義述聞曰嗟茲卽嗟嗞說文嗞嗟也廣韻嗞嗟憂聲也秦策曰嗟嗞乎司空馬管子小稱篇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茲乎我窮必矣揚雄青州牧箴曰嗟茲天王附命下土皆歎詞也或作嗟子楚策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尚書大傳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是嗟子與嗟嗞同經言子兮子兮猶曰嗟子乎嗟嗞

乎故傳以子兮爲嗟茲鄭箋謂子兮子兮斥娶者殆失其義正義訓茲爲此尤非傳義瑞辰按王說是也說文無嗟有𦏁云𦏁咨也𦏁卽嗟字咨卽嗞之通借嗞咨同音段玉裁謂咨爲嗞字之譌不知咨音同嗞亦爲嗟嘆爾雅嗟咨𧪞也堯典咨四岳湯誓文王曰咨皆爲嗟歎之辭音義並與嗞同子茲一聲之轉子兮之讀如嗟茲猶負茲之通作負子也史記魯世家述金縢曰是有負子之責於天孔廣森謂卽公羊傳負茲舍之負茲是也何休註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

見此邂逅傳邂逅解說之貌瑞辰按鄭風邂逅相遇傳云不期而會此傳云解說之貌者釋文邂本亦作解逅本又作覯說音悅廣雅解悅也學記相說以解傳蓋以解有悅義經作解覯故釋爲解說之皃其實此詩邂逅

亦爲遇合說文無邂逅字古邂只作解逅止作遘或作構及覯淮南俶眞訓孰能解構人間之事高注解構猶會合也此詩設爲旁觀見人嫁娶之辭見此良人見其夫也見此粲者見其女也見此邂逅見其夫婦相會合也毛傳以爲解說之貌胡承珙曰卽因會合而心意解說耳韓云邂覯不固之貌則謂倉卒遘遇故爲不固皆與毛傳不期而會義相通

杕杜

有杕之杜傳杕特貌瑞辰按說文杕樹皃從木大聲大與特雙聲故傳訓爲特貌有杕之杜序武公寡特亦取詩有杕之杜爲喻然此詩其葉湑湑其葉菁菁皆言葉之盛則杜雖孤特猶有葉以爲蔭芘與有杕之杜取興微異詩以杜之特喻君以其葉之茂喻宗族與今之獨行無親爲杕杜不若也又按之猶者也有杕之杜猶云有杕者杜與有頍者弁有菀者柳有卷者阿句法正同小雅有棧之車與有芃者狐相對成文之猶者也之諸一聲之轉士昏禮注諸之也僖九年左傳以是藐諸孤卽藐者孤也爾雅釋魚龜前弇諸句果後弇諸句獵猶上云俯者靈仰者謝也諸亦者也諸之古同訓諸訓者則之亦得訓爲者矣

其葉湑湑傳湑湑枝葉不相比也瑞辰按二章菁菁傳云葉盛則首章湑湑亦當爲葉盛皃說文湑字注一曰

露皃也引詩零露湑兮露之濃皃爲湑木之盛皃爲湑湑其義一也胥疏古同聲通用傳蓋讀湑如疏以湑湑爲稀疏之皃故曰枝葉不相比然與下章菁菁不相類非詩義也

獨行踽踽傳踽踽無所親也瑞辰按說文踽疏行皃廣雅踽踽行也踽通作偊列子力命篇偊偊而步釋文引字林偊疏行皃

胡不佽焉傳佽助也箋胡不相推佽而助之正義佽古次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耳非訓佽爲助瑞辰按次且一聲之轉故佽可訓助比次古音義同比輔也輔助也比爲助則次亦助矣說文佽字注一曰遞也遞次音

義正同凡物之次第相比者皆有相助之義爾雅佴貳
也郭注佴次爲副貳說文佴佽也又曰貳副益也佽益
皆助也是知說文佽下一曰遞者即助義也又次茲聲
相近茲益也廣雅助益也又資从次聲資亦助也傳訓
佽爲助可補爾雅詁訓之闕箋云推佽猶推助也焦循
曰箋以推佽並言鯖行註云推舉也舉猶與也與猶助
也以推明佽正是以助明佽其說是也正義謂傳箋非
訓佽爲助失之

獨行睘睘傳睘睘無所依也釋文睘本亦作煢又作焭瑞辰按說文赹獨行也讀若煢此詩睘睘之正字說文
睘目驚視也从目袁聲今省作睘此赹之同音叚借或

通作嬛說文嬛材緊也引春秋傳嬛嬛在疚是也或通
作煢小爾雅寡夫曰煢今左傳及漢書匡衡傳竝言煢
煢在疚是也古營睘同音煢从營省聲故睘煢通用煢
又作儝方言儝獨也楚曰儝郭注古煢字廣雅儝獨也
玉篇儝特也皆是也煢又通惸小雅正月哀此惸獨楚
辭注引作哀此煢獨是也釋文云又作焭者焭即煢之
異文說文煢回疾也段注云回轉之疾也引申爲煢獨
取裒回無所依之意

不如我同姓傳同姓同祖也瑞辰按說文姓人所生也
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偁天子因生以爲姓从
女生生亦聲白虎通姓者生也人所稟天氣以生者也
昭四年左傳問其姓釋文曰女生曰姓姓謂子也姓从
女生會意上古賜姓皆因其母之所生如神農母居姜
水因賜姓姜黃帝母居姬水因賜姓姬舜母居姚墟因
賜姓姚堯釐二女於嬀汭而舜後因氏嬀是也又如禹
祖昌意以其母吞薏苡生因賜姓姒殷契以其母吞元
鳥子生因賜姓子是古賜姓由母之證此詩同姓對前
章同父而言又據下文人無兄弟言同姓蓋謂同母生
者春秋公羊傳所謂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春秋繁露所
謂商質者主天篤母弟也與周禮司儀天揖同姓及襄
十二年左傳同姓於宗廟謂同始祖者異傳以同姓爲
同祖失之

羔裘

自我人居居傳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二章
傳究究猶居居也瑞辰按爾雅居居究究惡也惡讀如
愛惡之惡釋詩義非詁詩辭蓋言惡在位者徒有此盛
服而不恤其民非訓居居究究爲惡也古居處之居作
凥居爲古踞字釋文居又音據是也踞通作居故說文
曰裾讀與居同荀子子道篇子路盛服見孔子子曰由
是裾裾何也楊倞注裾裾衣服盛皃說苑裾裾作襜襜
此詩居居承上羔裘豹袪正當讀爲裾裾言其徒有此
盛服也我詩人我在位者謂自我在位之人皆徒有居
居之盛而不恤其民之意自可於言外得之究究猶居

居盡窮極奢侈之意亦盛服皃劉向九懷遡究究兮王逸注究究不止皃也涕不止爲究究好奢不止亦爲究究其義一也

維子之故箋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瑞辰按故之言固也閔元年左傳因重固服虔曰重不可動因其不可動而堅固之洪頤煊曰此與上親有禮對言因其爲重臣而安固之襄十四年左傳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是固猶撫也故舊謂之故能愛好其故舊之人亦謂之故維子之故猶言維子之好也鄭風遵大路亦以故與好並言箋訓爲故舊失之

鴇羽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傳肅肅鴇羽聲也集止苞稹栩杼也鴇之性不樹止箋興者喻君子當居安平之處今下從征役其爲危苦如鴇之樹止瑞辰按陸疏曰鴇連蹏性不樹止釋文鴇似鴈而大無後趾今按鴇蓋鴈之類鴈亦不樹止也余嘗以目驗之其無後趾信然郎陸疏所云連蹏也詩蓋以鴇之集樹爲失性喻君子之下從征役爲失所耳

王事靡盬傳盬不攻緻也瑞辰按盬者息也爾雅釋詁棲遲憩休苦息也郭注勞苦者宜止息乃望文生義不知苦卽盬之叚借爾雅正釋詩盬爲息王事靡盬猶云王事靡有止息故不能蓺稷黍也靡盬之盬爾雅借作苦猶周官鹽人共其苦鹽典婦功辨其苦良苦皆當讀爲盬也禮記夫婦之道苦猶云夫婦之道息也盬又通𪗊方言盬且也郭注盬猶𪗊也玉篇廣韻並曰𪗊息也凡古人言姑且者猶云姑息也𪗊與姑並與盬音近而義同臧侗六書故曰盬猶緩暇也緩暇亦息也王符潛夫論愛日篇引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而釋之曰言在古閒服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以迫促釋詩靡盬正訓靡盬爲靡有暇息其說當本三家詩凡小雅言王事靡盬義並同此毛鄭讀盬爲良盬之盬此傳以盬爲不攻緻四牡傳又以盬爲不堅固孔疏又讀盬如蠱並非

曷其有所箋曷何也何時我得其所哉瑞辰按三章所處也廣雅處止也所爲處卽爲止曷其有所猶言曷其有止與下二章曷其有極曷其有常同義

肅肅鴇行傳行翮也段玉裁曰行翮於雙聲求之上文云鴇羽鴇翼故不得以行列釋之瑞辰按行之訓翮經傳無徵鴇行猶鴈行也鴈之飛有行列而鴇似之說文𠦂相次也从匕十鴇从此蓋鴇之飛比次有行列故字从𠦂會意鴇行訓作行列爲是不得以上文言鴇羽鴇翼遂訓行爲翮也

無衣

不如子之衣傳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箋武公

初幷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爲安正義親就天子使請天子之衣故曰子之衣瑞辰按天子古未有單稱子者古者稱卿大夫士通曰子序云請命乎天子之使則詩所云子者卽指天子之使言諸侯有七命六命之衣天子之使亦有七命六命之衣但已未受命於王非使者受命於王可比故曰不如子之衣安吉安燠也孔廣森曰大車傳曰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正義曰毛意以周禮出封爲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卽得加命則知天子之卿六命來使於晉亦假以七章之服故詩兩言子之服一言其加服一言其本服今按孔說是也周官典命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出封宜如毛傳謂出於封疆出者加一等則入者宜減一等典命疏云若毛君則出加入減是也覲禮侯氏乘墨車此正入減之證天子之卿六命出使則加爲七命之服侯伯七命入天子之國則減爲六命之服故晉侯亦得如天子之卿有衣七衣六之異詩言不如者正求其能如之也毛傳於首章言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於二章曰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但據常禮言之至天子卿大夫出封加一等義已著於大車傳則其義固可推而知也正義乃以詩言子爲天子失其義矣

有杕之杜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傳與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箋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瑞辰按下章道周韓詩作道右則左右隨所見言之不以道左之陽取興

曷飲食之箋曷何也言中心誠好之何飲食之當盡禮極歡以待之瑞辰按曷訓爲何亦爲何不爾雅曷盍也郭注盍何不也曷飲食之謂何不飲食之也彼君子兮噬肯適我設爲武公好賢之虛詞中心好之曷飲食之責其無求賢之實也

生於道周傳周曲也釋文周韓詩作右瑞辰按道周與道左相對成文故韓詩訓爲道右右周古音同部周卽右之叚借右通作周猶詩既伯既禱禱通作禂也禱从壽聲禂从周聲禂古作𠃬从又聲右从又又亦聲皆與周通用說文服字註一曰車右騑所以舟旋舟旋卽周旋也是周與右義亦相通毛傳訓周爲曲者據蒹葭詩道阻且右箋云右者言其迂迴迂迴卽屈曲也則傳訓曲亦與右義相近

葛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傳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瑞辰按葛與蘞皆蔓草延於松柏則得其所猶婦人隨夫榮貴今詩言蒙楚蒙棘蔓野

蔓域益以喻婦人失其所依隨夫卑賤杜詩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其取興與此詩同義至於予美亡此則求貧賤相依而不可得矣又按正義引陸機疏云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煑以哺牛除熱不引爾雅說文爾雅蘞菟荄郭注亦云未詳據說文蘞白蘞也或作蘝本草白蘞一名菟核菟核與兔荄同是蘞卽爾雅之蘞

予美亡此箋予我亡無也言我所美之人無於此謂其君子 瑞辰按少儀有亡而無疾鄭注亡去也史記晉世家明亦因亡去亡卽去也公羊傳季子使而亡焉孔廣森曰不在曰亡按說苑至公篇正作季子時使行不在是亡卽不在之證亡此猶云去此又如俗云不在此耳爾雅釋言棄忘也忘猶亡也棄猶去也箋釋序國人多喪云喪棄亡也此箋訓亡爲無葢亦棄亡之義不以亡爲死亡

誰與獨處箋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 瑞辰按誰與設爲自問之辭與語辭也與檀弓誰與哭者句法正同

蘞蔓于域傳域營域也 瑞辰按營域或作塋域古爲葬地之稱說文塋墓地也是也又爲界域之通稱周官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鄭注兆爲壇之塋域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鄭注域兆表之塋域是壇兆得名塋域也小司徒乃分地域鄭注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

鄉遂也賈疏謂建邦國之等各有塋域疆界是經畫邦國都鄙鄉遂通名塋域也此詩蘞蔓于域承上章蘞蔓于野言卽爲野之塋域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是野之遠近不同各有塋域之證塋之言營謂經營而區域之卽今所謂地界耳後儒誤以塋域專指墓地遂以此詩爲悼夫死亡之詩失之

歸于其居箋居墳墓也 瑞辰按後漢書蔡邕傳百歲之後歸乎其居注云詩晉風也毛萇注曰居墳墓也胡承珙曰據章懷所引知今本誤傳爲箋葢傳於居訓墳墓故下章傳云室猶居也箋又申之曰室猶冢壙若毛於居字無訓則下不應忽云室猶居耳

采苓

采苓采苓傳興也苓大苦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箋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衆多非一也皆云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 瑞辰按秦詩言隰有苓是苓宜隰不宜山之證埤雅言葑生於圃何氏楷又言苦生於田是三者皆非首陽山所宜有而詩言采於首陽者蓋故設爲不可信之言以證讒言之不可聽卽下所謂人之僞言也箋謂首陽山信有苓失之又按苦爲甘草

而爾雅名爲大苦則甘者名苦矣苦爲苦荼而詩言堇荼如飴則苦者實甘矣谷風詩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箋云其根有美時有惡時是葑又美惡無定時者詩以三者取興正以見讒言之似是而實非也

首陽之巔傳首陽山名也正義首陽之山在河東蒲阪縣南 瑞辰按史記伯夷列傳正義言首陽山凡五所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阪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一也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在隴西首陽二也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三也孟子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四也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五也顏師古漢書王吉傳注據

伯夷歌云登彼西山以在隴西爲是王應麟據曾子制言篇二子居河濟之間以在蒲阪爲是宋明府翔鳳曰元和郡縣志河南偃師縣首陽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盟津在縣西北三十里武王伐紂二子叩馬而諫在渡盟津後隱於首陽當不甚遠斷在洛陽東北水經注濟水南當鞏縣北南入於河鞏與偃師相去數十里當濟水入河處故曾子云二子居河濟之間詩唐風首陽亦指偃師首陽偃師東七十里爲今開封府汜水縣即春秋鄭虎牢地晉欲霸中國必先固結鄭心故詩設言登首陽以望鄭今按夷齊所隱之首陽與唐風所言之首陽名同而地自異後漢書黨錮傳范滂繫黃門北寺獄曰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負夷齊注云首陽山在洛陽東北水經注河水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逕平縣故城北平縣即今偃師注云河水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矣曰登彼西山上有夷齊之廟又文選阮籍詠懷詩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文選注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是漢晉諸儒多以偃師首陽爲夷齊所隱宋翔鳳據之以證夷齊所隱之首陽在洛陽東北可也至唐風首陽爲晉地之山自在蒲阪漢志河東蒲反縣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在南水經注涑水出河北縣雷首山引穆天子傳曰壬戌天子至於雷首又

云昔趙盾田首山食祁彌明翳桑之下即於此也是晉之首陽一名雷首一名首山山南曰陽故又名首陽也細繹詩詞自從序戒獻公聽讒爲是宋翔鳳以爲晉人事鄭之詩未免肌斷

人之爲言箋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 瑞辰按正義曰人之詐僞之言君誠亦勿得信之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是正義原从定本作僞言人之僞言猶沔水民之訛言正月人之訛言訛一作譌也王肅諸本作爲者爲亦當讀僞廣雅僞爲也月令母或作爲鄭注令月令作詐僞左氏定九年傳子爲不知釋文爲本作僞是古僞與爲通之證箋謂爲人爲

善言非詩義也詩既戒以無信無與無從又重以舍旃舍旃苟亦無然皆極言僞言之不可聽箋以爲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亦非也末言人之爲言亦當從正義作僞言

苟亦無信傳苟誠也箋苟且也段玉裁曰此謂苟即果之雙聲叚借也瑞辰按說文苟草也訓誠又訓且訓假皆雙聲叚借也苟假雙聲苟與姑亦雙聲訓且者以苟爲姑之叚借此詩苟字當从箋訓且謂姑置之勿信勿與勿從也

胡得焉箋人以此言來不信受之不答然之從後察之或時見罪何所得瑞辰按得之言中也周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注故書中爲得三倉日中得也言必有中謂言則弗中故云胡得焉得即中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二

桐城馬瑞辰學

秦

總論

周以忠厚啟宇其以德服人者深故其收效也遠其卜年也長而其衰也失於積弱而不能自振秦以力戰開國其以力服人者猛故其成功也速其延祚也短而其敝也失於黷武而不能自安是故秦詩車鄰駟鐵小戎諸篇君民相耀以武事其所美者不過車馬音樂之好兵戎田狩之事耳然用威而不用禮則蒹葭賦矣好戰而不恤民則無衣作矣强國而不用賢則黃鳥哀三良之從死晨風刺舊臣之見棄夏屋傷待賢之衰薄矣是故其長諸侯也可以覇而不可以王其有天下也可以暫而不可以久始皇之先詐力後仁義焚書坑儒嚴刑峻法以暴虐爲天下先雖其天資刻薄亦秦之先有以啓之讀詩者可以觀世變矣

車鄰

序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瑞辰按服虔左傳注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是好不得兼侍御言今序統言之好者涉文也正義謂三者皆是君之容好失之

有車鄰鄰傳鄰鄰衆車聲也釋文鄰本亦作隣又作轔瑞辰按漢書地理志引詩作轔張參五經文字轔注云

詩本亦作鄰說文有鄰無轔新附有之是古本作鄰轔乃後人增益之字文選潘安仁藉田賦注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詩並作有車轔轔三家詩或有作轔者遂並改毛詩作轔耳廣雅轔轔聲也雷聲謂之轔轔萑馴東逕頌天勤雷霆隱隱轔轔車聲謂之鄰鄰其義同

有馬白顚傳白顚的顙瑞辰按釋畜的顙白顚說卦傳曰爲的顙虞翻注的白顙頟也詩正義引舍人曰的白也顙頟也與易虞注同今按說文的馬白頟也郭注爾雅曰戴星馬的之言的謂白頟的然著明圓如射之有的也的爲射堋中珠子故郭以戴星釋之非泛以白爲的也的从勺聲音同卓故又通作卓覲禮奉東帛匹馬

卓上鄭注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卓當卽旳之叚借覲禮十馬以卓爲上是古人以駒顙爲貴故詩人亦以白顚爲言

寺人之令傳寺人內小臣也瑞辰按燕禮小臣戒與者疏云按周禮大僕職王燕飲則相其法此諸侯禮降於天子故宜使小臣相是諸侯小臣當大僕之事又小臣師一人疏云按夏官大僕職云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諸侯兼官無有大僕惟有小臣出入君之教命據此是諸侯以小臣兼大僕寔掌君出入之教令此詩言寺人之令是掌君出入之命故傳知爲內小臣之官也釋文寺又音侍本或作侍字亭言侍御之好卽本經侍人爲說據周禮大僕注云僕侍御於尊者之名則小臣兼大僕之職正可稱侍人傳以侍人爲內小臣於諸侯正合經作寺人者卽侍人之媘非謂周禮寺人之官也正義乃據周禮寺人與內小臣異職因以傳言內小臣爲泛言在內細小之臣失傳恉矣周禮寺人賈疏又引此詩謂寺人兼小臣亦非

阪有漆隰有栗傳興也阪者曰阪下溼曰隰箋興者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瑞辰按鄭風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傳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其取興與此詩正同但彼以反興鄭忽之所美非美此以正興秦仲之君臣皆賢耳又秦風山有苞櫟隰有六駮鄭箋云山之櫟

隰之駮皆其所宜有也以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其取興與鄭風同

逝者其耋傳耋老也八十曰耋正義易離卦云大耋之嗟注云年踰七十僖九年左傳曰伯舅耋老服虔云七十曰耋此言八十曰耋者耋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瑞辰按易釋文引馬云七十曰耋與服虔同說文年八十曰耋從老省從至鹽鐵論孝養云丞相史曰八十曰耋釋名八十曰耋耋鐵也皮黑如鐵又王肅易注郭璞爾雅方言註並以八十爲耋與毛傳同舍人爾雅注何休公羊注又以六十爲耋今按耋之名義不見曲禮據宣十二年公羊徐彥疏曰七十稱老曲禮文也案今曲禮

曰七十曰耊與此異也是徐彥所見曲禮有作七十曰耊者矣又曲禮八十九十曰耄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耊九十曰旄是陸氏所見曲禮有作八十曰耊者矣耊有七十八十葢由諸儒所據曲禮本不同故其說各異至六十曰耊未詳所出古六字从八入形近易譌周官校人注六皆疑爲八字之誤是其證也疑舍人何邵公皆以八十爲耊傳寫者譌爲六十耳

駟鐵

序駟鐵美襄公也瑞辰按服虔左傳注言秦仲有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又云其孫襄公列爲秦伯故有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鐵小戎之歌是服子愼以駟鐵小戎皆爲秦仲詩與序說異

駟鐵孔阜傳鐵驪阜大也瑞辰按鐵當从釋文本作驖說文驖馬赤黑色驪馬深黑色魯頌毛傳純黑曰驪是驖與驪有別而此傳以驖爲驪者葢對文異散文通也月令孟冬駕驖驪是驖驪通稱之證此詩狩亦冬田故用駟驖漢書地理志作四臷葢本三家詩臷卽驖之同音消借字也阜通作駜石鼓文我馬旣駜駜卽阜也

從公于狩傳冬獵曰狩瑞辰按說文狩犬田也从犬守聲詩載獫歇驕正田用犬之證故說文以狩从犬訓爲犬田段玉裁據爾雅火田曰狩改說文犬田爲火田失之

春時辰牡傳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瑞辰按辰當讀爲麎爾雅麋牡麔牝麎說文麎牝麋也辰牡猶言騬牝彼以騬爲牡與牝對言（孫炎爾雅本作騬牡騬牝毛傳騬馬與牝馬也）此以麎爲牝與牡對言其句法正相類又襄四年左傳而思其麀牡與此詩句法亦同彼正以麀爲牝鹿與牡對言也辰卽麎之消借耳周官大司馬注鄭司農曰獸五歲爲愼後鄭謂愼當作麎是麎又大獸之通稱吉日詩其祁孔有箋云祁當作麎詩疏引某氏曰瞻彼中原其麎孔有正當從大獸之訓與此言麎牡不同

四馬旣閑傳閑習也箋時則已習其四種之馬瑞辰按夏小正四月頒馬將閑諸則與此詩四馬旣閑同義箋以爲四種之馬失之

輶車鸞鑣傳輶輕也箋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瑞辰按輕車古爲戰車田時葢以爲副車後漢書輿服志曰輕車古之戰車也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以次屬車是漢以輕車爲副車之證周官田僕掌佐車之政鄭註佐亦副是周時田有副車之證此詩輶車卽田車之副張衡西京賦云屬車之簉載獫猲獢雖言漢制實本此詩簉卽副耳箋以爲驅逆之車非也雖周官田僕疏引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云彼佐車則此驅逆之車是驅逆之

車亦通名佐車然田僕掌佐車之政又云設驅逆之車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註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則副車與驅逆之車固自有別說文鑾字註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之聲和則敬也後漢書輿服志注引許愼曰詩云八鸞鎗鎗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輈車鸞鑣知非衡也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此蓼蕭詩桓二年左傳杜注亦云鸞在鑣和在衡傳元乘馬賦注曰鸞在馬勒鑣今案庭燎詩鸞聲將將毛傳將將鸞鑣聲商頌列祖鄭箋亦云鸞在鑣四馬則八鸞是鸞設於鑣乘車亦然此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者蓋以韓魯詩言鸞在衡爲乘車故以鸞在鑣者專指

田車耳左傳孔疏曰衡之所容惟兩服馬詩每言八鸞皆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惟兩馬安得置八鸞其說甚辨戴震乃謂田車亦無鸞在鑣之制失之

公曰左之箋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正義此公曰左之是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欲從禽之左而射之也

瑞辰按胡承珙引毛詩明辨錄曰逐禽左者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夫周人尙右何以射獸必左乃爲中殺蓋射必有傷射其左而右體俱整仍是尙右之義古之逐禽射於車上與今騎射不同騎射奔馬可以逐獸故有順驅而射者車射必有步騎合圍驅獸逆來然後左向射之能以中左若車順驅雖在獸左人不能射其左也公命御左車者非爲中殺以獸逆車而來必在車左而去車遠者矢不能貫獸故命媚子微左以迎獸耳胡承珙曰何休公羊傳注解第一殺第二三殺皆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雖以死之遲速爲言但考儀禮特牲少牢凡牲升鼎者皆用右胖載俎者亦皆右體鄉飲鄉射用右體與祭同惟既夕士虞以凶禮反吉乃用左胖士虞記云升腊左胖腊爲田獸之肉可見吉禮之腊亦用右胖射必中左自以尙右之故至驅禽待射者卽係驅逆之車田僕掌之虞人乘之吉日傳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又云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皆是正義云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此誤會箋語箋云從禽之左射之

者謂當禽之左迎射之若逐禽而出其左轉不便於射矣車攻正義云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亦誤惟獸之來未必定當車左設出於車右而旋車向左則相背故公曰左之蓋獸自遠奔突而來公命御者旋當其左以使於射耳今按逐禽左爲五御之一古者驅逐同義故驅獸逆來亦得曰逐非必逐後始曰逐也逐禽使左當如胡云取向右之義毛詩明辨錄既云射獸必左義取尙右又云公命御左車者非必中殺未免自相矛盾矣

舍拔則獲傳拔矢末也箋拔括也舍拔則獲言公善射

瑞辰按說文發射發也从弓癹聲古者以發矢爲發其

矢所發之處亦謂之發發與拔古同聲通用據荀子楚令尹舍字子發鄭注櫜弓曰公叔文子名拔拔或作發皆即發字之叚借猶坺通作發鮁鮁亦作發發也傳言拔爲矢末箋以爲括據釋名矢末曰括括會也與弦會也是傳箋義本相成葢言其弦會處曰括言其爲矢所發處則曰發而字通作拔也傳箋訓拔爲矢末之括正以拔即發之借字耳又按說文云矢弓弩矢也从入象鏑括羽之形又桰字注云一曰矢桰檃弦處是弦桰之桰正作桰今作括者皆桰字之叚借

載獫歇驕箋載始也始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瑞辰按張平子西京賦屬車之䡴載獫猲獢張銑注獫

猲皆狗也載之以車也張作賦在鄭前鄭不依用者載古訓始即才之叚借始與善義近始之即調習之猶假訓始又訓善也魯頌思馬斯作傳作始也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以牧之使可乘駕申明傳訓始之義與此箋以載訓始謂調習田犬其義可互相證明乃知箋義實本古訓未可如張賦以載爲載於車也

小戎

小戎俴收傳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也箋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正義引六月詩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元大也先啟行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瑞辰按司馬法曰夏鉤車先正也殷寅車先疾也周元戎先良也韓詩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皆有劍戟名曰陷陣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皆以元戎爲在先則小戎宜在後矣齊語故五十人爲小戎韋昭注小戎兵車也此有司之所乘與箋以小戎爲羣臣之兵車合小戎爲羣臣所乘葢對元戎爲將帥所乘言之天子不必無小戎諸侯不必無元戎也或謂天子曰元戎諸侯曰小戎誤矣首章言小戎二三章即言四牡言俴駟是小戎駕四之證王肅以小戎爲駕兩馬誤矣五十人爲小戎自是齊制惠定宇疑周制以七十二人爲大戎五十人爲小戎亦非也軫之爲說不一或以爲車後橫木說文軫

車後橫木也考工記車軫四尺鄭注軫車後橫木是也或以爲車四面木即輿考工記加軫與轐焉鄭注軫輿也此詩正義曰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宋戴仲逵亦曰軫車四面木是也今按軫兼二義始備考工記曰五分其軫間（案言軫間則爲左右之稱）曰軫方象地此四面通名軫之證也考工記曰弓長四尺謂之庇軫曰車軫四尺謂之一等又曰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古人登車必自車後此專指車後橫木言之也詩云俴收亦指輿後橫木言輿制軓高而軫下軓之末必屬於軫以爲固故軫謂之收又謂之枕方言軫謂之枕郭註車後橫木釋名枕橫也橫在前如臥牀之有枕也

前當爲後字之譌釋名齊人謂車枕以前曰縮言局縮也兗冀曰育御者坐中執御育然也按以車枕以前爲御者所居則必以枕爲車後横木矣又謂之轉襄二十四年左傳皆踞轉而鼓琴傳遜曰轉當爲軫據許愼淮南子注軫轉也轉卽軫矣收也轉也軫也其本義皆謂車後横木耳

五楘梁輈傳五五束也楘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　瑞辰按說文楘車歷錄束文也又鞪車軸束也軸束謂之鞪輈束謂之楘二字聲義並同故音義曰楘本又作鞪玉篇亦曰鞪亦作楘曲轅束也楘爲歷錄之合聲方言維車趙魏之間謂之䡎轆車廣雅維車謂之厤鹿義並與歷錄同考工記輈欲頎典注頎典堅刃貌鄭司農曰頎讀爲懇典讀爲殄馴車之轅率尺所一縛頎典似謂此也今按考工記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尺所一縛宜爲五縛正合詩五楘之制說文又曰欙車衡三束也曲轅欙縛直轅暈縛段玉裁曰車衡三束當作車句衡五束故下文言轅不言衡曲轅欙縛正詩所謂五楘梁輈胡承珙曰墨子高臨篇說連弩車之法亦云以磨鹿卷收蓋皆圜繞纏束之名

游環脅驅傳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愼駕具所以止入也箋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釋文靷環本又作靳沈云舊本皆作靳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左傳云如驂之有靳靳居靷反無取於靷也瑞辰按下句陰靷始言靷則傳上言靷環當從沈重作靳環爲正釋名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却無定處也與毛傳云游在背上合至說文云靳當膺也與鄭司農注巾車云纓謂當胸者合既夕注云纓今馬鞅說文鞅頸靼也胡承珙曰靳纓鞅爲一物蓋鞅壓服馬之頸所以負軛而上繫于衡其下則當服馬之胸故謂之頸靼又謂之當膺其上有環可以貫驂馬之外轡以禁其出驂馬之首齊服馬之胸胸上有靳故左傳王猛曰吾從子如驂之靳其環又謂之游環者以其游動於服馬胸背之間而能制驂

馬之外出也轡以御馬靷以引車游環所以貫轡非以貫靷正義云以環貫靷失之至駕具所該至廣說文鞁車駕具也鞴車鞁具也䩕車鞁具也鞔車具也轂車具也字皆從革蓋以皮爲之傳云愼駕具以止入而箋云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蓋謂以一條皮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也據廣雅馬鞅謂之脅則脅驅當卽左傳韅靷鞅靽之鞅然說文鞅頸靼也釋名鞅嬰也喉下稱嬰言嬰絡之也說與廣雅異

陰靷鋈續傳陰揜軓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箋揜軓在軾前垂輈上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瑞辰按說文靷引軸也靷蓋繫於軸上而見於軓前乃設環

以績靷而以白金飾之故詩云陰靷鋈續孔疏謂靷繫於陰版之上失之爾雅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說文鐐白金也車部軜下引詩沃以觼軜古音夭寮同部聲近沃鋈皆鐐之叚借故傳箋竝以鋈爲白金廣雅白銅謂之鋈葢古者銅亦通稱金也正義乃以白金名鐐不名鋈因訓沃爲沃灌竝謂傳箋非訓鋈爲白金失之說文又曰鋈白金也段玉裁謂說文本有鐐無鋈今鋈字乃淺人依毛詩補入

文茵暢轂傳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瑞辰按說文虍虎文也春秋楚鬭於菟字子文又彪虎文也虨虎文也方言虎江淮南楚之閒或謂之於䖘於菟虎文貌後

漢輿服志文虎伏軾皆文茵爲虎皮之證說文無暢字有暘註云田不生也據廣雅暘長也玉篇暢亦作暘是知暢卽暘字之隸變說文昜字註一曰長也暘从昜得聲故有長義

駕我騏馵傳騏騏文也左足白曰馵瑞辰按正義本作騏綦文也今作騏文者从釋文本據說文騏馬青驪文如博棊也葢謂青與驪黑圓文相雜有如博棋則毛傳古當作綦文故說文本以作訓至尸鳩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正義本不誤釋文又作綦文蓋互誤爾雅釋畜馬後右足白驤左足白馵又曰厀上皆白惟馵惟語詞也是後左足白者名馵厀上皆白者亦名馵馵有二名正義引郭注曰馬厀上皆白爲惟馵後左脚白者直名馵其說非也又按玉篇馵馬縣足馬後左足白具二義詩以馵與騏對言自取後左足白無取縣足之義

溫其如玉箋念君子之性溫然如玉玉有五德正義引聘義君子比德于玉爲證瑞辰按聘義言玉之德有十與箋言五德不同又管子水地言玉有九德荀子正行言玉有七德說苑又云玉有六美皆非箋義所本惟說文云玉石之美有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鰓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遠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忮絜之方也與箋云五德合鄭君有駁許五經異義此說當卽本許君耳又按說

文昷仁也从皿以食囚也官溥說凡經傳言溫和溫柔者皆昷字之叚借若溫之本義則說文但以爲水名耳

在其板屋傳西戎板屋瑞辰按急就章板柞所產谷口斜顏師古註板木瓦也蓋卽詩所云板屋漢書地理志天水郡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故秦詩曰在其板屋水經注渭水云上邽故邽戎國也秦武公十年伐邽戎縣之舊天水郡治其鄉悉以板蓋屋詩所謂西戎板屋也邽戎卽西戎之一史記秦本紀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襄公時猶爲西戎之地故水經以邽戎板屋卽詩西戎板屋作詩時戎地未爲秦有正義引地理志而謂秦之西垂民亦板屋非詩意也史記秦本紀襄

公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匈奴傳又云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爲諸侯襄公蓋嘗兩伐西戎竹書紀年平王五年秦襄公帥師伐戎卒於師是史記所言襄公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也紀年幽王四年秦人伐西戎幽王四年正爲襄公元年此詩蓋因襄公元年伐西戎而作

亂我心曲箋心曲心之委曲也瑞辰按說文曲象器受物之形心之受事有如曲之受物故稱心曲猶水涯之受水處亦曰水曲也箋謂心之委曲失之據說文珊骫曲也則古委曲字自作珊耳

騏馵是中箋赤身黑鬣曰騮瑞辰按秦本紀言襄公用騮駒祀上帝是秦以騮爲上說文騮赤馬黑髦尾也騮

卽驑字之消

騧驪是驂傳黃馬黑喙曰騧瑞辰按爾雅釋畜白馬黑脣駩黑喙騧以騧承駩言之似騧爲白馬而黑喙者之稱郭注云今之淺黃色者爲騧馬說文騧黃馬黑喙義本毛傳擬爾雅此節白馬黑鬣駱白馬黑脣駩皆各言白馬不以上統下則騧亦不承上白馬言以毛傳說文證之爾雅蓋本作黃馬黑喙騧今本脫黃馬二字耳焦循曰爾雅白馬黑脣駩釋文引孫炎本作牷言與牛同稱牷本黃牛黑脣之名爾雅白馬疑古作黃馬騧承牷言之故傳亦云黃馬也

龍盾之合傳龍盾畫龍其盾也瑞辰按龍尨蒙三字古聲近通用周官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故書尨作龍杜子春曰龍當爲尨考工記玉人上公用龍鄭司農亦云龍當作尨詩旄邱狐裘蒙戎左傳作尨茸是其證也此詩龍盾蓋卽下章所謂蒙伐箋以爲尨伐也作龍者叚借字耳

鋈以觼軜傳軜驂內轡也箋鋈以觼軜軜之觼以白金爲飾也軜繫於軾前瑞辰按說文軜驂馬內轡繫軾前者引詩茯以觼軜義與毛鄭合又曰觼環之有舌者或作鐍服虔通俗文曰缺環曰鐍徐鍇曰言環形象玦通作觖觖亦缺也

方何爲期箋方今以何時爲還期乎瑞辰按方之言將

也方何爲期猶云將何爲期也方將音近而義同簡兮詩方將萬舞呂覽愛士篇見埜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方亦將也將且也方將猶連言且將也行葦詩方苞方體正義以方爲未至之辭是亦訓方爲將也方爲方正之稱因借爲正盛之辭北山詩旅力方剛節南山詩燎之方揚方皆爲正是也簡兮毛傳訓方爲四方此箋及節南山天方薦瘥箋竝以方今釋方失之

俴駟孔羣傳俴駟四介馬也箋俴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釋文韓詩云駟馬不著甲曰俴駟瑞辰按韓詩說是也管子參患篇曰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註俴謂無甲單衣者又云俴單也人

雖衆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今按人無甲謂之俴馬無
甲亦謂之俴其義正同成二年左傳不介馬而馳之正
詩俴駟之謂竊疑毛傳本作俴駟不介馬也後人譌爲
四介馬也箋遂以俴淺中釋之耳近人騎無鞍馬曰䟶
馬義與無甲曰俴正同䟶卽俴音之轉俴又通帴考工
記鮑人則是以博爲帴也注鄭司農云帴讀爲翦謂以
廣爲狹也元謂翦者如俴淺之俴說文帴讀若末殺之
殺末殺通作末槃又作抹摋卽說文濊減拭滅貌謂滅
滅也馬融尙書寅淺納日注淺滅也俴義同戩訓滅故
得爲駟馬不被甲之稱
厹矛鋈錞傳厹三隅矛也錞鐏也正義厹矛三隅矛刃

有三角蓋相傳爲然也瑞辰按考工記廬人凡句兵欲
無彈刺兵欲無蜎鄭注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說文刺
直傷也是矛爲直刺之形不爲旁句釋名矛冒也刃下
冒矜也冒矜亦直刺之象陳用之謂矛上銳而旁句誤
矣釋名矛長丈八尺曰矟廣韻槍矟也是知古之矛卽
今之槍今湖南苗民制竹槍呼曰矛子音譌如苗三隅者矛有三直刃卽今
鈎連槍頭有三叉皆作銳形者厹通作仇釋名仇矛頭
有三叉言可以討仇敵之矛也正義謂刃有三角角猶
隅也叉也厹酋聲相近考工記酋矛常有四尺酋矛葢
卽詩之厹矛厹借作酋猶遒借作勼與逑也鄭注以酋
爲發聲失之又按曲禮鄭注云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
底曰鐓取其鐓地是鐏鐓異物而說文云鐓矛戟柲下
銅鐏也鐏柲下銅也葢鐏與錞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
毛傳亦云錞鐏也正義謂取類相明非訓爲鐏失之
蒙伐有苑傳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蒙厖也討
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正義傳以蒙爲討箋
轉討爲雜皆以義言之無正訓也瑞辰按蒙之訓討經
傳無徵胡承珙曰討蓋翿字之叚借古翿作翳凡字从
𠷎聲者可借爲討說文䵄周書以爲討是其類也翿爲
翳羽故鄭以爲畫雜羽之文蒙覆與幪覆同義故蒙訓
翿借爲討也說文討治也段玉裁曰發其紛糾而治之
曰討據此詩鄭箋訓討爲雜則討者亂也治討曰討猶

治亂曰亂也今按二說義正可通古討與譸醜皆同聲
討之言翿猶學記比物醜類醜本一作討也說文儔翳
也从𠷎聲玉篇儔又大到切翳隱蔽也廣韵号韵儔隱
也徒到切音義與翿纛同亦翿可叚作討之證胡又云
易雜卦傳蒙雜而著是蒙有雜義儀禮鄉射記旌各以
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注云此翿旌也糅者雜
也又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注
云今文糅爲縚據此知翿爲雜羽之名討與翿聲相近
故箋申討爲雜釋討羽爲雜羽也伐釋文云本又作瞂
據說文瞂盾也玉篇引詩正作瞂是伐乃瞂之叚借瞂
又作吠史記蘇秦傳革抉吠芮索隱曰吠與瞂同是也

又通作撥史記孔子世家矛戟劍撥索隱曰撥謂大楯是也

虎韔鏤膺傳虎虎皮也韔弓室也膺馬帶也瑞辰按古者兵器多包以虎皮虎皮一名臯比莊十一年左傳蒙臯比而先犯之杜註臯比虎皮正義引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其字或作建臯故服虔引以解此今按周之虎牢戰國時名成臯左傳伐東山臯落氏卽晁錯傳中周虎落此臯卽爲虎之證以虎皮爲弓室猶以虎皮包干戈名建臯也虎皮何以名臯比孔疏一曰其義未聞胡承珙曰虎一名於菟單言之曰菟郭璞方言注今江南山夷呼虎爲菟是也於菟或作於檡漢書敘傳注楚人謂虎爲於檡是也檡从睪聲說文睪讀若瓠與菟音近故菟通作檡士喪禮注今文檡爲澤是檡又通澤古文澤作臯與臯形近臯俗作皐故爲臯也瑞辰按檡之通澤又爲臯猶澤門一作臯門臯門卽爲虎門實皆菟字形聲之轉又𧴪通作塗說文犻黃牛虎文與菟爲虎文義近胡氏說可補正義之畧故附錄於此皮比古音近臯比卽臯皮之假借韔爲藏弓之室因名弓之藏亦爲韔故下云交韔二弓韔廣雅作韔云弓藏也釋文云本亦作韔鄭風作鬯皆韔之叚借鏤膺當从范處義嚴粲說謂鏤飾弓室之膺弓以後爲臂則以前爲膺故弓室之前亦爲膺耳詩上言虎韔下言交韔二弓不應中及馬帶故宜易傳說

竹閉緄縢傳閉紲緄繩縢約也瑞辰按閉古通作䩛又作柲考工記弓人辟如終紲鄭注紲弓柲也弓有柲者爲發弦時備頓傷引詩竹䩛緄縢旣夕記有柲鄭注柲

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引詩竹柲緄縢又曰古文柲作枈案古从比从必之字音皆與閉相近柲之言輔弼也說文檠榜也榜所以輔弓弩也義正與柲同字當以柲爲正說文柲欑也欑積竹杖鄭注考工記矛戟柄竹欑柲蓋戈矛柄欑竹相比輔爲之而謂之柲弓檠以竹爲之用以輔弓弩亦謂之柲其義一也詩作閉者音同叚借鄭注周禮引詩作䩛注儀禮引詩作柲皆就文易字其實一也正義謂閉一名䩛誤矣䩛音又轉爲棐與排管子輕重甲篇曰彼十鈞之弩不得棐擏不能自正荀子性惡篇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擏則不能自正棐與排皆閉與柲音之轉猶毛詩有斐君子韓詩作有邲也考工記恒角而短譬如終紲鄭注云紲弓䩛紲通作枻荀子非相篇曰接人則用枻注云枻者檠枻也正弓弩之器也小雅角弓傳云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是檠紲同器故傳以閉爲紲不取紲系之義正義謂以繩紲之因名䩛爲紲角弓疏以紲爲緄縢失之

載寢載興正義我念我之君子則有寢則有興之勞瑞辰按再載古通用呂氏春秋順民篇文王載拜稽首當務篇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皆叚載爲再文選曹子建應詔詩騑驂倦路再寢再興李善注引詩再寢再興蓋本三家詩今作毛詩者疑誤或

李注就文易字亦載即爲再之證

厭厭良人傳厭厭安靜也瑞辰按厭者懕之叚借爾雅懕懕安也說文懕安也又通作愔愔列女傳引詩愔愔良人愔懕聲近而義同三倉愔愔性和也聲類愔和靜貌也廣韻愔靖也載芟厭厭其苗箋厭厭衆齊等也集韻作稖稖苗齊等也正與厭通作愔者相類湛露詩厭厭夜飲傳厭厭安也釋文及魏都賦注引韓詩愔愔和悅之皃則知列女傳愔愔良人亦韓詩說文有懕無愔段玉裁謂愔卽懕之或體

秩秩德音傳秩秩有知也瑞辰按說文秩積也段玉裁謂當作積皃蓋秩本積禾有次序之皃而德音之秩然有序亦謂之秩秩爾雅條條秩秩智也又曰秩秩清也假樂傳秩秩有常也義竝相近

蒹葭

在水一方傳一方難至矣箋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瑞辰按在水一方詩言伊人在其地有可求也下四句乃言逆求之則遠而難至順求之則近而易見非以在水一方爲喻遠也方旁古通用一方卽一旁也隒崖皆水旁之名廣雅隒崖方也下章在水之湄在水之涘傳湄水隒也涘厓也卽上在水一方也說文央旁同義下云宛在水中央亦謂水之旁非以中央連讀也

宛在水中央瑞辰按說文央中也又曰央旁同意詩多以中爲語詞水中央猶言水之旁也與下二章水中坻水中沚同義若如正義以中央二字連讀則與下章坻沚句不相類矣

在水之湄傳湄水隒也瑞辰按釋名湄眉也臨水如眉近目也湄古借作麋巧言詩居河之麋傳水草交謂之麋是也又通作溦爾雅水草交爲湄又谷者溦釋文湄本或作溦說文溦小雨也是知爾雅溦卽湄之叚借胡承珙曰說文釋名湄義皆同爾雅此傳獨以爲水隒者說文隒崖也崖高邊也下文道阻且躋躋爲升義故此以水隒見其高意

宛在水中坻傳坻小渚也瑞辰按爾雅小渚曰沚小沚曰坻而毛傳言坻小渚者沚與坻散文則通故說文亦曰坻小渚也坻通作墀與泜爾雅釋文坻本一作墀又作泜是也又作汷與渚說文坻或从水从夂或从水耆是也又作沶玉篇坛同坻是也坻爲水中小渚微高於水實非陵阪可比故詩云道阻且躋箋以難至如升阪釋之言逆流從之則難至如升阪順流從之則宛在水中坻不煩升躋也

道阻且右傳右出其右也箋右者言其迂迴瑞辰按爾雅水出其右正邱釋名作水出其右曰沚邱小沚之名沚者蓋與沚邱同義亦有水出其右之象故傳知右謂

出其右也水出其右則沚已在左詩下言宛在水中沚上卽云道阻且右蓋言逆流從之則隨水出其右而難至順流從之則可自右而左至其沚也周人尙左故箋以右爲迂迴胡承珙曰右逆而左順故禮皆袒左諸非乃袒右吉禮交相左喪禮交相右此言道阻且右亦謂逆禮則莫能以濟下文宛在水中沚則言順禮而求乃不在右而在左矣正義謂言右取與涘沚爲韻失之

終南

序終南美襄公也瑞辰按史記秦本紀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國又匈

奴傳曰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爲諸侯正與序言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合或據史記文公始取岐地以此詩爲美文公者妄也

有條有梅傳條槄梅枏也瑞辰按爾雅槄山榎郭注今之山楸又曰柚條郭註似橙實酢生江南無條槄之訓毛傳訓條爲槄者柚條爲南方之木非終南所有故不得以條爲柚攸聲舀聲古同部通用淮南子墜形篇東方曰條風呂氏春秋有始覽作滔風論語滔滔者鄭本作悠悠是其證也傳蓋以條爲槄字之叚借故知條卽槄孫炎注爾雅槄山榎引詩有條有梅義正本毛傳也

爾雅梅枏爲毛傳所本說文梅枏也又曰某酸果也分梅與某爲二是知酸果之梅以某爲正字作梅特叚借字耳梅本枏之別名至說文梅字註又云可食或作楳段玉裁疑爲淺人所改寔是也郭註爾雅梅枏云似杏實酢此則誤合枏與某爲一矣

錦衣狐裘傳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箋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瑞辰按古者裼衣與裘色相稱此詩狐裘以玉藻證之知爲狐白裘則錦衣亦當從玉藻鄭註訓爲素錦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鄭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又曰凡裼衣象裘色也疏云凡裼衣象裘色者狐白裘用錦衣爲裼狐

青裘用元衣爲裼羔裘用緇衣爲裼是皆裼衣與裘色相稱之證又按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褎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元旣爲綃衣則下言絞衣緇衣黃衣皆承上用綃可知是知諸侯惟狐裘用錦以別於天子用綃說文綃生絲也錦襄邑織文也綃與錦異其質不異其色玉藻云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按有朱錦則有素錦矣鄭云以素錦爲衣覆之正與狐白裘色相稱毛傳以錦衣爲采色正義作采衣失之

顏如渥丹箋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瑞辰按邶風

赫如渥赭箋赭丹也此詩釋文引韓詩作沰云沰赭也沰與赭音義同是知此詩毛本作渥赭故韓詩得通作沰箋顏色如厚漬之丹亦以丹釋經赭字非必經原作丹也後人據箋以改經遂誤作渥丹耳釋文云丹如字韓詩作沰則陸氏所見經本已誤

有紀有堂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瑞辰按上章言有條有梅謂山有茂木以類求之紀當讀爲杞梓之杞堂當爲甘棠之棠紀與堂皆叚借字左氏春秋桓二年杞侯來朝公穀竝作紀侯三年公會杞侯於郕公羊作紀侯吳夫槩奔楚爲棠谿氏定五年左傳作堂谿是皆杞與紀堂與棠古得通借之證白帖終南山類引詩正

作有杞有棠蓋本三家詩王尚書經義述聞說與予畧同謂白帖所引蓋韓詩以唐時齊魯詩皆亡唯韓詩尚存也

黻衣繡裳傳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瑞辰按爾雅釋言黼黻彰也又曰袞黻也是論語而致美乎黻冕黻冕猶言袞冕此詩黻衣繡裳猶九罭詩袞衣繡裳袞衣與黻衣皆通言章服耳至傳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義本考工記此以黻與繡對言專以顏色相次而異名與書言黼黻同爲作繡者義異非以此黻衣爲九章之黻孫炎爾雅注乃謂刺繡爲已字相背以青黑線繡合二者而一之誤矣正義言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亦誤合二義爲一如以考工黼黻當章服之二則所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又將何指且九章黼黻皆統於繡而考工繡與黼黻對言固不得合爲一也

黃鳥

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箋三良三善臣也謂奄息仲行鍼虎也從死自殺以從死瑞辰按文六年左傳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與序言國人刺穆公合或據詩稱良人以爲三良妻作者妄也近武進胡文英作詩考補云經史事類載嚴我良人入喪夫門疑此詩爲三良妻作良人即善人也綢繆詩傳曰良人美稱也古者婦稱夫爲良人而不得以良人專

爲婦稱夫之辭猶婦亦稱夫爲夫子君子而不得以夫子君子專爲婦稱夫之名也漢書匡衡上疏曰秦伯貴信而民多從死應劭註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爲作也漢書敘傳旅人慕殉義過黃鳥劉德註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之從死是漢儒相傳三良自殺以從死與箋說同宋儒或謂秦康公生納之壙中誤矣

交交黃鳥傳交交小貌瑞辰按交交通作咬咬謂鳥聲也文選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咬咬黃鳥顧疇弄音李善注引詩交交黃鳥又引古歌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

音玉篇廣韻竝曰咬鳥聲毛詩作交交者消借字耳又按註疏本章十二句是讀交交黃鳥爲句摯虞文章流別論曰詩有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類是也則古讀連下三字爲句

止于棘傳黃鳥以時往來得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箋黃鳥止于棘以求安止也此棘若不安則移興者喻臣之事君亦然今穆公使臣從死刺其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瑞辰按傳箋說皆非詩義詩蓋以黃鳥之止棘止桑止楚爲不得其所興三良之從死爲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黃鳥所宜止小雅黃鳥詩無集于桑是其證也又按詩刺三良從死而以止棘止桑止

楚爲喻者棘之言急也素冠詩傳棘急也桑之言喪也文二年公羊傳虞主用桑何休註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副孝子之心今案取其名謂桑今之名音近乎喪楚之言痛楚也六書故楚亦名荊人卽痛因名楚痛古人用物多取名於音近如松之言容柏之言迫㮚言戰栗見公羊文二年何休註桐之言痛竹之言蹙白虎通竹者蹙也桐者痛也蓍之言耆白虎通蓍之爲言耆也久長意皆此類也

子車奄息傳奄息名瑞辰按方言奄息也楚揚謂之泄奄通作掩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枚乘七發注竝引方言掩息也廣雅亦云奄息也奄息二字同義故古人取以命名

百夫之特傳乃特百夫之德箋百夫之中最雄俊也瑞辰按柏舟詩實維我特傳特匹也此傳乃特百夫之德正訓特爲匹匹之言敵也當也猶云乃當百夫之德耳二章百夫之防傳防比也案此讀防如比方之方箋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正是申明傳義三章百夫之禦傳禦當也均與首章訓特爲匹義近傳不言特匹者以其義已見柏舟傳也白虎通引禮別名記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此皆言才德可當五十百千等人與詩百夫之特同義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似亦取百人曰俊之義但云最雄俊則似訓特爲特立之特與傳義殊如易傳云方特立百夫之德則不辭矣正義合傳箋爲一殊誤又按百夫之特言其才德可當

百人則下云人百其身謂願以百人之身代之言人百其身者倒文也箋云人皆百其身謂一身百死似非經義

殲我良人傳殲盡良善也瑞辰按爾雅殲盡也字通作瀸說文殲微盡也从歺韱聲春秋傳曰齊人殲于遂公羊作瀸又通作烕說文烕絕也古文讀若咸咸亦滅絕之義周書咸劉厥敵左傳咸黜不端咸猶烕也

子車仲行傳仲行字也瑞辰按傳據古人五十以伯仲爲字又晉狐突字伯行與仲行相類故獨以仲行爲字然奄息鍼虎皆名則仲行亦名耳爾雅釋草仲無笐說文笐竹列也段玉裁曰無者發聲也笐之言行也行列

也仲無笎葢謂竹有行列如伯仲然今按笎通作桁亦可媘作行仲行或取竹爲名猶鍼虎取獸爲名行卽桁字叚借耳

子車鍼虎　瑞辰按鍼虎無傳亦當爲名爾雅釋獸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麙本或作㺝鍼當卽麙字之叚借麙卽虎類故以鍼虎爲名猶奄息二字同義也

晨風

鴥彼晨風傳鴥疾飛貌晨風鸇也　瑞辰按說文鷐鷐風也鸇鷐風也毛詩作晨媘借字也韓詩外傳引詩鴪彼晨風是韓詩作鴪鴪與鴥聲近通用說文鴥鸇飛皃引詩鴥彼鷐風廣韻鴪鳥飛快也木華海賦鴪如驚鳧之

失侶正以鴪爲疾飛皃鴥之通鴪猶小雅謀猶回遹韓詩作回鴪水經注沇水一作潏水也

鬱彼北林傳鬱積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　瑞辰按考工記鄭司農注惌讀爲宛彼北林之宛葢本韓詩內則兔爲宛脾鄭注宛或作鬱是二字互通宛古音讀藴宛藴鬱皆一聲之轉鬱之作宛猶毛詩藴隆韓詩作鬱隆檜風我心藴結小雅我心苑結義皆爲鬱結也說文鬱木叢生者毛詩作鬱爲正字菀柳傳菀茂木也桑柔傳菀茂皃苑菀皆鬱字之叚借也北林背明向陰有幽陰之象詩葢以北林之來飛鸇喻人主之能招隱逸

忘我實多箋女忘我之事實多　瑞辰按棄忘也多猶甚也忘我實多猶云棄我實甚序所云始棄其賢臣此也左傳君子不欲多上人卽君子不爲已甚也

隰有六駮傳駮如馬倨牙食虎豹　瑞辰按釋文引草木疏曰駮馬木名梓榆也正義引陸機疏曰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其說是也駮與駁古通用崔豹古今注曰六駁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癬駁名六駁木又爾雅駁赤李是李之赤者亦得名駁錢大昕疑卽此詩之六駁

山有苞棣傳棣唐棣也正義釋木有唐棣常棣傳必以

爲唐棣未詳聞也　瑞辰按爾雅唐棣移常棣棣據小雅常棣傳一本作常棣移也合以此傳棣唐棣也是知毛傳與今本爾雅互易葢作常棣移唐棣棣疑毛公所見爾雅原作唐棣棣常棣移說文移常棣也棣白棣也爾雅疏引陸機疏云常棣許愼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又有赤棣亦似白棣子正赤亦如郁李而小今按常棣既爲白棣則唐棣爲赤棣可知郭注乃以唐棣爲今白移似白楊誤矣

隰有樹檖傳檖赤羅也　瑞辰按爾雅釋木曰檖羅檖說文作椽羅也正義引陸機疏云檖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檖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是檖卽山梨

之小者而爾雅說文以爲羅毛傳言亦羅者羅與梨一聲之轉亦羅猶言紅梨耳爾雅釋木又云梨山樆釋文樆本作離離與羅亦一聲之轉又按方言樹植立也樹植蓋植立者故對苞爲叢生言之

無衣

與子同袍傳袍襺也瑞辰按玉藻纊爲繭縕爲袍鄭注纊新緜也縕今之纊及故絮也說文袍襺也襺袍衣也以絮曰襺以縕曰袍又曰纊絮也縕紼也紼亂枲也許以絲絮爲纊不分新舊縕爲亂麻與鄭注異散言之則袍襺可通稱對文則袍與繭異故爾雅及毛傳竝曰袍襺也今按袍對襺言以纊縕爲別此詩袍對澤言則當

以內外長短爲別釋名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包也苞內衣也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胷背言羞鄙于袒而衣此耳方言褻明謂之袍玉篇袍長襦也是包於外而長者爲袍衣於內而短者爲澤此詩同袍正當从玉篇長襦之訓

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釋褻衣近汗垢瑞辰按釋名汗衣近身受汙汗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據釋文澤如字說文作襗足證毛鄭本皆作澤今本箋作襗者誤也傳云潤澤蓋與釋名受汗澤同義正義泛以潤澤釋之亦誤至襗爲短襦袴爲脛衣二者不同而說文云襗袴者古人襦袴竝言內則衣不帛襦袴是也襗袴猶云襦袴連類及之非卽以襗爲袴也毛詩稽古編遂謂說文以襗爲袴與箋不同誤矣至說文衵日日所常衣非卽短襦或謂左傳衵服卽襗亦非

渭陽

瓊瑰玉佩傳瓊瑰石而次玉瑞辰按瓊瑰蓋璿瑰之譌說文瓊赤玉也段玉裁謂赤玉當作亦玉璿美玉也二義不同篆文瓊作琁璿作璿形近易譌說文璿字註引春秋傳璿弁玉纓今左傳譌作瓊弁其證一也古璿字或作琁璿譌爲瓊今本說文因誤以琁篆廁瓊字之下據文選陶徵士誄璿玉致美李善注引說文云琁亦璿字是知

說文琁字本廁璿下今誤廁瓊下其證二也琁又通璇山海經大荒西經西王母之山有璇瑰瑤碧郭注璇瑰亦玉名而文選江賦洛神賦李善注玉篇廣韻引山海經竝作璿瑰大荒北經亦言璿瑰瑤碧是知璇瑰皆璿瑰之異文非瓊瑰也其證三也穆天子傳重譤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郭注璿瑰玉名引左傳贈我以璿瑰卽成十七年左傳聲伯夢或與已瓊瑰也是知左傳瓊瑰亦璿瑰之譌其證四也經傳瓊弁瓊瑰字皆當爲璿故知此詩瓊瑰亦璿瑰之譌字林瑰石珠也穆天子傳舂山之珤有璿珠璿珠亦璿瑰之屬璿爲美玉不嫌與玉佩竝言猶書璿璣玉衡左傳璿弁玉纓不嫌璿玉對舉

也傳云石而次玉者葢以對玉佩言宜爲美石耳據莊子外篇積石爲樹名曰瓊枝是瓊爲玉石通稱毛公作傳時或已譌璿爲瓊故以爲石而次玉若璿爲美玉古未有以爲石者也又按衞風木瓜傳瓊玉之美者與說文訓璿爲美玉合且玖爲石次玉黑色者與瓊爲赤玉不相貫瓊瑤瓊琚瓊玖瓊皆當璿字之譌

權輿

於我乎夏屋渠渠傳夏大也箋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　瑞辰按爾雅釋言握具也李巡本作幄釋名幄屋也郭注謂備具箋本爾雅以夏屋爲禮食大具其說是也周官王合諸侯而饗

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又王巡守殷國令百官百牲皆具又凡行人宰使皆有飧饔餼注曰宰主具賈疏案聘禮曰史讀書宰執書告備具于君又掌餼具故公食大夫禮宰夫具饌于房是掌具也是古者燕饗及公食大夫禮皆有掌具之官箋訓屋爲具正與禮合大具即史記范睢傳所云范睢大供具也古者陳食或稱具或稱僎說文籑具食也或作饌又曰巽具也具共置也廣雅僎具也論語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劉台拱曰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供具之長者供具即內則所云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也鄭注內則正

訓具爲饌是具即饌也夏屋爲大具猶論語言盛饌國語言侊飯也廣雅渠渠盛也夏屋渠渠正狀其禮食大具之盛箋訓爲勤勤失之王肅以屋爲居室惠周惕戴震竝以夏屋猶言大房皆不若箋訓大具爲確

于嗟乎不承權輿傳承繼也權輿始也　瑞辰按爾雅權輿始也乎通作胡猶論語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三國志杜恕傳引作怨何不以也郭註引詩胡不承權輿乎與胡一聲之轉然此詩以于嗟乎絕句與下句權輿爲韻猶騶虞詩以于嗟乎與騶虞爲韻三家詩或讀吁嗟絕句不若毛詩爲善抑或郭璞所見毛詩本原作于嗟乎胡不承權輿下句多一胡字詞義更婉又按權輿即虇

蕍之叚借爾雅釋草葭華蒹薕菼薍其萌虇蕍芛葟華榮郭註讀其萌虇爲句而以蕍芛連讀據說文蕍灌渝讀若萌則以灌渝二字連讀蕍即萌也灌渝即虇蕍也亦即權輿虇蕍本蒹葭始生之稱因而凡草之始生通曰權輿大戴禮孟春百草權輿是也因而人之始事亦曰權輿此詩胡不承權輿是也又逸周書周月解云是謂日月權輿則日月之始通名權輿皆以權輿二字連文或謂造衡始權造車始輿未免望文生義矣又按說文芛草之皐榮也讀亦與郭異均當以許讀爲正

每食四簋傳四簋黍稷稻粱　瑞辰按古者簋盛黍稷簠盛稻粱傳知四簋爲黍稷稻粱者先大夫曰玉藻朔月

四簋亦謂黍稷稻粱故知詩四簋非專言黍稷耳謹案玉藻云少牢五俎四簋是四簋爲食大夫之禮易言二簋可用享者葢士禮也簋與簠對文則異散文則通詩云每食四簋又曰陳饋八簋葢皆言簋以該簠正義謂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失其義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三

陳

桐城馬瑞辰學

總論

陳以大姬好巫而民俗化之巫覡競于歌舞男女雜于遊觀巫風盛行則淫風必熾是故陳風首以宛邱東門之枌言民俗之好巫也終以澤陂刺民俗之好淫也化于下者實啟於上此月出株林所以先澤陂而作也先儒多言詩亡于陳靈而後春秋作案詩亡非無詩也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予同年友宋翔鳳曰迹當爲远字之譌其說是也古者天子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天子雖不巡守方國猶有采

詩之官說文远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讀與記同此卽孟子所謂王者之远也葢自遒人之官不設則下情不上通無由觀風俗知得失而詩教遂亡此文中子所謂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如謂陳靈以後世遂無作詩者豈通論哉

宛丘

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瑞辰按樂記言陳風好巫漢書匡衡傳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張晏注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引詩坎其擊鼓爲證又地里志曰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

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詩稱擊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枌栩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匡衡治齊詩班固言三家詩魯爲最近蓋齊魯詩皆以宛丘東門之枌二詩爲民俗事巫之事鄭君詩譜曰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其說亦本三家詩而箋詩仍從毛傳今案周官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褎舞形是古者巫覡用舞之證此詩擊鼓值鷺羽正事巫歌舞之事非泛言遊蕩也當从民俗事巫說爲正

子之湯兮傳湯蕩也　瑞辰按湯蕩古通用楚詞王逸注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引詩曰子之蕩兮皆當爲愓之叚借方言娃愓遊也江沅之間謂戲爲娃或謂之愓說文愓放也廣雅愓戲也是遊愓本字又通作像說文像放也華嚴經音義以像爲愓古文

宛邱之上兮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正義釋邱云宛中宛邱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邱謂中央隆峻狀如一邱矣爲邱之宛中中央高峻與此傳正反案爾雅上文備說邱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丘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爲說　瑞辰按元和郡縣志宛邱縣南三里爾雅陳有宛邱又邱上有邱爲宛邱注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所引注蓋李巡孫炎注也釋名中央下曰宛邱〈邵晉涵爾雅正義引作中央高誤〉有邱宛宛如偃器也案宛之言椀其形如仰盂然故釋名謂如偃器偃卽仰也〈廣雅偃仰也晉語籧篨不可使俛韋注籧篨偃人仰人也參同契曰男生而伏女偃其軀偃對伏言義亦爲仰是皆偃仰同義之證〉既如仰器則其形爲四方高中央下矣又說文宛屈草自覆也屈曲義近焦循曰凡从宛之字皆有曲義馬屈足爲踠貌委曲爲婉晼爲目深謂目上下高中深正與宛邱同今按說文曲篆作凹象器曲受物之形爲外高而中下郭璞謂中央高者蓋誤會爾雅釋山宛中隆及釋邱邱上有邱爲宛邱之義今案方言宛蓄也郭璞葬書言宛而中蓄正合爾雅宛中隆之義蓋四方隆起則中央低下如有所宛蓄者然隆爲四方隆非謂中央隆也說文邱字註一曰四方高中央下曰邱是邱之形本爲外高而中下爾雅云邱中有邱者亦謂上下兩邱皆中央宛下耳非謂中央高也郭璞謂宛邱中央高又以爾雅邱背有邱爲負邱卽宛邱俱誤

而無望兮箋其威儀無可觀望而則傚　瑞辰按望謂望祀望衍無望猶左傳不郊亦無望也周官司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鄭注望祀謂有牲粢盛者衍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又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鄭注弭讀爲敉招敉皆有祀衍之禮是古者巫之降神必有望祭

詩刺陳風好巫隨時爲之以巫爲戲初無望祀望衍之禮故曰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値其鷺羽傳値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爲翳箋翳舞者所持以指麾　瑞辰按說文䨥或从羽䨥舞羽也鷺羽蓋卽羽舞亦巫呼䨥用羽舞之證

東門之枌

序東門之枌刺亂也　瑞辰按王符潛夫論引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今本市作女誤）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漢書地理志引此詩首章師古註亦言于枌栩之下歌舞以娛神則此詩正言事巫之事其說蓋本三家詩

穀旦于差傳穀善也箋旦明于曰差擇也朝日善明曰相擇矣釋文旦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差王音嗟韓詩作嗟　瑞辰按旦王本作且差當從韓詩及王本作嗟嗟說文作䜋云䜋嗞也又云于於也象气之舒于又訏字註一曰訏䜋嗟又通作𧨏爾雅嗟咨𧨏也玉篇𧨏憂歎也古吁與訏多省作于嗟與䜋多省作差易大耋之嗟釋文嗟荀本作差是也此詩于差卽吁嗟與雲漢詩先祖于摧箋讀爲吁嗟正同周官女巫旱暵則舞雩月令大雩帝鄭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又鄭志答林碩難曰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呼嗟猶吁嗟也古者巫之事神必吁嗟以請詩刺陳風好巫故曰穀旦于䜋且爲句中助句穀旦吁嗟猶言善吁嗟也鄭本且作旦乃形近之誤下章義同

穀旦于逝傳逝往也　瑞辰按于逝猶吁嗟也逝噬古通用（杕杜詩噬肎適我韓詩作逝）噬音近舒（史記陳筮郎戰閒荼之田荼）釋名嗚舒也說文嗚字注引孔子曰嗚盱呼也于逝猶盱呼亦巫歌呼以事神耳

越以鬷邁傳鬷數邁行也箋越於鬷總也於是以總行欲男女合行　瑞辰按正義引王肅云鬷數績麻之縷也據漢書王莽傳十緵布二匹孟康注緵八十縷也說文作稯云布之八十縷爲稯王肅之意蓋以鬷爲稯及稯字之叚借然上章既言不績其麻則下章不得言以麻

鬷而行胡承珙曰毛意訓鬷爲數蓋讀爲數罟之數豳風九罭傳緵罟小雅魚麗傳作數罟知緵有數義數者促數爲㩋湊總會之意故商頌鬷假傳又云鬷總中庸引作奏假奏猶湊也會聚之義然則傳云鬷數邁行者謂男女促數會聚而行箋云鬷總申毛非易毛也玉篇𢕟數也引詩越以𢕟邁蓋本三家詩从彳作𢕟必非麻緵可知今按胡說是也據下文視爾如荍貽我握椒爲男女相說之詞則鬷邁自从箋訓總行爲允

貽我握椒傳椒芬香也　瑞辰按椒亦巫用以事神者離騷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注椒香物所以降神是也詩言貽我者蓋事神畢因相贈貽耳

衡門

可以棲遲傳棲遲遊息也 瑞辰按棲遲疊韻字說文屖
屖遲也據玉篇屖今作栖說文遲籀文作遟是屖遟即
棲遲也說文以棲爲西之或體故嚴發碑作西遲衡門
晉侯焦君贊作栖遟假息說文遟或从𡰪𡰪即古夷字
故費鳳碑作徲徲衡門孔彪碑亦曰條暇徲衡遲又作
迟甘泉賦靈遟𡰪兮文選作迟迟集韻引僞書遟任作遟任李翊碑棲遟不就棲迟
亦棲遲也隸釋繁陽令楊君碑徲伲樂志遲又作伲
泌之洋洋傳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 瑞辰按說文泌俠
流也文選魏都賦李善注引作水駛流也邶風毖彼泉
水傳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毖即泌之叚借蓋泌本泉水

疾流之皃因名其泉水爲泌矣廣雅邱上有木爲柲邱
疏證曰蔡邕郭林宗碑棲遲泌邱又周巨勝碑洋洋泌
邱于以逍遥東晳元居釋云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爲乎
祕邱以泌爲邱名與毛傳異蓋本三家詩今按蔡邕所
書石經爲魯詩則泌邱蓋魯詩之說古者邱下多有水
釋名水出其前曰阯邱水出其後曰阻邱水出其右曰
沚邱水出其左曰營邱是也詩言泌之洋洋爲水流皃
蔡邕兩碑字皆作泌从水竊疑廣雅原作邱下有水爲
泌邱後譌爲邱上有木因改泌邱爲柲邱耳
可以樂饑傳樂饑可以樂道忘饑箋泌水之流洋洋然
饑者見之可飲以𤻲饑 瑞辰按韓詩外傳列女傳文選

李注太平御覽五十八引詩並作可以療饑𤻲療古同
字說文𤻲治也或作療是知鄭箋𤻲饑實本韓詩而於
經字則仍作樂沈重云舊皆作樂字是也釋文正義皆
云鄭本作𤻲誤
豈其取妻必齊之姜箋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
貞順而已 瑞辰按說文古文妻从肖女肖古文貴字是
古者妻必貴女故字取貴女會意此詩正反其義以取
興

東門之池

東門之池傳池城池也 瑞辰按古者有城必有池孟子
鑿斯池也築斯城也是也池皆設于城外所以護城水

經穎水注言陳城之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
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
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元和郡縣志陳州東門池在
州城東門內道南詩陳風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即此也
太平寰宇記亦曰宛邱縣有東門池在縣城東北角此
蓋後人因詩詠東門之池因於陳之東門內鑿池以附
合之非毛傳城池之謂矣
可以漚麻傳漚柔也箋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
興者喻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 瑞辰按說文𣸋漚
也漚久漬也考工記鄭注漚漸也此傳訓爲柔者柔當
讀同生民詩或簸或蹂之蹂箋蹂之言潤也簸之又潤

涇之廣雅潤漸漚並訓為漬是知柔亦漬也故箋云於池中柔麻以柔麻卽漚麻正義乃云漚柔者謂漸漬使之柔韌失傳恉矣

可與晤歌傳晤遇也箋晤猶對也正義釋言云遇偶也然則傳以晤為遇亦為對偶之義瑞辰說文寤寐覺而有言曰寤晤與寤通列女傳引詩作可與寤言是其證也寤借作晤猶邶風寤辟有摽說文引詩亦引作晤耳說文晤覺也此詩晤歌晤語晤言卽考槃詩寤歌寤言彼係獨處此言與人若如此傳箋訓遇訓對則考槃詩上言獨寐下不得言寤歌寤言矣

東門之楊

其葉牂牂傳牂牂然盛貌瑞辰按牂牂當為將將之叚借古文將作牂說文牂扶也玉篇以牂為將之古文牂牂形近又並从爿聲故二字互借內則炮取豚若將注將當為牂此牂借作將也此詩其葉牂牂據易林革之大有云南山之楊華葉將將廣雅鏘鏘盛也鏘與將通則知牂牂當為將將此將借為牂也爾雅方言並云將大也大盛義近故將將得為盛皃廣雅藏藏茂也藏藏亦將將之叚借

明星煌煌箋女留他色不肎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瑞辰按明星謂啟明之星非泛言大星也小雅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傳日旦出謂明星為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史記天官書太白出東方庳近日曰明星高遠日曰大囂是啟明一名明星之證明星煌煌謂天且明而不至也鄭風明星有爛亦謂啟明箋皆泛言大星失之

其葉肺肺傳肺肺猶牂牂也瑞辰按說文朩艸木盛朩朩然讀若輩廣雅芾芾茂也此詩其葉肺肺大雅荏菽旆旆小雅萑葦淠淠廣雅淠淠茂也並當為朩朩之叚借

明星晢晢傳晢晢猶煌煌也瑞辰按晢與晣同字說文晢昭晢明也引禮曰晢明行事今儀禮禮記並作質明廣雅晣晣明也玉篇晣明也晢晣並同上

墓門

墓門有棘傳墓門墓道之門瑞辰按天問王逸注曰晉大夫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墓門蓋陳之城門猶左傳言秦師過周北門王尚書曰襄三十年左傳晨自墓門之瀆入杜注墓門鄭城門墓門蓋亦陳之城門若魯有鹿門齊亦有鹿門齊有揚門宋亦有揚門其說是也傳以為墓道之門失之

誰昔然矣傳昔久也箋誰昔昔也瑞辰按傳箋義本相承朱子集傳云誰昔猶言疇昔其說是也疇誰一聲之轉爾雅疇誰也疇字本作𠷎又作𢑴說文𠷎誰也又曰𢑴詞也引虞書曰𢑴咨今經典通作疇禮記檀弓曰予疇昔之夜鄭注疇發聲也疇轉為誰昔語詞故箋以誰

昔卽爲昔也疇昔或作疇曩文選盧諶詩借曰如非忽爲疇曩昔爲久曩亦久也爾雅曩久也昔對今言故訓爲久至經傳多借昔爲夕如詩樂酒今夕楚詞王注引作樂酒今昔之類然非此詩誰昔之義如以誰昔爲夕則禮記疇昔之夜既言夕又言夕爲不詞矣段玉裁疑傳久字當爲夕字之譌失之

墓門有棘傳梅柟也瑞辰按前章言棘後章言梅二木美惡大小不相類非詩取興之情考楚詞天問曰何繁鳥萃棘而負子肆情王逸注云晉大夫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其說蓋本三家詩是知二章墓門有梅三家詩原作墓

門有棘與首章同又列女傳引詩雖作墓門有楳有鴞萃止然據下文大夫曰其棘則有其鴞安在則知上文引詩原作墓門有棘故曰其棘則有今本作楳者特後人據毛詩改耳毛詩作梅亦當爲形近之譌古梅杏之梅作某古文作槑見玉篇與棘形相近蓋棘譌作槑因作某又轉寫作楳與梅毛公作傳時已誤因隨其文訓之耳

有鴞萃止傳鴞惡聲之鳥也正義鴞惡聲之鳥一名鵩與梟一名鴟此文有脫誤校勘記曰當作與梟異梟一名鴟是也瞻卬云爲梟爲鴟是也俗說以爲鴞卽土梟非也瑞辰按鴞非卽鴟梟正義已辨之矣王以鴞爲服其說見史記及巴蜀異物志荊州記史記賈誼傳楚人命鴞曰服巴蜀異物志有鳥小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又荊州記巫縣有鳥如雌雞其名爲鴞楚人謂之服但考漢書賈誼傳云服似鴞則不以鴞卽爲服周官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注夭鳥惡鳴之鳥若鴞鵂賈疏鴞之與鵂二鳥俱是夜爲惡鳴者也是亦分鴞與服爲二鴞蓋似服而非卽服也據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王逸注引詩有鴞萃止爲證廣雅作鷩云鷩鳥鴞也則鴞卽繁而非鵩矣繁通作蕃山海經北山經涿光之山其鳥多蕃郭注或曰卽鴞是也鴞之言呼號也繁之言繁囂也蓋皆狀其惡聲因以命名至其形說者不一有謂似鳩者正義引陸機疏鴞大如班鳩綠色西山經白於之山其鳥多鴞郭注鴞

似鳩而青色司馬彪莊子鴞炙註小鳩可炙是也有謂似雞者索隱引鄧展云似鵲而大又引荊州巫縣有鳥如雌雞其名爲鴞是也西山經黃山有鳥其狀如鴞名曰鸚䳇以鸚䳇爲似鴞則與鴞似雌雞說亦相類蓋鴞之類大小不同要其爲惡聲則同詩蓋以鴞之惡聲預知人禍以興諫者之苦言逆耳足規君過耳

歌以訊之傳訊告也釋文訊又作誶徐息悴反告也韓詩訊諫也瑞辰按廣韻引詩歌以誶止廣雅誶諫也疏證曰訊字古讀若誶故經傳二字通用或以訊爲誶之譌失之今按毛韓詩作訊皆以訊爲誶之叚借王逸楚辭章句引詩誶予不顧則齊魯詩必有用本字作誶者

也列女傳引詩歌以訊止與廣韻引詩作誶止正同詩以二止字相應爲語辭猶上章以二之字相應也今作訊之者以形近而譌

防有鵲巢

序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瑞辰按春秋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太子禦寇史記陳世家曰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宣公信讒之事惟見於此竊謂此詩正言太子被讒之事召南以鵲巢喻人君之有國家此詩以鵲巢喻太子之應得國其義一也鵲巢宜於林木今言防有鵲巢則非鵲巢之所矣賈誼策言人君之尊如堂詩以有甓喻太子言人主恃太子以爲衛猶堂階恃令適以爲固也有甓宜於堂階今言中堂有甓則非置甓之區矣旨苕即陵苕宜生下濕旨鷊蓋亦相類今言邛有皆非其所應有詩蓋喻支庶宜在下位今反上僭又以證讒言之不可信耳 范逸齋補傳云防以止水必無鵲巢邛高邛之地必無苕鷊堂塗之間人所埽除必無瓴甓其說與予略同

防有鵲巢傳防邑也 瑞辰按此章防與邛對言猶下章中唐與邛對言邛爲邛名則防宜讀如隄防之防不得以爲邑名鵲巢宜於林木今言防有非其所應有也不應有而以爲有所以爲讒言也詩之取興與采苓同義至說文邛地名在濟陰後漢郡國志注引博物記曰邛地在陳國陳縣北防亭在焉此蓋後人因詩附會不足取以證詩

邛有旨苕傳邛丘也苕草也 瑞辰按爾雅苕陵苕詩苕之華正義引陸機疏云苕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艸華可染皂煑以沐髮即黑是苕生於下濕今詩言邛有者亦以喻讒言之不可信箋云邛之有美苕處勢自然失之又按古蕘芀字多叚作苕幽風傳荼萑苕也若以苕爲芀之叚借尤非邛所應有二章邛有旨鷊亦當爲下濕所生之艸但經傳無可考耳

誰侜予美傳侜張誑也 瑞辰按傳本爾雅侜張與譸張通郭注爾雅引書曰無或侜張爲幻今書作譸侜即譸之叚借字也說文侜有廱蔽也引詩誰侜予美誑與廱蔽義正相成蓋本三家詩侜之訓廱蔽猶說文訓譸爲騙也其字通作侏楊雄三老箴姦宄侏張即侜張也又作倜見爾雅釋文又作侜劉琨詩自頃侜張皆音同假借字也美韓詩作娓云娓美也案說文美甘也媄女好也是美好之字正作媄今經典通用美周官作嬍蓋古文嬍从微省微尾古通用故媄又借作娓猶微生一作尾生也 說文娓順也此娓之本義

中唐有甓傳中中庭唐堂塗也甓令適也 瑞辰按爾雅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據逸周書作雒解堤唐山廧孔晁注唐中庭道也文選注引郭璞曰唐庭也是唐

為廟中路又為中庭道名與堂塗名陳者異傳既以中為中庭又以唐為堂塗是誤合唐陳為一也考工記匠人堂涂十有二分鄭注謂階前若今令甓裓也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為峻也賈疏云名中央為督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一寸於中中央為峻邵晉涵曰藎甓以甋甎中央稍高起也今按釋文裓音階裓與陔通說文陔階次也鄭注言階前而引令甓裓為證是知裓即陔謂陔前之道也古惟內朝有堂有堂斯有階有階斯有甓其外朝治朝皆平地為廷無堂斯無階無階斯無甓詩言中唐有甓正設為似有實無之辭以見讒言之不可信也令適即甓之合聲爾雅瓴甋謂之甓郭注甗

甎也今江東呼瓴甓說文甓令甓也又曰墼令適也甓適墼三字同韻故通用廣雅瓴甋甓甗甎也通俗文狹長者謂之甗甎據吳語韋昭注員曰囷方曰鹿則甗甎葢甎之長方者耳甓字又通作壁尚書大傳周傳牧誓篇云不愛人者及其胥餘鄭注胥餘里落之壁骨為胥字之譌說苑作餘胥趙氏垣曰或引尚書大傳作儲胥長安志圖漢瓦有曰儲胥未央古人謂瓦為儲胥鄭注以為壁者壁即甓也甓為磚亦得為瓦稱

邛有旨鷊傳鷊綬艸也　瑞辰按爾雅鷊綬說文虉綬艸也引詩邛有旨虉作鷊及虉者叚借字也

月出

佼人僚兮傳僚好貌釋文佼字又作姣僚本作嫽　瑞辰按方言說文並曰姣好也是佼為姣之叚借說文僚好貌嫽女字也方言嫽好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一切經音義卷九並引詩姣人嫽兮是僚本又作嫽之證

舒窈糾兮傳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　瑞辰按窈糾猶窈窕皆疊韻與下懮受夭紹同為形容美好之詞非舒遲之義舒者噬之叚音噬通作逝又作舍杕杜詩噬肯適我韓詩作逝此噬逝通用之證也春秋陳乞弒其君荼公羊作舍史記作筮此荼筮舍通用之證也玉藻荼前詘後直注讀如舒遲之舒史記年表荆荼是徵即詩荆舒則又舒荼同音之證舒者發聲字猶逝為語詞也又

與虛同音通用爾雅虛閒也虛即舒也舒窈糾兮言窈糾也舒懮受兮言懮受也舒夭紹兮言夭紹也猶之日月詩逝不古處言不古處也碩鼠詩逝將去女言將去女也杕杜詩噬肯適我言肯適我也桑柔詩逝不以濯言不以濯也逝皆發聲不為義也以舒舍同音推之因知孟子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舍亦發聲言許子何不為陶冶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也舊訓舍為止或謂作陶治之處並失其義舍猶舒也說文又曰余語之舒也余从八舍省聲亦舍舒同類之證傳訓舒為舒遲因以窈糾懮受夭紹為舒之态葢失之矣

勞心悄兮傳悄憂也　瑞辰按高誘淮南子精神篇注勞

懮也凡詩言勞心皆憂心勞心悄兮猶言憂心悄悄也
月出皓兮　瑞辰按皓者晧之俗爾雅晧光也說文晧日出皃字通顥三倉晧古文顥說文顥白皃引楚詞天白顥顥聲類顥白首皃也詩以晧形容月色之白又作暤廣雅暤暤白也
佼人懰兮釋文懰本又作劉好皃埤蒼作嬼嬼妖也瑞辰按羣經音辨引詩正作劉懰與劉皆嬼之叚借玉篇嬼姣嬼也卽取詩義廣韻嬼美好埤蒼訓妖妖亦好也
舒夭紹兮　瑞辰按文選西京賦要紹脩態注要紹謂嬋娟作姿容也又南都賦要紹便娟胡承珙曰諸言要紹者皆與天紹同

勞心慘兮釋文慘七感反憂也　瑞辰按陳第及顧炎武戴震竝謂慘當作懆吳棫謂八分喿多寫作桼因此致誤又或謂魏晉間避曹氏諱故喿多作桼孔廣森曰宵豪爲侵覃之陰聲故慘轉爲懆猶儀禮禫服或爲導說文囟古文丙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今按孔說是也檀弓鄭注緣讀如綃說文訬讀若毚皆宵豪及侵覃音轉之證說文懆愁不安也爾雅廣雅竝曰慘憂也廣雅又曰慘操也是字之从喿从桼者聲近而義亦同釋詩者當曰慘讀若懆轉其音不必易其字也釋文於北山詩或慘慘劬勞云字亦作懆於白華念子懆懆云亦作慘慘至此詩及正月詩憂心慘慘抑詩我心慘慘釋文不[illegible]作慘則古本皆作慘字初無異本可知張參五經文字云懆千到反見詩不著何篇蓋仍指白華詩念子懆懆耳或謂此詩慘字張參五經文字作懆失之

株林

胡爲乎株林傳株林夏氏邑也　瑞辰按株爲邑名林則野之別稱劉昭續郡國志曰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路史朱襄氏都于朱註朱或作株是株爲邑名故二章朝食于株得單言株也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野與林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株林猶株野也傳云株林夏氏邑者隨文連言之猶言泥中中露邑名兩中字皆連類及之耳非以林爲邑名

從夏南傳夏南夏徵舒也箋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佚之行　瑞辰按王符曰夏氏陳公族詩稱夏氏正外傳責其貳姓之意不言夏姬言夏南者上二句詩人故設爲問辭若不知其淫於夏姬者以爲從夏南遊耳下二句當連讀謂其非適株林從夏南也言外見其實淫於夏姬此詩人立言之妙鄭箋以爲觝拒之辭失之又按詩以南與林爲韻唐石經作從夏南姬則不與林韻且夏姬爲夏南之母若稱夏南姬則不辭蓋後人因箋云從夏氏子南之母遂妄增姬字耳又正義本南下有兮字今無兮字誤从定本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傳大夫乘駒

箋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車乘以至株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 瑞辰按隱元年公羊何休注曰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馬高六尺以上大夫士皆曰駒高五尺以上此詩乘馬指陳靈乘駒指孔甯儀行父故傳以大夫乘駒釋之王肅云陳大夫孔甯儀行父與君淫於夏氏是也箋以乘馬乘駒皆指國君不若傳以乘駒指大夫爲確駒釋文本作驕音駒引沈重曰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同又皇皇者華釋文維駒本亦作驕說文馬高六尺爲驕引詩我馬維驕漢廣傳五尺以上曰駒此

詩箋馬六尺以下曰駒以說文及釋文引沈重說證之駒皆當作驕驕與駒雙聲古音葢讀驕如駒因叚借作駒耳公羊注駒高五尺以上駒亦驕也周官校人鄭司農注及說文竝云馬二歲曰駒據淮南子脩務篇馬之爲草駒之時高注馬五尺以下曰駒是駒乃小馬未可駕者猶在五尺以下後人譌下爲上遂與五尺以上之驕相混而不知駒實驕之叚借字也

澤陂

有蒲與荷傳荷芙蕖也箋芙蕖之莖曰荷 瑞辰按爾雅荷芙蕖其莖茄說文茄夫蕖莖淮南子高誘注荷水菜夫渠也其莖曰茄是茄爲荷莖之定名箋訓荷爲莖而不曰荷當爲茄者荷茄古同音荷之言茄也茄通作荷猶爾雅陵莫大於加陵卽春秋成十七年之柯陵也據正義引爾雅樊光注引詩有蒲與茄疑三家詩本有作茄者鄭君因以毛詩荷爲茄之叚借故直以茄釋之而不易其字猶與子同澤箋訓爲襗而經仍作澤可以樂饑箋訓藥治而經仍作樂也漢書楊雄傳衿芰茄之綠衣兮師古注茄亦荷字也見張揖古今字詁以茄荷爲古今字葢謂古茄荷字同音通用彼借茄爲荷猶此詩借荷爲茄也爾雅其葉蕸釋文云字又作葭藝文類聚卷八十二引爾雅作其葉葭與釋文所見本同初學記卷二十七引作其葉荷說文荷夫渠葉是荷乃葉非莖

故知箋訓莖者以荷爲茄之借字也王尚書春秋名字解言宋公子何字弗父何讀爲枷亦荷讀爲茄之類

傷如之何傳傷無禮也箋傷思也 瑞辰按爾雅陽予也郭注引魯詩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易說卦兌爲妾爲羊鄭本羊作陽注此陽謂爲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于妾也是陽讀同厮養之養自稱陽者謙辭也詩考謂卽此詩傷如之何之異文則當爲傷之叚借玉篇陽傷也

涕泗滂沱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瑞辰按泗洟古音同部涕泗卽涕洟也易鄭注自目曰涕自鼻曰洟說文洟鼻液也泗卽洟之叚借胡承珙曰爾雅呬息也說文東

夾謂息爲咽又曰息喘也从心从自自亦聲又自鼻也據此泗爲鼻液與咽爲鼻息音同義近

有蒲與蕳傳蕳蘭也箋蕳當作蓮　瑞辰按蕳蓮古同聲溱洧詩釋文引韓詩傳曰蕳蓮也正釋此詩有蒲與蕳爲鄭箋所本釋文誤移於溱洧章耳據太平御覽引韓詩曰秉執也蕳蘭也是知韓詩於溱洧秉蕳亦訓爲蘭與毛詩同未嘗以蕳爲蓮也古蓮蘭同聲故蕳可借作蘭亦可作蓮耳

碩大且卷傳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婘　瑞辰按卷即婘之消借婘說文作嬽云嬽好也說文又曰㗊讀若書卷之卷故知嬽即婘字廣雅婘好也玉篇婘好皃或作孉婘通作孉猶捲勇之捲一作攉也婘又與假通齊風揖或謂我假兮釋文假韓詩作婘好貌又通作娟上林賦柔嬈嬽嬽史記作嬛嬛段玉裁說文嬽字注云今人所用娟字當即此玉篇娟嬋娟也嬽通作卷與婘猶假可通作婘也

碩大且儼傳儼矜莊貌釋文儼本又作曮　瑞辰按碩大且儼猶言碩大且卷卷爲好儼亦好也說文儼字注一曰好貌文選甘泉賦注亦曰儼好也玉篇有孍云女好貌其義一也胡承珙曰釋文曮當作孍又按太平御覽引韓詩作嬐說文嬐字注引詩碩大且嬐正本韓詩廣雅嬐美也玉篇嬐又魚檢切正與儼聲近而義同太平御覽引韓詩薛君章句以嬐爲重頤蓋重頤亦美也淮南說林篇靨輔在頰則好是已至說文云嬐含怒也一曰難知也皆於詩義無涉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四

桐城馬瑞辰學

檜

詩譜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　瑞辰按史記楚世家正義引詩譜曰昔高辛氏之土祝融之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妘姓處其地是爲鄶國爲鄭武公所滅也與鄭譜微異（今譜作黎無歷唐至周一句）史記楚世家曰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此以重黎爲一人山海經大荒西經曰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則以重黎爲二人今按以重黎爲二人者是也楚語言顓頊命南正重司火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所言

重爲南正與左傳言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勾芒木正者無涉重及黎皆顓頊後也大戴禮帝繫篇言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史記集解徐廣引世本曰老童生重黎及吳回皆以重黎連言郭璞注山海經引世本云老童娶于根水氏謂之驕福產重及黎與徐廣引世本不同竊謂世本大戴禮言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者本謂老童有三子重也黎也吳回也若言生重及黎及吳回則不辭故以重黎竝言山海經不言吳回故言生重及黎郭注引世本云生重及黎特順經文言之而世本以重黎爲二人卽此可見史記多本世本以世本重黎連言遂誤以爲一人耳（史記卷章生重黎集解引譙周曰老童卽卷章按老童卷章字形相近）重黎合吳回爲三人而傳記多以黎爲吳回者史記楚世家言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是黎爲祝融吳回代之故郭璞山海經注曰吳回祝融弟亦爲火正也以其代黎爲祝融故亦名黎亦名祝融潛夫論志氏姓曰黎顓頊氏裔子吳回也高誘注淮南子曰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黎爲高辛氏火正號爲祝融是也帝嚳所誅之重黎無後詩譜言祝融氏名黎者亦謂吳回耳後世稱火神爲回祿者正指吳回高誘注呂氏春秋乃云吳國回祿之神託于竈失之

羔裘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傳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箋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也　瑞辰按古者狐裘之用不一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諸侯朝天子之服也狐裘黃衣以裼之大蜡而息民之服也論語狐貉之厚以居則燕居亦得服狐裘矣詩言羔裘逍遙者謂其以朝服燕是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也言狐裘以朝者謂其以燕服朝以見不能自強於政治也二者義同此傳云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正見二者之相反蓋亦以狐裘爲燕服錢澄之曰逍遙而以羔裘是法服爲媟遊之具視朝而以狐裘是臨御爲褻媟之塲是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傳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瑞辰按古者人君日出視朝此詩羔裘承上逍遙翱翔言則日出視朝之時已服羔裘遊燕詩但言羔裘之鮮美而君之不能自强于政治正可於言外得之

素冠

棘人欒欒兮傳棘急也欒欒瘠貌瑞辰按讀詩記引崔靈恩集注作悈人蓋以棘悈雙聲爾雅棘悈同訓急故轉爲悈人耳方言悈老也郭注老人皮瘃之形亦與瘠義近惠氏九經古義曰攷古瘠字義雲章作𤷍義雲切韻又作膌見汗簡字相似因誤爲棘今按欒欒既爲瘠皃則棘即爲瘠可知惠氏以棘爲古瘠字是也又以棘爲

𤷍與膌形近之誤則非說文膌瘦也𤷍古文膌玉篇同棘爲𤷍之叚借呂覽任地曰棘者欲肥肥者欲棘高誘注棘羸瘠也詩棘人之欒欒言羸瘠也正訓棘爲瘠說文臠臞也引詩棘人臠臠爲正字毛詩作欒欒叚借字

聊與子同歸兮傳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箋聊猶且也且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瑞辰按同歸猶下章言如一皆謂一致非謂歸其家也傳訓聊爲願箋訓爲且與載馳章傳箋同義願與且義正相承聊之爲願又爲且猶憖之訓願又訓且也小爾雅憖願也說文憖且也又按說文聊耳鳴楚詞耳聊啾而慌恍此聊字本義至訓且者乃僇字之叚借說文僇一曰且也聲類憀且也憀與僇同

隰有萇楚

猗儺其枝傳猗儺柔順也瑞辰按經義述聞曰萇楚之枝柔弱蔓生故傳箋並以猗儺爲柔順但下文華與實不得言柔順而亦云猗儺則猗儺乃美盛之貌矣小雅隰桑篇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傳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阿難與猗儺同字又作旖旎楚辭九辯紛旖旎乎都房王逸注旖旎盛貌引詩旖旎其華與毛傳異義葢本於三家今按王說是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旖旎從風索隱引張揖云旖旎猶阿那也那與儺古亦同聲草之美盛曰猗儺樂之美盛曰猗那其義正同商頌猗與那與正言樂之美盛傳以猗爲歎詞亦非

夭之沃沃傳夭少也沃沃壯佼也瑞辰按禹貢厥草惟夭夭通作枖說文枖木少盛皃引詩桃之枖枖是艸木之盛通得名夭此詩夭之沃沃从朱子集傳即指萇楚爲是傳箋以夭爲人之年少失之

樂子之無知箋知匹也瑞辰按爾雅知匹也箋訓知爲匹與下章無室無家同義此古訓之最善者或疑知不得訓匹今按墨子經上篇曰知接也莊子庚桑楚篇亦曰知者接也荀子正名篇曰知有所合謂之智凡相接相合皆訓匹爾雅匹合也廣雅接合也是也知訓接訓合即得訓匹矣又古者謂相交接爲相知楚辭九歌樂莫樂兮新相知言新相交也交與合義亦相近芄蘭詩

能不我知知正當訓合不我知爲不我合猶不我甲爲不我狎也禮記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釋文作不相知云本或作不相知名名衍字耳今按不相知者卽不相匹也此皆知可訓匹之證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瑞辰按彼匪古通用廣雅匪彼也疏證引此詩匪當爲彼匪風發兮匪車偈兮猶言彼風之動發發然彼車之驅偈偈然今按王說是也彼古通作彼論語問子曰彼哉彼哉廣韻引作子西彼哉說文無彼字彼卽彼玉篇彼邪也廣韻引埤蒼同廣雅彼衺也是彼有邪義匪亦邪也古匪字蓋借爲邪彼之彼又借爲彼我之彼

顧瞻周道傳下國之亂周道滅也箋周道周之政令也瑞辰按周道猶周行朱子集傳云周行大道是也周之言䎶廣雅䎶大也周道又爲通道亦大道也凡詩周道皆謂大路卽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也謂詩以大路之坦平喻王道之正直則可若遂以爲周之政令則非

中心怛兮傳怛傷也瑞辰按漢書王吉傳引詩怛作悬顏師古注悬古怛字也今按說文無悬字但云怛憯也或从心在旦下作悬方言怛痛也廣雅同玉篇怛悲也悬驚也竝丁割切是悬乃怛之同音叚借字嚴可均曰悬與悡同魯峻碑中心忉悡正用此詩今按怛與悡一聲之轉悡亦怛字之叚借李陵荅蘇武書祇令人增忉怛忉悡卽忉怛也

匪車嘌兮傳嘌嘌無節度也釋文嘌本又作票瑞辰按說文嘌疾也引詩匪車嘌兮又曰憟疾也無節度正是疾義正義曰由疾故無節是也

誰能亨魚箋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西歸箋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正義人偶者謂以人思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瑞辰按漢時以相敬相親皆爲人偶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偶也聘禮每曲揖注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偶此相敬謂之人偶也中庸仁者人也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賈子匈奴篇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此相親謂之人偶也說文仁親也从人二會意人二卽相偶也說文又云偶桐人也桐人卽相人形近之譌此箋以人偶釋誰能誰將葢讀能如柔遠能邇之能能安也善也讀將如福履將之之將將謂扶助之也安善之扶助之皆與人偶爲相敬相親之義合箋內人偶能三字當連讀謂親敬此割亨者將亦能也能與將皆人偶之也正義乃云人偶此能割亨者以能字屬割亨者失其義矣

漑之釜鬵傳漑滌也鬵釜屬瑞辰按無足曰釜說文鬵大釜也韻會引說文作土釜劉向九歎甕土鬵於中宇今王逸注鬵釜也說文鬲字注秦名土鬴曰鬲讀若過案鬲即今俗所稱鍋也此皆鬵爲釜屬之證至爾雅䰛謂之鬵據說文鬵大釜也䰛鬵屬是鬵亦釜屬說文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此別一義正義據孫炎以甑爲鬵乃謂鬵非釜屬誤矣釋文漑本又作摡按說文引詩正作摡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五

曹

桐城馬瑞辰學

總論

蓋嘗讀春秋及史記曹世家而知列國之風終以曹而次于檜者非無故也春秋雖亡國數十率以弱小不能自存惟曹列于成國先見覆滅春秋哀八年宋滅曹非世濟其無道無以及此是故曹自振鐸至伯陽凡二十四傳其君之死于兵者一春秋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公羊傳曷爲衆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何休註曹伯爲戎所殺孔廣森云曹伯僖公也與戎戰死見虜於大國者三共公成公虜于晉悼公囚死于宋皆見史記曹世家遇篡殺者四戴伯殺幽伯繆公殺石甫隱公殺聲公靖公又殺隱公皆見史記曹世家莊有不子之惡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公羊傳曰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其有無禮之誅卽觀晉文駢脅事其他奢淫之行史或未能悉載而政衰俗薄可以概見故春秋自莊公姑射以後姑射史記作夕姑遂卒月葬時者貶而畧之也春秋大國之例卒日葬月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此卒日葬月從大國例也莊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曹伯姑射卒二十四年春葬曹莊公遂卒月葬時此後惟宣十四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秋九月葬曹文公爲卒日葬月何休謂以文公爲公子喜時讓故特加錄之餘皆卒月葬時孔廣森謂曹無道先亡故與之僖公死于戎聲公隱公相繼篡殺皆不書其卒葬者黜而削之也曹世家有僖公聲公隱公春秋經皆無之國風以曹終蓋猶春秋黜曹之義焉至次曹於檜後者檜滅于鄭曹滅于宋皆亡國也檜君好絜衣服曹君好奢其惡又相類故竝列之以著亡國之風爲有國者戒大抵國之興

以儉勤而亡以奢泰興以得人亡以棄賢耶好奢而蜉蝣刺共拂諫而候人歌有國者可以鑒矣亂極則思治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故鳲鳩以思君子下泉以念周京猶檜之終于匪風以思治也然檜亡而周遂東遷曹亡而春秋降爲戰國世變之愈下也蓋誠有孔子之聖不能遏于前子思孟子之賢不能挽于後者矣

蜉蝣

蜉蝣之羽傳蜉蝣渠畧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脩飾　瑞辰按蜉蝣古但作浮游夏小正浮游有殷是也今作蜉蝣者後人从俗改耳爾雅蜉蝣渠畧說文蟓螶蟓一曰浮游朝生莫死者渠畧卽螶蟓叚借字釋文渠畧

本或作蟝蛒亦俗字故沈云二字並不施虫是也爾雅郭注言蜉蝣似蛣蜣方言蜉蟯秦晉之間謂之蟝蛒郭注又云似天牛而小有黑角今按廣雅天社蟯蜋也說文螂渠螂一曰天社天牛蓋卽天社之别名方言注似天牛猶爾雅注似蛣蜣也蛣蜣黑色浮游亦黑色蓋形近而色同據郭璞云似天牛而小則浮游蓋小於蛣蜣今以目驗蛣蜣大僅六七分是知正義引陸疏云大如指長三四寸寸當爲分字之譌又按夏小正及毛傳說文並云浮游朝生夕死淮南子詮言篇則云蜉蝣不過三日是知朝生莫死特甚言其死之速耳

衣裳楚楚傳楚楚鮮明貌　瑞辰按說文𪓐會五采鮮皃引詩衣裳𪓐𪓐蓋本三家詩楚楚卽𪓐𪓐之叚借𪓐从虘聲虘从且聲楚从疋古讀如胥與且同聲故通用𪓐𪓐借作楚楚猶賓之初筵籩豆有楚義同韓奕籩豆有且仲尼弟子傳秦祖字子南祖當讀爲楚也又按說文祖事好也方言珇好也珇美也音義並與𪓐近

於我歸處箋歸依歸君當於何依歸乎言有危亡之難將無所就往　瑞辰按箋本序將無所依爲義且與傳皆以此詩爲興故以歸爲君之依歸竊謂此詩當从朱子集傳以爲比蓋詩人不忍言人之似蜉蝣故轉言浮游之羽翼有似於人之衣裳此正詩人立言之妙然觀浮游之不能久存將於我乎歸處歸處謂死也則人之徒

致飾於衣裳者亦可以爲鑒矣爾雅鬼之爲言歸也郭注引尸子死人謂之歸人呂氏春秋順說求人篇注並曰歸終也終亦死也說苑反質篇楊王孫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葛生詩歸于其居歸于其室皆以歸爲死歸處歸止歸說義亦同於之言與也凡相於者猶相與也如孟子麒麟之於走獸之類於卽與也憂浮游之於我歸處以言我將與浮游同歸也

蜉蝣掘閱傳掘閱容閱也箋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　瑞辰按廣雅掘穿也說文引詩作堀云堀突也突爲犬从穴中暫出義與穿近段玉裁謂堀閱猶言孔穴失之掘字通闕周官屈狄

卽闕狄左傳若闕地及泉卽掘地及泉也潘岳秋興賦闕側足以及泉兮卽掘側足以及泉也闕讀爲穴宋玉風賦空穴來風卽莊子空閱來風也老子道德經塞其兌閉其門兌卽閱之省謂塞其穴也管子山權數篇北郭有掘閱而得龜者卽穿穴而得龜也掘通作㵐曾子疾病篇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㵐穴其中㵐者㪘之叚借廣雅㪘穿也㵐穴亦穿穴也說苑說叢篇引曾子正作穿穴則知此詩掘閱亦當訓穿穴矣陸機疏言浮游陰雨從地中出郭璞言蜉蝣叢生糞土中皆與穿穴而出之義合毛傳言容閱正義以容閱爲形容鮮閱誤矣至箋云掘地解閱者戴震曰閱與脫通謂浮游初生時掘

地解脫而出是箋與傳異義正義引定本云掘地解閱謂開解而容閱是誤合傳箋爲一矣又按毛傳無鮮閱字正義釋經云初掘地而出甚鮮閱釋傳云形容鮮閱者取箋以釋傳也蓋正義本箋作掘地鮮閱與定本作解閱義亦通也今正義本誤从定本古解鮮形近易譌據方言解輸挩也廣韻挩或作脫則箋从定本作解閱爲是而讀閱爲脫究不若讀閱爲穴作穿穴解爲善段玉裁又謂掘閱容閱皆聯緜字如孟子之言容悅亦可以備一解今按谷風詩我躬不閱傳閱容也孟子容悅二字連言則容亦悅之義正義訓容爲形容亦非

候人

何戈與祋傳祋殳也瑞辰按殳卽杖以積竹爲之說文殳以杖殊人也杖今本誤作杸此从段本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廣雅殳杖也考工記廬人鄭注凡矜八觚矜亦杖也樂記注引詩荷戈與綴云綴表也所以表示行列也蓋本三家詩崔集注本亦作綴說文祋殳也或說城郭市里高懸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故从示殳引詩何戈與祋今按說文引或說以祋爲懸羊皮於城市是亦立表之意其說或卽本三家詩但表非可與戈同荷仍从毛傳爲是故說文亦首列祋殳之訓

三百赤芾傳芾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

命赤芾蔥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箋佩赤芾者三百人

瑞辰按說文市韠也天子朱諸侯赤周易乾鑿度赤芾天子賜大夫之服蓋惟列國之卿大夫命于天子者始服赤芾故玉藻言再命三命皆赤芾今赤芾多至三百則皆曹伯私命之矣左傳言乘軒者三百人與詩三百赤芾合史記晉世家則云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此讀而用美女爲句乘軒者三百人也爲句非謂乘軒者爲美女也故史記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惟德之不建則不言美女矣司馬貞引晉世家作而美女乘軒三百人也刪去用字直以爲美女乘軒

失之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傳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位亦非其常瑞辰按爾雅鵜鴮鸅郭注今之鵜鶘也好羣飛沉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河說文鵜胡汚澤也或从弟作鵜是鵜以善居水中得名鳥善水者多能入水不濡表記引詩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鄭注汚澤善居汚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其翼爲才故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葢本三家詩其說是也詩葢以鵜之入水不濡與汚澤之名相稱以興小人之德薄服尊爲不稱其服耳

不遂其媾傳媾厚也箋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瑞辰按上言不稱其服此言不遂其媾媾與服對亦當爲服佩之稱媾葢韝字之叚借內則右佩玦捍是古者玦與捍竝佩芄蘭詩傳能射御則佩韘韘者玦也佩捍猶佩玦也捍一名韝一名遂說文韝臂衣也各本作射臂決也誤此从段本依文選注正鄉射禮袒決遂鄭注遂射韝也以朱韋爲之箸左臂所以遂弦也佩韝而不能射御是謂不遂其媾正與不稱其服同義韝之借爲媾猶玦之借爲決也若訓媾爲厚則與上章文義不相類矣

南山朝隮傳南山曹南山隮升雲也瑞辰按郡縣志曹南山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詩南山朝隮是也十道志曹南山汜水出焉是曹有南山之證隮卽虹也周官眡祲掌十煇之法九曰隮鄭司農曰隮升氣也後鄭注隮虹也今按蝃蝀詩以虹喻淫奔之女此詩朝隮亦喻淫奔葢以淫奔之盛如朝隮喻小人之得志而以婉孌之季女斯饑喻君子之不見用也古解虹者或言升氣或但言升爾雅隮升也釋名虹見於西方曰升朝日始升而出見也未有言升雲者春秋元命苞曰陰陽之氣聚爲雲氣立爲虹蜺是虹氣與雲氣不同之證蝃蝀詩傳但曰隮升此傳葢與之同今正義本作升雲乃因定本及集注而誤也正義曰隮升釋詁文是知正義本止作隮升正義又云定本及集注皆曰隮升雲也是知惟定本及集注作升雲耳釋文本作升雲亦誤定本及集注特因傳曰

薈蔚雲興貌以爲朝隮承薈蔚言遂妄增雲字不知虹之上升必因雲而始見蔡邕月令章句曰虹陰陽交接之氣著于形色陰陽不和婚姻失序卽生此氣常依雲而晝見于日衝蝃蝀詩正義亦曰虹色青赤因雲而見則薈蔚特虹之因雲而見不得遂以隮爲雲也又按采蘋車舝二詩季女皆謂少女此詩季女義與彼同傳謂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其義亦迂

鳲鳩

鳲鳩在桑傳鳲鳩秸鞠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箋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鳲鳩瑞辰按爾雅鳲鳩鴶鵴說

文作秸鞠方言布穀自關東西梁楚之間謂之結誥周魏之間謂之擊穀自關而西謂之布穀廣雅擊穀鴶鵴布穀也昭十七年左傳鳲鳩氏司空也杜註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劉向說苑反質篇曰鳲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曹植責躬應詔詩序曰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釋文鳲本亦尸漢書鮑宣傳言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字正作尸其說與劉向所引詩傳及曹植詩序同葢本三家詩與毛傳微異毛傳取其朝暮上下平均如一劉向鮑宣曹植所據三家詩則取其養七子平均如一箋云喻人君之德

當均一於下葢亦本三家詩與毛傳異正義合爲一誤矣

其儀一兮箋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瑞辰按說文檥榦也今經傳通作儀爾雅儀榦也左氏文六年傳引之表儀儀與表同義人之立木爲表曰儀人之爲民表則亦曰儀荀子君者儀也儀正則景正故此詩其儀不忒即曰正是四國矣凡言表儀言儀式言儀度皆儀榦引伸之義此詩言君子用心之一有如儀表之正而此箋訓爲義者胡承珙曰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其末引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然則儀一謂執義如一尤有明證今按箋說葢本三家詩

其子在梅傳飛在梅也瑞辰按梅當爲楳杏之楳以下在棘在榛類之知皆小樹不得爲楳枏也

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箋騏當爲璂以玉爲之瑞辰按傳騏文釋文本作綦文周官弁師會五采玉璂鄭君引詩其弁伊綦而此箋云騏當爲璂者彼注云璂讀爲薄借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引詩其弁伊綦葢本韓詩以綦爲結此箋云璂以玉爲之即以璂爲所飾之玉其說與說文同與周官注異也說文騏青驪文如博棊也段玉裁本作如綦諸各本作如博棊不通今按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云博法用棊十二故法六白六黑是古者博亦用棊馬文青驪交錯有似博

棊則作博棊亦可通又曰璂弁飾也往往置玉也各本作冒玉此從釋文引繫傳云綴玉於武冠若棊子之布列也是則馬文如博棊者謂之騏弁飾如博棊者謂之璂其義正同古人以星羅棊布竝言說文繫傳言弁飾如棊正與會弁如星義合說文多本毛傳或許君所見毛傳作綦文因有博棊之說但鄭君箋詩所見毛傳自作騏文故易爲璂耳

其子在榛釋文榛木名也字林木叢生也瑞辰按說文榛木也一曰菆也一切經音義引說文榛叢木也據集韻菆或作蕞是菆即叢字之或體此詩上言在棘則在榛宜訓叢木不得讀爲亲栗之亲

下泉

序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瑞辰按何楷詩世本古義據易林蠱之歸妹云下泉苞稂十年無王荀伯遇時憂念周京此詩當爲曹人美晉荀躒納敬王於成周而作其說以自春秋昭二十二年王子朝作亂至昭三十二年城成周爲十年無王左傳天王使告於周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甥舅不遑啟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與易林十年無王合又以昭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即此詩下泉郇伯即荀躒也荀即郇國之後去邑稱荀也稱荀伯者左傳昭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季孫從知伯如乾侯知伯

即荀躒也諸荀在晉別爲知與中行二氏故又稱知伯荀伯猶知伯也美荀躒而詩列曹風者昭二十五年晉人爲黃父之會謀王室具戍人二十七年會扈令戍周三十二年城成周曹人蓋皆與焉故曹人歌其事也今按易林說詩多本三家何楷以左傳證之似亦可備一說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廣森曰稱成周不稱京師者敬王新居東周非故京師矣此詩念彼周京似王新遷成周追念故京師王室之詞自是以後諸侯不復勤王故列國風詩終於此亦可爲何氏增一證也

洌彼下泉傳洌寒也下泉泉下流也瑞辰按大東詩有洌氿泉傳洌寒意也洌字从仌正義引七月詩二之日凓洌云字从冰是遇寒之意則正義原作洌說文別有洌字云水清也引易井洌寒泉食而不引詩蓋以詩皆作洌無作洌者今本作洌誤也爾雅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此詩正義謂詩下泉即彼沃泉今按自上澆下曰沃說文澆沃也故沃泉亦泉自上下滴之義

浸彼苞稂傳苞本也稂童粱非溉草得水而病也箋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瑞辰按物叢生曰苞爲艸木通稱說文引書艸木蔪苞是也傳訓本者苞古通作葆說文葆艸盛皃廣雅葆茂也又曰葆本也本亦叢生之義

玉篇本蕁草叢生張平子西京賦苯蕁蓬茸說文蕁叢艸也苯亦本也商頌苞有三蘖傳訓苞爲本箋訓苞爲豐義正相承正義悉以本根釋之誤矣箋易稂爲涼以童粱非蕭蓍類也涼艸不見釋艸未知鄭箋何據今按中山經大騩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蓍而毛青華而白實其名曰蒗郭注引蒗屎正蓍蕭之屬疑即此詩之稂蒗玉篇廣韻皆作蒗蓋因形近而誤胡承珙曰釋文稂徐又音良說文莨艸也子虛賦卑溼則生藏莨漢書音義曰莨莨尾艸也莨與狼同即爾雅之孟狼尾與陸疏云蕭一名牛尾蒿者相類鄭云涼艸蕭蓍之屬豈即爾雅之狼尾與今按涼即莨之同音叚借後漢時或通假借

作涼鄭君遂據以釋詩耳
郇伯勞之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郇侯
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　瑞辰按僖二十四年
左傳畢原豐郇文之昭也杜註今解縣西北有郇城括
地志郇伯故城在解縣西南四里服虔則謂在解縣東
水經注云今按竹書紀年秦穆公送重耳圍令狐桑泉
臼衰至廬柳退次舍於郇桑泉臼衰竝在解東南明不
至解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
北鄉俗名郇城考服說與俗符賢於杜單文孤證是郇
在解縣東矣漢地志解縣屬河東郡而右扶風有栒邑
縣應劭索隱皆以栒邑爲古郇國惟臣瓚曰汲郡古文

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又云文公城
荀然則荀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扶風界也今按河東
有荀城當以臣瓚說爲是竹書紀年康王二十四年召
康公薨昭王六年王錫郇伯命是郇伯實繼召公爲二
伯毛公時竹書未出以二伯釋郇伯當別有所據箋以
爲州伯非也白虎通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
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三年二伯出述職引傳云周公
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
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言邵公述職親說舍于野樹之下
也此以二伯出而黜陟諸侯爲述職與毛傳諸侯有事

二伯述職義合與孟子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異義詩
正義乃引孟子以釋毛傳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六

豳

桐城馬瑞辰學

豳譜

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瑞辰按譜以公劉爲棄之曾孫此誤也戴震毛鄭詩考正據宋天聖本國語及史記載祭公謀父諫穆王皆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今本國語脫王字謂先王世爲后稷之官非謂棄也今按韋注國語父子相繼曰世正以世后稷連讀不以先世連讀足證天聖本有王字之確史記周本紀曰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按云皆有令德者以不窋以前繼棄爲后稷者不一人故以皆有令德統之也不曰棄卒而曰后稷卒者謂最後爲后稷之官者卒也又史記劉敬對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是亦謂自棄至公劉中歷十餘世矣不窋爲后稷子蓋爲最後官后稷者之子非爲棄之子鄭君誤以不窋爲棄之子故以公劉爲棄之曾孫耳曾孫亦元孫以下之通稱知鄭言后稷之曾孫以后稷爲棄者據鄭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按后稷棄當夏禹時至太康甫七十餘年中間不窋及鞠二代故知箋言后稷必謂棄耳國語言不窋失官竄於戎狄之間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城東三里有不窋冢毛大可謂公劉遷豳應自不窋城遷不應自邰遷今按毛說非也史記匈奴傳曰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是知不窋失官以後至子鞠時必嘗復其稷官復居於邰至公劉時又遭夏桀之亂復失其官乃自邰遷豳耳竹書紀年少康三年復田稷此後人附會惟誤以不窋爲棄子失官在太康時遂妄云少康時復官以公劉詩陟渭爲亂考之水經渭水又東逕武功縣北酈道元注渭水又東逕斄縣故城南舊邰城也是邰在渭旁非自邰遷無由陟渭取材也又公劉詩傳曰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按邰今武功縣豳今邠州豳在邰北百餘里不窋城又在豳北二百餘里使公劉自不窋城遷是自外而遷於內非所以避中國之難也戴震又謂邰之封自公劉始復與史記言公劉失官毛傳言公劉避難皆不合邰之復蓋在公劉以前耳

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瑞辰按劉敬言公劉避桀居豳是也自后稷棄至公劉中有十餘世則知失官不在太康時矣史記匈奴傳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又言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按亶父當殷武乙時去夏桀正三百餘歲是公劉與桀同時之證韋昭國語注謂不窋失官在太康時亦非太康至桀二百六十餘年公劉爲不窋孫不能相距如此其遠戴震據史記言孔甲淫亂夏后德衰諸侯畔之謂不窋失官當在孔甲時蓋近之矣

七月

七月詩人事物候較遲傳言豳土晚寒者一二之日于

耜傳三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是也箋言晚寒者二七月鳴鵙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一也二之日其同箋云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二也孔疏言晚寒者六月令仲春倉庚鳴此豳月一也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此云十月隕籜二也月令季秋令民入室此以改歲三也月令季秋嘗稻此云十月穫稻四也月令仲秋嘗麻此云九月叔苴五也月令季冬命取冰此云三之日納於凌陰六也　瑞辰按豳詩所紀物候與夏小正月令互有同異參而考之與小正月令竝同者五如有鳴倉庚及采蘩同繫春日與小正二月采蘩有鳴倉庚合與月

令仲春倉庚鳴亦合一也蠶月條桑與小正三月攝桑妾子始蠶合與月令季春親桑勸蠶亦合二也四之日獻羔祭韭與小正二月初俊羔傳言夏有煮祭合與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亦合三也四月秀葽與小正四月秀幽合與月令孟夏苦菜秀亦合說詳後四月秀葽四也五月鳴蜩與小正五月良蜩鳴合與月令仲夏蟬始鳴亦合五也與小正月令竝異者二如七月鳴鵙與小正五月鴂則鳴異與月令仲夏鵙始鳴亦異一也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與小正十一月王狩異與月令孟冬講武亦異二也與月令異而與小正同者二如三之日于耜與月令季冬修耒耜異與小正正月農緯厥耒同一也八月載績載元載黃與月令季夏命婦官染采異與小正八月元校同二也與小正異而與月令同者一如七月流火與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異與月令季夏昏心中同是也不見月令而同小正者四如采蘩一也殆及公子同歸即小正二月綏多士女二也八月剝棗三也四之日祭韭而小正正月囿有見韭孔廣森謂先時而祭之四也不見小正而同月令者二如入此室處與月令季秋令民入室合一也二之日鑿冰與月令季冬命取冰合二也至孔疏所言豳土晚寒六條多有未確如有鳴倉庚序於爰求柔桑之上與蠶月條桑不同且與采蘩同時采蘩夏小正屬之二月則此有鳴倉庚亦

二月孔疏謂在蠶月誤也月令季秋黃落特木葉微脫之始豳風十月隕籜乃草木陊落之盛月令嘗稻嘗麻特天子先嘗之禮豳風叔苴穫稻乃農夫收穫之秋一舉其初一舉其終非有早晚之不同也曰爲改歲猶曰歲聿云莫特先時戒民入室之辭非謂改歲然後入室不得以爲十月與月令季秋令民入室異也二之日鑿冰與月令季冬取冰正同孔疏以爲異亦誤至傳箋所云晚寒據鄭志答張逸云晚溫亦晚寒是晚寒當如孔疏言寒來晚孫毓言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陸機言晚節而氣寒皆非也

七月流火傳火大火也流下也　瑞辰按夏小正五月初

昏大火中合於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此虞夏時厤也此詩七月流火則火星之中在六月合於左傳火中寒暑乃退及月令季夏昏心中此周秦時厤也恒星東行約七十餘年而差一度二千一百餘年而差一次所謂歲差也七月爲周公追迹之詩故卽以周時星象言之

九月授衣傳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瑞辰按周官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典絲頒絲於外內功皆以物授之典枲以待時頒功而授齎凡言授者皆授使爲之也此詩授衣亦授冬衣使爲之葢九月婦功成絲麻之事已畢始可爲衣非

謂九月冬衣已成遂以授人也

一之日觱發傳觱發風寒也瑞辰按說文滭滭冹風寒也（各本說文無滭冹二字此从段玉裁本增）冹字註云一之日滭冹滭冹葢本字毛詩作觱發叚借字也檜詩匪風發兮發亦冹之叚借滭通觱猶采菽詩觱沸濫泉說文作畢沸也冹通作發猶碩人詩鱣鮪發發說文作鮁鮁也滭冹二字疊韻說文又曰熚㶿火盛皃火之盛曰熚㶿泉之盛曰滭沸寒之盛曰滭冹其義一也又按說文引一之日滭冹不言詩曰錢大昕曰葢非毛詩則不言詩今按說文引王室如娓㙪㙪其陰之類皆韓詩亦皆稱詩則錢說非也說文引詩而不言詩者三一䲛鮪鮁鮁二一之日滭

冹三惟葦及蒲葢皆毛詩叚借說文以正字易之以其非毛詩及三家詩本文故不言詩耳

二之日栗烈傳栗烈寒氣也瑞辰按釋文栗烈竝如字是今本作栗烈者从釋文也正義本自作凓冽正義云有凓冽之寒氣以下皆作烈而此句仍作冽其證一也下泉大東兩詩正義皆引詩二之日栗冽其證二也文選朔風詩李注引毛傳栗冽寒氣也古詩十九首李注引詩及傳皆作冽其證三也大東正義引說文冽寒皃今說文有瀨無冽據玉篇廣韻皆有冽無瀨則今說文瀨寒也葢冽寒皃之譌（臧琳以瀨爲冽之重文若爲重則玉篇廣韻不應有冽無瀨）說文以凓冽相連列於滭冹之後正釋詩詞其證四也

五經文字仌部有凓字知其所據詩作凓其證五也爾雅凌慄也凌爲冰而氣寒故訓慄慄亦凓之叚借其證六也文選高唐賦李注引字林冽寒風也嘯賦注又引字林冽寒皃其證七也詩下泉冽彼下泉傳冽寒意也又大東有冽氿泉字皆作冽其證八也玉篇冽寒氣也又曰凓冽寒皃其證九也廣韻冽寒也又曰凓冽寒風其證十也素問氣交變論曰其變凓冽王冰註凓冽甚寒也素問又曰風寒氷冽其證十一也董氏讀詩記引崔集注作凓冽其證十二也葢正義本作凓冽者正字釋文作栗烈者叚借字也凓冽二字疊韻至釋文云說文作颲颲今按說文颲風雨暴疾也从風利聲讀若栗

颲烈風也段玉裁本改作颲颲也从風列聲讀若烈是颲颲與詩凓冽義近而音同然說文颲颲二字下竝不引詩未知其果出於詩不也

無衣無褐箋褐毛布也瑞辰按褐有三訓一爲毛布製如馬衣孟子許子衣褐趙註以毳織之若今馬衣者也高誘注淮南子曰褐毛布若今之馬衣定八年左傳或濡馬褐以救之杜註馬褐馬衣玉篇褐馬背裋衣也桂馥曰裋衣者馬背覆衣無袖如人之裋是也一爲枲衣說文褐編枲韤段玉裁曰取未績之麻編爲足衣如今草鞵之類孟子趙註或门褐枲衣也蓋謂編枲爲衣按說文䙱編枲衣段玉裁謂與草雨衣相類一爲粗布衣說文褐一曰粗衣廣韻及孟子正義引說文竝作短衣誤孟子趙注褐一曰粗布衣也荀子大畧篇則豎褐不完楊倞注豎褐童豎之褐亦稱短褐史記秦始皇本紀夫寒者利短褐徐廣曰一作裋小襦也音豎方言襜褕其短者謂之短褕說文裋豎使布長襦玉篇褐袍也袍長襦也顏注貢禹傳曰裋褐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今按說文襦短衣也顏注急就篇曰短衣曰襦自厀以上釋名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襦蓋若今襖之短者袍若今襖之長者裋褐爲豎使布長襦卽袍也故玉篇訓褐爲袍不應或作短褐凡作短褐者皆裋褐形近之譌徐廣因訓爲小襦失之裋褐蓋以粗布爲之其形如褐因稱裋褐也孟子許子衣褐以其不自織布證之當从毛布之訓

此時無衣無褐以史記寒者利裋褐推之當从粗布衣之訓謂以粗布爲裋褐禦寒也古人衣褐竝言不嫌詞複亦猶瑲玉不嫌互舉耳

三之日于耜傳于耜始修耒耜也瑞辰按于耜與舉趾相對成文于猶爲也儀禮士冠禮注于猶爲也聘禮記注于讀曰爲爲與修同義于耜卽爲耜也爲耜卽修也傳以修耒耜釋于耜正訓于如爲正義曰于訓於而以於是始修耒耜增成其義失之

田畯至喜傳田畯田大夫也箋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饟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言勤其事又愛其吏也瑞辰按國語命農大夫咸戒農用韋昭注農大夫田畯也田畯亦稱農正國語農正再之韋注農正后稷之佐田畯也渻文則單稱畯爾雅畯農夫也農夫卽農大夫渻稱也亦單稱田月令命田舍東郊鄭注田謂田畯主農之官又淮南子四月官田是也亦單稱農郊特牲饗農鄭注農田畯也是也爾雅饎酒食也釋文引舍人本作喜是饎古多渻作喜故鄭箋以此詩喜爲饎之叚借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箋載之言則也陽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瑞辰按爾雅春爲青陽故詩言春日載陽博物志蠶陽物也喜燥惡濕詩言日之陽溫正可以生蠶時也養蠶在三月生蠶在二月夏小正二月有

鳴倉庚與此詩有鳴倉庚合二月采蘩亦與此詩采蘩祁祁合又二月綏多士女與此詩殆及公子同歸箋訓歸爲嫁合則詩兩言春日皆指二月無疑正義以春日指蠶月謂倉庚蠶月始鳴誤矣

女執懿筐傳懿筐深筐也　瑞辰按說文懿嫥久而美也深即嫥壹之意小爾雅及楚辭王逸註竝曰懿深也懿筐蓋對頃筐言之頃筐淺而易盈則懿筐深而難滿矣

采蘩祁祁傳蘩白蒿也所以生蠶　瑞辰按何楷詩世本古義引徐光啓曰蠶之未出者鬻蘩沃之則易出故毛傳曰所以生蠶其說是也集傳謂以蘩啖蠶蓋誤夏小正二月采蘩亦以生蠶傳以爲豆實亦誤

蠶月條桑箋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戴震毛鄭詩考正曰條讀如厥木惟條之條爾雅桑柳醜條是也　瑞辰按夏小正三月妾子始蠶故詩以三月爲蠶月條桑玉篇挑撥也引作挑桑云本亦作條是古本有作挑桑者條乃挑之叚借說文挑一曰操也廣雅操取也挑通作叏說文引詩挑兮作叏兮說文叏一曰取也箋云枝落之采其葉者采亦取也正訓條桑爲取桑胡承珙曰釋文條桑枝落也不備取耳此亦謂條爲挑撥而取之故云不備取戴氏乃以爾雅桑柳醜條釋之失其義矣

取彼斧斨以伐遠揚傳遠枝遠也揚條揚也　瑞辰按桑性斬伐而益茂故遠揚既伐下即言猗彼女桑戴震讀猗如有實其猗之猗謂盛貌是也傳云角而束之曰猗乃讀猗爲伐木掎矣之掎不知掎束爲伐大木之法女桑無所用其角而束之也

猗彼女桑傳女桑荑桑也　瑞辰按荑與稊通爾雅女桑稊桑郭註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爲女桑樹是女桑乃樹名桑之小者爲女桑猶之低者爲女牆其義一也稊桑亦女桑之別名正義本作女桑柔桑柔桑者女之言如柔一聲之轉又候人詩傳女民之弱者弱亦柔也故通作柔桑荑與稚音義近稊桑即稚桑也王照圓詩小紀曰稊當爲荑荑與稚音義同謂芟荑復生者桑樹芟荑彌茂猶言茂美也女言柔弱也今浙中種桑皆小桑其枝毋歲皆經芟荑是亦可備一說

七月鳴鵙傳鵙伯勞也箋伯勞鳴將寒之時五月則鳴豳地晚寒乃物之候以其氣焉正義曰蜩及鵙皆以五月始鳴其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否耳　瑞辰按夏小正五月鴂則鳴與月令仲夏鵙始鳴同此詩七月鳴鵙殆如箋說豳土晚寒之故孟子趙注鴃博勞也詩曰七月鳴鵙應陰而殺陽者也詩以鵙鳴誌將寒之候或據其盛鳴之時言之肅說非是

四月秀葽傳不勞而實曰秀葽葽草也箋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　瑞辰按後世說秀葽者不一宋曹粹

中振爾雅葽繞棘蒬謂葽即遠志馮復京非之以爲遠
志開花以三月不以四月秀今按遠志名葽繞不單名
葽則以爲遠志者非也戴震據戰國策幽莠之幼也似
禾謂秀葽即莠之盛程瑤田駁之謂莠至六月始秀今
按廣雅葽莠也莠或亦有葽之名而非即詩所云秀葽
也竊考說文葽艸也詩曰四月秀葽劉向說此味苦苦
葽也苦葽葢即月令所云苦菜秀也孟夏月令王瓜生
苦菜秀二者相連幽葽一聲之轉據鄭箋引小夏正王
萯秀葽其是乎是鄭君所見夏小正亦王萯莠莠幽二
句相連王萯莠即月令王瓜生也莠幽即月令苦菜秀
也鄭君以夏小正莠幽證詩秀葽作葽者順經文兼引

王萯莠者後人脫秀字乃連類及之非以詩秀葽爲王萯也
鄭注月令疑王萯即王瓜斷無箋詩又疑王萯即葽之理然即此可爲王萯莠莠幽
相連之證至今本夏小正王萯莠之下莠幽之上多取
荼一句金仁山本作取荼莠此當在莠幽句下乃傳釋
莠幽之文謂於時取荼莠也莠幽即苦葽苦葽即苦菜
苦菜即荼爾雅荼苦菜是也傳以取荼釋莠幽正莠幽
即苦菜秀之證後人不知誤以傳取荼移於經文莠幽
之上遂疑其別爲一事又妄增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
胥失之矣猶賴鄭箋引王萯秀葽二者相連可以證其
誤耳何楷詩世本古義引邱光庭云月令孟夏苦菜秀
今驗四月秀者野人呼爲苦葽正與說文引劉向說苦

葽合此亦秀葽即苦菜秀之證而此義實自鄭箋開之
後人不善繹鄭箋遂致說者紛紛而不得其實耳
十月隕蘀傳蘀落也瑞辰按說文草木皮葉落陊地爲
蘀是蘀實爲落葉之稱落葉名落猶槁葉即名爲槁詩
云隕蘀猶荀子議兵篇云振槁也鄭風蘀兮傳蘀槁也
亦與此傳訓蘀爲落義同
一之日于貉傳于貉謂取此从陳啟源讀舊連下狐貍皮也作一句讀誤箋于
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瑞辰按貉與禡古通用鄭司農
注周禮大司馬職有司表貉曰貉讀爲禡書亦或爲禡
是禡即貉之或體字也鄭康成注甸祝表貉云田者習
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是田有貉祭

也此詩于貉當謂往貉即周禮甸祝表貉之祭傳箋均
讀貉爲狐貉之貉失之
二之日其同箋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瑞
辰按同之言會合也廣雅集合同也謂冬田大合衆也周官惟
田與追胥竭作故曰其同爾雅蒐聚也冬田之言同猶
春田之言蒐也下章我稼既同傳亦訓聚
五月斯螽動股傳斯螽蚣蝑也瑞辰按爾雅蜤螽蜙蝑
斯猶析也故本亦作斯螽至周南螽斯羽乃爾雅所云
阜螽蠜者螽斯猶鸒斯柳斯之類斯爲語詞傳亦以蚣
蝑釋之正義因誤合螽斯斯螽爲一物
六月莎雞振羽傳莎雞羽成而振訊之瑞辰按莎雞之

名不一爾雅釋蟲翰天雞郭註一名莎雞又曰樗雞詩正義引李巡曰一名酸雞太平御覽引廣志曰莎雞亦曰犨雞廣雅樗鳩樗雞也陸機疏曰幽州人謂之蒲錯是名之不同也其種類亦不一樊光郭璞竝云小蟲黑身赤頭廣志云莎雞似蠶蛾而五色名醫别錄云樗雞生河内川谷樗樹上陶注云形似寒螿而小蘇頌圖經引爾雅郭註而釋之曰今所謂莎雞者生樗木上六月便出飛而振羽索索作聲人或畜之樊中但頭方腹大翅羽外靑内紅而身不黑頭亦不赤此殊不類蓋别一種而同名也今在樗木上者人呼紅娘子頭翅皆赤乃如郭說然不名樗雞疑卽是此蓋古今之稱不同耳今

按爾雅釋鳥有翰天雞郭註赤羽莎雞亦赤羽故同有翰天雞之名當以頭翅皆赤俗呼紅娘子者爲是以其生樗樹上名爲樗雞又有生莎草間者故名莎雞也崔豹古今注乃謂莎雞一名絡緯羅願遂以俗名絡絲娘當之非是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戸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箋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　瑞辰按箋說是也詩云斯螽莎雞一以股鳴一以羽鳴至蟋蟀乃以鳴之遠近言或以七月在野三句屬上莎雞者妄也藝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並引蔡邕月令章句云蟋蟀蟲名斯螽莎雞之類特以三蟲爲一類耳禮記正義乃謂蔡邕以蟋蟀爲斯螽誤矣

穹窒熏鼠傳穹窮窒塞也　瑞辰按詩以穹窒與熏鼠及下塞向墐戸四者相對成文穹窮也窮治也盡也穹通作熇廣雅熇與糞寫竝訓爲盡又曰糞寫除也是穹謂除治之盡也廣雅窒塞滿也是知穹窒傳訓窮塞者謂除治其室之滿塞也周官翦氏掌除蠹物以莽草熏之正此詩熏鼠之事赤犮氏掌除牆屋凡隙屋除其貍蟲注貍蟲蠯肌蛷之屬卽此詩穹窒之事蓋貍蟲隱於牆隙易於窒塞故必除之務盡正義乃謂穹塞其室之孔穴失傳旨矣穹窒與熏鼠爲二事東山詩灑掃穹窒箋云穹窒鼠穴也亦誤合二者爲一

曰爲改歲入此室處箋曰爲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戸之室正義言入室者夏秋以來亦在此室欲言避寒之意故云入此室耳非是别有室也　瑞辰按曰爲改歲漢書作聿爲本韓詩也聿爲改歲猶言歲之將改乃先時敎戒之辭非謂改歲然後入室也春秋宣六年初稅畝公羊何休註言井田之法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戸八家共一巷又曰五穀畢入民皆居宅漢書食貨志亦曰在壄曰廬在邑曰里又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引豳詩爲證蓋以詩同我婦子饁彼南畝此春令畢出在野也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此冬則畢入

於邑也正義謂夏秋以來亦在此室誤矣汪德鉞尚書偶記曰堯典厥民析者卽詩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處而出分於外也厥民因者因田中以爲屋以便農事卽詩中田有廬疆埸有瓜也厥民夷者夷讀如芟夷之夷殺草以鎌穫禾亦如之卽詩八月其穫也厥民隩者卽詩塞向墐戶入此室處也其說可與此詩相發明

六月食鬱及薁傳鬱棣屬薁蘡薁也正義鬱棣屬者是唐棣之類屬也劉稹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食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薁蘡薁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卽鬱

薁李卽薁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薁也 瑞辰按說文李棣皆在木部薁嬰薁也則在艸部嬰薁一名燕薁廣雅燕薁蘡舌也亦隸釋草蘡薁葢艸之蔓生者非晉宮閣銘所謂薁李也齊民要術引陸機詩義疏云櫻薁實大如龍眼黑色今車鞅藤實是又引疏云櫐似燕薁連蔓生郭璞上林賦注葡萄似燕薁可作酒是燕薁實櫐及葡萄之屬宋開寶本草注燕薁是山葡萄亦堪作酒今按山葡萄實小與陸疏言燕薁實如龍眼者不合山葡萄葢藟也此陸疏所云藟似燕薁者非卽燕薁也燕薁爲車鞅藤正義以爲薁李誤矣又按說文蘁字引詩食鬱及蘁宋掌禹錫蘇頌皆云韓詩

八月剝棗傳剝擊也 瑞辰按夏小正八月剝棗傳剝也者取也廣雅亦曰剝取也夏小正二月剝鱓卽月令取鼉也八月剝瓜亦謂取瓜則剝棗訓取是也齊民要術云棗全赤卽收收法撼而落之爲上是取棗固不專用擊也傳訓擊者以剝爲扑字之同聲叚借扑正作攴說文攴小擊也又曰擊攴也廣雅剝擊也義本毛傳說文剝或从卜作㓟故可叚作攴

爲此春酒傳春酒凍醪也正義引周官酒正三曰清酒鄭注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至者春酒卽彼清酒 瑞辰按月令孟夏天子飲酎鄭注酎之言醇說文酎三重醇酒也廣韻作醲酒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呂氏春秋高註

亦曰酎春醞也是春酒卽酎酒也漢制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周制葢以冬釀經春始成因名春酒楚辭挫糟凍飲酎清涼些凍飲葢卽凍醪凍醪卽酎也魏都賦醇酎中山沉湎千日則中山酒亦卽酎酒矣說文八月黍成可爲酎酒是黍亦可爲酎酒而以稻爲上聘禮注凡酒稻爲上黍次之粱亦次之是也此詩春酒承上穫稻自謂以稻爲之耳

九月叔苴傳叔拾也 瑞辰按爾雅釋言筑拾也小爾雅督拾也筑督均與叔音近而義同說文叔拾也从又尗聲汝南名收芋爲叔拾與收皆謂取說文拾掇也廣雅收取也叔通作淑孟子有私淑艾者謂私取以自治也子私淑諸人

也猶言私取諸人舊皆訓淑為善失之至考文本作掓龍龕手鑑掓拾也乃俗增字說文叔或從寸作村又寸皆手也不須更增手旁作掓矣

采荼薪樗傳樗惡木也箋乾荼之菜惡木之薪瑞辰按爾雅荼苦菜今南方人呼苦蕒菜北方呼蘪蕒菜有春生秋生二種其春生者以孟夏秀以日至死月令孟夏苦菜秀呂氏春秋任地篇日至苦菜死是也其秋生者以八九月生經冬不死廣雅游冬苦菜也是也豳詩四月秀葽與月令苦菜秀合是指春生之荼采荼薪樗承上九月叔苴言是指秋生之荼箋云乾荼之菜蓋讀經采為菜菜荼與薪樗相對成文乾荼以為菜即月令仲

秋務畜菜也樗即今臭椿樹故為惡木說文今本樗樗二字互譌陳啟源遂據之謂詩薪樗當作樗失之

十月納禾稼瑞辰按禾與稼對文則易散文則通毛傳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說文禾之秀實為稼莖節為禾一曰稼家事也繫傳無一曰二字只云稼家也一曰在野曰稼此對文則異也甫田曾孫之稼箋云稼禾也此散文則通也此詩禾稼連言稼亦禾耳

黍稷重穋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穋瑞辰按重者種之消借穋者稑之或體說文穜為穜植種為種稑云種先種後孰也稑疾孰也引詩黍稷種稑稑或作穋又於種前列植字云早種也引詩稙稺尗麥于稑後列稺云幼禾也繫傳本下有晚種後孰者五字蓋種與稑一則先種後孰一則後種先孰稙與稺一則早種先孰一則晚種後孰故說文以四字相次也周官內宰獻穜稑之種鄭司農註先種後孰謂之穜後種先孰謂之稑後鄭謂詩云黍稷穜稑是也賈疏云先鄭直云先種後種不見穀名後鄭意黍稷皆有穜稑今按後鄭引詩以證穜稑黍稷特連言之非以穜稑專屬黍稷也凡穀宜皆有重穋稙稺四種然據管子地員篇五粟之土其種大重細重五沃之土其種大穋秠細穋秠又似穀有專名重穋者

管子又云五杰之土其種大稷細稷五剽之土其種大秬細秬秬即黍也以重穋與黍稷並列則重穋非即黍稷明矣大荒南經云驪頭維宜芑苣穋楊是食郭注管子說地所宜云其種穋秠黑黍皆禾類也穜穋今雖未詳為何穀要亦禾之二名無疑孔疏以黍稷重穋為四種是也孔疏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也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賈疏以屬黍稷誤矣

禾麻菽麥正義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也瑞辰按禾有為諸穀通稱者聘禮及周官掌客皆言禾若干車通謂粟之有稾者及此詩十月納禾稼是也有專指一穀言者呂氏春秋云禾黍稻麻菽麥六者之實又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淮南子雒水宜禾又曰中央宜禾及此詩禾麻菽麥是也據說文禾嘉穀也粟嘉穀實也米粟實

訓粱米名也四者相承而言是粱者粟之米也粢者禾之實也此詩以禾與麻菽麥竝言者禾即粱也戴侗六書故云北方多陸土其穀多粱粟故粱粟專以禾稱正義謂更言禾字以總諸禾誤矣又按粱爲今之小米稷爲今之高粱程瑤田九穀考辨之甚精秦漢以來多以稷爲小米俱誤

上入執宮公傳入爲上出爲下箋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於是時男之野功畢瑞辰按古者通謂民室爲宮因謂民室中事爲宮事夏小正三月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昏禮戒女詞曰夙夜無違宮事是也爾雅公事也宮公即宮事也公事即何休公羊註所云民皆入宅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者于茅索綯即宮事之一也宋儒以宮公爲公室宮府之役誤矣正義本作執宮公今本作執宮功者从唐定本改也公功古通用六月詩以奏膚公即以奏大功也[毛傳公功也]瞻卬詩婦無公事即婦無功事也[說詳王尚書經義述聞]功與公皆爲事[穀梁宣十二年傳功事也]定本不知公與功同義故易之耳

晝爾于茅箋女當晝日往取茅歸瑞辰按於與爲古通用義同取[廣雅取爲也]于即於也故于之義亦得訓取此詩于貉謂取貉毛傳于貉謂取是也于茅亦謂取茅箋當晝日往取茅歸趙岐孟子註詩言教民晝取茅艸是也若訓于爲往云往茅則不詞矣因悟孟子引大誓侵于

之疆則取其殘者于亦爲取猶云侵取是疆賓取其殘也趙注以于爲紂失之

宵爾索綯傳宵夜綯絞也箋夜作絞索以待時用瑞辰按索綯與于茅相對成文孟子趙注曰夜索以爲綯是也王尚書經義述聞曰索者糾繩之名廣雅釋詁云紉紉索也是矣綯者繩索之名廣雅釋器云綯繩索也是矣爾雅訓綯爲絞者絞亦繩也箋云夜作絞索則誤以索爲繩索之索今按傳云綯絞也箋即申之曰夜作絞索正申明傳義訓綯爲絞者爲絞索之絞非誤釋經文索字爲繩索之索其云夜作絞索猶趙岐云夜索以爲綯也王尚書言索綯猶言糾繩其說甚確若以鄭箋爲誤則非又按楚詞離騷索胡繩之纚纚索當讀与詩索綯同索謂糾繩王逸注云糾索胡繩是也洪興祖訓爲繩索失之又按小爾雅絹索也綯與絹聲近而義同

亟其乘屋傳乘升也箋云亟急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瑞辰按說文乘覆也乘屋謂覆蓋其屋孟子趙註曰及爾閒暇亟乘蓋爾野處之屋是也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周禮凌人之職夏頒冰掌事秋刷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正義曰服虔以

西陸朝覿而出之謂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服說如此知鄭不同者以鄭荅孫皓曰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頒冰是也是鄭以西陸朝覿爲四月與服異也瑞辰按合左傳及此詩證之當以服虔說爲是昭四年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以藏與出相對文下云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客喪祭於是乎用之又曰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又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皆承上藏與出爲言啓亦出也此詩四之日其蚤卽左傳西陸朝覿也獻羔祭韭卽左傳獻羔而啓也獻羔而啓與西陸朝覿而出爲一事一言其時一言其禮故知服虔以西陸朝覿爲二月奎見者是也鄭以西陸朝覿爲四月者特據爾雅西陸昴也四月昴始朝見耳今按四陸猶四道也杜預曰陸道也爾雅特舉昴一星爲識其實奎婁胃昴畢觜觿參西方白虎之宿皆得爲西陸故知服虔以奎婁晨見爲西陸朝覿者是也鄭志雖以西陸朝覿爲四月而箋詩引西陸朝覿以證四之日其蚤又引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則所謂西陸朝覿亦當指二月奎婁見言之正義據鄭志以釋鄭箋似非箋義

朋酒斯饗傳兩樽曰朋瑞辰按儀禮惟士冠禮士昏禮醴尊皆側尊無元酒注側猶特也無偶曰側側者無元酒其鄉射禮大射禮燕禮鄉飲酒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凡設尊並兩壺者有元酒也此詩朋酒傳訓兩樽蓋亦兼元酒言之

曰殺羔羊傳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箋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瑞辰按鄉飲酒有鄉大夫無加用羔羊之禮此當從箋謂大飲之禮曰聿吹通四字古通用曰殺羔羊與上曰爲改歲韓詩作聿爲皆語詞正義謂相命曰當殺羔羊失之

稱彼兕觥瑞辰按稱者偁之段借爾雅偁舉也正義云舉彼兕觥之爵正訓稱如偁說文偁揚也揚亦舉也稱彼兕觥猶禮言揚觶也

萬壽無疆箋欲大壽無竟瑞辰按簡兮詩方將萬舞韓詩萬大舞也廣雅萬大也萬古訓大故箋訓萬壽爲大壽正義云使得萬年之壽失箋恉矣又按月令鄭註引此詩作受福無疆蓋本韓詩

鴟鴞

鴟鴞鴟鴞傳鴟鴞鸋鴂也瑞辰按陸機疏言鴟鴞幽州人謂之鸋鴂或曰巧婦爾雅桃蟲鷦其雌鴱郭注鷦鷯桃雀也俗呼爲巧婦疏引方言幽人或謂之鸋鴂是鴟鴞與桃蟲爲一小毖詩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

箋云鴟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正義引陸璣疏云今鴟鴞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雕故俗語鷦鷯生雕又焦氏易林亦云桃蟲生雕或云布穀生子鷦鷯養之則化而爲雕今按鴟鴞又名蒙鳩荀子楊倞注蒙鳩鷦鷯也雕卽鷹鷂月令鄭注征鳥題肩也或名曰鷹鴟鴞化雕卽月令鳩化爲鷹之類也鴟鴞或單稱鴟說文鴟雖也玉篇雖子雖巂也巂卽布穀也子雖蓋小鳥也以布穀爲子鴟此殆布穀生子鷦鷯養之之謂桑蟲以螟蛉之子爲己子而名果蠃鷦鷯以布穀之子爲己子而亦名果蠃方言桑飛自關而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蠃過蠃卽果蠃也廣雅鴟鷦鷯鳴果蠃桑飛女鴎工雀也其義一也鴟鴞取布穀子以化雕蓋古有此說故詩以子喩管

蔡以鴟鴞喩武庚以鴟鴞取子喩武庚之誘管蔡與小毖詩正相通小毖詩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言管蔡之從武庚猶布穀之子爲桃蟲所取則化爲雕鳥也此詩鴟鴞鴟鴞既取我子言武庚之誘管蔡猶桃蟲取布穀之子而使之化雕也小毖肇允彼桃蟲謂管蔡信武庚之誘箋謂桃蟲喩管蔡之屬失之此詩鴟鴞猶呼武庚而告之託爲鳥之失其子者言也箋謂託爲鴟鴞之言亦非孟子言管叔以殷畔而詩以鴟鴞取子喩武庚誘管蔡者所以未減管蔡倡亂之罪而不忍盡其詞親親之道也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言其既誘管蔡無更傷毀周室以鳥室喩周室也傳云甯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是也箋以室喩世臣之官屬土地失之後三章皆以防患難於未然明己憂勞王室之

心情危詞迫使成王知其心之無他而已詩序所云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貽王者此也

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傳恩愛鬻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箋鴟鴞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當哀閔之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以喩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閔之瑞辰按恩从傳訓愛則勤當讀昔公勤勞王家之勤勤勞皆憂也愛之欲其室之堅憂之懼其室之傾也恩勤皆指王室言王肅訓勤爲惜正義釋傳以恩勤爲周公愛惜二子失之鬻子當從傳訓稚子謂指成王鬻通作鞠爾雅釋言鞠稚也鞠一作毓毓卽育字說文引書教育子史記五帝紀作教稺子稺卽稚也是知幽

詩之鬻子卽書之教育子亦卽書之孺子也二叔流言言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公自言恩勤於王室者皆惟稚子是閔恤也既取我子指二叔言鬻子之閔斯則指成王言箋謂成王非罪其屬黨而以恩勤爲鴟鴞殷勤於此稚子稚子當哀閔之似非詩意

徹彼桑土傳徹剝也桑土桑根也瑞辰按孟子引此詩趙岐注徹取也徹與撤通廣雅撤取也毛傳訓剝者剝亦取也夏小正傳剝也者取也廣雅剝取也釋文土韓詩作杜義同方言東齊謂根曰杜是毛詩作土卽杜之叚借故傳以桑根釋之正義乃謂桑根在土故知桑土卽桑根未免望文生訓矣又按撤彼桑土蓋撤取桑根之皮趙岐注孟子

註謂取桑根之皮是也詩第言桑土者消文耳
予手拮据傳拮据撠挶也釋文引韓詩云口足爲事曰拮据　瑞辰按說文拮手口並有所作也正本韓詩爲說毛傳則以拮据爲撠挶之叚借說文挶戟持也据戟挶也戟聲近拮挶聲近据拮据二字雙聲
予所蓄租傳租爲　瑞辰按蓄租與捋荼義正相承租當讀如蒩說文蒩祭藉也蒩茅藉也引禮曰封諸侯土蒩以白茅又通作苴說文苴履中草謂以草藉履賈誼傳冠雖敝不以苴履是也又通作蘆爾雅釋草蔨蘆是也漢郊祀志席用苴稭如淳曰苴讀如租師古曰苴藉也租又借作鉏周官司巫祭祀共鉏館杜子春曰鉏讀爲

蒩蒩藉也鳥之爲巢必以萑苕茅秀爲藉與藉履之以苴者正同故曰蓄租正義本作䅸即租之叚借傳租爲也爲乃薦字形近之譌說文且薦也古祖字多省作且二字同義故傳訓租爲薦薦猶藉也（薦與荐通說文荐薦席也）薦譌作爲正義遂以爲字釋之誤矣又按釋文租子胡反本又作祖如字爲也是釋文本亦誤薦作爲但據釋文又引韓詩云積也積累與薦藉義正相通租之訓積猶荐之訓聚也（韋昭云荐聚也）益證毛傳訓爲是薦字之譌
予口卒瘏傳瘏病也　瑞辰按卒瘏與拮据相對成文卒當讀爲顇爾雅顇病也字通作悴劉向九歎躬劬勞而瘏悴卒瘏猶瘏悴也卒瘏皆爲病猶拮据並爲勞也至傳又云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乃通釋予手拮据予口卒瘏二句正義謂傳以手病口病解詩卒瘏爲盡病誤矣
予羽譙譙傳譙譙殺也釋文譙字或作燋同　瑞辰按譙譙當讀如顦顇之顦說文無顦字惟顇字註顦顇也顦之本字葢作醮玉篇引楚辭顏色醮顇說文醮面焦枯小也𤓯火所傷也省作焦焦本火傷之名而醮顦等字从之人面之焦枯曰醮顇鳥羽之焦殺曰譙譙其義一也譙音義又同噍樂記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註噍踧也羽之譙譙與聲之噍踧義亦相近故傳訓爲殺
予尾翛翛傳翛翛敝也　瑞辰按正義曰予尾消消而敝

又曰消消定本作翛翛據釋文翛素彫反音正同消是翛翛與消消音義正同唐石經作翛翛九經三傳沿革例引監本蜀本越本皆作修修翛修古通用說文無翛字當从唐石經作翛翛爲正修與消一聲之轉故翛修可讀如消也
予室翹翹傳翹翹危也　瑞辰按廣雅嶢嶢危也翹與嶢聲近而義同

東山

序東山周公東征也箋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近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三年而復歸耳　瑞辰按箋以周公東征在王迎公後非也鴟鴞傳曰

背亾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是毛公以鴟鴞爲誅管蔡時作則以周公東征在王迎公前矣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某氏傳周公旣告二公遂東征之是以公之居東卽東征矣王肅注金縢云武王九十三而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是王肅以詩東征三年卽書居東二年特合歸年數之故三年耳今按史記周本紀云周公攝行政當國管叔羣弟疑周公謂流言也卽繼言與武庚作亂叛周則畔與流言相去不遠又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以三監之畔繫之武王崩後亦畔與流言相去不遠之證史

記魯世家流言與畔雖先後分序然云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亦明其去流言無幾時耳則周公東征固不得遲至成王迎公後也獨鄭君謂在迎公後者蓋鄭讀書我之弗辟爲避以居東爲避居東都與東征爲兩事耳夫公當流言四起之時明知三監之必畔使徒引嫌避位舍而去之則三監得乘虛而入是直墮其術中而不知豈周公之智而出此哉且周公攝政僅七年耳若居東避位二年成王迎歸後又復東征三年則公之在朝僅止二年有以知其必不然矣說文辟治也引周書曰我之弗辟是書言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者謂不平治其亂無以告我先王也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罪人非一之辭也破斧詩四國是皇毛傳以爲管蔡商奄是也斯得謂得其人而治之東山破斧諸詩是也至居東鄭君以爲避居東都王肅亦以東爲洛邑東都皆非也史記魯世家言周公興師東伐甯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又曰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又周本紀曰周公受禾東土以今考之蓋管蔡商奄地也而居奄地尤多何以言之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霍叔蔡叔於殷俾監殷臣殷亦東土周公征之則必居其地矣知其居奄地者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當从武億說以周公相武王誅紂作一讀以伐奄三年

討其君作一讀伐奄三年與此詩三年東征合其證一也逸周書周公相天子殷東徐奄從三叔爲亂其證二也尚書大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是三監之叛奄實倡之其證三也說文䣝周公所誅在魯定四年左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皇覽奄里在魯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又補後漢書郡國志以魯爲古奄國是魯地卽奄地也魯頌閟宮詩一則曰俾侯於東再則曰保彼東方三則曰遂荒大東知魯之稱東則知奄之在東故趙岐孟子注云奄東方

無道國其證四也孟子言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而詩亦曰我徂東山魯既得奄則東山屬魯奄未爲魯則東山屬奄閻氏四書釋地云或云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是東山卽蒙山其證五也奄通作弇爾雅弇蓋也故奄亦或作葢墨子耕注篇曰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葢商葢卽商奄其證六也蔡邕琴操云有譖公於王者周公奔魯而死其言公死於魯不足信至言周公奔魯則非無因正以後日之魯卽舊時之奄以公嘗居奄據後而言則曰奔魯其證七也周公東征不一國所居亦非一地特以奄國倡亂又最强大爲三監所倚故孟子伐奄可統諸國因知周公

居奄時爲多東山卽奄之東山也奄爲東方大國周公雖東征而定之討其君未能滅其國故周公歸政之後成王又踐奄而遷之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逐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是其事也書序又言公薨告周公作亳姑亳姑是奄遷亳姑尚在周公沒後而魯公就封於魯書疏云在成王親政之元年或奄未遷以前先剏奄地以封魯其東征之時乎

悄悄不歸傳悄悄言久也　瑞辰按悄與滔同太平御覽引詩正作滔滔不歸滔悠古同聲通用論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史記孔子世家及鄭本論語皆作悠悠悠悠久也楚詞七諫年滔滔而日遠兮義亦爲久魏文帝詩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是悄悄三家詩有作悠悠者故文帝本之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傳士事枚微也箋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　瑞辰按制彼裳衣蓋制其歸途所服之衣非謂兵服勿士行枚喜今之不事戰陣序所云一章言其完者此也毛但訓枚爲微不釋行字釋文云勿士行毛言銜是讀行如縱橫之橫謂橫銜於口用枚也至鄭箋云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正以行陳銜枚釋經行枚阮宮保校勘記謂猶傳以樂道忘饑釋經之樂饑其說是也行與銜古音不相近釋文云鄭音銜葢陸氏誤以箋銜枚爲

釋經之行枚而以箋行陳爲言銜枚所用不爲釋經也太平御覽引詩勿士銜枚葢必當時有承陸氏之誤徑改經爲銜枚者矣又按傳云枚微者胡承珙曰葢訓枚爲徽也周官銜枚氏鄭注銜枚止言語囂讙也爾雅釋詁徽止也枚以止言故亦可訓徽徽微古字通故傳作微其說甚確正義訓微爲微細失之

蜎蜎者蠋傳蜎蜎蠋皃蠋桑蟲也箋蠋蜎蜎然特行　瑞辰按說文蜀葵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引詩蜎蜎者蜀韓非子曰蠶似蜀蜀本从虫今加虫作蠋者俗字也庚桑子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葵藿同類故說文曰葵中蠶爾雅釋文引作桑中蠶誤羅願曰蠋雖蠶類而不

食桑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毛傳以經言在桑野遂以爲桑蟲非也蜀有獨義爾雅釋山獨者蜀郭注蜀亦孤獨方言蜀一也南楚謂之蜀郭注蜀猶獨耳是也蜎蜎又爲獨行之皃（一切經音義卷三引字林蜎虫皃也動也或作蠉說文蠉蟲行也从虫睘人之獨行日睘睘蟲之獨行日蜎蜎其義一也故箋云蜎蜎然特行）故詩以興人之獨宿

烝在桑野傳烝窴也箋久在桑野有似勞苦者古者聲窴塡塵同也　瑞辰按烝與曾同音爲疊韻烝當爲曾之借字（少牢饋食注古文甑爲烝此聲近通借之證）曾乃也凡書言何曾猶何乃也烝之義亦當爲乃爾雅烝君也郡乃也君當讀爲羣居之羣郡當讀又窘陰雨之窘乃與仍古通用烝訓衆又爲羣與仍之訓重訓數者義亦相近因又轉爲語詞之乃古書訓詁有爲字書所不載可據經義求而得之者此類是也烝在桑野猶言乃在桑野也下章烝在栗薪猶言乃在栗薪也傳一訓窴一訓衆似皆失之

伊威在室傳伊威委黍也　瑞辰按爾雅蟠鼠負與伊威委黍分爲二條郭璞注舊說伊威鼠婦之別名說文蟠鼠婦也又曰蛜威委黍委黍鼠婦也本草經亦曰鼠婦一名蛜蝛正義引陸疏云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是伊威與鼠婦爲一伊威二字疊韻陸疏云似白魚今以目驗之其色與白魚相似長僅一二分形扁似鼈多足凡濕處皆有之圖經本草所謂濕生蟲也至歷蟲本草謂之地鼈名醫別錄云一名土鼈蘇恭注云狀似鼠婦而大者寸餘此與鼠婦相似而大小不同類玉篇蝛鼠婦負蠜也合而一之誤矣

蠨蛸在戶傳蠨蛸長踦　瑞辰按傳本爾雅說文云蠨蛸長股者正義引陸疏蠨蛸一名長腳今按蠨蛸二字雙聲今有一種身極細約僅分許而足長四五分蓋古所謂蠨蛸至世所稱喜蛛足長才三分許不得爲蠨蛸陸疏及郭璞爾雅注竝以蠨蛸爲喜子玉篇亦云蠨蛸喜子似非

町畽鹿場傳町畽鹿跡也　瑞辰按釋文畽本又作疃是也說文田踐處曰町又疃禽獸所踐處也引詩町疃鹿場王逸九思鹿蹊兮躖躖亦作斷說文躖踐處也疃與躖蓋聲近而義同町疃爲鹿踐之跡猶熠燿爲螢火之光二句相對成文或以町疃爲泛言田畝失之

熠燿宵行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　瑞辰按說文粦鬼火也又曰閔火貌讀若粦粦與燐同崔豹古今注螢火一名熠燿一名燐廣雅景天螢火燐也鬼火有光熒熒然謂之燐螢火有光熒熒然亦可謂之燐二者不嫌同名傳正以鬼火亦名燐恐其相混故又申之曰燐螢火也正義謂螢火不得名燐段玉裁又謂毛傳螢火當謂鬼火之熒熒者與韓詩章句解熠燿爲鬼火或謂之燐同義非通論也今按說文熠盛光也燿照也熠燿爲螢光

第 29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6 版反內

與町曈爲鹿跡相對成文螢火之名熠燿葢後人因詩以熠燿狀螢火遂取以爲名耳宵行與鹿場對文此當从朱子集傳以宵行爲螢火名本草綱目言螢火有一種長如蠶尾後有光無翼乃竹根所化亦名宵行其說是也熠燿雙聲字說文熠盛光也引詩作熠熠宵行而文選張華詩熠熠宵流注引毛傳熠熠粦也葢三家詩及毛詩或有作熠熠者古人有急言緩言傳授各異熠燿通作熠熠猶小雅平平左右左傳可引作便番也段玉裁輙疑爲誤矣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傳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專專如瓜之繫

綴焉瓜之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瑞辰 按有敦瓜苦敦當讀如敦彼獨宿之敦以狀瓜之孤懸也烝在栗薪猶言乃在栗薪也釋文栗韓詩作蓼力菊反聚薪也今按栗蓼葢一聲之轉廣韻蓼蓼同字當讀如予又集于蓼之蓼蓼辛苦之菜也毛傳葢以栗爲蓼之叚借以苦瓜而乃在苦蓼之上猶我之心苦而事又苦故曰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以瓜苦爲喻心苦析薪爲喻事苦失傳恉矣韓詩章句訓蓼薪爲聚薪亦非詩義又按傳云敦猶專專也釋文敦特冊反專徒端反葢傳讀敦如敦彼行葦之敦讀專如零露漙兮之漙以專專爲瓜之圜聚貌故又訓烝爲衆箋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則讀如專壹之專與傳異義又按傳云言我心苦事又苦是婦人自喻箋則以爲婦人喻君子正義言鄭以烝爲久餘同失之

皇駁其馬傳黃白曰皇騂白曰駁 瑞辰 按爾雅釋畜騂白駁黃白騜爲毛傳所本今按皇之言黃釋鳥皇黃鳥是也而與黃微異故魯頌有驈有皇與有驪有黃並舉毛傳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是也至騂之爲駁據說文騂赤馬黑髦尾也正義引孫炎云騂赤色也是騂爲赤馬釋木曰駁赤李乾爲大赤又爲駁馬廣雅釋畜馬畜有朱駮駁駮古通用則駁亦赤馬未見必兼白色也詩正

義引爾雅舍人云騂赤色名曰駁黃白色名曰皇葢舍人爾雅本原作騂曰駁黃白皇爲得其實曰白二字形近易譌故爾雅監本並作白而石經及宋本又均作白毛傳黃白曰皇不誤至騂白曰駁或毛公所見爾雅已作騂白或後人據爾雅誤本而改未可知也正義轉以舍人本爲非葢未嘗深考矣至說文駁馬色不純釋文引字林亦曰駁馬色不純也與爾雅不合王氏經義述聞辨之甚精

親結其縭傳縭婦人之褘母戒女施衿結帨 瑞辰 按方言蔽厀江淮之間謂之褘說文褘蔽厀也是褘爲蔽厀之名爾雅衣蔽前謂之襜（郭注今之蔽厀）下卽繼以婦人之褘

謂之縭二語相承而言蓋謂男子之韍謂之韠婦人之蔽厀則名縭也釋名韠蔽也所以蔽厀前也婦人蔽厀亦如之是婦人有蔽厀之證小爾雅蔽厀謂之袡方言蔽厀齊魯之郊謂之袡袡卽爾雅之襜爾雅釋文襜本或作袡方言作袡此袡卽襜之證蓋襜與縭對文則異散文則通雜記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稱鄭注袡婦人蔽厀是知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卽蔽厀也鄭注舊訓袡爲衣緣誤是昏禮女服蔽厀之證蔽厀一名褘是知毛傳婦人之褘卽婦人之蔽厀也傳又引士昏禮施衿結帨者上古蔽前蔽厀象之示不忘古其制於衣帶前以韋爲一幅巾說文巿从巾象連帶之形也巿或作韍方言蔽厀江淮之閒謂之褘或謂之袚又作帗

說文帗一幅巾也又名大巾方言蔽厀魏宋南楚之閒謂之大巾釋名亦云婦人蔽厀齊人謂之巨巾是也大巾巨巾蓋對佩巾爲巾之小者言也佩巾名帨蔽厀有大巾巨巾之稱故得同名爲帨正義引孫炎曰褘帨巾也其義正本毛傳傳既以褘釋縭又引結帨以證結縭褘與帨爲一褘既爲蔽厀則知所謂帨者卽蔽厀非佩巾也內則女子生設帨於門右野有死麕詩無感我帨兮帨皆當指縭言之以其爲嫁時夫所親結也後人止知佩巾之名帨不知縭亦得名帨故皆以爲佩巾耳結縭謂結其蔽厀之帶故韓詩章句云縭帶也帶所以繫故爾雅又曰縭繫也縭緌也緌亦繫也士昏禮施衿結帨衿紟古通用說文紟衣系也漢書楊雄傳衿芰茄之綠衣兮注引應劭曰衿音衿系之衿衿帶也衣帶謂之衿帨帶亦謂之衿是知施衿結帨卽施帶以結其帨也郭璞爾雅注以縭爲今之香纓士昏禮鄭注以帨爲佩巾孔疏以施衿爲內則之衿纓胥失之矣

破斧

四國是皇傳皇匡也箋正其民人而已瑞辰按爾雅釋言皇匡正也據詩考引董氏云皇齊詩作匡毛蓋以皇爲匡之叚借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傳將大也箋此言周公之哀我人民其德亦甚大也瑞辰按哀字古有數義有作悲哀解

者詩哀哉爲猷亦孔之哀之類是也有作哀憐解者此詩哀我人斯及詩哀此鰥寡哀我塡寡之類是也有當訓愛者呂氏春秋人主何可以不務哀士高注哀愛也釋名哀愛也愛乃思念之也關雎詩序哀窈窕卽愛窈窕也哀憐之意卽與愛近中庸仁者人也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表記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謂施以人恩也古者相親愛謂之相人偶方言凡言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閒謂之人兮人斯猶人兮也哀我人斯謂憐我而人偶之也故詩言亦孔之將將與下章嘉休同義廣雅將美也傳訓將爲大古大與美亦同義

又鈌我錡傳鑿屬曰錡　瑞辰按釋文引韓詩曰錡木屬與毛傳互異說文錡鉏鋤也鋤或从吾作鋙廣韻鉏鋙不相當也鉏鋙二字疊韻蓋器之有齒參差不齊能相錯磨者猶齒不相值曰齟齬也蓋卽今之鋸也管子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缸一鑽一鑿一銶一軻則鋸與斧鑿銶同爲軍資所需胡承珙曰傳以錡爲鑿屬郭璞注海外南經亦同云獸齒如鑿當亦取其鋒棱齟齬錡爲鉏鋙故曰鑿屬許與毛合也

又缺我銶傳木屬曰銶　瑞辰按釋文引韓詩曰銶鑿屬說文有梂無銶梂字注一曰鑿首鑿首謂鑿柄也廣雅梂柎也柎與弣同弣亦柄也鑿柄以木爲之故傳云木

屬管子山鐵曰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一軻以銶與鑿竝言者猶欘爲鉏柄而鹽鐵論鉏耰棘欘亦以欘與鉏竝言也蓋鑿首謂之梂其柄别爲一器亦謂之梂猶矛戈之柄曰矜而杖亦曰矜也釋文引一解云今之獨頭斧未知何所據而云然胡承珙曰器之以木爲者多矣不得遂名木屬方言臿宋魏之閒謂之鏵茉鏵古今字說文茉兩刃臿也疑傳木屬爲茉屬之誤今按說文又曰梟茉臿也从木入象形朋聲茉从木丫象形宋魏曰茉也或从金亐作釫魯商瞿字子木木亦當爲茉之誤或省借作木耳

四國是遒傳遒固也箋遒聚也　瑞辰按遒者揫之叚借商頌長發詩百祿是遒說文引作揫云揫束也廣韻揫同也與傳訓遒爲固同義遒又通揂說文揂聚也爾雅揫聚也則揂與揫音義亦同箋訓遒爲歛歛亦聚也固與歛義正相承皆謂收束之也

伐柯

籩豆有踐傳踐行列貌　瑞辰按伐木詩傳踐陳列貌玉篇引詩籩豆有踐云踐行也古者行路之行行列之行竝讀如杭聲同而義亦通故踐訓爲跡又爲行列踐通作衜說文衜跡也其字卽從行矣因思鄭風東門之栗有踐家室傳栗行上栗也古者以栗表道謂之行栗栗之言列也襄九年左傳斬行栗是也有踐室家正當訓

踐爲行列謂室外栗樹行列之貌傳訓踐爲淺韓詩作靖訓善竝失之

九罭

九罭之魚鱒魴傳興也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箋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興者喻王欲速周公之來當有其禮　瑞辰按傳說是也爾雅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緵本或作總緵數一聲之轉卽孟子所謂數罟趙岐注數罟密網也是也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四引韓詩九罭取鰕芘也亦甚言網之密目小耳郭注爾雅謂九罭今之百囊罟是知九罭非謂九囊蓋以九者數之究極廣雅九究也甚言其密且小則謂

之九罭詩疏引孫炎云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失之詩以小網不可得大魚喻朝廷之不知周公處之不得其所與下二章以鴻之遵陸遵渚與周公之失所取義正同至箋云設九罭之網乃後得鱒魴之魚則以九罭爲大罟蓋孫炎說所本與傳異義正義謂箋解網之魚大小不異於傳殊誤

袞衣繡裳傳袞衣卷龍也瑞辰按爾雅袞黻也蓋釋此詩袞衣繡裳猶終南詩黻衣繡裳也訓袞爲黻乃通言畫黼黻文章之事故爾雅又曰黼黻彰也黻衣猶云章服非訓袞爲十二章之黻也古者龍畫於衣黻繡於裳郭注爾雅謂袞有黻衣失之又按傳袞衣卷龍也曲禮

記袞衣字皆叚借作卷蓋袞从𧮫聲與卷同音故傳借作卷荀子又借作裷今說文作从公聲形近傳寫之誤

鴻飛遵渚傳鴻不宜遵渚箋鴻大鳥也瑞辰按說文鴻鴻鵠也鴻鵠卽黃鵠或單稱鴻箋云鴻大鳥不曰鴈之大者蓋以鴻爲鴻鵠之鴻鴻鵠一舉千里故傳曰鴻不宜遵渚又曰陸非鴻所宜止若爲鴻鴈則遵渚遵陸乃其常耳何以毛云不宜

狼跋

狼跋其胡傳跋躐也瑞辰按說文蹎跋也跋蹎也蹎跋經傳多叚作顚沛毛傳顚仆也沛拔也拔與跋同狼跋又通作狼狽說文狽步行獵跋也

載疐其尾傳疐跲也瑞辰按爾雅疐跲也疐仆也疐與躓通說文躓跲也引詩載躓其尾廣雅躓頓也

公孫碩膚傳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箋公周公也孫讀如公孫于齊孫之言孫遁也瑞辰按序言美周公不失其聖則公孫當指周公周公亦豳公之孫故稱公孫不得如傳指成王亦不得如箋讀孫爲遜也膚當讀如膚革充盈之膚碩膚者心廣體胖之象詩人美周公之處變不失其常異於狼之跋疐序所云不失其聖也

赤舄几几傳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絇貌瑞辰按赤舄亦周公所服上公袞冕故赤舄廣雅几几盛也詩蓋

以狀盛服之貌說文掔固也讀若詩赤舄掔掔已部又云讀若詩赤舄已已已几古同聲掔几古合音皆擬其音非釋其義也

德音不瑕傳瑕過也箋不瑕言不可疵瑕也瑞辰按瑕假古通用爾雅假已也思齊詩烈假不瑕箋瑕已也正義以爲釋詁文是假通作瑕之證德音不瑕瑕正當讀假訓已猶南山有臺詩云德音不已也傳箋訓爲瑕疵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七

桐城馬瑞辰學

小雅

鹿鳴

序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箋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正義此惟有饗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爲但今燕禮惟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瑞辰按周官掌客言上公之禮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鄭注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賈疏燕禮褻不親酌葢不致今按賈說非也經文以幣致之承上饗食燕三者而言不得謂燕不以幣致也鄭注獨言饗食者特以明酬幣侑幣之分耳聘禮云饗禮乃歸鄭注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畧言饗禮互文也是鄭君亦謂食燕皆以幣致矣饗主於飲用酬幣食主於食用侑幣燕則飲食兼之當並用酬幣侑幣此詩主燕羣臣而經曰承筐是將序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正可爲燕禮兼有酬幣侑幣之證箋云酬幣侑幣皆指燕禮正義謂指饗食者誤也周語先王之燕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于是乎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此皆燕禮有幣之證正義謂燕禮無幣失之

呦呦鹿鳴傳鹿得蓱呦呦然鳴而相呼瑞辰按淮南子鹿鳴興于獸而君子美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義同毛傳說文呦鹿鳴聲也呦或从欠作𣢗廣雅呦呦鳴也

食野之苹傳苹蓱箋苹藾蕭也瑞辰按蓱爲水草非鹿所食此當以箋爲正爾雅苹蓱說文苹蓱也無根浮水而生者皆合苹萍爲一據夏小正七月苹莠傳苹也者馬帚也說文作荓馬帚也與萍苹也異物爾雅荓馬帚郭注荓似蓍可以爲埽帚管子地員篇荓下于蕭荓亦蒿之屬葢與苹藾蕭同物毛傳當作苹荓謂苹卽爾雅之荓馬帚以苹爲荓之叚借猶夏小正叚苹爲荓非以苹爲水中之蓱也箋以苹爲藾蕭亦申傳非易傳也後人因爾雅有苹蓱之文因誤改毛傳之荓爲蓱耳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傳周至行道也箋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瑞辰按鄭注粊誓云至猶善也是知傳訓周行爲至道卽善道也鄭注鄉飲酒禮引詩云嘉賓示我以善道義與毛合至箋詩則義同卷耳不如從毛傳訓爲至道爲善此詩三章文法參差而義實相承首章前六句言我之敬賓後二句言賓之善我二章前六句卽承首章人之好我言後二句乃言我之樂賓三章前六句卽接言賓之樂後二句又申言我之樂賓以明賓之樂實我有以致之也傳於三章云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盡其力盡通釋全詩之義

視民不恌傳恌愉也箋視古示字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民使之不愉於禮義愉正義云定本作偷 瑞辰按說文視瞻也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是視與示二字各別箋以視爲古示字者謂古字多借視爲示也禮記幼子常視無誑士昏禮視諸衿鞶鄭注皆以視爲示義與此同爾雅恌偷也說文恌愉也愉薄也左氏昭十年傳及說文玉篇引詩皆作視民不恌服注左傳云示民不愉薄與箋義合是字當以作恌及愉爲正恌偷二字皆說文所無今毛詩經作恌定本作偷皆俗字

君子是則是傚傳是則是傚言可法傚也箋是乃君子

所法傚言其賢也 瑞辰按說文效象也無傚字傚蓋卽效之或體古通作效詩民胥傚矣左傳引作民胥效矣昭七年左傳引此詩亦作君子是則是效是也又通作詨儀禮注引詩君子是則是詨詨卽效之音近叚借蓋本三家詩又按傳言可法傚者謂君子可爲人則效是謂君子卽嘉賓鄭注鄉飲酒燕禮皆以爲嘉賓有明德可則傚與傳義合至箋詩則謂嘉賓爲君子所則傚以經文求之經言是則是傚不言可則可傚當以箋義是允正義不知傳箋異義合而爲一亦非

嘉賓式燕以敖傳敖遊也 瑞辰按孟子般樂怠敖皆言樂也爾雅舍人注云敖意舒也凡人樂則意舒是知敖有樂意傳訓敖爲遊者說文敖出遊也从出放邶風曰以敖以遊敖遊同義也遊與豫同義孟子趙岐注豫亦遊也爾雅豫樂也則遊亦樂也嘉賓式燕以敖猶南有嘉魚詩嘉賓式燕以樂車舝詩式燕且喜式燕且譽也譽與豫通昭二年左傳宣子譽之服虔注譽遊也孟子趙注引春秋傳宣子豫焉是譽與豫通用之證朱子集傳引蘇氏曰凡詩之譽皆言樂是知服虔訓譽爲遊亦謂樂三章以燕樂嘉賓之心燕樂猶上言式燕以敖耳

食野之芩傳芩草也釋文引說文云芩蒿也 瑞辰按今本說文亦作芩草也當从釋文所引訓蒿爲是首章食野之苹爲藾蕭卽藾蒿三章食野之芩亦蒿屬正與二章食野之蒿相類足證古人因物起興每多以類相從

和樂且湛傳湛樂之久也釋文湛字又作耽 瑞辰按爾雅妉樂也湛及耽妉皆媅字之叚借說文有耽云耳大垂也無妉字說文媅樂也常棣詩釋文引韓詩耽樂之甚也此詩韓詩葢亦作耽媅借作耽猶訦忱通作諶也詩天難忱斯韓詩作諶

四牡

四牡騑騑傳騑騑行不止之貌 瑞辰按廣雅騑騑疲也行不止則必疲與毛傳義正相承說文婓往來婓婓也廣韻作婓婓往來貌人之往來曰婓婓馬之行曰騑騑其義一也禮車馬之容匪匪翼翼鄭注匪讀如四牡騑騑是騑騑與匪匪義同

周道倭遲傳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釋文韓

詩作倭夷瑞辰按周有大義此當从朱子訓爲大道倭遲倭夷皆疊韻文選琴賦注引韓詩周道倭夷與說文釋文竝同西征賦注又引韓詩周道威夷薛君章句曰威夷險也廣雅陂陖險也義本韓詩威夷猶言鍡鑸說文廣雅竝曰鍡鑸不平也不平故爲險陖險阻者必邪曲文選天台山賦旣克躋于九折路威夷而修通威夷承九折言正狀其邪曲也說文逶字注云逶迤衺去之皃音義與威夷竝相近邪曲則必紆遠故義又轉爲長文選謝元暉詩威紆距遙甸李善注威紆威夷紆餘流長之貌也顏延年秋胡行行路正威遲李注引毛傳倭遲歷遠貌又引韓詩周道威夷其義同是知毛韓詩字雖異而

音義竝相近此當从毛傳歷遠之訓倭威遲夷四字古音同部故通用倭通作威猶委虒通作威夷也爾雅威夷長脊而泥郤說文委虒虎之有角者也遲通作夷猶陵遲通作陵夷也漢書地理志郁夷注引詩周道郁夷倭郁二字雙聲故通用此當爲齊魯詩顏師古以爲韓詩葢誤又按說文倭順貌引詩曰周道倭遲此又與韓詩訓險以相反而成義

嘽嘽駱馬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瑞辰按說文嘽喘息也引詩嘽嘽駱馬本毛詩又曰痑馬病也引詩痑痑駱馬葢本三家詩嘽與痑一聲之轉故通用嘽之言癉說文癉勞病也廣雅痑痑疲也玉篇痑吐安切力極也引詩痑痑駱馬亦爲嘽說文撣字注讀若行遲驒驒據顏師古漢書注引詩驒驒駱馬驒驒亦當爲三家詩之異文嘽通作痑與和桓通音爲一類猶漢書地理志沛郡酇孟康曰音多周緤傳封緤子爲酇侯蘇林亦音酇爲多也

不遑啓處傳遑暇啓跪處居也瑞辰按爾雅偟暇也偟卽遑之別體爾雅啓跪也郭注小跽李巡云小跪也啓當爲跽之叚借說文跽長跪也段玉裁本作長跽今按此詩傳跪字釋文云郭巨几反正讀如跽是毛傳跪亦跽也跽通作䠐史記滑稽傳髡帣韝鞠䠐徐廣曰䠐音其紀反與跽同謂小跪也跽又通起釋名跽忌也見所敬忌不敢自安也又曰起啓也啓一舉體也啓一舉體

葢卽小跪之謂也古人坐與跪皆厀著於席惟坐下其脾跪聳其體爲異而跽與跪又微有別係於拜曰跪故說文曰跪拜也不係於拜曰跽跪爲兩厀據地有危象跽則半跪有安象故爲小跪又曰小跽說文曰長跽者長通作踞方言東齊海岱北燕之郊跪謂之踞䞘郭注今東郡人亦呼長跽爲踞䞘是也至蹲踞之踞古只作居謂足底著地而下其脾聳其厀與啓爲小跪不同廣雅訓啓爲踞據說文居長踞也啓當爲居之叚借非此詩之啓處也啓處猶言啓居據傳云處居也居當爲凥之叚借說文凥處也从尸几尸得几而止也凡人閒居之時皆凭几而坐傳訓處爲居與說文訓凥爲處爲互

訓又此詩言不遑啟處采薇出車皆作不遑啟居是知居即處也則知居非蹲踞之踞當爲尻之借字矣

翩翩者鵻傳鵻夫不也箋夫不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而下止於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之　瑞辰按爾雅佳其鳺鴀郭注今鵓鳩鴀即夫不之合聲今俗呼爲勃姑鵓勃亦語之轉也左氏昭十七年傳祝鳩氏司徒也孔疏引樊光曰祝鳩夫不孝故爲司徒是知詩以鵻取興者正取其爲孝鳥故以興使臣之不遑將父不遑將母爲鵻之不若耳箋說非詩義也又按正義引舍人云鵻名其夫不李巡曰夫不一名鵻是知爾雅讀各不同毛傳及李巡皆以夫不爲名

即以佳其字連讀傳只言鵻者順經文也舍人則以其夫不三字連讀故詩疏兼引以證其異左傳疏引舍人曰佳一名夫不葢誤脫一其字又按陸疏鵻其今小鳩也一名鵓鳩梁宋之間謂之鵻又云斑鳩項有繡文斑然鵓鳩灰色無繡項鵓鳩即鵓鳩是鵻即今俗名勃姑之證

將母來諗傳諗念也箋諗告也君勞使臣述敘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　瑞辰按傳葢以諗爲念之同音叚借箋則从其本義說文諗深諫也義與箋訓諗爲告者合但以經文求之仍从傳訓念爲是又按王尚書曰來詞之是也將母來諗言我惟養母是念箋訓來爲往來之來失之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傳皇皇猶煌煌也　瑞辰按爾雅釋言華皇也一本作皇華也以說文引爾雅𩶬荂也證之作皇華也爲是今本作華皇也非釋草蕍芛葟華榮據郭注釋言引釋草葟華榮是讀蕍芛爲句葟華榮爲句說文曰蕍灌蕍讀若萌又曰芛草之皇榮也又曰荂榮也是以蕍字屬上其萌虇爲句而以芛葟及華榮各爲句與郭讀異至說文葟作𩶬云𩶬荂榮也从舜㞷聲㞷即㞷之消說文㞷草木妄生也讀若皇爾雅𩶬荂也或作葟當爲釋言華皇也之異文若以𩶬華爲釋草之文則釋草榮

字爲贅文矣皇即葟之消爲荂榮之貌華皇以雙聲爲義東言之則曰皇皇詩葢以華之有光榮與使者之有光華序所云遠而有光華也

駪駪征夫傳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　瑞辰按說文駪馬衆多貌說文𩦎字注讀若詩莘莘征夫據韓詩外傳說苑引詩並作莘莘是知作莘莘者韓詩駪莘古聲轉通用猶螽斯詩詵詵說文作𧊒𧊒有莘氏呂氏春秋作有侁也說文侁行貌據楚辭招魂豺狼從目往來侁侁王逸注侁侁往來聲也聲當爲皃之譌引詩侁侁征夫玉篇侁往來侁侁行聲引詩侁侁征夫作侁侁者葢齊魯詩以經義求之當从說文訓爲行貌爲是侁侁者謂征夫

往來行貌也駪駪莘莘皆侁侁之同聲叚借

我馬維駒釋文駒音俱本亦作驕瑞辰按說文馬高六尺爲驕引詩我馬維驕是毛詩古本作驕之證驕與駒雙聲古葢讀驕如駒以與濡驅諏合韻與漢廣詩以駒韻蔞株林詩讀以駒韻株者其本字皆當爲驕正同後人據音以改字遂作駒耳

每懷靡及傳每雖懷和也箋春秋外傳曰懷和爲每懷也和當爲私衆行人旣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矣瑞辰按懷和以雙聲爲義故外傳以懷和爲每懷而毛傳本之箋易和爲私失其義矣鄭引外傳而破之云和當爲私其所引外傳仍當作

懷和正義本作私亦誤釋言每有雖也此毛傳每雖所本又證以末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則傳有每雖二字明矣正義謂鄭所據本無每雖亦非鄭改和爲私自易毛義非述毛也又按廣雅每雖詞也是每雖皆語詞不爲義常棣詩每有良朋與雖有兄弟詞異而義同

常棣

常棣之華傳常棣棣也釋文本或作常棣栘瑞辰按御覽引詩棠棣之華常爲棠字之叚借釋文云本或作常棣栘是也一證之藝文類聚木部引韓詩序曰夫栘燕兄弟閔管蔡之失道也又引韓詩曰夫栘之華萼不煒煒直以夫栘代常棣則常棣卽爲夫栘可知矣一證之秦風山有苞棣毛傳棣唐棣也以唐棣釋棣則必以常棣爲栘矣一證之論語唐棣之華何晏集解云唐棣栘也攷春秋繁露竹林篇引論語作棠棣之華文選廣絕交論李善註引亦同則知論語本一作棠棣故何平叔訓爲栘也孔安國論語解云唐棣棣也是知孔作唐棣與何異故以爲棣一證之說文栘棠棣也棣白棣也說文多本毛傳則毛傳原作常棣栘可知矣玉篇亦曰栘棠棣也是又本之說文耳惟爾雅云唐棣栘常棣棣葢以唐棠常聲同傳寫互譌然文選甘泉賦注引爾雅正作棠棣栘則今本作唐棣栘或以聲同而誤又何彼襛矣詩唐棣之華毛傳唐棣栘也

經傳唐棣皆當爲常棣之譌釋文轉據當時爾雅誤本而以毛傳訓栘爲誤葢失之矣段玉裁謂常與唐同字亦非邢叔明爾雅疏於栘下引陸疏云奧李也一名雀梅一名車下李藝文類聚引禮記義疏云夫栘一名薁李今按薁李實似櫻桃有赤白二種說文以棣爲白棣則夫栘爲赤棣可知皆卽今郁李之類郭註爾雅直以夫栘爲白栘謂似今之白楊樹失之又按論語唐棣卽棠棣而言偏其反而者謂其華初開反背終乃合并也詩取以喻管蔡失道者亦取其始華反背爲興

鄂不韡韡傳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不得華之光明則韡

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聲不拊同瑞辰按此从毛傳讀爲是玉篇曰不詞也王肅述毛曰不韡韡言韡韡也以興兄弟能內睦外禦則强盛而有光燿若常棣之華發也王尙書曰不乃語詞鄂不韡韡猶言夭之沃沃其說是也據藝文類聚引韓詩作蕚不煒煒則鄭箋訓鄂爲花蕚之蕚其說蓋本韓詩說文芣華盛从草不聲或謂不卽芣字之省然不若毛傳爲善

死喪之威傳威畏箋死喪可畏怖之事瑞辰按威畏雙聲古通用古者謂兵死曰畏白虎通喪服引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又通典八十三引盧植云

畏者兵死所殺也周禮冢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此詩原隰裒矣朱子集傳謂尸裒聚於原隰之閒則上言死喪之威正言兵死故知威卽畏也列女傳引詩而釋之曰言死可畏之事兄弟甚相懷也正以畏釋詩之威又呂覽勸學曰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高注畏猶死也是古通謂死爲畏亦取可畏怖之意耳至晉書夏侯湛傳引詩死喪之戚白帖死喪之慼皆以形近而誤詩以威與懷爲韵若作戚則非韵矣

原隰裒矣傳裒聚也瑞辰按說文繫傳本及玉篇竝引詩原隰捊矣藝文類聚引詩作褎爾雅裒聚也釋文裒古字作褎本或作捊易君子以裒多益寡釋文裒鄭荀董蜀才作捊唐石經作褎與此詩裒或作捊或作褎者正同據說文捊引堅也堅土積也詩釋文引說文作引取土者乃傳寫者誤分堅字爲二堅與聚同義廣雅捊取也取與聚義亦相近字皆以捊爲正褎乃捊之同聲叚借字裒字爲說文所無又褎字之俗也褎字古同聲說文褎从衣保省聲保古文保字古文作𤓽从爪爪亦古文保故二字通用說文又云捊或从包作抱包與保亦同聲今人用爲褎裒字鮮知爲捊之異文矣

況也永歎傳況茲釋文況或作兄非也瑞辰按說文兄長也卽滋長之義又矢部矤下曰兄詞也古兄音讀如

荒轉聲讀如況凡詩傳箋訓兹者其字本皆作兄兄也永歎猶云滋之永歎也說文兹草木多益也滋益也是兹與滋同義古矧兄比兄亦皆作兄後乃通用寒水之況字况又況之俗字釋文轉以或作兄爲非失之

兄弟鬩于牆傳鬩很也瑞辰按爾雅釋言鬩恨也郭注相怨恨據昭二十四年左傳正義引爾雅鬩很也孫炎曰相很戾也李巡本作恨爾雅釋文鬩恨也孫炎作很是知孫李本不同郭註从李今按曲禮很無求勝鄭注很鬩也是很鬩二字互訓當作鬩很爲是唐書高麗傳今男生兄弟鬩很義本此詩說文鬩恒訟也訟爭也方言宋衛之間凡怒而噎噫謂之脅鬩俱與很義近字以

作很爲正李巡本作恨叚借字也郭璞从李遂以怨恨
釋之則非
外禦其務傳務侮也瑞辰按爾雅釋言務侮也左氏僖
二十四年傳及周語引詩皆作外禦其侮務卽侮之叚
借務侮二字雙聲故通用務从敄聲與霧从敄聲正同
以霧讀近蒙證之則務亦得讀若蒙爾雅天氣下地不應曰雺說文漢五行志作霧洪範作蒙鄭王本作雺鄭注雺音近蒙今按雺卽霧字之省霧从敄聲讀蒙則務从敄聲亦讀近蒙
正與戎音協同在東冬部葢古字亦有數讀務本在尤
幽部轉讀得與戎韻也荀子禮論曰薦器則有鍪而無
縱注鍪之言蒙也冒也汪中曰鍪蒙冒語之轉亦務可
轉蒙之證劉原甫欲改戎爲戍以韻務失矣或疑蒙在

東韻戎在冬韻東冬之界唐人始淆之然旄邱詩狐裘
蒙戎與東同相協則東冬亦間有合韻者不得謂狐裘
蒙戎一句爲非韻也
烝也無戎傳烝塡戎相也箋烝久也猶無相助已者古
聲塡窴塵同瑞辰按傳訓烝爲塡而箋訓烝爲久謂古
聲塡窴塵同者據爾雅釋詁塵久也釋言烝塵也爲說
謂傳塡卽塵也塡塵同聲猶古田陳同聲孫炎曰烝物
久之塵據史記集解引韋昭曰陳久也知塵卽陳之同
聲叚借非塵埃之塵郭注爾雅謂人衆所以生塵埃失
其義矣
不如友生瑞辰按生語詞也唐人詩太瘦生及凡詩何
似生作麽生可憐生之類皆以生爲語助詞實此詩及
伐木詩友生倡之也
飫酒之飫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箋私者圖非
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焉聽朝爲公瑞辰按
飫私之飫與立飫之飫當是二義周語王公立飫則有
房烝親戚宴享則有肴烝又曰飫以顯物燕則合好此
立飫之禮大於燕者也爾雅飫私也郭注燕飲之私說
文作餵云餵燕食也引詩飲酒之餵韓詩作醧文選注六引韓
詩飲酒之醧云能飲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醧說文醧宴私飲
也又通作醞廣韻醞能者飲不能者止也此飫私之飫
與燕異名同實者也立飫以立爲禮飫燕則坐立飫不

脫屨而升堂飫私則跣飫私當以韓詩作醧爲正字毛
詩作飫者叚借字也角弓詩如食宜饇傳饇飽也據廣
韻飫飽也厭也彼饇卽飫之叚借此詩又叚飫爲醧以
古音讀之醧與豆具孺韻正協作飫則聲入蕭宵部毛
詩葢讀飫如醧也初學記引韓詩內傳曰夫飲之禮不
脫屨而卽席者謂之禮跣而升堂者謂之宴能者飲不
能飲者已謂之醧其所云不脫屨而卽席者謂之禮與
毛傳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合此立飫之禮也又曰跣
而升堂者謂之宴能者飲不能飲者已謂之醧此飫私
之義以飫飽爲度者也是韓詩亦分立飫及飫私爲二
義矣毛傳既曰飫私也又曰不脫屨升堂謂之飫葢廣

異義不云一曰者消文也鄭箋蓋誤合爲一故以私爲閭非常之事耳段玉裁亦知飫私非即立飫而疑毛傳不脫屨升堂謂之飫何首不字誤衍說亦未確至說文𣪘飽也从勹𣪊聲民祭祝曰厭𣪘其字讀已又切與廄从𣪊聲正同或讀乙庶切以爲飫之通者誤也

妻子好合如鼓琴瑟箋好合志意合也合者如鼓琴瑟之聲相應和也瑞辰按姜宸英湛園札記曰詩比妻子曰如鼓瑟琴禮明堂位有大琴大瑟中琴中瑟凡用大琴必用大瑟配之用中琴必用中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而五聲和蓋取其相配以爲和也又云有雅琴頌琴則雅瑟頌瑟實爲之配亦取琴瑟相合之義

可取以補正義之缺

伐木

神之聽之箋此言心誠求之神若聽之使得如志瑞辰按以經文求之並無求通神明之意且神之與聽之相對成文不得言神若聽之也爾雅釋詁神慎也慎誠也神之即慎之也荀子非相篇曰寶之珍之貴之神之楊倞注神之謂不敢慢也又曰辨之明之持之冏之句法與此詩同廣雅聽從也聽之謂能聽從是言也小明詩亦無求神之義兩言神之聽之義同此蜀志郤正作釋譏云盍易轡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其所云神之聽之亦當訓爲慎之從之不以神爲神明韓詩外傳引此詩釋作神明箋義蓋本韓詩然於經旨不合

伐木許許傳許許柹貌瑞辰按許所古同聲通用凡言何許猶何所也幾所猶幾許也穀梁傳所俠即許俠也說文引詩伐木所所云所所伐木聲也玉篇亦云所伐木聲也蓋本三家詩前章丁丁爲伐木聲則此章許許亦伐木聲段玉裁謂丁丁刀斧聲所所爲鋸聲其說近之至毛傳云許許柹貌柹當作柿說文柿削木札樸也札樸乃木皮晉書王濬造船木柿蔽江而下是其證也以許許爲柿貌不若說文以爲伐木聲爲允

釃酒有藇傳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藇美貌瑞辰按說文

[illegible]釃酒也一曰浚也釃下酒也一曰醇也此詩有藇有衍傳皆訓爲美貌釃酒正當从說文醇酒之訓醇與酏通廣雅酏美也說文無藇字當讀如楚茨我黍與與之與廣韻[illegible][illegible]黍稷美也玉篇藇酒之美也字亦作[illegible]廣韻曰[illegible]酒有[illegible][illegible]酒之美也古無藇[illegible]等字蓋通叚作與字耳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傳湑茜之也酤一宿酒也箋酤買也瑞辰按說文湑茜酒也茜古縮字周官醴齊縮酌即此湑爲茜酒必浚之漉之去其滓猶說文訓揟爲取水沮沮即今之滓字也酤對湑言湑必以暇時茜之酤則可以猝爲之當從傳訓一宿酒爲是說文酤一宿酒也

徐鍇曰謂造之一夜而孰若今鷄鳴酒也釋文酤毛讀如戸說文同今按酤當讀若苦良之苦周官典婦功辨其苦良苦戸音亦相近苦之言盬謂麤也酤酒之不暇賞猶苦盬之不暇湅治也酤又通作沽沽亦麤略之義楛弓杜橋之毋官中無相以爲沽也鄭注沽麤也酤酒以一宿而成是爲麤略之甚

坎坎鼓我瑞辰按坎者竷之叚音說文引詩作竷竷鼓我段玉裁說文本竷从夂从章夅聲夅古音讀苦洪洪頤煊曰靈臺詩鼉鼓逢逢呂氏春秋高注一切經音義卷六引詩鼉鼓韸韸韸卽韼字之省今按竷古音讀若逢與坎古音讀若空相類說文又曰鼛鼓聲也亦與竷从夅聲者音近而義同說文引作竷者蓋三家詩毛詩借作坎坎無傳者已見陳風傳也或謂當从說文今本引作舞我者非也

天保

俾爾單厚傳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箋單盡也瑞辰按單者亶之叚借爾雅邢疏引某氏注云詩曰俾爾亶厚潛夫論引詩亦作俾爾亶厚蓋本三家詩說文亶多穀也亶之本義爲多穀引伸之爲信厚爾雅釋詁亶信也又亶厚也此當訓厚猶多益戩穀皆二字同義也單與亶同聲而義近故通用說文單大也墨子厚有所大也單厚同義皆爲大也辛紹業曰說文單从吅𠂤吅亦

發闓卑卽畁之隸體猶畁隸省作畀是也單厚卽指下福言予福之厚箋云天使女盡厚天下之民失之

何福不除傳除開也箋何福而不開言開出以予之瑞辰按襄二十九年左傳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王觀察曰除開也言天又開除子產天又除之猶言天又啟之今按王說是也訓除爲開與此詩毛傳義合開猶啟也啟猶起也詩啟居一作起居起猶興說文興起也也僖二十三年左傳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下文楚子又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天所啟卽天所興則此何福不除訓開亦爲興猶下章以莫不

興耳又按傳止訓除爲開而箋言開出以予之者除余古通用爾雅四月爲余小明詩箋作四月爲除是其證也余予古今字見曲禮鄭注余通爲予我之予卽可通爲賜予之予說文与賜予也与及與同說文嬩讀若余从余聲可叚爲余卽可叚爲予何福不除猶云何福不予與也授也凡史記言除吏漢書言除官皆謂授以官除與此詩何福不除同義舊皆以除舊生新釋之失其義矣開與閉對文左傳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古以不與爲閉則知以開爲與是言開卽有予義故箋言開出以予之以申傳義開卽予也是知左傳言天方授楚者猶說苑善說篇云天方開楚也開啟與皆發也郎

皆予也今俗語云豯福正與古合又按除者殿陛之名訓開者蓋以除爲捈之叚借說文捈卧引也廣雅捈引也法言問神篇捈中心之所欲宋咸注捈引也說文引者開弓也叚除爲捈故訓開開卽引也又按除爲陛陛以次漸進亦與引申之義相近

俾爾戩穀傳戩福穀祿 瑞辰按爾雅戩福也方言福祿謂之祓戩是戩古訓福之證說文戩滅也爾雅滅盡也盡之義兼美惡福者備也盡與備義近故戩亦得訓福

降爾遐福箋遐遠也 瑞辰按遐與嘏聲近而義同爾雅嘏大也說文嘏大遠也遐訓遠者當卽嘏字之叚借遐又與胡通遐胡雙聲逸周書謚法解並曰胡大也士冠

禮永受胡福卽此詩遐福也

吉蠲爲饎傳吉善蠲絜也釋文蠲舊音圭惠棟曰案呂覽曰臨飲食必蠲絜高注蠲讀爲圭葢三家詩本作吉圭爲饎故高讀从之 瑞辰按士虞禮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註圭絜也詩曰吉圭爲饎周官蜡氏令州里除不蠲注蠲讀如吉圭惟饎之圭圭絜也又宮人註蠲猶絜也引詩吉蠲爲饎釋文蠲音圭書蠲烝馬融音圭葢古音蠲讀如圭音同而義亦同故白虎通曰珪之爲言潔也孟子趙注廣雅並曰圭潔也是知三家詩作吉圭蠲讀同圭亦有絜義周禮宮人除其不蠲鄭注蠲猶潔也爾雅釋言蠲明也郭注蠲淸明貌祭義注明猶潔也楚茨詩祀事孔明箋明猶備也絜也大戴禮諸侯遷廟篇盧辨注引詩絜蠲爲饎吉絜雙聲三家詩吉或作絜絜之言潔絜蠲二字同義猶呂覽蠲絜二字並言也

是用孝享傳享獻也箋謂將祭祀也 瑞辰按爾雅享孝也王尙書曰酒誥曰用孝養厥父母釋名引孝經說孝畜也畜養也廣雅畜養也是孝享二字同義故享祀亦曰孝祀此詩及易萃象傳並曰孝享其說是也孔疏曰是用致孝敬之心而獻之失其義矣

君曰卜爾傳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卜予也 瑞辰按釋詁卜予也與傳合白虎通卜赴也古卜音近赴亦與付

近故訓予倬彼甫田詩秉畀炎火韓詩秉作卜云卜報也卜報二字雙聲則此詩卜爾猶云報爾楚茨詩卜爾百福猶云報以景福也又釋詁畀予也畀與卜亦雙聲卜訓予者或卽畀之叚借

神之弔矣傳弔至 瑞辰按說文𨑩至也弔卽𨑩之消借字神之弔矣猶云神之格思格與袼通方言假袼皆訓至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傳質成也箋成平也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已 瑞辰按廣雅常質也此詩質卽爲常謂民安其常惟日用飲食猶擊壤歌言耕田而食鑿井而飲也

羣黎百姓傳百姓百官族姓也瑞辰按堯典平章百姓百官也而毛傳言百官族姓者楚語觀射父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韋昭注百姓百官有世功者又曰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又鄭康成曰百姓羣臣之父兄子弟管子君臣上篇云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是百官本百官賜姓之稱故曰百官族姓後遂通以爲百官之稱又以稱衆民如論語修己以安百姓之類是也

徧爲爾德箋羣黎百姓徧爲女之德言則而象之瑞辰按爲當讀如式訛爾心之訛訛化也徧爲爾德猶云徧化爾德也爲与化古皆讀若譌故爲訛化古竝通用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五帝紀作南爲梓材厥亂爲民論衡效力篇引作厥率化民是其證矣箋言則而象之葢亦讀爲如譌其言偏爲女之德猶云徧化女之德也

如月之恒傳恒弦箋月上弦而就盈釋文恒本亦作縆同古鄧反沈古恒反正義集注定本緪字作恒瑞辰按恒及縆緪揯古通用考工記恒角而短鄭司農曰恒讀爲裻緪之緪說文縆大索也一曰急也又曰緪引急也王逸注九歌云緪急張弦也廣韻緪急張亦作緪是緪爲急張弦之貌故以狀月之上弦也據說文恒字注云古文恒从月作死引詩如月之恒則許君言古文恒有

从二中月作死者其所見詩自作恒與崔集注定本同耳恒又婠作橫亘之亘唐華嚴三會普光明殿功德碑如月之亘森茵桂以馨香是也葢亦猶亘之與緪通耳無不爾或承箋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瑞辰按承者引也引者伸也導也昏禮承子以授壻言引女以授壻也漢書賈誼傳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大戴記禮察篇引作承是承即引也此總上如月之恒五句而言五如字皆以形容福之久長且盛無不惟爾是引猶第三章以莫不興以莫不增亦總如山如阜三句言之不專以以莫不增承如川之方至言也傳以承爲松柏之青青相承失之

采薇

玁狁之故傳玁狁北狄也箋北狄今匈奴也瑞辰按玁狁釋文云本亦作獫允史記匈奴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索隱引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今按孟子曰文王事獯粥而詩序言文王命將伐玁狁是殷時兼名獯粥玁狁之證逸周書敘文王西距昆夷北備獫狁謀武以明威德作武稱與詩序合漢書匈奴傳以采薇爲懿王時詩葢本三家詩說

靡使歸聘傳聘問也箋無所使歸問言所以憂釋文靡

使如字本又作靡所瑞辰按作靡所者是也此承上我成未定言之言其家無所使人來問非謂無所使人歸問歸當讀爲餽方言餽使也王篇亦云餽使也箋云無所使歸問者知歸爲餽之叚借以使釋歸猶云靡所使問與桑柔詩靡所止疑靡所定處句法正同今本因鄭箋有使字又罕聞餽之訓使遂誤易所爲使猶賴釋文以存古本方言有餽使之訓而知箋之使字乃以釋經文歸字耳

我行不來傳來至也箋來猶反也攗家曰來瑞辰按爾雅釋訓不俟不來也釋文本作不𥏼說文引詩曰不𥏼不來葢以釋訓語爲釋詩遂以詩稱之猶引毛傳不醉

而怒曰奰亦作詩曰也凡爾雅釋詩皆經字在上臧庸疑詩本作我行不𥏼故釋訓以不來釋之陳壽祺謂爾雅釋詩之字多與三家合三家詩或作我行不𥏼爾雅以不來釋之毛詩自用本字作不來未可專執毛以繩之也今按陳說爲允段玉裁疑爲釋召南不我以然爾雅不𥏼不來也與不遹不蹟也對文若以爲不我以之異文則刪去經文我字矣

彼爾維何傳爾華盛也瑞辰按說文薾華盛引詩彼薾惟何又爾字注麗爾猶靡麗也三蒼解詁云爾華繁也是爾與薾音義同古讀如彌與靡音同又讀近旖旎之旎皆盛貌也自後人借爲爾汝之稱而爾之本義晦矣

彼路斯何君子之車箋斯此也君子謂將率正義卿車得稱路者左傳鄭子蟜卒赴于晉晉請王追賜之大路以行禮也又叔孫豹聘于王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故鄭箴膏盲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瑞辰按斯爲語詞斯何猶維何也箋訓斯爲此失之白虎通路者君車也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此葢周制至殷時車葢通名路論語乘殷之輅輅卽路也後漢輿服志注引服虔曰大路總名也如今駕駟高車矣尊卑俱乘之其采飾有差葢以釋殷大路之制文王伐玁狁在殷時故戎車亦通稱路胡承珙曰此詩之路只泛言車

之大貌而非卽車名猶上彼爾爲華盛之貌而非卽華名也至周制大路及路有別後漢輿服志云夷王以下周室衰弱諸侯大路此諸侯僭用大路也至春秋王賜鄭子蟜及叔孫豹皆以大路較之諸侯僭用大路尤爲失禮且孔疏兩引左傳皆天子賜以大路其未賜者不得名路故左傳又云冢卿無路鄭君箴膏盲直謂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似非

一月三捷傳捷勝也箋往則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瑞辰按古者言數之多每曰三與九葢九者數之究三者數之成不必數之果皆三九也是故百襲咎而曰九毀楚詞九歌九辨皆十一章而並曰

九此以九爲紀也易王三錫命疏曰三接終朝三褫之論語令尹子文三仕三已柳下惠三黜季文子三思孫伯三以天下讓此以三爲紀也此詩一月三捷特舉其屢有戰功亦三錫三接之類釋文三息暫反是也箋以侵伐戰三者當之鑿矣釋文三又如字蓋从鄭讀

四牡騤騤傳騤騤彊也瑞辰按說文騤馬行威儀也廣雅騤騤盛也業業翼翼彭彭廣雅竝訓爲盛是知此詩四牡業業四牡騤騤四牡翼翼義竝相同烝民傳騤騤猶彭彭也其義亦爲盛耳至說文驀驀馬行徐而疾也引詩四牡驀驀古夜讀與豫同奕讀與夜同故段玉裁謂驀驀卽四牡奕奕之異文詩考以爲騤騤之異文誤矣

小人所腓傳腓辟也箋腓當作芘此言我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瑞辰按正義引王肅曰所以避患也何氏古義曰腓卽厞字爾雅說文皆曰厞隱也謂小人藉是車以爲隱蔽也胡承珙曰芘蔭與隱蔽同義箋讀爲芘亦所以申傳辟字陳啟源謂傳言避不敢乘失之

象弭魚服傳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也箋弭弓反末彆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滑也瑞辰按古者弓末通名弭弓之無緣者亦名爲弭釋名弓其末曰簫言簫梢也又謂之弭以骨爲之滑弭弭也禮稱獻弓者執弭此弓末通名弭也爾雅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詩象弭及左傳左執鞭弭此以弭爲弓名也李巡孫炎說各不同左傳疏引李巡曰骨飾兩頭曰弓不以骨飾兩頭曰弭儀禮疏引孫炎云緣謂繁束而桼之弭謂不以繁束骨飾兩頭者也當以孫說爲是儀禮既夕禮云有弭飾焉鄭注弓無緣者謂之弭弭以骨角爲飾孫炎之說蓋本鄭君郭注爾雅云緣者繳纏之卽今宛轉也其義又本孫炎太平御覽引毛詩拾遺云按左傳曰左執鞭弭弭者弓之別名謂以象牙爲弓今西方有以犀角及鹿角爲弓者今案象弭猶象輅之類特以象牙爲飾非全以象牙爲弓也弓之有緣者繁束而

桼之其弭不露故謂之弓無緣者其弭外見故謂之弭說文弭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蓋兼取爾雅毛傳之說今毛傳作解紒釋文紒本或作紛以說文證之作紛者是釋文彆說文方血反正義引說文彆弓戾也今本說文脫彆字玉篇作彃云弓戾也彃卽彆之渻又按釋文云弭弓末反彆也李黼平曰如釋文則傳有彆字箋言弓反末彆者卽傳文成句耳

豈不日戒箋戒警勑軍事也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曰相警戒也釋文曰戒音越又人栗反瑞辰按以箋義求之當作日戒爲是釋文後一音是也胡承珙曰若作曰不必言相矣唐石經初刻正作日後改爲曰

古曰月字形相似惟於音辨之耳漢書匈奴傳一切經音義六引詩竝作豈不日戒

楊柳依依瑞辰按韓詩薛君章句曰依依盛貌毛詩無傳據東萊詩依彼平林傳依茂木貌則依依亦當訓盛與韓詩同依殷古同聲依依猶殷殷殷亦盛也

出車

于彼牧矣傳出車就馬於牧地瑞辰按二章于彼郊矣箋云牧地在遠郊葢據周官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知郊即牧也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傳箋皆不引以爲據者據魯頌毛傳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說文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

林林外謂之冂冂或作坰與毛傳同皆無郊外謂之牧一句鄭風叔于田箋郊外曰野鄭注遂人亦曰郊外曰野不曰郊外曰牧是知毛公及許鄭所見爾雅皆無郊外謂之牧一句故傳箋不引耳李孫郭本皆有郊外謂之牧葢漢魏閒所增益據釋文引李巡本牧作田案古田字通作畋牧字或作攴二字形近易譌作田者又畋字消其半耳

謂我來矣箋謂以王命召已將使爲將率也瑞辰按廣雅謂使也謂我來即使我來也下文謂之載即使之載也廣雅又曰謂指也指亦使也箋云謂以王命詔已將使爲將率也又云使裝載物而往正訓謂爲使

僕夫況瘁箋況茲也瑞辰按況者況字之俗說文況寒水也因通爲寒苦之稱苦亦病也況瘁皆爲病與殄瘁盡瘁同義皆二字平列箋訓況爲茲益之茲失之

王命南仲傳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瑞辰按竹書紀年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與此詩合至常武詩南仲大祖傳王命南仲于大祖漢書古今人表宣王時有南中與此詩南仲自爲二人漢書匈奴傳引詩出輿彭彭城彼朔方以爲宣王興師命將征伐詩人美其功葢本三家詩誤以此詩南仲爲宣王時人遂以此詩爲宣王詩

往城于方傳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瑞辰按逸周書世

俘解呂他命伐越戲方孔晁註越戲方三邑也方疑即詩往城于方之方

出車彭彭傳彭彭四馬貌瑞辰按彭彭葢騯騯之叚借說文騯馬盛也引詩四牡騯騯今北山烝民韓奕三詩竝作四牡彭彭彭旁古同聲廣雅彭彭旁旁盛也傳云四馬貌者亦謂馬盛

旂旐央央傳央央鮮明也釋文央本亦作英同於京反又於良反瑞辰按六月詩白旆央央出其東門疏引作白旆英英公羊宣十二年疏引作帛旆英英釋文央音英是英央古同聲通用此詩央央亦當从釋文引別本作英英白華詩英英白雲韓詩作泱泱雲之鮮明曰英

英旂之辟明曰英英其義一也

玁狁于襄傳襄除也釋文襄本或作攘瑞辰按襄除義本爾雅逸周書謚法解辟地有德曰襄辟亦除也王符潛夫論引詩作玁狁于攘攘者襄之叚借史記龜策傳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作襄襄除也古揖讓字作攘攘戎翟亦借作攘

畏此簡書傳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瑞辰按簡書即盟書之叚借古𢡆字讀若簡與明盟同聲通用說文𢡆存也从心簡省聲讀若簡經傳中因借作簡尚書多士廸簡在王庭即存在王庭也論語簡在帝心即存在帝心也二簡字皆𢡆字之叚借𢡆

又通萌爾雅萌萌在也釋文萌或作𢡆邢疏萌字書作𢡆說文作𢡆玉篇廣韻引爾雅竝作𢡆𢡆在也或疑𢡆萌音讀不同不得相通今按簡與囧雙聲篆文朙从月囧說文囧字注引賈侍中說讀與朙同說文盟字篆文正作盟故簡与萌得相通叚盟書之借作簡書猶萌之通𢡆𢡆之通作簡也周官司盟掌盟載之法凡盟書多言患難相恤故閔元年左傳引此詩而釋之曰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即請从盟書所言耳凡盟必質諸神釋名盟明也告其事於神明也有不信者神降之禍諸國將共伐之故詩言畏此簡書也盟書即戒命之詞故傳曰簡書戒命也周官司盟既盟則貳之凡盟必用牲埋其書又各有貳以爲信矦有急難以其貳奔告求救故傳又曰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也毛詩多叚借毛公蓋知簡書即盟書故以戒命釋之耳正義以簡書爲書之于簡失其義矣古書未有不書於簡者若泛言簡書左傳何以言同惡相恤詩又何以言畏乎

執訊獲醜傳訊辭也箋訊言醜衆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者當獻之也瑞辰按王制出征執有罪反以訊馘告爾雅馘獲也是訊馘二字對舉訊即執訊馘即獲醜也說文辭訟也从𤔔辛𤔔辛猶理辠也傳訓訊爲辭者蓋以訊爲爭訟之人箋訓訊爲言者義本爾雅訊

言也廣雅言問也古者通以言爲問故箋復舉言問以申釋之恐人以言問之言誤爲言語之言也傳箋義近而詁殊蓋辭屬下之訟說訊屬下之可言問正義謂傳言可與之言辭與箋同是誤以辭爲言辭竝誤以箋之訊言爲言語矣執訊對獲醜言醜爲衆賊則可訊言者指元惡據文十七年左傳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杜注執訊通訊問之官則訊爲軍中通訊問之人蓋諜者之類執訊獲醜二者相對成文箋以獲醜承執字言亦非隸釋有執訊獲首之語蓋本三家詩以醜爲首之叚借又按此詩獲字無傳陳碩甫曰皇矣傳曰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彼傳釋馘爲獲則此詩獲即

賊之叚借生者訛之殺者則賊之也箋訓獲爲得失之

獵犹于夷傳夷平也瑞辰按于夷猶于襄也夷當讀如發夷之夷說文發巳足蹋夷草引春秋傳曰發夷蘊崇之夷與薙通周官薙氏注故書薙或作夷夷亦除也平與除義正相近

杕杜

有睆其實傳睆實貌釋文睆字從白或從日邊瑞辰按今本說文有睍無睆云睍目出貌也睍當爲睆字之譌睍見凱風篇此詩正義有睆然其實本亦譌爲睍然其實是睍睆二字易譌之證睆爲目出貌鳥之好貌曰睍睆禮記檀弓疏引傳作睆睆好貌明星之睆貌曰睆彼大東傳睆明星貌木之實皃

曰有睆其義一也說文白部無睆字釋文本皖乃睆字之譌古文白字作𦣻見說文與目形相似葢睆或譌作皖因譌爲皖矣

繼嗣我日箋嗣續也王事無不堅固我行役續嗣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瑞辰按鹽鐵論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行春反此詩戍役葢以春行至杕杜歲莫已近秋時過期不反故曰繼嗣我日下云日月陽止則又冀其冬時得歸耳

檀車幝幝傳檀車役車也幝幝敝貌釋文幝尺善反又敕丹反說文云車敝也从巾單韓詩作緣音同瑞辰按何草不黃篇有棧之車傳棧車役車也與此傳訓檀車爲役車正同曾釗曰毛意檀車即棧車葢聲轉耳周禮序官廛人注杜子春讀壇爲廛方言廛或曰踐是壇廛踐聲近可通之證壇檀皆从亶聲棧踐皆从戔聲則檀棧亦可通借今按曾說是也正義謂以檀木爲車失之又按說文緣偏緩也義本韓詩又揮字註讀若行遲驒驒又繟帶緩也廣雅緣緣緩也又曰繟緩也幝繟緣古音義同物敝則緩義正相通

卜筮偕止箋偕俱瑞辰按廣雅偕嘉也疏證曰偕嘉一聲之轉字通作偕魚麗詩維其嘉矣又曰維其偕矣賓之初筵詩飲酒孔嘉又曰飲酒孔偕偕亦嘉也今按此詩卜筮偕止偕亦當訓嘉嘉即吉也謂卜與筮皆吉也

占遠人者以近爲吉故下即云會言近止矣

會言近止傳會人占之瑞辰按孔廣森曰會合之字皆从亼說文亼三合也禮旅占必三人會有三義故傳云會人占之今按孔說是也古者卜用三兆筮用三易各以一人掌之卜筮皆三人洪範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注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周官九筮筮參其一謂占必三人參之也士冠禮筮人還東面旅占注旅衆也還與其屬共占之國語三人成衆旅占亦即三人占之義又國語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韋昭註會會三大牢三太牢謂之會三人占謂之會其取義於三合一也若但以爲卜與筮會則上已言卜筮

借止不須復言卜與筮會且傳不得言會人也又按爾雅釋言集會也說文亼讀若集又曰合亼口也會合也三口相同爲合是皆會爲三合之證說文集字正作雧云羣鳥在木上从雥木雥从三隹亦有三合之義又按周禮筮人九筮九曰筮環環之言還也葢筮征夫之還期此詩會言近止征夫邇近卽筮環之語

魚麗

鱨鯊傳鱨揚也鯊鮀也 瑞辰按正義引陸疏云鱨一名黃頰魚據山海經東山經番條之山減水出焉其中多鰔魚郭註一名黃頰音感是鱨名黃頰卽今俗名鰔魚也至鯊鮀爾雅郭註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據後

漢書注引廣志云吹沙大如指太平御覽引臨海異物志云吹沙長三寸是吹沙爲小魚惟羅願云今人呼爲重脣脣厚特甚有若鼉黽今遼東有重脣魚長尺許身有點文通志謂卽詩之鯊其說葢本羅願則非郭璞所云吹沙小魚矣釋文鯊亦作魦說文魦魦魚也出樂浪番國此又一種海魚非卽詩之鯊

君子有酒旨且多箋酒美而此魚又多也 瑞辰按此二句釋文與正義異讀釋文云有酒旨絕句且多此二字爲句後章放此異此讀則非正義云又君子有酒矣其魚如何酒旣旨美且魚復衆多是讀旨且多三字爲句今按凡詩言且者多連上爲句正義讀是也至箋以且多且旨且有屬魚則非旨且多多且旨旨且有自專指酒言之下章物其多矣又承上章而推及衆物此序所云美萬物盛多也箋以物屬魚亦非

魴鱧傳鱧鮦也正義曰釋魚云鱧鯇舍人曰鱧名鯇郭璞曰鱧鮦徧檢諸本或作鱧鯶或作鱧鯇若作鮦似與郭璞正同若作鯇又與舍人不異或有本作鱧鰥者定本鱧鮦鮦與鯶音同 瑞辰按下章傳鰋鮎鱧鯉皆從爾雅則此章亦从爾雅作鱧鯇爲是鯇鯶古今字卽今俗稱鯶子魚舍人曰鱧名鯇是也郭註誤分鱧鯇爲二因誤以鱧爲鮦鮦卽今之烏魚說文鮦一曰鱶也後人葢誤合鱶與鱧爲一又因郭註以鱧爲鮦遂改毛傳鱧鯇

作鱧鮦矣至正義云或有本作鱧鰥者據說文鱧鱯也鰥鱧也鱯卽今之化魚俗名回魚說文或別有所受後人遂據說文以改毛傳耳

鰋鯉傳鰋鮎也 瑞辰按說文鮎鰋也鰋鮎也今本作鰋鮀也段玉裁謂鮀爲鮎字之譌字或作鰋爾雅孫炎註亦曰鰋一名鮎郭璞謂鰋鮎各爲一物非也廣雅鮷鯷鮎也鮎取黏滑之義葢魚之無鱗者耳

旨且有箋酒美而此魚又有 瑞辰按朱子集傳曰有猶多也其說是也說文龓兼有也廣雅龓有也龓音近厖爾雅厖有也厖訓雜與多義近又訓爲有則有亦多也公劉詩爰衆爰有有猶衆也戴震曰有猶備也衆與備

皆多也旨且有猶云旨且多變文以協韻耳甫田詩終善且有旨亦多也

南陔

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瑞辰按陔祴古通用周官鍾師祴夏杜子春曰祴當爲陔鼓之陔賈疏引儀禮奏陔爲證是陔即祴也說文祴宗廟奏祴樂从示戒聲陔階次也从𨸏亥聲二字異義序云孝子相戒以養禮經賓出奏陔夏注曰以爲行節正以戒釋陔知陔即祴之叚借束皙補亡詩直以陔爲階次失之又按白虎通五行篇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也樂記注南風長養之風也孝養與長養義正相似是知序言孝子相戒以養者戒以釋陔養則以釋南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八

小雅　　桐城馬瑞辰學

南有嘉魚

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瑞辰按與當讀爲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注故書舉爲與禮運選賢與能王尚書謂即大戴王言篇選賢舉能是也此序與賢當即舉賢下云樂與賢者共之亦謂樂舉賢者共之也箋云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似非序之本恉

烝然罩罩傳罩罩籗也箋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 瑞辰按罩罩汕汕皆疊字形容之詞不得訓爲捕魚器說文引詩烝然𩼧𩼧不言其義據說文汕魚游水皃引詩烝然汕汕則罩罩亦當同義釋文引王肅云烝衆也罩罩汕汕蓋皆衆魚游水之皃廣雅淖淖溠溠衆也即此詩罩罩汕汕之異文訓衆者蓋本三家詩

嘉賓式燕又思箋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 瑞辰按又即今之右字古右與侑宥並通用周官大祝以享右祭祀注右讀爲侑彤弓詩毛傳右勸也右即侑也說文以侑爲姷之或體大司樂王三宥注宥猶勸也宥亦侑之借也此詩嘉賓式燕又思又當即侑之叚猶侑可通作右與宥耳

南山有臺

北山有萊傳萊草也正義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

禮云萊五十畝萊爲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曰萊陸機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兖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也瑞辰按萊釐藜三字古同聲通用爾雅釐蔓華說文萊蔓華萊卽爲釐猶來牟一作釐牟也齊民要術引詩義疏曰萊藜也玉篇廣韻竝云萊藜草也是萊卽藜也萊草多生荒地後遂言萊以槪諸草故周禮言萊田詩亦言汙萊其實萊卽爲藜亦草名正義乃云非有別草名萊由不知萊卽釐與藜耳又按夏小正七月爽死傳爽也者猶疏也洪震煊曰爽當爲來字形近之誤來卽萊也釐萊古同讀爾雅曰釐蔓華又曰蕕蔓于同物也說文蕕水

邊草也莤蔓于一名軒于蕕疏亦莤之別名據此是萊與蕕爲一草也

南山有枸傳枸枳枸 瑞辰按枳枸雙聲字說文作積椒多小意而止也一曰木也又椒積椒也一曰木名枳枸又作枳椇玉篇積曲枝果今作枳椒木曲枝也今作枳椇明堂位俎殷以椇注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宋玉風賦枳句來巢廣韻積椒皆訓曲枝果枳枸蓋曲木之兒據說文椒字注一曰木名是木有單名椒者詩之枸宜爲木名非卽積椒也至說文木部枸枸木也可爲醬出蜀此非周地所有故知非卽此詩之枸

保艾爾後傳艾養保安也瑞辰按艾乂古通用保艾猶康誥用保乂民也爾雅艾長也又乂治也釋名艾治也音義竝同據毛傳先艾後保似經文原作艾保爾後

崇丘

序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瑞辰按釋詁崇高也管子侈靡篇鄉丘老不通注丘大也漢書楚元王傳集注引何晏注丘大也崇丘二字平列謂高大也序萬物得極其高大正釋崇丘二字之義束晳詩蹻彼崇丘讀如山丘之丘失之

由儀

序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瑞辰按由儀之由與由庚異由者甹之渻借說文甹木生條也从丂由聲商書

曰若顚木之有甹枿古文作由枿蓋甹正字由借字也甹本木生條之名因而萬物之生通謂之由左傳史趙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律猶將復由由對滅言卽生也序以萬物之生釋由字以各得其宜釋儀字正就篇題以釋其義束晳補亡詩乃曰由儀率性以率性類由儀是誤讀由爲率由之由失其義矣

蓼蕭

蓼彼蕭斯傳蓼長大貌釋文蓼音六瑞辰按說文蓼辛菜薔虞也本音盧鳥切音近了而此詩蓼訓長大音六者了與六一聲之轉蓼得音六猶穋稑之稑字或从翏

作穋音亦同六也蓼从翏聲翏爲高飛皃高與長大義
相近故蓼得訓爲長大皃
零露湑兮　瑞辰按說文霝雨䨞也（舊作零此从段本）引詩霝雨
其濛又曰䨞雨零也零徐雨也是詩作零者多霝之叚
借零卽落也雨落謂之霝露落亦謂之霝故定之方中
詩靈雨既零傳云零落也鄭風零露漙兮正義本作靈
箋亦云靈落也此詩傳箋不釋零字以義已見前不煩
解釋正義乃云此蕭所以得長大者由天以善露潤之
是讀零露如靈雨之靈訓爲善殊失傳箋之恉
是以有譽處兮箋是以稱揚盛美使聲譽常處天子　瑞
辰按集傳引蘇氏曰譽豫通爾雅釋詁豫安也禮記檀

弓何以處我鄭注處安也譽處猶言燕譽皆安也常常
者華篇義同此箋訓爲聲譽常處天子失之
鞗革沖沖傳鞗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飾貌　瑞辰按鞗
者鋚之叚借說文無鞗有鋚云鋚轡首銅也玉篇鞗一
作鋚廣韻鋚轡頭卽轡首也爾雅轡首謂之革轡以絡
馬頭者爲首不以人所靶者爲首（正義謂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殊誤）
說文勒馬頭絡銜也革卽勒之消古人多加飾以
金鹽鐵論散不足曰今富者黃金琅勒說苑田子方載
黃金之勒鋚卽勒之金飾垂者采芑詩鉤膺鞗革箋鞗
革轡首垂也載見詩鞗革有鶬箋鞗革轡首也鶬金飾
貌竝與說文以鋚爲轡首銅者合蓋革爲轡首以皮爲
之鋚爲轡首之飾以金爲之正義謂鞗皮爲之誤矣據
正義釋傳故云鞗革轡首垂也是知毛傳原作鞗革轡
首垂也爲采芑鄭箋所本傳下云沖沖垂飾貌則上云
轡首垂者垂卽飾也段玉裁謂傳當作轡首飾也亦非
也玉篇及張參五經文字竝云鞗轡也則毛傳脫誤蓋
已久矣鞗革古或作鋚勒石鼓文及寅簋文竝云鋚勒
是也或消作攸勒攸革伯姬鼎云攸勒師酉簋云中㬎
攸勒焦山鼎頌鼎頌簋竝云攸革是也或作鋚革康鼎
曰幽黃鋚革是也革古通作⿰革棘廣雅⿰革棘勒也玉篇⿰革棘勒
也亦作⿰革棘也廣韻⿰革棘轡首也革之作⿰革棘與棘猶棘子
成通作革子成也古革又有飾以貝者儀禮士纓轡貝

勒飾以貝曰貝勒猶飾以鋚曰鋚勒也周官巾車革路
龍勒條纓五就條當爲鞗之叚借謂轡首有鞗飾也周
官玉路金路象路皆言樊纓註分樊與纓爲二故知條
纓二物不相屬鄭註云條讀爲絛謂其樊及纓皆以絛
絲飾之誤矣

湛露

匪陽不晞傳陽日也晞乾也　瑞辰按說文暘日出也陽
卽暘之叚借
厭厭夜飲傳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　瑞辰按爾雅懕懕
安也說文懕安也引詩懕懕夜飲今毛詩作厭厭者卽
懕懕之消借耳釋文引韓詩作愔愔云和悅之貌魏都

賦愔愔醧燕正本韓詩厭愔二字雙聲故通用愿愿通
作愔愔猶載芟詩厭厭其苗即稽稽之通借也廣韻稽稽苗美也義本毛傳集韻稽稽苗齊等也本鄭箋段玉裁謂愔即愿之或體則非也
傳私燕據正義引楚茨備言燕私為證當為燕私之誤

彤弓

中心貺之傳貺賜也箋貺者欲加恩惠也瑞辰按說文
況寒水也無貺字貺古通作況爾雅釋詁況賜也魯語
況使臣以大禮況即貺也廣韻況善也中心貺之正謂
中心善之猶覲禮云予一人嘉之嘉亦善也貺之與下
章好之善之同義箋云貺者欲加恩惠益亦訓貺為善
耳

受言載之傳載以歸也箋出載之車也瑞辰按載亦藏
也廣雅載鼓也鼓讀如庋藏之庋檀弓注閣庋藏食物廣雅閣載也又
曰鼓堪載也堪讀如龕方言龕受也受藏同義是知載
即藏周官司盟掌盟載之法掌其盟約之載即盟約之
藏謂埋藏之也呂氏春秋知接篇管仲引齊諺曰居者
無載高誘注無有載藏之於心也載之與首章藏之三
章櫜之詞異而義同不必載於車始為載耳
一朝右之傳右勸也箋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
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瑞辰按說文姷耦
也耦取相助故義又訓助侑為姷之或體右則侑之叚
借此詩傳右勸也與楚茨章侑勸也正同義古者食禮
有侑饗禮有酬而左傳曰王饗禮命之侑是酬禮通曰
侑也爾雅酬侑並訓為報是知二章右之猶三章酬之
變文以協韻耳箋以右為奠於薦右正義謂傳訓右為
勸非為勸酒皆失之矣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傳菁菁盛貌瑞辰按文選靈臺詩注引韓詩
蓁蓁者莪薛君曰蓁蓁盛貌集韻引詩葏葏者莪云李
舟說菁蓁以聲近而轉蓁葏古雙聲字故通用據說文
菁韭華也蓁草盛皃葏草皃則訓盛皃當以蓁蓁為正
字毛詩作菁菁集韻作葏葏皆假借字也
錫我百朋箋古者貨貝五貝為朋瑞辰按藝文類聚引

六韜曰太公謂散宜生求珍物以免君罪之九江得大
貝百馮註云詩作百朋按朋馮古同聲故通用百朋作
百馮猶韓策之韓朋史記作韓馮說文淜無舟渡河今
毛詩作馮河卷阿詩有馮有翼馮為淜之叚借也
我心則休箋休者休休然瑞辰按廣雅休喜也疏證曰
周語為晉休戚韋昭注休喜也又引此詩我心則喜我
心則休休亦喜也今按蟋蟀詩良士休休傳休休樂道
之貌秦誓其心休休焉某氏傳其心休休焉樂善是休
休為喜樂箋云休者休休然亦是訓休為喜釋文正義
並以休為美失之

六月

六月棲棲傳棲棲簡閱貌瑞辰按棲栖古同字義與論語栖栖同謂行不止也廣雅徲徲往來也徲徲卽棲棲謂往來不止之皃徲徲通作棲棲猶瓠犀通作瓠棲皆音近叚借字耳

載是常服傳日月爲常服戎服也箋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瑞辰此當以箋說爲允左氏閔二年傳梁餘子養曰帥師者有常服矣杜註韋弁服軍之常也凡服其所常服者謂之常服兵事以韋弁服爲常服猶殷士以黼冔助祭亦曰常服也若傳以日月爲常則于文王詩常服黼冔不可通矣兵服有失其常者如左傳衣之偏衣是也

我是用急瑞辰按鹽鐵論引詩作我是用戒戒古音訖力切讀與急同謝靈運撰征賦作我是用棘棘亦急也蓋本三家詩爾雅釋言悈急也釋文悈本或作極又作亟同紀力反極當爲悈之譌說文悈急性也淮南覽冥訓安之不極高註極急也悈急戒悈棘等字皆同聲故通用棘又通革急通作戒猶說文諽讀若戒也

王于出征箋于曰王曰今女出征玁狁瑞辰按釋詁于曰也釋言律遹述也詩疏引作聿曰述也曰本字作欥釋言又曰坎律銓也坎當爲欥之叚借銓當爲詮之叚借說文欥詮詞也引詩欥求厥寧今詩作遹班固幽通賦欥中和爲庶幾兮文選作聿是知聿遹欥曰古並通用皆語詞箋讀曰爲于曰之曰失之據詩云以匡王國以佐天子則知王不親征王于出征猶秦詩王于興師不得謂王自與師也王肅述毛以前四章爲宣王親征失之

以匡王國箋匡正也瑞辰按匡當讀爲匡撫寡君之匡匡者助也以匡王國猶云以佐天子也匡又爲救成十八左傳曰匡乏困救災患杜註匡亦救也救助義亦相通廣雅救助也是其證矣

閑之維則傳則法也瑞辰按夏小正五月頒馬將閑諸則此詩以六月出師正馬既閑則之時

共武之服箋服事也言今師之羣帥有威嚴者有恭敬

者而共典是兵事言文武之人備釋文共鄭如字王徐音恭瑞辰按共恭古通用王徐音恭是也軍事以敬爲主左氏傳所謂不共是懼也共武之服卽言敬武之事正承上有嚴有翼言之嚴翼皆恭也

玁狁匪茹箋茹度也瑞辰按廣雅茹柔也柔弱也匪茹言非柔弱卽上章玁狁孔熾也故下接言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皆甚言其強恣

織文鳥章傳鳥章錯革鳥爲章也箋織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瑞辰按周官司常賈疏兩引詩皆作識文鳥章識爲正字今作織者叚借字或通作幟史記漢高本紀旗幟皆赤幟亦識也徽識字當

作徽說文徽徽識也以絳帛徽箸於背據司常賈疏云按禮緯天子之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按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仞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身亦以尺易仞也若然在朝及在軍綴之於身亦如此是天子諸侯大夫士徽識長短各異孔疏據鄭注儀禮謂徽識疑同長三尺非也鄭注周官云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箸絳衣皆其舊象據說文卒下云衣有題識是徽識箸背惟軍中士卒則然耳至天子諸侯以下大夫以上據昭二十一年左傳揚徽者公徒也曰揚則是旌旗而非箸背矣蓋惟士卒以下長僅三尺始可箸背天子諸侯大夫之徽識

長自九尺至五尺皆非可箸背故別有揚徽者耳鄭箋謂自將帥以下衣箸焉亦非

白旆央央傳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瑞辰按據釋文白茷本或作旆孔疏亦曰茷與旆古今字是古本原作白茷茷者旆之叚借爾雅釋器繼旐曰旆郭注帛續旐末爲燕尾義見詩即指此詩言也釋名白旆殷旌也以帛繼旐末也據正義釋經云以帛爲行旆央央然鮮明知白亦帛之渻借公羊疏引孫炎曰帛續旐末亦長尋詩云帛旆英英是也皆用本字其所引蓋三家詩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傳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鉤鉤鞶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啓突敵陣之前行瑞辰按宣十二年左傳孫叔曰進之寗我薄人無人薄我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是詩以先啓行即是薄人故箋訓爲啓突敵陣之前行不爲自開其行列史記集解引韓詩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畫有劍戟名曰陷陣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箋義蓋本韓詩逸周書武順篇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孔晁注開猶啓皆陳名是啓行爲行陳之名元戎以先啓行更在啓行之先姚南青先生據襄二十三年左傳啓牢成

御襄罷師賈逵注左翼曰啓又以啓爲旁陣之名今按服虔注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啓乘車大晨倅車屬焉所云大前驅即元戎也啓乘車大晨倅車皆爲所屬則謂元戎居啓行之先又按廣雅胇脅膉也說文膉胇腸也山海經無脅之國郭注脅肥腸也桂馥謂左傳啓胠殿三者皆取名于人身殿即臀謂髀也胠即脅謂掖下也啓即脅謂膉也則啓僅居大殿之前說各不同要皆以啓行爲行陣之名以先啓行謂爲啓行陣之先與韓詩及箋以爲啓突敵陣者異義

炰鼈膾鯉釋文炰白交反徐又甫交也瑞辰按炰者炰字之叚借韓奕詩炰鼈鮮魚箋炰鼈以火熟之也釋文

炰徐甫九反正爲缹字作音是知此詩釋文甫交反亦甫九之譌韓奕正義曰案字書炰毛燒肉也缹烝也服虔通俗文燥煮曰缹然則炰與缹別而此及六月炰鼈音皆作缹然則炰與與當作爲缹以火熟之謂烝煮之也今按廣雅煠謂之缹鹽鐵論古者燔黍食稗而熚豚以相饗玉篇缹火熟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七引字書曰少汁煮曰缹火熟曰煮蓋缹與煮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箋訓炰以火熟之正謂烝煮之也說文炰炮炙也以微火溫肉段玉裁曰微火溫肉所謂缹說文無缹字缹當即烰字之變體說文烰烝也與正義引字書缹烝也正合孚與包古同聲通用故烰又借作炰猶之罦或作䍖捊或

作抱脬或作胞公羊傳包來左傳作浮來也大射篇注炮鼈或作缹或作炰按炰與缹古亦同聲故通用缹或作炰或作炮皆假借字段玉裁謂炮即炰異字又謂說文本有缹字而今佚之皆非也

張仲孝友傳張仲賢臣也箋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瑞辰按李廵曰張姓仲字廣韻張姓本自軒轅第五子揮始造弦實張網羅世掌其職後因氏焉此張受姓之始漢書古今人表有張中即張仲也歐陽集古錄薛氏鐘鼎款識竝載有張仲簠銘五十一字其文曰用饗大正歆王賓饌具召飤張仲受無疆福諸友飲飤具飽張仲畀壽其言諸友與詩飲御諸友合簠蓋因此詩得與燕飲作也易林六月采芑征伐無道張仲叔季孝友飲酒蓋以詩言諸友當時叔季皆在詩特言張仲以該叔季也劉原父先秦古器記有張伯匜云按其器曰張伯作旅匜疑爲張仲昆季此則以意言之耳

采芑

薄言采芑傳芑菜也集傳芑苦菜瑞辰按正義引陸機疏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爲茹青州謂之芑西河鴈門蘪尤美據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蘪似苦菜青州謂之芑說文蘪菜也是知詩正義引兩芑字皆蘪之譌蘪芑聲之轉故蘪又謂之芑也芑即苦菜而陸疏云似苦菜者據朱嘉祐本

草謂苦苣野生者名褊苣今人家常食爲白苣是苦菜有二種陸蓋以芑爲家中種者以苦菜爲野苦苣今北人呼蘪蕒菜故云蘪似苦菜也據詩言于彼新田于此菑畝則芑爲田中所種不爲野苣明矣

于彼新田于此菑畝傳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瑞辰按傳本爾雅馬融易注孫炎郭璞爾雅竝同此一說也說文畬二歲治田也今本誤作三歲此从段本據易音義改正鄭注坊記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虞翻易注亦曰二歲曰畬此又一說也許鄭所傳師說或異抑或所見爾雅與郭孫本殊此詩正義乃以鄭注坊記爲傳之誤失之說文菑反耕田也謂初耕反草孫炎曰畬和也據說文睬

和田也畬田謂土始和潤宜爲二歲田曰畬曰畬皆未
成田至三歲始成新田於義爲長
方叔涖止傳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爲將也涖臨也瑞辰
按卿士不見周官商書微子之命有曰卿士師師非度
商頌亦曰降予卿士則其稱蓋始於商而周因之士事
也卿士謂卿之有士者蓋不長設命將出師始以卿士
稱之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公羊傳曰三軍者何三卿
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
大舅姚姬傳先生曰治國則謂之卿在軍旅則謂之士
卿而有軍行者稱卿士二軍二卿上卿將上軍曰上士
下卿將下軍曰下士是知方叔之合稱卿士爲在軍旅

之稱故傳申之曰受命而爲將也說文逮臨也古無涖
字傳訓涖爲臨正以涖爲逮之叚借公羊僖三年公子
友如齊莅盟字作莅何休注莅臨也
其車三千箋方叔臨視此戎車三千乘司馬法兵車一
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正義
天子六軍千乘今三千乘則十八軍矣又曰地官小司
徒職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
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以其餘爲羨惟
田與追寇竭作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惟田
獵與追寇皆盡行耳今以敵強與追寇無異故羨卒盡
起美餘也以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也瑞辰按司馬

法賦出車徒其法有二戴震金榜竝以小司徒正卒羨
卒之法釋之戴震曰司馬法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
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
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
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
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
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以成三百家家可任者一
人計之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三十人是十
而取一周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宜謂
此司馬法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
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

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考之小司徒上地家七人
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
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通上中下地率之凡二家
五人一成三百家可任也者計七百五十人而長轂一
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亦十而取一前法家可任者
一人正卒也後法二家五人通正羨之卒也除正卒二
人其餘二家三人爲羨卒所謂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
胥竭作也金榜曰小司徒職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不
言可任者家上可任也者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省
文非謂家作一人爲徒役其云田與追胥竭作亦非謂

作家三人家二人為羡卒也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皆小司徒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乃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餘與戴說略同據此則正卒於家出一人中十而取一遍正羡之卒亦於二家五人中十而取一正義謂家出一人為起軍之數故鄉出一軍又以羡卒竭作為二家五人盡用之者皆非也今案周官凡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特平時簡閱制軍之數至出兵則每軍所屬人數車數必量其敵之強弱事之緩急初無定數晉文三軍而城濮之役七百乘魯僖二軍而詩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皆車數無定之證魯頌公車千乘蓋以五百乘為一軍此詩為天

子之制不過六軍而曰其車三千蓋亦以五百乘為一軍正義泥於周官制軍之數謂其車三千則十八軍失之

師干之試傳師衆干扞試用也箋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瑞辰按春秋莊四年左傳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杜註引方言孑者戟也此詩干當讀干戈之干謂盾也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干師干猶言師孑古人出師蓋隨取兵器以授之如武王伐紂執黃鉞楚武王授師孑之類干舞以象武事授師以干亦取扞敵之義

方叔率止傳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瑞辰按說文衛將衛也將帥也帥亦當作衛古將帥之帥正作衛毛詩多作率者衛之渻借韓詩多借作帥說文辵部達先道也音義正與衛同後叚率為之又叚作帥若率之本義自為捕鳥畢帥之本義自為佩巾耳

鉤膺鞗革傳鉤膺樊纓也瑞辰按傳意蓋以樊纓釋膺字纓之為言膺也周官巾車注鄭司農曰纓謂當胷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胷以削革為之三就三重三匝也賈疏引賈馬亦云鞶纓馬飾在膺前十有二帀以毛牛尾金塗十二重說與毛傳以樊纓釋膺合樊者鞶之叚借鞶字从革蓋以削革為之所以懸纓形如鞶帶纓則毛牛尾為之韓奕鄭箋云鉤膺樊纓也義本毛傳至註周官又云樊讀鞶帶之鞶謂今馬大

帶也纓今馬鞅按說文鞅頸靼也釋名鞅嬰也喉下稱嬰言嬰絡之也鞅纓聲近故鄭知纓即馬鞅鞅懸於頸其毛牛尾下懸則當膺今俗所云馬踢胷者其遺象也周官巾車玉路錫樊纓金路鉤樊纓樊纓為五路所同而言錫言鉤各異則鉤與樊纓不得為一蓋錫當面最上（周官鄭注錫馬面當盧）鉤當頷次之（鄭云鉤婁頷之鉤也）樊纓當胷又次之據正義釋傳故曰鉤樊纓也是知傳原作鉤膺鉤樊纓也今本脫去下鉤字耳又按巾車鄭注金路有鉤無錫而韓奕詩云鉤膺鏤錫則金路未始無錫周官錫鉤蓋隨舉一以言之因知革路亦宜有鉤此詩兵事宜用革路正義因鉤膺一句遂定為金路非也

于此中鄉傳鄉所也箋中鄉美地名瑞辰按鄉與黨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玉藻鄭註黨鄉之細者淮南子道應篇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鄉猶黨也服虔左傳註何休公羊註韋昭國語註劉熙釋名並曰黨所也黨爲所則鄉亦爲所矣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卽莫知其所也廣雅所鄉凥也古者公田爲居廬舍在內還廬舍種桑麻雜菜疆畔則種瓜果小雅所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也中鄉當指中田有廬言之傳訓鄉爲所亦以所爲凥也

嘽嘽焞焞傳嘽嘽衆也焞焞盛也瑞辰按說文焞明也引申之義爲盛漢書韋元成傳引詩嘽嘽推推廣韻輴輴車盛皃焞推一聲之轉故通用作推推者蓋三家詩

如霆如雷瑞辰按廣雅霆雷也廣韻霆雷也出韓詩疑毛詩如雷韓詩或作如霆

蠻荆來威箋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瑞辰按來猶是也威猶畏也蠻荆來威猶云蠻荆是畏箋讀來如往來之來又以威爲宣王之威失之

車攻

我車既攻傳攻堅也瑞辰按爾雅攻善也善讀如繕小爾雅攻治也三倉繕治也並與堅同義攻通功齊語辨其功苦韋注功牢也苦脃也攻又通工石鼓文我車既工

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瑞辰按甫草韓詩作圃草薛君章句云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周語藪有圃草韋註圃大也並與毛傳訓甫義同鄭君知甫卽圃田者亦因韓詩作圃草知甫卽圃之消借也胡承珙曰鄭之甫田正以廣大有草得名傳訓甫爲大而箋引甫田以證之申傳非易傳也水經注曰渠水歷中牟縣之圃田澤澤多麻黃草故述征記曰踐縣境便覩斯卉窮則知踰界詩所謂東有圃草也則以圃草爲圃田之麻黃草非泛言大草也下章搏獸于敖箋敖鄭地今近滎陽括地志滎陽城在今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之敖地也元和郡縣志圃田一名原圃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上承鄭州管城縣曹家陂今案敖在滎澤縣與鄭州接界圃田在中牟縣北上承鄭州則敖與圃相去不遠當从箋說爲允

選徒囂囂傳囂囂聲也唯數車徒者爲有聲也瑞辰按以囂囂爲聲與下文有聞無聲終屬相背且據成十六年左傳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又甚囂且塵上並以囂爲讙譁之聲數車徒者正不必然王尙書讀選爲僎具之僎字亦作撰謂大司馬羣吏撰車徒卽具車徒此言選徒亦謂具卒徒囂囂爲卒徒衆多之貌其說甚確今按爾雅釋言囂閑也郭注囂然閑暇貌若從雅訓以囂囂

爲園囿之貌與下章有聞無聲義更相貫左傳所謂好以驁好以暇也

搏獸于敖傳敖地名箋獸田獵搏獸也敖鄭地今近滎陽瑞辰按搏獸段玉裁謂當从後漢書安帝紀註水經注濟水篇東京賦引詩作薄狩惠定宇九經古義謂狩即獸字今案說文獸守備者蔡邕月令章句曰狩獸也文選張平子東京賦薄狩于敖薛注謂周王狩也引詩薄獸于敖皆狩獸同義之證三家詩葢有作薄狩者毛詩作薄獸即薄狩之叚借箋云田獵搏獸者亦以經言薄獸非禽獸之獸故以田獵搏獸釋之狩又叚借作首石鼓文搏首即薄狩也

四牡奕奕瑞辰按說文䮘䮘馬行疾而徐也引詩四牡䮘䮘䮘與奕古聲近葢即此詩奕奕之異文

赤芾金舄傳舄達屨也箋金黃朱色也瑞辰按周官屨人鄭注曰複下曰舄疏云下謂底複重底釋名複其下曰舄舄腊也行禮久立地或泥濕故複其下使乾腊也方言扇屨麤履也徐兖之郊謂之扇自關而西謂之屨中有木者謂之複舄是皆以舄爲複下而毛傳以爲達屨者段玉裁曰達沓古通用達屨即重沓之義其說是也毛傳只以達屨解舄不言金舄爲達屨孔疏乃以金舄爲屨之最上達者誤矣小爾雅曰履尊者曰達屨謂之金舄而金絇也亦後人附會之說不足據也屨人註云舄有三等赤舄爲上金舄即赤舄此詩旣言赤芾若再言赤舄則不辭故以金易之周易乾鑿度曰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斯干詩朱芾斯皇箋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即赤芾也是知箋以金爲黃朱色者亦謂金舄即赤舄耳又按說文黈黃黑也黈从黑爲黃黑則但言金者宜爲黃朱矣孔疏乃以金舄謂加金爲飾失之

決拾旣佽傳佽利也箋佽手指相次比也瑞辰按說文佽便利也引詩決拾旣佽一曰遞也是佽兼二義漢書宣帝紀及應募佽飛射士臣瓚註引許愼曰佽便利也便利矰繳以弋鳧鴈故曰佽飛詩曰決拾旣佽者也以

說文漢書證之从傳訓利爲是至箋云手指相次比即說文遞也之訓乃別一義據周官司弓矢鄭司農註引詩決拾旣次後鄭繕人註引亦作次葢本三家詩故箋詩即以次比釋之孔疏誤合傳箋爲一且謂傳言佽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佽爲利失之

弓矢旣調射夫旣同瑞辰按此詩以中二句調同爲韻與楚詞求矩矱之所同與摯咎繇而能調韻及東方朔七諫恐矩矱之不同与恐操行之不調韵合又韓非揚權篇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亦同與調韵孔廣森曰調字从周古或从用聲爲諧聲之變法錢大昕謂同調以雙聲爲韵今按錢說是也詩古音有正韻有通韻其通韻

多以同聲相轉卽雙聲也如造與戚雙聲而小明詩以戚與奥韻卽讀戚如造也欲与猶雙聲而文王有聲詩匪棘其欲禮記引作猶而毛詩以欲与孝韻卽讀欲如猶也集與就雙聲小緍是用不集韓詩集作就而毛詩以集与猶韻卽讀集如就也慘与懆雙聲而月出勞心慘兮及正月憂心慘慘抑詩我心慘慘卽讀慘如懆也東與當空與匡皆雙聲而大東詩小東大東杼柚其空陳第以東空與霜韻卽讀東如當空如匡也造与次雙聲而思齊詩嬌嬌王之造與士爲韻卽讀造如次也鞏與固雙聲而瞻卬詩無不克鞏與後爲韻卽讀鞏如固也以此推之則錢氏雙聲亦韻之說益信是知調同雙

聲卽可讀調如同矣史記衞青傳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此亦調同互通之類至周从用口會意不从用聲則調字从周得聲不得如孔說轉从用聲也戴氏震及孔廣森又謂東侯二部聲氣交通胡承珙曰車攻調與同韻卽侯東相協之證

助我舉柴傳柴積也箋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釋文柴子智反又才寄反說文作㧘士賣反　瑞辰按說文㧘積也引詩助我舉㧘許所據毛詩或作㧘石鼓詩有射夫寫矢具㧘舉㧘與此詩義同柴又通胔西京賦收禽舉胔薛注胔死禽獸將腐之名李善曰胔聚肉名不論腐敗也舉胔卽此詩舉柴說文無胔有骴云鳥獸殘骨曰骴引明堂月令曰掩骼薶骴蔡邕月令章句作埋胔云露骨曰骼有肉曰胔是知胔卽骴字之或體呂氏春秋又作霾髊高注髊讀水漬物之漬知髊亦骴之借字毛詩作柴說文作㧘皆骴字之叚借骴積古音同部周官蜡氏掌除骴注故書骴作脊鄭司農曰脊讀爲殨謂死人骨也漢婁敬傳徒見羸胔老弱師古曰胔讀曰瘠史記作羸瘠釋名脊積也公羊傳大災者何大瘠也曲禮四足曰漬鄭註引作大漬是知脊瘠積漬古音竝與骴同人死骨謂之殨獸死骨謂之骴其義一也易說卦乾爲瘠馬釋文京荀作柴是又骴可借作柴之證何楷直訓爲編柴之柴妄矣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傳言習於射御法也箋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瑞辰按前章毛傳云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昭八年穀梁傳曰車軌塵馬候蹄掩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是詩所云不失其馳者卽過防弗逐不從奔之謂又卽孟子範我馳驅也說苑修文篇云不抵禽不詭遇抵與題通不題禽者不迎禽而射也不詭遇者不橫射也不失其馳謂兼數者言之說文鶩次弟馳也正謂馳有行列又云騖亂馳也則失其馳矣古者射與御相應惟御之有法而後射之必中孟子引詩不失其馳二句趙註言御者不失其馳驅

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案所謂一發貫藏者卽釋詩舍矢如破也王尙書曰如猶而也如破而破也舍矢而破與舍拔則獲同意鄭箋及孟子趙注皆誤解如字

徒御不警傳徒輦也御御馬也不警警也 瑞辰按爾雅釋訓徒御不警輦者也正以輦者釋徒御二字若單言徒則爲步兵不得爲輦御本使馬之稱而人之輓車亦曰御猶駕本駕馬之名而輦亦可曰駕漢書注駕人以行曰輦是也說文輦人輓車也輓引也廣雅疏證曰輦之言連也連者引也引之以行曰輦以其徒行而引車故亦曰徒御輦嚴經音義引玉篇曰馭古御字諸書裝

轍爲駕牽控爲御牽控皆爲引是御亦引也以馬引車謂之御以人引車則謂之徒御石鼓文徒馭孔庶鄗高詩徒御嘽嘽竝與此詩徒御同義毛傳分徒御爲二失爾雅之恉矣又按傳曰不警警也據正義曰豈不警戒乎言相警戒也是經文原作不警今詩經傳及箋竝爾雅俱誤作驚當以正義本作警爲是

吉日

吉日維戊傳維戊順類乘牡也箋戊剛日也故乘牡爲順類也 瑞辰按漢書律志豐楙于茂鄭注月令曰戊之言茂也馬祭用戊蓋取禱馬蕃茂之意故下卽云四牡孔阜風俗通義曰阜者茂也

既伯既禱傳伯馬祖也重物愼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 瑞辰按惠定宇九經古義曰周官大司馬有司表貉先鄭云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甸祝表貉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後鄭肆師注云貉讀爲十百之百蓋貉讀爲禡又讀爲百百卽伯也字異而音義竝同是伯卽禡之叚借當云師祭而爾雅云既伯既禱馬祭者案甸祝禂牲禂馬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詩曰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說文禂禱牲馬祭也禂禱古聲近通用是知爾雅馬祭乃釋詩既禱之禱非釋伯字其兼引詩既伯者特連類及之猶杜子春註周官禂牲禂

馬及說文禂字註皆兼引詩既伯爲證也知爾雅馬祭專釋禱字則無疑于伯之卽爲禡矣毛公惟誤以爾雅馬祭爲釋詩既伯故以伯爲馬祖又以禱爲禱獲不爲禱馬不知伯特禡字之叚借耳又按禡之言隅方言廣雅竝云隅益也肆師鄭註曰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祭造軍灋者禱氣勢之增倍也正取隅益之義應劭漢書注云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直以禡爲馬祭亦誤爾雅是類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文法正同段玉裁據毛傳伯馬祭也謂今本爾雅周禮注馬祭之上皆脫伯字失之

吉日庚午傳外事以剛日 瑞辰按漢書翼奉傳奉上封

事曰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申子主之孟康曰北方水水生于申盛于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故多所好多好則貪而無厭故爲貪狠也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藏亥卯主之孟康曰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爲怒以陰氣賊害土故爲陰賊也貪狠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狠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孟康曰南方火火生於寅盛於午火性炎猛無所容故爲惡其氣精專嚴整故爲廉貞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孟康曰西方金金生於巳盛於酉金之爲物喜以利刃加於萬物故爲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爲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爲姦邪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孟康曰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爲下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彊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酉火金之盛也盛時而受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也火性無所私金性方剛故曰公正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又曰師法用辰不用日今案日謂十干辰謂十二支十干五剛五柔甲丙戊庚壬五奇爲剛曰乙丁己辛癸五偶爲柔日也十二支六陰六陽申子亥卯辰未爲六陰寅午巳酉戌丑爲六陽也毛傳言外事用剛日則以庚爲吉翼奉言王者吉午酉又言用辰不用日則以午爲吉奉治齊詩此毛齊詩師說之不同也檀弓杜蕢曰子卯不樂左氏昭九年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賈逵鄭元竝謂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喪惡以爲戒張晏駁之曰但云夏殷之亡不推湯武以興非是疾日與吉日正相反以子卯陰類爲疾日則以午酉陽類爲吉日據翼奉云二陰二陽竝行是必子卯五刑午酉相合之日方爲疾日吉日非凡遇子卯皆疾遇午酉皆吉也蓋五行有刑德行在東方子刑卯行在北方卯刑子子卯互刑是以爲忌以是推之午酉並行方爲吉日火盛於午金盛於酉庚爲金與酉同氣則即酉之類也故翼引詩吉日庚午以爲午酉二陽竝行之證則奉雖用辰不用日未始不兼取日與辰相配耳

麀鹿麌麌傳麌麌衆多也箋麕牝曰麌麌復麌言多也瑞辰按大雅韓奕詩麀鹿噳噳毛傳噳噳肰衆也釋文噳本亦作麌同說文噳麋鹿羣口相聚皃麌麌即噳噳之叚借故傳以衆多釋之箋說非是

漆沮之從傳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瑞辰按漆水有二一在涇西漢時屬右扶風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杜陵當作杜陽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於渭是也岐山或卽俞山之別稱耳一名漆沮水在涇東渭北漢時屬左馮翊又名洛水說文漆水注一曰入洛又曰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畍中東南入渭禹貢導渭又東過漆沮某氏傳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是也緜詩自土沮漆土當从齊詩作杜

謂杜陽也沮當从王尙書說讀爲徂自杜徂漆猶云自西徂東蓋太王自豳遷岐必自杜陽度漆水此涇西之漆水也禹貢漆沮爲雍州川此詩漆沮爲宣王獵於東都皆當指入洛者爲是此涇東之漆沮水也書孔疏以漆沮既從屬右扶風失之

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祁當作麎麎牝麋也瑞辰按詩疏引爾雅某氏注亦作其麎孔有三家詩或有作麎字者故箋及某氏注本之漢時蓋讀麎如祁字林麎讀上尸反徐音同沈市尸反是也據大司馬鄭司農注獸五歲爲愼後鄭注愼讀爲麎此詩祁讀如麎亦當讀如五歲爲愼之愼謂獸之大者也麎爲牝麋亦爲大獸之通

稱猶豕三爲豵而獸之一歲者亦名豵也有當讀如物其有矣之有孔有猶孔多也箋訓爲甚有失之

儦儦俟俟傳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瑞辰按文選西京賦羣獸駓騃注引韓詩章句曰趨曰駓行曰騃後漢書馬融傳鄙騃誒譆李賢註引韓詩駓駓騃騃或作俟誒說文儦行皃騃馬行仡仡也騃與俟音義同說文俟字註又引詩曰伾伾俟俟蓋韓詩作駓駓者叚借字作騃騃者正字毛詩作儦儦者正字作俟俟者叚借字也廣雅儦儦行也駓駓走也蓋兼取毛韓詩儦駓二字雙聲故通用廣雅又曰伾伾衆也此釋魯頌以車伾伾釋文云字林作駓亦通用

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騶虞疏引此傳作以安待天子之射箋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瑞辰按周官田僕設驅逆之車鄭註驅驅禽使前趨獲逆銜還之使不出圍今按驅逆猶送逆也小爾雅驅送也驅禽待射若送者然此詩從其羣醜漆沮之從從逐也謂驅送也悉率左右則爲銜還之使不出圍即逆也易比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褚氏諸儒皆以三驅著人驅之缺其前一面故失前禽王制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此詩悉率左右謂從旁翼驅之亦易王用三驅之義安與待義相近故燕爲安又爲待傳箋皆云安待者正訓燕爲待也說文妟安也引詩以妟父母今詩無此文或疑即以妟天子之譌

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九

小雅　　桐城馬瑞辰學

鴻鴈

爰及矜人傳矜憐也箋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賙餼之瑞辰按說文矜矛柄也从矛令聲傳訓憐者以矜爲憐字之叚借字从令聲不从今聲然據說文憐哀也以可哀之人爲憐似爲費解今按爾雅釋言矜苦也舊疏引詩爰及矜人是矜人卽苦人又爲憐義之引申猶呂覽言苦民呂覽貴因篇湯武遭亂世臨苦民苦民猶言窮人也方言矜遽也遽與勮通說文勞勮也廣雅矜急也矜人與勞人棘人憚人義竝近韓詩訓憚人爲苦人與矜之爲苦義同又詩居以凶矜傳矜危也危苦義亦相近此傳訓矜爲憐箋因增其文爲可憐之人失之

百堵皆作傳一丈爲版五版爲堵箋春秋傳曰五版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瑞辰按左傳隱元年疏引許愼五經異義載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版版廣二尺五版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以其說推之五版爲堵承版廣二尺度其高也三堵爲雉承一丈爲版及堵長丈度其長也毛傳一丈爲版五版爲堵說與古周禮及左氏說同蓋亦以一丈爲版爲度長五版爲堵爲度高不言版廣二尺者傳文多質略耳鄭箋引公羊傳五版爲堵五堵爲雉而解與何休異何休曰八尺曰版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是以五版五堵積筭其長說本戴禮及韓詩說見五經異義鄭云雉長三丈則版六尺合以檀弓鄭注云版蓋廣二尺長六尺證之是鄭以五版爲堵爲度其高五堵爲雉爲度其長五堵猶言五版章明府甫曰五版爲堵是專用廣二尺版乘筭其高也五堵爲雉是專用長六尺版所築之堵亘筭其長也蓋得之矣鄭君以版爲六尺與古周禮及左氏說毛傳異而言雉長三丈及以版爲堵則同彼以一丈爲版推之則曰三堵爲雉三堵卽三版也此以六尺爲版推之則曰五堵爲雉五堵卽五版也鄭旣以堵爲版則所謂堵者長亦六尺猶古周禮說以一丈爲版其釋堵亦曰長丈也玉篇十六尺曰堵疑當作六尺曰堵其義卽本鄭箋今本誤衍十字耳以春秋傳五堵爲雉證之當以鄭箋版長六尺爲允

庭燎

夜未央傳央旦也箋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瑞辰按傳央旦釋文本作且云且七也反又子徐反又音旦竊謂作子徐反爲是讀如籩豆有且之且且渠古音近通用史記孔子世家雍渠孟子作癰疽韓非子作雍鉏說文作雍雎可證未且猶未渠也故箋以夜未渠央申釋之渠通作腒廣雅腒央也又作遽魏都賦其夜未遽庭

燎晣晣又作巨集韻巨央也竝字異而義同說文央字註一曰久也廣雅脹久也皆渠央同義之證正義从王肅本作央旦也釋文亦曰經本作旦盡且字形近之譌王肅遂以意釋之耳釋文引說文央久也已也王逸注楚辭云央盡也其義竝與渠近今本說文無已也之訓據楚辭離騷時亦猶其未央王逸注央盡也九歌爛昭昭兮未央王逸注央已也則已也之訓盡在釋文引王逸楚辭注央盡也之下今本誤引入說文下耳廣雅央已也央盡也其義又本楚辭王注至說文央中央也廣雅央中也與詩義無涉或以未央爲未中失之

庭燎之光傳庭燎大燭瑞辰按燕禮宵則庶子執燭於

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注庭大燭爲位廣也閽人句內唐石經無大字王尙書及嚴學博可均皆以無大字爲是今按庭位廣故特用大燭足見其餘皆不用大燭毛傳以大燭釋庭燎正庭用大燭之證今燭以葦爲心灌以脂膏古燭只用樵薪或以麻稭爲之說文蒸析麻中榦也弟子職蒸間容蒸毛詩傳氏蒸盡捹屋而繼之皆古燭用麻蒸之證周禮司烜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爲蕡當从鄭司農說以蕡燭爲麻燭鄭康成以墳燭爲大燭因謂樹於門外曰大燭其說非也此詩正義據之以證大燭與庭燎散文則通亦誤

夜未艾傳艾久也箋芟末曰艾瑞辰按未艾猶未央也傳訓艾爲久正與說文訓央爲久同義箋云芟末曰艾亦取艾割將盡之義左氏昭元年傳國未艾也哀二年傳憂未艾也杜註竝訓爲絕小爾雅艾止也艾之訓絕與止猶央之爲盡又爲已耳

沔水

沔彼流水傳沔水流滿也瑞辰按沔衍聲相近說文衍水朝宗于海皃也皃从段本增廣韻引字統曰衍水朝宗于海故从水行沔蓋衍字之叚借二章傳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正義引定本作放衍無所入正沔衍同義之證

朝宗于海傳水猶有所朝宗箋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瑞辰按禹貢江漢朝宗于海鄭注與箋義同說文淖水朝宗于海也淖卽潮字是古說朝宗于海謂海潮上迎來受尊禮不言海水朝宗而言朝宗于海者倒文也段玉裁說文注曰論衡書虛篇辨子胥驅水爲濤事曰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江漢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又曰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虞翻注易習坎有孚曰水行往來朝宗于海不失其時如月行天注行險而不失其信曰水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與許說合禹貢揚州曰三江既入荆州曰江漢朝宗于海二州之水相爲表裏朝宗于海謂海淖來朝見尊禮也今

按此詩規宣王以信服諸侯故以海滰來朝有信爲喻如古說義亦可通

莫肯念亂箋無肯念此於禮法爲亂者瑞辰按桑柔詩以念穹蒼箋云念天所爲下此災正義釋箋云以念止此穹蒼上天所下之災者又念與尼雙聲尼止也故念亦有止義莫肯念亂猶言莫肯止亂也又按說文懷念思也爾雅釋詁懷至也又懷止也念訓常思而有止義猶懷訓念思義爲至又爲止也

誰無父母傳誰無父母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瑞辰按昊天子天子天子子天下故傳以父母爲喻京師猶論語云父母之邦孟子云去父母國也詩蓋以海水來朝

喻王之以信服諸侯因以誰無父母喻諸侯之以信接天子若泛言父母則與規宣王無涉正月詩父母生我傳言父母謂文武也皆古義之異於今者其傳之必有自也

甯莫之懲傳懲止也瑞辰按懲古通作徵楚辭不清徵其然否清徵謂審察也左氏襄二十八年傳以徵過也杜註徵審也徵又通證中庸雖善無徵鄭注徵或作證是也此詩前二章皆言憂諸侯之不共職三章乃言諸侯本循其職而以爲不率職者實王誤聽譌言之故故言飛隼猶率其常而民之譌言乃莫之審疾王不能察讒也正月詩民之訛言甯莫之懲義同傳箋竝訓爲止失之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傳疾王不能察讒也箋我我天子也友謂諸侯也言諸侯有敬其職順法度者讒人猶興其言以毀惡之王與侯伯不當察之瑞辰按此章上四句言王之不能察讒下二句勉諸侯以戒愼敬者戒也士昏禮戒女曰必敬必戒敬亦戒也說文警言之戒也又曰儆戒也釋名敬警也燕禮記賓爲苟敬說文苟自急敕也苟音已力切讀如勅說文苟从芊省从勹口勹口猶慎言也與苟且字从艸句者有別敬从苟故有戒義讒言其興言苟不知戒則讒言之興無已箋謂能敬其職讒人猶興其言失其義矣

鶴鳴

鶴鳴于九臯傳臯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箋臯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言深遠也瑞辰按臯說文作皋云气皋白之進也从本从白段玉裁曰當作皋气白之進也謂藪澤極望皆白气也說文又曰臭大白澤也古文以爲澤字段云當作大白也盧氏文弨曰詩皋字乃因臭字形近而譌臭古澤字見玉篇今按臭爲古澤字說文已言之不僅見玉篇也皋與臭古同音呼老反臭可借爲澤則皋亦可借爲澤左傳澤門之晳釋文澤本作皋荀子正論代睪而食卽伐皋而食列子望其壙睪如也卽荀子皋如也續漢志成睪卽漢志成皋也虎名於菟菟一作檡轉而爲皋皆皋澤互通之證毛傳皋

澤也盖以臯爲澤之叚借不必如盧說改臯爲臭也至箋云臯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者楚辭王逸注澤曲曰臯韓詩九臯九折之澤論衡鶴鳴九折之澤折卽曲也廣雅臯局也局亦曲也曲與坎同義是知箋說寔本韓詩以臯爲澤曲與毛傳以臯爲澤異義正義合而一之誤矣

其下維蘀傳蘀落也尙有樹檀而下其蘀箋檀下有蘀此猶朝廷之尙賢者而下小人瑞辰按下章穀爲木名則此章蘀亦木名不得泛指落木王尙書經義述聞曰蘀疑當讀爲檡廣雅椩棗檡也士喪禮决用正王棘若檡棘鄭注王棘與檡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决夏官

繕人釋文檡一音徒落反與蘀相近故借蘀爲檡其說甚確說文椩椩棗也似柹而小一曰㮕卽爾雅所云遵羊棗也士喪禮鄭注世俗謂王棘矺鼠釋文云矺劉音託與檡聲近矺鼠當卽檡棘之別名

祈父

祈父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箋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瑞辰按祈者圻之叚借左傳引詩正作圻父故序箋云祈圻畿同周官大司馬九近之籍鄭司農曰近當言畿近亦圻之叚借穆天子傳乃命正公郊父郊圻古通稱郊父卽圻父耳

予王之爪士傳士事也瑞辰按爪士猶言虎士周官虎賁氏屬有虎士八百人卽此說苑雜事篇曰虎豹愛爪故虎士亦云爪士虎賁爲宿衛之臣故以移於職爭爲怨耳淮南子脩務篇高注在車曰士步曰卒士與卒散文則通傳訓士爲事失之

靡所厎止傳厎至也瑞辰按厎與底異字說文厎柔石也厎或从石作砥底山居也段謂當作止居是厎與底皆从氐聲惟从厂與从广異耳此詩靡所厎止與小雅伊于胡厎皆作厎俗本作胡底者誤也說文無从氐之字或作底尤誤爾雅釋詁厎底二字並訓止也據郭註厎義見詩傳是郭君所見詩傳作厎止也郭又引國語

戾久將厎爲底字作注據郭注先厎後底是郭本爾雅蓋先厎後底今本先底後厎者或傳寫之誤

有母之尸饔傳尸陳也箋已從軍而母爲父陳餅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瑞辰按白虎通義曰尸之爲言失也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陳其所云失氣亡形者正承上失也之訓太平御覽載禮統有矢也陳也之語矢卽失字形近之譌或據北堂書鈔引白虎通無失也一訓刪之非是是尸古有失義尸饔卽謂失饔謂奉養不能具也古屍字通借作尸屍字从尸从死死亡同義亡卽失也故尸亦得訓失屍或通借作死公羊傳陳侯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猶云屍乃得也漢書陳湯傳求谷吉等死卽求谷吉等屍也先儒罕聞尸失之訓以陳釋之箋以爲爲父陳餅

許氏五經異義引詩尸饔謂陳饔以祭均未免失之迂曲矣

白駒

食我場苗 瑞辰按場與圃散文則通圃中所植惟豆藿之類二章傳藿猶苗也則知場苗即豆苗耳

以永今朝箋以永今朝愛之欲留之校勘記曰小字本相臺本經文永作久 瑞辰按正義引山有樞且以永日爲證是經文本作永字與二章以永今夕同且山有樞正義引此詩正作以永今朝則經文作永無疑至正義以久今朝者云云特以久釋永耳小字本相臺本遂據以改經文失之

賁然來思傳賁飾也箋願其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亦黃白色也 瑞辰按京房易傳曰五色不成謂之賁文采雜也上言白駒下不得以雜色言之故正義曰蓋謂其衣服之飾非詩義也釋文賁徐音奔賁奔古通用詩鶉之奔奔表記呂氏春秋引詩俱作賁賁是也考工記弓人鄭注奔猶疾也賁然蓋狀馬來疾行之皃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傳爾公爾侯耶何爲逸豫無期以反也 瑞辰按前二章望賢者之來此章望其來而又懼其遁也蓋以時不可爲言若爾爲公侯則將憂時病國終無逸豫之期而因以其優游隱遁爲深憂也

愼爾優游勉爾遁思傳愼誠也箋誠女優游使待時也勉女遁思度已終不得見自訣之辭 瑞辰按方言愼憂也愼爾優游猶云憂爾優游也勉爾遁思亦望其勿遁之詞

在彼空谷傳空大也 瑞辰按空者穹之叚借爾雅穹大也文選注兩引韓詩在彼穹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考工記韗人穹者三之一鄭司農曰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是穹與空聲近通用之證節南山詩不宜空我師傳空窮也據說文云穹窮也是空亦穹之叚借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箋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 瑞辰按第三章冀其來而懼其隱此章前四句高其隱遁下二句尚望其以聲音

相通也生芻一束言我雖設生芻以待之方欲秣其馬而其人高隱比德如玉不可得見也箋義未免迂曲

黃鳥

不我肯穀傳穀善也箋不肯以善道與我 瑞辰按廣雅穀養也小弁詩民莫不穀甫田詩以穀我士女箋竝云穀養也此詩穀亦當訓養猶我行其野詩爾不我畜畜亦養也

不可與明傳不可與明夫婦之道箋明當爲盟盟信也 瑞辰按明盟古通用襄二十九年左傳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史記作盟主說文古盟字从囧賈侍中說讀與明同齊侯鎛鐘曰中敦盟刑盟刑即明刑也釋名盟明也

告其事於神明也此詩明字从箋讀盟爲是

我行其野

言采其蓫傳蓫惡菜也箋蓫牛蘈也釋文蓫本又作蓄蘈本又作蕢 瑞辰按爾雅郭本作蕢牛蕢蕢蘈一字郭君所見爾雅本自作蓫牛蘈耳蓫音近禿蘈禿亦一聲之轉說文蘈禿皃正以聲轉爲義正義不知爾雅之蕢牛蘈卽鄭箋之蓫牛蘈遂以爲釋草無文誤矣蓫蓄古聲近陸機詩義疏云蓫今人謂之羊蹄名醫別錄云羊蹄一名蓄陶隱居注今人呼爲禿菜卽是蓄音之誤引詩言采其蓄是知谷風詩我有旨蓄蓄亦菜名卽此詩之蓫也爾雅蓧蓨又曰苗蓨郭注皆云未詳案齊民要

術引詩義疏云羊蹄似蘆菔莖赤煑爲茹滑而不美多噉令人下痢揚州謂之羊蹄幽州謂之蓫一名蓨說文無蓫字云堇草也又曰蓨苗也苗蓨也廣雅堇羊蹏也集韻堇或作苖通作蓫玉篇以蓧苖蓨三字互訓是苖卽蓫之異文（苖字从由與禾苗字从田者異）爾雅之蓧蓨苖蓨皆卽此詩之蓫古聲蓫苖皆讀如胄及蓧蓨並同部故通用蓫通作苖猶笛从竹由聲周禮作篴釋詁逐病考槃箋作軸病其名爲蓧與蓨者猶易其欲逐逐劉表本作跾跾子夏本作攸攸漢書敘傳作浟浟皆以聲近相通耳

言采其葍傳葍惡菜也箋葍葍也 瑞辰按爾雅葍葍郭注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又葍藑茅郭注葍華有赤者爲藑藑葍一種耳亦猶蔆芶華黃白異名齊民要

術引詩義疏云河東關內謂之葍幽兗謂之燕葍一名爵弁一名藑根正白著熱灰中溫噉之饑荒可蒸以禦饑漢祭甘泉或用之其華有兩種一種莖葉細而香一種莖赤有臭氣據此則爾雅所云葍藑茅者卽義疏所云赤莖有臭氣者爾雅又云莞雀弁郭注未詳以義疏葍一名爵弁證之則莞弁亦卽葍之赤莖者藑與雀爵弁皆取赤義說文瓊赤玉也儀禮鄭注爵弁色赤而微黑是其證矣說文葍葍二字互訓又曰藑茅葍也

不思舊姻求爾新特傳新特外昏也箋壻之父曰姻我采葍之時以禮來嫁女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肎媵之 瑞辰按壻與婦之父相稱爲婚姻爾雅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是也夫與婦相稱亦爲婚姻白虎通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曰不惟舊因（卽此詩不思舊姻）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婚與姻散文則通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昏非類徐楚金說文解字通論禮曰姻不失其親故古人伀女爲妻伀古貴字也是皆以壻因於婦家爲姻矣不思舊姻舊姻卽棄婦自稱其家舊爲夫所因也新特謂新婦特當讀實維我特之特特毛傳訓匹是也新特猶新昏也故傳以外昏釋之外昏者對妻

爲內子言也箋以舊姻爲壻之父新特爲新外昏特來之女竝失之

成不以富箋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瑞辰按論語引詩誠不以富成卽誠之叚借箋以成事釋之非是

亦祇以異傳祇適也瑞辰按說文祇敬也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又衹衹裯也無从示从氏之字廣雅衹適也義本毛傳衹唐石經作衹張參五經文字曰衹適也作祇者誤段玉裁曰凡衹適字唐人皆从衣从氏宋以後俗本多作祇非古也至各體从氏則尤繆今案漢書竇嬰傳衹加慹師古曰衹音支其字从衣是正唐時作衹

之證

斯干

序箋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釋文落如字始也或作樂非瑞辰按落正義本作樂釋云以歡樂之誤也六章箋云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爲歌以樂之樂亦當作落釋文樂本亦作落是也釁与落不同釁謂以血釁之說文釁血祭也是也落謂始其事爾雅落始也昭七年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楚語伍舉對靈王曰今君爲此臺願得諸侯與始升焉始升卽落之也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發卽落亦謂始也雜記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鄭注言路寢生人所居不釁之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分釁與落爲二與此箋同昭四年左傳叔孫爲孟鍾饗大夫以落之正與考室落之同義服虔注誤謂釁以豭豚爲落孔疏遂謂釁一名落蓋謂以酒澆落之因疑箋既言釁不宜復言落故改箋落之爲樂之失矣

秩秩斯干傳秩秩流行也瑞辰按釋訓秩秩淸也蓋以釋此詩狀澗水之淸也干與間澗雙聲古通用易鴻漸於干荀王注干山間澗水也聘禮記皮馬相間鄭注古文間作干考槃在澗韓詩澗作干皆其證也故傳知干卽澗之叚借

無相猶矣傳猶道也箋猶當作瘉瘉病也瑞辰按猶猷古通用方言猷詐也廣雅猶欺也詩蓋謂兄弟相愛以誠無相欺詐卽左傳爾無我虞我無爾詐也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瑞辰按史記律書云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漢律志巳盛於巳說文巳巳也四月陽氣巳出陰气巳臧萬物見成文章釋名巳巳也陽氣畢布巳也是古讀巳午之巳卽爲已然之已說文又曰㠯用也从反巳㠯與以同字漢書以皆作㠯廣雅已㠯也其[illegible]㠯用之㠯亦通作已然之已故已與似亦通用[illegible]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是也鄭[illegible]

如已午之已者正訓似爲已然之已故申之曰謂已成
其宮廟孔疏謂立廟於已地殊失箋指
西南其戶傳西鄉戶南鄉戶也箋此築室者謂築燕寢
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
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
室一南戶爾 瑞辰按築室當從箋謂築燕寢西南其戶
仍當从傳謂西鄉戶南鄉戶古者燕寢之制蓋有正戶
以達於堂有側戶以達於左右房南鄉戶爲正戶東西
鄉戶爲側戶西南其戶言西以該東猶南東其畝言東
以該西也襄二十五年左傳公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
子自側戶出是室有側戶之證言自側戶出則先入於

室必自正戶入矣古者居室南鄉戶東牖西亦皆南鄉
故爾雅言戶牖之閒謂之扆其戶之居東而南鄉者卽
正戶也箋謂室一南戶是昧於室有側戶之制不若从
傳以西南竝言爲允
約之閣閣傳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箋約謂縮板也 瑞
辰按閣格古同聲考工記匠人註約縮也引詩約之格
格鄭君注禮時用韓詩蓋韓詩作格格爾雅佫佫格格
舉也佫格亦釋此詩格格卽閣閣之異文傳云閣閣猶
歷歷者謂束板歷碌之皃據說文輅生革可目爲縷束
也段玉裁曰生革縷束曰輅謂束之歷錄也是閣與格
皆當爲輅字之叚借輅以束物因以輅輅狀束物歷錄
之皃耳
椓之橐橐傳橐橐用力也 瑞辰按廣雅㯕㯕聲也橐橐
卽㯕㯕之消借椓之橐橐猶言椓之丁丁皆謂椓木聲
傳言用力者亦謂椓木者用力聲爾
如跂斯翼傳如人之跂竦翼爾 瑞辰按跂與企同玉篇
引詩如企斯翼爾雅翼敬也玉篇廣韻竝云竦敬也傳
云竦翼者正以竦釋翼以狀跂立之皃有似翼然起敬
也論語趨進翼如也玉篇趩趩進皃說文廣韻竝引論
語作趩如翼如與勃如躩如語相類不得訓爲鳥翼之
翼趨進之皃謂之翼跂立之皃謂之翼其義正同故傳
以竦翼釋之翼卽爲跂猶如翬斯飛卽爲翬也此蓋

以狀正室之嚴整孔疏謂竦此臂翼直以人臂爲翼失
傳恉矣
如矢斯棘傳棘稜廉也箋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
瑞辰按棘與勒聲近而義同釋文棘居力反韓詩作朸
朸隅也正與毛傳稜廉同義棘之通朸猶馬勒通作𩍐
水經注棘門謂之力門也據抑詩維德之隅傳隅廉也
箋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是知如矢斯棘
正謂室有廉隅如矢有稜廉也此箋訓棘爲戟則以棘
爲戟之叚借謂室之有稜如人操弓矢戟其肘義與左
傳公戟其手正同
如鳥斯革傳革翼也箋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時 瑞辰

按革韓詩作翃此从王應麟詩考釋文作勒誤云翃也說文勒𦐇也廣雅勒𦐇翼也𦐇𦐇竝與翃通毛詩作革即勒字之消借故傳訓爲翼釋文謂革毛如字失之

如翬斯飛箋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　瑞辰按爾雅翬有二義一爲翬雉箋所引是也一爲翬飛鷹隼醜其飛也翬是也說文翬大飛也此詩應取翬爲大飛之義葢以狀簷阿之勢猶今云飛簷也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傳正長也冥幼也箋噲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煟煟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煟煟然皆寬明之貌正義曰冥幼本或作冥窈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曰

噦噦其冥爲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　瑞辰按大戴禮誥志篇引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劝也孔廣森補註曰孟長也明爲陽幽爲陰陽先陰後長幼之義據此是古者長幼有明幽之訓傳訓正爲長冥爲幼者正以長即爲明幼即爲幽爾雅釋言冥幼也爲毛傳所本郭注幼稺者多冥昧以義推之則長者宜多明顯矣王肅述毛直訓爲長者幼者殊失傳恉據說文冥窈也从日六从冖　日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冥也冖亦聲又名字注自命也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自名則冥之本義自爲窈昧然冥既有幼訓故其義又引伸爲小說文覭小見也溟小雨也皆取冥聲而訓爲小矣

噲即快字之同音叚借倉頡篇噲此亦快字說文噲或讀若快又盧抱經鍾山札記引淮南精神訓噲然得臥宋書樂志我皇多噲事皆叚噲爲快箋云噲噲猶快快者是狀其室之明說文曉明也廣雅快曉也噦音近昧左傳曹劌史記作曹沫索隱引作曹昧噦噦猶昧昧是狀其室之深闇箋訓噲噲爲寬明之貌是已又以噦噦爲寬明非詩義也

下莞上簟箋莞小蒲之席也　瑞辰按爾雅莞有二種一曰䓞鼠莞郭注亦莞屬也纖細似龍須可以爲席一曰莞苻蘺其上蒚郭注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蒚謂其頭臺首也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亦名蒲中莖爲蒚用之爲席是二者皆可爲席此詩正義惟引莞苻蘺爲證但

考說文分莞與蔬爲二云莞草者葢鼠莞也說文惟於莞草注云可以爲席則詩之莞當引䓞鼠莞爲證不當如孔疏引莞苻蘺爲證書疏引爾雅䓞鼠莞樊光引詩云下莞上簟是樊光以詩之莞爲鼠莞矣郭注䓞鼠莞云似龍須其注中山經龍修云龍須也似莞而細則所云似莞者亦鼠莞也又按莞蒲一名蔥蒲穆天子傳珠澤之藪爰有萑葦莞蒲郭注莞蔥蒲或曰莞蒲齊名耳關西曰莞釋元應一切經音義莞草外似蔥內似蒲而圓鄭君特以莞有蔥蒲之稱故以小蒲釋之釋文云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孔疏直以爲蒲之小者失之

載衣之裼傳裼褓也箋褓夜衣也釋文裼他計反韓詩作禘瑞辰按說文禘緥也引詩載衣之禘正本韓詩禘卽禘之或體毛詩作裼者禘之叚借褓正字作緥說文緥小兒衣也釋文云齊人名小兒被爲緥漢書宣帝紀孟康注緥小兒被也古者被通名衣說文被寢衣也可證箋云夜衣亦謂被也禘通作褅廣雅褅謂之緥疏證曰緥之言保保亦衣也故衣甲者謂之保介矣列子釋文引博物志云緥織縷爲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兒於背上玉篇繈緥負兒衣也其言尺寸與博物志同禘之制蓋長而方故侯苞韓詩翼要云示之方也古人繈緥連言呂覽明理篇道多繈緥高注緥小兒被也繈縷

格上繩也又直諫篇注繈褸格繩緥小兒被也是緥爲小兒被繈乃縷絡上繩說文繈觕纇也蓋繩之觕者也段玉裁云裼讀如扺以韻地瓦儀議罹爲古合韻今按前章乃生男子章通爲陽唐韻此章亦通章爲一韻地从也古讀若它與裼讀如扺正相協江永謂地裼爲一韻瓦儀議罹爲一韻失之

載弄之瓦傳瓦紡塼也箋紡塼習其所有事也釋文塼本又作專瑞辰按說文無磚字專字注云一曰專紡專古之撚線者以專爲錘說苑雜言篇曰子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閒紡曾不如瓦磚此紡用瓦磚之證廣韻鏄紡錘集韻鏄一曰紡甎是紡錘卽紡甎也後世磚瓦異物古則瓦爲通稱說文瓦土器已燒之總名又曰鏄瓦器也是也故傳以瓦爲紡專婦人從一而終紡專蓋兼取專壹之義專壹則有常故春秋楚襄瓦字子常正取義瓦專而有常也

無非無儀傳婦人質無威儀也箋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瑞辰按說文非違也从飛下翄取其相背廣雅釋言亦曰非違也無非卽無違此士昏禮記所云父送女命之曰夙夜無違命母曰夙夜無違宮事也箋以非對善言訓爲惡失之說文儀度也儀通作義襄三十年左傳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王尙書曰義讀爲儀儀度

也言婦當度事而行不必待人也儀又通作議昭六年左傳昔先王議事以制王尙書曰議讀爲儀儀度也制斷也謂度事之輕重以爲斷制也今按婦人從人者也不自度事以自專制故曰無儀卽易家人爻詞所云無攸遂也公羊傳遂者生事也婦人無義事猶公羊言大夫無遂事也左傳言婦義事者處變之權詩言無儀者處常之道列女傳孟母引詩此句而釋之曰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三從釋詩無非無擅制正釋詩無儀三家詩當必有訓非爲違儀爲度者爲列女傳所本婦有婦容毛傳謂無威儀固非婦人以孝敬爲先卽善也箋以無儀爲無善亦非

無羊

九十其犉傳黃牛黑脣曰犉瑞辰按爾雅又云牛七尺為犉詩義當取此極言肥大者之多爾下章明言三十為物若云黃牛黑脣者有九十則與三十維物句不合

其角濈濈傳聚其角而息濈濈然釋文濈本又作⿰角戢亦作戢瑞辰按說文濈和也湒雨下也宋本釋文作其角湒湒即濈濈之叚借爾雅戢聚也周南傳戢戢會聚也故傳以為聚角皃聚與和義相成猶輯之訓聚兼訓和也釋文本亦作戢者消借字也說文無⿰角戢字玉篇⿰角戢牛多角又角堅皃或作戢⿰角戢與⿰戢角皆後世增益之字蓋因此詩而增益玉篇多角即毛傳聚角之義牛當為羊之

譌

不騫不崩傳騫虧也崩羣疾也瑞辰按說文騫馬腹墊也崩山壞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蓋騫本馬腹墊陷之稱引伸通為虧損之稱此詩言羊曰不騫不崩魯頌言魯邦是常亦曰不虧不崩說文虧气損也凡損皆曰虧亦皆可曰騫故漢書鼂錯傳外無騫汙之名顏師古注騫損也崔集注傳虧作曜傳曰崩羣疾皆以別於山之騫崩非詩義也

麾之以肱畢來既升傳升升入牢也瑞辰按列子曰君未見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即此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之謂升對上章或降于阿或飲於池言蓋謂升於高處非入牢之謂也

衆維魚矣旐維旟矣箋牧人乃夢見人衆相與捕魚又夢見旐與旟瑞辰按說文蝝為螽之或體公羊桓五年釋文引說文作蝥玉篇螽古文作蠭春秋有螽公羊皆作蝝文二年雨蝝于宋何休解詁曰蝝猶衆也此詩衆當為螽及蝝之消借螽蝗也蝗多為魚子所化魚子旱荒則為蝗豐年水大則為魚蝗亦或化為魚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毛詩虫魚疏云阜螽蝗也今謂蝗子為螽子一名螽云是魚子化埤雅云陂澤中魚子落處遇旱日暴卒變飛蝗若雨水充濡悉化為魚是其證也此詩

牧人夢蝝蝗化為魚故為豐年之兆衆維魚矣與旐維旟矣二句相對成文爾雅維侯也侯乃也此詩二維字皆當訓乃蝝乃魚矣謂蝝化魚旐乃旟矣亦謂旐易以旟蓋旟本以繼旐者也說文旟錯革鳥於上所以進士衆旟衆也旟有衆義故為室家溱溱之兆傳云陰陽和則魚衆多箋以為人衆相與捕魚皆由不知衆乃蝝之消借耳頃見盧氏抱經鍾山札記引丁希曾曰衆乃螽字之省其說與予畧同而王尚書駁之以為衆維魚矣旐維旟矣上維字訓乃下維字訓與然詩人句法相類者大半同義似不得謂二維字當異訓也王又謂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旐化為旟之說不可通然夢境幻化無

常固有不可以理測者況旟有衆義固與室家溱溱義相貫乎此以知王說之未爲確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

桐城馬瑞辰學

小雅

節南山

節彼南山傳節高峻貌瑞辰按節之言巀嶭也故傳訓爲高峻貌節卽巀字之叚借說文巀巀嶭山也巀嶭本山高峻之皃因爲山名而凡山之高峻亦通爲巀嶭釋文節又音截故知節卽巀也巀嶭之轉聲爲嵥嶭亦爲高皃至說文𡷊陬隅高山之卪不得爲山皃或以節爲𡷊之叚借失之韓詩訓節爲視亦非又按毛詩以節南山名篇據昭二年左傳季武子賦節之卒章則古止以節名篇

維石巖巖傳巖巖積石貌箋與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釋文巖如字本或作嚴音同瑞辰按巖嚴古通用左傳制巖邑也釋文巖本或作嚴廣雅巖巖高也羣經音辨巖巖高也引詩維石巖巖今按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大學鄭注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皆取嚴義以釋巖其經字仍作巖巖據說文巖崖也礹石山也磛礹石也又碞磛礹也玉篇礹磛礹也則礹爲積石皃巖巖乃礹礹之叚借釋文本作嚴嚴者亦礹礹之消借也經義雜記乃謂經本作嚴失之

憂心如惔傳惔燔也釋文惔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灵小熱也瑞辰按今本說文惔字注云憂也引詩憂

心如惔段玉裁謂說文引詩釋惔从炎之義當作憂心如炎是也說文炗字註云小熱也釋文引作小熱或作小熱皆小爇之譌此从段本引詩憂心炗炗以釋文引說文惔作炗證之知炗炗當爲如炗之譌段玉裁以羊讀若飪讀之謂炗爲羙之譌方言廣雅竝曰炗明也如炗與如炎字異而義同炗音淊淊與炎爲雙聲故通用蓋說文兼採毛韓詩作如炎者韓詩作如炗者毛詩也小爇之訓與毛傳訓燔正同惔或因字書作焱形近猶雲漢如惔如焚惔亦炎之誤也惟或作炎或作炗始得言如惔本訓憂若經作惔是猶云憂心如憂爲不詞矣

何用不監傳監視也瑞辰按監者瞷之消說文瞷視也

爾雅監視也釋文監字又作瞷

有實其猗傳實滿猗長也箋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瑞辰按猗阿古同音通用王尙書謂猗當讀爲阿阿曲隅也實廣大貌有實其阿者言南山之阿實然廣大也今按王說是也爾雅偏高曰阿邱阿爲偏高不平之地故詩以興師尹之不平耳

天方薦瘥傳瘥病箋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病瑞辰按爾雅瘥病也說文𣦩殘田也引詩天方薦𣦩蓋本三家詩繫傳本引詩下有殁也二字據左傳賈逵注小疫曰瘥張參五經文字瘥疾疫也殁當爲疫字之譌又按說文疵病也瘥與疵雙聲毛詩訓瘥爲病者蓋以瘥爲疵之叚借至瘥之本義則說文自訓爲瘉謂病瘳也

憯莫懲嗟傳憯曾也箋曾無以恩德正之者嗟乎何及瑞辰按爾雅釋言憯曾也說文朁曾也毛詩作憯卽朁字之叚借至憯之本義則說文自訓爲痛耳嗟當从王尙書釋詞以爲句末語助憯莫懲嗟卽言曾莫懲也與十月之交詩胡憯莫懲同義箋謂嗟乎何及失之

維周之氐傳氐本箋氐當作桎鎋之桎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鎋持國政之平瑞辰按爾雅釋言柢本也郭註謂根本韓非解老云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說文柢木根也氐至也本也从氐下箸一一地也士喪禮

進柢士虞記載猶進柢鄭注竝云柢本也氐星一名天根亦取根本之義說文又曰榰柱氐也古用木今㠯石按柱氐卽今之石磉磉在柱下而柱可立木必有根而本始建大臣之爲國根本亦猶是也至箋云氐當作桎鎋之桎正義引說文桎車鎋也則桎是鎋之別名李黼平據釋文桎礙也說文輊礙車也玉篇輊礙車輪木或作杒是輊與杒同說文杒注云桎杒也正義引說文桎車鎋也當爲桎車杒也之譌

秉國之均傳均平箋持國政之平瑞辰按漢書文選注引詩皆作秉國之鈞漢志曰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說文鈞三十斤也小爾雅廣

衡云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葢鈞本稱物之名後遂通以爲平均之稱說文均平徧也平成同義故詩又言誰秉國成

不弔昊天傳弔至也箋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
瑞辰按說文迅至也弔者迅之消借弔有善義漢書五行志載哀公十六年左傳昊天不弔應劭注曰昊天不善于魯鄭仲師注周禮大祝引左傳作昊天不淑淑亦善也書大誥曰弗弔天降割于我家多士曰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君奭曰弗弔天降喪于殷逸周書祭公解曰不弔天降疾病王尙書曰弗弔天弗弔旻天皆當連讀猶此詩不弔昊天其說是也不弔昊天謂此不善之

昊天不宜使此人居尊位空窮我之衆民猶左傳言稱天不弔也正義乃言尹氏爲政實不善乎昊天失其義矣下章昊天不傭昊天不惠均與不弔昊天同義皆指天言箋以爲師氏爲政不均又爲不和順之行皆失之

勿罔君子傳勿罔上而行也箋勿當作末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末罔其上矣
瑞辰按勿末古通用文王世子篇末有原鄭注末猶勿也故箋訓勿爲末本或作未非也然以末罔二字連讀義終未洽王尙書釋詞以勿爲語詞勿罔卽罔猶之不顯卽顯不承卽承其說是也

式夷式已傳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箋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者
瑞辰按兩式字與下章式月斯生皆語詞傳箋並訓爲用非也夷與已對言夷謂平其心卽下章君子如夷也已謂知所止卽下章君子如屆也屆爲至卽爲止耳已當如毛傳讀已止之已但不得如傳云用平則已耳

無小人殆傳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箋殆近也無小人近
瑞辰按此从箋說爲允殆與幾同義爾雅幾殆危也又幾近也殆爲危又爲近猶幾爲危又爲近耳

昊天不傭傳傭均也釋文傭韓詩作庸庸易也
瑞辰按說文傭均也直也韓詩作庸卽傭之消訓易者謂平易也其義亦與毛同晉書元帝紀引詩昊天不融葢本齊魯詩融亦傭之同音叚借

降此鞫訩傳鞫盈訩訟也箋盈猶多也乃下此多訟之俗
瑞辰按鞫者竆之叚借說文竆窮也又趜窮也又簕窮理罪人也竝以雙聲取義爾雅釋詁鞫盈也盈卽窮字引伸之義說文窮極也訩當讀如日月告凶之凶謂凶咎也說文凶惡也鞫凶猶言極凶與大戾同義故皆爲天所降若如傳訓訩爲訟箋云多訟之俗則不得言天降矣

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傳屆極闋息夷易違去也箋屆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鞫訩之心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乖爭之情去言民之失由於上可反復也
瑞辰按爾雅釋詁艐至也孫

炎曰般古屆字釋言屆極也極至同義至亦爲止詩言君子如屆屆謂得所止猶上章式已也君子如夷夷謂得其平猶上章式夷也上得所止則民之心亦知所息矣上得其平則民惡怒不平之氣亦去矣此詩上言式夷式已下言君子如屆君子如夷蓋其知所止極歸於平易也商頌旣戒旣平平猶夷也毛傳訓戒爲至戒卽屆之叚借也毛傳止言屆極夷易其義已明箋乃增成其義以屆至爲至誠之道夷平爲平易之政失之

憂心如酲傳病酒曰酲正義曰說文云酲病酒也醉而覺言旣醉得覺而以酒爲病故云病酒也瑞辰按說文酲病酒也一曰醉而覺玉篇酲一曰醉未覺也考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云景公飮酒酲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又曰今一日飮酒而三日寢之三日寢卽上文酲三日也則酲正醉而未覺之稱當从玉篇作醉未覺爲是玉篇多本說文說文或作醉而未覺後脫去未字遂誤作醉而覺耳孔氏所見說文本已誤因以病酒爲覺而以酒爲病失其義矣

誰秉國成傳成平也瑞辰按古成平二字互訓爾雅釋詁平成也春秋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輸平猶墮成也穀梁傳來輸平者不果成也此訓平爲成也周官調人凡有鬬怒者成之成之卽平之也左氏桓二年會于稷成宋亂也杜註成平也大雅緜詩虞芮質厥成及

此詩傳均訓成爲平此以成爲平也說文成从戊丁聲丁之言訂也說文訂平議也廣雅訂平也成从丁聲故義得爲平戴震謂平斷之曰平定其議曰成分而二之非也三章秉國之均傳曰均平與秉國成同義淮南時則篇高注平正也論語政者正也孟子言君子平其政正與成古亦通用祭法黃帝正命百物魯語作成名百物是則秉國鈞秉國成猶春秋執國政也戴氏引周官成釋之亦非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箋卒終也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瑞辰按此承上誰秉國成言之秉國成卽執國政也而乃不自爲政是有執政之名無爲政之實故責之耳箋謂欲天出圖書授命之迂矣孔疏述毛言王身不自出政教亦非又按卒者瘁之叚借卒亦勞也猶言賢勞劬勞箋訓卒爲終亦非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傳項大也箋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爲用喩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瑞辰按說文隹鳥肥大隹隹然也傳蓋以項爲隹之叚借故訓爲大項古讀近癰腫之腫腫亦大也劉向新序引詩駕彼四牡四牡項領而釋之曰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趑趄此之謂也其意蓋謂久駕而不行則馬頸將有腫大之病其說當本韓

詩與箋言養大其領異義

蹙蹙靡所騁傳騁極也箋蹙蹙縮小之貌瑞辰按說文無蹙字新附有之古蓋祇作慼爾雅釋言慄慼也王尚書曰慼讀爲蹙儀禮古文縮字皆作蹙栗與蹙皆局縮不申之義故此箋訓蹙蹙爲縮小詩小明及召緡傳竝曰蹙廹也爾雅釋訓速速蹙蹙惟逑鞫也逑者尪之叚借說文廣雅竝曰尪廹也逑鞫義爲窮廹蹙蹙蓋逼廹之皃故爾雅以逑鞫釋之郭註訓逑爲求失之

家父作誦箋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爲王誦之瑞辰按誦與諷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周官大司樂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此對文則異也說文諷誦也誦諷也此散文則通也周官瞽矇諷誦詩註鄭司農曰諷誦詩主誦詩以刺王過白虎通諫有五一曰諷諫作誦蓋卽作詩以爲諷諫也

以究王訩箋究窮也以窮極王之政所以致多訟之本意瑞辰按訩亦凶之叚借說文凶惡也以究王之凶惡猶云以究王慝也箋義失之迂矣

正月

正月繁霜傳正月卽夏之四月繁多也箋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瑞辰按漢書五行志引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又釋之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聽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廹促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今考此詩首章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二章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五章曰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是聽之不聰也三章曰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十一章曰念國之爲虐末章曰天夭是椓是失在急虐也三章曰念我無祿又曰于何從祿末章曰民今之無祿是其極貧也而首言正月繁霜鄭箋以爲急恒寒若之異則信乎天人相感之理有不爽矣蓋聽屬水伏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水主寒寒水氣也故聽不聽則水失其時而有恒寒之異劉向封事曰霜降失

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知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以繁霜爲訛言及不用賢所致其說蓋本韓詩惠氏周惕詩說曰訛言興則是非眩是非眩則邪正淆邪正淆則讒諂行讒諂行則厥亂及必至之勢也讀詩者可以鑒矣

癙憂以痒傳癙痒皆病也瑞辰按爾雅癙痒病也釋文引舍人云癙癵瘽痒皆心憂憊之病憂與病義本相成然詩言癙憂以痒痒旣爲病則癙憂連言癙亦當訓憂不得言癙痒皆病也說文無癙字古蓋祇借作鼠雨無正曰鼠思泣血箋鼠憂也爾雅釋詁寫憂也王尚書曰

寫當讀爲鼠說詳經義述聞

莠言自口傳莠醜也瑞辰按傳以莠爲醜之叚借醜惡也故箋直以惡言釋之說文莠讀若酉醜从酉聲故通借作莠

憂心愈愈傳愈愈憂懼也瑞辰按爾雅釋訓瘐瘐病也瘐瘐即詩愈愈之異文漢書宣帝紀瘐死獄中師古注瘐字或作瘉此詩愈愈即瘉瘉之消借因上文已云胡俾我瘉故下文假作愈字此亦阮宮保所云義同字變之類

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傳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於圜土以爲臣僕箋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

十言王既刑殺無罪並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瑞辰按周官圜土聚教罷民屬於司圜與奴隸屬於司厲不同傳謂役之圜土以爲臣僕者以其事相類得通言也司厲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稾鄭司農曰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恥爲奴欲焚其籍也禮記少儀臣則左之鄭注臣謂囚虜也左氏哀二年傳人臣隸圉免人臣猶隸圉也僕猶臣也古以罪人爲臣僕詩言并其臣僕謂使無罪者并爲臣僕在罪人之列非謂已爲臣僕又從而罪及之也箋謂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失之

于何從祿箋于於也當於何從得天祿免於是難瑞辰按廣雅從就也祿善也此承上民之無辜二句言民無辜而獲罪是善不足勸更于何而從善也箋謂於何從得天祿失之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傳富人之屋烏所集箋視烏集于富人之屋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瑞辰按烏集富人屋蓋相傳古說此承上于何從祿言舉世皆將窮困不知烏何所止耳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傳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而非箋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爾喻朝廷宜有賢

者而但聚小人瑞辰按韓詩外傳引詩此二句而釋之曰言朝廷皆小人也箋義正本韓詩周禮甸師注大曰薪小曰蒸薪蒸雖有大小之分若以對林木言則皆爲細小故詩以喻小人耳

視天夢夢傳王者爲亂夢夢然瑞辰按爾雅釋訓夢夢亂也此傳義所本說文夢不明也不明即亂義亦相成夢与芒一聲之轉據文選歎逝賦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齊魯詩蓋有作芒芒者故賦本之至韓詩亦作夢夢則釋文引韓詩夢夢惡皃也可證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傳勝乘也箋王既能有所定尚復事之小者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瑞辰按

上言視天夢夢者昏亂之皃言天意不可知也旣克有定定當讀如亂靡有定之定定猶止也言天如有止亂之心則此訛言之小人無不能勝之者乃天能勝人而不肎止亂不知天意果誰憎乎此詩人念天之降亂反復推測而故作不解之詞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傳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箋此喻爲君子賢者之道人向謂之卑況爲凡庸小人之行瑞辰按釋山曰山脊岡釋地曰大陸曰阜說文岡山脊也陵大阜也釋名岡亢也在上之言也陵隆也體高隆也天保詩如岡如陵易升其高陵皆以岡陵喻高詩意蓋謂訛言以山爲卑而其實乃爲高岡爲高陵以證其言之不實故繼以民之訛言甯莫之懲懲當讀無徵不信之徵謂訛言如此顯然乃莫之徵驗以刺君聽不聰

不敢不局傳局曲也釋文局本或作跼瑞辰按局之言屈屈卽曲也廣雅詘曲也詘與屈通離騷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王逸注蜷局詘屈不行皃九思踡跼兮寒局數注蜷局傴僂也文選兩京賦薛綜注跼傴僂也廣雅脊局訇跧也玉篇踡跼不伸也皆曲身之皃說文無跼字口部局促也从口在尺下復局之義與曲義近古蓋祇作局說文又曰跔天寒足跔也跔與跼義相近

不敢不蹐傳蹐累足也瑞辰按說文足部蹐小步也引詩不敢不蹐義同毛詩走部趚側行也引詩不敢不趚

蓋本三家詩側行亦謹畏皃也玉篇蹐趚竝子亦切云趚小行也引詩不敢不趚今作蹐是趚蹐二字音義同又按屋卑者宜曲身今天雖高而不敢不曲者以言敬也履薄者宜累足今地雖厚而不敢不蹐者以言愼也箋謂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非詩義也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傳倫道脊理也箋維民號呼而發此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爲誣辭瑞辰按春秋繁露云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爲名號之大義也古聖人謞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命施謂之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號凡而畧名詳而目目者徧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事也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事各順于名名各順于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其說蓋本韓詩周官司常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是名與號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維號斯言卽論語名之必可言也之義幽王寵褒姒則嫡妾不分信訛言則是非不辨名號之不正也久矣故詩取正名之義以刺之箋訓號爲呼號非詩義也有倫有脊卽正名之本脊春秋繁露作迹玉篇迹跡也理也是知傳訓脊爲理者正以脊爲迹之叚借也倫與迹亦

同義說文倫一曰道也小爾雅跡道也倫又通綸荀爽易注綸迹也

胡爲虺蜴傳蜴螈也箋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爲如是傷時政也瑞辰按虺之類不一爾雅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郭注身廣三寸頭大如人擘指此自一種蛇名爲蛇虺詩疏引郭氏音義云今蛇細頸大頭色如綬文閒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寸一名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是一種蛇此綬文之虺也郭氏山海經圖讚云蛇之殊狀其名爲虺其尾似頸其頸似尾虎豹可踐此蛇忌履莊子曰蜲二首韓非子曰虫有虺者一身兩口皆此類此土虺也楚辭招魂云雄虺

九首往來儵忽天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此又一種名雄虺也說文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卽爾雅之蝮虺也又有虺字註云虺㠯注鳴者引詩胡爲虺蜥列於雖蜥二字之閒雖下云似蜥易而大蜥下云蜥易也又云蝘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易蚖榮蚖它醫㠯注鳴者似虺又爲蜥易之屬此詩正義亦引陸機疏云虺蜴一名蠑螈蜴謂斯干詩維虺維蛇與蛇並言者蛇之屬此詩胡爲虺蜴與蜴並言者蜴之屬也虺蜴同類而異名正對上維號斯言以喻今人名號之不正耳箋說非也

天之扤我傳扤動也釋文扤五忽切徐又音月瑞辰按說文廣雅竝曰扤動也方言說舟云僞謂之扤扤不安也不安卽動之義據說文𦨶船行不安也讀若兀是知方言扤卽𦨶之叚借𦨶从舟刖省聲與兀同音故扤又借作抈音語故不可抈也卽不可扤也又借作刖易困上九劓刖鄭注讀爲倪仉廣雅刖危也刖卽扤也徐仙民音扤爲月玉篇扤虞厥切亦讀如月正以扤刖同音耳又按說文跀或从兀作䟸亦月兀同音之證

彼求我則瑞辰按則字爲句末語助詞故箋但云王之始欲求我不釋則字朱子集傳始以法則釋之非詩意也

亦不我力箋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瑞辰按功力謂之

力用其力亦謂之力不我力卽不我用緇衣引此詩註云亦不力用我蓋本韓詩其說是也緇衣又引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註由用也亦不克由聖正與引詩亦不我力同義力卽爲用明矣又按力又與勑同義漢書王莽傳力來農事顏師古注力來勸勉之也月令天子爲勞農勸民鄭注曰重力來之力卽勑也說文勑勞勑也亦不我力訓爲不我勑義亦通箋訓功力失之

燎之方揚甯或滅之傳滅之以水也箋火田爲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甯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瑞辰按漢書谷永傳引詩燎之方揚能或滅之甯猶乃也甯

乃聲之轉能乃亦聲之轉故甯通作能能或滅之猶言乃或滅之也故傳曰滅之以水詩意蓋謂燎之方揚似無有滅之者而乃或以水滅之以喻赫赫宗周似無有滅之者而一褒姒竟威之也箋訓甯爲豈失其義矣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傳窘困也箋窘仍也終王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憂於陰雨 瑞辰按爾雅郡乃也乃仍古通用法言孝至篇郡勞王師王尙書謂卽仍勞王師是也郡窘音相近箋訓窘爲仍猶爾雅訓郡爲乃也又按說文涒食已而復吐之亦取涒有復義與窘訓爲仍義近終猶旣也懷猶傷也詩言旣其永爲憂傷又仍憂於陰雨箋訓終爲終王之所行失之

乃棄爾輔箋棄輔喻遠賢也正義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 瑞辰按古人言車制者皆不言輔正義謂如今人縛杖於輻此肊說也惟曾釗云輔蓋伏兔別名輔與兔聲近故伏兔謂之輔伏兔車轐也形如屐所以夾持車軸故輔引申之義亦爲夾持說文面部酺頰車也蓋夾牙車則从面爲酺夾車軸則从車爲輔義本相近此詩取喻於輔者輔爲持軸之物與賢者佐理同古擬輔臣於秉軸卽其義矣今按曾說是也說文轐車伏兔也轐之言僕也僕附也轐輔附聲義正相近耳下章屢顧爾僕僕當卽轐字之叚借上言輔下言僕一物二名者錯綜以見義耳又按僖五年左傳引諺云輔車相依杜註輔頰輔車牙車也此特因下文脣亡齒寒而傅會耳據說文酺頰車也入面部其車部別有輔字引春秋傳輔車相依則酺頰之酺自从面車輔之輔自從車輔下復有人頰車也四字段玉裁謂爲淺人所增宜刪去是也左傳輔車相依與脣亡齒寒竝舉實各爲一義呂氏春秋權勲篇曰宮之奇諫虞公曰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此卽詩無棄爾輔之義其爲車之輔木無疑矣淮南子人閒訓言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于車車亦依輪合左傳及呂氏春秋證之淮南輪當爲輔之譌然卽此可證車非

牙車輔非頰酺矣至易咸其輔輔自爲酺之叚借釋文輔虞作酺是其證也玉篇引傳酺車相依則後人因杜註以改傳文耳

員于爾輻傳員益也 瑞辰按曾釗曰輻當作輹易輿說輻釋文作輹是其證复从畐省聲輹从复故譌作輻耳說文輹車下縛也今本作車軸縛者誤蓋伏兔在輿底本不相連須輹縛之伏兔爲任力之處非一革所能勝故須益其革輹今按曾說是也易輿說輻說文引亦作輹員于爾輹謂益其輹以固輔非謂以輔助輻也

曾是不意箋女曾不以是爲意乎以商事喻治國也瑞辰按意與億一聲之轉古通用故左傳季孫意如公羊

作隱如意之言隱也少儀隱情以虞鄭注隱意也思也爾雅釋言隱占也郭注隱度隱即意也禮運非意之也鄭注心所無慮也無慮猶言大略亦揣度之詞公羊僖二年傳其意也何謂令諸大夫意度之如何也說苑奉使篇東郭垂對管仲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意之皆謂測度之也此詩曾是不意謂曾是不測度之也意又讀同不億不億則屢中之億億亦測度之也

洽比其鄰傳洽合也瑞辰按說文合合口也音讀同協又曰洽霑也佮合也傳訓洽為合蓋以洽為佮之叚借說文又曰敆合會也音義亦同又通作郃爾雅釋詁郃

合也郃亦佮之借字

佌佌彼有屋傳佌佌小也釋文佌音此說文作佪音徙瑞辰按釋訓佌佌小也說文佪小皃从人囟聲引詩佪佪彼有屋與細字从囟聲同義爾雅釋文佌郭音徙即佪字之音廣韻佪之下有傞字註云小皃又佪字之別體也

蔌蔌方有穀傳蔌蔌陋也箋穀祿也釋文蔌音速方穀本或作方有穀非也瑞辰按說文無蔌有藗蔌蓋藗字之渻說文又曰遬籀文速故蔌蔌亦作速速爾雅速速蹙蹙惟求鞫也速速即蔌蔌也後漢書蔡邕傳注引詩小雅曰速速方穀又曰韓詩亦同是毛韓詩皆無有字詩蓋以佌佌彼有屋與民今之無祿相對以蔌蔌方穀與夭夭是椓相對自或本誤增有字正義遂云方有爵祿之貴直以有穀與有屋為對文矣至蔡邕釋誨速速方轂轂蓋穀字轉寫之譌章懷注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非詩義也

夭夭是椓傳君夭之在位椓之箋夭以痤夭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椓破之言遇害甚也瑞辰按蔡邕釋誨云夭夭是加章懷注引韓詩夭夭是椓蜀石經亦作夭夭今按作夭夭者是也夭夭美盛貌說文夭从大象形凱風傳夭夭盛皃也正與佌佌為小蔌蔌卑陋相反椓通作諑方言諑愬也楚辭謠諑謂余以善淫王逸注諑猶

譖也正義云在位又諑譖之是正讀椓為諑也說文誣加言也加之為誣與譖諑義亦相近變諑言加者以叶韻也詩蓋以四句相對成文言彼佌佌小人富而有屋者雖蔌蔌卑陋而方以穀祿授之此民之貧而無祿者雖夭夭盛美而不免受譖於人也天夭字形相近易譌毛詩本譌作天遂誤以君釋之耳

十月之交

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箋當為刺厲王瑞辰按漢書谷永傳引詩艷妻作閻妻又云抑褒閻之亂顏師古註謂本魯詩詩疏引尚書中候擿領貳云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

第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39版反外

納小人冢伯罔主異戴震是箋以爲刺厲王者實本魯詩及中候但梁虞劌唐傳仁均及一行竝推筭幽王六年乙丑歲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國語幽王二年西州三川皆震又曰是歲三川竭岐山崩與此詩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正合則仍从毛詩刺幽王爲是至豔妻魯詩作閻中候作剡特聲近叚借之字說詩者誤以其本字釋之遂多異說爾

朔月辛卯　瑞辰按詩言朔月與玉藻言朔月大牢同正義云朔月辛卯之日以此時而日有食之又曰此朔月辛卯自是所食之日是正義本作朔月之證明監本以下皆作朔月是也毛氏汲古閣本作朔日漢書劉向傳引詩亦作朔日辛卯俱係傳寫之誤

日有食之　瑞辰按漢書劉向傳引詩日有蝕之釋名日月虧曰蝕稍小侵虧如虫食草木之葉也玉篇蝕日月蝕也是日月食字本作蝕經傳作食者消借字也說文無蝕有䖃云敗創也从虫人食食亦聲據廣韻蝕字注引說文云敗瘡也是䖃與蝕爲一字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傳月臣道日君道箋微謂不明也瑞辰按邶風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箋微謂虧傷也此箋又以微爲不明蓋因虧傷而不明二義正相成爾雅幽隱慝蔽竝訓爲微說文微隱行也左傳白公其徒微之服杜注竝云微慝也微有隱慝之義故不明

日月告凶箋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　瑞辰按逸周書武順解曰天有四時不時曰凶告凶蓋天時不順之謂劉向傳引作日月鞠凶鞠卽告字之叚借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箋臧善也　瑞辰按常對異言洪範五行傳曰非常曰異是也漢書天文志注引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所引詩傳蓋三家詩傳非毛傳也考春秋經書日食三十有六而月食則不書此古人重日食而輕月食之證

爗爗震電傳爗爗震電貌震雷也　瑞辰按說文震劈歷振物者引春秋傳震夷伯之廟霆雷餘聲鈴鈴所以挺出萬物倉頡篇霆霹靂也是震霆爲一皆爲雷與電不同說文電陰陽激燿也似不得以爲霆而春秋隱九年穀梁傳云電霆也玉篇亦曰霆電也竝以電爲霆者爾雅疾雷爲霆霓虹霓不得與霆竝言竊疑霆霓當爲霆電之譌穀梁之義實本爾雅公羊何休註雷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易中孚傳雷有聲名曰雷有光名曰電有疾雷必有盛電故易噬嗑曰雷電合而章而爾雅遂以疾雷爲霆電後人但知雷電之分不知雷電之合故爾雅霆電誤改爲霆霓又或删去霓字耳說文霅霅震電皃霅霅疑卽爗爗之異文又按電从雨申聲故詩以與令韻

山冢崒崩傳山頂曰冢箋崒者崔嵬山頂崔嵬者崩君道壞也瑞辰按山頂已爲高不必復言崔嵬崒崩二字當連讀與上沸騰相對成文卽碎崩之叚借廣雅碎崩竝訓爲壞是也碎音又同䃂說文䃂破也破石䃂也蓋瓦破曰䃂石破曰碎亦散文則通耳崒又與摧音相近說文摧字註一曰折也義與壞同崒與崩同義猶大戴誥志篇山不崩解解亦崩也釋文崒本亦作卒卒亦碎字之消借徐邈讀卒爲子恤反則訓卒爲盡失其義矣

胡憯莫懲箋憯曾也釋文憯亦作慘瑞辰按說文朁曾也引詩朁不畏明爲本字爾雅憯曾也據說文憯痛也是知爾雅作憯爲叚借字慘憯同音故字又借作慘或

以訓曾者皆當作憯而以慘爲誤字非也節南山憯莫懲嗟釋文作噆噆亦朁之叚借

番維司徒釋文番方袁反徐甫言反本或作潘音同韓詩作繁瑞辰按漢書古今人表番作皮古音皮讀如婆皮繁同音通用番音波與皮繁音近故番潘皮繁四字竝通用說詳九經古義今按番與蕃藩竝同藩又通樊靑蠅詩止于藩漢書戾太子傳引作止于藩爾雅樊藩也是其證也樊與繁亦通用左傳繁纓以朝周官禮記竝作樊纓讀如鞶帶之鞶是其證也廣韻周宣王封仲山甫於樊後因氏焉鄭箋以番爲氏韓詩作繁疑番與繁皆卽樊氏之音轉爾

家伯維宰箋家伯字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瑞辰按漢書古今人表有大宰冢伯冢伯當爲家伯形近之譌箋以冢宰釋宰字與漢表作大宰正合惠氏棟謂家伯一作冢伯故箋以冢宰釋之其說非也周官宰夫註鄭司農引詩家伯維宰謂卽宰夫其說與漢表鄭箋異然卽此可證經文止言宰正義言小宰不得單稱宰故知宰爲冢宰是知唐以前皆作家伯維宰今集傳本作家伯冢宰蓋傳寫之譌抑後人據箋以改經耳

中允膳夫箋中允字瑞辰按漢書古今人表作中術古術讀若遂春秋秦伯使術來聘公羊漢書竝作遂學記術有序註術當爲遂聲之誤也月令審端徑術註術周

禮作遂是其證也說文旞導車所載全羽以爲允允進也是允進音亦相近故允得通術猶遂借作術也又允古音如看漢大子中看後世稱中允盾術二字雙聲故允術亦得通用

聚子內史瑞辰按漢書古今人表作掫掫者聚之同音叚借

蹶維趣馬瑞辰按箋以蹶爲氏蹶蓋宣王時蹶父之後以字爲氏者漢書注作㱮亦同音叚借字

楀維師氏瑞辰按潛夫論本政篇引詩作踽漢書古今人表作萬皆同音叚借字集韻引詩㨿維師氏據唐石經初刻从手後改从木則㨿乃俗字耳顏師古急就章

注謂楄者木名因樹以得姓亦非

豔妻煽方處傳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熾也瑞辰按漢書谷永傳閻妻驕扇顏注謂本魯詩又正義引中候剡者配姬以放賢以剡為姓今按閻剡皆豔字之同音叚借說詩者遂妄以為姓耳煽字說文玉篇所無其引詩皆作傓蓋古毛詩原作傓也魯詩作扇即傓字之消

豈曰不時傳時是也箋女豈曰我所為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瑞辰按時當讀為使民以時之時下言田卒汙萊是奪其民時之證豈曰不時言其使民役作不自以為不時也

胡為我作箋女胡為役作我瑞辰按民之力作為作使民力作亦為作箋云役作我正以役釋作廣雅役使也役即古役字胡為我役即胡為我使也正義云汝何為使我役作築邑之日於役作上又增使我二字以釋之失箋恉矣

曰予不戕箋戕殘也釋文戕在良反殘也王本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為改字瑞辰按說文臧从臣戕聲藏臧戕三字古通用易豐白藏也釋文云眾本作戕馬王云殘也鄭云傷也淮南子說林篇高鳥盡而強弩藏高注藏猶殘也戕通作臧猶藏通作戕也曰予不戕與上豈曰不時義相應惜其不自知其役使之不時故亦不自以為戕民鄭君所見毛詩本作戕故不曰臧當作戕王肅所見本或作臧亦戕字之叚借王肅遂以臧字本義釋之非也孫毓以鄭為改字惠氏棟又以王為改字竝非

不憖遺一老箋憖心不欲自彊之辭也釋文憖魚覲反爾雅云願也強也且也韓詩云閒也正義曰說文云憖肎從心也瑞辰按爾雅無憖字古憖與整通左氏昭十二年經公子憖出奔齊公羊經作整釋文整本作憖整或作整張參五經文字整今皆作勑小爾雅整願也憗彊也整與憗皆當作憖釋文願也強也二訓蓋本小爾雅至且也一訓今小爾雅無之蓋今本有脫逸也願與強以相反為義箋說正取強也之訓凡言且者多謂姑且如此亦與強義近左氏哀十六年傳曰緡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杜註憖且也應劭注漢書五行志曰憖且辭也言緡天不善於魯不且遺一老使屏蔽我一人也玉篇引說文一曰且也廣韻亦曰憖且也是知今本說文一曰甘也甘即且字形近之譌又按說文憖問也謹敬也从心猌聲一曰說也一曰且也無肎從心也之訓段玉裁謂正義引當作憖肎也从心憖聲今譌以也字倒於從心之下不成文理耳今按段說是也段又謂說文問者閒之譌閒者肎之譌今按憖有數義有當从強也且也之訓者此詩及左傳竝云不憖遺一老是也昭二十八年左傳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王尚

書曰憖亦且也言鈞之將死且使吾君聞勝臧之死而
快意也杜以憖爲發語之音於文義未協有當从願也
之訓者晉語伯宗妻曰憖庇州犂焉楚語曰吾憖寘之
于耳韋注並曰憖願也有當从說也之訓者晉語以憖
御人猶云以說御人韋註訓願失之至方言憖傷也楚
潁之間謂之憖考說文𢣷字注楚潁之間謂憂曰𢣷是
知方言憖乃𢣷字形近之譌傷讀憂傷之傷廣雅憖憂
也廣韻憖一曰傷也並誤以𢣷爲憖郭璞方言本已誤
作憖因引詩不憖遺一老云亦恨傷之言也誤矣左氏
文十五年傳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杜注憖缺也據說文
𪘲缺齒也左傳釋文憖又魚轄反是知憖乃𪘲之叚借

而說文憖字注亦引春秋傳兩軍之士皆未憖憖與𪘲
雙聲故得通借非憖之本義也說文猌又讀若銀憖从
猌聲故其字與銀通用左氏昭十一年經厥憖公羊經
作屈銀是其證也銀誾音近故韓詩訓爲誾說文誾和
說而諍也玉篇誾和敬貌與說文訓憖爲謹敬義近然
非此詩之義
以居徂向箋以往居于向也瑞辰按居者語詞以居徂
向猶云以徂向也猶之爾居徒幾何卽言爾徒幾何也
我居圉卒荒卽言我圉卒荒也箋訓居徂爲往居失之
讒口嚻嚻箋嚻嚻衆多貌釋文嚻韓詩作嗸瑞辰按劉
向上封事引詩讒口嗸嗸正本韓詩說文嚻聲也气出

頭上从㗊頁按㗊爲衆口而嚻从之是有衆多之義說
文嗸衆口愁也與嚻嚻音義相近毛詩嚻嚻正字韓詩
嗸嗸叚借字也至板詩聽我嚻嚻傳嚻嚻猶謷謷也據
箋云謷謷然不肎受說文謷不省人言也此从段本舊作不肖人也
有脫誤廣韻謷不省語也玉篇謷字注引廣雅云不入人
語也埤蒼云不聽也聱卽謷之俗是知板詩嚻嚻乃謷
謷之叚借當以謷謷爲正字楚辭九思令尹兮謷謷王
逸曰不聽話言而妄語也兼取二義不知妄語是此詩
讒口嚻嚻不聽話言是板詩聽我謷謷二者不得合爲
一也爾雅釋訓敖敖傲也郭注傲慢賢者以釋板詩是
也釋文云傲舍人本作毀釋云謷謷衆人毀人之貌李

巡與舍人同則誤以爾雅敖敖爲釋此詩不若郭註爲
善
噂沓背憎傳噂猶噂噂沓猶沓沓箋噂噂沓沓相對談
語背則相憎釋文噂說文作僔云聚也沓本又作𠴲瑞
辰按僔噂音義同左氏僖十五年傳引詩亦作僔說文
云僔聚也引詩僔沓背憎又噂聚語也引詩噂沓背憎
廣雅僔僔衆也葢作噂者毛詩作僔者三家詩也宋氏
彬曰屈原天問天何所沓王逸注沓合也詩言小人之
情聚則相合背卽相憎其義較傳箋尤爲直捷噂沓或
作譐誻魏書安定王子傳譐誻朋昏正本此詩
悠悠我里傳悠悠憂也里病也箋里居也瑞辰按釋文

里如字毛病也鄭居也今閩本明監本毛本傳皆作里居者誤也使傳作里居則箋不煩更言里居矣釋文又云里本或作㾖㾖後人改也考爾雅釋詁㾖病也郭注引詩悠悠我里又悝憂也郭注引詩悠悠我悝玉篇㾖病也引詩悠悠我㾖又悝憂也悲也疾也廣韻悝憂也引詩悠悠我悝說文無㾖有悝云啁也一曰病也是㾖卽悝也古文多消借故毛詩止作里而訓爲病三家詩葢有用本字者故或作㾖或作悝雲漢詩云如何里箋里憂也亦以里爲悝之叚借此箋訓里爲居非詩義也悝兼憂病兩義此詩亦孔之痗始言病則上句悠悠我里里當訓憂謂因憂而病也說文楚潁之閒謂憂曰慈慈與悝里音義亦相近憂與思義近朱彬曰悠悠我里猶言悠悠我思是也

四方有羨傳羨餘也瑞辰按文選李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羨願也說文羨貪欲也廣雅羨願欲也願與願同願羨有欣喜之義皇矣詩無然歆羨羨亦歆也訓羨爲願正與憂相對成文猶我獨不敢休自言其勞與民莫不逸爲對文也傳訓爲餘未若韓詩訓願爲允

雨無正

序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瑞辰按序衆多如雨二句正釋雨無正名篇之義董氏讀詩記引韓詩章句曰雨無政無衆也政卽正也足證毛韓同義劉安世謂韓詩以雨無極名篇而以詩序正字屬下讀以爲正大夫刺幽王其說不足信詩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是兼刺正大夫之詞非正大夫刺幽王也集傳引歐陽公說已駁之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傳駿長也箋此言王不能繼長昊天之德瑞辰按詩每借天以刺王言昊天不駿其德猶節南山云不弔昊天亂靡有定也故下繼言降喪饑饉亦謂天降之耳箋謂王不能繼長昊天之德失之

旻天疾威釋文旻密巾反本或作昊天非也正義曰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瑞辰按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从疏作昊天此詩三章又言如何昊天當从正義本作昊天爲是至小旻首章旻天疾威此小旻所由名篇韓詩外傳列女傳引作昊天葢誤說文引春秋傳曰昊天不憖今左傳亦作旻天此二字形近易譌之證廣雅暴疾也疾威二字平列朱子集傳云疾威猶言暴虐是也箋云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正義釋之曰昊天又疾王以刑罰之政威恐天下亦非詩義

淪胥以鋪傳淪率也箋胥相鋪徧也瑞辰按漢書敘傳烏乎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後漢書蔡邕傳下獲熏胥之辜李賢注引詩小雅曰若此無罪熏胥以痡熏帥也胥相也痡病也言此無罪之人

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今按薰歊淪音近通用倫率音之轉然以淪胥爲率相究爲不詞說文淪一曰没也廣雅玉篇竝曰淪没也廣雅又曰淪濆也淪又通陯說文陯山阜陷也當从朱子集傳訓淪爲陷惟胥仍訓相以淪胥爲陷相亦爲不詞當以胥爲湑之消借玉篇湑溢也小爾雅溢没也說文没湛也淪胥猶言湛休湛淪謂人之全陷休于罪如全没入于水也鋪者痡之叚借當从韓詩作痡訓爲病皆淪没于罪以至於病也小緡詩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抑詩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兩無字皆爲發聲淪胥以敗淪胥以亡猶此詩淪胥以痡也左氏昭二十六年傳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漢時男女從坐入官爲奴及殺傷人所用兵器入官者通謂之没入溺入皆此詩淪胥之類也惠氏棟讀韓詩薰爲閽胥爲胥靡亦非以淪胥爲刑罪之名則詩言淪胥以敗淪胥以亡皆承泉流言爲不可通矣胥靡之胥當爲縃字之叚借說文縃綷前兩足也廣雅縃綷也靡與縻通說文縻牛轡也呂氏春秋曰傳說殷之胥靡而墨子曰傳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帶索卽胥靡之謂荀子楊倞注胥靡係也是已應劭漢書注引詩淪胥以證胥靡失之

周宗既滅箋周宗鎬京也 瑞辰按周宗與宗周有别書序武王歸自奄在宗周告庶邦作多方正義曰在於宗周鎬京正月詩赫赫宗周箋宗周鎬京也又洛邑亦名宗周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卽宮於宗周鄭注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爲宗周也至昭九年左傳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昭二十四年左傳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宗周皆指王室言之宗周亦曰宗國晉語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宗國既卑猶云王室既卑宗國猶言宗周也若周宗據襄二十九年左傳云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杜注周宗諸姬也穆天子傳云赤烏氏先出自周宗郭注與周同始祖是周宗皆謂與周同姓者耳詩不得言周之同姓既滅鎬京邦畿惟民所止宗周滅故言靡所止戾詩周宗當爲宗周傳寫誤倒昭十六年左傳引詩正作宗周既滅是詩本作宗周之證箋云周宗鎬京也蓋鄭君箋詩時所見毛詩尙作宗周故解與正月詩赫赫宗周同今箋作周宗者後人因經誤作周宗而併改之也正義言宗周周宗文雖異而義同誤矣朱子集傳惟據誤本作周宗遂以宗爲族姓謂將有易姓之變不知周宗實宗周之譌又按節南山諸詩序皆以爲刺幽王而節南山詩曰國既卒斬正月詩曰褒似滅之此詩云宗周既滅皆已然之詞是知刺幽王者皆後人追刺之也節南山正義引韋昭以爲平王時作謂作在平王之世而上刺幽王其說是也或遂以爲刺平王則非

正夫夫離居箋正長也瑞辰按周官大宰建其正鄭注正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宰夫八職一曰正註所爲正辟於治官則冢宰也是正爲天子六官之長左氏襄二十五年傳自六正五吏杜注六正三軍之六卿晉時僭立六卿爲六正則天子六卿本名六正可知古有庶正有大正庶官之長爲庶正雲漢詩鞫哉庶正是也六卿之長爲大正左傳子爲大政政卽正也詩言正大夫蓋天子之大正也

莫知我勩傳勩勞也瑞辰按傳本爾雅釋詁左氏昭十六年傳引詩莫知我肄杜注肄勞也肄者勩之同音叚借字說文勩勞也肄習也肄之本義自爲習耳谷風詩既貽我肄傳肄勞也亦叚肄爲勩

三事大夫瑞辰按古以三公司天地人爲三事白虎通引別名記曰司徒典名司空主地司馬順天是也此箋以三事爲三公之義周書立政曰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某氏傳曰常任準人及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蓋官職雖多天地人三事足以統之又白虎通曰諸侯有三卿分三事也是諸侯三卿亦稱三事猶天子六卿稱六事耳

莫肎朝夕箋不肎晨夜朝暮省王也瑞辰按朝夕與夙夜對言周語夙夜敬也朝夕義亦爲敬古者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致敬於日月爲朝夕致敬於天子亦爲朝夕其義一也又魯語曰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左傳朝夕獻善敗于寡君又曰子革夕子我夕皆以朝夕見君爲朝夕又成十二年左傳百官承事朝而不夕謂朝朝於君而不夕見也故箋言朝夕謂朝暮省王非泛言朝夕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傳戎兵遂安也箋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于彘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彘乏於飲食之賫無輸粟歸餼者瑞辰按玉篇廣韻並云遂進也說文旞導車所載全羽以爲允允進也允者𡘲之叚借夲部𡘲進也引易𡘲升大吉是旞亦取進義詩以遂與退對言朱子集傳引易不能退不能遂訓遂爲進較

傳箋爲確惟以不退爲王之爲惡不退不遂爲王之爲善不遂似非詩義今按戎成不退外患熾而敵勢强也饑成不遂內災起而兵力弱也不退卽指敵言不遂指周民言爲允

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傳以言進退人也箋答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共爲排退之瑞辰按說文从相聽也廣雅聽從也春秋從祀先公左傳作順祀說文聠目不相聽也段玉裁曰聽猶順也聽有順從之義聽言對譖言而言正謂順從之言廣韻譖毀也毀猶謗也古以諫言爲誹謗故堯有誹謗之木譖言卽諫言也詩承上莫肎用訊訊讀如誶韓詩

誶諫也言凡百君子所以莫肯直諫蓋以王好順從而惡諫諍聞順從之言則答而進之聞諍毀之言則退而不答聽言言答則進之可知譖言言退則不答可知互文以見義傳謂以言進退人者義蓋如此桑柔詩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誦言謂諷諫之言如醉謂不好聽之義與此同箋以答為距而違之非詩義也朱子集傳以為責臣云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答之而已不肯盡言譖言及己則退而離居亦非詩義聽言譖言皆謂臣之進言於王者答與退則在王耳下章哀哉不能言卽承上譖言言之朱子集傳云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是也哿矣能言卽承上聽言言之集傳云佞人之言

當世所謂能言者是也不能言者因退之而並加以罪戾故其身困瘁能言者由答之而遂加以爵祿故其身處於安也答新序漢書皆引作對廣雅對畣也畣卽荅字說文荅小尗也今通借為酬荅之荅對與荅雙聲故對字可借作荅古荅字又借作合爾雅合對也合卽荅也左氏宣十二年傳旣合而來奔杜註合猶荅也是也

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傳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箋言非可出於舌其身旋見困病 瑞辰按上文旣哀其不能言匪舌是出不得訓為出言朱彬謂出當讀為屈與絀方與上下文相貫今按說文炪病也出當卽炪之消借言匪舌是病維躬是病也說文正文無瘁字惟萃字注云讀若瘁又曰悴憂也讀與易萃卦同瘁當卽悴之或體

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箋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 瑞辰按爾雅釋詁使從也故箋以從釋使二云字皆臣荅君之詞云不可使謂若事之不正者卽云不可從此左傳所云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也亦云可使謂事雖不正因君從之亦云可使此左傳所云君之所可據亦曰可也正義不知箋本以從釋使乃曰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可使我若阿諛順旨亦旣天子云此人可使謂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意殊失箋恉

謂爾遷于王都傳賢者不肯遷於王都也 瑞辰按廣雅謂使也謂爾遷于王都卽使爾遷于王都也據下言昔爾出居則遷卽使其還居王都耳

鼠思泣血傳無聲曰泣血正義說文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涙也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涙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涙比血禮記曰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注云無聲如血出是也 瑞辰按說苑權謀篇曰下蔡成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是泣而涙盡眞有流血者因通言泣之甚者為泣血又易屯上六爻辭泣血漣如九家及虞注泣云血流出目不得如正義言涙出於目猶血出於體謂以血為喻也又按說文無涙

字據說文云無聲出涕者曰泣而詩正義引說文云泣無聲出淚也淚蓋卽涕字之俗又說文涕泣也段玉裁以泣也二字爲轉寫之譌當作目液也蓋據上文洟鼻液也汗身液也故知涕當爲目液與上文爲一例

小緡

謀猶回遹傳回邪遹辟也釋文遹韓詩作鴥僻也 瑞辰 按說文褒衺也衺褒也回卽褒之叚借故傳訓爲邪大明詩厥德不回傳回違也違亦褒之借字韋回同聲故通用書靜言庸違吳陸抗傳引作靜譖庸回是其類也若回之本義自爲轉耳文選注十四引韓詩作謀猷回泬古遹讀如穴故通作鴥與泬猶毛詩鴥彼晨風韓詩作鷸也古邪僻字正作辟又通作避說文遹回辟也回辟卽回僻也僻者偏也說文辟仄也仄側傾也辟仄皆謂邪也

潝潝訿訿傳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不思稱其上 瑞辰 按爾雅翕翕訿訿莫供職也郭注賢者陵替姦黨熾背公卹私曠職事毛傳義本爾雅方言翕熾也廣雅同又曰翕𤏩也說文翕起也義竝相近楊雄甘泉賦翕赫曶霍李善注翕赫盛貌傳云潝潝然患其上蓋讀潝潝如翕赫之翕郭注爾雅姦黨熾正釋翕翕二字與詩正義云潝潝爲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詞異而義同訿或作呰說文呰不思稱意也義本毛傳據召緡詩皐皐訿訿傳訿窳不供事也說文呰窳也窳嬾也則毛傳蓋讀訿如窳呰之呰荀子修身篇引詩噏噏呰呰毛公受詩於荀卿故其釋訿訿與荀同也漢書劉向上封事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引詩歙歙訿訿六句爲證其說蓋本韓詩以歙歙爲小人互相是而以訿訿爲背君子蓋讀歙歙如翕合之翕而讀訿如呰毀之呰朱子集傳云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義與劉向說畧同

不我告猶傳猶道也箋猶圖也 瑞辰 按猶繇古同聲猶當爲繇字之叚借謂繇詞卽箋所云占繇不中也箋訓猶爲圖者或古繇詞亦取猶圖之義

是用不集傳集就也 瑞辰 按韓詩外傳引詩是用不就就集一聲之轉顧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作克通殷就大命是集就通用之證傳訓集爲就者正以集爲就之叚借卽讀集音如就也或以集爲不協者誤

如匪行邁謀箋匪非也 瑞辰 按匪彼古通用廣雅匪彼也如匪行邁謀王尚書云謂與如彼築室于道謀兩無正如彼行邁句法同是也箋訓匪爲非失之

匪大猶是經傳經常也箋不循大道之常 瑞辰 按經朱彬謂當訓行是也孟子經德不回趙注經行也匪大猶是經猶云匪大道是遵循耳遵循皆行也若常亦爲行故庸爲常亦爲行然云匪大猶是常則不詞故箋必增

其文以釋之云不循大道之常其義始明不知經卽行也循也經文原自明顯自傳訓爲常義始迂曲耳

維邇言是爭傳邇近也爭爲近言箋爭言之異者 瑞辰 按爭當讀如道途不爭險易之利之爭爭謂爭取其言也說文爭引也从受厂是爭之本義原謂引之使歸於已引有援據之義是爭與是聽義正相近又按說文埩治也廣韵埩魯城北門池也公羊傳作爭治土謂之埩則治言亦得謂之爭矣又廣雅釋詁竫善也竫靜靖古竝通用靖靜皆善也爭或卽竫字之省謂維邇言是善也傳謂在下者爭爲邇言與是聽屬上義不貫箋讀爭如爭辨之爭亦非詩義

是用不潰于成傳潰遂也 瑞辰 按潰卽遂之叚借潰遂古聲近通用遂借作潰猶角弓詩莫肯下遺荀子引作隧說文旞或作旜从遺也

國雖靡止傳靡止言小也箋靡無止禮也 瑞辰 按傳以靡止爲小則止宜訓大矣抑詩淑愼爾止傳止至也爾雅晊大也釋文晊本又作至易至哉坤元猶言大哉乾元也止與至同義至爲大則止亦爲大矣下言民雖靡膴韓詩作靡腜猶無幾何腜膴一聲之轉爾雅膴大也字通作膴韓詩以靡腜爲無幾何是亦以腜爲大也靡膴猶言靡止王肅述毛訓膴爲大言無大有人得之箋訓止爲禮膴爲法葢讀膴如模釋文徐云鄭音模是也

義與傳異孔疏釋毛以爲民雖無法是誤以箋義爲傳義矣傳不言憮大者以其義已著於巧言篇耳巧言篇亂如此憮傳憮大也憮卽膴

或聖或否傳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箋猶有通聖者有賢者 瑞辰 按此詩所言聖否與論語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文法相類彼對賢者言之故識小爲不賢者此對聖言之故或否猶爲賢者耳

或肅或艾傳艾治也 瑞辰 按艾者嬖之叚借說文嬖治也引虞書有能俾嬖今書治作乂故又叚借作艾

不敢馮河傳馮陵也徒涉曰馮河 瑞辰 按馮者淜之叚借說文淜無舟渡河也淜通作馮猶百朋作百馮也

小宛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傳宛小貌鳴鳩鶻鵃翰高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 瑞辰 按爾雅鶌鳩鶻鵃郭注似山鵲而小短尾淮南子許愼注屈短也屈與屈通說文屈無尾也玉篇屈短尾也鶌鳩葢以短屈得名宛屈義同說文宛屈草自覆也宛葢鶌鳩短尾之貌短小義近故傳以宛爲小貌考工記函人眡其鑽空欲其惌也鄭司農註惌小孔貌惌與宛義亦同陸機草木疏云鳴鳩班鳩也班鳩葢非今俗所稱斑鳩或鶻鳩一名班鳩耳吕氏春秋季春紀鳴鳩拂其羽高誘注鳴鳩班鳩也是月拂擊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乃復者是

也高注淮南時則訓亦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飛入雲中者是也是鳴鳩實能高飛詩蓋以鳴鳩短尾似難高舉而翰飛可以戾天以興人主當勉于爲善傳謂以鳩飛不可戾天爲興非詩義也戾者厲之叚借文選卷一李善注引韓詩作翰飛厲天云厲附也厲天猶俗云摩天耳

明發不寐傳明發發夕至明正義明發者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瑞辰按汪中經義知新記曰發醒也賈誼新書先醒篇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漢書景十三王傳名長沙定王曰發鄒陽傳曰發悟於心晏子諫篇上景公飲酒三日而後發又曰君夜發

不可以朝發皆醒也今按楚詞招魂娛酒不廢沈日夜些王逸注不廢或曰不發發亦醒也王逸訓爲旦非也因考廣雅釋詁發明也又曰明覺發也是明發二字同義醉而醒爲發夜醒不寐亦得爲發因知此詩明發不寐明發皆醒也卽謂醒而不寐也邶柏舟詩耿耿不寐廣雅釋詁耿明也耿耿亦醒而不寐之皃與此詩言明發不寐正同毛傳以明發爲發夕至旦失其義矣如以明發爲天將開發之時則更在古人雞鳴而起之後不寐固其常事何足見其憂懷之甚乎

人之齊聖傳齊正也箋中正通知之人瑞辰按王尚書曰齊聖聰明睿知之稱與下文彼昏不知相對齊者知

慮之敏也史記五帝紀幼而徇齊索隱引大戴禮作叡齊一作慧齊史記舊本作濬齊皆明智之稱也尚書又曰爾雅齊速俱訓爲疾引尚書曰多聞而齊給鄭注曰齊疾也荀子修身篇曰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非十二子篇曰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以先人然則速通謂之齊大通謂之聖文二年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十八年傳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並與此同毛以齊爲正杜以齊爲肅又以爲中皆未當也漢泰山都尉孔宙碑曰天姿醇嘏齊聖達道則得之矣今按王說是也凡人昏則遲鈍明則敏捷故齊爲疾又爲明智之稱皇侃論語疏引少陽篇曰伯夷名允叔齊名智古

人名字相配叔齊名智而字齊正以齊有明智之義又尚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非可齊而一之齊者明也謂察璣衡以明七政也尚書大傳訓爲中孔疏訓爲整失之禮運以齊上下上下非可齊等齊亦明也以齊上下猶云以明貴賤也蓋自後儒不知齊有明義而經傳之失其訓者夥矣

飲酒溫克箋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正義蘊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舒瑗曰包裹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溫之鄭亦以溫爲藉義釋文溫如字柔也鄭於運反薀藉也瑞辰按古薀藉字皆借作溫內則柔色以

溫之鄭註溫藉也正義曰言子事父母當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禮器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鄭註皆爲溫藉重禮也正義引皇氏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緼裹承藉君子亦有威儀擯相以自承藉釋文溫紆運反是古藴藉字作溫之證溫尉雙聲故溫藉又作尉薦漢書趙廣漢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尉薦卽溫藉也溫藉本承薦之義人之飲酒必有威儀以自承藉故曰溫克王讀溫如字未若鄭訓溫藉爲允

彼昏不知傳童昏無知之人瑞辰按昏者惽之叚借說文惽不憭也憭慧也說文敃字注又曰亂或爲惽或卽

惑也箋童昏亦僮之叚借廣雅僮癡也

壹醉日富傳醉而日富矣箋飲酒一醉自謂日益富夸淫自恣以財驕人瑞辰按壹爲語詞與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檀弓余一不知夫喪之踊也三年問壹使足以成文理爲一類故傳但云醉而日富矣不釋經文壹字富之言畐也說文畐滿也讀若伏畐通作偪方言偪滿也又作偪廣雅偪滿也醉則日自盈滿正與溫克相反箋乃謂以財驕人讀富如富貴之富失之

中原有菽傳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箋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瑞辰按菽古作尗說文尗豆也尗象豆生之形古者大小豆通名菽楊泉物理論菽者衆豆之總名是也而采菽箋及此詩正義竝專以菽爲大豆者說文荅小尗也廣雅亦曰小豆荅也蓋自小豆別名荅而大豆遂專菽之名矣戰國策言韓地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藿對豆言是爲豆葉公食大夫禮鉶芼牛藿鄭註藿豆葉也是也藿說文作藿尗之少也據文選李善註引說文藿豆之葉也則知今本作尗之少者誤也詩但言菽傳知其不爲豆而爲藿者蓋因豆皆有主惟葉任人采其主不禁詩言庶民采之故知所采必藿葉也程瑤田九穀考云聞之山西人言秋閒采豆葉以爲禦冬之菜蓋任人采之其主不與聞也殆猶沿古風耳據此可釋毛傳訓豆

爲藿之義傳又云力采者則得之皆以采豆葉爲俗所不禁非謂菽生原中皆無主也箋乃謂藿無常主以喻王位無常家失傳恉矣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瑞辰按螟蛉說文作螟蠕蜾蠃說文作蝸蠃螟蛉蜾蠃蒲盧皆疊韻字說文蝸蠃蒲盧細腰土蜂也天地之性細要純雄無子詩曰螟蠕有子蝸蠃負之从虫冎聲蝸或从果是蜾卽蝸字之或體過果古同聲冎讀若過故蝸从之得聲讀與蜾同爾雅果蠃蒲盧郭註卽細腰蠭也俗呼爲蠮螉方言蠭燕趙之間謂之蠓螉其小者謂

之螉螉列子純雄其名穉蜂蜾蠃葢穉蜂細小之貌是故穉蜂曰蜾蠃小鳥亦謂之果蠃方言桑飛自關而東謂之工爵或謂之過蠃廣雅作果蠃是也瓜之成實曰果蠃爾雅果蠃之實栝樓是也禾之成實細若珠璣者曰穖亦曰果蠃呂氏春秋高誘註穖禾穗果蠃也是也蜾蠃蒲盧又取變化之義蒲盧能化桑蟲名爲果蠃桃蟲生鵰亦名果蠃廣雅果蠃工雀也是也果蠃謂之蒲盧雉化爲蜃亦名蒲盧夏小正十月雉入于淮爲蜄蜄者蒲盧也廣雅蜌蜃蒲盧也是也蒲盧之聲轉爲蒲蠃吳語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是也中庸夫政也者蒲盧也鄭注亦曰蒲盧果蠃土蜂也蓋喻爲政變化

之速與詩之取譬正同負之言孚也凡物之卵化者曰孚其化生者亦得曰孚夏小正正月雞桴粥傳桴嫗伏也說文孚卵孚也通俗文卵化曰孚廣雅孚育並曰生也負之卽孚育之非謂負持之也白虎通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而復子之也負復義近有覆育之義夏小正正月魚上負冰傳曰負冰也者謂解蟄也案負亦孚之叚借廣雅孵解也廣韻孵毛解也孚育解義故傳謂負冰爲解蟄魚本蟄於冰中至是解冰而出曰負冰或謂魚在冰下若背負然失之傳訓負爲持者持葢恃字形近之譌蓼莪詩無母何恃韓詩恃負也說文廣雅並曰負恃也負恃亦養育之義故傳訓負爲恃負之猶育之也鄭君箋詩時傳已誤恃爲持遂以爲負持而去失其義矣

題彼脊令傳題視也箋題之爲言視睇也瑞辰按說文題額也傳訓視者葢以題爲䙐字之叚借說文䙐顯也段玉裁曰當作㬎視廣雅䙐視也玉篇䙐視也顯也廣韻十二齊十二霽並云䙐視也義與睼近東都賦弦不睼禽說文睼迎視也又通作諟大學顧諟天之明命鄭註諟或爲題小爾雅題視也題亦䙐之借字其音義與睇異說文睇小衺視也鄭注周易亦曰旁視曰睇箋謂題同睇非傳義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傳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箋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瑞辰按爾雅桑扈竊脂郭注俗謂之靑雀觜曲食肉好盜脂

膏因名云淮南說林訓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是以竊脂爲竊脂膏葢漢人相傳之舊說孔穎達左傳疏以竊脂爲淺白色與夏扈竊元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爲一類邵晉涵爾雅正義駁之今按孔說是也夏扈秋扈冬扈棘扈於五色得其四而無白脂卽白詩所云膚如凝脂者正言白也竊脂爲淺白無疑詩意以桑扈之率場啄粟爲有以自活與塡寡之身罹岸獄爲失其所箋乃以啄粟爲失其性非詩義也

哀我塡寡傳塡盡也箋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瑞辰按爾雅釋詁殄盡也瞻卬詩邦國殄瘁傳亦云殄盡也知此傳訓塡爲盡者正以塡爲殄之叚借釋文引韓詩

填作疹云疹苦也疹卽籀文胗字說文胗脣瘍也籀文作疹廣雅胗創也瘍創皆病也說文瘨病也雲漢詩胡寧瘨我以旱箋瘨病也韓詩亦作疹是填瘨殄疹古竝通用箋訓塡爲窮盡與韓詩訓疹爲苦義正相近廣雅苦窮也窮貧也盡之爲窮又爲貧猶空之爲盡又爲貧匱也貧與病義亦相近越語疾疹貧病說文疢貧病也是也毛傳訓塡與殄爲盡或疑不若訓病爲善今按古盡字亦有病義北山詩或盡瘁事國瘁爲病盡亦爲病昭七年傳引作憔悴憔悴皆病也哀公問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卽固民是病也爾雅卒殄同訓盡而詩言予口卒瘏稼穡卒痒下民卒癉以卒與瘏痒癉平列瘏痒癉皆病卒亦病也知卒爲盡又爲病則無疑於盡之爲窮又爲病矣單獨爲寡少財亦爲寡易君子以裒多益寡多爾富寡卽貧也箋訓寡爲寡財則塡寡猶云貧病正與扈之啄粟得食相反

宜岸宜獄傳岸訟也箋仍得曰宜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　瑞辰按爾雅釋丘望厓洒而高岸說文岸水厓洒而高者此傳訓岸爲訟者以岸爲犴字之叚借釋文引韓詩作犴云鄉亭之獄曰犴朝廷曰獄其本字也說文豻或从犬作犴引詩宜犴宜獄又周禮射豻侯註引詩宜豻宜獄竝从韓詩獄从二犬象所以守犴爲野犬亦善守故獄又謂之犴犴本

爲獄又訓爲訟猶獄亦得訓訟也二宜字皆且字形近之譌說文且薦也凡物薦之則有二層故箋以仍字釋之爾雅仍飢爲荐釋言又曰荐再也說文荐薦席也小爾雅仍再也薦重也說文仍因也荐薦同音通用訓且爲仍猶說文訓且爲薦也箋仍得曰宜本盍作仍得曰且箋云仍有獄訟之事猶云且有獄訟之事也宜且二字形近易譌假樂詩宜君宜王釋文本作且君且王爲趙壹詩且公且侯所本而正義本及釋文所引一本皆作宜君宜王與此詩且譌爲宜正同說文鹽鐵論引詩皆誤作宜賴有箋說可證其誤若經本作宜則箋不得訓爲仍唐時經與箋均已譌且爲宜正義因釋之曰在上謂之宜有此訟宜有此獄誤矣

握粟出卜自何能穀箋自從穀生也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　瑞辰按握粟出卜有二義一謂以粟祀神說文糈祭具也繫傳曰楚辭懷椒糈而要之糈祭神之精米也故字从米祭神故从示南山經糈用稌米淮南說山篇巫用糈藉郭璞高誘註竝曰糈祭神之米名是也一謂以粟酬卜說文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繫傳引詩握粟出卜云古者求卜必用貝握粟其至微者也說文又曰齎財卜問爲貶从貝疋聲讀若所正與糈之讀所者同（山海經郭注糈今江東音所）是也今按二義本自相通蓋始用糈米以享神繼卽以之酬卜

故墨子公孟子曰行爲人筮者其精多也莊子人間世亦曰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史記日者列傳曰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蓋言卜雖不中其祀神之米已付卜者不復奪之也粟與糈通稱管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猶左傳云卜之不吉筮之吉非以粟爲粈與於糈爲精也惠氏棟言詩以貧者不得精鑿之卜貞於陽卜而但持卷握之粟求兆於豬肩羊膊非詩義也爾雅穀善也廣雅吉善也自何能穀猶云從何能得吉卜耳箋訓穀爲生失之惠氏云雖得吉卜安得爲善亦非

小弁

弁彼鸒斯傳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　瑞辰按說文

昪喜樂皃傳以弁爲昪之叚借故訓爲樂弁音同盤釋詁詩序竝曰般樂也般亦昪之叚借朱子集傳弁飛拊翼貌則讀弁如拚飛雜鳥之拚今按毛傳是也下云歸飛提提始爲飛貌則上弁彼鸒斯宜指樂言且與下我獨于罹正爲憂樂相反小弁漢書杜欽傳引作小卞卞即弁之變文猶抃舞之忭即拚字之變也爾雅釋鳥鸒斯鵯鶋郭注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又燕烏白脰烏郭注脰頸小爾雅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又曰雅烏鸒也是皆以雅烏爲鸒據爾雅又曰與鵯鶋郭注未詳釋文與孫樊本作鸒玉篇鸒頸鵯鶋爲白義責與詩

有女如荼同頸鶋即爲頸白也則鸒當爲燕烏禽經云燕烏反哺白頸不祥是白鵶爲不孝鳥詩故以起興蓋以烏之不孝者猶得羣聚而歸飛今宜曰獨以無辜而見放此小弁之所以爲怨也

歸飛提提傳提提羣貌正義此烏性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羣下或有飛亦衍字定本集注本竝無飛字　瑞辰按正義引或本作羣飛貌是也魏都賦𦐅𦐅精衞李善注𦐅𦐅飛貌也說文翍翼也或作𦐅廣韻翍翍飛貌𦐅翍同字提提即𦐅𦐅之叚借承歸飛言之其爲飛皃無疑

踧踧周道傳踧踧平易也　瑞辰按說文踧行平易也引

詩踧踧周道義本毛詩說文又曰𢓈行𢓈𢓈也音義與踧踧同至爾雅釋訓儵儵嘒嘒罹禍毒也儵儵當从樊光本作攸攸或以儵儵爲此詩踧踧之異文者非也

惄焉如擣傳擣心疾也釋文擣本或作𤸷同韓詩作疛除又反義同　瑞辰按呂氏春秋盡數篇鬱處腹則爲張爲疛高誘注疛跳動也說文疛心腹病也一本作小腹痛也从疒肘省聲讀若紂廣雅疛病也玉篇廣韻竝云疛心腹疾也𤸷同是疛𤸷同字毛詩作擣乃疛及𤸷之叚借正義引說文擣手椎一曰築也釋文以爲似物擣心失之又按爾雅逐病也古逐讀如冑與疛同音逐亦疛字之叚借

疢如疾首箋疢猶病也釋文疢勅覲反又作疹同瑞辰按說文疢熱病也从火从疒詩蓋借以爲煩熱之稱如疾首始言病是不以疢爲病也小宛釋文引韓詩疹苦也疢與疹同耳疾首謂頭痛頭痛多煩熱故疢疾似之成十三年左傳斯用是痛心疾首以疾首與痛心對文則疾首猶言首疾耳又按疹爲胗字籀文釋文言疢本作疹者同音叚借字又按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下言孤臣孽子趙註此即人之疢疾是疢疾爲孤危之稱與宜臼之遭放逐者正相類故詩以疢疾自喻其憂或疑孟子所云疢疾即本此詩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傳父之所樹已尙不敢不恭敬瑞辰按甘棠美召伯思其人因愛其樹也桑梓懷父母覩其樹因思其人也故上言必恭敬止下即繼以靡瞻匪父靡依匪母記所云見似目瞿也至後世以桑梓爲故里之稱崔應榴曰張衡南都賦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眞人南巡覩舊里焉後人相沿遂以桑梓爲故里案范甯穀梁傳古者公田爲居注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舊五代史王建立曰桑以養生梓以送死此桑梓必恭之義也今按南都賦永世克孝懷桑梓焉其義仍本毛傳以桑梓爲父母所樹故有永世克孝之文而父母樹桑梓必在鄉里所居之宅此又可以義推故通以爲鄉里之稱後漢書宣秉傳父母之國所宜盡禮注引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正以桑梓爲父母之國

我辰安在傳辰時也箋此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正義引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瑞辰按左氏傳日月之會是謂辰又周禮大宗伯注星謂五緯疏辰即二十八星也蓋日月所會於二十八宿各有所值之辰故日月所會爲辰二十八宿亦爲辰人生時月宿所值星吉則人亦吉星凶則人亦凶韓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義本此詩辰當指月宿所值之星而言非兼言六物也

萑葦淠淠傳淠淠衆也瑞辰按廣雅淠淠茂也說文朩草木盛朩朩然讀若輩淠淠當爲朩朩之叚借又卑草木卑孛之皃从朩畀聲淠又與卑孛義亦近又淠茷聲近而義同說文茷草葉多淠淠猶茷茷也茷茷或作旆旆生民詩荏菽旆旆廣雅芾芾茂也義並與淠淠同

維足伎伎傳伎伎舒皃箋伎伎然舒者留其羣也瑞辰按說文蚑徐行也凡生之類行皆曰蚑傳蓋以伎伎爲蚑蚑之叚借故訓爲舒但據釋文伎本又作跂白帖引詩亦作維足跂跂漢書東方朔傳跂跂脈脈善緣壁淮南子高注跂跂行也又通作趍說文趍一曰行皃玉篇趍趍鹿走也又曰行皃廣雅趍趍行也又通作歧字林

歧歧飛行貌是伎伎實速行之貌爾雅鹿其迹速說文速疾也大戴夏小正鹿人從傳云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離與麗通趚與之疊韻善之卽善走也說文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皆鹿羣萃善行之證詩言維足伎伎益言鹿善從其羣見前有鹿則飛行以奔之與雉求其雌取興正同徐璈謂伎伎卽奔皃與余說合傳訓爲舒貌失之

雉之朝雊箋雊雉鳴也　瑞辰按雊與呴通史記殷本紀正義引詩雉之朝呴說文雊雄雉鳴也雷始動雉鳴而句其頸按說文以雊爲雄雉鳴者特以詩云尚求其雌而系諸雄猶邶風有鷕雉鳴亦以下言求牡而系諸雌

也其實雉鳴通得稱雊鄭注月令及箋詩並曰雊雉鳴也不別雌雄是也潘安仁賦雉鷕鷕而朝雊亦渾言之顏延年顏之推並以潘爲誤用失之迂矣

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傳壞瘣也謂傷病也箋太子放逐而不得生子猶內傷病之木內有疾故無枝也　瑞辰按爾雅釋木瘣木苻婁郭注謂木病尩傴癭腫無枝條說文瘣病也引詩譬彼瘣木一曰腫旁出也考工記旁不腫注腫瘣也木瘻腫卽是內病毛傳謂傷病者常卽指瘻腫言說文及樊光爾雅注引詩作瘣木者葢从三家詩用本字毛詩則以壞爲瘣字之叚借壞瘣雙聲故通用猶秋官三槐注槐之言懷亦取雙聲爲義也段玉裁疑今毛傳壞瘣二字互譌昧古文叚借之恉矣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箋相視投掩也視彼人將掩兔尚有先驅走之者　瑞辰按投度雙聲投之言度也緜詩度之薨薨箋度猶投也韓詩度塡也說文敗閉也或作剫廣雅塓塞也字通作杜賈逵左傳注杜塞也凡兔皆自作徑途人張罝以掩覆之必塞其路故箋謂投兔卽掩兔朱子集傳以投兔爲投人之兔非也廣雅先始也義與開近禮記有開必先先卽所以開之也開創謂之先開放亦謂之先先之卽開其所塞也先字从儿之會意說文之出也出之亦開之也箋以爲先驅走之集傳以爲先脫之皆由不知先卽爲開故必增成其義以釋之耳

伐木掎矣傳伐木者掎其顚　瑞辰按說文掎偏引也字通作犄左傳辟如捕鹿晉人逐之諸戎犄之杜註謂掎其足也釋文犄從後牵也又通作猗七月詩猗彼女桑傳角而束之曰猗猗者掎之借字今伐木者懼其猝踣其木杪多用繩以牵曳之卽伐木掎顚之遺制

析薪扡矣傳析薪者隨其理　瑞辰按扡唐石經作杝張參五經文字杝字今本作杝誤註云又音豴見詩小雅玉篇引詩亦作杝說文有杝無扡今本作扡者譌杝之言迤也謂隨木理之衺迤而析之也說文迻迤衺去皃又曰迤衺行也衺行謂之迤衺斫謂之杝其義一也杝卽迤之借字字通作施孟子趙注施者邪施而行正義亦曰

扡者施也此詩又以爲漸相施及則非其義說文槎衺斫也槎與扡亦音近而義同

君子無易由言箋由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　瑞辰按爾雅釋詁繇於也繇由古通用抑詩無易由言箋由於也此詩無易由言正當與之同義戒君子無易於言也梁周興嗣千字文曰易輶攸畏耳屬垣牆義本此詩三家詩當有作無易輶言者亦由之同聲假借猶繇之借作猷也

巧言

亂如此憮傳憮大也　瑞辰按憮者幠之叚借爾雅釋詁幠大也郭註引詩亂如此幠說文幠覆也覆與大義正

相成爾雅釋言憮傲也傲者大義之引伸字亦以作幠爲正唐石經相臺本竝作幠用本字明監本毛本作憮者叚借字若憮之本義則方言說文竝訓爲愛下文昊天太憮亦幠之借字

僭始既涵傳僭數涵容也箋僭不信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　瑞辰按僭从傳訓數爲允據釋文云僭毛側蔭反傳葢以僭爲譖之叚借說文譖愬也讒譖也愬數義近數當讀如左傳數之以其不用僖負覊之數謂數其過而愬之也焦循讀數如事君數之數失之涵亦从傳訓容爲允謂言未信而姑容之也涵咸古同聲通用韓詩作減者咸之叚借章句訓爲減少失之又按一切經音義卷五引詩譖始既涵是僭卽譖之證

君子如祉傳祉福也箋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　瑞辰按祉與怒相對成文从朱子集傳訓喜爲是昭十七年左傳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言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正訓祉爲喜福與喜義本相通爾雅禔福也又曰禔喜也郭註有福卽喜祉之爲福又爲喜者猶禔之訓福又訓喜耳爾雅又曰禧福也禧亦通作喜莊子讓王篇時祀謹敬而不祈喜祈喜卽祈福也喜可訓福則知祉爲福亦可訓喜矣

亂是用餤傳餤進也　瑞辰按說文無餤有啖云啖嗛啖也一曰噉玉篇廣韻皆正作噉云啖同是噉啖一字餤葢亦啖字之別體爾雅釋詁餤進也龍龕手鑑引舊註云餤甘之進也荀子王霸篇啖啖常欲人之有註啖啖并吞之貌是啖本甘食貪噉之貌引伸其義爲進詩亂是用餤正承上盜言孔甘言之故以啖食爲喻耳釋文餤沈音談啖談雙聲沈重葢亦讀餤爲啖表記釋文引詩徐本作亂是用鹽葢本三家詩

匪其止共維王之卭箋卭病也小人好爲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爲王作病　瑞辰按釋文共音恭本又作恭韓詩外傳引詩正作匪其止恭止共二字平列與詩言靖

共敬恭虔共句法正同荀子不苟篇曰見由則恭而止楊倞註止禮也止共謂止而恭猶荀子言恭而止也詩言長亂之時羣臣非其止恭適足爲王病耳禮記鄭注言臣不止于恭敬失之

秩秩大猷傳秩秩進知也瑞辰按爾雅釋訓條條秩秩智也此傳義所本釋訓又曰秩秩淸也義與知近字通作𢧢說文𢧢大也从大𢦏聲讀若詩𢧢𢧢大猷古秩程同聲通用堯典平秩史記五帝紀作便程廣雅秩程也是其類也說文𧼧走也从走𢦏聲讀若詩威儀秩秩亦秩程同聲之證秩秩與大猷連文卽狀其猷之大皃猶商有秩斯祜祜爲大福秩亦大皃也

聖人莫之傳莫謀也釋文莫如字又作漠同本又作謨爾雅漠謨同訓謀莫協韻爲勝瑞辰按說文謨議謀也毛傳謂莫卽謨之消借漢書注引詩秩秩大繇聖人謨之班固幽通賦謨先聖之大猷兮曹大家注謨謀也正用此詩葢皆本韓詩也據釋詁謨僞也邵晉涵讀僞爲作爲之爲爲與行同義則莫謨皆當訓爲與上言君子作之同義廣雅莫漠也又以莫爲漠之借字爾雅釋言漠察淸也郭注皆淸明漠與謨義亦相成

予忖度之瑞辰按說文無忖字忖度卽刌㓷之叚借說文刌切也㓷判也廣雅刌斷也漢書元帝紀分刌節度忖度謂代爲判斷之如切物之度其長短也玉藻瓜祭上環鄭註上環頭忖也釋文忖本又作刌切也是忖卽爲刌之證古亦消作寸此詩釋文忖本又作寸漢書律志寸者忖也是也爾雅木謂之㓷郭注引左傳山有木工則㓷之今左傳作度是度卽爲㓷之證

躍躍毚兔傳毚兔狡兔也瑞辰按蒼頡解詁曰毚兔大兔也說文毚狡兔也兔之駿者从㲋兔駿亦大也廣雅狡健也義與大近傳訓毚兔爲狡兔葢亦以爲大兔毚从㲋兔說文㲋侣兔靑色而大故毚亦爲大兔許君旣从毛傳訓狡兔又云兔之駿者恐人誤以狡爲狡猾也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狡兔亦謂大兔正義謂大兔必狡猾失之躍躍韓詩作趯趯云趯趯往來之貌易林狡兔趯趯犬良逐咋正本韓詩

遇犬獲之箋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正義遇非犬名故王肅云適與犬遇而見獲釋文遇如字世讀作愚非也盧氏文弨曰讀作愚葢是鄭義不得以爲非焦氏循曰如字者毛義也讀愚者鄭義也以爲非者非鄭而是毛也瑞辰按遇犬葢田犬之名鄭以爲犬之馴者馴順也善也二義均見廣雅馴犬猶言良犬是鄭未嘗讀遇爲愚故釋文以世讀愚爲非非以鄭爲非也爾雅釋文引廣雅以殷虞爲良犬名葢謂殷之良犬名虞猶晉獒韓盧之比犬之大者名獒虞亦大也虞遇雙聲遇當卽虞之叚借故鄭知其爲犬之馴者又以爲田犬也虞吾古同音

騶虞山海經子竝作騶吾墨虞之借作遇猶梧丘之訓爲遇丘也爾雅
當途梧卬舊疏梧言遇也當道有卬若相遇然又尸子五尺犬爲猶猶與遇亦
雙聲正義昧於古字通借故謂遇非犬名耳毛於遇犬
無傳讀如字者乃王肅述毛之義未必遂於毛義有當
焦循以爲毛義亦非也曾釗曰遇與戇對傳以狡訓戇
則遇卽愚之叚借老子將以愚之王注愚謂無知守眞
順自然也是愚本有馴順之義素問精微論曰請問有
戇愚僕漏之問是戇與愚古恒對舉之證莊子則陽篇
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愚本又作遇愚遇二字古通用

荏染柔木傳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箋此言君
子樹善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瑞辰按荏染二
字雙聲荏者集之叚借說文集弱貌又與恁同廣雅恁
集竝云柔也又曰恁弱也染者冄之叚借說文冄毛冄
冄也段玉裁曰冄冄者柔弱下垂之貌說文又曰姌弱
長貌亦从冄會意傳以柔木爲椅桐梓漆而箋以善木
申釋之葢讀柔如柔嘉維則之柔柔卽善也非乏言柔
弱之木

君子樹之瑞辰按樹者尌之叚借說文尌立也又讀與
侸豎同說文侸立也讀若樹又曰豎立也鄉射禮君國
中射則皮樹中註今文皮樹爲繁豎是樹豎通用之證
廣雅樹立也亦叚借字樹之謂植立之也

往來行言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
此亦可是之謂行也瑞辰按爾雅釋詁行言也郭注今
江東通謂語爲行是行言二字平列而同義猶云語言
耳箋以往來皆可行爲行言失之

蛇蛇碩言傳蛇蛇淺意也箋碩大也瑞辰按蛇蛇卽訑
訑之叚借孟子則人將曰訑訑趙注訑訑者自足其智
不嗜善言之貌音義引張氏曰訑訑葢言辭不正欺罔
于人自誇大之貌廣雅訑欺也玉篇訑詑言也燕策寡
人甚不喜訑者言也竝以訑爲詑言欺人重言之則曰
訑訑古也與宅通說文沇州謂欺曰詑詑卽訑也字亦
作虵呂氏春秋貴公篇高誘注引詩虵虵碩言虵虵葢
大言欺世之貌

無拳無勇傳拳力也瑞辰按拳者捲之叚借說文捲气
埶也引國語曰有捲勇捲或作攟盧令箋鬈當爲攟毛本作權係譌寫攟勇壯也據張參五經文字權字註云從手者
古拳握字是攟亦拳字之異體捲攟聲同則義亦同猶
說文訓彉爲弓曲正與拳曲字音義同也又按說文奰
大貌从大𠬪聲或曰拳勇字古又作奰說文
𠬪讀若書卷之卷捲从卷聲與𠬪讀同故或通用韋昭
注國語曰大勇曰拳亦與奰訓大貌義合捲亦爲勇古
人不嫌語複猶之無罪無辜辜亦爲罪耳

職爲亂階箋職主也瑞辰按識識古通用荀子若大之副其志之可
識卽大戴禮若天之司莫之能職職當訓爲適猶識之訓爲適也成十六年

左傳識見不穀而趨王觀察曰言適見不穀而適祇也趨也晉語作屬見不穀而趨韋注曰屬適也言祇為亂階耳

既微且尰傳骭瘍為微腫足為尰瑞辰按爾雅骭瘍為微腫足為尰傳義所本相臺本毛本傳均作骭瘍為微是也釋文瘍本或作傷葢形近之譌爾雅釋文云微字書作癓三倉云足創字有脫誤據廣韻引三倉云癓足上創蓋謂足以上之創與爾雅骭瘍為微正合邵氏晉涵謂三倉不辨骭之所在誤矣說文𤸇脛气足腫引詩既微且𤸇又曰籀文作尰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腫足曰𤸇廣雅尰腫也是𤸇瘇尰尰竝同字今作尰者籀文也

為猶將多箋猶謀將大也女作讒否之謀大多瑞辰按猷猶古通用方言猷詐也廣雅猶欺也為猶將多言其為欺詐且多也將猶且也箋訓將為大失之

爾居徒幾何箋女所與居之衆幾何人素能然乎瑞辰按居為語助辭讀與日居月諸以居徂向上帝居歆迩同王倘書釋詞曰居詞也十月之交曰擇有車馬以居徂向居語助言擇有車馬以徂向也生民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居亦語助上帝居歆上帝歆也爾居徒幾何卽言爾徒幾何也箋訓居處之居失之

何人斯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箋遑暇疾也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瑞辰按安行對疾行言卽緩行猶戰國策安步以當車卽緩步也脂音支卽支字之叚借支之言[illegible]通爾雅楷柱也楚詞王逸注軔楷車木也玉篇軔礙車輪木節南山詩維周之氐箋云氐當為桎鎋之桎釋文桎礙也軔所以支車使止脂爾車卽楷爾車亦以軔支而止也詩葢言爾之緩行且不遑舍息爾之急行豈暇楷爾車以止之遑正言不遑也舊訓脂車為膏車失其義矣膏車所以行非所以止也

我心易也傳易說也釋文易韓詩作施施善也瑞辰按易施古音不同部而義近皇矣詩施于孫子箋施猶易也易繫詞上辭有險易京房注易善也凡相善卽相說也

毛韓義正相成而以與知祇韻則毛詩作易為協書盤庚不惕予一人白虎通引作不施予一人亦易施通用之類

否難知也箋否不通也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女情不通女與於譖我與否復難知也瑞辰按箋讀經文否字如否塞之否義甚迂曲今按否猶不也葢語助詞否難知言難知也詩葢謂還而不入則其情叵側難知朱子集傳但曰爾之心我不得而知矣不釋經文否字葢亦以否為語詞

俾我祇也傳祇病也箋祇安也瑞辰按傳以祇為疷之叚借箋以祇為禔之叚借此承壹者之來言之[illegible]義為允易坎六五祇旣平京房易作禔說文禔安福也

亦引易作禔既平是祇禔古通用之證
出此三物傳三物犬豕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
豕臣以犬民以雞 瑞辰按許慎五經異議引韓詩說云
盟牲所用天子諸侯以羊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其所
云天子諸侯以羊豕者蓋謂或以羊或以豕否則與詩
言三物不合左傳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
考叔者及此詩出此三物似詛皆三物並用而毛韓詩
皆爲辨其等級則詛之所用惟一牲耳又按穀梁僖九
年集解引鄭君曰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豭而此詩正
義引鄭君駁異義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
詛耳小於盟也是詩三物專言詛毛傳通言盟詛者盟

與詛亦散言則通對言則異
爲鬼爲蜮傳蜮短狐也 瑞辰按東京賦況魃蜮與畢方
文選李善註引漢舊儀曰魃鬼也魃與蜮古字通昔顓
頊三子一居若水爲魍魎蜮鬼是蜮爲鬼別名故不可
得見詩於一物而異名者每多並舉不嫌其詞之複也
至說文蜮短弧也佀鼈三足巳氣射害人博物志以爲
甲類陸氏佃羅氏願皆曰口中有橫物如角弩故一名
射工亦呼水弩此固非不可得見者不與鬼相類也
有靦面目傳靦姡也箋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
得見也姡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無有極時終必與
女相見正義靦姡釋言文孫炎曰靦人面姡然說文曰

靦面見人姡面靦也然則靦與姡皆面見人之貌 瑞辰
按今本說文作靦面見也據爾雅釋文引舍人云靦擅
也一云面貌也吳語余雖靦然而人面哉韋注靦面目
之貌也說文面見當爲面貌形近之譌詩正義引說文
面見人當作人面皃也爲允段玉裁从詩正義改作面
見人也亦誤至今本說文姡面醜也當从詩正義引作
面靦爲正爾雅釋文引孫李曰靦人面姡然也是靦與
姡皆人面之貌作醜者形近之訛又說文𦣞讀若書卷
之卷古文以爲靦字大徐本靦譌作醜是亦醜靦易譌
之證後人據說文誤本姡訓面醜因以靦爲面慙皃失
之

視人罔極箋人相視無有極時 瑞辰按古示字多借作
視極中也視人罔極謂示人以罔中卽下文所謂反側
也

巷伯

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箋巷伯奄
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 瑞辰按毛氏注疏本
如此據正義云此經無巷伯之名而名篇曰巷伯故序
解之曰巷伯奄官是巷伯奄官四字本爲序文今誤入
鄭箋中正義又云定本無巷伯奄官四字于理是也是
正義本序有此四字定本無之但考箋云巷伯內小臣
也車鄰正義引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也足證今本作寺人內小臣之誤 奄官上士四人

正釋序巷伯奄官四字正義以定本無四字爲是其說非也正義又云官下有兮衍字亦非古兮也二字形近蓋序本作巷伯奄官也傳寫者訛爲兮耳周官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是內小臣與寺人有別故鄭據之分巷伯與寺人爲二（序箋巷伯內小臣也寺人孟子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皆本周官爲說）月令仲冬命閹尹申宮令謹門閭蔡邕月令章句作門闈月令問荅曰閹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中宮中之門曰闈閹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閹尹所主知當作闈也據此知巷伯爲奄士即司宮者襄九年左傳令司宮巷伯儆宮正謂司宮巷伯爲一王肅云伯長也是官內門巷之長其說是也杜註分而二之云

司宮奄官巷伯寺人誤矣集傳亦誤以巷伯爲寺人蓋宋本鄭箋已誤作寺人內小臣也故集傳又以寺人爲內小臣不知此箋乃釋序巷伯奄官也之義不得作寺人且箋釋巷伯又云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則寺人非即巷伯明矣漢書古今人表以寺人孟子爲厲王時人此與以皇父等七人同爲厲王時人蓋皆本魯詩之說

萋兮斐兮傳萋斐文章相錯也（瑞辰）按萋斐二字疊韻萋者緀之叚借釋文斐本或作菲又斐之叚借也說文緀帛文貌（各本作白文誤此依段本从韻會）引詩緀兮斐兮又曰斐分別文也玉篇緀文貌廣韻緀斐文章相錯貌竊疑毛傳本作萋斐文章相錯皃爲廣韻所本今作也者形近之譌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傳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箋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瑞辰）按傳箋皆先解哆而後釋侈此經文上哆下侈之證王伯厚言崔集注作侈兮哆兮臧玉林據說文本或作侈兮哆兮者皆誤倒也說文哆張口也哆通作誃爾雅誃離也郭注誃見詩即詩哆兮之異文（邢疏謂詩侈兮之異文段玉裁疑詩析薪扡矣或作誃俱誤）說文誃離別也讀若論語跢足之足跢今論語作啟與哆爲張口義近張開也啟亦開也故論語漆

雕開一作漆開哆王氏詩考又謂說文作鉹兮哆兮以鉹爲侈之異文則誤說文鉹字註一曰詩云哆兮侈兮繫傳作一曰若詩曰侈兮之侈是說文讀鉹若侈擬其音未嘗易其字也說文奲富奲奲皃玉篇丁可充者二切云大寬也其充者與哆讀昌者切同是哆義又同奲也哆侈二字疊韻據公羊宣十年傳婦人以衆多爲侈也何休注侈大也又僖二十六年傳侈也何休注侈猶大也釋文侈昌爾反又昌者反大也昌者反即讀同哆則哆亦通作侈矣史記天官書箕主口舌故詩人以喻讒言哆侈皆狀箕星舌廣之貌猶萋斐爲文章相錯貌廣與大義近廣雅㢋奲竝訓大奲哆音同㢋侈義同說

文郊有大廣也讀若侈又侈廣也廣亦大也又衺衣張也張亦大也是哆侈皆大貌耳箋謂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說已迂曲正義遂以哆爲踵之貌侈爲舌之貌則愈鑿矣

誰適與謀箋適往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瑞辰按一切經音義卷六引三蒼適悅也盤庚民不適有居猶云民不悅有居也此詩蓋極言讒人之可惡誰悅與之謀耳故六章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下卽接言投畀豺虎云云以極言其人之可惡也

緝緝翩翩傳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瑞辰按說文咠聶語也引詩咠咠幡幡又曰聶附耳私小語也緝緝卽咠咠之叚借翩翩宜讀如周書截截善諞言之諞諞便疊韵說文諞便巧言也引論語友諞佞今作便佞玉篇諞巧佞之言也廣韻諞巧言諞諞猶便便也翩翩卽諞諞之叚借釋文翩字又作扁亦治借字詩言緝緝者言之客也翩翩者言之巧也傳以翩翩爲往來貌失之

捷捷幡幡傳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瑞辰按捷通作倢方言宋楚之間謂慧曰捷注言便倢也廣雅辯憭捷慧也釋訓又曰倢倢憭也舊譌作倢倢此从王氏疏證本捷捷番便給之貌又通作諓廣韻諓多言也諓便倢則言易多義本相因捷唼同音故漢書楊雄傳註引蘇林音引詩作唼唼幡幡幡便音近幡𢆶卽便便之叚借亦辯給也

旣其女遷傳遷去也箋遷之言訕也瑞辰按廣雅遷避也舊譌作令此从王氏疏證定爲遷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避去也傳訓遷爲去與避同義旣其女遷謂終避而辭去之也說文謝辭去也廣雅謝去也去有辭義正與受爲對文箋以遷訕同音訓遷爲訕不若傳義爲允

驕人好好傳好好喜也瑞辰按爾雅釋訓旭旭憍也卽詩好好之異文好古通𢻱从丑聲與旭从九聲同二字竝許九切故通用女曰雞鳴詩旭日始旦釋文引說文旭讀若好亦旭好同音之證郭註爾雅旭音呼老反則讀近今音矣

勞人草草傳草草勞心也瑞辰按爾雅釋訓慅慅勞也邢疏引詩勞人草草是草草卽慅慅之異文釋文慅郭騷草蕭三音則慅又讀同離騷之騷騷亦憂也高誘淮南子註勞憂也勞人卽憂人也論語樂驕樂驕義近樂勞義同憂傳言勞心者卽憂心耳

作爲此詩箋作起也孟子起而爲此詩正義曰當云作賦詩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釋文作爲此詩一本云作爲作詩瑞辰按釋文云一本云作爲作詩段玉裁云爲字誤當是作而作詩其說是也正義曰當云作賦詩亦當云作而賦詩今本涗去而字耳定本箋作有二訓作起也釋經文第一作字作爲也釋經文第二作字故箋繼之曰

孟子起而爲此詩是經本爲作而作詩之證正義以定本經既云作爲此詩是其本經文止一作字而箋乃有二作字之訓故謂其自與經相乖非謂箋不當有二訓也據正義云起發爲小人之更讒而作巷伯之詩是正義本皆爲作而作詩今本作爲此詩乃後人誤从定本改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一

小雅　　桐城馬瑞辰學

谷風

維予與女箋當此之時獨我與女爾謂同其憂務　瑞辰按與當讀如小明詩正直是與及儒行同弗與也之與與猶愛好之小明箋好猶與也是也說文與黨與也从舁从与黨當作攩攩朋羣也是與之本義謂相羣與與棄對言恐懼時獨我好女以見昔之厚安樂時女轉棄予以見今之薄又二章寘予于懷見昔友之厚我與上章維予與女見昔我之厚友亦爲相對成文

維風及頹傳頹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　瑞辰按頹者穨字之變體說文穨禿皃爾雅焚輪謂之穨字正作穨玉篇有隤字云風皃當亦穨字之或體正義引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頹頹下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頹皆以穨風謂從上而下而此詩毛傳風薄相扶而上似以頹爲自下而上之風與孫李異義李黼平曰今世郭注釋穨云暴風從上下釋猋云暴風從下上義與李孫同而莊子逍遙篇釋文文選曹子建贈徐幹詩李善注引郭注釋扶搖皆作暴風从上下與今本不同則郭注焚輪必爲暴風從下上正可引以釋傳今本郭注有誤今按李說是也谷風爲和風非有大力必焚輪之自下而上者有以助之始能

相扶而上耳又按爾雅焚輪謂之頹釋文本作芬迣氏坦曰焚當讀爲鄭伯之車僨于濟之僨左氏襄二十四年傳象有齒以焚其身釋文引服虔云焚讀曰僨僨僵也風之大者足以翻車故曰焚輪焚与芬皆叚借字

維山崔嵬傳崔嵬山巔也　瑞辰按崔嵬疊韻字當即厜㕒之叚借說文厜㕒山巔也而此傳作崔嵬山巔也爾雅崒者厜㕒十月之交箋作崒者崔嵬漸漸之石箋作卒者崔巍是崔嵬即厜㕒異文之證又與隓隗同說文隓隗高也又與崒峞同說文崒危高也詩釋文曰嵬又作峞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傳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

死葉萎枝者　瑞辰按說文萎食牛也葳曰穀萎馬置巠巾又痿病也又菸字注一曰痿也此詩萎爲痿之叚借廣韻痿枯死也萎蔫也葢因經傳叚萎爲痿後遂通以萎代痿又按詩以盛夏萬物茂盛草木亦有萎折與人雖有大德於人亦未必無小怨正義本傳原作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今本作無有不死葉萎枝者乃誤依定本及集注本改也又按中論修本篇引詩作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葢本三家詩而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義與毛同

思我小怨　瑞辰按詩以怨與嵬萎爲韻段玉裁讀怨如伊以爲合韻今按說文眢讀若委眢怨同音古讀怨亦當如委故與鬼萎韵也又國語人皆集於苑一本作萎亦怨萎音同之證

蓼莪

蓼蓼者莪　瑞辰按漢孔耽神祠碑竭凱風以惆憀惟蓼儀以愴悢平都相蔣君碑感蓼詩人蓼蓼者儀我竝作儀衛尉卿衡方碑悼蓼義之劬勞司隸校尉碑悲蓼義之不報又通作義古我義字竝从我聲儀从義聲竝讀如俄故三字通用毛詩作莪用本字三家詩或借作儀與義爲碑文所本

匪莪伊蒿箋莪已蓼蓼長大我視之以爲非莪故謂之蒿　瑞辰按爾雅釋草莪蘿郭註今莪蒿也亦曰廩蒿陳

藏器本草拾遺曰廩蒿生高岡宿根先于百草一名莪蒿是莪蒿即茵陳蒿之類常抱宿根而生有子依母之象故詩人借以取興李時珍云莪抱根叢生俗謂之抱孃蒿是也蒿與蔚皆散生故詩以喻不能終養

匪莪伊蔚傳蔚牡菣也　瑞辰按爾雅釋草蔚牡菣郭注無子者陸機疏云牡蒿八月爲角角似小豆一名馬新蒿本草作馬先蒿唐本注云實八月九月熟均與郭註無子說異據唐注本草牡荆云莖勁作樹不爲蔓生故稱之爲牡則知牡菣亦以其散生特立與莪之抱根叢生者異故有牡稱不必如郭言無子而後稱牡也名醫別錄有牡蒿一條唐人注曰齊頭蒿李時珍謂諸蒿葉

皆尖此蒿葉獨叄而禿故有齊頭之名此亦牡蒿特立之證

餅之罄矣維罍之恥傳餅小而罍大罄盡也瑞辰按爾雅釋器小罍謂之坎郭註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一斛者十斗也（聘禮記十斗曰斛）許慎五經異義引毛詩說罍大一碩一碩卽一石一石卽一斛也說文餅甕也儀禮既夕禮甕三鄭註甕瓦器其容蓋一㲄一㲄者斗二升也（考工記旗人豆實三而㲄四升爲豆三豆則斗二升）三禮圖云罍大一斛其所容甚多瀉酒于餅以供斟酌此罍大餅小之證說文罄器中空也引詩餅之罄矣又窒空也引詩餅之窒矣作窒者蓋三家詩磬㲄硜古同字（說文磬籀文作㲄古文作硜）磬通作罄故

罄窒字亦通用

鮮民之生傳鮮寡也箋此言供養日寡矣而尙不得終養恨之至也瑞辰按廣韵尟寡也傳以鮮爲尟之叚借故訓爲寡孤寡一聲之轉寡民猶言孤子箋以爲供養日寡非傳恉也阮宮保曰古鮮聲近斯遂相通借鮮民當讀爲斯民如論語斯民也之例今按讀鮮爲斯是也但不得與論語斯民同訓爾雅釋言斯離也方言斯離也齊陳曰斯說文斯析也斯民當謂離析之民猶易言旅人也民人離析不得終養故言生不如死若但訓斯民爲此民無以見其生不如死也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箋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爲不可斯須無也瑞辰按爾雅釋言怙恃也說文怙恃也恃賴也釋文引韓詩曰怙賴也恃負也是怙與恃散文則通對文則異唐風以陟岵與望父卽取可怙之義釋名岵怙也是矣恃負互訓說文負恃也漢書高帝紀嘗從王媼武負貰酒如淳注曰俗謂老大母爲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爲負耳謂母爲負蓋取可恃之義恃音近恀爾雅釋言恀恃也郭註今江東呼母爲恀荀子其容恀然楊註恀然恃尊長之貌是呼母爲恀亦取恃義又說文媞字注一曰江淮之間謂母爲媞媞與恃亦音近而義同

入則靡至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瑞辰按說文親至也又曰親至也靡至猶云靡親耳

母兮鞠我傳鞠養也瑞辰按說文育養子使作善也或作毓鞠卽育字之同音叚借育養之育借作鞠猶育稚之育借作鞠（邶谷風箋育稚也正義謂本釋言今本爾雅釋言作鞠郭璞曰鞠一作毓）又借作鬻也（幽風鬻子毛傳鬻子稚子也卽育子）阮宮保云凡詩一字分二韵者則別二字書之爲義同字變之例今按此詩下言育我用本字故上借鞠爲育以與下育我爲韵正所謂義同字變者也

拊我畜我箋畜起也釋文拊音撫瑞辰按說文拊揗也又撫字註一曰揗也二字音義同故通用拊猶撫也後

漢書梁竦傳引詩正作撫我說文慉起也箋以畜爲慉之叚借故訓爲起邶谷風能不我慉傳慉興也興與起同義古畜與好同聲孟子畜君者好君也廣雅嬌喜也慉嬌畜義竝相近又訓興與起者說文嬹說也廣雅嬹喜也學記不興其義不能樂學鄭註興之言喜也歆也是興有喜悅之義興起同義則起亦爲喜悅也皐陶謨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喜起熙三字同義起猶喜也孟子趙註興起志意興卽起也志意興起卽說也是知箋訓畜爲起者正與訓畜爲好義相成正義以起爲起止我蓋謂因其止而起之失箋恉矣

出入腹我傳腹厚也箋腹懷抱也　瑞辰按傳義本釋詁

詩歷言拊畜長育顧復而終以出入腹我蓋言出入則則已畢在內在外無所不該故以腹我括之見其無所不愛厚腹與複通說文複重衣皃重衣亦厚之義也箋訓爲懷抱似不及傳義所該之廣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傳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皃箋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　瑞辰按說文颲風雨暴疾也讀若栗颲颲風也讀若烈烈烈卽颲字之叚借說文滭滭泼風寒也引詩一之日滭泼毛詩作觱發發發卽泼字之叚借玉篇廣韻竝曰颰疾風也颰卽泼之異文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傳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　瑞辰按律栗雙聲律律卽凓凓之叚借凓列同義故傳云猶烈烈也弗與泼亦聲近而義同發卽泼之叚借故傳云猶發發也集韻引詩作律律玉篇颰風也律與颰說文所無皆後人增益之字

大東

有饛簋飧傳饛滿簋皃飧熟食謂黍稷也箋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興者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　瑞辰按說文饛盛器滿皃義本詩傳方言廣雅竝曰朦豐也義與饛近詩蓋以簋飧之滿興古者邦國之富不若今之杼柚其空也不必如箋以爲致飧之禮

有捄棘匕傳捄長皃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　瑞辰按捄者觓之叚借說文觓角皃引詩有觓其角今詩作捄角之曲皃曰觓匕之曲長皃曰觓其義一也匕所以載牲體亦以取黍稷少牢饋食禮饔人所摡者牲體之匕廩人所摡者黍稷之匕棘匕承上簋飧言王觀察云當謂黍稷之匕其說是也說文匕所以比取飯一名柶又曰禮有柶柶匕也案士冠禮鄭註柶狀如匕以角爲之是以角爲之名柶以木爲之則名匕也又雜記匕用桑長三尺棘匕對桑匕言古者喪用桑匕吉用棘匕皆取聲近爲義桑言喪則棘爲吉非必如傳以棘之赤心爲喻也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傳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瑞辰按說文厎柔石也重文作砥孟子引詩周道如底底爲厎字之譌墨子引周詩曰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楚詞招魂王逸注引詩其平如砥當卽此詩異文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箋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瑞辰按此二句承上周道如砥二句言箋以君子所履承有饛簋飧二句爲法天子之恩厚其說非也孟子引詩周道如厎四句趙註厎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其說較鄭箋爲善小爾

雅廣雅竝曰視比也廣雅又曰視效也所履所視皆指周道卽上行下效之義

小東大東箋小也大也謂賦歛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瑞辰按惠氏周惕詩說曰小東大東言東國之遠近也魯頌遂荒大東箋大東極東也周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正日景日東則景夕多風鄭註謂大東近日也皆以大東爲極東遠言大則近言小可知矣譚爲東國因其國而及其鄰封故言小東大東今按惠說是也大戴禮千乘篇言東辟之名至于大遠南西北皆有至于大遠之語孔廣森補註大遠極遠也是亦大有遠義之證論語言小道致遠恐泥則小有近義矣箋云小亦於東大亦於東以亦於二字增成其義非詩義也集傳以爲東方之小國大國亦似未確

杼柚其空箋譚無他貨唯絲麻爾今盡杼柚不作也釋文杼說文云盛緯器柚本又作軸瑞辰按說文杼機持緯者釋文引作盛緯器蓋誤玉篇桫織桫也亦作梭太平御覽引通俗文所以行緯謂之桫說文無桫梭字新附有杼卽梭也說文幐機持經者段玉裁曰幐卽軸也謂之軸者如車軸也幐通作勝淮南子曰後世爲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又曰䊶𥿑之美在于杼柚作柚者叚借字也至方言杼柚作也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蓋別

一義戴氏震引以釋詩失之

既往既來使我心疚箋言譚人自虛竭餫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病也瑞辰按承上行彼周行言之往來謂數數往來疲於道路並無厚往空來之義箋說非也洪頤煊謂來當作求謂我以禮往求糴於彼求疚韻合來求字形相近今按古音來讀如釐疚讀如已來疚二字正爲韻若改爲求轉於古韻不合且往來對文不得以爲求字形近之譌洪說失之鑿矣

有冽氿泉傳冽寒意也側出曰氿泉釋文氿音軌字又作晷瑞辰按氿晷古同聲通用爾雅氿泉穴出穴出仄

出也水醮曰厬說文氿水枯土也引爾雅水醮曰氿厬
仄出泉也讀若軌與今本爾雅互易蓋許君所據爾雅
本異據詩釋文氿本作晷則毛詩本亦有作厬泉者後
又消作晷耳釋名側出曰氿泉氿軌也流狹而長如車
軌也案古者車轍謂之軌車軸兩端自轂中出者亦謂
之軌故泉之仄出者似之當作氿泉爲正字九之言究
也廣雅九究也與水醮之義亦合竊謂仄出泉及水醮本字
皆作氿作厬者同音叚借字後人誤以二字分屬遂致
互異耳
無浸穫薪傳穫艾也箋穫落木名也釋文穫毛刈也鄭
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旁瑞辰按爾雅釋木檴落爲箋

所本說文樗木也舊與樗互譌今从叚本正以其皮裹松脂从木雩
聲讀若華或从蒦作檴是檴即樗之或體今俗所稱樺
樹也凱風詩吹彼棘薪東山詩烝在栗薪車舝詩析其
柞薪白華詩樵彼桑薪凡言薪者多兼木言故箋知經
文穫爲檴之叚借
契契寤歎傳契契憂苦也瑞辰按釋文契苦計切讀同
契約之契又云徐苦結反則讀如提挈之挈憂苦即提
挈之義所引伸九歎云孰契契而委棟兮一本作挈挈
其正字也廣雅挈挈憂也與詩契契皆叚借字又孟子
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說文引作忿云忿忽也與趙注
恝無愁之皃義合恝即忿之或體無愁曰恝與憂苦曰

契契義亦相反而相成猶亂亦訓治苦亦爲快也
職勞不來傳來勤也箋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
瑞辰按勞來之來本作勑爾雅勞來勤也釋文來本又
作勑說文勑勞勑也廣雅勑勤也今經典通借作來古
以勤勞爲勤慰其勤勞亦爲勤故傳訓來爲勤而箋以
不來爲不見謂勤也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傳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
也箋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
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捕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瑞
辰按舟與周字異而音同說文周密也舟帀偏也玉篇
舟帀徧也或作周洀考工記注故書舟作周是二字通

用之證故周人可假借作舟人箋讀舟爲周是也然以
周人爲周世臣則非今按周人與私人相對成文方言
私小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郊梁益之間凡物小者謂之
私小私人即小人則周人宜訓爲大人周之言綢廣雅
綢大也周人爲大人猶周行或謂大道周狗即大狗也
公羊宣六年傳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周狗謂
大狗何休注謂可以比周之狗失其義矣裘古本作
求後人始加衣作裘以别於求乞之求此詩裘亦當从
箋作求古未聞以熊羆爲衣裘者且此句對百僚是試
言非對粲粲衣服言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傳或醉於酒
或不得漿鞙鞙玉貌璲瑞也箋佩璲者以瑞玉爲佩佩

之鞙鞙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餐[瑞辰]按不以其漿不以其長二不字皆助句詞此章承上私人之子百僚是試以言小人在位有名無實或以其酒宜其味之醇也實則以其漿耳鞙鞙佩璲宜其德之美也實則徒以其長耳唐書蕭至忠傳引詩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而釋之曰此言王政不平而衆官廢職私家子列試榮班徒長其佩耳其云徒長其佩正釋詩不以其長爲以其長也蓋亦讀不字爲語詞耳鞙鞙爾雅作琄琄釋文亦云鞙本或作琄琄琄猶言嫙嫙嫙卽今之娟好字說文嫙好也廣雅嫙嫙容也容之好曰嫙

嫙佩之美曰琄琄其義一也爾雅釋器璲瑞也郭注引詩鞙鞙佩璲璲者玉瑞釋器又曰繸綬也郭注卽佩之組所以連繫瑞玉者因通謂之繸竊謂此詩佩璲當讀爲繸綬之繸故言不以其長長卽綬之長也漢官儀綬長一丈二尺濶三尺是繸宜長之證箋以爲才之長非也說文無繸字古蓋止作璲續漢書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於是解去韍佩以爲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韍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于璲轉相結綬故謂之綬又曰縌者古佩繸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縌今按綬見玉藻爾雅不始於秦大東所言其時猶未去玉所謂綬者猶指連繫瑞玉者言非秦漢之所謂綬也秦漢以後別以縌爲綬維[說文縌綬維也]乃更以與縌相接受者爲綬又非古之所謂綬耳又按李黼平據正義曰鄭唯言佩璲云是玉也故鞙鞙爲玉貌璲瑞釋器文是今本傳文鞙鞙玉貌璲瑞也七字皆是箋文後人誤以入傳

跂彼織女傳跂隅皃[瑞辰]按跂爲俗企字詩作跂者攱字之同音叚借說文攱頃也从匕支聲匕頭頃也引詩攱彼織女蓋从三家詩用本字織女三星成三角故言攱以狀之耳

終日七襄傳襄反也箋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莫七辰[各本無至字此从岳本]辰一移因謂之七襄[各本一移上少辰字亦从

岳本]正義述毛謂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迴反又云襄反者謂從旦至莫七辰而復反於夜也[瑞辰]按文選李注引薛君章句曰襄反也是毛韓同義孔疏訓反爲迴反胡承珙曰經言日並不及夜況移七襄而至夜亦不得謂之迴反蓋反卽更也呂覽慎人篇返瑟而弦祭微篇興兵反攻之知度篇其患又將反以自多高注並以反爲更此傳言反者亦謂從旦至莫七更其次鄭箋謂更其肆者乃申傳非易傳也今按胡說是也公羊襄二十年傳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何休注更復也下文傳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復卽上之更也反與復同義知更之可訓爲復則知反之可訓爲更矣

睆彼牽牛傳睆明星貌何鼓謂之牽牛　瑞辰按何鼓通作河鼓爾雅以何鼓牽牛爲一星而史記天官書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以河鼓與牽牛異星者郝懿行曰牽牛三星牛六星天官書誤以牛星爲牽牛故以何鼓牽牛爲二星牟廷相曰牛宿其狀如牛何鼓在牛頭上則是牽牛人也何鼓中星最明故詩曰睆彼牽牛今按河鼓與牛星相連古或通名牽牛猶參伐各三星而考工記曰熊旗六斿以象伐則連參亦名伐也營室東壁各二星而考工記曰龜蛇四斿以象營室則連東壁亦名營室也何鼓本三星天文志曰一曰三武天子之三將軍正義引孫炎云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或名爲何鼓亦名爲牽牛則又以左右旗十二星通名何鼓牽牛矣

不以服箱傳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箋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　瑞辰按考工記大車牝服二柯又三分柯之二鄭司農註牝服謂車箱服讀爲負說文箱大車牝服也皆以牝服與箱爲一後鄭云牝服長八尺謂較也蓋以牝服爲左右較而以箱爲大車之輿其義當與毛傳同故此箋申毛云不可用於牝服之箱然以經文求之服當作虛字解不得以爲牝服服之言負也車箱以負器物謂之服牛以負車箱亦謂之服張衡思元賦騕褭以服箱章懷注服駕也箱車也蓋取驥服

鹽車之義而服箱之字則本於詩又古詩牽牛不負軛亦本此詩爲說自軛牛頸处言之曰負軛自牛負車言之則曰服箱服與負一也淮南子說山訓剝牛皮鞹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服於軛卽負軛也則知服箱猶云負箱耳又按易繫詞服牛乘馬說文引易作犕牛服犕同部故通用凡以車駕牛馬正字作犕作服者叚借字耳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傳日旦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　瑞辰按史記索隱引韓詩云大白星晨見東方爲啟明昏見西方爲長庚與毛傳義同皆以啟明長庚爲一星孔疏既引孫炎以明星爲大白又云長庚不知是何星失之毛傳日旦出與日既入相對爲文正義本作日旦出亦誤又按說文啟教也启開也爾雅明星謂之启明其本字也詩作啟明叚借字大戴禮四代篇引詩東有開明葢漢避孝景諱改

有捄天畢載施之行傳捄畢貌畢所以掩兔也何嘗見其可用乎箋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　瑞辰按說文畢田网也从田从華象形或曰田聲爾雅釋天濁謂之畢郭注掩兔之畢或呼爲濁因星形以名廣雅畢率也說文率捕鳥畢也象絲网上下其竿柄也月令鄭注小而柄長謂之畢畢皆謂田獵之网史記天官書畢曰罕車主弋獵後漢書蘇竟傳云

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皆指田罔而言此詩當从毛傳訓爲掩兔之畢至祭器有畢雖亦取象畢星箋義取之不若从傳爲允又按釋器絢謂之救郭注救絲以爲絢或曰亦冒名王觀察曰絢亦維網之屬軥之言鉤也拘也救与絢亦一聲之轉今按捄之言逑聚也救即捄之通借字耳

維北有斗正義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集傳兼採南斗北斗二說　瑞辰按正義以斗爲南斗是也爾雅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郭註箕龍尾斗南斗是凡箕斗連言者皆爲南斗王觀察曰南斗之柄常向西而高於魁故經言西柄之揭若

北斗之柄固不常西卽指西亦不得云揭其說是也說文枓勺也勺所以挹取也詩作斗者皆枓之假字

載翕其舌傳翕合也箋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　瑞辰按翕合或作翕如謏也正義釋傳翕合可證翕吸音同通用故箋訓爲引廣雅翕引也玉篇引詩正作載吸其舌漢書天文志箕主口舌小雅巷伯疏云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其形踵狹而舌廣故曰載翕其舌以見其主於收斂也淮南子氾論篇頭會箕賦高註箕賦似箕然斂民財多取意也此詩刺重斂故以箕星爲喻

四月

六月徂暑傳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箋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與人爲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　瑞辰按序下正義引孫毓以爲如適之徂皆訓爲往今言往暑猶言適暑耳雖四月爲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而退也詩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後衰衰而後亂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善惡之喻各從其義正義駁之云傳云暑盛而往矣是既盛而後往也毓言方往之暑不得與毛同今按孫訓徂暑爲適暑雖與毛傳訓暑盛而往不同而於經義徂暑則合且與毛傳取義於火星中意出左傳火中寒暑乃退者正同但不卽以

徂爲退耳據經文秋日淒淒冬日烈烈皆以喻時之衰亂則首章六月徂暑以喻盛極則衰義正相承箋以始衰興人爲惡有漸非傳義也正義合傳箋爲一失之至王肅以爲行役思祭則孫毓已駁之矣

先祖匪人胡甯忍予箋匪非也甯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亂世乎　瑞辰按人當讀如仁者人也之人中庸鄭注人讀相人偶之人仁从二人相人偶卽仁也先祖匪人猶云先祖豈不仁故下接言胡甯忍予正以見其仁也箋訓爲人物之人失之

百卉具腓傳腓病也釋文引韓詩云腓變也　瑞辰按文

選李善註引韓詩作腓薛章句曰腓變也俱變而黃也
毛萇曰痱病也玉篇及爾雅邢疏竝引詩百卉具痱似
韓詩作腓毛詩作痱爾雅釋詁痱病也說文痱風病也
毛詩今本作腓或謂誤从韓詩然釋文不言毛韓字異
或毛詩亦作腓特以爲痱之叚借遂訓爲病文選李註
及玉篇乃以本字易之耳又按爾雅釋詁元黃病也馬
之病曰元黃周南詩我馬元黃是也草之病亦曰元黃
毛傳訓病義近蓋亦以腓爲痱之借字非風雙聲故說
文以痱爲風病

亂離瘼矣傳離憂瘼病　瑞辰按傳以離爲罹之借字爾
雅釋詁罹憂也瘼字爾雅釋詁及說文竝訓病方言瘼

病也東齊海岱之閒曰瘼毛詩作瘼以亂離瘼三字連
讀謂因亂而憂病也文選卷二十卷三十八李註竝引
韓詩亂離斯莫薛章句曰莫散也則以亂離二字連讀
讀離爲離散之離讀莫如散漠之漠說文漢北方流沙也沙水散石也是
沙漠義取漠散也　說苑政理篇引詩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
離散以爲亂者也其義正本韓詩瘼當作莫今作瘼者
後人據毛詩改之耳

爰其適歸傳爰曰也　瑞辰按宣十二年左傳引詩亂離
瘼矣爰其適歸杜註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
說苑文選注引韓詩亦作爰是毛韓詩竝作爰惟家語
爰作奚爲集傳所采註云爰家語作奚其經字仍作爰
今俗本直改經文作奚又失集傳之舊

廢爲殘賊傳廢忕也箋言在位者貪殘爲民之害無自
知其行之過者言忕於惡正義定本廢訓爲大與鄭不
同釋文廢如字忕也一音發忕時世反下同又一本作
廢大也此是王肅義正義定本廢訓爲大　瑞辰按爾雅
釋詁廢大也郭註引詩廢爲殘賊列子楊朱篇廢虐之
主張湛註廢大也說文奔大也奘與奔同字廣雅玉篇
竝云奘大也奘與廢一聲之轉毛傳訓廢爲大知廢卽
奔之叚借也列女傳霍夫人顯傳引詩廢爲殘賊莫知
其尤言忕於惡莫知其爲過則訓廢爲忕義同鄭箋蓋
本韓詩之說正義言定本廢訓爲大與鄭不同是鄭本

作忕之證今毛本箋作言大於惡者誤也此詩正義及
左傳桓十三年正義竝引說文忕習也今說文作愧習
也愧卽忕之變體春秋公山不狃字子洩洩亦當爲汏
之變古大與世通用大室卽世室也大子卽世子也大
叔卽世叔也从大之字亦通作世荀子榮辱篇橋泄者
人之殃也卽驕汏異文賈子篇泄不可以得士亦以泄
爲汏也忕字益通作怈唐人避諱遂改从曳猶泄紲之
改作洩絏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二曰習忕又作愧卷十
三又云忕又作洩引字林洩習也是矣惟廢之訓忕他
處少見仍从毛傳爾雅訓大爲允

我日構禍傳構成也箋構猶合集也言諸侯日作禍亂

之行瑞辰按爾雅釋詁說文並曰遘遇也構者遘之叚借構禍猶云遇禍也集傳訓爲遭禍得之仍从箋訓構爲合者合猶遇也

盡瘁以仕箋瘁病仕事也今王盡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瑞辰按盡瘁以仕與北山詩或盡瘁事國同義昭七年左傳引詩或憔悴事國周官小司寇議勤之辟鄭注曰謂憔悴以事國賈疏亦引詩或憔悴事國王尙書曰蓋毛詩之盡瘁三家詩有作憔悴者故鄭賈皆用之爲說又曰憔亦盡也鄭注昏義曰酌而無酬酢曰醮正義曰直盡爵而已故稱醮也爾雅水醮曰厬鄭注謂水醮盡醮與憔聲義相近悴亦盡也荀子禮論篇利爵

之不醮也史記作啐啐之言卒也卒亦盡也盡爵謂之醮亦謂之啐盡力謂之憔悴義相因也憔悴二字平列盡瘁二字亦平列非謂盡其瘁也毛傳曰盡力勞病以從國事則亦平列字矣又曰盡瘁雙聲也憔悴亦雙聲也今按王說是也說文𣻄盡酒也潐盡也荀子楊注潐盡也皆憔盡同義之類瘁爲病盡亦爲病成十二年左傳爭尋常以盡其民猶言以病其民也勞病謂之憔悴人之枯瘦亦謂之醮顇說文醮面焦枯小也顇𩔖顇也楚辭漁父云顏色憔悴玉篇引作醮顇是也人之陋賤亦謂之蕉萃左傳引詩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是也箋謂盡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失之

𠕋莫我有箋使羣臣有土地曾無自保有者皆懼於危亡也瑞辰按有當讀如相親有之有𠕋莫我有猶王風葛藟詩亦莫我有也左氏昭二十年傳是不有寡君也杜註有相親有也詩人蓋傷已之盡力勞病以事國而不見親有於上耳

匪鶉匪鳶傳鶉鵰也鵰鳶貪殘之鳥也釋文鶉徒丸切字或作鷻鳶以專反鴟也瑞辰按說文雕鷻也鷻鵰也正義引說文鶉鵰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鶉也今案說文隹字註一曰鶉字隹卽隼也鶉卽鷻也是鷻古或借作鶉之證至鵻鶉之雜說文自作雜耳又說文䲨字別引詩匪䲨匪蔦又云蔦鷙鳥也蔦卽鷚字五各反與鳶

異字據正義引蒼頡解詁云鳶鴟也又引說文鳶鷙鳥也則經文原作鳶字王尙書曰鳶字見於小雅大雅周官射鳥氏曲禮中庸爾雅釋鳥倉頡篇不應說文不載蓋鳥部有此字而傳寫者脫之也其䲨字注引詩匪䲨匪蔦當作匪鷻匪鳶蓋本作鳶字因下蔦字篆文相連寫者遂誤爲蔦耳今按王說是也說文蔦字鳶字蓋同訓爲鷙鳥也傳寫者誤刪其一段玉裁乃欲據說文誤本改經文之鳶爲蔦失之

北山

率土之濱傳率循濱涯也瑞辰按說文無濱字實與頻古聲近通用說文顭水厓人所賓附也顰戚不前而止

毛傳訓濱爲涯正以濱卽瀕之叚借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引詩作率土之賓老子云賓與臣同義故詩曰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則詩古本有省作賓者遂作賓服解矣大戴記誥志篇地賓畢極猶詩云率土之賓也

我從事獨賢傳賢勞也箋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役自苦之辭 瑞辰按廣雅釋詁賢勞也王觀察疏證曰詩我從事獨賢孟子引而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賢亦勞也賢勞猶言劬勞故毛傳曰賢勞也鹽鐵地廣篇亦曰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趙註竝以賢爲賢才失其義矣今按序曰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卽本詩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爲說正以賢爲勞也賢之本義爲多小爾雅賢多也說文賢多才也才段本作財禮投壺某賢於某若干純鄉射禮取賢獲曰右賢于左左賢于右竝以賢爲多事多者必勞故賢爲多卽爲勞周官司勳事功曰勞戰功曰多多與勞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戴氏震訓賢爲多而謂孟子非以賢爲勞不知多與勞義正相成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傳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 瑞辰按彭旁雙聲古通用說文騯馬盛也引詩四牡騯騯卽詩四牡彭彭之異文廣雅彭彭旁旁盛也說文傍字訓近此詩傍傍卽旁旁之叚借

鮮我方將傳將壯也 瑞辰按將與壯雙聲爾雅釋詁將壯二字竝訓大也故壯又通作將射義幼壯孝弟鄭注壯或爲將爾雅釋言奘駔也孫樊本竝作將且也是其證也方言京奘將大也秦晉之間凡人之大謂之奘或謂之壯說文奘駔大也又曰駔壯馬也壯大也奘與壯音義同小爾雅廣言丕莊也丕爲大莊卽壯亦大也將卽奘字之叚借故傳訓將爲壯

旅力方剛傳旅衆也 瑞辰按方言踞膂力也東齊曰踞宋魯曰膂戴氏震疏證曰膂通作旅詩旅力方剛是也廣雅膂力也王氏疏證曰大雅桑柔云靡有旅力秦誓云旅力既愆周語云四軍之衆旅力方剛義竝與膂同膂力一聲之轉今人猶呼力爲膂力古之遺語也今按方言又曰膂儋也甄吳之外鄙謂之膂郭註儋者用膂力因名云是田力謂之膂擔者用力亦謂之膂古者行人奔走多以負擔爲喻左傳弛于負擔是也詩下言經營四方則旅力正當从方言儋也之訓傳訓爲衆失之

或棲遲偃仰 瑞辰按偃仰猶息偃媮樂之類皆二字同義偃亦仰也論語寢不尸包注不偃卧布展手足似死人也晉語籧篨不可使俛韋注籧篨偃人參同契曰男生而伏女偃其軀及其死也乃復效之偃對伏言亦爲仰說文偃僵也僵偃也偃亦謂仰倒如莊子推而僵之漢書觸寶瑟僵皆是也廣雅釋言偃仰也錢澄之曰或偃或仰蓋誤以偃爲伏論語注偃仆也說文仆頓也仆

爲前覆仰覆之通稱亦不專爲伏也

或王事鞅掌傳鞅掌失容也箋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　瑞辰按鞅掌二字疊韻即秧穰之類說文秧禾若秧穰也集韻曰禾下葉多也禾之葉多曰秧穰人之事多曰鞅掌其義一也傳言失容者亦狀事多之皃箋分二字釋之失其義矣胡承珙曰莊子庚桑篇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釋文引崔云鞅掌不仁意案不仁猶言手足不仁不仁則手容不能恭足容不能重即是失容之意

或湛樂飲酒　瑞辰按說文酖樂酒也又媅樂也二字音義竝同此詩湛樂及抑詩荒湛于酒皆酖字之叚借氓詩士之耽兮女之耽兮及常棣詩和樂且湛賓之初筵詩子孫其湛爾雅釋詁妉樂也皆媅字之叚借書無逸惟耽樂之從論衡引作湛之從是耽湛互通之證

或出入風議箋風猶放也　瑞辰按左氏僖四年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注風放也服注同釋名風放也言放散也廣雅亦曰風放也風議即放議也放議猶放言也與或靡事不爲爲言與行相反鄭讀風爲放爲如字讀釋文音諷失之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傳大車小人之所將也箋將猶扶進也　瑞辰按說文將帥也从寸牆省聲𢪏扶也从手爿聲玉篇𢪏古文將是訓扶者字正作𢪏箋知將即𢪏之叚借故云猶扶進耳

祇自疷兮傳疷病也　瑞辰按疷唐石經作疧廣韻以疧爲脈之重文爾雅疧病也說文疧病不翅也从疒氏聲皆有疧無疷从唐石經作疧爲是釋文讀丁禮反失之古音脂與眞互轉支眞亦互轉疧當讀如疹故與塵韻猶說文趁讀若塵也三家詩葢有作疹者張平子思元賦思百憂以自疹正用此詩疧讀爲疹又叚借作祇何人斯毛傳祇病也祇即疧之叚借猶曲禮昣于鬼神鄭註昣或爲祇般庚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蔡邕石經震作祇祇从氏古氏亦氏聲也又讀與臯陶謨日嚴祇敬六德無逸治民祇懼史記皆作振同振亦袗也禮記振絺綌即論語袗絺綌　劉傚七經小傳及劉彝均謂疷當作痻顧亭林江愼修皆謂即多我覯痻之痻因避唐諱而改俱非

不出于熲傳熲光也箋思衆小事以爲憂使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集傳熲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　瑞辰按爾雅釋詁熲光也說文熲火光也从火頃聲耿字註引杜林說耿光也从光聖省是熲音義與耿正同邶柏舟耿耿不寐傳耿耿猶儆儆也禮少儀註熲警枕也儆警說文幷訓戒不出于熲即謂不出于儆戒之中與祇自疷兮同義箋謂不出于光明之道失之集傳謂憂中耿耿然不能出是也以熲謂小明亦似未確

維塵雝兮箋雝猶蔽也瑞辰按說文有雝無雍古壅蔽字只作雝釋文雝字又作壅足利本作壅皆後人从俗書增改

祇自重兮箋重猶累也瑞辰按重之言腫也說文㾕腫也又曰瘇小腫也成六年左傳於是有沉溺重腿之疾杜注重腿足腫此腫通作重之證腫亦為病與祇自疷兮同義箋云重猶累者說文瘇字註一曰族案病案亦病也

小明

至于艽野傳艽野遠荒之地瑞辰按說文艽遠荒也玉篇遠荒之野曰艽義本此詩艽从九聲艽之為言究也

九者變之究也見易緯乾鑿度地之究極故曰遠也又九鬼古同聲明堂位脯鬼侯史記殷本紀作九侯蒼頡篇鬼方遠方也艽與鬼聲近而義同故亦為遠正義謂野是遠稱艽蓋地名失之說文有艽字宋翔鳳以艽為鬼之叚借亦非

二月初吉傳初吉朔日也箋乃以二月朔日始行瑞辰按二月常謂周正之二月為夏正之十二月即下二章所云日月方除日月方奧也除即爾雅十二月為涂之涂戴震曰廣韻涂直魚切與除同音通用方以智曰謂歲將除也是也日月方奧當讀如尚書厥民隩之隩謂民方聚居於隩之時也毛傳除除陳生新也正取歲除之義箋讀除為爾雅四月為余之余失之日月方奧傳奧煖也與尚書厥民隩馬融註隩煖也義合謂其時日月宜居溫室也毛傳本以除奧承上二月初吉言謂周正建丑之月正義謂傳曰煖即春溫亦謂二月是誤以二月為夏正二月亦非傳義又按二月初吉王尚書謂二月上旬之吉日上旬凡十日其善者皆可謂之初吉說詳經義述聞傳箋均以初吉為朔日失之

念彼共人箋共人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瑞辰按共恭古通用靖共爾位韓詩外傳引詩作靜恭爾位巧言詩匪其止共韓詩外傳作匪其止恭是知共人即恭人詩人以念居者猶下言君子也箋讀共為供具之供以共人為供具爵位之人君失之

畏此罪罟傳罟網也箋畏此刑罪羅網我瑞辰按說文罪捕魚竹网罟网也秦始以罪易辠惟此詩罪罟二字平列猶云網罟與下章畏此譴怒畏此反覆語同蓋罪字之本義大雅天降罪罟義同此詩傳不釋罪字疑有脫誤本當作罪罟網也箋直以罪為刑罪失之

興言出宿箋興起也夜卧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瑞辰按興言猶云薄言皆語詞也爾雅虛閒也虛為舒之叚借興與虛雙聲故舒又可叚為興箋訓為起失之抑詩興迷亂于政興亦語詞不為義箋訓為尊尚亦非

鼓鐘

序鼓鐘刺幽王也正義鄭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

鼓鐘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瑞辰按鄭君先通韓詩以鼓鐘爲昭王詩蓋韓詩之說故王伯厚詩考以正義所引列入韓詩

鼓鐘伐鼛傳鼛大鼓也瑞辰按周官鼓人但云以鼛鼓鼓役事此刺幽王淫樂非以興役荀子正論篇代睪而食代睪當作伐皐卽詩伐鼛也淮南主術訓堯舜禹湯文武鼛鼓而食奏雍而徹高註鼛鼓王者之食樂也引詩鼓鐘伐鼛是此詩鼓鐘伐鼛正周官大司樂所云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也

憂心且妯傳妯動也箋妯之言悼也瑞辰按方言蹇妯擾也人不靜曰妯秦晉曰蹇齊宋曰妯爾雅說文竝曰妯動也動之言變動卽慟也動當讀如論語顏淵死子哭之慟鄭云變動容皃故正義以變動容貌釋之一切經音義十二引韓詩作憂心且陶陶卽妯之叚借妯通作陶猶古文書臯陶作咎繇也由又與舀同聲通用詩左旋左抽說文作右搯菀柳詩上帝甚蹈韓詩作上帝甚陶傳之訓妯爲動猶菀柳傳之訓蹈爲動也箋之訓妯爲悼猶菀柳箋之讀蹈爲悼也悼之言掉掉亦動也檜詩傳云掉動也是已說文心部怞服也引詩憂心且怞怞與妯聲義同服當爲恨之譌恨亦傷悲之意憂心且妯與上章憂心且傷憂心且悲同義

笙磬同音傳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箋同

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瑞辰按傳箋解同音二字異義一謂舉一方以統四方一謂舉堂下以統堂上至其解笙磬則一也傳云笙磬東方之樂書臯陶謨笙庸以閒鄭註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爲笙也周官眡瞭擊頌磬笙磬鄭註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鄭注書禮皆與毛同此箋不云笙爲匏笙知其亦同毛訓正義謂箋分笙磬爲二失之又按古者樂與舞相接樂之終乃舞之始商頌依我磬聲下卽言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此詩笙磬同音下卽言以雅以南以籥不僭皆舞與樂相接之證孟子云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玉卽磬也磬以止樂而樂中之衆聲皆隨磬而止故曰同音古者堂上無縣磬必在縣傳言四縣皆同者皆指堂下而言石與玉一也或分玉磬在堂上石磬在堂下者失之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傳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侏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若是爲和而不僭矣箋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尙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瑞辰按傳以籥舞承上雅南爲二舞箋以籥舞與上雅南竝列爲三舞二說不同文選注六引韓詩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蓋以六代之樂釋雅以

四夷之樂釋南又後漢書注五十一引薛君曰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是韓詩說以籥承雅南言之與毛傳同正義釋傳謂以籥屬下句故別言之云以爲籥舞是誤合傳箋爲一矣毛傳不言雅爲何樂後漢書陳禪傳陳忠曰古者合樂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舞于門故詩曰以雅以南韎任朱離孝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鄭注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也言爲大合樂者之賈疏六樂者卽六代之樂是知月令季春大合樂與陳忠所云合樂皆謂六代之樂卽詩所謂雅也雅者正也對四夷樂言之則六代樂爲正故謂之雅陳忠說亦

本毛韓詩毛傳旣以南爲夷樂則其釋雅亦當同韓詩耳箋以雅爲萬舞失之明堂位任南蠻之樂也古南與任音義同白虎通南之言任是也故毛傳備舉四夷之樂以任釋南陳忠引詩韎任朱離特約舉毛傳之文李賢云疑見齊魯之詩誤矣

楚茨

序正義三章傳曰繹而賓尸及賓客或以爲三章則別陳繹祭之事知不然者以此篇所陳上下有次首章言酒食二章言牛羊三章言俎豆燔炙四章言神嗜飲食瑞辰按正義之說非也此詩雖論一祭而一祭實兼祊祭繹祭而始全二章祝祭于祊已兼言祊祭故三章遂及繹祭不得謂詩六章皆專言正祭也以今考之首章言黍稷爲酒食遂及正祭之安侑也二章言牛羊爲鼎俎遂及祊祭之索饗也三章言賓尸遂及賓客之獻酬也四章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尸嘏主人也五章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旣祭而徹也六章承上章備言燕私旣徹而燕也二章旣言或亨三章復言執爨踖踖卽少牢下篇之𩱬尸俎羞因賓尸而溫之此可證其爲賓尸者一也古者正祭有獻酢而無酬而詩曰獻酬交錯此可證其爲賓尸者二也古者正祭以神禮事尸繹祭乃以賓禮事尸故傳釋詩爲賓爲客曰繹而賓尸及賓客此可證其爲賓尸者三也至少牢儐尸有燔無肝炙而

詩曰或燔或炙則天子賓尸之禮不同於諸侯之大夫猶之少牢禮無牛而詩曰絜爾牛羊少牢禮無祊祭而詩曰祝祭于祊少牢禮無樂而詩曰樂具入奏爲不同也凌廷堪以少牢禮訂此詩多有合者然遂以此詩爲天子之卿大夫之祭禮亦無確證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傳楚楚茨棘貌抽除也箋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瑞辰按爾雅茨蒺藜說文作薺疾藜也引詩牆有薺離騷王逸章句引詩楚楚者薋禮記齊讀如楚薋之薋古齊次同聲故通用作薺者正字作茨及薋皆假借字作茨者毛詩作薋蓋三家詩也若薋之本義則說文訓爲草多皃矣

棘古作荥爾雅釋草荥刺方言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荥又曰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淮之間謂之棘說文荥莿也莿荥也棘爲草名又爲凡草刺人之通稱楚楚者茨言抽其棘棘卽茨上之棘猶之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卽薪中之楚也故傳云楚楚茨棘貌正以明茨棘爲一箋分茨棘爲二失之

我庾維億傳露積曰庾萬萬曰億箋十萬曰億瑞辰按周語野有庾積韋注庾露積穀也釋名說同三倉曰庾倉無屋也說文庾水漕倉也一曰倉無屋者漢書文帝紀應劭注引胡廣漢官解詁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廣雅庾倉也庾蓋卽今俗所謂囤者其形圓以席爲之但露

其上故傳以露積釋之三倉說文竝以爲倉無屋者卽謂其無上覆也正義以露積爲露地積聚之卽九章筭術之平地委粟又云言野有則非倉之類失矣傳曰萬萬曰億而箋云十萬曰億者據一切經義引筭經曰黃帝爲法數有十等謂億兆京垓壤秭溝澗正載及其用也有三謂上中下三等下數十萬曰億中數百萬曰億上數萬萬曰億是傳箋各據上下數言之故說不同但億對盈言不得訓爲億兆之億億說文作意云意滿也一曰十萬曰意是億之本義訓滿與盈同義王尚書經義述聞曰億亦盈也語之轉耳此億字但取盈滿之義非紀其數與萬億及秭之億不同其說是也

或肆或將傳肆陳將齊也或陳于互或齊于肉箋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瑞辰按古者牲體既亨之後皆先升牲體於鼎而後載之於俎凌廷堪謂升牲體於鼎卽詩所謂肆也載牲體於俎卽詩所謂將也然考周官外饔陳其鼎俎詩言或肆肆陳也已兼鼎俎二者言之不得以將專爲載於俎也仍从傳訓齊爲是將齊以雙聲爲義齊徐仙民周禮音蔣細反讀如劑爾雅釋言將齊也郭注謂分齊也或將承上或亨言之謂劑量其水火也周禮亨人以給水火之齊注云齊多少之量是也

祝祭于祊傳祊門內也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

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瑞辰按周官大祝凡大禋祀肆亨祭祇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鄭注肆亨祭宗廟也故書祇爲祊杜子春曰祊當爲祇今按從故書作祊爲是祭祊卽此詩祝祭于祊也郊特牲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鄭註直正也謂薦孰時也今按詩上言或剝或亨爲正祭薦孰之事則下言祝祭于祊爲索祭之事爾雅邢疏謂禮言索祭卽詩祝祭于祊與祭同日其說是也郊特牲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三者竝列各爲一事鄭注謂祊與繹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說非也祊之爲繹惟見家語家語高子羔問于孔子曰周禮繹祭于祊祊在門之西今衞君更之如之何經傳無徵

家語爲王子雍所僞託其說不足據郊特牲索祭祝于
祊正義以詩祝祭于祊及禮言索祭爲與正祭同日而
以祊之於東方爲繹祭因謂祊祭有二此特牽就鄭君
之說不知祊止有一皆謂與正祭同日之索祭也祊說
文作鬃云門內祭先祖所彷徨也其云門內祭與毛傳
祊爲門內正合至禮器爲祊乎外特對正祭于堂言之
故謂之外非在門外也祭統詔祝於室而出於祊出亦
對室言之非謂出於廟門外也鄭註郊特牲云祊之禮
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殊誤祊爾雅作閍今本作閍謂之
門案郊特牲索祭祝于祊鄭註廟門曰祊正義廟門曰
祊爾雅釋宮文禮器爲祊乎外正義亦引釋宮廟門謂

之祊郊特牲祊之於東方正義又引釋宮云門謂之祊
皆與今本爾雅不同據此詩正義引爾雅李巡註曰閍
廟門也孫炎曰詩云祝祭於祊祊謂廟門也竊謂爾雅
古本當如郊特牲所引作門謂之祊故李孫以廟門釋
之若經原作廟門則不煩以廟門釋之矣禮記正義兩
引廟門謂之祊特順註文言之耳今本閍謂之門葢誤
倒此詩正義引爾雅亦作閍謂之門則其誤葢已久矣
先祖是皇傳皇大箋皇暀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
故精氣歸暀之瑞辰按說文鬃門內祭先祖所彷徨此
詩承祝祭于祊言之皇之言徨謂先祖所彷徨即暀也
釋訓暀暀皇皇美也說文暀光美也暀本義爲美又借

爲歸往之往小爾雅徨往也信南山先祖是皇箋皇之
言往也泮水烝烝皇皇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
也少儀注皇皇讀爲往往之往義並與此箋同
神保是饗傳保安也箋其鬼神又安而享其祭祀瑞辰
按保者守也依也神之所依爲神保與先祖對舉當以
神保連讀神保爲神之嘉稱猶楚詞或言靈或言靈保
靈保亦靈也詩既言先祖又言神保者親之爲先祖尊
之則爲神保猶禮運以降上神與其先祖正義云上神
謂在上精魂之神即先祖也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
亡親謂之先祖也五章神具醉止皇尸載起白虎通引
之謂尸醉若神之醉下云鼓鐘送尸神保聿歸亦因尸

歸知神之歸神保聿歸與上神具醉止無異是知神保
即神非謂尸也又按保與寶同音古通用金縢無墜天
之降寶命鄭注寶猶神也則知神保二字同義保亦神
耳

執爨踖踖傳爨饔爨廩爨也踖踖言爨竈有容也瑞辰
按詩言爲俎言燔炙則執爨宜專指饔爨言之爾雅踖
踖敏也說文踖字註一曰踧踖踖蹐葢執爨恭敏之皃
尙書大傳洛誥傳曰爨竈者有容與傳義合

君婦莫莫傳莫莫淸靜而敬至也箋君婦謂后也凡嫡
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瑞辰按廣雅嫡君也嫡與適
同故適婦曰君婦廣雅又曰主君也則天子諸侯妻之

稱君婦猶大夫士之妻稱主婦耳爾雅釋詁貊靜也又曰貉嘆定也釋言漠淸也廣雅莫漠也莫與貊貉嘆漠竝通故傳訓爲淸靜說文嘆㖃嘆也亦與淸靜義同爾雅釋訓又曰懊懊勉也疑卽此詩莫莫之異文當本三家詩說文懊勉也亦敬謹之意故傳又訓爲敬至

爲豆孔庶傳豆謂肉羞庶羞也箋庶肜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必取肉物肥肜美者也瑞辰按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豆卽庶羞之豆故曰孔庶說文庶屋下衆也从广炗炗古文光字爾雅釋言庶肜也肜字又作侈舍人曰庶衆也肜多也肜亦衆多之義侈又通𢊁與庨說文𢊁有大度也讀若侈又庨廣也義竝相近箋訓

爲肥肜失之

獻醻交錯傳東西爲交邪行爲錯瑞辰按交者这之消借說文这會也錯者逪之叚借說文逪这逪也特牲饋食禮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鄭註交錯猶言東西蓋渾言則交錯爲東西行析言則東西正相値爲这東西邪行爲逪旅酬行禮皆一这一逪也

神保是格傳格來瑞辰按爾雅格至也又曰格來也格古字作佫方言佫至也又佫來也作格者叚借字說文格木長皃此格之本義又通作假方言假至也邠唐冀兖之間曰假說文假至也經傳作假者皆假字之叚借又通作徦士冠禮孝友時格註今文格爲嘏嘏亦叚借字

我孔熯矣傳熯敬也瑞辰按傳本爾雅熯之本義爲乾皃訓敬者戁字之叚借說文戁敬也徐鍇曰今詩作熯蓋戁从難聲熯从漢省漢从難省故聲同字通爾雅毛傳訓熯爲敬者正以熯爲戁之借字遂以釋戁者釋熯耳

工祝致告傳善其事曰工瑞辰按少牢饋食禮皇尸命工祝鄭注工官也周頌嗟嗟臣工毛傳工官也臯陶謨百工卽百官工祝正對皇尸爲君尸言之猶書言官占也傳謂善其事曰工失之

徂賚孝孫傳賚予也釋文賚如字徐音來瑞辰按爾雅賚賜也又賚予也說文賚賜也从貝來聲古讀賚如來

商頌賚我思成箋賚讀如往來之來其字亦借作來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來卽賚也又通作釐與理少牢饋食禮註來讀曰釐釐賜也尚書云予其大賚女史記殷本紀作理釐理皆賚字之叚借

苾芬孝祀箋苾苾芬芬有馨香矣女之以孝敬享祀也瑞辰按爾雅釋詁享孝也享訓爲孝故享祀亦謂之孝祀苾芬孝祀猶魯頌享祀不忒也論語而致孝乎鬼神猶言致享乎鬼神也箋謂以孝敬享祀失之

既齊既稷傳稷疾箋齊減取也稷之言卽也嘏之禮祝徧取稷牢肉魚擩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瑞辰按齊稷義相近猶下句匡勑義亦近也傳訓稷爲疾則

齊當讀如徇齊之齊爾雅釋詁齊疾也說文齌炊餔疾也从火齊聲卽兼从齊會意王肅訓爲整齊非傳恉也爾雅釋言悈急也釋文悈本或作極又作亟同說文亟敏疾也極急性也傳蓋以稷爲亟之叚借故訓爲疾正義引王肅云已極疾當爲亟疾之譌猶爾雅釋文悈本作極極當爲悈之譌也古者以疾爲敬故亟又訓敬廣雅亟敬也是已箋讀齊爲資稷爲卽均非詩義

既匡既勑傳勑固也箋大子使宰夫受之以篚祝則釋嘏辭以勑之　瑞辰按匡勑義相近匡當訓爲匡正箋讀爲筐非詩義也說文勑誡也飭致堅也讀若敕敕飭音義相近傳訓敕爲固蓋以敕爲飭之叚借勑本勞來之

勑經傳中多借爲敕誡之敕爾雅敕勞也又借敕爲勑古來有力音故二字互相通借或以爲形近之誤則非

禮儀既備　瑞辰按備者葡之叚借說文葡具也从用茍省茍自急敕也敕誡也若備之本義則說文訓慎朱武曹曰備與戒互言則謂宜从備字本義

廢徹不遲箋廢去也　瑞辰按廣雅釋詁發去也廢與發聲近義同故訓去又小爾雅及廣雅並云廢置也置去義亦同徹者𢿱之叚借說文𢿱發也與徹訓通異義凡禮言有司徹詩徹我牆屋字皆當作𢿱廢𢿱二字同義廢亦𢿱也或作撤乃𢿱字之俗

爾殽既將傳將行也　瑞辰按廣雅釋詁將美也爾殽既將猶頍弁詩爾殽既嘉爾殽既時嘉時皆美也廣雅釋詁時善也善與美同義傳訓將爲行失之

孔惠孔時箋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其時　瑞辰按時當訓善廣雅時善也詩豈曰不時言豈曰不善也匪上帝不時言匪上帝不善也士冠禮嘉薦亶時言嘉薦亶善也周書小開篇何敬非時言何敬非善也時善一聲之轉曹公子欣時字子臧取時與臧相應時臧皆善也周官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卽此詩孔惠孔時惠順也據禮記言備者百順之名備亦順也

信彼南山

信彼南山箋信乎彼南山之野　瑞辰按信彼南山與節

彼南山倬彼甫田句法相類節倬皆爲皃則信亦南山皃也古伸字借作信爾雅釋詁引長也漢書律志引者信也師古曰信讀曰伸引爲長則伸亦長矣說文舒伸也小爾雅舒長也周髀筭經從東至北日益長故曰信是伸信訓長之證信爲南山之野長遠皃猶畇畇爲原隰墾辟皃也信當讀伸箋讀爲疑信之信失之

維禹甸之傳甸治也箋禹治而邱甸之　瑞辰按周官稍人邱乘註乘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賈疏引韓詩作敶訓乘也敶爲古文陳字古田陳同聲故通用甸又與田通周官小宗伯註甸讀爲田序官甸說註甸之言田也甸之通作陳猶齊陳氏之爲田氏也說文田敶也又敶理也爾雅郊外謂之牧李

延本牧作田云田敕也謂敕列種穀之處敕亦古陳字甸爲治則陳田亦皆爲治酒誥惟其陳脩爲厥疆畎陳脩皆治也多方曰畋爾田齊風甫田曰無田甫田並與陳聲近而義同維禹甸之與下文曾孫田之同義經必上甸下田者變文以協韻也陳乘二字雙聲韓詩訓敶爲乘乘亦治也箋訓爲邱甸之甸不若毛傳訓治爲善

畇畇原隰傳畇畇墾辟貌　瑞辰按周官均人註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玉篇營均也營與畇音近而義同作營者蓋韓詩畇釋文云本亦作畇小爾雅廣雅並曰旬治也畇即旬也畇亦均也夏小正正月農率均田均田即除田除即治也爾雅釋訓畇畇田也正取曾孫田

之爲訓說文有均無畇郝懿行言畇即均之或體釋文引字林正作均均墾治也均訓爲治田通作畋說文畋平田也平田亦治田也畇畇者田已均治之皃故傳訓爲墾辟貌

我疆我理傳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　瑞辰按說文理治玉也治玉謂剖析之引申爲分理之稱樂記鄭注曰理者分也古人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曰天理曰地理曰條理皆指其可分別者言之故此傳以分地理釋經理字理對疆言疆謂定其大界理則細分其地脉也至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引詩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物土之宜乃釋詩南東其畝非釋理也正義謂分地理若孝經註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失之

東南其畝傳或南或東　瑞辰按齊風衡從其畝釋文引韓詩作橫由其畝云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說文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丨爲南北又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或从十久又曰田象形口十千百之制也是畝之一縱一橫實兼東西南北之象此詩南東其畝蓋言南以該北言東以該西也

上天同雲　瑞辰按爾雅釋天冬曰上天釋名冬曰上天其氣上騰與地絕也許慎五經異義引古尚書說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是上天與旻天蒼天等同爲天稱正義

謂雲在於天上雨從上下故曰上天失其義矣藝文類聚引韓詩曰雪雲曰同雲同雲益陰雲密布之皃同對異言埤雅引詩上天同雲而釋之曰冬曰上天燠則雲暘而異寒則雲陰而同其說是也

既優既渥箋潤澤則饒洽　瑞辰按優者瀀之叚借說文瀀澤多也引詩既瀀既渥又曰渥霑也

既霑既足　瑞辰按說文霑雨䨿也䨿濡也足者浞之省借說文浞小濡皃也詩言瀀渥霑足四者義皆相近均以言雨澤之霑濡耳正義以足爲豐足失之

中田有廬箋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　瑞辰按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古者井田之制私田

在外公田在中廬舍又在公田之中故曰中田有廬穀梁傳曰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正與詩合韓詩外傳曰八家爲隣家得百畝家得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公羊傳何休註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貴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漢書食貨志穀梁范註孟子趙註說竝同其說肇自穀梁而甫田詩正義以爲食貨志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恉其說非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考工記匠人鄭註引之曰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案九一蓋舉成數而言

賈疏引甫田詩箋解歲取十千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特順經從整數而說其說實與諸家不殊是也甫田詩正義乃拘孟子九一而助之說謂鄭以爲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責一通率爲什中取一因謂古無公田二十畝爲廬舍之說其說非也公羊宣十五年傳曰古者什一而藉何休註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藉也是知孟子所云皆什一者正謂什一分而取其一甫田詩正義以九一爲九而助一則非至以什一使自賦謂什一而貢一則是也九一而助舉其大數實則除去廬舍二十畝爲八百八十畝八家各得田一百一十畝只稅其十畝正爲什一而稅其一此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也考工記匠人賈疏以爲什外取一亦什一而取一之義先儒或以什一爲什而取一則與經文其實皆什一爲不合矣

祭以清酒箋清謂元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瑞辰按周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三曰清酒鄭司農曰清酒祭祀之酒此詩及大雅旱麓詩竝以清酒與騂牲對言騂牲爲一則清酒卽酒正三曰清酒不得分清與酒爲二詩蓋舉清酒以該衆酒箋分清酒爲元酒與五齊三酒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二

小雅　　桐城馬瑞辰學

甫田

倬彼甫田傳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箋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釋文倬陟角反韓詩作菿音同云菿卓也瑞辰按爾雅釋詁菿大也舊疏引韓詩作菿彼圃田云菿卓也亦大也說文倬大也圃甫古通用甫田爲大田則倬宜爲大皃而傳訓明皃者倬兼明大二義說文倬箸大也合二義言之是也倬从卓聲菿从到聲古音同部故通用說文有菿無菿玉篇引韓詩作菿彼甫田今爾雅釋文作菿者傳寫之譌爾雅釋文及邢疏竝引說文菿草大也廣韻三十七號云菿大也四覺又引說文菿草大也今說文二徐本菿譌作菿又別出菿字訓爲草木倒也失之此傳訓甫爲天下田亦是大義不若齊風訓甫大也爲確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傳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箋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爲俊士之行瑞辰按說文介畫也从人从八八分也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介界也正與說文義合蓋於衆農之中分別其秀者而教之謂之攸介農事旣息令其入止里宅謂之攸止公羊傳何休註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于鄉學詩所謂攸介也又曰五穀畢入民皆居宅詩所謂攸止也又曰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于國學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于天子于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詩所謂烝我髦士也古者妻將生子居側室與夫別處以示分別故生民詩亦曰攸介攸止此箋訓介爲廬舍彼箋云介左右也亦以介爲別爲廬舍以處之左右猶言左个右个皆別室也生民傳訓介爲大失之

以我齊明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箋以絜齊豐盛釋文齊本又作齋又作齍瑞辰按說文齍黍稷器所以祀者盛黍稷在器所以祀者也義與毛傳同詩作齊者齍之

省借明者盛之叚借古明與盛同義爾雅釋詁明成也釋名成盛也明爲成卽爲盛玉篇晟明也晟亦盛之異文淮南子說林訓長而愈明高註明猶盛也明通爲昌盛之盛因借爲齊盛之盛古字不分平去詩若作盛則與羊方臧等字古音不協故必假明字以爲韻明讀若芒故也傳箋皆以齊盛釋齊明正以明爲盛之叚借正義謂傳因齊釋盛又謂箋以絜齊釋齊明而云齊言明謂絜淸失之

與我犧羊箋與我純色之羊瑞辰按說文牲牛完全也牷牛純色犧宗廟之牲也犧與牲牷字皆从牛蓋本專爲牛稱後乃引伸爲凡牲之稱昭二十五年左傳爲六

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王侗書曰三犧牛羊豕也色純則曰犧左傳雞自憚其犧此宗廟牲通稱犧之證也左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曲禮凡家造犧賦爲次疏此犧專謂牛是犧專稱牛之證也此詩以犧羊與齊明對齊明卽齋盛則犧亦當指牛言箋以犧羊爲純色之羊失之曲禮天子以犧牛據釋文犧音牲說文牲牛純色是犧訓純色者乃以犧爲牷字之叚借非犧字本義也

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傳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于郊也田祖先嗇也穀善也箋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臧善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御迎介助穀養也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以求甘雨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瑞辰按此節蓋述蜡祭之事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註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據此是蜡爲大名祈年祠社臘皆同時之祭周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

田畯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以祈年與祭蜡對言所吹雅頌亦異是祈年與蜡非卽一祭蓋猶蜡之與臘分之則爲二合之則大可兼小蜡爲大名耳蔡邕獨斷云臘者歲終大祭又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風俗通義同僖五年左傳虞不臘矣杜註臘歲終祭與衆神之名禮運正義云總而言之謂之蜡析而言之祭百神曰蜡祭宗廟曰息民是蜡本爲合祭衆神之祭故方社無不與祭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鄭註以爲蜡祭郊特牲八蜡以記四方大宗伯註引作八蜡以祀四方則蜡祭四方矣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一節鄭註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其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賈疏引鄭君駁異義云土祇者土之總神謂社月令大割祠于公社鄭註亦以爲蜡則蜡祭社矣春秋昭十八年傳鄭子產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此古者祭社必兼四方之證此詩以社以方謂因蜡而祭方社也我田既臧農夫之慶謂蜡後臘勞農息民也以御田祖謂蜡祭主先嗇而祭司嗇也以祈甘雨卽月令祈來年於天宗籥章祈年于田祖也皆年終之祭箋以方社爲秋祭以御田祖爲郊後始耕並失之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箋曾孫成王也成王來止謂來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艱難　瑞辰按公羊傳

女在其國稱女在途稱婦入國稱夫人諸侯夫人入國卽不稱婦婦子自指農夫之婦子非謂后世子也王親耕后親蠶后無隨王省耕勸農之事王肅孫毓駁之是也大田以其婦子饁彼南畝與此同義正義曲申箋說失之

攘其左右箋攘讀當爲饟饁饟饋也瑞辰按上文既云饁彼南畝不得復讀攘爲饟古讓字作攘說文揖攘也曲禮左右攘辟鄭注或者攘古讓字此詩攘卽揖攘字謂田畯將嘗其酒食而先讓其左右從行之人亦有禮也王肅訓攘爲除田又謂嘗其旨否爲嘗其氣旨土地和美與否也失之孔穎軒言農夫各以食讓與左右隣井亦非

禾易長畝傳易治也長畝竟畝也箋禾治而竟畝瑞辰按易與移一聲之轉說文移禾相倚移也倚移讀若阿那爲禾盛之皃亦單稱移表記衣服以移之注移讀如禾汜移之移移猶廣大也段玉裁曰禾汜移蓋謂禾蕃多此詩禾易當爲禾移之叚借謂禾蕃竟畝也古叚移爲侈考工記飭車欲侈注故書侈爲移少牢饋食禮移袂皆侈也移正字作移說文移衣張也誃亦侈也又按郊特牲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移之言羡也王觀察曰美者寬衍之意亦與禾移爲蕃盛義相近傳箋竝訓易爲治失之

如坻如京箋坻水中之高地也瑞辰按爾雅小沚曰坻其高無幾不足以形禾稼之多坻當讀阺說文𨸏部曰秦謂陵阪曰阺玉篇引埤蒼坻坂也則坻阺二字通矣楊雄解嘲曰響若坻隤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坻其山堆傍箸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隤字亦作氐說文氐字注曰巴蜀名山岸脅之自旁箸欲落墮者曰氐氐崩聲聞數百里象形乁聲其字亦假作是禹貢西傾因桓是來鄭注桓是隴阪名其道般桓旋曲而上故曰桓是今其下民謂隴曰是謂曲爲桓也據此則是卽氐也左氏昭二十年傳有肉如坻杜註坻山名正義引楚子觀兵于坻箕之山爲證今按有肉如坻與有肉如陵相類正當訓陵阪之阺此詩如坻對如京言絕高爲之京則坻亦當訓陵阪耳

大田

既備乃事箋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之瑞辰按備者服之叚借說文𠬝治也字通作服爾雅釋言服整也整亦治也凡从𠬝从葡之字古多通用備卽服之叚借周頌亦服爾耕夏小正初服于公田既備乃事猶云既服乃事也服叚作備猶漢書王莽傳盡備厥辜卽盡服厥辜定四年左傳備物典冊卽服物典策又如繫辭傳服牛乘馬說文引作犕牛乘馬左傳伯服史記鄭世家作伯犕也正義訓爲周備失之事通作

傳事之卽傳之也管子春有以傳耕夏有以傳耘說文無傳字古字蓋止作事漢書事刃君之腹中李奇注東方人以物插地中爲事師古曰事字本作傳傳音側吏反周禮考工註又作葘音皆同耳下章箋讀俶載爲熾葘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葘此章箋引農書陳根可拔而事之與方言反草曰葘正合是知事與傳皆葘之叚借葘亦插耳顏注張安世傳引續漢書輕車葘矛戟幢麾而釋之曰葘插也葘事載古音近通用葘之叚作事猶葘之叚作載載之通作事也尚書熙帝之載史記五帝紀載作事大雅毛傳載事也　正義曰於是乃耕故云而事之失箋恉矣又按箋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據周語上乃脈發韋昭注引汜勝之書曰春土冒橛陳根可拔是箋所據引汜勝之種植書耳正義云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七不知出誰書殆未檢國語韋注邪

以我覃耜傳覃利也　瑞辰按覃者剡之叚借淮南汜論訓古者剡耜而耕爾雅釋詁剡利也郭註引詩以我剡耜張平子西京賦亦作剡耜蓋皆本三家詩說文剡鋭利也廣雅剡鋭也覃剡古同音故通用說文棪讀若三年導服之導士虞禮註古文禫或爲導此剡覃同音之證釋文覃以冉反又徐以廉反正讀如剡

俶載南畝箋俶讀爲熾載讀爲葘栗之葘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葘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葘　瑞辰按熾葘二字雙聲卽俶載之轉錢大昕曰方言入地曰熾熾卽戠也說文埴黏土也禹貢厥土赤埴墳鄭本作戠徐王皆讀曰埴考工記摶埴之工鄭注亦訓埴爲黏土是埴戠同物也弓人凡昵之類不能方註故書昵或作樴是埴與戠樴文異而義同土之黏者曰戠以耜入地曰熾猶治亂曰亂耳今按左傳不義不暱說文引作不義不䵒云䵒黏也或作𪏰考工記註杜子春云樴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𪏰𪏰黏也昵䵒皆暱之或字𪏰又䵒之或字爾雅𪏰膠也皆與錢氏黏土曰戠之義合呂氏春秋辯土篇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高註壚埴壚地也是始耕之地多黏土必以利耜發之遂以入地爲樴熾又樴之叚借也古葘聲如才周官媒氏註古緇以才爲聲也才載哉古通用葘之通作載猶緇之或作紂也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葘郭註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葘易釋文引董遇曰葘反草也反草猶今曰翻田耳

曾孫是若箋若順也成王於是則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　瑞辰按說文若擇菜也晉語秦穆公曰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謂誰使先擇夫二公子而立之也烝民詩天子是若謂天子擇其人而用之卽下明命使賦也此詩曾孫是若蓋謂曾孫擇其稼之善者而勸之卽省耕之謂也箋訓若爲順失之

旣方旣阜傳實未堅者曰阜箋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

未合時也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瑞辰按皁即草字之俗古借皁字爲草周官大司徒其植物宜皁物釋文皁音皁本亦作早是也說文草艸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从艸早聲引申之凡植物有孚甲者皆可稱皁詩既方箋訓爲房謂孚甲始生而未合者則既皁是狀其孚甲之既合有如草斗戴侗六書故橡櫟之實爲皁象皁有斗承實形詩曰既方既皁言黍稷之稃如皁也其說是矣

不稂不莠傳稂童粱也莠似苗也箋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正義若擇種去其細粒鋤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亦由時氣之和使然瑞辰按爾雅釋草稂童粱正義引舍人曰稂一名童粱陸機

疏云禾秀爲穗而不成崱嶷然謂之童粱童粱說文作童節節字注云禾粟之𥝩生而不成者謂之童節或作稂𥝩即穗字爲禾成秀之名說文禿無髮也从儿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聲段玉裁曰粟當作秀謂禾秀之穎屈曲下垂莖屈處圓轉光潤如折釵股禿者全無髮首光潤似之故曰象禾秀之形今按童與禿亦一聲之轉童節秀而不實壯其秀則曰童猶今人禿頂亦曰秀也說文僮未冠也犝無角牛均與童之爲禿義相近凡山之無草木者曰童亦其義也稂爲莠類狼尾草如茅可以蓋屋或謂稂即爾雅之孟狼尾失之說文莠禾粟下揚生莠讀若酉焦循曰揚者簸揚之謂粟之不堅好者簸揚之必在下今俗稱粟之不成者向曰下揚是謂莠爲稃秕下揚所生今按鄭志答韋曜問莠今何草云今之狗尾也狗尾草今有二種一種草中自生者處處皆有一種生於田間似粱而無米蓋禾粟下揚所生段玉裁說文注讀禾粟下爲句揚生莠也爲何以揚生爲不下垂失之農桑輯要云穀種浮秕去則無莠又稂莠不去實害嘉禾此箋所以云擇種之善民力之專也

去其螟螣傳食心曰螟食葉曰螣瑞辰按傳本爾雅說文螟蟲食穀心者吏冥冥犯法即生螟二徐本心譌作葉惟藝文類聚開元占經引說文作食穀心今段本从之是也釋文螣字或作蟘說文作螟徐本說文作蟘云

蟲食苗葉者吏乞貣則生蟘蟘當从釋文引作蟘蟘者本字螣者叚借字也蟘又借作蜮呂覽任地篇又無螟蜮註蜮或作螣兗州謂蜮爲螣音相近也後漢明帝紀亦曰去其螟蜮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蜮蜮當讀爲螟蜮之蜮劉向服虔並以爲短弧失之

及其蟊賊傳食根曰蟊食節曰賊釋文蟊本作蛑瑞辰按蟊者蟁之叚借說文蟁蟲食草根者从䖵矛象形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蟁或作蟊古文作蛑是釋文云又作蛑者爲古文古務牟同聲古文作蛑或作蝥者猶務光一作牟光也其字亦省作牟漢書景帝詔侵牟萬民李奇曰牟食苗根蟲是也賊玉篇作蠈此後人增益之字

古萿止作賊
秉畀炎火傳炎火盛陽也箋螟螣之屬盛陽氣贏則生
之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
自消亡瑞辰按蟲之害穀者多以天旱感盛陽之氣亦
惟盛陽能滅之後世捕蝗用火卽取詩秉畀炎火之義
釋文秉韓詩作卜云卜報也案爾雅釋詁卜予也卜畀
猶云付與韓詩作卜云卜報也天保詩言卜爾百福又
曰報以介福卜報皆予胡承珙曰白虎通蓍龜云卜赴
也小爾雅赴疾也禮記少儀喪服小記注並云報讀赴
疾之赴是訓卜爲報猶訓卜爲赴卜畀謂疾付也今按
秉與卜雙聲故秉可通作卜也至新唐書姚崇傳引詩

曰秉彼蟊賊付畀炎火蓋約舉詩詞其付畀炎火卽本
韓詩而變其文
有渰萋萋傳渰雲興貌萋萋雲行貌釋文渰本又作弇
漢書作黤正義曰毛傳渰雲興貌定本集注作渰陰雲
貌瑞辰按說文渰雨雲貌徐本作雲雨皃誤此从段本據初學記太平御覽所引正
毛詩作渰者正字漢書作黤呂氏春秋引作晻皆音近
叚借字說文黤青黑色也晻不明也黤果實黤黯黑也義並與渰爲陰雲相近蓋本三家
詩今漢書食貨志引詩亦作渰特後人依毛詩改耳毛
傳渰雲興貌當从定本集注作陰雲貌爲正顏氏家訓
書證篇引毛傳正作陰雲爾師古漢書注渰陰雲也義
本毛傳呂氏春秋高誘注晻陰雨也陰雨亦當爲陰雲

之譌說文淒雨雲起也各本作雲雨誤此从段本據初學記太平御覽所引正引
詩有渰淒淒呂氏春秋漢書後漢書左雄傳玉篇廣韻皆
作淒淒初學記顏氏家訓白氏六帖唐石經監本毛本
並作萋萋據韓詩外傳引詩作淒淒則作淒淒者韓詩
爲本字毛詩作萋萋叚借字也
興雨祁祁傳祁祁徐也箋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
祁然而不暴疾釋文興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正義
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瑞辰按顏氏家訓
據班固靈臺詩祁祁甘雨謂詩興雲當作興雨臧琳經
義雜記段玉裁詩小學並謂當作興雲今按箋云其來
祁祁然不暴疾古但言暴風暴雨未有言暴雲者則不

暴疾指雨無疑是鄭君所見毛詩作興雨之證鹽鐵論
水旱篇後漢書左雄傳引詩皆作興雨呂氏春秋務本
篇引詩雖作興雲但高註云陰陽和時雨祁祁然不暴
疾也似高誘所見呂氏春秋原作興雨唐石經作興雨
與釋文正義本同是毛詩作興雨也王伯厚詩攷引韓
詩作興雲韓詩外傳引詩亦作興雲則知作興雲者自
爲韓詩漢書食貨志無極山碑藝文類聚引詩作興雲
皆本韓詩也祁祁各本引詩皆作祁祁惟監本毛作祈
祈嚴可均謂避明諱是也韓奕詩祁祁如雲則此詩从
韓詩作興雲祁祁爲是采蘩詩被之祁祁謂首飾之盛
則此詩及韓奕詩祁祁皆爲雲盛皃傳箋並訓爲徐失

之

彼有不穫穉 瑞辰按穉有二義閟宮詩傳先種曰稙後種曰穉說文穉幼禾也繫傳本下有晚種後孰者五字是禾之幼者曰穉禾之晚種者亦曰穉此詩無害我田穉謂幼禾也彼有不穫穉謂晚種後孰者也

此有不斂穧 瑞辰按穧有二義爾雅釋詁曰穧穫也說文穧穫刈也一曰撮也撮即聚把之稱是穫禾謂之穧聚禾成把亦謂之穧此詩不斂穧當从說文撮也之訓釋文以穧穫當之失矣聘禮記四秉曰筥鄭注筥穧名也今淶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是穧即筥之別名然二字不相通借董氏讀詩記謂崔集注穧作筥則非也正義云定本集注穧作積唐時集注本尙存當以正義爲是廣雅釋詁補積也又曰補穧也積與穧音近而義同故集注本穧作積耳又按穉與穗皆禾名秉與穧皆禾束名坊記引詩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以秉與穧相對成文則此有滯穗當與彼有不穫穉二句相屬蓋三家詩與毛詩異

彼有遺秉傳秉把也 瑞辰按說文把握也秉禾束也从手持禾又曰兼持二禾秉持一禾急就篇秉把抾列顏師古註一束曰秉一把曰把蓋秉與把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小爾雅把謂之秉春秋左氏傳或取一秉秆焉一秉即一把也

瞻彼洛矣

韎韐有奭傳韎韐者茅蒐染韋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箋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也 瑞辰按說文韎茅蒐染草也毛傳韐字誤衍染草乃染韋之譌一曰韎正義引定本云一入曰韎韐據左傳正義引賈逵云一染曰韎說文亦云一入曰韎則知毛傳本作一入曰韎讀至韎字絕句今本一字下脫入字正義又以韎韐二字連讀誤矣茅蒐之聲合爲韎箋茅蒐韎韐聲也韐字乃誤衍韋昭國語注急疾呼茅蒐成韎左傳正義引箋云茅蒐韎聲也無韐字今本左傳正義引箋脫茅蒐二字是其證矣正義連韐言聲者亦譌也又按毛以一入之色爲韎不當復以茅蒐爲韎鄭以茅蒐爲韎蓋不取毛公一入爲韎之說耳毛若既云茅蒐染韋則鄭不須更云韎者茅蒐染矣王尙書經義述聞曰毛傳原文作韎染韋也今本韎下有者茅蒐三字此涉鄭箋韎者茅蒐染也而誤衍又以說文韎者茅蒐染韋也茅蒐二字亦後人依誤本加之其說是也今按說文韎从韋末聲正義引鄭駁異義云字當作韎蓋以茅蒐合聲爲韎知其當从末聲非謂从韋之字當改从革也作韎者亦傳寫之譌耳說文一入曰韎義本毛傳其字从末不从未此亦傳箋異義之一證益知毛傳茅蒐二字爲誤衍矣又按釋名以爵韋

爲之謂之爵弁以韎韋爲之謂之韋弁古者爵弁緇衣
韋弁則服韎衣（周官司服鄭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其代韠者葢皆
以韎韐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此爵弁服
用韎韐之證也周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此詩以作六
師是兵事宜服韋弁而云韎韐有奭正韋弁服亦用韎
韐之證鄭箋以士之祭服爲爵弁韎韐因以詩言韎韐
爲諸侯世子未爵命服士服而來誤矣白虎通引詩曰
韎韐有赩謂世子始行也其說與箋同葢本三家詩說
鞞琫有珌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珌下飾者天
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盪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
珕琫而珕珌戴震毛鄭詩考正曰傳內珌字凡六見皆

當作鞞鞞琫有珌猶上章韎韐有奭奭赤貌珌文貌刀
下飾乃鞞也字又作琕說文以鞞爲刀室殆誤會毛傳
鞞容刀鞞也之語又曰珌佩刀下飾葢所見毛詩與今
本同遂取之以解字段玉裁以戴說爲非云有讀爲又
有鞞有琫又有珌也（瑞辰）按戴震以珌爲文飾皃其說
是也珌當讀如韓詩有邲君子之邲邲美皃猶珌爲文
皃也有珌之不得爲刀飾猶上章有奭之不得爲器名
也至戴氏以傳內六珌字皆爲鞞字之誤其說近是而
猶未確今按說文削鞞也鞞刀室也方言劍削自關而
西謂之鞞廣雅釋器鞞刀削也是鞞爲刀室之證公劉
詩傳下曰鞞上曰琫鞞字又作琕釋名下末之飾曰琕

琕卑也在下之言也字林亦曰琕佩刀下飾（舊作上飾任大椿云當作下）
飾是也是下飾之珌亦通名鞞之證此詩傳曰珌下飾
說文亦曰珌佩刀下飾珌古文作琿是下飾本名珌而
得通作鞞與琕者珌从必聲鞞琕皆从卑聲卑必二字
雙聲故通用傳於公劉詩鞞琫容刀釋之曰下曰鞞其
釋此詩曰鞞容刀鞞也正謂鞞即鞞琫容刀之鞞爲下
飾之珌通借字將以別於鞞之爲刀室者也傳又云琫
上飾珌下飾正以明鞞之即爲珌也傳又云珌下飾者
恐人疑珌之不得爲下飾故又引天子玉琫而珧珌四
語以證之皆以證鞞之即爲珌非釋詩有珌之珌也段
玉裁謂詩言鞞琫而又加珌失毛傳之恉矣鞞珌爲一

公劉傳下曰鞞上曰琫依經文言之此傳琫上飾珌下
飾依上下之序及下引逸禮先琫後珌言之左傳藻率
鞞鞛鞛即琫也杜註鞞刀削上飾鞛下飾以毛傳說文
證之杜註上下字葢互譌耳戴震知鞞之宜爲下飾而
不知鞞珌之可通借故以傳內六珌字皆當爲鞞之譌
非篤論也又按說文琫佩刀上飾天子以玉諸侯以金
又曰珌佩刀下飾天子以玉是天子上下飾皆當以玉
且正義本諸侯盪琫而鏐珌（正義云定本及集注皆以諸侯璗珌字從王恐非也是正義本作鏐珌之證）
盪與鏐皆金也諸侯既純以金則天子不
得雜用珧珧葢瑤字之叚借爾雅釋訓愮愮釋文愮本
作佻佻兆古同音通用瑤與玉異名而同物公劉詩維

玉及瑤鞞琫容刀謂以玉瑤爲鞞琫葢玉琫而瑤鞞後遂以爲天子之飾卽此傳所云天子玉琫而珧珌也說文珧字註引禮云佩刀天子玉琫而珧珌則許君所見逸禮已作天子珧珌珧葢瑤借字抑或因士珧珌而譌也又按正義云天子諸侯琫珌異物大夫士則同又云定本及集注大夫鐐珌恐非也是正義本作大夫鐐琫而鐐珌士珕琫而珕珌惟說文引禮士珕琫而珧珌與正義本異然珧與珕皆蜃屬以類推之天子鞞琫皆以玉諸侯皆以金不獨大夫以鐐士以蜃爲同物卽天子諸侯亦未嘗異物也又按天子諸侯大夫佩飾各異不應士之珌飾獨與天子同益知天子珧珌當作瑤珌耳

裳裳者華

裳裳者華傳裳裳猶堂堂也瑞辰按裳與常同字說文常或作裳是也廣雅常常盛也葢本三家詩

芸其黃矣傳芸黃盛也瑞辰按芸者䖵字之叚借說文䖵物數紛䖵亂也今作紛紜䖵謂多多則盛矣老子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叚芸爲䖵與此詩及苕之華篇正同

我覯之子箋覯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瑞辰按據二章維其有章矣三章乘其四駱宜指古之世祿者言則之子當指世祿之人末章君子乃指古之明王耳箋以之子指古之明王而以末章君子爲斥其先人似非詩義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箋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禮於朝有功於國瑞辰按左之右之宜从錢澄之說謂左輔右弼君子對序小人在位言之謂古之明王說文宜所安也宜之謂安之也廣雅有取也有之謂取之也古之明王能取用輔弼之賢是以能使世祿者嗣其先祖耳

桑扈

君子樂胥傳胥皆也箋胥有才知之名也瑞辰按皆嘉一聲之轉廣雅釋言皆嘉也樂胥猶言樂嘉樂豈嘉亦樂也毛傳訓胥爲皆正以皆有嘉誼猶訓胥爲嘉也若

訓爲樂皆則不詞故正義倒其文以皆樂釋之賈誼書訓胥爲相亦非詩義箋以胥爲諝及惰字之叚借說文諝及惰皆曰知也亦未確

受天之祜傳祜福也瑞辰按爾雅釋詁祜福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舊註曰祜天之福也臧庸曰祜字从古周祝解天爲古鄭注堯典曰古天也元鳥詩箋古帝天也古有天義故祜爲天之福今按賈誼禮書曰祜大福也廣雅釋詁天大也天與大亦同義故祜爲天之福又爲大福祜與嘏胡聲近嘏胡皆大也

不戢不難傳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箋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

之戒瑞辰按戢當讀爲濈說文濈和也又與輯通爾雅釋詁輯和也說文輯車和輯也傳訓戢爲聚聚與和義相成難當讀爲戁說文戁敬也不戢不難言和且敬也兩不字皆語詞戢與難皆省借字箋讀不如不然之不正義訓傳爲難易之難竝失之

受福不那傳那多也不多多也箋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瑞辰按爾雅釋詁那多也傳義所本說文䰩讀若詩受福不儺三家詩蓋有作儺者那儺雙聲通用猗猗那之通作猗儺又作阿難也不爲語詞受福不那猶云降福孔多箋云受福祿亦不多戴震訓那如有那其居之那竝失之廣雅䎃多也那與䎃通據說文奲富奲奲兒

从奢單聲古从單聲如鼉驒等字皆轉讀與儺那近是知那儺皆奲字之叚借

旨酒思柔箋其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共其樂言不憮敖自淫恣也瑞辰按說文腬嘉善肉也字通作柔晉語若克有成無亦晉之柔嘉是从甘食是也柔之義爲嘉善內則柔其肉即善其肉也柔色以溫之即善色也抑之詩曰無不柔嘉柔亦嘉也柔擾聲近通用皐陶謨擾而毅史記作犪即擾之本字說文犪牛柔謹也徐廣曰犪一作柔廣雅犪柔也善也是亦柔善同義之證思爲語詞旨酒思柔猶云飲酒孔嘉緇衣詩旨酒思柔義同此箋謂思得柔順中和失之

彼交匪敖箋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瑞辰按彼匪古通用成二十二年左傳引詩彼交匪傲襄二十七年左傳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漢書五行志引詩作匪儌匪傲應劭注曰言在位者不儌訐不倨傲也師古註儌謂儌倖也蓋三家詩彼作匪交作儌毛詩作彼即匪之叚借交即儌之叚借箋讀彼如彼我之彼訓交爲交友之交竝失之胡承珙曰此詩義當作匪緇衣兕觥其觩四句與此詩文義相同此匪交匪敖當與彼不吳不敖一例耳

萬福來求箋則萬福之祿就而求之瑞辰按王尚書曰求讀與逑同逑聚也謂福祿來聚其說是也逑鳩古同

義爾雅釋詁鳩聚也堯典方鳩僝功說文引作旁逑僝功云逑斂聚也逑音又同勼說文勼聚也萬福來求猶鳧鷖詩福祿來崇瞻彼洛矣詩福祿旣同長發詩百祿是遒崇同遒皆聚也故趙孟曰福將焉往箋云就而求之失其義矣

鴛鴦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傳興也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飛乃畢掩而羅之箋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性馴耦也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瑞辰按聖人弋不射宿說文宿止也不射

宿謂不射止鳥非夜宿之謂古者射飛鳥不射止鳥說文雉繳射飛鳥也詩言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皆其證也古者羅畢之掩鳥蓋亦於其飛不於其止故詩以鴛鴦于飛畢之羅之見古明王之交於萬物有道非謂能飛乃畢羅之也二章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毛傳言休息也箋言自若無恐懼惟古者不捕掩止鳥故得休息無恐懼此與論語山梁雌雉子曰時哉時哉同義古人謂時為所說詳王氏經義說文時哉時哉猶孟子言得其所哉緜蠻言黃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皆以古人不掩止鳥故也知二章戢其左翼為不掩止鳥則益知首章以掩取飛鳥為交物有道矣正義謂於其能飛乃畢掩之而羅取之似非詩義

福祿宜之箋則宜壽考受福祿也瑞辰按說文宜所安也福祿宜之猶言福祿綏之宜綏皆安也二章宜其遐福同義箋訓宜為為宜受福祿失之

戢其左翼傳言休息也箋戢歛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歛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瑞辰按歛左翼非掩右翼毛西河駁之是也釋文引韓詩曰戢者捷也捷其噣於左也捷有插訓毛西河引考工記廬人注於所捷也捷即插也鳥之棲息恒捷其噣於左翼胡承珙曰戢與捷雙聲故捷可假借作戢

摧之秣之傳摧莝也秣粟也箋摧今莝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則予之穀言愛國用也瑞辰按摧挫一聲之轉說文摧字註一曰折也即挫折之義又曰挫摧也毛傳蓋訓摧為挫本作摧挫也箋以挫即為莝因申釋之曰挫今莝字也以古文多假挫為莝也若如今本傳云摧莝也箋云摧今莝字也則不可通矣據釋文引韓詩曰莝委也是韓詩用本字作莝之證鄭君先通韓詩故知挫即莝字之叚借耳李黼平據釋文摧采卧反芻也此釋經摧之又云芻也楚俱反此釋傳也傳當本作摧芻也然芻也之訓安知非承上芻也之訓言之未見其為釋傳也又按詩莝秣竝言猶前章畢羅竝舉謂或以莝或以秣耳說文莝斬

芻又曰莝以穀萎馬置莝中是古者養馬穀莝竝用之證故馬不食秣凶年之制季文子馬不食粟世稱其儉未聞君之乘馬無事則委以莝也王馬甚多惟乘馬之在廄者始摧秣兼用而他馬之不然自在言外則其奉養有節已可知矣

福祿艾之傳艾養也瑞辰按爾雅釋詁艾相也相輔也艾之謂輔助之猶鳧鷖詩福祿來為為亦助也南山有臺詩保艾爾後晉語公孫固曰樹于有禮必有艾皆當从爾雅艾相也之訓傳从爾雅訓養養與助義相成艾之為養又為相猶將之為養又為助也

頍弁

葛與女蘿傳葛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瑞辰按爾雅釋草寓木宛童郭註寄生樹一名蔦說文蔦寄生草也或从木作樢廣雅釋草寄屑寄生也釋木又云宛童寄生樢也王尚書曰樢之言擣也方言擣依也依倚樹上而生故謂之樢呂覽精通篇高註引詩蔦與女蘿葢以蔦葛形近而誤廣韻十二曷葛字註引廣雅苑童寄生葛也亦誤引樢爲葛是其類矣廣雅釋草女蘿松蘿也又曰兔邱云絲也陸氏義疏及陸德明竝菟松蘿與菟絲爲二而爾雅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傳亦以女蘿菟絲松蘿爲一葢對文則異散文則相類者不嫌同名耳

庶幾說懌箋則庶幾其變改意解懌也瑞辰按爾雅釋詁懌悅樂也又悅懌服也說文無悅懌字說字註云說釋也說釋即悅懌也廣雅兑解說也學記相說以解解釋即說故釋亦得爲悅靜女詩說懌女美及此詩庶幾說懌皆二字同義懌亦說也釋文懌本又作釋者叚借字

兄弟具來箋具猶來也瑞辰按來當讀如爾雅勞來勤也之來字正作勑說文勑勞勑也廣雅勑勅也凡人勤勞謂之勑相恩勤亦謂之勑大東詩職勞不來是也箋云具猶來者葢以具爲俱之叚借說文俱偕也偕字註一曰俱也又旅字註从㫃从从从俱也俱有偕从之義謂人之以類相合正與來之訓恩勤者同義小爾雅交俱也詩以具來二字平列皆謂相恩勤相會合也曹子建詩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義本此詩呂氏春秋曰舍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俱俱對孤言謂相偶也三家詩葢有作俱來者鄭君先通韓詩故知具即爲俱與來同義具來竝言猶左傳耦俱無猜俱猶耦也

憂心怲怲傳怲怲憂盛滿也瑞辰按古音丙讀如方因與方通用士冠禮加柶面枋注今文枋爲柄士昏禮皆南枋注今文枋作柄少牢饋食禮南柄注古文柄爲方春秋隱八年歸祊九年會防公羊竝作邴皆丙方通用之證此詩怲怲古音讀同旁旁故與上臧爲韵說文怲

憂也廣雅釋訓彭彭旁旁竝云盛也怲怲與彭彭旁旁聲義竝同故傳以爲憂盛滿之皃上章憂心奕奕毛傳奕奕然無所薄也據廣雅釋訓奕奕盛也則奕奕亦爲憂盛滿之皃傳云無所薄者亦與盛滿義相成

爾殽既阜箋阜猶多也瑞辰按鄭風毛傳阜盛也盛與美同義既阜與㳟二章既嘉既時同義謂盛也美也箋訓多義與盛美正相近

先集爲霰傳霰暴雪也箋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喻幽王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釋文霰消雪也字亦作霓瑞辰按爾雅雨霓爲霄雪釋文霓本或

作霰霹霄本亦作消蓋霓霰古同字霹者霓之叚借消者霄之叚借也說文雨霓爲霄从雨肖聲齊語也又曰霰稷雪也或作霓埤雅云閩俗謂之米雪言其散粒如米卽說文所云稷雪釋名霰星也水雪相摶如星而散也今按霄之言消霰之言散皆取易於消散之義至曰稷雪曰米雪曰如星則皆象其形也至毛傳云暴雪者胡承珙曰廣雅釋詁暴猝也說文猝犬從草暴出逐人也猝通作卒漢書杜欽傳注引鄭氏曰卒急也凡猝然者謂之暴引伸之凡初起者亦謂之暴暴雪正謂將有大雪其初猝然而下者必霰也正義謂以比幽王暴虐又云初爲霰者久必暴雪非謂霰卽暴雪失傳恉矣段

玉裁謂暴雪當爲黍雪之譌亦無確證又按文選註引韓詩薛君章句曰霰霙也霙猶花今俗以雪之先下而小者爲雪花卽韓詩所謂霙也或以雪花六出當之則誤以霰爲大雪矣

車舝

閒關車之舝兮傳閒關設舝貌　瑞辰按舝轄古通用左傳叔孫賦車轄卽此詩說文轄車聲也三家詩必有作轄訓爲車聲者爲說文所本然以轄爲車聲不以閒關爲車聲也閒關二字疊韻後漢書荀彧傳論曰荀君乃越河冀閒關以從曹氏注閒關猶展轉也阮氏福曰車之設舝則婉轉如意亦猶人之周流四方動而不息故論以爲閒關以從曹氏注以爲猶展轉也閒關言貌而不言聲當从毛傳爲是詩無以疊韻省聲之例宋儒以爲設舝聲失之後漢書馬援傳閒關跋涉章懷註以爲崎嶇亦非

德音來括傳括會也箋使我王更修德教會合離散之人　瑞辰按韓詩括約束也以德音來相約束卽下章令德來教之意說文括絜也又桰檃也均與約束義同至毛傳訓括爲會者括會一聲之轉括訓爲會猶話或作譮也會合與約束義亦相近箋以爲會合離散之人失之

依彼平林傳依茂木貌　瑞辰按依殷古同聲殷盛也依

卽殷之叚借故傳以依爲茂木皃

辰彼碩女傳辰時也　瑞辰按頍弁詩毛傳時善也此傳訓辰爲時者亦取善義辰爲碩女美善皃猶依爲茂木皃也箋及正義竝以時爲其時失之又按列女傳引詩作展彼碩女蓋本韓詩抑或以展辰形近而誤

析其柞薪箋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木以爲薪者謂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妒之女亦爲其蔽君之明　瑞辰按爾雅釋木櫬采薪采薪卽薪釋文引舍人云櫬名采薪又名卽薪王尚書曰舍人以櫬字屬下讀較諸家爲長櫬與采薪卽薪皆謂柞木也柞一名櫟一名穊一名采說詳

經義述聞今按王說是也今俗稱柞樹爲柞櫟樹呂記引陳氏曰析薪者以喻昏姻范氏補傳曰詩人謂以斧而析薪故能得薪喻王求賢女亦當有道今按漢廣有刈薪之言南山有析薪之句豳風之伐柯與娶妻同喻詩中以析薪喻昏姻者不一而足東山之詩曰其新孔嘉薪之爲言新說文新取木也詩葢以取木喻取女因而卽以析薪喻娶妻爲迎新也此詩欲去褒姒而別求賢女尤於迎新義合箋謂以去褒喻辟去惡女非詩義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傳景大也箋景明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旣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釋文仰止本或作仰之瑞辰按行猶道也景行與高山對言猶云大道也據此詩釋文云仰止本或作仰之似陸君所見毛詩上句作之下句作止若據表記引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釋文曰仰止本或作仰之行止詩作行之又似陸見毛詩上句作止下句作之今按之字篆文作㞢與止字形近易譌據箋云則慕仰之則而行之皆本經文爲訓正義曰仰之行之則上下句皆當作之爲是晏子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其引詩本作仰之行之故以之者其人釋之字今作止者後人依今本毛詩改也史記孔子世家引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宋本行止作行之故釋之曰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亦釋詩兩之字又史記補三王世家載武帝制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義本此詩雖嚮與行異上下句亦皆作之是皆經本作之之證又按詩本以高山與景行竝稱而後人誤稱景仰始見後漢書劉愷傳賈逵上書云今愷景仰前修章懷注景猶慕也又陳忠上書有百寮景式語注景慕以爲法式後遂承其誤而言景仰矣

以慰我心傳慰安也箋以慰除我心之憂也釋文慰怨也王申爲怨恨之義韓詩作慍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正義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下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妒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爲慰安瑞辰按訓安者是馬融義已見釋文訓怨者亦非毛傳之舊說文訑慰也據玉篇訑慰也亦作婉訑卽婉之或體訑者順也訑可訓慰慰亦可訓訑毛傳葢本作慰訑也後人少識訑因譌而爲怨王肅遂以怨恨釋之耳說文訑慰也集韻類篇及葉石君本均作尉說文慰从上按下也从尸又持火所以申繒也是尉本火斗之稱引伸爲自上按下之通稱按者抑也止也廣雅抑治也與除義訓治同惟毛傳本作慰訑也取慰按之義故箋以慰除其心釋之以慰我心猶前章我心寫兮寫亦除也此亦傳作訑之證若毛訓慰

為怨為安箋皆不得訓慰為除以申釋之正義乃以憂除則心安強合為一失矣至韓詩作以慍我心訓為恚者慍訛怨古竝同聲韓詩葢讀慰為怨因遂以慍代慰耳說文慰安也一曰恚怒也怒疑亦訛字之譌本當作一曰恚也一曰訛也訛者毛詩恚者兼採韓詩也

青蠅

營營青蠅傳營營往來貌瑞辰按廣雅營營往來也義本毛傳說文楙字註引詩營營青蠅从毛詩又云營小聲引詩營營青蠅葢本三家詩以營營喻蠅聲之小與說文瑩小瓜也㷱小心態也滎絕小水也皆同義凡蠅飛則有聲止則聲息詩首章以蠅聲之止喻讒言之宜

屏後二章又以蠅聲之有時而息喻讒言之為害無已也故傳箋於他詩罔極多訓極為中獨此詩訓極為已

賓之初筵

賓之初筵首章大侯既抗傳云有燕射之禮是以詩所言為燕射禮也左右秩秩箋云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言不失禮也又大侯既抗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是以詩所言為大射禮也瑞辰按箋說大射是也禮記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引詩以燕以射皆謂大射先行燕禮此詩首章先言獻酬飲酒乃言大侯既抗與大射之先燕後射合

此可證其為大射者一也正義言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惟大射則張三侯大射儀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是也詩言大侯以統參侯干侯此可證其為大射者二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首章箋云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此可證其大射者三也惟箋以二章各奏爾能至以奏爾時皆謂祭禮則非也古者射禮皆三射鄉射記始射獲而未釋獲一射也又曰復釋獲謂再射也又曰復用樂行之謂三射也大射三次與鄉射同初射禮略故詩不言首章言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謂大射再射不貫不釋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大射再射釋獲

飲不勝者也二章籥舞笙鼓樂既和奏者大射之三射以樂節射也烝衎烈祖以洽百禮謂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比于禮也鄉射禮有司請射賓對曰某不能為二三子許諾是古以善射者為能則知詩言各奏爾能者仍謂射也賓載手仇仇猶耦也謂三射之比耦也室人入又謂三射之主人繼賓射也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謂三射之釋獲勝者飲不勝者酒也正義釋籥舞二句亦引或以此為節射之樂又謂射禮主於射略於樂其說非也古者射禮尤以比禮節樂為重周官鄉大夫以五物教射凌廷堪以鄉射禮分釋之云一曰和二曰容即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于禮

也是爲弟一次躲三曰主皮者卽再射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蓋取其中也馬融論語註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爲弟二次躲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卽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既取其容比于禮又取其節比于樂也是謂弟三次躲今按此詩籥舞笙鼓樂既和奏亦當指大射弟三次射言可與凌說互相證也

籩豆有楚傳楚列貌瑞辰按楚與且古音同部大雅韓奕詩籩豆有且毛傳且多貌且之本義爲薦說文且薦也从几足有二横一其下地也引伸之義爲再又訓爲多有楚當卽有且之段借猶曹風衣裳楚楚說文引詩作䵺䵺亦因䵺楚音近得相段借䵺从虘聲虘亦且聲

也又史記仲尼弟子傳秦祖字子南王尙書曰祖讀爲楚聲近段借亦與此詩段楚爲且者相類

殽核維旅傳殽豆食也核加籩也旅陳也瑞辰按殽核班固典引作肴覈蔡邕註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引詩肴覈維旅蓋本三家詩說文肴啖也段玉裁曰當作啖肉謂肉之可啖者也說文又曰覈實也又曰骨肉之覈也葢梅李之實曰覈肉之有骨者亦曰覈廣雅亦曰肴肉也覈骨也毛詩作殽核者段借字覈蜀都賦作槅亦段借字也周官其植物曰覈物注作核此覈核古通用之證殽核與籩豆對舉一言盛物之器一言所盛之物毛傳誤以殽核承籩豆言因有豆實加籩之訓不若三家詩以肉骨分釋爲確又按旅者臚字之段借周禮司儀皆旅擯後鄭注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儀禮士冠禮旅占注古文旅作臚爾雅釋言臚敘也敘卽陳也此詩毛傳亦讀旅爲臚故訓爲陳爾雅釋詁旅陳也旅亦臚之段借

發彼有的傳的質也瑞辰按的字正作的說文的明也的質之說不一有謂質的卽正鵠者周官司裘註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質謂之鵠此詩正義據射義發而不失正鵠者引詩發彼有的旣言正鵠卽引此的是的卽正鵠也有謂質在正鵠內另爲一物者正義引周禮鄭衆馬融註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

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謂小爾雅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槷槷方六寸也槷則質也今按槷卽臬字說文臬射埻的也埻射臬也讀若準臬或作蓺大雅行葦傳已均中蓺箋云蓺質也而此詩傳云的質也廣雅埻的也是臬也埻也的也質也四者異名而同實廣雅質集正也集當爲準之譌準質正古並同聲故義亦同說文廣雅並曰的明也一切經音義的謂的然明見今射堋中珠子是也唐時所謂珠子猶今射者所謂羊眼其圓如目中珠子又如星然葢取中正之義則謂之埻又謂之臬門中謂之臬侯中亦謂之

臬其義一也又謂之質質者正也取其的然明見則謂之的馬之藏星者曰的見爾雅郭注女子以丹注面曰的見釋名蓮中子曰的見爾雅釋草射中珠子如星亦曰的其義一也宋布爲正賓射以之棲皮爲鵠大射以之正鵠在中的蓋又在正鵠之中正鵠皆鳥也的又象鳥目之的然在中者小爾雅及鄭衆馬融謂正鵠皆在一侯則非謂槷在正鵠之中則是也通俗文射堋曰埻埻中木曰的蓋以埻爲正鵠而謂的在正鵠中也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鄭註舊以質爲采其地孔廣森曰此質謂侯中受矢之處卽詩發彼有的

蓋天子熊皮爲侯白塗中以爲質諸侯麋皮爲侯赤塗中以爲質大夫士皆布諸侯但畫爲獸象丹塗中以爲質今按孔說是也至謂獸侯有質猶皮侯有鵠采侯有正則非獸侯之以熊皮麋皮及畫虎豹鹿豕蓋猶皮侯采侯之有正鵠其質則猶正鵠中之有的也據周官司裘鄭註云侯以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臯謂之鵠著于侯中臯詩疏引作質是質之制方與的之形圜象目珠者異通言則質的爲一的僅數寸故呂氏春秋別類篇云射招者欲其中小也招卽的也若以的爲六尺之鵠則不得爲小矣的通作招呂氏春秋曰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高注招埻的也又曰射而不中反修于招高注于招埻蓺也戰國策以其頸爲招文選詠懷詩李善註引作以其頸爲的古音勺聲之字皆屬宵部的从勺聲故得轉爲招又借作昭楚辭大招昭質既設大侯張只昭質卽的質也王逸註訓爲明旦失之的質並言猶正鵠不嫌並舉大戴記正鵠張而弓矢至焉荀子淮南子並作質的張也的又名識書盤庚若射之有志志古文識射義引詩發彼有的鄭註的射者之識也蓋謂其的然如有所表識也識後世作幟與勺雙聲故鄭君取以訓的志又與職通說文職記微也樂記志微噍殺之音作志亦微也志以微小爲識猶呂覽言射招者欲其中小也

以祈爾爵傳祈求也箋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瑞辰按據箋云我以此求爵女則經文以祈爾爵爲倒文蓋但言求爵女則已之求不飲自可於言外得之不言已求不飲而但言求爵女此正詩人立言之妙猶下章酌彼康爵以奏爾時不言罰不中者而但言以進中者也射義引詩而釋之云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蓋推詩人立言本意非訓詩以祈爾爵卽爲求不飲也

有壬有林傳壬大林君也箋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旣陳於庭有卿大夫有人君　瑞辰按壬林承

上百禮言有壬狀其禮之大也有林狀其禮之多也爾雅釋詁林君也王尙書曰君當讀羣爾雅林烝並訓爲君又訓爲衆其義一也君卽羣也今按毛傳訓林爲君蓋本从爾雅讀君爲羣若訓爲人君如云有大有君則不辭矣箋訓壬爲卿大夫以與林對始誤讀君爲人君之君耳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箋仇讀曰㪺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瑞辰按傳箋異義據下文以奏爾時時謂中者則自從傳謂賓自取匹以射其

義爲允惟大射儀司射請賓非主人自請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比亦非賓自取匹胡承珙曰大射儀燕畢徹俎說屨安坐之後若命曰復射司射命射唯欲注云欲者則射不欲者則止可否之事從人心也蓋前此之射皆司射請射有司比耦此云命射唯欲則可自取其耦不必與正射同又天子諸侯燕禮射禮以膳夫宰夫爲主人前此正射君與賓爲耦此時或君不欲射主人膳宰之屬故可請射於賓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今按胡此說可補正義之疏畧至箋讀仇爲㪺者㪺音仇與仇爲雙聲故箋以仇爲㪺字之叚借然不若傳从本字訓匹爲善

酌彼康爵傳酒所以安體也箋康虛也瑞辰按爾雅釋詁濂虛也方言康空也此箋義所本說文濂水虛也康屋康㝗也歑飢虛也義並相近康荒古通用爾雅釋文引郭云濂本或作荒易包荒釋文荒鄭讀爲康云虛也是其證詩具贅卒荒我居圉卒荒傳箋並云荒虛也此叚荒爲康也此詩康當爲荒之叚借說文巟水之廣也廣雅巟大也巟通作荒釋名荒大也康爵義當爲大酌彼康爵猶云酌彼大斗耳爾雅釋器康瓠謂之甈釋文康埤蒼作㼹字林作甈李本作光荒與光皆大也史記索隱引李巡注康謂大瓠也賈誼賦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史記集解曰康瓠大瓠義與詩康爵同又按聲近

則義同說文糠虛無食也爾雅濂虛也詩正義引某氏本有荒字是荒義亦爲虛也

以奏爾時傳時中者也箋時謂心所尊者也瑞辰按傳訓時爲中是也大戴禮虞戴德篇言教士履物以射時以數技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時皆當訓中時以數技卽中以數技時與不時卽中與不中也中者慶以地不中者讓以地卽射義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也以時爲中與毛傳正合酒以飲不中者詩何以云以奏爾時蓋飲不中者以致罰正所以進中者以致慶耳

三章賓之初筵箋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瑞辰按前二章爲陳古舉初筵以見賓之始終皆敬此章以刺今則舉初筵以刺始敬終怠非必有異禮也

威儀反反傳反反言重慎也釋文韓詩作昄昄善皃瑞辰按爾雅釋詁昄大也大與善義近玉篇昄大也善也兼取二義毛詩反反卽昄昄之消借重慎亦善皃也周頌執競詩威儀反反傳反反難也義與此傳重慎相成正義以重難釋之是也曾釗謂難當讀如儺失之

舍其坐遷傳遷徙也箋又不得有恒之人瑞辰按古者飲酒之禮取觶奠觶皆坐又凡禮盛者坐卒爵其餘則

皆立飲又有升降與拜復席復位諸禮皆可以遷統之舍其坐遷蓋謂舍其所當坐當遷之禮耳若如正義云舍其本坐遷嚮他處則是讀舍其坐爲句遷字另爲句否則易經文爲舍坐而遷其義始明非詩義也

威儀抑抑傳抑抑愼密也瑞辰按說文抑从反印作归而以抑爲归字之俗爾雅釋訓及詩抑傳竝曰抑抑密也詩疏引舍人曰抑抑靜密也說文靜宷也宷卽審也古密字有審諦之義故抑箋云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此傳愼密猶愼審也抑通作懿當卽懿之同聲叚借說文懿嫥久而美也嫥久則愼密愼密則美故假樂傳又曰抑抑美也

側弁之俄箋側傾也俄傾貌瑞辰按側仄古同音而義微異說文側旁也仄傾也段玉裁曰不中曰側不正曰仄今傾仄之字通作側據說文俄字註引作仄弁之俄疑許君所見毛詩自从本字作仄耳

屢舞傞傞傳傞傞不止也瑞辰按說文姕字注引詩婁舞姕姕段玉裁曰古此聲差聲最近鄘風玼兮玼兮或作瑳兮瑳兮正與傞通作姕者相類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箋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瑞辰按說文廣雅竝云伐敗也伐德猶言敗德箋訓爲誅伐失之又按晏子內篇雜上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

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竝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今詩無既醉以酒二句疑有脫誤抑或晏子誤引二詩爲一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箋飲酒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瑞辰按鄉射禮立司正註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是監卽司正之屬也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鄭註惇史史惇厚是也行葦詩序養老乞言箋從求善言可以爲政者惇史受之又詩授几有緝御箋御侍也兄

弟之老者既爲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惇史也是御即惇史惇史又名御史戰國策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是也詩所云或佐之史葢即惇史古者飲酒皆立之監以防失禮惟老者有乞言之典更佐以史少者則否故云或佐之史監以察儀史以記言下文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察儀之事也匪言勿言匪由勿語乞言於老者而勉以愼言之詞也箋謂監史督酒欲令皆醉失之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箋彼醉則已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恥罰之言此者疾之也瑞辰按不語詞不臧臧也謂彼醉者自以爲臧不自知其可恥也故下即言

不醉反恥言旁觀者淸反以爲恥也箋謂取未醉者恥罰之失矣

式勿從謂箋式讀曰慝勿猶無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讎故爲設禁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瑞辰按式當讀式微式微之式彼箋云式發聲是也式勿從謂即勿從謂也爾雅釋詁謂勤也勤爲勤勞之勤亦爲相勸勉之勤勿從謂者勿從而勸勤之使更飲也故即繼之以無俾大怠耳

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箋由從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爲人說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爲其聞之將恚怒也瑞辰按公劉詩傳自言曰言論難曰語言與語對文則異散文則通自言謂之言以言問人亦謂之言爾雅釋言訊言也廣雅言問也是也匪言勿言上言字當讀爲訊言之言猶曾子事父母篇弗訊不言也方言廣雅竝曰由式也式猶法也匪由勿語猶孝經非法不道也二句相對成文箋分匪由勿語爲二義失之

俾出童羖傳羖羊不童也箋使女出無角之羖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羖羊之性牝牡有角瑞辰按爾雅釋畜夏羊牡羭牝羖當爲牡羖牝羭之譌說文宋本小徐本竝曰夏羊牡曰羖廣韻集韻及類篇韻會引說文同是知今大徐本作牝爲傳寫之譌其證一也說文夏

羊牝曰羭列子天瑞篇老羭之爲猨張湛註亦以羭爲牝羊則知羖必牡羊矣其證二也三蒼羖夏羊羖攊也亦羯也說文羯羊羖犗也去勢曰犗必牡羊乃可稱犗其證三也戴侗六書故周伯琦六書正譌竝曰羖牡羊也其證四也廣雅吳羊牡一歲曰牯𦍩玉篇廣韻竝以牯爲羖之俗案今俗稱牛之牡者爲牯與牡羊之稱羖羊取義正同其證五也說文羝牡羊也廣雅吳羊牡三歲曰羝易釋文引張璠注羝羊羖羊也以羖釋羝羝爲牡則羖亦牡可知其證六也以今證古吳羊即今綿羊惟牡者有角牝者多無角夏羊即今山羊牝牡皆有角牝閒有角小者牡則未有無角者大雅抑之詩曰彼童

而角是無角者而言其有角此詩俾出童羖又是有角者而欲其無角二者相參足見詩人寓言之妙毛傳羖羊不童葢以羖爲夏羊之牡者至箋以羖爲牝牡通稱葢據漢末稱夏羊爲羖卽爾雅郭註所云今人便以牂羖名白黑羊也然與爾雅說文訓異矣

三爵不識箋三爵獻也酬也酢也瑞辰按禮飲獻酢酬之外又有旅酬不止三爵惟臣侍君小燕則以三爵爲度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孔疏云言侍君小燕之禮引春秋傳曰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又易林曰湛露之歡三爵畢恩何休公羊傳註禮飲酒不過三爵皆指平時侍燕而言卽此詩所謂三爵也

矧敢多又箋矧況又復也瑞辰按周官宮正以樂侑食鄭註侑酒勸也又卽侑之叚借謂勸酒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

小雅

桐城馬瑞辰學

魚藻

有頒其首傳頒大首貌釋文頒符云反說文同韓詩云衆貌瑞辰按說文寡字註云頒分也韓詩訓頒爲衆葢讀頒如紛紜之紛以義推之二章有莘其尾韓詩莘當讀辨螽斯詩詵詵兮說文作辨辨衆多皃也又說文燊盛皃讀若詩莘莘征夫亦衆盛皃文選高唐賦縱縱莘莘注引詩有莘其尾毛萇曰莘衆多也胡承珙曰此殆李善誤引韓爲毛也然以經義求之有頒有莘皆形容魚首尾皃仍从毛傳爲允說文頒大頭也據此詩釋文云說文同則說文本作大頭皃今作也者誤也樊光爾雅注引詩有賁其首賁亦大也頒通作賁猶春秋公羊經言濆泉穀梁作賁泉左氏則作蚡泉也

有那其居傳那安也瑞辰按那與難雙聲古通用說文儺行有節也引詩佩玉之儺行有節則安矣毛傳訓那爲安者葢以那爲儺字之叚借儺俗作那猶毛詩受福不那說文引作受福不儺也

采菽

何錫予之瑞辰按錫與賜雙聲爾雅釋詁錫賜也錫卽賜之叚借公羊莊元年傳錫者何賜也說文賜予也錫予卽賜予耳儀禮燕禮註云古文賜作錫覲禮註又曰

今文賜皆作錫春秋左氏經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賜
公命公穀經俱作錫皆賜通作錫之證
觱沸檻泉傳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瑞辰按觱沸二
字疊韻泉出之貌曰觱沸猶火之盛皃曰爗爽說文爗爽火皃
也說文濫氾也一曰濡上及下也引詩觱沸濫泉又沸
字註畢沸濫泉也當作濫泉皃玉篇滭泉水出皃說文
一作畢者滭之渻借毛詩作觱者又觱字之渻猶說文
引詩畢泼毛詩借作觱發也檻泉爾雅說文釋名並作
濫毛詩作檻亦叚借字釋水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涌
謂上涌說文涌滕也滕水超涌也觱沸正泉水滕涌之
皃說文減疾流也義與觱沸相近又昭五年公羊傳濆

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直與正同義故又爲
涌泉與釋水以涌出爲正出同
言觀其旂 瑞辰按周官司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二者
異制旗又爲旌旗之總名凡說文云旌旗之游旇繼旌
之旗也以及旂字註旗有衆鈴旃旗曲柄也旇旌旗之
流也泛言旌旗者皆作旗不作旂此詩言觀其旂亦是
泛言旌旗作旂者葢作旗則與上文言采其芹韻不相
諧故必改旗爲旂古音旂从斤聲讀如鄰方與芹協也
據覲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大戴朝事篇亦曰
建其旌旂則旌旂亦爲通稱耳周官上公建旂九旒侯
伯七旒子男五旒觀其所建旌旂則諸侯之尊卑等級

判焉故詩曰言觀其旂
載驂載駟君子所屆箋屆極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驂乘
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之制極也 瑞辰按君子
謂諸侯驂駟亦指諸侯之車謂諸侯將朝于王乘此驂
駟以往也釋文云箋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
正義亦謂驂駟明王所乘以往殊失箋恉君子所屆晏
子春秋內篇諫上引詩作君子所誡是知屆爲誡之叚
借誡之言戒謂此驂駟皆君子之所夙戒以見其車之
有度也箋訓爲法制之極亦非
邪幅在下傳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箋邪幅如今
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厀故曰在下 瑞辰按邪幅亦

單稱幅桓元年左傳帶裳幅舄是也幅亦名偪內則偪
屨著綦釋文偪本又作幅是也鄭注內則云偪行縢至
箋詩則云邪幅如今行縢文有詳畧其義則一戴氏震
謂行縢無尊卑之異止可當庶人之幅邪幅以配赤芾
爲諸侯之盛服姑就行縢言之故言如其說非也又謂
古者燕飲臣皆解韤就席必露見其邪幅不可使無文
餙亦爲肊說竊考古者芾在股亦過於厀故芾一名蔽
厀邪幅偪束其脛在厀下邪纏之以至於足詩云在下
正義言在股下寔則言在厀下也至韤則在脛之下足
之上護脛幅而藉足履故一名絑釋名韤者末也在足
之末也一名絑絑足首也其制淺而窄如履然止護足

韈筏也屨曰舟韈曰筏其形同也是知古人幅下至足韈上不至郄邪幅自見於外不必解韈而始見戴氏之說非矣又按說文徽衺幅也邪幅謂之徽猶蔽郄謂之褘也爾雅徽止也胡承珙曰行縢所以裹足故有止義亦卽毛傳自偪束之義耳

彼交匪紓傳紓緩也箋彼與人交接自幅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　瑞辰按匪彼古同聲通用荀子勸學篇云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引詩匪交匪紓爲證交當讀如儌倖之儌猶桑扈詩彼交匪敖漢書引作匪儌匪傲也荀子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卽論語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傲與躁義不相近傲當爲儌倖之儌儌倖者必求速效卽躁也紓卽論語言及之而不言故引詩匪交匪紓爲證以交證傲以紓證隱也毛詩傳自荀卿義當與荀子同楊倞謂匪交當作彼交失之鄭箋訓交爲交接與韓詩外傳引詩而繼之曰言必交吾志然後予也合其說葢本韓詩又承上邪幅爲言尤非詩義

平平左右傳平平辯治也　瑞辰按平便辯三字皆一聲之轉古通用故韓詩作便便左傳引作便蕃毛傳訓爲辯治荀子儒效篇曰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引詩平平左右此正毛傳辯治之說所本說文辯治也从言在辡之閒辡辠人相與訟也从二辛辯通作辨凡經傳言平旦平明者平卽辨也猶禮言辨色也爾雅抨使也小爾雅辨使也辨卽苹也又如堯典平章後漢書劉愷傳引作辨章皆平辨通用之證

紼纚維之傳紼繂也纚緌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箋舟人以紼繫其緌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　瑞辰按爾雅釋水紼繂也釋文紼本或作綍索本或作繂王觀察曰紼繂聲之變轉也繂謂之紼猶吳謂筆爲不律而燕謂之弗也引棺索謂之紼亦謂之繂維舟索謂之繂亦謂之紼其義一也邵引說文紼亂系也失之今按說文紼亂系也段玉裁本作亂枲亂系亂枲皆可爲索紼葢以絲麻爲索李巡謂繂爲竹索非也說文繂大也玉篇作䋖紼从弗亦有大義故孫炎以爲大索又按說文䋖素屬段玉裁謂素屬當爲索屬之譌是也釋文引韓詩曰纚筰也說文筰筊也筊竹索也釋名引舟者曰筰筰作也作起也起舟使動行也詩以紼纚二字平列紼葢以麻爲索纚葢以竹爲索皆所以維舟也爾雅毛傳訓纚爲緌纚𦅆古同聲說文𦅆一曰大索也小爾雅𦅆綆緪也說文綆級水繩也緪綆也是綆緪皆繩索也纚當爲𦅆字之叚借訓緌者亦以緌爲索卽今繫舟之纜也古稱維舟之索曰緌猶之冠纓之垂飾曰緌旌旗之旄亦曰緌也郭璞訓緌爲繫則與維之義複失

其義矣箋謂以紼繫其綬亦非
亦是戾矣傳戾至也箋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　瑞辰按襄二十九年左傳然明曰天之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杜註戾定也此詩刺幽王數徵會而無信義故以古諸侯之能有定爲諷戾亦當訓定爲允傳訓爲至箋訓爲安止義與定正相近耳說文戾曲也从犬出戶下犬出戶下爲戾者身曲戾也段玉裁曰曲必有所至故引申爲止爲待又爲定

角弓

騂騂角弓傳騂騂調和也釋文騂息營反沈又許營反

說文作弲火全反　瑞辰按今本說文弲角弓也洛陽名弩曰弲下不引詩據陸氏云騂說文作弲則弲字註本當作角弓皃今作也者譌也其洛陽名弩曰弲自另一義與詩無涉說文觲用角低仰便也讀若詩曰觲觲角弓今按許所引詩作觲則不得言讀若六朝舊本蓋作讀若詩曰弲弲角弓爲陸氏釋文所本古辛讀若先故騂得讀同弲亦猶幎通作涓㦎讀若絹也士喪禮註古文幎爲涓說文㦎讀若絹段玉裁轉以釋文爲譌失矣
民胥然矣　瑞辰按方言欸然也南楚凡言然者或曰欸或曰醫說文嘫語聲也語聲猶云應聲廣雅欸醫然膺也然即嘫之消借若然之本義說文自訓燒

爾之教矣民胥傚矣箋見女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尙者天下之人皆學之　瑞辰按詩以教與遠對言遠爲不善則教當爲善上二句見民化於不善下二句言民化於善也箋謂教令無善無惡似非詩義又按傚古止作效左氏昭六年傳引詩正作民胥效矣
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傳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箋斯此也　瑞辰按上民之無良民猶人也說苑建本篇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民作人謂指王者義本韓詩荀子儒效篇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愈危引此詩民之無良四

句此毛傳所本蓋讀亡如危亡以證怨禍及之也今按至于己斯亡己正對人之無良言之人泛言人不必如韓詩專指王者亡當讀如忘詩蓋言人之無良一方之人皆知怨之至于己受爵不讓亦爲無良則忘之也韓詩外傳曰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引詩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正合詩意荀子楊倞注亦言引詩以明不責己而怨人毛鄭皆讀亡爲危亡之亡失之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傳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箋此喻幽王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

老人之遇己亦將然瑞辰按學記云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此言教駒則然今老馬反以教駒者教之以喻教之過遲不顧其後卽車在馬前之義傳箋謂喻遇老如幼非詩義也

如食宜饇傳饇飽也釋文宜如字本作儀韓詩云儀我也瑞辰按宜儀古通用韓詩作儀叚借字猶誼之通作義也說韓詩者遂訓爲我未免望文生訓矣

如酌孔取箋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瑞辰按爾雅釋言孔甚也如食但知宜飫而已如酌則甚取之所以見不顧其後周官酒正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此詩言飲老者甚其所取卽無酌數之義箋謂如器之孔失之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傳猱猨屬塗泥附著也箋毋禁辭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爲之必也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性皆有仁義教之則進瑞辰按毋爲發聲與無通大雅無念爾祖正謂念爾祖也管子立政九敗解篇言毋聽者皆謂聽也墨子尙賢篇言毋得賢人毋得明君者皆謂得也此詩毋教猱升木亦謂教猱升木與如塗塗附同義上言毋下言如互文也猱性善升塗性善附皆以興小人之性易於从善箋以毋爲禁辭失之附當从傳訓著箋訓爲木桴亦非

見晛曰消傳晛日氣也箋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釋文見如字韓詩作曣云曣晛日出也瑞辰按梁元帝纂文曰日出氣曰晛義本毛傳說文暒星無雲也星卽殅也定之方中詩星言夙駕韓詩曰星晴也卽說文暒無雲之說說文又曰晛日見也義本韓詩漢書劉向傳引詩見晛聿消顏師古註見無雲也亦本韓詩見當作曣今作見者後人據毛詩改也曣音義近晏說文晏天清也荀子非相篇引詩宴然聿消晏卽曣字之叚借晛曣古同字見玉篇廣韻然卽燃字之

渻借廣雅釋詁曣𣈶煗也曣𣈶卽韓詩曣晛也毛公學本荀卿見字雖無傳亦當同荀子借讀作宴箋訓爲見失之曰聿古通用皆語詞箋以人皆稱曰釋之亦誤古者以雪喻小人以雪之遇日氣而消喻小人之遇王政之清明而將敗也

莫肎下遺式居婁驕箋莫無也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啟小人之心則無肎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瑞辰按荀子非相篇引詩莫肎下隧式居屢驕遺與隧古同聲故通用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隧春秋說題辭隧之爲言遺也皆取聲近爲義屢古字只

作婁荀子作屢者卽婁字之俗也以詩義求之下當讀爲抑然自下之下遺當讀隤說文隤下隧也廣雅隤下也易夫坤隤然示人簡矣隤柔順貌古通作退與下意同謂小人莫肎卑下而隤順也胡承珙曰隧又通隊說文隊从高隊也文選歎逝賦注引韓詩章句曰隤猶遺也廣雅遺隤也是隧隊隤遺聲義竝同婁驕與下遺義正相反婁當从釋文引作僂集韻引埤蒼曰嶁山巔也孟子趙註岑樓山之銳嶺皆高也又婁與隆雙聲隆亦高也高義同驕左傳所謂舉趾高者卽驕也式語詞居猶安也此承上文謂小人將敗猶莫肎隤然下人將自安于婁驕也荀子上言人有三不祥人有三必窮末引

此詩以證之以見驕謾之禍正合詩義鄭王竝以婁爲摟之叚借失之

見晛曰流傳流流而去也　瑞辰按流與消同義廣雅流匕也匕卽化字謂消化也莊子逍遥篇大旱金石流謂金石消化也楚辭招魂十日代出流金鑠石謂消金鑠石也淮南子原道訓金火相守而流高註流釋也釋亦消也

菀柳

有菀者柳傳菀茂木也　瑞辰按白帖引詩作苑菀苑古通用有作茂木解者晉語人皆集于苑我獨集于枯是也有作枯病解者淮南子形苑而神壯又曰百節莫苑高註苑枯病也是也苑菀聲亦相近玉篇菀於元反敗也又曰菸菀也此詩釋文菀音鬱徐於阮反案讀鬱者爲茂木讀於阮反則訓如萎菀之菀詩葢以枯柳之不可止息興王朝之不可依倚也說文尙曾也不尙息焉猶云不曾息耳

上帝甚蹈傳蹈動也箋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中心悼病　瑞辰按一切經音義引韓詩作上帝甚陶陶變也變與動同義蹈从舀聲舀古音如由陶讀如皋繇之繇聲亦與由同故通用蹈通作陶猶鼓鐘詩憂心且妯韓詩妯作陶又如江漢詩江漢滔滔風俗通義山澤篇引作江漢陶陶楚詞

九章滔滔孟夏史記屈原傳作陶陶也禮記人喜則斯陶淮南子本經篇云樂斯動動斯蹈蹈亦陶也廣雅匋匕也淮南本經訓言陰陽之陶化萬物陶化猶變化也蹈又通慆韓詩外傳引詩下章作上帝甚慆而上引孫子賦云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則慆亦變亂是非之意戰國策楚策又引詩上天甚神無自瘵也王觀察云神者慆字之壞葢傳寫之誤不若陶蹈慆古同聲得通用其義均與毛傳訓動同也動者言其喜怒變動無常下云俾予靖之後予極焉言王始用之以爲治後且極放誅責之正以王之喜怒無常證明上帝甚蹈之事檜詩中心是悼毛傳

悼動也是悼亦得訓動與蹈同義又說文掉搖也搖動也悼與掉亦音近而義同若箋訓爲悼病則失之矣

無自暱焉傳暱近也瑞辰按廣雅釋詁暱病也訓暱爲病與下章無自瘵焉傳訓病同義較毛傳訓近爲善王觀察謂其義本三家詩是也

後予極焉傳極至也箋極誅也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瑞辰按爾雅釋言殛誅也箋以極爲殛之叚借與次章邁之爲行讀同左傳將行子南同義故箋又云後反誅放我邵晉涵謂爾雅當作殛殊訓爲殊死失之

居以凶矜傳矜危也箋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瑞

辰按方言厲今也戴震曰今當爲矜厲與矜同義厲爲危故矜亦爲危廣雅矜厲危也

無自瘵焉傳瘵病也箋瘵接也正義鄭以上暱類之讀爲交際之際故言接也瑞辰按瘵與際古通用此箋讀瘵爲際猶易天際翔也鄭讀際爲瘵也箋訓瘵爲接取與上章暱近相類猶三家詩訓暱爲病取與瘵病相類也蓋言詩者各有所受各皆以類言之耳

都人士

彼都人士箋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瑞辰按逸周書大匡解云士惟都人孝悌子孫是都人乃美士之稱鄭風洵美且都不見子都都皆訓美美色謂之都美德亦謂之都都人猶言美人也詩以都人士與君子女相對成文君子女謂女有君子之行者猶大雅釐爾女士箋謂女而有士行者是知都人士亦謂士有都人之德者箋訓都爲都邑失之

臺笠緇撮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緇撮緇布冠也箋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瑞辰按汪氏龍曰笠本以禦暑亦可禦雨故良耜傳笠所以禦暑雨無羊傳蓑所以禦雨笠所以備暑都人士傳臺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三傳相合今都人士暑雨互譌以南山有臺疏文選注爲證今按汪謂此傳暑雨互譌是也至引羅願爾雅翼謂臺但可

以爲衣不可以爲笠以駁鄭箋則非爾雅臺夫須郭注引鄭箋詩云臺可以爲禦雨笠邵氏正義引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以爲蓑笠是臺可爲笠古有其說無羊詩以蓑笠竝言可以二物釋之此詩以臺笠與緇撮對舉宜如箋以爲一物若以臺爲蓑則緇亦將另爲一物乎又按說文簦笠蓋也笠簦無柄也簦與臺雙聲陳壽祺謂簦即臺笠之臺是也段玉裁謂簦即雨繖非也

綢直如髮傳密直如髮也箋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瑞辰按說文鬊髮多也詩作綢爲叚借字以四章卷髮如蠆五章髮則有旟皆極言髮之

美則知綢直如髮亦謂髮美如髮猶云乃髮乃猶其也卽謂綢直其髮耳傳箋竝讀如爲譬如之如失其義矣

充耳琇實傳琇美石也正義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說文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玉名故王肅云以石爲填塞實其耳義當然也瑞辰按孟子充實之謂美是實有美義充耳琇實猶淇奧詩充耳琇瑩著詩瓊華瓊英瓊瑩皆狀其玉之美草木有榮有英有華有實狀玉之美曰瑩曰英曰華亦可曰實其義一也傳云琇實美石與淇奧傳琇瑩美石詞義正同是知傳本有實字者是也王肅以實爲塞實其耳正義以傳有實字爲誤竝失之

謂之尹吉傳尹正也箋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也瑞辰按箋說是也國語晉胥臣曰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姞其一也王符潛夫論志氏姓曰姞氏之別有闞尹蔡光魯雍斷密須氏是尹卽姞氏之別尹吉竝稱猶申呂齊許並言也說文姞黃帝之後伯鯈姓也后稷妃家吉卽姞之省左傳石癸曰姞吉人也漢書古今人表云姞人棄妃直以姞人爲姓名唐宰相世系表云吉氏出自姞姓皆吉卽爲姞之證姞通郅路史國名紀郅黃帝之宗見詩引風俗通云郅殷時侯國一作吉

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箋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瑞辰按小爾雅帶之垂者謂之厲桓二年左傳鞶厲杜註厲大帶之垂者竝與毛傳合方言則曰厲謂之帶廣雅亦曰厲帶也葢對文則厲爲垂帶之名散言則厲亦帶也內則鄭註引詩垂帶如厲淮南子氾論篇高註引詩垂帶若厲而如若古聲近通用厲與裂古亦同聲通用故箋云而亦如也又謂厲當作裂說文裂繒餘也廣雅裂餘也玉篇裂帛餘也春秋紀子帛名裂繻餘繒帛之餘爲裂讀厲爲裂正與下章帶則有餘義相承左氏昭元年傳叔孫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正帶與裂帛相似之證當以鄭箋爲允汪氏龍駁箋說謂而如古通用經誠以鞶厲

比帶之垂何必別作而字與下異文不知詩固有錯綜其文者垂帶而厲以對下文卷髮如蠆而亦如也猶之上言有芃者狐而下言有棧之車之亦者也上云言韔其弓而下云言綸之繩之亦其也此正詩人立言之妙不得謂而如不當異文也

卷髮如蠆箋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瑞辰按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舉尾走曰揵律文作赶說文赶舉尾走也玉篇攑邱言切舉也段玉裁云揵卽攑字之異文說文擧卽攑篆之譌今按蠆之行皆舉其尾詩以狀婦人之卷髮正與下章髮則有旟義相貫

髮則有旟傳旟揚也箋旟枝旟揚起也瑞辰按旟與譽

義近釋名旟譽也說文譽稱也爾雅稱舉也廣雅與譽也舉揚同義說文揚飛舉也人之稱舉曰譽物之揚舉曰旟其義一也與从舁与會意說文舁共舉也譽旟皆从與聲故有揚舉之義

采綠

終朝采綠箋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 瑞辰按綠者菉之叚借說文菉王芻又云藎草也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草云藎草一名黃草以其可染黃也此詩二章采藍藍可以染青者也則首章采綠亦以染草取興蓋以草之染黃染青與人之可善可惡耳

言綸之繩箋綸釣繳也 瑞辰按綸爲繩名亦爲糾繩之

稱說文綸青絲綬也文選西都賦李註急就篇顏註引說文並作綸糾青絲繩也說文又云糾三合繩也釣𦅼謂之綸糾繩亦謂之綸之猶其也言綸之繩猶云言糾其繩正與言韔其弓句法相類爾雅釋詁務縮綸也釋器云繩之謂之縮之務縮皆糾繩之名而訓爲綸是綸卽糾也綸爲釣繳又爲糾繩之名猶繩爲索而治其繩亦曰索詩言索綯是也若如箋訓爲釣繳猶云言繩其繩則不詞矣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傳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 瑞辰按六日秪爲過期之喻內則妾未滿五十者必與五日之御正義引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其申毛云言當日以五日爲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不至尚以爲恨況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喻遠也胡承珙曰此數語解經尤諦後漢書劉瑜上疏言女孌充積因云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云云其引詩之意亦是以暫時況久遠也今按正義引孔晁曰傳因以行役過時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爲過期之喻非止六日其申毛最得詩人言外之旨箋以爲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未若

傳義爲允

薄言觀者箋觀多也正義俗本作觀覩誤也定本集注並作多 瑞辰按爾雅釋詁觀多也郭註引詩薄言觀者物多而後可觀故觀有多義又觀音近灌灌爲叢木亦多也俗人少聞多義故妄改爲覩抑或因韓詩觀字作覩而誤

黍苗

我任我輦傳任者輦者箋有負任者有輓輦者 瑞辰按呂氏春秋舉難篇曰甯戚將任車以至齊淮南子道應篇曰甯越爲商旅將任車高誘註任載也引詩我任我輦是高氏以詩我任卽爲任車據淮南子又曰甯越飯

牛車下則所云任車即牛車耳今按周官鄉師註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則輦亦得曰任下始言我車我牛車牛爲一則上言我任我輦即謂以輦載任器亦爲一事而分言之不得如箋訓爲負任亦不得如高誘以爲任車也爾雅釋訓徒御不警輦者也徒御二字當連讀謂徒步而御車者此詩我徒我御亦一事而分言之詩人語多相類而不嫌其複徒御即上之輦正不必如傳箋之過爲區別耳周官鄉師註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車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周輦加二板二築此謂輦載一人所需物也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此

謂一輦載二十人若十八人十五人所需也周每人加二板二築故僅容十五人所需賈疏謂說輓人多少失之說文扶竝行也从二夫輦輓車也从扶在車前引之易林曰二人輦車徙去其家是皆輦用二人引車之證淮南子說山篇曰引車者二六而後之據上云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當讀引車者二爲句所謂少也六而後之另爲句謂六人自後推之所謂衆也即左氏傳所云或輓之或推之也其云引車者二與說文易林言輦用二人引車正合高誘註曰輳三人兩輳六人故謂二六一說十二人皆非也周官鄉師註故書輦作連孟子趙註連者引也古連讀如輦故通用

蓋云歸哉箋蓋猶皆也 瑞辰按蓋者盇之叚借檀弓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鄭註蓋當爲盇爾雅釋言曷盇也廣雅曷胡盇何也此詩兩言蓋皆當讀爲盇鄭訓爲皆失之

隰桑

其葉有沃傳沃柔也 瑞辰按廣雅釋詁沃美也美亦盛也

其葉有幽傳幽黑色也 瑞辰按幽葽一聲之轉幽詩四月秀葽夏小正作莠幽漢郊祀志房中歌曰豐草葽孟康註葽盛貌也此詩有幽與上章有難有沃同義正當讀葽訓爲盛貌何草不黃詩率彼幽草義與此同傳訓

幽爲黑色者蓋讀幽爲黝猶周禮牧人幽牲先鄭云幽讀爲黝黑也說文黝微青黑也葉之盛者色青而近黑則黑色亦爲盛皃

德音孔膠傳膠固也 瑞辰按膠當爲僇之消借方言僇盛也陳宋之間曰僇廣雅僇盛也孔膠猶云甚盛耳

遐不謂矣箋遐遠謂勤也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 瑞辰按表記引詩作瑕不謂矣鄭註瑕之言胡也凡詩言遐不者猶言胡不箋訓爲遠失之爾雅釋詁謂勤也呂氏春秋開春篇曰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諸侯皆來謂矣來謂即來勤也凡下之勞來其上下之勞來其上皆曰勞亦曰勤春秋鄭伯勞王諸侯勤

王是也此詩遐不謂矣猶云胡不勤勞之故箋又引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正讀勞如勞來之勞

中心藏之箋藏善也我心善此君子 瑞辰按古文孝經引詩作忠心藏之疏引說文盡心曰忠說苑修文篇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忠心猶言忠告蓋本三家詩也毛詩作中不爲義故但以我心釋之藏者臧之叚借古藏匿字多借作臧故臧善字詩又借藏傳訓藏爲善正以釋臧者釋藏也唐石經初作藏後改作臧釋文亦作臧不若注疏本作藏爲善

白華

序白華周人刺幽后也 瑞辰按漢書註引序作周人刺

幽王廢申后也與今本異但考箋云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正釋幽后二字是鄭君所見序本作幽后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傳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箋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更取白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爲脆興者喻王取於申申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爲孽將至滅國 瑞辰按左氏傳引逸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以菅蒯喻憔悴與此詩之取興於菅茅者同義菅茅皆以喻申后白華白茅皆取潔白之義菅兮束兮皆取見用於人之義蓋首章以菅茅之見用興申后之見棄二

章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又以天地之覆養菅茅與王之退黜申后爲菅茅不若也箋以白華喻申后白茅喻褒姒又以露彼菅茅爲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竝失之

英英白雲傳英英白雲貌釋文英如字韓詩作泱泱同 瑞辰按鄭風出其東門詩有女如荼傳荼英荼正義言荼英荼者六月云白旆英英英英是白貌則知此詩英英亦雲之白皃英从央聲故韓詩作泱泱猶白旆英英亦作央央也潘岳射雉賦天泱泱以垂雲正本韓詩說文泱滃也滃雲气起也

露彼菅茅傳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

養箋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 瑞辰按露猶覆也連言之則曰覆露晉語是先王覆露子也淮南子時則篇包裹覆露無不囊懷春秋繁露基義篇天爲君而覆露之漢書鼂錯傳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嚴助傳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皆覆露同義之證此詩露彼菅茅猶言覆彼菅茅與下章浸彼稻田同義毛傳露亦有雲言覆露之亦有雲故下又言天地之氣無不覆養箋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猶云白雲下覆養彼可以爲菅之茅非訓露爲雨露之露也歐陽本義黃氏日抄皆以露爲覆露正義乃云有雲則無露無露乃

有雲以露亦有雲爲白雲降露失傳恉矣朱子集傳亦云白雲下降爲露又承孔疏之誤

滮池北流傳滮流貌箋豐鎬之間水北流瑞辰按水經注鄗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合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于鄗括地志滮池今按其池周十五步九域志京兆府氷池桼十道志名滮池是皆以滮池爲池名豐水在西鄗水在東滮池在鄗西正豐鎬之間與箋說合傳滮流貌水經注引毛詩作流淲也當爲流淲貌之譌說文淲水流貌从水彪省聲引詩作淲沱北流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傳卬我烘燎也煁烓竈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饔饎之爨以養

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烓竈用炤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今反黜之使爲卑賤之事亦猶是瑞辰按詩人每以薪喻昏姻薪之爲言新也此詩樵彼桑薪卬烘于煁蓋以桑薪之見用于煁竈喻幽王之新得褒姒而寵愛之下文維彼碩人實勞我心乃言申后之不見禮爲可憂耳傳箋謂詩以桑薪喻申后姒非詩義

念彼碩人箋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瑞辰按詩三言碩人皆指申后衛莊姜賢而無子而詩賦碩人申后賢而被黜詩亦稱爲碩人其義一也王肅孫毓皆云碩人謂申后傳意當然箋以碩人爲指褒姒失之

鼓鐘于宮瑞辰按韓詩外傳引詩作鐘鼓于宮山井鼎考異云箋如鳴鼓鐘於宮中古本作鐘鼓是毛詩亦有作鐘鼓者卽以今本箋作鳴鼓鐘亦分鼓與鐘爲二正義云鼓擊其鐘失之

念子懆懆釋文引說文云懆愁不申也瑞辰按今本說文作懆愁不安也

視我邁邁傳邁邁不說也釋文邁如字韓詩及說文並作㤄㤄韓詩云意不悅好也許云很怒也瑞辰按邁邁卽㤄㤄之叚借毛韓詩字異而義同說文今本㤄字註云恨怒也當从釋文引作很怒廣雅㤄怒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箋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

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瑞辰按箋以詩爲刺幽王故專據雄者而言以戢其左翼爲以右掩左然鴛鴦匹鳥飛則爲雙止則相耦鴛鴦篇亦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不得專指雄者言也鴛鴦篇釋文引韓詩曰戢捷也捷其噣于左也禽鳥之宿皆捷其噣於翼毛傳言休息也此詩無傳義與彼同詩蓋以鴛鴦匹鳥得其所止能不貳其耦以與幽王二三其德爲匹鳥之不若也不當如箋專指雄者言

有扁斯石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箋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也黜而

卑賤瑞辰按周官隸僕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曰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淮南子齊俗篇文選李注引尸子並云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淮南高註人君升車有乘石說均與毛傳合傳葢以乘石爲王所履與后之爲王所秉耳胡承珙曰履之卑兮卑字當屬石言何氏古義云履之卑兮是倒文言乘石卑下猶得蒙王踐履其說是也至于后亦履石經傳無徵箋特以義推而言之與傳義殊士昏禮婦人以几賈疏云王后則履石特本詩箋以意推之亦非有確證也正義合傳箋爲一失之

俾我疧兮傳疧病也瑞辰按爾雅釋詁疧病也釋文引孫炎云滯之病也說文疷病不翅也从疒氏聲今毛刻詩經作疧者誤又疧音祈當作祇支反爾雅釋文云本作疲字書云疲病也又通作祇何人斯毛傳祇病也詩釋文云徐都禮反非是

緜蠻

緜蠻黃鳥傳緜蠻小鳥貌瑞辰按緜蠻二字雙聲說文緜聯微也廣雅緜小也緜有小義故傳以緜蠻爲小鳥貌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緜蠻文貌爾雅釋詁覭髳茀離也緜蠻卽覭髳之轉猶言彌漫彌靡皆雙聲字葢文采縟密之貌故韓詩以爲文貌當从韓詩說爲允黃鳥本爲小鳥詩以喻微臣其義已顯不必更以緜蠻爲小皃耳

瓠葉

有兔斯首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瑞辰按古者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皆行士一獻之禮其牲用狗據此詩有兔斯首則庶人一獻之禮其牲葢用兔也斯乃句中語助與螽斯羽鹿斯之奔句法相類箋訓斯爲白首失之

酌言獻之傳獻奏也箋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瑞辰按古者合獻酢醻爲一獻之禮昭元年左傳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樂記鄭註曰一獻士飲酒禮此詩以庶人而行士一獻之禮箋云庶人依士禮是也言爲語助詞箋訓言爲我則非

漸漸之石

漸漸之石傳漸漸山石高峻釋文漸漸亦作嶃嶃瑞辰按嶃與嶄同廣雅釋訓嶄嶄高也漸漸卽嶄嶄之叚借說文無嶄字古葢通作磛說文磛礹石也繫傳引詩磛磛之石玉篇磛礹山石貌

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濶言不可卒服正義廣濶遼遼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以古之字少多相叚借詩人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

此字義自當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惠棟曰案昭七年左
傳隸臣僚服虔解誼曰僚勞也共勞事也寮勞古同音
故潦水亦作澇水上林賦師古註潦音牢勞勞之語見
孔氏聘辭僚與遼皆從尞聲知古音同也 瑞辰 按遼勞
二字同來母故通用說文膫或作膋勞聲𤸱讀若勞而
字之或體作療从尞又說文鷯伯勞也夏小正作伯鷯
皆遼勞通用之類劉向九歎山脩遠其遼遼兮王逸註
遼遼遠貌義本此詩劉向說多本韓詩疑韓詩原作維
其遼矣鄭君亦先通韓詩故直以勞爲遼耳
不皇朝矣箋皇王也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之朝
於王朱子集傳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 瑞辰 按爾雅

釋言偟暇也字本作遑通作皇表記引詩皇恤我後左
傳社稷之不皇皇卽遑也此詩箋讀爲皇王之皇於下
二章不皇出矣不皇他矣皆爲費解自从朱傳讀遑爲
允竊考左傳云詰朝請見又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
食是古者戰多以朝詩言不遑朝者甚言其東征急迫
言不暇至朝也二章不皇出矣當如朱傳言但知深入
不暇謀出三章不遑他矣則謂有死無貳猶云之死矢
靡他不僅如朱傳言不暇及他事也又按朱傳原本葢
云皇讀爲遑今經作遑者乃坊本誤改
維其卒矣傳卒盡也箋卒者崔嵬也 瑞辰 按維其卒矣
猶言維其高矣卒卽崒之省借說文崒危高也十月之

交詩山冢崒崩釋文崒本亦作卒是崒卒古通用之證
曷其沒矣傳沒盡也箋廣闊之處何時其可盡服 瑞辰
按沒勿古同聲通用爾雅蠠沒勉也韓詩作密勿是其
類也此詩沒當讀迿廣雅迿遠也曷其沒矣與上章維
其勞矣勞讀爲遼同義迿亦遼也傳箋均訓爲盡失之

苕之華

牂羊墳首傳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
也 瑞辰 按爾雅釋嘼羊牡羒牝牂郭註謂吳羊白羝夏
羊牝牡皆有角吳羊則牡羒有角而牝牂無角此詩墳
首墳當讀羒羊之羒謂牂牝之身而欲其爲牡羒有角
之首以見必不可得與人之不可飽羒借作墳猶坋爲

大防字亦借作墳也王氏詩總聞羅氏爾雅翼何氏詩
古義並謂墳卽羒字何氏引易林墳首作羵爲證傳訓
墳爲大者葢以墳爲頒之叚借然非詩義
三星在罶傳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三星在罶言不可
久也箋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
之中其去須臾也 瑞辰 按傳不言三星何星據唐風綢
繆篇傳三星參也則此篇亦謂參耳唐風三星在天在
隅在戶皆指星象之見天隨時移徙言之實象也此詩
三星在罶卽星光之照水者言之虛象也詩葢以星象
之虛而非實以興饑者之食而不能亦爲虛而不實也
傳以爲不可久箋以三星爲心星均非詩義釋文罶本

又作霱蓋同音叚借字

何草不黃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傳言萬民無不從役　瑞辰按周頌敬之篇日就月將毛傳將行也此詩何人不將與何日不行同義何日不行言日日行也何人不將言人人行也集傳將亦行也是也正義言何人不爲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失其義矣

何草不元箋元赤黑色始春之時草萌蘖者將生必元　瑞辰按元與黃同義爾雅釋詁元黃病也馬病謂之元黃草病亦謂之元黃其義一也四月詩百卉具腓傳訓腓爲病草之枯萎卽其病也箋以元爲草之將生失之

爾雅九月爲元孫炎曰物衰而色元也引詩何草不元爲證是也正義據箋義以孫炎之言爲謬亦誤

何人不矜箋無妻曰矜　瑞辰按矜古通借作鰥蓋鰥从眔聲古讀如昆與今雙聲故通用爾雅釋詁鰥病也鰥卽矜也後漢書和帝紀朕寤寐恫矜李賢注矜病也字別作瘝書鄭注瘝病也何人不矜猶言何人不病耳爾雅釋言又曰矜苦也又廣雅矜危也義竝與病近箋訓爲鰥寡失之

匪兕匪虎傳兕虎野獸也箋兕虎比戰士也　瑞辰按匪彼古通用匪兕匪虎猶言彼兕彼虎也兕虎野獸固宜其率彼曠野以興征夫之不宜疲於征役也傳箋不解匪字正義訓匪爲非失之

有芃者狐傳芃小獸貌　瑞辰按淮南子原道訓禽獸有芃高註芃蓐也說文蓐字註一曰蔟也芃字注草盛皃芃本衆草叢蔟之貌狐毛之叢雜似之故曰有芃者狐又芃蓬音同山海經海內經元狐蓬尾郭註蓬叢也芃猶蓬也蓋狐尾蓬叢之貌傳訓爲小獸貌失之

有棧之車傳棧車役車也箋棧車輦者　瑞辰按古者編木爲棚通謂之棧三倉棚棧閣也通俗文板閣曰棧是也編木爲棚版謂之棧說文簀牀棧也是也編木爲馬圈亦謂之棧莊子編之以皁棧是也棧車據說文棧棚也一曰竹木之車曰棧蓋棧本是棚之通名編竹木爲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

車有似於棚因謂之棧車至此詩有棧之車與有芃者狐皆形容之詞據說文嶘尤高也从山棧聲則棧當爲車高之皃正義謂有棧是車狀非士所乘之棧車是也毛傳以棧車爲役車周官賈疏引之爲役車亦名棧車之證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大雅　　　桐城馬瑞辰學

文王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箋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瑞辰按不爲語詞玉篇曰不詞也是也故傳曰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箋讀同不然之不因增乎字以足其義失之不丕古通用丕亦語詞不顯猶丕顯也時當讀爲承時承一聲之轉大戴少閒篇時天之氣卽承天之氣楚策抑承甘露而用之新序雜事篇承作時皆時承古通用之證詩若作承則與右不得爲韻故必

叚時以韻右是知此詩有周不顯帝命不時猶清廟詩不顯不承尚書言丕顯丕承也王尚書釋周頌不承曰承者美大之詞當讀文王烝哉之烝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今按此詩帝命不時讀承亦當訓美帝命曰時猶天子之命曰休命曰大命也若訓爲以下承上之承則不詞矣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朱子集傳蓋以文王之神在上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瑞辰按集傳之說是也墨子明鬼篇下引詩在帝左右言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旣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也是墨子以詩爲文王旣沒其神在帝左右矣古者言天及祖宗之默佑皆曰陟降敬之詩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此言天之陟降也閔予小子詩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訪落詩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此言祖宗之陟降也天陟降文王之神亦隨天神爲陟降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昭七年左傳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與此詩文法正同汪氏中以恪爲降字之譌是也陟降或曰陟下洪範惟天陰隲下民劉台拱曰隲古陟字隲下猶言陟降言天甚愛下民陰陟降之其說是也陟降倒言之則曰降格多士惟帝降格呂刑罔有降格爾雅釋詁格陞也降格猶云降陟也

亹亹文王傳亹亹勉也瑞辰按爾雅釋詁亹亹勉也廣雅釋訓亹亹進也進亦勉也說文無亹字亹者釁之省隸變爲亹或作斖斖从釁省从酉分聲亹从釁省从酉文聲分文古音同部故字同音亦同也古音微與文通故周官鄭司農註曰釁讀爲徽徽从微省聲音近眉故古鐘鼎文眉壽字多作釁又作亹楚史老字子亹亹卽眉也易繫辭成天下之亹亹者崔靈恩讀作娓娓說文娓讀若眉則知亹之通作娓猶眉之借作釁與亹也亹又音門詩鳧鷖在亹是也亹勉一聲之轉禮器君子達亹亹焉鄭註亹亹猶勉勉也棫樸詩勉勉我王荀子富國篇引作亹亹我王韓詩外傳引作亹亹我王是也勉

勉又轉爲明明爾雅釋詁孟勉也孟明古同聲通用（如孟津通作盟津是其證）故勉謂之孟重言之則曰明明江漢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此詩亹亹天子令聞不已也魯頌有駜詩在公明明猶言在公勉勉也亹亹又轉爲沒沒易繫辭成天下之亹亹者鄭註亹亹沒沒也爾雅釋詁沒勉也郘晉涵正義曰亹亹蠠沒以聲轉爲義是也又轉爲勿勿大戴曾子立事篇君子終身守此勿勿盧辨註勿勿猶勉勉也又通作穆穆墨子明鬼篇下引此詩作穆穆文王令問不已是也又轉爲敃敃大戴記亹亹穆穆司馬相如封禪文敃敃穆穆敃敃即亹亹也說文忞彊也段本作自勉彊也又曰慔勉也論語文莫吾猶人也劉台拱曰文莫即勉強廣雅釋詁文勉也竝同義是則亹亹娓娓勉勉明明沒沒勿勿穆穆敃敃皆以聲近互轉字當以忞忞爲正忞又通作㪔說文引周書在受德忞今立政作㪔釋詁㪔強也說文敃彊也敃又借作昬盤庚不昬作勞鄭注昬讀爲㪔㪔勉也爾雅釋訓懋懋慔慔勉也慔慔亦沒沒之轉

陳錫哉周傳哉載箋哉始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戴震曰春秋傳及國語引此詩皆作載周古字載與栽通栽猶殖也言文王能布大利於天下以豐殖周國國語說之曰故能載周以至於今是也（瑞辰）按陳說文从𠂤从木申聲古文作𨻰亦从申陳錫即申

錫之叚借漢書韋元成傳載匡衡上書云子孫本支陳錫亡彊義本齊詩而言陳錫亡彊與商頌烈祖篇申錫無疆正同是知陳錫即申錫也申重也重錫言錫之多左傳引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施即錫字不解陳字箋及杜註訓陳爲敷布失之哉才以同部叚借說文才草木之初也从丨上貫一將生枝葉也一地也爾雅釋詁哉始也哉即才之叚音哉載以同聲通用皋陶謨乃賡載歌曰正義引鄭註載始也皋陶謨載采采史記夏本紀作始事事載之爲始猶哉之爲始也是知傳訓哉爲載箋訓哉爲始義正相成宣十五年左傳引此詩而釋之曰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此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廣雅釋詁作造始也是知造周作周皆釋詩哉周之義箋謂造始周國是也國語故能載周以至於今猶云能造周以至於今載亦始也戴震訓爲栽殖之栽失之韋昭國語註訓載爲成亦非

本支百世傳本本宗也支支子也（瑞辰）按本如木之有本支即枝也莊六年左傳引詩正作本枝百世

不顯亦世傳不世顯德乎世者世祿也箋凡周之士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瑞辰）按不亦二字皆語詞不顯亦世謂其顯及世與思齊詩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等句法相類魏書禮志引詩作不顯奕世後漢書袁術傳註引作不顯奕代（按代字蓋避唐諱而改）今

按汪中曰執金吾武榮碑亦世載德楊震碑亦世繼明綏民校尉熊君碑亦世載德李翕西狹頌亦世賴福中常侍樊安碑亦世載德樊毅修華嶽廟亦世克昌先生郭輔碑休矣亦世亦世卽奕世也然則大雅之不顯亦世卽乃丕顯奕世耳亦與奕古本通用爾雅釋詁奕大也噫嘻詩亦服爾耕豐年詩亦有高廩箋竝云大也是亦卽爲奕之證奕之言繹也玉篇繹長也奕世卽長世也或亦訓爲累世後漢書楊秉傳臣奕世受恩註奕猶重也重卽累也三家詩葢有作奕世者爲魏書及漢碑後漢書註所本則不顯奕世與不顯成康句法相類然據下文世之不顯卽承上不顯亦世言之仍从毛詩作亦訓爲語詞爲允

穆穆文王傳穆穆美也瑞辰按傳本釋詁而釋訓又云穆穆敬也據下言敬止則穆穆卽爲敬皃說文睦敬和也郝懿行曰穆穆卽睦睦之假借

假哉天命傳假固也瑞辰按假嘏古同聲通用故假亦可訓固但劉向引孔子讀此詩而釋之曰大哉天命則假宜从爾雅訓大劉向說多本韓詩韓詩自訓大耳

有商孫子箋使臣有殷之孫子瑞辰按此上言天命在文王故箋訓爲臣有殷之孫子文義方順焦循謂有爲語詞失之

其麗不億傳麗數也箋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瑞辰按麗者㪚之消借方言說文竝曰㪚數也不爲語詞不億卽億猶云子孫千億耳箋以爲不徒億失之

侯于周服傳盛德不可爲衆也箋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瑞辰按正義引王肅云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此以申毛是也服訓爲臣服之服可言維于周服亦可言維服于周若如箋說言君于周之九服尙可下文侯服于周謂爲君九服于周則不辭矣胡承珙曰趙岐注孟子云天既命之維服于周是趙亦訓侯爲維服爲臣服不獨王肅之解爲然也

王之藎臣傳藎進也瑞辰按爾雅釋詁藎進也周書皇門解朕藎臣大明爾德孔註藎進也藎本草名訓進者

當爲建字之同音叚借說文建自進極也建進以曡韻爲訓埤倉云建至也至亦進也又按方言子藎餘也又曰子俊也遵俊也則藎與俊亦音近而義通

無念爾祖傳無念念也瑞辰按傳以無爲語詞但據爾雅釋訓勿念勿忘也與不徹不道也一例是讀勿與有無之無同不以無爲語詞則當訓念爲忘古字以相反爲義或有訓念爲不念者與亂之訓治相類孝經釋文引鄭注無念無忘也義本釋訓與毛傳義異

駿命不易箋天之大命不可改易釋文易毛以豉反不易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下文及後不易維王同瑞辰按易字無傳陸氏傳讀以豉反者葢本王肅述

毛正義則誤合傳箋爲一矣鄭註大學引詩曰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亦讀同難易之易至箋詩則訓爲不可改易失矣古音難易之易讀與改易之易同版之詩牖民孔易與益辟等字爲韻是其證也後人異其訓因異其讀古人初無別耳

無遏爾躬釋文遏於葛反或作謁音同　瑞辰按說文遏讀若桑蟲之蝎春秋襄二十五年左氏本吳子遏伐楚公穀經俱作謁是遏謁古同音通用之證

宣昭義問傳義善也箋宣徧也徧明以禮義問老成　瑞辰按宣昭猶言明昭義問猶言令問嘉問字通作聞說文聞知聲也引申之義爲聲問朱子集傳謂布明其聲譽於天下是也箋謂以禮義問老成失之

有虞殷自天傳虞度也箋有又也又度殷所以順天之事而施行之　瑞辰按爾雅釋言殷中也左傳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有虞殷自天言既偏昭善問又度中道於天也下文上天之載二句又承上文而進言天道無聲臭之可聞以見天道難知惟當儀型文王耳箋讀殷爲夏殷之殷謂度殷所以順天之事失之

上天之載傳載事也　瑞辰按載事古音近通用堯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史紀五帝本紀載作事毛傳蓋以載爲事之叚借載又通縡廣雅釋詁縡事也漢書楊雄傳上天之縡縡卽載也三家詩蓋有作縡者說文無縡有

縡云縡籀文緍从宰省楊雄以爲漢律祠宗廟丹書告也縡卽縡之从宰不省者載宰同聲故通用鄭註中庸引詩曰載讀曰裁謂生物也義與毛傳不同

無聲無臭箋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臭　瑞辰按聲當爲馨之叚借聲與馨均从殸得聲故經傳或通借漢衡方碑耀此聲香正借聲爲馨說文馨香之遠聞也椒聊詩遠條且傳言馨之遠聞也段玉裁謂傳聲字爲馨字之譌今按此詩聲字亦當作馨馨與臭相對成文三家詩必有作無馨無臭者文選嵇叔夜幽憤詩虔𠦝將來無馨無臭正本之三家詩用本字也毛詩及中庸引詩均借作聲鄭君遂以聲音釋之葢失其義久矣

大明

序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箋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　瑞辰按大明葢對小雅有小明篇而言逸周書世俘解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孔晁註明明詩篇名當卽此詩是此詩又以明明名篇葢卽取首句爲篇名耳

使不挾四方傳挾達也孔廣森曰按春秋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朝記曰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以不得嗣王位爲不得通於四方眞古師說古者堂有兩夾謂之左達右達是夾有達義此挾音訓當與夾

同舊讀浹日之浹非　瑞辰　按爾雅釋言浹徹也徹卽達釋名達徹也小爾雅徹達也是矣作挾者說文無浹字古浹字止作挾荀子儒效篇盡善挾洽之謂神注挾讀爲浹是浹古作挾之證釋文挾有子燮子協二音卽挾音也挾之言接也儀禮鄉射禮大射儀註竝云古文挾皆作接挾與接同聲亦同義說文接交也小爾雅接達也挾卽接故義亦爲達達泰音義近泰者通也其象爲上下交堂之兩夾謂之左達右達亦取其與堂相接相通而名之也至周禮之挾日千本作帀日謂十日徧也四達不悖則必徧義亦相成而不相背故廣雅釋詁又曰接徧也然此乃引申之義不若訓通之爲本義矣至

韓詩外傳引詩作使不俠四方俠乃挾之通借字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箋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爲婦於周之京　瑞辰　按晉語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二十五子十二人各以德爲姓第一爲任氏是任姓出自黃帝之證不曰摯任仲氏詩稱摯仲氏任者段玉裁曰女子後姓所以別於男子先氏卽春秋紀季姜之比是也周語摯疇之國由大任韋註摯疇二國奚仲仲虺之後大任之家路史今蔡之平輿有摯亭按平輿故城在今河南汝寧府城東是摯實殷畿內國故詩曰自彼殷商

大任有身傳身重也箋重謂懷孕也　瑞辰　按身者傳之省借身字从人厂聲傳復从人身聲是其字从二人以象懷孕者之重人也毛傳身重也說文傳神也據爾雅釋詁申神重也神有重義是知說文訓神與毛傳訓重同義傳之訓神猶說文申亦訓神神卽重也段玉裁謂說文神當作身又謂申訓神不可通竝失之傳與娠聲近而義同廣雅釋詁孕重妊娠身嬀㑆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九引詩大任有娠傳曰娠重也葢釋元應所見毛詩或作娠耳月令注有娠釋文音身是娠與身通之證

以受方國箋方國四方來附者　瑞辰　按廣雅釋詁方大也晉語今晉國之方韋昭註方大也爾雅方邱胡邱方與胡皆大也又方與旁古聲義竝同旁亦大也方有大義方國猶言大國也箋訓爲四方失之

文王初載傳載識也　瑞辰　按載栽古同聲通用中庸栽者培之鄭註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又引詩上天之載云載讀曰栽謂生物也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亦無聞其臭氣者鄭君以上天之載爲天之生物與毛傳異然載之得訓爲生卽此可見載爲始卽爲生猶作爲始又爲生也（天作詩毛傳作生也）載哉古亦通用載訓生爲人物之始猶哉通才爲草木之始始卽生也文王初載載正訓生卽謂文王初生耳史記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

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武王此詩正義引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是知大姒葢與文王年相若亦年十三方能生子若如傳訓載爲識正義謂文王有所識大姒始生大姒小於文王一二歲豈大姒十一二歲卽生子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毛傳訓載爲識殊爲未允戴氏震據中庸鄭註築牆立版曰栽以初載爲初免於懷抱能自立之時亦非至朱子集傳訓載爲年文王卽位年已四十餘斷無尚未娶妻之事或遂疑大姒爲文王繼配皆臆說耳

在洽之陽傳洽水也瑞辰按洽卽郃之叚借說文郃在馮翊郃陽引詩在郃之陽顏師古漢書註引詩亦作郃

三家詩葢有从本字作郃者括地志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古𡟨國在同州河西縣南二十里元和郡縣志夏陽縣古有莘國漢郃陽縣之地乾元三年改爲夏陽縣縣南有莘城卽古莘國文王妃大姒卽此國之女是皆莘在郃縣之證漢郃陽縣葢因詩在郃之陽而立名郃古省作合魏世家文侯時西攻秦築雒陰合陽字作合段玉裁曰葢合者水名毛詩本作在合之陽故許引以說會意秦漢間乃製郃字耳今詩作洽者後人意加水旁許引詩作郃後人所改今按段說是也合水之加邑而作郃猶豐水詩書止作豐左傳及說文皆加邑而作酆耳

文王嘉止傳嘉美也箋文王聞太姒之賢則美之瑞辰按周官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嘉禮卽昏禮也相鼠詩毛傳止禮也廣雅亦曰止禮也嘉止卽嘉禮謂文王將行嘉禮耳

俔天之妹傳俔磬也箋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太姒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釋文俔磬也說文云譬諭也韓詩作磬磬譬也瑞辰按俔磬二字雙聲故通用俔之轉爲磬猶韓非外儲說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磬於前鬼神無形不磬於前磬於前卽見於前爾雅蜆縊女卽爲磬縊女也爾雅蜆縊女郭註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故曰縊女阮宮保挍勘記曰釋文蜆孫音俔按俔之轉聲爲磬文王世子註縣縊殺之曰磬磬者經死之名蜆縊女猶言磬縊女耳據說文俔

譬諭也當以俔爲正字韓詩作磬通借字也漢世通作磬已久人皆知磬之爲譬故毛公以今釋古韓詩遂从今字作磬耳正義曰葢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是唐時猶通以磬作爲譬至爾雅釋言閒俔也亦釋此詩當俔在閒上今本誤倒耳據釋詁顯閒代也顯俔音相近郝懿行曰顯卽俔之叚音今按代亦比擬之詞猶言譬也說文代更也古者以此易彼謂之代以此擬彼亦謂之代晉宋人擬古詩皆曰代其遺義也又以此擬彼則猶有彼此之別故代亦曰閒是知爾雅以閒釋俔閒代之義亦與譬通說文俔字註一曰閒見卽本爾雅俔閒之義郝懿行曰凡譬況之詞必取非常所見故

云罕譬而諭方言謂之代語說文謂之閒見其義一也

纘女維莘傳纘繼也莘大姒國也箋使繼大任之事於莘國 瑞辰按括地志引世本曰莘國姒姓夏禹之後唐世系表唐韻並曰夏啓封支子於莘是莘爲大姒國之證纘女與長子相對成文纘當爲孎字之叚借說文孎白好也廣雅釋詁孎好也廣韵孎好容皃纘字又與踐通大雅嵩高詩王纘之事韓詩作王踐之事踐與靖古亦通用鄭風東門之栗有踐家室韓詩作有靖家室云靖善也善亦好也美也女之美色爲好美德亦爲好孎女謂好女猶言淑女碩女靜女皆美德之稱詩言莘國有好女倒其文則曰纘女維莘以與長子維行相屬對

傳箋不明叚借之義遂以纘字本義釋之但云繼女則不詞故必增成其義謂使繼大任之事於莘國然與長子卽長女語不相類非詩義也

長子維行傳維行大任之德焉箋莘國之長女大姒則配文王維德之行 瑞辰按上章述大任之事云乃及王季維德之行朱彬曰行列也維德之行猶言德與之齊等今按禮記服問上附下附列也鄭注列等也上言維德之行者言大任德配王季此言長子維行言大姒德等文王也箋配文王維德之行雖亦取上章爲說然上章箋云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則不以行爲等列固已失其義矣

篤生武王傳篤厚也箋天降氣于大姒厚生聖子武王 瑞辰按朱彬作釋大一篇言尚書凡言大者皆語辭丕誕洪宏皆大也亦皆語詞詩生民誕彌厥月誕字八見皆詞也今按墨子經篇厚有所大也是厚与大同義故篤訓厚亦爲語詞微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作天篤下災亡殷國召誥詩天篤降喪猶多士云天大降喪于殷毒篤與大皆詞也因知此詩篤生武王猶魯頌是生后稷公劉詩篤公劉猶生民篇誕后稷之穡篤亦助句之辭若訓爲厚生武王厚公劉則不辭矣說文毒厚也又𩫖厚也讀若篤又竺厚也是知篤乃𩫖之叚借若篤之本義則說文訓爲馬行頓遲也又按洛誥篤字凡五

見惟篤前人成烈宜作大字解其餘汝受命篤弼卽受命爲弼也篤叙乃正父卽叙乃正父也惠篤叙卽順叙公功棐廸篤罔不若時當讀篤罔不若時爲句謂罔不若時也四篤字皆語詞舊皆訓爲厚失之又按詩內言中字多語詞中與竹雙聲篤从竹與督同聲莊子緣督以爲經李云督中也篤之爲語詞或亦如中之爲語詞耳

燮伐大商傳燮和也箋使協和伐殷之事協和伐殷之事謂合位三五也 瑞辰按燮與䙬雙聲燮伐卽䙬伐之叚借猶淮南子天文篇而天地䙬矣高注䙬和也䙬卽燮字之借也春秋左氏傳曰有鐘鼓曰伐無曰䙬公羊

僖三十三年何休注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周書文傳解引開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伐與襲對文則異散文則通風俗通皇覇篇引下章肆伐大商作襲伐竊謂襲伐本此章變伐之異文三家詩盍有用本字作襲伐者應劭偶誤記爲下章文耳變伐與肆伐義相成襲伐言其密肆伐言其疾也據公羊注以襲爲輕行疾至則襲伐與肆伐義亦相近傳箋竝訓變爲和失之

其會如林傳如林言衆而不爲用也箋殷盛合其兵衆瑞辰按說文旝字注一曰建大木置石其上發其機以槌敵也嚴可均曰旝卽後世礮歷車說文不言大木建於何所必有脫文唐類苑太平御覽載魏武帝令引說文旝發石車也則古本建大木上有發石車也四字今脫去據左傳正義引賈逵

曰旝發石也一曰飛石范蠡兵法曰飛石重二十斤爲機發行三百步許君引春秋傳及詩其說盍本賈逵以許君从賈逵受古學也三家詩或亦有作旝者馬融廣成頌旃旝森其如林卽本此詩是馬融詩傳亦作旝然以旃旝連言仍以旝爲旌旗左傳杜註旝旃也說文旝旌旗也引詩其旝如林春秋傳曰旝動而鼓是三家詩有作旝者自以爲旃不以爲發石也發石之制初見范蠡兵法恐非商時所有且以爲如林則可以言旌旗不可以狀發石也

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傳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箋陳于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瑞辰按爾雅釋言矢誓也虞翻易註曰矢古誓字矢于牧野謂周王誓師于牧野當連下維予侯興三句言三句皆誓詞也傳箋皆承上殷商之旅二句言失之維發語詞爾雅侯乃也維予侯興猶言維予乃興也箋訓侯爲諸侯失之又按正義引鄭書序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詩作坶野古字耳是鄭君所見詩原作坶野今作牧非古也說文坶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曰武王與紂戰于坶野坶卽坶之隷變母牧聲之轉故通作牧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言無敢懷貳心也箋臨視也女女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瑞辰按此與

閟宮詩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皆詩人取武王誓詞以爲詩女指所誓之衆非指武王也此詩女對上維予侯興言予爲武王自指則知女指所誓之衆矣孔廣森曰大誓逸篇曰勗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所謂無貳爾心也觀傳言無敢懷貳心也則固自上命下語其說是也臨當讀如上帝不臨之臨又襄九年左傳曰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臨謂神明鑒之如有貳心則必爲神明所察故以上帝臨女懼戒之非下頌上之詞也呂氏春秋務本篇引大雅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也正以無貳爾心證臣之忠於其君箋以爲衆勸武王之詞失之又按釋詁貳疑也貳者貣之譌貳者忒之借無

貳爾心卽無忒爾心閟宮詩無貳無虞亦當爲無忒

維師尚父傳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箋尚父呂望也尊稱焉　瑞辰按父與甫同甫爲男子美稱尚父其字也猶山甫孔父之屬連師稱之猶大師皇父之屬宣和博古圖載周淮父卣銘曰穆從師淮父又曰對揚師淮父正與師尚父之稱相同傳云可尚可父正義引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箋以師尚父爲尊稱竝失之

時維鷹揚傳鷹揚如鷹之飛揚也箋鷹摯鳥也　瑞辰按楚詞天問曰蒼鳥羣飛孰使萃之王逸註蒼鳥鷹也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鸇羣飛誰使武王集聚之者乎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也是鷹揚古以指衆帥蓋謂以師尚父爲衆帥之長則羣帥莫不奮發如鷹揚也孫氏星衍曰揚當讀如爾雅鸉白鷢之鸉謂如鷹與鸉作揚者消借字耳今按後漢書高彪作箴曰尚父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鸇與鸉白鷢同類似亦分鷹揚爲二鳥鷹揚猶云鷹鸇耳天問言蒼鳥羣飛以喻羣帥或亦分鷹揚爲二特言鷹以統之則古說詩者蓋已有以揚爲鸉之叚借者異毛傳之以爲飛揚矣

涼彼武王傳涼佐也釋文涼本亦作諒韓詩作亮云相也　瑞辰按各本說文無亮字段玉裁依六書故所據唐本補云亮明也从儿高省而申釋之曰高明者可以佐

人故義爲佐爾雅釋詁亮相道也又曰亮右也左右亮也義竝相近廣雅釋言又曰亮相也是韓詩作亮爲正字毛詩作涼釋文引本亦作諒者皆叚借字小爾雅涼佐也與毛傳同

肆伐大商傳肆疾也箋肆故今也　瑞辰按爾雅釋言肆力也據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高注疾力也是知毛傳訓肆爲疾與爾雅訓肆爲力同義焦循曰古疾力二字多竝稱越語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荀子仲尼篇疾力以申重之力亦疾也今按皇矣詩是伐是肆傳肆疾也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小爾雅肆疾也又肆突也廣雅釋詁突猝也猝亦疾也是箋訓肆爲突亦與傳相成此詩肆伐與皇矣詩是伐是肆同義皆言用兵之疾力此詩箋訓肆爲故今失之

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箋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　瑞辰按會朝猶言會明會明猶言遲明黎明皆比明之義也史記高祖紀沛公乃夜引兵還黎明圍宛城三匝漢書作遲明史記衛青傳遲明行二百餘里漢書作會明是會明與遲明黎明同義之證說文邌徐也廣雅釋詁邌遲也邌或叚作犂史記呂后紀犂明孝惠還徐廣曰犂猶比也又作犂旦史記尉佗列傳犂旦城中皆降伏犂旦卽黎明也今案比猶及也至也會卽比及之義

廣雅會至也會明黎明遲明皆謂比明至明是知會朝亦謂比及於朝卽始朝也焦循曰甲卽始也故傳又曰不崇朝而天下清明至傳訓會爲甲者會甲二字雙聲甲爲十干第一甲一亦雙聲惠氏古義曰古多以甲爲一如第爲甲第觀爲甲觀令爲甲令夜爲甲夜兼引戰國策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是知甲朝卽一朝也一爲數之始一朝卽始朝也皆與比及於朝之義相通又按說文會合也會合甲皆一聲之轉故說文嗑讀若甲而甲亦有合義釋名肩堅也甲闔也與肩脅皆相會闔也甲可訓會合則會合之會亦可訓甲會朝爲天比明尙未大明之際故爲合旦荀子

武王伐紂厭旦於牧之野說文厭字注一曰合也玉篇厭合也厭合會三字亦同聲厭旦亦與會朝同義又鳥有名盍旦者正謂其於合旦時鳴而名之也甲有合義亦可與會朝相證明矣正義釋傳以會朝爲會値甲子之朝失之箋以會朝爲會兵衆以朝旦亦非詩義

緜

緜緜瓜瓞傳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瓝也箋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　瑞辰按段玉裁曰傳本作瓜瓞瓜紹也今本傳脫瓜瓞二字云瓜瓞瓜紹也者言瓜之近本繼先歲之實必小如瓝瓜之近本繼先歲之實亦小故亦謂之瓞也瓜紹不云瓞以瓝紹之名名之故云瓜瓞又引爾雅瓞瓝說其本義也焦循曰毛葢以瓜紹明不絕之義若曰所謂緜緜不絕者此瓜紹也東山詩蜎蜎者蠋傳云蜎蜎蠋貌桑蟲也其文法正同以瓜紹明不絕不以瓜紹釋瓜也所謂紹者當是初生之瓜瓞猶言蔕片瓜果之生皆始於蔕瓝說文訓瓞今俗以稻之初生者爲趵正與此合今案爾雅旣曰瓞瓝又曰其紹瓞明是兩種瓞小瓜名瓞紹爲近本之瓜小如瓞亦名瓞也毛云瓜紹者以嗣續之義宜取其紹瓞之瓞恐人誤以爲瓞瓝之瓞然又引瓞瓝者明其本義也毛傳質略言瓜紹其爲釋瓜瓞可知不必如段玉裁所云增瓜瓞二字亦不得

如焦循以瓜紹爲釋緜緜不絕之義非以釋瓜瓞也韓詩云瓞小瓜也爾雅舍人云瓝小瓜也爾雅瓞瓝說文作瓞瓝也瓝卽爾雅之瓝交勺二字古音同部故通用爾雅瓝九葉樊光本作駮與說文之以瓞爲瓝者正同至蔕說文云瓜當也此與瓞爲小瓜異義焦循以瓞爲蔕不若仍從古說以瓞爲瓜紹爲允

陶復陶穴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箋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豳時也　瑞辰按說文引詩陶覆陶穴作䨱者葢三家詩云覆地室也此詩正義引作覆於地也說文又曰穴土室也段玉裁曰大雅箋云復者復於土上庾蔚之云復謂地上累土爲之

均與詩疏云覆於地合覆於地者謂旁穿之則地覆於上穴則正穿之上爲中霤毛傳云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土謂堅者堅則不患崩壓故旁穿之使上有覆葢陶其土旁穿之也壤謂柔者柔則恐崩故正鑿之直穴之中爲中霤也毛葢讀陶爲掏鄭惟云皆如陶然讀陶如窯爲異今按段說足以發明傳箋惟引庾說以復爲地上累土爲之則非淮南子氾論篇古者民澤處復穴高註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爲窟室案高所引一說正爲復覆於地之制春秋襄三十年左傳鄭伯有耆酒爲窟室杜註窟室地室也據廣雅寝窟也是窟室即陶復之復左傳又云吾公在壑谷是

復賓旁穿崖岸爲之亦掏其崖岸中之土爲之非累土於地上爲之也復之爲言覆也謂覆於上者穴則鑿地爲之窩崔應榴曰陶其土而爲之葢又陶其土而爲之窩其說是也陶从傳讀爲掏爲是不必如箋以爲似窯戴震以陶爲土墼復穴而居皆賴此陶爲之尤誤至淮南高注以復穴爲重窟者上旣陶其土以爲葢下又陶其土以爲室有似於重窟者然故或以爲重窟耳

來朝走馬箋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　瑞辰按說文趣疾也走馬即趣馬之叚借故箋以早釋來朝而以疾釋走孟子趙註釋詩來朝走馬亦曰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玉篇引詩正作來朝趣馬言早且疾也是知古本毛詩葢有作趣馬者或以走馬爲單騎之始失之

周原膴膴傳膴膴美也釋文膴音武韓詩同　瑞辰按左思魏都賦腜腜坰野張載註腜腜美也李善註引韓詩周原腜腜廣雅釋訓腜腜肥也亦本韓詩肥與美一也腜與膴古通用小雅民雖靡膴釋文引韓詩亦作腜據爾雅釋言煤愛也郭註煤韓鄭語方言作韓鄭曰憮是方音讀憮與煤同膴與腜亦猶是也韓詩葢本方音讀膴如腜字遂作腜與飴謀龜時茲爲韻毛詩字雖作膴其音亦當如腜字音梅釋文音武失之腜美以雙聲爲義腜通作每說文每草盛上出也左氏僖二十八年傳原田每每每每謂草之肥盛即腜腜也

菫荼如飴傳菫菜也荼苦菜也箋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釋文菫音謹按廣雅云菫藋也今三輔之音猶然　瑞辰按菫有三爾雅齧苦菫一也又芨菫草二也廣雅菫藋也三也芨菫之菫郭註以爲烏頭一名奚毒非可食之菜菫藋之菫本草以爲似藜一名拜一名蔏藋非苦荼之類惟爾雅齧苦菫郭註今菫葵也葉如柳子如米汋食之滑與毛傳言菫菜合說文菫草也根如薺葉似細柳蒸食之甘而爾雅言苦菫者古人語反猶甘草一名大苦也詩人葢取苦菫之名與苦荼同類遂並稱之正義以爲烏頭釋文以爲藋疏失之荼有四爾雅釋木檟苦荼一也釋草荼苦菜二也蒤委葉三也

蕡荂茶四也出其東門詩有女如茶此茶之名蕡荂者
卽茅秀也良耜詩以薅茶蓼此茶之名委葉者卽田草
也谷風詩誰謂茶苦此詩堇茶如飴則爾雅所謂苦菜
今北方所謂苣蕒菜一名苦苣者也至釋木檟苦茶乃
茗也陶宏景疑苦菜卽茗誤矣
爰始爰謀箋故於是始與豳人之從已者謀 瑞辰按始
亦謀也始謀謂之始猶終謀謂之究爰始爰謀猶言是
究是圖也爾雅基肇皆訓爲始又皆訓謀則始與謀義
正相成耳經以二爰字對舉如箋云始與豳人從已者
謀則下爰字無所用王肅又於始字下增居字以釋之
亦誤

爰契我龜傳契開也箋謀從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
瑞辰按說文契大約也繫傳引韓子宋人得契密數其
齒謂契以刀分之有相入之齒縫也又列子說符亦曰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注刻
處似齒是契本以刀判契之稱因之凡以刀刻物通謂
之契說文及廣雅釋言竝曰契刻也淮南子齊俗篇越
人契臂出血高誘注契刻臂出血是契與栔一也又通
作挈釋文契本又作挈班固幽通賦旦筭祀於挈龜師
古註挈刻也引詩爰挈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廣雅
刻分也分卽開也周官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
則低高作龜鄭司農曰作龜謂鑿龜令可爇也鑿亦刻

而開之也義與毛傳訓契爲開正合葢古者占龜之法
皆先用鑿刻開其龜因於其開處取三兆璺畫其上然
後灼之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
兆鄭註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廣雅罅璺裂也葢謂龜
之開處其象相似也毛傳訓契爲開本謂刻開其龜正
義引卜師開龜謂出其占書失之周官菙氏掌共燋契
以待卜事杜子春曰契謂契龜之鑿也引此詩爰契我
龜爲證葢鑿龜謂之契其用以鑿龜之具亦謂之契鄭
箋以契爲灼周官鄭註以契爲楚焞竝失之
曰止曰時箋時是也曰可止居於是正義如箋之言則
上曰爲辭下曰爲於也 瑞辰按王尚書曰曰字不當上

下異訓時亦止也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爰曰也曰止
曰時猶言爰居爰處玉篇曰爾雅室中謂之跱跱止也
今本爾雅跱作時爾雅又曰雞棲于弋爲榤鑿垣而棲
爲塒王風君子于役釋文塒作時棲止謂之時居止謂
之時其義一也莊子逍遙篇曰猶時女也司馬彪注曰
時女猶處女也處亦止也又待與時聲近而義同爾雅
曰止待也今按王說是也爾雅釋詁時是也說文是直
也从日正正从一一目止是時之本義爲是是从正本
有止義故又引伸爲止廣雅時善也鄭注粊誓曰至猶
善也是善與至同義至亦止也時爲善卽爲止矣
迺慰迺止傳慰安也箋民心定乃安隱其居 瑞辰按慰

亦止也方言慰居也江淮青徐之間曰慰廣雅亦曰慰尻也居即止也呂氏春秋愼大篇胼胝不居高注居止也安與居義本相成爾雅安止也迺慰迺止猶言爰居爰處皆複語耳

迺宣迺畝箋時耕曰宣乃又時耕其田畝正義宣者徧也發也天時已至令民徧發土地故謂之宣瑞辰按宣者以耜發田之謂大田箋曰民以其利耜熾菑發所受之地也周語王耕一墢班三之呂氏春秋孟春紀高註引周語作一發宣蓋徧發之也迺畝與迺宣對言不得合為一梓材若稽田既勤敷菑傳曰已勞力布發之即此詩迺宣也又曰為厥疆畎傳曰為其疆畔畎壟然後

功成即此詩迺畝也上言疆理者定其大界此又別其畎壟箋以時耕其田畝兼釋詩迺畝失之

縮版以載傳乘謂之縮箋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乘聲之誤當為繩也瑞辰按載通作栽說文栽築牆長版也引春秋傳楚圍蔡里而栽又春秋莊二十九年左傳水昏正而栽杜註於是樹版而興作中庸栽者培之鄭註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今人名草木之殖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是知載即栽也栽謂樹立其築牆長版也箋訓載為承載之載失之說文牏築牆短版也爾雅釋器大版謂之業郭註築牆版蓋古者築牆短版用於兩耑為橫版長版用於兩邊為直版古以直為縮禮記古者冠縮縫孟子自反而縮皆謂直也又爾雅釋詁縱縮亂也說文亦曰縮亂也孔廣森曰縱縮皆直也所謂衡縱衡縮者也亂義如正絕流曰亂彼註以正為直是亂亦直意故以相詁王尚書曰周官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馬注東西為廣南北為輪鄭注輪從也是輪亦直也輪與亂聲相近是亦縮嘗訓直之證縮版以載承上其繩則直謂繩直既立即先樹立其直版縮版即直版也縮版以載猶云直版以樹也說卦傳曰巽為繩直廣雅繩直也深衣負繩及踝以應直淮南天文訓子午卯酉為二繩高注繩直也繩縮義皆為直是知爾雅釋器繩之謂之縮之皆謂直之也蓋

繩直為縮直立其版亦為縮鄭箋及孫郭爾雅注舊皆訓縮為束失之

捄之陾陾傳捄蔂也陾陾眾也箋捄捊也築牆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蔂釋文捄音俱呂沈同徐又音鳩捊爾雅云聚也說文云引取土瑞辰按說文捄盛土於梩中也蔂梩同類孟子釋文蔂土籠也梩土轝也與毛傳合傳訓捄為蔂者亦謂盛於蔂中耳說文又云一曰捊也與箋義合取之然後盛之傳箋義本相成捄从徐音鳩為是求鳩古音義同求之言逑逑鳩皆聚也故說文及箋並訓捊說文捊引堅也正義作引取釋文作引取土皆傳寫之誤陾陾說文玉篇引作陑陑字亦作隭今詩作陾者蓋隭字之

謁而乃一聲之轉故陑陑又作仍仍廣雅仍仍衆也卽陑陑之異文

度之薨薨傳度居也箋度猶投也而投諸版中釋文度韓詩云塡也瑞辰按箋云投諸版中與韓詩訓塡義近旣取土而後塡之旣塡而後築之正見詩言有序度與塿通廣雅塿塞也塞與塡義亦相近傳訓度爲居失之

削屢馮馮傳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瑞辰按古有婁無屢屢卽婁字之俗當讀同傴僂之僂古以曲爲傴問喪注傴背曲也是也以高出爲僂蓋背曲則骨脊必隆起因名傴僂通俗文曲脊謂之傴僂是也傴僂亦名句僂說文痀曲脊也莊子達生篇句僂丈人承蜩是也車蓋

之中高而旁下者謂之枸簍方言車枸簍秦晉之間自關而西謂之枸簍南楚之外謂之篷或謂之隆屈是也龜背之中高而兩旁下者亦謂之僂句昭二十五年左傳臧氏竊其寶龜僂句朱彬曰僂句卽以名龜僂句不吾欺猶云龜不吾欺是也木之凥傴瘻腫者謂之苻婁爾雅釋木瘣木苻婁是也頸之腫曰瘻說文瘻頸腫也是也邱壠之堆高者曰培塿方言注培塿亦堆高又集韻引坤蒼塿山巔也孟子趙注岑樓山之銳嶺婁與樓皆从婁會意婁與隆雙聲故婁之義爲隆高竊謂削婁卽削去其牆土之隆高者使之平且堅也惟其隆高故宜削耳至傳云削牆鍛屢之聲焦循謂以鍛斂之使入

則以削屢二字平列段玉裁訓屢爲㙜似竝失之

鼛鼓弗勝傳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鼛或鼓言樂事勸功也箋鼛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鼙朔鼙周禮曰以鼛鼓鼓役事瑞辰按傳箋皆分鼛鼓爲二但傳言樂事勸功不以爲止役正義合傳箋爲一失之鼛通作皋皋之言告周官樂師鄭司農註皋當作告是也皋鼓取告衆以勸役之義進之非止之也鼛鼓弗勝特言工役之衆同時赴工鼓不勝其擊耳箋以爲不能止失之

皐門有伉傳伉高貌釋文伉本又作亢韓詩作閌云盛貌瑞辰按周官閽人疏引詩作亢與釋文所言又作亢

同說文阬閬也閬門高也張參五經文字阬門高是知作亢者阬之消借字也閌卽阬之或體說文無閌字文選吳都賦高闈有閌西京賦魏都賦竝言高門有閌閌字旣本韓詩則作高門者亦韓詩也釋名釋親屬曰高皐也最在上皐韜諸也爾雅五月爲皐釋文皐本作高是皐與高音義正同

肆不殄厥慍傳肆故今也瑞辰按爾雅釋詁肆故也又曰肆故今也字各爲義言肆爲語詞之故肆與故又皆爲今說詳王氏經義述聞爾雅及釋詞非以故今二字連讀此詩肆不殄厥慍思齊詩肆戎疾不殄肆成人有德抑詩肆尚天弗尚肆字皆當从爾雅訓故傳箋竝訓爲故今失之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傳慍恚隕墜也箋小聘曰問文王見大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絶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 瑞辰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又曰肆不殄厥慍又不隕厥問文王也趙註言文王不殄絶畎夷之慍怒亦不能殞失文王之善聲問也今按趙說是也此二句正言文王事混夷之事言始事混夷雖不能絶其慍怒亦不以以大事小而失其聲聞下四句乃言終伐混夷之事箋訓問爲小聘曰問失之

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傳兌成蹊也箋今以柞棫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衆兌然不有征

伐之意 瑞辰按此二句當與皇矣詩互證皇矣詩柞棫斯拔承上章作之屏之八句而言謂拔而去矣此詩柞棫拔矣亦當同義拔而去則義爲盡胡承珙曰爾雅釋詁拔盡也郭注以爲見詩今毛詩拔字傳箋皆無此訓疑三家詩或有訓拔爲盡者是也柞棫叢生塞路拔而去之故行路開通行道兌矣猶言松柏斯兌也傳於松柏斯兌訓爲易直而此傳兌訓成蹊者松柏錯於柞棫柞棫去而松柏喬立是爲易直柞棫塞道柞棫拔而道路成蹊不煩迂折亦易直也非易直不能成蹊是成蹊與易直義正相成至箋言士衆兌然蓋讀兌爲脫然之脫與傳異義正義合而爲一失之

混夷駾矣傳駾突也 瑞辰按說文駾馬行疾來貌也引詩昆夷駾矣疾與突義相成皇矣詩是伐是肆傳肆疾也箋肆犯突也疾突爲奔騰之貌疾而進者爲疾突退而奔者亦爲疾突故箋以驚走奔突釋之魯靈光殿賦張載註引詩昆夷突矣三家詩蓋有作突者故毛詩以突釋駾耳

維其喙矣傳喙困也正義喙之爲困則未詳 瑞辰按喙與𤞷𧱓字通說文無𤞷𧱓二字古蓋多借作喙爾雅釋詁𧴍呬息也說文𧴍臥息也从隶聲讀若虺喙當爲𧴍字之叚借方言𧱓倦倦與倦同又曰𧱓極也郭註今江東呼極爲𧱓倦聲之轉也晉語余病喙矣韋註喙短氣貌廣

雅喙極也極卽困也方言廣雅並曰喙息也玉篇𤞷困極也或作𧱓𧱓困極也亦作喙廣韻𧱓困極也引詩昆夷𧱓矣本亦作喙正義不明叚借之義以說文喙止訓口故不明喙之爲困耳困與息義正相成方言餼喙呬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喙或曰餼東齊曰呬說文東夷謂息曰呬引詩犬夷呬矣蓋本齊詩及方言東夷當爲東齊之譌呬與喙古音同部故通用呬亦維其喙矣之異文其連犬夷引之者特約舉詩詞猶引詩東方昌矣之類也戴氏震以犬夷呬矣爲混夷駾矣之異文失之

文王蹶厥生傳蹶動也箋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緜

緜民初生之道瑞辰按生性古通用董仲舒曰性者生之質也樂記則性命不同矣鄭註性之言生也性可叚爲生生亦可叚爲性文王蹶厥生謂文王有以感動其性也毛詩述爭田讓田之事正感動其性之實不言生爲性者以其時性多叚作生人所其明不煩訓耳頃見焦循說與予略同箋以爲動其緜緜民初生之道民初生之道亦卽爲性其義固相通也又按說文生進也蹷僵也讀亦若蹷蹷一曰門梱也梱蹷爲門中所竪短木所以止門是蹷有止義蹶之言蹷蹶厥生卽止厥訟者之進正毛傳所云二國之君感而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者也似較讀生爲性義尤直捷

予曰有奔奏傳喻德宣譽曰奔奏箋奔奏使人歸趨之釋文奏本又作走正義曰此臣能曉諭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也瑞辰按王尙書曰傳箋異義正義合而一之非也傳以奏爲告語之義故曰喻德宣譽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作徧告以言是也箋則取趨赴之義今按王說是也周禮鄭司農注讀皐爲奏皐字俱从本會意故奏亦通告說文奏奏進也進言卽告也此詩上二句以疏附後先作對下二句以奔奏御侮作對奏當从傳訓作告語爲允楚詞章句引詩予聿有奔走尙書大傳亦作奔走三家詩葢有作奔走者箋說本之故與傳異

棫樸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傳興也棫白桵也樸抱木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繁興箋白桵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豫斫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瑞辰按古者燔柴以祭天神說文禷以事類祭天神周官小宗伯鄭註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則類祭上帝依乎郊祀是亦用燔柴也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此詩二章奉璋是發兵之事三章六師是伐崇之事春秋繁露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則首章薪之槱之葢將出征類乎上帝之事或以文王未嘗郊天而周官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雨師畢也畢占畢主邊兵故出師必祀焉武王伐紂上祭於畢則此詩薪槱葢文王上祭於畢之禮又按王尙書云樸亦木名說文作樸云棗也爾雅樸抱者彙謂樸是棗之一種棫與樸二木並言毛鄭以樸爲棫之叢生者殊誤

左右奉璋傳半圭曰璋箋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瑞辰按九獻之禮夫人執璋瓚以亞祼惟祭統云大宗伯執璋瓚亞祼鄭註容夫人有故攝焉則代后奉璋瓚者非常禮也春秋繁露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然周官小宰註云天地大神至尊不祼亦不得言郊祀之禮祼以璋瓚今

按周官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白虎通義曰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是璋古用以發兵此詩下章言六師及之則上言奉璋當是發兵之事故傳惟言半圭曰璋不以爲祭祀所用之璋瓚耳

追琢其章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箋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也 瑞辰按箋說是也追即彫之叚借說文琱治玉也彫琢文也治玉以琱爲正字今經傳通作彫與雕爾雅玉謂之雕又曰玉謂之琢雕琢以雙聲相轉注字異而義同荀子富國篇說苑修文篇竝引詩彫琢其章趙註孟子彫琢治飾玉亦引詩彫琢其章是彫琢皆治玉之證追與彫雙聲故叚借通用猶雕弓詩作敦弓士冠禮注追猶堆也說文𠂤小𠂤也今俗通作堆也毛公特以追琢分屬下句金玉故謂金曰彫耳周官追師鄭註及玉篇竝引詩章作璋三家詩或有作璋者則追爲治玉益可知矣

金玉其相傳相質也 瑞辰按說苑修文篇引詩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是亦訓相爲質

綱紀四方箋以網罟喻爲政張之爲綱理之爲紀 瑞辰按說文綱网紘也綱爲網之大繩商書所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也至於紀則說文曰統紀也紀別絲也淮南泰族篇曰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女責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是紀乃抽絲之稱凡別絲者一絲必有其首得其紀而衆絲始可理也墨子尚同篇古者聖王爲五刑清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是紀與綱各別之證箋以綱紀皆爲取網罟爲喻失之樂記中和之紀鄭注紀總要之名也禮器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鄭注紀者絲縷之數有紀也是紀之本義謂得其統紀而衆絲可治猶之網舉而目張也此詩正義謂綱紀以喻爲政有舉大綱赦小過者有理微細窮根源者亦非詩義

旱麓

序申以百福干祿焉 瑞辰按干祿與百福對言干祿疑千祿形近之譌此詩干祿豈弟及假樂詩干祿百福干皆當作千百之千傳譌已久遂以干字釋之耳

瞻彼旱麓傳旱山名也麓山足也 瑞辰按漢書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明一統志旱山在漢中府城西南六十五里是旱爲山名之證尚書納於大麓馬鄭注竝曰麓山足也與毛傳合麓通作鹿春秋僖四十年沙鹿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說文麓守山林吏也一曰林屬於山曰麓詩言榛楛濟濟周語引此詩而釋之曰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則麓宜謂林屬於山者矣

瑟彼玉瓚傳玉瓚圭瓚也箋瑟絜鮮貌釋文瑟又作璱

瑞辰按說文璱玉英華相帶如瑟弦引詩璱彼玉瓚又璪字註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璪兮其瑱猛也又璠字註引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是璱本從玉瑟聲兼从瑟會意作璱者正字作瑟者渻作字也周官典瑞註引詩卹彼玉瓚又作邲羣經音辨曰卹玉朵也作卹者葢三家詩瑟卹古音同部故通用猶恤之通作謐也

黃流在中傳黃金所以飾流鬯也箋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釋文黃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黃金所以爲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正義定本及集註皆曰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瑞辰按此箋合黃流爲一以秬鬯之酒爲金所照其色黃因名黃流非傳義也傳葢分黃與流爲二以黃卽黃金勺也故曰黃金所以飾凡勺皆有鼻爲酒所流之處因名其鬯爲流故曰流鬯也在中者對青金外言之則黃與流皆在中非朱中之中正義謂傳有飾字是也若傳本作黃金所以流鬯是合黃流爲一皆指秬鬯箋不須復云黃流秬鬯矣正義合傳箋爲一失之

清酒既載箋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瑞辰按文選西征賦李善註引韓詩章句云載設也載與𢧵音同說文𢧵設飪也从丮食才聲讀若載此詩載卽𢧵字之同音叚借故韓詩訓設商頌烈祖詩既載淸酤義同廣雅亦云𢧵設也石鼓詩載皆作𢧵士昏禮匕俎從設北面𢧵載亦設也此箋以既載爲已在尊中失之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傳瑟衆貌箋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熂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瑞辰按棫樸箋云豫斫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此詩釋文云燎說文作尞一云祡祭天也是知民所燎矣當謂取爲燔柴之用箋謂除其旁草非也又按爾雅棫白桵郭注桵小木叢生有刺與柞爲櫟樹無刺者別通志引陸機疏云三蒼說棫卽柞非也

施于條枚箋延蔓於木之條枚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瑞辰按詩以葛藟之延易於條枚興福祿之歸君施延一聲之轉呂氏春秋知分篇韓詩外傳卷二引詩並作延後漢書黃琬傳注引詩亦作延从韓詩也箋訓延蔓亦本韓詩爲訓

求福不回箋不回者是不違先祖之道瑞辰按說文褘衺也从交韋聲經傳褘通作違因韋與回同聲又借作回小文謀猷回遹傳回邪也大明厥德不回傳回違也違卽褘衺之褘明回爲褘之叚借也說文湋回也取聲近爲義尙書靜言庸違吳志陸抗傳引作靜言庸回史記又作共工善言其用辟回辟皆邪也此詩求福不回毛雖無傳葢以義同小緍大明章耳晏子春秋曰回吾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引詩求福不回又云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呂氏春秋知分篇載晏子引此詩求福不回高誘註求福不以邪道正訓回爲褻袤之褻箋以爲不違先祖之道讀同韋背之韋說文韋相背也失其義矣

思齊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傳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箋京周地名也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爲王室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故能爲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言其謙恭自卑小也瑞辰按思齊四句平列首二句言大任次二句言大姜末二句大似嗣徽

音乃言大似兼嗣大姜大任之德音耳先大任而次大姜古人行文自有錯綜不必以思媚周姜爲大任思愛大姜配大王之禮也傳訓齊爲莊正義以爲釋言文今釋言作疾齊壯也齊壯皆與疾同義齊當讀如㓜而狥齊之齊齊疾亦美德也莊壯古通用或毛公所據爾雅自作莊耳說文媚說也說卽悅字與傳訓愛義近說文又曰嫿媚也娓順也讀若媚嫿娓之義通於美好廣雅媚好也媚古訓爲好皆言其德之美不必如傳訓愛爾思字皆語詞鄭訓爲常思失之周京本皆地名後以周爲有天下之稱以京爲王室之稱非有尊卑大小之別且京室之婦本承大姜言之不指大任箋以爲大任言京以見其謙恭自卑小也亦非詩人或言周或言京特變文以見義若以爲周大京小則大明詩來嫁于周曰嬪于京皆指大任言豈亦有大小乎

則百斯男傳大似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瑞辰按百男特頌禱之詞猶假樂詩子孫千億耳傳謂衆妾則宜百子失之

惠于宗公傳宗公宗神也箋宗公大臣也瑞辰按宗尊雙聲宗公卽先公也言其久則曰古公言其尊則曰宗公又宗崇古通用崇高也則宗公猶云高祖與尊義亦正相近傳云宗公宗神者葢據下文連言神耳亦當指先公言箋訓爲大臣失之胡承珙據周官甸師用牲于社宗杜子春以宗爲宗廟謂宗公卽宗廟之先公說亦未確

神罔時恫傳恫痛也瑞辰按恫痛以雙聲爲義爾雅釋言恫痛也說文恫痛也一曰呻吟也不引詩恫字註大兒引詩神罔時侗葢許君所見毛詩自作侗假借字也爾雅釋文亦曰恫字或作侗與說文合桑柔詩釋文恫本又作痌痌字說文所無見玉篇葢後作字卽恫之或體時與所古同義通用詳見王氏經義述聞神罔時怨猶言神罔所怨也神罔時恫猶言神罔所恫也箋訓時爲是失之

刑于寡妻傳刑法也寡妻適妻也箋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瑞辰按釋文引韓詩刑正也趙注孟子訓刑爲正

義本韓詩說文𠓜古文法字正亦法也史記賈生傳法制度猶言正制度也論語齊桓公正而不譎漢書鄒陽傳作法而不譎是知毛韓詩法與正同義廣雅刑治也法與正皆所以爲治也說文寡少也从宀頒頒分也宀分故爲少也此但釋从頒訓少之義頒少特爲叚借若頒之本義則說文訓大頭也寡从頒會意宜有大義書康王之誥無壞我高祖寡命寡命即大命也康誥乃寡兄勗寡兄即長兄也此詩寡妻亦謂大妻故得以適妻釋之適與嫡通廣雅嫡君也據爾雅曰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而尸子曰天帝皇后辟公皆大也是訓君者皆有大義廣雅又曰嫡正也爾雅曰正長也長亦大也是

適妻即正妻亦有大義毛傳以釋寡妻益可證寡妻之爲大妻矣箋以寡有增成其義失之又按物大者必少寡少亦大義之引申胡承珙曰適與庶對庶爲衆則適爲寡矣諸侯一娶九女八皆爲妾惟一爲適則訓適爲寡少義亦得通不得如箋以寡有爲賢耳

以御于家邦傳御迎也箋御治也　瑞辰按爾雅釋詁訝迎也說文訝迎也傳以御爲訝之叚借故以迎釋之御迎以雙聲爲義又迎字亦有御音楚辭離騷九疑繽其並迎與故爲韻則迎可讀若御故傳以御爲迎又迎之義爲進謂由刑寡妻至兄弟以進及於家邦傳訓御爲迓猶訓御爲進也此詩至于兄弟二句承上刑于寡妻

言刑法也法即所以治也不須更言治以御于家邦由兄弟而推及之迎即接也謂以接於家邦廣雅接徧也猶言以徧於家邦王肅於迎下增治字鄭訓爲治趙注孟子訓享言享天子國家之福並失之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傳以顯臨之保安無厭箋臨視之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廱也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　瑞辰按傳云以顯臨之則不爲語詞不顯即顯也至以保安無厭釋無射亦保則與上句文法不類今按無爲語詞無射即射猶之無念即念也古射字與夜夕字疊韻亦通用故春秋孤射姑穀梁傳作夜姑曹莊公名射姑史記作夕

姑夜夕皆有闇冥之義廣雅昔夜闇也昔即夕也祭義夏后氏祭其闇鄭註闇昏時也古字義生於音射與夜夕同音亦即有闇晦之義故詩以射對顯言顯爲明則射爲闇矣詩兩亦字皆語詞不顯亦臨猶云顯則臨也無射亦保猶云闇則保也臨者臨視之義保者保守之義言文王無時不警惕也傳箋並失其義矣又按爾雅釋詁射厭也厭晻闇並雙聲射可訓爲厭斁之厭即可訓爲厭闇之厭此亦射有闇義之證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傳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不絕之而自絕烈業假大也箋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廱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假之

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瑞辰按通鑑注引風俗通戎者兇也白虎通禮樂篇戎者强惡也戎疾與烈假對文戎疾皆惡也傳訓戎爲大失之厲烈古同聲厲說文作癘云惡疾也公羊傳作痢何休註痢者民疾疫也烈即癘之叚借假即瘕之叚借說文瘕女病也叚玉裁以女爲衍字蠱假亦一聲之轉隸釋載漢唐公房碑作厲蠱不遐蓋本三家詩是知箋訓厲假爲病亦本三家詩正讀烈假如瘕也詩兩不字皆句中助詞肆戎疾不殄即言戎疾殄也烈假不瑕即言厲蠱之疾已也傳云不絕之而自絕箋云不已之而自已失之迂矣孔廣森以疾殄與下假瑕爲句中韻疑殄轉音近㐱㐱疾古音皆在去聲霽韻今按疾从矢聲方言軫戾也如淳漢書音軫如拂戾之戾正與矢音同部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傳言性與天合也箋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弟之行而不能諫争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瑞辰按王氏釋詞曰兩不字兩亦字皆語詞式用也入納也言聞善言則用之進諫則納之宣二年左傳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是納諫爲入也今案王說是也說文入內也內入也內即納也故納諫得爲入矣傳箋竝失之

小子有造傳造爲也箋小子其弟子也子弟皆有所造成瑞辰按說文造就也造就二字以疊韻爲義爾雅釋言造爲也廣雅釋詁爲造二字竝云成也淮南子天文訓介蟲不爲高註不成爲介蟲也是爲即成也是知傳訓造爲爲箋以成釋之正是申明傳義閔予小子詩遭家不造傳造爲箋云造猶成也義與此章正同正義以爲異義失之

古之人無斁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瑞辰按古斁擇殬三字同音通用雲漢詩耗斁下土箋斁敗也斁即殬字叚借說文殬敗也引書彝倫攸殬今書作斁鄭註亦訓爲敗是斁殬一也王氏經義述聞曰呂刑敬忌罔有擇言在躬擇當爲斁斁即殬也言罔或有敗言在身也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口無敗言身無敗行也今按此箋讀斁爲擇引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而曰以身化其臣下蓋亦訓擇爲敗謂古人無敗德故能化其臣下也正義及說孝經者均以身爲無可擇失之迂矣

譽髦斯士箋故今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人之美也瑞辰按譽豫古通用爾雅釋詁豫樂也髦之言芼訓選擇也關雎詩左右芼之傳芼擇也爾雅釋言髦選也正釋此詩譽髦斯士猶云樂選斯士耳傳以譽髦斯士連上讀箋以譽爲名譽髦爲成爲俊乂之美均失之

皇矣

求民之莫傳莫定也瑞辰按爾雅釋詁貉嗼安定也莫即嗼之消借說文嗼啾嗼也呂覽高註嗼然無聲也啾嗼無聲則定矣廣雅釋詁嗼安也安亦定也下文貉其德音貉亦嗼之叚借故左傳韓詩皆引作莫釋文引韓詩曰莫定也與此傳訓莫爲定正同至漢書潛夫論及文選注竝引作求民之瘼瘼謂病也蓋本三家詩顏師古匡謬正俗不知民瘼義本三家詩直謂屬詞者改莫爲瘼誤矣

維此二國傳二國夏殷也箋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瑞辰按傳說是也書言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論語周監於二代皆以夏殷並言與詩言二國同耳或謂夏已遠不得與殷並言因謂古文上作二與一二之二相似二國當爲上國之譌非通論也

維彼四國傳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箋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瑞辰按詩中言四國者多係泛言傳以四國爲四方是也至以彼爲彼有道則非文四年左傳引詩爲彼二國其政不獲爲此四國爰究爰度彼此二字與毛詩互異潛夫論引詩上下二字皆作此字足徵彼此蓋隨言之非有異義

爰究爰度傳究謀度居也箋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徂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瑞辰按宅度古同聲通用故書宅西縫人注作度西詩宅是鎬京坊記作度此維與宅論衡亦作度是知爾雅釋言宅居也即毛傳度居也所本正義不明通借遂不知其訓本爾雅矣方言度凥也凥與居同書何度非及史記周本紀作何居非其宜是皆度訓居之證說文凥處也王尚書曰處爲居爲止又爲審度大戴禮官人篇以其聲處其氣謂審其氣也呂氏春秋有始覽處其形謂審其形也淮南兵畧訓處次舍謂審度次舍也周語目以處義謂相度事宜也今按王說甚確居與處同義處爲審度則居亦有審度之義易象詞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居賢德即審度賢德也君子以辨物居方居亦辨也居方即審辨方向也毛傳訓度爲居其意當亦以居爲審度鄭君不知居有審度之義故改訓度爲謀而正義因以度地居民爲說失其義矣又按爰究爰度當謂天之謀度四國箋以爲四國助殷崇謀亦非詩義

上帝耆之傳耆惡也毛本作老也誤箋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瑞辰按廣雅䛐怒也玉篇䛐怒訶也廣韵䛐訶怒也怒惡義同傳蓋以耆爲䛐之借字故訓爲惡說文無䛐字古蓋止借作耆耳又按耆从旨聲旨責二字雙聲廣雅怒責也讀怒也責與怒皆惡也以聲爲義則耆字亦得訓惡耳箋訓爲老失之正義謂人皆惡已之老故耆爲惡尤失之鑿矣至潛夫論班祿篇引詩作上

帝指之此亦諸之同聲叚借字或遂以爲上帝指示之未免望文生義矣廣雅釋言指斥也說文斥字作㡿指斥亦怒責之義正與耆之訓惡怒者同足證聲同者義亦同耳胡承珙曰耆疑卽指之借字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是指有惡義

此維與宅傳宅居也箋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瑞辰按淮南子氾論篇引詩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言去殷而遷於周也漢書匡衡傳谷永傳竝引詩作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俱與箋義合足證箋說有本然天固非有形可居也宅度古同音通用此維與宅論衡初稟篇引作此維與度宅卽度[illegible]言帝度其心耳詩因上言爰究爰度故下卽宅爲度以與度爲韻此亦義同字變之類文王有聲篇宅是鎬京據防記引作度是鎬京宅亦度之叚借也

作之屏之釋文屏必領反除也經義述聞曰作讀爲柞周頌載芟傳除木曰柞周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也內則魚曰作之爾雅作削郭註謂削鱗也是作有斬削之義瑞辰按柞槎聲近通用說文槎袤斫也引春秋傳山木不槎當作木不槎蘖國語韋昭注槎斫也西京賦註引賈逵解詁曰槎邪斫也集韻柞與槎同是知柞爲槎之叚借柞作同音槎可叚爲柞卽可假爲作柞作皆槎字之借直云作讀爲槎可也不必更轉讀爲柞耳

說文屏蔽也姘除也屏訓除當爲姘之叚借

其菑其翳傳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瑞辰按爾雅木自斃柛立死菑蔽者翳郭註引詩其菑其翳邵氏正義引李巡本蔽作斃云斃死也此詩正義引爾雅斃者翳正从李巡本弊斃蔽三字古同聲假借通用爾雅釋言弊踣也釋文弊字又作斃是也釋木木自斃柛蔽者翳蔽作斃者借字故李巡本作斃者翳毛傳亦作自斃爲翳胡承珙曰爾雅先以木自斃柛總釋自死之木下乃以菑與翳相對成文謂一立一踣其說是也周官鄭註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是菑有立義故爾雅以木之立死者爲菑菑側二字亦雙聲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以人爲菑何休註菑周埒垣也今大學辟雍作側字說文槷傳曰既枯之木側立不仆根著於地曰菑是也韓詩以菑爲反草李巡以當死害生曰菑竝失之爾雅木自弊伸說文伸作槇云仆木也仆與弊亦雙聲毛詩不取爾雅自斃柛而以自斃爲翳斃當讀蔽胡承珙曰謂其死而覆蔽於地者正與菑立相對李巡以蔽爲斃訓死失之韓詩翳作殪殪亦仆也後漢光武紀注曰殪仆也仆与踣通翳殪雙聲翳卽殪之借字故釋名曰殪翳也就隱翳也與爾雅蔽者翳同義說韓詩者乃曰殪因也因高塡下也郭注爾雅蔽者翳謂樹蔭翳覆地者失其義矣

其灌其栵傳栵栭也瑞辰按栵與菑翳灌相類不應獨爲木名經義述聞曰栵當讀烈烈枿也斬而復生者也方言烈枿餘也陳鄭之間曰枿晉衛之間曰烈秦晉之間曰肄或曰烈是烈枿肄一也今按王說是也爾雅釋詁烈枿餘也郭註晉衛之間曰櫱陳鄭之間曰烈與今方言互異枿說文作㰉云㰉伐木餘也㰉或作櫱从木辥聲又不古文㰉从木無頭又栓亦古文㰉商書若顛木之有由櫱說文引作若顛木之有甹㰉書釋文引馬云顛木而肄生曰枿枿卽栓之隸變肄與櫱以雙聲叚借烈與櫱以疊韻叚借櫱可叚爲烈卽可叚作栵矣灌爲叢生栵爲枿生二者相對成文猶菑與翳一立一也說文裂繒餘也木之餘爲烈衣之餘爲裂其義一又餘子曰孼子米牙曰糱亦與櫱爲木餘同義栵義又近列廣雅列餘也詩序宣王承厲王之烈猶云承先王之餘也段玉裁謂栵當作栭爾雅本相磨栭乃另釋枝柯皮甲之類不與上節木自斃柛等句爲一例未若讀栵爲烈爲確

串夷載路傳串習夷常路大也箋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正義路之爲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爲應是本作應也釋文串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瑞辰按爾雅釋詁串貫並訓習也釋文貫作慣云本又作貫又作遦玉篇串或爲慣傳以串卽貫字之叚借故以習釋之未若箋謂串夷卽混夷爲允串卽毋字之隸變貫毋古今字昆貫雙聲昆與昆貫亦雙聲故知串夷混夷爲一皆畎夷之叚借或又借作犬夷皆一音之轉患字从串得音故串夷或作患夷亦同音叚借字耳正義乃以患夷爲患中國之夷失之鑿矣王箋釋路字正義从孫毓本作應而以本或作瘠爲誤今按或本作瘠者是也古路與露同露之言臚也瘠者其筋骨外見臚列於外故訓爲露又訓爲羸露通作路孟子是率天下而路趙注是率天下之人以羸路也又通作潞呂氏春秋不屈篇曰士卒罷潞高注羸也箋以路爲露之叚借故訓爲瘠古以國之盛爲肥則以衰爲瘠矣方言廣雅並云露敗也左氏昭元年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逸周書皇門解曰自露厥家管子四時篇曰國家乃路路當訓敗敗與瘠義相近瘠之卽敗之也露義又近疲管子五輔篇曰振罷露秦策諸侯見齊之罷露罷与疲同罷亦露也詩謂帝遷明德串夷則瘠敗罷憊而去故曰載路若訓爲應如云串夷則應則不詞矣正義轉从孫毓作應失之

天立厥配傳配媲也箋天旣顧文王又爲之生賢妃謂大姒也釋文配本亦作妃音同瑞辰按妃配古通用作配者妃之叚借配之本義說文訓爲酒色耳下章帝作

邦作對傳對配也箋作配謂爲生明君也天立厥配正與作對同義謂立君以配天也古以受天命爲天子爲配天莊子天地篇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郭象註謂爲天子荀子大畧篇配天而有天下者君奭故殷禮陟配天洛誥其自時配皇天皆以人主受天命爲配天文王篇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配上帝亦配天也天立厥配宜指文王配天而言胡承珙曰妃之爲媲不必定謂男女配偶毛訓配爲媲正當爲配天之義不得如箋以爲賢妃

奄有四方傳奄大也 瑞辰 按周頌執競奄有四方傳奄同也爾雅釋言荒奄也又弇蓋也弇同也弇奄古通用

說文奄覆也大有餘也从大申申展也又俺大也俺與奄聲近而義同蓋奄之義本爲大大則無所不覆故同謂之奄覆與蓋均謂之奄大則無所不有故荒爲奄即爲有爾雅毛傳荒有也又按奄有義本相成而詩各有當如繆木詩葛藟荒之毛傳荒奄也當爲奄覆若云奄有奄大奄同則不詞矣書惟荒度土功鄭註荒奄也當爲奄大若云奄有奄同則不詞矣至此詩及執競竝云奄有四方閟宮詩奄有下國奄有下土奄有龜蒙元鳥詩奄有九有蓋以奄有二字連文奄即有也奄即爲有而複稱之曰奄有猶撫本爲有廣雅撫有也而經傳亦連稱撫有也奄訓有者亦語詞猶有虞有周之比毛傳或訓大或訓同失其義矣

帝省其山箋省善也天旣顧文乃和其國之風雨 瑞辰 按省善義本釋詁然下文柞棫斯拔松栢斯兌乃人之拔去叢木以待松栢大本之易直實人事非天時也說文省視也又曰相省視也帝省其山當謂帝省視其山不得以爲善也

四章維此王季 瑞辰 按昭二十八年左傳引詩作維此文王此詩正義云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又樂記引詩莫其德音十句鄭註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又徐幹中論務本篇云詩陳文王之德曰維此文王其說蓋皆本韓詩陳碩甫曰公劉傳曰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

悔此毛詩作文王之證今按左傳及韓毛詩作文王是也詩貊其德音四句皆言文王之德王此大邦克順克比乃言文王之德能使民順比也祭統身比焉順也荀子議兵篇曰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是順與比義正相近易比彖曰比輔也下順從也左傳擇善而從之曰比正以從釋比字詩比于文王承上克比言之言民之親比於文王也惟詩上作維此文王下乃言比於文王耳鄭本誤作維此王季因讀比爲比方之比又因以父同子言之不順正義遂以文王爲之言文德之王矣

貊其德音傳貊靜也箋德正應和曰貊釋文貊左傳作莫音同韓詩同云莫定也正義曰左傳樂記韓詩貊皆

作莫釋詁曰貊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義俱爲定釋
又相近讀非一師故字異也瑞辰按爾雅今本作貉嗼
定也據釋文貉本又作貊嗼本亦作莫是正義所引即
釋文所云又作本也據說文嗼啾嗼也玉篇云嗼靜也
是訓靜者以嗼爲正字毛詩作貊爾雅作貉皆同音段
借字韓詩作莫省借字也文選西征賦注引韓詩章句
曰寞靜也則韓詩又有作寞者矣又按爾雅釋言漠淸
也說文亦曰漠淸也漢書賈誼傳注漠靜也則漠亦與
嗼音義同
克長克君瑞辰按君本文韻之類此詩以君与類比相
協則轉讀若威爲微韵之類蓋微爲文之陰聲故君轉

讀若威猶殷讀若衣也說文君讀若威又引漢律婦告
威姑即君姑皆君可讀威之證孔廣森曰集韻八未部
有窘字巨畏切此音君當同之易順以從君也与其文
蔚也爲韻讀法正同
其德靡悔箋王季之德比於文王靡有所悔也瑞辰按
悔當爲晦之段借尚書洪範曰貞曰悔鄭註悔之言晦
也段玉裁桂馥竝曰晦猶終也釋名晦灰也火死爲灰
月光盡似之也是晦之義爲終爲盡此詩靡悔正當訓
晦其德靡悔猶云其德不已故下即繼以既受帝祉施
于孫子矣舊竝訓爲悔恨如云其德無恨則不同若如
左傳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是又於經文其德之下增

成其義而後明非詩義也蓋由不明詩人段借之義故
不免辭費耳
無然畔援傳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畔援猶跋扈也瑞
辰按釋文引韓詩畔援武强也箋義正本韓詩畔援通
作畔換漢書敘傳曰項氏畔換師古註畔換强恣之貌
猶云跋扈也引詩無然畔換又作泮奐叛換卷阿詩泮
奐爾游矣箋泮奐自放恣之貌魏都賦雲徹叛換張載
註叛換猶怒恣也又作絆換玉篇保字下曰詩無然絆
換絆換猶跋扈也爰有緩音故通作換畔換二字疊韻
傳分畔援爲二失之跋扈爲彊武皃急就章有潘扈隸
釋成陽令唐扶碑夷粤佈搥皆一語之轉

誕先登于岸傳岸高位也箋誕大登成岸訟也欲廣大
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瑞辰按箋訓岸爲訟是
也誕者語詞訓大亦語詞也朱彬有釋大一篇詳言之
矣先登於岸謂先平獄訟即書傳所稱文王一年斷虞
芮之訟也爭田者非畔援即歆羨帝謂文王無信縱其
畔援歆羨正所以平其獄訟耳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
往侵共箋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
之人乃敢距其義兵是不直也瑞辰按侵阮徂共承上
敢距大邦言之毛傳言密須侵阮遂往侵共是也竹書
紀年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正與毛

傳合箋从魯詩以阮徂共爲三國不若毛傳爲允
王赫斯怒箋斯盡也說文鄭讀斯爲賜瑞辰按正義曰
斯盡釋言文今爾雅釋言無之惟方言澌盡也文選西
征賦若循環之無賜李善註引方言賜盡也斯賜雙聲
故通用正義所引釋言當爲方言傳寫之譌然以經文
觀之斯乃語詞斯猶其也王赫斯怒猶云王赫其怒與
詩言有扁斯石則百斯男有秩斯祜句法正同不得如
鄭訓爲盡也正義釋傳訓斯爲此亦非
以按徂旅傳按止也旅地名也箋以却止徂國之兵衆
瑞辰按按字孟子引作遏按遏二字雙聲爾雅茲訓爲
止故通用旅莒古同聲通用孟子引作以遏徂莒趙注
以遏止往伐莒者蓋以莒爲國名毛傳以旅爲地名正
以旅爲莒字之叚借地名猶言國名也上文言侵阮徂
共而下文又言以遏徂旅者王肅云密人之來侵也侵
阮遂往侵共遂往侵旅故王赫斯怒於是整其師以止
徂旅之寇侵阮徂共文次不便不得復說旅故於此而
見爲其說是也至韓非子難二云文王伐孟克莒舉鄷
三舉事而紂惡之彼言文王伐莒與詩文王遏往莒者
異義或謂卽此詩遏莒之證非也至鄭箋以徂爲國名
經傳無徵不若從傳義爲允
以對於天下傳對遂也箋對答也以答於天下嚮周之
望瑞辰按廣雅釋詁對揚也古或連稱對揚或稱遂揚
對卽遂遂卽揚也以對于天下猶言以揚於天下以揚
於天下猶言以顯於天下以稱於天下也孟子趙注以
揚名於天下正本毛傳訓遂之義詩正義釋毛謂遂天
下心失之箋訓答亦殊毛義
依其在京箋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瑞辰按王氏
經義述聞曰依盛貌依其者形容之詞依之言殷殷盛
也言文王之兵盛依然其在京地也今按王說是也依
殷二字雙聲古通用此詩依其正與鄭風言殷其句法
相同
侵自阮疆箋以往侵阮國之疆瑞辰按戴震毛鄭詩考
正曰疑侵當作寖兵之寖息兵也字形相似又因上文
侵阮而遂致譌今按戴氏疑侵當爲寖是也古文多消
借寖卽可叚借作侵不必其爲譌字耳依其在京是已
還兵於周京則寖自阮疆是追述其息兵於阮疆之始
毛傳以侵阮者爲密須則周人伐密所以救阮不得言
侵阮也
度其鮮原傳小山别大山曰鮮箋鮮善也瑞辰按詩譜
正義引皇甫謐曰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
程徙此案皇矣篇文王既伐密須徙於鮮原從鮮原徙
豐而謐云自程非也此詩正義引周書稱文王在程作
程寤程典皇甫謐曰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是又以
詩度其鮮原卽爲宅程與詩譜正義互異惠棟詩古義

又攄周書和寤解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竹書紀年帝辛五十二年秋周師次於鮮原以爲鮮原在商周之境正義及蘇氏皆誤以爲程邑今按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三年密人降於周師遂遷於程此詩承上章伐密言之正義以度其鮮原卽爲宅程是也但不得以鮮原爲地名耳王出圖商之鮮原自爲地名在商周境上此詩下言居岐之陽在渭之將不得遠在商周之境鮮原葢乏言小山下原非地名也度其鮮原卽公劉詩陟降在巘復降在原特彼分言之此合言之耳公劉詩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與此傳小山別大山曰鮮正合鮮巘古通用月令鮮羔卽豳風之獻羔是其證也古者建國必先

相度其山川原隰定之方中詩景山與京降觀于桑緜詩周原膴膴公劉詩陟降在巘復降在原于胥斯原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皆與此詩度其鮮原同義而公劉詩度其隰原度其夕陽與度其鮮原句法正同則鮮原之不爲地名明矣鄭箋訓鮮爲善正義言文王徙鮮原惠棟引周書及竹書紀年以釋此詩之鮮原竝失之矣又按爾雅小山別大山鮮文選吳都賦註長笛賦註竝引作嶰胡承珙曰爾雅本作解字故郭註曰不相連作嶰者後人妄加山旁耳今按毛傳一引作鮮一引作巘則爾雅本古亦有作鮮者鮮斯古音近斯之言析也則鮮與解義亦相通又鮮解二字雙聲古音同在

支部故字得通用耳

萬邦之方傳方則也箋方猶嚮也爲萬國之所嚮 瑞辰按爾雅矩則法也廣雅渠方也渠所以爲方渠爲法則知方亦爲則萬邦之方猶云萬邦爲憲憲亦法也則也廣雅又云方正也正亦所以爲灋則也箋訓爲嚮未若毛傳之確

在渭之將傳將側也 瑞辰按將則二字雙聲側从則聲故將得訓側將旁二字疊韻旁亦側也又將與牆古通用公羊成三年經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將咎如穀梁經作伐牆咎如釋名輿棺之車其旁曰牆似屋牆是牆爲在旁之名將與牆音近義同故將亦爲側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傳不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箋夏諸夏也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 瑞辰按以與古通用聲以色猶云聲與色也夏以革猶云夏與革也中庸引此詩而釋之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以聲色對舉是其證矣汪氏德鉞曰不大聲以色者不道之以政也聲謂發號施令色謂象魏懸書之類不長夏以革者不齊之以刑也夏謂夏楚朴作教刑也革謂鞭革鞭作官刑也其說得之可正傳箋之誤

不識不知箋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 瑞辰按呂氏春秋本生篇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高誘

註引詩不識不知爲證淮南子原道篇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又脩務篇性命可悅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高註並引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知詩言不識不知正謂生而知之無待於識古知今故箋又云此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傳仇匹也箋怨耦曰仇瑞辰按傳訓仇爲匹是也仇方卽與國也弟兄則謂同姓後漢書伏湛傳言文王受命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蓍蔡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引詩詢爾仇方同爾弟兄爲證所謂詢之同姓卽指詩同爾弟兄言也古音兄讀如荒正與仇方爲韻當以後漢書引作同爾弟兄爲正今作兄弟者乃後人誤倒耳

以爾鉤援傳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正義鉤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卽引也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葢此之謂瑞辰按墨子備城篇禽滑釐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一鉤二衝三梯四堙五水六穴七突八空洞九蟻附十轒轀十一軒車十二敢問守此十二者奈何分鉤與梯爲二則鉤非卽雲梯明矣六韜軍用篇有飛鉤長八寸鉤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千百二枚葢卽此詩之鉤傳云鉤鉤梯者謂以鉤鉤梯而上故又申言之曰所以鉤引上城者非謂鉤卽梯也正義謂鉤援卽雲梯失之

與爾臨衝傳臨臨車也衝衝車也正義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名知臨衝俱是車也瑞辰按墨子備城篇言攻城十二法首列臨鉤衝梯四者是臨衝二者不同之證墨子有備高臨篇云敢問適人積土爲高以臨吾城不言臨爲車其言備具則曰臨以達弩之車竊謂臨車可用以守城卽可用以攻城又詩與衝並言衝爲車則知臨亦車耳至臨韓詩作隆者臨隆二字雙聲古通用故隆衝又作衝隆淮南子兵畧篇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是也惠氏棟武氏億段氏玉裁並以隆衝爲

衝車之高大者未若傳疏訓爲二車爲確說文轈陷敶車也衝卽轈之叚借六韜軍用篇陷堅陣敗步騎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葢衝本以陷陣亦兼用以攻城又按六韜軍畧篇凡三軍有大器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飛樓葢卽墨子之軒車左傳之巢車則臨衝與巢車有別惠氏棟謂臨衝爲巢車之類亦非

是類是禡傳於內曰類於外曰禡箋類也禡也師祭也瑞辰按爾雅是類是禡師祭也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說文禷以事類祭天神毛傳葢以類祭天神是將出征時事故曰於內曰類然此詩是類是禡

承上執訊連連攸馘安安言之葢與禡並祭於所征之地淮南子本經篇有不行王道者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高誘註祭社曰類以事類祭之也引詩是類是禡則高誘以詩是類爲類祭社矣祭天曰類祭社亦曰類此詩類禡竝言當从淮南子高註以類爲祭社爲是不必如毛傳云於內曰類也禡周官肆師甸祝皆作貉杜鄭讀貉爲十百之百禡百雙聲故通用

是致是附傳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瑞辰按傳以致附與類禡對舉遂並以祭神釋之然祭祀未有專名致者祔祭先祖卒哭之祭其子孫自爲之

亦非師祭也竊謂致者致人民土地說文致送詣也送而付之曰致已克而不取之謂也襄二十五年左傳鄭入陳祝祓社卽此詩之是類也又曰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卽此詩之是致也附當讀如拊循之拊亦通作撫隱十年左傳曰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卽此詩是附也說苑文王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塡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何楷謂卽此詩是致是附其說是也僖十九年左傳宋司馬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臨衝閑閑以下言其始伐也臨衝茀茀以下言其再舉也惟初伐未遂絕滅之故類禡之後惟致其土地人民而已惟拊循其國而已至於致之拊之而不知悔乃復伐而絕滅之耳

是絕是忽傳忽滅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忽滅二字並云盡也是忽滅二字同義凡二字同義卽可互訓毛傳訓忽爲滅猶之爾雅摟斂並訓爲聚而角弓鄭箋卽訓婁爲斂婁卽摟也正義謂忽滅者忽然而滅非訓忽爲滅是先儒互訓之妙唐人已莫能知失傳恉矣

靈臺

序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瑞辰按毛傳神之精明者稱靈趙岐孟子註云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皆與序言文王有靈德不合惟說苑修文篇云積恩爲愛積

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臺者積仁也劉向說多本韓詩與序言靈德正合爾雅釋詁令善也廣雅釋詁靈善也積仁爲靈葢亦訓靈爲善因有善德而名其臺爲靈臺囿與沼又因在臺下而同名之爲靈不必以爲神靈也

經始靈臺傳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箋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瑞辰按服虔左傳註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自是周制當文王時未必有天子諸侯之別許愼五經異義又引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以觀鳥

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案公羊說所謂時臺卽觀臺也亦據周制言之文王時未必有三臺之別詩言靈臺而繼以靈沼靈囿鄭箋又以靈臺卽觀臺是文王時望氛祲及苑囿之樂統於靈臺乎備之又按經與基雙聲爾雅釋詁基始也釋言基經也經亦始也鬼谷子抵巇篇經起秋毫之末注經始也是經始同義之證經始猶言經起起亦始也賈子禮容篇亦云基者經也經始又如書言周公初基周語言自后稷之始基靖民韋注基訓爲始皆二字同義毛傳於訓詁靈臺之下始云經度之也是以度之釋下經之營之之經非釋上經始靈臺之經也箋及正義皆以度始釋經始失其義矣

不日成之傳不日有成也箋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己勞也 瑞辰按傳意蓋言不一日而已有成似神靈爲之文選東京賦經始勿亟成之不日薛注不用一日卽成之義本毛傳至賈誼引此詩而釋之曰弗期而成趙岐孟子註曰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韋昭注國語云不課程以時日說均與鄭箋合蓋皆以不日爲不立期限而以成之爲有成功以見其成之速也然考宣十一年左傳蔿艾獵城沂量功命日昭二十三年左傳士彌牟營成周量事期是古者工事之興皆上預立期日詩不日成之四字當連讀謂不限期日以成之卽下章經始勿亟也此詩傳箋異義正義合爲一失之

王在靈囿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 瑞辰按說文囿苑有垣也一曰養禽獸曰囿養字从太平御覽引增古者囿蓋有二一是田獵之處一是宴游之所雖同是養禽獸而地之大小不同田獵之囿卽藪澤周官職方氏豫州其澤藪曰圃田白虎通苑圃在東方引詩東有圃草是也春秋成十八年築鹿囿公羊何休註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又天官閽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孟子文王囿方七十里齊囿方四

十里所謂囿皆藪澤以供田獵也周官囿人掌囿游之獸禁鄭註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趙岐孟子註雪宮離宮之名宮有苑囿臺沼之飾禽獸之樂所謂囿皆養禽獸以供玩游也此詩靈囿與臺沼並言其爲玩游之囿無疑毛傳乃以百里四十里之囿當之失其義矣

麀鹿濯濯傳濯濯娛遊也 瑞辰按爾雅釋詁濯大也韓詩濯美也孟子趙註獸肥飽則濯濯廣雅濯濯肥也蓋本三家詩肥與美大義並相近據說文嬥直好皃廣雅釋詁嬥好也釋訓嬥嬥好也濯濯當卽嬥嬥之叚借

白鳥翯翯傳翯翯肥澤也 瑞辰按說文翯鳥白肥澤貌音義與皠近說文皠鳥之白也何晏景福殿賦皠皠白

鳥皠皠即翯翯也說文又曰𤛓白牛也與皠聲義正同又作䳄䳄廣雅釋器皠白也釋訓又曰皬皬白也皬皬蓋即皠皠之或體孟子引作鶴鶴趙注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賈誼新書引詩作皜皜竝同聲叚借字當以毛詩作翯翯爲正字釋文引字林云鳥白肥澤曰翯義本說文

虡業維樅傳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箋虡也栒也所以懸鐘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爲飾瑞辰按說文虡鐘鼓之柎也飾爲猛獸从虍異象形柎其下足考工記梓人以贏屬爲鐘虡戴震補注曰虡所以負筍引西京賦洪鐘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

乃奮翅而騰驤薛注當筍下爲兩飛獸以背負是虡以負筍之證而毛云植者曰虡蓋虡以猛獸之形爲柎足夾於兩旁即就其身爲植柱上設橫筍許自其在下者言之曰柎毛連其植柱言之曰植者也虡通作鉅司馬相如上林賦萬石之鉅即虡也箋云刻畫以爲飾據晏子貴義曰鉅者白也說文業字注云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則鉅業當即以白畫之之謂說文引詩巨業維樅皆同聲叚借字作巨者蓋三家詩寶應劉玉麐曰玉篇巨大也書傳賁大也賁與巨竝訓爲大賁鼓正對巨業而言巨業即所謂大版謂之業也亦可以備一解至說文虡或作鐻廣韻引埤蒼鐻樂器以夾鐘削木爲之是虡古用木秦始皇本紀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則虡之用金蓋自秦始故其字从金作鐻又按業爲大版周禮樂正司業謂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版也書版亦謂之業故管子宙合篇曰脩業不息版曲禮請業則起謂持版以問也後乃通以篇卷爲業耳

於論鼓鐘傳論思也箋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乎瑞辰按說文侖思也侖字注又曰侖理也傳蓋以論爲侖之叚借思猶䚡也與理同義論亦从侖會意公食大夫禮雍人倫膚七注今文倫或作論是論倫古通用之證正義謂傳箋異義失之

於樂辟廱傳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瑞辰按戴

震毛鄭詩考正曰辟廱於經無明文如誠學校重典不應周禮不一及之周鼎銘曰王在辟宮獻工錫章左傳曰鄭伯享王於闕西辟史記曰豐鎬有天子辟池譙周曰成王作辟上宮此單言辟者也周頌曰於彼西雝古銘識有曰王在雝上宮此單言雝者也其曰辟上雝上則以名池名澤而作宮其上宮因水爲名也趙注孟子雪宮曰離宮之名也宮有苑囿臺池之飾此詩臺沼囿與辟廱連稱抑亦文王之離宮乎今按戴說是也辟雝特象其池之形制而名之耳薛尙功鐘鼎款識載䢅敦父敦銘亦曰王在辟宮又宼敦銘曰王在雝位皆古人分言辟與雝之說文王於豐造辟雝武王遷鎬因仿而

為之有聲詩鎬京辟廱是也據尚書大傳載大唐之歌曰舟張辟雝為班因辟雝詩聖皇莅止造舟為梁所本則辟雝之制肇自唐虞固不自文王始也至以大學明堂辟雝三雝同處此自漢儒據漢制言之耳

鼉鼓逢逢傳逢逢和也釋文逢埤蒼云鼓聲也字作韸瑞辰按逢逢韸韸皆彭彭之叚借說文彭鼓聲也逢彭聲近故通用廣雅韸韸聲也呂覽季夏紀高註一切經音義卷八引詩竝作韸韸淮南子時則訓高注引作鼉鼓洋洋洋菶韸韸形近之譌說文又曰䶜鼓聲也䶜䶜與逢逢義亦相近逢與豐聲近同義古皆訓大逢逢當謂鼓聲之大

瞭瞍奏公傳公事也瑞辰按史記屈原傳集解呂覽達鬱篇高註引詩竝作奏功楚詞懷沙篇王逸章句引詩作奏工公功工古同聲通用小雅六月詩以奏膚公毛傳公功也此詩奏公亦謂奏厥成功此王者所謂功成作樂也穀梁宣十二年傳功事也是知傳訓公為事者正謂公為功耳

下武

序下武繼文也箋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瑞辰按此詩序言繼文與文王有聲序言繼伐相對成文繼伐為繼武功則繼文為繼文德詩中世德作求應侯順德皆尚文德之事箋以繼文為繼文王失之詩言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是言武王上配三后不言獨繼文王正義謂大王王季非開基之主不足使武王繼之尤妄

下武維周傳武繼也箋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瑞辰按序言繼文為尚文德則詩言下武宜為後武功下對上言上之言尚則下武卽後武矣編詩者先下武後有聲亦先文德後武功之意

世德作求箋作為求終也瑞辰按求當讀為逑逑匹也配也作逑卽作配耳康誥我時其維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某氏傳釋作求曰為求等正讀求如逑其言作求與此詩文義相似彼言作配於殷先哲王此言作配於周三王也言王所以配于京者由其可與世德作配耳

應侯順德傳應當侯維也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瑞辰按爾雅釋詁侯乃也郭註未詳竊謂此詩侯字正當訓乃應侯順德猶左氏傳應乃懿德也水經注滍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引詩應侯順德直以應侯為應國之侯太平御覽引陳留風俗傳引詩作唐侯慎德竝失之順德淮南繆稱篇漢書敘傳顏注竝引作慎德箋引易君子以順德正義曰定本作慎德順慎古聲近互通然此詩自以作順為正

昭哉嗣服箋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瑞辰

按廣雅釋詁服進行也釋名兩腳進曰行是行與進同義儀禮特牲饋食禮注嗣主人將爲後者是嗣卽後也是知嗣服卽後進也不必如箋云嗣行祖考之事

昭茲來許傳許進箋茲此來勤也瑞辰按茲哉古同聲通用昭茲猶言昭哉謝沈書引作昭哉來御是也續漢書祭祀志引作昭哉來御許御聲義同故通用猶文九年公羊傳許夷狄者不一而足隱二年左氏傳注引許作禦也廣雅許御並訓進又曰服進行也是知昭茲來許猶上章昭哉嗣服也詩五章皆首尾相承此特易字以協下韻哉與茲聲同來猶後也後猶嗣也來許猶云後進箋訓茲爲此來爲勤失之

繩其祖武傳繩戒箋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瑞辰按繩之言承也繩承聲近古通用抑詩子孫繩繩韓詩外傳引作承承是也繩其祖武卽謂承其祖武謝沈書引作愼其祖武承愼雙聲繩順亦雙聲愼當讀順順亦承也傳箋並訓繩爲戒雖本古義而義似近迂

不遐有佐傳遠夷來佐也箋不遠有佐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瑞辰按不遐卽遐不之倒文凡詩言遐不者遐胡一聲之轉猶云胡不也傳箋並訓遐爲遠失之

文王有聲

遹駿有聲箋遹述瑞辰按遹聿欥曰古通用說文欥詮詞也从欠从曰曰亦聲引詩欥求厥甯漢書幽通賦欥中和爲庶幾兮文選本作聿蓋作欥爲正字曰卽欥之省聿遹皆同聲叚借載氏震曰凡詩中言遹言聿言曰皆欥之通借爲承明上文之詞說文曰詮詞者承上文所發端詮而釋之也今按爾雅釋言坎律銓也坎當卽欥字形近之誤律卽聿也銓卽詮也則皆叚借字耳

築城伊淢傳淢成溝也箋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瑞辰按淢蓋洫之叚借說文云古文閩作閾又淢从或聲讀若溝洫之洫皆淢洫古通用之證傳成溝當爲城溝之譌古者有城必有池孟子城非不高也池

非不深也說文城有水曰池城無水曰隍是也淢韓詩作洫薛君章句曰洫深池也文選西京賦經城洫薛綜註洫城池也池亦稱溝虞翻易註城下溝無水稱隍有水稱池是也毛傳蓋本作城溝猶云城池傳寫者譌作成溝箋遂以方十里爲成申釋之耳說文洫字注云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與箋說合箋蓋以城之有洫猶成閒之有洫遂舉成洫以明之非以詩所言卽成閒之洫也箋又云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成今本作城誤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蓋謂文王城十里與方十里爲成同正義言鄭君於城制凡兩解一爲天子城方九里據匠人營國方九里爲天子制也一爲天子

城方十二里據典命國家宮室以命數爲節公之城方
九里侯伯方七里子男五里也陳啟源曰周書作雒解
言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計方
里爲方三百步每步六尺方里爲方百八十丈雒城方
千六百二十步正合天子城方九里之數則當以匠人
營國方九里爲得其實此箋謂文王城與成偶爲方十
里亦誤

匪棘其欲箋棘急也此非以急成從己之欲 瑞辰按禮
器引作匪革其猶棘革古同音通用論語棘子成漢書
古今人表作革子成是其證也猶古讀若柚正與孝讀
若覈相協毛詩作欲者欲猶雙聲古通用方言東齊曰

裕或曰猷欲轉爲猶猶裕轉爲猷也書無教逸欲有邦
後漢陳蕃傳作逸游亦此類禮器猶卽欲字之叚借鄭
註禮訓猶爲道失之

王公伊濯傳濯大也箋公事也 瑞辰按公功古同聲通
用王公卽王功也爾雅釋詁濯大也方言濯大也荆吳
揚甌之間曰濯韓詩濯美也美亦大也

維禹之績傳績業箋績功 瑞辰按績當爲蹟之叚借九
州皆經禹治因稱禹跡襄四年左傳引虞人之箴曰芒
芒禹迹畫爲九州是也哀元年左傳復禹之績釋文績
本一作迹此績迹通用之證此詩維禹之績及商頌設
都于禹之績績皆當讀爲迹說文迹步處也或作蹟積

蹟同音故詩每叚績爲迹迹爲蹟迹又訓爲繼釋詁績
繼也昭元年左傳子曷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績亦
蹟也蹟爲步武又爲繼猶武爲迹又爲繼也傳訓績爲
業箋訓功失之

考卜維王箋考猶稽也 瑞辰按爾雅釋詁考成也考卜
維王猶云成卜維王故下卽言武王成之箋訓爲稽則
以考爲攷之叚借說文攷敂也凡言考校考問字皆叚
考爲攷也稽卟之同音叚借說文卟卜以問疑也从口
卜讀與稽同

維龜正之箋龜則正之謂得吉兆 瑞辰按周官大卜凡
國大貞卜鄭司農曰貞問也元謂貞之爲問問於正者

必先正之乃從問焉賈疏貞問也者謂正意問龜大卜
又云大遷大師則貞龜注云正龜於卜位也是古者問
龜必以正故龜從其所問亦謂之正正猶貞也洛誥我
二人共貞馬融注貞當也謂其以爲當也吳語請貞於
陽卜韋注亦曰貞正也人從謂之貞龜從謂之貞其義
一也

武王成之箋武王遂居之脩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
成龜兆之占功當大於此 瑞辰按周官小司徒鄭注成
猶定也成之謂定其龜兆之吉

豐水有芑傳芑草也 瑞辰按芑草當爲芑菜之譌正義
正作芑菜齊民要術引詩義疏藁苦葵青州謂之芑按

蒙卽今北方苦蕒菜然不水生惟說文葍菜之美者雲夢之葍呂氏春秋葍作芹高註芹生水涯芹葍雙聲故通用廣韻葍似蕨生水中驅喜切正讀如芑芑葍卽葍之叚借葍卽芹也爾雅芹楚葵郭注今水中芹菜芹又通堇周禮醢人有芹菹釋文芹音勤徐又音謹夏小正二月榮堇初學記引經祭餉下有采芑卽榮堇之異文是知葍芹堇皆以音近通用至表記引此詩鄭注芑枸檵也則讀芑爲杞不如毛傳芑菜爲確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傳燕安翼敬也箋詒猶傳也孫順也故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也瑞辰按表記引詩詒厥孫謀以燕翼子鄭注詒遺也燕安也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正義曰翼助也謂以王業保安翼助其子孫說與箋異葢本韓詩其讀孫如字不若箋讀孫爲遜訓順爲允葢下方以燕翼子上不應專言孫也至訓以燕翼子爲安翼其子以翼爲助則比傳箋訓翼爲敬其義較爲允當朱彬曰燕翼讀如左氏傳余翼而長之翼翼覆也義與翼助相近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大雅　　桐城馬瑞辰學

生民

序生民尊祖也瑞辰按此詩毛鄭異說嘗合經文及周禮觀之而知姜嫄實相傳爲無夫而生子以姜嫄爲帝嚳妃者誤也周官大司樂享先妣鄭註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使姜嫄爲帝嚳妃不得言無所妃一證也守祧奄八人賈疏謂守七廟及姜嫄廟使姜嫄爲帝嚳妃不得有嫄廟而無嚳廟二證也詩言履帝武敏而下言上帝不寧閟宮詩曰上帝是依是知帝爲上帝非高辛氏之帝三證也武跡也敏拇也見於爾雅釋訓則履跡之說相傳已久四證也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許氏益之曰弗無之爲言有也故莫匪爾極者皆是爾極也求福不回者求之正也方祉不莫者祭之早也其則不遠者則之近也戴氏震曰如許氏說無庸破弗爲祓然不直言有子而曰以弗無子反言以見其非理之常又二章居然生子亦出於意外之詞若有夫而生子人道之常何以言以弗無子又何以言居然生子五證也楚詞天問稷惟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王逸註元大也帝天帝也竺厚也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大人之跡怪而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后稷生而仁賢天帝獨何以厚之乎投

弃也煗溫也言姜嫄以后稷無父而生弃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薦溫之以爲神乃取而養之六證也古言履跡生者三一爲宓羲（孝經鈎命決華胥履跡怪生皇羲）一爲帝嚳（路史帝嚳父偏極取陳豐氏曰履大人跡而生嚳）合后稷而爲三又言吞卵生者二一爲契（殷本紀簡狄吞卵生契）一爲大業（秦本紀女脩吞卵生大業）世代荒遠秦漢閒已莫可考殷周之視唐虞猶秦漢之視周初盡周祖后稷以上更無可推惟知后稷母爲姜嫄相傳爲無夫履大人跡而生又因后稷名棄遂作詩以神其事耳

履帝武敏歆箋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跡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瑞辰按爾雅釋訓履帝武敏武跡也敏拇也爲鄭箋所本孫炎郭璞並云拇迹大指處釋文敏舍人本作畒釋云古者姜嫄履天帝之跡于畎畒之中而生后稷徐氏璈曰舍人引詩敏作畒當本三家詩今按敏與拇雙聲同在明母拇與畒叠韵字古音皆讀如弭故皆可叚借通用正義引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跡生后稷中候稷起云蒼耀稷生感跡昌史記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跡之皆止言姜嫄履大人跡不言踐跡之拇指而史記云姜嫄出野則舍人言履跡于畎畒者義或有當作敏作拇皆叚借字鄭及孫郭皆以武拇相連義近故遂以拇指釋之耳又按歆之言忻即史記所云心忻然欲踐之也詩先言履帝武敏後言歆者倒文耳

攸介攸止傳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箋介左右也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瑞辰按介之言界謂別居也止即處也大戴禮保傅篇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盧辯注自王后以下有子月震女史皆以金環止御王后比七月就宴室夫人婦嬪即以三月就其側室皆閉房而處也正此詩攸介攸止之謂介與个通吕氏春秋孟春紀高注左右房謂之个个猶隔也昭四年左傳注个東西廂鄉射禮記注居兩旁謂之个个即介也王后婦嬪之別居側室亦爲東西廂故箋以介爲左右所止居傳以介爲大失之

載震載夙傳震動夙早也箋夙之言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住瑞辰按爾雅娠震動也郭注娠猶震也說文娠女妊身動也春秋傳曰后緡方娠今左傳作震震即娠之聲近叚借載震即周本紀所云身動如孕者是也夙謂早敬亦引申爲肅敬之通稱保傅篇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盧注太任孕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起惡言故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也古者婦人孕子之禮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誦詩

道正事如此則形容端心平正才過人矣所言正此詩載夙之謂夙指坐立等事言之非僅如箋云不復御也不復御已於攸介句見之矣說文以夙爲早敬毛傳訓夙爲早亦指敬言正義謂獲福之早失傳恉矣

誕彌厥月傳誕大彌終箋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瑞辰按詩中凡言誕者皆語詞說文誕詈誕也當作誕詈其字从延聲故亦通借作延胡承珙曰爾雅釋詁延間也凡言間者爲間句之詞卽助語詞延疑卽誕字之消其說是也今按誕爲語詞誕訓大亦語詞凡書言大淫泆有詞大不友於弟大不克恭於兄大皆語詞也閟宮詩云彌月不遲則此詩誕彌厥月宜从傳

箋謂終十月而生但不得訓誕爲大小之大大戴禮及春秋元命苞皆云人十月而生則十月爲人生之期過期者始曰大期史記呂不韋傳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譙周曰人十月而生此過二月故曰大期則以如其期者爲終期爲及期矣史記周本紀云姜嫄踐大人跡身動如孕者及期而生子此从詩正義引作及期今本史記作居期誤正謂及十月之期而生子也詩正義以及期爲終一年讀期爲期年之期誤矣然史記原作及期猶賴詩正義所引以正今本史記之誤

先生如達傳達生也箋達羊子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瑞辰按說文羍小羊也讀若達初學記引說文云達七月生羔也箋蓋以達爲羍之叚借故曰羊子至如達之何以易生則不言惟虞東學詩云人之初生皆裂胎而出驟失所依故墮地卽啼惟羊連胞而下其產獨易故詩以如達爲比又常熟陶太常元淳曰凡嬰兒在母腹中皆有皮以裹之俗所謂胞衣也生時其衣先破兒體手足少舒故生之難惟羊子之生胞仍完具墮地而後母爲破之故其生易后稷生時蓋藏於胞中形體未露有如羊子之生者故言如達今按前二說是也下言不坼不副蓋謂其胞衣之不坼裂也無菑無害亦當指后稷言與閟宮詩無菑無害指姜嫄言者不同蓋連胞而生異於常兒疑其或有菑害故詩又言無菑無害也

牛羊腓字之傳腓辟字愛也瑞辰按腓當讀如采薇詩小人所腓之腓彼傳亦云腓辟也王肅云所以避患也何氏古義讀同屝隱之屝謂隱蔽之也芘亦芘蔭之意說文字乳也字乳育三字同義廣雅竝訓爲生是也牛羊腓字之蓋猶虎乳子文之類與鳥覆翼之相對成文史記言馬牛過者皆辟不踐非詩義也

會伐平林傳寘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瑞辰按周本紀云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是會伐平林特言適值林中多人不便棄置非謂已爲人收取復奪於人而棄之也傳言爲人所收取失之

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傳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

呱呱而泣瑞辰按傳言知有天異所以著收養之由至
前何以見棄則不詳據詩於鳥乃去矣之下始言后稷
呱矣葢至此始離於胞故有啼泣之聲則其初生時如
達羊之藏在胞中其無啼聲可知其前之疑而棄之或
以此耳非如周本紀以爲不祥而棄之亦不得如詩正
義謂欲顯其異而棄之也
實覃實訏傳覃長訏大箋實之言適也覃謂始能坐也
訏謂張口嗚呼也瑞辰按實覃實訏承上后稷呱矣下
卽接言厥聲載路是知覃訏宜从傳訓長大狀其聲之
長且大也說文覃長味也廣雅釋詁覃長也爾雅釋言
覃延也延亦長也長讀長短之長或讀如長養之長失

之實者寔之叚借當从定本作實之言是今正義从集
註作實之言適非是
克岐克嶷傳岐知意也嶷識也瑞辰按岐知以疊韻爲
義說文㘈小兒有知也引詩克岐克㘈傳以嶷爲㘈之
叚借故訓爲識後漢書桓彬傳夙智早成岐嶷魏志明
帝紀注帝生四歲而有岐嶷之姿劉放傳注太原孫資
幼而岐嶷其義多本毛傳但細繹經文不當如傳所說
岐嶷承上匍匐言匍匐謂初能伏行岐嶷謂漸能起立
也後漢桓彬傳章懷注以岐爲行貌岐當讀如跂立之
跂方言跂登也說文企舉踵也古文作定廣雅釋詁定
立也企定跂竝同字故當卽跂之叚借嶷當讀如仡立

之仡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鄭註疑讀爲疑然從於
趙盾之疑今公羊傳作仡然疑仡二字雙聲故通用疑
者𠤕字之叚借說文𠤕未定也段玉裁曰未爲衍字大
雅靡所止疑傳疑定也士昏禮鄉飲酒竝云疑正立自
定之貌鄉射禮註疑止也有矜莊之色疑皆卽說文之
𠤕字𠤕之言仡謂仡然正立貌也克岐謂能跂立克嶷
則能正立矣仡通作趌說文趌直行也正立謂之𠤕直
行謂之趌其義一也仡又作屹周本紀棄爲兒時屹如
巨人之志屹卽此詩之克嶷也岐嶷通作歧頤春秋元
命苞曰后稷歧頤自求是謂好農王符潛夫論曰姜嫄
履大人跡生姬棄厥相披頤爲堯司徒皆卽詩岐嶷之

轉借或本三家詩
以就口食箋以此至於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
瑞辰按就之言求也爾雅釋詁求就竝訓爲終是就求
同義之證論語就有道而正焉卽求有道而正之也以
就口食猶易頤自求口食卽春秋元命苞所云歧頤自
求也正義釋箋謂能就人之口取食失之
蓺之荏菽傳荏菽戎叔箋戎菽大豆也瑞辰按爾雅釋
草戎叔謂之荏菽據爾雅釋詁戎壬皆訓大荏卽壬也
是戎荏皆大義也又戎與荏雙聲其字皆在東母故戎
叔荏菽可通稱耳郭注爾雅云卽胡豆胡亦大也義與
戎荏正同猶釋草之葿戎葵郭注云今蜀葵或名吳葵

胡葵戎菽皆大之名吳胡亦皆大義非謂其自戎蜀來亦非吳胡所出也或謂戎菽爲大豆不得名胡豆失矣戎叔爲大豆今惟黃豆最大蓋卽今之黃豆崔應鏞謂石勒時始改稱黃豆蓋避戎胡之名耳或說胡豆卽豌豆者亦非至戎菽后稷所蓺非齊桓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正義已辨之矣

禾役穟穟傳役列也穟穟苗美好也瑞辰按說文穎禾末也引詩作禾穎穟穟又曰穟禾采之貌采禾成秀也或作穗役穎二字雙聲故通用三家詩蓋有作穎者書傳穎穗也詩毛傳穎垂穎也小爾雅禾穗謂之穎穎之言頃以狀其垂穗之貌穎必有皮故又名役役之義與

服近禹貢三百里納秸服傳服稾役言服爲稾之役也是禾稾稱役之證呂氏春秋得時之麥服薄糕而赤色糕爲禾皮而謂之服是又服爲稾役之一證程氏瑤田曰凡附於外者謂之服如王城在中五服皆附於外戍邊謂之役亦衞外之義苗長生稾則衞稾外而附於稾者遂謂之服亦謂之役蓋稾之衣也今按程說是也說文稃穭也穭卽穀皮服與稃雙聲而義同役卽服皆皮也稾役謂之役苗役亦謂之役凡苗實之外皆役也故傳以列釋之列者梨之渻借說文梨黍穰也又曰穰黍梨已治者梨之言茢說文茢芀也謂黍之去實者有似於芀茢也玉藻注茢菼帚也段玉裁曰芀帚花退用穎爲之禾梨與黍梨帚茢同義皆指其實之外皮言之梨謂周列於外卽穎也程氏瑤田曰穰从襄亦有相輔相包之義今按役之言衞說文衞从韋帀行行列也則列正與役義通役之訓列正與穰之訓梨同義又按方言葰芡雞頭也北燕謂之葰凡雞頭外必有衣以包裹之其義與禾役亦相近

瓜瓞唪唪傳唪唪然多實也瑞辰按唪卽菶菶之段借說文玤讀若詩曰瓜瓞菶菶又唪讀若詩瓜瓞菶菶皆用本字蓋本三家詩菶菶猶旆旆幪幪皆盛貌也說文菶草盛通俗文草盛曰菶瓜盛與草盛同義故亦曰菶菶廣雅芾芾菶菶幪幪並訓爲茂其義當亦本三家

詩

有相之道傳相助也箋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瑞辰按爾雅釋詁相視也周本紀云稷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五穀者稼穡焉吳越春秋亦云稷相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粢稷黍禾蕖麥豆稻各得其理此詩有相之道當謂有相視之道耳

茀厥豐草傳茀治也瑞辰按說文茀道多草不可行字無治義爾雅釋詁弗治也治謂除治之爲毛傳所本茀卽弗也韓詩作拂云拂弗也方言茀拔也廣雅釋詁拂除也又拂拔也拂去也攗弗與拔雙聲弗當爲拔之段借茀與拂又弗之聲近通借拔借作弗猶祓之借作弗

禴之借作祓也

種之黃茂傳黃嘉穀也茂美也 瑞辰按墨子明鬼篇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是五穀通可謂之黃毛傳但言嘉穀本之指五穀言正義專指黍稷失之

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傳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雜種也褎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箋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雜也褎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栗成就也 瑞辰按廣雅釋詁方始也方爲苗生之始猶才爲草木之初方之言分也放也穀種得氣始分放也苞之言包程氏瑤田謂穀始生苗包而未舒是也傳言苞本者苞

本以雙聲爲義本尊爲苞玉篇本尊艸盛皃 本根亦爲苞木下爲本說文本从木从丁 苗之下未吐包時亦爲本也方爲穀始吐芽苞則漸含包矣種當讀如左傳余髮如此種種之種程氏曰種出地短是也釋文本傳作雜種正義本傳作雍種並非褎讀如漢書褎然舉首之褎程氏曰褎苗漸長是也傳褎長也箋褎枝葉長也皆當讀長短之長正義訓爲生長失之呂氏春秋辨土曰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而不發蓋謂莖不能高發也則知詩發爲發莖箋以發爲發管時是也秀謂成穗說文采禾成秀也采卽穗字發爲莖之高發秀則已成穗矣堅謂莖堅呂氏春秋審時篇得時之稼與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稼之得時者重重卽莖堅之故也好謂均好大田詩旣堅旣好箋云盡齊好矣是也呂氏春秋辨土篇其施土也均均則其生也必堅高誘注堅好也堅與好義近對文則異呂氏春秋任地篇子能使稾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高誘注詩曰實發實秀實堅實好此之謂也正以稾數節爲發穗大爲秀莖堅爲堅堅均爲好故引詩以證之耳至於穎則穗之垂者傳曰穎垂穎也說文穎禾末也西都賦五穀垂穎是也栗則穀之成者傳曰栗其實栗栗然栗栗猶離離垂實之貌左傳嘉栗旨酒服虔注穀之初熟爲栗是也穎栗皆垂實之形呂氏春秋辨土篇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

高誘注虛不穎不栗彼以不穎不栗爲虛則知詩以實穎實栗爲成實矣爾雅釋訓栗栗衆也郭注以爲積聚緻良耜篇積之栗栗傳栗栗衆多也義本爾雅此傳其實栗栗然又本良耜爲說也

恒之秬秠傳恒偏釋文恒古鄧反本又作亘正義定本作恒集註皆作亘字 瑞辰按說文㮓竟也从木恒聲亘古文㮓亘卽亙字顏氏家訓書證篇所云彌亘字从二閒舟引詩作亙之秬秠是也胡承珙曰六朝本蓋皆作亙今詩作恒者㮓之省借猶天保詩如月之恒亦叚恒爲緪也今按考工記弓人恒角而短鄭註恒讀爲㮓㮓竟也又通作緪方言緪竟也竟與徧義正相成至今亘

字隸省作亘亘字亦省作亘或據爾雅宣徧也宜从亘聲疑亘爲亘字形近之誤其說非也

以歸肇祀傳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爲己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而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瑞辰按陳氏稽古編曰后稷郊祀毛以爲堯所特命鄭以爲二王之後宋儒皆非之然論詩之文義六章以歸肇祀末章后稷肇祀兩肇祀相應而中間皆指祭祀則定指一祭而言不得分七章所言爲后稷主祭末章首五句所言爲人祭后稷也胡氏後箋曰傳於上文言堯國后稷於邰命使祀天故此章傳云始歸郊祀毛雖不用讖

緯之說然於此詩一則云天生后稷異之於人一則云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而於誕降嘉種云天降嘉種始終歸之於天蓋稷降播種必實有得於天瑞之事周頌思文云貽我來牟帝命率育臣工云於皇來牟將受厥明皆足與此篇誕降嘉種互證故說文以秬秠爲天賜后稷之嘉穀以來牟爲周所受瑞麥此在當時必實有其事所以堯使后稷郊事天神禮以義起非如周禮諸侯不得事天也鄭以爲二王之後則本得事天不得言始祀故不得不破肇爲兆耳今按陳胡二說皆是也末章后稷肇祀對下以迄於今言之則肇祀自當从傳訓爲始祀表記引詩后稷兆祀鄭注云兆四郊之祭處也

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其說蓋出三家詩此詩箋云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與禮注異而其破肇爲兆則仍取三家詩不若毛傳訓始爲是

或舂或揄傳揄抒臼也箋舂而抒出之瑞辰按說文舂擣粟也倉頡篇抒取出也舂擣米於臼而揄自臼取出故箋曰舂而抒出之揄者舀之叚借說文舀抒臼也引詩或簸或舀簸當爲舂之譌周官舂人註儀禮有司徹註引詩或舂或抌據說文舀或作抌朊是舀抌本一字鄭註禮多本韓詩作抌者蓋韓詩也揄舀一聲之轉故通用揄古音如由故與蹂叟浮等字爲韻

或簸或蹂傳或簸糠者或蹂黍者箋蹂之言潤也簸之

又潤溼之將復舂之趣於鑿也瑞辰按傳蹂黍當从定本作蹂米米與糠相對爲文謂既簸除其糠復取其米蹂治之也倉頡篇蹂踐也通俗文踐穀曰蹂古者蹂米之法與蹂禾異蹂禾以足踐之蹂米蓋以手重擦之下文釋之叟叟乃言洮米之事耳蹂之言猱說文猱復也重復治之謂挼抄之也阮孝緒文字集略煩撋猶挼抄也說文挼一曰兩手相切磨也葛覃詩薄污我私毛傳污煩也箋煩撋之用功深舂米者用手煩撋與澣衣者用手煩撋其義正同說文撚字註一曰柔也柔小徐本作柔又撚字注一曰蹂也通俗文手捏曰撚捏即柔也蹂也與蹂米用手挼抄義亦相通箋云又潤溼之陳

碩甫曰潤當作撋潤涇則煩撋之譌其說是也正義遂
謂以水潤米失其義矣
釋之叜叜傳釋淅米也叟叟聲也瑞辰按說文釋漬米
也釋即釋之叚借釋文叟本又作溲說文溲浸沃也叟
即溲之省爾雅釋訓溞溞淅也釋文引詩釋之溞溞溞
與叟一聲之轉說文淅汰米也孟子趙注淅漬也則漬
米與汰米亦散文則通
取蕭祭脂取羝以軷傳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
後爇蕭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軷道祭也箋取蕭草與
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
祭神又燔烈其肉而尸羞焉自此而往郊瑞辰按祭行

神不聞有蕭脂之燒亦未聞因郊而祭行神毛傳引郊
特牲蕭合黍稷云云蓋以取蕭祭脂爲祭宗廟之禮正
義合傳箋爲一失之古者軷祭有二一爲出行之軷周
官大馭掌犯軷鄭註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
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
犯軷說文作範軷軷字註云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
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軷既祭軷轢於牲而行爲
犯軷軷一名祖聘禮記出祖釋軷是也一名道曾子問
道而出是也一是冬祭行神月令五祀冬祭行鄭註引
中霤禮曰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
四尺北面設主於軷上准南子時則訓冬其祀井高註

井或作行行門內地冬守在內故祀也是也曾子問正
義引崔靈恩集註云宮內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
祭山川與道路之神亦分祭行與道祭爲二也又按祖
道用犬周官犬人伏瘞亦如之鄭註謂伏犬於軷上是
也冬祭行則用羊周官羊人五祀其其羊牲是也取羝
以軷正冬祭行神之禮祭行則祀無不畢而今歲之祀
畢矣故曰以興嗣歲正義謂道祭天子用犬諸侯用羊
出於肊見由不知軷祭有二耳
以興嗣歲傳興來歲繼往歲也箋嗣歲今新歲也以先
歲之物齊敬祀軷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
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瑞辰按傳以經文興

嗣二字平列與箋異義箋據月令祈穀之郊在正月故
以嗣歲爲今歲正義又據箋以申傳故云來歲者據今
祭時以未至爲來已過爲往今按此章傳云嘗之日涖
卜來歲之日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
之稼所云來歲皆指明年而言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
宗皆於本年預祈來年之熟則詩嗣歲亦當指明年胡
承珙曰上章以歸肇祀即承四穀俱穫之後古人穀熟
而祭遂更祈來年之豐理亦宜之其說是也傳以興嗣
二字平列箋以嗣歲爲今新歲並失之
于豆于登傳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葅醢也登大羹也瑞
辰按釋器及說文竝曰木豆謂之梪豆者梪之省借說

文𢍜禮器也从廾持肉在豆上讀若鐙同玉篇有𢍜字登卽𢍜之叚借俗作登字

胡臭亶時箋胡之言何也亶誠也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瑞辰按廣雅釋詁胡大也時善也胡臭謂芳臭之大猶士冠禮永受胡福謂大福也載芟詩胡考猶云大老也爾雅釋邱方邱胡邱方與胡皆大也胡臭亶時與士冠禮嘉薦亶時句法相似亶時猶云誠善也箋說失之

行葦

序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惠氏棟曰漢儒皆以行葦爲公劉之詩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寇榮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曰

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箋履方苞方體維葉渥渥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趙長君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長君從杜撫授學義當見韓詩孔廣森曰潛夫論議兵篇又云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又蜀志彭羕傳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翦與踐通瑞辰按列女傳晉弓工妻謁於平公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爲痛之恩及草木仁著於天下劉向列女傳所引多出韓詩此亦以行葦爲公劉詩義出韓詩之一證

敦彼行葦傳敦聚貌箋敦敦然道傍之葦瑞辰按葦爲叢生之物故傳以敦爲聚貌讀如團聚之團敦團聲本相近敦彼爲形容之詞猶依彼鬱彼之比故箋以敦敦然釋之敦敦猶團團也寇榮曰公劉敦行葦則似讀敦如惇孠之惇失其義矣

方苞方體箋苞茂也體成形也瑞辰按爾雅如竹箭曰苞葦之初生似竹箭之含苞故曰方苞體當讀如無以下體之體謂成莖也葦之有莖正如人之有體體形通訓故箋以爲成形耳

維葉泥泥傳葉初生泥泥瑞辰按廣雅苨苨盛也泥卽苨之叚借潛夫論引作柅柅今本作楃楃者形近之譌李善注文選蜀都賦引毛詩作柅是其證

嘉殽脾臄傳臄函也箋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瑞辰按

說文谷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或作㖦臄此詩釋文正義並引通俗文口上曰臄口下曰函而漢書羽獵賦曰口之上下名爲噱噱與臄通蓋臄與函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毛傳訓臄爲臄函猶其訓餞爲餞餾也說文函舌也段玉裁曰當作函谷也然釋文引說文作函舌也廣雅噱函竝訓爲舌則其來久矣胡承珙曰函蓋有二義說文訓舌者是第一義又云口次肉也則函卽是谷口次卽口邊也今本脫口次肉也四字陸所據當是古本又按箋云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是以加釋嘉正義云定本集注經皆作嘉是也宋董氏言舊本皆作加胥其說未確

敦弓既堅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瑞辰按說文弴畫
弓也敦卽弴之叚借又通作雕與彫敦雕雙聲故通用
荀子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大毛公受詩於
荀卿此傳正本荀子至定四年公羊何休註云禮天子
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說與荀卿小異正義
不引荀子而引公羊註又云事不經見未必然也失矣
敦又通作張敦張二字亦雙聲孟子趙註張雕弓也釋
文張丁音彫義與弴同古者刻畫謂之彫如爾雅玉謂
之彫說文彫琢文也是也繪畫亦謂之彫天子彫弓是
也東京賦彫弓斯彀薛注彫弓謂有刻畫失之彫弓葢
以五采畫之故彫弓又曰繡弓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繡

春秋定八年公羊傳弓繡質是也石鼓文有秀弓秀卽
繡之叚借
敦弓既句傳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正義傳言此者明
既句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體直今言既句
明是挽之說文云彀張弓也二京賦曰彫弓既彀彀與
句字雖異音義同也瑞辰按句彀雙聲故通用句卽彀
之叚借不得讀如句倨之句亦不得訓如張弓之彀爾
雅釋詁彀善也邵氏晉涵曰行葦詩上文云敦弓既堅
堅好也則彀當爲善也今按邵說是也說文彀从弓㱿
聲廣雅㱿善也彀从㱿聲故得訓善猶穀从㱿聲亦訓
善也敦弓既句與敦弓既堅同義爾雅訓彀爲善正釋

詩既句耳
四鍭如樹傳皆中也正義其四鍭皆中於質如手就樹
之然瑞辰按方言樹植立也樹之言豎廣雅釋詁豎立
也射之中質有如豎立於其上者故曰如樹
酌以大斗傳大斗長三尺也釋文斗又作枓都口反徐
又音主瑞辰按斗與枓異物說文斗十升也枓勺也勺
所以挹取也此詩大斗及小雅維北有斗皆枓之消借
古音斗枓同當口切徐音主者音之轉釋文斗又作枓
其本字也漢石經作𧯛卽鋀之消說文鋀酒器也从金
𧯛象器形或从金作𧯛亦與斗音近故通用考工記梓
人爲飲器勺一升正義引漢禮器制度勺五升徑六寸

長三尺葢專指大斗言之長三尺與毛傳合葢指斗柄
言之釋文三尺謂大斗之柄是也
黃耇台背傳台背大老也箋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
鮐文瑞辰按釋文台湯來反徐又音臺廣韻䵅⿰黑臺大黑
之貌台與䵅⿰黑臺音近而義同則台亦有黑義詩以台背
與黃耇對舉台背卽謂背有黑文耳爾雅元貝貽貝釋
文貽本又作胎他來反字林作蛤云黑貝也黑貝名蛤
貝正與黑背爲台背同義鮐魚之名鮐亦取背有黑文
與台背義同不必老人背似鮐魚也釋詁鮐背耇也方
言眉梨耇鮐老也作鮐者通借字耳箋直以鮐釋台失
之

既醉

爾殽既將傳將行也箋殽謂牲體也成王之爲羣臣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瑞辰按周頌曰就月將傳亦曰將行也爾雅釋言將送也孫炎曰將行之送也將爲送故又轉爲行廣雅釋詁將行也義本毛傳然古但云行酒不聞行殽將臧聲相近臧爲美將亦美也廣雅釋詁將美也破斧詩亦孔之將經義述聞言猶亦孔之臧是也竊謂爾殽既將將亦爲美猶言爾殽既嘉耳

昭明有融傳融長也箋有又瑞辰按說文融炊气上出也从鬲蟲省聲炊气上出則必長且高爾雅方言並曰融長也高其引伸之義昭五年左傳明而未融其當旦

乎服虔註融高也杜預註融朗也皆言其明之盛與長義近融又通作彤商謂之彤緣衣釋文云箋作融思元賦展洩洩以彤彤注引左傳其樂也融融爲證是也白虎通曰融者續也昭明有融與左傳明而未融語相反有當从箋訓又謂既已昭明而又融融不絕極言其明之長且盛也彤說文作彤云彤船行也从舟彡聲融通作彤猶哀元年左傳器不彤鏤賈子禮容語篇作蟲鏤蟲即融之借字也

高朗令終傳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祀箋令善也天旣與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瑞辰按爾雅釋言明朗也朗說文作朖云明也竊謂朗亦有高義故說文又曰根高木也閬門高也朗亦爲高猶昭亦爲明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則以令終爲難故詩以高朗令終爲太平之福令終當兼福祿名譽言之不必如傳以爲享祀胡承珙曰此傳當作始於享祀終於饗燕言成王因祭祀而行旅酬無算爵及旅惠歸俎之事皆屬饗燕之禮今傳始終二字傳寫誤倒

令終有俶傳俶始也箋俶猶厚也瑞辰按俶从傳訓始爲是令終有俶猶易言終則有始管子弟子職篇言周則有始大戴記盛德篇終而後始也說文俶及埱注並云一曰始也

公尸嘉告傳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箋諸侯有功德入爲天子卿大夫故曰公尸公君也瑞辰按祭統尸在廟中則全於君爾雅皇公皆訓爲君詩或言皇尸或言公尸皆取尸在廟則全於君之義不取諸侯稱公之義

籩豆靜嘉箋乃用籩豆之物絜清而美瑞辰按說文靜寀也竫亭安也靖立竫也一曰細皃字義各別而經典中靜竫靖三字多通用廣雅釋詁竫善也藝文類聚引韓詩有靜家室云靜善也堯典靜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善言盤庚自作弗靖靖亦善也又公羊傳諓諓善竫言王逸注楚辭引作諓諓靖言靖嘉猶言柔嘉柔爲善靜即靖之叚借亦善也

威儀孔時箋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瑞辰按廣雅釋詁時善也時善以雙聲爲義威儀孔時猶言飲酒孔嘉也箋訓爲宜宜亦善也宜儀古通用爾雅釋詁儀善也上章攝以威儀謂羣臣此章威儀孔時宜謂成王蓋臣下旣佐以威儀則上之威儀得羣臣之佐亦甚善也首二章及五六章君子皆指成王則此章君子有孝子亦指成王有者又也言君子又爲孝子也鄭箋以指羣臣失之

永錫爾類傳類善也箋長以與女之族類瑞辰按類者頪之叚借說文頪難曉也段玉裁曰謂相似難分別从頁米一曰鮮白貌从粉省爾雅鮮善也頪爲鮮白故義又爲善子以

肖父爲善國語叔向引此詩而釋之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成二年左傳引詩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毋乃非德類也乎以德類連言正與傳訓善義合善可爲法法亦取其相肖故類又訓法楚詞九章吾將以爲類兮王逸註類法也引詩永錫爾類三家詩蓋有訓類爲法者方言類法也齊曰類廣雅類灋也疏證曰類之言律律亦法也樂記律小大之稱史記樂書作類是類與律聲義同今按訓類爲法正與下章其類維何室家之壼文義相貫鄭箋訓爲族類失之後漢書劉平傳伸不可以絕顯是後漢時通以類爲族類

室家之壼傳壼廣也箋壼之言梱也室家先已相梱緻已乃及於天下瑞辰按壼梱以同聲爲義大射儀旣拾取矢梱之鄭註梱齊等之也梱通作稇廣雅釋詁稇齊也玉篇稇齊玉也廣雅又曰梱朿也朿亦所以齊之也室家之壼猶言室室之齊耳箋訓壼爲梱梱與悃同聲說文悃愊至誠也廣雅悃至也說文親至也梱緻有相親之義但訓爲梱緻言其相親廣雅捆摶也摶者言相附著也不若訓爲梱齊言其齊治爲善箋云室家先以相梱緻已乃及於天下此卽大學所云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也至周語引此詩而說之曰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案方言裕猷道也道民亦謂之裕康誥乃由裕民乃裕民曰皆道民也廣裕人民猶云廣道民人也爾雅宮

中衖謂之壼孫炎曰衖舍間道也說文壼宮中道从囗象宮垣道上之形蓋言象宮中道之周帀而整齊也壼爲宮中道名因借以喻道民之道又因壼從囗有周帀之象周帀則廣故言廣裕人民道與齊義相成道治也齊亦治也曾釗曰廣與桄通爾雅桄充也桄亦作光光與廣亦通此傳廣當讀爲桄謂其善由室家桄充於天下今按孟子言充類此詩上言其類維何而下言室家之廣正合充類之義國語廣裕卽充裕也箋云及於天下亦本廣裕民人義而申言之然以壼爲梱則經文但有相義而無充廣及天下意矣曾釗又謂壼从囗有桄限之形亦非胡承珙曰壼之爲廣猶宮之爲穹室之爲

實

景命有僕傳僕附也箋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謂使爲政教也瑞辰按說文僕从業業从丵丵叢生草也象丵嶽相並出也故僕有附義爾雅釋木樸枹者郭註樸屬叢生者爲枹釋文樸又作僕是樸僕與樸古並通用考工記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鄭註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正與僕訓爲附同義方言樸聚也郭註樸屬藂相著貌附聚義亦相成下文釐爾女士從以孫子皆歷敘其附著之衆正義訓僕爲僕御之僕昧古人叚借之義矣

釐爾女士傳釐予也箋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瑞辰按

釐與賚雙聲釐卽賚之叚借故訓爲予列女傳敬姜引詩釐爾士女士女謂女而士行猶都人士言彼君子女謂女而君子者也箋女而有士行者正釋經文士女今毛詩作女士者後人順箋文而誤

從以孫子箋從隨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從重也

鳧鷖

序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瑞辰按正義述毛以五章皆爲宗廟箋於首章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是以爲繹而賓尸之詩而分二章爲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未若從毛傳皆爲祭宗廟爲確以今考之朱子集傳以五章皆爲宗廟繹而賓尸之詩是也禮器周旅酬六尸鄭註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正義言文武二尸及親廟尸凡六案六尸連后稷尸凡七蓋兼文武二祧而言若成王時文武尙在四親廟中連后稷尸凡五春秋成六年公羊何註禮天子諸侯立五廟是也此詩五言公尸正合五尸之數一證也爾雅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易林鳧鷖遊涇君子以寧福德不愆福祿來成義本此詩復德者葢取繹曰復祭之義二證也宣八年公羊何註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名與禮雖各異要其爲燕尸則同詩五章皆云公尸燕飲正宴尸之事三證也禮器周坐尸

詔侑武方鄭註武讀曰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爲也有司徹上大夫賓尸坐尸侑於堂酌而獻尸易林公尸侑食福祿來處義本此詩與禮器有司徹合四證也古者祭天地社稷雖皆有尸如尙書大傳曰舜入唐郊丹朱爲尸國語晉祀夏郊董伯爲尸葢皆配者之尸然不聞有賓尸之禮繹而賓尸惟於宗廟見之此詩言旣燕於宗五證也得此五證可决其爲宗廟繹祭之詩矣

鳧鷖在涇箋涇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焉瑞辰按詩沙渚潨亹皆乏指水旁之地不應涇獨爲水名段玉裁曰箋本作涇水中也故

下云水鳥而居水中今本誤作水名其說是也今按爾
雅水直波爲俓釋名作涇云涇徑也言如道徑也莊子
涇流之大司馬彪曰涇通也在涇正乏指水中有直波
處言非涇渭之涇

福祿來成箋故祖考以福祿來成女　瑞辰按四章福祿
來崇傳崇重也來成猶言來崇成亦重也周官司儀爲
壇三成鄭司農註三成三重也爾雅山三襲陟再成英
一成坯再成一成猶云再重一重也廣韻成重也是皆
成訓爲重之證士喪禮俎二以成鄭註成猶併也併與
重義亦相通

福祿來爲傳厚爲孝子也箋爲猶助也　瑞辰按少儀謂

之社稷之役鄭註役爲也正義爲謂助爲也論語夫子
爲衞君乎夫子不爲也竝以爲爲助釋文爲于僞反註
同協句如字案古音無平去之分爲字竝讀若譌

鳧鷖在潨傳潨水會也箋潨水外之高者也　瑞辰按說
文小水入大水曰潨義與傳合廣雅潨厓也厓方也厓
與涯同方與旁同以潨爲厓葢本三家詩箋所云水外
之高者即厓也

福祿來崇傳崇重也　瑞辰按爾雅釋詁崇重也又崇充
也釋地八達謂之崇期孫炎註崇多也廣雅釋詁崇積
也又崇積也竝與重纍之義相成

鳧鷖在亹傳亹山絕水也箋亹之言門也　瑞辰按傳箋
義相承山絕水曰亹猶石絕水曰梁胡承珙曰絕如正
絕流曰亂之絕謂山橫跨水中水流其傳其說是也周
官廞人掌以時歙爲梁鄭司農註梁水偃偃水爲關空
以笱承其空案云爲關空則形與門近矣漢地志金城
郡浩亹師古註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
正取此箋爲義亹者舋之變體从爨省从酉分聲與門
音近故訓爲門凡物之有間可入有隙可乘者皆得謂
之亹方言器破而未離謂之璺廣雅璺裂也璺亦舋也
皆與亹訓爲門之義相通亹有門音門眉雙聲又轉爲
眉故古鐘鼎文眉壽多借作舋亦作亹竊疑亹即湄之
叚借秦風在河之湄傳湄水隒也廣雅隒厓也又隒方

也讀亹爲湄正與上章在沙在渚在潨同爲水旁之地
猶衞風淇厲淇側秦風水湄水涘字異而義同也詩人
咏歎長言不嫌詞複箋惟過求分別以涇沙渚潨亹各
爲一義以取與轉不免失之附會耳

假樂

假樂君子傳假嘉也　瑞辰按傳本爾雅釋詁假嘉雙聲
故通用中庸引詩正作嘉樂襄二十年左傳晉侯賦嘉
樂孟子趙注亦云詩大雅嘉樂之篇葢皆從三家詩用
正字

顯顯令德箋顯顯光也　瑞辰按爾雅釋詁顯光也說文
㬎从日下視絲古文以爲顯字廣雅釋訓顯顯著也中

庸引詩作憲憲顯与憲雙聲故叚憲爲顯小司寇注憲
表也說文憲敏也敏疾則明憲有表明之義亦與顯義
同
不愆不忘箋愆過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瑞辰
按說文愆或从寒省作𡨦春秋繁露郊語篇引詩不𡨦
不忘說苑建本篇又引詩不僁不忘𡨦及僁皆𡨦之叚
借哀十六年左傳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
爲愆愆卽詩之愆說文忘不識也與昏義相近又按愆
爲過遺失亦過故孟子引詩不愆不忘而統以過字釋
之
率由舊章箋率循也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

瑞辰按廣雅章程也周語將以講事成章韋注章章程
也又素問王注章程也式也舊章猶言舊程舊式謂古
法也杜鄭曰舊章先王法度是也箋以舊典釋之可矣
又以爲舊典之文章則非孟子引詩而釋之曰遵先王
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正以舊章爲先王之法趙注以
爲舊故文章失之
率由羣匹箋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耦已之心瑞
辰按羣匹二字平列而同義國語獸三爲羣廣雅釋詁
匹二也小雅吉日詩從其羣醜箋醜衆也又戓羣戓友
傳獸三曰羣二曰友今按說文羣輩也人曰𠀤匹正與
獸之曰羣醜曰羣友者同義對言則羣爲三匹爲二通
言則羣匹一也三年問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正
以羣匹竝言此詩上章率由舊章爲法祖此章率由羣
匹爲從衆春秋繁露董仲舒曰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
之仇之匹之善矣引詩率由羣匹爲證皆以羣匹爲合
偶仇匹之稱朱子集傳訓匹爲類是也箋義未免迂曲
民之攸塈傳塈息也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
由此也瑞辰按方言息歸也民之攸塈謂民之所息卽
謂民之所歸泂酌二章民之攸塈三章民之攸歸其義
正同非謂民得息逸也春秋成二年昭二十二年左傳
引詩竝作民之攸𣪠杜註𣪠息也小爾雅同案說文塈仰涂
也𣪠日頻見也皆非休息本字惠氏棟曰玉篇㞒息也

今爲㤅說文無㤅字爾雅㤅息詩假樂塈息竝當依玉
篇作㞒今按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㤅說文作愒倉頡
篇作㞒則㞒字已見倉頡篇不僅見玉篇矣一切經音
義又云倉頡篇愒作㤅則㤅字亦見倉頡篇㞒愒㤅三
字實一字之異體塈與𣪠皆㞒字之叚借說文愒息也
不言或作㞒與㤅者偶遺之耳說文又曰眉卧息也與
㤅之从自同義又曰𩑋卧息也音義竝同集韻𩑋爲古
文屆字屆卽眉字形近之譌廣雅氣息也竝與㞒音近
而義同玉篇又曰㤅息也案說文以㤅爲悉之古文而
玉篇以爲息者葢唐人以㤅與㞒同音遂叚借通用耳
據顏眞卿書郭令公廟碑民之攸㤅則詩塈字有作㤅

者矣凡字从自从旣者多以音近通用眉通作暨與愍及塈猶今堯典暨皋繇說文引虞書作臮咎繇也又按釋詁氣靜也郭注氣未聞其義據廣雅氣息也息與靜安同義氣旣古通用氣亦慨之叚借詩民之攸塈三家詩或有叚作氣者訓靜猶訓息也至正義引釋詁呬息也某氏曰民之攸塈當作某氏曰民之攸呬葢某氏以詩塈爲呬之叚借呬息以雙聲爲義據方言呬息也東齊曰呬說文東夷謂息爲呬引詩昆夷呬矣以呬當緜詩之喙則爾雅之呬息乃釋緜篇之喙字非釋此詩塈字也

公劉

廼積廼倉傳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箋卽國乃有積委及倉也瑞辰按積倉與疆埸對文故箋分積倉爲二露積曰庾與有屋曰倉異史記言公劉倉庾皆足庾卽積也孟子趙注云乃積穀於倉失之

于橐于囊傳小曰橐大曰囊瑞辰按文選干寶晉紀總論引詩于橐于囊呂向注大曰橐小曰囊與毛傳互易正義引左傳趙盾食靈輒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證橐小引公羊傳陳乞出公子陽生於巨囊以證囊大然陳啟源據史記東方朔傳一囊粟漢書揚雄傳士或自盛以橐又范睢扶服入橐則囊非不可盛食橐非不可盛人到履恂引秦策伍子胥橐載而出以證橐大引史記平原君傳譬如錐之處囊中以證囊小則大小葢無定矣釋文引說文無底曰囊有底曰橐高誘戰國策注同今說文本無之據史記陸賈傳索隱引埤倉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說文繫傳引字書同字書葢卽埤倉釋文葢誤引埤倉爲說文又順經文引無底曰橐於上移有底曰囊於下今本囊橐二字上下互譌非二說互異也元應書引倉頡篇橐囊之無底者廣韻橐無底囊說文繫傳曰無底曰橐合諸說證之當以埤倉爲是說文橐囊也囊橐也廣雅橐囊也葢囊與橐對文則異散文則通

爰方起行傳以方開道路去之豳箋曰爲女方開道而行瑞辰按爾雅釋詁爰曰也又爰于也曰于皆語詞方當从朱子集傳訓始廣雅方始也趙注孟子云又以武備之四方啟道路失之或訓方爲並亦非

于胥斯原傳胥相箋廣平曰原瑞辰按逸周書度邑解史記周本紀竝言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豳阜卽豳原也括地志豳州三水縣西十里有豳原豳城在北原上

旣順乃宣傳宣徧也箋旣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瑞辰按宣之言通也暢也言民心旣順其情乃宣暢也故下卽言而無永嘆矣詩五章乃言授田之事不得訓宣爲時耕也

而無永嘆傳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瑞辰按永嘆即咏嘆也樂記咏嘆之正義謂長聲而嘆義同毛傳釋文歎字或作嘆據說文歎吟也嘆吞嘆也二字異義詩作嘆者叚借字

陟降在巘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瑞辰按巘正義本作甗故引爾雅重甗隒以釋之謂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然據毛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皇矣傳小山別大山曰鮮義正同巘鮮古通用巘可通作鮮故亦可作巘釋文甗本又作巘是也說文無巘字巘即鮮之叚借鮮古音近斯爾雅斯離也說文斯析也鮮从離析得名別亦離析故小山以鮮爲名正義引重甗隒釋之誤矣

何以舟之傳舟帶也瑞辰按舟者舸之叚借說文舸帀徧也字通作周帶周於身故舟得訓帶又服从舟會意說文服用也一曰車右騑所以舟旋舟旋即周旋也呂覽順民篇高註服帶也服从舟而訓帶則知舟得訓帶矣或疑舟即服字脫其半故傳訓爲帶

維玉及瑤鞞琫容刀傳瑤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瑞辰按周官大宰享先王贊玉爵內宰后祼獻贊瑤爵祭統君洗玉爵獻卿以瑤爵獻大夫是玉與瑤有別木瓜詩釋文引說文瑤美石太平御覽引說文瑤石之美者今本說文作玉之美者誤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眺瑤堂應劭註瑤石而似玉者也皆瑤爲美石之證正義謂瑤是玉之別名失之瞻彼洛矣詩鞞琫有珌傳天子玉琫而珧珌珧珌之珌當作鞞珧即瑤之叚借此詩維玉及瑤連下鞞琫容刀言之謂以玉飾琫以瑤飾鞞即彼傳所謂天子玉琫而珧珌也葢公劉始以玉瑤爲鞞琫後遂尊爲天子之服猶皋門應門之制本自大王也正義分玉瑤與鞞琫爲二亦誤

京師之野傳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瑞辰按京爲豳國之地名白虎通京大也師衆也天子所居故以大衆言之此釋天子居名京師之義是知毛傳訓師爲衆亦釋公劉名居爲京師之義非遂以師爲衆異斗南曰京

者地名師者都邑之稱如洛邑亦稱洛師之類其說是也今案尚書大傳曰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有二師焉則邑之稱師不自周始特京師連稱始此後遂以名天子居耳

于時廬旅傳廬寄也箋廬舍其賓旅瑞辰按廬旅古同聲通用齊語衛人出廬於漕管子小匡作衛人出旅於漕又盧弓通作旅弓旅擯讀鴻臚之臚皆其證也周官遺人鄭註廬羈旅過行寄止後漢光武紀章懷註亦曰旅寄也與毛傳訓廬爲寄同義是知旅廬一也詩上下文處處言言語語皆用疊字不應廬旅獨異詞竊疑古本原作廬廬謂寄其所當寄者故毛傳但釋廬字猶言

言語語傳但曰直言曰言論難曰語也廬旅古通用木或作旅旅後又譌爲上廬下旅猶廼乃通用而此詩作廼者九作乃者四參差互出皆由傳寫譌亂也箋已分廬旅爲二則鄭君所見本已作廬旅矣

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箋厚乎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落之羣臣則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瑞辰按此節于京斯依至既登乃依四句何楷詩世本古義錢澄之田間詩學並以爲宗廟始成之禮是也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公劉依京築宅宜莫先於宗廟大戴禮諸侯遷廟禮曰至於新廟筵於戶牖間又曰祝奠幣於几東

正與詩俾筵俾几合祭統曰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與詩既登乃依合箋讀依爲扆失之

乃造其曹傳曹羣也箋羣臣適其牧羣瑞辰按周官大祝掌六祈二曰造杜子春謂造祭於祖也鄭司農謂大師造於祖引司馬法曰乃造於先生今按造者祰之叚借說文祰告祭也蓋凡告祭通曰造也造亦通作告阮氏積古齋鐘鼎款識載有衛公孫吕之告戈告卽造也一切經音義卷九引詩乃告其曹告卽造祭三家詩或省作告耳曹者褿之省借藝文類聚引說文祭豕先曰褿今本說文脫去廣雅褿祭也玉篇褿豕祭也廣韻褿祭豕先據下云執豕于牢知詩乃造其曹謂將用豕而先告祭於豕先猶將差馬而先祭馬祖也

君之宗之傳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宗之猶在邰也瑞辰按傳以上文俾筵俾几爲公劉之饗燕羣臣故以詩下四之字爲公劉之於羣臣箋謂羣臣爲公劉設几筵故以四之字爲羣臣之於公劉今按傳說是也小雅緜蠻詩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五之字亦謂尊之於卑者耳傳云爲之大宗正義引板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此與天子諸侯以母弟爲別子繼別者爲大宗異義蓋天子諸侯皆得爲大宗自爲天地宗廟社稷臣氏之宗主而非五宗之所得擬傳意蓋以宗爲主爲長與

箋訓尊異也

其軍三單傳三單相襲也箋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瑞辰按三單非三重之謂今以爲相襲非也箋以無羨卒爲單亦似未確今案逸周書大明武篇隳城湮溪老弱單處孔晁注單處謂無保障是單卽單處之謂此詩徹田爲糧承上度其隰原言豳居永荒承上度其夕陽言則知其軍三單亦承上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言之謂分其軍或居山之陰或居山之陽或居流泉之旁故爲三公劉遷豳之始無城郭保障之固故謂其軍爲三單耳

度其隰原箋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寡瑞辰按禹貢雍州
原隰底績鄭註原隰豳地即詩隰原詩譜豳地在禹貢
岐山之北原隰之野竝以隰原爲豳地名與箋說異
于豳斯館傳館舍也瑞辰按白虎通京師篇引詩于豳
斯觀據春秋築王姬之館於外白虎通嫁娶篇引作觀
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靈圄燕於閑觀漢書文選皆
作館是館觀古同聲通用作觀者葢三家詩
取厲取鍛傳鍛石也箋鍛石所以爲鍛質也取鍛厲斧
斤之石可以利器用釋文厲本又作礪鍛本又作碫瑞
辰按礪者厲字之俗說文厲旱石也㮽傳旱石麤石也
柔厲爲旱石對底爲柔石言柔爲細石則旱爲麤石矣

麤石謂之厲猶粗米謂之糲也鍛當以作碫爲正毛傳
鍛石也段玉裁曰當作碫碫石也今本奪一字說文鍛
厲石也段玉裁曰當作碫石段與厲絕然二事衆晉鍛
乃戈矛礪乃鋒刃鍛之欲其質之堅也厲之欲其鋒之
利也今按段說辨碫非厲是也惟鍛金鐵今皆以鐵爲
質未有以石者古之段物或以石故春秋鄭公孫段字
子石與後世異說文以碫爲碫石義本毛傳鄭箋以石
爲鍛質者疏云質椹也言鍛金之時以山石爲椹質爾
雅椹謂之榩釋文椹本或作砧鍛金之以石爲質蓋猶
擣衣之有砧也鍛碫段三字同聲通用而說文曰鍛小
冶也碫碫石也段椎物也則三字各有本義段爲椎物

所該者廣不必皆以石惟以石段物則名碫詩作鍛者
段借字耳正義以鍛爲冶鐵之名失之說文碫本或作
碬徐音平加反亦誤
止基迺理箋止基作宮室之功也而後疆理其田野瑞
辰按止猶既也釋詁卒已也釋言卒既也已與止同義
卒爲已又爲既則止亦既也止基迺理猶言既基迺理
也止旅迺密猶言既旅迺密也與上章既登乃依既景
迺岡句法正同箋訓止爲止息之止失之
爰衆爰有箋校其夫家人數日益多矣器物有足矣瑞
辰按有與衆同義猶言爰居爰處處亦居也爾雅釋詁
幠厖大也又曰幠厖有也有大義近易雜卦曰大有衆

也知有亦與衆多義同魚麗詩旨且有猶言旨且多有
亦多也下文其皇澗四句皆言來居之衆多即承上爰
衆爰有言之
止旅乃密傳密安也箋公劉居豳即安軍旅之役止士
卒亦安瑞辰按旅廬古通用旅當讀如十里有廬之廬
廬寄也謂民既寄廬於此乃見其繁密也箋以止旅爲
止軍旅之役失之
芮鞫之即箋芮水厓也鞫究也箋芮之言內也水之內
曰隩水之外曰鞫瑞辰按芮即汭之段借鞫通作泦泦
又作坈周官職方雍州其川涇汭鄭註汭在豳地引詩
汭泦之即漢書地理志芮水出汧縣西北東入涇詩芮

涀雍州川也據顏師古言韓詩作芮涀則知鄭註周禮以汭涀爲雍州川者亦韓詩說至箋毛詩始從爾雅毛傳今按箋說是也汭入以雙聲爲義故說文以汭爲水相入貌王肅亦云汭入也出爲外則入爲内故水厓之在内亦名汭鞫窮鞫曲皆雙聲故傴僂之狀曰匑窮水之外曲亦名鞫耳至傳云鞫究也者李黼平曰傳蓋讀鞫爲究古涀泦二字俱从戹戹與究竝从九得聲聲同者義亦同是鞫涀泦究同物故傳轉爲究水經濕水篇注說九德縣云九德浦內逕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又云竺枝扶南記山谿瀨中謂之究究卽鞫也可補孔疏之缺今按爾雅釋言鞫究窮也鞫究同義故傳以究釋鞫鞫究爲水涯卽水窮處也爾雅又言厓內爲隩外爲鞫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今按內曲爲芮外曲爲鞫則詩之芮鞫又卽爾雅之隩鞫

泂酌

可以餴饎傳餴餾也饎酒食也釋文餴又作饙字書云一蒸米也瑞辰按說文餴滫飯也饙餴皆或體字爾雅釋言饙餾稔也郭註今呼餐音脩餐飯爲饙饙均孰爲餾詩疏引孫炎云蒸之曰饙均之曰餾說文餾飯氣流也蓋謂撥饙之時飯氣流布是餴餾本一事胡承珙曰說文以饙爲滫卽今人蒸飯熱時以水淋之謂之撥饙今按饙與餾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爾雅竝訓爲稔毛傳卽以餾釋饙猶其以函釋縢也饙爲蒸米則饎宜讀如饎人之饎周官大鄭註饎人主炊官也儀禮鄭註炊黍稷爲饎是也不得从爾雅訓爲酒食

卷阿

序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瑞辰按汲冢紀年成王三十三年遊於卷阿召康公從其所言出遊之年雖未足信然以詩義求之其爲成王出遊召康公因以陳詩則無疑也首章豈弟君子來遊來歌正謂成王遊歌於卷阿之上君子謂成王也箋以君子爲賢臣失之以矢其音及末章矢詩不多維以遂歌乃召康公欲人之陳詩荅王爾雅對遂也廣雅對荅也對爲遂則遂亦可訓對遂

歌猶云荅歌也傳云遂爲工師之歌箋云欲令遂爲樂歌竝失之

有卷者阿傳卷曲也瑞辰按說文卷厀曲也是卷之本義引申爲凡曲之稱猶鬈本髮好引申爲好皃之稱也

伴奐爾游矣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箋伴奐自縱弛之意也瑞辰按伴奐二字疊韵說文伴大皃奐字注一曰大也是二字同義皆大也古讀奐同援故伴奐又通作畔援廣大者易放縱故箋訓爲自縱弛之意傳訓爲廣大有文章者蓋以廣大釋伴字以文章釋奐字非詩義也

俾爾彌爾性傳彌終也瑞辰按彌者镾之叚借段玉裁

曰葢用弓部之彌而又省玉也說文镾久長也惟久長是以能終胡承珙曰終者盡也彌其性即盡其性也似先公酋矣傳似嗣也酋終也箋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瑞辰按爾雅釋詁酋終也郭註引詩嗣先公爾酋矣葢本三家詩據三章百神爾主矣四章純嘏爾常矣皆有爾字則从郭引有爾字爲是箋云而終成之而猶汝也正義釋傳云汝王能終之矣似鄭箋及正義本皆有爾字故以而及汝王釋之今本乃後人妄刪耳酋之言久也就也久則有終就亦終也故爾雅訓爲終正義本作遒今作酋者从釋文本說文酋繹酒也繹酒即昔酒周禮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醳酒者也是酋有久

義又說文僧終也僧之古音與酋同釋名曹酋也猶爾雅憎慮也釋文云憎音因也音同則義同故僧亦訓終茀祿爾康矣傳茀小也箋茀福瑞辰按爾雅釋言芾小也傳以茀爲芾之叚借故訓爲小對下純嘏爲大福言也爾雅釋詁祓福也郭註引詩祓祿康矣葢本三家詩茀與祓雙聲方言福祿謂之祓戩箋以茀爲祓之叚借故訓爲福猶生民箋讀茀爲祓也傳箋各有所本正義言茀之爲小爲福皆無正訓由不明叚借之義耳純嘏爾常矣傳嘏大也箋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神之福以爲常瑞辰按胡承珙曰案賓之初筵及此傳皆訓嘏爲大惟鄭箋嘏訓受福其實義相成也葢嘏本

訓爲大郊特牲曰嘏長也大也方言嘏大也宋衞陳魯之間謂之嘏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謂之嘏說文嘏大遠也因祭祀受福曰嘏而大義遂專屬於福以漢人爾雅注例之當曰嘏福之大也傳但曰大而福義自見鄭君生於後漢釋經之法稍變故必以予福申明之少牢饋食禮以嘏于主人云嘏大也予主人以大福此可見嘏祇有大訓引申之爲大福耳今按胡說是也逸周書賞典篇樂獲純嘏孔晁注純大也嘏大也謂之大大之福正與傳箋義合又賈子禮篇曰祜大福也嘏與祜音義並同嘏亦爲大福

有馮有翼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箋馮馮

几也翼助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爲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瑞辰按說文馮馬行疾也此馮之本義至訓馮依者乃㒹字之叚借說文㒹輔也从人朋聲讀若陪位又朋下曰鳳飛羣鳥从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謂㒹借作朋也此詩㒹借作馮猶淜爲無舟渡河經傳通借作馮二貝爲朋亦借作馮也俗作憑失之有馮有翼猶云有輔有翼傳云道可馮依非詩義也說文凭依几也引周書凭玉几讀若馮箋以馮爲馮几葢以馮爲凭之叚借亦非

有孝有德箋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瑞辰按王尙書曰爾雅善父母爲孝推而言

之則爲善德之通稱逸周書謚法篇曰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則所包者廣矣文侯之命曰追孝于前文人大雅遹追來孝追孝謂追善德也周語樊穆仲曰魯侯孝亦謂魯侯有善德也今按王說是也此詩有孝有德亦之言有善有德不必專指孝親言此與上有馮有翼皆指求賢用吉士箋以有孝爲指成王失之

以引以翼傳引長翼敬也箋使祝贊道之扶翼之　瑞辰按行葦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彼謂引翼老者此謂引翼人主義得兩通箋指祭祝言失之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傳翽翽衆多也箋翽翽羽聲也亦與衆鳥也爰于也鳳凰往飛翽翽然亦與衆鳥集於所止衆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　瑞辰按傳以翽翽爲衆多則其羽卽指衆鳥言亦當對鳳凰言非謂鳳凰與衆鳥胡承珙釋之曰若云鳳凰于飛則有此衆多之羽亦集於所止耳其說是也說文曰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此詩所以言衆鳥之翽翽箋以翽翽爲鳳鳥之羽聲又以亦爲與衆鳥與傳異義正義引王肅述毛以亦爲鳳事自相亦尤非毛恉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傳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箋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

多也欲令遂爲樂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　瑞辰按首章言矢音者望賢者之陳歌也末言賢人衆多則陳詩者亦多正與首章相應非謂矢詩爲召公自言陳作此詩也故以不多爲多箋誤解爲召公自言陳作此詩因易傳以不多爲順詞正義據箋申傳又以不多爲王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爲煩多殊失傳恉

民勞

汔可小康傳汔危也箋汔幾也王幾可以小安之乎　瑞辰按爾雅釋詁幾危也又蟣汔也蟣古幾字見汗簡玉篇引埤倉⿰婁乞蟣也說文蟣⿰婁乞也是知傳訓汔爲危者正以危與幾同義猶殆訓危又爲庶幾也故箋以幾申釋傳義胡承珙曰古人言幾每曰危漢書宣元六王傳我危得之又外戚傳今兒安在危殺之矣皆以危爲幾是也正義讀傳危如安危之危失之汔幾以雙聲爲義故釋詁又曰幾近也詩疏引孫炎曰汔近也昭十年左傳引詩汔可小康杜註汔期也幾期以聲近爲義詩疏引史記周昌傳臣期知其不可以釋杜義誤矣漢書元帝紀魏志辛毗傳竝引詩迄可小康蓋本三家詩迄卽汔字之俗顏師古訓迄爲至亦非又按此詩以康休息愒安對上民亦勞止言之而歷言小康小休小息小愒小安者非謂民勞之甚宜小小安息之也古人以小爲語詞猶以大與中爲語詞也文王詩小心翼翼小心猶言中心也

公羊桓十六傳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猶言不能使衛衆也此詩上言勞止以止爲語詞若但言汔可康汔可休則不辭故以小字助之成句非謂民不必大安息且小安息之也小爲語助葢失其義久矣

無縱詭隨傳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愼小以懲大也　瑞辰按經義述聞曰詭隨疊韻字不得分訓詭隨卽無良之人亦無大惡小惡之分詭隨謂譎詐謾欺之人詭古讀若戈淮南說林訓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隨讀若譎譎音上禾反字或作詑又作訑隨其叚借字也方言虔儇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懇宋楚之間謂之倢楚或謂之譎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黠或謂之鬼

說文沇州謂欺曰詑楚辭九章或訑謾而不疑燕策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竝字異而義同今按王說以詭隨爲譎詐謾欺之人是也元應書引三倉詭譎也廣雅釋詁詭欺也詭通作恑廣雅釋言詭恑也又省作危莊子漁父曰苦心勞形以危其眞釋文危本作譌詭僞亦聲近僞卽譌也譌卽訛也譎通作詑又通作訑廣雅詑訑竝曰欺也又借作他淮南說山篇媒但者非學謾他迆今本謾作也此从廣雅疏證引又通作訑元應書引纂文曰兖州人以相欺人爲訑人皆譎隨爲譎詐謾欺之證至謂詩詭隨卽無良之人無大惡小惡之分則非胡承珙曰案後漢書陳忠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愼微智者識機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所以崇本絕末鈎深之意也廣雅亦曰詭隨小惡也此詩每章皆言詭隨而但曰無縱可知其爲小惡下文云以謹曰式遏明其惡漸大矣此仍從毛義爲允又按昭二十年左傳引詩作毋從詭隨據箋云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則鄭亦讀縱爲聽從之從

柔遠能邇傳柔安也箋能猶伽也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　瑞辰按能與柔義相近柔之義爲安爲善能亦安也善也易宜建侯而不甯鄭本而作能云能猶安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顏師古註能善也是其證矣

能字从㠯得聲古與而字聲近通用易眇能視跛能履虞本能作而呂氏春秋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高註而讀曰能皆而能通用之證漢督郵碑渘遠而邇卽柔遠能邇也而如古同聲故箋訓能爲伽伽卽如也如猶若也廣雅如若也若有順意爾雅若順也故箋云順伽其近者正與安善義通徐邈云能鄭奴代反此卽鄭註禮運樂記所謂能字古皆作耐者也耐去寸則爲而故能又讀而訓如也王尙書經義述聞曰古者謂相善爲相能康誥曰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僖九年左傳曰入而能民土於何有文十六年傳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襄二十一年傳曰范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昭十一年傳曰蔡侯獲罪於其

君而不能其民三十一年傳曰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宣十一年穀梁傳曰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竝與柔遠能邇之能同義今按王說是也公羊傳二十四年傳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不能乎母猶言不順乎親能亦順也舊解多失之

以謹惽怓傳惽怓大亂也箋惽怓猶讙譁也瑞辰按惽者怋之叚借說文怋怓也怓亂也引詩以謹惽怓惽怓當為怋怓之譌釋文惽說文作怋是其證也吕刑泯泯棼棼傳泯泯為亂逸周書祭公解泯泯芬芬孔晁註泯芬亂也怋與泯同義賓之初筵詩載號載呶傳號呶呼號讙呶也說文呶讙聲也箋讀怓為呶故以讙譁比之

讙譁當从釋文本作讙譊周官大司馬註譊讀如讙嘵之嘵賈疏引詩以謹讙嘵葢本三家詩鄭箋亦本三家為說嘵卽譊也

以謹醜厲傳醜衆厲危也箋厲惡也瑞辰按醜厲二字同義醜亦惡也古者美醜好醜多對言傳訓醜為衆失之

戎雖小子傳戎大也箋戎猶女也瑞辰按戎女一聲之轉故箋以戎為女之叚借

以謹繾綣傳繾綣反覆也釋文綣本或作卷瑞辰按說文無繾綣字新附有之錢大昭曰繾綣當作緊絭楚詞九思曰心緊絭兮傷懷王逸章句緊絭紏繚也一作繾綣說文緊纏絲急也絭纕臂繩也今按緊字糾忍切从臤絲省別作絸玉篇引春秋成公四年鄭伯絸卒有古千一切則从臤得聲與繾音近故繾綣卽緊絭之别體左氏昭二十五年傳繾綣從公杜注繾綣不離散也與反覆義正相成廣雅釋詁鍵綣搏也搏義與不離散義相近胡承珙曰荀子成相篇精神相反楊倞注相反謂反覆不離散然則傳訓反覆正與不離散義通也

王欲玉女箋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瑞辰按說文金玉之玉無一點其加一點者解云朽玉也从王有點讀若畜牧之畜阮宮保謂詩王欲玉女玉字專是加點之玉玉畜好古音皆同部相叚借玉女者

畜女也畜女者好女也召穆公言王乎我正惟欲畜女好女不得不用大諫詩之玉女與孟子引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無異玉卽畜字之叚借其說是也因思禮記請君之玉女玉女亦當讀畜卽好女猶云淑女也洪範維辟玉食玉食猶言珍食玉亦好也此箋解為金玉之玉失之

板

上帝板板傳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箋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瑞辰按說文有版無板後漢書董卓傳李賢註文選辨命論李善註引詩皆作版版荀子楊倞註亦云大雅版之詩爾雅版版僻也廣雅版版反也是

知古本皆作版版版反以𤼵爲義韓詩外傳以上帝版
版下民㾪癉爲君反道而民愁則知箋云反先王與天
之道正本韓詩申傳反字之義非分釋版版爲二事正
義釋傳云反又反釋箋云反有二事則凡詩中疊字如
管管憲憲皆將舉二事以釋之其謬甚矣

下民卒癉傳癉病也釋文癉本又作僤沈本作𤺺瑞辰
按卒者悴之消借說文悴憂也讀與瘁同瘁癉皆病也
韓詩外傳引詩正作下民瘁癉說文㿜勞病也疸黃病
也二字音同而義別𤺺蓋疸字之或體禮緇衣引詩作
亶本亦作𤺺爾雅𤺺病也作癉者正字亶𤺺僤皆叚借
字

出話不然傳話善言也瑞辰按話有二義有但作言字
告字解者爾雅話言也盤庚乃話民之弗率釋文引馬
融註話告也言也是也有作善言解者書疏引爾雅舍
人註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善人之言也說文作語
云會合善言也籒文作譮玉篇云䛡古文話是也今按
盤庚乃話民之弗率當訓誥抑詩愼爾出話當訓言惟
此詩出話不然話當訓爲善言耳然者𤎅之㛐借方言
𤎅然也說文嘫語聲也廣雅然譍也

爲猶不遠傳猶道也箋猶謀也瑞辰按猶通作繇爾雅
繇道也又作猷方言裕猷道也故傳訓猷爲道然下文
猶之未遠即承上爲猶不遠言之傳於下訓猶爲圖則
上不得異義故箋以謀釋之謀圖一也

靡聖管管傳管管無所依繫箋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
然以心自恣瑞辰按管管爲悹悹之叚說文悹憂也廣
雅作悺亦云憂也字通作懽釋訓懽懽愮愮憂無告也
玉篇廣韵悹字下云悹悹憂無告也是悹悹卽懽懽也
又通作痯爾雅痯痯病也竝與毛傳無所依繫義近傳
意蓋謂王詐爲求賢之詞言世無聖人其憂悹悹然若
無所依也不實於亶則並無求賢之實矣此二句正承
上出話不然言之猶下句猶之不遠承上爲猶不遠言
也至箋以靡聖爲無聖人之法度而以管管爲心自恣
此蓋與傳異義廣雅釋訓管管浴也浴與欲古通用浴

卽欲之叚借其義當本三家欲卽恣也與箋訓以心自
恣正合箋義亦本三家也正義合傳箋爲一誤矣

無然憲憲傳憲憲猶欣欣也瑞辰按憲欣二字雙聲憲
憲卽欣欣之叚借猶掀訓軒起昕天卽軒天皆以雙聲
爲義也欣通作訢說文訢喜也字从言疑有喜言之義
與下文泄泄義相近

無然泄泄傳泄泄猶沓沓也瑞辰按說文呭多言也又
詍多言也竝引此詩荀子解蔽篇曰辨利非以言是則
謂之詍是泄泄實多言之貌說文沓語多沓沓也沓通
作誻說文誻𧫴誻也玉篇𧫴誻妄語也荀子正名篇曰
誻誻然楊倞註誻誻多言也詩噂沓背憎鄭箋謂噂噂

沓沓相對談語是沓沓亦爲多言故傳曰泄泄猶沓沓其義本之孟子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正以言非先王之道爲猶沓沓與荀子訓泄義合泄泄謂多言妄發故下文辭輯辭懌專以言詞言爾雅釋訓憲憲泄泄制法則也郭註佐興虐政設教令也此詩箋云臣乎文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其義正本爾雅均與說文多言義近正義以泄泄猶沓沓爲競進之意朱子孟子集註又以泄泄沓沓爲弛緩之意均與古義違矣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傳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箋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

民則民心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　瑞辰按說文洽霑也佮合也傳訓洽爲合者謂洽爲佮之叚借釋詁郃合也郃卽洽猶毛詩在洽之陽稱引者亦多作郃也懌朱彬讀爲殬說文殬敗也殬借作懌猶殬借作斁與擇也莫朱彬讀爲瘼訓病謂四語兼善惡言詞和則民合詞敗則民病義較傳箋爲允說苑善說篇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引詩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正兼詞之美惡言之

聽我囂囂傳囂囂猶謷謷也箋謷謷然不肯受　瑞辰按囂謷二字疊韻十月之交詩讒口囂囂釋文引韓詩作謷謷是囂謷通用之類據說文囂聲也讒口囂囂當以作嚻爲正字韓詩作嗸嗸叚借字也說文嗸衆口愁也引詩哀鳴嗸嗸爲嗸之正字此詩當以謷謷爲正字潛夫論引詩作聽我敖敖敖卽謷之媘毛詩作囂囂亦叚借字爾雅釋訓仇仇敖敖傲也郭註皆傲慢賢者蓋以敖敖爲釋此詩聽我囂囂潛夫論引詩作聽我敖敖與爾雅正合至爾雅釋文引舍人本傲作敖云敖敖衆口毀人之貌則以敖敖爲釋詩讒口囂囂矣桂氏馥云箋不肯受當爲不省受之譌廣韻謷不省語也是其證說文謷不肖人也韻會引說文作不肖人言也不肖亦當爲不省今按桂氏說是也王逸九思令尹兮謷謷註謷謷不聽話言而妄語也按此誤合二義爲一然可證謷謷爲不省人語玉篇聱字註引廣雅云聱不入人

語也埤雅云不聽也並與不省受之義同聱卽謷之俗也

老夫灌灌傳灌灌猶款款也　瑞辰按灌款以疊韻爲訓說文懽喜款也款意有所欲也胡承珙謂灌爲懽之借故說文引爾雅正作懽懽

我言維服箋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　瑞辰按服者艮之叚借說文艮治也我言維服猶云我言維治治言對亂言而言猶左傳以治命對亂命言也箋訓服爲事若直云我言維事則不辭故必以乃今之急事增成其義非詩意也

天之方懠傳懠怒也　瑞辰按釋言懠怒也引詩天之方懠

此傳所本說文無懠字𧨳注云小怒也从心亝聲陳壽祺謂卽天之方懠之懠今按廣韵懠在十三祭尺制切音義正與懠同

無爲夸毗傳夸毗體柔人也箋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正義釋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已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其足前却爲恭以形體順從於人故曰以體柔人　瑞辰按夸毗爾雅釋文引字書作舿䠊玉篇廣韻皆作舿䠊爾雅與籧篨戚施同釋三者皆連緜字非可分析言之毛傳體柔人也相臺本作以體柔人合箋及正義考之當从相臺本爲是孫炎云夸毗屈已卑身以柔順人也義正與毛傳同爾雅以口柔面柔體柔同釋蓋猶論語巧言令色足恭三者竝舉足恭卽體柔也臧庸拜經堂日記曰表記孔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者不足恭也不失色者不令色也不失口者不巧言也大戴記曾子終身篇足恭而口聖足與口對文是知足恭古皆如字讀今按臧說是也論語孔安國註足恭便僻之貌此詩正義便僻其足前却爲恭正本論語孔註墨子云再拜便僻便槃二字同聲便僻卽槃辟也漢書何武傳坐舉方正召見所舉者槃僻雅拜注服虔曰行禮容拜也今案辟當讀如宛然左辟之辟便辟槃辟皆便旋退避足恭之貌卽詩所云夸毗後漢書崔駰傳𪖈夸毗以求舉注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是也說文㑰𢡒詞也𢡒𣪊也段玉裁疑㑰卽夸毗字胡承珙曰毗卽𢡒之借𢡒今字作憊謂疲極也孟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其夸毗之謂乎

民之方殿屎傳殿屎呻吟也釋文殿說文作唸屎說文作吚　瑞辰按說文引詩作唸吚者正字詩及爾雅作殿屎者叚借字也釋元應衆經音義卷七引埤蒼唸吚內悲也亦痛念之聲也據說文吚从口伊省聲是吚與咿實一字屎字說文所無惟從字下云屎古文從屎蓋屎字之消

喪亂蔑資傳資財也　瑞辰按資齊古同聲通用易喪其資斧子夏傳及衆家竝作齊斧應劭曰齊利也資又通𪗋周官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齎注予人以物曰齎鄭司農曰齎或爲資外府注齎行道之財用也遺人疏引書傳行而無資謂之乏聘禮問幾月之資鄭注資行用也古文資爲齎廣雅齎裝也齊卽齎之消借據說文鉨利也讀若齊資齊皆當爲鉨之叚借傳訓爲財猶說文訓利也桑柔詩國步蔑資義同此鉨借作資猶說文趀讀若資也又按說文資貨也貨財也貨財同義則資之本義亦與鉨近逸周書酆講解三施資注旅資以惠也蓋以資爲行用之財至齎據說文曰齎持遺也掌皮注齎所給予人以物曰齎則與資音同而義别矣

天之牖民傳牖道也正義牖與誘古字通用瑞辰按召
南詩吉士誘之傳誘道也樂記引詩誘民孔易鄭注誘
進也韓詩外傳引詩亦作誘此誘牖通用之證據說文
羑相訹呼也从厶羑或作誘古文作𦎫羊部又曰羑進
善也文王拘羑里在蕩陰是訓道訓進皆當以𦎫為正
字顧命天受羑若馬注羑道也其正字也作誘者羑字
之或體羑或借牖猶羑里尚書大傳史記皆作牖里也
𦎫或作誘因𦎫或作誘古文亦通作羑也
如壎如篪傳如壎如篪言相和也瑞辰按胡承珙曰案
樂器相和者多何以獨言壎篪張萱疑燿云閱古今樂
律諸書知七音各自為五聲如宮聲鳴而徵聲和獨壎

篪則二器共為一音壎為宮而篪之徵和壎為角而篪
之羽和此所以言相和可補孔疏之缺
攜無曰益箋無曰是何益瑞辰按攜猶取也取民之道
以治民非於民有所增益即中庸以人治人也故下即
接以牖民孔易矣箋以益為何益失之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傳辟法也箋民之行多為邪僻者
乃女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為法也瑞辰按盧氏釋文
考證云後漢書張衡傳家語子路初見篇玉篇人部一
切經音義九文選注三皆引作多僻段玉裁曰傳辟法
也之上不言辟僻也葢漢時毛詩本上作僻下作辟故
箋云多為邪僻各書徵引皆上僻下辟釋文亦然自唐

石經二字皆作辟而朱子并下辟字釋為邪矣胡承珙
曰宣九年左傳陳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
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昭二十八年左傳晉祁勝與鄔臧
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無道立矣子
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此皆謂邪
僻之世不可執法以繩人雖與詩義稍異然立辟皆為
立法後儒訓下辟字亦為邪非經義矣今按釋文本作
多僻與後漢書家語玉篇文選注引同正義本自作多
辟與左傳引同蕩釋文云辟匹亦反邪也本又作僻是
亦以辟為正字矣至傳云辟法也不更指其何辟阮宮
保校勘記謂猶昔育恐育鞫傳之育長不指言何育其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五

說是矣段氏遂據以為多辟當作僻之證失之又按文
選思元賦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義與左傳
引詩同又與說苑至公篇引詩其命多僻同其說葢本
三家詩其字自从本字作多僻耳
价人維藩傳价善也箋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
事者瑞辰按說文价善也引詩价人維藩本毛詩爾雅
介善也郭注引詩作介荀子君道篇漢書諸侯王表及
王莽傳引詩並作介葢本三家詩介即价之消借箋訓
介為甲失之介夰古通用爾雅介大也又曰介善也方
言說文並曰夰大也价人為善人即為大人與下大師
大邦大宗為一類若訓為甲則不相類矣

大師維垣傳垣墻也箋大師三公也釋文大師音泰注大師同 瑞辰按此詩三句連言大皆當讀如大小之大首句价人維藩价亦大也不應大師大字獨音泰且价人爲賢臣則三公皆在其內不應重言太師大師宜謂大衆大師維垣猶云衆志成城也荀子君道篇曰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則亡詩云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蓋引詩介人維藩以證好士而榮大師維垣證上愛民而安徐氏璈謂其以大師爲大衆其說是也毛詩出於荀卿其訓大師當與之同特以師之訓衆爲常義故傳不待言耳正義以箋釋傳誤矣

大宗維翰傳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箋大宗王之同

姓之適子也 瑞辰按相臺本箋作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據鄭註禮記繼別爲宗云別子之世適也又此詩正義云故知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則从相臺本爲是古以別子之世適爲大宗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傳以大宗爲王者失之且翰與藩垣屏竝言皆是扞衛國家之義不得以維翰獨指王者言也

無敢戲豫傳戲豫逸豫也 瑞辰按豫與戲竝言豫亦戲也孟子趙注豫亦遊也逸通作佚又作劮倉頡篇豫佚也廣雅劮遊二字竝訓爲戲是豫亦訓戲之證豫亦爲戲猶之節南山不敢戲談玉篇廣韻竝云談戲調也談亦戲也毛傳以逸豫釋戲豫正以逸亦戲也後漢書蔡邕傳引詩畏天之怒不敢戲豫而釋之曰天戒誠不可戲也亦以戲豫同義故但以戲釋之耳正義謂戲而逸豫失之

敬天之渝箋渝變也 瑞辰按爾雅釋言渝變也蓋釋詩舍命不渝非釋詩敬天之渝渝與怒對文當讀爲愉唐風他人是愉毛傳愉樂也喜樂義近敬天之愉猶云敬天之喜作渝者叚借字也迅雷風烈爲天之怒則和風甘雨爲天之喜天之怒喜皆敬則無時而不敬矣

昊天曰旦傳旦明 瑞辰按詩以旦衍爲韻釋文本衍作羨旦羨亦韻也或據郊特牲旦明旦爲襢字脫其半因疑此詩旦亦神字之脫誤則於韻不合矣

及爾游衍傳游行衍溢也箋游溢相從釋文本作羨云本或作羨 瑞辰按廣雅釋言淫游也小爾雅淫溢沒也游衍之言與淫溢義近說文衍水朝宗于海皃也引申爲盈溢之稱訓溢者當以衍爲正字作羨者同音叚借字小爾雅延衍散也游衍卽放散之義溢與散義正相成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六

大雅　　桐城馬瑞辰學

蕩

蕩蕩上帝傳上帝以託君王也箋蕩蕩法度廢壞之皃 瑞辰按說文無蕩字水部潒字注云水潒瀁也从水象聲讀若蕩據玉篇蕩字注云或作潒是蕩卽潒字之或體廣雅釋訓潒潒流也潒潒卽蕩蕩也蕩蕩本流水放散之皃堯典蕩蕩懷山襄陵是也又引伸為法度廢壞之皃故此詩序云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潒之通作蕩猶說文愓像竝訓放而華嚴經音義以像為愓字古文也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傳諶誠也箋天之生此衆民其教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 瑞辰按命當讀如天命之謂性之命謂天命之初本善而其後有初鮮終故言其命匪諶韓詩外傳曰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聖帝明王後使之然也以本善者歸之天以終善者責之君正合詩義朱子集傳云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義本韓詩箋以命為人君之教命失之

文王曰咨傳咨嗟也正義曰咨是歎辭故言嗟以類之非訓咨為嗟也 瑞辰按說文咨云謀事曰咨又嗞嗟也

嗟者𧪼之或體說文言部𧪼咨也段本改作嗞也與嗞為互訓是訓嗟者字當作嗞毛傳以咨為嗞之叚借故以嗟釋之爾雅釋詁嗟咨𩬲也釋文云𩬲本或作𦍊引字林曰皆古嗟字案爾雅嗟咨同訓者亦以咨為嗞之借字嗞借作咨猶爾雅訓咨為此卽以咨為玆之借字也秦策曰嗟嗞乎詩綢繆毛傳曰子兮者嗟玆也古人每以嗟嗞連言爾雅嗟咨卽嗟嗞也作玆者亦省借耳正義不知咨為嗞之叚借遂謂傳非訓嗟為咨矣

曾是掊克傳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 瑞辰按阮宮保校勘記曰自伐解倍好勝解克定本倍作掊掊卽倍也釋文作掊與定本同令按正義又云倍者不自量度謂已兼倍於人而自矜伐是正義本作倍之證今本作掊者誤也釋文云掊克蒲侯反聚歛也掊與裒通易謙象君子以裒多益寡玉篇引作掊是其證也說文有捊無裒裒卽捊字之俗爾雅釋詁裒聚也說文捊引堅也堅為土積其義同聚說文掊把也六書故所引唐本說文作掊捊也陸氏所見說文掊字註必亦作捊故訓掊為聚歛漢書敘傳曾是彊圉掊克為雄蜀志廖立傳王連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弊以至今日南齊書竟陵王子傳守宰相聚務在裒尅皆以掊克為聚歛其義與正義異顏注漢書敘傳以掊克為好聚歛克害之人似分掊克為二義胡承珙曰此等皆見成稱目雖非雙聲疊字

亦必二字爲一意如上文彊禦合之則禦亦是彊分之
則其彊足以禦善仍一義也今按胡說是也掊克連言
知克亦爲掊猶福履戩穀竝言知履卽爲祿戩卽爲福
也然釋文訓掊克爲聚斂而云蒲侯反只爲掊字作音
是知聚斂二字專解掊字非兼釋克字也李黼平曰兼
倍于人亦是好勝仍是克字之義釋文所載不分別衆
家者多是毛義此經釋文有聚斂也三字竊疑毛傳原
本云掊聚斂也克自伐而好勝人也今按李說是也釋
文所見本尙無脫誤正義本掊下已脫聚斂字因改从
定本作倍耳

曾是在服傳服服政事也瑞辰按爾雅服事也說文事
職也廣雅服任也又職事也樂記鄭注官猶事也在服
猶云在職在任在官與上在位同義人臣服官政因謂
其官政爲服猶諸侯賓服於天子因謂其國亦爲服也
天降慆德傳慆慢也箋厲王施倨慢之化瑞辰按唐石
經作天降滔德說文滔水漫漫大皃廣雅滔漫也書洪
水滔天滔天卽漫天也水漫曰滔人慢亦曰滔滔通作
慆玉篇慆喜也又慢也釋名慢漫也漫漫心無所限忌
也故傳訓滔爲慢箋卽以倨慢釋之釋文傳作漫又云
本亦作慢又作嫚竝字異而義同
女興是力箋女羣臣又相與而力爲之言競於惡瑞辰
按正義曰定本作相與而力爲之其釋經云女等何爲
起是氣力而佐助之是正義从定本作興爲訓然箋作
相與而力爲之與興與俱从舁字會意說文興起也从
舁从同同力也蓋經本作興而箋以與釋之也竊謂訓
與爲是說文與黨與也从舁与謂其舉而與之與猶助
也見戰國策呂氏春秋注女與是力猶云女助是力廣雅仂勤也
力卽仂之省是力猶云是勤極言其助之甚也僖二十
八年公羊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力卽助也是力亦有
助義正義从定本作興以爲起是氣力失其義矣
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傳對遂也箋
義之言宜也類善式用也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用
彊禦衆懟爲惡者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

對寇盜攘竊爲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瑞辰按
類爲善義亦善也詩四句皆謂王用善人則爲羣小所
譖毀也爾雅釋言懟怨也對遂也彊禦多懟謂王用善
人則彊禦多懟怨因懟怨遂爲流言於外以遂其讒毀
之心復爲寇盜攘竊於內至下言侯作侯祝則終之以
詛祝靡有究極矣箋說失之
流言以對傳對遂也箋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
又以對瑞辰按荀子曰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
又致仕篇云凡流言流說楊倞註流者無根源之言呂
覽知度篇云不好淫學流說高誘註邪說謂之流說今
按二說皆非是廣雅釋詁流𤰝匕也匕與化通說文匕

變也大誓流爲烏大傳作化爲烏爲與譌訛竝通流言即譌言也說文譌譌言也引詩民之譌言今小雅作訛言箋訛僞也爾雅釋言訛化也譌言以訛傳訛流變無窮故亦稱流言流與訛亦一聲之轉方言爲譌化也正與流之訓匕同義譌言之轉爲流言猶說文囮讀若譌字或从繇作圝其字又通作游與由也又按說文譞流言也从言夐聲據說文瓊之重文作璚趨从夐聲而讀若繘廣韻趨同趯則譞與譎訓權詐者義近是知說文以譞爲流言者亦義與譌言同耳說文訏詭譌也譌言以無爲有變化無常故曰流言與巧言如流爲如水轉流異義箋云皆流言謗毀賢者謗毀之言起於誣詐者亦訓流言爲譌言耳

侯作侯祝傳作祝詛也釋文作本或作詛正義作即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自言侯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瑞辰按作詛古同聲說文古文殂作𣦸釋名助乍也呂覽貴生篇土苴以治天下高誘註苴音同酢皆作詛通借之證正義曰作即古詛字謂古叚作爲詛也祝者詶之叚借說文詶詛也詛詶也亦通作呪詶借爲祝猶說文粥讀若祝也詛與祝字異而義同故傳曰作祝詛也與傳虛虛邪也爲一類作即爲祝猶之虛即爲邪故以祝詛竝言正義謂詛與祝別失之段玉裁謂作祝詛之事亦非

女炰烋于中國傳炰烋猶彭亨也箋炰烋自矜氣健之貌瑞辰按炰烋二字疊韻烋字說文所無炰烋或作咆哮文選魏都賦吞滅咆烋劉淵林註引詩作咆哮於中國云咆烋猶咆哮也說文咆嘷也哮豕驚聲也廣雅咆鳴也玉篇咆咆哮也炰烋當即咆哮之叚借又通作咆㘖廣韻咆㘖熊虎聲咆哮本爲怒聲又引伸爲驕貌故傳以彭亨釋之彭亨即炰烋之轉干寶易註彭亨驕滿貌玉篇廣韻彭亨作𢞝悙注云自強也是知箋云自矜氣滿之貌又申傳彭亨之義也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傳背無臣側無人也無陪貳也無卿士也箋無臣無人謂賢者不用瑞辰按漢書五行志引詩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蓋本齊魯詩與今本毛詩上下互易蓋以中二句明卿自爲韻末二句德側與三四句國德爲隔句用韻也晉書五行志引詩與漢志同蓋即本漢志也韓詩外傳卷五卷十兩引此詩次序與毛詩同則知毛韓詩上下之次無異矣漢志引此詩而釋之曰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顏師古註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仄者有堪爲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是以以無背無側爲不知惡人以以無陪無卿爲不知善人與經言不明義相貫較毛鄭說爲善

天不湎爾以酒箋天不同女顏色以酒瑞辰按說文湎

湛於酒也湛與沈同沈之言淫也湎猶酗也沈湎沈酗同義故微子我用沈酗于酒史記宋世家作紂沈湎淫于酒漢書敘傳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天不湎爾以酒猶云天不淫女以酒淮南要略訓高注沈湎淫酒也是也箋訓湎爲同色未免迂曲釋文引韓詩云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亦沈酗之義耳

式號式呼箋醉則號呼相傚釋文呼崔本作謼一本作或號或呼　瑞辰按說文嘑號也呼即嘑之叚借崔本作謼亦叚借字式本作或者形近之譌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箋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螗之鳴其笑語沓沓然如湯之沸羹之方熟　瑞辰按詩意蓋謂時

人悲歎之聲如蜩螗之鳴憂亂之心如沸羹之熟淮南王招隱曰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五臣註蟪蛄夏蟬劉向七諫曰身被疾而不閒兮心沸熱其如湯正取此詩之義箋說失之又按沸者鬻之消借說文鬻涫也涫鬻也涫今俗作滾

人尚乎由行傳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箋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　瑞辰按爾雅釋詁尚右也右猶助也泰九二得尚于中行謂得助於中行也坎象辭行有尚謂行有助也豐初九節九五皆言往有尚謂往有助也此詩人尚乎由行乎猶之也由亦行也謂人尚助之行也傳訓尚爲上箋謂時人化之甚尚竝非詩義

內奰于中國傳奰怒也不醉而怒曰奰　瑞辰按說文奰壯大也从三大三目二目爲䀠三目爲奰益大也讀若易虙羲氏詩曰不醉而怒謂之奰所引詩即詩傳今詩作奰者奰之省凡壯健義與怒近廣雅怒健也故奰爲壯大義又爲怒魏都賦奰回內贔劉淵林註引詩作內贔贔又奰之俗也正義引張衡西京賦巨靈贔屭以流河曲方言臏盛也郭註濞泗充壯也濞泗與奰屭同淮南子墜形篇食木者多力而奰高註奰讀內奰于中國之奰聲近鼻是其證也又怒則氣滿故㶆字从奰聲說文云滿也

覃及鬼方傳鬼方遠方也正義未知何方　瑞辰按蒼頡篇鬼遠也與毛傳合小明詩至于艽野毛傳艽野遠荒也艽與鬼聲義正同經傳中言鬼方有泛指遠方者此詩鬼方對中國言及漢書趙充國傳鬼方賓服高宗修周公禮殿記與復舊館鬼方來觀之類是也有實指其國者易高宗伐鬼方之類是也說鬼方之國者不一有謂在西方者世本黃帝娶于鬼方氏宋均註鬼方於漢則先零羌後漢書肅宗紀克伐鬼方開道西域西羌傳殷室中衰諸侯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又薛尚功鐘鼎欵識載有虎方彝引博古圖云虎方猶鬼方也

其南宮中鼎第二第三皆曰伐及虎方之年釋云伐虎方者虎方猶鬼方也虎西方之獸葢以鬼方爲西方故通名虎方耳有謂在北方者易高宗伐鬼方干寶註鬼北方國也山海經海內北經鬼國在貳負之尸北又史記五帝本紀北逐葷粥索隱曰匈奴別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玁狁孟子大王事獯鬻趙註北狄彊者今匈奴也釋文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秦漢曰匈奴魏曰突厥唐高祖紀所載略同又論衡北方有鬼國是也至王伯厚以大戴記言楚爲陸終子季連之後其母爲鬼方氏又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證鬼方爲荆楚惠氏

棟曰商之鬼方周荆楚之地商頌殷武卽伐鬼方之詩是又以鬼方爲在南矣今按鬼方本遠方之通稱故凡西方北方之遠國可通稱爲鬼方君武丁所伐鬼方後漢書以爲西戎與殷武伐荆楚自是兩事竹書紀年誤合爲一陸終子六人皆鬼方氏所出不得謂楚爲鬼方所出遂可稱鬼方也禮記言紂脯鬼侯以饗諸侯淮南子俶眞訓言紂醢鬼侯之女高誘註鬼侯紂時諸侯鬼通作九史記殷本紀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徐廣曰九侯一作鬼侯葢鬼九古同聲通用鬼爲遠方猶九野爲遠荒之野也

匪上帝不時箋非其生不得其時　瑞辰按時當讀爾殽既時之時毛傳時善也廣雅亦云時善也匪上帝不時猶云非上帝不善耳箋云非其生不得其時失之朱子集傳言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亦非詩義

尙有典刑箋猶有常事故法可按用也　瑞辰按爾雅釋詁刑常也詩言典刑猶易言既有典常也箋訓爲典法者法亦常也

顚沛之揭傳顚仆沛拔也揭見根貌箋揭蹶貌　瑞辰按說文槇字註一曰仆木傳葢以顚爲槇之叚借故訓爲仆說文又曰蹎跋也跋蹎也又趞走頓也讀若顚竝與槇音義同沛卽跋之同聲叚借說文蹳蹎也顚沛卽蹎跋也馬融論語註顚沛僵仆也後漢書伏湛傳章懷注

顚沛猶僵仆也樹之僵仆曰顚沛人之僵仆亦曰顚沛其義一也說文揭高舉也蹷僵也廣雅揭舉也木之蹷者根必高舉高舉則根見傳箋義正相承

本實先撥箋撥猶絕也　瑞辰按撥敗同聲撥卽敗之叚借列女傳齊東郭姜傳引詩正作本實先敗葢本韓詩說文退敷也退與敗字音義同

在夏后之世箋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　瑞辰按周語引詩作近在夏后之世與箋合似古本原有近字大戴記武王踐阼篇盧辯註曰周鑒不遠近在有殷之世正依此詩爲句

抑

序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瑞辰按楚語云昔衛武公作懿戒之詩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儆懿抑古同聲懿卽抑之詩也楚語惟言以自警無刺厲王之說朱子集傳據以駁序其說是也今考詩十二章惟以愼德聽言爲主愼威儀愼言皆以愼德明哲所以知言首章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言威儀爲德之外著也靡哲不愚言大智若愚也無競維人以下七章承抑抑威儀二句言荏染柔木以下承靡哲不愚言其三章曰荒湛于酒與賓之初筵詩爲武公飲酒悔過正合耳詩曰謹爾侯度非刺王之詞曰既耄實耄年自戒之語蓋武公作詩自戒託爲臣下諷誦之詞故詩中兩言小子也箋據序

以詩中所言皆爲刺厲王失之或據詩其在于今爲刺當時語刺厲王當爲刺夷王之譌亦非

維德之隅傳隅廉也瑞辰按漢劉熊碑維德之偶偶卽隅之叚借蓋本三家詩

靡哲不愚傳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箋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瑞辰按傳箋皆以愚爲佯愚惟以爲因國無道而佯愚似非詩義淮南人閒篇曰人能由昭昭于冥冥則幾于道矣引詩人亦有言無哲不愚卽言知者無不能貌爲愚耳

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傳戾罪也箋賢者而爲愚畏懼於罪也瑞辰按上言靡哲不愚言未有哲人而不佯愚者卽所謂大智若愚也下四句又申言靡哲不愚之義廣雅戾善也戾對疾言正當訓善詩蓋言庶人之愚是其愚故以愚爲疾哲人以愚成哲斯以愚爲善耳傳箋並訓戾爲罪失之

無競維人傳無競競也箋競彊也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瑞辰按競張參五經文字作倞競與倞聲近而義同故通用爾雅釋言競彊也說文競彊語也从誩从二人倞彊也从人京聲廣雅倞強也無發聲語助故傳曰無競競也

四方其訓之傳訓教箋得賢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瑞辰按訓順古同聲通用廣雅釋詁訓順也洪範于帝其

訓史記宋世家作順哀二十六年左傳引詩正作四方其順之是訓卽爲順之證毛詩作訓特與下四國順之變文以爲韻耳傳訓爲教失之

有覺德行傳覺直也箋有大德行瑞辰按爾雅梏直也緇衣引詩有梏德行鄭註梏直也大也廣雅覺大也覺與梏雙聲又爾雅釋文梏郭音角卽讀同覺釋名上敕下曰告告覺也使覺悟知已意也以覺告同音爲義故通用作梏者蓋三家詩梏卽覺之叚借也說文覺悟也从見學省聲直正見也从十目乚乚讀若隱蓋以十目燭隱則見之審必能正曲也是覺悟與正直義本相通又覺與梗雙聲爾雅梗直也方言梗覺也皆覺有直義

之證又覺與較聲義同左氏襄二十一年傳引詩有覺德行二句而云夫子覺者也杜注覺較然正直較亦直也昭五年左傳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勞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又引詩有覺德行二句亦取覺直之義至春秋繁露郊祭篇引此詩而釋之曰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義本三家詩則取著明之義與直大義亦相通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瑞辰按顧氏詩本音以告則為非韻段玉裁以告則為之幽合韻孔廣森言幽與之通者詩凡八見抑之告則其一與楚茨

之告祀為韻備戒告為韻一例告讀近陔去聲則音載今按段孔說是也載與則雙聲同在精母古音讀則如載正雙聲亦韻之證

興迷亂于政箋興猶尊尚也 瑞辰按爾雅虛間也間即語詞與與虛雙聲與即虛之叚借亦語詞興迷亂于政猶言迷亂于政與下顛覆厥德荒湛于酒語相類興不為義箋訓為尊尚失之

荒湛于酒箋荒廢其政事又湛樂於酒 瑞辰按管子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荒亦樂酒無厭之意不必如箋云荒廢其政事也韓詩外傳引作荒愖湛愖皆酖之叚借說文酖樂酒也

女雖湛樂從箋女君臣雖好樂嗜酒而相從 瑞辰按說文雖从虫唯聲故雖與唯二字古通用禮記少儀雖有君賜雜記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注竝云雖或為唯表記唯天子受命於天鄭注唯當為雖是其證也女雖湛樂從雖字正當讀唯猶無逸云惟耽樂之從也箋讀雖如本字失之唐石經樂下增克字亦由不知雖為唯之借字遂誤增克字耳

肆皇天弗尚箋故今皇天弗高尚之 瑞辰按爾雅尚右也右通作祐祐者助也弗尚即弗右耳箋訓為高尚失之

用遏蠻方傳遏遠也箋遏當作剔剔治也 瑞辰按說文

遏古文逖是遏逖同字故又借作狄魯頌狄彼東南釋文狄韓詩作鬄除也是知箋云狄當作剔與此箋遏當作剔其義竝本韓詩訓剔為治治猶除也說文鬄髮也鬄剔皆鬄字之渻借

質爾人民傳質成也 瑞辰按說苑修文篇韓詩外傳竝引詩告爾民人鹽鐵論世務篇引詩作誥爾民人質與誥不相通誥當為詰字之譌蓋質與折雙聲質與詰疊韻古竝通用士冠禮質明行事說文引作哲明行事哲从折聲是質通折之證也古文哲从三吉作嚞或省作喆又通作詰小爾雅詰朝明旦也詰即哲之叚借亦與質同故為明旦此質通喆之證也三家詩蓋作喆爾民

人後以形近而譌爲詰又省作告耳爾雅釋言誥誓謹也據周官大司寇誥四方鄭註誥謹也是知爾雅誥亦詰字形近之僞與此詩詰譌爲誥者正同至漢書刑法志以刑邦國詰四方顏師古曰詰字或作誥誥謹也蓋後人據誤本爾雅而改三家詩詰爾民人與下句謹爾侯度同義詰亦謹也人民正義兩見皆作民人與說苑鹽鐵論韓詩外傳所引合今毛詩作人民蓋沿唐石經傳寫之譌

謹爾侯度 瑞辰按孝經援神契曰諸侯行孝曰度故詩以侯度二字竝稱

無不柔嘉箋柔安嘉善也 瑞辰按說文腬嘉善肉也此

連篆文讀之云腬嘉者善肉也內則柔其肉國語無亦擇其柔嘉無亦晉之柔嘉竝同義肉之善曰腬嘉出話威儀之善亦得謂之柔嘉柔嘉皆善也說文犪牛柔謹也廣雅𢥞善也柔與𢥞亦聲近義同故史記夏本紀擾而毅集解引徐廣音義曰擾一作柔皆柔當訓善之證箋訓爲安據晉語君父之所安也韋注安猶善也則安與善亦同義

白圭之玷傳玷缺也 瑞辰按玷說文引作㓤云㓤缺也義本毛傳玷又通作點文選東晳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點辱李善註引孝經鉤命決曰名毀行廢玷辱先人是點即玷也袁宏三國名臣贊如彼白珪質無塵玷玷即爲點汚之點三家詩蓋有作點訓汚者爲袁彥伯所本故曰質無塵玷李善不見三家詩全文故但引毛詩釋之耳說文點小黑也廣雅點汚也爾雅釋器滅謂之點郭注以筆滅字爲點按點則有汚故後世又有汚滅之稱三家詩以玷爲點之叚借與毛傳訓缺字同而義異

尚可磨也箋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 瑞辰按廣雅鑢磨也鑢亦爲磨故箋以磨鑢連言說文䃺䃺也爲正字今通借作磨磨乃䃺字之省說文訓爲石磑

不可爲也箋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 瑞辰按爲亦摩也靡摩古通用左傳師次于靡笄之山靡笄即摩笄也廣雅靡爲也靡

从䃺省即摩字叚借是知不可爲猶言不可磨變文以與磨爲韻耳廣雅蔿匕也蔿與爲通匕與化通爲爲消化亦與消磨義同

無曰苟矣箋無曰苟且如是 瑞辰按說文茍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段玉裁曰當作从𦍌省从勹口勹口猶慎言也與苟且之苟从艸句聲者異字此詩無曰茍矣蓋謂無曰已能慎言也支佳爲耕清之陰聲古音互相通轉茍爲敬字所从得聲在耕清部轉入支部讀如几爾雅肅亟速也釋文亟字又作茍居力反亟几一聲之轉故詩以茍與逝舌爲韻說文亟敏疾也从人从口从又从二二天地也漢瓦當文極字作

敬敬即亟字古文其字从茍茍即茍字故茍與亟通燕
禮記聘禮記竝曰賓爲茍敬與此詩無曰茍矣皆是从
羊省之茍鄭君於詩訓爲茍且於禮訓爲小敬皆誤以
爲从艸之苟矣
無言不讎傳讎用也箋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
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瑞辰按三蒼讎對也僖五年左
傳憂必讎焉杜註讎猶對也表記引詩無言不讎鄭註
讎猶荅也說文讎猶譍也義竝相近然無言不讎連下
無德不報宜專指言之善者言之漢書王莽傳引詩無
言不讎云有善言則用之是也箋訓如物價之讎兼善
惡言失之至毛傳訓爲用者桂馥據集韻讎古文作周

毛蓋以古文周字釋今文讎字猶魯頌罙入其阻罙篆
文作㨋古深淺字如此傳以深釋㨋乃以今字釋古字
也後人少識周字遂譌脫而爲用字然呂覽義賞篇民
之讎其性高注讎用也正與毛傳合則讎之訓用其義
古矣張平子思元賦無言而不酬兮李注引毛詩作無
言不酬據後漢書明帝紀韓詩外傳引詩竝作無言不
酬藝文類聚引詩作訓皆同音叚借字蓋本韓詩李善
以爲毛詩非也
子孫繩繩箋繩繩戒也瑞辰按繩與承聲近韓詩外傳
引作子孫承承蓋取子孫似續相承之義繩又與慎字
音近義通下武詩繩其祖武毛傳繩戒也後漢書祭祀
志注引作慎其祖武故爾雅毛傳竝以繩繩爲戒
萬民靡不承箋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之也瑞
辰按據箋訓則鄭君所見經文原作萬民不承無靡字
據釋文云一本靡作是則作萬民是不承不爲語詞猶
云萬民是承也惟韓詩外傳引作萬民靡不承則今本
毛詩蓋沿韓詩之誤
輯柔爾顏傳輯和也箋柔安瑞辰按說文輯車和輯也
列子釋文引作車輿也輯訓和者當爲濈字之叚借說
文濈和也柔爲腝字之叚借說文腝面和也讀若柔玉
篇腝字註曰野王案柔色以藴之是以今爲柔字皆柔
爲腝字叚借之證輯爲和柔亦和也箋訓柔爲安失之

尚不愧于屋漏傳西北隅謂之屋漏箋屋小帳也漏隱
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
之末也瑞辰按屋漏之義說者不一有以爲日漏者孫
炎曰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中庸孔疏以戶明漏照其
處故稱屋漏是也有以爲雨漏者釋名禮每有親死者
輒撤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煮沐供諸喪用時者値雨
則漏遂以名之是也惟箋以屋爲小帳訓漏爲隱今按
下云無曰不顯承上屋漏言之是屋漏皆隱蔽之義爾
雅釋言厞陋隱也陋漏古同音通用屋漏即厞陋耳特
牲饋食禮曰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凡在南厞
用筵鄭註厞隱也少牢饋食有司徹曰有司官徹饋饌

於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厞用席注古文厞作茀案厞與茀雙聲茀與屋疊韻茀又通作蔽詩翟茀以朝周官註引作翟蔽蓋因設几西北隅以席蔽之如幄爲厞隱之地因名其地爲厞陋又名屋漏屋本覆帳之名因凡覆於上者通謂之屋屋與隱雙聲屋與衣翳皆同聲衣翳皆隱是知屋亦隱也鄭箋上釋屋漏下卽云厞隱之處則是以厞陋卽屋陋矣楚詞九歌隱思君兮陫側陫讀如厞側讀如側陋之側高誘注淮南子云側伏也伏謂隱伏側音義同塓說文塓遮隔也亦隱之義側陋說文作側㔷云㔷側㔷也从匚丙聲段云當从丙讀若陋陋與漏音相近又作側微微卽隱也說文𢼸隱行也側陋側

微皆謂隱藏不出者是知詩言屋漏書言側陋爾雅言厞陋楚詞言陫側其義一也至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厞在屋內不在屋上雖撤席爲薪不至雨漏釋名以爲當雨則漏妄矣屋漏義取隱蔽孫叔然以屋漏爲日光所漏亦非曾子問以當室之白爲陽厭蓋謂室中當戶明處並未以當室之白爲室之西北隅也又按曾子問殤不耐祭何謂陰厭陽厭是厭爲殤祭之名大戴記曾子大圖篇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孔廣森曰殤者無尸有陰厭陽厭庶人薦不立尸其禮亦準焉是惟殤及庶人薦祭名厭耳襍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

殤稱陽童某甫注云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是知陰厭陽厭以陰童陽童得名不繫於所祭之地鄭君以祭於奧爲陰厭祭於西北隅爲陽厭非禮意也此詩孔疏引鄭君說以證當室之白爲屋漏誤矣

辟爾爲德傳女爲善則民爲善矣箋辟法也當審法度汝之施德瑞辰按鄭注王制祭統及鴻範五行傳注竝曰辟明也禮運辟於其義王尚書謂卽明於其義今按此詩辟亦明也爲當爲語助詞辟爾爲德猶云明爾德也箋訓辟爲法爲爲施失之

淑愼爾止傳止至也箋止容止也瑞辰按據下言不愆于儀則止箋訓容止爲是

不僭不賊傳僭差也箋女所行不僭不殘賊者阮宮保校勘記曰案釋文云不譖本亦作僭差也注及下我譖同正義云譖毀人者是差貳之事箋言不信義亦同也是釋文正義本竝作譖字譖僭古通用此借譖爲僭耳不必如正義所說瑞辰按阮以經本作譖爲僭之借字是也箋云不譖據正義云箋言不信則从宋本箋作不信爲是然以經文求之箋當作不不信與不殘賊對舉文義方順宋本作不信下蓋脫一不字說文僭假也玉篇引作儗也說文又曰儗僭也一曰相疑是僭儗同義儗之言疑故義又爲差爲不信此詩不譖及下我譖我譖桑柔詩朋友已譖瞻卬詩譖始竟背箋皆訓爲不信

是皆以譖爲僭字之叚借說文譖愬也又譔譖也與數責義近巧言詩譖始旣涵傳言僭數又以僭爲譖字之叚借恭譖僭二字古可互通故抑詩柔桑及瞻卬釋文竝云譖本又作僭用本字也

賁虹小子傳虹潰也　瑞辰按爾雅釋言虹潰也亦作訌說文訌讃也讃中止也虹者訌之叚借潰與讃同虹爾雅李巡本又作降降又洚之叚借說文洚不遵道也玉篇洚潰也音義亦與訌同故可通用

言緡之絲傳緡被也箋人則被之弦以爲弓　瑞辰按方言緡緜施也秦曰緡趙曰緜吳越之間脫衣相被謂之緡緜說文吳人解衣相被謂之緡義本方言被猶施也

廣雅亦曰緡施也言被之絲猶云施之絲耳正義謂緡不得訓被失之胡承珙曰巧言荏染傳柔木椅桐梓漆也鄘風倚桐梓漆爰伐琴瑟毛旣以此四者當柔木則言緡之絲當謂是琴瑟之弦箋說似非

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傳話言古之善言也箋語賢智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　瑞辰按前章愼爾出話傳話善言也此傳不云善言而云古之善言段玉裁曰經當作告之詁話故傳以古之善言釋之其說是也釋文云話說文作詁蓋說文引毛詩告之詁話陸氏所據說文詁字未誤而話字已誤爲言矣今按下二句僭心爲韻若經本作詁話不得與行爲韻爾雅釋言惠順也經當本作行德之惠以話與惠爲韻說文話會合善言也籀文作譮其字以會爲聲與惠字古音正相協箋以則順行之釋經文行德之惠猶終風傳言惠有順心也以順心釋經文惠然肎來也後人遂誤改經文惠字作順又誤倒行字於下順字於上以致行與話失韻葢其誤久矣又按經文本作行德之惠箋恐人誤以惠爲恩愛故以則順行之釋經若經原作順德之行則其義已明箋不煩言則順行之矣段氏但以傳訂話言當爲詁話之譌而不詳話與行失韻之由寻故據箋文以正其誤

亦旣抱子　瑞辰按說文勹部勹覆也又衣部裒褏也此褏裒之正字與勹義同今經典通借作抱說文抱乃捊

字之或體竊疑此詩抱子與禮言抱子異當卽孚子之叚借孚子猶言生子也廣雅孚生也通俗文卵生曰孚而人生子亦曰孚者猶說文言人及鳥生子曰乳也孚借作抱猶說文捊或作抱耳廣韻菢鳥伏卵菢卽孚也方言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伏雞曰抱抱卽夏小正之雞桴粥也又一切音義引詔定古文官書枹桴二字同體皆抱孚通借之類

民之靡盈箋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　瑞辰按盈當爲縕字之省借說文廣雅竝曰縕緩也詩蓋言民早知則早成靡有縕緩故下卽言誰夙知而莫成莫成卽緩義也箋訓靡盈爲不滿於王與下句義不相貫葢失之矣

視爾夢夢傳夢夢亂也箋視王之意夢夢然瑞辰按爾雅釋訓夢夢亂也又曰懜懜惽也說文夢不明也从夕瞢省聲又曰懜不明也从心夢聲又有儚字云儚惽也从人夢聲不明與亂義相通惽謂不憭其義微異正月詩視天夢夢宜从爾雅訓亂毛傳王者爲亂夢夢然是也此詩視爾夢夢對上昊天孔昭言宜从爾雅訓惽傳亦訓亂者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則昏與亂義正相近耳又按說文㝱寐而覺也从宀疒夢聲今經典通借作夢惟正月視天夢夢爲夢之本字此詩視爾夢夢又儚字之叚借又莊子胠篋篇曰故天下每每大亂李頤曰每每猶昏昏也王觀察曰每每即夢夢之爲每猶薨之爲甍也

誨爾諄諄箋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釋文諄字又作訰說文埤蒼並云告曉之熟瑞辰按說文諄讀若庉諄訰同音故通用爾雅釋訓訰訰亂也釋文訰或作諄訰即諄之叚借又別作忳中庸肫肫其仁鄭註肫讀如誨爾忳忳之忳又通作純鴻範五行傳鄭註引詩誨爾純純忳純皆同音叚借字蓋本三家詩

聽我藐藐傳藐藐然不入也瑞辰按藐與邈同方言邈離也郭註離謂乖離也廣雅釋詁邈遠也釋訓又曰邈邈遠也高遠謂之藐藐瞻卬詩藐藐昊天是也疏遠亦謂之藐藐此詩聽我藐藐是也聽言者與我疏遠不相親則其言不能入矣至爾雅釋訓邈邈悶也非釋此詩藐藐詩正義引舍人曰憂悶也謂王不受之言者憂悶其義未免迂曲矣鴻範五行傳鄭註引詩作聽我眊眊蓋本三家詩說文眊目少精也虞書耄字从此賈子道術篇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爲眊眊即耄也老者昏耄謂之眊聽言不察亦爲眊三家詩作眊眊眊昧雙聲眊眊猶昧昧也廣雅釋訓眊眊思也思爲眊眊昏昧弗思亦爲眊眊以相反爲義也藐眊二字雙聲故通用

匪用爲教覆用爲虐箋忽略不用我所言爲政令反謂之有妨害於事不受忠言瑞辰按虐之言謔也淇奧詩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虐即戲謔之過甚也商書今王淫

戲史記作淫虐虞書傲虐是作虐字亦當訓謔皆虐可通謔之證詩蓋言不用其言爲教令反用其言爲戲謔耳若如箋云反謂之有妨害於事則經不得言覆用且與上文匪用爲教義不相貫矣

桑柔

捋采其劉傳劉爆爍而希也箋及已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爆爍正義釋詁云毗劉爆爍也舍人曰毗劉爆爍之意也木枝葉稀疎不均爲爆爍郭璞曰謂樹木葉缺落蔭疎爆爍也劉者葉之稀疎爆爍之意故曰爆爍而稀也瑞辰按劉與離雙聲詩有女仳離仳離即毗劉之轉聲木之稀疎曰毗劉人之離散曰

仳離其義一也爆爍者稀疎之貌故爾雅以釋毗劉今爾雅本作暴樂者消借字也又單言之曰暴宣六年公羊傳是活我於暴桑下者也是也考工記輪人則轂雖敝不藃鄭司農曰藃當作秏元謂藃藃暴陰柔後必橈減幬革暴起今按藃暴當作槁暴晏子春秋雜上篇雖有槁暴不復嬴矣荀子勸學篇雖有槁暴不復挺者揉使之然也槁暴與秏義通木之脫葉曰槁曰暴爍車之秏曰槁暴其義亦正相近

倉兄塡兮傳倉喪也兄滋也塡久也箋喪亡之道滋久長瑞辰按倉兄疊韻即滄況之消借說文滄寒也況寒水也繫傳愴況寒涼貌愴亦滄也周書周祝解天地之

間有滄熱滄即寒也列子滄滄涼涼滄涼猶滄況古況字多作兄故釋文云兄本亦作况滄况通作愴怳劉向九辨愴怳懭悢兮王逸註中情悵恨意不得也又通作倉皇書無逸則皇自敬德王肅本皇作況蔡邕石經作兄甫刑大傳皇於聽訟鄭註皇猶況也秦誓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倉兄蓋愴涼之意又爲倉皇怱遽之貌塡當讀如雲漢詩胡寧瘨我以旱之瘨鄭箋瘨病也韓詩作疹亦病也倉兄即爲病貌倉兄塡兮正與亂離瘼矣句法相似傳訓倉爲喪者蓋讀倉爲愴說文愴傷也胡承珙曰喪亡者怱遽之皃故倉又爲喪後漢光武紀李賢注亦云倉卒謂喪亂也

靡國不泯傳泯滅也箋軍旅久出征伐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瑞辰按王尙書曰厲王時征伐甚少不得云無國不見泯滅泯泯亂也承上亂生不夷故曰靡國不亂耳康誥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呂刑民興胥漸泯泯芬芬傳曰泯泯爲亂逸周書祭公篇女無泯泯芬芬孔注泯芬亂也今案王說是也泯者怋字之叚借說文怋怓也怓亂也引詩曰謹怋怓今詩作昏怓昏亦怋之叚借毛傳昏怓大亂也怋又通作愍廣雅愍亂也

民靡有黎傳黎齊也箋黎不齊也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瑞辰按黎當讀如播棄黎老之黎方言梨

老也燕代之北鄙曰梨廣雅亦曰梨老也黎與梨通吳語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韋昭注鮐背之耇稱黎老王尙書曰黎老者耆老也古字黎与耆通尙書西伯戡黎大傳黎作耆是其證也今按民靡有黎謂老者轉死溝壑雲漢詩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黎民亦老民也陳思王詩不見舊耆老正取詩民靡有黎之意傳訓黎爲齊箋訓爲不齊竝失之朱子集傳以黎爲黑首亦非詩義王尙書訓黎爲衆可與予說竝存以待後人論定

國步斯頻傳步行頻急也箋頻猶比也哀哉國家之政行此禍害比比然瑞辰按說文瀕水厓也人所賓附頻蹙不前而止頻賓古同音通用說文矉張目也引詩國

步斯矉蓋本三家詩頻義近瀕說文瀕涉水顰蹙也詩言國步之難猶頻爲水涯盡處頻蹙不前故傳訓頻爲急急猶蹙也至箋訓頻爲比者胡承珙曰逸周書文酌解三頻孔注頻數也法言學行篇頻頻之黨甚於鸒斯頻頻猶數數也莊子逍遙遊釋文引司馬注云數數猶汲汲也廣雅釋訓頻頻比也是頻頻數數汲汲比比義皆爲急數箋訓比比正申釋毛傳急義耳

國步蔑資箋蔑猶輕也國家爲政行此輕蔑民之資用瑞辰按板詩喪亂蔑資傳資財也此傳同訓故不更解資字說文資貨也齎持遺也二義有別而聲同故古通用聘禮記問幾月之資注資財用也古文資作齎周官

典婦功內人女功之事齎注又云故書齎作資鄭君謂其字以齊次爲聲是也齎亦渻作齊易喪其資斧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斧是也說文銔利也讀若齊則銔與資聲義亦同周禮遺人疏引書傳行而無資謂之乏詩蓋以國步之艱難譬諸行道之無資蔑資即無資也箋訓蔑爲輕據說文懱輕易也箋蓋讀蔑爲懱然非詩義

天不我將箋將猶養也瑞辰按說文𢪏扶也廣雅將扶也將即𢪏之叚借天不我將猶言天不我扶助耳養又扶義之引伸

靡所止疑傳疑定也瑞辰按疑者𠤕字之叚借說文𠤕未定也段玉裁曰未爲衍字是也蓋即本毛傳疑定也爲訓鄭君於士昏禮云疑正立自定之貌於鄉射禮云疑止也於鄉飲酒禮云疑正立自定之貌於公食大夫禮云疑正立也自定之貌爾雅釋言疑戾也戾止也皆即說文之𠤕字詩言靡所止疑與下章靡所定處同義段玉裁曰𠤕从矢聲桑柔與資維階韻則讀如尼與說文訓惑之疑異字異音其說是也釋文疑魚陟反讀如屹立之屹與尼音正相近正義不識𠤕字求其義而不得因謂疑音凝失其義矣

至今爲梗傳梗病也瑞辰按廣雅梗病也義本此傳方言梗猛也韓趙之間曰猛玉篇猛惡也害也方言又曰凡草木刺人自關而東或謂之梗刺人即傷人也均與

病義相引伸後漢書段熲傳引詩至今爲鯁李賢注鯁與梗同蓋同音叚借字

逢天僤怒傳僤厚也瑞辰按爾雅亶厚也左傳疏引樊光註引詩逢天亶怒毛傳蓋亦讀僤如亶故訓爲厚今按方言憚怒也楚曰憚廣雅亦曰憚怒也僤當讀爲憚怒之憚憚怒二字同義猶云震怒馮怒震馮皆怒也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傳毖愼也箋女爲軍旅之謀爲重愼兵事也而亂滋甚於此日見侵削瑞辰按毖或渻借作必廣雅必敕也必即毖也況當讀如莊子每況愈下之況況者情之似也故古人每曰譬況亂況猶亂狀也儀禮鄭注削猶殺也詩蓋言在上者如善其謀愼其事

亂狀斯能减削耳箋訓況爲滋削爲侵削失之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傳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箋逝猶去也其爲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瑞辰按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而釋之云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毛傳義本左氏然左氏引詩以明鄭有禮之獲福故以濯救熱喻以禮救亂此詩承上誨爾序爵言之自以濯之救熱喻賢之救時箋以用濯喻用賢是也箋以濯喻賢與傳以濯喻禮異義正義乃云以禮任賢則可以止亂合傳箋爲一誤矣段玉裁曰毛詩意執熱言觸熱苦熱濯謂浴也濯訓滌沐以濯髮浴以濯身洗以濯足皆得云濯此詩謂誰能苦熱而不澡浴以潔其體以求涼快者乎鄭箋孟子趙注朱注左傳杜註皆云濯其手由泥於執字耳凡爲熱水所湯者不可以冷水浸激今按廣雅釋詁澡沐浴湔濯沫洒也濯與澡沐浴同訓段氏以濯爲濯浴非濯其手是也然以執熱爲苦熱觸熱則非公羊隱七年傳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何注執者治之也救亦治也呂覽勸學是救病而飲之以堇也高注救治也執熱即治熱亦即救熱左傳及毛傳濯以救熱正以救字釋經文執字言誰能救熱而不以濯也箋訓執持段訓苦熱均誤逝爲語詞箋訓爲去亦非
載胥及溺瑞辰按溺者休之叚借說文休沒也从水人讀與溺同葢因與溺同音經典遂通借作溺溺之本義則水名也玉篇引孔子曰君子休於水小人休於口是顧希馮所見禮記尚有用本字作休者
如彼遡風傳遡鄉也瑞辰按說文泝字注云逆流而上曰泝洄泝向也水欲下違之而上也从水𢪷聲或作遡是遡即泝之或體向流謂之泝向風亦謂之遡其義一也遡唐石經本作愬磨改作遡文選月賦李善註引詩作愬袁宏北征賦感不絕於予心愬流風而獨寫正用此詩葢三家詩或作愬也說文以愬爲訴字之或體是遡爲本字愬爲同音叚借字遡音素又與傃通中庸素隱行怪鄭註素讀爲攻其所傃之傃傃鄉也
亦孔之僾傳僾唈箋今王之爲政見之使人唈然如鄉疾風不能息也瑞辰按說文旡飲食气屰不得息曰旡从反欠古文作㒫今隸从古文作旡段玉裁曰僾即旡之叚借是也葢僾从愛聲愛从㤅聲㤅从旡聲故經可叚僾爲旡也荀子禮論憚詭唈僾不能無時至焉楊倞註唈僾氣不舒憤鬱之貌爾雅釋言僾唈也僾唈以雙聲取義唈即悒之或體一切經音義四引蒼頡篇悒悒不舒之貌也說文悒不安也段玉裁謂唈即欥字非也
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傳荓使也箋肅進逮及也王爲政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反卻退之使不及門瑞辰按釋文荓字又作迸本或作併同爾雅釋詁拼使也

拼通作絣班固典引註絣使也並與抨音義同傳箋不解云字廣雅釋詁云有也王氏疏證曰抨云不逮卽使有不逮是也古以仕進爲行論語用之則行又曰行義以達其道廣雅釋詁進行也民有進心卽有欲行其道之心俾有不逮卽使有不行耳不必如箋所云使不及門也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傳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箋但好任用是居家吝鄙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 瑞辰 按以經文求之當从箋作家嗇爲是正義上云民有肅心并云不逮是退賢則好是家嗇爲進惡是也作稼穡者自是王肅本韓詩外傳引詩稼穡維寶或韓詩作稼穡耳至力民代食傳本作無功者食天祿也故箋申之曰令代賢者處位食祿王肅本誤增代字云代無功者食天祿也便於文義不順矣曲禮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鄭注食力謂民之賦稅蓋賦稅民力所共故此詩以歛民之賦稅爲力民箋謂於賦歛作力之人失之

滅我立王箋以窮盡我王所恃而立者 瑞辰 按立粒古通用思文詩立我烝民箋立當作粒此詩立當亦粒之消借粒猶穀也王制有不粒食者矣不粒食卽不穀食也王猶長也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粒王猶云穀長謂天先殘滅其五穀之長下云稼穡卒痒乃言五穀盡病耳箋以立王爲所恃立以爲王者之物失其義矣

具贅卒荒傳贅屬荒虛也箋皆見繫屬於兵役家室空虛 瑞辰 按廣雅釋詁贅聚也釋言贅屬也屬與聚義通孟子曰大王屬其耆老趙注屬會也書傳云贅其耆老具贅卒荒而不能富也箋以爲繫屬於兵役失之

靡有旅力箋朝廷曾無有同力諫諍 瑞辰 按旅力當有二訓方言廣雅並曰旅力也膂與旅通爾雅釋詁旅陳也詩旅力有當从力字訓者詩小雅旅力方剛是也有當訓爲陳力者此詩靡有旅力是也舊皆訓爲衆失之

以念穹蒼箋念天所爲下此災正義以念止此穹蒼上天所下之災者 瑞辰 按方言說文並曰念常思也說文又曰懷念思也是念與懷同義爾雅釋詁懷念思也又懷止也懷爲止則念亦有止義說文諗深諫也歛塞也諗歛皆从念聲諫塞義皆近止故正義釋箋訓念爲止今按止與至義相近爾雅釋詁格懷並訓爲至此詩念亦至也凡此按於彼曰至以念穹蒼猶書云格於皇天格於上帝耳

民人所瞻箋爲百姓所瞻仰者 瑞辰 按詩以瞻与相韻陽狂爲韵吳棫韻補讀瞻爲諸良切引漢深陽長潘乾校官碑永世支百民人所彰爲證今按瞻与彰一聲之轉毛詩瞻卽彰字之叚借猶之集就雙聲毛叚集爲就務侮雙聲毛借務爲侮也三家詩蓋有从本字作彰者

故漢碑引之彰見也明也謂爲民人所其見也鄭箋訓
爲瞻仰失之孔廣森以毛詩作瞻爲誤字亦非
秉心宣猶箋宣徧猶謀也乃執正心舉事徧謀於衆 瑞
辰按秉心宣猶與秉心塞淵句法相同韓詩釋洪奥詩
曰宣顯也顯卽明也猶猷爲古通用爾雅釋詁猷道也
方言裕猷道也道之言導導通也達也通達則順管子
君臣篇順理而不失之謂道又晉語使張者延君譽於
四方且觀逆者楚語逆而道從而逆王尙書謂道逆猶
言順逆是也廣雅釋詁又曰猷順也秉心宣猶言其持
心明且順耳周頌宣哲維人與文武維后對文宣哲卽
明哲與此詩宣猶皆二字平列箋訓宣爲徧猶爲謀失

之
考慎其相傳相質也箋相助也又考慎其輔相之行然
後用之言擇善之審 瑞辰按相从箋訓助爲是此對下
自獨俾臧言無助者也
甡甡其鹿傳甡甡衆多也 瑞辰按說文甡衆生竝立之
貌蓋鹿性旅行見食相呼有朋友羣聚之象故詩以興
朋友之不相善正義曰甡卽詵字玉篇兟多也或作莘
駪𤞤兟甡今按先辛雙聲疊韻故通用據螽斯釋文詵
說文作兟音同是知詵本兟之叚借字莘駪𤞤兟皆當
爲螽斯詵詵之異文不當爲此詩甡甡之異文甡與詵
義雖同然非同聲又非同部無由相通玉篇及正義竝

合詵甡爲一失之
進退維谷傳谷窮也箋前無明君卻迫罪役故窮也 瑞
辰按阮宮保曰谷乃穀之叚借爾雅東風謂之谷風郭
註谷之言穀書堯典昧谷周禮縫人註引作柳穀皆谷
穀同聲通用之證進退維穀穀善也此乃古語詩人用
之近在不背以穀之下嫌其二穀相竝爲韻因叚谷字
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之例也又引晏子春秋晏子對
叔向引詩進退維谷以證君子進不失忠退不失行韓
詩外傳引詩進退維谷以證石他之進盟以免父母退
伏劍以死其君皆處兩難善全之事以見進退皆谷爲
善其說甚確足正毛鄭之誤今按以韓詩外傳引詩證

之則訓谷爲善葢本韓詩之說
大風有隧傳隧道也箋西風謂之大風大風
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 瑞辰按王尙書經
義述聞曰楚詞九歌衝風起兮橫波王逸註衝隧也則
古謂衝風爲隧風隧風卽遺風也呂氏春秋本味篇遺
風之乘高註行迅謂之遺風漢書王褒傳逐遺風遺與
隧古同聲而通用云有隧者形容之詞有空亦形容大
谷之詞小雅白駒篇在彼空谷傳空大也言大風之狀
則有隧矣大谷之狀則有空矣先言有空後言大谷變
文與下爲韻也今按王說是也玉篇𩘻風貌𩘻卽遺字
之或體是正有隧爲風狀之證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

有谷曰育遺凱風自是出育遺一作育隧攄下云凱風
所出則育隧者葢以其風生此隧而名之與廣雅釋詁
凱大也淮南子南風曰巨風說文南方曰景風巨景皆
大也夏小正正月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此
詩大風與大谷對文應讀如大小之大箋以爾雅泰風
釋之郭註爾雅遂引詩泰風有隧非詩義也潛夫論引
下章大風有遂遂卽隧之渻借又按漢書司馬相如傳
巖巖深山之谾谾兮晉灼曰谾古䆽蕭該曰谾或作䆽
長大貌也說文䆽大長谷也白駒傳空谷大谷也說文
㵳空谷也虛廖亦大皃此詩有空爲大谷之貌空當卽
䆽之叚借因䆽別作谾又渻而爲空耳

征以中垢傳中垢言闇冥也箋征行也瑞辰按韓詩外
傳引詩曰往以中垢冥行也往與征字異而義同或以
形近而譌王尙書謂征以中垢猶言行以得詬說詳經
義述聞胡承珙曰垢塵垢也小雅曰維塵冥冥故傳云
言闇冥也今按中垢猶言內垢與鄘風中冓爲內冓同
義冓卽垢之叚借
貪人敗類傳類善也箋類等夷也瑞辰按周書芮良夫
篇曰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作類謂作善也
胡承珙曰傳訓類爲善善卽謂善類敗類者謂貪人能
敗善人耳箋語正申傳義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箋對答也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

誦詩書之言則冥卧如醉瑞辰按說文聽聆也从相聽
也廣雅聽聆從也聽言謂順從之言卽譽言也說文誦
諷也楚語倚几有誦訓之諫又曰使工誦諫於朝誦言
卽諷諫之言也詩言貪人好譽而惡諫聞譽言則答聞
諫言則如醉與而無正聽言則答譖言則退義同爾雅
釋言對遂也遂者㒸之叚借說文㒸从意也遂與答義
亦相近箋說失之
嗟爾朋友箋嗟爾朋友者親而切磋之也瑞辰按周書
芮良夫篇云惟爾執政小子又曰惟爾執政朋友小子
書序則謂芮伯納王於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是以
執政爲大臣小子爲小臣則朋友指同列諸臣言也此

詩貪人指執政則朋友亦謂衆臣之同列者耳
予豈不知而作箋而猶女也我豈不知女所行者惡與
瑞辰按作當讀如葢有不知而作之者之作卽指末章
旣作而歌謂豈不知而作詩以刺也箋訓而爲女作爲
行失之
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箋直知之女所行如是猶鳥飛行
自恣東西南北時亦爲弋射者所得言放縱久無所拘
制則將遇伺女之間者得誅女也瑞辰按弋者隿之消
借說文隿繳射飛鳥也从隹弋聲經傳多叚作弋弋爲
繳射飛鳥之稱射飛不射止論語弋不射宿文登李尤
升以爲不射止鳥其說是也說文廣雅並曰宿止也凡

止曰宿非專謂夜止也詩以飛鳥之難射時亦以弋射獲之喻貪人之難知時亦以窺測得之耳箋以飛蟲爲喻放縱似非詩義

旣之陰女箋之往也我恐女見弋獲旣往覆陰女謂啟告之以患難也瑞辰按此承予豈不知而作及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而言時亦弋獲卽喻時亦得知也故下接言旣之陰女猶云旣其知女之猶其也陰之言諳也說文諳悉也陰與諳同聲通用陰之爲諳猶陰之訓闇亦通闇也說文陰闇也書亮陰史記作亮闇陰與意隱亦雙聲爾雅釋言隱占也郭註隱度少儀隱情以虞鄭註隱意也思也意猶億也說文意从心音察言而知意也廣雅隱度也說苑權謀篇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陰之通意猶蔭之借作音也左傳鹿死不擇音音卽蔭字之借鄭訓爲芘陰失之王肅謂陰知之於陰之下增知字亦未識陰之卽爲知也

反予來赫傳赫炙也箋口距人謂之赫釋文赫毛許白反光也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嚇鄭許嫁反口距人也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正義傳赫赫定本集註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女行矣乃反來嚇炙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傳意或然俗本誤也瑞辰按據正義云定本集注从王肅本作赫炙則知正義本作赫赫也今本作赫炙者誤从王肅本也方言廣雅竝云赫怒也楚詞離騷涉陞皇之赫戲王逸赫戲光明貌盛光謂之赫盛怒亦謂之赫義正相通故釋文本作赫訓光耳一切經音義卷一卷八卷十九引詩竝作反予來嚇箋曰口距人曰嚇葢箋原作嚇後人因據箋以改經今正義本箋作赫又後人據經以改箋二者皆失其舊矣桂氏馥曰漢舊律有刦略恐猲科其字作猲猲赫聲近赫借字嚇俗字晉書音義曰猲相恐也猲通作曷僖十四年公羊傳是見恐曷而亡又通作喝戰國策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今按猲喝二字皆見說文然非恐猲之義古訓怒者止作赫後乃增口作嚇又以同聲叚借作猲喝與曷耳廣韻嚇呼格切怒也唬嚇爲雙聲字故嚇又通唬通俗文虎聲謂之哮唬一作哮嚇埤蒼哮嚇大怒聲也

職涼善背傳涼薄也箋涼信也瑞辰按職涼善背與職競用力職盜爲寇文法相類謂涼薄者善相欺背从傳訓涼爲薄是也說文涼薄也又寇字註事有不善言寇也引爾雅寇薄也今爾雅無寇字惟小爾雅云涼薄也許所引當卽漢藝文志孝經家之小爾雅蓋古本自借作寇耳廣雅亦曰寇禣也禣卽薄也又通作亮魏志高柔傳昔仲尼亮司馬牛之憂亮亦寇之借也箋以涼爲諒之叚借故訓爲信然非詩義

民之未戾傳戾定也瑞辰按廣雅釋詁戾善也未戾卽未善與上章罔極同義

雲漢

序宣王承厲王之烈箋烈餘也瑞辰按爾雅釋詁烈餘也烈者裂之叚借說文裂繒餘也玉篇㡠帛餘也廣雅𦘕餘也㡠𦘕竝與裂同方言烈餘也晉衛之閒曰烈裂亦通作厲厲裂一聲之轉猶厲山氏一作列山氏也

序側身修行瑞辰按反側二字同義故春秋楚公子側字子反側身修行猶易言反身修德也正義以側為不正之言憂不自安故處身反側失其義矣

倬彼雲漢文選注引韓詩作對彼雲漢瑞辰按對者菿字形近之譌小雅倬彼甫田韓詩作菿正與此同爾雅釋詁菿大也漢司隸校尉魯峻碑遐邇切倒倒卽悼之通借猶倬通作菿也

饑饉薦臻傳薦重臻至也瑞辰按薦與荐同爾雅釋言荐再也故傳訓薦為重臻亦重也薦臻猶今言頻仍也爾雅釋詁臻仍乃也仍乃古通用訓臻為乃卽訓臻為仍也釋天又曰仍饑為荐釋文荐本作薦是薦荐通易習坎水洊至釋文引京房易作水臻至臻猶洊洊卽薦也說文洊作瀳从水薦聲讀若尊是又薦臻聲轉之證墨子尚同篇飄風苦雨荐臻而至皆薦臻二字同義之證說文增益也臻增二字雙聲臻卽增字之叚借故義同薦訓仍猶溱洧之溱字亦通作潧也薦臻亦雙聲字故爾雅釋詁又曰薦臻也傳从臻字本義訓為至失之

圭璧既卒箋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瑞辰按古者有禮神之玉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是也有燔玉大宗伯祀天神禋祀實柴槱燎鄭注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又韓詩內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是也有埋沉之玉爾雅釋天祭山曰庪縣郭註引山海經縣以吉玉孫炎曰埋於山足曰庪埋於山上曰縣此埋玉也釋天祭川曰浮沉邵氏正義引左氏襄十八年傳沉玉以濟昭二十四年傳王子朝以成周之寶玉沈於河又定三年傳執玉而沈此沈玉也又爾雅祭地曰瘞埋春官司巫凡祭祀守瘞鄭注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則祭地亦

埋玉矣禮玉祭畢而藏至燔玉及埋沉之玉則不復取出此詩二章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是必兼用燔玉及埋沉各玉因其不復取出故詩言圭璧既卒禮記郊特牲正義引皇氏云祭日王立邱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邱上故韓詩內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其說是也箋疏但引禮神之玉似非詩義又按說文瓏禱旱玉也為龍文左傳昭公使公衍獻龍輔於齊侯正義引說文為證是禱旱別有瓏玉

蘊隆蟲蟲傳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箋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釋文蘊紆粉反本又作熅

紆文反韓詩作鬱同正義泓定本作蘊瑞辰按說文有薀無蘊云薀積也蘊即薀之俗字薀熅溫古同聲薀鬱雙聲故通用爾雅釋言鬱氣也李巡曰鬱盛氣也荀子富國篇使夏不宛暍楊倞注宛讀爲蘊暑氣也是蘊又通作宛宛鬱亦雙聲蘊隆謂暑氣鬱積而隆盛蟲蟲則熱气熏蒸之狀也傳分蘊隆爲暑雷似非詩義爾雅釋訓爞爞熏也蟲蟲即爞爞之省說文無爞有赨云赤色也从赤蟲省聲讀與爞同疑爞即赨之變體赨爲赤色而以狀暑之熏蒸猶赫爲大赤此詩亦以狀暑氣也釋文引韓詩作烔烔華嚴經音義引韓詩傳曰烔謂燒草火炯盛也一切經音義卷四引埤蒼烔烔熱貌也廣韻烔熱氣烔烔出字林古同與蟲同音蟲烔皆徒冬反故通用爞通作烔猶說文蝕从蟲省聲讀若同也又通作疼疼釋名疼旱氣疼疼然煩也劉向引詩正作疼疼說文無疼有痋云動病也从疒蟲省聲段玉裁曰痋即疼字蓋以痋冬疊韻又變而爲疼字耳

自郊徂宮箋宮宗廟也瑞辰按劉氏台拱謂宮即王宮祭日之類周禮所謂壇壝宮其說是也鄭註祭法曰宮壇營域也祭郊祭廟不同日下云后稷不克者謂郊天以后稷配非祭宗廟也箋以宮爲宗廟失之

靡神不宗傳宗尊也瑞辰按此承上自郊徂宮上下奠瘞言之故總之以靡神不宗或據後漢順帝詔靡神不舉謂三家詩蓋有从作禜者然毛詩作宗以與蟲宮等字爲韻若改作禜則非韵矣

后稷不克上帝不臨箋克當作刻刻識也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瑞辰按克能也金縢不能事鬼神即不克事鬼神也漢書顏師古註能善也善事鬼神曰能鬼神善視之亦爲能春秋繁露曰宜王自以爲不能乎上帝不中乎鬼神故有此災即據詩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而言后稷不克謂后稷不善視之也上帝不臨臨讀如左傳神弗臨也之臨謂上帝不臨護之也臨字於韻不協古臨通作隆如臨衝韓詩作隆衝後漢避殤帝諱改隆慮曰林慮荀子書亦作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六　四十一

臨慮是也古音讀臨蓋亦如隆故與蟲宮宗躬等字諧韻耳

靡有孑遺傳孑然遺失也瑞辰按方言孑盡餘也郭註謂遺餘是孑亦遺也孑遺二字同義故孟子引此詩而但以靡有遺民釋之

則不我遺箋天將遂旱餓殺我與瑞辰按遺當讀如問遺之遺廣雅釋詁問遺也遺與也與人以物謂之問亦謂之遺鄭風雜佩以問之問即遺也與人相恤問亦謂之遺此詩則不我遺猶五章則不我聞聞當讀問問猶恤問也六章則不我虞廣雅釋詁虞助也正與四章則不我助同義遺也問也助也虞也義皆相近若如正義

訓爲留遺則與上文靡有孑遺語相複矣箋訓聞爲聽聞虞爲度竝失之

先祖于摧傳摧至也箋摧當作嗺嗺嗟也先祖之神於嗟乎告困之辭 瑞辰按曾釗曰說文摧擠也春秋昭十三年左傳云知擠于溝壑矣杜注擠隊也隊今之墜字則摧亦墜也召誥墜厥命與詩同義言先祖之業將墜也傳訓爲至者至義亦與墜近說文至鳥飛从高下至地也今按曾說申毛甚析然必申言先祖之業將墜其義始明若言先祖于墜則不詞矣竊謂摧與誰通邶風室人交徧摧我箋摧者刺譏之言韓詩作誰云誰就也就當爲訧字形近之譌以下章讀我類之摧亦讀耳廣

雅釋詁摧折也義亦相近先祖于摧亦當讀誰謂先祖方見譴罰也傳訓摧爲至箋讀于爲吁讀摧爲嗺嗟竝失之

云我無所箋人皆不堪言我無所庇陰處 瑞辰按云爲雲字古文象回轉之形正月詩昏姻孔云傳云旋也云又通員員之言圓也運也回旋運轉有庇蔭之象又陰陽字說文作霠云雲覆日也云我無所猶云蔭我無處耳箋疏竝訓云爲言失之

大命近止傳大命近止民近死亡也箋衆民之命近將死亡矣 瑞辰按大命對小命言逸周書命訓篇曰天生民而成大命又曰大命有常小命日成又曰大命世罰小命罰身是也白虎通壽命篇曰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使已生者也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又曰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其說蓋本孝經援神契此詩憂旱而曰大命近止卽彼所云遭命也古以延期長久爲大命左氏傳曰大命不敢請呂刑自作元命鄭注謂卽大命是也亦以死亡爲大命蕩之詩大命以傾西伯戡黎祖伊曰今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史記殷本紀作大命胡不至此言民以死亡爲幸而云大命胡不至是大命卽死亡之命也說苑敬慎篇成回對子路曰回是以恭敬待大命亦謂待死

亡之命也又哀十五年左傳曰大命隕隊則大命卽生命耳正義云大者衆多之詞故箋以爲衆民之命失其義矣

滌滌山川傳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 瑞辰按說文蔋艸旱盡也引詩蔋蔋山川蓋本三家詩蔋从俶聲俶从叔聲叔與少長之少多少之少皆雙聲而義同故蔋有艸旱盡之象說文尗無人聲鳩秃鳩凡从叔聲者皆有無義與蔋之訓艸旱盡者義正相近毛詩作滌滌者同部叚借字也段玉裁以說文作蔋蔋爲誤字其說非也

旱魃爲虐傳魃旱神也 瑞辰按說文魃旱鬼也藝文類

聚引韋昭毛詩荅問引毛傳亦作旱鬼爲說文所本字通作妭玉篇引文字指歸曰女妭禿無髮所居之處天不雨是也山海經大荒北經係昆之山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妭黃帝攻蚩尤冀州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妭雨止遂殺蚩尤妭不得上所居不雨妭卽魃字之叚借張衡客難曰女魃北而應龍翔義本山海經其說最古正義不引山海經而引神異經疏矣太平御覽引韋昭詩荅問曰旱魃眼在頭上與神異經言魃目在頂上合蓋亦本神異經魏志載咸平五年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通考言永隆元年長安獲女魃長尺有二寸其說與神異經小有同異

如惔如焚傳惔燎之也箋草木燋枯如見焚燎然釋文惔音談說文云炎燎也徐音炎焚本又作樊正義引定本經中作如惔如焚 瑞辰按據正義言定本作如惔如焚則正義本原作如炎如焚其釋經云如炎之惔燒是其證也後漢書肅宗詔曰今時復旱如炎如焚章懷註引韓詩爲證洪頤煊曰說文作惔憂也釋文引說文炎燎也與今本說文炎火光上也異說文二字當爲韓詩傳寫之譌今按作炎者爲韓詩則作惔者自是毛詩節南山憂心如惔毛傳惔燔也與此傳惔燎之也合又前章炎炎釋文云炎本或作惔同是惔與炎聲近義同惔卽炎之叚借若如說文訓惔爲憂則訓詩如惔作如憂爲不詞矣說文訓憂是惔之本義與詩言如惔爲炎之叚借義自不同至說文惔字註引詩憂心如炎以明惔字从炎之義蓋本韓詩今本作憂心如惔亦誤說文樊燒田也从火棥棥亦聲此焚之本字後隸省作焚釋文焚本又作樊从本字也今本或作樊誤矣

甯俾我遯箋天曾將使我心遯遯慙媿於天下以無德也 瑞辰按遯屯古同聲當讀如屯難之屯又遯困亦同聲廣雅釋詁困逃也遯義爲逃亦爲困周官遺人疏引書傳云居而無食謂之困甯乃一聲之轉甯俾我遯猶云乃使我困也箋說失之

黽勉畏去箋黽勉急禱請也欲使所尤畏者去所尤畏

者魃也 瑞辰按廣雅釋詁畏惡也畏去謂苦此旱而惡去之也箋說失之

敬恭明神釋文明祀本或作明神盧氏考證曰注疏本作明神然詩李善註引毛詩作敬恭明祀隸釋西岳華山碑敬恭明祀以泰皇靈亦本此詩明祀猶書洛誥曰明禋也據箋云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無悔怒則鄭君所見毛詩自作明神仍當以注疏本爲正

散無友紀箋人君以羣臣爲友散無其紀凶年祿餼不足又無賞賜也 瑞辰按白虎通友者有也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論語有朋自遠方來有或作友此詩友卽有之叚借散無友紀謂羣臣散無有紀也箋說失之

鞫哉庶正箋鞫窮也　瑞辰按鞫者趜之叚借說文趜窮也廣韻趜困人也趜窮以雙聲爲義廣雅釋詁窮貧也此詩訓鞫爲窮者正謂貧耳至說文簕窮也簕窮治辠人也同取雙聲而義自別

疚哉冢宰傳疚病也釋文疚本作宊又作究同　瑞辰按作宊者正字疚與究皆叚借字說文宊貧病也引周頌煢煢在宊今本作疚廣雅釋詁宊貧也大雅維今之疚對維昔之富言疚謂貧病此詩因旱致病疚亦貧病也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傳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箋周當作賙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賙救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能豫止　瑞辰按說文無賙字周官鄉師賙萬民之囏阨鄭司農曰賙當爲周急之周玉篇賙周也是古賙字止作周周官大司徒五黨爲州使之相賙後鄭謂賙者禮物不備相給足也此箋又曰周當作賙是鄭君以賙爲正字古者家施不及國春秋如宋公子鮑竭粟以貸國人宋罕氏餼國人粟皆後世政在私家故耳宣王時不應使羣臣賙給其民當从箋謂王賙給羣臣正義申毛謂無有一人而不賙救其百姓者非也且上文鞫哉庶正等語正言羣臣之困乏則爲賙給羣臣可知墨子七患篇曰一穀不升謂之饉二穀不升謂之旱三穀不升謂之凶四穀不升謂之餽五穀不升謂之饑歲饉則大夫以上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是故古者凶年有損祿之制與上章箋言凶年祿餼不足合此羣臣所由困乏有待賙救也無當讀如何有何亡之亡有謂富亡謂貧也無不能止言雖賙之而其乏無不能救止也止卽救也箋訓無爲乏之無是也乏之無卽指當時言不必如箋云後日乏無耳

有嘒其星傳嘒衆星貌　瑞辰按說文譓聲也引詩有譓其聲段玉裁曰如史所云赤氣亘天砰隱有聲之類蓋卽此詩之異文胡承珙曰三家詩必有借譓字者故許引之當云詩曰有譓其星段說非也今按嘒與譓星與聲音俱相近三家詩傳授音同而字異遂各據其字以釋之說文作有譓其聲者或因上文言譓聲也遂誤星作聲耳詩言有嘒其星正天旱無雨之象故下接言大命近止昭假無贏勉羣臣助之求雨也

昭假無贏傳假至也箋假升也王仰天見衆星順天而行嘒嘒然意感故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曜升行不休無自贏緩之時　瑞辰按說文廣雅竝曰縕緩也箋訓贏爲緩義與縕同但以文義求之詩蓋勉羣臣敬恭祀典之意言誠能昭假於天其感應之理必未有贏差者廣雅爽贏竝訓爲過過謂過差無贏猶言無爽無爽猶言無差忒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七

桐城馬瑞辰學

大雅

崧高

崧高維嶽傳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瑞辰按孔子閒居鄭註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與毛傳以嶽爲四嶽不同蓋鄭註禮从韓詩以甫申爲仲山甫申伯爲五嶽降神所生箋詩則从毛以甫申爲甫侯申伯爲唐虞四嶽之後故以嶽爲四嶽也唐虞有四嶽無五嶽周官大司樂始有五嶽之名何休公羊傳註引尚書巡狩四嶽之文又云還至崧如初禮蓋漢儒所附益邵晉涵據禹貢至於大岳因以霍大山合四嶽爲唐虞之五嶽特肊說耳唐虞四嶽據周語云此一王四伯堯典帝咨四岳下云師錫帝曰又舜咨四岳僉曰伯禹作司空僉曰伯夷師與僉皆衆也此正四嶽爲四人之證先儒或以四嶽爲一人者誤也舜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則伯夷非即四岳史記以伯夷爲四岳亦誤也周時五嶽以爾雅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爲正華山今在華陰縣南十里吳嶽在今鳳翔府隴州南八十里岱山在今泰安府泰安縣北恒山在今眞定府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衡山在今衡州府衡山縣西三十里邵晉涵曰昔周營成周宅於土中四方所和會華山在成周境內故首舉之吳嶽在岐周境內故次及之東岱北恒南衡所謂三面環拱也鄭註大司樂五嶽云岱在兗州衡在荆州華在豫州岳在雍州恒在并州正與爾雅合又雜問志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岳此爲定論正義轉據孝經鉤命決及王肅尚書註服虔左傳註鄭康成大宗伯註謂周時五嶽有嵩高無吳岳誤也爾雅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邵晉涵謂漢武以後諸儒所附益孫炎郭璞等皆以爾雅爲周書故孫炎以霍山爲衡山之譌郭璞謂南岳以兩山爲名應劭風俗通又言衡山一名霍而以詩嵩高維嶽專指中嶽不知爾雅此條特漢儒增入漢制也金誠齋謂殷都西亳在豫州之域故以嵩爲中嶽因以爾雅後一條所言爲殷制胡承珙又謂周公營建洛邑亦在豫州故仍殷制亦當以嵩高爲中嶽是皆無確證嵩爾雅作崧韋昭國語註嵩古通用崇字是知嵩崧皆崇字之異體漢地理志作崈亦即崇字之小異後漢書靈帝紀熹平五年改崇高山爲嵩高始誤分崇嵩爲二字耳

維周之翰傳翰幹也箋人爲周之楨幹之臣瑞辰按爾雅翰幹也翰即幹之叚借幹又榦之俗字書費誓峙乃楨榦馬融注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舍人注云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是對言則楨榦異物而爾雅毛傳又皆以楨爲榦者渾言

則楨榦可互訓也成二年左傳棺有翰檜杜注翰旁飾又脅爲兩膀脅骨名肋而廣雅云榦謂之肋皆與榦爲旁木義合惟說文云榦築牆耑木也似以榦爲在前耑許渾言楨榦遂以楨釋榦耳

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箋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爲之蕃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瑞辰按宣與蕃對言宣當爲垣之叚借說文垣牆也亘古讀同宣故垣或叚作宣猶詩赫兮咺兮韓詩咺作宣也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猶板之詩价人維藩大師維垣也二于字皆當讀爲猶言爲蕃爲垣也古于爲同音通用聘禮記鄭註于讀曰爲定之方中詩作于楚宮作于楚室文選李善註引作作爲楚宮作爲楚室是其證矣

王纘之事箋纘繼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釋文纘韓詩作踐踐任也瑞辰按踐與纘雙聲通用中庸踐其位鄭註踐或爲纘是也潛夫論引詩作王薦之事薦與纘亦雙聲葢本齊魯詩其義承上生申言之則从箋訓繼爲允

于邑于謝傳謝周之南國也箋于往于於往作邑於謝瑞辰按漢書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即今南陽府南陽縣也水經注比水又西南流謝水注之水出謝城北周廻水側申伯之都邑又云其城之西舊棘陽治故亦曰棘陽城荊州記棘陽東北百里有謝城續漢書地理志謝城在南陽棘陽縣東北百里並與水經注合今在汝寧府信陽州境明一統志今汝寧府信陽州在南陽府城北二百七十里州境內有古謝城是也申與謝相去不遠申爲舊封之國謝爲新作之都邑箋訓改大其邑使爲侯伯是也惟上于字當讀作爲之爲爲邑于謝猶云作邑于謝不得如箋訓爲往耳謝與序雙聲通用潛夫論炎帝苗胄或封于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引詩于邑于序序即謝也謝與徐亦雙聲通用故東方朔七諫王逸註引詩申伯番番既入于徐葢本三家詩叚借作徐王逸引以證徐偃王之徐則誤

王命召伯傳召伯召公也瑞辰按據正義釋傳曰以常武之序知召伯是召穆公也是正義本傳原作召伯召穆公也今本傳脫去穆字

徹申伯土田傳徹治也箋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瑞辰按方言班徹列也北燕曰班東齊曰徹徹土田即班列其土田徹土疆亦謂班列其土疆也

有俶其城傳俶作也瑞辰按說文俶善也有俶爲城繕修之貌善之言繕修也从說文訓善爲允

路車乘馬傳乘馬四馬也箋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錫瑞辰按說文駟一乘也古者惟士駕二餘皆駕四必四馬始成一乘故因以乘馬爲四馬之稱引申凡物四皆爲乘如乘矢乘壺乘韋乘皮文選李善

注引方言四䮃曰乘皆是此傳乘爲四馬之說也韓奕詩其贈維何乘馬路車毛無傳箋云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則不以乘馬爲四馬通稱據采菽詩路車乘馬亦以賜諸侯成十八年左傳程鄭爲乘馬御杜注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則乘馬爲人君所駕之馬宜从鄭箋之說爲允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箋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瑞辰按說文玠大圭也介卽玠之消借天子之圭大尺二寸爲介諸侯之命圭亦得通稱爲介圭此詩錫爾介圭及韓奕詩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所云皆卽諸侯之命圭也

書康王之誥賓稱奉圭兼幣說文玠字註引周書作稱奉介圭後漢書張衡應間曰服究而朝介圭作瑞文選魯靈光殿賦錫介圭以作瑞是皆諸侯命圭通稱介圭之證至天子尺有二寸之玠圭不得以錫諸侯諸侯亦不得奉以入覲也箋說誤矣春官典瑞註人執以見曰瑞聘禮記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是寶卽爲瑞之證箋分寶與瑞爲二亦非

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毛居正六經正誤曰近說文作䢋今作近音記字譌作近惠氏棟九經古義曰說文近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玉篇近今作記今釋文唐石經作近此傳寫之譌瑞辰按近从丌聲說文丌讀若箕其卽箕字之籀文也古其已記忌近五字同部通用王風彼其之子箋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鄭風箋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是其證也故毛訓近爲已鄭讀若記正義釋傳云以命往之國不得復與之相近故轉爲已是正義本誤作近矣釋文音記字當作近不誤今作近者後人誤从正義本改耳若釋文亦作近則不得音記矣近者已之叚借已爲語詞詩言往近猶虞書言往哉周書予往已也近近形近易譌說文娸字下有讀若近三字近亦近字傳寫之誤

以峙其粻箋粻糧也釋文以時如字本又作峙正義本

本峙作時者誤也瑞辰按說文庤儲置屋下也偫待也儲偫也二字音義同古通用毛詩庤乃錢鎛考工記總目注引作偫乃錢鎛是其證也說文繫傳本無庤字疑庤卽偫之或體周語韋昭注偫具也爾雅釋詁峙具也說文以峙爲峙躇字此詩釋文本作時及峙正義引俗本作時皆當爲偫字之叚借說文無峙字今正義及釋文本作峙者皆峙字之流變玉篇廣韻又曰庤或作峙一切經音義卷一又云古文峙今作跱同釋言粻糧也郭註今江東通言粻說文有糧無粻云糧穀也惟倀字注引周書曰峙乃倀粻今書作糗糧據論語在陳絕糧釋文糧鄭本作粻粻疑卽糧字之或體

揉此萬邦箋揉順也釋文揉本亦作柔瑞辰按大雅民勞篇柔遠能邇傳柔安也安與順義近故揉亦省作柔說文柔木曲直也煣屈申木也凡經傳中作揉者皆卽說文煣字之異體說文又曰䋺和田也義亦相近

其風肆好傳肆長也箋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瑞辰按說文肆極陳也經傳有專取陳義者詩或肆之筵是也有專取極意者其風肆好與其詩孔碩相對成文其風猶言其詩肆好卽極好猶言孔碩古人自有複語耳肆从長故傳訓為長與極義近廣雅釋詁肆申也申亦長也箋讀風為諷以肆好為使之長行善道非詩義亦非傳恉也正義合傳箋為一失之

以贈申伯傳贈增也箋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為樂釋文贈送之本皆爾鄭王申毛竝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增益申伯之美瑞辰按序以詩為尹吉甫美宣王不以為送申伯集注本作贈增也為是傳蓋以贈為增字之叚借箋始以贈送釋之正義本从集注作增前釋經云增長申伯之美後仍以贈遺釋之謂贈遺所以增長前人昧叚借之義矣

烝民

有物有則傳物事則法箋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瑞辰按古以射者畫地立處為物儀禮鄉射記物長如笴其閒容弓距隨長武鄭注物謂射時所立處也長如笴者謂從畫之長短笴矢幹也長三尺與跬相應射者進退之節也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為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為隨武跡也尺二寸大射禮若丹若墨度尺而午鄭註一從一橫曰午謂畫物也說文則等畫物也凡定物之差等而介畫之為則畫射物有從橫長短亦為則大學致知在格物孔廣森曰物如射之有物稱詩言有物亦可以射物為喻有則卽謂如畫物之有則也引伸之凡以類相從者皆謂之物繫辭爻有等故曰物韓注曰等類也桓六年左傳是其生也與吾同物昭元年傳言以知物九年傳事有其物杜注竝曰物類也王尙書

曰桓二年左傳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謂昭其比類也宣十二年傳百官象物而動謂象類而動也周語象物天地比類百則象物猶比類也又按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物名正謂以類相從而異名也而凡有所識別者亦名物春秋定十年左傳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杜注物識也是也物各以類相從方言類法也故又有法則之義人有君臣父子朋友有物也止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有則也人有視聽言貌思有物也思明思聰思溫思恭思睿有則也則從物生卽畫物之有定則故孔子釋此詩曰有物必有則毛訓物為事則為法當亦謂有事必有法也至鄭箋以五性六情分釋物則者[illegible]鑿

以五事配五行疏謂六情法六氣而六氣亦不外五行其理皆相通貫昭二十五年左傳子太叔曰天地之性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而用其五行是其義也胡承珙曰傳言事卽洪範五事貌言視聽思所謂事也恭從明聰睿所謂法也洪範以五事配五行所包甚廣唐志所云行於四時爲五氣德秉於人爲五常故鄭以有物爲五常之性而必曰五行者以經言有物五行乃物象也由五行而有六氣而人之六情法之洪範八庶徵正義謂雨暘燠寒風與昭元年左傳陰陽風雨晦明六氣相較雨暘風文與彼同晦卽寒明卽燠鄭注尚書以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

惟六氣之陰屬天不在五行之內是則六氣亦本五行六情之法六氣亦卽是法五行非是物有象情有法各不相涉也箋廣申傳義疏又博證箋文故不云箋與傳異孟子趙注言天生蒸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考韓詩外傳曰民之秉物以則天也趙注蓋本於此是以有物指天有則指人之法天亦如箋物象之說謂性爲天所命性之有仁義禮智信卽象天之木金水火土故以性屬天以六情法五性是以人之情法天之性故知毛鄭韓趙諸說皆與孔子釋詩之指趣不相背也今按胡氏此說解釋傳箋甚爲通貫故備錄之

民之秉彝傳彝常箋秉執也釋文彝音夷瑞辰按說文彝宗廟常器也故引申爲彝常爾雅及釋文作彝正字也孟子及潛夫論引詩俱作秉夷同音叚借字也阮尚書校勘記據宋本正義云夷常知正義本作夷今毛本作彝从釋文改也又按廣雅常性質也秉彝爲常猶云秉性秉質耳逸周書謚法解秉順也民之秉彝卽謂民之順其常耳箋訓秉爲執失之

生仲山甫傳仲山甫樊侯也瑞辰按仲山甫之稱不一周語稱樊仲山甫又稱樊穆仲晉語稱樊仲樊其邑也穆其謚也仲山甫其字也穆仲樊仲皆省稱其子孫遂以樊爲氏廣韻言周宣王封仲山甫於樊後因氏焉是也至以樊稱穆仲自爲畿內國名潛夫論言仲山甫亦

姓樊非也何楷詩世本古義引唐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仲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案史記魯世家獻公卒於厲王時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欲立戲爲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據云周之樊仲山父則仲山甫非魯獻公子明矣通志氏族略謂周太王子虞仲支孫仲山甫爲周宣王卿士羅泌路史言虞仲支孫卿于周封樊爲樊氏樊仲氏未知何據此以樊爲周同姓也漢書杜欽傳言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鄧展注韓詩以爲封於齊元於欽齊乘引仲山甫太公之後則以仲山甫爲姜姓潛夫論志氏姓以仲山爲慶姓慶姓卽姜姓蓋皆本韓詩封齊之說然以祖

齊為封齊其說固不足據也洪氏隸釋載漢永康元年所立孟郁修堯廟碑云仲氏祖統所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於齊此以仲山甫封齊雖本韓詩而以為周之苗裔又與韓異據僖二十五年左傳陽樊不服倉葛呼曰此誰非王之親姻據服虔曰樊仲山之所居故名陽樊是陽樊即樊而曰王之親姻其為異姓益可知耳左傳以成王言商民七族賚康叔一為樊氏是樊本商之舊族周以前早有樊邑宣王始以封仲山甫續漢書曰仲山甫封於樊因氏國焉爰自宅陽徙居湖陽是也至正義引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今按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毛萇曰仲山甫樊穆仲也是張守節所見毛傳自作樊穆仲不作樊侯

威儀是力箋力猶勤也勤威儀者恪居官次不解於位也瑞辰按力者仂之省借廣雅釋詁仂勤也一切經音義卷七引字書仂勤也古通作力故箋訓為勤勤猶習也威儀是力即左傳所云習儀也又按防記鄭注力猶務也昭十二年左傳引祈招之詩形民之力王尚書曰形當讀為刑刑猶成也之猶是也言成民是務與詩威儀是力文義正同

天子是若傳若順瑞辰按若順釋言文也說文婼不順也引春秋傳有叔孫婼竊疑說文不為衍字凡經傳訓若為順者皆婼字之叚借至若之本字則說文云若擇菜也从艸右右手也引申通訓若為擇晉語秦穆公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猶言使誰先擇二公子而立之也此詩天子是若亦謂天子是擇能而使之故下即言明命使賦矣明命使賦即謂使仲山甫布其明命非如箋言如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也

明命使賦傳賦布也箋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瑞辰按爾雅釋詁明成也明命猶言成命謂成其教命使布之也箋謂顯明王之政教失之

式是百辟箋王曰女施行法度於是百君瑞辰按下文賦政于外箋云以布政於畿外外對內言則上言式是百辟指畿內諸侯無疑王制天子縣內凡九十三國言百辟者舉成數也月令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食呂氏春秋高誘注百縣畿內之百縣大夫也周頌烈文辟公箋云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又詩百辟其刑之箋云卿大夫法其所為也是凡言百辟皆指畿內諸侯孔疏謂百辟通言畿外諸侯失其義矣

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傳喉舌冢宰也瑞辰按冢宰於王眡治朝贊王聽治歲終詔王廢治而已未嘗出納王命

也惠士奇據周官大僕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因謂王之喉舌指大僕然大僕主正王服位非專主出納王命且云出入王之大命則非大命卽非所主矣惟內史受納訪以詔王聽治是納命也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出命也與詩出納王命正合內史在唐虞爲納言在秦漢爲尚書應劭漢官儀曰尚書唐虞官也書曰龍作納言朕命惟允詩曰惟仲山甫王之喉舌宣王以中興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也又王隆漢官解詁云尚書出納詔令齊衆喉舌又曰唐虞爲納言周官爲內史機事所總號令攸發又藝文類聚引百官表曰尚書令總攝諸曹出納王命敷奏萬機引

詩惟仲山甫王之喉舌蓋謂此也是應劭王隆等竝以詩王之喉舌爲周內史之職仲山甫蓋兼內史之官正古之納言也正義謂龍作納言與出納王命者異失之

賦政于外箋以布政於畿外　瑞辰按說文尃布也字通作敷說文敷尃也尃亦布也賦與敷音近通用臯陶謨賦納以言漢書敘傳述中宗紀引作傅納傅卽敷之假借也敷又與布通商頌敷政優優左傳引作布政優優鄭箋知賦卽敷之假借故直以布政釋之

四方爰發箋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　瑞辰按商頌遂視既發箋發行也備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此詩發亦當訓行承上賦政于外言之四方爰發猶云四方之政行焉

邦國若否箋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　瑞辰按順與善義相承爾雅釋詁若善也郭註引左傳禁禦不若卽禁禦不善也若本有善義不必如箋以猶臧否釋之

既明且哲　瑞辰按中庸引詩既明且哲釋文哲徐本作知爾雅釋言哲智也方言說文竝曰哲知也哲與知雙聲故通用哲之通作知猶荀子朽木不折大戴禮作朽木不知知卽折之假字也

我儀圖之傳儀宜也箋儀匹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爲也朱子集傳儀度也　瑞辰按釋文我義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匹也正義釋箋云鄭讀爲儀是釋文正義本經

傳竝作義鄭始讀義爲儀今注疏本經傳竝作儀非其舊也說文義己之威儀也周官大司徒典命注竝云故書儀爲義是義與儀古通用故箋讀義爲儀然訓儀爲匹不若集傳訓度爲善說文儀度也周語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儀猶度也字亦作義襄三十年左傳女待人婦義事也義事卽度事也又通作議昭六年左傳昔先王議事以制議事亦度事也儀圖二字同義皆度也古人自有複語耳疏釋傳云我以人之此言實得其宜乃鬪謀之失之迂矣說文有羛字云墨翟書義从弗因思孔子之先弗父何弗當卽羛字之省弗父卽義父也義父又卽儀父耳

愛莫助之傳愛隱也箋愛惜也瑞辰按爾雅釋言薆隱也方言掩翳薆也郭註引詩薆而不見掩翳隱薆一聲之轉說文薆蔽不見也愛與薆皆薆字之叚借離騷衆薆然而蔽之薆然卽隱然也又義近僾說文僾仿佛也引詩僾而不見僾而卽薆然也仿佛見之不真亦隱也凡舉物者皆有形而德之舉也無形凡有形者可助而無形者不可助故曰愛莫助之箋訓爲愛惜之愛說文作悉云惠也不若从傳訓隱爲允

袞職有闕傳有袞冕者君之上服也箋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瑞辰按漢司隸校尉魯峻碑作緄職曲禮記袞衣字皆作卷背

子又作裷袞緄卷皆雙聲字故通用說文袞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常句幅一龍蟠阿上鄉从衣台聲台爲古文沇州字與卷同部或作从公聲者誤也釋名袞卷也畫卷龍於衣也郝懿行曰袞龍有蟠屈之形示不得伸以受弼正故詩以袞職爲喻今按爾雅釋言袞黻也郭注袞衣有黻文書益稷傳及左氏桓二年注爾郭注皆以黻爲兩己相背惟阮宮保云自古畫紱作亞形明兩弓相背非兩己相背也漢書韋賢傳集注紱畫爲亞文亞古弗字也按弗字古與弼通兩弓相背正所以弼正之此詩所由以袞職之闕喻補過也職與識古通用職卽識字之叚借識訓章識袞識卽袞章也袞爲章服之一故言袞職爾雅釋言黼黻彰也彰亦章也箋乃以職事釋之失其義矣

四牡彭彭傳彭彭行貌瑞辰按說文騯馬盛也引詩四牡騯騯卽詩四牡彭彭之異文彭與旁雙聲故通用猶易匪其彭子夏傳作旁也廣雅彭彭旁旁並訓盛也

仲山甫徂齊瑞辰按上言城彼東方傳東方齊也則徂齊卽往齊矣漢書杜欽傳註引韓詩以爲封於齊潛夫論三式篇亦引此詩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謂王封以梁土其說不足據然猶以齊爲齊國爾雅釋言齊疾也郭註引詩仲山甫徂齊或本齊魯詩說直以齊爲齊疾尤誤

韓奕

奕奕梁山瑞辰按序箋云梁山今在馮翊夏陽西北誤也江氏永詩補義曰武王子封於韓括地志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爲古韓國然詩言韓城燕師所完奄受追貊北國則韓當不在關中王肅云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潛夫論曰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按潛夫論此下有云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代遷居海中考水經注聖水逕方城縣故城北又東逕韓侯城東方城今爲順天府固安縣在府西南百二十里與詩言奄受北國者相符方城亦有梁山水經注鮑邱水過潞縣西高梁水注之水東逕梁山南潞縣今之通州其西有梁山正

當固安縣之東北然則韓始封在同州韓城至宣王時徙封於燕之方城與戴氏震毛鄭詩考正說與江畧同今按路史後紀云韓武庶子幽世失國案幽當爲厲之譌宣王中興韓討不庭錫之梁山奄受北國是爲韓西又載武穆之分有韓西引王肅云涿郡方城縣有韓城是雖泌亦以詩言韓國爲在方城但以爲卽韓西與王符說異又按始封之韓滅於晉正義謂當在晉文侯輔平王爲方伯之時滅之特以詩之韓侯卽始封之韓宣王時其國猶存故謂國滅當在平王時耳不知宣之錫命已爲徙封之韓則晉之滅韓在宣王前當从路史謂在厲王時爲允

有倬其道傳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箋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釋文倬明貌韓詩作晫音義竝同瑞辰按說文倬箸大也引詩倬彼雲漢焯明也引書焯見三有俊心無晫字晫當卽倬之異體廣雅倬晫竝訓爲明是音義竝同之證卓音又近的覲禮匹馬卓上注卓猶的也是也

韓侯受命傳受命受命爲侯伯也箋韓侯受王命爲諸侯瑞辰按白虎通引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是知箋謂韓侯受王命爲諸侯朱子集傳謂韓侯初立受命爲諸侯其說正本韓詩與下文纘戎祖考相應其宣王徙封韓侯更在作此詩以前下文云因以其伯者蓋命爲諸侯兼命爲牧伯耳

朕命不易箋我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瑞辰按易當讀爲難易之易周頌命不易哉書大誥爾亦不知天命不易君奭不知天命不易讀與此同天子受命於天以天命爲不易諸侯受命於君以君命爲不易其義一也古難易之易同讀如亦此詩以易與辟韻猶板之篇以牖民孔易與益辟爲韻也箋訓爲改易失之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傳修長張大覲見也箋諸侯秋見天子曰覲諸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覲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瑞辰按詩下言

王錫韓侯謂王錫車服之事則箋以上數句爲覲於宣王而奉享禮甚確至以四牡爲韓侯所乘則非也四牡奕奕孔修且張當指享禮獻馬言之書康王之誥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說文引書作稱奉介圭正與詩言介圭同是知詩言四牡卽書布乘之謂也詩言介圭卽書稱奉介圭之謂也諸侯享禮用璧而書及詩言用圭者周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蓋古者獻馬皆以圭爲贄至享之用璧惟用之於束帛小行人所云璧以帛覲禮云四享皆束帛加璧是其證也周官鄭注以享用圭璋專指二王之後其說未確覲禮諸侯享天子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而書言布乘詩言四牡者一因喪禮而行朝一以始嗣侯而入

縟故皆從其畧耳

淑旂綏章傳淑善也交龍爲旂綏大綏也箋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瑞辰按淑旂與綏章對文王尙書謂綏者文貌引荀子需效篇綏綏兮其有文章也謂綏綏卽文章之貌其說是也綏本車中把之稱字通作緌又讀如蕤賓之蕤說文蕤艸木華垂皃蕤艸木實蕤蕤也讀若綏艸木華實皆有文故又通以爲文皃耳

鉤膺鏤鍚傳鏤鍚有金鏤其鍚也箋眉上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也正義按巾車玉路鍚樊纓金路鉤樊纓註云金路無鍚有鉤計玉路非鍚臣之物此言鉤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鍚者蓋特賜之使得施於金路也瑞辰

按陳用之禮書曰采芑詩鉤膺鞗革韓奕詩鉤膺鏤鍚夫方叔在征則革路矣而有鉤膺韓侯就封則象路矣而有鏤鍚以此觀之則周官所謂鍚也鉤也朱也龍勒也絛也五路各舉其一互相備也今按金路以封同姓韓侯爲同姓之國宜用金路陳用之以爲象路非也至以鉤鍚爲互相備則較孔疏特賜之說爲善鍚說文作鍚云馬頭飾也今作鍚者鍚之消人眉上謂之揚馬眉上之飾亦曰鍚其義一也

鞹鞃淺幭傳鞹革也鞃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瑞辰按說文鞃車軾中把也韻會把作靶兹從段本蓋以革鞔軾中人所凭處曰鞹鞃載驅詩簟茀朱鞹毛傳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朱革之質卽此詩鞹鞃也羽與毛散文則通羽飾謂以有毛之皮覆式卽此詩淺幭也說文幭蓋幭也幭周官巾車作複曲禮大夫士去國素簚作蔑玉藻作幦儀禮既夕禮注云古文幦爲幂蓋幦爲正字幭複幂蔑皆叚借字廣雅覆笭謂之幦釋名笭橫在車前織竹作之孔笭笭也笭卽軾下縱橫交結之竹故覆笭亦曰覆式周官巾車云木車素車皆犬複駹車然複漆車豻複惟藻車爲鹿淺複玉藻大夫齊車鹿幦豹犆士齊車鹿幦豹犆毛之淺者莫過於鹿詩言淺幭亦當指鹿淺幭毛傳蓋據漢制文虎伏軾爾雅虎竊毛謂之虦貓遂以虎皮釋之月令其蟲倮鄭注亦云

虎豹之屬恒淺毛然以目驗虎豹毛皆較鹿爲深不得名淺也

鞗革金厄傳厄烏噣也箋以金爲小環往往纒搤之瑞辰按厄卽軶字之省說文軶轅耑也小爾雅衡軛也軶上者謂之烏啄胡承珙曰軶上疑爲軶下之譌釋名槅枙也所以枙牛頸也馬曰烏啄以馬頸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也啄與噣古通用傳云烏噣卽小爾雅釋名所云烏啄噣釋文引沈音晝是也正義本譌作烏蠋遂引爾雅蚅烏蠋以釋之誤矣又按衡爲橫木所以橫於轅前軶則以厄牛馬之頸烏啄又爲軶下兩邊叉馬頸者一名軥說文軥軶下曲者服注左傳云軥車軶兩邊叉

馬頸者是也是衡與軛異物軛與烏啄又異物而小爾雅以衡爲軛毛傳以厄爲烏噣者皆以相近遂移其名耳金厄謂於厄末爲金飾荀子禮論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楊倞注彌如字又讀爲弭弭末也謂金飾衡軛之末爲龍首也後漢書續輿服志龍首銜軛卽詩所云金厄耳箋謂以金爲小環亦誤

出宿於屠傳屠地名也　瑞辰按說文郿左馮翊郃陽亭段玉裁曰謂左馮翊郃陽有郿亭也各本作鄜陽亭誤屠鄜古今字宋潏水李氏謂詩之屠地在同州鄜谷是也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作荼谷渡云在今陝西同州府郃陽縣東河西故城南荼卽鄜之同音叚借字胡

承珙曰周都鎬京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南同州在今長安縣東北二三百里郃陽又在同州東北百餘里鄭箋曰祖於國外畢乃出宿則屠必非郃陽之鄜亭古字屠杜通當卽鄠縣之杜陵耳

顯父餞之傳顯父有顯德者也　瑞辰按顯父猶尚父尼父之比皆古所云且字者也傳以爲有顯德失之下章蹶父亦爲且字正義以爲蹶氏父字亦非

炰鼈鮮魚箋炰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膾者也正義案字書炰毛燒肉也缹烝也服虔通俗文曰燥煮曰缹然則炰與缹別而此及六月云炰鼈者皆作缹然則炰與缹以火熟之謂烝煮之也釋文炰鄭薄交反徐甫九反　瑞辰按廣雅焷謂之缹禮運燔黍捭豚捭卽焷字之叚借故鹽鐵論散不足卽云焷豚以相饗今火熟而少汁者俗猶稱焷卽古之缹也玉篇缹火熟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七引字書曰少汁煮曰缹火熟曰煑缹與煑散文則通箋訓炰爲以火熟之正義謂烝煮之義與缹同非訓炰如毛炙肉也說文無缹字缹當卽炰字之變體說文烰烝也與正義引字書缹烝也義同缹與烰古音同部故通用烰與炰亦同部故又叚借作炰與炮大射儀注炮鼈釋文云或作炰缹是也正義不明叚借之義故云炰與缹別耳李輔平曰鮮當讀如斯爾雅釋言斯離也斯析其魚卽是作膾今按鮮析語之轉列子湯問

篇越東有輒木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析而食之也鮮魚猶言鱠鯉與炰鼈對文爲一熟一生李說是也箋謂鮮魚中膾讀如鱻薧之鱻失之

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傳蔌菜殽也筍竹也蒲蒲蒻也箋筍竹萌也蒲深蒲也　瑞辰按蔌卽餗字之異體說文作鬻云鬻鼎實惟葦及蒲从𩱧速聲陳留謂健爲鬻或作餗易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釋文引馬融曰餗健也說文健鬻也又以鬻爲健說與馬融合是蔌卽鬻之別名尸子珍羞百種而堯糲飯菜粥是菜可爲鬻之證昭七年左傳載正考父鼎銘曰饘於是鬻於是是鬻可爲鼎實之證易鼎有覆餗之象博古圖有宋公䜌餗鼎是知

詩言其蔌維何爾雅菜謂之蔌皆謂以菜作鬻爲鼎實
耳餗亦通作鬻易繫辭傳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馬融本
餗作鬻穀梁傳僖二十二年疏引馬云謂糜也是其證
也毛傳訓蔌爲菜殽蓋對肉殽言之鼎有肉有菜肉謂
之羹菜謂之蔌散言則菜亦可名羹皆謂孰物與菹爲
生菜以醯成味也（說文菹酢菜也酢卽醋字）實於豆者不同正義以蔌
爲菹失之爾雅明言菜謂之蔌與肉食不同鄭康注易
以餗爲八珍之具陳壽祺謂餗兼有肉殽失之又按說
文惟䈤及蒲卽此詩惟筍及蒲繫傳云此䈤初生其筍
可食是知三家詩以筍爲䈤筍故字或作䈤爲說文所
本與毛鄭以筍爲竹筍不同又按釋文筍字或作笋爾
雅蕍笋樊光本笋作䈤正與筍通作䈤者相類

籩豆有且箋且多貌　瑞辰按說文且薦也凡物薦之則
有重義說文薦荐席也小爾雅荐重也重亦爲多說文
多重也故且訓爲薦又訓爲多有客詩有萋有且正義
曰威儀萋萋且且威儀多之狀正與此箋訓且爲多貌
義同楚茨詩籩豆有楚楚當卽且之同音叚借猶齹之
通借作楚也

侯氏燕胥箋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
時皆來相與燕　瑞辰按燕胥與燕喜燕譽燕樂相類胥
之言序序豫古通用（鄉射禮注今文豫爲序）則燕胥猶燕豫矣胥
須雙聲古通用（易歸妹以須鄭讀爲諝）廣雅須意所欲也意所欲
爲喜樂則燕胥猶燕樂矣爾雅釋詁胥皆也廣雅釋言
皆嘉也皆嘉以雙聲爲義則訓胥爲皆亦可轉訓爲嘉
桑扈詩君子樂胥義與燕胥同樂胥猶樂嘉也箋訓燕
胥爲皆來相與燕失之

汾王之甥傳汾大也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彘彘在
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
妹之子爲甥正義箋以汾作汾水之汾不得訓之爲大
且作者當舉其實不得乏言大王又曰箋傳之義皆以
爲厲王　瑞辰按汾者墳之叚借故傳訓爲大傳乏言大
王但以爲美稱耳未嘗專指厲王正義謂傳箋皆以爲
厲王非也厲爲惡謚若因流彘而稱汾王亦非美稱詩
人頌美宣王不應舉厲王之惡稱當从傳乏言大王爲
是又按箋云姊妹之子爲甥正義以爲釋親文齊風猗
嗟箋同正義亦以爲釋親文其引孫疏亦以爲爾雅之
明義胡承珙疑爾雅舊有此文後以傳寫脫之今按爾
雅釋親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也據釋親母之晜弟爲舅
則謂吾舅者吾謂之甥卽是姊妹之子曰甥此蓋以義
推言之耳非實爾雅有姊妹之子曰甥一句而今本脫
之也又按釋親女子子之子爲外孫而猗嗟傳云外孫
曰甥則此汾王之甥毛意亦當指汾王之外孫與箋異
義正義合而一之亦誤

韓侯迎止于蹶之里　瑞辰按五經異義引春秋公羊說

云自天子至於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
敵體之義故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
使上大夫迎之上親臨之今按左氏說是也詩言文王
親迎于渭韓侯迎止于蹶之里此諸侯至婦家親迎之
證左氏言諸侯若有故及疾病不親迎則無故無疾病
必親迎矣左傳莊元年正義引舊解齊侯親迎不至京
師文王親迎不至於洽則天子諸侯親迎皆不至婦家
殊失左氏之恉文王於商爲諸侯鄭君駁五經異義以
文王親迎爲天子親迎之明文亦誤
諸娣從之傳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箋
媵者必姪娣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瑞辰按何休公

羊註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范甯穀
梁傳註引許愼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
往二十而御古者姪娣葢皆少於嫡對言則姪與娣異
通言則娣姪皆少於嫡故言諸娣以槪之非以娣爲貴
也白虎通義云二國來媵誰爲尊者大國爲尊國等以
德德同以色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是姪娣無
常尊若如何休引禮云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
立姪則周尙文轉以姪爲尊矣白虎通義引詩作姪娣
從之葢本三家詩又按白虎通義言姪娣年雖少猶從
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
任答君子也是姪娣有還國待年之禮詩特言其始從

嫡之時耳
韓侯顧之傳顧之曲顧道義也瑞辰按列女傳齊孝公
迎華氏之長女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授之綏自
御輪三曲顧姬輿遂納於宮淮南子氾論篇高誘註言
蒼梧繞讓妻於兄違親迎曲顧之義又白虎通義曰夫
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佚也是知古者親迎
有曲顧之禮正義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綏之
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說與列女傳白虎通所
言曲顧合正義又云本或曲爲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
爲曲字是知正義釋經云韓侯於是廻顧而視之廻顧
亦曲顧之譌道與導義與儀古通用傳言道義卽導儀

也
川澤訏訏傳訏訏大也瑞辰按訏音義近芋說文芋大
也通作詡廣雅詡詡大也太平御覽引詩川澤滸滸葢
本三家詩詡滸雙聲故通用
有貓有虎傳貓似虎淺毛者也瑞辰按爾雅虎竊毛謂
之虦貓郭註引詩有貓有虎逸周書記武王之狩禽虎
二十有二貓二貓葢卽今俗稱山貓者貓說文作苗云
虎竊毛謂之虦苗竊淺也葢具言之曰虦苗急言之則
但曰苗記言迎貓迎虎貓亦謂虎之竊毛者也
燕師所完箋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
民之所築完瑞辰按釋文燕王肅孫毓並烏賢反云北

燕國潛夫論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則燕指燕國爲是路史云北燕伯欵亦姞姓則燕與蹶父爲同姓蹶父疑卽北燕之君入爲王卿士者以女妻韓侯因爲韓侯完其城與

其追其貊傳追貊戎狄國也瑞辰按下云奄受北國則追與貊皆當爲北狄惟追於經傳無徵釋文追又都回反讀如堆李善注七發曰追古堆字追卽𠂤之叚借追琢通作敦琢又轉爲雕周官追師注追之言雕也逸周書王會篇載伊尹朝獻商書云正西曰彫題孔晁注西戎之別名也此詩追疑卽雕之叚借雕題可單稱雕猶交阯可單稱交也尚書宅南交鄭注交交阯傳云追貊戎狄國者殆

以追爲西戎貊爲北狄歟其實夷蠻戎狄對言則異散言則北國可稱百蠻亦可通稱雕耳貊通作貉職方氏鄭司農注北方曰貉狄說文貉北方豸種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周官職方有九貉鄭注以九貉爲九夷則東夷亦通稱貉

獻其貔皮傳貔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瑞辰按說文貔豹屬出貉國爾雅釋文引字林同足證傳言來貢者爲追貊之確

江漢

序命召公平淮夷箋召公召穆公也名虎瑞辰按竹書紀年宣王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又曰王歸自徐錫召穆公命此詩前三章是召穆公伐淮夷之事後三章是錫命之事竹書紀年又言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後漢書東夷傳云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與竹書紀年合此詩正召公平淮夷之事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傳浮浮衆彊貌滔滔廣大貌箋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瑞辰按古者江漢對言則異散言則通呂氏春秋言周昭王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於漢中左傳僖四年杜注亦云昭王涉漢而溺而穀梁傳則曰我將問諸江史記周本紀曰昭王卒於江上此漢

亦名江也江之入海在漢水入江以後宣王命師不至漢上而禹貢江漢朝宗於海及此詩云江漢浮浮此江亦通名江漢也浮浮滔滔皆水流彊盛之貌常武之喻王旅曰如江如漢故此詩亦以江漢與武夫傳云浮浮衆彊貌滔滔廣大貌蓋欲以江漢衆彊比武夫因以武夫廣大似江漢互釋之耳說文滔水漫漫大皃字通作蹈蹈楚詞王逸注滔滔行貌廣雅釋訓浮浮蹈蹈行也蓋本三家詩據風俗通義山澤篇引此詩曰江漢陶陶陶與滔古字通古本蓋有作江漢滔滔者故通作陶陶王尚書曰經當作江漢滔滔武夫浮浮傳當作滔滔廣大皃浮浮衆彊皃箋當作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滔滔然

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循流而下浮浮然今本爲寫經者互譌說詳經義述聞

淮夷來求箋王爲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故言來瑞辰按箋讀來讀如行來之來不若王尙書訓來爲詞之是來求猶是求也來鋪猶是鋪也王國來極猶是極也箋云王爲來求淮夷所處所處猶言所坐漢書嘗言坐某罪是也故正義釋之云本爲淮夷來求討伐之故然必於求字外增成其義而後明非詩義也求與鳩糾古同聲通用論語桓公九合諸侯卽僖二十六年左傳所云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也成二年左傳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求合亦卽糾合之異文

是知求之言糾糾者繩治之名與討同義說文廣雅並曰討治也淮夷來求猶云淮夷是糾是討耳討爲治撥與平亦爲治訓求爲討正與序言撥亂及平淮夷義合求之義又轉爲誅求說文誅討也凡討責通可曰誅亦可通言求矣孟子有求全之毀求全猶云責備也文十二年左傳趙穿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宣十二年左傳趙同曰率師以來惟敵是求均與詩來求義相同

淮夷來鋪傳鋪病也瑞辰按傳以鋪爲痡之叚借故訓爲病但三章匪疚言非以兵病害之則首章來鋪不得訓爲病之矣方言廣雅並云鋪止也來鋪猶言是止上言來求謂討治之下言來鋪謂止其地義正相承常武詩鋪敦淮濆鋪亦止也

武夫洸洸傳洸洸武貌瑞辰按說文洸水涌光也洸洸當爲僙僙之同音叚借爾雅釋訓洸洸武也釋文云洸舍人本作僙鹽鐵論繇役篇引詩作武夫潢潢玉篇作趪云趪趪武貌法言孝至篇武義璜璜並當爲僙僙之通借僙借作洸猶兕觥之觥借作觵周禮廣車鄭訓爲横陣之車也郝懿行曰洸之言横横有武義故樂記曰横以立武黃从炗𤐫古光字也故从黃之字或變从光

來旬來宣傳旬徧也箋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瑞辰按說文旬徧也十日爲旬字通作徇爾雅釋言徇宣徧

也義與姰近說文姰均適也男女併也讀若旬又通作巡廣雅徇巡也又作𢓊爾雅釋文引古今字詁曰𢓊今巡字三蒼𢓊徧也說文𢓊行示也一作延行延行卽徧行也白虎通巡者循也又云三年二伯出述職古者以二伯出述職代天子巡視邦國來旬來宣正其事也胡承珙曰鴻雁傳宣示也此來宣毛意亦當爲示是來旬爲巡視之徧來宣爲宣布之徧故爾雅同訓爲徧來亦語詞之是猶云是旬是宣箋訓爲勤失之說文趋讀若煢史記天官書旬始旬一作營正月詩憂心惸惸惸又作煢周官均人註旬讀營營原隰之營皆旬營通用之類古耕清部與眞臻部合用也故箋謂旬當作營然古

人自有複語句宜正不嫌同訓爲偏耳仍从傳訓偏爲是

肇敏戎公傳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箋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　瑞辰按爾雅釋言肇敏也說文敏疾也肇敏連言卽訓肇爲敏猶肇基連言卽訓肇爲基也傳从釋詁訓肇爲謀者謀敏古同聲中庸人道敏政鄭注敏或爲謀是謀敏通也然肇敏連言自爲複語郝懿行曰肇之言猶趙也穆天子傳云天子此征趙行郭注趙猶超騰也超騰與敏疾義近肇亦有疾意公功古通用後漢書宋宏傳引詩作肇敏戎功論語所云敏則有功也烈文詩念茲戎功六月詩以奏膚公傳公功也義並與此詩戎公同箋云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失之迂矣

秬鬯一卣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九命賜圭瓚秬鬯箋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暢也　瑞辰按說文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段云攸服當作條暢以降神也又曰鬱芳艸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義與周官鬱人鄭司農注及毛傳略同惟鄭注周官鬯人云秬鬯不和鬱者及此箋云秬鬯黑黍酒謂之鬯者芬香條暢義與毛傳異今按鄭說是也周官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注序官云鬱鬱金香草也宜以和鬯按鄭意蓋謂宜以和之爲鬯非謂鬯爲酒也肆師祭之日及果築鬻大賓客涖凡築鬻又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凡言築鬻者皆築鬱艸爲鬯祼地用以降神大喪用以浴尸皆非如酒可飲蓋築煮鬱艸用水和汁因其芬香條暢而謂之鬯也鬯人掌共秬鬯鄭注序官云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是築煮鬱艸其氣芬香條暢謂之鬯釀黍爲酒其氣芬香條暢亦謂之鬯故說文鬱字从鬯鬯字亦从鬯周官鬯人別於鬱人不必秬合鬱始名鬯也周官鬯人又云凡王弔臨共介鬯鄭司農訓介爲祓後鄭訓介爲副均無確證古草芥同稱丯芥介三字並通用說文丯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亂也又鬱字注一曰鬱鬯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艸合釀之以降神說苑鬯百草之本介鬯蓋合百艸爲之有如介艸之叢生散亂以別於鬱鬯秬鬯與

告于文人傳文人文德之人也箋王賜召虎以鬯酒一罇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　瑞辰按哀二年左傳衛大子禱曰文祖襄公積古齋鐘鼎款識載有旅鼎其銘曰旗用作文父曰乙寶尊彝古器銘又多稱文考者文人猶云文祖文父文考耳文侯之命追孝於前文人承上汝克紹乃顯祖言正以文人爲文侯祖之有文德者鐘鼎款識載追敦銘曰天子多錫追休追敢對天子顯揚用作朕皇祖考尊敦用追孝於前文人文人亦追自稱其先祖此詩文人傳箋俱指召穆公

之先人甚確朱子集傳謂指文王似誤

對揚王休傳對遂也箋對答也瑞辰按廣雅釋言對䜿也對揚猶書顧命用答揚文武之光命也古答通作合宣二年左傳既合而來奔杜注合猶答也是知爾雅釋詁合對也合即答也至傳訓對爲遂者爾雅釋言對遂也遂說文从䜿之叚借說文䜿从意也廣韻遂從志也又遂䜿雙聲䜿亦從也與爾雅釋言䜿然也義亦相近是傳箋義正相承耳對揚亦爲對越周頌對越在天爾雅釋言越揚也對越即對揚猶清揚一作清越發揚一作發越也

作召公考傳考成箋作爲也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爲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瑞辰按胡承珙曰據正義言定本集注皆作對成王命之辭則正義本箋當作對王命之成辭故其述毛云乃作其先祖召康公對王命成事之辭又述鄭云謂對王命者事成辭是也但以成爲辭未免迂曲今按胡據正義以證今本箋對成王命之辭正義本元作對王命之成辭其說是也至謂箋以成爲成辭未免迂曲則非古者日月歲會計之文曰成周官司會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賈疏以成爲成事文書是也獄訟之辭曰成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是也斯干爲宣王考室之詩無羊爲宣王考牧之詩則古者頌禱之詞可謂之成即可謂之考傳訓考爲成箋以成爲召公對王命之成辭固不得以爲迂曲也若嚴緝以成爲不毀墜康公之功范傳云作召公已成之事業皆於經句增成其義而後明未若傳箋說之善而胡氏取之誤矣

矢其文德傳矢施也釋文施如字爾雅作弛正義矢施也謂施陳也定本爲弛字非也瑞辰按說文攺敷也經典通借作施矢施弛三字皆同聲故互相叚借爾雅釋詁矢陳也矢當爲肆之叚借說文肆極陳也大雅或肆之遲毛傳肆陳也孔疏以爲釋詁文是肆即矢也釋詁又云矢弛也弛即施陳之義是也郭注訓爲弛放失之孔子閒居引詩弛其文德鄭注弛施也定本作矢弛蓋从爾雅正義不明叚借之義故以定本作弛爲非耳

洽此四國瑞辰按禮記孔子閒居引詩作協此四國此與板之箴民之洽矣列女傳及左傳引作協者正同蓋皆本三家詩也毛詩作洽即協字之雙聲叚借說文劦同力也从三力又曰協同心之龢也勰同思之龢也協同眾之龢也古文協从口十作叶義並相近而不同協又通作汁大戴誥志此謂虞汁月汁亦協也

常武

序育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正義又因以爲戒戒

之使常然定本集注皆有然字瑞辰按然猶焉也因以爲戒然猶云因以爲戒焉焉然古同聲檀弓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然之言焉也祭義國人稱願然大戴記曾子大孝篇然作焉是其證矣正義謂戒然爲戒之使然失之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傳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爲大師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瑞辰按毛公以出車詩南仲爲文王時人此詩南仲別爲宣王時人漢書古今人表作南中係於厲王時蓋至宣王時猶存卽此詩之南仲也白虎通爵篇曰王制爵人于朝與衆共

之引詩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又引禮祭統古者人君爵有德必於大祖是亦以詩南仲大祖爲命於大祖其義或本三家與毛義同史記夏本紀夏之後有男氏世本作南路史禹之後有南氏後有南仲翊宣王以中興是南仲實爲南氏至大師皇父據竹書紀年幽王元年王錫大師尹氏皇父命則皇父實爲尹氏卽二章所云王謂尹氏也安得以南仲爲大祖箋說之誤可知矣正義云南仲爲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案積古齋鐘鼎款識載無專鼎銘曰王格于周廟燔于圖室司徒南仲右其銘詞不類商器所謂南仲當卽宣王時臣則南仲實爲司徒周官大司徒職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南仲蓋命以治徒庶之事

既敬既戒箋敬之言警也瑞辰按警與儆音義並同故說文儆警二字均訓爲戒周官大司馬註引詩既儆既戒蓋三家詩有作儆者鄭君先通韓詩故以警釋敬也敬與儆古通用管子立政篇脩火憲敬山澤敬卽儆也古多以敬戒連言士昏禮父命女曰戒之敬之敬亦儆也周頌敬之爲戒成王其義亦同

命程伯休父傳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瑞辰按楚語觀射父云重黎氏世掌天地而別其分土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韋昭註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守謂失天地之官而以

諸侯爲大司馬史記曰重黎之後伯休甫之國也又司馬遷自述爲休父之後蓋自休父始爲大司馬其後遂以官爲氏耳路史國名紀程商封吳回後今咸陽故安陵周程邑一雒陽上程聚程伯休父卿士之采案後漢續郡國志雒陽有上程聚注古程國是程伯休父之國至在咸陽故安陵者乃王季居程之程蓋商時程國周滅之文王卒於畢郢郢卽程字之叚借也正義謂父宜是字韋昭以爲名未能審之按趙氏春秋集傳云魯季孫行父晉荀林父皆以父爲名穀梁疏云齊侯祿父以父爲名則古之以父爲名者多矣春秋釋例云名重於字故君父之前自名朋友之前自字此詩王謂尹氏命

程伯休父正與王命召虎同爲君前臣名耳
旨此徐土箋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者 瑞辰按括地志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徐國也又云泗州徐城縣今徐城鎮在泗之臨淮鎮北三十里有故徐城號大徐城周十一里中有偃王廟是在泗州徐城縣北周穆王時徐偃王國也元和郡縣志徐城縣本徐子國也周穆王時徐王偃好行仁義東夷歸之者四十餘國穆王發楚師襲其不備大破之殺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原東山之下百姓歸之號曰徐山山在下邳之縣界是徐自偃王以後國已移至下邳春秋僖三年徐人取舒杜註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僮卽臨淮）後漢郡國志下邳

國云徐本國是春秋之徐亦在下邳宣王伐徐在穆王克徐以後卽爲徐之在下邳縣界者詩下言濯征徐國正義言此徐當在徐州之地未必卽春秋徐子之國失之漢地理志徐盈姓盈嬴古通用玉海徐嬴姓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於徐宋闕徐有他姓孔疏謂不知於時之君何姓亦肊說也至周官雍氏注云伯禽以王師征徐戎史記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據說文郐字註郐邾下邑地从邑余聲魯東有郐城讀若塗是魯東之徐字正作郐宣王時早已屬魯固與此詩之徐無涉耳
匪紹匪遊傳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箋紹緩也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 瑞辰按紹遊對舉承上王舒保作當从箋訓紹爲緩匪紹匪遊猶言匪安匪遊也說文紹一曰緊糾也古字以相反爲義故紹爲緊糾又爲緩又紹与弨音義近小雅彤弓弨兮傳弨弛貌說文弛弓解弦也凡弓張則急弛則緩弨之言弛猶紹之言緩也釋文紹徐云鄭人遥反緩也正讀紹爲弨耳
徐方繹騷傳繹陳騷動也箋繹當作驛 瑞辰按說文繹抽絲也抽卽抽字抽絲則有動義引伸爲擾動之稱與騷之訓擾同義繹騷連言猶震驚並舉也傳箋並失之騷者慅之叚借說文慅動也

如震如怒箋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釋文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 瑞辰按而如古通用箋讀如爲而蓋以震怒非譬況之詞不須言如也一本遂从箋改經爲而矣从箋訓如爲而則震不必如箋訓雷周語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晉語君有震武也韋注並曰震威也成二年左傳畏君之震猶云畏君之威訓震爲威義與怒同
闞如虓虎傳虎之自怒虓然 瑞辰按廣雅釋詁虓怒也玉篇虓虎怒貌虓讀呼濫切與闞聲近而義同虓虎當爲虓唬之叚借虓唬雙聲字虎卽唬之省耳說文虓虎鳴也一曰師子大怒聲也（今本說文脫大怒聲也四字此从一切經音義引增）又唬字註一曰虎聲一切經音義引服虔通俗文虎聲謂

之哮唬哮卽䝞之叚借風俗通引詩正作闞如哮虎䝞唬又作哮虖說文虖哮虖也又作哮呼水經注引博物志言魏武於馬上逢獅子獅子哮呼奮越左右咸驚又作哮嚇埤蒼哮嚇大怒聲也王篇哮嚇大怒也虖嚇唬並雙聲故通用

鋪敦淮濆傳濆涯箋敦當作屯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釋文鋪普吳反徐音孚陳也韓侯作敷云大也敦王申毛如字厚也韓詩云迫鄭作屯瑞辰按方言廣雅並云鋪止也鋪敦二字同義鄭讀敦爲屯屯者聚也亦止也說文濆字注引詩敦彼淮濆是知鋪與敦一耳鄭箋訓鋪爲陳義本韓詩正以鋪爲敷之叚借說韓詩者乃訓敷爲大失之以敦爲迫亦非敦屯古聲近通用呂覽去私篇高註蔣讀曰車笆之笆是其類也胡承珙曰成二十三年左傳敦陳整旅謂整頓也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後曰敦敦亦頓也越絕書西陵名敦兵城卽頓兵城也今按頓與屯亦聲近義通猶鄭義也

仍執醜虜傳仍就虜服也箋就執其衆之降服者釋文仍如字本或作扔音同瑞辰按爾雅釋詁仍厚也釋文云仍本或作扔釋詁又云仍因也說文仍因也扔捆也捆就也字林扔就也廣雅因就也是仍與扔音義並同

如飛如翰傳疾如飛摯如翰箋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瑞辰按說文翰字注引逸周書曰文翰若翬雉一名晨風周成王時蜀人獻之段玉裁曰一名晨風四字當在蜀人獻之之下一名當作一曰釋鳥晨風鸇也正毛傳鷐如翰及箋所云鳥中之豪俊者今按段說是也飛與翰散言則通小雅翰飛厲天是也對言則異此詩如飛如翰是也據說文乾獸豪也箋訓翰爲豪俊正與乾爲獸豪義近說文又曰翰馬毛長也義亦與翰近

緜緜翼翼傳緜緜靚也翼翼敬也瑞辰按廣雅緜緜長也翼翼盛也長與盛義相近皆狀其兵之壯盛耳緜縎雙聲通用故詩緜蠻黃鳥一作縎蠻韓詩緜緜作民民亦以雙聲叚借至毛傳訓緜緜爲靚者靚卽靜也靜卽密也釋詁密靜也爾雅釋言矈密也矈說文作矏云目旁薄緻宀宀也又𦤎宀宀不見也宀交覆深屋也矈𦤎並武延切與緜同音傳以緜緜爲宀宀之叚借故訓爲靜猶言密也緜密雙聲字文選洛神賦注緜緜密意也正與毛傳同義

不測不克箋其勢不可測度不可勝克瑞辰按測當爲側之假借淮南子原道篇側谿谷之間高註側伏也不側者謂其師不隱伏也克通作剋說文剋急也不克者謂其師不急迫也箋以不可增成其義失之

王猶允塞傳猶謀也箋猶尚允信也王重兵兵雖臨之尚守信自實滿瑞辰按猶猷古通用荀子韓詩外傳引

詩並作王猷允塞傳訓爲謀是也箋訓爲尙失之

徐方旣來箋兵未陳而徐國已來告服瑞辰按左氏文五年傳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杜註來猶歸也爾雅釋言懷來也是知徐方旣來猶言徐方旣歸懷耳來與勑通廣雅釋詁勑順也順與歸懷義相通順猶服也旣來卽是說服箋以來告服增成其義失之

徐方旣同瑞辰按同當讀如殷見曰同之同同集也謂同集於朝也說文同會合也會同朝覲對文則異散言則通旣同猶云旣朝耳正義謂徐方來與他國同服於王者失之

徐方來庭傳來王庭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庭直也庭者廷之叚借倉頡篇廷直也說文直正見也古以諸侯不直者爲不庭周語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左氏隱十年傳以王命討不庭成十二年傳謀其不協而討不庭韓奕詩榦不庭方傳庭直也正直爲庭則知正其不直亦爲庭此詩來庭猶云是直也左傳曰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是直猶云是正與王國來極句法相似極亦正也正則不邪故下卽接言徐方不回矣傳訓爲來王庭失之

徐方不回箋回猶違也瑞辰按說文褭衺也又曰違回也經傳中多借違作回葢以疊韵相叚借大明詩厥德不回傳回違也堯典靜言庸違文十八年左傳作靖譖庸回昭二十六年左傳君無違德論衡作君無回德皆以回爲違之叚借違皆褭衺字之通借故周語動匱百姓以逞其違晉語若有違質教將不入韋昭註並曰違邪也此箋訓回爲違亦以不回爲不褭衺耳正義訓爲違命之違失之

瞻卬

女反有之瑞辰按廣雅釋詁有取也有之猶取之也

女覆奪之瑞辰按奪者敓之叚借說文敓彊取也引周書敓攘矯虔今呂刑作奪說文奪手持隹失之也是奪爲脫正字今經典通叚奪爲敓

懿厥哲婦箋懿有所痛傷之聲也正義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金縢噫公命我勿敢言與此同也瑞辰按金縢釋文噫馬本作懿是懿噫通用之證楚語衛武公作懿戒以自儆卽大雅抑之詩是懿又通抑十月之交詩抑此皇父箋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義與懿厥哲婦同懿噫抑三字並同聲故詩以懿抑爲噫之叚借又按文選神女賦曰澹清靜其愔嫕李善注引韓詩曰嫕悅也又引蒼頡篇曰嫕密也引曹大家列女傳注曰嫕深邃也嫕或作嬺今誤作嫕盧氏文弨曰字當作嫕此懿厥哲婦之懿今按說文㥣靜也靜審也廣雅㥣審也㥣古讀如邑與懿字雙聲疊韻故懿可通作㥣而韓詩訓悅与毛異義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傳忮害忒變也箋鞫窮也譖不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慮好窮屈人之語忮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違瑞辰按說文伎字註引詩鞫人伎忒伎者忮之叚借鞫人忮忒當謂長舌之婦窮詰人以忮害轉變之術譖毀也數也謂始譖毀人而終自背之也始譖毀人乃竟終背之是責人則明責己則暗也譖始所以爲忮竟背所以爲忒也箋以譖爲不信失之

豈曰不極伊胡爲慝箋胡何慝惡也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爲惡不信也瑞辰按豈曰不極承上譖始言之謂其譖毀人之忮忒豈曰不中正乎伊胡爲慝則承竟背言之言伊何爲差忒也說文忒更也慝失常也慝卽忒之叚借猶鄘柏舟詩之矢死靡慝叚慝爲忒也上既言忒用本字故下借慝字以與上忒字爲韻此亦阮宮保所云義同字變之類箋訓爲慝爲爲惡失之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傳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箋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瑞辰按公功古通用經義述聞謂公事卽周官女御以歲時獻功事休其蠶織卽是無功事今按公与宮同聲夏小正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昏禮戒女詞曰夙夜無違宮事宮事皆謂蠶宮之事此詩公事當卽宮事之叚借宮事卽蠶事也若如毛鄭所解則是婦有公事休其蠶織矣上言如賈三倍君子是識是不當知而知下言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是又當爲而不爲皆承上伊胡爲慝極言其失常之事

何神不富傳富福瑞辰按富福古同部通用傳蓋以富爲福之叚借易福謙釋文福京作富劉修碑鬼神富謙皆福通作富之證釋名福富也其中多品如富者也是富与福亦同義

舍爾介狄維予胥忌傳狄遠忌怨也箋介甲也乃舍女被甲之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忌瑞辰按說文狄之言淫辟也廣雅釋言狄辟也古或通以爲淫辟之稱介狄謂大狄猶云元惡也舍爾介狄卽上章彼宜有罪女覆說之維予胥忌卽上章此宜無罪女反收之也傳箋並失之

邦國殄瘁傳殄盡瘁病也箋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窮瑞辰按王觀察曰殄瘁皆病也周官稻人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鄭注曰殄病也魯語曰鑄名器藏寶財國民之殄病是待是殄亦病也今按王說是也殄瘁二字平列与盡瘁憔悴之同爲勞病正同殄盡以疊韻爲義盡亦病也成十二年左傳爭尋常以盡其民盡其民卽病其民也

無不克鞏傳鞏固也瑞辰按釋詁鞏固也鞏固以雙聲

為義古音轉讀鞏如固故與祖後為韵戴震孔廣森均以此為東侯交通之證

召旻

我居圉卒荒傳圉垂也箋荒虛也國中至邊境以此故盡空虛 瑞辰按傳不釋居字蓋以居為語詞讀同日居月諸之居箋上云病國中以饑饉則此箋所云國中亦承上言之不以居為國中也正義乃云令我所居國中失之

昏椓靡共傳椓夭椓也箋昏椓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椓椓毀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肎共其職事者 瑞辰按上言蟊賊內訌箋謂訌爭訟相陷人之言則下昏椓正言其昏亂椓譖耳昏通作怋大雅民勞篇以謹惛怓毛傳惛怓大亂也鄭箋猶讙譁也說文作怋怓云怋怓也怓亂也此詩昏亦怓亂耳椓通作諑哀十七年左傳大子又使椓之釋文椓古與諑通楚詞謠諑謂予以善淫王逸註諑猶譖也方言諑愬也楚以南謂之諑廣雅釋詁諑訴也又諑責也諑譖也諑謗也義竝相近正月詩天夭是椓傳君夭之在位椓之正義王天害之在位又椓譖之此傳以椓為夭椓正訓椓為諑譖之諑至箋以昏椓皆奄人是讀昏為閽讀椓為刖劅斀黥之斀與傳異義正義乃云傳意亦以椓為去陰失矣

潰潰回遹傳潰潰亂也 瑞辰按說文憒亂也潰潰即憒憒之叚借

實靖夷我邦傳靖謀夷平也箋皆謀夷滅我之邦 瑞辰按夷為語助詞實靖夷我邦即言實謀我邦猶之曲禮在醜夷不爭即孝經在醜不爭夷字不為義也傳訓夷為平箋訓夷為滅竝失之至瞻卬詩靡有夷屆靡有夷瘳及孟子夷考其行夷皆語詞則王尚書釋詞已言之矣

皐皐訿訿曾不知其玷傳皐皐頑不知道也訿訿窳不供事也箋玷缺也 瑞辰按皐當讀為譹玉篇譹相欺也重言之則曰譹譹訿與呰通管子形勢篇毀呰賢者謂之呰列子天瑞篇呰呰然張湛註毀呰也訿又通呰說文呰苛也鄭注喪服四制云口毀曰呰皐皐訿訿皆極言小人讒毀人之狀玷當讀如點汙之點楚詞七諫唐虞點灼而毀議王逸註點汙也廣雅釋詁點污也詩言小人止知毀議人而不自知其點汙也至爾雅釋訓皐皐琄琄刺素食也翕翕訿訿莫供職也葢釋詩之大義非釋詩詞毛傳義本爾雅似於經義未協

兢兢業業孔塡不甯我位孔貶傳貶墜也箋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墜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 瑞辰按兢兢業業二句言在位之戒懼時

以危爲病不敢自安與上皐皐訿訿對文言彼譖毀人者曾不知其汚䵘而小心戒懼不敢自安反貶黜其位也箋以我位爲我王之位失之

草不潰茂傳潰遂也箋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皃　瑞辰按胡承珙曰潰者敗也遂者成也以潰爲遂猶以治爲亂李黼平曰說文僓一曰長皃長義與遂義近傳蓋讀潰爲僓今按小爾雅傳亦曰潰遂也潰遂疊韻字潰卽遂之音近叚借猶旞或作䆆遺風通作隧風也廣韻遂達也遂者艸之暢達與茂義相成箋以潰爲彙不若傳訓遂爲善又按韓詩外傳云如歲之旱草不潰茂然天勃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莫不興起者相其文義莫當爲草字之譌蓋因下文有莫不字而誤又案孔氏詩聲類曰詩中幽韻與之通者八見此詩茂止爲韻其一也天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首亦韻止韻之通戚學標毛詩證讀又引漢書敘傳侯王之祉祚及孫子公侯蕃滋枝葉碩茂魏武觀滄海詩樹木叢生百艸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皆之幽韻通之證顧氏古音考以此章爲無韻失之至末章舊與里協古音讀舊如忌與久古讀已者正同此詩舊里猶蕩詩時與舊韻後人誤以舊入尤類胡承珙據爲之幽通之例則非

如彼棲苴傳苴水中浮艸也箋如樹上之棲苴　瑞辰按楚詞九章草苴比而不芳王逸注生曰草枯曰苴苴通作蒩管子輕重篇請君伐蒩薪房注草枯曰蒩又通作柤一切經音義引詩如彼棲柤又引通俗文刈餘曰柤柤卽查字音槎亦與槎字通用張參五經文字苴七余反又音查見詩大雅卽指此詩是唐人讀苴亦如槎故字得通作柤柤卽樝字之譌說文樝果似棃而酢內則作柤棃今本通作楂棃苴讀如樝猶說文担讀若樝棃之樝捪取水沮也沮卽今之渣字也查又爲浮木之稱古聲同者其義亦同水中浮木謂之查水中浮艸謂之苴其義一也傳云水中浮草亦謂枯草之浮於水中者耳棲蓋艸枯之狀艸之生曰興曰作則其枯可謂之棲釋文棲謂棲息蓋謂枯草偃臥有似棲息也又棲摧雙近棲之言摧折也毛傳不解棲字正義謂棲爲浮義失之箋以爲樹上棲苴亦非

無不潰止箋潰亂也無不亂者言皆亂也春秋傳曰國亂曰潰邑亂曰叛　瑞辰按潰者讀之叚借釋言訌潰也說文訌讀也此潰卽讀之證說文讀中止也从言貴聲司馬法曰師多則民讀讀止也是讀止二字同義胡承珙曰止者陷也中止猶言內陷也今按陷猶敗也是止亦潰敗之義傳箋皆不釋止字蓋以止爲語詞不知止亦潰也

胡不自替傳替廢箋女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　瑞辰按離騷長大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

好俯嫪以譏覊兮寧朝誶而夕替以替與艱韻與此詩以替與引韻正相類替說文作暜云暜廢也一偏下也从竝白白音自聲或从曰或从兟从曰錢氏大昕曰字當爲替从曰兟聲今按錢說是也古先辛同韵是以替與引聲近兟从先聲色巾反替从兟聲他因反讀如親而近汀正與引同爲眞臻部字亦與艱讀如根相協管子問第二十四云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替而德營九軍之親宋翔鳳謂替與親韵正与詩同胡承珙又曰雉夷古聲近本草辛夷作辛矧御覽亦作辛引則引正可讀如夷以與替韻今按夷與引雙聲夷讀如引者亦古雙聲爲韻之類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箋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言有如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 瑞辰 按關雎正義詩一句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今本無者字無之臣二字臧氏玉琳曰序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正取詩有如召公之臣爲說又箋言有如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是鄭本原作有如召公之臣當从關雎正義所引補正今按臧說是也詩有之臣二字以命與臣爲韻於古音正合撰義疏者非出一手故本篇正義引作有如召公與關雎正義所引互異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八

周頌

桐城馬瑞辰學

清廟

於穆清廟傳於歎辭也穆美也 瑞辰 按漢書韋元成傳云議者又以爲清廟之詩言交神之事無不清靜賈逵左傳注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蔡邕明堂月令論取其宗祀之清皃則曰清廟釋文引杜預曰肅然清淨之稱也古釋清廟皆謂以清靜得名猶明堂義取禱明閟宮義取閟神此詩序箋謂清廟爲祭有清明德者之宮正義因謂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其說非也廣韻穆清也於穆即狀清廟之皃說文㣎細文也穆禾也凡詩言於穆穆穆者皆㣎字之叚借

秉文之德傳執文德之人也箋皆執行文王之德 瑞辰 按昭二十三年左傳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周語昭顯文德又詩文定厥祥傳言大姒之有文德也告于文人傳文人文德之人也皆之言文德此傳謂多士皆執持文德亦之言有文德與箋言皆執行文王之德異義正義謂毛鄭同失之又按顧氏詩本音云清廟一章無韻孔廣森曰上半章前二句不入韻而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相爲韻下半章中二句不用韻而對越在天無射于人首尾相爲韻蓋德古音如置故可與士協今按孔說是也古德字作悳从直从心蓋亦

兼从直聲故可讀如置易有功而不德鄭本作置大戴禮其心不德荀子作置又有施而不德逸周書作置玉藻立容德徐仙民音置皆德有置音古字通用之證

駿奔走在廟傳駿長也箋駿大也瑞辰按爾雅釋詁駿速也速與疾義同正義引禮記大傳駿奔走註駿疾也疾奔走言勤事駿疾以聲近爲義廟中奔走以疾爲敬其說較傳箋爲善正義牽合箋說云大者多而疾來之意則失之矣周頌噫嘻篇駿發爾私傳謂大發其私田箋易之曰駿疾也此疾與大異訓之證駿與浚通鹽鐵論取下篇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正訓浚爲疾彼詩亦當从箋訓疾駿又通作逡禮大傳逡奔走鄭注逡疾也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箋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正義引孟子趙岐註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謂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瑞辰按孟子趙岐註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史記孟子列傳則云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如孟子且未及親事子思豈孟仲子學於孟子轉曾爲子思弟子乎詩譜之言蓋不足據正義合詩譜及趙岐說而一之誤矣經典序錄云詩自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孫卿生孟子後得受詩於孟仲子則孟仲子幼於孟子未及受業於子思可知矣孟仲子爲毛詩傳授所本故此詩及閟宮詩傳竝引其說又按說文以字从反已檀弓注云以已字是以與已本同字也似从人已聲故以已與似古亦通用正義引詩譜曰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字雖異而義則同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廣雅極已也無極正釋詩不已是知孟仲子雖借作不似其義仍作不已也正義不明通借之義謂傳雖引仲子之言而無不似之義失矣又按廣雅廣

韻竝曰命道也易臨彖傳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无妄彖傳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天道不謟二十七年左傳曰天命不慆皆命卽道之證故箋曰命猶道正義謂天之教命卽是道失之又按說文㣎細文也穆卽㣎之叚借訓穆爲文與下純訓爲文同義

文王之德之純傳純大也箋純亦不已也瑞辰按說文焞明也引春秋傳曰焞燿天地純與焞通用漢書揚雄傳光純天地純亦明也此承上於乎不顯言之不顯顯也顯明也純亦明也文與明義相引伸方言廣雅竝曰純文也中庸引此詩而釋之曰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正訓純爲文說文純絲也崔覲說易曰不

襍曰純純本美絲之稱叚以狀德之明而不襍故義爲明爲文又爲大耳

假以溢我傳假嘉溢愼也箋溢盈溢之言也　瑞辰按說文誐嘉善也引詩誐以謐我誐與假雙聲謐與溢字異而音義同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君子曰何以恤我何者誐之聲借恤與謐亦同部字也此詩溢謐恤三字通用猶堯典惟刑之卹哉史記作静今文尚書作謐也爾雅釋詁溢愼謐静也又曰溢愼也說文謐静語也静與竫通說文竫安竫也廣雅静安也愼與静古亦同義詩言溢我卽愼我也愼我卽静我也静我卽安我猶詩言綏我肩壽綏亦安也假以溢我正謂善以綏我左傳言恤我者恤當爲侐之叚借說文侐静也正與溢謐並訓静者同義惟箋訓爲盈溢與傳異義

駿惠我文王箋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爲周禮六官之職也　瑞辰按惠順也駿當爲馴之叚借馴亦順也駿惠二字平列皆爲順猶劬勞同爲勞盡瘁珍瘁同爲勞也馴借作駿猶尚書克明俊德史記作馴德徐廣曰馴順也馴德卽順德也爾無正不駿其德朱彬謂駿與馴同馴順也皆駿亦爲馴之證箋訓駿惠爲大順失之

曾孫篤之傳成王能厚行之也箋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惟今也　瑞辰按曾孫當从箋通指後王爲允篤者𥫳之叚借說文𥫳厚也从亯竹聲讀若篤孔廣森曰竹聲古蓋讀如呪故篤與收爲韻

維清

序維清奏象舞也箋象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　瑞辰按襄二十九年左傳見舞象箾南籥者賈逵注象文王之樂武象也杜注箾舞者所執據說文箾以竿擊人也是箾卽干公羊傳萬舞者干舞也古者文舞執籥武舞執干左傳南籥爲文舞則象箾爲武舞卽此詩象舞也舞武古通用象舞蔡邕獨斷作象武蓋以象文王之武功也作舞者通借字耳是以知仲尼燕居篇下管象武卽象舞也象舞亦單稱象文王世子明堂位皆云下管象以象與大武對言則象非大武可知文王世子鄭注乃謂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合象與大武爲一誤矣孔子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白虎通曰歌在堂上舞在堂下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也淸廟象舞雖俱是文王之樂淸廟以人歌之故宜升象舞以管奏而舞之故宜下正義乃云下管象若是此篇則與淸廟俱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失其義矣墨子七患云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春秋繁露質文篇武王受命作象樂繼文以奉天是武王之樂亦名象然云因先王

之樂云繼文是正因文之象舞而作非卽此詩象舞亦非下管象之象也

肇禋傳肇始禋祀也箋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瑞辰按李黼平曰生民以歸肇祀傳云始歸郊祀也周之祭天自后稷然矣文王祭天不應言肇尙書禋于六宗固爲天神而禋于文王武王宗廟亦得稱禋說文禋潔祀也一曰精意以享爲禋是禋乃祭祀通稱傳訓禋爲祀蓋言始禋祀而征伐義不繫於祭天正義以箋述毛非也今按李說是也肇禋猶云肇祀生民詩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后稷之肇祀也此詩肇禋迄用有成言文王之肇祀也二詩文義相似生民詩承上帝居歆言之故傳以肇祀爲郊祀此詩上無所承故傳以肇禋爲乏言禋祀耳

維周之禎傳禎祥也釋文祺音其爾雅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　瑞辰按爾雅釋言祺祥也某氏注引詩維周之祺正義釋文本原皆作祺惟正義引定本集注釋文引徐邈本作禎按作禎者以與禋成爲韻作祺者以與首句熙字爲韻爲首尾用韻二本皆於韻合胡承珙曰作禎者毛詩作祺者蓋三家詩或謂由崔注改易取韻者非也李黼平曰行葦壽考維祺傳云祺吉也此經如作祺傳不應別訓惟作禎乃訓爲祥說文禎祥也祺吉也从毛傳不从爾雅則經文作禎爲是

烈文

烈文辟公傳烈光也箋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　瑞辰按周書諡法解有功安民曰烈烈文二字平列烈言其功文言其德也爾雅釋詁辟君也天子諸侯皆有君號故通稱爲辟天子曰辟王詩載見辟王是也諸侯則曰辟公此詩烈文辟公雝詩相維辟公是也箋謂百辟卿士及諸侯包咸論語注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竝失之

錫茲祉福傳文王錫之箋天錫之以此祉福也　瑞辰按成王卽位徧祭列祖則祉福宜謂列祖錫之詩末章前王亦兼言列祖傳專言文王非也

無封靡于爾邦傳封大靡累也箋無大累於汝國謂侯治國無罪惡也　瑞辰按廣雅釋詁靡壞也靡與靡通越語靡王躬身韋注靡損也無封靡于爾邦猶云無大損壞於爾邦也靡累以叠韻爲訓傳訓爲累與損壞義近累於國卽損壞於國也白虎通三軍篇曰詩云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此言追謂大罪也以封靡爲大罪與箋義合皆本三家詩正義謂靡是侈靡奢侈淫靡是罪累之事失傳恉矣

繼序其皇之傳皇美也箋皇君也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　瑞辰按說文緒絲耑也序敘古通用爾雅釋詁敘

緒也閔予小子篇繼序思不忘傳序緒也此詩傳不釋序字義亦爲緒繼序猶云纘緒謂諸侯世繼其先祖之緒以爲君也箋訓爲次序失之

天作

大王荒之傳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瑞辰按晉語鄭叔詹曰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此傳義所本傳云能安天之所作段玉裁李黼平皆謂安爲大字之譌是也荀子王制篇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引詩天作高山四句爲證此又毛傳天生萬物於高山所本蓋合天覆地載之語而括以萬物也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箋彼彼萬民也徂往行道也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瑞辰按毛詩以彼徂矣三字爲句與上彼作矣相對成文韓詩則作彼徂者後漢書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李賢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鄭君先通韓詩故此箋全本韓義其云後之往者正釋經彼徂者句正義徂謂新往者是知箋疏本皆作徂者而以岐字屬下句讀則毛韓詩同也說苑韓詩外傳並引詩岐有夷之行惟沈存中筆談引後漢書朱輔疏誤作朱浮傳又誤讀岐字爲句誤徂作岨蓋由誤以韓詩傳岐道阻險爲釋詩彼徂者之徂也朱子集傳王伯厚詩考並沿其誤又按說文傷佼傷莊述祖引易繫注佼傷無爲是佼傷爲寂然無爲之稱正義以佼爲佼健失之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箋昊天天大號也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瑞辰按穆天子傳壬辰祭公飲天子酒乃歌昊天之詩郭注引此詩是昊卽昊字古文明

成二字同義爾雅釋詁明成也臣工篇將受厥明明亦成也成命猶言明命箋謂后稷之生已有王命失之

成王不敢康箋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瑞辰按晉語引此詩韋昭注謂文武脩已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說與箋同但考叔向說是詩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二后指文武則成王自指周成王無疑頌作於成王之時成王猶召南詩稱平王象其德而稱頌之非謚也叔向曰大道成命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並謂成王不自謂能受天命而曰文武受之故以爲讓於德若不指周成王則二后受之何謂讓於德

乎賈子禮容篇釋此詩曰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文王之孫武王之子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晉與夜寐以繼文王之業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是賈子亦以詩成王指周成王身矣呂氏慎大覽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史記周公謂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成王蓋時臣美其德生有此號酒誥釋文載馬融注引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其說是也尚書大傳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尚幼矣成王惟生有此號故周頌作於

成王在位時得稱成王耳此箋及韋注國語竝以成王指文武失之

夙夜基命宥密傳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瑞辰按傳義與本晉語載氏叚毛鄭詩考正取晉語釋之是也然尚有未盡合者叔向曰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後總釋之曰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于寧恭信寬甯承上夙夜命宥密五字言不應獨去基字另增儉字是知儉卽承上基始言也蓋云恭始信寬則不詞故易始爲儉儉者禮之本本卽基也故基爲始又爲儉耳命令古通用令从亼卪說文卪瑞信也賈子曰命者制令也與叔向訓命爲信同義叔向以恭儉信寬帥歸于

甯釋詩夙夜基命宥密則基命與宥密各爲一德基命二字平列不連讀孔疏釋傳云始於信順天命戴震云早夜敬恭其命有始未竟之謂基命竝失之

單厥心傳單厚瑞辰按爾雅釋詁亶信也亶誠也又亶厚也說文亶多穀也亶之本義爲多穀引伸爲信厚毛詩作單者雙聲假借字說文單大也大与厚義亦相通墨子經篇云厚有所大也

肆其靖之傳肆固靖和也箋固當爲故字之誤也爲之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瑞辰按叔向釋詩曰肆固也靖和也又曰其終也廣厚其心固和之又曰終於固和以固與和平列傳義正本叔向不當如箋訓故故

固古通用爾雅肆故也肆可訓爲語詞之故卽可訓爲堅固之固非誤字也

我將

我將我享傳將大享獻也箋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瑞辰按莊述祖曰將古文作𤖯見古彝器其文或爲𤖯彝尊鼎或爲𤖯彝或爲𤖯牛鼎或爲某作𤖯某寶尊彝說文作䰞煑也从鬲羊聲字亦作𩰫封禪書曰皆嘗𩰫亨上帝鬼神徐廣曰𩰫亨煑也音殤亨當讀饗薛詩于以𩰫之毛借作湘傳湘亨也此傳將亦訓亨篆文亯獻之亯與亯飪之亯本一字或疑亯亯覆衍遂改亯爲大今按將享對文以將爲𤖯之假借訓亨正與封禪書

鬷享上帝鬼神及易傳聖人亨以饗上帝文法相類較
傳箋爲善若莊以爲毛本訓亨後人改亨爲大則肌說
也
維羊維牛瑞辰按臧氏經義雜記謂正義本原作維牛
維羊周官羊人疏及隋書宇文愷傳引詩竝作維牛維
羊又正義釋序兩云維牛維羊釋經及箋牛羊字凡六
見阮尚書校勘記以臧氏說爲是然箋云我奉養我享
祭之羊牛正義釋經云維是肥羊維是肥牛均先羊而
後牛又詩以將享與下方王饗爲韻而中以牛與右韻
與詩中隔句用韻其隔句自爲韻者正合仍从唐石經
及毛本作維羊維牛爲是

儀式刑文王之典傳儀善刑法箋我儀則式象法行文
王之常道瑞辰按說文儀度也度法制也字通作檥爾
雅釋詁儀榦也說文檥榦也立木作表爲榦是檥即表
也文六年左傳引之表儀荀子君者儀也儀正則景正
皆以儀爲表因而測天之表謂之儀人之儀表亦爲儀
矣式者栻之省褚少孫日者傳言卜者旋式正棊索隱
曰式即栻也栻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
綱加地之辰故曰旋式漢書王莽傳天文郎按栻於前
廣雅釋器栻梮也式本占象之器用與儀表等因而可
爲式象者通稱式矣刑者型之省說文型鑄器之灋也
古者以水曰模以金曰鎔以竹曰範以土曰型經傳中

通叚作刑法之亦謂之刑周頌百辟其刑之箋曰卿大
夫法其所爲是也是儀式刑皆可訓法詩中有三字同
義竝稱者如亂離瘼矣及維清緝熙皆與此句法相類
朱子集傳儀式刑皆法也義本鄭箋其說是也不必如
毛傳訓儀爲善
伊嘏文王箋受福曰嘏釋文嘏古雅反毛大也瑞辰按
說文嘏大遠也爾雅嘏假大也假即嘏之叚借此詩伊
嘏大王猶言大哉文王从毛訓大爲允但不得如王肅
時邁云維天乃大文王之道耳

時邁

時邁其邦傳邁行箋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

巡守也瑞辰按爾雅時是也寔則也是猶寔亦則也時
是皆語詞正義云以時行其邦國失之
實右序有周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爲之臣
也瑞辰按序与叙同爾雅釋詁順叙也大戴保傳篇言
語不序周語時序其德周旋序順序皆順也次序爲序
順從亦爲序順之即助之也周禮司書注叙猶比次也
凡相比相次皆有助義實右序有周猶言實佑助有周
也右序二字同義箋謂次序其事失之
莫不震疊傳疊懼正義疊懼釋詁文彼疊作慴音義同
瑞辰按傳以疊爲慴之叚借爾雅釋詁慴懼也郭注慴
即懾也說文慴懼也讀若疊是慴疊音同之證

懷柔百神傳懷來柔安正義釋詁柔安也某氏引詩曰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柔是也釋文柔如字本亦作濡兩通瑞辰按爾雅釋言格懷來也此傳義所本方言儀佫來也陳穎之間曰儀自關而東周鄭之郊齊魯之間或謂之佫或曰懷周語民神怨痛無所依懷韋注懷歸也來與歸義相因柔濡雙聲故通用宋書樂志明堂歌懷濡上靈正本此詩柔通作濡猶說文訓儒爲柔也

及河喬嶽傳喬高也高岳岱宗也瑞辰按爾雅釋山山銳而高嶠淮南泰族篇引詩及河嶠嶽又通作橋史記五帝紀張守節正義引爾雅山銳而高曰橋釋名山銳而高曰喬形如橋也喬嶽宜通指四岳言之般之詩案祭四嶽亦曰隋山喬嶽是其證也

肆于時夏傳夏大也箋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瑞辰按先儒同訓夏爲大而言大之義不一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載戢干戈五句杜注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正義曰遂大謂功業遂大此以大爲功業大也周禮鍾師注引呂叔玉解此詩肆于時夏曰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此以大爲位大也鄭箋樂歌大者稱夏此以夏爲樂歌之大也朱子集傳云夏中國也言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此以夏爲諸夏之大也今按左傳引詩肆于時夏允王保之以證武德之保大詩肆于時夏承我求懿德言之夏之爲大當指德大肆遂也時猶是也言其德遂於是大也毛傳但訓夏爲大不言大爲何指與左傳引詩義合呂叔玉言指大位孔疏言功業大者皆非也說文夏中國之人也周官大司樂鄭注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襄二十九年左傳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又曰能夏則大服虔注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是樂之名夏本取中夏之義詩言肆于時夏承上我求懿德言宜从朱子集傳謂布德于中國而後人因有肆于時夏一語遂名其樂爲肆夏耳傳止訓夏爲大箋始以夏爲樂歌之大正義合傳箋爲一失之又按周官鍾師注引杜子春曰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時邁也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又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元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亡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案所云頌不能具謂頌不能備有九夏耳其以肆夏爲周頌時邁等詩三章正同呂說故此詩箋云樂歌大者稱夏思文箋又云夏之屬有九賈疏乃以頌不能具謂頌內無此詩正義亦云鄭以

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失鄭恉矣韋昭國語注分繁遏渠爲三謂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與呂叔玉說異而杜預左傳注畧同案國語肆夏繁遏渠與文王大明緜句法相同不得謂肆夏一名繁繁遏二字自當从呂說連讀謂指執競篇耳且左傳明言肆夏之三是三篇皆肆夏之屬爲時邁執競思文以三篇相連與鹿鳴之三文王之三皆三篇相連可知不得兼言韶夏納夏也說文肆極陳也思文詩陳常于時夏陳卽肆也此正思文詩與肆夏同類之證韋杜之說竝失之

執競

執競武王箋競彊也能持彊道者維有武王也瑞辰按序釋文引韓詩云執服也說文執捕罪人也義與服近又執慴慹古通用史記項羽本紀諸將皆慴服漢書作讋服陳咸傳作執服朱博傳作慹服是其證韓詩訓執爲服者蓋以執競爲能執服彊禦猶朱博傳云慹服豪强也說文倞彊也廣雅倞强也凡詩言執競無競又呂叔玉引詩作執傹皆倞字之叚借若競之本義則說文自訓彊語耳

斤斤其明傳斤斤明察也瑞辰按爾雅釋訓明明斤斤察也斤斤卽昕昕之消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昕昕察也當作昕昕察也卽爾雅斤斤察也之異文說文昕旦明也廣雅昕明也重言之則曰昕昕矣

鍠鼓喤喤傳喤喤和也瑞辰按喤者鍠之叚借說文喤小兒聲也鍠鐘聲引詩鍠鼓鍠鍠漢書禮樂志風俗通引詩竝同蓋本三家詩爾雅韹韹樂也方言韹音也竝與鍠字音義同

磬筦將將傳將將集也瑞辰按將者鏘之叚借三倉鏘鏘金聲也說文鎗鐘聲也通言之則磬管之聲亦曰鏘鏘字又通作瑲與蹩荀子富國篇引詩管磬瑲瑲說文引詩管磬蹩蹩皆音同叚借字也磬管古本當作管磬

降福穰穰傳穰穰衆也瑞辰按爾雅穰穰福也郎注言饒多說文秧禾若秧穰也集韻秧穰禾下葉多也福之多曰穰穰豐年禾黍之多亦曰穰穰其義一也說文孃煩擾也一曰肥大又䑋益州鄙言人盛諱其肥謂之䑋方言梁益之閒凡人言盛及其所愛諱其肥謂之䑋李善曰諱方言作瑋義竝與穰穰近

威儀反反傳反反難也箋反反順習之貌瑞辰按賓之初筵詩威儀反反傳反反言重愼也此傳訓難卽重愼之義正義訓爲重難是也曾釗讀難爲行有節度之難失之釋文引韓詩作昄昄云善貌此箋云順習之貌卽韓所云善皃也箋義多本韓詩正義合傳箋爲一失之潛夫論引作威儀板板蓋叚借字當以韓詩作昄昄爲正字

福祿來反傳反復也箋君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也瑞辰按爾雅釋言復返也返與反同廣雅返歸也歸从止有止義福祿來反猶言福祿來止也周官鐘師注引呂叔玉曰繁遏執競也又曰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蓋亦以來反爲來止故引以證執競之卽爲繁遏莊述祖訓遏爲逮謂能逮及祖考又引或曰言福祿相逮及竝非詩義

思文

立我烝民箋立當作粒正義傳不解立宜爲存立衆民也瑞辰按立當訓爲成立之立廣雅立成也成義同定皐陶謨烝民乃粒史記夏本紀作衆民乃定作粒者叚借字耳訓立爲定正與莫匪爾極訓極爲中義相貫箋从書讀立爲粒失之

貽我來牟傳牟麥箋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瑞辰按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麥二夆舊作一來二縫或作一束二夆此从詩正義引作一麥二夆象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其釋來爲天所來與箋義同蓋皆本古文泰誓赤烏以穀俱來之說以今考之殆不然也來與麳雙聲亦同部通用方言貔陳楚江淮之間謂之𧳜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貊關西謂之貍說文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是麥本取義於薶薶卽來也來又通作麰漢書劉向上封事引詩貽我釐麰釋曰釐麰麥也方言陳楚之間凡人嘼乳而雙產謂之釐孳說文孿一乳兩子也廣雅釐孳孿也雙孿二也釐亦作孷孳亦作孖玉篇孷孖雙生也來麰一麥二夆正與釐之爲雙產者聲近而義同又來與丕二字同部一麥二夆謂之來猶一稃二米謂之秠也說文秠一稃二米來之制字蓋以仌象麥芒一本以从象二夆之形夆之言鋒芒也芒卽穗也二夆卽後世所謂雙岐也故說文麥字注云从來有穗者也又來与連麗兩皆一聲之轉來之言連也麗也謂一麥而二夆兩兩連出也牟大也麰从牟聲故爲大麥之稱其有一麥二夆者則名來麰其後又以爲麥之通稱故說文別出𥝢字云齊謂麥𥝢也牟麥爲雙聲來麥爲疊韻合牟來則爲麥焦氏循曰麥爲牟來之合聲猶終葵之爲椎牟來倒爲來牟方音相轉往往倒稱其說是也來麰韓詩作嘉麰牟麰同音嘉與來聲不相近王觀察曰嘉當爲喜字之誤來釐喜古聲相近故毛詩作來而劉向傳作釐牟韓詩作喜牟猶僖公之爲釐公祝禧之爲祝釐其說是也來爲一麥二夆之稱以爲自天來者失之廣雅以麰爲小麥亦非

陳常于時夏箋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瑞辰按小雅四國無政不用其常常卽政也昭二十年左傳作常無政杜注言布政無法度此詩

陳常猶布常也陳常于時夏謂陳農政於中夏也時邁詩肆于時夏承上我求懿德言之謂布德於是中夏也此詩陳常于時夏承上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言之謂徧布其農政所以布利於是中夏也國語芮良夫曰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末引詩立我烝民爲證其導利之言實據詩陳常于時夏爲訓箋謂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失之又按呂叔玉以渠爲思文云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莊述祖曰風俗通云渠水所居也說文同爾雅河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言水所居者衆渠者大也喻王者爲天下所歸往如大水之渠并衆小川即無此疆爾界之義也今按陳常于時夏夏即大也正與渠之爲大義同莊又云渠或云是王夏與韋昭云納夏一名渠皆肊說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九

周頌　　桐城馬瑞辰學

臣工

嗟嗟臣工傳嗟嗟勑之也工官也箋臣謂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意於其將歸故於廟正君臣之禮勑其諸官卿大夫云正義將戒先嗟而又嗟重歎以呼之曰我臣之下諸官謂諸侯之卿大夫也 瑞辰按爾雅釋詁嗟咨𧪞也釋文𧪞本或作蹉引字林曰皆古嗟字大元書曰時嗟嗟范望注𧪞𧪞長歎也說文作𧪞云𧪞咨也嗟嗟本咨歎之聲據烈祖箋重言嗟嗟美歎之深則又爲美歎之詞小爾雅嗟發聲也文選吳都賦注引爾雅舊注嗟楚人發語端也今按此詩及烈祖詩並言嗟嗟皆當爲發端之語故臣工保介烈祖並可言嗟嗟耳臣工二字平列猶官府之比工與官雙聲故官通借作工小爾雅工官也堯典允釐百工史記五帝紀作信飭百官皆工即官之證臣工蓋通指諸侯卿大夫言之箋以臣爲諸侯工爲卿大夫非詩義也

王釐爾成來咨來茹箋釐理咨謀茹度也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之事當來謀之來度之於王之朝無自專 瑞辰按王與往古同聲通用釐當爲禧之叚借爾雅釋詁禧告也說文禧禮告也王釐猶言往告也禧借作釐猶爾雅禧福漢書多借作釐春秋僖公通作釐公也成就

一聲之轉故古以穀孰爲成書言百穀用成孟子苟爲不孰趙注孰成也呂氏春秋明理篇五穀萎敗不成高注成孰也王釐爾成謂往告爾以豐成也此爲遣諸侯於廟之詩故言往作王者叚借字耳來者詞之是也來咨來茹猶言是咨是茹下文嗟嗟保介卽告以所當咨度之事箋以釐爲理之叚借又以來爲來咨度於王朝竝失之

嗟嗟保介箋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　瑞辰按天子諸侯孟春勸農保介爲同車之人故自車中戒之箋據月令釋爲車右是也月令措之於參保

介之御間文有譌誤當从呂氏春秋作措之參於保介之御間之猶與也謂參於保介與御者之間也月令鄭注保猶衣也按保與褓義近被甲者爲保介猶小兒衣謂之褓也介與甲雙聲故甲可借作介至呂氏春秋高注保介副也蓋讀介如賓介之介朱子集傳云蓋農官之副又因高注而申言之然云蓋者擬議之詞非於經傳有確證也

於皇來牟將受厥明箋將大也於美乎赤烏以牟麥俱來故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爲珍瑞天下所休慶也瑞辰按爾雅釋詁明成也古以年豐穀孰爲成周書糴匡解成年年穀足賓祭是也上言王釐爾成謂往告以豐成也上告之則下受之故言將受厥明明亦成也國以豐年爲瑞成與瑞亦雙聲受厥成猶言受厥瑞也箋訓明爲光明失之古者嘉穀豐年多歸功於天降如大誕降嘉種自天降康語皆相類非眞種自天來也箋據周書赤烏以牟麥俱來釋之殊非詩義又按將受厥明對下迄用康年而言謂將且受厥成也箋訓大亦非

迄用康年傳康樂也箋至今用之有樂歲　瑞辰按說文穅穀之皮也或省作康是康本穅之或體周書謚法解糠虛也爾雅釋詁漮虛也釋文引郭云漮本或作荒說文⿰禾荒虛無食也是康荒音義正同廣雅荒大也則康亦可訓大與豐年訓大同義年大則樂故康又訓樂謚法

解豐年好樂曰康是也則康年猶云樂歲矣迄至也至猶致也迄用康年猶云用致康年箋云至今用之失其義矣

庤乃錢鎛傳庤具錢銚鎛鎒　瑞辰按爾雅釋詁峙具也峙者偫之叚借考工記注引詩偫乃錢鎛本三家詩說文兩引詩庤乃錢鎛本毛詩也說文偫待也儲偫也庤儲置屋下也義皆相近繫傳本無庤字疑庤亦偫之或體說文錢銚也古者田器又銚字注一曰田器銚古叚作斛爾雅斛謂之疀郭注皆古鍬鍤字說文斛字一曰利也引爾雅斛謂之疀文選注引爾雅作鍬謂之鍤是斛卽鍬疀卽鍤也方言臿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

之斛郭注此亦𣂔聲轉也方言又曰趙魏之間謂之喿郭注字亦作𨫼是斛銚喿三字同皆卽𨫼之聲轉說文鍤剌內也釋名鍤插也插地起土也或曰銷銷削也能有所穿也銷亦鍬之聲轉今俗通以插地起土者爲鐵鍬猶古語也說文鎛字注一曰田器正義引釋名鎛鋤類也釋器斪斸謂之定李巡曰鋤也郭璞曰鋤屬廣雅定謂之耨此曰鎛鎒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爲耨卽鋤或曰鋤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今按古耨以薅艸然有偃薅立薅之分釋名耨似鋤偃薅木也鎒亦鋤田器也鎛迫也迫地去艸也是則鎛鎒一物皆偃薅所用其柄短呂覽任地篇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

也是也鋤正作鉏說文鉏立薅所也爾雅所謂之鐯郭注钁也說文钁大鉏也其柄長六韜軍用篇棨钁又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是也鎛爲鉏類而非卽鉏正義未能審定故詳言之

奄觀銍艾傳銍穫也箋奄久觀多也終久必多銍又勸之也瑞辰按方言奄遽也陳潁之間曰奄遽者疾速之意奄爲久又爲遽義以相反而相成奄觀銍艾甚言其收穫之速乃所以爲勸耳觀與灌音近而義同灌爲叢聚卽多也故觀爾雅及毛傳竝訓爲多叚耜穫之挃挃傳挃挃穫聲也說文銍穫禾短鎌也挃穫禾聲是挃與銍有別而爾雅釋訓銍銍穫也及此詩皆作銍者叚借字也艾亦乂之叚借說文乂芟艸也或作刈又穫乂穀也是芟艸穫穀通謂之乂

噫嘻

噫嘻成王傳噫歎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箋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噫嘻乎能成周公之功瑞辰按釋文本作意嘻云意本又作噫同葢古字叚意爲噫也臧氏震曰噫嘻猶噫歆祝神之聲儀禮既夕篇祝聲三注三有聲存神也舊說以爲聲噫興也士虞禮祝聲三注聲者噫歆也禮記曾子問注聲噫歆警神也詩爲祈穀所歌故噫歆於神以爲民祈禱今按臧說是也噫嘻疊韵嘻歆雙聲噫嘻卽噫歆之叚借爾雅釋詁祈告也釋言

祈叫也郭注祈祭者叫呼而請事噫嘻祝神正卽叫呼之義噫嘻成王葢倒文謂成王噫歆爲聲以祈呼上帝也故下卽云既昭假爾謂既昭假於上帝也至傳訓嘻爲和胡承珙曰說文無嘻字言部譆痛也又誒可惡之辭一曰誒然春秋傳曰誒誒出出今左傳作譆譆出出是誒譆字通又口部唉譍也與言部誒然同義方言欸醫然也廣雅欸醫然譍也是誒唉欸三字皆譍聲之詞此傳云嘻和者說文和相譍也葢以噫爲歎而嘻和之嘻卽譆之叚借又傳嘻和正義本作噫敕也曾釗謂傳葢以嘻爲釐之叚借書允釐百工史記作信飭百工釋名敕飭也釐可訓飭卽可訓敕二說申傳頗爲詳辨然

非詩義箋以噫嘻爲有所多大之聲亦非又按成王傳言成是王事當指天子言正義謂周公爲成王先之箋謂能成周公之功亦非

率是農夫箋又能率是主田之吏農夫瑞辰按爾雅釋言畯農夫也孫叔然曰農夫田官也古者田官稱田畯七月詩傳畯田大夫也或省稱田月令命田舍東郊鄭注田謂田畯主農之官是也或單稱農郊特牲大蜡饗農鄭注農田畯是也爾雅言畯農夫者畯之言俊謂長也夫當讀如大夫之夫王尚書曰率人曰夫凡經傳言率夫牧夫嗇夫馭夫膳夫宰夫皆率人之義故郊特牲曰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此詩言爲天子

所率正義云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故知農夫是典田之吏葢申鄭說則然至毛傳不釋農夫據甫田傳農夫食陳則傳意農夫卽農人於下文駿發爾私文氣尤順李黼平曰國語王耕一撥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庶人卽農人何言田農之夫非王所率正義以箋義爲傳義失之

駿發爾私傳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箋駿疾也發伐也瑞辰按釋文云浚本又作駿是釋文本作浚正義作駿與又作本同據周語土乃脈發韋注引農書曰春土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駿發卽急發箋訓駿爲疾是也爾雅釋詁駿速也說文趍行速趍越也又夋行夋夋也廣雅趍犇也並與駿訓疾義同呂氏春秋音律篇曰大簇之月陽氣始生草木萌動令農發土毋或失時亦駿發之義伐通作坺說文坺坺土也一臿土謂之坺段玉裁曰一臿所起之土謂之坺來部云耕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與考工記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正同發謂發此一伐之土周語王耕一墢韋注一墢一耜之墢墢亦伐也又說文葯茇也茇字注云春艸根枯引之發土爲墢故謂之茇是茇與伐墢坺並字異而音義同釋文本箋重一發字云發發伐也正謂發爲發此伐土釋文又云一本無一發字與今正義本同則後人妄刪

之耳考工記一耦之伐謂所起發之土量得二耜合於一耦之數則謂之伐正義言以耜擧伐此土失之

終三十里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箋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途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耕言三十里者擧其成數瑞辰按此當以箋說爲允傳言各極其望正義謂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今按古有極言所望之遠者詩云維此聖人瞻言百里是也有實指其所望者論衡書虛篇云人目之所見不過十里是也目所極望未聞其三十里爲極至疏引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

之而三十則天下徧惠定宇曰五六三十易之數也五六十一三統厤曰十一而天地之數畢又五六天地之中合易大傳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故云三十里天地合終三十里終竟復始詩通於易矣此又與正義釋傳各極其望異義皆未若箋說之確

振鷺

序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箋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正義如樂記之文武王始封夏后於杞而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注言夏殷之滅其後得封耳以伐夏者湯克殷者武故繫而言之不言湯卽封杞武卽封宋也 瑞辰 按大戴禮少閒篇曰成湯乃遷姒姓於杞列子殷敬順釋文引世本曰湯封夏於杞周又封之均與酈食其言湯伐桀封杞合是夏之封杞實始於湯紂時或已中絕武王復以杞封之故漢書梅福傳云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正以宋是肇封故言封杞是繼絕故言紹正義謂武王始封於杞且謂酈食其不言湯卽封杞失之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傳雝澤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箋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 瑞辰 按魯頌有駜篇振振鷺鷺于飛朱子集傳以鷺爲鷺羽舞者所持蓋據下文醉言舞知振鷺爲羽舞也今按此詩振鷺于飛亦當指羽舞言陳風宛丘篇値其鷺羽是鷺羽可爲舞也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是舞可稱振也振鷺于飛蓋狀振羽之容與飛無異于如古通用爾雅釋詁如往也詩箋于往也于卽如之叚借于飛卽如飛也振鷺一名振羽仲尼燕居篇徹以振羽鄭注振羽當爲振鷺是也蓋因其爲羽舞故一名振羽耳舞以習容故下云亦有斯容言如舞者之動容中節也序言助祭當於宗廟而詩云于彼西雍蓋祭畢而宴於辟雝也

以永終譽箋永長也譽聲美也正義以此而能長終美譽言其善於終始爲可愛之極也 瑞辰 按終與衆雙聲古通用後漢書崔駰傳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義本三家詩毛詩作終卽衆字之叚借猶詩衆穉且狂卽言終穉且狂也中庸釋此詩曰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有譽於天下卽衆譽也詩承上在彼在此言之亦爲衆譽正義讀如終始之終失之

豐年

亦有高廩傳廩所以藏齍盛之穗也箋亦大也 瑞辰 按莊述祖毛詩口義曰穗當爲委穗委聲近而訛其說是也春秋公羊傳曰御廩者粢盛委之所藏也穀梁傳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廩人注藏米曰廩皆廩以藏米之證粢盛卽米不得言穗孔疏但就誤

文曲爲之釋失之亦爲語詞箋讀爲奕訓大亦非

萬億及秭傳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箋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正義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於今數爲然定本集注皆曰數億至萬曰秭釋文數億至萬曰秭一本作數億至億曰秭　瑞辰按正義本及釋文引一本作數億至億曰秭是也一切經音義卷六引筭經黃帝爲法數有十等謂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及其用也有三謂上中下下數十萬曰億中數百萬曰億上數萬萬曰億也毛傳於伐檀楚茨篇竝曰萬萬曰億此傳數萬至萬曰億皆是據上數言是知秭亦上數當作數億至億曰秭至說文秭字注一曰數億至萬曰秭

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引風俗通十十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之億十億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十垓謂之捕十捕謂之選十選謂之載十載謂之極其所云捕卽秭字之譌秭从乐聲或作𥝱與甫形近因譌爲補又轉寫作捕今刻彷宋本又作補數爲萬億皆中數也毛傳於億旣主上數則秭不應从中數定本集注及釋文本傳皆作數億至萬曰秭誤矣又按廣韻秭千億也引風俗通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溝溝生澗澗生正正生載載地不能載矣此與筭經垓壤在秭先異與御覽引風俗通先垓後秭亦異以秭接京言之故但爲千億此葢據下數言也又按莊述祖毛詩口義引甄鸞五經筭術云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謂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也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萬億曰兆萬兆曰京也毛云數萬至萬曰億卽是中數也按此甄鸞所言筭法以中數爲至多與一切經音義引筭經以上數爲至多者異又以垓秭相接在壤之前與筭經以垓壤相接壤後始言秭者亦異而與御覽引風俗通以垓秭相接者同又與廣韻引風俗通亦京秭相接者異則筭術流傳其說紛岐故數之

多寡亦異要之萬億及秭與子孫千億語相類特極言其米數之多箋云以言穀數多是也莊述祖謂萬億及秭非高廩所能藏當謂王者九畡之田之極數卽楚語所云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者則與上文亦有高廩下文爲酒爲醴文義不相連貫有以知其說之非矣

降福孔皆傳皆徧也　瑞辰按皆偕古通用襄二年左傳引詩作降福孔偕皆偕嘉一聲之轉廣雅釋言皆嘉也王氏疏證曰小雅魚麗曰維其嘉矣又曰維其偕矣賓之初筵曰飲酒孔嘉又曰飲酒孔偕偕亦嘉也今按此詩孔皆亦當从廣雅訓嘉嘉與佳同廣雅釋詁佳大也

孔旨猶云孔嘉嘉福猶云胡福胡與嘉皆大也文選陸士衡詩行矣保嘉福是福亦祈嘉之證據郊特牲鄭注大猶徧也則傳訓皆爲徧亦與嘉義通

有瞽

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瑞辰按正義本作合乎大祖故云言合乎大祖則特告大祖又云此大祖謂文王也今正義本作合乎祖非其舊也正義云定本集注直云合乎祖無大字釋文合乎祖也本或作合乎大祖則定本集注及釋文本自作合乎祖據祭法言祖文王則文王可單稱祖且經止言先祖是聽不言大祖當以無大字爲長

設業設虡傳業大版也所以飾栒爲懸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爲虡橫者爲栒瑞辰按說文業大版也所以飾懸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說文多本毛傳是知傳或曰畫之卽以白畫之之譌爾雅釋器大版謂之業業爲懸樂之版郭注以爲築牆版失之釋名筍上之版曰業刻爲牙捷業如鋸齒也義與毛傳合周禮樂正司業謂樂官之長主司此業也記言大功廢業卽曲禮所云撤懸謂廢此懸樂之業也至弟子之言習業請業皆謂書所問於版以備遺忘蓋弟子之有業版猶人臣之有笏學者習而不察久矣崇牙樹羽傳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瑞辰按說文釋業字云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鉏鋙相承徐鍇曰鋸齒刻之凡一層齒縱掛八鐘兩層故云相承孔疏亦云牙卽業之上齒靈臺詩虡業維樅傳樅卽崇牙爾雅釋詁崇重也崇牙蓋取兩層相承之義故明堂位殷之崇牙注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正義引皇氏云崇重也謂刻畫大版重疊爲牙是也靈臺詩正義謂以采色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失之置植古通用植立也置羽卽植羽謂尌立也明堂位周之璧翣注周又畫繒爲翣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是也樹者侸之叚借說文侸立也从人豆聲讀若樹又尌侸作侸云今作樹廣韻侸同尌尌亦立也侸又與豎

音義同今經典通借作樹矣古者豆柄直立故豎侸尌等字皆从豆會意而樹之古音亦讀如餖

應田縣鼓傳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箋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而爲田瑞辰按田从箋作朄是也周禮爾雅注宋書樂志並引詩應朄縣鼓三家詩當有作朄者故箋據以爲說耳朄說文作朄云擊小鼓引樂聲也从申柬聲今按周禮大師鄭衆注朄小鼓也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朄朄讀爲道引之引說文軙引也申引字同部則朄應从申聲說文作柬聲誤也朄从申聲與田字亦同部通用朄借作田猶陳軙作田也故箋云聲轉字誤而爲田正義

謂朄字以東爲聲聲既轉去東惟有申在申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从田失箋恉矣又按大射儀建鼓在阼階西應鼙在其東鄭注應鼙應朔鼙也先擊朔鼙應之鼙小鼓也又西階之西一建鼓在其南朔鼙在其北鄭注朔始也陳用之禮書曰儀禮朔鼙卽朄鼓也以其引鼓故曰朄以其始鼓故曰朔是以儀禮有朔無朄周禮有朄無朔今按陳說是也釋名鼙裨助鼓節也聲在前曰朔朔始也在後曰應應大鼓也朄以引鼓在前可知朄之卽朔亦可知矣詩言應朄前後皆備鄭君於小師鼙應鼓注云應與朄及朔皆小鼓也其所用别未聞此箋又以朄爲應鼙之屬皆由不知朔與朄爲一耳

潛

潛有多魚傳潛糝也正義糝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糝用木不用米當以木爲正釋文糝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作米旁參小爾雅魚之所息謂之橬橬糝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郭景純因改爾雅从小爾雅作木旁參字林作罧音山沁反義同 瑞辰按潛與涔古音同通用書沱潛既道史記作沱涔春秋隱二年公會戎于潛公羊作岑山海經西山經大時之山涔水出焉郭音潛是其證也故毛詩作潛韓詩則作涔文選長笛賦李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涔魚池也與爾雅糝謂之涔合涔卽潛也說文涔漬也漬與積義近廣雅涔栫也說文栫以柴木雝水也正與涔爲積柴水中合故郭璞江賦曰洊澱爲涔當以韓詩作涔爲正字潛與橬皆同音叚借字也廣雅釋詁又曰岑取也岑當爲涔之省借涔本取魚之器因又訓岑爲取耳糝橬二字各有本義說文糝古文糂字橬木長皃皆當爲罧字之叚借說文罧積柴水中以聚魚也淮南說林訓釣者靜之罧者扣舟高注罧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罧讀沙糝今沇州人積柴水中捕魚幽州人名之爲涔也據云罧讀沙糝玉篇橬與罧同知糝橬皆罧之叚借正義謂當从木作橬或據爾雅舍人注云以米投水養魚爲涔詩疏引李巡

注同謂當从米作糝皆臆說也毛詩爾雅釋文皆云橬字林作罧今本說文有罧字或後人據字林羼入然其字見鴻烈扣或字林實本說文段玉裁疑爲俗字則非也又文選琴賦注引韓詩曰潛滲魚池是韓詩亦有作潛者徐璈按集韻滲水中絕也蓋以薪木之類於水中絕斷之以聚魚也今按取魚者以繩網斷絕中流四面扣舟使魚入積柴中正涔之遺制毛韓詩說正可通潛與糝橬字亦同部爾雅橬謂之涔涔卽潛正以音近取義猶說文言糂字籀文作糣古文作糝也橬又謂之筌莊子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魚釋文云積柴水中使魚依而食焉是筌卽潛也筌與潛亦音近而義同

雝

序雝禘大祖也箋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大祖謂文王　瑞辰按說文禘諦祭也諦審也爾雅釋天惟以禘為大祭則祀天祖之大祭皆可名禘正義引鄭志曰禘大祭天人共之魏書禮志游明根郭祚封琳崔光等對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其說是也禘有時禘王制夏曰禘祭義春禘秋嘗鄭注並以為夏殷禮是也有吉禘春秋吉禘于莊公是也有殷禘公羊文二年傳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注以為五年禘是也有大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鄭注此禘謂祭昊

天於圜丘是也詩序以長發為大禘謂郊祭之禘以雝為禘大祖則謂殷祭之禘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似所言大祖為后稷而此箋以大祖為文王者禮言祖文王詩言皇考烈考皆指文王而不及后稷公羊傳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何休注以大祖為周公按諸侯以始受封之君為大祖正與周以文王始受命之君為大祖同義此正義所云大祖謂祖之大者文王雖不得為始祖可以為大祖也又按周禮樂師歌徹鄭注徹者歌雝是雝為徹祭所歌因一名徹又小師徹歌大饗亦如之是雝又歌於大饗此亦猶關雎通用之鄉人邦國耳

相予肆祀箋百辟與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　瑞辰按肆祀當即周禮之肆享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肆獻祼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又曰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是禘祭有肆矣大祝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鄭注肆享祭宗廟也此詩禘大祖正當用肆享之禮故言肆祀牧誓今商王受昏棄厥肆祀鄭注肆祭名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鄭司農注肆陳骨體也小子羞羊肆鄭司農注羊肆體薦全烝也羞牛之體薦曰牛肆羊之體薦曰羊肆舉全體而薦之與體解為折俎異故鄭司農謂體薦為全烝其所云肆陳骨體者即體

薦也賈疏以為體解節折誤矣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鄭司農以肆為全烝正與序言禘大祖合韋昭曰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也其釋體薦云全體委與之也亦以體薦與全烝為一左傳杜注以體薦為半解其體失之詩之肆祀承上廣牡言正謂舉全體而陳之與牧誓禮羞其肆據鄭衆說當訓為陳不必如後鄭讀為鬄也肆祀周禮肆享同為祭名正義謂此不為祭名誤矣周又按說文肆極陳也又𢑚脩豪獸从彑下象毛足讀若弟𧰨希屬从二希𧰨古文作𧰨引虞書𧰨類于上帝古文尙書作肆劉玉麐曰𧰨為兩牲同陳之象其義當得為全肆與𧰨同音故肆為全體是亦可為肆為全烝之

證

宣哲維人箋宣徧也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瑞辰按宣哲與文武對舉二字平列朱子集傳訓宣爲通哲爲知是也宣之言顯顯明也宣哲猶言明哲也商頌濬哲即宣哲之轉箋訓宣爲徧失之人對后言當訓爲臣史記燕世家索隱曰人猶臣也文王以一身兼盡君臣之道故言維人維后猶大學言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也箋謂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失其義矣

克昌厥後箋又能昌大其子孫釋文克昌如字或曰昌文王名此祭文王之詩也周人以諱事神不應犯諱當音處亮反正義若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

厥後者詩書不諱故無嫌耳烝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也瑞辰按釋文引或曰昌讀處亮反是也周禮樂師遂倡之注故書倡爲昌是昌倡古通用讀昌爲倡導之倡克倡厥後正與大武詩克開厥後同義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傳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姒也箋烈光也子孫所以得考壽與多福者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歸美焉瑞辰按周禮大祝以享右祭祀鄭注右讀爲侑侑勸尸食而拜此詩右亦當讀爲侑勸之侑箋讀右爲佑非也朱子集傳既引周禮享右祭祀又以右爲尊亦似未確此詩禘大祖爲文王不得以烈考爲武王且詩以烈考與文母對舉文母爲大姒則烈考爲文王無疑朱子集傳謂烈考猶皇考是也毛傳以烈考爲武王失之烈考文母皆美大之稱不因文王謚文而始稱文母則王尚書經義述聞已辨之失

載見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傳載始也箋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瑞辰按墨子尚同中引周頌載來見彼王聿求厥章釋曰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庭受天子之嚴教所云受天子之嚴教即詩聿求厥章也曰聿古通用辟與彼雙聲故辟王借作彼王至載見作載來見或墨子所見古本多來字抑或因下文有來朝聘之語遂

誤衍一來字耳

和鈴央央傳和在軾前鈴在旂上瑞辰按說文鈴令丁也廣韻鈴似鐘而小桓二年左傳鍚鸞和鈴昭其聲也杜注亦曰鈴在旂然鍚鸞和三者皆車馬之飾不得獨以鈴爲旂上物也周禮巾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鄭注雞人主呼旦鳴鈴以和之聲且警衆必使鳴鈴者車有和鸞相應和之象今按巾車掌車而鳴鈴則鈴爲車上之飾可知據說文鑾字注云鈴象鸞鳥之聲則知鈴與和鑾對文則異散文則和鑾可通稱和鈴此詩和鈴即和鑾耳央央或作鉠鉠文選東京賦和鈴鉠鉠薛綜注鉠鉠小聲蓋本三家詩

鞶革有鶬傳鞶革有鶬言有法度也箋鞶革轡首也鶬
金飾貌釋文鶬本又作鎗同　瑞辰按將鏘鎗瑲古並与
鶬同音通用故說文引詩作鞶革有瑲廣雅釋訓鏘鏘
盛也凡聲之盛爲鏘鏘兒之盛亦爲鏘鏘說文鋚轡首
銅也鋚與鞶同鋚爲轡首銅飾故箋以有鶬爲金飾兒
至韓奕詩鞶革金厄厄爲烏蠋别是一物而金飾正義
謂此箋所言金飾即金厄誤矣
率見昭考傳昭考武王也　瑞辰按書酒誥稱文王爲穆
考則武王次居昭矣又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郕霍魯
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
穆也以文所生爲昭武所生爲穆則益知文爲穆武爲

昭矣又按說文佋廟佋穆父爲佋南面子爲穆北面今
經傳通作昭皆佋字之叚借
以孝以享傳享獻也箋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
瑞辰按爾雅釋詁享孝也釋名引孝經說曰孝畜也畜
養也廣雅亯養也謚法解云協時肇享曰孝是孝與享
同義故享祀亦曰孝祀楚茨詩苾芬孝祀是也致享亦
曰致孝論語而致孝乎鬼神是也此詩以孝以享猶楚
茨詩以享以祀皆二字同義合言之則曰孝享天保詩是
用孝享猶閟宮詩享祀不忒也箋分孝享爲二義失之

有客

有客有客箋有客有客重言之者異之也　瑞辰按左傳
言宋於周爲客猶書言虞賓在位也至說文愙敬也引
春秋傳以陳備三愙據一切經音義卷三云恪古文作
愙是愙即古恪字又作恪魏封孔子廟碑追存二代三
恪之禮是也未有通作客字者徐楚金繫傳謂三恪即
詩有客誤矣許愼五經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
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
許愼謹案云治魯詩丞相韋元成治易施讎等說引外
傳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不與左
氏說同鄭駁之曰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
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
敬其先聖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據此知三

恪與二王後不同故魏封孔子廟碑以二代與三恪並
稱說文客寄也與愙之爲敬義亦異樂記武王克殷未
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
之後於陳此三恪並封之證又云下車而封夏后氏之
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正義以二王之後以其禮大故
待下車而封之此二代異於三恪之證禮記正義又
云不云封神農者舉三恪二代也其義蓋本鄭君駁五
經異義
亦白其馬傳亦亦周也箋亦亦武庚也　瑞辰按亦字當
从朱子集傳訓爲語詞王尙書釋詞曰亦有不承上文
而但爲語詞者若易井彖辭亦未繘井書亦行有九德

詩草蟲亦既見止是也今按此詩亦白其馬及豐年詩亦有高廩亦皆爲語助爲上無所承之詞傳謂亦周箋謂亦武庚竝失之

有萋有且傳萋且敬愼貌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於其事　瑞辰按萋且雙聲字皆以狀從者之盛說文萋艸盛也韓詩章句萋萋盛也且與居同部義近且且猶言裾裾荀子楊倞注裾裾盛服貌草之盛曰萋萋服之盛曰裾裾人之盛曰萋且其義一也

敦琢其旅箋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玉言之正義釋器云玉謂之彫又云玉謂之琢是彫琢皆治玉之名敦彫古今字　瑞辰按

敦與彫雙聲敦卽彫字之叚借字亦作雕據說文琱治玉也彫及雕又皆琱字之叚借旅呂亦雙聲漢志呂旅也又通作侶廣雅釋獸駱不旅行玉篇引草木疏作麟不侶行敦琢其旅猶云雕琢其侶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瑞辰按爾雅釋訓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毛傳據單文而言故言一宿再宿爾雅據詩重文而言故云再宿四宿信者申之叚借廣韻申重也重之故爲再宿說文申神也神亦重也爾雅釋詁申神皆訓重是其證說文訓申爲神猶其訓侮爲神侮亦重也有客宿宿有客信信特心欲留客致殷勤之詞猶豳風于女信處于女信宿耳正義乃云不知於信信之後幾日乃可去也失之拘矣

既有淫威傳淫大威則箋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　瑞辰按廣雅釋言威德也風俗通義十反篇云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是知古者威有德訓既有淫威猶云既有大德耳

降福孔夷傳夷易也　瑞辰按說文夷从大从弓古夷字必有大訓降福孔夷猶云降福孔大耳至爾雅釋詁夷易也郭注謂易直說文作侇云行平易也皆訓爲平易不爲難易若云降福孔平則不辭矣

武

序武奏大武也箋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　瑞辰按宣十二年左傳言武王克商作武呂氏春秋古樂篇言武王伐殷克之於坶野歸乃薦馘於京大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是武實周公作之於武王之世故逸周書世俘解籥人奏武王入進萬正指武王時言詩言於皇武王者象功頌德之詞非謚也正義以爲周公攝政之六年所作誤矣又按樂記言武樂六成左傳言武王作武其六日綏萬邦屢豐年以桓爲武之六章卽卒章也則武之詩當爲首章而左傳引詩者定爾功以爲卒章者卒章蓋首章之譌朱子集傳云春秋傳以此爲武之首章蓋宋時所見左傳原作首章耳

勝殷遏劉傳劉殺箋遏止也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瑞辰按爾雅釋詁滅絕也虞翻易注遏絕也是遏滅二字同義勝殷遏劉謂勝殷而滅殺之猶周語云虔殺其民人也遏劉二字平列與成十三年左傳虔劉我邊垂書君奭咸劉厥敵同義杜注左傳云虔劉皆殺也王尙書云咸與減古字通咸劉皆減也是知遏劉亦皆滅耳箋謂遏止天下之殺人者失之耆定爾功傳耆致也箋耆老也年老乃定女之此功釋文引韓詩云耆惡也瑞辰按說文厎柔石也其引伸之義爲致耆者厎之叚借故傳訓爲致爾雅釋言厎致也郭注見詩傳者卽指此詩毛傳也耆定爾功猶書乃言厎可績史記夏本紀作汝言致可績禹貢單懷厎績夏本紀作單懷致功是其證也又按書馬融注厎定也則厎亦爲定耆定並言猶詩靡所厎止厎亦止也左傳引詩此句杜注亦云耆致也言武王伐紂致定其功箋訓耆老謂年老乃定女功失之至韓詩耆惡也當爲皇矣詩上帝耆之章句葢毛韓詩同義釋文誤引入此章亦猶蕳蓮也本韓詩澤陂章之章句而釋文誤引入溱洧章也若云惡定其功則不詞矣又按宣十二年左傳耆昧也以釋酌詩遵養時晦非釋此詩耆定爾功此詩正義云左傳引此耆定爾功耆昧也又申之曰其意言移以致討于昧故以耆爲致是誤以釋汋篇者釋武篇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周頌

桐城馬瑞辰學

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傳造爲也箋造猶成也瑞辰按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儀禮士喪禮造于西階下注並云造至也書棐誓鄭注至猶善也不造猶不善不善猶不淑也雜記寡君使某問君如何不淑不淑猶云不祥謂遭凶喪也傳訓爲箋訓成者成亦善也禮記王制凶器不成不粥于市鄭注成猶善也淮南子本經篇五穀不爲高注不爲不成也成與爲同義故箋以成申毛義正義釋傳云家事無人爲之失傳恉矣又按[illegible]多以不爲語詞造與戚一聲之轉古通用則詩云遭家不造猶云遭家戚卽後世所謂丁家艱也古字丕通作不若以造爲戚詩言閔予小子遭家不造與書文侯之命云閔予小子嗣遭天丕愆語正相類似亦可備一解

嬛嬛在疚傳疚病也箋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釋文嬛崔本作煢疚本又作㝌瑞辰按說文㝌字注引詩煢煢在㝌漢書匡衡傳引詩亦作煢煢與春秋傳煢煢余在㝌同說文嬛字注又引作嬛嬛在疚則作煢煢者三家詩作嬛嬛者毛詩也據說文煢回疾也从卂營省聲段玉裁曰煢引申爲煢獨取裹回無所依之意集韻曰煢或作儝方言儝特也楚曰儝小爾雅寡夫曰煢楚詞

王逸注煢孤也是訓孤特者字以作煢爲正古从營从睘之字以音近通用毛詩睘嬛爲煢猶詩予之還兮漢書引作營杕杜詩獨行睘睘釋文睘本又作煢說文自營爲厶韓非子作自環也旬勻與營亦音近通用故詩正月篇哀此惸獨釋文惸本又作煢說文趌獨行也亦云讀若煢至疚訓病字以作疚爲正作穴者叚借字也

陟降庭止傳庭直也箋陟降上下也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枉　瑞辰按陟古通作騭爾雅釋詁騭升也釋言降下也箋訓陟降爲上下是也至謂上事天下治民則非詩書於天人之際多言陟降陟降即黜陟之義訪落詩陟降厥家言君之陟降

羣臣也敬之詩陟降厥士言天之陟降庶士也文王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之助天陟降也陟降或言陟下洪範維天陰騭下民騭下二字平列馬融注騭升也劉台拱曰騭下猶言陟降言天冥冥之中常陟降之其說是也陟降倒其文則曰黜陟亦曰降格書多士維帝降格呂刑絶地天通罔以降格格亦升也釋詁格陟升也降庭止與夙夜敬止相對成文庭直也蓋謂文王陟降羣臣皆以直道訪落詩紹庭上下陟降厥家箋謂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猶陟降也漢書匡衡傳引詩陟降廷止蓋本齊詩倉頡篇廷直也廷與庭同義顏師古訓爲臨其明廷失之

訪落

訪予落止傳訪謀落始箋成王始即政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於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即政之事　瑞辰按爾雅釋詁落始也昭七年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王尚書曰與諸侯落之者謂與諸侯始其事也楚語伍舉對靈王曰願得諸侯與始升焉是其明證今按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發開也開亦始也孔廣森曰物終乃落而以爲始嘗考落之爲始大抵施於終始相嬗之際如宮室考成謂之落成言營治之終而居處之始也成王詩言訪予落止此先君之終而今君之始也離騷夕餐秋菊之落英宋人有

引落始也訓之者蓋秋者百卉之終草木黃落而菊始有華故惟菊乃言落英今按終則有始義本以相反而相成以落爲始猶之以徂爲存以亂爲治以來爲往以故爲今以廢爲置義有反覆互訓耳

朕未有艾箋艾數也我於是未有數言遠不可及也　瑞辰按爾雅釋詁艾歷也歷數也又曰艾歷相也郊特牲曰簡其車徒而歷其卒伍歷當讀爲閱歷之歷說文閱具數於門中也是知艾歷與數皆同義箋釋未有艾爲未有數猶云未有歷也未有歷則難及故箋又言遠不可及正義謂未有等數失之又按艾字無傳義蓋與庭燎傳艾久也同據小爾雅歷久也則訓艾爲久亦與訓

艾爲歷爲數同義傳箋義正相通
將予就之箋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瑞辰按就當訓因說文因就也小爾雅就因也二字互訓箋云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即因其典法而行之也成王志在述祖故以能因爲先耳
繼猶判渙傳猶道判分渙散也箋猶圖也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瑞辰按爾雅釋詁圖猷謀也猷猶古通用猶訓爲圖即謀也判渙疊韻字當讀與卷阿詩伴奐爾游矣同伴奐皆大也說文伴大皃奐字注一曰大也小毖詩以小毖名篇言當慎其小也此詩繼猶判渙言當謀其大也作判渙者叚借字耳箋訓爲分散

失之
未堪家多難箋多衆也我小子耳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大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釋文難如字協韻乃旦反瑞辰按小毖詩亦云未堪家多難正義引王肅云言患難宜慎其小又引王肅解經云非徒多難而已又多辛苦是王肅述毛正讀難如患難之難此章解多難宜與彼同以讀乃旦反爲正禮記檀弓國家多難釋文難乃旦反是也爾雅釋詁阻艱難也郭注皆險難多難猶云多艱耳小毖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箋以集蓼爲遇三監及淮夷之難此章無集蓼之文則多難宜指遭喪兼遇三監及淮夷之難言之箋但以爲國家衆難成之事似非詩義
以保明其身箋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瑞辰按爾雅釋詁孟勉也孟古音讀如芒與明音近故孟津通作盟津孟爲勉明亦勉也凡詩言明明皆勉勉也書洛誥公明保予沖子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明保猶言勉保也此詩保明宜訓保勉正與書言明保義同承上休矣皇考謂以皇考之休美保勉其身也箋訓明爲尊似非詩義

敬之

敬之敬之箋故因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瑞辰按敬字从攴苟苟音亟加攴以明擊敕之義敬之本義即警也

說文警言之戒也又儆戒也憼敬也竝與警同義釋名敬警也恒自肅警也常武篇既敬既戒箋敬之言警也此箋不以敬爲警者因義已具常武耳敬之敬之猶云戒之戒之序進戒字本取經文敬之爲訓
天維顯思傳顯見瑞辰按說文顯頭明飾也㬎衆微杪也从日中視絲古文以爲顯字是經傳顯皆㬎字之叚借古文尚書丕顯正作丕㬎小爾雅赫顯也生民篇以赫厥靈毛傳赫顯也天維顯思當謂天道之顯赫
命不易哉箋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釋文鄭音亦王以豉反瑞辰按胡承珙曰僖二十二年左傳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illegible]

不易哉此以詩不易爲難易之易漢書孔光傳亦曰命不易哉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知此宜用王音申毛箋說似非經旨今按大雅文王篇駿命不易釋文述毛云不易言甚難也此詩命不易哉義當與彼同胡氏謂當讀同難易之易是也至謂讀用王音以豉反則非古音難易之易與改易之易其音同讀如亦非如後世讀難易爲以豉反也

陟降厥士傳士事也箋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瑞辰按陟降猶云升降士當讀如士民之士爲羣臣之通稱猶訪落詩陟降厥家箋云厥家謂羣臣也蓋慶賞刑威君之陟降厥家也福善禍淫天之陟降厥士

也傳箋竝訓士爲事失之

不聰敬止箋不聰達於敬之之意瑞辰按廣雅聰聽也不爲語詞不聰敬止謂聽而警戒也正承上敬之敬之而言箋謂不聰達於敬之之意失之

日就月將傳將行也箋日就月將言當習之以積漸也正義令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可行瑞辰按下句學有緝熙于光明乃言學之有漸則上文日就月長止謂日久月長猶言日積月累耳廣雅釋詁就久也楚詞恐余壽之弗將王逸注將長也正可引以釋此詩

學有緝熙于光明傳光廣也箋緝熙光明也且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瑞辰按爾雅釋詁緝熙光也光廣古通用周語叔向釋昊天有成命詩曰緝明熙廣也廣即光也此傳又以光爲廣廣猶大也學有緝熙于光明若釋之曰學有光明于光明則不詞說文緝績也績之言積緝熙當謂積漸廣大以至於光明即大戴禮所云積厚者其流光也說文巸廣𦣝也引申爲凡廣之稱熙即巸之叚借故訓廣又訓光緝熙與光明散文則通對文則緝熙者積漸之明而光明者廣大之明也箋言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失之

佛時仔肩傳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佛輔也仔肩任也瑞辰按說文𡘋大也从大弗聲玉篇作𡘋廣雅𡘋大也傳以佛爲𡘋字之叚借故訓爲大爾雅釋詁廢大也廢亦

𡘋之同音叚借正義云佛之爲大其義未聞由不明通借之義耳至箋訓佛爲輔者蓋以佛爲弼字之叚借說文弼作弜注云輔也字或作𢐀玉篇㢸古弼字其音均與佛近故弼可借作佛也古弼字又通作拂管子四稱篇近君爲拂遠君爲輔賈子保傅篇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輔相篇大拂之任也廣雅拂輔也竝借拂爲弼猶此箋叚佛爲弼也以經文求之从箋讀弼爲長韓詩作弗亦叚借字至仔肩傳訓克箋訓任其義相承爾雅釋詁肩克也說文仔克也二字同義克勝也勝亦任也

小毖

予其懲而毖後患傳毖慎也箋懲艾也曰我其懲艾於

往時矣畏愼後復有患難瑞辰按段玉裁曰疏於而字絕句各本皆云小毖一章八句胡承珙曰釋文亦以懲而作音是陸孔章句正同唐石經於經文毖下旁添彼字或當時別有本作毖彼後患鄭箋等因據以旁注未必祇緣正義有愼彼在後之文遂肊增經字也今按段胡言陸孔皆讀予其懲而爲句其論甚確唐石經於毖旁增彼字以助句亦於文義爲順孔疏愼彼在後恐更有患或卽順經文毖彼後患言之耳

莫予荓蜂傳荓蜂摩曳也箋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爲譎詐誑欺不可信也瑞辰按說文俜使也𢓊使也合言之則曰俜𢓊雙聲字也爾雅釋訓甹夆掣曳也及詩

作荓蜂皆當爲俜𢓊之叚借爾雅訓掣曳而說文言使者掣曳卽使之也爾雅釋詁拼使也又拼從也大雅荓云不逮傳荓使也胡承珙曰頌之荓蜂與大雅之荓同義荓蜂者謂牽引而使之也摩掣音義同毛傳摩卽𢫬字之媘說文引而縱曰𢫬又通作摯摯亦掣字玉篇摯掣並與摩同是也掣通作𢫬猶易睽九三其牛掣釋文引鄭本作㸷說文作觢也箋云小人無敢我摩曳釋文引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是謂荓蜂爲牽引之爲不善正義引孫毓云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則謂荓蜂爲引而之善今按荓蜂之義止爲摩曳故善惡皆通然以孫毓說謂羣臣莫予牽引扶助正與序言嗣王求助義合則較勝箋義矣荓蜂通作屏蓬又作并封山海經海外西經并封歬後有首大荒西經有獸左右有首名曰屏蓬皆取其歬後左右有首則互相牽掣義與詩言荓蜂相近又中山經有平逢之山郝懿行謂卽郟山之異名郟之言夾夾持之義則曰平逢平逢猶荓蜂也釋文蜂本又作夆說文夆讀若蠭潛夫論愼微篇引詩莫與併蠭夆蠭皆叚借字宋儒或訓蜂爲蜂蠆之蜂失其義矣予與古通用據王符引詩莫與併蠭知予卽與之叚借箋訓爲我亦非又按爾雅釋詁抨使也字又作伻洛誥伻來馬注尚書苹秩云苹使也均與俜之爲使音義同平辨古通用故小爾雅又曰辨使也

自求辛螫箋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　瑞辰按此承上莫予荓蜂葢謂任人者逸自任者勞莫與牽引扶助徒自求辛勤耳釋文引韓詩作辛赦云赦事也按赦說文訓置不得訓事赦卽螫字媘其半耳訓事者蓋以螫爲敕之同音叚借爾雅釋詁敕勞也事勤也勤勞同義故敕可訓勞卽可訓事說文敕誡也一曰臿地曰敕按臿地卽春有以傳耕之傳亦通作事則辛螫猶言辛勤辛苦耳毛詩作螫者同音叚借字也箋遂訓爲毒螫失之螫唐石經磨改作螫張參五經文字螫式亦反據說文赦或作赦是螫卽螫之或體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

箋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
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爲
大鳥也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 瑞辰
按爾雅釋鳥桃蟲鷦鷯郭注鷦鷯桃雀也俗呼爲巧婦
小鳥而生雕鶚者也陸機草木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
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雕故俗語鷦鷯生雕易林亦曰桃
蟲生雕廣雅疏證又引或曰布穀生子鷦鷯養之今按
古云鷦鷯生雕蓋卽謂鷦鷯取布穀之子養之化爲雕
鶚故方言說巧婦之名或謂之過嬴猶桑蟲之化螟蛉
亦名果蠃也鷦鷯一名鴟鴞豳詩鴟鴞鴟鴞旣取我子
喻武庚之誘管蔡猶鴟鴞取布穀之子使化雕鶚也此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十

詩肇允彼桃蟲翻飛維鳥喻管蔡之從武庚猶布穀之
子爲桃蟲所養而化雕鶚也桃蟲喻武庚肇允彼桃蟲
喻管蔡之信武庚箋以爲成王信之非詩義也列子天
瑞篇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又復爲鷂呂氏春秋
仲春紀鳩化爲鷹高注鳩蓋布穀則布穀與鷹鸇互相
變化由來久矣箋或曰鴞皆惡聲之鳥據正義云定本
集注皆云或曰鴟皆惡鳥也以桃蟲一名鴟鴞譌之當
作或曰鴟鴞皆惡鳥也定本集注遺鴞字正義本又遺
鴟字遂誤作惡聲之鳥矣

載芟

載芟載柞傳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箋將耕先始芟柞其
草木 瑞辰按周禮肆師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鄭注芟
芟草除田也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引詩載芟載柞爲
證夏小正正月農率均田傳均田者始除田也孔廣森
曰均讀爲耘故傳言除田今按載芟載柞正耘田之事
故下接言千耦其耘此謂耘除田間草木與耘除禾間
草者名同而事異下文緜緜其麃始爲耘除禾間艸耳
說文芟刈草也从艸殳又癹以足踏夷艸也从癶从殳
引春秋癹夷蘊崇之今左傳譌作芟夷此詩正義引左
傳芟夷爲證亦誤以癹爲芟矣說文槎衺斫也槎與乍
雙聲此詩載柞及周禮柞氏皆當爲槎之叚借柞又與
斮聲近而義同說文斮斬也斬截也內則魚曰作之爾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　十一

雅樊光本作斮亦柞斮相通之類又皇矣詩作之屏之
作謂除木亦當讀與載柞之柞同
其耕澤澤箋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 瑞辰
按夏小正正月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管子正
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澤釋古通用雪釋
卽此詩澤澤也釋文澤澤音釋釋注同爾雅作郝郝音
同云耕也郭云言土解也正義引爾雅釋釋耕也舍人
云釋釋猶霍霍解散之義是郭本爾雅作郝郝舍人本
作釋釋古音澤釋皆讀如度故郝霍皆通用卽皆釋釋
之叚借小爾雅釋解也箋云澤澤然解散正讀澤澤爲
釋釋耳

侯彊侯以傳彊強力也以用也箋強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強予任民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 瑞辰按周禮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侯彊侯以皆在移用其民之列彊指彊有力者既自治其田復有餘力治人之田以則傭賃專為人用此其異也周禮遂人以彊予任甿彊為詩之侯彊予即詩之侯以予以古通用予即與也與猶以也強予二字平列鄭注遂人云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不知予即侯以之以故箋但引強予以證侯彊耳

有嗿其饁傳嗿衆貌 瑞辰按說文嗿聲也朱子集傳嗿衆飲食聲蓋兼取毛傳說文之義

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傳士子弟也箋依之言愛也婦人來饁饟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言勸其事勞不自若 瑞辰按依愛以雙聲為義依與殷亦雙聲古通用王尚書曰依之言殷也馬融易注殷盛也有依為壯盛之皃有嗿其饁四語皆形容之詞其說是也今按小爾雅媚美也說文娓順也讀若媚廣雅媚好也盛與美義近思媚其婦亦形容美盛之詞思語詞猶言有也

有略其士傳略利也 瑞辰按略利以雙聲為義略者䂮之叚借爾雅釋詁䂮利也說文𠛱刀劒刃也籀文作䂮張揖古今字詁略古作䂮是其證也正義略利釋詁文釋文略如字字書本作䂮同皆不言爾雅作䂮顏師古匡謬正俗引爾雅略利也是唐時爾雅原作略今本作䂮者後人據字書改耳

驛驛其達傳達射也箋達出地也 瑞辰按生民傳達生也爾雅釋訓繹繹生也正釋詩驛驛其達方言達芒也郭注謂杪芒射出與毛傳合射即初生射出之皃故箋以出地申釋之

有厭其傑傳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箋傑先長者 瑞辰按說文廣雅竝云嬮好也厭當即嬮之媘故厭然為特美皃以別於下之厭厭也厭从厂猒聲說文猒飽也从甘从肰甘美也故厭亦有美義

厭厭其苗箋厭厭其苗衆齊等也 瑞辰按廣雅苗衆也

苗與傑對言傑為特出則苗為衆矣厭與稽雙聲集韻稽稽苗齊等也厭厭即稽稽之叚借作稽稽者蓋韓詩箋及集韻苗齊等義亦當本韓詩此詩厭厭韓詩作稽稽猶湛露詩厭厭夜飲韓詩作愔愔也

緜緜其麃傳麃耘也釋文緜緜如字爾雅云麃也韓詩作民民云衆皃麃說文作穮音同云穮耨鉏田也字林云穮耘禾間也 瑞辰按緜與民雙聲故二字毛韓通用小雅緜蠻黃鳥禮記引作緡蠻是其類也釋文引說文穮耨鉏田也今本說文作耘禾間也是以字林語羼入詩及爾雅作麃皆穮字之媘借

有飶其香傳飶芬香也 瑞辰按說文飶食之香也苾聲

香也二字音義同故白帖引作有苾其香苾又通作馥
楚茨詩苾芬孝祀韓詩作馥薛君章句曰馥香貌苾馥
雙聲故通用說文有苾無馥疑馥卽苾之或體
有椒其馨傳椒猶飶也釋文椒沈作俶尺叔反云作椒
者誤也此論釀酒芬香無取椒氣之芳也案唐風椒聊
箋云椒之性芬芳王注云椒芬芳之物此傳云椒猶飶
飶芬香椒是芬芳之物此正相協無故改字爲俶俶始
也非芬香 瑞辰按椒與俶古音並从尗聲故通用俶又
通作淑士林賦芬香漚鬱酷烈淑郁淑郁正芬香皃據
聘禮俶獻注古文俶作淑是俶可通作淑也椒或作茮
古又通借作菽淮南子人間篇申菽杜茝高注皆香艸

也申菽卽楚詞之申椒也俶又與埱義近說文埱气出
土也土氣謂之埱穀氣謂之俶義正相近說文埱字注
一曰始也則埱與俶古亦通用竊謂毛詩作椒卽俶字
之叚借古音自讀尺叔反與飶爲韻不必改椒爲俶亦
不得訓爲椒聊之椒沈重謂當作俶陸德明直訓爲椒
皆由不明古人通借之義耳
胡考之寧傳胡壽也考成也 瑞辰按謚法解保民耆艾
曰胡彌年壽考曰胡又胡大也廣雅亦曰胡大也大年
卽壽故傳訓胡爲壽胡考猶壽考也說文老考也考老
也是訓老爲考之本義引申之又訓成書詩言老成人
老成人亦老也故毛傳訓考爲成正與說文訓考爲老
同義
匪且有且傳且此也箋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
禎祥先來見也 瑞辰按且與此雙聲故傳訓且爲此卽
以且爲此字之叚借讀从此音與兹爲韻正義謂且實
語助失之又按老子河上公注云此今也傳訓且爲此
與下句匪今斯今特疊句以見義詞雖異而義則同皆
對下振古如兹言箋謂將有禎祥先見非詩義也
振古如兹傳振自也箋振亦古也乃古古而如此所由
來者久非適今時 瑞辰按爾雅釋言振古也郭注引詩
振古如兹而釋之曰久若此王尙書曰爾雅本作振自
也古文自字作自與古相似因譌爲古毛傳之振自也

卽本於爾雅鄭所見爾雅本已譌作古故據之以易傳
今按王說是也說文自始也廣雅古始也韋昭國語注
振起也起亦始也振訓自亦爲古始而爾雅必訓自者
以言古古則不詞以自古釋振古則古有其語耳又按
振與終雙聲孟子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
條理也是振有終義振爲始亦爲終古義以相反而相
成則振古爲自古亦爲終古考工記注齊人之言終古
猶言常也莊子崔注終古久也正與爾雅郭注久若此
義合又按振音近塵爾雅釋詁塵久也塵卽陳之叚音
也

良耜

畟畟良耜傳畟畟猶測測也箋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瑞辰按爾雅釋訓畟畟耜也釋文云本或作稷稷大元經稷稷良耜稷字始見廣韻當卽稷稷之變體古畟稷𣅔三字通用其音竝讀如側尙書中侯至于日稷鄭注稷讀曰側春秋定十四年丁巳葬定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穀梁作日下稷白虎通謚篇引春秋作日下側說文𣅔日在西方側時也引易日𣅔之離今易昃又作昊孟氏易作稷此詩畟畟訓測測以聲近爲義猶稷讀爲側𣅔訓爲側也說文畟治稼畟畟進也从田从人夂引詩畟畟良耜胡承珙曰爾雅深測也說文測深所至也畟畟測測皆狀農人深耕之皃今按淮南子原道篇注

度深曰測則以耜入地之深亦得曰測爾雅舍人注畟畟耜入地之貌亦狀其入地之深郭注言嚴利失之

或來瞻女箋瞻視也瑞辰按據下載筐及筥其饟伊黍謂來饁者瞻當讀贍給之贍來饁正所以贍之也贍字說文所無新附始有之古通作澹又作贍作詹與儋史記司馬相如傳灑沈贍菑漢書作灑沈澹灾漢書食貨志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注澹古贍字荀子王制篇物不能澹則必爭注澹讀爲贍此贍古作澹之證也禮記大傳民無不足無不贍者釋文本作贍云本又作儋小爾雅贍足也呂氏春秋適音篇不充則不詹高注詹足也此贍古通作澹儋及詹之證也此詩正假瞻爲贍箋訓爲視失之

其笠伊糾箋饁者見戴糾然之笠瑞辰按倉頡解詁䌵三台曰糾說文糾三合繩也斗相糾繚也魏風糾糾葛屨傳糾糾猶繚繚也葛以爲屨草以爲笠皆有糾繚之形故竝曰糾

其鎛斯趙傳趙刺也瑞辰按考工記鄭注引詩其鎛斯搊集韵引同蓋本三家詩集韵又曰搊或作趙是搊趙實一字古文通借作趙搊趙雙聲通用猶朝借作輈也搊之言擉說文廣雅竝曰擉刺也故搊亦爲刺耳趙字古又通銚漢書禮樂志銚四會員韋注銚國名銚卽趙也吳斗南因謂此詩之趙卽銚則非

以薅荼蓼箋薅去荼蓼之事瑞辰按說文槈薅器也薅拔田艸也或作茠引詩既茠荼蓼此詩釋文引詩則作以茠荼蓼古以字作㠯从反巳與巳然之已通用是知以卽已也已卽既也又按箋薅去荼蓼之事以正義云薅去荼蓼之草事當作草今作事者誤从定本集注

積之栗栗傳栗栗衆多也瑞辰按爾雅釋訓栗栗衆也此傳義所本說文穦積禾也引詩穦之秩秩蓋本三家詩穦積以雙聲爲義廣雅亦曰穦積也栗與秩古音同部通用公羊哀二年經戰于栗釋文栗一本作秩是其證矣說文秩積也據說文瑮玉英華羅列秩秩瑮猶秩也則秩秩與栗栗義亦同蓋衆多則積積之必秩然有

序其義正相成也

殺時犉牡傳黃牛黑脣曰犉　瑞辰按周禮牧人凡陰祀用黝牲毛之社稷在陰祀之列宜用黝牲不宜用黃牛爾雅釋畜黑脣犉又牛七尺爲犉邢疏引尸子曰大牛爲犉七尺此詩犉牡及無羊詩九十其犉皆當以牛七尺曰犉釋之犉謂牛之大者犉牡猶言廣牡廣亦大也毛傳以爲黃牛黑脣曰犉正義又謂正禮用黝報功用黃並失之

有捄其角傳社稷之牛角尺箋捄角貌　瑞辰按說文觓角皃捄卽觓之叚借詩兕觥其觩角弓其觩作觓者又捄之俗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

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此詩正義引禮緯稽命徵曰宗廟社稷角握則社稷與宗廟同又按大戴記曾子天圓篇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盧辨注太牢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則是天子之牲皆角握惟賓客卽諸侯故其牲角尺又禮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其牲亦角尺大戴記山川曰犧牲盧注山川謂岳瀆以方色角尺是也以此推之社稷卑於天地而重於山川宜與宗廟之牛同爲角握禮緯較毛傳爲確正義既引禮緯又謂社稷卑於宗廟宜與賓客同爲角尺未免曲狥傳說矣

以似以續古之人傳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箋嗣前歲者復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以養人也續古之人求有良司穡也　瑞辰按廣雅似續也似卽嗣之叚借故似續二字同義以似以續猶云以享以祀以孝以享不嫌語之複也似續皆爲祀事說文祀祭無已也祭無已故爲似續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謂享祀妣祖也此詩以似以續亦謂祀社稷也續古之人乃言繼古人之配社稷者古之人卽先嗇司嗇也傳箋分似續爲二義失之又或以續古之人爲續其先祖如農服先疇之比亦非

絲衣

序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疏引漢書郊祀志張晏注以靈星爲蒼龍左角星卽天田周語所謂農

祥晨正者此也高子以靈星向有尸則繹之有尸必矣　瑞辰按杜佑通典引劉向五經通義曰靈星爲立尸故云絲衣其紑會弁俅俅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是子政以詩序言賓尸卽爲靈星之尸正義以高子之言爲別論他事非也惟漢書郊祀志言高祖令天下立靈星祠則周時靈星以祀天田其祭未顯且與序言繹賓尸不合惟趙徵君坦寶甓齋札記云靈古櫺字櫺星者門有疏櫺上飾以金綴序若星故曰櫺星禮郊特牲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鄭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於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爾雅閍謂之門孫炎注謂廟門外則是

繹祭祊祭之尸位次皆在廟門外故曰靈星之尸也今按趙以靈星爲廟門是也名門曰靈星猶左傳名車曰葱靈謂車有窗櫺亦叚靈爲櫺也至從鄭注禮記以祊祭爲在廟門外又以祊與繹二者同時則非楚茨詩祝祭于祊毛傳祊門內也此詩自堂徂基基爲門內之位則祊祭宜在廟門內因名其門爲櫺星耳至後世學宮前立櫺星門據桂馥引龍魚河圖云天鎮星主得士之慶其精下爲靈星之神則門名櫺星自祭天鎮星耳趙氏以爲古廟門之遺制亦非又按鄭志荅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據經典序錄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

魯人大毛公是高行子爲毛詩傳授所本高子當即高行子其人爲子夏弟子不得與孟子同時與小弁傳所引之高子不得謂卽一人也

緇衣其紑傳紑絜鮮皃　瑞辰按說文紑白鮮衣皃引詩素衣其紑葢本三家詩緇與素雙聲故通用段玉裁疑素爲誤字非也汪中以載與爵爲雙聲謂下載弁宜爲爵弁與緇衣相配然據說文作素衣則以衣爲皮弁服其弁亦皮弁非爵弁也又按劉向以衣爲公尸之衣與毛詩以爲祭服異其說當本三家詩

載弁俅俅傳俅俅恭順皃箋載猶戴也　瑞辰按爾雅釋言俅戴也郭注引詩戴弁俅俅葢以俅俅爲戴弁皃釋訓俅俅服也胡承珙曰服當是屈服柔服之服正毛傳所謂恭順貌今按說文俅冠飾皃引詩弁服俅俅上文紑爲衣皃則俅俅宜从爾雅說文訓爲冠服皃矣釋文云俅說文作絿今本說文亦作俅或陸氏所見說文本異又爾雅釋文云俅本亦作絿則詩釋文言說文作絿者或爲爾雅之譌玉篇引詩戴弁俅俅云或作頩頩則後人增益之字又引毛傳俅俅恭順貌作恭愼而以爲鄭箋誤矣

自堂徂基傳基門塾之基箋繹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　瑞辰按基者畿之段借谷風篇薄送我畿傳畿門內也呂覽本生篇高注歷

機門內之位也畿之言期限也期朞基古同音故畿可借作基楚茨篇祝祭于祊傳祊門內也祊說文作鬃云門內祭先祖所彷徨也祊祭在門內與畿在門內正合祊與繹異名而同實故言繹卽言祊耳祊通作閍爾雅釋宮閍謂之門據郊特牲索祭祝于祊注廟門曰祊正義以爲釋宮文禮器正義亦引釋宮廟門謂之祊今本爾雅疑有脫誤又按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古者門內外皆有塾以祊祭在門內知傳言門塾之基宜爲內塾正義以爲廟門外西夾之堂基失之

鼐鼎及鼒釋文鼐音玆徐音災郭音才　瑞辰按史記音義引詩鼐鼎及鼒云鼒音資哉才一聲之轉鼒从才聲

故通作哉猶今文泰誓齊栗允哉書大傳引作亢才也
說文亷俗作鎡兹才資古竝同聲故或音資惠定宇以
音才爲是而以音資爲非昧於古音通轉之義矣
旨酒思柔箋柔安也飲美酒者皆思自安 瑞辰 按柔與
嘉古同義說文㞕嘉善肉也左傳奉酒醴以告曰嘉栗
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詩蓋言奉旨酒
則思嘉德故曰思柔箋訓爲安失之
不吳不敖傳吳譁也釋文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
也何承天曰吳字誤當作吴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
名吴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正義人自娛樂必謹
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 瑞辰 按據此是定

本及釋文本作吳正義本作娛然按經者每以釋文本
若作吳則下不應又云說文作吳故盧文弨據史記引
詩改釋文大書不吳爲不虞而俗本又改說文作吳吳
大言也兩吳字爲吴皆肊說也惟臧庸曰釋文言說文
作吳對下何承天欲改作吴而云然也今按釋文引何
承天曰吳字誤當作吴正承上說文吳大言也言之當
以臧說爲近或釋文但引說文吳大言也其作吳二字
爲傳寫者誤衍耳至史記武帝紀引詩不虞不驁葢本
三家詩虞娛吳古皆通用吳借作虞與娛猶虞仲一作
吳仲鄭風聊可與娛釋文云娛本亦作虞也吳古音又
讀同瓠故碩人娛娛韓詩作扈扈何承天謂吴胡化反
正讀近瓠說文鱯魚也讀若瓠葢魚之大口者本名鱯
與吳音近而義同方言吳大也說文吳一曰大言也从
矢口下又重出𡗜云古文如此段玉裁从口大是知吴
下大者卽𡗜字之變體漢書郊祀志後漢書𦤎就傳漢
引詩作不吴不敖而陸機徐鍇以作吴爲謬由不知吴
卽𡗜之變𡗜卽吳之古文也何承天未檢查說文故又
以作吳爲誤耳傳訓吳爲譁譁讙譁卽大言正與說文義
合正義本作娛而曰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其義迂曲
不若釋文及定本作吳爲善

酌

遵養時晦傳遵率養取晦昧也箋養是闇昧之君以老

其惡 瑞辰 按遵養時晦承上於鑠王師而言言用王師
以取是晦昧也晦昧既除則天下清明故下卽接言時
純熙矣以經文求之養从傳訓取爲是序云能酌先祖
之道以養天下猶云以取天下也宣十二年左傳晉隨
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下引仲虺有言曰取亂
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正引詩
遵養時晦爲武經攻昧之證是養晦卽耆昧也耆昧卽
攻昧也攻昧謂攻取是昧正與毛傳訓養爲取義合逸
周書允文解曰遵養時晦晦明遂語于時允武孔晁注
養時闇昧而誅之使昧者修明而遂告以言武也以遵
養時晦爲誅晦亦與毛傳義合王肅釋傳曰率以取是

紂定天下以除晦其說是也說文古文養作羧从羊攴
攴从又卜聲又手也手所以取故養字古有取義月令
仲秋之月羣鳥養羞羞謂羣鳥所藏之食夏小正所云
丹鳥羞白鳥羞也者進不盡食也養羞則謂取其所藏
之食也呂覽長見篇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
我爲之今按持養皆取也善持養吾意猶云善探取吾
意卽左傳所云亏取亏求也高注引先意承志爲證承
當讀如痀僂承蜩之承承與拯同皆取也承志謂探取
其志也又養與將古同義桑柔箋將猶養也廣雅將養也爾雅釋言將
資也小爾雅廣言廣雅釋詁並曰資取也莊子宋人有
資章甫以入越者謂取章甫以入越也孟子餔啜往將

食之謂往取食之也文選注引孟子作將而食之猶云
取而食之其義愈顯將爲取則養亦取矣又養與援引
弋皆雙聲援引弋皆取也古養字本有取義爾雅廣雅
偶遺其訓詁正賴毛傳存其義耳箋謂養是闇昧之君
以老其惡義本韓詩外傳引詩言相養者之至於惡非
詩義也杜預左傳注云須暗昧者惡積而後取之又承
箋說之誤

時純熙矣是用大介箋純大熙興介助也瑞辰按純熙
謂大光明也武王旣攻取晦昧於時遂大光明猶緜之
詩云會朝清明也爾雅釋詁介善也大介卽大善大善
猶大祥也故下卽繼以我能受之正謂受此大善耳

我龍受之傳龍和也箋龍寵也瑞辰按龍當卽龕字省
其半耳方言銘龕受也齊楚曰銘揚越曰龕龕字本从
含省聲或作龕亦从含省說文龍部有龕字注云龍皃
舊作从龍合聲段玉裁本作从龍今聲並非也龕受猶
言應受廣雅應受也周語韋注應猶受也龕爲受卽爲
應我龍受之正與賚詩我應受之句法相同逸周書祭
公解用應受天命襄十三年左傳應受多福應受猶此
詩龍受也龕可省合作龍猶爾雅釋言洵龕也釋文龕
本或作含可省龍作含也含和以雙聲爲義龍和亦同
位相近毛傳訓龍爲和者正以知龍爲龕之省借其字
从含得聲遂以同聲之和訓釋之和當讀同倡和之和

古倡和字戶戈切不讀去聲和卽應也和應以雙聲爲
義說文和相應也漢書集注和應也後漢書方術傳趙
炳嘗臨水求船人不和之卽人不應之也商頌長發篇
受天之龍傳龍和也亦以和爲應謂受天之瑞應也廣
雅龍和也義本毛傳王肅及孔疏訓和爲中和之和段
玉裁又以龍爲雝之叚借並失之胡承珙據說苑辨物
篇言神龍虛無則精以和廣雅釋魚言龍斂和其光古
人言龍者實有和義然和但爲龍之一德未可遂以龍
爲和也

實維爾公允師傳公事也箋允信也王之事所以舉兵
克勝者實維女之事信得用師之道瑞辰按公對上王

之造言當謂先公允猶用也語詞之用也師當訓爲師法之師允師猶言用師也詩上言矯矯王之造造爲也爲猶成也蓋言王業之成所由足用爲嗣者實維爾先公用師正序所云酌先祖之道也傳訓公爲事箋以允師爲信得用師之道失之

桓

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釋文桓武志也本或以此句爲注瑞辰按詩以桓名篇桓當爲和之叚借桓與和古同聲通用禹貢和夷厎績鄭注和讀爲桓漢書酷吏傳如淳注曰大版貫注四出名曰桓表陳宋之間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皆和桓通用之證逸周書祭公解允乃詔畢桓於黎民桓亦和也孔廣森曰歌戈爲寒元之陰聲故二部每互相轉戚學標曰桓之轉和猶番之轉播難之轉儺單之轉鼉是也宣十二年左傳引詩綏萬邦屢豐年以證武德之和衆豐財以和名篇蓋取經綏萬邦之義綏本訓安安即和也周書謚法解好和不爭曰安是也作桓者和之叚借字師克在和故序以桓爲武志非取經桓桓武王名篇也又按桓武志也據正義云序又說名篇之義桓者成武之志是孔本以此句爲序文蓋此詩桓武志也及下二章賚予也般樂也文義一例皆爲序文釋文引或本以爲注文非也般詩疏引定本以般樂也爲鄭注亦誤當从崔集注以般樂

也三字爲序文

保有厥士傳士事也瑞辰按士與土形近古多互譌呂刑有邦有土史記作士周禮大司徒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注或謂歸於圜土是其證也此詩當作保有厥土與克定厥家爲韵保土猶言保邦也作士者蓋以形近而譌毛傳遂以事釋之誤矣

皇以閒之傳閒代也箋皇君也紂爲天下之君但由爲惡天以武王代之瑞辰按爾雅釋詁閒代也書益稷正義引孫炎曰閒廁之代也此承於昭于天言天德昭明武之德亦昭明故天命武王爲君以代之猶書言天工人其代之代天非代殷也王肅謂代殷定天下箋謂代紂並失之又按顧氏詩本音言此詩首二句無韵下文土方爲韻天閒爲韵江氏永言天與閒不相協胡承珙曰天與閒固不同部然音亦相近戚氏證讀曰此當如釋名豫司兖以舌腹言之天顯也正與閒協

賚

敷時繹思傳繹陳也箋敷猶徧也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行之瑞辰按宣十二年左傳引詩鋪時繹思鋪即敷之同音叚借說文敷㪟也㪟敷也敷有施陳之義則繹不得訓陳當讀爲抽繹之繹說文繹㨨絲也廣雅釋言繹㨨也㨨與抽同說文㨨引也敷時繹思謂布是文王之德澤而尋繹引中之以及於無窮即序所云錫

于善人也思爲語詞末句於繹思同義傳訓繹爲陳箋謂陳繹而思行之竝非詩義

時周之命箋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瑞辰按時與承一聲之轉古亦通用楚策抑承甘露而用之新序承作時是其證也周受天命而諸侯受封於廟者又將受命於周時周之命卽承周之命也般詩時周之命同義此謂諸侯受命於廟彼謂巡守而諸侯受命於方嶽也箋訓時爲是但曰是周之命則不詞故必增飾其詞曰謂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義始顯非詩義也又按顧亭林云此篇或以止之思爲韵然詩無全用語助爲韵者胡承珙曰首三句以止之思爲韵中間

定命雖不同部然易象傳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以命與正韻大招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以命與盛韻則定與命亦可相通爲韻未復以思字應前爲韻耳今按古音命與名近通用說文名自命也左傳異哉君之名子史記作命孟子命世卽名世詩蓋讀命如名故與定爲韻名定皆耕清部字也左傳引逸詩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士冠禮以歲之正以月之令爲韻正與詩定命爲韻相類耳楚詞以名與均韻是又讀名如命正與此詩讀命如名者爲互相通借或遂據以爲眞耕通韵則非也

般

序般樂也瑞辰按說文昪喜樂也此詩名般與孟子般樂皆昪字之同音叚借小弁傳訓弁爲樂又以弁爲昪之媘借

於皇時周箋皇君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瑞辰按白虎通義引詩作於皇明周葢本三家詩王伯厚詩考引之明周猶時邁言明昭有周也鄭君所見毛詩已作時周故以君是周邦釋之耳

陟其高山傳高山四嶽也箋則登其高山而祭之瑞辰按覲禮祭山邱陵升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是升爲祭山之名爾雅釋詁陟陞也升爲祭名陟卽爲升亦祭名矣周時祭山曰升或曰陟猶秦漢時曰登封或曰登禮

或曰登假白虎通義曰於皇明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蓋本三家詩卽以涉爲封禪之封據時邁序箋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禪也則封禪本古巡守之禮秦漢以後乃侈言其事耳嶞山喬嶽皆承上陟祭言之喬嶽始指四嶽則高山宜之言高山而傳以爲四嶽者據時邁傳高嶽岱宗也則毛公釋此詩喬嶽亦爲岱宗故以上言高山爲四嶽耳

嶞山喬嶽傳嶞山山之嶞嶞小者也瑞辰按爾雅釋山巒者嶞郭注山形長狹者狹則近小故傳以小釋之說文嶞山之嶞嶞者从山惰省聲讀若相推落之嶞義本毛傳嶞嶞本疊字形容之詞據正義云故知山之小者

隋隋然則正義本毛傳原作隋隋據釋文云隋字又作墮則傳本或有作墮墮者今傳上作隋下作墮誤也隋之言撱廣雅釋詁撱長也字通作隋詩破斧傳隋銎曰斧月令鄭注隋曰竇禮器注楸禁如今方案隋長士冠禮注隋方曰篋是也隋與喬對舉猶長與高對言耳說文別出嶞字云山皃段玉裁謂即隋字之別體

允猶翕河傳翕合也箋猶圖也小山及高嶽皆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瑞辰按爾雅釋言猷若也猷猶古通用猶為若如之若又為若順之若爾雅釋言若順也廣雅釋詁猷順也是知允猶即允若允若即允順也河以順軌而合流禹貢同為逆河同即翕合之謂也箋訓

允猶為信按山川之圖則與翕河語不相貫矣至詩以山與河為韻孔廣森曰此寒山之轉協歌麻者今按山之協河正與詩以原協差麻娑以嫄協何並轉音魚何反及古獻尊之為犧尊若干之為若柯媻娑之為娑娑嘽嘽駱馬之為痑痑皆相類也

裒時之對傳裒聚也箋裒眾對配也徧天之下眾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瑞辰按裒即捊字之別體說文捊引堅也堅義同聚對當讀如對揚王休之對對猶荅也謂諸侯皆聚於是以荅揚天子之休命也故下即接言時周之命箋以對為配祭失之朱子集傳訓對為荅是也然以為上荅下意則與下言承周之命不相貫矣

李黼平曰常棣原隰裒矣般武裒荊之旅傳訓聚者皆指人說此亦當指人說言天下之人於巡狩所至皆聚是方而對荅王命其說正與予同至詩以對與命韻孔廣森曰此震淵之轉協至隊者今按命之協對正與訊之讀誶為一類訊亦震韻字誶亦廣韻六至部內字也

又按正義云此篇之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釋文云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句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因有故解之今按三家詩有於繹思三字蓋因賚詩於繹思與時周之命相接故此篇時周之命下亦誤衍三字然賚篇以於繹思與首三句為韻若此篇增於繹思則與上山河不相協故

知三家有此句亦誤衍也且賚詩於繹思承上敷時繹思而申言之般詩則上無所承不得言於繹思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一

魯頌　　桐城馬瑞辰學

駉

駉駉牡馬傳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正義駉駉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定本牧馬作牡馬釋文牡本亦作牧瑞辰按正義云所牧養之良馬正釋經之牧馬又云定本作牡馬則注疏本作牧馬無疑今作牡馬非其舊也顏氏家訓言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又文選李陵荅蘇武書李注及藝文類聚九十三引詩皆作牧馬唐石經初刻作牡改刻作牧足利本亦作牧惟顏氏家訓言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初學記二十九白氏六帖九十六太平御覽八百九十三引詩皆作牡釋文本相臺本亦皆作牡今按牧與牡本一聲之轉其字同出明母故本或作牧或作牡據說文兩引詩皆作牡馬揚雄大僕箴僖好牡馬牧于坰野釋文引艸木疏云牡騭馬也以釋經文牡馬則當从釋文本作牡馬爲是古馬政惟牡馬在牧若牝馬惟季春合牧見月令則非季春卽不在牧可知故詩但言牡馬耳胡承珙曰凡禽獸之類皆牡大於牝詩意形容肥張自當舉其牡者言之至釋文云駉說文作驍又作駫同按驍與駉音不相逼駉與駫實一聲之轉其字同出見母說文駫馬肥盛也舊蓋引詩駫駫牡馬今本引詩四牡駫駫因下騯字注引詩

四牡騯騯而誤玉篇駫馬肥壯盛皃駉同上以駫與駉爲一字之異體不言駉與驍同作駫駫者蓋三家詩說文又引詩驍驍牡馬段玉裁謂當作四牡驍驍爲崧高詩四牡蹻蹻之異文

在坰之野傳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箋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瑞辰按爾雅多郊外謂之牧一句李巡本牧作田毛傳無之坰說文作冂注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冂象遠介古文冂从口作冋或从土作坰亦無郊外謂之牧一句又據叔于田箋及遂人注皆曰郊外曰野是毛及許鄭所見爾雅皆無郊外謂之牧一句與李巡本異確有明證正義據今本爾雅遂謂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畧之其說非也傳引林外曰坰本以證坰之爲遠野正義又云雖字與爾雅相涉其意不同亦非傳恉

有驪有黃傳黃騂曰黃瑞辰按上句有皇傳黃白曰皇見爾雅據三章有雒釋文雒本或作駱阮宮保謂爾雅舊有兩駱蓋同名而異物爲毛傳所本竊謂此詩傳黃騂曰黃亦當作黃騂曰皇與三章作兩駱者正同亦同名而異物皆本爾雅爲說爾雅爲淺人誤爲重出刪去其一毛詩又爲後人疑其二皇不應竝用因準詩人義

同字異之例叚黃爲皇以與皇韻猶三章改駱爲雒又或改作駁也黃白曰皇騂亦曰皇皆黃馬兼有別色之稱若單稱黃則止一色毛傳宜云純黃曰黃與純黑曰驪同訓何由知其必爲黃騂乎此固有以知黃爲皇之叚借也爾雅皇黃鳥葢以皇黃同音叚皇爲黃與此詩叚黃爲皇可以互證

以車彭彭傳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有力有容也正義作者因馬有四種故每章各言其一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齊力尙强故云伾伾見其有力也三章言田馬田獵齊足尙疾故云繹繹見其善走也卒章言駑馬主給雜使貴其肥壯故云祛祛見其彊健也瑞辰按此詩四章文義相彷並無分言四馬之義彭騯古同聲通用說文騯馬盛也引詩四牡騯騯據玉篇騯騯馬行皃今作彭是彭彭卽騯騯謂馬盛也繹與驛通廣雅彭彭驛驛竝云盛也伾與駓通廣雅駓駓行也又曰伾伾衆也衆亦盛也玉篇駓駓走皃說文無祛字祛祛當从唐石經及相臺本作袪袪與渠渠聲義近廣雅渠渠盛也是則彭彭繹繹伾伾袪袪同爲盛耳傳分爲四義非也又按始與善古義相近說文俶善也一曰始也則作爲始亦得訓善又始與治古通用爾雅釋詁治故也卲云治當爲始按始亦有治義秦風載獫歇驕

箋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是始卽治也又爾雅釋言作爲也小爾雅爲治也說苑指武篇造父王良不能以敝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不作猶不治不治猶不善不善猶不才也是知二章思馬斯才三章思馬斯作猶首章思馬斯臧也傳訓作爲始箋云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正與秦風訓載爲始同義始亦治也四章思馬斯徂徂當爲駔之叚借爾雅釋言奘駔也說文駔壯馬也各本作牡馬誤此从段本奘駔大也玉篇駔猶麤也音義又與珇近方言珇好也珇美也又音近祖說文祖事好也則思馬斯徂亦與思馬斯臧同義不得如箋訓徂爲行古人詠歎長言不嫌詞複說詩者强爲分別轉失其本義耳

有騅有駓傳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釋文駓字林作駓瑞辰按毛傳釋騅駓俱本爾雅惟說文云騅馬蒼黑襍毛段玉裁以爾雅釋言菼騅也郭注菼艸色如騅證之知蒼黑爲蒼白之譌段又云古作丕字中直貫下作丕是以論曹魏者曰丕之字曰不十也此詩經文原作駓字故釋文曰字林作駓今經傳皆作駓失其舊矣今按說文丕大也从一不聲春秋僖十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唐石經公羊作丕丕葢丕之隸變漢碑丕字又作丕下亦从十

有駵有雒傳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瑞辰按說

文騂赤馬黑髦尾也髦卽鬣義同毛傳釋文引作字林
葢字林實本說文也正義曰黑身白鬣曰雒未知所出
檢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駱字而俗本多作駁字釋文
雒或本作駱字同阮宮保校勘記曰白馬黑鬣曰駱見
爾雅經文當是兩言駱故傳於下駱訓爲黑身白鬣曰
駱白黑互易而不妨同名此毛意若雒字則係後人所
改俗本作駁尤非今按阮說是也爾雅釋畜馬屬旣曰
翑上皆白惟馵又曰後右足白驤左足白馵牛屬旣曰
黑脣犉而六畜又曰牛七尺爲犉是爾雅固有異物而
同名者駱之有二亦猶是也此詩首章當有二皇亦與
末章二駱相類淺人疑爾雅駱馬不應有二妄刪其一

說詩者又以二駱不得爲韻遂作雒以別之雒卽駱之
異體此亦猶谷風詩上作讎下卽改用讐之俗字作售
以別之此詩首章上句作皇下卽叚用黃也
有驔有魚傳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瑞辰按正義云傳
言豪骭白者葢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驔也是正
義本作豪骭白驔今作豪骭曰驔非其舊也然釋文本
自作豪骭曰驔說文驔讀若簟字林言驔又音驔字从
覃聲覃延也延長也葢取豪長之義無取於豪白也曰
白形近或譌作白正義遂以白釋之耳爾雅驪馬黃脊
騽說文作驔驪馬黃脊毛傳豪骭曰驔說文作騽馬豪
骭也二字錯出竊疑騽卽驔之重文覃古音讀如尋尋

習一聲之轉故驔或作騽說文本兼載二篆玉篇廣韵
並云騽驪馬黃脊又馬豪骭正本說文是其證也後人
誤分爲二字因以二義分屬二字耳孔疏言驔不見爾
雅由未知騽卽驔也而釋文云騽今爾雅本亦有作驔
者則知二字古固通用孔疏偶未檢耳爾雅一目白瞯
二目白魚此承上文驪白雜毛鴇言之葢謂一目二目
之毛色白也郭注謂似魚目失之毛傳說文皆作二目
白魚與爾雅合惟釋文言毛曰一目白曰魚此自傳寫
之譌段玉裁遂欲據釋文以改爾雅說文謂二目白則
傳不言二不知一目二目相對成文此自屬辭之體耳

有駜

有駜有駜傳駜馬肥彊貌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
力則能安國箋此喻僖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
足而臣莫不盡其忠瑞辰按說文駜馬飽也駜飽以雙
聲爲義葢本三家詩馬飽食則能盡力臣得祿則能盡
忠箋義當亦本三家詩耳玉篇駜肥壯皃義本毛傳又
云駁同駜此亦猶毛詩苾芬字韓詩作馥也
在公明明箋在於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禮記曰大學
之道在明明德瑞辰按明勉一聲之轉明明卽勉勉之
叚借謂其在公盡力也箋訓爲明明德失之
鼓咽咽傳咽咽鼓節也釋文咽本又作鼝瑞辰按說文
鼘鼘鼓聲也引詩鼝鼓鼘鼘今商頌作淵淵及此詩

作咽咽皆卽鼘鼘之叚借鼘借作咽猶婣之重文作𡟰也釋文作𪔉又鼘字之變體說文淵或省水是淵𣶒本一字

歲其有傳歲其有豐年也釋文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有年者矣皆衍字也瑞辰按唐石經有下旁增年字正義引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豐年疏引詩亦有年字但經以有與子爲韻自从釋文本作歲其有爲是耳豐大也大則無所不有歲卽年也故傳以豐釋有以豐年釋歲其有傳當以歲其有爲一讀豐年也爲一讀正義合六字作一句讀失之

泮水

薄采其芹傳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箋芹水菜也正義言水菜者解其就泮水之意藻茆亦水菜從此可知也瑞辰按惠氏周惕曰此詩始終言魯侯在泮宮事是克淮夷之後釋菜而儐賓也釋奠釋菜祭之畧者也釋奠釋菜不舞詩言不及樂故知爲釋菜也禮釋菜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詩言永錫難老故知爲儐賓也芹藻之類釋菜之用也今按惠說是也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鄭注釋菜奠幣禮先師也此詩在泮獻馘在泮獻囚與王制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正合則詩言采芹采藻采茆宜如惠說以爲釋菜之所用矣

其旂茷茷傳茷茷言有法度也釋文茷茷蒲害反又普具反本又作伐伐瑞辰按羣經音辨卷三曰其旂伐伐伐伐旂貌也伐伐卽茷茷之消茷茷又旆旆之叚借六月篇白旆央央釋文本作茷是茷旆古同聲通用之證其旂茷茷猶出車篇胡不旆旆也說文旆繼旐之旗旆然而垂也旆旆正旂之垂皃旆借作茷與伐猶發可借作旆也荀子韓詩外傳並引商頌武王載旆毛詩作武王載發

鸞聲噦噦傳噦噦言其聲也瑞辰按說文鉞車鑾聲也引詩鑾聲鉞鉞葢本三家詩用本字戉音越歲从戉聲故鉞鉞可叚作噦噦說文薉讀若詩施罛濊濊是其類也說文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釋名歲越也越故限也皆取聲近爲義詩何以卒歲協烈褐以興嗣歲協軷烈皆从本音董彥遠正字謝敢云隸體散亡其守鑾聲之鉞鉞直以鉞鉞爲誤字失之廣雅鐬鐬盛也義與鉞鉞近鉞鉞亦言鑾聲之盛耳

薄采其茆傳茆鳧葵也釋文茆音卯徐音柳韋昭萌藻反瑞辰按說文茆鳧葵也又茆鳧葵也引詩言采其茆陸德明引鄭小同云江南名之蓴菜是茆卽今之蒓菜或據說文引詩作茆从古酉字遂以毛詩作茆从卯爲誤然三國志虞翻傳注引翻奏云古大篆卯字當讀爲栁古栁卯同字而以爲昧裴松之云古大篆卯字讀當

言稱古柳卯同音竊謂翻言爲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从卯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今按稱字从丣爲古文酉裵松之謂稱从卯與辰卯同字非也而小星詩以昴與裯韻十月之交詩以卯與醜韻此詩以茆與酒老醜韻周禮茆菹釋文茆音卯北人音柳是从卯之字亦讀同柳不煩改茆爲茆而後協也周禮醢人注故書婁稱爲接櫝此亦卯稱同音之證

順彼長道箋順從長遠是時淮夷叛逆既謀之於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 瑞辰按長道猶言大道爾雅釋詁順陳也凡儀禮言南順即南陳也順彼長道即陳彼長道謂陳大道於泮宮之中箋謂從彼長道伐淮夷似非詩義

屈此羣醜傳屈收醜衆也箋屈治醜惡也治此羣爲惡之人 瑞辰按釋文引韓詩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與毛詩義略同爾雅釋詁屈收同訓聚是屈即收之證然謂收斂得此衆聚不若箋訓爲治此羣惡爲善爾雅釋詁淈治也某氏注引詩淈此羣醜鄭讀屈爲淈故訓治其義當本齊魯詩淈者汩之叚音說文汩治水也周語汩越九原汩越皆治也楚詞天問不任汩鴻王注汩治也若淈之本義說文訓濁治濁爲治猶亂亦訓治也又按屈與黜聲近通用周語易沈伏而黜散越王尚書曰黜讀爲屈竊謂此詩屈當讀黜說文黜貶下也屈此羣醜對上順彼長道以明善道則順陳之羣惡則黜退之耳黜退即所以治之與箋言治此羣惡義正相通

靡有不孝箋國人無不法傚之者皆庶幾力行 瑞辰按孝者斈之隸變與孝弟之孝異字說文斈效也从子爻聲箋訓爲法傚正與說文訓斈爲效合是知鄭君箋詩時字原作斈斈字隸變爲孝猶斅之隸變爲教也正義云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皆庶幾力行孝似誤釋爲孝弟之孝矣此承上昭假烈祖言當謂僖公之法傚烈祖言既感格烈祖無有不效法烈祖者箋謂國人法傚魯侯似非詩義

淑問如皐陶箋淑善也 瑞辰按說文淑清湛也廣雅釋

詁淑清也淑問猶呂刑言清問也說文清朖也朖即明也則清問又如言明問耳

狄彼東南箋狄當作剔剔治也東南謂淮夷正義[illegible]卬傳以狄爲遠則此傳亦爲遠也 瑞辰按說文逖遠也古文作逷傳以狄爲逖之消借故訓遠然云遠彼東南則不辭不若箋讀剔訓治爲允釋文引韓詩作鬄云鬄除也除亦治也鄭箋讀剔字雖異其義當即本韓詩耳逖易古同音剔借作狄猶春秋易牙史記作狄牙契毋簡狄漢書人表作簡逷也說文狄从犬亦省聲故與易之讀亦者同音而惕或作愁逖亦或作逷也

烝烝皇皇傳烝烝厚也皇皇美也箋烝烝猶進進也皇

皇當作駐駐駐駐猶往往也言多士之於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 瑞辰 按說文烝火氣上行也引申之為厚又為美大雅文王烝哉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以傳訓皇皇為美推之烝烝亦當為美美與盛同義烝烝皇皇皆極狀多士之美盛耳爾雅釋訓烝烝作也釋詁烝進也此箋義所本然釋詁駐駐皇皇並訓美則箋訓進進往往亦與美盛義相通耳

不吳不揚傳揚傷也箋吳譁也不讙譁不大聲 瑞辰 按毛傳於絲衣篇不吳訓譁此詩無傳義與彼同正義曰揚與誤為類故為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據釋文不吳王音誤則讀誤者乃王肅義非毛傳義也王肅蓋據[illegible]

記引絲衣詩不吳作不虞又閟宮詩無貳無虞毛訓虞為誤遂以誤釋吳耳正義又云鄭讀不吳為不娛故以吳為譁按絲衣篇不吳正義本作不娛故以此箋訓吳為譁亦當讀娛然據釋文不吳鄭如字則鄭箋本自作吳不作娛說文吳一曰大言也大言即譁不煩改作娛也揚傷古音近傳蓋以揚為瘍之叚借釋文為瘍字作音或陸氏所見毛傳本作瘍傷瘍音同故本又作傷釋陂詩傷如之何魯詩作陽玉篇陽傷也揚之訓傷猶傷之通陽也揚或叚作陽漢衡方碑不虞不陽卽此詩不吳不揚之異文也據箋以不大聲釋不揚則鄭讀揚如將上堂聲必揚之揚與不吳為不讙譁語相類義勝毛傳揚與傲義亦相近此詩不吳不揚猶絲衣詩不吳不敖特變文以協韻耳

束矢其搜傳五十矢為束搜衆意也箋束矢搜然言勁疾也正義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矣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為束 瑞辰 按束矢之說多寡不一鄉射禮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大射儀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此以四矢為束也周禮大司寇入束矢于朝鄭注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箇與此以百矢為束也淮南子氾論云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高注箭十二為束此以十二矢為束也束矢無定數皆聚數衆

之義釋文搜依字作捜說文捜衆意也玉篇捜聚也字通作蒐爾雅釋詁蒐聚也束矢非可齊發箋訓為勁疾失之

戎車孔博箋博當作傅甚傅緻者言安利也 瑞辰 按博傅古同音石鼓文徒馭孔庶廓騎宣博正讀博如傅故箋以博為傅之叚借王肅訓為博大失之

憬彼淮夷傳憬遠行貌釋文憬說文作懬音獷曰闊也一曰廣大也 瑞辰 按今本說文懬字注不引詩蓋脫去陸氏所見本當有之又矍字注讀若詩穬彼淮夷之穬據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獷彼獷俗李注引韓詩獷彼淮夷云獷覺悟之貌說文葢本韓詩懬與獷皆獷字

之同音叚借段玉裁謂作應者爲毛詩失之淮夷於魯爲近不得爲遠行皃亦不得如韓詩訓覺悟當从孟康漢書注訓獷爲彊獷俗卽彊俗也毛詩作憬亦叚借字獷與憬雙聲邶風二子乘舟篇以景與養韵古音讀景若經亦與獷音近故通用冏與獷亦雙聲獷借爲憬猶說文冏讀若獷也說文又曰憬覺悟也引詩憬彼淮夷此則字同毛詩而義同韓詩也段玉裁疑憬出三家詩亦非

大賂南金傳賂遺也南謂荆揚也箋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荆揚之州貢金三品 瑞辰按此承上文來獻其琛而言大賂南金與元龜象齒對言南金爲

獻琛之一大賂當爲大輅之叚借禮運山出器車正義引禮緯斗威儀云其政大平山車垂鉤注山車自然之車垂鉤不揉治而自圓曲司馬相如子虛賦象輿婉僤於西清裴駰史記引漢書音義曰山出象輿瑞應車後漢書輿服志夷王以下周室衰弱諸侯大路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注殷人以爲大路是大輅本象山車而作山車或亦名大輅故得在獻琛之列輅借作賂猶輅亦借作路也毛鄭訓爲賂遺失之殿本後漢書劉陶傳注引詩大路南金或古本有作大路者今汲古閣本仍作大賂

閟宮

閟宮有侐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侐清靜也箋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曰神宮 瑞辰按路史以女媧爲神媒注引風俗通云女媧禱祀神示而爲女禖因置昏姻爲行媒所始藝文類聚卷八十八引春秋元命苞云姜嫄遊閟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跡生稷是以閟宮爲神禖之宮姜嫄出祀郊禖因遊禖宮與孟仲子以閟宮爲禖宮正合毛傳以閟宮爲姜嫄廟又引孟仲子曰是禖宮者廣異說耳孔疏合而一之誤矣說文祕神也閟與祕音義同又爾雅釋詁毖神並訓愼是毖與神同義毖亦閟也古有神禖之稱故神其廟曰閟宮傳箋並以爲姜嫄廟失之

實始翦商傳翦齊也箋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跡故曰是始斷商 瑞辰按翦與踐古同音通用玉藻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鄭注踐讀曰翦是翦可借作踐矣竊謂踐亦可借作翦此詩翦商當讀爲踐履之踐周自不窋竄居戎狄之閒及公劉遷豳皆近戎狄至大王遷岐始內踐商家之地故曰實始翦商翦商卽踐商也與書序周公踐奄文法相類踐奄卽書所云周公居東史記作殘奄音近叚借鄭訓翦滅亦爲未確惟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高注踐往也正與踐履同訓豳詩譜云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

陽言入者正對舊處戎狄在外言之實始翦商正承上居岐之陽故知其爲踐商也毛鄭訓爲齊斷既與大王所處之時事不合惠氏棟訓翦爲勤又與下文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於牧之野文義不貫段玉裁訓翦齊爲齊等之齊謂齊商之勢盛楊愼及嚴可均據爾雅戩福也說文引詩作戩商因謂實始翦商謂大王始受福於商均非詩義

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箋屆殛也文王武王繼天王之事至受命致大平天所以罰殛紂於商郊牧野　瑞辰按箋內大平二字衍文當讀致天所以罰殛紂爲句此釋詩致天之屆也於商郊牧野另爲句此釋詩于牧之野也

屆殛釋文本作極正義相臺本考文古本亦作極據正義云定本集注本極皆作殛殛是殺非也是正義本作極之證殛極古通用書鯀則殛死我乃其大罰殛之釋文竝云殛本作極正義引爾雅屆殛也今本釋言作屆極也釋詁艐至也孫炎曰艐古屆字屆之訓極古兼二義一爲極至之極詩靡有夷屆不知所屆是也一爲誅極之極此詩致天之屆是也說文屆行不便也一曰極也極至與誅極皆謂窮極之誅極所以罰也逸周書商誓解曰予惟甲子尅致天之大罰正與詩致天之屆同義文選潘勗冊文李善注引詩致天之罰屆于牧野其所引屆于牧野或有譌誤至以罰伐屆則與屆訓誅極義正合

無貳無虞傳虞誤也箋虞度也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曰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　瑞辰按虞與誤古同音通用逸周書官人解營之以物而不誤大戴禮作虞是也廣雅釋詁虞欺也誤亦欺故呂氏春秋高注云欺誤也無貳無虞皆無欺誤之義貳當爲貣之譌讀如忒猶大明詩無貳爾心貳亦忒也箋訓虞爲度失之此詩無貳無虞上帝臨女與大明詩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皆武王誓衆戒其欺忒之詞箋以爲民戒武王之詞誤矣

敦商之旅箋敦治也武王克商而治商之臣民釋文敦

鄭都回反注同王徐都門反厚也　瑞辰按當從箋敦當作屯文選甘泉賦注敦與屯同此詩敦亦當讀屯屯聚也敦商之旅猶商頌裒荊之旅裒亦聚也葢自聚其師旅爲聚俘虜敵之士衆亦爲屯聚之也說文埻字注云磊埻重聚也正與敦之讀屯義近箋訓治王徐訓厚竝失之

克咸厥功箋咸同也能同其功於先祖也　瑞辰按樂記咸池備矣史記樂書作咸池備也謂咸卽備也方言備該咸也廣雅備賅咸也是咸與備可互訓說文咸皆也悉也从口从戌戌悉也訓皆訓悉正與備義相同尙書大傳備者成也廣雅備成也克咸厥功猶云克備厥功

亦即克成厥功也箋謂同其功於先王失之
龍旂承祀箋交龍爲旂承祀謂視祭事也正義此龍旂
承祀謂視宗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
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彼祀天之旂
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異義古詩毛說以
此龍旂爲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瑞辰按周禮司常云
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又曰交龍爲旂覲禮侯氏載龍旂
弧韣是龍旂本諸侯所建朝覲且用之則祭天祭祖皆
得建之箋以承祀爲視祭事實兼天祖之祭而言合下
文春秋匪解四句言之古毛詩以龍旂承祀專指郊祀
固非正義專謂視宗廟之祭亦非箋惜郊特牲曰旂十

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
所以明天道也是祭天之旂實兼有龍與日月李黼平
曰明堂位言日月而不言龍此詩言龍而不言日月皆
各舉其一其說是也正義據明堂位以駁龍旂祭天之
說誤矣
六轡耳耳傳耳耳然至盛也瑞辰按耳耳即爾爾之叚
借說文爾麗爾猶靡麗也單言爾亦爲盛采薇詩彼爾
維何傳爾華盛貌是也重言之則曰爾爾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箋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
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瑞辰按江永羣
經補義曰嘗疑魯僭郊禘自僖公始僭郊爲大惡不可

書故春秋於僖三十一年卜郊不從始書之今按江說
是也春秋僖公以前無書卜郊之事僖三十一年始書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正僖始僭郊之證周以夏正正月
上辛祈穀于上帝配以后稷謂之郊祭有常日故不卜
而魯郊卜以三正與周禮殊公羊傳三卜禮也穀梁傳
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謂以十二月上辛卜正
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
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是魯郊之
始惟三卜耳其後僖三十一年四卜郊成七年五卜郊
又非三卜之舊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則郊不以春
而以秋矣箋惟據明堂位祀帝于郊爲成王特賜周公

故以魯郊爲成王所命耳又按魯郊祭天即是與上
帝箋以皇皇后帝爲天是也正義據明堂位鄭注謂魯
郊惟祭蒼帝靈威仰亦非
享以騂犧傳騂赤犧純也箋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
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
也瑞辰按春秋繁露郊事對云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
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周色尙赤
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此詩享以騂犧正魯郊用純騂
之證曲禮天子以犧牛鄭注犧純毛也周禮牧人鄭注
犧牲毛羽完具也皆與詩傳同義說文犧宗廟之牲也
牷牛純色與毛鄭說異攄周禮牧人凡時祀之牲必用

牲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鄭司農曰牷純也按以牷
對尨尨爲雜色則牷爲純色可知牧人又云凡祭祀共
其犧牲左氏僖二十九年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
犧皆用之矣昭二十二年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
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又淮南說山篇生子而犧皆
以祭祀所用牲爲犧說文言宗廟以該凡祭祀耳今按
犧之言希也牲之純色者恒希少也又犧與好雙聲凡
宗廟祭祀之牲必取其完好者故名犧也牷之言全也
後鄭以牷爲體完具書微子某氏傳色純曰犧體完曰
牷蓋對言則犧與牷異如微子以犧牷牲並言是也通
言則純色可曰牷亦可曰犧牧人用牲物牷對尨言

此詩享以騂犧是也毛鄭以犧爲純與說文以犧爲宗
廟之牲牲爲純色其義自相通耳

是享是宜箋天亦饗之宜之 瑞辰按宜本祭社之名爾
雅釋天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孫炎注宜求見福祐也是也凡神歆其祀通謂之宜鳧
鷖詩公尸來燕來宜及此詩是饗是宜是也爾雅宜事
也鳧鷖傳宜宜其事此詩無傳義與彼同

夏而楅衡傳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箋秋將嘗祭於夏則養
牲楅衡其牛角爲其觸觝人也 瑞辰按說文告字注牛
觸人角箸橫木以告人也與毛鄭言楅衡設於牛角者
相類至木部云楅以木有所逼束也不言設於牛角角
部云衡牛觸橫大木其角韵會所據徐鍇本無其角二
字段玉裁云說文以設於角者謂之告此云牛觸橫大
木是闌閑之謂衡大木斷不可施於角此易明者今按
段說是也周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鄭司
農曰楅衡所以楅持牛也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
不得抵觸人皆不云設於角又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
之互鄭司農云互謂楅衡之屬以說文訓梐枑爲行馬
證之行馬卽今鹿角木取其可以闌人也則鄭司農亦
以楅衡爲闌閑之類矣易大畜六五豶豕之牙吉牙鄭
讀爲互互以禁豕放逸與六五童牛之牿牿以防牛觝
觸正相類至封人鄭注楅設於角衡設于鼻分爲二物
與毛鄭言楅衡設牛角異與先鄭杜子春許叔重說亦
異未知其所本矣

白牡騂剛傳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 瑞辰按公
羊傳周公白牡魯公騂犅此毛傳所本春秋繁露郊事
對曰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
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其說亦本公羊明堂位夏
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剛者犅之叚借說文犅特
也特牛父也是犅與牡名異而實同騂犅猶云騂牡特
變文以與牡相對耳何休公羊注以騂犅爲赤脊雖與
說文訓岡爲山脊同義然與白牡語不相類不若說文
訓特爲允

犧尊將將傳犧尊有沙飾也瑞辰按沙與疏雙聲其字同出審母故古通用周禮典瑞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注疏讀爲沙巾車疏飾杜子春亦讀疏爲沙是其證也說文疏通也引申爲凡疏刻之稱西京賦薛琮注疏刻穿之也犧與沙古音同部又轉爲疏故犧尊即疏犧之尊猶疏屏疏勺之類明堂位疏屏正義疏刻也又疏勺鄭注疏通刻其頭毛傳有沙飾者正疏飾之段借盎毛傳間用段借字如狼跋傳鳥逹履也逹即脊之段借韓奕傳曲顧道義義即儀之段借是其類也犧尊周禮作獻尊鄭君讀獻爲犧注云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大射儀兩壺獻酒注獻讀爲沙古音寒元與歌戈兩部多通轉故獻亦讀沙

猶獻亦通儀也明堂位周獻豆鄭注獻疏刻之是獻亦疏之段借莊子天地篇百年之木破而爲犧尊青黃而文之淮南子俶眞云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華藻鎛鮮鎛鮮當从說文作鏄鱗謂鐘上橫木金華也亦通以飾尊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高注犧讀曰希犧尊說見陳編修左海經辨猶疏鏤之尊說正與毛傳有沙飾即疏飾合正義謂沙飾爲沙羽飾尊失傳恉矣淮南子言犧尊兼有華藻鎛鱗龍蛇虎豹之飾皆謂疏刻之鄭司農云飾以翡翠鄭康成云刻畫鳳皇之象其形婆娑然皆由未識毛傳沙飾即疏飾犧亦疏之段借至王肅云犧尊形如牛而背上負尊則愈失之鑿矣

不震不騰傳震動騰乘也箋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瑞辰按震當讀如三川震之震騰當讀如百川沸騰之騰騰者滕之段借說文滕水超涌也正與傳訓騰爲乘同義正義云震騰以川喻是也

三壽作朋傳壽考也箋三壽三卿也瑞辰按據下言如岡如陵是祝其壽考則壽从傳訓考爲是考猶老也三壽猶三老也晉姜鼎銘保其子孫三壽是利昭三年左傳三老凍餒杜注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文選李善注引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皆三壽即三老之證箋訓爲三卿失之

公車千乘傳大國之賦千乘瑞辰按司馬法言車乘有

二法一爲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戴震金榜竝曰此通正羨之卒小司徒所謂唯田與追胥竭作者也一爲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戴震金榜竝曰此謂正卒小司徒所謂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者也詩上言公車千乘下言公徒三萬正與司馬一乘三十人之數適合箋以爲三軍之成數及苔臨頎又以爲二軍之大數今按二軍之說是也古制蓋以五百乘爲一軍采芑篇其車三千謂天子六軍也此詩公車千乘謂次國二軍也魯襄公十一年始作三軍則襄以前蓋止二軍公羊傳古者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古者謂魯初封時也軍將皆命卿自其平時言則曰卿自其有事出

軍言則稱士上士下士謂二軍也惟公徒三萬以爲二軍與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之數不合若謂舉其大數則又與司馬法一乘三十人之數不合竊謂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者周禮制軍簡閱之數五百乘爲一軍萬五千人者出征制軍之數二者各不同也又春秋時諸侯制軍其車乘及人皆無定數晉文三軍而城濮之役車七百乘是以二百三十三乘爲一軍以一乘三十人計之一軍合七千九百九十人而齊桓三軍則管子以萬人爲一軍是人無定數也齊語五十人爲小戎是以五十人爲一乘左傳楚之乘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據服虔注百人爲卒五十人爲偏二十五人爲兩則以百七十五人爲一乘是每乘之人多寡亦無定數則魯國二軍之車千乘徒三萬又何疑焉

貝胄朱綅傳貝胄貝飾也朱綅以朱綅綴之　瑞辰按朱綅承貝胄言段玉裁言毛意謂以朱綫綴貝於胄是也正義謂朱綅綴甲失之

烝徒增增傳增增衆也箋烝進也徒進行增增然　瑞辰按爾雅釋詁烝衆也烝徒卽衆徒也傳以增增爲衆皃則其訓烝爲衆可知箋於棫樸詩烝徒楫之亦訓烝爲衆獨此箋以烝爲進訓烝徒爲徒進之倒文未若訓烝爲衆於義爲順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傳膺當也箋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　瑞辰按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引詩戎狄是應荆荼是徵爾雅說文竝曰應當也作應者三家詩毛詩及孟子引詩作膺卽應字之叚借據孟子釋文於膺擊下云丁本作應則孟子本亦有作應者矣趙注孟子曰膺擊也據孟子曰周公方且膺之又曰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若訓爲當則不詞以从趙訓擊爲善呂氏春秋察微篇宋華元帥師應之大棘處方篇荆令唐蔑將而應之高注竝曰應擊也淮南主術不使應敵高注應猶擊也是應有擊義趙注亦讀膺爲應矣荼舒懲徵古竝同音通用考工記弓人注荼古文舒字易損象君子以懲忿窒欲鄭本懲作徵是其證也又按箋以此章以下皆美僖公而孟子兩引此詩戎狄是膺皆確指爲周公聖門傳授師說必有所本翟氏灝曰詩序云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首二章陳姜嫄后稷大王文武之勳三章言成王封魯四章公車千乘至則莫我敢承皆言周公下言俾爾昌而熾等語亦謂周公俾之也五章六章繼周公而頌伯禽所謂淮夷來同遂荒徐宅緜係伯禽事見於費誓者也七章八章方頌僖公復宇以此推之則詩與孟子正合較箋說爲善

則莫我敢承傳承止也箋天下莫敢禦也　瑞辰按哀四年左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杜注承音懲蓋楚語此

詩承嘗卽懲之叚借故傳訓止卽以訓懲者釋之箋訓承爲禦禦亦止也詩上言荆舒是懲故下叚借承字以與懲爲韵此亦詩人義同字變之例耳則莫我敢承猶商頌則莫我敢曷曷與遏同荀子引詩作遏曷遏爾雅皆訓止也

壽胥與試箋胥相也壽而相與試謂講氣力不衰倦　瑞辰按試猶式也字通作視呂氏春秋式夷漢書古今人表作視夷廣雅視比也比之言比儗也壽胥與試承黃髮台背言猶云壽相與比耳箋訓爲講試失之

魯邦所詹傳詹至也　瑞辰按詹者瞻之消借言泰山爲魯邦所瞻仰說苑雜言篇引作魯邦是瞻葢本韓詩故韓詩外傳引詩亦作瞻

奄有龜蒙傳龜山蒙山也箋奄覆　瑞辰按說文奄覆也大有餘也義與箋同水經注龜山在博縣北十五里昔夫子有龜山操卽此漢地志泰山郡蒙陰縣注禹貢蒙山在西南元于欽齊乘龜山近魯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者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今按蒙山居魯四境之東故一名東山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是也一名東蒙論語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是也元和郡縣志析蒙山與東蒙爲二失之

遂荒大東傳荒有也箋荒奄也釋文荒如字韓詩作荒云至也　瑞辰按說文荒字注一曰艸掩地奄猶掩也故鄭訓荒爲奄爾雅釋詁幠有也郭注引詩遂幠大東邢疏曰今詩本作遂荒大東此作遂幠者所見本異或當在齊魯韓詩今按荒幠一聲之轉荒通作幠猶大戴投壺篇無荒無傲小戴作毋幠也據釋文言韓詩作荒則毛詩經傳原當作幠故訓爲有郭璞所見毛詩自作幠今經傳作荒者後人誤以韓改毛也釋文荒如字亦當爲幠如字之譌凡毛韓詩同字者釋文但引其義以別異同若毛詩作荒釋文不更言韓詩作荒矣鄭君先通韓詩其箋詩或據韓詩作荒遂以荒奄釋之耳古有與至大義皆相成葢大則無所不有大則無所不至故大謂之荒亦謂之幠幠訓爲有亦訓爲大亦訓爲至爾雅

釋詁晊大也釋文晊本亦作至是至有大義之證毛訓幠爲有韓訓荒爲至音義原自相通說文荒蕪也以雙聲取義正與幠之通荒者同說文又曰㠩水廣也凡毛詩作荒訓大訓有者皆㠩字之叚借惟鄭訓荒爲奄則取荒字之本義

淮夷來同箋來同爲同盟也　瑞辰按說文同會合也朝與會同對文則異散文則通諸侯殷見天子曰同小國會朝大國亦曰同猶諸侯朝天子曰朝諸侯自相朝亦曰朝也來語詞淮夷來同猶大雅徐方旣同也同亦會朝之通名詩特變朝言同以爲韵耳箋以來同爲同盟必增成其義而始明非詩義也

保有鳧繹傳鳧山繹山也瑞辰按元于欽齊乘鳧山在
鄒縣西南五十里繹山在鄒縣東南二十里繹通作嶧
漢地志云魯國騶縣故邾國嶧山在北水經泗水篇注
引詩保有鳧嶧爾雅釋山屬者嶧郭注言駱驛相連屬
也初學記引爾雅舊注云魯國有繹山純石相積構連
屬成山嶧山一名鄒山水經注鄒山卽繹山邾文公所
遷是也魏書地形志分鄒嶧爲二山失之至漢地志東
海郡下邳注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其地在今徐
州府邳州與繹山在今兗州府鄒縣者異地正義引書
嶧陽以證詩之繹山誤矣
淮夷蠻貊傳淮夷蠻貊而夷行也瑞辰按俗本傳

脫蠻貊二字此从段玉裁本補據正義釋傳云言淮夷
蠻貊如夷行者知傳內而字卽如字之假借正義乃以
正文釋之或遂以傳爲譌字皆非也惟古者戎夷蠻貊
散文則通詩以蠻貊與上徐宅爲韻故淮夷可通稱蠻
貊猶韓奕詩奄受北國而上言因時百蠻百卽貊字之
消借也不必如傳云蠻貊而夷行始兼稱淮夷蠻貊耳
居常與許傳常許魯南鄙西鄙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
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
于薛是與周公有常邑許田末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
食邑於薛瑞辰按齊語管子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棠
潛管子作常潛則常邑曾見侵於齊莊公時復歸於魯
去僖公府未遠故詩人尙舉以爲頌美之詞春秋桓二
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僖公時蓋亦復之春秋或未及載
猶齊桓反魯常潛春秋亦未載也
徂來之松傳徂徠山也瑞辰按傳亦當依經作徂來唐
石經及相臺本不誤後漢補郡國志徂來山亦曰尤來
山水經注汶水又西南流逕徂徠西山多松柏詩所謂
徂徠之松則詩一作徂徠矣
新甫之柏傳新甫山也瑞辰按後魏志魯郡汶陽縣有
新甫山新甫蓋卽梁甫白虎通曰梁甫者泰山旁山名
又日梁信也甫輔也信古讀如伸伸與辛雙聲顏氏家
訓音詞篇引字林伸音辛則知梁訓爲伸伸讀同辛故

梁甫一作新甫漢地志泰山郡有梁父縣父與甫古通
用
是斷是度正義於是斬斷之於是量度之瑞辰按度者
剫之消借說文剫判也廣雅剫分也爾雅木謂之剫郭
注引左傳山有木工則剫之左傳今作度是剫古借作
度之證玉篇引爾雅作木謂之櫎今江東斫木爲櫎是
剫與斷義近故詩以斷度竝舉正義訓爲量度與下文
尋尺爲複失之
松桷有舄傳桷榱也舄大貌釋文舄音昔徐又音託瑞
辰按舄本誰字毛傳訓大貌蓋以舄爲斥之叚借倉頡
篇斥大也小爾雅斥開也開之使大故舄亦訓大禹貢

海濱廣斥文選海賦襄陵廣舄李注斥與舄古今字是斥舄古同音通用之證舄徐音託音義又與袥同廣雅袥大也玉篇袥廣大也說文繫傳引字書袥令衣張大也袥音義又近廓廓亦大也方言張小使大謂之廓

路寢孔碩傳路寢正寢也瑞辰按王延壽靈光殿賦云故奚斯頌歌其露寢蓋本三家詩借作露寢

新廟奕奕傳新廟閔公廟也箋脩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瑞辰按毛傳釋閟宮云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則魯不得有姜嫄廟箋以新廟爲姜嫄廟不若毛傳指閔公廟爲確據左傳逆祀言新鬼大故鬼小則僖公時閔公廟得稱新廟矣毛詩經作新廟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

曰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韓詩亦作新廟而蔡邕獨斷引頌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呂氏春秋高注及續漢志引亦同又周禮隸僕注引詩寢廟奕奕相連貌蓋涉上路寢孔碩約舉其詞猶正義曰作寢廟所以爲美者又曰寢廟廢壞皆以寢廟連言非齊魯詩經文或作寢廟也

奚斯所作傳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瑞辰按班固兩都賦序奚斯頌魯李善注引薛君章句曰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揚子法言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王延壽靈光殿賦奚斯頌魯後漢書曹褒傳昔奚斯頌魯其說均本韓詩以奚斯所作爲作頌與節南山家父作頌巷伯寺人孟子作而作詩崧高烝民竝言吉甫作頌皆於篇終見意文法相類此詩不言作頌者以言作頌則於韵不相協也奚斯所作當屬下孔曼且碩讀之不當屬上新廟奕奕讀孔曼且碩猶崧高詩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洪邁容齋隨筆竝以奚斯頌魯爲誤不知其說本韓詩較毛鄭說爲善孔廣森段玉裁均取韓詩之說而段欲牽合毛韓爲一謂毛傳作是廟也廟爲詩字之譌則似未確據鄭箋云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正申傳奚斯作廟之說若毛傳原作作是詩而鄭君易之則箋必云作謂作新廟矣

萬民是若箋國人謂之順也瑞辰按爾雅釋言若惠順也此箋義所本爾雅釋詁若善也善與順義相成此承上奚斯作詩言之則宜訓善謂善其作是詩也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十二

商頌　　桐城馬瑞辰學

那

序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瑞辰按魯語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此詩序所本然國語言校則宋必猶有存者但殘缺失次須考校於周大師耳又言名頌者當讀名山名魚之名名者大也韋昭注名頌頌之美者美亦大也則名頌猶言大雅耳抑或商頌殘失徒存其名目而亡其辭遂以名頌稱之故詩序遂謂得於周大師歟至韓詩章句以商頌爲美襄公史記宋世家大史公曰襄公之時修

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揚雄法言亦云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蓋皆本韓詩之說然正考甫佐戴武宣見於左傳其子孔父嘉在殤公時爲大司馬亦見左傳中隔莊公湣公新君桓公始至襄公去戴武宣時甚遠正考父安得作頌以美襄公固宜史記索隱以爲謬說耳

猗與那與傳猗歎辭那多也瑞辰按猗那二字疊韻皆美盛之皃通作猗儺見檜風阿難見小雅草木之美盛曰猗儺樂之美盛曰猗那其義一也上林賦旖旎從風說文移禾相倚移也又於旗曰旖施於木曰檹施義竝與猗那同傳訓猗爲歎辭失之

置我鞉鼓傳鞉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楹貫而樹之瑞辰按說文植戶植也或从置作櫃是櫃本植之或體詩作置者即櫃之消借漢石經論語置其杖而耘正與詩假置爲植者同

衎我烈祖傳衎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瑞辰按哀二年左傳烈祖康叔杜注烈顯也晉語韋注同爾雅釋詁烈光也晉語君有烈名韋注烈明也均與顯義近烈祖猶言顯祖箋訓爲功烈失之

湯孫奏假傳假大也箋假升也湯孫大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釋文假毛古雅反鄭作格升也瑞辰按假與

格一聲之轉故通用假者徦之叚借格者佫之叚借爾雅釋詁格至也釋言格來也方言假佫至也邠唐冀兖之閒曰假或曰佫郭注假音駕佫古格字據說文徦至也从彳叚聲知方言假當作徦廣雅釋詁假至也假亦徦之消借假又爲徦之叚借音古故與祖爲韵格字轉上聲亦音古故通用至與致義相成凡神人來至曰假祭者上致乎神亦曰假尚書祖考來格商頌來假來饗此神人之來至也易萃彖傳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尚書舜格于文祖史記五帝紀作舜乃至於文祖祭統王假于大廟商頌以假以享鬷格無言及此詩湯孫奏假皆祭者致神之謂也春秋繁露祭義篇祭者察也以善逮

鬼神之謂也察至也逮及也及亦至也蓋言祭以善致
鬼神爲王小爾雅說文竝曰奏進也上致乎神曰奏假
亦曰登假揚雄劇秦美新曰登假皇穹是也詩湯孫奏
假謂湯之子孫進假其祖則不得如毛傳以湯孫爲湯
矣假與格皆當訓至爾雅釋言格來也方言俗來也義
亦相通傳訓假爲大正義以爲大樂失之箋訓假爲升
與方言訓俗爲登義合然以爲奏升堂之樂則非
綏我思成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瑞
辰按尙書備者成也祭義福者備也成爲備卽爲福綏
我思成爲報福之詞與祝告利成同義綏與遺疊韵綏
之言遺遺卽詒也烈祖詩綏我眉壽義同箋訓綏爲安失之思爲

句中語助綏我思成猶云貽我福與烈祖詩賚我思成
句法正同亦謂賚我福也箋以思爲心所思亦非
旣和且平傳平正平也瑞辰按周語單穆公曰聲應相
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說文龢調也和爲龢之叚借
依我磬聲傳依倚也磬聲之淸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
尙臭殷尙聲箋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
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
異言之瑞辰按尙書夔曰戛擊鳴球說文球玉磬也是
樂之始必以玉磬先之孟子金聲而玉振之也近時通
解謂金鎛鐘也聲以宣之於先玉特磬也振以收之於
後許兵部宗彥曰樂之終乃舞之始擊磬以振動之而

樂中之衆聲悉隨磬而止故曰終條理也今按書於百
獸率舞之先又言夔曰予擊石拊石卽磬也是亦樂
終有磬之證樂之先後皆有磬故詩曰依我磬聲而毛
以爲象萬物之成也至箋云玉磬尊者郊特牲云擊玉
磬諸侯之僭禮也以諸侯擊玉磬爲僭則玉磬惟天子
始得用之其尊可知矣
於赫湯孫傳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箋湯孫呼
大甲也瑞辰按傳以湯孫指湯與元鳥詩在武丁孫子
王肅釋傳言在武丁之爲人孫子正同然言湯爲人子
孫節其文爲湯孫則不詞在武丁孫子王尙書言武丁
當作武王亦不得言武丁爲人孫子也那祀成湯曰湯

孫烈祖祀中宗爲大戊亦曰湯孫則不得如箋以湯孫
爲大甲湯孫蓋泛言湯之孫子耳
萬舞有奕傳奕奕然閑也箋其干舞又閑習瑞辰按廣
雅釋訓閑閑奕奕盛也盛大義相近韓奕詩傳奕奕大
也說文奕大也萬爲大舞故奕爲大皃閑亦大也殷武
詩旅楹有閑韓詩章句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是知此
傳奕奕然閑也猶云奕奕然大也箋訓閑習與傳異義
正義合而一之誤矣又按古者樂與舞相接上文依我
磬聲爲樂之終故下卽言萬舞有奕爲舞之始
亦不夷懌傳夷說也箋亦不說懌乎言說懌也瑞辰按
爾雅釋言夷悅也夷悅以雙聲爲義又爾雅釋詁繹喜

也郭注引禮記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卽繇也夷與猶亦雙聲故夷有說義大戴五帝德篇莫不說夷夷卽說也

溫恭朝夕箋其禮儀溫溫然恭敬 瑞辰按周禮道僕以朝夕燕出入鄭注朝夕朝莫夕成十二年左傳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疏曰旦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又襄二十六年傳平公入夕謂夕朝見其姬也昭十二年傳子革夕杜注夕莫見哀十四年傳子我夕晉語叔向夕皆謂夕見君也小雅莫肎朝夕謂不肎朝夕朝王此詩溫恭朝夕正謂朝朝莫夕非乏言朝夕也傳箋雖不釋朝夕然箋釋下句執事有恪云執事薦饌則又徵此以執事爲祭事薦饌則上云禮儀宜指朝儀謂朝夕朝王溫恭合度正義訓爲早朝嚮夕失之

烈祖

有秩斯祜傳秩常也箋祜福也 瑞辰按賈子禮篇曰祜大福也有秩卽形容福之大皃秩呈雙聲說文𢧢大也秩卽𢧢之叚借說文引詩秩秩大猷作𢧢𢧢大猷是秩𢧢通借之證

賚我思成傳賚賜也箋賚讀如行來之來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成 瑞辰按賚從傳訓賜爲是思爲語詞成猶備也福也賚我思成猶云賜我福也箋訓賚爲行來之來又謂思則用成竝失之

亦有和羹箋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於人安和喻諸侯有和順之德也我旣裸獻神靈來至亦復由有和順之諸侯來助祭也 瑞辰按說文和相應也盉調味也經傳通叚和爲盉說文鬻五味盉羹也用本字而引詩亦有和鬻則許君所見毛詩已叚作和矣昭二十年左傳引詩亦有和羹杜注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不若箋云喻諸侯有和順之德爲善此詩祀中宗上旣言賚我思成謂賜祭者以福此下亦有和羹等語宜指祀者言不宜言中宗也

旣戒旣平傳戒至也箋其在廟中旣恭肅敬戒矣旣齊立平列矣 瑞辰按爾雅釋詁屆至也傳以戒爲屆之叚借故訓至然以詩承和羹言戒當訓備方言戒備也鄭注曾子問曰戒猶備也備與葡通說文葡具也和羹必備五味昭二十年左傳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此詩所云戒也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此詩所云平也故下引此詩以證之晏子春秋及申鑒竝引詩作旣戒且平與那詩旣和且平句法同左傳杜注釋詩云敬戒且平似左傳引詩亦作旣戒且平今本左傳特後人據毛詩改耳戒平宜承和羹言箋訓爲敬戒平列失之

鬷假無言傳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箋至於設薦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事寂然無言語者釋文鬷子東反假毛古雅反鄭音格至也 瑞辰按

傳以鬷爲總之叚借然以經文求之當從中庸引作奏假訓爲進至與湯孫奏假同義小爾雅說文竝曰奏進也奏鬷一聲之轉故通用鬷又通作艐爾雅釋詁艐格至也卽此鬷假異文至之言致謂精誠上致乎神朱子中庸集注所云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也進與至義相成方言假艐至也邠唐冀兗之間曰假或曰狢艐宋語也義與釋詁及詩鬷假同義故晏子春秋又引詩作奏鬷正以奏鬷及假皆同義毛傳訓爲總大禮記鄭注言奏大樂杜注左傳言總大政竝失之昭二十年左傳引作奏鬷鬷與假格皆雙聲故通用又按說文艐船箸沙不行也从舟㚇聲讀若辜而孫炎爾雅注郭璞方言注竝

以艐爲古届字司馬相如大人賦蹋以艐路徐廣亦音介艐與届雙聲故古或叚艐爲届耳

我受命溥將箋將猶助也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得萬國之懽心也瑞辰按楚詞王注將長也此詩將字王尚書訓長是也葢言我受天之命溥且長猶公劉篇旣溥旣長以溥長對舉也箋謂諸侯於我受政教又訓將爲助竝失之

來假來享箋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瑞辰按來假來饗當從朱子集傳謂祖宗來假享箋以指助祭者非也唐石經相臺本朱子集傳本考文古本竝作饗惟閩本明監本汲古閣本作享段玉裁謂毛詩之例獻於神曰享神食所享曰饗作饗者是阮宮保曰按有字同義別而相因者如獻神爲享神食所獻亦爲享是也後儒曲爲分別乃以獻神作享神食所獻作饗唐石經定本作饗似是而非俗本槩作享似非而是今按說文𦏧用也从亯从自自知臭香所食也段玉裁曰香當作亯轉寫之誤讀若庸同神食所獻卽用也其本字當作𦏧經典通消作享史記自序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正讀享如𦏧也經典旣叚借享字卽同享音說文亯獻也从高省曰象孰物形又引孝經曰孝則鬼亯之此獻神及神食所獻通作享之證至楚茨神保是饗我將旣右饗之閟宮是饗是宜似皆爲後人

改竄釋文諸篇不爲饗字作音是其舊本原皆作享此篇箋以二享字相承爲說其皆作享亦可知耳說文饗鄉人飲酒也是饗本饗燕字禮經或叚作祭享之享

元鳥

宅殷土芒芒傳芒芒大貌箋國日以廣大芒芒然瑞辰按史記三代世表褚少孫論引詩作殷社芒芒葢本三家詩無宅字社土古同音通用故大社稱冢土公羊傳諸侯祭土何休注土謂社也至無宅字葢引詩偶未及檢又引詩殷社芒芒於天命元鳥二句之上亦是誤倒說文芒艸耑也無大義據荀子富國注芒或讀爲荒史記三代世表索隱云芒一作荒芒芒當卽荒荒之

叚借說文巟水流廣也廣雅釋詁巟大也巟通作荒荒借作芒故傳箋訓爲大耳昭四年左傳引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杜注芒芒遠貌遠猶大也

古帝命武湯箋古帝天也正義引尚書緯云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古天也是謂天爲古 瑞辰 按周書周祝解曰天爲古尢天稱古之證古始也萬物莫始於天故天可稱古古帝猶言昊天上帝古帝命武湯猶帝謂文王皆託天以命之也

正域彼四方傳正長域有也箋使之長有邦國爲政於天下 瑞辰 按廣雅釋詁亟方也方正也亟與域通正域二字平列皆正其封疆之謂周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

地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此詩所謂正域也正域與兆域義相近傳訓域爲有者域與有一聲之轉有之言囿亦分別區域之義常道將引洛書曰人皇始出分理九州爲九囿段玉裁曰九囿卽毛詩之九有韓詩之九域也域本或之異體或訓有故域亦訓有史記禮書人域是士君子也荀子域作有是域通有之證箋訓爲長有邦國失之

方命厥后箋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 瑞辰 按方旁古通用易繫詞旁行而不流淮南主術作方行而不流方猶旁也旁之言溥也徧也（旁溥徧一聲之轉說文旁溥也）微子小民方興史記作小民乃並興並亦溥也立政方行天下呂刑方告無辜於上方皆讀旁並溥徧之義齊語以方行於天下韋注方當作横横與廣通廣亦徧也此詩方命厥后猶晉語曰乃使旁告於諸侯箋云徧告諸侯正讀方爲旁正義謂方方命其諸侯之君失之

奄有九有傳九有九州也箋湯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爲之王也 瑞辰 按九有卽九域之叚借韓詩作九域文選注引薛君章句曰九域九州也徐幹中論法象篇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正本韓詩域有一聲之轉故通用說文或邦也从口（羽非切）戈以守其一一地也或或从土作域是或域本一字惠棟曰域當作或段玉裁曰或旣从口从一矣又从土是爲後起之俗字然域字已見

韓詩說文亦載之或巳从一爲地而復加土爲域猶或巳从口爲圍外又加口而爲國不得遂以國爲俗字也古或字讀同域者與有字古讀若以者通用因而或字讀胡國切者亦與有通洪範無有作好呂氏春秋引作無或作好高注或有也廣雅釋詁亦曰或有也是矣

受命不殆箋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 瑞辰 按論語學而不思則殆釋文殆本作怠此詩殆卽怠借字故箋以不解殆釋之正義釋傳從王訓危殆失之

在武丁孫子傳武丁高宗也箋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 瑞辰 按正義引王肅云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與毛傳釋湯孫同義然節

去善爲人之四字而謂之武丁孫子則不詞若如箋以爲在高宗之孫子則此詩祀高宗何得不美高宗而美高宗之孫子乎惟王尚書曰經文兩言武丁疑皆武王之譌而武王靡不勝則武丁之譌葢商之先君受命不怠者在湯之孫子故曰在武王孫子武王孫子猶那與烈祖之言湯孫也湯之孫子有武丁者繩其祖武無所不勝故曰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傳寫者上下互譌耳今按王說校正譌誤極爲精核大戴用兵篇引詩校德不塞嗣武孑孫子與此詩形聲相近孑卽王字脫下一畫耳在武王孫子下卽接言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與文王篇侯文王孫子下卽接言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文法正相似

大糦是承箋糦黍稷也　瑞辰按糦與饎同爲饎之或體見說文周禮饎人掌凡祭祀共盛謂共簠盛也舂人鄭注簠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簠簋實則糦宜兼有黍稷稻粱周書糴匡解云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孔晁注有黍稷無稻粱大糦對中盛言兼有稻粱可知而特牲饋食禮士虞禮鄭注並曰炊黍稷曰饎此箋亦單言黍稷者葢言黍稷以該稻粱猶簠兼稻粱而說文簠字注但曰黍稷器所以祀者簋盛黍稷簠盛稻粱而說文皆以爲黍稷器也正義遂謂祭之粢盛惟黍稷誤矣爾雅釋訓泂酌毛傳及說文並曰饎酒食也周禮饎人鄭衆注曰主炊官也方言饎熟也自河以北趙魏之間氣熟曰饎字林饎熟食也廣雅亦曰饎䬸也葢饎本酒食之通稱酒食者可喜之物故字从食喜會意黍稷則所以爲酒食者故酒食曰饎黍稷亦曰饎因而炊黍稷曰饎凡炊及熟食亦通曰饎其義正相因耳

邦畿千里傳畿疆也　瑞辰按邦畿二字同義邦者封之叚借小爾雅封界也周禮大司徒注封起土畍也大司馬注封謂立封於疆爲界是封亦畺也界也文選西京賦注引詩作封畿千里葢本三家詩毛詩作邦者叚借字也說文封从之土从寸寸守其制度也籀文从丰土作𡉚邦字亦从丰聲故通用論語邦域之中漢書王莽

傳作封域釋文亦曰邦或作封又誅勦干戈於邦內釋文云鄭本作封內釋名邦封也皆邦與封同音通用之證封畿同爲疆界之稱猶肇域讀爲兆域兆亦域也

肇域彼四海箋肇當作兆　瑞辰按字訓始者作肁說文肁戶始開也訓擊者作肈李舟切韵肈擊也經傳中通借肈爲肁又譌作肇故玉篇曰肇俗肈字張參五經文字曰肁作肇譌是知毛詩今作肇者俗譌字也肇兆古同音通用爾雅釋言兆域也尚書大傳兆十有二州鄭注兆域也爲塋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古文堯典則作肇十有二州矣箋於大雅以歸肇祀及此詩肇域並讀爲兆兆本卜兆之古文兆畔之字正作垗說文垗畔

也爲四畔畍祭其中引周禮兆五帝於四郊是也經典通作兆祭壇之塋域曰兆界四海之彊域亦曰兆大雅以歸肇祀箋云肇郊之神位也此讀肇爲塋域之兆也此詩肇域箋云乃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此讀肇爲彊域之兆也

景員維河傳景大員均箋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其所貢於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　瑞辰按景與廣一聲之轉景古音从京聲讀亦近廣景卽廣之叚借猶憬領憬彼淮夷韓詩作獷說文引作懬憬賨獷之同音叚借也員云古通用皆與運同聲說文𧡨外博衆多視也讀若運春秋城諸及鄆公羊作運杜注左傳云姑蔑縣有員亭莊子天運釋文天運司馬作天員是員卽運也呂氏春秋圜道篇雲氣西行云云然高注云運也管子侈靡篇人疕則易云戒篇四時云下云皆運之叚借是云亦運也此詩景員景當讀爲東西爲廣之廣員當讀爲南北爲運之運越語廣運百里韋注東西爲廣南北爲運詩以雙聲疊韵叚借爲景員商家四面皆河故合東西南北言之而曰景員維河王肅以河爲河水是也廣運或作廣員山海經西山經廣員百里是也廣運又作廣輪周禮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鄭注輪從也賈疏引馬融曰東西曰廣南北曰輪輪與亂聲近從與亂皆直也廣輪之義又通爲橫從一切經音義三及六帖二十四皆引韓詩曰南北曰從東西曰橫一切經音義廿四又作東西曰廣是橫卽廣也廣運又作袤廣說文袤字注一曰南北曰袤東西曰廣是也此詩景員與長發幅員同義毛傳幅廣也隕均也據說文幅布帛廣也均與運古亦同聲毛傳訓爲廣均正卽讀爲廣運此詩傳訓景爲大大與廣雖義亦相近不若讀景爲廣較爲明確至傳訓員爲均均亦讀運猶古無音韵字通作音均也正義釋傳謂殷王之政甚大均如河之潤物然失傳恉矣箋讀員爲云河爲何亦非

長發

濬哲維商傳濬深也箋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　瑞辰按說文睿深通川也或作濬古文作濬又曰叡深明也通也古文作睿此詩濬哲竝言濬當卽睿之叚借廣雅睿哲竝訓智是也濬哲猶言宣哲明哲傳箋竝訓濬爲深失之大戴禮幼而慧齊史記五帝紀作徇齊索隱引大戴作叡齊史記舊本作濬齊是濬叡古通用之證徇與濬音亦近徇齊皆疾速之稱凡人鈍則遲疑明則疾速故徇齊皆爲智也

禹敷下土方箋禹敷下土正四方　瑞辰按禹貢禹敷土馬注敷分也鄭注敷布也敷與尃通說文尃布也敷土史記作傅土廣雅釋言傅敷也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釋文一讀至方字絕句與此詩句法正同楚詞天問

云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義本此詩此詩首章八句皆韵或以方字屬下句讀者誤也

有娀方將傳有娀契母也將大也箋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瑞辰按淮南墜形云有娀在不周之北高注有娀國名也說文娀帝高辛之妃偰母號也引詩義同毛傳古者婦人繫姓有娀姓不可考或遂以國稱偰母後人因以爲偰母號耳此詩下言立子始爲契母則上言有娀當从箋以爲國名

帝立子生商傳契生商也箋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瑞辰

按元鳥詩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傳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箋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傳箋說雖不同皆以生商爲生契此詩帝立子生商亦謂立有娀之女子爲妃而生契因契受封於商遂以生契爲生商耳傳云契生商也當作生契生商也傳文簡質以生商即契遂云契生商耳詩言商家世有濬哲之君而但曰濬哲維商崧高詩言嶽之降神生甫侯及申侯而但曰生甫及申正與商頌不言生契而言生商者文法相類正義乃以立子爲生契謂契能生有商國失傳恉矣

元王桓撥傳桓大撥治也箋元王廣大其政治瑞辰按桓者查之叚借說文查奢查也奢即侈大之義又引申爲武勇皃泮水詩桓桓于征毛傳桓桓威武貌牧誓尚桓桓鄭注同是也撥韓詩作發發當讀如發强剛毅之發周書謚法解剛克爲發樂記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桓發二字平列皆剛勇之皃毛詩作撥叚借字韓詩作發爲正字但不得如說韓詩者訓發爲明耳毛鄭訓撥爲治亦非詩義詩下有遂視既發之文故上文毛叚撥爲發以與發爲韵此亦阮宮保所云義同字變之類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傳至湯與天心齊箋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於湯而當

天心瑞辰按帝命不違即不違帝命之倒文詩總括相土以下諸君謂商先君之不違天命至湯皆齊一猶左傳云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也韓詩外傳引詩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言古今一也又引以爲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之證正訓齊爲先後齊一毛傳謂湯與天心齊鄭注禮記讀爲湯躋竝失之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傳不遲言疾也躋升也箋降下也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瑞辰按湯降二字倒文承上至于湯齊言之謂由先王以降及湯也遲當讀如禮義陵遲之遲陵遲疊韵或作陵夷遲猶夷也謂降至于湯能不下夷也夷猶替也後漢書湯衍傳章

懷注陵遲言頹替也說文替一偏下也段玉裁曰相竝
而一邊庳下則其勢必至同下所謂陵夷也湯不下夷
而德又加進故下卽接言聖敬日躋矣
昭假遲遲箋假暇也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言急於已
而緩於人朱子集傳遲遲久也昭假於天久而不息瑞
辰按集傳說是也毛傳於雲漢篇昭假無嬴訓假爲至
以假爲假之叚借此詩無傳義與彼同釋文引徐云毛
音格是也朱子集傳昭假于天卽本毛義昭假與奏假
義近而殊蓋言其精誠之上達曰奏假言其精誠之顯
達曰昭假戴氏震曰精誠表見曰昭貫通所至曰假是
也說文徲久也讀若遲廣雅釋詁遟久也徲遟竝與遲

音義同遲遲正狀其昭假之久箋訓假爲暇失之正義
以箋義爲傳義尤誤
帝命式于九圍傳九圍九州也瑞辰按圍域有皆一聲
之轉聲同則義同故韓詩釋九域曰九州毛釋九有九
圍竝曰九州特變文以爲韻耳說文或从口从戈以守
一一地也又曰圍守也是域與圍義同之證
受小球大球傳球玉也瑞辰按下章傳共法也共者拱
之叚借三家詩蓋有作拱者故淮南高誘注班讀詩受
小拱之拱球者捄之叚借廣雅釋詁拱捄灋也蓋本三
家詩王尚書曰小球大球小共大共皆言法制有小大
之差是也說詳經義述聞今按求與共雙聲故拱捄皆

訓法說文拱斂手也段玉裁曰斂當作撿故下撿字注
曰拱也捄字注一曰捊也捊引堅也拱與捄皆有取義
取之義引申爲法言爲人所取法也傳訓球爲玉箋訓
共爲執竝失之
爲下國綴旒傳綴表旒章也箋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
者也瑞辰按綴旒二字平列毛傳釋爲表章亦所以
表也古者樹臬以表位曰表周禮大司馬職虞人萊所
田之野爲表鄭注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呂氏春秋愼小
篇冼表柱也舞列之表則曰綴樂記綴兆舒疾鄭注綴
謂酇舞者之位也又其舞行綴遠鄭注酇相去遠其舞
行綴短鄭注酇相去近孔疏云酇謂酇聚舞人行位之

處立表酇以識之又行其綴兆鄭注綴表也所以表行
列也引詩荷戈與綴通言則曰表綴亦曰儀綴大戴曾
子制言篇行爲表綴於天下孔子三朝記曰所以爲儀
綴於國是也析言則綴與表亦自有別阮宮保曾子注
釋曰凡樹臬以著望曰表繫物於表曰綴是也綴與埻
雙聲埻爲臬則表也故綴亦訓表晉語昔成王盟諸侯
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史記叔孫通傳索隱
引賈逵注束茅以表位爲蕝說文朝會束茅表位曰蕝
引春秋國語曰致茅蕝何承天纂文曰蕝今之纂字鄭
注樂記曰綴謂酇說文酇聚也又儹最也束茅表位有
儹聚之象蕝纂酇三字古同聲會劉謂鄭訓綴爲酇卽

以綴爲旐之通借是也今按綴謂鄭讀若蕞正與說文
贅讀若蕞一曰叢相類又漢書叔孫通傳說朝儀曰爲
緜蕞野外習之如淳注曰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尊卑
之次也顏師古曰蕞與蕝同是緜蕞即古茅蕝之遺象
亦即表綴之訓正義謂綴之爲表其訓未聞疏矣旒正
字作游从㫃汓聲說文游旌旗之流也凡大常十有二
游旂九游旟七游旗六游旐四游皆以表尊貴賤說文
旗字注㫃所以摽旃字注云所以旃表士眾又曰勿州
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
稱勿勿周禮大司徒以旗致萬民遂師亦以遂之大旗
致之古者以旗致民即是以旗旒爲表故詩綴旒並言

以喻湯爲下國表則也至郊特牲饗農及郵表畷鄭注
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引詩爲
下國畷郵正義曰此齊魯韓詩說說文畷兩陌閒道也
段曰畷之言綴眾涂所綴也於此爲田畯督約百姓之
處若街彈室者然曰郵表畷玉篇畷字注引詩爲下國
畷流按郵表畷爲督約百姓之處亦立表以示人說文
桓亭郵表也是郵亭有表之證舞列之表曰綴郵亭之
表亦可曰畷其義相近然旒作郵者自是同音段借字
宋翔鳳曰於井間設旗以趣民耕耨故云郵表畷是仍
讀郵爲旒不以郵爲郵舍也又按說文幖幖識也通俗
文徽號曰幖私記曰幟據周禮肆師注故書表爲剽凡
言表者皆當爲幖之段借作剽亦借字也
不競不絿傳絿急也箋競逐也不逐不與人爭前後瑞
辰按競即爭競之義爾雅釋言競逐彊也競倞通說文
廣雅並曰倞彊也彊則易爭競矣說文絿急也義本毛
詩廣雅絿求也蓋本三家詩竊謂絿對競言从廣雅訓
求爲是爭競者多驕求人者多諂競求二義相對成文
與下句不剛不柔雄雉詩不忮不求昭二十三年左傳
不懦不耆杜注耆強也句法正同至下章不震不動震
動謂驚懼與下句不戁不竦相對成文與此章每句自
相對者異此正足見詩人行文之善變耳
百祿是遒傳遒聚也瑞辰按遒本遒之或體說文遒迫

也或从酋作遒又曰揂聚也傳以遒爲揂之段借故訓
爲聚說文揫束也引詩百祿是揫蓋本三家詩爾雅釋
詁揫聚也方言凡歛物而細謂之揫據釋名秋緧也周
禮目錄云秋者酋也是揂揫音義同故通用說文韋部
䪌收束也从韋樵聲讀若酋或作揫與手部揫字似爲
重出然益見揫遒同音可通用矣北史蘇綽傳引詩作
百祿是求亦當本三家詩求者逑之渻借說文逑歛聚
也又音近勼說文勼聚也讀若鳩古逑字亦通作鳩尚
書方鳩僝功說文引作旁逑孱功是也求與遒亦聲近
義通百祿是遒猶下章百祿是總傳訓聚是也通作揫
與求皆聚也收所以聚說文艄雖射收繳亦取收聚之

義至破斧詩四國是遒傳遒固也葢以遒爲膠之叚借爾雅釋詁膠固也膠聲轉爲糾又爲絿王制鄭注膠之言糾也又曰膠或爲絿是也膠可轉爲絿卽可轉爲遒故廣雅廣韻竝曰揫固也然此自別一義桂馥謂此詩遒字當訓爲固則非

爲下國駿厖傳駿大厖厚箋駿之言俊也瑞辰按如傳箋訓爲大厚言爲下國大厚似爲不詞且與前章綴旒語不相類竊考荀子榮辱篇引作駿蒙大戴將軍文子篇引作恂蒙駿與恂厖與蒙古竝聲近通用大學恂慄鄭注恂讀爲峻詩狐裘蒙戎左傳作厖戎是其證也此詩當以恂蒙爲正恂讀爲徇呂氏春秋忠廉篇高注徇

猶衞也是徇有庇衞之義又大雅桑柔其下侯旬傳旬言陰均也正義引爾雅釋言洵均也李巡曰洵徧之均也恂洵義亦近蒙通作幏說文幏蓋衣也廣雅釋詁幪覆也幪卽幏字之俗爲下國恂蒙猶云爲下國庇覆耳荀子榮辱篇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下引詩此句爲證則恂蒙有羣相庇蔭之象法言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帲幪也注帲幪蓋覆也恂蒙猶言帲幪耳上章言敷政故言爲下國之表章此章言奏勇故言爲下國之覆庇義固各有當也至毛詩作駿厖董氏讀詩記引齊詩作駿駹皆叚借字說齊詩者遂以馬釋之誤矣

何天之龍傳龍和也箋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瑞辰按大戴禮引詩作何天之寵此葢箋義所本

不震不動箋不可驚憚也瑞辰按震動同義皆謂驚懼猶戁悚皆爲恐懼宣十一年左傳謂陳人無動史記作謂陳曰無驚文十五年公羊傳其實我動焉耳皆動卽震驚之證說文唇驚也踬動也音義竝與震相近

不戁不竦傳戁恐竦懼也瑞辰按爾雅釋詁戁動也又戁懼也說文戁敬也敬則必恐懼故義又爲恐小爾雅面慙曰戁而說文曰赧面慙赤色則戁又與赧通故楚詞章注曰赧懼也說文竦敬也愯懼也傳訓竦爲懼葢以竦爲愯之叚借愯又通作聳與慫昭六年左傳聳之以行漢書刑法志引作雙雙卽愯也昭十九年左傳駟

氏聳說文亦引作愯方言聳悚也說文慫驚也讀若悚音灼曰愯古竦字是愯竦聳慫悚五字音義竝同故通用

百祿是總釋文總子孔反本又作酸音宗瑞辰按酸字說文玉篇所無古總字通作酸又通作稯酸葢酸及稯字之譌

武王載旆傳旆旗也瑞辰按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引詩竝作武王載發說文引作武王載坺王尙書言發正字旆坺皆借字發謂起師伐桀是也惟旣引漢書律志述武王伐紂曰癸巳武王始發與此發字同義又以載爲則非也載與哉通哉始也載發卽始發謂始興師

有虔秉鉞傳虔固也箋有之言又也又固持其鉞志在誅有罪也瑞辰按說文虔虎行皃讀若矜徐鍇曰虎之行虔虔然有威則虔之本義原取勇猛勇猛者必强固故爾雅訓虔爲固廣雅固堅也堅强也固與强義亦相成有虔正形容强武之皃箋訓有爲又以虔爲持之固失之古者兵器惟鉞最重說文作戉引司馬法夏執元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戉又把白髦也字林鉞王斧也故王者親征多秉鉞史記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正此詩秉鉞之謂

則莫我敢曷傳曷害也瑞辰按曷與害雙聲故傳以曷爲害之叚借然荀子議兵篇漢書刑法志引詩俱作遏爾雅釋詁曷遏並訓止說文遏微止也曷當卽遏之省借則莫我敢曷猶魯頌則莫我敢承承亦止也傳訓爲害似非詩義

苞有三櫱莫遂莫達傳苞本櫱餘也箋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君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而無有能以德自遂達於天者瑞辰按苞者木叢生之名與褒音義同故廣雅曰葆本也本與苯同玉篇苯䔿草叢生是也叢生之木多櫱餘猶庶子爲櫱子說文以櫱爲牙米也廣韻引詩枹有三枿漢書敘傳注引詩包有三枿枹包皆假借字枿則櫱之或體古文㮊字之隸變也苞當從朱子集傳指夏桀而以三櫱爲韋顧昆吾三國箋以

爲三正之後世非也方言遂芒也遂與達皆艸木生長之稱莫遂莫達以喻三國不能復興箋謂莫能自遂達於天失之

韋顧既伐傳有韋國者有顧國者箋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己姓也瑞辰按豕韋彭姓劉姓遞有其國事見左傳及鄭語考鄭語初豕韋爲商伯其後商滅之韋注武丁時劉氏自御龍氏代豕韋則彭姓豕韋至武丁時始滅是知湯所伐之韋非卽彭姓豕韋正義謂成湯伐之不滅其國特肊說耳漢書古今人表韋有三其一韋居下上在夏帝癸時其一大彭豕韋居上下在殷南庚陽甲時又其一劉姓豕韋居中上在殷武丁時按班固表於南庚陽甲時之豕韋始言彭姓則不以湯所伐之韋在帝癸時者爲彭姓矣蓋湯滅韋始以改封彭姓豕韋故鄭語但曰豕韋爲商伯不言其在夏時爲侯伯也蓋夏帝癸時之韋其姓已不可考故人表不箸其姓箋謂湯所伐卽彭姓豕韋誤矣至世本曰豕韋防姓防彭古聲近以旁彭互通類之防姓卽彭姓亦未可以當此詩之韋也顧漢書古今人表作鼓顧鼓雙聲故通用微子我不顧行遯釋文顧徐仙民音鼓是顧鼓古亦同音

昔在中葉傳葉世也箋中世謂相土也瑞辰按傳以葉爲世之叚借葉从枼聲枼从世聲故世可叚作葉淮南脩務云稱譽葉語高注葉世也廣雅釋言亦曰葉世也

下文允也天子指湯承上言之則中葉宜指湯時蓋自殷有天下言則湯爲開創之君自元王立國言則湯爲中葉矣箋以中葉指相土言失之

有震且業傳業危也箋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瑞辰按以中葉指湯言震亦可從箋訓威至箋以業爲子孫討惡之業則非爾雅釋詁業大也有震且業即言其有威且大耳

降予卿士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瑞辰按予猶與也箋以下予釋降予是經本作降予之證朱子集傳本亦當作降予今作于者傳寫之譌

實維阿衡傳阿衡伊尹也箋阿倚衡平也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瑞辰按說文伊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尹段玉裁曰伊與阿尹與衡皆雙聲即一語之轉今按段說是也伊阿倚三字竝雙聲故箋訓阿爲倚倚猶伊也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阿衡蓋師保之官特設是官名以寵異之後以聲轉而爲伊尹及大甲時改曰保衡大臣之稱阿保猶女師之稱阿保也伊尹即阿衡之轉故毛傳以阿衡爲伊尹箋亦以阿衡爲官名呂氏春秋言伊尹生伊水之上史記殷本紀言伊尹名阿衡竝失之伊尹名摯見於孫子用間篇不得以阿衡爲其名也

殷武

撻彼殷武傳撻疾也瑞辰按撻蓋勇武之皃爾雅釋言疾壯也廣雅釋詁壯健也疾與壯健義近傳訓疾者亦壯武之義說文遽古文撻段玉裁曰从虍者言有威也則撻字亦爲武皃正義以疾爲伐楚之疾失傳恉矣釋文引韓詩曰撻達也據鄭風挑達爲行疾之皃達亦疾也則毛韓字異而義同

奮伐荆楚傳荆楚荆州之楚國也瑞辰按說文楚叢木也一名荆又曰荆楚木也是荆與楚異名同實故楚國亦可稱荆或亦累呼荆楚猶殷連稱殷商也

采入其阻傳采深也箋采冒也釋文采面規反說文作

罙从冂米云冒也瑞辰按毛詩作采者即說文罙字之消傳箋義雖異而字則同罙與彌通廣雅釋詁彌深也此正與毛傳訓采爲深同義段玉裁乃謂毛本作𥥍隸變作采訓深者毛以今字釋古字此妄說也至箋訓采爲冒其義當本三家以釋文引說文作罙訓冒證之足見許鄭同原又可以證今本說文罙字注云周行也周即冒字形近之譌行乃後人妄增耳段玉裁乃欲改說文周行也作冂也又徑刪說文引詩曰罙入其阻妄矣若說文本未引詩則釋文何所據而言說文作罙乎

裒荆之旅傳裒聚也箋俘虜其士衆瑞辰按裒即捊之別體說文捊引聖也引詩原隰捊矣今詩作裒易謙象

傳君子以裒多益寡釋文裒鄭荀董蜀才作捊云取也
是裒卽捊之證裒爲聚又爲取廣雅捊取也與爾雅訓
俘爲取同義故傳訓裒爲聚而箋以俘廣易之說文俘
軍所獲也獲卽取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二俘取注引賈
逵曰伐國取人曰俘取與聚義本相成而讀捊爲俘則
以箋說爲允捊之或體作抱隱五年穀梁傳苞人民毆
牛馬曰侵苞亦卽俘之叚借也
昔有成湯瑞辰按周書史記解孔晁注湯號曰成故曰
成湯書仲虺之誥某氏傳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爲號此
皆以成爲號也書釋文一曰成謚也白虎通義謚或一
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謚質者以兩言爲謚故湯

死後稱成湯以兩言爲謚此皆以成湯爲謚也今按謚
法解周公始作則成湯仍當爲生時之號史記湯曰吾
甚武號爲武王或始以武爲號及武功旣成之後又號
爲成耳至謚法解安民立政曰成除殘去虐曰湯殆因
成湯旣有其號後遂取以爲謚猶堯舜亦爲謚法所取
也
自彼氐羌箋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瑞辰按竹書云
成湯十九年氐羌來賓此詩所咏自彼氐羌者也竹書
又云武丁三十四年氐羌來賓則高宗時亦有氐羌賓
服之事故因祀高宗而追溯成湯時事耳山海經海內
經云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

羌乞姓郭注伯夷父顓頊師今氐羌其苗裔也周書王
會篇氐羌以鸞鳥孔注氐地之羌不同故謂之氐羌是
氐羌實西羌之一種大戴五帝德篇言舜南撫交阯大
教鮮支渠廋氐羌據書大傳西方者鮮方也則鮮卽西
當作鮮及渠廋氐羌鮮支乃譌字也漢隴西有氐道羌
道則正義所云氐羌之種漢世仍存者矣
莫敢不來享箋享獻也瑞辰按觀卦虞氏易注引詩莫
敢不來賓據周語賓服者享則來賓卽來享之異文又
按大戴五帝德篇莫不賓服孔廣森補注賓來朝也則
來賓與下文來王義同
莫敢不來王箋世見曰王瑞辰按正義云以經言來故

解之曰世見曰來王今毛本箋脫來字又按王本世見
之名亦通以爲朝覲之稱葢王之言往王者爲天下所
歸往曰王諸侯往朝於王亦曰王故下章歲事來辟箋
云來辟猶來王也猶之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而春秋諸
侯相會亦曰會魯頌淮夷來朝亦曰同也又隱九年左
傳宋公不王不王亦謂不朝杜注乃以爲不共王職失
其義矣
曰商是常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瑞辰按曰商是常猶
言爾邦是常常長聲相近廣雅釋詁長常也此詩是常
猶云是長耳曰猶聿助詞也箋釋常爲常君誤曰如子
曰之曰失之唐石經商旁增一王字葢據箋增入

設都于禹之績箋天命乃令天下衆君諸侯立都於禹所治之功　瑞辰按說文迹步處也或作蹟古經傳因多叚蹟爲績漢書凡功績字通借作迹是也此詩又叚績爲迹九州皆經禹治因稱禹迹周書立政以陟禹之迹襄四年左傳引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是也詩云設都于禹之績正謂設都于禹所治之地箋訓爲功績失之文王有聲篇維禹之績績亦當讀爲迹哀元年左傳復禹之績釋文績一本作迹此古叚績爲迹之證

勿予禍適傳適過也箋勿罪過與之禍適　瑞辰按王尚書曰予猶施也禍讀爲過廣雅謫過責也勿予過責言不

施過責也說詳經義述聞今按傳訓適爲過者正讀適爲謫釋文引韓詩云適數也據廣雅數謫並訓責是韓詩亦讀適爲謫也箋云勿罪過與之禍適正以罪過二字釋禍適而下仍云禍適者順經文也王尚書讀禍爲過適爲謫正與毛鄭相發明正義云勿予之患禍不責其罪過殊失傳箋之恉

不僭不濫傳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　瑞辰按說文僭儗也僭之本義爲以下儗上引伸之爲過差濫者㜮之叚借說文㜮過差也引論語小人窮斯㜮矣經典通作氾濫之濫禮器君子以爲濫鄭注濫亦盜竊也正義曰是爲僭濫也是僭濫二字同義此承上文下民有嚴言謂民知畏法故不敢僭濫非謂上之賞刑也襄二十六年左傳引詩以證賞不僭刑不濫特斷章取義耳毛傳遂引以釋詩誤矣

命于下國箋則命之於小國以爲天子　瑞辰按命謂教令也謂施其教令於下國也上文天命降監下民有嚴謂天命湯降臨畿內之民則下言命于下國謂湯施教令於諸侯與元鳥詩方命厥后同義箋謂命湯於小國以爲天子失之襄二十六年左傳引此詩杜注謂能爲下國所命爲天子尤非詩義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傳商邑京師也箋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　瑞辰按後漢書

樊儵傳引詩京邑翼翼四方是則李賢注韓詩之文漢書匡衡傳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衡所治是齊詩則齊韓詩同鄭君先通韓詩故箋詩兼用韓說然仍分極與則爲二義今按極與則音近而義同故通用則法也極亦法也說文極棟也釋名棟中也極爲棟居室之正中因通訓極爲中惟中正可爲法則故極亦爲法文六年左傳陳之藝極與臬通臬法也則極亦法矣周禮云以爲民極猶云以爲民法也之與是古亦通用四方之極猶韓齊詩四方是則也張平子東京賦京邑翼翼四方是視蓋用韓齊詩李善注引毛詩以釋之誤矣

以保我後生箋以此全守我子孫　瑞辰按南山有臺篇

保艾爾後雝之篇克昌厥後武之篇克開厥後皆止言後獨此篇言後生蓋變文以爲韵後生與伐木篇友生同皆以生爲語助詞非如論語後生可畏對先生言也箋於雝武兩篇皆以子孫釋後字此詩後生亦但以子孫釋之不另釋生字之義正義乃云以保守我後嗣所生子失其義矣

松柏丸丸傳丸丸易直也箋取松柏易直者瑞辰按詩大雅皇矣篇松柏斯兌傳兌易直也古音兌讀如脫脫丸一聲之轉故丸丸亦爲易直說文丸圜也傾側而轉者从反仄段玉裁曰易直謂滑易而條直又丸義之引申至文選長笛賦丸挻彫琢丸挻特節取詩詞注引韓

詩章句曰取松與柏乃總括下文是斷是遷等句而釋之與箋云取松柏易直者同義非訓丸丸爲取也李善引韓詩以丸爲取誤矣楊升菴讀丸如卵尤非

方斲是虔傳虔敬也箋椹謂之虔正斲於椹上瑞辰按方斲是虔與是斷是遷對舉正與魯頌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文法相類斲與虔二字平列方猶是也或言方或言是互文以見參錯猶桑扈篇彼交匪敖左傳引作匪交匪敖知彼亦爲匪而毛詩上彼下匪者亦互文也虔當讀如虔劉之虔方言虔殺也廣雅虔伐刈並訓殺是虔猶伐也刈也淮南說林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高注殺猶削也是知殺人謂之虔削伐木亦謂之虔方斲是虔猶云是斲是虔也是斷是遷是斬伐木於在山之時方斲是虔是削伐木於作室之際傳訓虔爲敬固非詩義若如箋訓爲椹質必改經文爲方斲于虔而後明又與是斷是遷句法不相類胥失之矣

松桷有梴傳梴長貌瑞辰按說文梴木長皃引詩松桷有梴又曰挻長也馬融長笛賦丸挻彫琢義本是詩三家詩蓋有作挻者段玉裁謂釋文本作挻說文梴字爲後人增入今按說文延長行也引申爲長方言延長也凡施於年者謂之延挻梴皆从延聲故義皆爲長然挻字之言長梴字專言木長二字固不嫌複也張參五經文字云梴木長皃見詩頌則唐時毛詩固作梴耳白帖

卷一百引詩松桷有埏埏與挻皆梴字之叚借釋文挻字下舊有俗作二字下無字盧抱經本補埏字蓋卽以白帖爲據

旅楹有閑傳旅陳也箋以爲桷與衆楹瑞辰按旅當爲鑢字之叚借說文鑢厝銅鐵也厝銅鐵爲鑢錯摩木亦得爲鑢故廣雅釋詁曰鑢磨也鑢通作盧又作鐧又作鋁考工記秦無廬注廬讀爲纑謂矛戟柄竹欑柲或曰摩鐧之器賈疏云或有解摩鐧之器者但柄須摩鐧使消故爲此釋方言云燕齊摩鋁謂之希今按鑢从慮聲與盧音近鑢之叚借作旅猶鸕矢作旅矢旅大山爲臚岱也鑢又作鐧及鋁猶膂通作呂也明堂位刮楹鄭注

刮刮摩也正與鑢摩同義春秋莊二十四年丹桓公楹公羊何休注楹柱也禮天子斲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礱之不加密石大夫斲之士首本尚書大傳曰桷天子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鄭注礱礪之也密石砥之也說文礱䃺也天子之桷椓而礱之䃺卽磨字尚書大傳及說文說桷與公羊注引禮說楹畧同蓋古者楹桷皆用刮摩與明堂位刮楹制合是知旅楹卽鑢楹鑢楹卽刮楹也刮楹爲天子之廟飾而明堂路寢同之故逸周書作雒解言明堂之制曰旅楹此詩新路寢亦曰旅楹皆謂磨鑢其楹也傳訓旅爲陳箋訓旅爲衆並失之至郊特牲旅樹旅當讀爲刻鏤之鏤以古音鏤音同

盧故亦可借作旅旅樹卽明堂位所謂疏屛屛卽樹也疏卽刻鏤之也鄭注訓旅爲道亦非矣按正義云箋不解閑義梴爲桷之長貌則閑爲楹之大貌按魏都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則韓詩本訓閑爲大貌而正義未及檢但引下蕭云有閑大貌不知其義本韓詩也